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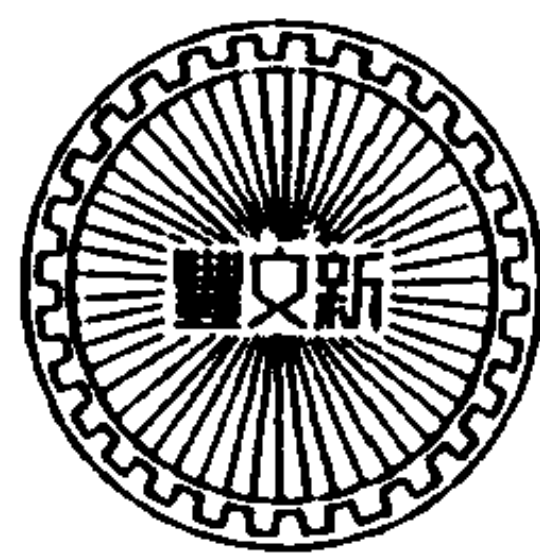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六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夢花亭駢體文集四卷·····	清	陸長春撰	吳	與	一
學詒齋文集二卷·····	清	薛壽撰	廣	雅	三九
何文貞公遺書六卷·····	清	何桂珍撰	雲	南	六九
補輯朱子大學講義二卷·····					七三
何文貞公文集二卷首一卷附錄一卷·····					一一〇
通義堂文集十六卷·····	清	劉毓崧著	求	恕齋	一四一
廣經室文鈔一卷·····	清	劉恭冕撰	廣	雅	五二一
季仙先生遺稿一卷補遺一卷·····	清	徐時榕著	四	明	五四九
芙村文鈔二卷·····	清	沈豫撰	花	雨樓	六三一
歐餘山房文集二卷·····	清	丁桂撰	吳	興	六七一
待堂文一卷·····	清	吳懷珍撰	半	厂	七一五
補園贖稿二卷·····	清	包履吉撰	四	明	七二九



鐘	翫	箇
四	鍾	莖
齊	齊	高

吳興劉氏  
嘉善堂刊



夢花亭駢體文集目錄

卷一

送吳鑄生先生主講乍浦滿洲書院序

吳右厓鸞湖泛櫂圖序

謝范小庭餽高麗葎啟

飭盤韻事詩序

吳右岑憶花詩序

黃柳橋先生秋夜填詞圖題詞

書魏于雲事

謝吳子音先生惠漆沙硯啟

約同人聽陳雲圃女郎彈琵琶啟

夢駢目

春塍視殯圖記

卷二

范白舫先生茗溪漁隱詞序

范白舫先生茗溪漁隱詩序

范白舫先生漢口叢談序

秦公嘯廬傳

李君鐵笛傳

于問樵聽香樓詞序

葉子良桃花瘞鏡圖題詞

董蓮厓先生劫後買醉圖序

孫九靈秋窗烟雨圖序

俞譜華數帆亭圖序

卷三

劉茗漁先生憶書圖序

董壺山先生紫藤花館詞序

嚴節母陳太孺人徵詩啟

顧榕屏先生橫山草堂圖序

柳河東小集序

飲香樓詩序

臨野堂圖序

蕉窗讀書圖序

與紫陽監院陳琴齋孝廉書

夢駢目

與殷譜經編修書

卷四

宋岳續忠侯像贊

宋岳鄴侯像贊

孝子岳冰庵先生贊

顧湘舟五十壽序

葉漁莊五湖漁莊圖序

知州銜候選布政司經歷扶九葉君誄

董雲帆先生像贊

葉清甫補華精舍圖序

葉漁莊太湖竹枝詞序

侯選州同知漁莊葉君誄

夢駢目

三

夢花亭駢文集目錄



夢花亭聯體文集卷第一

吳興叢書

烏程陸長春瓣香著

送吳鑄生先生主講乍浦滿洲書院序

今使短衣射獵夜臥南山匹馬從軍晨征北漠盾頭磨  
墨草露布千言塞上吟詩奏鏡歌一曲折玉關之楊柳  
時聞勅勒之聲譜羌笛之梅花頓換伊涼之調將相何  
曾有種男兒亦足以豪然而弓矢常燻烽烟久靖才人  
捫蝨何處談兵壯士聞雞輒思起舞毛錐擲去空懷殺  
賊之心金印懸來未應封侯之驗於是輕裙偶曳短刺  
自通鼓角聞鼓戈鋌肅隊敲銅鐙入幕府而高歌帳  
列銀刀向軍門而長揖朗誦六韜之記部將傾聽能開

夢駢一

嘉業堂校刊

五石之弓健兒咋舌如吾鑄生先生者何其壯也先生  
文陣雄師詞壇老將筆花怒放血戰千人詩律精嚴長  
城五字相如之賦飄飄欲凌雲龍門之文落落有奇氣  
屬以琴將煮鶴書不換鴛釜有畫生券無驢賣問字之  
酒屢覺其空束修之羊甚嫌乎瘦三更機杼難分隣女  
之光百里儼糧莫貸監河之潤方朔臣饑欲死馮媛何  
以為家則有晴嵐哈都統者憫范叔之單寒喜鄒陽之  
傑傲將軍愛士燒紅蠟以留賓驃騎憐才擊黃塵而饗  
客自剝元狐之腋為量體裁裘請呈白鹿之祥替揮毫  
作奏酌叵羅而勸醉十斛葡萄聽刁斗之巡營一聲筆  
葉得以後驂同載長鍊無歌牙兵供乎指揮校尉仰其

聲息酒邊說劍鬚作戟張席上橫刀膽如桶大先生之  
願足矣都統之心猶未艾也乍浦有滿洲書院延先生  
掌之以五經通儒作八旗都講牛心啖後塵尾揮餘名  
高師傳之中座出元戎之右門前立雪多長槍殺虎之  
材帳下談經有硬弩吟猿之技以忠信為甲冑以道德  
作干戈借詩書消強悍之風懼金鼓裂英雄之氣相與  
安絃撫綬雅歌投壺夫子博我以文諸生以時習禮上  
佐

聖主臨雍之化中慰司徒造士之懷下答都督傾襟之  
誼將見戎行動旅盡識文章技擊材官無慚儒雅分竿  
角射春秋有講武之歡從壯獻豨草野備干城之選然

夢駢一

二

則此行也又豈徒縱轡壁門之內曉騎改容抵掌華屋  
之間上公前席而已哉先生行矣僕夫歌驪候人如鷺  
聘辭敦厚識儒將之風流傲骨嶙峋寬書生之禮數殘  
牙尚健來食五侯之鯖豪氣能飛去奪三軍之槩他日  
槐花黃後細柳營歸示我以金鉦鼓吹之詞鐵撥琵琶  
之唱當細細挑燈讀之也

吳右匡鸞湖泛權圖序

涼波盪翠新蒲弄香魚咬葉而聽吟鷗選花而眠夢討  
秋之句載諸孤蓬懷美之思飄自短笛雙槳擘綠一竿  
釣青菱乍采而歌聞綸罷垂而謳起此吳君右匡鸞湖  
泛權圖也夫烟波之訣通之紅鱗恬淡之情盟於白水



昔人理榜待月扣舷唱春草屢撈鰕竹闌鬪鴨輕雲粘  
乎筍笠落花點上秧蓑橫塘夢蛤之鄉疏柳垂虹之路  
玉簫金管坐乎兩頭蠅蛛魚姑窺之半面類皆寄情舟  
楫招隱烟蘿家妻孥於一船浮書畫於單舸雲山四碧  
愴然忘歸矣然而纓濯空歌梁炊未熟纖條可樂雖有  
美乎濠梁倦鳥尚飛輒自罹乎矰繳語夫贛洲笛譜粵  
港漁筒雕盤菰米之香碧潤芹羹之味未有不思拋塵  
鞿願製荷衣秋水吟河涸之詩美人動遲暮之感煎茶  
一具付之樵青沽酒滿瓶酌以太白盡棄田廬之事長  
爲菰蘆中人也今右崖脚不插於軟紅心自澄於空碧  
慕漁家之樂只傍鴛鴦賦彼澤之陂剛開菡萏小舫如

夢駢一

三

織遠山若無鷺一足而莎拳花四壁而艇礙點篙徑去  
搖櫂還來則當夫紫蟹初肥銀魚爛賤放桃花之春溜  
趁石鱖之秋風平波盡前尋煙而語畫眉橋畔解纜以  
嬉移撓紅藕香中舉綉綠楊陰裏錦鯉三尺躍諸船頭  
銀蟾半鉤墮於篷背小令被之絃管閒情寫以畫圖幾  
幾乎疑陶峴以水仙傲志和之漁父矣僕家住苕溪門  
多楓樹數椽板屋築亦臨流一箇瓜皮牽之就听徒以  
歸心水阻鄉夢雲迷遂使青雀翹余白鷗笑我乖細雨  
斜風之調負鱸魚蒹葭之期釣伴常招浪遊殊悔江南  
秋好新詞宜唱竹枝渡口人逢畫檝須迎桃葉

謝范小庭餽高麗蓂啟

僕貧惟飲水潔似秋蟬病不禁寒瘦逾仙鶴鄙露葵之  
心熱最愛瓜涼食崖蜜之齒甘輒嫌茶苦行同木槁肘  
見柳生河魚之疾未瘳花豬之內無味亦嘗評量本草  
檢校方書八月斷壺三年蓄艾而園中杞菊不賦龜蒙  
井上麴蘗空號叔展醫未逢乎扁鵲骨欲出乎飛龍今  
蒙上藥輕投靈芝分餉長鑿刷去猶連瑤島之雲妙劑  
量來尚帶金盤之露結仙根於海外珠草含胎鍾秀氣  
於天南琪花吐豔細嚼則泉生舌本微噙而香滿齕間  
勝燒不老之丹抵喫長生之果嗟嗟黃精當飯大可療  
饑甘草代茶應能解渴歡防風之粥妄想延年噉茯苓  
之湯便思益壽桃子難偷乎方朔刀圭要乞於姮娥絳

夢駢一

四

雪能嘗元霜願搗醜人休慮拜軍中羊叔之貽畫我何  
須免洞口劉郎之采余有天台采藥圖

飢盤韻事詩序

名原可噉何來畫餅之譏臆亦能豪請試題餽之手若  
乃街隣米市廡賃僧房借香積之厨設花養之店元霜  
夜搗嫦娥杵落三更白雪晨炊菩薩甘分一饌金刀碎  
劃疑翻鶯鬪之波粉甌勻蒸巧竊蟾圓之樣微和婆蘭  
濃配糖霜每當賈客停撓遠人問姓青錢數去笑看姮  
女蛾眉絳紙攢來彩奪蠻王獅子靡不堆盤小喫懷袖  
分遺饑可饜乎老饕換欲脫之半臂吟邊細嚼詩添名  
士之題茶罷輕拈香沁美人之齒遂爾聲騰蕭寺價重



花坊蓋閔蘭餘之以饒得名於平望也百年於茲矣爰  
 有冷淡詩翁清饒經叟托來香鉢須問饌饌拆作蓮花  
 但燒餽話新餐於臘盡粥鼓剛敲憶佳味於春前餽  
 簫正脆一籠遠餽片月齊飛乍臨乞米之書恰過禁煙  
 之候自笑黃齏白飯老腹常枵試看玉屑瓊糜童心陡  
 觸誇他巧製慰我調饑不煎李昊之酥爭說吳均之餅  
 詩倡於丁敬身徵君而汪楞伽家鐵簫孫補雲吳鑄生  
 王硯農諸先生相繼作之食譜新翻吟牋小擘嘗餘蜜  
 餌點心可當梅花分得詩牌汗手豈同寒具妙各噲香  
 口角滴粉毫尖徵名拒枚之先數典儲餅之外洵可補  
 牢丸之闕品佐薄夜之新炊因小物之芳甘著才人之

夢駢一

五

吳右岑憶花詩序

望五雲之樓閣綽約多仙感一覺之煙花繁華是夢何  
 況生來北里碧玉深藏家住青溪小姑未嫁而門前楊  
 柳尙繫斑駁篋內羅裙已飛胡蝶有心傷鴛牒腸斷  
 烏欄寫紅愁綠慘之辭寄粉脂香消之恨也乎吳君右  
 岑載酒石城訪春鐵甕陌頭脫帽笑看羅敷渡口移船  
 偷迎桃葉破瓜十五情人樂府之詩窺玉三年臣里東  
 家之對偶通眉語遂共目成歌捉搦於枕邊舞翩翻於

掌上脫指環為贈心比金堅說紅豆相思淚如鉛瀉祇  
 怕名花落去須教細馬馱歸然而買笑錢慳藏嬌屋小  
 量珠一斛奇貨方居剪燭雙條良媒苦託不得已而紅  
 鸞生拆黃鸞單飛挂輕帆於丁字簾前遲佳約於辛夷  
 花後盼天涯之書信即是才人采山下之蘼蕪妾為思  
 婦蓋已口銜石闕骨瘦香桃悵別鳳於簫樓泣飛龍於  
 藥店者矣迨至前度人來去年門閉朱櫳寂靜鸚鵡無  
 聲碧檻淒涼鱗蛸在戶鎖呆恩之屈膝燕子樓空拋繡  
 帕之纏頭桃花扇冷秋孃易逝春夢難圓女牀之鸞鳥  
 不鳴古巷之枇杷亦萎青廬未拜紅粉先灰金縷箱中  
 香雲半剪玉鈎斜畔涼月如絲委短命於輕塵哭美人

夢駢一

六

於黃土爰成憶花詩十首卽和王夢樓太守原韻也嗟  
 乎薄倖名多返魂香少啼痕點點濕透鮫綃仙影嫋嫋  
 呼來甲帳問賣珠之舊婢已懺空王邀記曲之鄰倡半  
 歸廝養誰談往事祇益淒脾禪榻三更鬢絲催我棠梨  
 一樹麥飯澆伊和落葉而悲吟苔繁絃之哀響題成斑  
 管且鐫從蘇小碑中寫以冰紈請讀向朝雲墓上

黃柳橋先生秋夜填詞圖題詞

孤燈暈綠寒花媚紅疎雨催詩碎蛩啼夢吟情未洽愁  
 懷轉深殷子譜經借梅梢而敲門撥落葉而尋徑以柳  
 橋先生秋夜填詞圖索題濁酒不空素琴無悶苑尊且  
 屬絃絲欲鳴則如瘦月穿簾清香炙硯花滴微露墨生



皺雲蠟盤淚濃鳴爐斑凝汲井絲牽玉虎圍屏夢繞金  
鷺宜其擲笛葦聲截簫當譜貫驪珠之一索織鴛機之  
九張香心亂飛好句如贈紅拈豆子黃指檀痕招明蟾  
而訴愁和涼蟀以語恨新聲偶倚小令居多其或街櫺  
敲水簷騎走鐵哀雁罷喉病蟹歌吟淒風閃櫺薄寒到  
枕梧桐秋影芭蕉雨聲剔銀釭而未明把金杯而不落  
劍繡宜嘯瑟希乃鏗則又感慨捶銅低昂奮袖效促節  
之舞發曼聲而歌殘星忽明短竹欲裂水龍調激火鳳  
絃驚尤足與綽板爭雄金戈並噉也已長春病骨花蘇  
秋心蟬抱海棠顛發香草詞成里耳錮諸箏琵琶名換  
以斟唱安得逕攜酒榼遠托漁舫打漿鴛鴦湖頭艤櫂

夢駢一

胭脂滙畔尋師花裏坐我圖中冰鏡圓時木樨開後微  
吟白苾試賭紅闌辨減字之雙聲著薰香之半臂與先  
生酬唱於笛牀茗椀間也

書魏于雲事

碧月虧輪紅粉都傷命薄黃金鑄錯青蛾最忌情多從  
來閨閣之私半爲聰明所誤冰言未倩玉炫終羞然而  
女子善懷春花有淚佳人殉節井水無波生慚白璧之  
瑕死抱烏欄之誓亦可謂心堅匪石志決摩笄者矣魏  
于雲者武塘良家女也秀骨葩含小名玉刻生成嬌靨  
不用施朱鬪出纖腰非因減食擎來掌上徑寸珠圓笑  
擲眉尖兩鬢蟬蟬捉雙飛之曉描上春衫采並蒂之蘭

紉爲秋佩羅衣欲換薰添荳蔻之香粉袖微汗漸向桃  
花之水況復解圍語捷詠絮才多辨第四之絃作行三  
之妹每值紡輒月落繡榻花飛燒蠟淚以填詞拍檀痕  
而製譜閒攜珊管手鈔班婕之詩自割冰綃背畫洛神  
之像不禁忍俊洵屬可人維是簫史不逢彩鸞未嫁罵  
東風於窻下輕薄生憎拜新月於樓頭團圓暗祝其父  
以爲良緣可卜快婿當求溫嶠非才玉臺誰贈阿嬌願  
得金屋須謀故于雲年已及笄猶擇人而未字也則有  
袁郎者賣賦相如尋春杜牧班雕得得只繫垂楊鸚鵡  
喃喃巧呼香茗偶來城北遂住牆東魏翁憐范叔而贈  
袍效伯通之賃庶得以雞棲粉堞燕宿雕梁與于雲織

夢駢一

八

室斜連鏡牀相向一篝燈暈夜讀聞聲半押簾痕晨妝  
見影深憐未覺平視無猜軋軋機邊齒拚梭折冷冷絃  
上心借琴挑半面偷窺三年不許逮至紫泥封就紅豆  
吟成花唾毫鮮珠排字密循環展誦情語蟬聯觸緒纏  
綿香心蛹活竊念華年易候佳偶無多名士類悅傾城  
才人半歸廝養倘得命留齊贅歡住秦樓朱檻雙憑綠  
牕並坐研來濃墨替改新詞畫得纖眉還修舊史聽鸚  
罵燕花開而特倩郎吟碾粉調脂茶熟而連催妾和豈  
非閨房豔福風月美談乎加以青鳥爲媒紅牋作合籬  
無龙吹橋有烏填蜨睡三更蟾圓幾度梯邊響屐危扶  
屈曲之欄花下含扉輕啟葳蕤之鎖仙原有路夢亦爲



雲於是齧臂痕深捧心顰淺謂余不信書山海爲盟期  
爾無忘指女牛作證淚穿一綫諾重千金然而牧子無  
妻偶因雉感小人有母請以羹遺正夜合之花開適當  
歸之藥寄兒裝已束祖餞難留因而泣飲烏烏誓申旦  
旦春風多厲須慎寒溫此後相思但加餐飯檢篋中之  
鍼綫繭指憐儂兆鏡裏之芙蓉釐頭盼汝風生帆滿潮  
落船平鳳去簫孤雁來書斷袁郎歸告母母沮之告兄  
兄復尼之婚絕秦歡偶嫌齊大母兮不諒妄信讒言伯  
也無知忌招美婦時妨嫁杏期恨愆瓜蔣氏子某蘇季  
金多子南服盛壻非玉潤卽是貲捐爲謀鵲鏡之緣思  
作鸞篋之奪遣媒白魏魏翁許之將委禽焉于雲口似

夢駢一

九

味茶心同止棘花羞木接瑟忍絃移舊約終尋不改絲  
蘿之訂新歡勉續難迴鐵石之腸梅子含酸杜鵑啼血  
爾迺倉皇計盡決絕辭哀短札紅緘秀鬢綠剪金環羅  
帶無非絕命之資約指搔頭總是傷心之物碎妝臺之  
明鏡何苦長圓燒佛座之清香惟求早滅竟爾懷貞抱  
璞賈恨投繯花無語而色已全枯石可煮而情終不爛  
歿後得其遺袁郎書五遺姑別父母書各一類皆矢志  
相明椎心自訟是癡是慧亦淚亦聲銅盒淒涼不信紅  
絲誤我兩雲翻覆願將白骨酬君彼袁郎者始爲趙璧  
之求終作齊紈之棄不克藏珠櫝裏留燕裙邊雖非李  
益負心畢竟元稹薄倖其何以解此情於終古謝彼美

於重泉乎嗚呼香魂渺渺喚已難回仙骨嫋嫋續寧可  
活紅顏有恨竟成小劫之灰黃土無愁不作再生之想  
一枝花葬五夜霜飛今者寒食人來新詩鬼唱苔痕細  
剔請題碧蘚之神麥飯誰澆替掃紅梨之墓告名姝於  
幽夢乞幼婦之香辭彩筆慚余青衫慟爾過馬嵬而展  
拜千秋長恨之歌拾鴛瓦而書銘三尺埋香之冢

謝吳子音先生惠漆沙硯啟

龍睛點後忽現光明蟹爪爬餘惟聞郭索塗成丹蘄樓  
臺生金碧之輝借作飛揚圖陣肅風雲之氣然而工加  
栗飾詞唱浪淘粘或如膠擲堪作飯不過三分入木一  
夜量籌作宮並詠於椅桐映日偶成乎篆籀未有圓池

夢駢一

十

巧鑿可當猪肝瘦骨新磨能生鳴眼者也長春術少點  
金錯空鑄鐵眸同糊漆妍媸之鑿易淆學比搏沙銖兩  
之功難積徒念山猶攻玉石可名田幸曳白之無慚將  
守元而終老所恨銅臺雀墜玉滴蝓乾舊琢塵埋新陶  
土餽雲腴一片巖壑深寒坑老千年蛟龍出沒愛讀襄  
陽之史難求鬱林之裝茲承尺璧隆頌百朋珍錫雕盤  
光勳產自新羅古洞霞蒸披從博浪黑水是煎熬而出  
紅爐經鍛鍊而成比特達於圭璋補新編於金石攜來  
袖裏似華嶽之輕雲洗向池邊等泗濱之浮磬匣原可  
捧冰不煩呵從此更領新開麋丸小試韭花薤葉佐我  
標題茗椀琴牀商他位置定必千金紀惠幾字鐫銘墨



欲磨人可歎世途之黑漆石能生我勝藏勾漏之丹砂

約同人聽陳雲圃女郎彈琵琶啟

舞衫歌扇何妨我輩鍾情酒譜花盟大抵人生行樂況  
復渡頭船到桃葉堪迎陌上桑青柳枝未嫁纖纖約指  
能調火鳳之絃噫噫新簧解作春鶯之語倘不香車喚  
去響板傳來玉腕微明燒盡三條紅蠟金杯不落消將  
幾箇黃昏其何以陶寫閒愁勾留羈縈乎雲圃女郎青  
蓮孕骨碧玉鑄名影倩鴻驚香多蝶戀相逢問姓家居  
鸚鵡湖邊生小同鄉門掩枇杷花裏拋來紅豆但記歌  
聲畫得烏絲自抄簫譜思華年而鼓瑟出素手而鳴箏  
市上人過輸金錢而滿袖燈前曲罷擲錦繡而纏頭今

夢駢一

十一

者帆借風吹裾留仙住么絃漫撚驚飛裂帛之聲短拍  
新教彈出傾盃之序半面之檀槽側抱一雙之玉柱交  
橫僕紅粉私憐青衫慣濕江湖載酒曾留薄倖之名花  
月填詞又下多情之淚燭痕短後茗味同時相與伴盞  
論心更衣話舊頻年飄泊難禁萍絮之愁此夜淒涼遂  
觸荻楓之感一蕉飲我半臂遮伊所恨季子金空相如  
裘典題成小扇請用歌償量要真珠難將詩換爰陳草  
酌專俟華軒蟾光挂揚柳稍頭象板放海棠花畔寧嫌  
杜牧發酒後之狂言頗願周郎顧筵前之誤曲笑任青  
蚨買去醉教紅袖扶歸嚙絳樹之雙聲代黃鸝之三請  
相邀知已來聽細抹粗挑忍把浮名去換淺斟低唱

春腔視殯圖記

宿草淒碧野棠媚紅鶯啼無聲鵲哭有血蒿徑通屐苔  
花繡棺一坏之土未封數椽之瓦如屋此吾友李君鐵  
笛殯宮也歎逝之賦感愴夫年華思舊之情纏綿於夢  
寐憶夫玉樓遽召錦囊已灰元伯發喪精靈通之范式  
荀郎年少後事託於鍾君輒復彈琴慟今挂榻傷往餘  
哀貢諸絲竹泣淚化乎瓊瑰何況華表來歸不見令威  
之鶴芙蓉誰主未報曼卿之驟舊札蝸涎新阡鼠走倘  
匪踏蘼蕪而喚汝隨蝴蝶以尋君剪紙招長吉之魂醜  
酒哭喬元之墓何以洩楚歌之哀些慰若敖之餒而爰  
於上冢之天迺舉祭掃之禮斯時也飛絮織恨孤蓬盪

夢駢一

十二

春綠陰翳其半溪遠山露之一髻燕麥漸秀鶯箏忽鳴  
孽陳根而涕零思往誓而腹痛香炷乍蕪詩篇雜焚野  
菽初陳乾脍遂薦梨花之飯飽之滿孟茅柴之耐酌以  
三爵展拜未已孤魂可呼白楊蕭騷兮似秋紅日慘澹  
而欲暮肴核既徹紙灰亂飛寧無死後之靈尙疑生前  
之飲肥魚之社約鬼客於田間隻雞之局訂詩人於地  
下亦可悲矣嗟乎明明玉樹竟爾長埋黯黯黃墟何堪  
再過夷門客到共悼信陵之亡隴上吟成無補陳安之  
弔雖復生芻可奠寶劍終懸驢鳴效於靈牀牛眠卜其  
住宅而盤餐小具寒食空來卮酒爭澆九泉難到亦何  
解乎狐兔之哀號松栢之亂拱也豐碑未豎誰表東郭



之銘短調休吹怕聽隣家之笛圖爲翁小海維所作會  
者七人唐子珊先生壽夢吳右岑漢孫九靈靈琳秦子  
青文元孫琴恬激陳子松壽熊及余時甲午暮春十有  
二日

夢駢一

三

夢花亭駢體文集卷第二

烏程陸長春辨香著

范白舫先生茗溪漁隱詞序

風笛飄枕秋花壓蓬翠綸一絲烏篔三尺鱸味剛美鷗盟未寒白蘋弄其暗香紅菱熟夫軟角繫榜待月擘船犯煙徘徊於雁際蛩邊延佇於露初星晚茶夢且索琴歌相問茅柴之酒沽諸下簪水調之曲唱自前溪其惟吾白舫先生茗溪漁隱詞乎蓋其情淡若秋心閒於艇瀟湘之佩非美人其誰貽薜蘿之思惟香草兮可語塵網乍脫烟波似招商量買山之錢安插浮家之願舟可當屋花皆是隣簫管坐乎兩頭妻孥載之一舸雲水之

夢駢二

一嘉業堂校刊

趣發之長吟蓑笠之圖描以短幅宵然意遠逸乎思深矣當夫涼雨跳珠遠山露髻漿劃波碎榔圍鏡圓蜻蜒立乎帽簷銀魚躍自睨眼彼澤之什惜菡萏之已殘橫塘之夢笑蛤蜊之爛賤湖莼箸滑石鱖盤肥則且皎眩而歌倚楫而語斜風細雨請填漁父之詞流水桃花又換竹枝之體飄飄乎落落乎吹鸞鳳之清音洗箏琵琶之俗韻焉迨乎釣鴨船歸賣魚人去蘆汀路黑老蟾忽明蓼溼煙昏瘦蟹初上雁檣搖綠鰕筒放青拳鷺貢其間情睡鴨酣乎涼夢亦復孽聲月底討句秋邊訂簫譜之譌寫笛家之怨銅斗響拍連呼大白之浮香絃亂鳴低喚小紅之唱尤覺嘯傲自得鬚眉欲仙江湖有此散人

山水驚為知己矣猥以賤子不才濫廁詞壇末座摸魚之調短竹橫吹采蓮之歌雙鬟暗度偶拋初服來換浮名舊遊罨畫溪頭久客櫻桃湖畔乞子胥之麥飯憶淮陰之釣竿亦思舴舺輕租陂塘徑買攜將茶竈掉入荷花狂吟樂府之遺笑譜漁家之傲適投綺製愧報瑤華錦鯉書來腸斷天涯草碧洞簫曲罷夢留江上峯青

范白舫先生茗溪漁隱詩序

夫麋鹿之性羈縻乎山林猿鶴之思習狎乎松菊餌織鱗於碧沼不如江湖之樂也閉綿羽於雕籠不若榆枋之適也人有寄情巖谷戢影煙蘿晚菘佐餐大餅當飯卜燕子之宅買桃花之田紅雨衝而犁雲綠蓑披之釣

夢駢二

二

月一旦芒屨裹脚席帽蒙頭短鬢飛霜輕裝似葉酒味苦澁離懷亦醺燈光澹熒鄉夢更瘦未有不征鴻怨往瘡馬思歸櫻筍數於春厨菹鱸憶夫秋箸如吾白舫先生者重有慨焉先生唾地文成凌雲筆健塊壘盡去書多貯胸穠華自來花豔堆吻精金曜於爐冶古調應乎管絃宜乎出手得盧舉頭見日吐金華殿裏之語然天祿閣中之藜印不然而雁稅租宅牛衣免泣盟鷗訂鷺漁父歌之志和種竹養魚家風嗣乎少伯婚嫁可畢煙波為徒而乃蟲號杼寒髓押券賣救饑惟堪煮字仰屋何能著書於是短刺自懷長袖起舞細弱并載謝與駢之送孥壺漿遠迎勞鄭莊之置驛獨漉獨澆熟聽輪蹄



之聲采薇采薇微吟柳雪之什笛韻送晚鞭絲弄秋所  
過白帝城邊周郎壁下入蜀拜武侯之栢浮湘式屈原  
之閭劍閣淋鈴製曲淒聞苦雨漢皋解佩通辭笑託微  
波投詩而贈海棠攀條而泣楊柳薛濤井豔花落寒泉  
神女祠荒狐鳴夜火靡不摩挲銅狄酣飲泥壚尋臥蘇  
之斷碑認沉沙之折戟弔古之作馳騁乎風雲當杯之  
歌激昂乎金石其音律壯也其感慨深也今夫高臺置  
酒山川足以盪胸廢壘談兵箏琶因之變調是以雷公  
筆法江聲助其洶涌焉成連琴音海水資其飛舞焉使  
徒維繫馬樞視息蝸廬耳不聞風濤澎湃而鳴目不睹  
嵩華岌屹之險雖復鬚眉盡脫謠詠相聞而社鼓村絃

夢駢二

三

難希韶諛之奏街談里語羞稱冠裳之倫非井底之甕  
即遼東之豕以視夫花開吳市壯士吹簫日落函關酒  
人擊筑其間相去奚翅徑庭然則公之心至老而未衰  
公之詩殆窮而愈工歟長春諛墓金空買山錢少蕭蕭  
葛帳難禦西風翟翟竹竿悔拋白水每念黃柑晚熟紫  
蟹秋肥杭稻初香芋栗正美亦復鄉書繫雁客劍歌魚  
思耘東臯之煙去種南山之豆他日長卿游倦季子來  
歸相與射鴨撈蝦烘茶焙筍貫桑落之釀和竹枝之辭  
雞豚往還杯盤贈答當相視而笑也關山在望想騎款  
段從公消息難忘幸折梅花寄我

范白舫先生漢口叢談序

樓頭振笛落五月之梅花馬上攀條感昔年之楊柳則  
有賣驢博士騎鶴寓公負雞次之典於吳宮搜龍威之  
書於禹穴仙槎似葉裹糧探黃河之源零雨其濛破斧  
詠東山之什忽爾輕裝赴沔長風渡江攬宿莽於汀洲  
采石華於遠渚鄉心一箸來食武昌之魚家書萬金去  
附衡陽之雁意惟是愁彈劍缺夢落刀環歌山樞蟋蟀  
之篇灑香草薜蘿之淚然而登高而作賦者大夫之志  
也乘輅而采風者太史之職也吾人釋朝名區弛擔樂  
土玩其風物韶秀山川邈縣舊雨能來濁醪無恙亦宜  
囊琴憶往捉酒談今徵里衍之新聞補轄軒之別錄如  
吾白舫先生漢口叢談一書誠宛委之奇編嫺嫺之秘

夢駢二

四

笑也今夫齊諧諾臯志仙鬼也而人以為誕矣廣輿益  
地象河嶽也而人以為侈矣沿至小說託於虞初秘辛  
雜之漢紀拾遺博物競祖荒唐天寶開元豔談宮禁徒  
襲賣鼠販龍之弊初無筆鉞墨炙之奇此書則古錦為  
囊采花作論明明列宿羅於胸中歷歷諸峯現之掌上  
太冲著賦筆札堆諸戶庭仁裕滿腸沙石皆成篆籀每  
當鶯初雁晚竹所花邊苦茗澆來瘦筇扶後話前遊於  
僧寺滿地斜陽數往事於賓筵一場春夢有句皆畫之  
壁無語不登於心耳目所周卷冊遂富尋其體製可得  
言焉昔禹貢為治水之書爾雅有釋山之話一瓢斟酌  
味判淄澠五嶽登臨形如培塿類各擬思光之傑構資



少文之臥遊公導歸家之源流躡香爐之前男汚口漬  
口溯其奔騰大別小別挹之蒼翠湘江似練迴環襟帶  
之間楚岫如鍼描畫鬢髮之品足以破鄴元之謫陋起  
郭璞之膏肓至於步履尋幽攜尊弔古郎官湖畔鷓鴣  
啼向春風神女臺邊麋鹿遊於芳草拜息媯之廟桃花  
黯澹而無言觸太白之樓明月團欒而入抱時復然犀  
燭暗絕縷探深鴛鴦之墜瓦飄來銘鏤銅綠蠹鼠之殘  
碑讀出字剔苔紅蟲語悲秋辨前代帝王之豕雞聲唱  
夢問千年雲雨之鄉筆點春花淚如鉛水若乃通關帶  
闌近肆遙屢裊比戶之炊煙放連宵之燈火笙歌紉縷  
一條軟繡之街車馬喧闐十里鬧紅之市鬪揚州之甲

夢駢二

五

第花月千門分淮海之銅山魚鹽萬井其間茶寮酒望  
餅碓餠坊仙翁賣卜之簾老嫗送花之店靡不瞭同指  
掌期如列眉窩可號夫銷金圖自成於畫地他若獅王  
琳宇鹿女珠宮開青豆之房借黃梁之枕一天花雨飛  
來簷荀香中大地金銀湧出華嚴經裏偶憶寒爐煨芋  
夜泊聞鐘踏葉尋僧拈花獻佛激揚枝水來談彌勒之  
禪參玉版師且喫伊蒲之飯因而誦毘伽之梵志拓頭  
陀之碑文鎮玉帶於山門誌紗籠於粉壁謂非繞樹皆  
鳴音樂彈指即現樓臺者乎夫當陽旣征戰之場鄂渚  
實烽煙之地曹瞞兵覆燬火連江陶侃軍屯旌旗蔽日  
河北之鴟兒未去關東之蛾賊復來公對赤壁之山紀

黃巾之亂守陴皆哭眾志成城狹巷無聲殺人如草往  
往燐飛星碧血染花殷拾臥雨之殘槍出沉沙之斷鏃  
秋墳鬼唱猶聞鼙鼓之聲夜月孤鳴尚戴髑髏而舞低  
徊不盡感慨係之復有鷓鴣才人蓮花幕客猪肝啖罷  
牛耳操餘遙聯贈縞之歡盛作題襟之會黃雞白莧小  
局招邀綠酒紅燈狂吟跌宕自晨星零落古調淒涼  
歇旗鼓於騷壇點姓名於鬼簿宜乎手鈔珠玉泣墮瓊  
瑰嘔血生前僅把殘編付我招魂地下焚將佳傳酬君  
聊彈雍門之琴似答山陽之笛下至西隣歌舞北里煙  
花荳蔻梢頭枇杷巷裏拋來紅豆記豔曲於妝樓濕遍  
青衫聽哀絃於酒座鬢絲如雪老大傷余骨瘦于桃風

夢駢二

六

塵誤汝亦復閒情媿媿綺語蟬聯鬢影衣香珊珊紙上  
飛花落絮去去天涯畫楞嚴十種之仙觴小杜前番之  
夢洵可抵板橋之雜記補樂府之新題也已嗟嗟白水  
盟心舊約難忘鷗鷺紅塵插脚浮生易逐輪蹄驚瞥眼  
之風花年華似箭仰打頭之梁屋窮愁著書今者司馬  
歸來子雲老去禪房借月吟榻安花茶夢剛圓詩懷幸  
健飫家鄉之滋味紫蟹銀魚尋先子之釣遊斜風細雨  
方擬綸竿假我蓑笠描公租放鴨之船唱摸魚之闋言  
而不食樂此忘凌不謂菱角初香萍花又散三更嘯詠  
再上南樓百里煙波暫辭西塞匆匆鞭鐙難洵鷓蟀之  
愁草草杯盤莫與雞豚之社未免情深潭水淚落江湖



乃於騷歌之在門下付鴻篇而督序既洞窺夫全豹遂  
勉測以寸蠡明年春水生時盼到紅鱗之信今夜秋衾  
擁後夢爲黃鶴之遊

秦公嘯廬傳

公姓秦諱丕烈字啟人一字嘯廬江蘇震澤縣人祖某  
父某並門高通德篋有藏書三歲食貧不改絃歌之業  
一經教子特發芝蘭之馨公秀質同葩奇姿似玉送來  
釋抱上應謫星試到啼聲知爲英物識之無兩字齒是  
初生辨燈盞四聲角猶未總年十四通春秋三傳黃童  
爲江夏無雙叔開乃洛中第一揚華布實說詩輒解人  
願抽秘聘妍搗詞必求已出邑侯吳公見其所作文大

夢駢二

七

加稱賞持白學使侯官平公公謂其文有蘇韓氣洵不  
誣也健翻方張迴腕忽引怒鱗急鼓弱水偏沉公以確  
準之材吐光芒之語即使桐幾入燬蕙已遭焚亦何難  
懸斷布而再登跨強臺而直上獨是長眉高髻羞爲時  
世之妝筵弄么絃恥習淫哇之唱而且疏水之樂未必  
遜於玉饌金炊也苑囿之歡未必適於長林豐草也於  
是絕簪纓之想策枕非之動著鴻烈萬餘言鈔蟲書八  
千紙纂癸辛之雜志鉛槧忘疲拜庚子之五經衣冠必  
謹蕭該推漢書宗匠阮秀是儒林丈人令聞所彰學者  
慕之夫季野四時之氣備於無言叔度千頃之波擾之  
不濁公純修是踐安宅能居雅量比乎海涵信諾逾於

鼎重含貞履樸有仲弓之稱抱潔懷清得伯夷之聖嘗  
游鹿城見遺金追其主而返之師還帶之風等傾囊之  
饒足使盜牛而獲者自諱其姓名懷金而謁者稟知於  
暮夜歲癸未江南大水淹沒居民田廬無算公哀彼鴻  
蒼拯諸魚腹募同志者捐資若干以粟隣里之無告者  
不給至典衣助之桑梓必恭壺漿不吝殘骸苟活爭歌  
續命之田破竈無煙盡仰通腸之米惠之溥也仁莫大  
焉禮樂三千光陰半百絳帳之則時聞鼓琴青蚨之來  
卽以換酒常作詩歌自娛旁及繪事醫理靡不精擅每  
當庭花落後爐茗香餘藥苗初肥鳥哢如語輒復解衣  
盤礴奮筆淋漓浮以三蕉持蔗竿而舞吟安一字拍銅

夢駢二

八

斗而歌家居十年忽忽不知其樂也公所著有嘯廬文  
稿十卷詩三卷雜著八卷於道光己丑十二月十七日  
卒年五十有三子二長鴻壽次源余與源編帶聯歡青  
燈勸學堂前拜母豈無公瑾之交酒後論才猥有元龍  
之譽屢陳先德屬表遺徵嗚呼令威之鶴歸來城郭不  
殊於往日于公之門必大詩書勿替乎後人

李君鐵笛傳

辛卯之歲余來鶯湖獲交李君鐵笛見其姿標鶴立儀  
度鴻鸞醞味若飲醇醪清言如霏玉屑孟公入刺一座  
皆驚超宗到門不衣自煖時吳右岑昆季孫九靈秦子  
青孫琴恬咸與君樂數晨夕余亦時相過從近局招邀



新詩酬唱每值黃柑秋熟紅豆春肥鑿落孟濃薄持餅  
軟一花之賞特備平隻雞五字之吟或刻以寸蠟琴歌  
酒頌樂何如也朝曦雲馳尺波電謝曼卿少祿遽主芙  
蓉之城子建多才竟王遮須之國念其漆棺早閉玉樹  
生理遺墨寶諸藝林芳徽局於泉壤則夫考幽纂之履  
發潛德之光後死之責何敢讓焉今按君諱湘字叔蘭  
號鐵笛又號雨村江蘇震澤縣人世居梅堰鎮曾祖鵬  
舉祖光堯均道在師儒言爲坊表羊公之德九世皆能  
及人夏侯之經專門卽以遺子父祖始遷韭溪十畝田  
園恆栽松菊一船書畫兼載妻孥生二子君其長也羈  
貫性成瑰奇幼擅彥昇甫孕預兆金鈴安豐始孩便知

夢駢二

九

苦李未十歲通四子書及毛詩戴禮稍長能作文慧異  
常見業如宿受千言灑灑穿成絡索之珠一賦滔滔瀉  
作江河之水未幾椿庭見背君麻衣躡踴血淚枯乾葱  
深斷乎三年雞骨瘦之一把寒宵流涕奇溫不忍衣綿  
忌日思親鄉鄰爲之罷社喪眞盡禮孝無間言鵬路風  
高游鯤未變龍門水瀾河經難登管再赴童子試不售  
遂決然舍去肆力於古蛇足愁添蛾眉懶畫褐衣自貴  
金紫何足炫人釣竿可投功名是將餌我有勸令應舉  
者輒笑謝之每語人曰吾夙好棲遁少薄紛華但得買  
田十雙滋蘭九畹流陶潛之酒藉可娛賓殺茅容之雞  
取以供母願如能遂樂此忘疲此其詩補循陔情甘漱

石視浮雲之過眼蒼狗何多借止水而盟心白鷗堪諒  
者也負米途窮登臺債迫掩抑枯魚之泣艱難巧婦之  
炊其間姊嫁弟婚兒孀女釧靡不茹荼在口吹棘於心  
復以兩世桐棺百年朝露難謀吉壤未卜佳城於是相  
度牛眠經營馬鬣卒使前和無醬三版全封不惑錦囊  
之言非取麥舟之贈松楸自種待表永叔之阡窀穸能  
安爭羨滕公之室而君之志慰矣而君之心瘁矣素有  
咯血病癸巳春疾大作至秋益劇於八月十二日卒年  
僅三十嗚呼痛哉君學有淵源才同錦繡雷公筆法通  
之江聲李翰文思活於鼓吹所作詩多豔體近人中酷  
似郭頻伽尤工篆隸手摹秦漢碑百餘種鐵限常穿玉  
臺小詠濡來醉墨淋漓脫腕之書修到鬼仙辛苦嘔心  
之語待刊元石取付麻沙余與君三載生交兩年死別  
瓊瑰之淚輒墮於懷髣髴之容時見諸夢爰持拙筆畧  
寫餘恫嗚呼聲作龍吟挂寶帶徐君之劍書成鶴附報  
玉樓長吉之魂

夢駢二

十

于問樵聽香樓詞序

落葉打窗青苔及榻薄酌不醉枯絃輟鳴迷悶渺歡抑  
塞誰語山陰之懼遠命戴逵花裏之門遂開裘仲主人  
擘黃柑浮綠醕瘦羊特剽肥雞爛蒸旣行經程添設寒  
具三爵壯膽清言亂霏一燈孕花癡語尤媚發其藏篋  
屬爲嗚矢今夫匏石殊奏清濁之音諧金絲相宣律呂



之調合節韶成而長離之鳥至黃鐘彈而楚賓之鐵躍  
原其聲韻致感哀樂默召亦猶迅霆怒擊奇葩自胎情  
之所發不能藏也于君真想寓襟清氣在骨螺煙十挺  
以之寫詩花影一樓時聞吹笛端石乍掃素琴欲言問  
殘月曉風豈干卿事著紅禪錦紋誰得臣狂研脂作花  
皺綠成恨玩其編竹考律劃釵訂譜探源於梅溪取徑  
於石帚吟鶯誦燕唱出櫻桃小令雙聲教之鸚鵡刻燭  
半寸酒波微鱗穿珠一囊約指更瘦長袖善舞大簫爲  
言或者齊宮懸於筵弄薄鈞天爲燹本是何異被繒絲  
於裸鄉振金鼓於孽俗哉尖風釀凍紅梅著花縞衣未  
來翠羽欲下請和冰雪細嚼宮商但覺寒香沁入肺腑

夢駢二

十二

則此卷也人目爲花間之繼聲吾視作南華之寓言云  
爾

葉子良桃花痊蝶圖題詞

姍姍仙骨砌成香冢之愁栩栩春情引入漆園之夢當  
其翩翩葉底遊戲花叢巧避鶯指狂隨燕舞羅裙百摺  
輕翻壞綠之痕粉翅一雙低拍小紅之板允宜春衫繡  
爾彩筆描伊逮至芳草歌殘飛花命短香魂蛻去只欲  
成煙豔福修來何曾解恨生前落魄徒留輕薄之名死  
後遊仙尙戀繁華之境得不心憐玉葬劫嘆灰飛葉君  
子良當綠肥紅瘦之辰寄鳳靡鸞之感憶惜花而起  
早疾煞金鈴誤撲蝶之來遲忍攜團扇朱門已閉易傷

詞客之懷絲縷輕飄但綴宮牆之鬢灑半簾之紅雨  
覈惟聲喚一枕之黃梁蓮蓬不醒因而囊收錦瓣地拓  
苔弓持鴉背而營墳裏燕脂而當柳拴松可表聊同白  
蟻之封執紼誰來莫慰青蠅之弔鵲痕血漬鳳子香埋  
小膽惺忪化紙灰而飛去纖毫隱現揚粉本而初成雖  
才子之癡情實文人之好事也嗟嗟二十四番風信已  
過花朝一百五日清明剛逢寒食芳菲節誤難禁病酒  
之天蟲豸情多又下傷春之淚零香根觸怕來青瑣窻  
前冷月彎環只挂玉鉤斜畔築錦泥而不爛澆杏酪而  
偏甘此時點筆丹青替他寫照明歲落花時候爲爾招  
魂

夢駢二

十三

董蓮厓先生柳洲買醉圖序

微颺蕩漾青颺一帘澄波空明翠劃兩漿荇藻歷歷可  
數菰蒲蕭蕭有聲馴鷺候於沙頭纖鱗躍諸榜尾山瘦  
露骨雲輕媚髮垂楊隔溪綠陰審其如幄畫樓面水紅  
窻開而有人此柳洲佳景也蓮厓先生放眼塵中遨頭  
湖上於候試之日作招涼之遊爰呼便了偕阿買履換  
不惜船乘總宜一囊貯詩百錢挂杖尋煙至蘇小墳畔  
討秋過段家橋邊紫簫烏烏竹韻欲裂白袷拂拂荷香  
若流遠峯迴環爽氣撲眉睫之際煩溽消釋涼意沁心  
脾之間詩情既融飲興忽赴柳外艤舫花南問沽則有  
臨湖小亭招客野店綠蟻浮甕翠蛾當壚新筍滴於糟



牀畫榼排之鱗座於是命酌觴晚披襟坐風小阮旁列  
大白豪舉花氣通鼻若助杯盤之薰蓮歌盪情可當絲  
竹之盛鳴脯味美魚鱗味鮮蔗枝脆而青嚼菱角軟而  
紅剝爵引無算罍空欲鳴飛蚌可償不用輕衫質去玉  
山已倒合教明月扶歸越日寫柳洲買醉圖所以留雪  
泥之痕駐煙墨之景軫念高轍寄情勝遊也今年夏余  
與令姪篠垠秀才泛玉湖之權烏蓬三尺櫓搖鷗邊碧  
螺兩眉岫窺窻隙談往蹟并示妙繪幀首尙虛墜引  
斯託而余因之有感矣猶憶錢塘門外金牛湖西板屋  
曾租槐花屢踏紅簾夜靜撫笛倡孃之樓黃嬌晨酣題  
詩酒家之壁曩有詞云自數年來游跡多半酒檣茶幔

夢辭二

三

對波光山色十里畫船吟晚蓋鴛香水榭品茶作也而  
年年氍毹淚灑菊花之叢漸漸蕭瑟鬢換柳絲之色雖  
有醉鄉容我未免山靈笑人他日沙隄共行煙艇復掉  
緩控騎驢之轡重把釣魚之竿尙擬松醪賄除匏尊相  
屬一笛醉月三蕉賸花得毋晒公榮之量窄乎素練可  
補須描我在半壁湖山之中紅友能招當尋公於六橋  
煙雨之路

孫九靈秋窻煙雨圖序

孤雁遠唳碎蛩亂鳴淒風乍寒薄霧如暝花餘紅而媚  
砌苔綠綠而上墮落葉走於庭中濕雲墮向簷際梧桐  
之影黯澹織夫新愁芭蕉之聲點滴逗諸涼夢則孫君

九靈秋窻煙雨圖也夫閒鷗之志不離煙波美人之思  
常在雲水誠以幽抱獨結孤懷自深塵無軟紅室有虛  
白討秋之約盟諸碧蘿之間聽雨之吟刻以銀燭爲限  
雖復衾冷似鐵屋低於舟爐香不溫茗味甚苦坐空館  
而無語望夫君以未來亦何能感以淒清惱其岑寂乎  
故夫遠岫忽隱微波初鱗哀砧響乎女嬃病杼動於隣  
婦鈴鐸欲語紙窻有聲氣蕭瑟而變衰情憤恨而若嗇  
空階一滴兩滴長漏三更四更而孫君方手和琴絃囊  
括詩片酌梨花之釀蟻蟬響頭臨薤葉之書蚓活腕底  
妙緒紛觸眞想在襟石開偶憑一簫自譜銅鉢小擊寸  
戔亂飛洵足以攄騷客之牢憂破索居之迷悶也曩者

夢辭二

五

花街泥滑蓬巷人稀著屐尋君典衣醉我相與喫蘋婆  
之果飲甘藷之漿酣情旣濃癡語共賭殘燈半蕊搖漾  
乎綺疏斜墨數行淋漓乎粉壁不嫌狂態輒許知心所  
恨僕青衫淚多綠鬢愁疊似馮衍之善病甚蘭臺之悲  
秋每當蠡殼窻明麋丸墨淨雨絲紡柳煙痕張花亦欲  
寫以素練圖此幽景而當風便噓肺疾難醫畏寒似雙  
腰帶易瘦藥裏常近丹青遂虛已秋聲在樹不妨君自  
讀書明月窺簾記取我來吹笛

俞譜華數帆亭圖序

夫風雨觸對牀之感倚壁燈青池塘聯入夢之吟迎簾  
草綠昔人繾綣墟篋之奏流連萼跗之花陟岡望兄看



雲憶弟未有不萍憐蒂散鳥羣飛何況戀鄉味於山  
厨熟過櫻筍候歸艎於春渚約誤蓄薇目斷音書未遇  
衡陽之雁歌彈劍缺食湘波之魚落木蕭蕭惟吹敗  
葉西風獵獵不挂輕蒲能無腸似迴輪心同結轆也乎  
俞君譜華早失春暉幼依乾蔭麻衣埽地淚落如絲燭  
影搖檠幃空若水而乃扶牀索果孀竟長眠繞室牽裾  
爺將遠別兒心欲碎祖饑堪悲於是姊替裁襦兄教識  
字三更鄰杵微分夜讀之光一味園蔬共勸晨餐之膳  
梨原知讓茶不妨茹逮至許武成名羊公娶婦而素車  
挽到歌虞殞於途中丹旆飛來賦楚招於江上行裝久  
滯旅櫬遙歸蓋其尊人楚中之訃至矣設於此而租菱

夢駢二

五

算橋牀脚錢堆剪韭烹葵甌頭飯熟書無乞米硯可代  
田則雖蘭葉凋霜莫慰循陔之願而荆花著樹猶聯同  
室之歡無如饑易驅人窮難送鬼一行雁字瘦影初分  
三疊驪歌銷魂此別伯也既渡江而北季兮復沿漢而  
西相逢應說項斯此去暫依劉表爾乃豬肝日啖旅食  
多艱鵲口晨占歸期未準瀉波流之九曲汎漲黃河繞  
嶺路之千盤山連赤壁筮篋調苦江干聞喚渡之聲楊  
柳愁長馬上灑攀條之泣秋風起而思菹菜夜月落而  
夢刀環譜華念幾度之蟾圓先一家之鶴望緘封鄭重  
空歸賣賦之金雲樹周遮未打回船之鼓每值汀花開  
後沙鳥飛時兩槳搖來一棹過處未嘗不盈盈目送悵

悵心勞聽隔院之寒砧敲殘霜月擬倚樓之長笛落徧  
梅花爰乞德清徐湘生夫人作數帆亭圖蓋取杜少陵  
江閣兼津柳風帆數驛亭句也嗟乎貧家兄弟一半飄  
零客路寒溫萬千珍重愁朝愁暮來乘漢使之槎聽水  
聽風去附荆商之船坐使天倫樂減世味辛多苦荒李  
氏之園綿冷姜家之被宜乎攬青青之鬢怕插茱萸歌  
韓韡之詩曉懷常棣也他日人還破冢船到洞庭相與  
剪燭窻西停杯酒半傾談客况細說家常吐別後之相  
思猿愁鶴怨踐歸來之夙約蟹美魚肥當不復興望遠  
之悲作出門之想已布帆風滿家鄉在圖畫之中茅屋  
有寒燈火是團樂之候

夢駢二

六

夢花亭駢體文集卷第二



劉苕漁先生憶書圖序

夫昔日桑田半成滄海舊時華屋多換山邱黯黯斜陽紅到烏衣巷口萋萋芳草綠沿朱雀橋邊感興廢之何常似雲煙之倏變何況琳瑯壓架孔壁難藏縹軸連箱曹倉易散而欲銀杯不化玉版常完護三篋之亡守百城之富不甚難哉然而留清白以傳家者先人之志也撫枯捲而流涕者孝子之心也一旦金題剝落去其蚨飛玉躩叢殘餐供蠹飽班史以之充食論語取而代薪能無因空筇而念腰纏對殘燈而懷手澤乎潯溪劉丈

夢駢三

一嘉祥堂校刊

疎雨開宛委之山聚琅嬛之笈李鄴侯架上不少奇編任彥昇家中率多異本凡夫毛鈔建削宋槧元葉羽陵石室之儲鴻烈龍威之秘靡不牙標籤綠錦裏贖紅所蓄至數萬卷築眠琴山館貯之入崔鑣室須讀五千卷徙張華宅共載三十車可謂雄敵西園豪逾南面矣丹席未離玉棺遽下平原客散趙氏兒孤舊日汲冢周書葫蘆漢史束之高閣蛙籠空堆昭以多金鸞篋競奪既等楚弓之失復罹崑崙之災歎充棟之無遺悔鑿楹之未納令侄苕漁先生誦祖德之清芬記童年之逸事苔階小曝日過花陰葉几勻排香生芸帙兒嘗願讀叔果非癡乃昔從二酉搜來今被六丁攝去匣原未毀彌深

故劍之思憤竟空留絕少還珠之日宜其腸同輪轉心作旌懸因倩黃穀原先生寫憶書圖所以誌餘恨於緜緜湖前塵於典籍也嗟嗟王家舊物只剩青氈范氏遺田惟傳破硯黃金爛漫散去成煙白屋蕭條貧來似水而此區區者亦復風飄敗葉爨逼焦桐不獲披向花間讀從樹底論文客至訂三豕之訛送酒人來作一鴟之借亦可慨已囊螢有願已難望趙璧之歸煮鶴何辜亦終付秦灰之劫云爾

董壺山先生紫藤花館詞序

吾湖負郭山多螺鬟層疊盪湖蓬小鶴首紛飛翠箔朱簾家家樓閣鷺汀鷗渚曲曲煙波四圍雲水之鄉一片

夢駢三

二

空明之境自元真子撈鰕草港射鴨蘆灘倡蓑衣箬笠之詞播流水桃花之句惟茲勝地代產詞人潯溪分苕雪之流集釣游之侶紅窻窈窕此中有人碧月彎環不禁忍俊衣香十里菱唱遙聞煙竹一聲漁歌互答意必多捶琴石畔讀曲花邊發初三下九之謠嗣竹屋梅溪之響然而余所見者惟范白舫翁苕溪漁隱詞頗能結靈想於煙蘿寓孤懷於斟酌絃匏應律笙磬同音時翁折楊柳於漢南譜梅花於笛裏屬為前馬之導因寄雙魚之書玩其雋裁允推作手孤芳競賞同調伊誰今讀壺山先生詞而又喜耳目之頓新風流之未艾也今夫翠袖紅巾得香柔之趣瓊樓玉宇逞疎曠之才是以花



下雛姬宜敲檀板關西大漢合唱銅琶境地不同聲音  
各異惟是留雲借雨易近淫哇哀竹豪絲或成爨弄但  
工妖豔難逃法秀之呵未習鏗鏘和髯蘇之韻風斯  
下矣識者譏之先生奇抱獨抒食古而化雲霞滌其腸  
胃冰雪遜其聰明五行得金氣最多六律知黃鐘爲本  
於是合宮嚕徵補樂府之新題減字偷聲樹詞壇之巨  
幟每際蛩吟露晚蝶怨春初睡鳴香消牽牛花吐穿成  
豆子但有情絲劃徧闌干儘饒癡語一篇脫稿八音克  
諧借風月言愁爲誰費淚替鶯花寫照令我消魂洗脂  
汗粉垢之容陋劍拔弩張之態以視夫唾絨笑嚼細草  
閨閣之私鐵撥狂彈自詡江山之助彼有乖於大雅此

夢駢三

三

無愧爲正宗宜乎風雪旗亭雙鬢賭唱鞦韆院落三影  
爭傳也已乃覓絃外之賞音謂識曲中之妙旨盡翻蠶  
篋索綴駢辭則將以鄙人爲周郎乎抑知半生彈鋏餐  
換青絲十載填詞心灰紅蠟茫茫里耳豈知箏笛之訛  
碌碌饑腸慣聽輶輪之轉當此荷花大放芋葉高張惟  
願買蜻蛉之舟狎鷓鴣之鳥候大江之歸客白舫續西  
塞之舊游相與追尋前溪尋煙古渡著接羅而舞川銅  
斗而歌先生應亦樂乎此也蓬窓共載當遲君於紅蓼  
灣頭菊部能招先坐我於紫藤花底

嚴節母陳太孺人徵詩啟

夫飛霜殞並命之禽悽悽黃鶴積雪含貞之木鬱鬱

青松湖高行於梁媛并淳枯水凜堅操於巴婦臺扇清  
風斯皆志決摩笄身同抱璞三生永誓一死靡宅洵可  
以表潔紅塵揚輝彤管然而黃泉之殉不若隱忍之愈  
難也白刃之戕不若從容之彌苦也誠得團樂鏡撲無  
渝金石之盟壽考護榮益勵冰霜之節如我嚴母陳太  
孺人者尤堪標作閨型傳諸壺史也已當其毓秀瓊軒  
含英璇室修容有則不矜鉛澤之華舉趾無愆自協珩  
璜之韻令儀足式靜女其妹逮歸竹筠嚴先生也佳耦  
日妃和聲應於琴瑟善心爲窈喜氣溢於門闥既諧鳳  
卜之歡常致雞鳴之警誨從姆教曲唱姑恩方且樂之  
子之宜家共良人而偕老矣今夫荆山之玉匪遭別則

夢駢三

四

幾類於砒砒也欵冬之花匪凌寒則無殊於桃李也如  
其案不移鴻車堪挽鹿永絕此離之歎何徵志節之奇  
乃金鈴纒墮於懷而玉棺早降其室抽來雪繭已成寡  
女之絲着上花綉便作孤兒之泣嗚呼痛哉斯時也一  
燈燄小四壁風淒淚漬篋心摧葉苦獨抱崩城之痛  
將爲同穴之謀特以鶴髮凋殘正含酸於堂上鳳雛浴  
龍方索乳於牀頭設或慟絕釵分情甘玉碎則白頭黯  
黯彌增思子之悲黃口替替忍見呼孃之慘捐生甚易  
守義良難於是哀吟髮髦之詩泣受庭幃之訓蒿簪插  
誓辛苦牽蘿麻布裁裙淒涼恤緯蛾眉不畫龜手忘疲  
其事祖姑與姑羹湯代寵婢而親調廁踰先冢婦而躬



滌噓寒問暖常懷愛日之思潔膳馨羞克替循咳之職  
慈烏最樂孝筍長甜其教子希涑織可斷紙字能畫荻  
家傳清白不少藏書後有兒孫無忘先澤咸服敬姜之  
教奚慚孟母之賢他若推產以成已廉到股以療父疾  
外事必咨夫家督內言不出於閨門賑貧乏而桑梓被  
其恩施恤勤劬而婢媪樂其春及此其細者可無述已  
自母之稱未亡人四十有九年其間苦雨酸風單鳧別  
鶴庭對孤生之竹闌栽獨活之花蓋已淚竭干絲腸迴  
九折悲深銜石痛極呼天卒能皓月同清寒梅比潔仰  
事則如彼俛畜則如此然後知枝非凡榦當搖落而始  
顯其真劍是神鋒經淬礪而益增其彩也厥後輶軒使

夢駢三

五

采

綸紵朝頌貞筠暎

鳳勅之輝壽木煥

龍章之色金錢

天賚綽楔雲標頌聲翁於里閭徽音載諸家乘嗚呼榮  
已所願玉局詩仙芸臺學士或濡毫而垂露或振筆而  
飛花交傳石碣之銘職職橋先生  
作墓誌銘共鑿栢舟之志手揮  
煙墨口吐珠璣得隻字之褒揚勝百朋之寵錫仁哀羣  
玉用勒貞珉庶幾一片慈雲覆儒林而不滅千秋葵曜  
傍文宿而常明

顧榕屏先生橫山草堂圖序

去海鹽縣西南三十里有橫山焉一角煙痕濃描螺髻  
四圍雲影淡感魚鱗滴空翠於巖阿撲遙青於林樾變  
昏旦之景倏異陰晴走龍蛇之姿如開圖畫涼月挂藤  
蘿之上梵宮在縹緲之間小築能營幽懷斯暢唐顧逋  
翁嘗隱居其中劉長卿有橫山訪顧山人詩卽其處也  
當其樵薪谷口步履花南非惠非夷不巾不鞞濯簪纓  
之垢澗有清泉避車馬之喧門無俗軌寒梅瘦鶴自成  
世外之妻孥朗月清風誰識山中之富貴獨抱煙霞之  
癖疑是羲皇上人宜乎一鳴白雲呼僮耕徧九重丹詔  
對客封還落落乎其志之高飄飄乎其意之遠也唐代  
至今千有餘載荷衣香冷草長苔荒蕙帳飈寒猿啼鶴

夢駢三

六

怨淮南桂樹徒成招隱之篇洞口桃花豈有迷津之術  
幽人既往勝境誰探榕屏先生慕著作之風出華陽之  
系蕉衫桐帽自得風流菹菜鱸魚好聞棲遯心超塵累  
味淡世腴誦先人之清芬無忘潔白領名山之佳趣可  
以寤歌嘗欲架屋三椽誅茅十笏蒔藥滿圃編枳成籬  
石上眠琴花間置榻詩筒畫卷標以白玉之籤茗椀香  
爐設於烏皮之几俗慮盡洗孤懷自澄每當岫幌晨開  
雲扃夕啟巖花落袂嵐翠沾衣五字吟成聰明似餐冰  
雪百城坐擁笑傲足抵王侯洵可以嗣美前修希蹤往  
哲無如人事牽率夙願未酬既無買山之錢空縈讀書  
之念一花一木昔年之種植如新某水某邱先子之鈞



游宛在登覽所及憤恨有加楮墨能傳丹青遂託嗟乎  
二分種竹難尋隱士之廬十萬買隣願近高賢之里誠  
得遠離囂市獨闢幽棲林密活其性情漁樵與之贈答  
饗頭酒熟許借一瓿之書籬畔蔬香獲噉雙弓之米則  
雖伯通廡下許住梁鴻臨邛市中爭迎司馬終不輟此  
而就彼也君如歸隱休重懷出岫之心我若移家請預  
作連牆之訂

### 柳河東小集序

在昔南朝風月家傳玉樹之歌北里煙花人續妝樓之  
記其時天開色界仙聚楞嚴河有香迷峯多雲隱門鏡  
中之眉影春色三分送簾底之簫聲畫船十里幾乎一

夢駢三

七

錢看去盡是夷光雙槳迎來無非桃葉矣然而媚行煙  
視不少傾城摘豔薰香誰爲博士設有詩工刻翠字妙  
題紅走珊管而花飛纖霞機而錦現如河東君柳如是  
者誠繡閣之金英蘭閣之瓊蕊也君以婉麗之才處繁  
華之境歌成楊柳畧記前身君本姓楊采得蘼蕪遂爲小字  
明眸盛鬢不爭時世之妝烏帽青衫自畫風流之像迹  
其樓扁燕子舸泛鳴夷倚裳文醜之場步履湖山之畔  
實欲浣靈襟於冰雪逃小劫於風花故夫三竺吟煙六  
橋唱月若湖上草一編足以見其柔情婉嬈逸致遙深  
焉迨至委身既失清流得瑁猶然名士錦帆低挂偏來  
擲果之人銀燭高燒先賦催妝之句玉缸暖而酒波碧

映緋絲繫而芝印紅鈐蒙叟謂眞仙合住瓊樓阿嬌須  
藏金屋於是別開邃館巧築層臺青山作屏絳雲號額  
其中尊羹斑駁圖籍縱橫畫叉與粉確雜陳鏡匣共筆  
牀相近每當茶煙颺候藥裏香餘研薇水而郎吟擘桃  
履而妾和芳情燕婉寫丁娘十索之詞綺語蟬聯續子  
夜四時之詠卽我聞室次韻諸作是也花月時遷滄桑  
局變白頭惜死紅粉銜冤卒之野史亭邊涕屑遺山之  
老石頭城畔齒冷彥回之生而君絲筆先焚蒲團枯坐  
呵辭法秀偈說朝雲黃花之晚節彌香白璧之微瑕靜  
掩遂使名傳彤管無慚靜女之稱人愛綠珠翻出季倫  
之上則此集也不尤足取重香籤增輝瑤宿乎震澤王

夢駢三

八

硯農徵君拾鸞凰之墜羽挹蘅芷之清芬博採遺篇都  
成小集旁及章臺短札記室零牋舊約說與薔薇所思  
托諸蘭茝蠶眠字小蝶訴愁長亦復摘葉晨鈔燃脂瞑  
寫珠排字密墨聚香多下至學士標題詞人憑弔或攜  
來酒榼淚灑蘇小之墳或襲以錦綉腸斷崔微之貌碑  
文苔繡競搗硬黃鏡影花涵分摹古綠高文何綺名作  
如林靡不貯以瓊函登諸玉簡允稱完璧合付雕梨鳴  
呼才冠青樓脉脉之香心欲語花開紅豆珊珊之仙佩  
疑來

### 飲香樓詩序

吾湖山水清遠風物瑰奇有月皆香無花不韻靈淑之



氣間鍾於嬋媛絃苑之音交應於閨闈蓋自管仲姬寧  
芳蘭茁刻秀茗華弄姿玉湖之間領袖金釵之隊由茲  
勝地代產名娟金屋深藏銀毫自舞內言不出幽光莫  
宣故每有秋月能吟春椒善頌玉臺珍其斷稿香簾悶  
其清芬空下女牀之鸞終隱南山之豹辨華剝滅識者  
憾焉今讀吳罕珍夫人飲香樓詩靈想獨結孤懷自深  
沉澆得餐霞之味聰明似鏤雪而成獨能謝彼鉛華標  
其馨逸而乃畫簾選韻早工飛絮之辭圓鏡觀空僅現  
曇花之影又未嘗不歎其才之豐年之嗇也夫人爲碧  
城張丈之室而芋園半峯兩先生之女兒也當其珠胎  
孕月璇宮降星芝有靈芽梅無俗骨才誇道韞施步障

夢駢三

九

以解圍賦誦王褒爲洞簫而作謔每值爐煙裊後茗味  
濃時鶯嬌能歌花媚欲語與兩先生含葩吐采鬪韻分  
題鏡檻風來滿榻亂翻書帙紡磚月落隔簾猶有吟聲  
無間壘篔之和克備家庭之樂泊乎簫吹引鳳枕聽鳴  
雜郎吟却扇之詩妾和催妝之詠借生花之彩筆學畫  
長眉移刺繡之銀缸替商佳句文禽對語玉樹交柯則  
又似高柔之玩賢妻劉綱之得仙僊焉碧月宵沉紅蘭  
夕萎盤中字贖膝上絃淒金井泣夫寒螢彩裙化爲胡  
蝶薰衣篝冷香消鷓鴣之斑寫韻樓空塵挂蠨蛸之網  
遂使行鷺雁斷影弔鳧單咽嬖女之清礎感潘安之長  
簾同氣之戚淚溢平荆花獨旦之吟悲深於蒙楚亦足

傷已然而芳華易謝者年之無常也金石同貞者名之  
不朽也夫人雖瓊枝早折玉燕先埋殫殫之日居多瑟  
琴之權有限而此一卷也幸得搜從蠹篋寫以烏欄合  
麝劑之古香發鴛機之新豔足以垂光結綠奪彩長離  
釵茸粉絮之旁幾多零墨繡閣文牕之內此是傳人又  
何必眉梨耄始得謂之壽耶余與兩先生忝文字之  
知結紀羣之好酒邊感舊嗟短夢於浮漚花下論詩溯  
清才於香茗因授是集屬爲引喞嗚呼華算能延願作  
絳紗之弟子前身可悟應爲萼綠之仙人

臨野堂圖序

夫故家之思感深於喬木先人之業愛及於敝廬吾儕

夢駢三

十

承堂構之遺悅松菊之趣蓬蒿滿徑剝啄無聞風雨一  
椽歎歌不廢允爲君子所芋無異碩人之藹而乃尋綠  
野之莊惟餘荒草問烏衣之巷已換斜陽燕麥寫其淒  
涼鶯花悲其晚晚有不愴念舊德流連故基傷陵谷之  
變遷歎室屋之傾侈乎臨野堂者吳江鈕玉樵先生著  
書之所也當其鳴琴下邑種花劇縣學優則仕無操刀  
之傷政平以和有懸鞭之治所宰項城白水蒲城高明  
等邑巖疆犬錯獷俗鴟張往往伏莽興戎漚營致釁先  
生宥過於既往消患於未萌爲牛羊而求芻異鷹鷂之  
用猛于公斷獄能洗覆盆之冤巖叟除偷盡毀大房之  
跡遂使林無虎嘯洋革鴉音房豹至而鹹水甘桑釋來



而盜風息神明之頌慈惠之稱至今邑中人猶追溯之也出岫雲還在山泉好因苦筍而致仕愛叢桂之留人謀杜陵草堂之資仿蘭成小園之制於是量弓拓地縛枳成籬十畝栽桑二分種竹而堂之中畫又顛倒書軸紛披丹鉛漬茵席之間筆硯著窗戶之際每值卯酣醒後午夢回餘呼僮掃花留客門茗棲神於毫楮引緒於緜繩風月佐其清談煙霞託之藻詠俯仰足樂撰述有加泊乎烏化鳧飛身騎鯨去蕙帳空而鶴唳苔藓冷而蟹啼而斯堂則鼠跡埔穿蝸涎壁漫涼月如弔寒煙欲迷納楹之書盡資以易米草元之稿竟至於覆瓿衰祚僅延式微甚矣嗟嗟舊家池館半爲瓦礫之場昔日亭

夢駢三

十二

臺已作樵薪之地無論鏤檻易折畫棟先摧金谷燐寒平泉樹賣卽此玉川破屋粟里柴門渺藻繡之華多水竹之勝而亦犁成蔬圃絡以豆棚薪木已見毀傷庭階無從彷彿不尤可慨歎吾友山琴先生之族孫也誦士衡之先芬述靈運之祖德憫夫堂基久壞棖題無存寄野興於一節度遺規於十笏思還故物用紹前型乃返汶陽之田宿諾無負而築輞川之墅繇力弗勝鬱情莫宣繪事斯託緘書屢逮敦序於余余嘗控松陵之舟過穆溪之野愛其風土清淑桑麻鋪茶漁竿挂乎水門書聲出於茅屋雁奴魚婢徵逐於荻蘆之灣瓜疇芋區縱橫於原隰之畔輒欲移家入畫開軒面場踵高賢之履

某脫塵累之鞿絆請以暇日從事名山今觀此頓益適我願他日買山錢辦賣賦金贏賃庶可謝伯通卜居且就詹尹與山琴並謀小築近接芳鄰拳石孤花閒商位置九柯十匠稍事經營鍛竈設於柳邊吟榻移之竹所時因茶話且續瓠言則是圖也匪特寓秩干考室之情并可代太冲招隱之什爾

蕉窗讀畫圖序

潯溪之曲桑柘翳野花木交春衡茆之宇相望釣游之侶是集居近市肆便於行沽室無塵盞可以坐隱洗心多煙霞之趣卜宅與魚鳥爲鄰中有一廬環以眾綠二分種竹有水有石之區十雙買田半村半郭之地粉垣

夢駢三

十二

繚以百步紅欄曲而四圍落花滿芳徑之間淡月寫碧紗之影則楊君小亭蕉窗在焉君妙擅荆關癖嗜顧陸萬趣融其神思三祖具有師承蒿筆之秀欲訴真宰錦幃之設似聞濤聲每值鷓鴣肪香甜烏皮几淨一簾風展十酒花催盡發桓元之厨獨對少文之壁幽賞所及縑素締其古懽澄懷以觀山水寄其遐想足以蕩累怡物游目移情運筆得乎神似絃詩無此味勝讀畫之圖所由作也余屢啟君室見夫翠旗高卓疏間紅薇綠扇低遮濃迷青瑣漏月無罅聽秋有聲宜銘懷素之庵恍披摩詰之罄而窗之中鴉又密挂螺汁狂濡丹黃漬於几案膠絹積如山海渲染大幅旣元氣淋漓點綴微蟲亦



秋毫宛具時出藏卷各爲指陳評泊所加藻鑑莫遁惜  
余未諳傅彩兼味品題但喜愈其宿疾惟恐汗夫寒具  
不能與君細論神妙互尋端倪假粉墨以爲緣託圖繪  
而結契爲可恨爾倘容分以片席坐近綠陰吟榻置於  
花邊茶竈移之竹裏相與悟衷散賞祛煩滌塵我自敲  
詩君仍讀書揮琴韻協敵洪響於球鐙落紙雲飛詫奇  
觀於海嶽躡壁入壑之狀研丹擘石之形合爲一圖並  
足千古素心可証雅懷莫伸息壤之盟此卷是券煙墨  
有知當不笑余之唐突也

與紫陽監院陳琴齋孝廉書

籍甚清微芬於蘭茝龍門在望無任欽遲前寓湖堦承

夢駢三

三

枉存問積雨新霽勝侶爲招有事幽尋遂阻良覲俞君  
補華茗話僧寮縷述雅意噓枯植朽冀暢茂其根芟搜  
璧采珍懼韜匿其光彩既謀館榮之所復籌膏火之需  
情誼懇摯有加無已其感與報宜若何圖之然而未敢  
奉命者非以鳴高豈願守拙揆其不可蓋有數端請爲  
詳其故焉少年意氣跋扈飛揚廣坐揮毫能賦鸚鵡離  
亭把琖不唱鴟鴞竊願舞蘇文場作奏幕府羞爲三舍  
之遊輕視萬里之行短暫雖凋壯心未已胡乃局促致  
類轅駒特以門祚衰寒兄弟終鮮有老母在已逼榆年  
負米之責固無憚於行遠采蘭之願祇自切於循陔卽  
川塗匪遙越宿可至而晨昏屢隔易動陟屺之吟音書

偶疎莫慰倚閭之望此不可者一也或者游子行役將  
母不遑健婦持門可代色養旨甘無虞闕失疴癢乃敬  
抑搔則雖省視有違子職多曠而升堂而乳藉申反哺  
之私有方之游奚須當歸之寄乃自丙歲悼亡童烏繼  
歿鰥居五載破鏡始合今夏噩夢吹白又占厨下抄嘗  
羹之人室中無主饋之婦若復遠去煢煢白髮轉益淒  
涼此不可者二也省會之區士多於鄉名流號召壇坫  
邳張大抵分立門戶各樹標幟設以謏陋得蝨其間牙  
琴誰知點瑟空鼓寸長之擅必見嫉於蛾眉一字之疵  
恐貽譏於駱疥天性亢直既狂且愚附和不能挫辱弗  
受儻因慧拙之故致來標榜之嫌小有凌侮輒欲按劍

夢駢三

五

自恨瘦來傲骨倍覺峻嶒醒後酒腸仍露芒角因此齟  
齬不合時宜此不可者三也制舉之文言非中出販賣  
賣鼠侈尙新奇巧韻沾膏第事擗擗童弁受業鄙其體  
卑所謂文章當不僅是父師督促強爲效顰斤斤繩墨  
苦逾桔槔非遇試事未嘗操觚生平所作不及百首今  
欲抗衡羣彥獻技有司必將拘守法程鑽研故紙盡廢  
典籍之嗜無間胼沫之勤所好不存必形桷鑿況乎院  
課敦迫月有兩期刻日呈藝豈容寬假每歲一試尙憚  
其煩時時問作未諳此苦此不可者四也具此數事遂  
甘樞伏仰答厚意請俟異時閣下竭推袁之衷蓄鑄顏  
之念不以檇散而輟班輸之斤不以奔踉而廢造父之



御非惟慕之又羅致之非惟憐之且欲成就之好賢之雅愛士之誠求諸當世實罕其比虞仲翔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恨走今而後永矢弗諼已尖風釀寒玉梅香動湖山高詠瓌製必多公車發軔當在何日於盼良託以代塵談

與殷譜經編修書

北望長安逸若霄漢懷戀反側形諸寤言睽離以來忽踰十稔眷念曩昔如隔崇朝人壽幾何亮均斯感前歲手告去夏始達慰誨懇情溢楮毫曷以進取之途寬其怫鬱之抱三復循省敢忘此規然而屢厥之乘鞭策不能奮其程已鍛之翻囚笱足以損其志揣無投時之

夢駢三

五

器因爲遂非之辭并述其身之所遭者惟君子察焉取士之科首重時藝一王定制範圍不踰父教其子師授諸弟循誦習傳無間陬澁故人自毀齒就傅束髮受書粗解四子之文罔識六經之義輒復專事帖括求試有司頭腦任其冬烘朕沫勤乎夏課詞華則轉相剽竊風氣乃競尙揣摩孜孜矻矻皓首靡悔而心術壞諸八股眼光固於一孔詭甄益爲奇字誤南華是僻書讀雌霓而失諧疑金根而舛改能薄材謏識者嗤焉僕夙好典籍志在博覽家無藏本垂涎鄴架間以緘借自爲影鈔所見未多有愧半豹辭章之學卽云小技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然屈宋初始於前班馬拔張於後由茲以降代

有專家藉以揚厲風騷潤色鴻業若僕之淺陋滯拙手未觸龍威之編目未窺羽陵之蠹而欲強事獮祭自珍鳳采卽有撰述亦同煉粃何敢妄希大雅之名忝附作者之列而振金石於聾俗鄭樂可當簫韶之音被冠裳於裸鄉卉服無殊文繡之飾聊以自悅匪求人知也至於舉業雖自童習圓柄方鑿多所齟齬讀文半首則唯恐臥草藝一篇神氣俱索試於未冠出手得盧老宿傾屬謂爲有造乃半途自廢棄若弁髦旣愧宋人刻楮之勤奚有楚將穿楊之技故二十年來文猶散散氣亦衰頽常抱退鷁之思空隨立鵠之隊甲科中雋誤擊副車今歲再登斷布又墜鍛火未熾金入冶而不飛琢工弗

夢駢三

六

良玉在璞而終別自今以往并絕妄營一第何足慰人千秋自有絕業方將遂其初志罄以澄心焚膏短晷之餘漱潤羣玉之府卽就所得發而爲文食古能化當必有進以視懷挾兔冊但襲陳言手度鴛鍼自誇新樣屢省尙恐失鵠詭遇又難獲禽沈沒苦海之中老死場屋之內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且夫達人知命豈有慕於紛華君子固窮亦何傷乎願領以僕佩韋古訓淡於俗情悟榮悴之無常覺欣戚之俱泯樵蘇不爨清談亦佳環堵蕭然讀書自若有何憤恨不能去懷而欲訴南山之饑與北門之慨哉乃否塞屯蹙百倍於人骨肉無幾死喪相繼早失伯魚過庭之訓旋應張瞻炊臼之徵



復軫楊公砥憤之情更授田氏分荆之痛今夏閏五鼓  
盆又歌既無張憑之佳兒并乏左思之嬌女莞莞子立  
惟老母在耳貌躬似粟逢此百罹精亡魄散淚涸腸斷  
非李聃而生苦縣甚朝霞之號窮人自有肺腸能無於  
邑來書謂困阨其遇所以磨礪賢豪拂亂所爲將以玉  
成志士理或有之僕未敢信也況乎夷衾久冷殯宮未  
葬欲妥幽魂須謀窆穴過紅簫之隴徒羨佳城聞白楊  
之風輒念枯骨搏膺增慟薄葬難營欲如巨卿執紼而  
來堯夫舉舟以贈求諸今世罕覩其人硯田礲塉常遇  
惡歲筆耕所入僅足資錢樹葭堂背甘旨屢缺而范磬  
遺硯子敬舊禮相如短襜微之蓋篋時因謬臺之迨都

夢駢三

七

爲質庫之儲破書以外別無長物此後之命途通塞境  
遇苑枯亦聽諸造物而已緣荷教督敢述覲縷期於達  
忱不覺辭費足下砥學淵深飛藻雲肆領蓬瀛仙職絀  
玉堂寶書所積益厚大文彌著前年典試鄂渚墨程刊  
布翕然同稱藻鑑精審已可概見他日入侍講幄出掌  
文衡榮問休光照耀宇內君所固有無俟尸祝僕則願  
輶車南指得傍卿雲開東閣之門弗施行馬丐西江之  
潤以活枯魚區區之私朝夕以冀三千里路相見未由  
燕地風寒慎護眠食附鶴有便勿虛嗣音



夢花亭駢體文集卷第四

烏程陸長春辨香著

宋岳續忠侯像贊 并序

慨自柑皮字畫計決東窻鐵棒刑熬冤沈北寺丹心未  
死魂游雪窖之天碧血長埋淚灑園扉之草遂至背崖  
盡散破卵難完愛壻同歸佳兒合傳金牛湖畔裹馬革  
而屍攢銀瓶井邊灘燕脂而骨碎鄂王之遇禍可謂烈  
已時候年纔卅角分台灰釘椎心狴犴之中待命鼎鑊  
之側大讐未復恥共戴天小子何辜悲深搶地乃以漏  
網得竄遐荒載鐵籠而宵行著麻衣而遠戍蠻烟瘴雨  
倍增慘怛之懷毒霧愁雲似憫呼號之狀遠徙嶺表幾

夢駢四

一 嘉業堂校刊

死者數矣泊乎雞竿赦下馬角生還天子褒先臣之功  
海內識相公之子臨朝而念道濟徒壞長城表墓而祭  
潼亭能致大鳥乃得求還宸翰許荆崇祠王之志雖未  
畢於生前王之忠不大白於身後耶而侯則痛伏波戰  
績蕙苴蒙譏樂羊謗書萋斐動聽定爰書於三字陡作  
風波標心跡於千秋炳如星日於是臚陳實事鈎剔舊  
聞訪故老而歔歔呼殘兵而對語考證既確摭述遂多  
擬上諸朝會病革未果臨終以付其子俾成厥志若侯  
者可不謂孝思不匱者歟至其取友必端養民以惠訂  
謨入告九重前席而聽酒脯具陳百姓攀轅而慟忠蓋  
之嗣宜如是已嗚呼昔拜王祠肅衣冠而起敬今瞻侯

像儼狀貌之如生爰為贊曰

巨姦構禍論功行戮鍛獄以炭置俎如肉魄毅魂號屍  
糜血漉酌酒敵質投憤士哭焚焚孤兒遠竄南夷跼蹙  
路絕履虎身危心苦於藥命懸似絲風霆殲駭嶺海流  
離見峴雪消恩綍粹至金錢卹孤玉醴諭祭蟻忱俯陳  
龍章乞賜天子領頤近臣屑涕我父我兄並罹於殃在  
朝在野罔不盡傷精忠貫日奇冤隕霜每一念之摧肝  
裂腸青蠅善讒白璧思玷昭雪可冀詆誣盡辨往事芻  
詢實錄筆顯擬排帝閭蕪編泣展私誠未罄宿疾遽擗  
遺恨次骨彌留吞聲呼兒來前吾言汝聽汝克承志吾  
目乃瞑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兩完雖死不死廟留

夢駢四

二

湖山名炳圖史福衡豆腐馨香永祀

宋岳鄰侯像贊 并序

夫詩歌繩武不忝前人書美象賢乃稱令子是必德穎  
秀擢性芬遠流洎至挺自齟齬誠懇積於肺腑闡揚先  
代深披瀝之思紹述貽謀儼隕越之懼而本學術為經  
濟無愧通材標政治於文章有裨國是如岳忠武王之  
孫鄰侯者祖竭忠忱父抱孝行忠孝之後克繼家聲其  
人尤足述焉維侯淑靈誕鍾秀慧濬發胸羅斗宿耿耿  
元精躬蹈規繩舉雅度幼秉遺訓誓雪沈冤痛碧血  
之長埋英魂雨泣剔青燈而無焰苦語霜寒為籲天辨  
誣錄五卷并百韻詩以獻特邀睿鑒得賜寵褒膚功用



嘉典祀無闕夫靈通知述祖德致美昔賢趙括能讀父書見推前哲以侯擬之奚止什百過之哉籥雲足驥搏飈翮展柳雪無歎憚瘡彌勞迹其捧檄江東轉饒淮上金布令甲一軍無譁天風海濤雙桅竟渡家傳兵法識撼岳之難民卽田功尠藏龜之患乃以積勤游歷崇階摠食貨之樞分茅土之錫雖其間含沙蜮射止棘蠅營幾至辱於桔萃或亦褫其鞶帶而當之旋察其誣權臣終釋其怨卒能湛恩叠被顯秩久膺報稱具有實心獻替皆闢民瘼甘棠之樹百姓詠其去思宣室之對天子歎爲莫及宦績所著翕然同稱泊乎退閒研精典籍博採時事勒爲成書所輯金陀粹編最顯於世餘如程史

夢駢四

三

愧鄉錄西陲奏稿東陲事畧北征錄寶真齋法書贊九經三傳沿革例棠湖玉楮諸詩集並照燭三才輝麗萬有脛走海內秩然經世之言津逮後來允矣藏山之業史稱通儒不其然歟構李爲侯桑梓之邦去吾鄉不百里而近挂席屢過踏葉曾來因謁遺祠得瞻巍像西湖薦菊餘忠臣烈士之悲南浦停橈動孝子順孫之感援筆作贊愴然於懷贊曰

維嶽降神篤生英哲幼露岐嶷家傳忠烈泉壤飲恨冰霜瀝血茹荼孰憐履盆疇雪遺言在耳責膺藐躬懼弗能任憂心忡忡霜棲簡白淚溼字紅匍服殿廷泣表丹衷一編展陳九重惻愴哀此蓋臣禍由姦相撤膳賜祀

樹闕旌葬奇枉已直高爵莫讓桓桓三軍如虎如貔汝往監之毋使恬嬉駢駢征夫載渴載飢汝往餉之無俾怨咨入總度支出銜綸紵靡盬王事吁嗟民疾心戀黼屨躬受圭黻讒口徒囂渥遇無失養痾却軌屏跡金陀蒲柳編削几席摩抄脫腕書速畫掌記多山川草木盡入搜羅王昔銜冤侯白其事父思上書子成厥志功在生民言垂後世忠孝之風維侯克嗣聖湖之涘鴛水之旁歸宇並時丹雘輝煌王靈未泯侯澤孔長宜其子孫振振代昌

孝子岳冰庵先生贊 并序

世之論孝者每以簪組之華能榮其先代柴戟之列實

夢駢四

四

振其家聲誠懷報本之思無踰顯親之義是以王脩泣社不若萬石旌門也蔡順號坐不若歐陽表墓也寵秩旣膺孝德最著不知綸紵之錫但美其推崇箕裘之志尤貴於紹述其有仰承令緒克迪前光慰九原涕洟之心縣百世烝嘗之典如我冰庵先生者不更勝養備牲牢恩邀黻冕乎先生姓岳氏諱鑑字明之冰庵其自號也幼稟摯性夙標殊姿擅聖童之譽瀚義方之訓伯瑜之受母杖力闢其衰願憐之讀父書句乎夫諾甫四齡王母陸太君卒悲愴如成人踰年王父白雲公卒亦如之孩提知孝其性然矣逮長補博士弟子學窮經庫聲雋贊序方將孳翹蓬海驥足雲衢巍科顯仕操券以埃



而先生父厂村公崎嶇漸迫几杖相依有慕天倫之樂不以人爵爲貴携李城西故有鄂王祠歲久傾侈遺址僅存公力圖鼎新志在復舊以家窶終不能舉臨歿謂先生曰王祠未葺吾遺憾也且兩世桐棺在殯兄嫂諸寡姊衰齡無依汝成數事吾目瞑矣先生稽首受命泣而誌之艱棘既丁哀毀彌甚蕙涑斷乎三年雞骨瘦無一把孝哉閔子人無間言久年卽爲恢復祠宇計因焚君苗之視遂習計然之策晨則膏膳而購片墮暮則典衣而易一椽凡夫竹頭木屑之資備極銖積黍稷之瘁而其配李孺人亦情甘撤瑱躬自辟糶蓋篋屢搜宵旰必顧以佐其興作以相爲靈沒乃得鴻規大啟鳩工有

夢駢四

五

期卜吉於梁卯梯黃程功於聖勳丹漆雕璽玉爲備堂廡之觀椒馨饒香致享祀之潔更拓旁宇創爲支祠歲時展敬禮儀無闕旣合葬考妣旋奉曾王父母王父母窆焉復自十二世祖以下諸贈公塋並加封識無前和之齧有佳城之營楹松議植麥舟却贈瓦澗白屑誌先德於豐碑隴築紅簫陋吉徵於手版其事世父母與諸姑省視莫違洗腆致慶先意承志不殊所生成能得其歡心無負諄屬至於建希文之義莊緝蘇家之族譜親申待以舉火交游賴其指困義漿仁粟之施惠流於桑梓喪車薤錢之助澤及於幽冥此又推孝子錫類之恩溥大公無我之德世有身居槐棘誼薄本根但願一已

之崇奉樹恤族人之指塔同先生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大吏疏其至行登諸薦牘委荷

聖書之責得標綽楔之榮昔袁愉表章純孝里改獨楓楊炎代傳清芬門樹六闕引古證今良足媲美嗣子鴻達爲余弟婦兄郵示行狀乞濡燕筆夫箕山荒冢猶表迹於龍門朕次遺風且興懷於孝若況乎忝與蘿附素誌崖畧銘德慕行敢辭無文乃作贊曰

孝乃庸行能盡者鮮盡之匪難道在實踐祿不必厚爵不在顯繼志述事庶乎黽勉榮榮門子秉其慈誠芳蘭初佩華黍吹笙簫笏非貴鐘鼎非榮孝乎惟孝光逾甲名祖祠久湮遺基髮髯魁魁徒竄榛莽誰薙我父惻然

夢駢四

六

冀復舊制絲力莫振費恨以逝積日計值刻期命工或斤或削是斲是礪青裙庫質赤仄囊空塗丹飾廢廟貌攸崇宗祊旣奠窆緯亦舉庇有松楸泣無風雨蟻邱壺漿罕氏鍾誦人懷其恩式歌且舞置吏入告

龍頌

天章繡栢煥彩椽筆煌煌鳳展羽翹麟呈趾祥積善之門必有餘慶皇降匪殊醑風漸息觴豆犯齒獲鈕德色力輓衰頹至行無飾壽以貞珉芳徽永式

顧湘舟五十壽序

曩以賤役竭來胥江旣釋塵鞅輒事游覽偶戀怪石徧摩薛紋綠尋幽人徑造竹所獨愛滄浪亭水木交映軒



烟竊深近閭閻而絕殷麟之聲非郊垞而得疏野之趣  
意必有隱君子者曠世遺俗還元葆真筮鴻磐之爻祛  
蟬冕之累屣屐其際歌吟相聞遲之又久曾不獲覲嗣  
聞湘舟先生結廬於旁抱道而處惡猩豹而饜仁義屏  
絺繡而佩韋弦不簪纓亦華不鐘鼎自富非余所思之  
人耶惜未邂逅遇之也今年君春秋五十介汪君薪甫  
來徵余文則將以曼辭修禳數典眉梨藻說玢璘增輝  
屏幃乎然而揆張之筆識者羞稱媚茲之文吾儒弗貴  
卽工頌禱有類小巫或鄰浮夸見譏大雅請徵實事以  
代祝辭君夙稟清至幼露岐嶷發石宛委之山披圖羣  
玉之府薈萃墳典鉤索緝繩凡夫孔壁殘經僧瓠真史

夢駢四

七

汲郡冢中之簡秦坑燼後之書以逮軒帝綠圖留侯赤  
霄三摹九据之奧妙五方六甲之周詳罔不洞悉源流  
力闢關鍵篝燈而讀無悔十年之遲列城以居可抵諸  
侯之貴枕菲旣久撰述亦多所輯江左金石志百卷歷  
代錢幣圖考二十四卷賜硯堂叢書百卷吳郡文編二  
百四十卷吳郡詩錄百卷及乾坤正氣集五百名賢圖  
贊諸書類皆考訂精審搜羅微眇稿凡幾易極雪纂露  
鈔之勤網必兼收無珠沈劍埋之恨足以輝麗萬有囊  
括羣言藏之名山允爲絕業吳中自范文正初立義莊  
薦紳巨族多師其遺規於以篤宗親均惠澤誠善舉也  
君推一本之念爲百世之謀鈇規兼呈施舍勿吝發高

廩之粟盡是通陽置上腴之田卽能續命暨夫寒鑪暑  
帳女布男錢拯疾之刀圭藏身之樽木鉅細咸理周浹  
靡遺故能令九族懷仁千秋誌德置吏疏其至行璽書  
予以寵褒跡其用心豈在古人後歟他若桃諸梅醞潔  
先代之馨香芝栢蕙揚新昔賢之祠宇或布給孤園之  
金或設伊蒲塞之饌其細已甚可無述已說者謂懸黎  
結綠宜貢王廷驥曩騰黃須馳峻阪以君壯懷磊磊大  
才槃槃四達八牖十步九計儻使登之銓選畀以劇繁  
移其刊誤書之功以去害馬廣其活族人之誼以恤哀  
鴻作春風風人定當官官辦不尤見所蓄者厚而所及  
者遠哉抑知戈不春黍者其器殊稻不爲糝者其用別

夢駢四

八

君方游心竹素託志林泉不慕榮利好聞棲遁情耽蘿  
荔軒裳可忘樂在溪山侯王不換而謂能趨揖公府求  
媚長官促督以走風塵瑣屑而親簿領乎矧夫化行里  
鄰奚止淑身書云孝友是亦爲政楹書萬卷勝於縣譜  
一編罕粟千鍾比諸召棠百里豈必身任赤紫腰縮銀  
青遮侯霸而攀轅報宋登而立社始足謂功德之在人  
耶綜厥大端俱可不朽申錫曼美無踰於茲至於饒丹  
石餌松芝資調攝以延齡冀康疆而逢吉飾鳩爲杖稱  
兕於堂雖齊祈淪之年無殊浮游之晷世俗之壽當非  
君所樂聞故勿贅焉

葉漁莊五湖漁莊圖序



余家若溪距五湖二十里而近擊楫屢過寒裳相於尋  
沿花渚延睇葭浦見夫巨浸浩瀚洪波淼漫煙雲變幻  
之姿魚龍駁選之狀輒胸盪神駭詫為鉅觀而東西洞  
庭兩山並峙中流秀越諸嶺巒氣遠出騰空欲飛峯巖  
半垂著雨尤媚山之中異卉蘊藉怪石磷幽疏泉可以  
為池傍樹因之結屋有田一頃大好讀書種橘千頭亦  
能致富知必有人焉盡釋塵鞅獨抱靈襟不慕簪纓之  
華自樂澗槃之素睠彼林谷悠悠我思嗣以朋輩竭來  
山中盛稱漁莊先生情忘世腴胸貯淵學守道弗失與  
古為徒抗懷羲皇以前築室莫釐之畔蓋即所思之人  
也若將寢寐見之矣今年假榻綠階山館書擔未弛先

夢駢四

九

敬幽居茗談既洽輒移晴晷棋墅非遠苔屐時至一簾  
香護十酒花催呼僮擊鮮留客讀畫出五湖漁莊圖索  
序於余循覽數四逸焉興感兎穎雖禿魚樂能知研墨  
搗辭其何能已今夫易占鳴鶴恆託跡於在陰詩詠繫  
駒每寄情於空谷惟其夔懷獨結孤標自殊渺勺灑之  
心極疏曠之致故能曠然不滓堅乎不磷等富貴於浮  
雲視軒冕如做躍君以潛德世居是鄉非為鳴高豈類  
充隱不巾不韞詩人放浪之情某水某邱先子釣游之  
地菰鱸飽啖有官亦辭風月最佳無景非畫幽興所託  
小築遂營漁莊之勝可畧述其概焉當夫甦甦柳映瑟  
瑟波明汀花蘸紅水苕蕩碧好山環其四面夕陽渡於

半湖放鴨之艇齊來打魚之船鱗集鳴榔匝匝近在水  
胸遠樹模糊寫之屏絹習為菰蘆中語可作濠濮上觀  
既愜素心彌見冷趣其或輕煙擁岫缺月候檐警鶴之  
露蓬沾照蟹之火柳溜漁唱忽發出自花間鷺足半拳  
立於沙際狂吹銅笛驚醒老龍之眠洞開碧橋分占閒  
鷗之席則又熱惱盡洗清夢俱恬寥寥乎境之靜飄飄  
然意之遠也於焉迟迴隔塵瑤世途巖險無足縈懷  
以視始託薪歌旋焚芟製羊裘之釣似晦跡於澤中鶴  
書之招即軒眉於席次假終南為捷徑動北山之移文  
度量相越豈可程計僕以疏懶之性亦居水雲之區數  
椽老屋旁圍鴨欄一帶垂楊中藏漁榜每值山雨驟至

夢駢四

十

溪花亂流錦鱗跳波銀魚出網輒欲借彼蓑笠把我綸  
竿答蓮塘之棹謳唱蕢洲之笛譜宛在中止樂且忘歸  
今觀是圖倍增結轡倘得謝傭書之役謀買山之錢詩  
囊負於短僮茶爐付之小婢請移舴舨尋君畫中定拍  
關于招余花裏不且願盡攜書卷兼載妻孥租菱半畝  
浮家一舸終身徜徉於其間乎煙墨有知盟以息壤謂  
余不信白鷗鑒之

知州銜候選布政司經歷扶九葉君詠 并序

嗚呼吳岫雲蘿虞淵日昃荒煙冒谷流咽乎石泉涼颺  
韻商聲悽夫林木以君仁澤溥偏義問光宣雖無牧民  
之權恆有在人之德鄉里判事亦號神君豆區餼貧交



推善士一旦福星掄曜喬嶽潛形宜乎婦孺童踊室吡  
衢歎撫墓門之楨如慕甘棠望峴首之碑應名淚碣已  
猥以櫟質辱居賓館臨風近挹似飮乎芳醴賞音忽遐  
宜焚其金軫嗣子長藻等以余稔知素行泣請誄辭將  
以導揚遺徽宣播前列爰濡蕪筆庶慰哀恫誄曰

釐峯之側莫湖之濱靈淑所鍾篤生異人秀孕蘭玉祥  
呈鳳麟維家之慶爲世所珍雅度舉舉夙秉淳性出言  
有章動容必正几杖躬操盤匱手進惋愉以將孝哉惟  
敬金桃善對玉軸勤披伐木求友叩鐘問師能通大意  
不尙浮辭胸有神悟書無蓄疑槃槃大才期於致用料  
事如神談言微中雲達匪遙天門待狝求民之瘼爲國

夢駢四

十一

之棟新剛未發艱棘旋丁奇抱鬱結瘦影伶仃親帷霜  
白子舍燈青明發不寐隄淚熒熒佳城旣營荒芳乃闢  
壤卜紅簫哇連紫陌陳劍設豆羞桃薦麥警效如聞形  
神不隔睽懷桑梓宏濟艱難茂樹蔭暘廣廈庇寒痾瘰  
軫念衽席求安是亦爲政奚必彈冠具區湯湯三萬餘  
頃龍蟠雲窟鸞挾帆影捲雪濤奔折桅風猛簸葉飄蓬  
危哉舴艋君集羣力奮搨是儲衛以崇堰濬彼淤渠履  
道盡坦入坎無虞一葦杭之直達吳趨災祲屢逢里多  
捐瘠雀啅空倉鴻熬中澤舉火有待指困奚惜朝饔夕  
殮咸資擘畫孺孤兒靡瞻靡依鞠育惟君毋使棄遺  
奄奄病夫無藥無醫療球惟君毋使瀕危幽壤榛蕪殘

骸狼藉君子薤錢安其故宅古渡荒寒行蹤踟躕君設  
野航濟彼孤客資生固死餽乏憐無遇紛則解見危必  
扶惠周親串化洽里閭凡諸懿行不可殫書門若朝儀  
家有庭誥滅從問吏知名媿盜嘉言可銘清修自劭四  
氣備躬一鄉服教有禮在室有書在楹三餘兒課百里  
師迎助吟鶯哢照讀藜明燠吹簾和宜弟宜兄埽徑延  
賓開筵講藝若金在鎔如玉受礪筆陣摧鋒文壇拔幟  
仁貢王廷蔚爲國器比營幽築瑟居閉關疏泉通沼疊  
石模山砌花紅蒔庭竹青刪將移繩榻終老其間急景  
風馳尺波電謝華屋未成玉棺先下白蜺導旌紫虬駟  
駕命厄酉年奄然怛化嗚呼哀哉君以潛德葆其天真

夢駢四

十二

廉頑立懦革薄還淳編戶蒙福閩邑懷仁雖在巖野實  
心爲民今歲夏五淫霖肆虐君憫窮黎預謀斗餉白餐  
晨炊紅杭宵鑿有事補苴無分衰弱泊乎緜惓魂已舍  
離往復詣告念猶在茲一夫不獲若由已飢後事之託  
所賴綱維遠水青縈層巒碧峙遺烈鏘洋湖山並美累  
德懿詞僅測崖浹書之素旂永垂百祀

董雲帆先生像贊 并序

公姓董氏諱應椿字冠英號雲帆烏程人也系出明大  
宗伯溥陽公後簪笏之族代不曠僚詩禮之傳世有令  
德公生卽愷定長益瑰奇摘花當餐視石成篆與裴叔  
道語若聆琴瑟之音聽管公明言如誦游獵之賦學海



廣納文鋒迅驅煙墨受其指麾紙札任其搖蕩精思奇  
采無以過焉羊角屢搏鶴羽再鍛強弓獨挽斷布復登  
凡七應鄉試始舉嘉慶辛酉賢書鑑以磨而益瑩金在  
冶而終躍人皆謂鳳笈既脫只尺重霄鯤溟遠游瞬息  
萬里矣然而宏通者才也否塞者命也干將之器或以  
補履騰黃之駿有時伏櫪奇抱多鬱賞音久稀終與世  
違實由天定以公洞經綜史雕古潤今羅列宿於胸中  
起五嶽於方寸何難俯合塵軌高擢巍科而乃十擲輒  
鞭千管盡禿春明花月綠蠅空沾長安風雪黑貂已敝  
六試南宮三薦不售已已禮闈大宗伯汪公守和以庶  
子分校得公卷擊節歎賞遂列首薦一頭許放五色寧

夢駢四

三

迷重不凡之才有無雙之譽擬中復以額溢止揭曉後  
宗伯諭公狷介有慕鴻儀爰命中車先造逆旅蓋前此  
受薦諸公皆未嘗往謁也此其孤芳自賞清操特殊刺  
任生毛心猶止水雖遇選多舛而寂寂無傷雖攀援有  
由而飄飄轉遠求諸近世實所罕聞丁丑大挑不遇無  
用世志樂在濠梁情寓園圃竹影成个石形似八置屋  
一分種菊三徑比鄰無鵝鴨之惱留客有魚蝦之餐桐  
帽蕉衫詩囊酒券雍雍如也所著愛餘閣詩專尚性靈  
不事雕績自成馨逸無取辨華於道光丁未卒年六十  
有九令嗣鑄范先生發納楹之書著誓墓之誥夙懷高  
蹈恆誦清芬以余近接餘徽習知素行因出遺像徵及

節文嗚呼式穀似之縣延先人之澤維桑敬止流連通  
德之門乃為贊曰

春山之瑤韞石亦輝丹淵之珠沈泥亦奇珍非代有瑞  
為世希其見其潛豈人力為懿歟仲舒胚胎靈淑擢秀  
髻辨標異黨塾醇醇味深纏纏文速一瓜鎮心萬卷挂  
腹名場騰踔風雷疾驅橫掃虎僕周麾蜚孤氣折羣彥  
舌咋小儒尺五雲衢翹足以須焦原不驚強臺獨上既  
登秋賦復阻春榜玉泣荆巖珊漏鐵網榆鶯羣笑鬢桐  
孰賞眎彼京華冠蓋紛如花繡紫陌塵縑素裾公惡諠  
鷗鼓門瑟居名不署紙手惟檢書懸懸庶子翩然來下  
亮節欽遲高文歎咤駿骨登臺牛心割炙一經品題十

夢駢四

四

倍聲價感士不遇賦歸去來臨流斫鱸和月鉏梅窻岫  
關幔簷花落杯息壤是盟終焉徘徊清德彌永先型罔  
墜名傳家乘典符社祭馨烈風馳躩題潢治警欬如聞  
敬哉後嗣

葉清甫補華精舍圖序

已酉之春余假榻洞庭綠階山館主人葉君扶九室有  
載籍門無雜賓奇石瘦削側立於窻前異苔蘚藹平視  
於檻畔視池涸而巖氣潤書幔捲而峯巒窺於馬嘯歌  
殊愜情素君三子皆請業於余而清甫其季也靈質夙  
稟慧心天悟每有詰難如響斯應頗樂親炙若影隨形  
嘗與留盼庭柯怡情園木深紅淺白譜以有聲之詩細



蓄穠葩圖以沒骨之畫講學考藝斷斷如也秋間扶翁歸道山生以哀毀輟業余亦謝去每念山中青松落陰明月孤舉蕙帳空而鶴怨蘿窻掩而猿啼既抱分襟之感復背斗酒之誓衆歎增歎愴然於懷澤鴻易磬淵鱗不息行役良苦合并無期迺於落木之辰忽來疏麻之寄以補華精舍圖乞弁其端余覽之益中若結韜紆回而不能置焉夫絳趺朱萼孝子之守身暇菽飲水儒門之養志人當婉變親側嬖媿膝前采陔南之蘭樹堂北之草蔬圃霜脆味逾擊鮮菊泉井甘杯名益壽真樂在於庭闈孺慕比之緼負依戀色笑願言終身今清甫雖乾蔭已摧風木多恨而太宜人方年踰五表齡延百祺

夢駢四

十五

熙熙以含和聖翠以禔福棲時之畜有賴茅容之供觀花之興必待潘岳之御鋤藥滿院衰癯可扶種堇一籬滄隨無缺則是圖也非以寫其留連愛日之忱報答春暉之意乎然書來謂將謁選入都爲祿養計豈以簪組煥彩萊服不華鼎鐘列陳藜糗失旨歟抑知捧毛義之檄不若扇黃香之枕也遺考叔之羹不若負仲由之米也人爵非貴天倫最親使必絕裾以就顯名叱馭而升峻阪他日誦采杞之什興藝黍之嗟言念睽離能無於邑若余者棲畝本無餘糧編茅僅存老屋饑寒苦迫晨昏屢違徒懷陟屺之思時懸倚閭之望倘得勞薪爨煨賣賦金多餽粥能供棗栗粗給方將就清甫乞數椽之

庇爲連牆之居相與咒杏吟桃傳柑頌橘雜花俱放軒窗共憑一櫺特甘盤餐互餉生既洗腆以陳馨絮余亦稱觴而祝眉梨兩老人願之當必颯然而笑矣丹青不滅神魂與俱請藏此序執以爲券

葉漁莊太湖竹枝詞序

夫魚鳥之性恆習於寬閒山水之音必聆諸杳眇人有解脫世網祓濯塵纓煙霞與之結鄰林泉若爲招隱游跡所至摹笠屐以成圖賞音不孤引松石以爲侶當必嘯傲自得謠詠相聞登陟之趣彌深放浪之吟斯作然而穿穴溟滓徒損其靈明窮極幽遐無裨於心性則雖奇境獨闢險語生新搜剔澗壑有類山經堆堞煙墨致

夢駢四

十六

同繪匠流俗所許君子羞稱求其語有引徵辭尙諷諭隸事悉原志乘選勝可爲導師於以紀民物之繁茂風士之清淑者其惟漁莊司馬太湖竹枝詞乎司馬居傍莫釐之峯門臨具區之水禽鳥聳聳其聽聞雲巒雜沓堆於眉睫結想在塵壙之表游情於寥廓之天間嘗履巉巖凌澁濘攬七二峯之深秀沿三萬頃之周遭見其間室廬駢闐舟楫叢密柔竹花果之美菱蒲蒹芡之饒兼以絲羽冗毛鮮鱗珍介貢奇於穹岫獻異於靈淵皆可登諸風謠傳爲故實他若名區之窳奧古跡之流傳軼事證以曩編遺聞訪諸野老聽輿人之誦託興莓田尋斲子之謳流韻葭浦亦復兼綜並採援古据今義



有取於風人篇可陳於太史則是集也又豈僅頌美鄉  
士留戀景物已哉僕嘗以備書之役爲入山之客愛其  
林壑幽邃原野衍沃耕者澤澤桑者閑閑若論風俗何  
異武陵之源卽觀民情無殊葛天之代因欲撮其梗槩  
寫以謳吟訂息壤之盟寄買鄰之願今讀此製先得我  
心他日浮煙江釣蓬製松陵漁具移家畫裏結廬水邊  
開符簷之窻著絞紵之服取君之所作次第而和之吾  
知蘆之碕水之浹必有尋聲而至相視而笑者則以爲  
皮陸復生也卽書此爲券可爾

候選州同知漁莊葉君誄 并序

維年月日候選州同知葉君漁莊卒於家明年某月某

夢駢四

七

日其孤鑄等奉君柩葬於某山之祖塋請誄於余余與  
君交託撫塵愴聞輟瑟春江鯉訊芳緘尙存空山猿啼  
蕙帷已冷失高惠夢中之路月落心驚憶喬公生前之  
言車過腹痛以君精爽雖謝風微未淪似椒斯馨如石  
之礪夷考實行無慚有道之碑導揚清芬可比仲宣之  
誄泚淚命筆書之素旂其辭曰

吳越之間厥有具區川岫環抱煙雲與俱奇石韞玉澄  
淵產珠靈淑所鍾降才亦殊懿君挺生石林名族粹美  
含貞聰穎絕俗義父夢吞禹書口讀汲古綆脩搗藻毫  
速人爵匪貴天倫最親業因箕紹咳以蘭循與御潘岳  
帽脫崔邠孝乎惟孝書言克遵恂恂鄉黨怡怡兄弟階

榮田荆室煖姜被伯也通方季兮達禮君敦友于無忝  
前軌屏擋瑣屑惟內助賢閨門之內井然秩然防檢禮  
法維後嗣嚴家庭之際肅焉穆焉游必有方百里而遠  
滬濱潮回吳淞水翦兩漿煙迷一蓬雨卷擎舟往還興  
復不淺詩社議約騷壇主盟敲銅限韻燒燭飛觥高蓋  
團鶴畫簾語鶯與眾賓歡若爲平生尋山水緣耽煙霞  
癖石磴搢筇雲巖著屐霜飄葉丹雨洗峯碧君於其間  
獻歌自適二分之屋五畝之園引泉入檻疊石當軒種  
樹有譜蓄鴨能言但得野趣不聞市喧有時評書有時  
讀畫麋丸露研鴉父壁挂顏柳辨體倪黃審派洵其金  
沙別其牝牌樹蔭堂北戲綵花間春酒介壽聖藥駐顏

夢駢四

六

厠有婦滌飴共孫含慈烏夜樂孝筍冬甜志羨垂綸心  
儀泊宅鷗閒同夢鴻冥比迹竹皮冠小楸頭船窄以邀  
以嬉永朝永夕五湖之浹有室一應顏曰漁莊於焉盤  
旋菰米作飯蕩花成田煙水萬頃時聆扣舷憶余識君  
已春之仲君喜余詩反覆哦誦茗熟剌甌醅香坵壻坐  
我山臆笑語相共波萍易散風花黯驚君居山阿我客  
海濱隴梅通使巖桂留人所思不見一水盈盈鴉軍亂  
飛狼烽忽舉天塹竟渡金埔誰禦幕燕移巢屋烏擇處  
方將就君謀我寧字芳鄰未接壘耗先來風中鶴唳月  
下鷗哀吳岫雲斂虞淵日頽華年影逝石火光催嗚呼  
哀哉包山嵯峨洞天第九石壇仙遺瓊笈神守邀我探



奇許我攜酒勞人草草此約終負蠡湖載泛鹿門乍歸  
林掩昏靄峯含夕霏龍泉挂樹馬策擗扉山邱華屋屑  
涕沾衣佳城旣營化臺早築丙舍神安庚泥堦卜虞殯  
作歌楚些代哭悲纏旅松聲咽巖谷嗚呼哀哉



壽

文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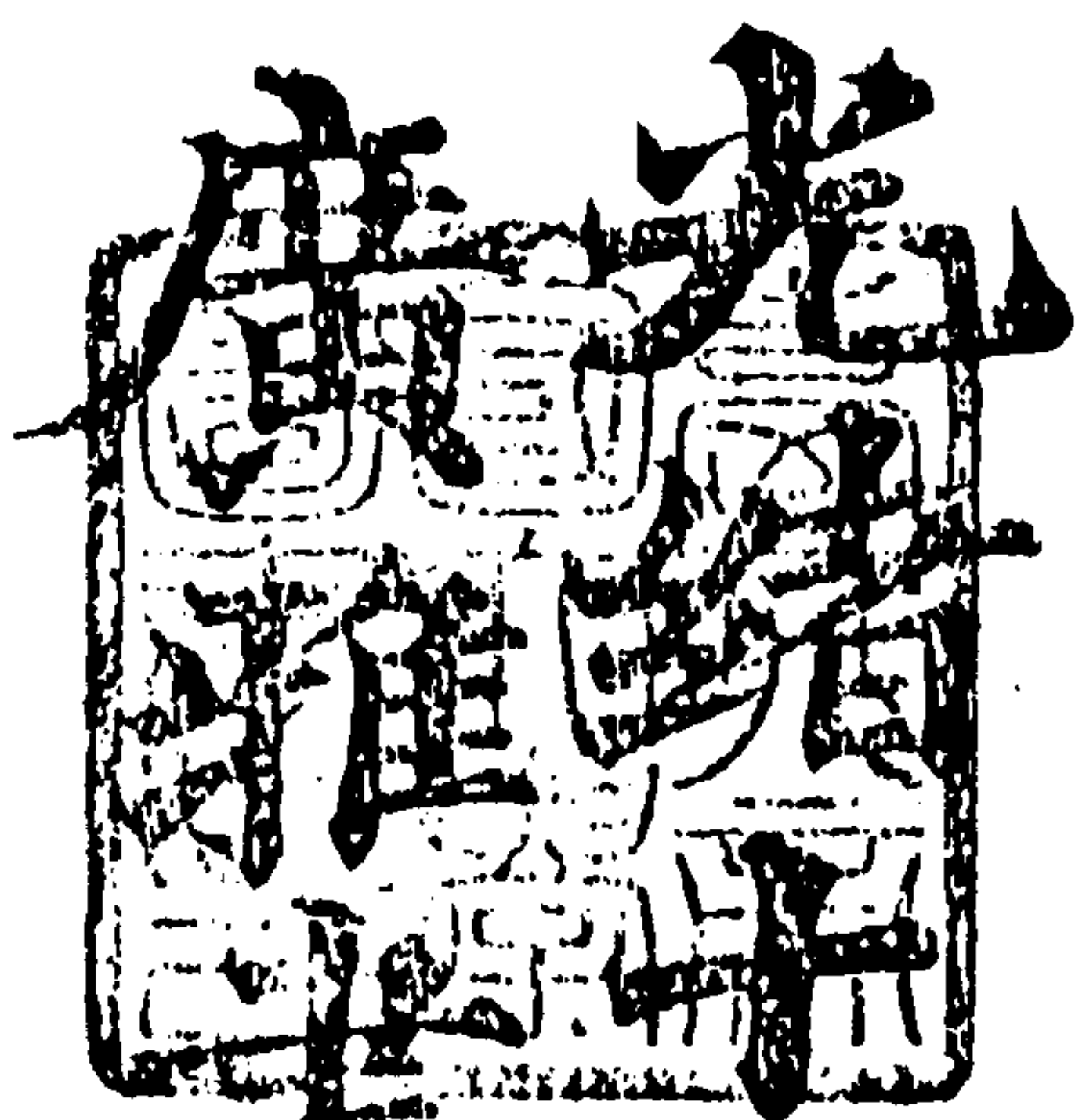
康

壽

二

帝





五年  
刻



學詁齋文集卷上

江都薛壽撰

毛詩轉音與說文讀若同例說

訓詁之學必先聲音以分部而明音亦以分部而生穿鑿詩三百篇自顧氏著為詩音表厥後發源江氏曲阜孔氏歛江氏各有專書各立部分休寧戴氏金壇段氏於詩音雖無專書大旨具見聲韻攷及六書音均表以漸加詳幾無遺議惟其中或以為無韻或以為誤字或以為方音各執一說非通此而空彼即強古以就今此古韻之尚不能無議也竊意古人詩歌取乎聲音諧暢有正音有轉音詩音之有正轉猶樂音之有正變敏哆異讀清濁隨宜許氏說文著讀若之例即可見古音之不

學詁齋文集卷上

廣雅書局

可一律論也說文講聲即後世音韻之祖間有某聲而又言讀若某者約有二例其二字異聲者則音有正轉其二字同聲者則音有敏哆敏哆即後世所謂平側也昔賢謂古無平側此不然之說也但古人不作平側名目耳顧氏謂一字只有一音久為先儒所駁正蓋古無韻譜凡讀音相轉韻即從之今攷說文讀若之字有與毛詩轉音相為表裏者試隨舉證之遵大路來與贈韻來之轉音讀如麥與贈正為韻也洪範書疑與微韻讀疑如止亦其證來之本音在之部來古韻贈之本音在蒸部說文崩崩聲讀若陪朋聲讀若陪此即之蒸之轉音正與來贈同例顧氏以為缺江氏改贈為貽俱失之扶杜近與邈韻近讀如迓音與記同與邈正為韻也近之本音在諄部邈之本音在脂部說文听斤聲讀若希希元聲讀又若銀鼓豈聲讀若銀輪命聲讀若莫艸若君聲讀若威此皆脂諄之轉音正與近邈同

例江氏韻讀以為近不入韻失之旄邛葛與節日韻葛之轉音

讀如節與節日正為韻也葛之本音在脂部節日之本音在眞部說文臨臣聲讀若脂靈眞聲讀若資翼八聲讀若頌一曰讀若非緣从彖籒文彪讀若處義氏之處此皆脂眞之轉音正與葛節日同例江氏韻讀謂葛叶音吉失之無將大車疾與塵韻疾之轉音讀如陳與塵正為韻也疾之本音在支部塵之本音在眞部說文隄是聲讀若珥瑱之瑱此即支眞之轉音正與疾塵同例宋劉彝改疾作痕孔氏改作疾以自實其陰陽相配之說戴氏以為瘠字之譌均失之常棣戎與侮韻戎之轉音讀如汝與侮正為韻也曠印之聲與後韻聲之轉音讀如固與後正為韻也戎字聲字本音在東部侮字後字本音在侯部說文龍

學詁齋文集卷上

廣雅書局

龍聲禮禮或从賈賈聲段列幽部今據江氏韻讀列入侯部為確附从車付讀若并此皆東侯之轉音正與戎侮聲後同例又說文叢振也从萃取聲康音糾是皆東侯轉音之證也江氏韻讀以戎為無韻孔氏以戎與朋為冬蒸通韻顧氏謂鞏字不入韻江氏韻讀謂之未詳俱失之東門之枌原與差麻娑韻原之轉音讀如搗與差麻娑正為韻也彖屬那與翰憲難韻那之轉音讀如儺與翰憲難正為韻也原之本音在元部差麻娑在歌部那之本音在歌部翰憲難在元部說文梭爰聲讀若指搗此即歌元之轉音正與原娑那難同例江氏韻讀以原為歌元借韻顧氏江氏俱以那當從說文作儺而未言即儺之轉音俱失之新臺鮮與泚瀾韻鮮之轉音讀如洗與泚瀾正為韻也谷風怨與鬼姜韻怨之轉音讀如畏與鬼姜



正爲韻也鮮字怨字本音在元部泚瀾鬼菱本音在脂部說文  
鮮聲又讀若縛趨負聲讀若緇此卽脂元之轉音正與鮮瀾  
怨菱同例顧氏以鮮本音西以怨字爲無韻江氏韻讀俱以爲  
脂元借韻失之文王有聲減與匹韻減之轉音讀如洳與匹正  
爲韻也減之本音在之部匹之本音在眞部說文雙吏聲讀若  
迭狀來聲讀若銀此皆之眞之轉音正與減匹同例段氏江氏  
俱謂當从韓詩作洳改入匹字本部不知毛詩轉音卽讀同洳  
字也失之民勞悔與休速憂爲韻悔之轉音讀如猱與休速正  
爲韻也悔之本音在魚部休速本音在幽部說文涸固聲讀若  
狐獬之獬此卽魚幽之轉音正與悔休速憂同例江氏韻讀叶  
音奴愁反失之楚茨告與戒韻抑詩告與則韻告之轉音讀如

學詩齋文集卷上

廣雅釋詁

亟亟與急同義與告同音說文舉急告之其也段次急於侵  
亟部之人然六月詩急與飭服國韻爾雅釋訓他他契急遠  
急也寔寔祭尼居息也哀哀悽悽懷德也讀急如亟與戒  
正之部字也孔氏詩聲類於之部後增急韻較段爲優矣與戒  
則正爲韻也告之本音在幽部戒字則字本音在之部說文缶  
部穀未燒瓦器也故聲讀若笛琴同土部坯一口瓦未燒不聲  
兩字不獨義同而音亦相近設音字在幽部坯音不陪 在之  
部此卽之幽之轉音正與告戒則同例顧氏於楚茨告不入韻  
江氏韻讀謂叶音記顧氏於抑詩謂末三句無韻江氏標準亦  
疑非韻江氏韻讀謂告叶音棘均失之以上錄舉十條卽毛詩  
之轉音與說文讀若之例略爲檢核具有條理始知許氏之書  
雖專釋義訓而古韻卽在其中非若後之言韻者於不能通不  
能合者概謂之叶音或謂之缺韻求之愈密失之愈遠強古就

今所不免矣善乎嘉定錢氏之言曰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  
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正音可以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  
字相近段借互用而不通於他字音有正轉有段借卽思以爲  
樂有正變之說也詩以入樂設無清濁正轉則必至定以一字  
厘有一音其傾甚矣許氏全書內凡讀若字俱可究古音之正  
轉暇時擬另錄一冊與毛詩古音互爲釐正於古韻或不無裨  
益云爾

說文三年導服說

說文元部禫除服祭也本書三引讀若三年導服之導見谷部  
丙字木  
部按字穴 段氏玉裁據此謂禫字爲後人增益引士虞禮注云  
古文禫或爲導喪大記注云禫或皆爲導許君蓋從古文不錄

學詩齋文集卷上

廣雅釋詁

今文禫字案此說非也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其傳易孟氏書孔  
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云古文者言  
審合古籀以不謬於大篆非謂傳引羣經皆壁中古字如詩用  
魯氏春  
秋用公羊氏說 且段以導爲古文審其字體不類古籀鄭注士  
虞禮言古文者猶言古本漢儒說經多由口授故師承異讀則  
同聲段借皆由此起余謂導服當以禫爲正字導爲古文段借  
字禫从元覃聲說文覃長味也引申爲遠爲深祭名取義於禫  
言大禫之後哀喪漸卽於遠此說文以聲載義之字不言覃亦  
聲者或从省或傳寫誤脫鄭氏注禮又云自喪至此凡二十七  
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義也許鄭兩家所釋皆取禫之本字本  
義爲訓並無異讀段氏謂鄭君從禫許君從導於丙字下云鄭



从今文許从古文皆屬凡斷且許从古文則寸部導下何以但云引也而不言除服之祭乎此明證矣況許書專訓本字或有段借則出一日之例許於導字並無別訓則與除服之義無涉其爲禱之段借字已無疑義其得段爲導者擬其音非取其義也段氏謂導內之吉亦非經義不若鄭注禱然即平安之義爲古古文導讀如坦雙聲字也知然者坦與丙一聲之轉西與銘同音說文禱讀如坦與棧與棧與突二音尤爲相合山海經傳棧音刻張平子東京賦介取開以導導音同之證古文文字多段借無非取於音聲相近即說文全書讀若之字亦多取轉音審如段說則凡說文音轉通段反爲正字而本字聲義俱備者謂之後人增益其倒置甚矣段又以本部禱字重元當居部末如顛顛羸皆居部末是也禱下出

學詁齋文集卷上

五

禮字所以疑爲後人增益案本部禱下尙有禁禁則禁亦後人增益手段但言禱不言禁何一疏忽至此又謂許从古文不錄今文此二語稍知攷正禮經者即知其謬試即以禮證之士禮席於門中闔西闔外注古文闔爲塾是塾爲古文闔爲今文說文則於木部門部二字並收士相見禮君子欠傳問日之早寔注古文伸作信是信爲古文伸爲今文說文則於人部二字並收段氏以伸字不古以爲古俱作信案戴記備行篇竟信其並收志鄭注讀如屈伸之伸段借字也是屈伸字漢世因通行矣鄉飲酒記介俎脊脇肺膈肺注今文膈作脰是脰爲古文脰爲今文說文則於肉部骨部二字並收燕禮釋用裕若錫注今文錫爲錫是錫爲古文錫爲今文說文則於金部絲部二字並收又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解注今文解作觶是觶爲古文

觶爲今文說文則於角部二字並收既夕禮乃寔注今文寔爲對是寔爲古文封爲今文說文則於穴部土部二字並收又說文有一字而於重文兼錄今古者觀禮侯氏禕釋幣於禴注今文冕皆作統是冕爲古文統爲今文案說文冕之或體从系作統是重文而古今並錄者又有一字而於別訓兼錄今古者鄉飲酒記磬階間縮霤注古文縮爲蹙是蹙爲古文縮爲今文案說文縮亂也从系宿聲一曰蹙也蹙即蹙偏是一字而今古並錄者禮經十七篇如此類者不可枚舉大概今文多正字古文多段借而段借之字亦自有本義許氏各就本字訓釋兩不相妨至經師今古異文則用字之段借與許書製字時之段借無涉豈有今古不並錄之說哉段氏但據許錄今文名不錄古文銘字錄古文赴不錄今文計字抽其一端欲盡括全書之例宜乎不免扞格矣不知今文名古文赴實係二字本義而銘計皆後起之字故錄名不錄銘錄赴不錄計謂字實係除服本義經典承用既久決非後起之字而謂許錄音轉之導不錄音義兼備之禮此說之難通者也又說文有同引一經異文並錄者如周易以往吝又引作以往遯尙書若顛木之有崑嶽又引作崑嶽毛詩江有汜又引作江有涘引經異文俱見錢氏卷新錄師讀相承同異互見是又可推類得之

學詁齋文集卷上

六

釋苟  
說文苟自急敕也从犇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段古開刻口猶慎言也从犇犇與義善美同意凡苟之屬皆从苟苟古



文萃不省許此部所屬惟敬字敬肅也與心部恭從支苟苟訓

急救故敬肅字從此後人僅識艸部从艸从句之苟不識已力

切之苟為何字因不識敬字所從為何義段氏玉裁注云此字

不見經典惟爾雅釋詁釋文云亟字又作苟經典夫作棘為證

或有改苟為急者急與亟棘古音大殊并引六月詩我是用戒

戒亦作棘俗作急者非韻也而由苟以旁推取證者錢氏坵據

漢瓦當文亟字从敬作灑古亟苟字同亟中之亟敬之省也此

義尤前人所未發較段氏為簡確也今博採他書旁參古韻並

有經典本應作苟而沿誤作从艸之苟者不敢循曲說聊以廣

錢段二家所未備也按苟亟敬三字古義皆同苟訓急救說文

急福也救誠也誠古通作誠釋言曰誠急也急與疾聲同義近

說文亟敏疾也敏有急義如詩亟其乘屋箋訓亟為急又假為

棘詩棘人樂樂兮傳云棘急也亦作恆說文恆急也又通作輻

廣雅輻疾也亟與革古音同部故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

許氏以急救訓苟正取聲近為釋此亟苟之可通也亟訓敏疾

敬訓為肅肅與敏疾義又相近詩兔且傳曰肅肅敬也小星傳

故廣雅釋詁云亟敬也然與恭敬作愨者不同肅部曰肅者持

事振敬與此互訓敬从支苟支訓小擊有促迫之義促與支古

音同部猶言促急而肅敬也非苟亟敬音義相通之明證乎又

按極字从亟說文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不言从敬

省錢氏坵於苟部二部皆據漢瓦當極字作灑从敬敬即亟之

古文古苟與亟同義同聲以為許雖未載而義自相及則極字

又與苟亟敬三字音義並通矣段氏謂不見經典按儀禮賓為

苟敬今誤作苟敬說見後玉篇苟部廣韻集韻職部俱列苟字訓

為急救與說文同不得謂不見經典也至他書今本作苟有本

當作苟者略舉數則證之如廣雅苟款實信誠也苟當是苟字

之訛苟與誠意相及猶苟與敬義相成也大學湯槃銘苟日新

言急日新也苟亦當是苟字之訛首句苟字與二句第一字日

字三句第一字又字為韻又古讀如異與亟苟皆之類也詩南

魚又與來韻賓之初筵三章又與能時韻五章又與識韻可證若讀如从艸之苟則與韻不諧

矣臧氏庸拜經日記同此說論語苟有用我者言如急有用我者玩下句期

月而已可也文義自見此皆疑是苟字之訛惜相沿俱多用从

艸之苟故漫不加察也儀禮燕禮聘禮並云賓為苟敬言人臣

不敢煩褻尊者故辭讓行燕禮為苟敬猶言急救而敬燕禮聘

禮俱當作苟注訓為且又訓為假亦誤切為从艸之苟且苟敬

二字亦甚不辭君雖不在以聘賓而當燕飲其禮雖較饗會稍

殺然專以苟且之敬為辭于理亦礙則苟敬必苟敬之訛段氏

以改苟為謬仍是猶疑兩可之說也然亦有不必要改者如詩苟

無飢渴苟亦無信易苟非其人凡可以訓苟為信或訓為誠文

義顯白則不必盡改苟為苟故存立異之見也又段氏謂急與

亟棘古音大殊謂古音不同部可謂大殊則不可段云急不得

反居力切古人無反切之說古韻急字俱不作入聲讀與亟棘

飭服國皆一音之轉如爾雅釋訓佻佻契契愈遐急也宴宴察

察尼居息也哀哀悽悽懷報德也此音同之明證本孔氏以詩

學語齋文集卷上



論之傳箋詰訓多本同音北風既亟且傳靈台經始勿亟箋  
皆訓亟為急推之采薇猥狃孔棘棘與亟同出車維其棘矣箋亦  
訓棘為急蓋亟棘古本同部而同音為訓則有同部之轉音有  
異部之轉音段氏於音學甚察而此謂大殊亦于慮之一失也  
但急字本音在緝合部苟亟棘國古音在職德部論正韻者又  
當分別觀之不可一概論也如必字字皆泥十七部則有不可  
通者矣孔氏詩聲類于之部後附列急字洵確見也

釋鞠

釋草鞠治蔣說文同从艸鞠聲大菊遜麥說文亦同从艸菊聲  
鞠說文踞鞠也即漢藝文志踞鞠是也廣韻曰後世以菊花字  
為俗改寫鞠字不知鞠亦段借也若以鞠為鞠之省鞠訓治蔣

學詁齋文集卷上

九

廣雅書局集

本非菊花字辨見後菊花當作鞠說文明載鞠鞠兩字鞠曰精以  
秋華从艸鞠省聲或省作萩此即小正九月榮鞠月令鞠有黃  
華字鞠以秋華必以為鞠省聲而不可混於从革之鞠者此製  
字諧聲之精義夫同一諧聲有製字之諧聲有用字之諧聲製  
字之諧聲則義見於所主之聲用字之諧聲則譬其聲以同其  
讀鞠為鞠省聲鞠又鞠之省聲鞠省作萩與鞠省作萩其義同  
菊花取名本義即在鞠省聲之中鞠从米其形也其義又在省  
聲之鞠鞠為主字鞠鞠皆所生之字鞠窮治罪人也从卒人言  
因竹聲故讀若菊後世以鞠从菊聲因通作鞠釋言鞠窮也詩  
谷風傳瞻印箋漢書傳注並同案鞠窮本雙聲字即鄉黨鞠躬  
廣雅窮窮字據王氏疏證本皆形容謹敬之義謹敬則窮窮窮即屈

曲屈曲即究竟故釋言又云鞠窮窮也鞠言曲曲言窮其始義  
人曲形故鞠窮字說文作鞠云曲者也从夕窮省聲孔注論語  
云敏身敏有曲義與許訓正合惟曲改窮窮有盡義亦有周回  
復始之義故鞠訓窮窮又訓盈訓盈此古人相反為訓之例  
夏小正鞠則見解者以為極星臨海洪氏震培謂鞠則見者晨  
候也小正凡一月候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正月晨  
者虛其說甚確然鞠無虛訓此亦取盈虛相反為例漢世以  
辭決罪為鞠今法以詞定讞為供鞠轉為供猶鞠轉為窮窮字

作鞠正取窮義言布華元月與陽月漸近陰氣窮矣本艸綱目  
云花事至此而窮盡故謂之菊此所以必从卒人言所省之鞠  
而不可混于从革之鞠者此也況別錄載女節女華陰成周盈

數名皆取應節候而陰成周盈尤與鞠窮義近此說文訓鞠為  
日精訓鞠為治蔣然二物郭璞以治蔣即今之秋華菊未免  
誤仍為一邵氏正義未正其誤惟所引周書云鞠無黃華訓鞠  
鞠不華者治蔣其即牡鞠與存以俟攷今世罕見从卒人言之  
字因不識从革菊聲之字與从艸鞠省聲之字判然不同於是

學詁齋文集卷上

十

廣雅書局集

籀窮之義遂晦甚至有誤改从革者則許書更晦矣余友江  
寧黃君國華字菊人偶詢名字之義因取以證之  
由甲二文攷

說文从由字不下十數而由篆獨無江氏藩釋由文引或謂當  
作由然由與由字形不同蓋許書奪由字耳又謂由為甲之倒  
文漢書三統秣出甲于甲當作出由于甲由合音為調調轉為  
由由轉為由由轉為洽洽轉為甲即古所謂類隔也按江氏謂  
許奪由字誠是謂由古作甲為甲之倒文展轉數字而曰合韻  
未免強生附會由與甲皆象艸木出地之形與中字同義中草



木初生象一出形有枝莖也之字木字皆从此由字甲字夾同此義讀若微故艸部次之中義又與坻同易解彖傳甲坻荀注仲春之月艸木萌動攷仲春律應夾鍾白虎通釋名俱訓夾爲萬物孚甲則甲坻卽甲中也甲說文解从木戴孚甲之象證之中訓艸木初生則中與甲義又同疑漢書當作出中于甲或作出坻出中與甲部屮雖殊轉音相近較之改出甲爲出由庶免轉轉今漢書作出甲者古文甲本作十篆文作甲二徐本俱作甲氏據小徐本戈部彖下云甲古文甲字因以平頭甲爲小篆出頭甲爲古文按小徐本彖下口部甲下云古文甲字古文甲作十意小徐原本彖下必有重文作戎甲下必有重文作早恐後人因隸變誤初十爲十數之十因明之日十古文甲字自小徐本脫去重文戎甲二字因不識古文甲字四字何指許所備古文者指十爲甲之古文初非有平頭不平頭之說今本以甲爲古文甲字係傳寫致誤且商周鼎彝凡甲俱作十此必古文別體可知案如段說小篆不平頭則與許訓木戴字甲之象有

學詁齋文集卷上

十一

何涉耶今俗書有云畫押押作十字十爲古甲則畫押猶隸變畫甲也俗雖作十猶存古義唐時或作花押見東觀餘論隸變作甲甲與中形似致誤江氏必以爲由字之誤遠證類隔之合韻恐未然也至謂申堅于申爲神之壤字較此說爲允蓋神與申音義俱同甲與由義相近而音不相通也或問曰漢書之出甲不當作出由固已究之說文由字當列何部答曰以許氏分別部屮推之當屬屮部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由與生義相近蓋由爲萬物从生之義引伸爲道路出入之偁其字从田上出與中象艸木初生同一取義故韓詩橫由其畝釋文引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以木義攷之與田部相近於六書爲象形字非諧聲字許書雖脫由篆其義可知也或又曰江氏又謂或者許書中後人改爲由其說然

否曰是又不然許果作甲當屬何部且安能盡改說文从由聲之字而爲甲耶攷弓部粵訓木生條从弓由聲云由聲則許有由篆不作甲形可知又粵下引商書粵柝古文言由柝此證古文尙書粵爲由非謂粵爲小篆由爲古文說文所言古文此類甚多如續字古文从庚貝然則謂賡爲古籀手抑謂賡續卽一字乎皆不可通之說也且許氏云古文言某字言猶作也或从省或段借不得因粵从由聲卽謂弓粵一字也由粵旣非一字則說文所載从由聲之字不得概謂從粵省聲又可知矣江氏聲以說文凡从由字皆是粵省聲其說誠爲無據段氏于系部繇篆下補由篆引韓詩釋由字之義最爲精確然補篆於繇下等諸古籀之別體夾非兩雅釋水釋文云繇古由字則由非古文可知但二字義木相近

學詁齋文集卷上

十二

眞子飛霜鏡銘考  
岑君銅士得古鏡一收逕今尺五寸七分左圖一人彈琴旁有四竹三筍下有凡右圖鳳凰立於石上有樹二下方有池水中冒以蓮葉上覆以龜卽鏡鈕也又上作方格界以四字曰眞子飛霜又上圖雲影露半日形日中有一與說文日實也訓合外周以銘首句字畫漫漶余釋爲鳳凰雙鏡南金裝雙字上作丹鉛總錄古鏡銘載顧氏頓氏鏡銘曰鳳凰雙鏡裝陰陽合爲配日月常相對銘詞與此相似但彼以雙裝爲韻此以鳳裝爲韻句中用韻古詩例也或首句無韻亦可蓋此銘首尾句皆七字五字爲句者四三字爲句者二同旋讀之音節頗合或疑此爲末句从下文陰陽各爲配讀起似與文義未協且裝字作裝形甚明但下半稍缺耳若作末句讀則不與人親春韻矣陰陽各爲配日月恆相會此二句鏡文甚明白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共四十字此五句明鳳字



上春字下作王形居鏡邊之中間所以界左右也首尾句讀當  
準此以為起止案宋江少虞事實類苑齊南陵古鑑一則云熙  
寧未齊南陵耕者得古圓鑑大小二背郭皆有銘詞大為小篆  
小為正隸篆銘與此相同首句正作鳳凰雙頭鏡之南金裝各  
為配誤作合禮恆字誤作兩傳寫致誤耳但所圖品物與此鏡  
小異則銅土所得未必即南陵古鑑而其銘詞相同者古人鑄  
鏡沿襲承用亦如鍾鼎銘文語句相似攷古者不可執一以定  
為真偽南陵鑑銘首句既作南金裝餘七句亦與此無異余幸  
所釋之得左證焉因撮其要以著於篇

揚州孔融宅墓攷

康熙揚州府志云孔融臺在府城東南有高士坊即孔融故宅

學詒齋文集卷上

十一 廣雅書局

臺在宋手詔亭傍亦名寶鏡巷

宋元鼎詩北海聲名久益彰誰知臺宅竟荒涼後人亦重前賢

述街市何無高士坊

宗觀詩誰信名高中禍機孔融宅巷暮雅飛同時賓客誰脂習一淚千秋不再揮又載有孔

融墓在高士坊側

注冊詩破產援張儉全家殉 雍正府志孔融宅下引唐李德裕金松賦序謂松得於廣陵

賦序有東 孔北海故臺賦內有云訪孔子之故宅又孔融墓下引寶字記云墓

在高士坊西北案融本傳融為曹操合路粹枉狀所奏被收許

下揚州有墓未知何據新脩府縣志亦同此說讀者每疑融無

到廣陵事則不應有宅被收許下

今河南 則揚州不應有墓余

案李德裕金松賦序云廣陵東南有顏太師猶子舊宅其地即

孔北海故臺李曾為淮南節度使云廣陵者包唐江都城而言

云東南者據蜀岡言之則不得謂揚州無孔融宅矣又案寶字

記云江都縣孔融墓在高士坊西北去州雍正縣志九里州即

州城也記引郡國志云州城置在陵上即指廣陵城而言嘉慶

府志引元徐孝先平山堂志平山堂詩云駱駝坡畔孔融墓案

駱駝嶺在今江都縣署北開明橋西明洪武七年知縣吳啟建

縣學於其上樂史所云高士坊雖不可攷而據徐詩所云駱嶺

當在今舊城一路故徐於詠平山堂及之則不得謂揚州無孔

融墓矣惟孔融之至廣陵傳記並無其事今參攷本傳及三國

志各傳注核之而知孔融之至廣陵在漢獻帝興平元年融為

北海相之第五年也知然者後漢廣陵郡屬徐州刺史部三國

志崔季珪傳注引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往北海幽州精兵亂

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

謀夜覆幽州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

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案南非縣名謂由今山東青州府而

昌想即左右稍叛連年傾覆案融為張饒管亥戰敗者數次故

此事也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後漢徐

州領東海琅邪彭城廣陵即本傳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陞

表領青州刺史也全文據此融有徙徐州之事廣陵即徐州屬

具見裴注此節引之也本傳敘融在北海事甚詳而獨未及此以故論者謂融無到

廣陵事今案本傳云才疏意廣迄無成功二語上文無專指之

事下云在那六年崔季珪傳注引張璠漢核之在那時謀覆幽

州與黃巾數寇城潰遷徙可為迄無成功確證即司馬彪所云

事無所濟是也其由北海徙廣陵知在興平元年者獻帝紀建

學詒齋文集卷上

十四 廣雅書局



安十三年操殺太中大夫孔融本傳融卒年五十六則融生於

桓帝永興元年至獻帝初平元年為北海相融年三十八本傳云會

董卓廢立因忤卓旨轉為議郎此中平六年事計融年三十七

下云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

北海相則與融年三十八正合魏志崔季珩傳注引續漢書作

二十八者誤也融年二十八為靈帝光和三年何從有黃巾之

寇本傳言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以及更置城邑立學校

表顯儒術舉賢良鄭元彭璆邴原等皆初平元年始拉北海事

也二年劉備為平原相即本傳言融為管亥所圍遣太史慈求

救於平原相備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既云散走則不至城

潰不能保障矣然則初平元年二年無徙徐州事也魏志陶謙

傳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此初平二年事據通鑑至三

年仍為刺史四年拜謙徐州牧會太祖征謙謙士卒殺操父嵩

謙退守郟通鑑注郟縣屬東海郡徐州刺史治所漢書謙傳云自是五縣城保惠

後漢書補注引鄭元云小無復行迹融在北海縱有寇警斷不

徙居於此然則初平三四年間無徙居徐州事也其證一也又

案通鑑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將東海糜竺曰非劉

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

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

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

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

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

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足追備遂領徐州此稱孔融對先主之

學詁齋文集卷二

五

廣雅書局印

言是時已迎先主至徐州則融已在徐州可知上冠北海相三

字蓋領職而徙居於此先主領徐州在興平元年則融徙徐州

亦在興平元年可知其證二也又案後漢書許劭傳或勸劭仕

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

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據此則孔融來廣陵與許劭

避地情事相同且可證廣陵與徐州相距不遠也況先主領徐

州融與其議因黃巾而徙此故先主表領青州刺史此必皆興

平元年事也其證三也融至廣陵得此三證則廣陵之宅信有

徵矣至建安元年徵為將作大匠轉少府融年十四後拜太中大

夫融漸與操有嫌怨如本傳云融與操書多侮慢之詞而鄙

慮復構成其罪遂合路粹枉狀奏融下獄棄市融年五妻子皆

學詁齋文集卷上

六

廣雅書局印

被誅許下無敢收者惟京兆脂習與融友善撫尸哭之曰文學

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志王

引魏略云以其事直見原從許東上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

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固慷慨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

然嘉其敦舊有樂布之節賜拜案融墓在廣陵或即脂習移置

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

於此操與融怨忌既深親善莫敢收視且融妻被誅二子旋亦

棄市安敢有為融營葬事者乎廣陵地處江淮為吳魏邊境建

墓於此亦免害之計此太祖所以嘉習有樂布之節也建安十

四年後濱江屯候皆撤徙令近內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

則廣陵之地曾為甌脫習於此營葬融墓度之時勢無不吻合

此可證者一先是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時年三十

一魏志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將所部有功加伏

一波將軍卒年三十九注引先賢行狀登年二十五舉孝廉除



東陽長是時世荒民饑州收陶謙表為典農校尉事見通鑑  
平元年即與孔融同勸劉備領徐州一時事也登時年二十五  
至卒年三十九則與融同卒於建安  
十三年矣治射陽時登年三十一 逆推建安二年奉使到許

拜為廣陵太守登年二十八登蒞廣陵始則拒布有功即隨太  
也 繼則又敗孫策即史稱匡琦史雖不著蒞任年數然以除

授大略攷之孔融之徙徐州登適為典農校尉孔融之被收登  
亦於是年卒登嘗謂廣陵陳矯曰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

文舉則登與融曾共游處登官止於東城太守東城屬下邳國  
與廣陵同屬徐州部是則融葬廣陵陳登正在下邳也以脂習

陳登兩事核之則廣陵有墓此可證者二或謂融被收許下不  
應遠葬揚州疑樂史所云非實攷南史梁武帝諸子傳云又理

字季英梁書誤作通理通理字仲宜又理嘗祭孔文舉墓並為  
之兄王氏廣陵通典亦引作通理

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亂又理梁書俱誤聚客赴南兖州隨

兄會理入援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師行三

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殺之據此則揚州有孔融墓不  
始於唐宋方志矣案廣陵郡宋元嘉八年定為南兖州治梁境

以淮為界又理斷無遠祭許下之事案寰宇記載孔墓於揚州

見有孔融墓則並不得以揚且傳云赴南兖州又兩書廣陵蓋

會理正為南兖州刺史也又理作碑文正在揚州無疑此可證

者三問氏潘邱劄記在氏廣陵通典俱引此事問氏謂李德裕

謂宅在東南江都縣志引舊志亦云宅在城東高士坊樂史言  
融墓在高士坊西北約計皆在今舊城東南距駱駝嶺不甚遠  
遠今南門內薛副使巷有孔公祠或即其地惜無確證姑從缺

學詁齋文集卷上

七

如至孔融曾至廣陵實有可指因繁舉傳注參核時代書此以  
證後之脩志乘者或有採輯云爾

漢北海孔公祠考

揚州南門內有漢北海孔公祠乾隆嘉慶府縣各志皆云雍正

元年知府孔毓璞建餘並無攷昔人疑孔融無到廣陵事何以

揚州有宅有墓余因作孔融宅墓攷訪諸祠之居人得觀乾隆

時奉祀生孔傳鈺所作未刻之碑記及其子孔繼志所作節略

文雖不雅馴恐故實之湮沒因撮舉其要以著於篇祠在南門

內薛副使巷門首榜漢北海孔公祠分書六字門內堂列三楹

中有神龕即奉祀孔公木主有匾曰溯源敷化正書四字下題

雍正丙午孟夏吉日裔孫毓璞謹識祠後並無隙地此即碑記

節略所云毓璞因閱府志內有北海公祠祠疑宅在城之東南

隅遍歷查勘渺無基址於是感發興起迨雍正丙午年遂捐俸

銀一千四百兩購買陳章文房屋地基建造迨升任道院年久

失修復於乾隆時將祠後房垣售賣資脩前殿等語是也橫梁

上題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仲秋吉日原任都察院左都御  
史裔孫毓璞重建立此即碑記節略所云乾隆二十八年毓璞  
由臨淄來揚親詣履勘踐踏廢弛乃鳩工重修隨經諭令族姪  
傳鈺奉祀并奉襲封衍聖公府行文知照給劄傳鈺故後長子  
繼志接奉主祀等語是也毓璞因閱志書有孔融宅墓故有建  
祠之舉雖於宅墓未暇詳攷然亦不可謂非賢子孫也惜碑記  
及節略俱未刻石恐後之人疑揚州不應有宅墓因并其祠而

學詁齋文集卷上

六



亦弗彭焉余故詳核史傳以考宅墓因并記祠之原始倘守土者得以此祠詳請大府附列祀典并移咨襲封衍聖公府使有主祀者以昭誠敬此亦儉廢之一端也茲以原作碑記節附於後而以原稿還諸今之守祠者

附漢北海公碑記

北海公諱融字文舉至聖廿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父仙太山都尉公幼有自然之性明大體識大義宗賦性剛直學業精敏考其年甫及冠每多義舉名重鄉邦且三府遂舉公爲北海相公到郡計控賊勢望風而靡賊寇由是以平獻帝都許遷公少府官歲餘復授大中大夫夫所奏議廷諍勳懃懇懇悉繩之以古便便侃侃成規之以法其口請指畫爲文詞者無非陳其聖主之制更以恤民爲念仁政爲懷由禹湯文武之道據今證古出剛毅宏辨之詞法聖宗賢誠治國之股肱政教之法度較出將入相材智兼優者又何多讓耶裔孫毓璞於康熙五十八年開郡守茲土觀其郡志乘內有北海公祠在城之東南隅遠歷查勘無基址因系

學詁齋文集卷二

九

廣東儒學局刊

切前裔思先靈於勿墜誼同一家念故址以猶存於是感發興起迫雍正丙午年遂捐俸銀一千四百兩購買陳文章房屋地基建造漢北海公祠雍正癸卯秋毓璞升任道院離揚寓遠之人照應致被居民陳松年等十五戶佔住但祠內房屋年久失修後樓拆毀僅存小屋數間其前殿及大門祠殿傾斜倒塌不堪乾隆廿八年春毓璞由臨淄來揚親詣本祠檢勘牆倒屋破梁柱欹斜更兼各戶踐踏廢地若此目擊心傷是以具呈本府楊升廿廿日吳轉行捕衙廉按戶查勘盡行驅逐擇期比年七月廿一日鳩工重修擬經諭令族姪傳武等將後房垣地售賣資修前殿當經呈明本縣批准備案本年八月奉憲封衍聖公府行文知照給割令傳武等奉祀承昭誠敬修遠之意俾垂勿替垂百世以流光維德斯馨緜千秋而不朽用是敬刊碑文宜爾子孫世相承以見本源遺跡不致湮沒云爾 瑞安孫詒讓案碑記內父仙仙當爲仙之誤然文舉父自名宙此 附漢北海公祠節略 北海公祠奉祀孔繼志今將漢北海公祠節略開呈北海公諱融字文舉至聖二十世孫也康熙五十八年因東省孔諱毓璞公在揚州府時聞府志內有北海公祠在城之東南隅遠歷查勘無基址念系切至聖肯裔思先靈於勿墜誼同孔門一脈緬故址以猶存於是感發興起雍正丙午年遂

捐俸建造雍正癸卯秋毓璞公升任道院離揚寓遠之人照應致被居民陳松年等十五戶佔住乾隆二十八年春毓璞公由臨淄來揚親詣本祠履勘牆倒屋破梁柱欹斜並有各戶住佔踐踏不堪廢地若此目擊心傷當具呈前府楊前甘邑吳轉行捕衙廉按戶查勘驅逐擇期比年七月鳩工重建隨諭族姪傳武監造合將後房並垣地售賣資修前殿復呈明本縣批准備案面諭傳武本祠奉祀更回明宗主注冊行文知照甘色此示昭誠敬修遠之意歷今多年並無歲修祭祀今志父傳武已故志乃長子亦奉族叔祖 毓璞公面諭回明注冊接奉香火合並登明

抑詩六章古韻辨

大雅抑篇之六章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自來言韻學者皆知苟不與逝爲韻余案此章經文十句下六句皆韻不應首四句無韻竊意苟當作苟說文苟自急救也从羊省从勺省从口口猶慎言也苟古音同亟轉音如折正與逝爲韻詩言無曰苟矣言無謂已苟敬也故下又云莫捫朕舌言

學詁齋文集卷上

三

廣東儒學局刊

當慎之又慎正合武公自警之詞鄭箋誤切作从艸之苟謂無曰苟且如是失其義矣後人習見从艸之苟罕見苟字傳寫沿誘莫能是正以故顧氏詩音表謂首二句無韻江氏古韻標準孔氏詩聲類江氏詩經韻讀皆从其說以下二句古與逝韻起由是而毛詩內無復見有苟字矣儀禮燕禮聘禮皆言苟敬昔人亦皆誤切从艸之苟苟敬二字甚屬不詞 詳見余所著釋義 誤在義毛詩之誤並音夫晦矣古者童子入學師爲之辨聲音審文字離句讀蓋三者不可缺一天地之道先聲音而後文字志學之道審文字以定聲音甚矣文字不可不亟講也曩作釋苟文未審及此頃檢曲阜桂氏 札樸內苟敬一條取證前說益幸不孤因廣其說而申辨之



真一堂黃錄記

揚州南門外真一堂道觀創於康熙六年民人楊日堯張蕙等  
共建見康熙揚州府志今掌觀道士徐問松主之自道光二十  
年後陸續收得道教畫象黃錄一百八軸每軸各有標題開有  
並識細目者其中有款者十軸下方右題崇禎十年六月初六  
日造立左題恭據前軍都督府右都督田宏遇妻一品夫人吳  
氏同造儀徵阮相國為攷其創造原始作記題於觀音畫側并  
手札示余曰真一堂道士壇有明崇禎間水陸道教畫象工力  
甚鉅元昨捐錢二萬稍整之前過壇見其款為崇禎時田都督  
之物田為椒房親即今田家巷都督陝西人其妻女何以又在  
揚州且此錄斷非民間所能創為元昨作記未晰也希略攷之

學語齋文集卷上

三 廣雅書局影印

云云越日問松因承命屬補記其顛末及近今收獲供奉之由  
俾後人有所省戒冀圖久遠余攷道家經錄其原渺矣而黃錄  
之名則見於隋書經籍志其言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錄次受  
三洞錄次受洞元錄次受上清錄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  
之名其潔齋之法有黃錄金錄玉錄塗炭等齋唐六典凡天下  
觀總一千八百八十七所齋有七名一日金錄大齋二日黃錄  
齋等名言必先潔齋投以各錄也道藏書目威儀類所載黃錄  
經儀不下數十種蓋道教之興始於秦漢而盛於後魏魏書創  
立釋老志編於正史至太武親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每帝卽  
位依為故事直至周隋其風未替唐重道術崇元置學築場賜  
觀史不絕書冊府元龜載憲宗元和九年二月內出道教神仙

圖像經法九舉以賜與唐觀則所云神仙圖像其黃錄之流與  
明代尊信道教嘉靖之世崇奉愈熾甚至裝飾神像塗以金銀  
以故京師各道觀圖錄甚盛此中真武神像最大下方有款西  
黃爾類供奉唐吳道子元帝聖像款識審其筆勢不類唐物次  
則元始靈寶道德各天尊並玉皇聖像亦皆大幅稍殺之餘皆  
小幅莊嚴炫赫不類民間所創明史言田妃陝西人後家揚州  
錄為妃父宏遇與妻吳氏同創想皆由京師載出誠如相國所  
言非田氏夫妻所能創為也舊藏揚州天寶觀乾隆江都縣志  
云天寶觀在南門外運河東用里莊明萬厯開山西之經商於  
揚者公建內有黃錄額自內府後為守觀者盜質觀亦荒敗乾  
隆二年晉人復脩之郡守高士鑰有記並勒碣誌其圖錄田畝

學語齋文集卷上

三 廣雅書局影印

之數記言內藏圖錄一百四十六軸碣標贖回黃錄一百二十  
五軸則乾隆初已失去二十一軸今問松前後收獲一百八軸  
又較少十七軸余偕門松至天寶觀訪其原始見真武殿前楹  
之東有石碑上標全堂黃錄一百四十六軸字徑二寸橫書於  
上碑為順治庚子年立核之乾隆縣志其數適合先是問松於  
市中獲得一幅由是有市數幅而費送者有於質庫贖數十幅  
而供奉於堂者始則以為散失既久難復舊觀乃日積月累不  
數年而獲十之九焉竟若有神靈呵護之者頃將各幅次第裝  
池盛以巨篋且曰此錄散而復聚不知幾經展轉倘後此能得  
十七軸或再能得乾隆以前所失之二十一軸此固不敢期必  
亦惟終吾之志而已矣且願有繼吾之志者而已矣余因是歎



問松向道之真而任事之篤爰述其始末俾後之主是堂者亦有鑒於問松之志焉可也是為記

附阮開國書

始見此錄知其必有未由故不敢輕下斷語今得此考若有神道謨持以待今日好學者為之至推原隋書經籍志則尤出於意外者也予復何言記之則既定之矣

與李賓虞論說文全字書

說文全完也从入从工重文作全云篆文全从王純王曰全重

文又作僉云古文全各本說文俱如此段氏玉裁注云六部曰完全也

是為轉注篆文全从王篆當是籀之誤全全皆从入不必先古

後篆也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鄭云全純色也許玉部云全

純玉也見玉部後鄭周禮注同許按云純王曰全者引經說此

字从王之義以上俱壽按段氏以全為全之籀文篆係誤字則

學詁齋文集卷上

廣雅書局印

以全為此字正文其說誤也試立三證以明之六部定下云全

也不作全字則全字本係篆文說文中轉注互訓之字甚多未

有用別部之籀文而釋此部之篆文者又王部瓚下云禮天子

用全夾不作全字其證一也且全字从王于六書為會意則全

篆从王其本義也考工記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先鄭云全純色也後鄭以全為純王參攷經文傳注俱以王釋

全則全字从王其為本字本義可知其證二也又通攷許書之

例于重文多云从某或从某其訓重文字義者甚少此于全下

云从入从工則與訓重文語相似而全下云純王曰全必係小

篆注文無疑其證三也得此三證可知此處當作全完也从入

从王純王曰全全籀文从入从工僉古文全蓋篆作全籀省作

全古作僉許氏原本當如此說文一書自漢迄唐其書未爨宋之二徐始倡其學自元以迄明季更無有問津者無怪乎次序

齊亂而部尻消滅矣

國朝諸儒如錢段二家皆尋流浙源復其舊觀特其中有未盡

攷訂者此類亦復不少足下仰企前修若合錢段二家參檢以

折衷之夾不朽盛業也不識高明有當否也

答羅茗香先生說菘書

今俗土名萬菘菜古有三種一為苦菜即詩谷風誰謂荼苦之

茶傳訓茶為苦菜與爾雅釋艸同邵氏爾雅正義云苦菜一名

茶菜一名選生一名游冬菘苦菜四時俱有釋文引通卦驗圖

云苦菜生於寒秋歷冬歷春得夏乃成以今俗名萬菘菜驗之

學詁齋文集卷上

廣雅書局印

不合然顏氏家訓云葉似苦菘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則

又與今萬菘相似若是苦菜殆菘之一種也又其證者廣雅釋

艸蕒蘆也王氏念孫疏證云此苦菜之一種也或作蘆或作菘

玉篇云蘆今之苦蘆江東呼為苦蘆廣韻云賈吳人呼苦蘆顏

氏家訓謂葉似苦菘而細然則苦蘆苦蘆皆苦菘皆因味苦

得名名雖異實則同也一為白菘本艸又名石菘又名生菜拾

遺云白菘似萬菘葉有白毛注云正二月下種四月開黃花冬

月夾可再種合璧事類云菘有數種色白者為白菘色紫者為

紫菘味苦者為苦菘此又一種也一為萬菘本艸引墨客揮犀

云自尚國來故名夾有白色紫色兩種紫者入燒煉藥用又云



詠種葛苣卽此參攷眾說今俗所食唯白苣葛苣二種而無苦  
菜葛苣則有白紫二種折之有汁其葉尖土人仍名葛苣又有  
葉圓而白毛者土人又名生菜此卽古名生菜之白苣也葛苣  
味香白苣較稍苦故人多食葛苣而鮮食白苣者然白苣與苦  
苣卽苦菜又有別嘉祐本艸云苦苣又名野苣又名扁苣案此皆俗名  
今人家常食惟白苣江外嶺南吳人無白苣嘗植野苣以供廚  
饌據野苣卽名苦苣則南人多食苦苣而食白苣者少蓋苣類  
之最初者苦菜若白苣葛苣皆後起之名然味之美者葛苣爲  
上白苣次之苦菜又次之要其古人之總名則統謂之蘘或謂  
之茶若爾雅所載蘘黃蔕亦苦菜類特非苣也顏氏家訓辨之  
甚詳又案苣字自當從說文作蘘段注說文蘘亦作蘘蘘卽廣  
雅所訓苦菜又名苦曹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蘘似苦菜又其  
證苣之本義說文訓束韋燒之卽古炬字茲用段借也類雖不  
一要其總名則宜爲蘘日前承詢及此謹述所聞以質先生然  
否幸教之



學詒齋文集卷下

江都薛壽撰

博物志疏證序

吾邑藏書之家當乾隆時如玲瓏山館馬氏休園鄭氏著錄宏富聞於海內厥後如讀騷樓陳氏收藏典籍幾與之埒且世濟其美樓卽穆堂先生幼時所署齋名先生少承庭訓長篤交遊凡碩彥名儒咸捧手受教以故所著書如竹書紀年集證逸周書補注禮記天子傳補注久已風行傳播矣壽幼聞之而未卒讀庚子夏先生介書賈馮庶輝過訪因得悉曩日藏書之室今已他傳乘之四方奔走頗多散失特所著彙本輒自隨焉由是往來商榷不以壽為不肖折節引為忘年且曰生平用力勤而閱

學詒齋文集卷下

市廣雅書局

時最久者惟博物志疏正十卷屬為撰序余辭不獲已因受而讀之先生嘗謂善書以治經為要近今諸儒搜攷已無餘蘊故不敢復有撰述余讀是書而知先生正深於經也其據左氏襄四年傳臧紇侵邾敗於狐駘注邾地魯國濰縣東有目台亭又十二年傳莒圍台注琅琊費縣南有台亭辨本書沔出月台為目台之誤又據淮南子辨沔為瀾之誤見地理水部據毛詩舜華證本書蕪華為舜華之音轉見外據太平御覽北堂書鈔初學記文選注搜輯連山歸藏之逸文見文籍攷據服虔左傳注謂八佾當從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之舊說見禮攷據古人深衣白布服蓋純之以采證本書男子皆衣絲有故乃素服云有故者則純之以素與純之以麻與深衣夕服之緣飾不同見服

據爾雅緒業也證本書王粲族子名業之誤業字長緒定當作業為正御覽引作景舊本作葉俱非見人名攷據玉篇鼯鼠今之甘鼠也證釋文引作耳鼠之誤見說上凡若此類非深究經訓未能如此詳覈也况是書原本久佚其散見於唐宋傳記所引者與今本頗多參錯得先生旁搜博證參校異同且不惜煩言以引申者亦雜說家之例應爾也未附補遺一卷較金山錢氏新刊指海本增多數倍信惟藏書之多故著書之博如此是書行而曩日所藏者特其糟粕耳彼瑯環福地茂先尚不能久居是則藏書之亡不足為先生惜而著書之傳有足為先生信也爰綴其說經之略以為之序

汪氏遺書後序

學詒齋文集卷下

市廣雅書局

吾鄉汪孟慈先生輯其尊考容甫先生遺書數種彙刻行世其著述未成者各詳其條列目錄刊人孤兒編內余謬膺校錄之役爰綜大畧企彼前修擬以小文實懋曩哲乃為敘曰  
慨自六學缺於秦燔五經肇於漢立禮官勸興建首善以重京師博士名官延方聞以登朝列立十四家之說高才擢祿利之途令二千石以聞士吏盡詩書之選郿庠之蔚起卽文治之尊敷也我  
朝經術之隆軼超炎漢廣獻書之路入著錄者不異蘭臺開宏博之科讀中祕者何殊蓬觀儒生獲稽古之榮  
天子下臨軒之詔以故淮南一郡  
祕閣雙儲



頌七錄於文樓虎觀定羣經之要樹百城於

天府鴻文昭

聖治之休先生則躬際

昌期涵濡

教澤當途交薦校錄首及於金山鉅任克勝比勘兼司乎葛嶺  
任昉之詢何憲觀書則一字無遺劉復之薦賈遠給札則羣言  
畢貫先生之學富矣先生之遇榮矣嘗謂三代之學出於官官  
世其業志記掌於外史道藝董於司徒自大學小學之攸分遂  
記動記言之殊別列侯去籍辟雍之鐘鼓無間太史失官學子  
之誦絃不嗣由是儒農名法諸子則析為九流易禮詩書經  
則兼存數氏公卿之職守已缺草野之家法遂興先生乃核世

學詁齋文集卷下

三

廣雅書局

官之原始探典籍之舊文自虞夏以迄孔門分標子曰附諸說  
而終通論略舉大凡譬襍卦之殘編已振頰而祛惑擬逸經之  
斷簡自提要而鉤元著述學未成條目纂述大旨一卷今所  
學內外等篇則彙錄說又以此事之文春秋為首古經標於漢  
志左氏獻於北平筆削不以空言紀載必專人事災祥卜筮世  
職列於周官福善禍淫鑿戒昭於巫史乃謂傳據簡牘經本策  
書事務求詳體惟核實合魯禮魯史以互證立通例變例以參  
稽開荆公朝報之謬悠嗤盧氏遺經之獨抱作春秋述義四則  
及左氏釋疑一篇古者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古文之四十六卷  
漢代指為逸書今文之二十九篇永嘉失其師說加以豫章奏  
上增多二十五篇建武獻書別立二十八字永徽但疏偽傳天

寶安改古文遂使篆籀分消莫覓西州真本篇章糾舛難尋東

漢師承用是誕正書名既卯昧救鳩之必辨鈎稽同異惟馬傳

鄭注之必詳作尚書攷異未成成周公居東證等篇刊列述學

內且夫禮有古經動儀是著傳高堂者士禮十七著曲臺者后

記九篇古文出於淹中逸經列於別錄問世縣逸脫漏滋多識

誤則專主釋文豈無據依之別本通解雖增成義疏開有刪改

之複文依宋刻以訂傳譌抱經則審知敖氏先生得儀禮宋本  
劉氏台拱及盧氏

文弼並以為元敖氏攷鄭注以明章句休寧則兼據相臺萃各

本之精詳成一家之絕學作儀禮經注訂譌并手校本傳於家

又以文字者形聲之所寄爾雅者訓詁之所先肇自孔門隆於

漢代辨言載於周禮博士置於孝文孫高之舊說已殘邢氏之

學詁齋文集卷下

四

廣雅書局

引徵多缺爰攷李巡孫炎之已逸為餘姚棲霞所未周尋豹鼠  
之遺編既名物山川之能說習象胥之古典又方言轉注而加  
詳補故訓於三蒼輯遺聞於五雅作爾雅正誤知新記各一卷  
而以小學附焉於是念典之餘畱觀史籍掣經之暇攷核輿圖  
取春秋城邗之文敘歷代廣陵之事州郡之僑置治所之改移  
或專揚州之名或立江都之郡警疆場而遠斥埃土斷久曠於  
黃龍包滌泗而割江東郡望特雄於大業迹其割據之勢察乎  
治亂之原楚帝則立於召平吳封則亂於劉濞書循良則有張  
綱陳登錄殘虐則有高駟劉展雖方輿之志乘實鑿戒之全書  
名仿君卿體沿涼水揚吳而下橐草缺如成廣陵通典十卷其  
他碑記之文載事之筆濡染翰墨獨契古初隋唐之閒不難方



駕先生之學術此其大端也湖夫幼年孤露早傷王祭之依人壯歲連遭竊比孝標之自序身通七略咸奉朱昂萬卷之稱望擬二劉時獲叔重無雙之譽遠意年登強仕召赴修文賈生當鵬鳥之占鄭氏應龍蛇之識所幸趨庭三語齊卿則家訓猶存教子一經羣相則遺書能讀鄉邦文獻上繼徐鉉李善而無慚國史品評庶兼文苑儒林而不愧愴懷曩哲有慨今茲恨長卿莫與同時先生自有其不朽豈中郎詎能無愧後死敢與於斯文

文選古字通疏證後序

粵自姬宗典學六書載於周官漢律試僮人體諷於太史而語宗宣聖正以雅言詩美樊侯式於古訓形聲既著訓詁滋多夫

學詁齋文集卷下

五

勅字之原音先而義後解字之用音近則義通儀厥兩途實爲一貫若夫昔賢論韻止爲譬況之談漢學傳經已別重輕之語填塵粟裂詩箋述古字之同志識聯連禮注列故書之異讀如讀若擬其音均古文今文半山通轉至若相如誤凡將于前子雲述訓纂于後上林之作易逍遙爲消搖長楊之篇以拮隔代夏擊鬪鞞亦通鏜鞞紛紜或假汾沔詞賦之家每多古字昭明所選具載原文良以先民字簡本無者立假借之端後代義明同音者得旁通之證昔蕭該曹憲著有選音道淹國安亦傳達詰然隋唐志雖臚其目而經籍攷已佚其書注選之家斷推李氏况乎善注由於再世選學盛于揚州文而又儒斯爲兼備但學雖淹雅音少疏通杭余二家未遑闢發若不廣加詮釋奚由

辨厥指歸吾鄉薛子韻先生熟精選理研究許書明六藝之源流統眾經而條貫通乎部分則一字兼數字之音究其異同則數字歸一字之義閒有善注異體不載古通亦必參攷折衷實事求是成文選古字通疏證若干卷證贅綴於春官釋又蚤於喪禮揚揮之正字爲微條梓之古本作柅制折或體申魯論折獄之言藥臬原通取說文臬準之義飛遁肥遯異文與同部相參婆娑便姍疊韻與雙聲互見論方音之轉則瀾漣薄魄之必詳斟形似之訛則臺臺芟發之必辨而且偏旁可以例推部尻不相雜述詞約義博件繫條分信足以索隱鉤沈翊推曲暢情乎注文雖錄長編疏語未能卒業偉長云逝空傳中論之書高密告終誰定禮堂之學則有涇邑翟楚珍先生暨吾師儀徵劉

學詁齋文集卷下

六

孟瞻先生誼篤交游尚付剗剗委命比較川竭慈愚乃與同門句容陳立儀徵劉毓崧對共討論拾遺授梓本有缺畧未敢增加補陔夏之亡篇願以俟諸異日觀漢書之原本不妨待續將來何期彥輔之短才勉效興公之後序綴名末簡待質通人

嵇菴詩文集後序

嵇菴詩集八卷文集二卷先師梅蘊生先生所作也師沒後其座師黃樹齋侍郎鈕松泉殿撰暨其房師李介亭刺史既醮金卹其遺孤而其遺集未刻者同人復謀梓行之先是詩集前六卷師所手定前已付梓續集七八二卷同門上元黃菊人華刻于癸卯六月末二卷文集一卷則所藏零星遺稿壽謹繕錄成帙乞劉孟瞻師暨王句生先生選擇寫有定本詩以先後爲次



文則以類相從菊人于是并付諸梓復將前刻七八二卷重刊

辱蒙委以校正憶自壬午至癸巳從游於師門凡十二年及門

中傳詩學者菊人為最餘如江都任漢卿雲田季華沈羨門光

甘泉王竹溪儀徵黃聖臺句容陳卓人立等皆各有所

得甲午乙未後師就館于外長白裕伯孚李菊秋江都黃

善庭甘泉岑仲陶先後受業一皆以詩教之壽素不工詩

而授詩之旨則嘗聞其略矣師謂作詩之道原本風騷然必博

攷古今傳注名物訓詁審合乎貞淫邪正之旨然後可與言詩

否則剽竊詞華末學膚受未足以與此為文亦必導源經史蘊

釀深厚方不蹈空疏不學之弊以故所讀經注多由手錄于春

秋三傳肄力尤深丁亥戊子閒欲仿孫氏尚書焦氏孟子義疏

學語齋文集卷下

廣雅書局印

例撰穀梁集解正義蓋穀梁氏善於經師說最古荀書毛傳往

往而合師草創疏證而書未成集內袁薛子諱詩云泛舟又嘗

謂陳氏三國史之無表志

國朝郵縣萬氏有補表而無志陽湖洪氏父子於置域志職官

表亦有補帙然皆專門之學未及全備師欲并補之亦未果向

使天假之年得竟其未竟之志則所傳於今者又豈止此耶校

刻既畢敬識數語于後俾後之人知吾師善于詩而不僅以詩

竟其學也

楊石卿臨本說文統系圖跋

說文圖畫計難也从口口回也象回而之形畫象田四介聿所

以畫之圖畫二篆皆象形字圖亦訓象象也者像此者也或訓

法或訓形漢人圖畫去古未遠其圖人物故事凡皆寓表率法

戒之意如射陽孔子見老子畫像以及伏生授經圖畫伏地

見伏生像日照許孝廉近得此石於沂郡治西北古寺則義

取師資端門授受非若後世徒逞筆墨取工賞鑑已也昔聞吾

鄉羅山人為曲阜桂未谷先生繪說文統系圖事見桂氏題記

者各抒所見或升或黜亦如議禮家之論崇祀惜未得見丙午

夏日楊君石卿以臨本屬題因獲觀諸先輩題記並臨本諸家

跋語參稽攷核極為詳備竊謂許氏之學晦蝕已久至我

朝諸儒尊崇攷究實事求是其功殆有過於古之人者每擬續

彙專門之學另圖一冊如張氏昭陳氏啟源江氏聲朱氏筠段

氏玉裁錢氏大昕錢氏坫嚴氏可均孫氏星衍鈕氏樹玉顧氏

學語齋文集卷下

廣雅書局印

廣圻諸先生或手書說文字體或別釋許氏專書時地既近畫

象可尋且其中并有師承可溯此亦漢人篤守家法之遺意也

質之石翁其許我否

校本後漢書補注跋

辛丑冬汪孟慈太守借徐雲甫孝廉所藏惠氏後漢書訓纂草

稿本十二冊屬予校訂予以稿本與李氏保泰所刊後漢書補

注刻本互校則訓纂者即補注之初名也先是惠氏注精華錄

名曰訓纂此亦蒙其名刻本則改曰補注無異義也案是書有

稿本繕本二部俱藏儀徵汪對琴比部家後繕本失去汪氏自

留稿本復又另繕一部即比部後以付同里陳氏者也陳氏亦

未及刻而稿本則多惠氏手迹蓋借他人代鈔而惠氏手自



寶山李齋先生教授揚州因向比部子假稿本付刻復借陳氏繕本互校其詳俱見李序未刻之前焦里堂先生亦從汪氏借稿本鈔錄一通并撰訓纂序載雕菰樓文集云是書有真草二本草曰訓纂真曰補注草本爲徵士手錄改塗添補如蚍蜉蟻子之迹首帙末題雍正九年以事案稿本作緣事查暇作稿本云因著此書十一年成云云核之正與予今所見之本合案稿本首頁載蔣知讓記云丁巳秋介吳山尊兄從汪對乘先生借讀一過時校刻先太史集無暇與所鈔之本詳校冬未暨歸且約來春仍乞借校也錫山蔣知讓記云云據蔣氏所記則此本信爲汪氏所藏即焦氏所見書也又其明證惜焦李兩序俱未將稿本與刻本體例異同處剖析言之也案稿本并不分卷次第一依范氏原書次司馬氏志及劉昭注補卷末間載撰著某時某地首行題范氏後漢書訓纂下題東吳

學詩齋文集卷下

九

廣雅書局

惠棟計十二本自帝紀至列傳二爲第一首帙每條皆另行其餘十一帙皆接寫未注雍正九年云云即焦氏所云手迹也又有印文惠棟二字列傳三至十五爲第二此卷末無撰著處列傳十六至二十五爲第三未署緣事查產列傳二十六至三十六爲第四未署丁巳館列傳三十七至四十七爲第五未署庚申寓粵東列傳四十八至五十四爲第六未署辛酉寓金陵列傳五十五至六十五爲第七未署壬戌二月良受辛撰畢列傳六十六至七十二上爲第八未署壬戌三月列傳七十二下至八十爲第九未署壬戌四月律曆志一至五行志十八爲第十未署定字郡國志一至郡國五爲第十一未署定字百官志一至輿服下爲第十二未署定字惟首帙凡引書皆注明某書某卷如文選注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寰宇記輿地

學詩齋文集卷下

十

廣雅書局

廣記初學記通典通攷路史通鑑注等書刻本一概刪去今皆騰注上方其餘十一本即稿本亦不注某書某卷可見鈔百體例不一不盡出先生手迹也又凡稿本添注于旁者今皆加一紅規以別之其刻本有而稿本不載者今則注某條稿本不載其稿本有而刻本不載者今則添注上方然稿本多于刻本者亦不過十之一二而刻本刪節之者或徵士另有刪定祖本亦未可知如百官志三稿本內夾片紙草字添補計二十四條與今刻本無異惟注榮邵一條與主作文書起草一條下但書鈔原稿三字不載其文刻本則皆有補注或當日由繕本添補或另有刪定稿本而書內所夾片紙則皆惠氏手迹無疑至焦序謂世所傳十五卷者爲贗本李序末亦謂潛學堂集惠先生傳有云撰後漢書補注十五卷蓋當時未見全書傳說之誤耳即今所刻二十四卷者亦非稿本舊式此卷帙次第之不問也又引用書目姓氏亦有互異如刻本凡引九經古義稿本俱作九經會最案錢氏傳先生嘗讀諸史會最則九經會最其初名也刻本凡引周易述稿本作古易攷引惠學士說稿本俱作半農先生引李殿學說稿本俱作李厚菴引劉放曰云云刻本皆單行小字列于注中稿本俱升大字校錄既畢爰撥舉其要以告後之讀是書者且以補焦李兩序所未詳云爾

金鳳同確瓦拓本跋

此瓦右側摹鳳皇形左側陽文金鳳同確四字旁有小松司馬鑿藏印石卿彙漢晉唐宋金石文字裝池以張諸壁並語以同確即銅雀之異文惟或以金鳳爲即西都賦觚稜金爵之意似未可據余案金鳳銅雀皆臺名也特金鳳不習見耳此拓本疑



銅器非傳質也魏紀太祖十五年冬作銅雀臺十八年九月作

金虎臺水經注鄴中記及魏都賦注金虎俱作金鳳又有冰井臺在銅雀臺北魏都賦所謂三臺列峙以崢嶸是也劉淵林注銅爵

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雀臺南則金鳳臺北則冰井臺銅雀臺

有屋一百一開金鳳臺有屋一百九開冰井臺有屋一百四十

五開鄴中記謂自魏至後趙前燕及東魏北齊三臺每加脩整

甚於魏武初建之時又安金鳳於臺巔故號曰金鳳水經注謂

屋柱屋或木作屈誤跌瓦悉鑄銅為之金漆圖飾焉然則此瓦信為銅

鑄無疑其改金虎為金鳳者顧氏炎武歷代宅京記謂後趙時

避石虎諱故耳是說誠然又案北齊天保九年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于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

之改銅雀曰金鳳改金虎曰聖應改冰井曰重光此云金虎仍據初名言之也或謂古者臺無屋無屋

則不得有瓦不知後代游觀創造不必定如經傳宮室制度案

三輔黃圖長樂宮有鴻臺秦始皇築上起觀宇漢武故事云元

鳳間通天臺自毀榱桷皆化為龍鳳據此兩說既有觀宇榱桷

則不得謂臺無屋矣銅雀作同雀通作確皆古人同音假借周禮

典同注故書同作銅即其例也石卿精金石攷訂之學書此以答幸審正焉

唐故劉府君夫人杜氏墓誌銘跋

余友田君季華曩得唐杜夫人志銘搨本並獲原石屢屬題記

未果今以此幀索題并以所著釋文見示余適檢小蓬萊閣金

石文字爰仿翁氏孫氏釋文之體記之竊以文字之學當遵六

書而歷代碑刻往往妄造俗字故錢竹汀孫淵如兩先生嘗言

鐘王雖法帖神品字畫間有隨時取致不能繩以六書者此也

學誥齋文集卷下

十一

廣雅書局

然攷古之士于古金樂石必詳審而互證之者亦有古字古詁

藉傳不朽且金石之質堅于竹帛故秦漢鐘鼎石刻足以考證

經史者職是之故甚矣金石之可寶如是是志雖不載書人名

氏而文字古俗相開如書第為弟本于說文書嫻為問同聲段

借循脩二字隸書往往譌淵易繫辭傳損德之脩也釋文脩馬

本作循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金石錄云後漢百官志注

晉書百官志皆有循行則循必循之誤洪景伯云循循二字隸

法只爭一畫此志書循為循正不誤也北齊高陽王湜墓志稱

而楊脩為楊循亦以形近又繼作繼帶作帶雖係俗體然皆本于廣韻集韻聰字作聰

念為忽之俗亦本廣韻終字作於廣雅終竟也終必由終而誤

借贏為贏與贏通廣雅贏好也俗本譌作嫫方言云嫫好也

宋魏之閒謂之嫫注嫫言嫫嫫也嫫即嫫之誤借贏為贏亦非

無本此皆經傳歷歷可證者也亦有當時石墨通用者如歸作

歸見開元四年淨域寺法藏禪師塔銘敵作敵見顯慶二年李

靖碑祚作祚見開元十一年御史精舍碑銘志文作祚釋凡此

數碑皆在此志之前雖未必本此數端要亦當時習用至如書

冕為冕書宛為宛一時筆法取勢不能以形聲律之誠有如孫

錢兩先生所云者此外筆畫可疑者尚有數字四行第一字疑

是冊字非籍也五行第二字疑是故字非州也第二十唐文

作門是也六行第三字疑是以字非而也八行第一字疑是和

字第三字疑是翹字可補釋也其餘里居年代諸題跋考之詳

矣余故就志中異體之字略攷所本以見古人文字不苟雖時

學誥齋文集卷下

十二

廣雅書局



至李唐六書之學漸廢然殘碑斷碣每多古字古義以故我朝各省金石諸書先儒多所攷釋且因以證古先禮器制度于一切聲音文字獲益良多則世之能知金石之可寶者其亦通經識字之先導乎季華讀書攷古義且篤昔金石是誠知二者兼濟之美焉余故多其詞以堅其好也

甘泉山古井題字拓本跋

余於壬寅夏六月獲唐高府君墓志於城西密灣後晤徐君伯疇亦於六月時率家人避居甘泉山古井寺卜宅井旁井欄鐫字數十其子度拓而視之則元祐三年物也文云大宋元祐三年戊辰歲四月二十日於六峯馬口山神宅造東周王口拓本約徑九寸計二十七字馬下似殿字王下似記字字迹頗近

學詒齋文集卷一

廣雅書局

米法氣勢較宏敞焉元祐三年戊辰核之年表無異惟六峯二字無明證案乾隆江都縣志云甘泉山在城西二十五里大儀鄉甘泉志有高二十五嘉靖維揚志山上有泉甚甘故名七峯

聯緒如斗平地錯落諸岡凡二十八如列宿拱斗然第一峯

環視菊園諸山在江南者巖巖如列座前甘泉志然下無康熙

揚州府志亦云甘泉山高二十五丈周二里上有井曰甘泉餘

與乾隆江都縣志同又府志第一卷甘泉山圖亦明明七峯可

證甘泉志有靈雨臺臺在甘泉山第一峯則由第一至第七皆

次第之數其但云第一者志文從省引之也以上凡舊志甘泉

山俱有七峯之名

國朝乾隆七年知縣張宏運續志內有李滋裕遊甘泉山詩

云突兀名甘泉救旱同川瀆岡巒二十八列宿如棋服上有七峯連蒼然勢盤鬱焦氏循離菰樓集登甘泉山詩云前人未品

題此山乃韻晦或云斗之精七峯與天配綜核載記則六峯為

甘泉山七峯之一已無疑義馬下脫一字考大儀鄉有馬鞍山

新舊府縣志俱謂在城西北三十五里乾隆江都縣志云

十三丈周二里康熙府志核之正在甘泉山地惜字形與鞍字

不類姑從缺如可也東周王三字亦模糊俟攷余因思郡邑志

乘以舊志為可貴嘉靖志既載第一峯以文義觀之其餘六峯

亦必歷歷鋪敘自引之者從省刪節無怪舊志存於今者鮮矣

蓋方志之書古人原重掌故建置沿革不厭其詳即如此井題

曰六峯設非舊志有第一峯三字則妄謂六峯為七峯之一其

學詒齋文集卷下

廣雅書局

誰信哉余因考六峯之地故煩引各志以繫諸篇且為後之纂修者增一古蹟并冀詳載夫舊志云爾

梁節愍公遺集跋

余友田君季華輯明江都梁節愍公遺集付刻屬為題記公以

崇禎癸未進士知萬安縣事乙酉殉難

國朝賜諡節愍事見明史萬元吉傳及南疆逸史新舊揚州府

縣各志均無異詞嘉慶二十一年焦里堂先生奉公本主請祀

北湖舊祠並求公所著谷庵集未得今季華獲遺詩若干首

則廣焦先生所未備矣吾鄉當明季之難乾隆縣志所載江都

忠節數十人其著錄惟宋祥遠有聽月山房集今亦無傳殆兵

燹之後多半散佚今搜輯成帙者有郝太僕襄忠錄一書為太



僕長子明龍所輯案考僕盡節事與公大略相似太僕之拒獻忠也羅汝才勸降不聽公之拒金聲桓也於獄中勸降亦不聽太僕寄二子詩云汝志莫教隨世改我心可白有天知公在獄中詩云到頭成箇是方見古人情太僕有僕從死公殉節從死者有五人忠義一門後先輝映是雖不必藉文字以傳不朽然苟得殘編斷簡足爲名教所關斯固由好古者之表章亦忠盡不歿有以啟之耳吾願季華由是集推之將志乘所載忠節諸賢一一訪其遺文彙爲一帙謂非吾鄉忠烈文獻一巨觀哉

學詩齋文集卷下

書通卦驗鄭注後上篇

通卦驗爲易緯八種之五馬端臨經籍攷宋史藝文志俱分二卷永樂大典合爲一篇乾隆三十八年奉

詔修四庫全書定以人主動而得天地之道則屬物之精盡矣以上爲上卷曰凡易八卦之氣驗應各如其法度以下爲下卷上明稽應之理下言卦氣之驗其釐訂鄭注詳載案語於下正文則仍而不改侯官趙氏敬謹重刊冠於所纂七緯之首此書在漢時儒者多習之世說注引鄭別傳云博極羣書精麻數圖緯之言本傳戒子益恩書曰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蓋指此也迨後以讖亂緯莽新妄希符命光武好讖一時佞臣曲士傳會其說直至隋唐其學寢滅讖滅則緯與注亦因之矣此

書及注失傳已久其中訛脫與他書徵引不同在趙刻外者余得校本並補出數條如孔子曰太皇之先與耀合元玉海引作與乾曜處義作易仲仲命德維紀衡說郭引不衍仲字缺維字合元案鄭注仲謂四仲之卦震兌坎離也命德者震也則命之曰

木德兌也則命之曰金德坎也則命之曰水德離也則命之曰火德維者四角之卦艮巽坤乾也紀猶數也衡猶當也注義極

爲明晰則仲命德維紀衡六字相對成文上伏羲作易爲句玉海說郭不衍仲字是也或調陰陽政德所行玉海引月令疏作或調正德所行

釋黃鍾之公案公疑誤字玉海引此節無此句稱黃鍾之重然擊黃鍾之磬

然字海引無鼓黃鍾之琴瑟用槐木玉海引作鼓瑟瑟長八尺及玉

尺一寸海皆作八夏日至之禮如冬日至之禮後漢書注引作夏至之日如冬至之禮通典亦

學詩齋文集卷下

作夏通典玉海瑟皆作琴玉海一百四卷又引作瑟至日瑟用桑木通典注云槐取氣上也桑取氣下也或本鄭注

亦未聞音以簫長尺四寸鄭注云簫亦以管形似鳥翼初學記

亦管也形似鳳翼以上數條皆趙本所不載今因學詩齋會文拈此立

課謹草此以質同人諸多挂漏所不免也或曰易緯八篇傳記

爲鄭康成者則爲鄭注無疑此篇抑有明證否曰他書引此注

者其詳要其注則定爲鄭氏姑拈一事證之下篇云立夏龍升

天注云龍心星也詩云綢繆東三星在天亦謂此時也案鄭

氏說昏期與毛異唐風三星在天箋云三星謂心星也今我東

薪于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詩云

在天此云升天立夏正屬四月節注義正與箋詩合也以此定

復何疑

書通卦驗鄭注後下篇

江都陳穆堂逢先生藏有清河郡鈔本易緯云舊爲甘泉張登

封宗所藏每頁刻有清河郡三字卷首下題漢鄭氏注魏宋均







至方脫案依原次核之則陳芥下疑是未當  
至而至所療之藥寫者脫誤今仍其舊錄之

大雪注云常至不至則療人以茵陳芽葛薑翹戲羌活蘇藜萃苔禾芹孤樺柞盤

羸芩朮歸茄麴酢礬阜藜椒蔓此節未當至而至方脫案依原

而至此所療之藥寫者次核之則芩朮下疑是未當至

脫誤今仍其舊錄之以上各注或係鄭氏原文展轉謄誤或由

後人增益均未可定案鄭氏精於脈石於禮注可見周禮疾醫

云四時皆有痼疾注引五行傳曰六癘作見即此二十四氣所

舉是也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云五味醢酒飴蜜薑鹽之

屬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凡療癘以五毒

攻之注云止病曰療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整置石膽

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皆與此注所載品物其類相似然則

以為出自鄭氏不為無據特他書未經引用本書又無考證所

學詒齋文集卷下

九 廣雅書局宋

用藥物序次不盡歸類又有在鄭氏後者即屬鄭氏原注則諺

脫已久無從正余作鄭注書後成而歸原本於陳氏因具錄

以為下篇俾鈔本古說藉廣異聞云爾

續方言疏證書後

江都沈君與九勤學士也與同里黃君聖臺任君漢卿田君季

華劉君伯山友善時以學問相切劘生平肄力小學於金壇說

文注不釋手者且數年矣癸卯省試返里得嗽喘之疾亦用心

勞瘁所致甲辰四月竟至不起所著說文重文考未成其寫定

者續方言疏證六卷當易簪時弱妻在室遺腹未生漢卿以通

家故往詢此稟攜存伯山處冀免失落或可待刻此書之成創

意於季華季華屬余記其顛末且曰無論刻與否姑存原本以

俟將來余因是歎著述之士厥有三難有篤志纂輯因困苦而

不克成者一有成矣而不克及身付刻者一既刻矣而其子孫

居奇市價且有各據其板以為私產者又其一審此三難則有

書能刻刻而能傳者信有福矣吾鄉近年刊刻古籍甚夥又有

寒士著述而歿後友朋代刻者如汪氏冬巢詩詞集黃春谷先

生刊之方氏易學五書汪孟慈先生刊之先師積庵詩續集文

集同門黃君菊人刊之是雖未及目觀其戒以視世之寫有成

書歿未數年流落不知何所者安可同日語哉今與九之書幸

錄成帙賴同人保護之不可謂非與九之福也昔孫淵如盧召

弓兩先生性好刻書孫氏尚書疏證自敘云恐壽命之不長盧

氏鍾山札記自序云不忍辛苦纂集之復為煙飛灰燼也飢寒

學詒齋文集卷下

三 廣雅書局宋

不恤而劖劖是務兩先生名位通顯而於著述則汲汲是圖焉

誠監夫年壽有時而盡榮樂之止乎其身也或者謂少年誤述

未可輕以問世是說誠然然學問之道無窮本非一人所能盡

苟有自信質諸古人而尚不相備則及時付刻後有更定亦可

附刻於後段氏經韻樓文集其例也其能傳與否質諸後世可

矣北湖焦季蕃先生為其兄里堂先生刻孟子正義跋云與家

人相約各減衣食之半日積月累以付刻是誠知其難而不避

其難焉者也余願沈氏之家有鑒於此因舉刻書之難以質季

華季華屬書此以為士之勤著述而因循退遜者進一解焉至

是書搜輯之勤考覈訓詁聲音之確簡而不濫具詳前序余故

不贊云



書陳卓人說文諧聲孳生述後

說文諧聲之字音義相兼許氏分別部凡大旨主明字義而諧聲散見於其中段氏玉裁云凡韻書以聲爲經而義緯之商周當有其書而亡佚久矣陸法言雖以聲爲經而同部者蕩析離居段氏于陸氏以後言韻者概置不講誠卓見也說文之諧聲卽後世言韻之祖大著分古韻十九部本願江段孔四家析其分溯其合孽究於聲之相轉母繫而子屬之較段氏十七部尤覺完密卽如一部二部十七部十八部本孔氏而分爲二十九部獨立一部不隨顧氏合侵鹽而一之此韻部分自景祐修禮部韻略請韻容合用時所其立論皆不存苟同之見支不存立異之見惟是入聲十九部有與十八部互收四部之入聲或有轉入十九部者鄙意尚

學誥齋文集卷下

三

廣雅書局

有一二未浹處江氏有誥十書論入聲頗覺精審惜全書未竟讀莫能正是俟他日辨析貢疑以資採納可也至如字義說文多載本義仍當各繫每字下庶幾聲義俱備可實段氏聲經義緯之書矣吾願後之由古韻以求古訓者亦以余不苟同不立異之說爲是書質焉且卽是說以說經亦庶幾可免門戶之習矣

管子書後

余讀管子書七十六篇竊怪世之譏管子者皆皮傅之說也太史公稱管子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又言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

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

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子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

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此數語仲之所以爲民爲國者可

概見矣而其要則尤在禮倉廩實而知禮節并國有四維語今

在管子第一篇又云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君臣篇云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兼而有之人君之道

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心術篇上云君臣父子人閒之事謂

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又云禮者因人之

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禮出乎理

出乎義義因乎宜三句據高郵王氏說改正心術篇下云節怒莫若樂節樂

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又見內業篇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版法解

學誥齋文集卷下

三

廣雅書局

云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凡此皆平易之論與聖人之道無異傳曰安上全下莫善於禮管子殆以禮爲國者歟而或以雜霸少之抑知桓之時諸侯力爭設非內尊外攘不足以明法令非孔子處春秋之時天下猶知重周室也齊處海濱之地魚鹽之利本其素饒卽以民其知爲利而利之此卽固本之計爲國計非爲天下計也後之論治道者不知管氏以禮治民而徒以富國強兵少之抑知國不富則民貧兵不强則民弱貧弱之國何以爲治且管氏之富國因所利而利之與後世重賦斂輕名器者不同管氏之強兵教民戰而用之與後世緩則廢弛急則召募者不同夫民猶水也靜之則清動之則濁先王以禮靜之而民不爭以禮安之而民



101110101010

不亂善乎荀卿之言曰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而順人心者皆禮也太史公美仲之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其即以禮之謂與或曰聖人嘗言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子之說何以稱焉曰此序時或人之言深恐天下後世誤以三歸反玷為知禮而管氏所以以禮治民者反置不講故特著之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旅樹而反玷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又禮器云管仲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韓非外儲說云管仲父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備上按諸書所載譏管之語未有以為非禮者孔子因聞或人之言恐啟後世以僭上亡等之漸故不得不明辨之不然或稱為賢或稱為良豈不知禮者而能若是乎吾故即傳所云安上全下莫善於禮一語為讀管氏書者正之

學詩齋文集卷下

三

廣雅書局集

興化咸氏五節婦事實冊書後  
興化咸君育之母曰顧孺人年二十三守節撫孤至於成立先是曾祖妣氏金叔曾祖妣氏裴叔祖妣氏周一門三世皆苦節教子義方事實具詳邑志及各題記矣辛酉夏育之介李君香樹以節孝事實冊屬記其事余維聖人傳恆之六五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恆巽下震上巽為風震為雷說者謂雷風相須而養萬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婦人不幸所天不祿至有備歷困苦艱辛而不易其志噫婦節也而有士君子之行矣古稱婦有四德節義不與焉婦人不得已而以節義稱亦猶士君子不得已而以忠節著之死靡他終身

不改境遇或不同一以恆焉者守之泥一門貞苦各行其志當其時並不計及於節義之美名焉則其志尤可憫也士夫竊冒榮名而或於不得已者而竟已焉死節守節謂何矣豈不貽羞亦禍也哉孔子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廉恥之道衰殉節之意薄辱身賤行相率於隱忍偷生而習焉罔覺聞咸氏累代節義之風或不無少愧云

讀畫舫錄書後

儀徵李艾塘先生著揚州畫舫錄十八卷成於乾隆六十年其自序云嘗以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上之賢士大夫流風餘韻下之瑣細猥褻之事恢諧俚俗之談皆登而記之其例以地為經以人物記事為緯信乎雜家之支流志乘之外史也吾鄉素稱沃壤

學詩齋文集卷下

三

廣雅書局集

沃壤  
國朝以來  
翠華六幸江淮繁富為天下冠士有負宏才碩學者不遠千里百里往來於其間鉅商大族每以賓客爭至為寵榮兼有師儒之愛才提唱風雅以故人文彙萃甲於他郡歷年既久而望景星奔之士則裹足不入焉嗚呼昔所稱為文望者多借才於異地而今之生長於其鄉者恆不乏束脩自好之流大之為通經博學小而書畫篆刻以今視昔未遑多讓特文藝處有餘而殷富則不足也余生也晚友朋中篤志好古而有所不為者多不能安於其鄉即有困守里門取二三同志為文酒之會屈指亦甚不易况月異而歲不同耶然君子學以為己當艾塘先生時



其才識能爲世書者吾未見無其人而是錄之傳則艾塘先生所獨毋亦魏文所云貧賤則困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因循惰味學者大患耶偶讀是錄感懷今昔書此自勵

黃雲起先生墓表

周禮列醫師之屬於天官今制凡府州縣有醫學誠以天地大德曰生

國家重者民命故備設其職以衛民生蓋技術也而道存焉已業此者體天地生物之心念先王設官今制立學之意酌劑陰陽水火感召祥和癘疾不降民不夭札其必由此歟乃或沿其名卒莫究其學人之視醫技也醫者亦託於技以爲業幸而中焉居奇射利固不至且相習焉莫之怪求其重視民命而時惕

學語齋文集卷下

三

以死生存亡者蓋往往難之吾鄉黃雲起先生幼習儒困於小試課徒之暇肆力於經傳者深篤好醫家言從徽縣羅養齋先生游盡傳其學凡古書禁方無不溯本討源手自評校平生視醫學甚重未嘗掉以輕心爲人別脈尤加詳慎息深達靈洞徹隱際以故所全活者甚眾有德之者則曰病本可生吾特不致之死而已何德之足云嗚呼此非仁民愛物之君子肯爲是言耶惜乎知先生者希而其學不昌於時爲可慨也先生諱龍祥揚州甘泉人祖泰熙國學生父紹坤早卒事叔父如父與從弟白首同居生於乾隆五十八年卒於咸豐十年年六十九配莊孺人勤儉而克相以禮無子以從弟之子圖成爲嗣圖成讀書能文乞余表先生之墓屢諱屬之亦老子之志也迴憶數十年

來吾鄉儒士遠於醫理其緒論爲余所深悉者以殷先生古農及黃君魯泉陳君樸生爲最著之數石者皆文儒而篤於醫從未有漢中負氣視世無不知之病以陋俗波靡者先生與諸家門徑不必盡同其指歸之同者皆以民命爲重殷先生晚年病發未及著書樸生中年夭折編帙未成魯泉已有成書遭亂遺失而先生校勘各書亦因避地散佚均不克流傳於後嗚呼誰爲爲之此其莫可知也夫茲故聯類及之以告後之攻甲乙家言者俾知所取法焉

任授廷墓誌銘

道光二十年庚子恩科鄉試江南展期九月余同學友任雲臺漢卿于八月二十六日在省聞計星奔蓋其尊人前二日卒于

學語齋文集卷下

三

家余自省抵里後瞻拜靈次雲臺以明年某月日卜葬於某原之新阡屬余文以納諸幽余與雲臺爲卯角交尊人行誼素所飲聞其敢以謫陋辭按狀君諱宗華字惟德一字授廷先世自明洪武山東布政使右參議始祖欽公葬揚州東鄉欽公季子杭公明國學生遷居鎮江至君父承進公復遷揚州福業洲七圩遂占籍江都曾祖貴俊祖尙禮父承進世恆爲農而有隱德君事親以孝聞十九而孤几里儂春秋祭脯之事各極詳慎而於族戚因乏者矜恤備至家漸落棄農習賈然自悔少孤失學遇邑中文學士無不致敬嘗謂人曰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以故雲臺就傅時督課益密道光戊子雲臺科試入學君欣然曰女之入學師友賜也再能勵行讀書守吾家謹厚之風可無



憾矣年既邁雲臺授徒於家以脩脯佐甘旨嘗登其堂與雲  
臺劇談權論君嘉形於色而處境裕如十數年如一日也今君  
遽歿老成殞謝耶可忘曷夫以君天性純固與人無爭心而無  
疵以終理所宜也乃變出偶然而雲臺不得親視飯舍使其抱  
終天之恨者又事所難知也君生於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十二  
日卒於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春秋七十有三娶黃氏次  
娶亦黃氏繼娶陶氏子五長傳億出嗣君季弟早卒次傳志三  
卽雲臺江都縣學生員四傳緒早卒五傳恕女四長適國學生  
顏銘次適三適句容甲午科舉人陳立四適徐鎮孫男五世緜  
世紳世琛世璜世杰孫女四銘曰

學詩齋文集卷下

毛

廣雅書局

孝于惟孝兮

張登封先生家傳

先生諱宗泰字登封號筠巖揚州甘泉人曾祖星煥祖以堅皆  
國學生父鈞先世居城北黃子湖濱至其祖遷郡城先生幼事  
祖父母得其歡心母王體羸多病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自爲  
諸生廉隅自飭研究經史寒暑不輟乾隆五十四年由廩膳生  
選拔貢生明年

朝考二等一名交部以知縣用先生以父齒日高呈請願就教  
職引

見準改選授泗州天長縣復設教諭履任後訓士以敦品績學  
爲先公餘惟篤志著述縣志年久未修因纂備修天長縣志稿

十卷其修葺費序籌備樂舞一一皆實力奉行境內遇有水旱  
偏災奉委查驗務使實惠及民無苛無濫雖鄰封亦皆親歷不  
假手於胥吏時泗州牧左公輔及巡撫朱文正公知其勤恪欲  
保奏以知縣升用先生力辭其畱心民瘼而不近名也類如是  
嘉慶辛未奉父諱去官先生已年逾六十喪葬悉依禮法服闋  
後在籍候選道光紀元有

詔保舉孝廉方正鄉人以先生名實相副公舉申請先生不欲  
居盛名力辭不就歲乙酉再選廬州合肥縣教諭在官未二年  
而職事修舉與官天長時無異梁鄉有農家女未昏殉夫先生  
不遠數十里親往致奠詳請

學詩齋文集卷下

毛

廣雅書局

遭餘力至今舒巢臨淮之民猶口頌德政不置云年七十八引  
疾歸里暇時以誦讀自娛所著書如周官爾雅注疏正誤孟子  
七篇諸國年表天長縣志表俱授梓行世其未付刻而卷軸甚  
鉅者以舊唐書疏正新舊唐書合鈔爲最次則春秋左氏傳讀  
本正誤乙部攷日長編新唐書天文志疏正竹書紀年校補二  
十二史日食徵唐冬夏兩至故案行述作故宋遼金元朔間攷  
俱藏於家又質疑偶存六卷天長縣志稿十卷開門下士何廣  
文棟校刻於壽春學署先生生於乾隆十五年二月三十日卒  
於道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二日年八十三妻李氏吳氏子三  
長榮光廩貢生候選訓導次閔生廩監生次學金國學生出嗣  
季弟後孫六人余因先生之戚林君鴻訪得榮光所爲行述並



公舉孝廉方正事實冊知先生之歿也無銘志因爲作傳以其  
所著述者詳著於篇

論曰今之教官古師儒職也周禮太宰之職曰師以賢得民儒  
以道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  
六藝以教民者民卽師氏保氏所云國子是也其在鄉學則鄉  
大夫州長黨正各掌其教治而祭祀賦役賞罰之政悉隸焉古  
者能教民乃能牧民也范書載循吏於儒林之前其人多通經  
守家法故所至有聲迨後學無專家流品日雜於是教官不與  
民社之事間有不避越俎之謂者其事又未必審合乎道藝若  
先生以儒官而勤民爲念而人莫議其侵官者誠有以感之也  
先生真古之師儒哉



雲南叢書集部之五十七

何文貞公遺書

卷六



雲南圖書館

館藏板

甲寅年刊



校刊何文貞公遺書序

道至孔子而大明周末秦漢之際復為異端諸子之說所淆亂漢惟董子得其醇唐惟韓子得其正宋至周張二程四子者出俱稟中行之資剛健之性而益之以純粹以精之學因得不傳之道脈於遺經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著之為文章朱子生其後集羣儒之大成本孔子下學上達之訓深造自得益充實而有光輝其傳註諸經俱粹然一出於正由是孔子所傳二帝三王明德新民之學又復大明於世矣朱子既沒黃勉齋真西山衍其傳元許魯齋明薛敬軒胡敬齋及於我朝之張何文貞公遺書序

楊園陸稼書諸先儒續其緒俱能篤守其正而不失程朱論學之宗其行己立身或出或處事君臨民著書垂教咸能擇善固執真知力踐於孔孟之道而不為異說所遷移是皆所謂言可世為天下法行可世為天下則者也嘉道間海內重熙累洽文教昌明而闡然為為己之學兢兢焉謹守程朱之正軌體之於心修之於身用則著之為事功變則見之於節義窮則發之於著述踐之於內行純一不雜有守先待後之功者聞見所及約有數人長白倭文端公霍山吳竹如先生官京師時與師宗何文貞公湘鄉曾文正公羅平寶蘭泉侍御日從

何文貞公遺書序

善化唐確慎公講道問業不遠時趨其時在下位者則有湘鄉羅羅山先生桐城方植之先生永城劉虞卿先生俱無所師承而砥節礪行為窮理精義之學厥後諸公學成德尊倭公則完養深醇近於薛文清吳公則誠明兩進近於陸清獻羅方劉三先生閑道距詖其正大精純幾於韓子之辨佛老朱子之辨雜學是皆大有功於道教者也曾公既用其學撥亂反治以勲德顯寶公秉正嫉邪以直言著獨何文貞公高志卓識實體躬行毅然有堯舜君民之心嘗補輯朱子大學講義進呈又手錄真西山大學衍義恭呈黼座其他奏議無一不以君德人才為心惜年未強仕而遽賫志殉節不獲盡施其所學於世著述亦散軼不全然固已無愧於古之純儒純臣也已六安涂朗軒制軍曩嘗從倭吳諸公遊篤好正學之書既刊程子朱子許文正胡文敬全集嘉惠士林復校刻倭文端公遺書吳公拙修集劉先生理學宗傳辨正羅公姚江學辨方先生漢學商兌今復訪得何文貞公遺書屬宗誠編次急為刊行夫文貞此書乃其篤志程朱之學欲以道致君澤民而未盡者也涂公之刻此書與前所刻諸公之書非徒篤師友之誼而欲顯微闡幽也誠以其皆聖賢之道正脈所關故樂為傳



之使學術不致爲異說所迷誤而明德新民之學常昭於世也讀者當有以默識於心云光緒十年孟冬月桐城方宗誠謹識於安慶之觀瀾樓

何文貞公遺書

序

三

校刊何文貞公遺書

雲南叢書集部之五十七

目錄

補輯朱子大學講義上 進呈

補輯朱子大學講義下 進呈

文集卷首 本傳 奏疏 碑記 墓表 記事

文集卷一 疏

文集卷二 序 跋 書

附錄

何文貞公遺書 目錄



補輯大學講義序

臣聞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而所以啟發此心之明維持此心之正以為行道致治之大原者則在乎學三代而上治與道合故執中建極以一心貫乎萬變而不覺其繁三代而下治與道分故事雜言詭以萬變擾乎一心而不得其要雜霸權謀之學出而紛爭起刑名法術之學出而刻覈深至於秦火之熾則禍亂極矣訓詁詞章漢唐僅沿夫陋習老莊釋氏晉梁益肆其空談有宋肇興斯文丕著大學之教首闢於程門章句之功特垂於朱子迄經筵之入侍有講義之敷陳上不負乎主知下不負乎所學立朝四十六日尚缺修齊治平之篇奏事數千萬言無非格致誠正之旨使竟得行其志則王業豈止於偏安道學何至為厲禁哉臣謹披遺帙仰慕前修謂天德王道之指歸序不亂而功不闕惟綱領條目之分析語必詳而擇必精於是手錄其辭心維其義凡註釋未定之論悉以章句或問為宗而講解既發之端時以語類奏牘為證惟冀體明用達不禁詞複言重兼採眾說於諸儒以求折衷於一是缺而復補淵源聿溯夫洛閩言必可行模範敢忘夫鄒魯誠恐圖治而不求其本則功利與文法斷難有成為學則

補輯大學講義序

不負乎主知下不負乎所學立朝四十六日尚缺修齊治平之篇奏事數千萬言無非格致誠正之旨使竟得行其志則王業豈止於偏安道學何至為厲禁哉臣謹披遺帙仰慕前修謂天德王道之指歸序不亂而功不闕惟綱領條目之分析語必詳而擇必精於是手錄其辭心維其義凡註釋未定之論悉以章句或問為宗而講解既發之端時以語類奏牘為證惟冀體明用達不禁詞複言重兼採眾說於諸儒以求折衷於一是缺而復補淵源聿溯夫洛閩言必可行模範敢忘夫鄒魯誠恐圖治而不求其本則功利與文法斷難有成為學則

不適其宜則博雜與空虛皆屬無用內外隔絕心迹乖

違以斯制事不亦謬乎真德秀衍義序曰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盡

正君之法然則欲盡君道而盡臣道洵未有切於是書

者也臣恭遇聖明幸濡德化每食芹而欲獻殊執管以

難窺殫朝夕之編摩情殷報主察古今之治忽道本宜

君謹呈一得之愚仰佐萬幾之暇所冀統承精一嚴道

心人心之辨而單心永矢夫緝熙庶幾效著明新掃俗

學異學之紛而典學克成夫終始云爾臣何桂珍謹序

咸豐元年二月二十六日

補輯大學講義序

補輯大學講義序

二



進呈補輯朱子大學講義疏

奏為補輯朱子大學講義恭呈御覽仰贊宸修事臣聞帝王之學與經主異說命論學曰時惟建事又曰厥德修罔覺蓋學而不期於建事則其用不行然學而不本於修德則其體不立修德為建事之準建事乃修德之施體用一原未有明體而不能適用者欽惟皇上聰明時又德業日新復命翰詹諸臣輪進講義實天下之幸非獨士林之榮也臣惟學古有獲經史為宗皇上擇題分講勢難徧及至欲求經史之綱領以為學問之本原則莫如四書而四書之中最簡而該者則莫如大學皇

補輯朱子大學講義

進呈疏

一

上自冲齡典學以來既講之有素矣然昔則玩索其文義而會之一心今必切究乎事情而達之天下為學為治心無二用理實貫通學日進則治日進學日退則治日退其勢有相因而至其機非體察不知故講求於未事之先者所以清出治之源也講求於將事之際者所以決出治之幾也講求於既事之後者所以驗出治之效也何時何地而可以廢學亦何學而不歸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乎但三代而下斯道不明正心誠意之說僅見於漢董仲舒天人策唐韓愈原道篇而所以能誠且正者亦未之及至宋二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特於

戴記中將大學表而出之朱子為之補輯發明而聖人

之道復著紹熙五年召侍經筵著有講義六章尋即罷退夫學之不講久矣功利之習中於人心率以用智自私為得計而聖賢大公順應之理反視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故朱子入朝有戒以勿為正心誠意之說者蓋不切究乎經傳之指歸而以心意為空虛以誠正為拘泥無惑乎其說之不能入也豈知言誠正而不本於格物則心意將何所據言心意而不按之家國天下則誠正果何所為真氏德秀有憂之於是旁徵經史輯為衍義先以帝王為治之序繼以帝王為學之本所以見治之

補輯朱子大學講義

進呈疏

二

必原於學學之必切於治也其論格物致知之要則曰窮至極理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蓋舉身心家國天下之事而一以貫之至論誠意正心則曰崇敬畏戒逸欲論修身則曰謹言行正威儀論齊家則曰正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感屬雖未及乎治平而大綱已舉細目自張明邱潛從而補之至詳且備故德秀以大學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而先臣能講學亦以衍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非虛語也但循義實之以而講義先明其理不得乎理之真宰亦無以觀乎事之會通故朱子告君之意必欲其講求於此然後考之於經驗之於史



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誠味乎其言之也臣前蒙召對垂詢朱子之學復諭以心性之功退而自思無術報稱竊以朱子生平事業盡於大學一書講筵所陳至爲切要謹於文集中一一摘錄其小註則改照章句定本講義則開參或問語類及奏劄封事等篇復附以諸儒之說折衷朱子之意其後四章謹如式補輯而臣之所聞僭附於後分爲上下二卷裝潢進呈伏願皇上察臣愚忠時賜觀省必灼見乎物我一理體用一原卓然有以爲修德建事之本則舉而措之然後知修齊治平之功斷不能外格致誠正而別求速效而格致誠

補學李查講義

進呈疏

三

正之道亦不能離修齊治平而徒尚空談由是證以衍義之言則經史皆歸實用驗諸當世之務則利弊悉有准裁以皇上天寶之資而於此實用其力將明新至善何讓於堯舜三王哉臣竊惜朱子之學不行於當時而深幸其必行於今日也用是不揣冒昧繕摺續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再臣以末學忝荷主知職思其居曷敢僭越且皇上萬幾兢業又值軍書旁午之時豈宜以迂腐空談冒厯宵旰但思讀書應事一理相資若必博覽羣言逐字考核逐句記誦未必皆適於用亦恐不勝其順至於修己治

人之方酌古進今之道體諸身心而時措之不但無妨於政事而時有益於政事者也恭查康熙初年軍務孔殷聖祖仁皇帝精教致問學天下賴以大定此非其明效歟朱子封事有云大功易立而本心難保戎寇易逐而私意難除夫果能保其本心之明而除其私意之累則大中至正事雖萬變以一理順應而有餘尚何功之不可立何寇之不可逐乎蓋主治之本係乎一心而攻之者眾不惟嗜欲足以擾之卽文玩亦足以蕩之不惟人情足以奪之卽事勢亦足以撓之不惟諛言足以驕之卽讜論亦足以激之不惟奸謀足以蔽之卽成法亦

補學李查講義

進呈疏

四

足以錮之故學而不歸乎道之一則篤志或誤於歧趨學而不求其性之真則善政皆等於故事學而不得夫理之至當則智謀術數悉混於偏私自古非無好學之君勵精圖治而天下卒以不治者職是故耳董仲舒對策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夫竇聰明作元后其爲學亦何事於彊勉哉蓋學所以變化氣質者也氣質之偏不外剛柔兩途偏於剛者多自用而好勝則處天下之事無非剛偏於柔者多隱忍而曲徇則處天下之事無非柔此洪範所以有剛柔交克之用而大易於乾之上九陽亢有悔則



用九戒以无首剛變爲柔也坤之上六陰道既窮則用  
六戒以无貞柔變爲剛也不剛不柔敷政優優詩之所  
以頌湯齊者蓋惟事事循乎天命之理而不參以一己  
之私也大抵事物之變無窮觸之驟則喜怒動其心來  
之紛則利害亂其心倖辨於臨時則心滿而察理難周  
講求於平日則心虛而研理必審朱子所謂隨事觀理  
卽理應事者實爲切要之言不隨事以觀理則其自信  
爲理者未必非意見之所膠不卽理以應事則其自謂  
能事者未必非血氣之所使深之爲聰明自作而無以  
收集思廣益之功淺之爲世故周旋而無以示開誠布

補輯參天學詩義

進呈疏

五

公之道至於積習既久上下相蒙而欲整飭紀綱綜覈  
名實勢必不能是以古帝王之爲治也欲矯天下之弊  
而更張之必先矯一己之偏而更化之舜稱堯能舍己  
而命臣以彌違仲虺贊湯能改過而復戒以自用伊尹  
告太甲曰言逆於心必求諸道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  
納諫者所以聽今人之言讀書者所以聽古人之言於  
古人逆心之言能求其是而曲從之則於今人逆心之  
言必能求其是而曲從之矣於古人遜志之言能求其  
非而剖決之則於今人遜志之言必能求其非而剖決  
之矣凡用入行政一以是求之如其道則人之逆心者

有必取政之逆心者有必施也非其道則人之遜志者  
有必懲政之遜志者有必禁也至於動靜云爲無不皆  
然則氣質不能用事而德性清明治道有不日進者哉  
此大學論新民所以歸於自新而必以修身爲本也然  
其要在乎主敬而已敬則有以存養此心而致其省察  
克治之力惟聖明之留意焉臣志切愛君言多煩瀆無  
任悚惶待罪之至謹附片具奏

咸豐元年十月

補輯參天學詩義

進呈疏

六



大學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弟子之學有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學故以大學名之

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

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修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為世儒誦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

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為君者不知君之道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父之道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於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修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

而他求哉臣以無能獲奉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釋其名義如右惟聖明之留意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質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至善而後止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



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以人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得其濁且駁者為愚為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為物者固無以全其所得以生之全體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為人則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粲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者也臣桂珍謹按中庸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蓋人自受生以來理即在氣之中理與氣合所以處處即所謂明德也具眾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

推其具眾理所以能應萬事 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濁純駁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無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稟之拘矣又以拘於氣稟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靈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

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知矣臣桂珍謹按或問此下有云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求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頂一有覺焉則此空際之中而其木體已同然矣此即孟子所謂四端如乍見孺子之惻隱不忍一牛之穀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也臣桂珍謹按或問云其必先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啟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以於身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

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臣桂珍謹按性者心之生理乃明德之實也章句序所謂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正補聖經所 矧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眾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



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臣桂珍謹按詩書言天賦天賦天命天討皆屬至善不易之理非人所能自私自用智於其間也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

卷上

五

目之六者也眾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臣桂珍謹按語類云若新民夫有所未到此即孟子所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

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卷上

六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之者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臣桂珍謹按心有定理自能不動大極圖說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與禪家人定坐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專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於治己欲體道者



不可不先於知也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爲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陛下深留聖意伏乞睿照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物者身之主人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至之知誠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身之所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

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彊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爲自欺臣桂珍謹按或問云一善去惡或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彊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有未實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欲勉彊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臣桂珍謹按或問云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語意備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彊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臣桂珍謹按或問云

發者惟視乎知而物之所據者不外乎物以舜之由仁義行亦正惟先能明物察倫而爲生知也後世老佛之學乃雜物而言知豈不謬耶朱子曰格物所以致知猶食所以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厲於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厲於不盡吾儒卻不然蓋見得無之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遺於物佛說萬理皆空吾儒說萬理皆實從此一差即有公私義利之不同又曰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學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

有聖人言言義卷上 八



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  
有箇天理人欲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  
過教肆便見天理學便是人欲又曰前凡所應  
接底都是物事學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  
知不到便都分曉若知得便定恁地做更無  
第二著第著止於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  
恁地做也第著止於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  
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之  
類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朝須是進君  
子退小人道是第一義有功用決定著賞有罪決定著  
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  
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  
義第一義便如何台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  
第一義便如何台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  
爲遠達孟子性善言必稱堯舜只是要時君做得  
能誠故孟子性善言必稱堯舜只是要時君做得  
第一義也漢唐以下見不及此一切皆苟且爲之  
代之治遂不可復唐太宗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  
法乎中不免爲下其言善矣但太宗之所謂上者仍  
屬中一層故一傳而遂淪於下流惟明乎大學者仍  
精詳卷之三 卷上 九

之理則知彼之不足恃而  
舍此亦無所用其力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  
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知  
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  
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  
也序  
臣謹按此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  
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  
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  
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或問云能

於理而無自欺矣蓋理字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可  
承知至來兼爲善去惡說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可  
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同作物不能動蓋外物之不能  
動者有理以主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可不陷於其  
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  
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臣謹按  
謀功利是不自格致誠正來者智謀對天理言功利  
對道義言天理是人心之公智謀是一己之私道義  
是性分所盡功利是情欲所作爲如湯武之後暴  
殺民只是順天理人知明德當無一毫計較於其間  
自後世爲之便有許多作用不堪對人之處蓋同此  
一事而所見各別所行不能不差其效驗亦相去遠  
甚則信乎天下之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正心以上皆

精詳卷之三 卷上 十  
所以修身也齊家以  
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  
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  
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  
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差等矣故不能格物致知  
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  
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  
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  
民猶影也表止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



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疏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疏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修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從容諷味常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修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

神聖學義卷上

二

曰此於修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頓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從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修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臣又謹案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爲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爲後

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蓋夫子所謂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臣謹謹按大學之教自上而下莫不各有當其盡之責而君天下者所係尤重但聖經之義不

神聖學義卷上

三

明則或嫌其繁而中機會或病其迂闊而不切事情於是有所以權力脅制天下者矣有以智謀者則又習於具文與天下相掩飾焉其善焉者又安於樸質與天下相休息焉即有一二好學之士亦且拘執文字而不觀其會通空談性天而不求其實用此格致誠正齊治平之道所以不行於天下也夫平天下之本在修身而其要在格物爲知所謂空而不實者是也蓋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內而起居言動外而政事人才以及故府之典章羣工之條奏隨其身之所接皆其理之所當窮而五經四書通鑑綱目性理大全歷代名臣奏義大學衍義補諸書所以講求於平日者無非切要每舉一事用一人必本素所講求者而體察之務得其是非之真而不牽於疑似則即物而吾之所知者至矣然後於其是者決計行之其非者決計去之則意於是誠矣至其所以行之去之者必當乎天理之至公而不狃於一己之偏私則心於是正矣身於是而修家於是而濟國於是而



治天下於是有而平即物即知即誠即正即修齊治  
平功有遺進而無偏廢緒則萬殊而理實一貫  
朱子所謂新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  
以盡其大而無餘也若謂必待物之盡格而始從  
事於誠正待意之既誠心之既正而始從事於修  
齊治平則夫身之所在豈可一時而不檢家國天  
下之事又豈可一日而寬其責哉此世俗之所以  
嫌其繁瑣謂其迂闊而以爲決不可行者試即講  
以按之章句即章句以按之聖經夫亦可以恍  
然悟矣伏願皇上詳審而切體焉則知大學所以  
爲教者本之入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  
民生日用矣倫之外朱子之言不其信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太甲商書  
顧謂常目在之也諛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  
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  
不明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帝典堯典皆自明也結所引  
自明已德之意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本脫誤  
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  
明惟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  
何苦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  
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  
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  
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惟文王  
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其曰  
顧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  
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

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專  
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法人惟不察於  
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目在之  
無少閒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明德常明  
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人之爲德未嘗不  
明而其明之爲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  
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爲能明其  
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皆  
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其  
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

新民矣臣謹按此章著力在一克字歸重在一  
先臣陸隴其之說曰文湯堯皆治天下國家之責  
者也其所稟之姿不同所遭之遇不同所行之事不  
同而皆汲汲於自明其德與經文之言若合符節然  
則明德其可或緩哉未有德不明而可以講經濟  
講事業者也但此明德要看得尊重又要看得平常  
此德不是香冥昏默物事只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  
仁敬孝慈信是此德之名目身心意知物是此德之  
所寓格致誠正修是此德之目身以明者聖賢傳說  
得何等切實後來子思又將此明德改作中庸二字  
其發明大學之意尤爲明白學聖不可因聖賢傳說  
日明日峻便認作一件奇怪之物所可慮者氣極物  
欲兩端最難打破能破得此二關宜做聖人稟賦  
極峻地位亦不是難事按此段指點切實學者言  
下領悟者實可行其言中庶幾大學相發明之意尤  
有證據蓋性道之蘊即明德也教則所以新民也由  
中和位育以至於無聲無臭不過止於至善而已  
學問思辨格致之事戒懼慎獨誠正之事方策九經  
修齊治平之事而於誠之一字九推而克之經緯參

卷上  
志



廣義非性分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蓋沐浴之盤也銘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誠其靈言誠能一日有以濟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康誥曰作新民鼓之之謂作言振起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新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

初學子言義卷上

五

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則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汗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濬潔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亦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

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閒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濬潔雪之功無少閒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潔日躋者則其語意與日新為至近而敬之一

初學子言義卷上

六

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寤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閒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臣謹按丹書吉念務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四語可與盤銘相發明夫德之不能日新者墮於怠也累於欲也居敬以立其本從義以致其而於几席觴豆刀劍功易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也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戶牖盥櫛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



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為自明之主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墮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為昏蔽穢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臣桂珍謹按

生不測天下塗炭蓋其不以自新為本則其所以新舊染之汚則天之明命嗚矣必於一日之間猛省振者都洗剔出來一變其氣質使天理之封錮於平日不繼則天理暫明而義也既能苟日新矣恐工夫人欲傲主仍然一舊染之汚故要日日新既不能日新矣又恐工夫偶一暫明者不能不暫時合者不能暫離氣稟之已變者不能不舊染之汚猶未絕也故要日日新合此三句總是無時不戒慎恐懼無時不格致誠子講舊染之汚止就利欲說而罷其氣稟說蓋人欲之染亦因氣稟以為緣緣於剛柔即不免有所粘滯必克其氣稟之偏而後能絕其人欲之累二意可相發明也至於民之機民所自有特須上之人迎其時發見此自新之機而民自有特須上之人迎其機而振作之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放勸之勞

來匡直輔翼振德大禹之修和功叙董成勸歌音是物也若命之新不必專主始有天下而言即經體之君國祥中與風會汚而復隆氣運否而復泰皆新民之驗然此要不可委之於天唐李泌謂君相所以造命陸贄謂非人事之外別有天命故章句言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詩言配命先以修德不然周日有命自天而大段亦曰有命在天乃一以是與一以是廢又何也君人者念人心之無常天命之不易則恐懼修省不容疏然要知人心無不可轉天命無不可回則激厲奮興不容已蓋更化善治惟人主之所欲為但恐此心舊染之汚洗剔不盡而私情牽係微論聲色貨利冒貢非幾即善怒徐乎私情聞鋼於酒習與時俗仰隨事因循視堯舜湯文為高不能學雖如漢文之寡過亦僅足以小康而不足為臻長治久安之盛故傳者總極以無所不用其極責成君子必欲其不安於小成不狃於近利惟立志於此而果毅以赴之安在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見於今日乎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元鳥之篇邦畿王者



尚止之詩云緝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地也詩云緝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邱隅  
岑巖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  
辭言人當知所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  
當止之處也  
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緝熙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  
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  
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  
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  
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喧兮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  
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

卷上

九

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衛風  
淇澳之  
篇淇水名澳隈也倚倚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錫  
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錐磨磨以沙石皆  
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  
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  
密之貌謂習武毅之貌也喧宣著盛大之貌也道言  
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  
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  
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也由恂慄戰儀  
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  
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  
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  
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  
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  
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歎淫佚其味深長  
當熟玩之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之至善之義其曰邦畿  
千里惟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  
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時  
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  
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則  
以聖人之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  
有別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  
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  
在於仁為人臣所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  
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  
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人倫天理之極  
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眾人類  
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  
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  
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  
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  
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  
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而  
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高邦作孚正此意

卷上

三

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衛風  
淇澳之  
篇淇水名澳隈也倚倚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錫  
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錐磨磨以沙石皆  
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  
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  
密之貌謂習武毅之貌也喧宣著盛大之貌也道言  
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  
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  
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也由恂慄戰儀  
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  
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  
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  
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  
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  
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歎淫佚其味深長  
當熟玩之



也然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  
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  
能為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盡其  
餘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  
臣桂珍謹按仁敬孝慈信在聖人自然得其所止而  
在學者則知止為要若格致之功未至而徒任心所  
之則如或問所謂仁流於姑息敬墮於阿諛孝或陷  
父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所  
為也玩章句究其精微  
其引瞻彼淇澳以下舊本脫  
之蕊二語其意可見  
誤今移在此其意則以明夫所以得其至善而止之  
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  
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

補軒三書詩義 卷上

三

己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  
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  
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辟面盎背施  
於四體而為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  
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  
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  
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  
而已矣其引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  
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得業之  
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

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  
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  
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臣桂珍謹按或問云上  
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  
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  
並非有奇絕俗之處只是一箇恰  
好道理惟在致知力行以求之而已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長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之言而聖人能無實之  
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  
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既於此言可以知  
本末之  
先後矣

補軒三書詩義 卷上

三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舊本  
脫誤今移在此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  
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  
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眾  
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  
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  
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未矣臣桂珍謹按陸隴其以  
事猶必原於明德可見凡責於民者無不當先責於  
己後世治人之法日密治己之法日疎本之不明於  
天下久矣豈知從治人上講求無論政刑是未即禮  
樂亦是未若非自明其明德而欲以新民斷斷不能  
故欲民志之畏  
須自己先知畏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大學之傳以釋正經前章之



義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強其志以勝其  
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  
天之明命者欲學者之於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  
以頃刻忘也其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學  
者深自省察一日而然言以去惡而遷善則又如  
是日日加功而無閒斷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以求  
止於至善亦日新之意也凡此數者其言雖殊其  
意則一臣願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  
日之間曉然有以見夫氣稟物欲之爲己害脫然

有以去之而無弊則天理之明瞭然在目而有以  
爲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如既切  
而復磋之如既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  
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  
者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  
章所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下之留  
意焉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開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義今亡  
其辭而獨得此一自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

篇之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爲  
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言  
者果爲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尙賴程氏之言有可以  
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  
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致也凡有  
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  
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  
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  
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  
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  
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  
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  
但於一事上窮盡其地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

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臣惟珍謹按孝是人子所同而  
以善其父則必求如舜之孝以文王爲父則必求  
如武王之孝隨其父子之分際而窮其所以處之之  
理無窮理之所在而但曰吾行吾孝則必有窒而不  
通之處董仲舒所謂爲善而不知義反惡於  
惡故聖人之道必因物付物凡事皆然也若一事  
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臣惟珍謹按此專爲平日用  
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  
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



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臣桂珍謹按乾道變

也化各正性命萬物各一理所謂物各一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始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統

極也此一太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

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為先致知以敬為本

臣桂珍謹按胡宏謂格物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

知乃可精其發明程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按人心之

補軒子言義卷上

三

所以昏者欲亂之也寡欲則心得其養而所知益明所守益固故貞為智而於時為冬皆取內斂之意

論其所以為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

之謂一臣桂珍謹按主一者非空守一心如讀書則於將或無適者心惟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又曰但

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之久而

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

法臣桂珍謹按常惺惺者謂時常提尹焞之言則曰

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

極緊矣故臣又拾遺意而論之曰天道流行造化發

音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

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具於

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

能為也臣桂珍謹按天生是物即賦以是理所謂天

人心但非可以私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

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

有剛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

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

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

容己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

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書所謂降

衷詩所謂秉彜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

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氏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臣桂珍謹按正蒙云性者萬

邵雍所謂道之形體者臣桂珍謹按擊壤集序云性

朱子所謂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

於心又曰謂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

內蓋道特其統名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

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殊

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

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

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

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

補軒子言義卷上

三



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人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於此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周備精切而無不盡也臣桂

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已者臣桂其所以然者而不可易者臣桂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於其間以至於一日豁然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凡此推演雖出管窺然皆聖賢傳之意造道入德之方也臣桂

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昏昧雜擾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以窮之則固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微之揮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微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窮其形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語言之外而日道必如此而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說淫邪亦誤矣日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日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抑臣聞之治古爲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爲尤密蓋自其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傅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爲臣爲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效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醞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修天下之人初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爲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



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  
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  
欲學於小學以為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  
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  
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大小之臣皆  
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擬議窺覲於後則豈  
不反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為者  
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  
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  
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為窮理之本伏惟陛

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  
已也臣義切愛君不覺煩瀆下情無任恐懼懇激之  
至臣桂珍謹按存心致知不可偏廢朱子甲寅奏劄  
云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在於  
居敬而持志王年封事云陛下誠德之初親御簡策  
衡石之程不過誦讀文辭吟詠性情而已比年以來  
聖心獨能欲求大道之要又留意於老子釋氏之  
書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  
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  
將格物致知以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而致知者  
義理所在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  
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教一  
二辨黑白矣矣未奏劄云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  
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  
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未  
間動涉疑貳聽納不允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  
著由不講平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

臣竊陛下清問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  
考之於經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  
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  
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  
數計而可正黑白判然矣已酉封事云講學所以正  
心而學之邪正又有辨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  
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  
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  
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  
邪者亦鮮矣戊申封事云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益  
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寶而  
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  
萬理聚焉於其中而民彙物則無一之不見所謂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理必循其法而無一事  
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  
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  
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學之則無間而治心  
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後之說則其本未  
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明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

無所放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  
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誣淫邪遁  
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嘗謂之日  
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嘗謂之日  
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以  
上五段皆與講義相發明而所謂淺近虛無者尤不  
可以辨蓋必如朱子所謂指去舊習無用浮華之  
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說之說然後可以專精於格致  
誠正之功以爲修齊治平之本故謹附  
著於此而並錄補傳於後以資考訂云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聞嘗編  
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  
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  
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  
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



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  
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  
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

之至也臣桂珍謹按格物致知為大學第一義自漢  
補傳傳學有所依據以爲入德之門既不務博而  
隨於支離亦不徑而流於狂妄程朱之有功於天  
下萬世者端在於此自明儒取經文二語結之謂知  
矣二語附於聽訟章末以衍文闕文二語結之謂知  
本即是知至其說已偏王守仁又以復古本大學爲  
名復廢朱子補傳謂格物當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  
創爲致良知之說後學利其便捷翕然從之至於  
棄典文掃除禮法任心自肆流弊至於明末而未已  
我朝先臣陸隴其出而救正之點定四書大全並著  
四書因勉錄松陽講義謂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  
卽非正學後之學者始得所適從近日太常寺卿臣  
唐鑑復本其意而爲格物之說曰大學言致知不曰

卷上

三

窮理而曰格物者太極由乾坤陰陽而後見理未有  
不出於物者也夫子曰乾坤其易之理耶乾坤成列  
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  
乾坤或幾乎息矣言有物則有理理亡則物亦亡也  
最分明原來自此是道言即物即理此語截得上下  
亦不離乎陰陽也陰陽即物也夫天下之物天下之  
理也天下之理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吾身心之理  
也吾心之理非物無以爲知天地之理備於萬物吾心  
之理亦備於萬物天地備萬物而萬物各有其一理  
吾心備萬物而萬物各有其一理所謂天地一太極  
而萬物各一也而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殊焉修一也而  
親愛賤惡長敬哀矜敷情殊焉所繫之類一也而事  
以事君弟以事長慈以事親殊焉所繫之類一也而  
老老長長恤孤恤寡上下前後左右殊焉公好惡辨  
本末進賢退不肖殊焉而歸於一所謂一木而  
萬殊也然而萬殊之不謂徒言一本音則或於靜中  
求端倪或於心中討知覺或於恍惚中覓主人爲或

於成定中認不生不滅遺棄天下之物矣遺棄吾心  
之理矣遺棄吾心之理則遺棄天下之理矣一人召  
焉衆人率焉愈昌愈熾愈熾愈盛愈盛愈漫行焉愈不  
收焉害心害事害政害道禮義由是而墮名檢由是  
而廢紀綱由是而亂乾坤其得而墮名檢由是而墮  
明末之講心宗者可戒也夫今夫乾坤之不息乎嗚呼  
有聖人作父得其所所以爲父子得其所所以爲君  
其所以爲君臣得其所所以爲朋友老幼有所安少有所  
孤獨廢疾有所養飛者飛潛者潛蟻者蟻植者植無一  
物不由吾格致無一物不由吾格致即無一物不在  
吾中和位育中也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  
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賾而擬諸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  
定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  
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  
成其變化大矣哉易之言格物也朱子知之矣作爲  
補傳以正人心以存天理以輔相天地裁成萬物而

卷上

三

爲萬世治亂安危之防豈不偉哉孟子以下一人而  
已矣按此篇發明格物之旨其所以爲生推其所終  
極通上下合內外而一以貫之其所謂太極由乾坤  
陰陽而後見者蓋周子太極圖○○上○一○大○白○圖○節  
是將陰陽中一小白圈指出以示人非陰陽之外別  
有所謂太極也推之五行萬物皆然故聖人畫卦繫  
易從乾坤起天地一物耳所謂於靜中求端倪乃禪  
學法門爲陸王之學者多宗之皆屏絕事功專務明  
心正朱子所云以性命爲空虛者也蓋性命之理太  
極也萬物各具此理將使之各得其所非卽物窮理  
不能若必空諸所有而徒恃一心之知覺勢必認欲  
爲理以私滅公實大亂之道矣所謂無一物不關吾  
心身者程子曰天地萬物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  
不至蓋己與萬物同稟此理於天地則天地萬物之  
理皆己之理故大學歸著在一物字自一身以至家  
國天下何事不賅其曰格者亦何事不當理會故曰  
以即物窮理爲義外何所見之不虛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謙讀為謙誠其意者自欺之  
者知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  
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  
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  
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  
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  
於此以審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  
其幾焉 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  
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處居獨  
然清阻閉藏之貌此言小人之陰為不善而得欲揜之則  
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  
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為善而卒不  
可詳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戒而必謹  
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上  
也 君子必誠其意身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  
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  
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經文誠意  
之義者也臣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彝本無不善故人  
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為而欲為之臣桂珍謹按或  
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 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  
心莫不好善而惡惡 有所不實臣桂珍謹按或問  
以害之是以為善之意 而不免為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  
隱微之間常有不欲善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

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  
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  
也所謂誠其意者亦禁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  
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  
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  
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  
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  
是則所謂自謙而意之誠也能自謙而意誠則其隱  
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  
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臣桂珍謹按章句講  
成效說其講慎獨亦兼實與不實而言蓋朱子臨終  
改定實為生平著力之處而千古聖學要之關也  
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  
為之際此知其為惡而揜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  
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  
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臣桂珍謹  
云形外不是人能窺見我之意只是我有一分念頭  
便有一分形迹都是我自發見出來故只有掃除之  
法並無掩 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  
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臣桂珍謹按章 如十目之  
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  
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



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修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

此又以著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

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

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

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

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也若知有不至則其

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

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

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

猶為眾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託乎兆民之

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

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為可畏又不止

於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

實用功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

讀亦徒為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

望夫禍亂之原哉

臣謹按誠意一章乃知行交

關處玩章句實用其力而禁止其

自欺二語則欺字作蒙蔽解仍是知未致以前事非

致願後之欺蓋欺與謙對自欺必不能自謙如明知

惡之當惡而不務決去明知善之當好而不求必得

知如是而意偏不如是是自己之意欺自己之知有

多少不決不足處語類所謂苟且自瞞正與章句語

合好惡二字直貫至平天下而發端於意意之切明

卷上

三

卷上

美

而心身之善已不勝言遑問家園天下哉故曰有天

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在慎獨朱子辛丑奏劄有云

人主所以統天下之軍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

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

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

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且正者逸

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

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戊申奏劄

云陛下燕閒護養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

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

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

之機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中故所以禮貌大

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願得以深被腹心之

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鄙之輩竊得

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榮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

有時而不察非不欲聖天下之議說珍行而亦未免

於誤聽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

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

有壅闕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滋滯

推而至於語言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

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

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當

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

惟恐其不當憂其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當憂其不



師宗何桂珍丹畦纂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  
而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  
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  
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  
後此心常在而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  
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必如槁木之不

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耶曰人之一心湛  
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  
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  
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  
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  
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  
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  
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  
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  
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

始有不得其正者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  
不得其正而必如槁木死灰然後為得其正也惟是

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主而無不在是則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

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

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

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

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

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臣桂珍謹按  
中庸章句云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發皆中節情之正也  
蓋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心統性情情之發皆得

其正則仍不失其本體之中昔者張子問程顯以定  
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答曰所謂定者動亦  
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也且以性為體物於外則  
其在外時何者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體物於外則  
夫天地之常以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  
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  
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其  
故不能適道大率也在此而用智自私則不能  
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  
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窮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曰所惡於  
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則明明則尚何  
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不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  
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鳥得以及從外者為非而更表



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解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而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懂懂哉然常人之所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懂懂耳不知自反以智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非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眾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

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按定性之義不絕外物亦不逐外物其要在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二語實有關於正心之學故備載於此蓋所謂正心者實所以立應事接物之主宰亦即於應事接物之際而正之朱子庚子封事云天下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正而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心術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傳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諍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與左右維持情志此心之正也或失其正而己原其所由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世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謹也成申封事云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聽聰智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

之於外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皆莫先於家人而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為若宮闈之內端莊肅靜后妃有闕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宴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譚不惡之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微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刑之網然後發號於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志威服之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治道幸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也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按此二段論正心之學精密周備無事可忽無地可寬內聖外王之實功於此益信矣

臣桂珍謹案此傳之第七章釋經文正心修身之義者也蓋意誠則心既無私矣而用之所行或有不當於理不足為身之累如忿懣恐懼好樂憂慮心之隨物而應者自有一定之理格物未所謂正也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如豈不能舉十六相謝四凶但其德未顯自不及舉其罪未著自不及諫至舜攝位則因其德之顯而舉之因其罪之著而諫之舜無心善亦無心惡此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又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疏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蓋謂此也一有偏繫偏繫不察則欲動情勝於理多乖而不得其正周子謂靜是欲蓋用情之處過理一分即流於欲也朱子



所謂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皆有所之病也心既為四者所繫縛便不在理之正位而無以為一身之主即視聽食之間而聲色臭味皆有所不檢矣况其他乎此修身所以必正其心也陸隴其謂章句中特下一察字敬字正示人以正心之實功察是省察敬是存養所以補傳文未言之意為萬世學者準繩要之曰察曰敬只是究其情之不正者以求其理之正焉耳固非若異學之寂滅眾人之冥頑自謂不為喜怒憂懼所動而於應物之際鮮有不失其主宰者惟聖明內省而謹持之則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四方者胥決於此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人謂眾人之於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察焉則必偏於一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或問辟之讀為僻何也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濫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陸隴其謂至近至密之地一毫之偏無所容此常情之所易忽而君又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疏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也臣桂珍謹按語

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懣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

臣桂珍謹按此傳之第八章釋經文修身齊家之義者也前章是言心與物接時專此章是言身與



物接時事古人身心之學末有不於事物上考驗者身為一家之主身之修不但在威儀文貌上檢點即身與物接之際凡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情五者各如其人之分量而施之皆有當然之則則由格若任其情之所之任情便不而陷於一偏偏於親愛畏敬哀矜而所好者但知其美不知其惡矣偏於賤惡敖情而所惡者但知其惡不知其美矣非特常人鮮知之即格致誠正之大人平日於物理上考究得分明於心意上操持得謹密一與物接稍不及察不覺出乎身者頓流於偏僻尚可

以云修乎諺所謂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好惡之偏必至於此身不修而欲齊其家不可得也蓋家之齊不齊以勢而齊以理身之好惡既辟則一家之人必不服且尤而效之辟又甚焉鳥有辟而可以云齊者易言正家而天下定要在言有物而行有恆曰言曰行即情之所發也曰物曰恆即所謂當然之則也陸隴其謂言有物即言無所偏行有恆即行無所偏言行一無所偏則父子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故家人一卦歸重反身齊家之君子惟責之於身時時體

察事事謹飭稍覺有偏立即撥正不可謂心本無他雖有小過當不足為害試思自古偏之為害由身而家變亂不可勝言無非從小處起好惡之辟極至為天下修而其本自可不戒哉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康誥曰如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此引善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一家仁一國興假強為在端其端而推廣之耳

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詩云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周南桃天之篇天親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鴈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而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

潛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眾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

補學子大學講義

卷下

九

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鑿而有待於強爲也專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者可知矣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修而遷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不治人

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警之以必從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然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爲本蓋能強

補學子大學講義

卷下

十

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切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臣程珍謹按章句云推有國家者治己治人之功一時並到玩而后二字之義只是反求非姑待也或問所引有諸己不必求諸人無諸己不必非諸人等語非此章言治國之本旨故節之



臣桂珍謹按此傳之第九章釋經文齊家治國之義者也修身以上皆學之事齊家以下乃教之事國之本在家未有家不可教而能教國人者故治國之君子成教於國初不外乎家而其所為教家之事皆自身上儼然如吾身之盡孝弟慈於家者即國之所以尊君事長使眾者焉本身立教家國一理也然所謂孝弟慈者又非有難為之事且即慈之一端言之若康誥所云如保赤子保赤子者慈也如保赤子者使眾也心誠求之以下所以明慈幼之事不假強為使眾之道即此可見章句謂

哉其端而推廣之蓋其端之發於誠心者不待學而推廣則必待學也孝弟慈之理既不假強為而其效亦立應蓋循乎孝弟慈則為仁讓背乎仁讓則為貪戾一家仁讓而一國之仁讓由此興一人貪戾而一國之亂由此作其中之治忽有發乎邇而見乎遠者所謂機也知其所由發之機則所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者皆決於此矣此語是人人不能以自作其發動之機也惟君子之能發此機與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也夫自古仁讓之君莫如堯舜其發此機之

莫如桀紂堯舜躬行仁讓是帥天下以仁也而民從其仁桀紂躬行貪戾是帥天下以暴也而民從其暴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者民之常也若所好在暴而令民以仁是所令反其所好而民必從其好不從其令故君子有治國之責勢不能不求人非人然必有善於己而後責人之善無惡於己而後正人之惡此恕道也君子所以喻人者無不本於藏身想由忠出有與無若所藏乎身不想則失其推己及人之道而謂能喻諸人者無是理也大抵修身齊家之道分之則曰孝弟慈合之則曰

仁讓約之則曰仁行仁之術則曰恕故治國者惟在齊其家復三引詩以詠歎之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曰宜曰不忒皆以修之者齊之也而教國人為民法必由是而推焉則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於此益信矣此章首節原為人臣言然孝弟慈之理通乎上下故中間歸其責於一人而引堯舜以為證夫堯舜之修身齊家不待言矣然書曰平章百姓曰敷敷五教則治國之事亦皆為但其化之成必驗於親睦羣乂之後堯舜非不欲治其國也然書曰矯誣上天布命於下曰狎侮



五常結怨於民以其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耳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傳者特指  
一機字以干人書所謂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  
釋蓋弩牙者矢之所由發也君心者民情之所  
由發動也治亂之所關在此有國家者其亦自省  
哉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與孝上長長而  
民與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老  
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  
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提  
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  
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

聖學講義卷下

三

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  
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  
此之謂絜矩之道也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  
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  
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  
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  
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與之焉者又豈有一夫之  
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詩云樂只君  
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以語助辭言能絜矩而  
父母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

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詩小雅節南山之  
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其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  
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  
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  
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詩文王篇師眾也  
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  
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  
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繫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  
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  
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德者本也  
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而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以財為內則是  
爭財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是故  
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矣是故

聖學講義卷下

四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  
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  
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  
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  
其丁寗反覆之意亦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  
惟善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勇犯曰亡人無以為寶  
仁親以為寶勇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  
兩節又明不外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



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  
 違之倖不遇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哉善言同音善言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唯仁人放  
 哉明也尚音善也媚忌也違拂反也殆危也唯仁人放  
 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  
 惡人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  
 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  
 正也見賢而不能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口若此者知所  
 愛惡矣而未盡愛惡之道蓋君  
 子而末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舊必  
 逮夫身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晉至此又皆以中言好  
 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  
 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得之驕泰以失之治君子之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  
 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循無違  
 言驕者於高泰者侈肆此因上引文王康誥之意  
 言章內三言皆失而節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  
 之幾生財有大道生之者寡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  
 者舒則財恆足矣呂氏曰國無道民則生者寡矣窮無  
 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  
 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思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  
 以明足國之要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  
 財可聚也自此以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未育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  
 未育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好上  
 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孟獻子曰畜馬  
 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恃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  
 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

儉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  
 利以義爲利也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魯馬乘  
 以上與魯無異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魯子孫亡  
 已之財而不忍侵民之力故魯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  
 臣也長國家而務聚斂者必自小人矣彼爲  
 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善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自由也言由小  
 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  
 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  
 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  
 道之大端眾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  
 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  
 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  
 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  
 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  
 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  
 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以感而興起矣  
 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  
 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  
 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  
 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端也



臣桂珍謹按語類云能使人興起者聖人蓋絜度也

之心能遂其人之興起者聖人之政事

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

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

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

侵越而各就其中較其所占之地則其長短廣狹又

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

謂絜矩者也臣桂珍謹按語類絜矩以上下前後

又各作三折看如上前後左右皆然夫為天下國家而所

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

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

補學子書卷下

七

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

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

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

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

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臣桂珍謹按程子云

人心不同如面其蔽於私乎程子云物格則知

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

流行此其所以為仁也蓋物我本一理其不能相通

者只是狃於形氣之私而天理反為其所錮蔽故物

不徒博而必曰格己不徒反而必曰克格之極也之

盡則得其天理之同然而混乎物我之迹矣此格致

誠正所以為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

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

之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

好人佞己傳王肅事見魏志推其所由蓋出於此

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屬為亦必僞所不至哉

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

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

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

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

耳臣桂珍謹按天氣下降地氣上升陰陽相和而後萬

物遂其生故易以上下交為泰不交為否否只在乎

推與不推而已是恕之一字為人然必自其窮理正

心通達之路即世道否泰之機也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推

補學子書卷下

六

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

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

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

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

其意雖公而事則私矣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

而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

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

為本臣桂珍謹按中心為忠盡己之心為忠盡必格

得大道者非但如世俗之所謂忠厚而已章句云發

己自盡為忠律物無意謂信盡己者不欺其真好真

惡之心也循物克符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



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  
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  
可不謹其序哉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  
均為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  
一說若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  
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  
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  
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  
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  
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

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  
於外者廣博而周徧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  
一身矣何名為異說哉臣桂珍謹按趙氏謂嚴密精  
詳所以為廣博周徧之地治  
內外之勢雖異而理則一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曰  
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  
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繫  
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  
也臣桂珍謹按自古盜劫成其原皆起於有司重  
餽而不知恤民故聖人告康子以苟子之不欲雖  
實之不竊一欲字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  
傳曰王人者將以尊和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

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臣桂珍  
謹按陸

贊奏議云作法裕於人未有不與人者也蓋散財非必出所有以與人  
財未有不失於人者也蓋散財非必出所有以與人  
只是取民以制留為有  
餘所謂藏富於民也曰媚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

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  
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

人不深惡乎彼而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  
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

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  
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

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  
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

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魍魎而後已蓋不惟保  
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

惡臣桂珍謹按吳氏謂自昔大奸巨孽投開散地未  
嘗不規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蓋其窺伺巧黨  
與多故必逆諸四方斷絕得種子此  
是防後患之意亦可補或問所未及雖因彼之善

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

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臣桂  
謹按語類云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  
停勻成申封事云近年百事多務舍容曲直是非兩  
無所問聖意似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夫易言稱物  
平施蓋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  
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  
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



免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蓋所謂停勻者  
 正是繁矩意所謂合容者正後世調停之法乃所謂  
 慢與過矣左傳謂郭君善善而不能知惡惡而不知  
 去所以亡也真德秀云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  
 去不若不知之為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  
 而有進用之期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避  
 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必知其不能知矣知惡  
 而不知去則人必知其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  
 行其志不賢者愈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

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  
 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  
 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之者聖人豈輕之  
 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  
 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

禮記大學講義 卷下

三

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  
 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  
 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  
 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  
 世頭會箕歛厲民自養之云哉臣性珍謹按三代而  
陸賈得大學之遺意其奏議云財之所生必因人力  
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  
賦入也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勞之外無貸於地  
分之內故不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勞之外無貸於地  
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  
不以飭厲重其役不以窶急蠲其庸則功勤如是  
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親而比時廢遺心雖  
有情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又云國家之制賦稅也  
必先道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  
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

則不貢又云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  
 而借其暇力先家論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  
 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  
 所謂官事無闕人力不彈公私相全上下交愛此三  
 有刻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地方之生物有大數  
 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先王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  
 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  
 會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盡禁禁用  
 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  
 此段所謂節用以上生財者也又曰君養人以成國人  
 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  
 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  
 不及緝賦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  
 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  
 儲唯計廩積大斂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

禮記大學講義 卷下

三

骨而不能恤亂與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  
 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  
 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官必不窮是故論  
 官而備者人必不贖為食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  
 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未自遂務末則其  
 本兼亡國本於仁安得不務又云當今之要在於厚  
 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  
 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贖焉則暫薄者所  
 以成永厚也此二段所謂足財發身者也蓋財之  
 生與足在乎上下相資各得其所繫矩之道如此曰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  
 交征不奪不屢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  
 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  
 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按  
 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臣性珍謹按



信譽素以平日存主而言義利之辨以臨事曰此其

處置而言君心之純雜天下治亂之機也

言當審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

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

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

人猶有用桑宏羊孔僅二人皆事漢武帝宇文融楊慎矜二人皆事唐德宗

皆事唐德宗名贊相唐德宗之徒以敗其國者故

陸宣公名贊相唐德宗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

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廢

拔矣呂正獻公名公著相宋哲宗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

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

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

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知此

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臣桂珍謹按國家

財用亦必先有務財用之心而後用小人要其受病

止在於驕奢心一侈則費日繁於是小人得因其欲

而申之至於天下困敝則日以憂貧為事愈不能不

用指克之小人陸贄論裴延齡書云周制六官實司

治木家宰制國用量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

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慙遷

以職而通軍實禁旅刻者則生患寬假則容姦

必其職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

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困而公用足威

質加以狂躁滿盈苟操利權實為邦柄陛下納彼盜

儲君上是大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

賢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

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持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

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蓋盡以殃物天下不歸咎

於盡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又云

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財為富人苟歸附則有哉

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財之內府方為己有哉

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

也藏於國倉廩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

之貴海內之富而獨行諸侯之業德威守農商之鄙

業故注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

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

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

怨怒不足致危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陛下亦宜

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檢邪

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此二段論小人務財

用之害語語痛切而其所謂大不失體細能析微然

後人不困而公用足等語尤為理財定法以是求之

則得其人矣宋王安石行新法謂善理財者不加賦

而國用足司馬光謂之日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

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兩澤夏澇

則秋旱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至哉言也安石

不謂此理而以私意行乎其間天變人言皆有所不

云私之得各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



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  
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  
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徒使版曹經  
費闕乏日甚督趨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  
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聚  
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  
以其能割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  
生靈受害冤痛日深得財夫民猶爲不可况今政煩  
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將無可得之理若不早  
救必爲深害此段所言務財用之弊歸究在一私字  
尤爲按本塞源  
之論於錄之

臣桂珍謹按此傳之第十章釋經文治國平天下  
之義者也上章既以孝弟慈明家國相通之理至  
此又申言上下感應之效以見一國之人心如此  
推之天下而皆然此其中有矩焉若一人不得其

分願便不協乎矩矣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因人  
心所同然者而度之使方斯可以平天下也絜矩  
之道若何亦曰所惡勿施而已言勿施所惡則如  
施所好可知如  
已所惡於人之事則度之於人亦有同惡斷不可  
以己所惡於彼者而又加之於此凡上下前後左  
右隨其所在皆設處地使物我各適其分願而  
無不方焉此矩之道也以上爲能絜矩則  
第一節能絜矩則  
好惡與民同謂爲民父母詩所謂樂只君子是也  
不能絜矩則好惡皆辟而爲天下僂詩所詠節彼  
南山是也又詩之論殷者觀之而知國之得失

係乎天命實係乎人心惟在絜矩不絜矩之分而  
已矣以上爲  
第二節然平天下之道在絜矩而絜矩之本  
則在德是以君子之於天下無所不用其慎而要  
以慎德爲先格致以啟其慎之之端誠正以致其  
慎之之實則有德而能絜好惡之矩人土財用即  
此而無不有矣尙何他求哉是知平天下之事德  
爲本而財爲末若外本內末則不能絜矩而專其  
利是爭民施奪也故財之聚散與民之聚散常相  
反而貨之出入與言之出入常相因絜好惡之矩  
者尤在於財貨閒辨之復引康誥以申言命之得

失決於善不善與夫楚書之以善爲寶舅犯之以  
仁親爲寶皆所以見德之重於財耳以上爲  
第三節至秦  
誓一節又歸重於大臣有谷而好善則能絜矩而  
子孫黎民受其利媚疾而不好善則不能絜矩而  
子孫黎民即於危是有容者固人君所當好而媚  
疾者尤人君所當惡然此妨賢病國之小人其用  
計也深其爲害也隱不特庸主爲其所制即英主  
亦不免爲其所欺惟仁人痛懲其奸必決去而遠  
斥之蓋去小人正所以進君子絕小人尤所以安  
君子仁者無私而當於理此愛人惡人所以獨據



其能也李侗有云無私而當理則仁蓋雖賞信罰  
之道未盡即無以恆乎人之心故用君子則必使  
君子盡其才退小人則必使小人伏其罪然後可  
以賞一人而天下之為善者勸也下此者或知所愛  
惡而未能盡愛惡之道則為慢與過矣甚或自用  
其好惡而大反乎好惡之公則是拂人之性而自  
取菑矣慢是怠忽之意過是寬縱之意自古人君  
無以伸天下之理及迫於公論則又藉口於乾綱  
獨斷以為飾非拒諫之資故自用愈專而舉錯益  
以倒置眾怨益固結而不可解豈知舉直錯枉則  
民服當舉當錯者在下之公論而能舉能錯者在  
上之大權蓋權之為用因物之輕重而稱之稱無  
容心於其間非必矯乎公論而後為大權之稱也  
亦非因乎公論而遂至大權之下移故稱謂人  
於朝與土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昔所以順人

之性也至孔子所謂眾好眾惡之必察孟子所謂  
合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而察之者則又所以證  
夫人性之實然求協是故平天下之君子有絜矩  
之大道焉其得失之幾必之於一心而已其心忠  
而能盡於己信而不違於物則公平當好當惡之  
理而大道以得若心驕而自矜其能泰而益侈其  
欲則違乎公好公惡之理而大道以失驕泰與忠  
驕與泰常相因聰明自高勢必以人從欲好惡之  
辟皆由此故堯舜之六在舍己從人禹之功能在  
不自滿假仲虺告湯曰自用則小陸贛告德宗曰  
惟不自用乃能用人蘇氏論治道必主於恩威不  
測是未明乎忠信之所然則前所云眾之得失與  
以得照泰之所以失也  
命之得失惟係乎道之得失焉耳亡心於吾心天

所以甚言其不可即苟政猛於虎之意也固不可  
以利為利而當以義為利也此以理之是非言下  
利害先不外也終言小人務財用之禍以為長國家  
者示警益見惟利是視之害而義之外更無利矣  
呂祖謙云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  
殃即此章末節之意以上為第五節朱子謂此章  
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  
之意也夫人主不能絜好惡之矩者皆由利心之  
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傳者首言絜矩而以義  
結之蓋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即所以行其仁者  
也心有偏私義以制之事有窒礙義以宜之義盡

理之存亡決之而其幾則在  
者之於獨以上為第四節夫此絜矩之大道即  
生財亦何莫不然生眾為疾所以務本食寡用舒  
所以節用如此則財自有恆足之勢矣何以聚為  
仁者知其然也故不專其利而天下戴之是以財  
發身也不仁者專殖貨利而不顧其害是以身發  
財也特慮上之不好仁耳上好仁以厚下之生財  
下好義以終上之事而財之為我有者可長保矣  
復引孟子獻子之言以見為官者且不可奪民之利  
况有國者而可畜聚斂之臣乎或問引孔子責魯  
不仁與冉求為季氏聚斂之罪觀冉求論為國亦  
謂可使足民則其聚斂非必如後世之括克矣而



則上下四旁無往而不周浹故義之和爲利義以  
方外所謂矩也非格致誠正惡足以語此惟聖主  
留意焉天下幸甚



國史忠義傳

何桂珍雲南師宗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散館授編修二十六年提督貴州學政三十年命在上書房行走授學部王讀時文宗顯皇帝亦讀書潛邸桂珍以學問受上知比登極敷抗疏言軍事得失又增輯真德秀大學衍義芻言並著訓蒙千字文手繕進優詔納之咸豐三年四月記名以道府用六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九月授福建興泉永道時廣西會匪既聞江甯股匪林瀾祥等竄擾畿輔京師增備巡防桂珍以協辦大學士賈楨等保奏命開缺以候補道留京辦何文貞公文集卷首 本傳 一

理城守事宜四年二月授安徽徽州池太廣道時安慶久陷改省會於廬州仍被賊踞官軍駐於廬州所屬之店埠桂珍所治在江南阻於賊安徽巡撫福濟遂疏留桂珍於江北尋檄募勇隨征無所出久之得二百餘人率以西號召鄉兵得三千有奇激以忠義十月破李兆受於霍城東追擊至麻埠進徑流波礮李兆受者故河南捻匪魁也有眾數萬至是桂珍督擊敗之復檄商城固始等縣團丁扼賊歸路而自率所部進追捻黨大懼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降敵脅從萬計百姓歡呼餽糴不絕先是檄桂珍援廬江檄未至十二月謹按廬江復陷

是九月二十七日安徽通志廬江縣志吳廷香遺集墓誌皆同史傳疑誤

廬江縣城復陷桂珍馳救不及革任會兵部右侍郎會國藩督楚師克武漢大破賊於田家鎮遂圍九江桂珍通牒楚軍言戰狀國藩具疏以聞副都御史袁甲三軍臨淮亦欲資桂珍兵西與楚師會桂珍至蘄水境為吏民遮留不得前嗣聞九江軍失利武昌再陷國藩入江西文報不通桂珍提孤軍轉戰於濡霍間五年正月克蘄水旋克英山殲逆酋田金爵經提督和春奏入諭曰已革道員何桂珍雖經失守於前即能收復於後功過尙足相抵著免其議處又以會國藩奏桂珍攻剿股匪疊獲勝仗賞六品頂帶計自桂珍駐英山任事八閱月支見銀三百兩

何文貞公文集卷首 本傳 二

民兵相從日多又益以兆受降眾無所得食五月師遂潰方兆受之降也桂珍請原以實秩大府難之至是糧絕意不能無缺望適起江為土人所殺兆受請拘其餘弗得益大恚則設位哭而擗胸磨集於是皖豫諸師以兆受有反狀榜於衢購兆受頭千金兆受請桂珍所自陳桂珍慰之稍定矣會當道以密書由驛遞屬桂珍先發制之書為兆受得兆受疑為所賣遂以十一月三日伏兵於英山之小南門突出為亂桂珍遂遇害事聞歸旨照道員陣亡例賜卹尋賜卹如例贈光祿寺卿銜



賞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襲罔替同治二  
年江甯克復會國藩疏言桂珍率鄉團剿賊時飢餓艱  
危歷人間未有之苦卒以機事不密爲叛人所戕天下  
冤之奏入賜祭葬予諡文貞命建祠英山縣予騎都尉  
世職子梅齡襲

何文貞公文集

卷首

本傳

三

曾文正公爲昭雪請諡疏

再臣欽奉八月二十一日寄諭李元度一員本日又催  
令左宗棠迅卽查覆俟覆奏到日再降諭旨江忠源已  
屢次加恩於朝廷報功之典亦尙允當此次該大臣所  
請與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等三員應如何一併加恩  
之處卽著該大臣查明具奏等因欽此除李元度之案  
業經續奉諭旨交部定擬江忠源之續本年又奉特恩  
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未敢再乞恩施外惟原任安  
徽寧池太廣道何桂珍以道員率三百人責以教授廬  
江遂至鐃職其在軍備嘗艱苦挫折萬端實屬世所罕  
聞遽殞於叛人之手臣至今猶憫其冤補用直隸州知  
州道員例議卹劉騰鴻鏡志討賊幾與羅澤南李續賓  
齊名所部千餘人由鄂援江無堅不破江西大難因此  
而解苦攻瑞州中礮洞齧齧志云殞遠近悼惜候補游  
擊雲南臨沅鎮都司畢金科當世驍將七年正月景德  
鎮之役實因餉絀而冒險求戰輕兵深入失此將材之  
三人者荷蒙先皇帝卹贈有差忠勇邁倫死事甚烈深  
恐積久弗彰合無籲懇天恩將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  
等三員各予賜諡以表忠蓋而不來茲謹附片覆陳伏  
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何文貞公文集

卷首

奏疏

一



會文正公何君死難碑記

嗚呼軍與十萬士大夫君子積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

丹旌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

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謹按國史本傳作四年二月

由翰林院侍講上書房行走為安徽徽甯池

太厲兵備道時則安慶暨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

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

撫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

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

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

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

擒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礮檄商

城固始開練堵其北全家寨圍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

過其西擒黨洵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挺散

脅從遠近大設環三四縣皆輸豬雞糗糧金錢之屬聲

勢宵不絕先是太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

陷至是幸被劫革職之命軍士屢不能平雖百姓亦惻

惻也方楚師之書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

鎮水陸道席卷千里其後楚師布羅澤南兩軍由黃

梅商渡以圍九江賊奔北岸而上復陷蕪黃竄武漢自

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

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曠指警眾五

年正月進攻蕪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蠶剽賊田

金甯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

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

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眾無以為食居無帳

幕雨無薪木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為卹始

任人賦麵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甚

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

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強自振厲然憊甚瘵瘵發體氣

何文貞公文集卷首 碑記 二

亦少飯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君忠勤不忍遽

背負絕糧既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

超江為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戚議

為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擒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兩省

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

受益不自安匍伏詣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緩定矣

會大府帥有密書抵君教以圖剪叛賊毋後人發為兆

受所得遂陽為置酒高會而伏兵戕君於英山一小南

門遺骸殘燬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

三日也君諱桂珍字丹暉雲南歸宗人道光甲午科舉



人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晉侍  
講入直上書房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  
子真西山大學之說傳以已意引申條例手繕成帙隨  
疏奏進君之意嘗以爲聖人者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  
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  
莅事創餼經年而百戰不息儻所謂自克者耶竭吾心  
與力而不遺者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  
之餘責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  
軍江北詢君患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詞俾  
來者有考焉銘曰

何文端公文集

卷首

碑記

三

飢寒逼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  
子况於揭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順忽逆朝人  
暮豕封豕負塗積疑張弧鋸牙鉤爪殪我閔儒赤舌燒  
城死有餘議羣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口難可遽勝  
我銘諸石少待其上訊三光下訊無竟湘鄉會國藩  
誤

倭文端公安徽徽甯池太廣道何君墓表

惟咸豐五年十有一月初三日分巡安徽徽甯池太廣  
兵備道何君殉難於英山之上南門烏虜哀哉初粵匪  
造寇徑據武昌乘勢東趨安慶不守後巡撫李公遂移  
駐廬州立行省焉及廬州繼陷潁江諸城紛紛失守其  
時君適觀察徽甯奉母之官而其兄懷珍方防河汜水  
君迂道過焉慷慨告別兄謂親老宜早歸養君曰既仕  
矣身安得自有耶且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食焉  
而避其難可乎副都御史袁公辦賊臨淮素有威望稔  
君膽智沈毅忠慨可任欲資君以兵西會塔齊布羅澤

何文端公文集

卷首

墓表

一

南兩公商所以尅濟之者當是時也侍郎曾公率楚師  
由岳州而東電疾風馳武昌黃州相繼克復脫以君果  
西上簡眾深入直指廬州與袁公相犄角則安徽大勢  
振已乃議甫成而巡撫福公疏奏留君江北募勇坐失  
事機論者惜之君募勇得二百餘人又糾率霍山潰卒  
練兵得三千餘人於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破捻匪李兆  
受追至麻埠又追至流波磴君率所部遏其西撤商城  
固始練兵堵其北金家寨練兵禦其東北兆受窮乞降五  
年正月克蕪水又分軍克英山又殲賊酋田金爵大府  
疏上君功留駐英山自君出師兵勇相隨凡三千餘人



又益兆受降眾至是八閱月僅用餉銀三百兩兆受以絕糧故望君又馬超江者前兆受與降者也爲所怨殺其黨忿官不爲捕抵益大譁於是當事具疏稱兆受復叛縣令承望風旨購兆受千金兆受恐不免詣君自訟君慰之屬當事祕致君書曰急誅兆受書未抵君爲兆受得遂手戕君吁可痛哉君承殘破之後掇拾之餘兵單餉罄兆受又新附不相保持人心危慮而君忠誠感發使新舊用命猶日率飢眾轉戰不休可謂難矣雖兆受故反側皖豫二省以復叛聞至所在捕賊之然猶謂君自陳不忍違背設當事無密書則君之於兆受殆所謂繼食鷹鷂惟其意以安在不可化狼子之野心而竟致獠犬之反噬哉或曰當事實慕君故宣露其書以報隙耳噫此非予所敢知也君諱桂珍字丹溪由翰林院編修入值上書房嘗彈劾廣總督程裔采湖北提督博勒恭武不職報可抗疏論政體得失原本君心識者題之尤服膺朱子真西山大學之說析理多精遂著有補輯講義二卷衍義增補四卷訓蒙千字文一卷均手錄進呈君娶陳氏無子女三以兒子梅齡嗣君爲余道光乙未科所薦士議前徵發相視莫逆當監司安徽時城廩關獨以烏合要其錢艱難之際忠義惟塵蕩卒

寇氛方於斯人賴不幸積疑哮喘見殞毒手遂使其才竟枉其功未就悲夫君逝逾稔長子福咸守君之官奮君之節捐軀巷戰畢命鋒鏑九京相遇應誓同殺賊以報君國表君及之不自覺老淚潄潄下也長白倭仁譔謹按何文貞公殉難後雲南阻於回逆不得反觀故里久之公母張太恭人兄懷慶太守諱懷珍字圓溪者先後卒於河南其家遂奉公隨張太恭人圓溪太守俱寄葬禹州北門外之田莊子聞諸公嗣子梅齡云涂宗瀛識



吳拙修先生記何丹溪死事

丹谿初授安徽徽寧池大廣道未履任至廬州謁撫軍旋經奏派剿賊發餉二百兩撥撫標兵一百名諭令由六霍一帶招勇為兵勸捐作餉會合袁副憲兵勇收復安慶省城時咸豐四年九月也觀察至六安境聞廬江新復賊援大至二十五日觀察至霍二十七日廬江陷

吳長慶制其父吳徵士遺集載墓志云九月二十九日廬江復陷

始奉安撫札飭赴援廬江而奏參救援廬江逗遛不進亦同日奉行知先是廬江孝廉方正吳廷香收復廬江安撫以捷聞吳徵君以廬江為賊所必爭屢請兵共守不應賊眾至遂復陷

何文貞公文集 卷首

記事

一

伏不動賊將及忽起擡槍齊發賊前列俱仆地遂大亂逃奔擁擠入河多溺死餘悉奔潰乘勝窮追殲戮賊內長髮者三粵逆也所獲脅從各縱還鄉里賊眾聞風解散是役也以勇數百及團練千餘人敗賊萬餘人羣詫為奇功李兆受率餘黨去城八十里據麻埠土庶羣立觀察長生祿位祀之且籲請留剿餘孽觀察亦慮留遺患調各鄉十四保團練計萬餘人往剿李兆受窘迫乞降觀察因兵單餉絀撫而用之是時袁副憲所派臧牧庵京卿逕自改道往攻桐城終不來會師觀察勢難獨取安慶遂至英山以圖進剿嗣親率兵勇直至太湖城

何文貞公文集 卷首

記事

二

下屢戰皆捷熟察形勢知易取難守又因奉廷諭與會侍郎歸併一軍將往九江道梗不能進而安撫以英霍為楚皖門戶防剿事宜非觀察不可奏請得旨會侍郎因奏觀察督辦羅麻蕲黃潛太等十州縣團練靜俟楚帥下皖會合進剿安慶奉旨兵勇口糧著楚皖兩省籌辦接濟毋任飢疲解散致失機宜而觀察遂留駐英山矣太湖賊乘閒竄英蕪觀察調兵勇前後二十餘戰殺賊無算安撫匿不上聞六安知州茅念劬以其在六霍勸捐剿匪惡侵已事數讒聞於大府而楚皖兩省互相諉軍餉不至英邑數被蹂躪人感其德始猶竭力捐輸



日久漸不能繼兵勇或終日力戰而不得一飽士庶以小瓦缶盛大麥炒麵來獻觀察視士卒飢亦不忍食仍日與英人士講學羣事之如教諸師是時安撫已將撫標兵調回觀察見兵勇無以自給令李兆受率眾回籍解散各安生業並行文六霍及河南各州縣予以自新復給示曉諭各團練彼此相安各不滋擾毋得尋衅乃茅念劬密約河南紳士王某督勇會剿初不知照各交界李兆受率黨逸回英山乞救時觀察所招之勇已放遣暫爲羈縻令其駐札城外爲請於撫軍撫軍批將李兆受就地正法批文陰爲李兆受折閱觀察急調羅應何各員公文集卷首 三

長適運其隱情哉某生平舊友如倭良峯侍郎之篤行何丹谿觀察之高識皆夙所心折者每嘗謂羅羅山方伯閉戶闔修爲體立用行何丹谿觀察見大心泰爲狂者進取二人之死實有關於世運羅則神交而未謀面何則畏友而相信以心此要未足爲外人道也見拙修書後集

何各員公文集卷首 三

四



師宗何桂珍丹睦著

疏

請特用諸臣疏

奏為時勢危難恭請宸斷特用緩急可恃之人以固人心而維邦本仰乞聖鑒事臣聞君臣有義非以利相接也惟利是視則不知有義即見義亦不為矣宋臣張栻嘗言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明臣袁繼威亦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蓋節義者必不工於迎合巧於夤緣故平日多不見容

何文貞公文集卷一

一

而臨事則深可倚賴趨榮利者必其希承意旨阿附權要故平日常得固寵而臨事則毫無把握此人品邪正所由分即國家治亂所由判不可不察也今粵匪猖獗三載滋擾兩湖從前釐亂之地方各官罪不勝究現在縱賊之文武大吏情實顯然大抵以擁兵為自衛之謀以糜餉為肥身之計賊來則三舍退避賊去則旦夕偷安殃及難民且虛報夫勝仗陣亡官弁亦掩襲其不防內外相蒙民財交困皇上雖屢頒嚴諭臣下仍玩泄如常甚至盜賊之風肆行蓋載之下此不必逆賊交煽而人心之震動已不可支矣皇上默計此時任職輔者可

恃以為保障乎領軍門者可倚以為干城乎參樞密者可資以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乎即謂三者視乎其才難以相強然就其心之所至力之所及果孽孽為義而不為利耶毋亦貌為老成持重實則苟且因循公忠體國之誠將不敵其徇私取巧之智也審是則國家所恃以共緩急者何人皇上亦未能深信矣豈惟聖心有所難信即羣下私憂竊歎亦謂彼善於此則有之求其決疑定亂專利社稷而不為身謀者蓋甚難其人焉夫為臣死忠為子死孝非必臨難捐軀而始然也平日有不為威惕不為利疚之操斯臨事有舍生取義效死勿去

何文貞公文集卷一

二

之節誓必死之志而後精神才力由此出習名勇功由此成家國由此而安全生靈由此而奠久此宋之韓琦李綱所以見重於聖主而得從祀於孔門者也今欲求如二人者而用之誠不易得然即近乎此者而歷試焉未始不可收二人之效臣觀前任太常寺卿唐鑑現任葉爾羌幫辦大臣倭仁署直隸河間府知府吳廷棟三臣皆秉性忠貞見理明決處危疑而不懼臨利害而不搖考其生平言行一一不負所學雖庸俗未測其淺深而聖明早精其鑒別若投以艱鉅之任必能盡言竭力死生以之倘用之不效一毫有負於君國臣甘伏鉄鑕



之誅以謝天下又前任陝西布政使朱履實心辦事才  
勝繁難現雖告病回滇而精力正復可用前任漕運總  
督周天爵素有血性能耐辛苦雖用兵非其所長而以  
之查緝盜匪亦可肅清地方臣非欲皇上必使卑踰尊  
疏踰戚也但以朝廷之上得一二公直任事之重臣卽  
庸輒之流亦可以增其膽識而厲其志節京畿之內得  
一二勤幹有爲之能吏卽疲玩之輩亦可以振其積習  
而飭其防閑此固皇上之所樂爲而亦非羣臣之所大  
不便者也至於軍前效力豈乏人材患在統帥遷延疆  
吏觀望進退既無所監察賞罰亦有所難行臣思前任

何文忠公文集

卷一

三

禮部侍郎曾國藩前任兵科給事中蘇廷魁俱明於大  
節胸有經緯現丁憂在籍可否飭下湖南廣東撫臣令  
馳赴湖北與欽差大臣徐廣縉商辦防剿事宜又前任  
廣西巡撫周之琦前任太常寺少卿李棠階告病在籍  
二臣皆清剛正直夙膺鄉望可否飭下河南撫臣或令  
籌辦團練或令襄理糧臺以上四臣例應專摺奏事藉  
以考察軍情俾文武官員各知警懼不敢欺罔宸廑庶  
功罪分明於軍務實有神益或謂任人不一恐事多牽  
制則四臣素行固非各執己私而不恤公事之急者似  
亦可無深慮臣職無言責苟非國事孔棘之日亦何敢

踰越職言事之愆惟念濟變需才萬不可緩忠良難得  
錯過可惜回憶十餘年前林則徐直隸水田之議宣宗  
成皇帝意在必行若非當途阻撓俟查辦海口完竣令  
其從容經理則漏卮既可永塞南漕亦可折收何至國  
計民生困乏之慮是之其詳雲南漢回之亂耽延四載林  
則徐蹟而復起當事者猶掣肘多方賴先帝毅然任之  
幸而成功終至引退彼時粵西禍機已發方且中外彌  
縫倘得早達聖聰俾林則徐由滇赴粵查辦尙得用一  
年有餘何竟滋蔓難圖至於今日臣聞林則徐奉命赴  
粵之時方疾兼程不煩一旅絕無遷延要挾之爲途中

何文忠公文集

卷一

四

口占云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今往者  
已不可追來者豈堪遲誤用兵理財惟在得人才苟真  
知嫌何敢避雖職分大小而以人事君之義不以大小  
而有殊在諸臣義不容辭非有所利而爲之則臣亦非  
有所爲而標榜之也用是披肝瀝膽昧死密陳干冒天  
威不勝悚惶待罪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臣謹奏 咸豐二  
年十二月初二日

### 進呈大學衍義疏

奏爲恭錄大學衍義疏旨進呈仰乞聖鑒事本月初二  
日內閣奉上諭編修何桂珍奏手錄大學衍義全書可



否呈覽等語著准其進呈候朕披覽欽此臣聞命之下感悚難名竊惟宰世有權在乎以古爲鑑然不得其要將莫適其宜溺於見聞心性反以受其蔽怵於利害事理終有所不通體不明而欲其用之達必不可得也故聖人設大學之教示人君以治平之門而必先以格物致知者所以使之究夫身心家國天下之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歸也繼以誠意正心者所以使之謹夫身與家國天下相感之幾而握其善惡取舍之要也又繼以修身齊家者所以使之卽夫國與天下觀聖之際而致其端本善則之功也然則古之所謂治平者夫豈外求

何身身文集

卷一

五

而得哉後世不務其本徒以法制相繩故求治之望愈殷而治平之效愈遠蓋大學之失其傳也非一日矣自宋二程表章大學朱子因爲章句以明之真德秀私淑朱子復爲衍義以實之首論帝王爲治之序以見新民之必由於明德次論帝王爲學之本以見明新之非可以泛求然知不至則無所據而行故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爲格物致知之要焉守不嚴則隨所施而亂故以崇敬畏戒逸欲爲誠意正心之要焉若夫制外者養申之符也故以謹言行正威儀爲修身之要焉上行者下效之準也故以正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感

屬爲齊家之要焉至於治國平天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後儒或爲之補編或爲之輯要詳畧各隨其意見而美善實盡於原書臣自幼趨庭受而讀之恭逢皇上御極之初詔開講筵卽擬鈔呈乙覽旋以恭纂宣宗成皇帝實錄復奉命入直授書公退之餘未遑卒業既乃補輯朱子大學講義恭錄進呈仰荷天恩俯賜容納因而續錄衍義並贅芻言三載於茲夜以繼日撫編帙之繁重敢冒瀆夫宸嚴乃當軍書旁午之時猶塵念典始終之志特允臣奏賜覽全編是我聖祖仁皇帝經邦戡亂之功皆由勤學好問而得者今復於皇上見之惟聖德緝

何身身文集

卷一

六

熙於光明豈微臣能贊其萬一伏思講義旣闡其理而衍義尤徵諸事德秀所謂學必施於事乃爲有用之學蓋莫切於是書矣高宗純皇帝御跋稱其集羣書之大成標入道之程式煌煌聖訓允著諄諄皇上幾暇潛修時加省覽則知經傳子史之要悉關安危治亂之機卽古以證之今道法總歸於一貫由己而推之物時措務期於咸宜其於爲學出治之原明體達用之效必有宸衷所獨得而與天下以維新者臣不勝欣幸之至所有恭錄大學衍義四十三卷並臣贅言七十六條共成三十二冊裝爲四函理合恭摺進呈伏乞皇上聖鑒



應請旨責成琦善陸建瀛張芾等星速出境防剿如失  
尺寸之地必加斧鉞之誅且統帥大員萬不得遠離行  
陣擁兵保身使諸將得所藉口况樓遲道途未悉軍情  
徒聽文報不惟功罪易混恐調度必致乖方宋岳飛嘗  
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何患不太平今文臣  
亦須不惜死乃可表率武臣事關天下安危皇上又豈  
得爲諸臣惜之此臣所以願宸衷之能斷疑而後大臣  
不避怨軍法可以必行誠今日之急務也而又有急務  
中之最急者殊非微臣所當言然實人心之同然敢不  
上達夫宸聽伏思皇上御極之始居敬作所隨事謹幾

何文貞公集

卷一

九

虛已以求賢集思而廣益維時夷船由天津回至上海  
雷霆爲之示威中外歡騰以爲太平可致今已歷三載  
而各省之水旱盜賊隨時俱有人心之愁怨騷動所在  
皆然以小醜之跳梁致公私之交困天人協應今昔頓  
殊果何故耶恭讀本月十八日上諭愧恨用人失至當  
於寢饋難安在皇上罪己之心詎肯諉過臣下然亦思  
軍務之壞至於此極得毋匡救者少將順者多且恐從  
前因循誤事諸臣或有人焉維持調護於其中諒亦難  
逃聖鑒皇上本無拒諫飾非之意臣下各懷瞻徇顧忌  
之心朝堂偷一息之安而疆圉之危萬生靈舉命於此

焉興言及斯不禁涕泗之交橫也恭查康熙年間九卿  
科道數日不言事則論旨切責或官廷講讀之際時有  
感觸念及某人誤用某事闕失卽申飭臣下當時何故  
不言此聖祖仁皇帝所以戡定多難興致太平者謨訓  
煌煌昭茲來許矣臣伏願皇上嚴飭在廷大臣勿避嫌  
疑竭誠獻替樞臣而外多賜召對務使盡言如有灼見  
眞知才堪應變者許得專摺奏聞但與國家共濟於艱  
難卽諸臣亦得長保夫祿位臣竊歎近日封奏多屬科  
道翰詹天下事大臣不言獨小臣言之此豈盛世所宜  
有哉臣非不知緘默取容願悲憤填胸不能自己且屢

何文貞公集

卷一

十

次妄言蒙恩寬宥若有所見而不言是臣無事君之義  
其罪更有大焉者故復以救急之計冒昧上陳是否有  
當伏乞皇上聖鑒裁擇臣謹奏

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

### 請停遊幸疏

奏爲請旨權停遊幸以昭盛德而恤時艱仰乞聖鑒事  
臣惟國步艱難之時必上下刻勵一以艱難之心處之  
而後可以挽艱難之運成幹濟艱難之功今天下艱難  
亦已極矣皇上諭旨屢降皆云寢饋難安此與民同憂  
之誠天下所共喻者乃臣近聞傳旨於本月十二者駭



蹕園明園心竊疑之或者警御之臣循例奏請聖旨姑  
爲允行猶待熟計歟臣竊意皇上念粵楚鋒鏑死亡之  
慘則雖撤縣減餉未足以盡其悲念江浙水旱流離之  
傷則雖肅廟雖言未足以致其愼念近省官民困於兵  
差求生不得之苦則雖早朝晏罷未足以殫其惕厲憂  
勤至於尋常遊幸之所耳目玩好之娛微特聖心有所  
不暇亦有所不忍矣夫人心不可恃惟聖主與民同憂  
之心則可恃天意不可知惟仁君省躬克己之意則可  
知漢臣王嘉有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  
宋臣真德秀謂修人事正所以勅天命昔湯以六事自

何文貞公文集

卷一

七

責甘霖立沛非僅責之於臨時也七年之中所以修此  
六事之闕者必無幾微遺憾故能響應若斯臣伏願皇  
上因時修省降旨停幸園明園以示與民同憂省躬克  
己之實亦天人協應之一機也臣趨直內廷非不樂園  
寓之自便願以主憂臣辱正卧薪嘗膽之日敢存偷安  
苟合之心况皇上軫念時艱雖山陵大典亦且從權其  
餘更可遞減或謂駢聽政兩不相妨遇變安常斯爲  
鎮定此皆貢諛獻媚假公濟私宸衷諒有所難誣當幾  
亦可以立斷伏願上年諭旨嘗有闡修慎獨不求共喻  
之言臣思獨者事所發念之端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

非冥心同覺之謂也凡言動起居用人行政得失之形  
未著是非之幾自明惟在隨事省察有便於己私而乖  
於公理者必強以制之有合乎公理而礙於己私者必  
強以施之務使己所獨喻之處皆人所共喻之處庶表  
裏洞然無上下相蒙之習而人心可轉天意亦可回蓋  
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即在日用事物之間人君事天  
之道亦惟事事求合乎公理而勿狃於己私則積誠感  
通然後可以爲民請命焉臣情詞激切不憚屢干震怒  
然望皇上齋居淵默之際俯賜詳察如程顥定性書所  
謂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不惟臣數次進言

何文貞公文集

卷一

三

之心不能一毫欺瞞君父卽皇上御極以來所謂出身  
加民發邇見遠者亦可反觀互證而洞悉其所以然固  
非徒係一事之得失而已也爲此恭摺上陳伏乞聖鑒  
裁擇臣謹奏 咸豐三年正月初四日

請責成各省官紳專辦團練疏

奏爲敬陳用兵之失請旨責成各省官紳專辦團練以  
固疆圉而安民心仰乞聖鑒事臣竊觀賊勢去住無常  
不過志在擄掠然三年防剿竟至數省蔓延者何哉調  
兵雖多毫無實用將帥以遷延貽誤疆吏亦觀望偷安  
軍法既有所不行帑項亦有所難濟且兵差一過官民



兩虜雖賊所未至之區凋敝已不堪問而各省捐輸助餉胥吏騷擾滋深無論虧累之在官在民俱國家實受其害也伏思咸豐元年五月前任太常寺卿唐鑑被召來京專主築堡團練之議聞已奉旨允行惜粵西辦理非人迄無成效今復申諭各省籌辦仍恐陽奉陰違蓋自始專以至今日惟以用兵爲主卽所謂團練者亦專爲剿賊之資而凡所以固結民心使自相衛者實未之及耳請爲我皇上析言之議者但知剿賊乃可以安民然近年失守地方皆由守土者素無布置風鶴偶警民已遷移土匪乘機搶奪官兵孤立無助賊來則非死卽

何文貞公文集

卷一

三

散轉以借寇兵而贖盜糧是不先安民斷不能以剿賊也議者但知調兵乃可以爲民禦賊然粵楚兵勇常十餘萬眞賊止二三千脅從至一二萬據我軍屢報殺賊之數奚啻倍之而賊乃有增無減者何耶官不能收養難民民不堪兵之苦則激而從賊耳是兵數愈眾適足以逼民助賊也議者但知寬籌糧餉可以厚養兵力而備賊然自粵西剿辦以來一月用七十萬而永安之據半年桂林之圍一月長沙之圍又八旬我軍費至二千餘萬初未聞士飽馬騰賊遇敗逃是糧餉充足反至曠日持久而玩賊也議者但知多遣將帥可以捍衛地方

而滅賊然自李星沅而後賽尙阿等繼之則徐廣縉得以粵東借口鄒鳴鶴得以桂林藏身卽程昶采之防堵衡州亦得以長沙爲退步至於徐廣縉栖遲道路常大瀆坐陷武昌而琦善陸建瀛陳金綬旁觀局外名爲三面合剿實無一面獨當者又何論向榮之聽賊東下哉是將帥愈多反以耽誤地方而縱賊也然則爲今之計賊其可以不剿兵其可以不調糧餉其可以不籌將帥其可以不遣乎夫亦曰化賊爲良寓兵於民儲糧餉將帥於該地方惟有專辦團練而已專辦團練惟有責成疆吏兼派鄉紳而已所謂責成疆吏者蓋團練係乎民

何文貞公文集

卷一

古

心而必資乎守令疆吏爲守令之表率故民心離合惟視乎官長之可恃不可恃今堅壁清野之議置若罔聞竟創爲空城之計長江天塹付與賊人水手鹽梟乘而資敵督撫各保省垣望大兵之一救將帥前途觀望待賊勢之遠颺不顧民生苟全軀命獨念我皇上承列聖付託之重將立萬世不拔之基何堪此輩庸臣一誤再誤可不深求其所以然而力爲懲勑乎至西北光景惟希冀賊之不來而試問我之所以自謀者何一足恃則曰現尙無事不必張皇耳夫粵楚三吳非昔之所謂無事者耶事至而始爲謀則民不顧官兵不顧將惟有一



走而已且大河南北向稱盜藪工遠近尤多灾民不  
歸官必歸賊現聞襄陽徐州兩路搶劫肆行若稍減兵  
馬之需以作團練之用不惟可散賊黨抑亦可助兵威  
又聞陝西省城接有偽示居民遷徙無常每日止開城  
兩三時而保定天津亦聞奸匪涸跡民多訛言以關中  
險要之區與畿輔切近之地屬茲多事若非早為團練  
何以安定人心應請旨分飭各省督撫專心籌辦實力  
舉行各圖自固之謀惟以安民為主不必以賊蹤之遠  
近為事機之緩急則天下幸甚所謂兼派鄉紳查蓋紳  
士為一鄉之望民所視以共安危而凡稽查保甲製造  
何久員公遺集卷一

五

軍器控築濠堡捐辦錢糧胥吏亦不得肆其訛索况名  
門右族世受國恩者其急公好義尤可以倡率閭閻惟  
聽督撫相商恐無以專其責即聽該紳自效亦無以核  
其才應請旨於各省在籍官員中擇其為守兼優者欽  
派一二人會同該督撫籌辦通省團練事宜其各府廳  
州縣紳士即由此一二人秉公保舉會同地方官酌辦  
如在籍者或不敷用請於現任京官中欽派一二人令  
其回籍辦理除江西湖南安徽三省已奉諭旨外如直  
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蘇浙江湖北廣東廣西等省  
請飭令在京大臣核實奏聞恭候簡用務期名望可以

服鄉里才力可以結人心不營私而害公不倚勢而壓  
眾於疆吏不至掣肘而聖主亦可信心俾其妥議章程  
次第布置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各保一鄉以共保一城  
各保一城以共保一省各省自固其藩籬民無所用其  
遷徙賊無所施其擄掠已過者不得復返甫至者不得  
相安未來者不得前進不必老師糜餉可以漸次蕩平  
則天下幸甚然此策之行與否惟在皇上眞實愛民之  
意知人善任之明嚴其考成公其賞罰勿求夫速效勿  
視爲具文所以善後者在此所以救時者亦在此今賊  
既剿之不勝剿兵已調之不堪調糧餉亦籌之無可籌  
何久員公遺集卷一

六

將帥又遣之無足遣以積久壞亂之事爲遷觀苟且之  
圖即使功可倖成猶且患多不備伏願皇上深思熟計  
鑒既往以警將來固民心以維邦本由外而治內即顯  
而防微則雖有重於團練事宜者亦無難振乾綱而從  
容就理矣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爲此恭摺縷陳伏乞  
聖鑒裁擇臣謹奏

再臣竊惟安民之道固在專其責成而行軍之權尤貴  
嚴其法紀今陸建瀛以退回省城致緝民驚徙奉旨拏  
問治罪允足以振軍威伏思程裔采在衡州防堵時聞  
係探得道州失守改裝乘舟退回長沙省中官民大爲



震動乃奏參提督余萬清等以卸其責其情狀實與陸建瀛相同至於折回衡州省城被圍轉得置身局外且藉口眷屬託病乞歸亦與龔裕無異而失守地方縱賊入楚之罪較之賽尙阿徐廣緒等亦不甚輕當此人心疲玩之時似難邀聖恩之寬宥又余萬清劉長清等係奉旨解交刑部何竟至今不到博勒恭武有無下落俱未聞該撫等查辦奏明此失事最重昭人耳目者其餘應究各員隱瞞恐亦不少應請飭令軍機大臣詳查奏聞按律辦理以警效尤臣觀近來軍營積習皆由文臣退縮以致武臣得所藉口開候補道員江忠源從前追

何文貞公文集

卷一

七

剿李沅發股匪之時帶領鄉勇連夜步行二百餘里所向無敵今又歷著戰功允乎輿論現在江南比湖廣尤爲喫緊皇上若格破施恩加以重任似可期其得力臣與江忠源素無交情與程商采等亦無宿怨既有所見不敢避嫌謹附片具奏 咸豐三年正月三十日

請查勘直隸原墾水田疏

奏爲豫籌足食安民之策請旨派員查勘直隸原墾水田以圖修復仰乞聖鑒事臣竊惟近來賊勢披猖吳楚數省民不堪命加以浙屬旱歉東南漕務維艱今幸豐工合龍卽運河果無淤塞之虞而糧艘時有不給之慮

海運亦未足恃採買豈可爲常恭查道光十九年原任兩江總督林則徐覆奏漕務四條一曰正本清源二曰補偏救敝三曰補救外之補救四曰日本源中之本源所謂本源中之本源者畿輔水利營田是也蓋自康熙年間辦理已有成跡前任太常寺卿唐鑑所著備覽一書最爲詳盡而林則徐亦著有簡明事宜二冊切實可行當日雖不暇未雨而綢繆今日似無防臨渴而掘井應請旨飭令部臣會同直隸總督派員查勘原墾水田若干項擇其容易施功之處漸次修復或卽照林則徐摺內所指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府州官蕩先行查辦勞

何文貞公文集

卷一

本

費亦似無多蓋見水開田則一二年間卽可以成熟之資濟續墾之用非率行耗費漫無把握也且目前大工既竣夫役驟散歸業者牛種口糧尙有待於撫恤無業者游手待哺尤易啟其奸萌卽使團練有方亦恐安全未徧如直隸水利可興俾年壯力農諸人供疏渠墾田之役既兼代賑隱寓屯兵足食安民斯爲兩得若推而廣之不惟漕務河工之費可以節省卽於入旗生計裨益良多近救一時遠到萬世惟在皇上之設誠致行耳謹將林則徐原摺第四條鈔呈御覽至其簡明事宜二冊戶部侍郎王慶雲現存其書請諭令進呈以備裁擇



卽請臣或有疑議聖心亦可釋然臣愚昧之見是不有  
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再林則徐所議水田一條原擬自請辦理因在粵東查  
辦海口故未敢身任其責特請飭下廷臣及直隸總督  
籌辦乃意觸琦善之忌議格不行旋以夷書中傷琦善  
代之盡反林則徐所爲撤去兵防噴夷遂至猖獗所散  
練勇半今日之逆賊也及琦善奉命往河南防剿官紳  
皆謂宜收募捻匪可期得力且免後患琦善以多調兵  
馬便於藉詞遷延竟不用此策故楚豫交界各路土匪  
橫行琦善身擁重兵武昌漢陽旣坐視不救九江安慶

何文貝公文集

卷一

六

又貽誤再三嚴諭屢頒任催罔應遲之又久勉彊迂道  
乃參劾沿途州縣以掩其濡滯之愆似此取巧昧良卽  
令前往江南亦必爲賊所玩况勞師糜餉畏縮不前勢  
必牽制陳金綬等以爲自衛之圖而置金陵於不顧當  
此危急存亡之際何堪稍涉因循而議者猶欲多調精  
兵以益之則正中其遷延之計矣夫琦善以屢獲重罪  
之人蒙恩起用當如何感激圖報勉贖前愆乃跋扈之  
勢愈張貪權之性不改聞其過保定時以簡軍實爲名  
向訥爾經額索銀十萬耽延多日得三萬而後行以其  
半寄京眾謂琦善家擁厚資何需乎此亦不過用以探

聽消息結納要津使之維持調護於其中而遂其回上  
營私之故智皇上聰明時久體察羣情必有難逃聖鑒  
者昔堯知鯀之方命圮族屈於四岳之請不得已而試  
之至績用弗成則羽山之殛仍不足累其知人之明臣  
伏願皇上豫籌所以代琦善者不動聲色奪其兵權然  
後更正其罪庶內患去而外患可除矣至訥爾經額助  
餉之數幾何而餽贖琦善如此其厚則有大於琦善者  
更當何如此項銀兩非侵挪國帑必攤派屬員果如人  
言所關非細謹附片具奏 咸豐三年二月十一日

進呈訓蒙千字文疏

何文貝公文集

卷一

三

奏爲遵旨進呈訓蒙千字文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本月  
二十四日蒙恩召對垂詢臣所著訓蒙千字文奉旨准  
其進呈光寵自天悚惶無地臣惟天下之治亂視乎人  
心之邪正而實係乎學術之純疵三代盛時教民之法  
不外德行道藝故人心正而治化溥春秋戰國之同異  
端曲學邪慝亂民人各挾其術數權謀以博取夫富貴  
利達孔孟旣不得行其志乃發明仁義昭示來茲秦火  
之餘斯理泯滅漢唐以下或習訓誥或尙詞章罕有如  
董仲舒之能明道誼者至若魏晉風流六朝華靡五代  
長樂綱常掃地更不堪言宋興周程張朱五子者出聖



賢之道復明考其生平出處進退卓然不苟蓋嚴於義利公私之辨以爲人心風俗之防借當時信之不真故其效亦未顯迄乎末世稍爲表章雖顛沛流離日講大學章句成仁取義之士不負所學此豈託諸空言哉有明之興也尊尙程朱其時法度嚴而風俗厚自王氏之學出土皆空談良知不務實踐於是茂棄經傳掃除禮法而國事遂不可爲矣我聖祖仁皇帝痛懲其弊特崇朱子爲萬世學者準繩當時純儒如陸隴其輩皆能真知力行其餘名臣碩學先後接軫雖其間不皆躬行心得而統紀既一法度亦明自不至大相刺謬然循習既久則漸汨沒文字而義理多不暇深求故言行或不相符無以收人才之實用蓋自幼而入學惟以詩書爲干祿之階故長而策名徒以文字爲梯榮之具淺見者既博風雅之虛譽而益長浮華好奇者又拾佛老之唾餘而矜言超妙揣摹時尚營私滅公正學於以不明邪教因之肆起至於民生日感國計日艱猶且隨事因循矯語鎮靜獨至趨寵利爭意氣則一息尙存不容少懈焉臣竊傷之恭讀雍正四年上諭士爲四民之首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係極爲重大仰見聖謨該備洞達乎治術學術相通之原臣思近來民心之不靖皆

何文貞公文集

卷一

三

由吏治之不肅而吏治之不肅皆由士習之不正蓋文吏爲武臣之表率而士林又爲民庶之表率文吏無良安能責武臣之不力此軍法所以不行也士林鮮恥安能使民庶之知方此團練所以寡效也今欲整飭積弊固非繁文峻法所能勝要惟平日訓迪有以破沈痼之陋習而發其天良庶可令行禁止而化之於習染既深之後不若導之於本性未鑿之先臣於道光二十四年竊仿小學遺意著有訓蒙千言坊間梓行已久惟註釋在正文之後學童不暇究心嗣復增減舊註載於每句之下庶幾童蒙易知前奉命入直授書召問臣平日著作曾以實對旣而恭錄成冊未敢冒瀆宸嚴今復仰荷天恩俯允臣請雖蒙養之餘事本無補於高深而聖德之寬宏亦不遺乎葑菲此不特微臣之幸實士林之榮也臣不勝感激屏營之至所有訓蒙千字文一冊理合恭摺進呈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咸豐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何文貞公文集

卷一

三



序跋書

進呈訓蒙千字文序

臣聞治官察民書契聿徵諸夫決果行育德聖功端重夫蒙求故蒼頡爰歷急就凡將考文者競篇章之訓纂而立教明倫敬身稽古講學者必體用之全賅蓋儒生本先行而後文章子亦因藝以見道也溯自三才立極理含性命之精逮乎六籍傳心學綜帝王之緒從游沐浴不乏七十二賢私淑淵源又更百有餘歲苟斯文之

何文貞公文集卷二

未喪雖秦火其何傷漢索遺書遂闡天人之蘊唐沿靡俗尚垂性道之篇有宋丕興無微不著濂洛之源既導關閩之派相承元明以來流傳無替上下古今之際惟五子實號儒宗是非得失之林凡百家悉資鑒別豈不以全德之罕覩正統之必嚴哉然而訓詁詞章或專門以名世事功節義亦隨器以成材聿求大海之歸允藉羣流之助矣臣生逢聖世忝列藝林猥章句之粗通竇精微之莫究數千載傳薪之祕墜緒茫茫三十齡佔畢之功窮年矻矻管窺蠡測漫云尚論古人縷析條分時還就正有道仿周氏千言之作為學童三復之資傳習

雖備於闈師著作敢邀夫天聽冀叨入直授書之命幸被溫顏垂問之勤不揣下愚謬陳素蘊述聖賢之要旨修辭恐懈於立誠念童穉之始基畜德惟期於多識文次以韻徵引不憚其煩意餘於言註釋各從其類以昔年之剗闕加近歲之研磨恭繕成篇敬呈乙覽倘有裨於幼學詎辭道聽途說之譏庶勉效夫涓流仰贊棫樸菁莪之化云爾臣何桂珍謹序

重刻小學集解序

國家取士始於膠庠三年則命學臣兩試之立法周而儲材至廣也顧按臨之期有限使者與士子相接無多

何文貞公文集卷二

時而欲於衡文之外講而習之以變化其氣質薰陶其德性蓋亦難矣謹按學政全書康熙年間頒發朱子小學童試命題作論時儀封張清恪公為之註語語鞭辟近裏俾初學者猛省力行以馴致於成德之域樂亭李氏校訂付梓流傳既久板蕩失而書亦僅存道光丙午余奉命督黔學擬復刊行旋奉先大夫諱不果己酉冬北上過大梁俞子相學使亦以為言明年夏以粵東新本寄都屬余序而代梓余因檢李氏舊本覆加校勘閱有所疑附註於後夫洛學之盛開於二程朱子廣程子大學之傳復原其意而輯為小學許魯齋先生奉之若



神明其教人無少長皆從此入而清恪公之註尤足以發明之故中州士習瀟灑至於今不衰使者迎機而導既以之課試諸生而猶慮傳習之未徧也於是捐廉刊布使家置一篇人授一册父詔兒勉以同歸於昔日伊洛之淵源豈不盛哉抑又聞之學之爲言效也政之爲言正也使者崇正以爲多士則效而實求者或名應焉不幾與清恪序中所謂切己體認勿徒視爲課試之資者大相徑庭而於國家取士之意亦奚有當耶余故贊言之以爲使者助且以爲都人士勸云

送林少穆宮保致仕回籍序

何文貞公文集

卷二

三

成功難居成功尤難吾儒志在經世未有不明於進退之義而可與之共功名者也昔之以天下自任者莫如韓范二君子然觀其晚節時懷退志豈嘗須臾忘天下哉惟以其身係天下之安危愈不得不自重耳宮太保少穆先生以幹濟才荷今上特達之知歷任封圻樹偉績中外咸欽道光丁未奉命節制滇黔時滇西告警者四年矣先生親臨剿辦三月而平天子嘉賴之逾年以疾乞歸上允所請滇人士私相竊嘆謂獨不得久於其任使西人常知小范老子之不可欺也卽不然或如文潞公之以太師領平章俾外夷望而加敬知朝中尙有

老成而瀟灑資遠蔭焉其亦可也某爲之解曰諸君何知人而不知天乎今夫大任之降託之於險要者時寄之於寬閒會亦思先生數載窮荒固天留之以爲滇人造福之地哉則今日之歸閩也帝心簡在有超乎尋常意計中者蓋其人而爲天下所倚賴不可遽有以盡之而凡所以磨鍊其材力祕惜其精神安養其德望者無乎不至先生功蓋天下而不居且自道生平有未竟之業亟欲退而成其所學是其孜孜爲天下計者甚周而其利濟之功正未有艾矣昔者晦翁賦閒金人常問朱先生安在國家引以爲重况先生之結主知者爲何如

何文貞公文集

卷二

四

而願聽其終老林下耶然則先生任天下之心不必以進退異吾人望先生之心亦不必以進退疑也滇人士不能留各爲詩以誌遺愛某受先生知最深承教且厚先生行矣苦無以爲別謹書所見以質之若夫先生之學行事業天下類能言之茲不贅云

政唐鏡海先生學案小識後

古無不躬行之學也自道不明而行者鮮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己憂要其旨則在修德徙義改不善而已俗儒以章句訓詁爲學遂置身心於不事而賢智之過又或極意求深墮於空寂蓋道之不行久矣宋興濂洛關



聞五子者出卽經以見道卽身心以驗道所講在此所  
行卽在此此學之正也傳至有明遵行勿替故其初統  
紀一而法度明及姚江出而道乃大亂學者喜其徑之  
捷可以自便其私也則羣焉趨之要其所以託於道者  
則曰文章也氣節也功名也夫三者謂非道之所見不  
可也然無擇善固執之功而任心自用將文章失之誣  
氣節失之驕功名失之譎且有背道而馳者極之談元  
說妙飾智驚愚而身心之汙垢不可窮詰名教之場竟  
成市利其害豈淺鮮哉論者謂明亡於講學非講學之  
過所學不正之過也我朝鼎新尊崇正學於是純儒出  
何文貞公文集卷二 五

飲食充極乎天地民物之大而職不越夫子臣弟友由  
格致而誠正而修齊治平孰有外於是哉先生幼學壯  
行未耄而作遂初之計復以栢城賢先生理學正宗屬  
桂珍續輯倘及就正而成之則宋元明以來正傳具在  
可與是書相翼而行先生行道之功正未有艾也桂珍  
何人而敢妄語於斯耶校刻甫竣奉先主命謹跋於後  
並以誌愧云時道光二十五年歲在乙巳孟冬月館後  
學何桂珍謹識

鏡海唐先生以楚南名儒寄籍山左道光二十年間由

何文貞公文集卷二

六

而力挽狂瀾平湖陸子之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  
羞乞墮賤龔斷關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特於松陽  
講義三致意焉桂珍自少趨庭嘗受是書及遊鏡海先  
生之門朝夕講求益信陸子之爲當代正學也先生以  
素所心得者提撕後進兢兢於義利儒釋之辨且復博  
覽羣言輯爲學案自陸子以次標其正宗衍其支派判  
其歧途嚴而不苛簡而能盡蓋其所詣者實故斷之也  
當其所憂者深故言之也切學者觀此則知卽講卽行  
而訓詁不足以盡之空寂不足以得之文章氣節功名  
不足以託之精研乎性情心術之微而事卽在於日用

上杜芝農相國書

日來久欲求教以公退少暇未敢冒瀆尊嚴耿耿之私  
無時或釋前間談及鏡海先生學養仰見心誠好賢不



晉曰山欽佩良深某從游先生有年矣竊信先生學足以策安全而不涉於空疏不失於拘滯蓋足以在艱鉅而不激於意氣不震於功名蓋其由博反約戒欺求慊已積四五十年之功茲所著諸書與歷任之循績在朝之嘉謨俱能言必可行知明處當而於海疆倡和之始首發奸萌尤爲見先幾而持大節者京官數年不求聞達安貧樂道退老林泉聞召卽來盡言無隱豈嘗有希於利祿哉抑亦謂聖君賢相不世之遇正天下大有爲之機耳夫七十致事禮也士之自處也惟其禮國家之用人也惟其賢主上春秋鼎盛天曹聰明而於老成典

何名貞文集卷二

七

刑特倦倦焉固先生年高德邵之實足以感之而亦閣下休休有容之素有以致之也茲聞先生有秋間南歸之請二三識者竊意聖主求賢若渴必預有以待之閣下相知之雅豈聽伊人之逍遙而不一繫維乎某聞古大臣所以堯舜君民者非必事事而爲之謀也亦非徒隨事而補救之也將欲爲久大之圖則必求可久可大之賢以助成其德業今天下不足之患有二一曰人一日財人不足則就現在之人而策勵之財不足則就現在之財而撙括之此救目前之急而非所以謀久大也急之至而始謀久大其勢似無及其術亦似迂然以

上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自今畜之則猶可爲天下事當其間則遲疑必多乘其急則奮興轉易主上勵精圖治得一二任事之人贊襄其間實社稷生民之福矣某竊以爲人才不患不足而患教之不明財用不慮不足而患生之無本故教人莫切於翰林編檢而生財莫善於籌輸水利二者皆非任賢不能以有成請爲閣下析言之國家設翰林以待士原冀其讀書養氣爲用世之資非徒工於詞章點畫以博取聲華已也然而習俗所趨每下愈況實學之不講一旦而任之以事不亦難乎昔安定立教有經義治事兩齋其弟子入官各有實效今

何名貞文集卷二

八

編檢幾二百務實者當不乏人但下之所趨惟視乎上之所好好文字則人皆求工於文字好聲華則人皆爭尚夫聲華試移其徇外說人之心反而求之祇此材力聰明皆爲有益之用大抵精於文字者卽其能精於義理者也競於聲華者卽其能競於功業者也識得一品學兼優通達世務如唐先生者爲之師舉凡經史性理以及禮樂兵刑農田水利鹽漕河工各隨其材而造就之日教月試務期有成三年大考則論以經史策以時事若者可以膺外任若者可以備內廷若者可以司文衡若者可以綜部務養之有素則用之必不至乖方卽



以實求者不無以名應而較之文字聲華之所得固已多矣近因輪進講義人皆嚮學書肆中性理精義大學衍義諸書幾於購盡上有好者下必甚此非其明驗耶况以耆儒漸摩之則啟沃之資必有進於此者而數年之後人才亦卓有可觀此所謂教人之切務也畿輔水利之事前人已詳言之雍正初年辦有成效唐先生著為備覽可考而知前林文忠公議漕一疏特歸本於此某在滇時屢與講求公卓然以為可行且著有成書深以不遂其志為憾而陞立夫制軍議折漕摺內亦以此為言聞其鹽務節省項下可以通融辦理唐先生謂只

何文貞公文集

卷二

九

需一二十萬便可開局總以水田為主一項有一項之利一年有一年之利行之數歲原本可以歸還不必耗費一錢而利及萬世與文忠所論大畧相同某於此事未曾閱歷而信之於兩先生之言兩先生之言尤信之於兩先生之為人今士大夫以為不可行者其學問閱歷果高出兩先生之上乎母亦狃於習見畏難苟安而不深求天下之大計也文忠往矣而唐先生尚在趁此商辦未必無裨其他講求此道者亦不乏人但決意必行則羣材效用如謂粵西未靖力有不遑亦無妨先為查勘廣為咨訪經畫妥善隨時皆可舉行此所謂生財

之善策也夫事之所以難成者有其法而不得其人也有其人而不遇其時也今唐先生之體用兼賅聖主眷之閣下與滇甫相國皆深知之而其德氣所感後學傾心莫不仰望丰采以為朝廷引重昔文潞公年九十猶立朝先生雖未負此重望然謀猷之裕齒德之尊實足以備顧問而資矜式蓋不求仕進則無急功近名之心而慮事必當不任繁劇則無案牘勞形之累而課士益專既為國家育有用之才又為國家興無窮之利留賢之益其亦閣下所心焉數之者耶某非有私於先生也素蒙垂愛不以葑菲而棄之竊思所以仰贊相業於萬

何文貞公文集

卷二

十

一故敢縷陳用資採擇

上邴濟甫相國書

某與幼章令弟交數年矣得悉閣下品學精純久深欽仰嗣聞開礦有議力爭而止益信真儒事業之不虚每欲趨謁台端敬聆集訓祇以贊襄少暇不敢冒瀆鈞顏而事賢之心未嘗一時或釋也今天下事既如此矣其他不深求如閣下者古之所謂諤諤也而外人或以為不言某竊疑之誠以閣下素行久孚豈肯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意者或有難言之處或有言而不見用之處或有有用而不見效之處遂至與不言者無以異斯浮議



之所由來與然此亦無足計所患者不在不言在言之不能必行耳夫但論其事之是非而不能期其言之必行此諫官之職也若夫大臣者君所持以爲安危一日在朝當盡一日之責固不可阿諛以取容亦不可憤激而隱忍如但曰吾已言而不聽其奈之何徒坐視國事壞於冥冥之中而爲天下怨甚非計之得也且使自古人君皆抑邪崇正言聽計從天下安得有亂至於直道阻塞鋼蔽已深惟因其明處而通之則易爲力故易曰納約自牖前讀上諭嘗有自責之言惟以剷除逆虜爲志而究之公憤未伸人懷疑沮者雖由措置之失當蓋

何文貞公文集卷二

十一

亦言未切而志未堅耳昔陸敬輿勸德宗以悔過求言詔書一下聞者無不感激揮涕夫以敬輿之善諫使德宗專聽其言豈猶不足以致治然必以此爲急務者所以慰人心而廣忠益也今閣下當敬輿之任若不乘此開陳善道啟悟君心使天下同申其公論朝中無溺於苟安恐積亂已成雖一土誇誇終有難勝之勢川之壅也必疏其勢病之深也必治其根失宣暢之機而益加以淤塞必潰之道也舍心腹之患而從事於肢體不救之症也又况不思治之方且養而縱之是自敗之術也惟望積誠以悟之極力以爭之乘其謀之有闕以破

之因其機之可奮以助之勿牽於顧望而有所游移勿迫於威嚴而有所疑懼有言之難盡者則退而疏陳之有理之不能悟者則據其事情之利害而反覆申明之蓋過耳輒忘不如目覩情狀之尤耐參詳也同心難喻不如卽身痛懲之易爲關切也使由此而掃除積弊開誠布公示海內以同仇勸羣僚以大義言路廣則人才出人才出則治道明今不務直言之求而謂天下無才此事之不可解也言者固未必皆才亦未必能深參機密之務但以在外之訪聞不諱或較在內之文報而更真以眾人之見識相參必助一人之智謀而更大矧當

何文貞公文集卷二

十二

今之世不乏人才其遠而實焉者不復論卽目前所見如唐鏡海前輩鍾雲亭先生要皆學問經濟卓有實用而竟投閒置散匿采韜光况其遠者乎夫有濟世之才者必無希世之事若奔走形勢之途以見長取榮皆苟道也欲撥亂反正而不引建大策決大疑之人相助爲理惟孜孜焉片長薄技之是求將何恃而不恐語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閣下能責難於君某敢不責難於閣下百草盡萎始見松柏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尙望始終如一虛己以受人竭忱以致王務期大綱克振公憤得伸正道行邪說息人心何患不固天意何患不回邦本



何患不安國用何患不濟逆夷不足平也狂愚之見不揣冒昧率爾瀆陳伏惟原鑒

致陳蓮史方伯書

某生質魯鈍自幼入學家瀆授以近思錄曰此桂林文恭公所梓而傳之者也公治嚴多善政尤務學其流風餘韻至今父老能言之而歷年已久罕悉其詳既而來京又得見四種遺規與夫經世文編中所載諸作益信公之本實學而發爲實政者良不誣矣閣下學有淵源已於元墨見之而政聲卓卓久深欽佩茲復藏修有年所養必更有大過人者故方其未出也則望之若霖雨

何文貞公文集卷二

七

及其既來也則仰之若星雲惟恐簡命旋膺不及承教無以慰歷年之積悃而開後日之新機夫學者尙友古人不博求之天下士或滯而鮮通非其人則一見之而且以爲羞如其人則屢見之而不以爲瀆何者爲己與爲人異也某前叩別庭幃家嚴諭以事賢友仁之旨故於黔則見賀藕庚前輩惜恩促未獲請益于京時見唐鏡海前輩雖未得其萬一然心嚮往之而猶未見閣下也幸承賜法書望而生敬不識可使一瞻道範啟發卑蒙乎文恭往矣得見閣下亦可以無憾焉敢達螳忱伏乞鈞鑒不勝殷勤待教之至

上吳鄂南帥書

日前傳教未罄欲言竊思滇省僻在邊隅距京寫遠官斯地者率以易於掩飾諸事因循寢至疲敝前林文忠公在任未久所亟欲整頓者尙未盡見諸施行今福曜親臨幸叨庇蔭實心實政立見作新允爲滇人厚慶伏以圖治之道除弊斯可以興利激濁乃可以揚清吾夫子歷任整飭紀綱不避勞怨帝心簡在民望繫焉滇黔雖小未始不可宏此遠謀也某三載家居未干外事然曾經閱歷及得諸傳聞者不敢不冒昧縷陳用效涓埃於萬一門牆之下無所避嫌非有關於恩怨可否施行

何文貞公文集

卷二

七

之處尙乞審擇而查驗之抑某更有請者起衰振靡法在必行然平日教化之功似亦不容偏廢前陸立夫制軍奏請崇正學以黜邪教奉旨允行竊謂宣講聖諭責之州縣仍恐視爲具文而性理精義滇中絕少且非初學所能與知現刻有張清恪公小學集解宜民善俗至爲切近謹呈鈞覽以備刊行又前刻理學正宗並訓蒙千言板存滇省特屬昆明舉人楊勳呈如蒙採取於士習不無裨益僭妄之罪諒邀鑑原

一士子向來多不務經學前賀制軍新設背誦五經膏火月課兼用經文查書院膏火每年甄別一次用一回



書文一詩似可解作經文或用一四書文一經文免詩  
覆試或作一史論以勵實學至舉人向無膏火賀林二  
公俱有志未逮現在地方安靜似可捐辦約設二四十  
分每人四兩於會試後數月甄別一次參用經文策論  
月課似亦可照此辦理

一各地方科派徭役最爲繁重前林制軍力爲裁減命  
昆明舉人楊勳等董理其事民沾實惠而亦不誤官差  
但縣令吏胥不快所欲恐有更動查楊勳理學純儒有  
志匡濟以母老需養屢不會試實屬一鄉之望允無愧  
孝廉方正之稱

傅文貞公文集

卷二

五

一永昌漢回之亂經林制軍剿撫平定但恐仇讐未盡  
消融尤需地方官辦理得宜方無後患思茅土司之變  
亦不可不擇人以善其後也

一他郎廳金厰向來游民聚集爭鬪仇殺官不能治經  
林制軍奏請委員彈壓督辦雖於國課無大益而藉此  
安養游民俾不滋事似宜照舊辦理

一開化廣南臨安三府及廣西州屬彌勒師宗邱北等  
縣土人習爲盜劫官不能辦民間私自結會名曰牛叢  
每獲竊盜則傳集鄉人各出一柴焚之亦有藉此報仇  
訛詐把持街市者甚爲可慮似宜官爲之主化作保甲

團練之法獲盜則送官懲辦如解司之費不敷卽就本  
道審明正法仿照從前永昌民變奏歸迤西道就近辦  
理之案或州縣可靠卽聽其盡法懲治亦似便宜可行  
一川匪販賣鴉片千百成羣各持鳥槍器械經過地方  
不勝滋擾似須設法嚴禁以杜奸萌

一民間私種芙蓉各處皆然良田美地盡作煙產每值  
開花取漿之時地方官巡歷各鄉收納稅錢肆無顧忌  
故鴉片之害愈廣五穀之產愈稀似宜申明舊禁有犯  
必懲亦養民之一術也

傅文貞公文集

卷二

六



跋

道光乙巳余以公車北上得晤先生於京師嗣每入都必過從稔知先生力肩正學議論數陳堅苦刻勵有壁立千仞氣象咸豐四年甲寅先生簡授安徽徽寧池太廣兵備道時濱江郡縣粵逆踞擾道阻得之官大府駐廬州資先生兵一百餉二百檄使沿汴募勇勸捐西上為規復安慶之計道出霍山適擒匪李兆受攻城先生指揮兵勇大破之兆受遁麻埠先生復率兵勇追剿之兆受窮蹙乞降時余率團練以從目擊其事嗣先生率兵勇及降眾由英山攻取潛太招余往以親老未赴

何文忠公文集

跋

一

探聞兵勇日集沿途皆殘破之區捐數寥寥日不獲一飽賊匪厲聚猶日率饑疲之卒轉戰不休嗚呼億甚矣嗣聞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以大府檄先生密圖兆受為兆受所得遂被戕事聞得旨賜卹如例而外人猶有疑議之者嗟乎冤哉方道咸開先生所與講學於京邸而最相契合者時則有若唐確慎公鑑倭文端公仁曾文正公國藩吳拙修先生廷棟寶蘭泉先生埴砥礪切磋斯夕靡聞迨後倭曾二公相業勲望彪炳震區尙已若確慎公拙修先生雖未能大展所學然均獲考終保令名以歿至蘭泉侍御亦不過所志未伸抑鬱以死獨先

生以精忠卓行深受主知卒之艱阻備嘗慘遭凶害功既未成名復被讖史傳所謂曆人間未有之苦碑記所謂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之餘責噫誠可悲已顧先生殉難未久曾公倭公吳公既各為文以表先生之行誼與其艱苦貞烈之心蹟國史據以立傳蒙恩賜諡文貞先生之忠誠卒大白於天下而向之忌讖先生者久已蕩為飄風到為塵埃浮翳之蒙又烏足以蔽白日之皜皜哉是可見篤至之行互萬世而不可磨滅也先生遺書余求之曆年未獲茲於何賓臣昆季所獲鈔補輯大學講義上下卷奏疏序啟

何文忠公文集

跋

二

若干首並得先生重訂之訓蒙千字文因次第刻之以公諸世不獨見先生忠貞大節由於根柢深厚而愛君之誠任道之勇衛道之嚴足以綱維世教者俱可藉以傳諸不朽先生前有續理學正宗一書早已刊行大學衍義芻言咨續訪得之再付諸剞劂云時光緒十年甲申季夏六安涂宗瀛謹跋



何文貞公遺集

雲南叢書集部之五十七

附錄

懷何丹谿詩見吳竹如先生拙修集

飽讀中祕書早年窺道要致君秉舜心啟沃勤自效所

嗟遠方屯幽沈光不耀精誠終交通日月無私照

哭何丹谿詩見唐確慎公集

世上眞儒不易成惟君學道溯周程一腔熱血從天赤

百鍊忠心萬古貞義績文公誠意傳仁成君子沒身名

回頭握別思無極欲向英山哭萬聲

憫忠詩見嚴仙舫太常惻忠草

何文貞公文集附錄

太史南來滇海頭讀書才望世空儂似聞禁署獎廉牧

曾記春明談孔周文字興戎釀危局衣冠死賊自清流

董狐他日論成敗遺恨廬江滌九秋原註君爲翰林與吾鄉唐太常鑑講

明正學期於躬行實踐後在上書房行走學賦起上封章簡放安徽分巡道銳意滅賊爲皖撫所嫉死於賊

誥封奉直大夫晉封奉政大夫師宗何君墓誌銘

唐確慎公鑑撰

君諱輔龍字傳巖嘉慶癸酉科拔貢舊籍江西安福考

諱廷標遊滇家師宗遂爲師宗人以孫貴贈奉政大夫

妣趙氏贈太宜人生子三長遇龍邑增生次從龍君其

季也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其子武昌同知渭珍以訃

告閩二旬貴州學政桂珍奔喪過桃源述行狀來請銘

岱下唐鑑紀其德行著其學並其所以教於家教於鄉

者以識其葬其德行曰君入齡失怙恃盡哀如成人倚

兩兄以力學事其兄如事其父言行不敢有出焉視兄

之疾如視親之疾藥必親嘗以身禱焉嘉慶初黔苗亂

蔓延邑境與其伯兄率鄉勇禦守得以無事迄不受功

其學曰法先儒崇正學經史而外小學近思錄松陽講

義大學衍義陸宣公集服膺終身有心得焉其教於家

曰爲守爲令潔已愛民事事可以告天可以告親爲翰

林爲學政潛心程朱之學與士人相砥厲致知力行勿

何文貞公文集附錄

務虛名兢兢焉誦誦焉誨之詳論之切提撕之密督責

之嚴至易簣時猶各賜訓言復口占五律一章其教於

鄉曰行先文末身心先名譽末獎善以化其不善徵實

以去其不實親炙者若寒而煖若飢而飲觀感者出荆

棘而坦塗躍污滓而清濯刁面因之革心懦夫因之立

志夫國之教成於家家之教本於身人亦患不修德耳

苟德備於躬近則子孫法之遠則郡邑化之神於世教

者亦已多矣君生於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卒於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葬於邑西馬廠之翠雲

山壙於二十八年正月己卯墳於壬午君配張氏丈夫



子三涓珍戊子科舉人湖北武昌府同知候補知府懷  
珍廩貢生候選知縣出嗣伯父桂珍甲子舉人戊戌進  
士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女子子二長適羅平己丑進  
士吏部員外郎記名御史寶瑋次適昆明己亥舉人錢  
新之孫男四松齡梅齡芝齡椿齡銘曰  
和而肅恭且安育令子畜賢孫推而被之鄉人國人於  
以告諸幽宅而勒之名山之貞珉

誥封奉政大夫例晉朝議大夫候選直隸州州判

何傅巖先生神道碑

林文忠公  
則徐撰

滇師宗封奉政大夫候選直隸州州判何君以丙午冬

何文忠公集

附錄

三

卒於湖北武昌府同知長子涓珍任所先是涓珍以緝  
捕功擢太守留楚補用其季編修桂珍方銜命赴貴州  
學政任甫至聞訃奔江夏以丁未春扶柩歸師宗卜葬  
於邑西之翠雲山唐鏡海太常既銘其幽太守及編修  
復具狀乞余撰碑而樹之阡太常爲余督兩楚時屬吏  
編修又與長子汝舟爲戊戌同歲生且同詞館余藉稔  
其家世弗獲辭余觀古樸學敦行之士及身不必盡通  
顯而往往以學與行昌其後以傳於世漢之荀陳尙矣  
降而晉之劉殷唐之崔垂五代之竇禹鈞灼然徵諸簡  
冊大抵植根堅者其發榮必大且遠天人之應一也初

太守以大挑令蒞楚北履權劇邑修隄防勤撫字有古  
良吏風編修居京師不謁勢要不習紛華獨潛心宋五  
子之學弟弟以治行學術相切劘人咸多之顧亦知君  
之範以義方者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君諱輔龍字君佐號  
傅巖先籍江西安福縣父廷標與所親遊滇遂占籍師  
宗子三長遇龍次從龍君其季也幼慧父督之嚴動有  
矩度八歲父母相繼逝哀毀如成人時長兄任家政遭  
危病禱於父墓漸以身代病尋瘳少長從兄學藏書少  
假傳注手錄之學日益十八充弟子員課徒所入歸之  
兄不敢私也後黔苗亂延及邑境羽檄調發長吏以君

何文忠公集

附錄

四

才感決於君事平不言功家貧而性廉願好施予任郵  
之事無大小必力肩之其教人也率以身使之因文而  
歸於道門下士無浮夸者以膏火助寒峻讀所造日益  
眾遇愚氓則感以果報橫逆者亦爲之化邑宰多賢而  
親之而君終無所干歲癸酉爲顧南雅學使所知以選  
拔貢入都朝考被放親申助之使就職君弗應徑歸省  
試屢薦不遇無怨色有邑宰與分校者要以私謝之竟  
不應試太守令潛江郵俸錢於家君析以與兄嫂餘以  
濟困且手書諭之曰居官宜清慎倘以非義者養吾非  
愛吾矣同官聞而稱焉越七年就養武昌寢饋如寒素



編修在詞垣每以親師講學訓之洎督黔學君令其無  
迂道省視擬自詣武陵借以來適以暑瘍腹泄不果行  
乃以書諭之曰試事宜嚴無從刻也士習宜振勿作威  
也更以屬清節屏虛名勉焉病中正矜坐未嘗偃臥復  
戒子孫曰吾欲汝曹以立身行道爲榮不欲汝曹以富  
貴利達爲尚以腹疾竟不起君生於乾隆四十二年二  
月初十日卒於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享年七  
十經史皆有纂述其六松山房詩文集均藏於家以子  
貴誥封奉直大夫晉封奉政大夫配張氏封太宜人子  
渭珍戊子舉人湖北武昌府同知補用知府懷珍廩貢

何文貞公文集

附錄

五

生候選知縣出嗣世父桂珍甲午舉人戊戌進士翰林  
院編修貴州學政女二人長適己丑進士吏部員外郎  
羅平寶璋次適己亥舉人昆明錢新之孫四人嗚呼君  
之學主於誠持己嚴而成物厚曆數十稔如一日乃韜  
光斂采蓄而詒之於後而爲之後者遂能發名成業以  
爲君娛殖學勵品以承君志他日更以稟諸庭誥者擴  
其敷施則君隱德所被正靡有既余故撮其立身接物  
之概揭之貞珉以爲型方訓俗之助焉系之銘曰  
猗隱君邦之式味道腴蓄潛德昌厥後慶所積佳城鬱  
鬱盤江側螭首龜趺字深刻有道之碑無愧色

林文忠公無事不精其楮法久爲當時宗仰程春海  
前輩嘗贈聯云理事若作眞書縣密無聞愛民如保  
赤子體會人微蓋紀實也道光丁未公節制吾滇殷  
殷念舊桂珍因與先兄橫溪以先大夫神道碑請公  
不日撰寄且允書丹旣而出征永昌凱旋後又以早  
歎籌賑勤勞致疾己酉秋引退倚裝力疾書之今勒  
石甫竣而公已西歸先兄亦相繼而逝桂珍深懼先  
德之墜無以副公之期許也謹識數語不禁涕零豈  
庚戌除夕前一日

何文貞公文集

附錄

六







戊午仲秋

通義堂文集

朱益藩署





南林  
劉氏  
求恕  
齋刊



敘

唐虞之盛工皆世官用高曾之架獲而兒垂遂以名于  
秋一技且然况於儒術我

朝乾嘉以來學經饋史方聞之彥必推江南惠戴以六  
書倡導後進海內嚮風殫前弁陋聞汶之無謂也雲集  
枹應嘉定高郵金壇咸樹旗鼓築壁壘以相雄傑阮太  
傅摻精掇華輯為一書曰經籍纂詁郁郁彬彬茂以加  
矣願吾思之昔祭酒十有四冊非公乘何以上聞越至  
於今紅豆三世濟美少詹文簡子弟景行又如良庭賴  
有鐵君非灼驗即余同年僕徵劉君伯山沈潛敏銳同

通集敘

一求恕齋

人望而卻步上承孟瞻年丈之庭誥下屬諸郎恭甫四  
子之義方蓋惠氏王氏之續也伯山歸道山恭甫惜不  
中壽余歎青溪老屋弦誦或輟矣豈意良甫昆季竟克  
較刊君通義堂文集壽世哉召陵之表章南閣千載一  
軌也伯山為學務在推類通達問一得三其曼衍瀕瀚  
若渤海上海雲霞煥爛魚龍百族出沒變化觀者神眩  
目迷莫能辨方旁引涉溧淮河江沔颺檣四達非徒窮  
一水之源委而已也余不知良甫諸君將如養詒之無  
吐棄耶將如近賢之有通檢撮要辨疑雜識之有決擇  
也是非善繼述者不能矣嗚呼察蹏迹之跡而知形依

齊楚方言伊緩異詞而辨聲茲已難矣迺復由本義而  
引中之旁通之段借之遂極五音之繁會采色之游繡  
焉作者述者讀考之相待其思名氏於舊德而  
盛世乃多孝友之儒也時光緒十一年八月江甯汪士  
鐸撰

通集敘

一求恕齋



通義堂文集序

吾郡學術之正盛於乾隆中葉先有任顧賈汪王劉之學後卽有焦阮鍾李江黃之學再後則有凌劉之學劉氏之學出於凌氏而益修其業演迤三世遂爲吾揚學術之大殿其前於劉氏者得之而愈彰焉劉自孟瞻先生青溪舊屋集出精蘊內斂若弓之受檄田之有畔謹守師法者宗之至伯山先生每立一說務在推闡其義甯繁不殺如赴五都之肆縲賄雲集而已以大胥市尉爲之辨別良楛使邪羸居奇者不得蚩衍故乍觀其詞一若秦近君之說堯典其實則自立一幹雖枝葉扶疏

通集序

一求恕齋

垂蔭蔽故叩其條而振之無不阿那隨風此學術之富舉其膏馥足以沾溉數十百輩在伯山先生稍前則有黟人俞氏正變學頗相似俞氏泛濫於道釋先生取證於典籍其自爲一例隳括舊說別疏所出見於子注較之俞氏繁博引致累正文不同蓋猶是高郵王氏之學特廣大其門庭術無異指也先生通義堂集凡數十萬言其門子恭甫君爲刻數卷前列原書之目余以目中論漢藝文志某家出於某官意必恢奇可喜昔交文孫張侯申叔皆許借鈔未果張侯橫隕申叔浪迹會海內俶擾郡城數警謙甫誠甫兩君抱遺書而遁此集

幸未失墜謙甫君館於南林劉翰怡京卿所京卿請其橐而刻之至是海內宗仰先生學術者不致有俄空缺如之歎衰陋如余求之二十年一旦得誦其說豈非厚幸耶俞氏癸巳類橐存橐兩種王菽原張石洲以師友之誼爲之謀刻不足爲異京卿與先生素無淵源復當舉世不悅學之時獨愛此司空城旦書求名山之藏而傳之其人匪先生之幸實天下後世之幸也先生往館秀水杜氏蘄水郭氏湘鄉曾氏皆力能傳其集而不獲當館杜時爲纂古謠諺月修數金饗殮不繼頃觀集中代杜撰序例從容自適略無愁窘之狀於是知先生爲

通集序

二求恕齋

人謀忠而於處已雖困彌亨可以想見今京卿之誼既高於杜郭及兩曾氏復使謙甫誠甫二君垂暮之年得觀先人遺集盡播於世其感誦宜何如余以重念吾郡學術之衰竊喜先生全集告成誠有如古人喜心倒極翻致嗚咽又不禁破涕爲笑也庚申仲夏興化後學李

詳



通義堂文集序

我朝經學之盛陵越前載尤莫盛於乾隆一朝傳經家則以江左爲淵藪羣經小學皆有纂述若惠氏士奇張氏惠言之於易孫氏星衍江氏聲之於書陳氏奐之於詩凌氏廷堪之於禮段氏玉裁之於說文王氏引之於廣雅其精誼通識直躋東西京六代而下莫能望其項背也羣經猶有不及治者嘉道諸老復賡續之春秋三傳號爲紛岐尤難董理於是句容陳卓人立治公羊丹徒柳賓叔興宗治穀梁而儀徵劉文淇孟瞻治左氏左氏與博出公穀右又丁赭寇之亂孟瞻先生不獲

通集序

一 求恕齋

卒業以傳伯山先生毓秘再傳恭甫先生壽曾恭甫先生弟謙甫誠甫兩大與本生家君爲戊子同歲生子生也晚於劉氏三先生不獲奉手而謙甫丈左子校勘羣籍者數年敦篤朴誠不邇雕俗崎說晨夕與共乃得習聞伯山先生之學蓋上承孟瞻下開恭甫歸然爲江淮大師子益鄉往之一日謙甫丈出通義堂文集十六卷相示則伯山先生所著也予紬繹再四略窺其藩說經之文得泰半其雜文亦博雅淹貫抗希作者每樹一義必求其通每申一解必竟其緒不爲不根之辭亦不鄉壁虛造與近世說經家守誤文孤證穿鑿傅會之習其

論辨近襲定庵而無其偏宕其攷證近俞理初而無其曼衍其校勘近顧千里而無其專斷蓋閭然粹然一代通儒也卽以文論自桐城派興往往貌爲高簡若吐若茹不敢盡其辭序書則宗旨不晰序人則義行不詳讀者嘗愴兮惚兮而無豁然貫通之一候先生之文氣疎以遠旨博以醇懼讀者之有所扞格也則旁引曲證以窮其端委懼讀者之有所疑罔也則精辨堅斷以歸諸真實若桐城派之若吐若茹則先生所不屑矣抑予更有願焉劉氏三世治左氏而未卒業謙甫丈其益續述先緒俾告厥成先生有知或亦默爲心許也邪序旣竟

通集序

一 求恕齋

而復以左氏敦謙甫丈丈當亦願參筆削之微旨邪歲在庚申仲冬之月吳興劉承幹



通義堂集目錄

卷一

周易履霜履讀為禮解上篇

周易履霜履讀為禮解下篇

竟陸當作竟陸解上篇

竟陸當作竟陸解下篇

周易集解跋上篇

周易集解跋下篇

卷二

方氏易學五書序

通集目錄

方氏易學五書後序

郭生子貞周易漢讀考序

書易緯通卦驗鄭注後上篇

書易緯通卦驗鄭注後下篇

丁儉卿先生易林釋文跋

陶式型山中讀易圖序

成芙卿禹貢班義述序代

與成芙卿書

尙書引義跋

有字訓狀物之詞說

一求恕齋

傳箋重言釋一字說

張薛圖毛詩鄭讀考序

與劉叔俛書

卷三

周官周禮異名考

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上篇

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中篇

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下篇

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考

通集目錄

嫁殤非未婚守志辨

卷四

春秋集證跋

李次白先生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後序

畫雲閣叢書序代阮文達公作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跋代

孫柳君十三經音義故序代

汪仲伊管樂元音譜序

唐元和寫本說文木部箋異跋

說文疑錦錄序

一求恕齋



劉慈民讀說文記序

楊石卿重繪說文統系圖跋

全韻玉篇跋

助字辨略跋

卷五

校刻漢書凡例

漢昭烈帝廟號顯祖考上篇

漢昭烈帝廟號顯祖考下篇

舊唐書逸文序 代阮文達公作

舊唐書逸文自序 代甘泉岑紹周提舉作

通集目錄

三求恕齋

書廣陵通典後

永歷實錄跋

海州文獻錄序 代

揚州惟養局新建總坊記 代

蕪水郭氏七修譜序 代

宋本百家姓考

欽差大臣 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兼兩江總督世襲

一等毅勇侯曾公克復金陵勳德記 集唐文

卷六

王船山先生年譜序

郭光祿年譜序

蘇米往還蹤跡考

梁節愍公萬安殉難年月考

明吏部尚書張恭懿公別傳 採所撰松窗夢語

阮文達公傳 代

程玉才先生家傳

鄭景堂先生家傳

歲貢生董君家傳 代先君子作

外祖黃公家傳

從舅氏黃公家傳

通集目錄

四求恕齋

舅氏黃公家傳

程母汪太宜人傳 代先君子作

徐節婦汪孀人傳 代

姜節婦曹孀人傳 代

方節婦許孀人傳 代

汪烈婦嚴孀人家傳

族姊孫節婦劉孀人傳

書朱烈姬許氏傳後

贈國子監助教上元學教諭夏先生衣冠墓表

增貢生候選訓導臧封武德騎尉胡先生墓誌



先考行略

先母黃太孺人行略

亡妻汪孺人墓誌銘

與程荀叔書

卷七

羅茗香先生人日挑菜圖序

展重陽楊園雅集圖序 代先君子作

汪雲閣虹橋感舊圖序

吳讓之先生小紅橋唱和詩冊跋

鮑聲甫西湖感舊圖序

通集目錄

五求恕齋

虹橋秋禊圖序

輿地紀勝序 代阮文達公作

輿地紀勝跋

輿地紀勝續跋

輿地紀勝校勘記序 代先君子作

輿地紀勝補闕序 代甘泉岑紹周提舉作

胥浦考

浣紗女祠墓考

楊石卿泰山紀游序

靈星門考

重修泰州尊經閣記 代蘄水郭雨三都轉作

鹽鐵論跋

卷八

眞子飛霜鏡銘詞跋尾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跋

魏凝禪造三級浮圖記跋

唐田府君及其夫人墓誌跋尾

顧侯墓誌銘跋

胡文恪公手書洛神賦拓本跋 代

宋大使府甄考

通集目錄

六求恕齋

焦山塔塼跋尾

蘇米合題硯銘跋

王氏船山叢書校勘記自序

列王氏船山叢書凡例

西漢兩大儒董子賈子經術孰優論

皇甫嵩朱儁論

鄭康成服子慎忠於漢室論

禰衡論

蜀漢崇尚古學論

卷九



胡氏叢書序

王氏兩世孝子錄序

問字圖序

胡康齋先生課讀圖序

鄭星珠先生知非圖序

吳禮北竹西求友圖序

王母劉太夫人青燈課兒圖序

送姚石甫先生赴臺灣任序

送李方赤太守序

送湛小唐歸湘陰序

通集目錄

七求恕齋

送郭平甫序

送陳生伯平序

送郭生子貞序

胡氏宗祠藏書記

程肅菴先生侍初堂圖序

啟慶堂記

成寶堂記

卷十

陳生伯平字說

郭生子貞字說

書陳奎五提軍退思圖後 代先君子作

丁默齋先生攘夷圖序

順民情以固民心議

防火患以寓兵法議

鹽阜漕河新築長圩記 代秀水杜小舫觀察作

法家出於理官說上篇

法家出於理官說下篇

胡自公先生耕餘訓俗圖序

胡康齋先生課耕圖序

卷十一

通集目錄

八求恕齋

千金方考上篇

千金方考中篇

千金方考下篇

痘考上篇

痘考中篇

痘考下篇

汪近垣先生金匱要略闡義序

朱雲林棠湖鷗寄圖序

墨家出於清廟之官說上篇

墨家出於清廟之官說中篇



墨家出於清廟之官說下篇

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說上篇

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說中篇

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說下篇

卷十二

唐摭言跋上篇

唐摭言跋中篇

唐摭言跋下篇

郭光祿手札跋

代秀水杜小舫觀察作

海外墨緣冊跋尾

通集目錄

九求恕齋

趙千里畫跋

畫論

推算八字考

何楨元壽賜名敘考證

蘇文忠公八字考

書法苑珠林後

太上感應篇許注序

代阮文達公作

楊羽士修族譜序

代

卷十三

東谿集跋

抱冲齋詩集序

代阮文達公作

錫穀堂詩集序

郭光祿日知堂遺集序

王西御先生遺集跋

書柘坡居士集後

書陳烈婦楊孺人徵詩啟後

重刊吳夢窗詞稿序

重刊吳夢窗詞稿自序

代秀水杜小舫觀察作

重刊周草窗詞稿序

重刊周草窗詞稿自序

代秀水杜小舫觀察作

通集目錄

十求恕齋

李太白溫飛卿精於詞律說

文選古字通疏證序

代涇縣翟君惟善作

黃菊人風雨泛家圖序

潘彬卿卓犖觀羣書圖序

卷十四

杜觀察古謠諺序

古謠諺凡例

代秀水杜小舫觀察作

御書印心石屋頌序

代

錢塘龔烈婦朱氏贊

代

史公祠增設從祀呈



葛生東甫哀詞 代新水郭雨三都轉作

祭王文簡公文 代郡尊李方赤太守作

書文心雕龍後

康瑞伯詩話序 代

書日知錄論時文各條後

南征記傳奇序 代

卷十五

李竹孫先生七十雙壽序

吳太守六十壽序 代

淮揚觀察郭公五十壽頌 并序 集唐文

通集目錄

十一求恕齋

淮揚觀察郭公五十壽頌 并序 集會昌一品集

淮揚觀察郭公五十壽頌 并序 集韓文

程可山先生七十壽序 集唐文

卷十六

王魯園先生八十壽序 集唐文

潘四梅先生七十壽序 集唐文

程母張太孺人七十壽序 代張君清瑞作 集唐文

杜母褚太淑人七十壽序 集唐文

毛母匡太孺人八十壽序

通義堂文集目錄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周易履霜履讀為禮解上

周易坤初六爻辭云履霜堅冰至釋文引鄭康成注云

履讀為禮案序卦傳云履者禮也禮記祭義云禮者履

此者也爾雅釋言云履禮也蓋禮與履二字音既相近

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皆以禮韻為訓禮與履聲韻與彼正同而又皆有行義故

可以彼此互訓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疏引鄭康成禮序

云禮者履也踐而行亦可以彼此假借詩商頌長發云

之日禮皆其明證亦可以彼此假借率履不越毛傳

云履禮也漢書宣帝紀及蕭望之傳所引俱此爻之履

字鄭君必讀為禮者蓋以禮是正字履乃假借字二字

訓雖可通而各有本義故必更其字也漢讀改敘例云

讀如主於說音讀為主於更字說義案段氏辨讀如讀

為之異最為確當鄭不云履讀如禮而必云履讀為禮

者蓋以此爻履字當以禮字本說文禮字下云履也氏

義釋之方與易義相合故也說文禮字下云履也氏

假借之法也履履也禮履也履同而義不同所以事神

致福也从示从豐豐亦聲祭故禮字从示豐者行禮之

器履字下云足所依也从尸服履者也从示从舟象

履形又引伸之訓禮序卦傳詩長發傳是也據此則

禮字之本義為事神致福履字之本義為足所服履至

于履之訓踐行禮之訓踐行皆引伸之義也詩魏風葛

屨及小雅大東並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毛公魏風傳

霜彼詩之履字是正字其義本取於踐行禮記祭義

踐行與詩之履霜同義此爻之履字乃假借字其義

非取於踐行二者迥不相同乃注易者多誤釋以踐行

之義集解載荀爽文言注云履霜堅冰乾氣加之干實

注云履乾命命而成堅冰也諸家未知履為假借字遂

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指若正義申王弼注竟以履踐釋

之則更而坤卦實無踐行之象其說與易義不合九家

第九章注李鼎祚未濟九四象注並云震為行虞翻注

中言震為行及震行者尤多遍考唐以前諸家易注從

無言坤有行象者惠氏棟周易述云爻例初為足足所

以踐故初為履張氏惠言虞氏義云震為足故稱履霜

案此卦上下皆坤而二家惟鄭君知易之履霜與詩之

履霜其義不容相混故其箋詩既依履字釋之魏風箋

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小雅而其注易則必讀為禮

者蓋深明乎周易取象之方故其說確不可易非後儒

以臆見揣測者所可及也案虞氏逸象云坤為禮繫上

章又云坤為事坤六三又云坤為致困象坤與乾旁通

陸績乾文言注云乾六虞氏逸象云乾為神說卦第十

爻發揮變動旁通于坤蓋坤體柔順雜卦傳云坤柔說

又云乾為神福傳注蓋坤體柔順雜卦傳云坤柔說故

有禮象坤初六與乾初九旁通乾為神而坤事之乾為

福而坤致之與說文訓禮為事神致福其義正同况禮



字从示从豐豐亦聲說文示字下云天垂象所以示人  
也示神事也豐字下云行禮之器也是禮字本諸聲而  
兼會意之字虞氏逸象云坤為器觀象繫下傳云夫乾  
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是易之取象與會  
意之旨尤相符合蓋倉頡之造字與庖犧之畫卦本相  
表裏而許叔重與虞仲翔又皆傳孟氏易故說文與逸  
象可互證也荀氏文言注云霜者乾之命令九家象傳  
注云霜者乾之命也說卦傳紀乾之象云為寒為冰虞  
氏逸象云乾為堅剛卷六二又云坤為至是霜為乾象  
而禮為坤象與堅冰為乾象而至為坤象同一乾坤旁

通集一

三求恕齋

通之理荀氏文言注云坤下有伏乾蓋陰陽相錯其道  
本如是也月令云季秋之月霜始降又云孟冬之月水  
始冰案剝為九月之卦乾鑿度云故剝之為坤為十月  
之卦詩小雅采芣云歲亦陽止鄭霜者九月之候冰者  
十月之候剝之上九變為上六則成坤卦故先言禮霜  
後言堅冰至者即由剝而成坤之象也然則鄭君之讀  
履為禮固洞徹乎消息往來之例而非獨聲音訓詁之  
精矣夫禮訓為事神霜降於九月則此爻之言禮霜必  
謂祭霜神於霜降之時然不言祭霜而言禮霜者蓋禮  
字乃古人祭祀之通稱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幣以

禮天地四方鄭注云禮謂始告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  
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  
璜禮北方儀禮觀禮云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鄭注云此謂會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  
同以春者也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鄭注云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  
言祀兼拜據此則以玉薦神及拜神祀神者皆謂之禮  
神可知周易之禮霜與周禮之禮天地四方儀禮之禮  
日月四瀆禮山川邱陵文義正同則其解當亦不異蓋  
祭天地四方之神既謂之禮祭日月四瀆山川邱陵之  
神復謂之禮則祭霜神而亦謂之禮固其宜耳

通集一

四求恕齋

周易履霜履讀為禮解下  
大戴禮天圓篇載曾子之言曰陰氣勝則疑為霜雪淮南子天文訓亦有此語蓋即本於曾子象傳云陰始疑也即釋禮霜之意與曾子之言正同董子春  
秋繁露煖煥孰多篇云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  
與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北堂書鈔引蔡邕月令章句  
太陰為冬也案曾子言霜雪為陰氣者渾言之也董子  
言雪為太陰霜為少陰者析言之也霜既為少陰之氣  
則主霜者必是少陰之神淮南子天文訓云至秋三月  
青女出以降霜據初學記卷二所引如此今本霜字下  
冬為太陰季秋之月有霜無雪高注云主霜雪者蓋增  
字以足句後人不知古人屬文之例遂於淮南子本文



內亦增一雪高誘注云天神青皇女據錢氏婚天文訓字其誤甚矣補注本他本青皇女作青霄玉女非也青皇蓋即青帝所謂周家感生帝靈威仰也夫青女為青皇之女禮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注云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后稷既為青帝之子則霜神亦得為青帝之女矣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云后土富媪張晏注云坤為母故稱媪后土既稱富媪則霜神亦得稱正少陰之象說卦傳云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青女矣正少陰之象少陰是少女即少陰也淮南子作於西漢時去古未遠說卦傳云兌正秋也淮南子作於西漢時去古未遠而天文訓一篇尤多三代以前古法其說必非無本然則周易所謂禮霜蓋謂禮青女之神於霜降之月也左氏昭元年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禮記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鄭注云宗皆當為

通集一

五求怨齋

祭字之誤也幽宗星壇也下即引春秋傳曰云云以證之據此則天之星辰分統雪霜風雨蓋雪霜風雨之神即星辰也左傳雖兼言日月然其上文云則質沈參神也本是專言星辰下文云山川星辰之神亦不言日月特以日月至尊周禮大宗伯云以槁燎祀司無所不統故此句連言之周禮大宗伯云以槁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鄭司農注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夫風師雨師既為主風雨之箕星畢星則青女亦必為主霜之星辰無疑蓋青女之為星名與婺女織女須女之為星名其例相同歸妹六三爻辭云歸妹以而禮霜神須鄭注云天文有須女而禮霜神為祭青女之星與禱馬祖為祭天駟之星其例亦相同也周禮校人云春祭馬祖鄭注云馬祖天駟也爾雅釋天云天駟房也左傳言祭霜而周

易言禮霜者蓋霜不時而禳祈者謂之祭無定期者也周禮太祝云掌六祈以同鬼神而四日祭鄭司農注引春秋傳曰云云以證之祭法正義云須有所禱之禮非則正禮霜始降而祭祀者謂之禮有定期者也祭法正義云宗伯所謂依周禮常祀歲時恆祭祭禮天地四方見於大宗伯其為常祀可知禮霜之禮與禮天地四方之禮文義既同則亦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故既因事以禳祈為常祀可知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故既因事以禳祈則必因時以祭祀如祭法云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注云相近當為禳祈正義云或寒暑太甚祭以禳之或寒暑頓無祭以祈之周禮籥章云中春晝擊土鼓飲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正義云既告神夫禳祈寒暑無定期與祭霜正同逆暑迎寒有定期與禮霜正同然則因事以禳祈寒暑

通集一

六求怨齋

者既必因時以逆寒迎暑與因事以祭霜者亦必因時以禮霜其義固可比例以得之矣况霜與風雨皆上天之教禮記孔子開居云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鄭注云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為政教祭風雨者亦必祀風雨則祭霜者亦必禮霜明矣大宗伯但言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霜者特文不具耳夫天府言祀司民司祿不得因大宗伯未有明文而謂古無司民司祿之祀也左傳言祀司寒不得因周禮未有明文而謂古無司寒之祀也然則周易所言之禮霜雖不見於周禮大宗伯亦安得謂古人無是禮乎且先王以吉禮事鬼神凡可以庇民者莫不致祭雖鬼之眾者如族厲



神之微者如貓虎尙得與三祀八蜡之中所謂有其舉  
之莫敢廢也况霜神有肅萬物成歲事之功幽風七月  
霜毛傳云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秦風蒹葭云  
白露爲霜毛傳云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而謂  
不得與靈星之祠雲氣之祭並列於祀典此理之必不  
然者也後儒但知左傳言祭霜而不知周易言禮霜但  
知周禮無祀霜之文而不知周易有禮霜之文皆因習  
見毛詩履霜之訓爲踐行遂本之以釋周易而不復問  
履爲禮之假借於是三代以前禮霜之典竟湮沒而不  
彰矣後世將帥霜降講武尙有古人遺意然但祭非  
旗纛之神而不祀霜神未免數典而忘其祖使非  
有鄭君之注則古制何從攷哉

通集一

七求忍齋

竟陸當作竟陸解上

周易夬卦九五爻辭竟陸夬夬虞翻本竟字作竟據張  
氏惠  
言虞氏陸字作陸據晁氏說之古注云竟說也  
義本陸字作陸據晁氏說之古注云竟說也  
字作竟蓋李鼎所注之周易經文據當日通行之本  
以從時尙而注中則載別本以存古義故其注此爻既  
引荀注訓竟爲草復引虞注訓竟爲說後人見集解之  
經文作竟疑虞注不當作竟遂妄改竟字爲竟字耳今  
據虞氏義本訂正文諸竟字仿此竟讀如夫子竟爾  
惠氏士奇易說反謂作竟爲非誤矣  
而笑之竟集解所引無如字惠氏棟九經古義及周易  
集解所引皆有如字周易本義辨證所引讀  
如作讀從義亦相近惠氏易說及孫氏堂二十一象易  
注所引讀如作讀爲案段氏玉裁周禮漢讀攷敘例云  
讀爲主於更字說義此交庚注惠氏孫氏所引一句三  
竟字張氏所引一句三竟字皆非更字說義則不當作  
讀爲無疑然即據其說亦可見讀字陸和陸也集解所  
下必有一字文義始明否則不詞矣

字作陸亦後人據集解經文之陸字以改虞氏注中之  
陸字非李氏原文也今從晁氏音義所引訂正余氏蕭  
容古經解鈎沈所引同孫舊讀言竟陸字之誤也馬君  
荀氏皆從俗言竟陸非也張氏據此數語謂虞氏本當  
作竟陸其說最確蓋舊讀言  
竟陸虞氏既以爲誤馬荀從俗言竟陸案竟字與竟字  
虞氏又以爲非則虞本必不作竟陸矣  
篆書及隸字形俱相似最難分析說文竟字从山竟聲  
是竟字本當山下加  
竟而今人多於山下加竟說文竟字从山竟聲  
是竟字本當山下加  
亦竟字多誤爲竟之驗也說文陸字从目陸字从目  
與自形既易混陸與陸體亦易淆故張氏申虞氏說謂  
竟爲傳寫誤陸當爲陸然竟陸與竟陸古本通用說文  
竟字見聲竟字讀若丸竟字从此是竟字與見字同音  
竟字與竟字同音也以詩經用韻攷之衛風考槃之首

通集一

八求忍齋

章寬字與潤言諼爲韻齊風甫田之三章見字與變卍  
弁爲韻潤言諼三字與變卍弁三字音皆相近則寬字  
與見字音亦相近可知寬與見音既相近則竟與竟音  
亦相近可知此竟竟通用之證說文陸字奎聲陸字亦  
奎聲古字之同聲者往往通用惠氏易說云唐扶頌曰  
內和陸兮嚴舉碑曰九族和陸郭仲奇碑曰崇和陸洪  
氏皆釋云碑以陸爲陸然則漢隸陸皆作陸矣周易述  
九經古義本義辨證並同其說此陸陸通用之證要之  
竟與竟陸與陸形相近而音亦相近據虞氏張氏之說  
則竟陸爲竟陸之誤蓋就形相近而言也據惠氏段氏



之說則竟陸與竟睦相通蓋就音相近而言也二者語似微別而意實相成必兼取其說然後竟陸當作竟睦之義始旁達而無礙矣說文睦字下云目順也一曰敬和也陸字下云高平地據此是睦字之本義訓為和順而陸字絕無和順之義自當以睦字為正字說文竟字下云山羊細角者从兔足从苜聲似無和順之義而得訓為說且與睦字連言者蓋羊字訓祥說文羊字下云祥也春秋繁露為言猶祥與本有善義釋名釋車云羊祥也祥善也爾雅釋詁云祥善也說文故字之從羊者多可訓善如義字美字茂字是也說文善字下云吉也从羊此與義美同意段注云羊祥也故此三字

通集一

九求恕齋

從羊義字下云己之威儀也从我羊徐鉉云此與善同意美字下云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段注云羊大則肥美膳之言善也美字下竟字从云進善也从羊久聲段氏注云羊善也故从羊竟字从苜說文苜字下云从苜目字下云羊角也象形是竟字本取象於羊角故訓為山羊細角羊字既有善義則竟字亦得有善義苟字下云自急敕也从羊省與義善美同意竟象羊角與苟从羊省正同故竟亦得善字可訓為和呂覽貴公篇云夷吾善鮑叔牙高注云善猶和也古有美意人謂彼此和睦為善左氏成十二年傳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樂武子襄二十七年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故相說者亦謂之相善左氏襄年傳云其于伍舉與聲子相善也竟字既有善義則亦有和義故得訓為說而與睦字連言也夫凡字皆有本義有引申義故

本義訓為物名而引申義訓為人事者往往而有如能字本訓熊而引申訓為賢能朋字本訓神鳥而引申訓為朋黨鳥字本訓孝鳥而引申訓為鳥呼西字本訓鳥在巢上而引申訓為西方許君作說文皆明揭其旨以見發凡起例之意至於說文但言本義而後世多用其引申之義者如驕字本訓馬而引申訓為驕恣鮮字本訓魚而引申訓為新鮮獨字本訓犬鬪而引申訓為孤獨牢字本訓牛圈而引申訓為牢固皆各有本義各有引申義祇可由引申義以推本義不得據本義以廢引申義也然則竟字之本義訓為山羊而引申之義訓為和睦固其宜矣虞本既作竟而復讀如夫子竟爾而笑之竟者漢人注經言讀如者例各不同有讀如某字而其字與本文異者如習卦初六爻辭云晉如摧如鄭注云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詩鄭風大叔于田云叔善射忌鄭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已此一例也有讀如某字而其字仍與本文同者如書禹貢云北過泲水鄭注云降當讀如廊降子齊師之降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鄭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皆與虞注竟讀如竟爾而笑之竟語意相同此又一例也余氏作經解鉤沈但知有前一例不知有後一例於是改虞注為竟讀夫子

通集一

七求恕齋

竟字既有善義則亦有和義故得訓為說而與睦字連言也夫凡字皆有本義有引申義故



莞爾而笑之莞失虞氏之指矣虞氏引論語夫子莞爾而笑今本作莞爾而笑何晏注云莞爾小笑貌與莞睦之訓和說正相符合釋文作莞爾云莞華版切今作莞蓋虞氏所見之論語作莞爾何氏所據之論語作莞爾陸氏所釋之論語又作莞爾白邢氏作論語疏據唐石經定作莞爾而後人不知魏以前本作莞爾矣又安知漢以前本作莞爾哉猶幸虞氏注所引尚存略可尋見其迹而余氏復據今本改為莞爾未免於干慮之一失矣晁氏引虞注說也說文莞字見聲莞字完聲完與莞作莞說也亦非是大雅釋文六章完與莞為韻小雅類見聲本相近并三章見與莞為韻是其明證故莞

通集一

上求恕齋

可與莞通列子天瑞篇老非之為亦可與莞通說文完古文以為莞字由偏周易釋文云莞一本作莞與論語旁例推亦通用之證釋文所云莞與論語釋文所言相同蓋古字之聲相近者皆可通也然說文莞字下云莞菜也莞字下云艸也可以作席皆與笑說和睦之意遠不相涉故周易之莞睦論語之莞爾而笑雖皆可假莞莞代之而要必以莞字為正蓋其字本有和睦之意也廣雅釋詁云莞笑也王氏疏證改莞為莞字彙補云莞音義同莞引論語何注為證足訂他本之是莞本莞之俗體也

誤然莞字固非即莞字亦係假借其正字必當作莞釋文蓋詁林十六諫莞字下引廣雅云莞笑也蓋所據廣雅有詐莞之本也疑廣雅本作莞笑也後之傳寫者誤莞為

耳蓋廣雅笑也之訓與虞氏說也之訓相近不獨合於何氏小笑之訓也然則以廣雅論語與周易彼此互證莞為正字有明徵矣釋文引蜀才注云睦親也通也晁音義云陸虞蜀作睦和也案晁氏所引蜀才注與釋文不同當以釋文為正晁氏蓋誤以虞氏注為蜀才注耳張氏惠言易義別錄引蜀才注而申之云用虞也陸既為睦則莞必作莞爾而笑之莞之字原本誤作而今其說最為允當蓋陸字作睦既與虞本相同若莞字不作莞則二字上下不類睦訓親通又與虞氏和睦之訓相近若莞字不訓說則二字詞義不聯不得因陸氏偶未引之遂謂蜀才本仍作莞也然則莞陸當作睦睦又得

通集一

上求恕齋

一證矣况以卦象攷之夬為三月之辟卦大壯為二月之辟卦大壯之六五變為九五則成夬卦虞氏注下文大壯震為行五在夬卦上體為兌大壯上體為震夬卦上中動而得正夬卦上體為兌大壯上體為震夬卦之九五居上體之中由震變兌者實在此又虞氏注云震為笑言五得正位兌為說張氏惠言申之云自大壯動也其說最為精確虞氏逸象云震為樂乾文注為笑初六爻為喜笑兌象為大笑說卦第七章注為後笑同人九為言益象傳注凡言喜樂與笑者皆震之象虞氏但引震為笑言者特舉一以例其餘耳說卦傳第四章云兌以說之第五章云說言乎兌第七章云兌說也虞氏云兌為說



蓋本於說卦傳鄭康成萃彖注及杜預傳二兌初九爻

辭云和兌吉象傳云和兌之吉鄭氏逸象云兌為和說

恆六五即和陸笑說之意虞氏注說卦傳云陽息震成

兌震言出口故說蓋震之中畫變為陽爻則成兌卦震

與兌之取象多彼此相因故震有喜樂之象兌亦有和

說之象虞氏合震象兌象以釋竟陸真至當不易之論

也惠氏易說云笑說見於面所謂健而說決而和也與

九三壯頰有愠相反壯頰者不和有愠者不悅周易述

辨證其說深得經意蓋九五之竟陸訓為笑說與九二

之惕號訓為憂懼虞注云惕懼也前後相對為文同人

通集一

志求恕齋

先號咷而後笑旅上九九二之惕號與彖辭之孚號相

先笑後號咷是其證也應故九五之竟陸亦與彖傳之和悅相應也笑說即喜

樂之意喜與愠相反古人每相對為文如論語三仕為

已之無愠損六四之有喜既與九二之征凶相對與壯

色之類頰有愠故夫九五之竟陸亦與九三之有愠相對也竟

與有喜學者明於此義亦可以無疑於虞氏之說矣

同意竟陸當作竟陸解下

周易之竟陸與論語之竟爾其為喜意一也今本論語

竟作莞與今本周易竟作竟其為借字一也然論語之

莞當訓為笑貌人咸知之而周易之竟當訓為和說人

罕從之者蓋莞下之笑字未改為他字故俗士亦不至

於譌而竟下之陸字多轉為陸字故通儒尚不免於誤

也孟喜本作竟陸注云竟陸獸名決有兌兌為羊也孫

堂引說文以證之云孟訓為獸別案邵氏爾雅正義及

此字當從兔足首聲不從艸見聲

錢氏說文辭詮皆謂說文之竟即爾雅獯如羊之獯郭

云獯羊似吳羊徐氏說文繫傳云本草注竟羊似麋羊

而大角出西方李時珍本草綱目云說文謂之竟羊音

角有文俗作獯陶宏景名醫別錄云山羊即爾雅獯羊

桓蓋說文止有竟字玉篇廣韻始有獯字玉篇云獯羊

羊也廣韻云獯野羊角大蘇頌圖經本草云山字或作

羊一名野羊李時珍云羊之在原野者故名字或作

獯廣韻二十六桓列獯字云山羊細角又列竟字又或

竟云同上秦竟字既象羊角則不應再加羊旁矣又或

作狁玉篇云狁獸似羊惡也與竟訓山羊本異後漢書

蓋狁竟音近通用亦皆竟之別體也爾雅獯在釋獸羊

猶竟爾通作莞爾也皆竟之別體也爾雅獯在釋獸羊

在釋畜本草羊在畜部山羊蓋以其有野與家之異也

周禮疏云案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陸然釋鳥明云

四足而毛謂之獸是畜與獸對文雖異而散文則通矣

邵氏爾雅正義云古者畜亦稱獸鄭注天官獸醫云獸

牛馬之類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

是散文相通也况竟字本象羊角獯字又从羊故雖

與羊之種類微別而亦可名為竟羊獯羊是其以獸名

訓竟而謂之羊者固非無據矣然以解他處之竟字則



爻辭云牽羊悔亡所謂羊者正取兌象虞翻注云兌為羊孟氏釋竟字以羊其意必以為九五與九四同是兌體九四既言牽羊則九五之竟字亦當是羊也不知九四若不牽羊則九五之竟字必不可訓為羊矣何則爻辭之取象於物者凡有二例有諸爻之取象彼此皆同者如乾卦四言龍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屯卦三言馬六二六四上九履卦再言虎六三九四皆言乘馬班如履卦再言虎六三九四皆言乘馬班如姤卦再言魚九二包有魚漸卦六言鴻初六鴻漸于陸六二鴻漸于陸九四包有魚漸卦六言鴻初六鴻漸于陸六二鴻漸于陸上九鴻漸于陸小過再言飛鳥初六飛鳥以凶上六飛鳥離之是其

通集一

去求恕齋

例也有諸爻之取象彼此各異者如大畜言馬又言牛言豕九三良馬逐六四童牛頤卦言龜又言虎初九舍六四虎睽卦言馬又言牛言豕初九喪馬勿逐六三其視眈眈解卦言狐又言隼九二田獲三狐上九公革卦言牛又言虎言豹初九鞶用黃牛之革九五旅卦言雉又言鳥言牛六五射雉一矢亡上九中孚言鳴鶴又言馬匹言翰音九二鳴鶴在陰六四馬是其例也然則一卦之中諸爻所取之象其物同則其名必同其物異則其名必異斷未百物同而名異者也假令九五之竟字非訓為羊非取象於山羊與九四之羊不為一物則合於取象

通集一

去求恕齋

各異之例所謂物異而名亦異也抑或九五作竟而九四之羊亦作竟九四作羊而九五之竟亦作羊則合於取象皆同之例所謂物同而名亦同也若如孟氏之說九四九五皆取象於兌羊是其物同矣九四言羊而九五言竟是其名異矣既非物異名異之類又非物同名同之類六十四卦之中未有此例其說不可從也且大壯卦一言羊再言羝羊六五喪羊于易九三羝羊羝羊也說文同與竟為山羊皆是羊中之一種羊字乃其總名故言羝者必繫以羊亦同物同名之例也夫卦九四之牽羊與大壯之喪羊句法正同若九五之竟字果是山羊則當改陸字為羊字云竟羊夫夫方與大壯之羝羊觸藩句法相類否則羝字下有羊字竟字下無羊字與物同名同之例顯相背矣况竟字訓為山羊則與陸字之文義不相連貫孟氏陸字注今佚不傳項安世申之云竟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其說尤屬非是周易言物所行之地者必加他字以足其文義從無但以物名地名二字連文者如乾九二曰見龍在田即龍所行之路也九五曰飛龍在天天亦龍所行之路也然必加見字在字於其句間而不但言龍田龍天者恐其文不成義耳果如項氏之說



謂陸爲竟所行之路則必于竟字下陸字上加行于一  
 字方與鴻漸于陸句法相合否則鴻漸于陸既不得但  
 言鴻陸鴻漸于干鴻漸于磐亦不得但言鴻干鴻磐鴻  
 漸于木鴻漸于陵亦不得但言鴻木鴻陵而獨謂竟行  
 于陸可以但言竟陸有是理乎况抵羊所觸之藩且不  
 得但言抵藩則竟羊所行之陸又焉得但言竟陸乎原  
 其致誤之由皆因但知竟字本義訓爲山羊而不知竟  
 字引申義訓爲和睦故雖巧爲傳會而終覺支離也夫  
 周易所載之字多不取本義而取引申之義如彖字本  
 訓豕走而周易用爲彖辭之彖象字本訓南越大獸而

周易用爲象傳之象彖字本訓象之大者而周易用爲  
 豫卦之豫離字本訓離黃倉庚而周易用爲離卦之離  
 是其證也况周易之易字訓爲簡易變易不易者乃引  
 申之義而本義則訓爲蜥易守宮使注易者皆泥於本  
 義而廢引申之義不亦扞格而難通乎然則竟字當用  
 引申義訓爲和睦而不當用本義訓爲山羊其理固顯  
 然矣若夫諸本作竟陸者多訓爲草名馬融注云竟陸  
 一名商陸見正義及學齋沽畢所引釋文引作竟陸商  
 陸也正義及學齋沽畢引王肅注與馬注同  
 一名章陸見兼明書所引又引或名當陸見趙氏輯  
 鄭王肅注與馬注同  
 康成注云竟陸商陸也見釋文所引正義引此皆以竟

陸爲一草者也荀爽注云竟陰在上六也陸亦取葉柔  
 根堅也去陰遠故曰陸言差堅於竟竟根小陸根大集  
 解所引趙氏輯聞引董邈注云陸之爲葉差  
 堅于竟竟根小陸根大與荀爽注之說正同宋衷注云  
 竟竟茶也陸當陸也見釋文所引趙氏輯聞引作竟黃  
 董邈注云竟人竟也陸商陸也見正義及學齋沽畢所  
 前人以竟陸當陸爲二字疑竟陸引趙氏輯聞引董注云  
 乃人竟之誤或當陸二字是衍文此皆以竟陸爲二草  
 者也子夏傳云竟陸木根草莖剛上柔下也見正義及  
 兼明書所引傳不言何草正義謂其以王肅注云竟陸  
 竟陸爲一蓋以臆揣測之詞未有確據王肅注云竟陸  
 草之柔脆者也注亦不言何草正義云注直云草之柔脆  
 揣測之詞此皆渾言竟陸爲草名而不言一草二草者  
 不足憑信

也案爾雅釋草云蕢赤竟郭注云赤竟一名蕢今竟菜  
 之赤莖者又云遂蕢馬尾郭注云廣雅曰馬尾蕢陸本  
 草云別名蕢今關西亦呼爲蕢江東呼爲當陸據此則  
 竟與當陸判然不同且遍考五代以前諸家本草從無  
 言竟一名陸者韓保昇蜀本草云竟凡六種赤竟白竟  
 不一而其名竟則同神農本草云竟實一名莫實陶宏  
 景云竟實當是白竟蘇恭唐本草云赤竟一名蕢皆不  
 言竟一名陸至于馬齒竟亦無言當陸一名竟者本草  
 別爲一類然亦不名陸也云商陸一名遂蕢本草綱目引張仲景蘇恭甄權等說  
 皆不言當陸一名竟陸宋蘇頌圖經本草始云俗名章  
 柳易經謂之竟陸蓋然則謂竟陸爲一草者非也郭注  
 引廣雅云馬尾蕢陸今本廣雅陸作陸說文無陸字玉



篇始載之訓為蒨陸而蒨字下仍言蒨陸不言蒨陸是蒨固後出之俗字也當從郭注所引作陸說文蒨字下云草枝枝相值葉葉相當玉篇蒨字下引說文謂即蒨蒨馬尾蒨陸李時珍本草綱目云或云枝枝相值葉葉相當故曰當陸或云多當陸路而生也據此則草之名當陸者本因其枝葉相當而又生于陸路故有此名與皇草生于田中而名為守田郭注云生廣田中薇草生于水旁而名為垂水郭注云生于水邊正屬一例言皇草者必曰守田不得但曰田也言薇草者必曰垂水不得但曰水也則言蒨蒨者亦必曰當陸不得但曰陸矣如謂當陸與蒨並言可言蒨陸假令守田與蒨並言亦可曰蒨田乎垂水與蒨並言亦可曰蒨水乎然則謂蒨陸為二草者非也周易爻辭內重言本卦卦名者凡四卦五爻乾九三云君子終日乾乾謙六三云謙謙君子坎六三云來之坎坎夫九三云君子夫夫及此爻所云夫夫是也他爻或稱來或稱君子皆就人事以言之也此爻自當作蒨陸夫夫而釋以和睦方與他爻言人事者一例若作蒨陸夫夫而釋以草名則無論草名之誤與不誤而既與乾乾謙謙坎坎之所言不符復與本卦九三之言夫夫者不合未免前後相背矣然則渾言草名而不言一草

通集一

九求恕齋

二草者亦非也且遍考爻辭內取象於草木者凡有三例有但言草木而不言卦名者如泰初九云拔茅茹否初六亦云拔茅茹大過初六云藉用白茅九二云枯楊生稊九五云枯楊生華坎上六云實于叢棘姤九五云以杞包瓜是也有既言草木又言卦名而各自為句者如否九五云休否大人吉又云繫于苞桑剝上九云碩果不食又云小人剝廬困六三云困于石又云據于蒺藜是也有草木與卦名同在一句之中者如困初六云困于株木上六云困于葛藟是也此爻之夫夫二字既是卦名若蒨陸果是草名則當以夫夫移至蒨陸之上而又增一于字作夫夫于蒨陸方與困于株木困于葛藟句法相合蓋既言卦名又言草名者必加一虛字以聯屬之然後語意始明否則困卦何不云株木困葛藟困乎况爻辭之言草木者三例雖各不同而其上下文必有相足相成之語以申明其義則無不同未有單舉草木之名而無他字以聯屬之者也若此爻單舉草名則他卦之言苞桑碩果蒺藜者何以不單舉其名乎言茅茹白茅枯楊叢棘杞瓜者又何以不單舉其名乎然則釋蒨陸為草名者無論其為何草及以為一草二草皆與周易爻辭之例不合荀氏謂五體兌為蒨三體乾

通集一

三求恕齋



為陸集解引荀注云五陸謂三兩爻決上故曰夫  
謂之雖亦取證於卦象然所訓既有未安則取象未免  
牽合其說未可從也至於釋文引虞注云竟賁也陸商  
也或作竟趙氏輯聞引虞注云竟賁學齋佔畢引虞注  
云竟其也陸商也皆誤以他人之注為虞氏之注其失  
甚矣經解鈎沈以釋文輯聞學齋佔畢所引虞注列于  
據集解所引而斥其  
餘為誤其說是也要之作竟陸而釋為獸者既拘文  
牽義而失之於鑿作竟陸而釋為草者又望文生義而  
失之於疎惟作竟陸而釋為和悅者始協於文義而與  
爻象相合也後之言易者折衷於虞注而參以惠氏張

氏之說庶乎古義復明不至沿前人之誤解也夫

周易集解跋上篇

李氏周易集解自序未言成書年月郡齋讀書志云鼎  
祚集解皆避唐諱今以集解全書核之其中以代字易  
世字以人字易民字自序云故繫辭云致天下之人通  
其變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宜之  
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後代易之書契萬人以察今按  
繫辭代作世除聖人外人皆作民自序又引說以先之  
之字當是人字之誤避太宗之諱也以理字代治字自  
序兒家傳原文亦作民  
云百官以理坤文治傳鼎注云理國修避高宗之諱  
身今按繫辭原文理作治理國即治國也  
也以通字代亨字履六三象傳鼎注云是以履虎尾  
不咥人通今按彖辭原文通作亨此  
外經文作亨集解引舊注以避肅宗之諱也豫字缺筆  
通字代亨字者難以枚舉

作豫豫卦小畜卦晉卦序卦傳避代宗之諱也德宗諱  
適兼諱括字處州原名括州避  
德宗嫌名而改而集解括字不避不  
筆坤六四爻辭云括囊无咎无譽集解引虞翻曰括結  
也繫辭傳云動而不括集解引虞翻曰括作也并象  
辭集解引干寶則作於德宗之前可知以是推之其書  
日括囊則同成於代宗之朝更無疑義觀於自序云臣少慕元風其  
序末又云臣李鼎祚序蓋此書曾經表獻其序即作於  
代宗之時故篇內引用繫辭自蓋取諸離至蓋取諸夬  
而不言蓋取諸豫者以豫字乃時君御名自序係進呈  
之文非經傳可比即缺筆亦嫌於指斥故耳繫辭尚有  
蓋取諸乾  
坤蓋取諸小過蓋取諸大過自序不引之者十三卦皆  
制器尚象之義若備引十二卦而獨遺豫卦恐閱者疑  
通集一  
王求恕齋

為脫漏故止引入卦而遺其  
五卦所以畏避諱之迹也 若夫太祖諱虎而集解有  
虎字乾文言傳云風從虎集解引荀  
爽曰虎喻國君虞翻曰坤為虎世祖諱丙而集解  
有丙字彖象辭云後甲三日集解  
引子夏傳曰乙丙丁也高祖諱淵而集解有  
淵字乾九四爻辭云或躍在淵集解引崔  
憬曰疑而處淵于寶曰淵謂初九中宗諱顯而  
集解有顯字自序云斯乃顯  
元宗諱隆基而集解有隆  
字基字大過九四爻辭云棟隆吉集解引虞翻曰隆上  
坤柔履剛故德此則出自後人追改非李氏之原文也  
世民治亨等字亦有是書以北宋慶曆本為最古計用  
不避者皆後人所改宋翼祖諱敬宣祖諱殷故  
作於慶曆甲申七月明朱睦  
摺所重刊者即據此本也  
敬字殷字皆缺末筆認上九象辭云亦不足敬也集解  
本敬作敬臨象辭集解引鄭元曰



殷之正月也殷作殷他條仿此者甚多其有不缺筆者皆後人翻刻時所補也而於唐人所諱

豫字仍為缺筆不獨加禮於故國舊君有昔賢忠厚之

遺風日知錄云孟蜀所刻石經於唐高祖太宗諱皆缺

益遠矣而乾德三年卜禮伏義女媧廟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至宋

平六年孫仲紱守居園池記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其

於舊君之禮何其厚與後漢應劭作風俗通

有諱舊君之議自古相傳忠厚之道如此即成書之

時代亦藉此得以考見其為功也大矣至於此書之卷

數諸家目錄各有不同新唐書藝文志載李鼎祚集注

周易十七卷集注即集解之異文如其所言則此書原

有十七卷也北宋以後通行之本皆係十卷或謂其逸

去七篇或謂其首尾俱全初無亡失郡齋讀書志云唐

錄稱鼎祚書十七

通集

三五求如齊

卷今所有止十卷蓋亦失其七惜哉經義考引李鼎

鼎祚自序止十卷無亡失也朱陸樛序云據鼎祚自

序云十卷而首尾俱全初無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據而

云十七卷也崇文總目及郡齋圖書志亦稱七篇逸蓋

承唐史中興書目既言十卷又言十七篇尤令閱者無

所適從今按自序云至如卦爻象象理涉重元經注文

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錯綜根萌音義兩存詳之明矣

據此則李氏之釋周易更有索隱一書詳列音義異同

兼以發揮爻象錯綜之理雖其書久逸卷數未見明文

然以諸家目錄參互考之竊疑集解止有十卷而索隱

別有七卷諸書稱十七卷者係總計集解索隱而言故

自序又云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參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仍附經末式廣未聞凡成一十八卷蓋除略例一卷為

王弼所編與李氏無關其餘十七卷則自集解十卷以

外索隱富有七卷是索隱與集解本相輔而行此十七

卷之目錄所由來也特以紀載簡略止標集解而遺索

隱於是索隱遂沈晦而不彰加以刊刻流傳止有集解

而無索隱於是索隱遂湮沒而莫考此所以但知有十

卷之本不知有十七卷之本甚至有改自序中之卷數

以遷就調停而昔人舊目相沿轉疑為無據其誤甚矣

雅雨堂所刻集解強析十卷為十七卷欲以復其舊觀

所謂楚則失之齊亦未為得也要之索隱原附于集解

而集解未及致詳者實恃索隱以為補苴自序所謂錯

綜根萌當必有裨於微言大義惜乎集解存而索隱逸

無以規李氏易學之全惟索隱之名僅見於集解自序

而讀者亦鮮知考究豈非習焉不察之故歟

周易集解跋下篇

新舊唐書皆無李鼎祚傳據集解標題知其為資州人

而蜀中志乘亦罕見其名氏朱陸樛集解序云及開唐

豈道之耶抑別有所載耶因附今以自序及元和志

論著於此以俟博雅者考焉

宇記輿地紀勝參之通志能改齋漫錄等書其事迹官

階尚可考見大略蓋鼎祚係資州盤石縣人輿地紀勝

資州人物

通集

三五求如齊



州李鼎祚注 盤石即資州治所 舊唐書地理志云資州

州東有四明山鼎祚兄弟讀書於山上後人名其地為

讀書臺 輿地紀勝云資州景物古迹兩門並載讀書臺注

呼四明山經義考云按資州有李鼎祚兄弟讀書於其上俗

鼎祚讀書臺見袁柳清容居士集明皇幸蜀時鼎祚進

平胡論後召守左拾遺 見輿地紀勝昌州肅宗乾元元

年奏以山川闊遠請割瀘普渝合資榮等六州界置昌

州見元和郡縣志云資州二年春從其議興建新唐書地理志云昌

州析資瀘普合四州之地置唐會要云乾元二年正月

分資瀘普四州至人地紀勝昌州沿革門云象之謹按資

字記昌州國至人地紀勝昌州沿革門云象之謹按資

勞鼎祚未嘗官昌州而輿地紀勝昌州官吏門列鼎祚

之名蓋當時以鼎祚家在盤石與昌州相近而所析

六州地界資州亦在其中故是時仍官左拾遺 據元和

即命原議之人在其參事也 據通志藝文略今按唐六典卷八云左

字嘗充內供奉 據通志藝文略今按唐六典卷八云左

當不待闕而授其資望亦與正官同祿俸等並全給左

拾遺二人亦置內供奉無員數通典卷二十一云自開

元以來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 曾輯梁元帝及陳樂產

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 曾輯梁元帝及陳樂產

唐呂才之書以推演六壬五行成述珠明鏡式經十卷

又名連珠集 通志藝文略五行類式經門載連珠明鏡

能改齋漫錄卷五云嘗考唐左拾遺李鼎祚所 上之於

修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集 上之於

朝其事亦在乾元開 連珠明鏡式經十卷注云開耀中

遺有通志及能改齋漫錄可證其官左拾遺在乾元中

有元和志及寰宇記可證拾遺置於武后垂拱元年高

宗開耀年開尚無此官新書開耀二字當是乾元之

宗登極後獻周易集解其時為秘書省著作郎 據集解

結銜朱睦㮮序云鼎祚仕唐為秘書閣學士今按秘閣即

秘書省學士即著作郎蓋秘書本有內閣之名著作必

用文學之士故朱氏稱以秘 仕至殿中侍御史 見輿地

州人以唐時官品階秩考之左拾遺係從八品上階秘

書省著作郎係從五品上階殿中侍御史係從七品上

階據通典及舊唐書職官志所分載之品秩如此唐六

階及新唐書百官志所述亦同惟殿中侍御史上階

作下階係 由左拾遺而為著作郎固屬超遷由著作郎

而為殿中侍御史亦非左降蓋官職之要劇閒散隨時

轉移著作郎在武德時乘修史之筆貞觀後史事改歸

史館著作所司者止於碑誌祭文祝文 通典卷二十一

因隋舊制史官屬秘書省著作局至貞觀三年開十二

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

職卷二十六云初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製碑頌之屬徒

有撰史之名而實無其任其在史館矣唐六典卷

十云著作郎掌修撰碑誌祝文祭 是其始雖非開曹而

文舊唐書職官志誌作志餘同 是其始雖非開曹而

其後竟成散秩也殿中侍御史彈舉違失號為副端 見

典卷二 未升秩之前 舊唐書職官志云殿中侍御史武

改 已稱接武夔龍筵羽鶴鸞 唐會要卷六十六云龍州三

緡除殿中侍御史或以為非遷中書侍郎上官侯聞而



職官志京兆府諸曹參軍係正七品下階京兆府即雍州司戶參軍即在諸曹參軍之內其秩較諸殿中侍御史實高三階故或人其始本為劇職而其後更屬要津也故高祖受禪之初即謂秘書清而不要御史清而復要舊唐書良吏上李素立傳云武德初為監察御史素立等丁憂高祖命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唐會要卷六十敘此事司戶作司錄事在武德四年今以舊唐書職官志考之監察御史本從八品上階垂拱令改為正八品上階京兆府司錄參軍係正七品上階秘書郎係從六品上階武德令尚為正七品下階侍御史本從七品上階垂拱令改為從六品下階殿中侍御史本從八品上階垂拱令改為從七品上階據唐六典卷十三殿中侍御史四年其時尚無殿中侍御史然而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同屬於御史臺皆清而復要之官亦猶秘書郎與著作郎同屬於秘書省皆清而不要之官也

通集一

毛求恕齋

是以後輕重益分故員外郎係從六品上階侍御史係從六品下階補闕係從七品上階其秩視著作郎較卑著作佐郎係從六品上階其秩比侍御史較尊據唐六典及舊唐書職官志然當日由著作郎改補闕則以為遷舊唐書李善作郎徵之歲餘遷右補闕韋溫傳云由著作佐郎改侍御史亦以為遷舊唐書忠義上王義方傳云由員外郎改著作郎則不以為遷舊唐書舒元興傳云轉刑授著作郎由侍御史改著作郎亦不以為遷舊唐書宇文人為侍御史轉著作實因輕重繫乎職任不繫乎階資也况乎唐時官著作郎者本有兼侍御史之例舊唐書忠義下

甄濟傳云魏少游奏殿中侍御史與侍御史遷轉之班次相同通典卷二十四云殿中侍御史咸亨以前遷轉及職事與侍御史相亞自開元初以來權歸侍御史而遷意者鼎祚亦以著作郎而兼殿中侍御史歟是故綜核其生平出處方未仕之日即獻策以討安祿山後此召拜拾遺當必因其所言有驗觀於請建昌州之奏若早慮及寇賊憑陵故其州曾為兵火所焚而節度使崔甯又奏請復置以鎮壓夷獠元和郡縣志云甯為逐罷廢大歷十年本道使崔甯又奏復置以鎮壓夷獠輿地紀勝云元和志不載張朝楊琳作亂及昌州廢罷年所廢新唐書志云大歷六年狂賊張朝楊琳作亂為兵火屬與甯字記所載昌州廢罷年月不同象之謹按李鼎祚奏乞置昌州在乾元元年唐會要載建昌州年月

通集一

毛求恕齋

在乾元二年既新置於二年不應於當年遂廢使二年為賊所焚亦不應至六年始廢也如昌州以乾元元年李鼎祚奏請二年置大歷六年為賊焚蕩而廢至大歷十年而復置其年月初不相亂也則昌州之廢當在大歷六年蓋其形勢控扼險固元和郡縣志云其城南懸赤水北倚長嵩極為險固法所謂地有所必爭也則鼎祚之優於經濟而好進謀猷即此可以概見其改官御史建白必大有可觀惜乎奏議之不傳耳迨身歿以後資州人士為立四賢堂繪其像以祀之輿地紀勝資州景物下四賢堂注云在郡治繪王褒范崇凱李鼎祚董鈞像尤尤足徵其德望素隆為鄴邦推重在唐代儒林之內不愧為第一流人非獨集解之書有功於易學已也乃國史既不為立傳方志亦不詳述其人凡此紀載之疎安可



以曲爲解免也哉

通集

无求  
加心  
亦知

通義堂文集卷一



通義堂文集卷二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方氏易學五書序

周易未遭秦火昔人以爲完書然當西漢初年已失說卦三篇迨宣帝時始獲於河內可讀者僅得一篇而餘則錯亂難識故其言卦變互體也僅略見於前三章學者既以語焉不詳爲憾而其言易象也自四章以下亦祇二百餘則而卦彖爻辭之取象者多未備焉所幸古人傳經大抵皆以口授雖失其簡策而誦習者尙能追

通集二

一求恕齋

憶其詞故說卦所無者半存於各家注中此真周以前之微言大義而兩漢經師相與抱殘守缺以延其緒於欲絕者也自王韓之清談盛而漢易漸衰及陳邵之臆說興而漢易幾廢於是隨聲附和者反斥易象爲穿鑿而鄙卦變互體爲支離甚至疑說卦非孔子所作而其中之遺文脫簡更罕有念及者矣吾邑方端齋先生篤志研經邃於易學其求之甚勤其習之最久深造乎漢易之堂奧而不囿乎漢易之藩籬所著易學五書於易象則博攷其名於互體卦變則廣徵其例凡說卦所有者則援據以證之說卦所無者則綴緝以補之由是說

卦之傳散佚於二千載之前者一旦儼然復聚而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復爲之次第推闡不啻昭然發矇較諸集逸書逸詩逸禮者其事更難而其績尤鉅非好學深思實事求是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毓崧不敏於易本非專家而先生顧折節忘年引爲同志每有撰述必預討論乃庚子之冬五書稿本甫定而先生遽歸道山疾革時拳拳以序文見託誼何忍辭頃因汪孟慈先生出貲刊刻屬爲校訂爰輟舉著述之大旨以踐前諾後之人細繹此書識其義例之所在由是以進求諸全易必有融會貫通卓然自成一派之學者是則先生之所

通集二

一求恕齋

深望也夫

方氏易學五書後序

方氏易學五書劄劄告成余既爲之作序客有詰余者曰此書不過墨守家法未能以己意發明而吾子所製弁言曲爲稱頌得無貽溢美之誚乎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君子之著書期於實有神益而人已之見無庸存於其間是故紹述前修者即得舉一反三之要而非必特創其說以相矜嘉惠後學者可傳事半功倍之方而非必獨據其名以自炫竊嘗揚榘論之八卦取象其理近於六書而互體卦變其理近於九數蓋象有專屬



大義之克明漢儒可尊在乎大義之克踐是故西漢朱槐里深於孟氏易有折角之能其壓五鹿而服之者實由於勁直之鋒足奪阿諛之魄東漢戴侍中深於京氏易有奪席之譽其駕諸儒而上之者實由於譽諤之氣足愧緘默之流即以此書所載者言之其中精如鄭荀博如虞陸固遠勝於王肅之依託王弼之空疎而究之鄭荀虞陸諸君其聲望迥超乎肅弼者蓋以立身行道有合於大易之微言故處則為名儒出則為良佐斷非肅弼之矯誣輕薄所可躋攀信乎讀易者重心得尤重躬行而非徒恃口耳之學也昔吾鄉李彥平刪補房氏

通集二

五求恕齋

周易義海有存古之功其所作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識者歎其垂戒深切以為名言尤欽其去就超然在乾道閒名列四賢之首可謂不負所學克踐斯言生今者志在本經術以修己治人盍即就漢讀之異同涵泳其大義觀於需讀為秀戒其躁進可以明待時而動之義焉榮讀為營戒其貪祿可以明抱道自重之義焉矢得讀為失得戒其附麗可以明安命不惑之義焉一握讀為一屋戒其詭隨可以明特立不懼之義焉由是觸類引申顧名思

義庶幾乎讀書識字之能事無愧於彥平之所言矣況當日與彥平同時湛深經術者以胡邦衡為最顯邦衡所著有易傳拾遺春秋集善其經學得自蕭子荆之傳子荆嘗戒邦衡曰學不可辱毋禍吾春秋乃佳厥後邦衡讜論匡時風裁卓立真能以周易首乾之義發春秋尊王之微論者稱其師弟之於春秋非徒以口講耳受余於子荆所學雖有志未遑然生既篤信余言安得不以邦衡相勉異日者出而從政無負初心宗董子之正言而鄙孫宏之曲學推賈生之篤論而懲貢禹之巧言既慕漢儒研經復效漢儒飭行不獨學期心得由大義

通集二

六求恕齋

以溯微言抑且事尚躬行由明體以求達用則此書之輯正可策勵身心安見玩辭觀象之勤非即進德修業之助也哉

書易緯通卦驗鄭注後上篇

鄭康成以碩學真儒留心藝術百家之說盡能貫通而

醫理最為深遂周禮天官注中或論養身之指傷醫注云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經合異物似筋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疾醫注云病由肉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或論療疾之宜氣勝負而生肺氣熱心氣次或論製藥之方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堇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或論



醫家之別疾醫注云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者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者用此者莫若扁鵲會公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其精核而易緯通卦驗注於脈候部分言之尤詳

起於手大指內側足少陰注云脈起於足上繫手太陽注云脈起於手小指端上頤下目內足太陽注云脈起於足小指端凡傳寫之譌一一加以訂正有足少陽當

作足少陰者立春當至不至則人足少陽脈虛多病痰非疾疫注云疫瘧寒亦病此當與火同為足少陰脈言

陽非粟瘰腫也正氣早陰則傷之疾疫者受其害也脈

亦當為足有手少陽當作手太陽者兩水當至不至人

少陰矣病心痛未當至而至則人手少陽脈盛人多病目注云

春坎九五陽爻於脈宜為手太陽云少陽似誤心痛坎

也雨水木不蒸也其盛為肝肝候有足少陽當作手少陽

在目言脈亦當為手太陽矣通集二 七求恕齋

者立秋當至不至人足少陽脈有足太陰當作手太陰

者虛注云人足者例宜言手有足厥陰當作手厥

者白露未當至而至人足太陰脈有足厥陰當作手厥

陰者寒露當至不至人足厥陰脈均確有依據絕非臆

斷之詞至於由脈以推其疾如噎痛隔痛之異夏至當

口乾噎痛注云口乾噎痛皆燥病陰不潤陽謂之燥秋

分未當至而至多病痲肺痛注云心蒸盛故痲肺痛

喉痺血痺筋痺之殊小寒當至不至人多病喉痺脾注

塞喉病為痺芒種當至不至多病血痺注云痺者悉不

達為病大暑當至不至多病筋痺痛注云筋痺暑淫

疾亦為之疏通證明條分縷析洵所謂探蹟索隱者矣

蓋靈素諸書字句古奧必明於經訓者始能尋繹其精

微當東漢末年張仲景華元化皆以醫名於天下而其

初本為儒生鄭君與二子同時據郡齋讀書志引名醫

抄太守其善傷寒論在建安時據三國志華佗傳游學

於土兼通數經其為曹操所殺亦在建安時據後漢書

鄭康成傳其本在建安其會否相見固未可知而於黃

農制作之意既洞悉其本源實不啻以經神而兼醫聖

故駁異義則辨五藏之治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

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叔

重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為

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注此書則攷六脈之經雖

有謬也若反其術不死為劇注此書則攷六脈之經雖

專門名家或未之逮也然則醫之為道豈淺見寡聞者

所得窺其義蘊也哉通集二 八求恕齋

張登封先生所藏鈔本易緯通卦驗鄭注與刻本多有

不同而其尤異者每節氣後各附藥方凡當至不至與

不當至而至者皆隨其病名列其治法其詞雖與鄭注

相聯而其方實非鄭君所採蓋古之醫方所用藥品不

出神農本草之中徐氏大椿本草古今論云本草之始

藥品不多而神明變化已無病不治今此療疾之方自

矣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無不效今此療疾之方自

酒米鍼火以外其餘藥名為神農本草所收者固多

明鏡青琅玕石礬礬雄黃硫磺硃砂豆蔻薑黃片

茶姜椒吳黃桃栗棗蓮艾柏桂桑桐枳椇皂莢棟實槐







皇太后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按  
以漢書元后傳及王莽傳考之莽父名曼禁之次子也  
而易林不避禁字坤之否云謹慎則非作於莽時可知  
孺子諱嬰而易林不避嬰字屯之未濟云愛我嬰女且  
以子嬰二字連言謙之蒙云子嬰兩頭中則非作於孺  
子時可知平帝舊諱箕子漢書平帝紀云元始二年詔  
名合於古制孟康曰平帝本名箕子而而易林不避箕字  
更名曰衍箕用器也故云通於器物而而易林不避箕字  
大畜繇詞云且以箕子二字連言泰之剝云箕子為奴  
箕伯所保且以箕子二字連言大壯之小過云箕子  
狂則非作於平帝時可知顯亭林謂易林用漢書李尋  
傳語日知錄云易林曰火入井口楊芒生角犯歷天門  
臨繇然考李尋傳其在成帝時係言月太白入井而不  
詞

通集二

士求恕齋

言火入井口與易林所言固異其在哀帝時但言月入  
太微熒惑入天門而不言火入井口登上玉牀與易林  
所言亦殊况哀帝諱欣而易林不避欣字屯之蹇云不  
履復之損並則非作於哀帝時可知亭林又謂易林用  
云欣然嘉喜日知錄云易林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  
成帝起昌陵事似用成帝起昌陵事今按此明夷之成  
繇然考成帝紀云昌陵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劉向傳云  
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是昌陵曾陷而  
初陵未嘗陷易林所言初陵必非成帝之初陵更非成  
帝之昌陵况成帝諱驚其嫌名為葵漢書藝文志云孫  
師古曰本日苟卿避宜帝諱故曰孫今按宣帝諱詢既  
兼避荀字成帝諱驚亦當兼避葵字此漢人兼避嫌名

之例而易林不避葵字鼎之震云則非作於成帝時可  
知亭林又謂易林有元帝昭君事日知錄云長城既立  
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甯先生辨之曰昭君或取昭明  
元年今按此華之益繇詞之義如毛詩平王之類不必定指漢宮人羣之臨曰昭  
君守國諸夏蒙德此昭君又何以解焉鼎之噬嗑云乾  
侯野井昭君喪居此昭君謂魯昭公又是一義其剖析  
最為明顯毓嶽竊謂易林屢言昭君亦屢言文君所謂  
文君者或專言周之文王謙之困云文君降陟盡之益  
或泛言文德之君文君出獵美氏受福復之  
周文君之德或泛言文德之君仁聖致福歸妹之咸云  
養仁致福說易林者未聞以文君為卓女何獨以昭君

通集二

士求恕齋

為明如乎况元帝諱奭而易林不避奭字大畜之小畜  
欣喜爽憚頤之漸云奭奭則非作於元帝時可知宣帝  
美望良之咸云且奭輔王則非作於元帝時可知宣帝  
諱詢其嫌名為荀而易林不避詢字大畜之家人云更  
云更相談詢歸妹相咨詢明夷之臨  
之泰云咨詢厥事亦不避荀字遇時憂念周京則非  
作於宣帝時可知昌邑王諱賀而易林不避賀字小畜  
云元賀舉手大有則非作於昌邑王時可知今反覆研  
之解云賀喜從福則非作於昌邑王時可知今反覆研  
究知其作於昭帝之時其證有四昭帝名弗苟悅云諱  
弗之字曰不漢書武帝紀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張  
易林六十四卦四千九十六變其中用不字者層見叠  
出奚啻千餘而無一弗字則作於昭帝即位以後無疑







周人之言王季其言劉季發怒猶大雅之言王赫斯怒

不得謂非漢人所宜言也日知錄論子孫稱祖父字云

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是亭林之意固不以稱君父之字為非也何獨至於易林而疑之易林又

言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屯之井何本季作我作我者固

統論常人與高祖無涉即作季者亦偶舉行輩與高祖

無關易林泛言伯仲叔季其下文云湯火之災切近我

者甚多無所專指其下文云湯火之災切近我

膚賴其天幸歸於室廬損之比作室是也以視高祖之

拔劍斬蛇情境迥別倘因此附會遂謂易林為王莽時

人所作則莽之曾祖名賀字曰翁孺而易林有東家翁

孺之語豫之又豈莽之臣所宜言乎翟氏云升牟氏庭

並謂易林為王莽時崔篆所作又以繇詞所言皇母為

定陶傅太后節之解云皇母多恩字養孝孫脫於襁褓

也翟云事見不知易林言皇母亦言元后皆係泛詞而

無專屬夫元后既非王太后民之訟云元后貪欲窮極

元后以養所謂元后乃君則皇母亦非傅太后矣且傅

太后與王太后有隙莽嫉之如寇仇既奏奪其尊號之

稱且發掘其墳冢漢書外戚傳云傅太后既尊後九驛

王莽秉政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其王母既開傳易林

太后棺掘平故冢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

果作於莽世崔篆安敢加傅太后以皇母之名耶翟氏

又引同人之豫鼎之節云安民呼池謂安民縣始於王

通集二

五求恕齋

莽時在焦氏後皆是崔非焦之證先生辨之云毛本同

人之豫曰按民湖池黃本作按民呼池翟本又改安民

臆改遷就不可從也其駁正詳審洵足以釋翟氏之疑

矣毓崧竊謂易林所述漢代地名如六安屯之蠱云

梧鬱林比之噬嗑云蒼梧高奴小畜之剝云合浦隨之

交川合浦金城朔方睽之无妄云金城河閒巽之益云莽時

皆有改易據漢書地理志莽改六安為安風蒼梧為新

城為西海朔方為廣鬱林為平高奴為利平合浦為桓合金

溝搜河間為朔定使謂安民為莽時地名則六安等處

何以仍用漢時舊名而不用莽時所改亦足見易林之

作必不在偽新之朝矣至於費直序謂莽時建信天水

焦延壽所撰鄭端簡謂延壽與孟喜高相同時非王莽

時人費直亦非莽時人其說是也牟氏明知費序之偽

而猶據此以為莽時且謂新信聲同大尹誤為天水崔

形誤為焦崔篆蓋字延壽先生辨之云西漢諸儒未有

代人作序者此費直之序必依托也徧檢書傳篆無延

壽之字東觀漢記占周易卦林詔問沛獻王輔王厚齋

漢志攷亦引東觀記此文薛季宣序引同並稱以京氏

易林占之後漢沛獻王輔傳善說京氏易京為延壽弟

子是為焦氏之學確有明徵其考訂縝密洵足以正牟

氏之失矣毓崧竊謂崔篆自有易林其孫馴曾用之以

通集二

六求恕齋



筮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傳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注云崔筮所作易林也唐時崔羣亦

嘗用之以占趙麟因話錄卷六云崔相國羣之鎮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筮曰

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瀆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也今按焦氏易林演作瀆此四句係

即就焦氏之本而稍加移改數是唐代中葉其書尚存

然新舊唐志著錄以崔氏易林與焦氏易林並列判然

為二焉得以崔氏之書既失遂移焦氏之書補之試思

崔筮客居滎陽而易林言闕死滎陽師之又言敗於滎

陽之筮何必特為此語且崔杼棠姜之亂乃崔姓所

當深諱而易林再四言之乾之夬云東郭棠姜武氏以

破亡之際云東郭棠姜武氏以亡坎之升云入宮無妻武子哀悲升之剝云入室無妻武子悲哀筮又

何必舉此事以為美談况筮既濡跡偽朝內懷慚德較

諸延壽以經師而兼循吏者漢書京房傳云贖以候司

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高下懸殊若必改焦

官屬上書願留蹟有詔許增秩留高下懸殊若必改焦

為崔誠恐以人廢言者將有覆瓿之謂也後此讀易林

者折衷於先生之說知其真出西漢名賢之手庶幾因

其人以重其書而益加篤信也夫

陶式型山中讀易圖序

大畜象傳云天在山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今考內外卦有艮象者自屯至小過凡十五卦

而取象於山中者惟此一卦誠以古人之藏書必在名

山故欲多識前言往行者皆當於山中求之初非以其

地之清遠藉資靜悟之力也鹽城陶君式型覃思易學

撰述甚富頃以山中讀易圖屬題余謂昔儒讀易山中

者莫著於明之來知德然所學雖得漢儒緒餘而或參

以新說或雜以臆見不盡合於多識前言往行之訓識

者頗以為惜今陶君之讀易既紹承於家學復奉教於

山陽丁儉卿先生其師承具有淵源實遠過於來氏誠

由是而精學古義恪守成規將見大畜所謂剛健篤實

輝光日新者不難於克踐之矣又豈來氏所能及哉

成美卿禹貢班義述序代

通集二

大求恕齋

尚書與春秋皆出於古之史官漢書藝文志列太史公

書於春秋之後是古人之史學與經學其本同也史記

以外莫古於漢書天文五行志衍洪範之傳地理溝洫

志釋禹貢之義而禹貢之言地較諸洪範之言天尤有

明徵乃自來解禹貢者未曾專述班氏之義孫氏尚書

今古文注疏以史記夏本紀與馬鄭之注並列而漢志

則僅載於疏中焦氏禹貢鄭注釋以漢志與鄭注相參

究非以班義為主惟同郡成君美卿所撰禹貢班義述

全據漢書實專門名家之學頃以稿本見示屬為序文

竊謂班氏之經學夙有師承其從祖伯受尚書論語於

竊謂班氏之經學夙有師承其從祖伯受尚書論語於

竊謂班氏之經學夙有師承其從祖伯受尚書論語於



鄭寬中張禹又講同異於許商其父彪與尹敏親善每相遇輒日忘食寬中師張山拊傳小夏侯氏尚書商師周堪傳大夏侯氏尚書皆今文之學也禹師庸生傳孔安國之尚書此古文之學也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則兼有今古文之學矣後漢書固傳稱其所學無常師良以家世之淵源父執之講習於今文古文之學均能擇善以從故地理志中既引桑欽之說亦引平當之說欽師惲子真傳孔氏古文之學當師林尊傳歐陽氏今文之學蓋班氏之釋禹貢所采博而所擇精矣鄭康成爲漢代儒宗於今文古文之學無不通貫其注禹

通集二

九求恕齋

貢地名多從地理志然則釋禹貢者孰能越班氏之範圍哉美卿之輯此書於今文古文之同異莫不縷析條分卽鄭注與班義偶殊者必一一爲之辨證而班義與經文不合者亦不曲護其非洵可謂引史證經實事求是者矣昔人謂顏注爲班氏功臣識者以爲過情之譽惟移贈此書斯爲名副其實耳况班義顯而經義益明觀此書者當益信深於經學者未有不精於史學也夫與成美卿書

美卿仁兄先生閣下承示大著禹貢班義述斷限謹嚴體例完密校讀一過欽佩殊深惟是管見所及似尚有

當補者爰條列以覆焉地理志宏農郡上雒注旣言禹貢雒水出冢領山又言熊耳獲輿山在東焦氏鄭注釋云上雒熊耳冢上禹貢雒水言其說甚確大著云漢志之冢領熊耳獲輿皆禹貢之熊耳是尊意固以漢志上雒之熊耳卽禹貢之熊耳矣然僅列入雙行述義而單行班注則有雒水而無熊耳自序內但辨盧氏之熊耳而未標上雒之熊耳似宜酌增此外有冢上省文者亦須覆檢此其當補者一也溝洫志云於是禹曰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醜二渠曰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此數語敘述北過

通集二

三求恕齋

洛水之故較諸地理志引桑欽之言更爲詳核西域傳贊云書曰西戎卽序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此則依經義以論時事尤爲卓然不磨大著旣述班義則凡班氏之說禹貢者無論紀志表傳皆得載入單行注中不必限於地理一志今溝洫志第附見於大陸旣作之下而西域傳則未經援引此其當補者二也賈捐之傳云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呂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按此數語雖非班氏自言未可驟入單行



注文之內而既爲班書所錄不妨載於雙行述義之間他卷有稱引禹貢字句者仿此此其當補者三也白虎通社稷篇云社者土地之神也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此卽禹貢土五色之義姓名篇云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皐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姁氏祖昌意以蕙苾生殷姓子氏祖以元鳥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此卽禹貢錫土姓之義白虎通雖合眾人之議論而成然實爲班氏所輯其中與禹貢有關者均須錄入述義此其當補者四也文選班

通集二

王求恕齋

氏西都賦云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李注云山海經曰華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毛詩曰終南何有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終南也後漢書本傳載此賦太作秦章懷注與選注略同今按西都賦所言之太華終南雖非專說禹貢之太華終南然亦可援爲旁證卽班氏所撰各文之內有稍涉禹貢者俱可采綴於雙行述義之中較諸引後人之書似爲親切此其當補者五也地理志序引禹貢涉河惟兗州師古曰涉本濟水之字從水步聲河東郡北屈注云禹貢壺口山在東南應劭曰有南故稱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至於南屈師古

曰屈音居勿反卽晉公子夷吾所居並合登諸述義以申釋班氏之指由是類推凡各家之注漢書可證禹貢文字之異同輿地之沿革者其書係專述班氏之義非泛言地理者可比必須逐條悉載此其當補者六也禹貢至於衡漳疏云衡古橫字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陂谷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震澤周禮職方揚州數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卽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卽震澤則浸數爲一今按沾水出壺關班氏本有此語疏說是也具區卽震澤班氏實無此言

通集二

王求恕齋

疏說非也然是者固可因以引申非者亦必加以駁正略舉二則其餘可知此其當補者七也鄭康成注禹貢多引地理志其中有與班志異者王氏西莊尙書後案云蓋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間與班志不同則非班書卻多與續志合而是書晉司馬彪作鄭不及見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无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而司馬彪則取之以作志者故與鄭合也焦氏里堂禹貢鄭注釋云鄭注引地理志往往舉東漢郡邑之名以易之此古人引書之法取



當時之名明志之地卽今之某地也王本謂鄭所引地理志非班志乃伏无忌黃景所作非也二說迥殊宜並引之而折中於一是他如胡氏肫明之禹貢錐指孫氏淵如之尙書今古文注疏往往論及班義其說與王氏焦氏或同或異宜一一臚列而決其是非此其當補者八也王氏十七史商榷云按禹貢山水班載之者分三等但稱禹貢者蓋博士所習今文家說云古文以爲云云者此孔壁中所得孔安國說有不稱古文并不著禹貢者蓋以目驗著之錢氏竹汀廿二史考異云地理志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逆當作迎逆聲相近義亦

通集二

三求恕齋

不異宋子京改迎爲逆於義雖通終失班氏之舊又三史拾遺云按志稱古文者十一皆古文尙書家說與水經所載禹貢山澤所在無不脗合相傳水經出於桑欽欽卽傳古文尙書者則水經爲欽所作信矣郡縣間有與西漢互異者乃後人附益改竄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一篇本古文家相傳之學而欽引以附水經之末今按商榷考異拾遺三書足以疏通班義者不少錄之不厭其詳而錢氏獻之地理志辭注乃專門名家之學亦以多引爲善此其當補者九也困學紀聞云地理志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

禹貢集解云今其地當在楚州界愚攷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輿地廣記泗州招信縣本淮陵縣寰宇記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閻氏百詩云陵似當作浦屠氏繼序云水經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閻氏謂淮陵當作淮浦是也今按雜記說部文集之類凡有羽翼班氏禹貢之義者亦應旁搜博采卽困學紀聞一節可例其餘此其當補者十也至於字句之間有獻疑之處別書於後以俟

尙書引義跋

通集二

三求恕齋

此書就尙書每篇之義引而申之其體裁近於韓詩外傳春秋繁露雖不盡與經義比附而多於明事有關就中顯揭其指人所共知者如論伊尹弗狎弗順而惜韓忠定詘於劉瑾論高宗豐昵而責張璠桂萼賴寵逢君論平王東遷而罪光時亨陷君誤國固維世之深心也卽其事未經顯揭然其意可揣測而知者如論微子去之謂恐殷之臣民推戴易置則以咎蘇觀生擁立唐王之弟監國廣州論周初官制謂文王不置相致周室中衰難振則以比明代自太祖廢丞相不設數傳後權移於寺人論周公營建洛都謂欲安商民反側則以颯水



明王不宜專居肇慶憚赴桂林此亦憂時之夙抱也雖  
立說不無駁雜而秉心則甚純矣其尤有功於名教大  
防者則論多方之殷士謂頑民既迎周而復叛周者以  
匪忱不典自速其辜不得附托於忠孝援春秋之例貶  
反覆者為凶德狂愚義正詞嚴森如斧鉞蓋借是斥吳  
三桂之進退無據始為貳臣終為逆臣此船山所以避  
偽使之招自全其貞士逸民之德其卓識定力具見於  
斯所當表微闡幽以彰其志節者矣若夫持論好立異  
同前哲名儒自劉子政以下皆肆意攻擊此誠識有所  
偏然其所著各書大率類此且有較甚於此者祇須鑑

通集二

五求恕齋

其失不必刪其書也至於古文尙書不知其為贗本則  
自明以前知者本少未可獨議船山况古文雖偽書而  
不可廢閻潛邱亦嘗言之阮文達公引書說云古文尙  
書出於東晉其中名言法語以為自古聖賢則聞者  
尊之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  
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  
益而不為古人所愚真不易之論也然則觀船山此書  
者宜重其觸類旁通可為陳善沃心之助擬諸倪鴻寶  
之兒易黃石齋之月令明義其在伯仲之間歟  
有字訓狀物之詞說

王氏經傳釋詞云有狀物之詞也若詩桃夭有蕢其實  
是也他皆放此案有字訓狀物之詞者詩中以有蕢其  
實為最先見之句故王氏舉此以槩其餘今以全詩考  
之如此例者正復不少毛公桃夭傳云蕢實貌貌字與  
狀字意本相近皆形容之詞凡詩中之有字傳箋以貌  
字釋之者皆當訓為狀物之詞如邶風柏舟云寤辟有  
標狀拊心之貌也傳云標拊心貌新臺云新臺有泚狀新臺之  
鮮明也傳云泚鮮明貌衛風淇澳云有匪君子此句篇內五見狀君子  
之文章也傳云匪文章貌碩人云四牡有騶狀四牡之壯也傳云騶壯貌又云庶士有暵狀庶士之武壯也傳云暵武壯貌唐風杕  
杜云有杕之杜此句本篇兩見有杕之杜狀杜之特生  
也傳云杕特生貌秦風小戎云蒙伐有苑狀蒙伐之文也傳云苑文貌豳風伐柯云籩豆有踐狀籩豆之行列也箋云踐行列貌小雅伐木亦云籩豆有踐箋云踐陳列貌賓之初筵云籩豆有楚傳云楚列貌有楚與有踐同義小雅伐木云籩豆有楚傳云楚列貌有楚與有踐同義

通集二

五求恕齋

本云醴酒有英又云醴酒有衍皆狀醴酒之美也傳云醴酒之美也六月  
貌又云傳云醴酒之美也六月  
衍美貌杜云有皖其實狀杜之實也傳云皖實貌六月  
云其大有顛狀四牡之大也傳云顛大貌采芑云路車有奭  
狀路車之赤也傳云奭赤貌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  
韎同小弁云有漼者淵狀淵之深也傳云漼深貌大東云有  
饜饜殽狀殽之滿也傳云殽滿貌又云有捋棘七狀棘七



之長也

傳云揀長貌下文云有揀天畢傳云揀畢貌正

頌良相

云有揀其角傳云社稷之牛角尺箋云揀角貌

其為狀

物之長貌則無不同也大田云有滄萋萋狀雲

之興也

傳云滄與貌頰弁云有頰者弁此句篇狀皮弁之貌

也弁貌

魚藻云有莘其尾狀魚尾之長也傳云莘又

云有那

其居狀王居之安也箋云那白華云有扁斯石

狀乘車

之石也乘石貌何草不黃云有芄者狐狀狐

之貌也

傳云芄大雅縣云臯門有伉狀臯門之高也傳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有客云

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傳云萋苴載芟云有

通集二

毛求恕齋

亦當訓為狀物之詞如邶風擊鼓云憂心有忡狀心之

憂也傳云憂心忡然谷風云有洸有潰狀君子之武怒也

然潰潰然靜女云彤管有煒狀彤管之色赤也傳云煒

煒然鄭風女曰雞鳴云明星有爛狀星之明也傳云

爛然小雅正月云有苑其特狀苗之秀特也傳云苑

苑者柳箋云有苑然特秀之苗案箋以苑然特秀解有苑

正同何人斯云有覲面目狀面目之姤也傳云覲

為狀物之詞非訓為有無之有也桑扈云有鶯其羽

狀扈羽之文章也傳云鶯然有文章下章有鶯其羽

藻云有頌其首狀魚首之肥大也傳云頌大首貌箋云

然隰桑云隰桑有阿此句篇狀桑枝之美也傳云阿

阿然長美又云其葉有難狀桑葉之盛也然盛貌大

雅皇矣云臨下有赫狀臨下之明也箋云赫卷阿云有

卷者阿狀阿之曲也箋云有大陵卷然而曲案箋以卷

之詞非訓為有無之有也雲漢云有嘒其星狀星之眾也傳云嘒

嘒然韓奕云有倬其道狀道之著明也然之道者

有倬然今有倬然者明復禹之功者案傳以有倬然解

詞非訓為有無之有也又云籩豆有且狀籩豆之多也箋云其

常武云有嚴天子狀天子之威也傳云嚴周頌載芟云

通集二

毛求恕齋



有厭其傑狀苗之特美也傳云言傑苗商頌那云庸鼓

有敦萬舞有奕狀鼓之盛舞之閑也傳云敦敦然盛也

其聲鐘鼓則敦敦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案箋以下

有字為又上有字為有無之有兩句之中前後異義與

全詩之例不合當從傳長發云九有有截狀九州之整

說訓有為狀物之詞齊也箋云九州齊一截然上章云海外有截箋云截爾

然同義皆狀邦此皆傳箋本有明文顯然可證者也若

夫詩中之有字本是狀物之詞傳箋或訓釋未明或解

說偶誤而本篇之有字及他篇之有字彼此互相發明

可據以正誤補闕者尙可得而言焉召南采蘋云有齊

季女狀季女之敬也傳云齊敬也有齊狀女之邶風匏

有苦葉云有瀾濟盈狀水之深也傳云瀾深水也有瀾

狀阿又云有鸞雉鳴狀雉之聲也傳云鸞雉雉聲也有

曲也又云有鸞雉鳴狀雉之聲也傳云鸞雉雉聲也有

之狀也谷風云中心有違狀中心之離也傳云違離也

別其心徘徊然訓雖與傳小異而義實相同也新臺云

新臺有酒狀新臺之高峻也傳云酒高峻也上章傳云

峻猶有泚之鄭風東門之墀云有踐家室狀家室之淺

也傳云踐淺也齊風南山云魯道有蕩此

也傳云蕩有蕩之狀齊風南山云魯道有蕩此

也傳云蕩有蕩之狀齊風南山云魯道有蕩此

也傳云蕩有蕩之狀齊風南山云魯道有蕩此

與敬也傳云嚴威嚴也敬猶有沈有瀆之狀其武與怒也箋云有威嚴

者有恭敬者訓有為采芑云有瑄瑄瑄瑄之聲也

傳云瑄瑄瑄瑄之聲也斯干云有覺其楹狀楹之高

大也傳云有覺言高大也有覺之狀楹大猶有鳥之狀

不直若但言楹直不言楹大無以見室之美當從傳說

為是也大雅抑云有覺德行傳云覺直也案有覺德行與

有覺其楹文義正同當從彼箋訓覺為大彼傳訓覺為

行之大非訓為正月云有皇上帝狀上帝之大也說文

大也有皇狀上帝之大猶有嚴狀天子之威也大雅云

皇矣上帝與此句同義傳箋訓皇矣為大是也訓有皇

非也大東云有冽沕泉狀沕泉之寒也傳云冽寒意也

猶有漚之質之初筵云有壬有林狀禮之大且眾也傳

狀淵深也

壬大也廣雅釋詁云林眾也

禮之盛大也其說得之蓋上文云以洽百禮百禮既至

其稱之曰百禮者明乎其大且眾也毛訓壬為大其說

最確而訓林為君則非也箋云壬在也謂卿大夫也諸

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案諸侯雖

也衛武公以諸侯入為卿士作此詩述天子之祭禮豈

得稱諸侯為君乎毛鄭不知此句兩有字乃狀物

之詞非為有無之有故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耳

云其葉有沃狀桑葉之柔也又云其葉有幽狀桑葉之

通集二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三求恕齋



云有俶其城狀城之善也說文云俶善也有俶之狀城  
叙作也箋云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皆訓俶為  
作案上句云召伯是營言召伯作城郭及寢廟也此句  
云有俶其城言城郭成而善也下句云寢廟既成既成  
藐藐言寢廟成而美也若訓有俶為有作則寢廟但言  
成而不言作城郭但言作而不周頌敬之云學有緝熙  
言成文義未備其說未可從也周頌敬之云學有緝熙  
于光明狀學之明也大雅文王云於緝熙敬止彼傳云  
亦必訓為光明矣有緝熙狀向學之明猶有赫狀臨下  
之明也鄭箋亦訓緝熙為光明然謂且欲學於有光明  
之光明者則誤以學為有無之有光明為教者之光  
明又誤以有字為有無之有其說未可從也周頌載芾  
云有餼其香又云有椒其馨皆狀酒醴之馨香也傳云  
香也椒猶餼也餼有椒之狀魯頌閟宮云閟宮有餼  
酒香猶有蕝有衍之狀酒美也魯頌閟宮云閟宮有餼  
狀閟宮之清靜也傳云餼清靜也有餼之狀其商頌長  
通集二 主求恕齋

發云有震且業狀其危懼也傳云業危也案爾雅釋詁  
當訓懼危與懼意本相因正義述毛謂湯未與以前國  
弱而危懼是也且有震且業之狀其危懼猶有蕝有莛之  
狀其敬慎也鄭箋云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計  
惡之業既誤訓震字爲威有字爲有無之有又增子孫  
討惡諸字以釋業字之義其此則傳箋之所未及而可  
說未免迂曲當從毛傳爲正此則傳箋之所未及而可  
比例以求者也又以韓詩考之邶風谷風云有洸有潰  
韓詩說云潰潰不善之貌新臺云新臺有淮有淮即有  
韓詩說云淮鮮貌衛風淇澳云有邶君子有邶即有  
詩說云邶美貌也小雅魚藻云有頌其首韓詩說云頌  
眾貌大雅絲云臯門有閑有閑即有韓詩說云閑盛貌  
以上所引諸商頌殷武云旅楹有閑薛君韓詩章句云  
條俱見釋文

謂閑然大也此條見文選注毛鄭皆不釋有閑之義王  
是詩中之有字說韓詩者或以貌字釋之或以然字釋  
之蓋亦以爲狀物之詞與毛傳鄭箋同意益足徵王說  
之確至於王氏經義述聞訓詩句中之有字亦多以爲  
狀物之詞如小雅車攻云會同有釋毛傳云釋陳也王  
本爾雅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釋蓋盛貌也此  
承上文赤芾金舄而言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釋  
然也商頌那篇爲庸鼓有數毛彼傳曰數數然盛也廣雅  
釋數驛並通凡言有者皆節南山云有實其猗傳云實  
形容之詞故知驛爲盛貌節南山云有實其猗傳云實  
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  
倚之賦谷使齊均也王氏云訓倚爲長無所指實賦  
谷旁倚何得謂之倚乎今案詩之常例凡言有實其  
實有實其猗有略其邦有採其角末一字皆實指其物  
通集二 主求恕齋

有實其猗文義亦然也猗疑讀爲阿古音猗與阿同故  
二字通用楚篇篇篇難其枝即隰桑之隰桑有阿其葉  
有難也魯頌閟宮篇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  
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大雅卷阿曰有卷者  
阿文義正大雅桑柔云大風有隧有空大谷傳云隧道  
與此相似大雅桑柔云大風有隧有空大谷傳云隧道  
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王氏云楚辭九  
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注曰衝隧也據此則古謂衝風  
爲隧風隧之言通疾也有隧在彼空谷傳曰空大也言  
容大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曰空大也言  
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隧矣先言有隧後  
言大谷變文與下爲韻耳猶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習習  
是谷風之狀崔嵬是高山之狀下句先言山後言崔嵬  
亦以爲韻也大風大谷兩不相因不必謂大風出於大  
谷周頌載芾云有依其土傳云依之言愛也婦人來饋  
愛之王氏云依之言殷也馬融注豫卦曰殷盛也小雅  
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依亦壯  
盛之貌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即上文所謂又云有略  
侯疆侯以也鄭箋依訓爲愛殆失其義矣



其相傳云略利也王氏云有實其儲有又云有實其積  
箋云有實實成也王氏云謂露積之庚其形實實然大  
也楚茨曰曾孫之庚如坻如京良邦日積之栗栗其崇  
如嶽則有實其積商頌烈祖云有秩斯祐傳云秩常也  
之謂矣鄭失之天下之常福王氏云有秩斯祐猶之有扁  
斯石秩大貌巧言曰秩秩大猷是也賈子禮篇云祐大  
則日秩矣王氏或以貌字釋有字或以然字釋有字  
或以形字釋有字或即以狀字釋有字且謂凡言有者  
皆形容之詞其說與經傳釋詞正相表裏蓋古人之作  
詩本多形容之詞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于言後人之  
釋詩亦多形容之詞爾雅釋訓一篇多釋詩邵氏正義  
敘之意毛公之釋詩名故訓傳闢難正義云訓  
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訓道形容也故詩句

通集二

三求恕齋

中之有字當訓為狀物之詞者隨在皆有學者必明乎  
此然後有字之義始旁達而無礙矣乃世之淺人不知  
有字是形容之詞故於詩中之有字往往求其解而不  
得遂欲妄改經文以逞其臆說豈非不明古訓者必致  
穿鑿之弊哉

傳箋重言釋一字說

臧氏經義雜記云十三經中惟毛傳最古而最完好其  
訓詁能委曲順經不拘章句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  
因歷舉毛傳為證見二十三卷毛傳文例最古條下二  
條又臧禮堂錢氏養新錄所說與臧氏略同亦引毛傳

鄭箋為證見卷一以重言案二家所云互有詳略然以

全詩考之尚不止此今錄二家所已引者復益其所未  
引者以申明毛鄭說經之例焉如風擊鼓云憂心有仲  
傳云憂心忡忡然此條臧氏王風中谷有雉云條其歎矣  
傳云條條然歎此條臧氏鄭風野有蔓草云露漙漙兮  
傳云漙漙然盛多也此條錢氏陳風宛邱云坎其擊鼓傳  
云坎坎擊鼓聲此條臧氏鄭風匪風云匪風發兮匪車  
偈兮傳云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  
車此條臧氏又云匪風嘒兮傳云嘒嘒無節度也蓼蕭  
云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蕭上露貌白華云有扁斯石

通集二

三求恕齋

傳云扁扁乘石貌以上三條皆大雅生民云后稷呱矣  
傳云后稷呱呱然而泣桑柔云旃旒有翩傳云翩翩在  
路不息也周頌振鷺云振鷺于飛傳云振振羣飛貌此  
經文本一字而毛傳重言者也召南殷其雷云殷其雷  
箋云猶雷殷殷然抑風靜女云彤管有煒箋云赤管煒  
煒然衛風碩人云碩人其頤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佼  
好頤頤然此條錢氏鄭風女曰雞鳴云明星有爛箋云明  
星尚爛爛然丰云子之丰兮箋云面貌丰丰然此條錢氏  
幽風東山云零雨其濛箋云歸又道遇雨濛濛然又云  
敦彼獨宿箋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小雅節南山云式



月斯生箋云言日月益盛也正月云亦孔之炤箋云甚炤炤易見雨無正云俾躬處休箋云使身居安休休然楚茨云苾苾芬孝祀箋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隰桑云隰桑有阿箋云枝條阿阿然長美大雅生民云克岐克疑箋云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疑疑然有所識別也行葦云敦彼行葦箋云敦敦然道旁之葦雲漢云有嘒其星箋云王仰天見眾星順天而行嘒嘒然韓奕云爛其盈門箋云爛爛粲然鮮明且眾多之貌周頌有客云有萋有苴箋云其來威儀萋萋苴苴商頌那云温恭朝夕箋云其禮儀温温然恭敬此經文本一字而鄭箋重言者也却風柏舟云汎汎彼柏舟亦汎汎其流傳云汎汎流貌亦汎汎其流箋云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此條錢氏所引谷風云有汎有潰傳云汎汎武也潰潰怒也箋云君子汎汎然潰潰然衛風氓云唵其笑矣傳云唵唵然笑箋云則唵唵然笑我兀蘭云容兮遂兮垂帶悻悻傳云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悻悻然有節度箋云則悻悻然行止有節度以上三條錢氏俱引王風邱中有麻云將其來施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此條錢氏所引今本作將其來施施大雅雲漢云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箋亦云隆隆而

雷商頌那云庸鼓有數萬舞有奕傳云數數然盛也奕奕然閑也箋云其聲鐘鼓則數數有次序此經文本一字而毛傳鄭箋俱重言者也蓋詩中之單文重文彼此往往同義如温温為恭敬小雅小宛大雅抑而單言温字亦為恭敬商頌那云温恭朝夕箋云其威儀温温然恭敬坎坎為擊鼓聲小雅伐木云坎坎鼓我箋云為我擊鼓坎坎然而單言坎字亦為擊鼓聲陳風宛其擊鼓傳云是其明證詩中此類甚多今略舉邱云坎坎擊鼓聲是其一明證一二以槩其餘後仿此因而毛鄭之釋詩於詩中之單文者亦往往以重文釋之如衛風淇澳云赫兮咺兮傳云赫有明德赫赫然此條錢氏所引云其葉沃若傳云沃若猶沃沃然小雅常棣云鄂不韡韡傳云鄂猶鄂鄂然菁菁者莪云我心則休箋云休者休休然正月云嘒嘒背背傳云嘒嘒猶嘒嘒背背箋云嘒嘒背背相對談語此條錢氏俱引大雅生民云實穎實栗傳云栗其實栗栗然是其明證夫單文與重文義既不殊則詩經單文而傳箋重文亦無足怪矣况作詩者本多形容之詞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凡一字不足以形容者必重言以形容之如關雎云關關雎雎其類甚多不因而毛鄭之釋詩於詩中本止一字者亦往往重言以申明之蓋重言謂之訓訓字本有形容之義詩關雎疏云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訓道形容也邵氏爾雅釋訓正義云古者重語皆為形容之詞



俾風誦者擬諸形容得古人順敘之義故自為一篇故詩人單言之而傳箋重言之者與釋詁釋言單言之而釋訓重言之者其例正同

郭氏釋訓注云悠悠傳傳不丕簡簡存存懋懋庸庸綿綿重言者故舉以例其餘然則毛鄭之釋詩固為深得詩人之意而臧氏錢氏之釋傳箋亦可謂深得毛鄭之意矣

惟臧氏引秦風黃鳥云揣揣其慄傳云慄慄懼也此則未免有誤案傳中慄慄二字岳本作揣揣正義述傳語亦作揣揣今又案前漢之王吉實治韓詩儒林傳本為作慄慄耳

其本傳云吉上疏諫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此條臧氏所謂說者即韓詩之說夫經文但云發兮而說曰發

發經文但云揭兮而說曰揭揭與毛傳所云發發飄風揭揭疾驅之語彼此相同是經文本一字而注家重言以申明之者韓詩亦有此例不獨毛鄭為然矣樂記載

子夏之言曰詩云肅肅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肅肅和也此條臧氏所引詩但言肅而子夏釋之則曰肅肅詩但言肅而子夏釋之則曰肅肅是以重言釋一字者自子

夏已然不自漢儒始矣淺人不知此例乃據注中之重文而改經中之單文為重文何其誣妄之甚耶臧氏歷以證經重文而傳一字之例其識甚卓然其解衛風碩人其頤云玉篇頁部引作頤人頤頤據鄭箋知詩頤字木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此則未免千慮一失十三經校勘記駁之云玉篇依箋聲字耳非六朝時經有作頤人

通集二

三七求恕齋

頤頤之本也釋文十三經校勘記云考經文一字傳箋其頤其機反可證

疊字者多矣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尚爛爛然等是也經籍纂詁凡例云邶風谷風有洸有潰毛傳云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周頌肅肅和鳴樂記云肅肅敬也雍雍和也

皆長言申明之義茲並纂入其說與臧氏錢氏之說正相符合後之讀詩者亦可以知所折衷矣張薛園毛詩鄭讀考序

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以為習其經而讀之據此則周秦以前學經者必先習其讀漢人所謂正讀受讀者漢書藝文志云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後漢書列女

曹世叔妻傳云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從昭受讀其說實昉於斯故舊注之中或言讀如讀若或言讀為讀曰或言當作當為其條目之分亦由此而起後世作義疏者於舊讀率一槩

視之不復加以辨析俗說滋而古義晦矣段氏懋堂得戴氏東原小學之傳欲取漢儒所注詩禮羣經以及國語史漢淮南呂覽等書凡言讀如讀為當為者述漢讀考先成周禮六卷而儀禮則僅成一篇然門徑既開固

足為來者先路之導也寶應張君薛園績學學經作毛詩鄭讀考創稿甫就遂歸道山其同門友孔君力堂為錄清本謀付剞劂其師成君美卿以示毓崧屬為作序

通集二

三七求恕齋



毓崧與薛園同郡而未曾識面前此聞劉君叔俛稱道其人心甚儀之今觀此書之體例全仿懋堂懋堂之書所定三例皆出於心得而其生平持論無不推本於東原宋文正公嘗稱許之謂二人竟如古之師弟子得孔門漢代之家法信乎其為近世所難能也在薛園素志撝謙固未肯早以懋堂自許即芙卿雅懷退讓斷不肯遽以東原自居然師弟之間講學傳經用著述為程課舉凡流俗趨時速化之術無足以動其衷亦可謂不隨風氣為轉移而有志於步趨前哲者矣懋堂儀禮漢讀考雖非完書然得胡氏墨莊推廣其意作儀禮古今文

通集二

三九求恕齋

疏義則其書不啻告成至於周易羣經及國語史漢諸子則尙未有裒輯之者力堂博習親師撰述宏富所作禮記鄭讀考已授梓人由是就懋堂所言者次第編纂與薛園此書相輔而行當亦芙卿所深望者也故連類及之以堅其志焉若夫薛園學行端醇此書援證精確則叔俛之序及芙卿力堂之文所言已備無庸復贅一詞矣

與劉叔俛書

叔俛二兄大人閣下接奉賜函承示欲撰毛詩釋例此乃有功古人之作至於經典中發明數事足徵讀書有

識欽佩實深猥蒙雅意拳拳殷勤下問敢即其所知者姑妄言之以就正焉足下謂秦風道阻且右右即周字引唐風生於道周韓詩周作右為證此說最確攷有杜之杜首章云生於道左次章云生於道右左與右語意本屬相類毛傳云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鄭箋云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夫道左之陽既宜休息則道右之陽不宜休息可知道左之杜特生者人尙不休息則道右之杜特生者人更不休息可知蓋晉武不求賢以自輔君子不歸其涼薄之心日甚一日故次章之言道右較首章之言道左者其意愈深也兼葭篇首

通集二

罕求恕齋

章云道阻且長言其路之遠次章云道阻且躋言其路之難末章云道阻且右言其路之曲語意亦屬相類鄭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雖不破字而所釋最得詩意蓋唐風之周字當作右毛傳云周曲也既與上章左字不相類秦風之右字當作周毛傳云右出其右也又與上章長字躋字不相類未免兩失之矣足下謂孟子引詩以御於家邦御當訓進而斥趙注訓享為非此說亦是攷孟子上文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二及字皆有進意下文云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又云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二推字亦有進意故御字必訓為



進始與文義相符若訓為享則與舉斯心加諸彼句既不相涉而與天下可運於掌句尤不相應矣焦氏亦知當訓為進而迴護趙注未免依違其間不知所謂進者固以一己之德推諸天下國家而非以天下國家之福享諸一己也若夫左傳遇水適火服注云北南行適火雖未明言適字何解然玩其語氣亦有訓敵之義則惠徵君之說固有所本矣詩白茅包之包與誘為韻自當讀如浮音近人言古韻者皆謂包聲孚聲古本同部黃春谷先生則謂包與孚原係一字所著字說中言之最詳然則從包之字皆當讀如孚音可無疑矣至於足下

通集二

望求恕齋

謂周書庸庸與雖雖同當訓為敬則弟縉以為不然康誥庸庸祗威威建言某氏傳云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王氏西莊尚書後案云宣十五年左傳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杜預訓為用可用敬可敬亦與傳同若威威以為刑可刑則非也下文文王敬忌鄭云祗祗威威是則威為畏忌意當為畏可畏解孫氏淵如尚書今古文注疏云威與畏經典通用杜義本古書說則威威當為畏可畏也二說最為允當蓋經傳中之疊字有上下同義者如肅肅為敬雖雖為和是也有上下異義者如善善為好其善惡惡為嫉其惡是也親其親者謂之親親

長其長者謂之長長賢其賢者謂之賢賢貴其貴者謂之貴貴其例為人所共知則用可用者謂之庸庸敬可敬者謂之祗祗其義亦屬可通似未可斥為迂曲况古人引書雖閱有斷章取義而訓詁要不甚相遠若庸字本雖之假借當訓為敬而羊舌職獨以一己之意改訓為用恐東周時大國之名臣未必武斷至此也襄三十一年傳云坊人以時填館宮室孔疏云使此泥屋之人以時泥塗客館之宮室也乍讀之文義似有未安然上文云繕完葺牆李涪刊誤云繕完葺三字於文為繁當是繕字葺牆以書之峻字雕牆為比段氏懋堂駁之

通集二

望求恕齋

云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今人文法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三字重疊耶據此說推之則館宮室三字連文未始不可解也小雅大東篇終日七襄丁酉歲學使祁公觀風鎮江曾出此題丹徒友人某舉以見詢弟答之云說文襄字下曰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解衣者有除去之義引而申之凡物之除去者皆謂之襄爾雅釋言訓襄為除是也除乎此者必復乎彼又引而申之凡物之反復者亦謂之襄毛傳訓襄為反者從引申之義也說文解驥字云馬之低昂也驥字從襄字得聲古人多假襄為驥故襄亦有駕馬之義鄭風大叔于田云



兩服上襄鄭箋云上駕者言爲眾馬之最良也爾雅釋  
言云襄駕也郭注引堯典懷山襄陵爲證鄭箋訓襄爲  
駕者從假借之義也二家之解皆本諸古訓未可偏非  
但如毛說訓襄爲反則終日之間星辰七去七反恐不  
若是之速孔疏申之云終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理雖  
可通然經文本無辰字未免添設不若鄭說之爲得也  
此一時率意之言未可據爲定論望足下察之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周官周禮異名考

漢書藝文志禮類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顏注云  
即今之周官禮也隋書經籍志載馬鄭等人之注沈重  
等人之疏皆冠以周官禮孫略之駁難陳劭之異同評  
亦冠以周官禮蓋隋以前儒者援引此書雖多言周禮  
不過隨俗從省之詞至於著作標題則未有不周官  
者至唐賈氏作正義始定為周禮而後人沿之殊不知

通集三

一求恕齋

周禮本羣經之通名周官乃其一耳左氏昭二年傳云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  
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鄭賈皆以為文下之象辭周公所  
作杜注云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疏云若發凡言例  
皆是周公制之此周易春秋可稱周禮之證文十八年  
傳云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  
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  
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  
九刑不忘杜注云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疏云謂制禮  
之時有此語為此誓耳在後作九刑者記其誓命之言

此周書可稱周禮之證文二年傳云是以魯頌曰春秋  
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  
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  
其姊親而先姑也此周詩可稱周禮之證矧儀禮亦周  
公所制是周禮之名尤當分屬諸儀禮豈周官所得而  
獨擅者哉若夫書之周官真古文久逸今所傳者乃偽  
古文東漢時尚未出也鄭大夫父子以此六篇當之其  
說早為康成所駁賈氏引鄭元序云按尚書盤庚康誥  
說命泰誓之屬今多者不過三千言  
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為辭若臣相詰命之語周禮  
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無庸  
復贅一詞矣

通集三

二求恕齋

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上篇

禮記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康成據此  
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左氏宣五年正  
義云儀禮昏禮  
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據之作有自以難左  
氏鄭元疏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  
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今按郊特牲上文有冠義  
之語正義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故云冠  
義據此則郊特牲本引古冠義之  
文故鄭君言冠義不言郊特牲也賈服釋左氏隱八年  
傳鄭公子忽逆婦媯先配而後祖以為禮齊而未配大  
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  
左氏隱八年傳云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  
亥以媯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  
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正義引  
賈注云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禮



記曾子問正義云若買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乃始成昏改譏鄭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後儒多不謂然以為別無可證今按先廟見後成昏之禮見於列女傳者莫著於宋恭伯姬列女貞順傳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道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春秋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春秋於成公九年特書伯姬歸於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三傳之舊注皆主此義春秋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正義引服注云謂成昏公羊傳云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何注云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成婦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為父母安榮之書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徐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潔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穀梁通集三

傳云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揚疏引徐邈注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為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今按列女傳云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此徐說所本蓋子政所治春秋本穀梁家也其下文云還復公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云云與左傳合又云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與公羊傳合是此事本兼采三傳也顧氏廣圻列女傳考證云不肯聽命不見三傳蓋采他書也此未考服注何注徐注而止據杜注范注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列女貞順傳云齊孝孟姬耳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列女貞順傳云齊孝孟姬耳八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於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其事雖未載於春秋然所述送女之誠詞與穀梁桓三年傳略同是必穀梁家相傳古義而子政采之也列女貞順傳云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離房之中結其衿縞滅之日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東

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縞父母之言謂何穀梁桓三年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日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日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日謹慎從爾父之言今按說苑修文篇述諸侯親迎之禮云夫人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日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列女傳與說苑並出子政之手所述送女誠詞蓋穀梁家之緒論也

魯僖公十八年齊孝公即位二十七年齊孝公薨左氏八年傳云夏五月宋敗齊師於鹹立孝公既即位乃公而還二十七年傳云夏齊孝公薨立孟姬為夫人核其時代在鄭婦嬀之後宋伯姬之前伯姬所配者宋公孟姬所配者齊侯其位皆諸侯夫人而所行如此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通集三

信有徵矣鄭婦嬀所配者公子忽其位在諸侯夫人之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之上而所行若彼則鍼子所譏先配後祖者非無說矣春秋文公四年夏逆婦姜於齊穀梁傳以為責其成禮於齊范甯范邵復申明其說謂譏公而兼貶夫人穀梁傳云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氏何也夫人與有貶也范甯注訓非為責又引其從弟邵云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夫不待反魯廟見而遽在齊成昏較諸公子忽反鄭成昏更為非禮不特與宋伯姬相反抑且與齊孟姬迥殊宜其為議禮者所責也然則觀於春秋褒伯姬穀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婦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



上之昏禮不同於士之昏禮固確然有憑矣左氏隱八年正義云

按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今按賈服所言者大夫以上之昏禮非士之昏禮也正義所言味嫌若夫尚書言禹娶塗山辛壬癸甲據鄭康成注

登用之年始娶於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治水則是娶後始受治水之命安見其非先廟見後成昏乎尚書正義云娶於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今按禹本崇伯之子其娶塗山氏當至崇國行廟見之禮斷非就妻家

成昏若後世贅壻之事正義之說是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此既娶以後禹往治水塗山氏歸甯母家之事耳吳越春秋卷四云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婚此即如某氏

因呂氏春秋之語從而附會其說非實事也傳以為已嘗治水輟事成昏某氏傳云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正義云孔

五求怨齋

通集三

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今按禮記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當洪水時以治水為急故特改新昏不使之條而謹守君言不宿之戒鄭注以為既成昏始受命其說是也公羊哀三年傳云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當治水時以王事為急故既娶猶過門不入豈未娶而輟事成昏某氏傳以亦不為先治水後成昏其說非也今姑就傳說言之

過出自一時權宜其不俟廟見而成昏正猶舜之不告父母而先娶所謂非常之事不可以常禮論也何得執此而謂大夫以上之昏禮本若是哉左氏隱八年正義云禹娶塗山四日

即行去而有啟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今按正義不知賈說合於古禮又不知某氏傳所言禹事係變禮而非常禮惟知曲徇杜注至於諸家釋先配後祖而反謂賈說為謬不亦傾乎

者鄭仲師以祖為祭饌鄭康成以祖為祓道杜元凱以祖為出告祖廟其說均有未安杜注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

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正義云鄭眾以配為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按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祖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元以祖為祓道之祭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按傳既言入於鄭乃云先配而後祖甯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配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沈氏欽尊幼學堂文稿先配而後祖解云若杜預之說乃似是而非者也貴為國君世子且為有禮之莊公乃不如楚之公子圍乎且鍼子已在鄭必灼然於耳目清議若先未告廟左氏豈不能出一語駁絕而待鍼子之定也沈氏欽韓以祖為反告祖廟雖較他說為長沈氏補注云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於廟其反也復告至於廟忽受君父離子之命於廟以逆其婦反而不告至是

廟其過較重鍼子不應捨其所重而譏其所輕沈氏既述反國告至之儀而兼及廟見成婦之禮沈氏左傳補注云徑安配

子日不為夫婦是則孔子未成婦之義也仍不越賈服範圍之外特於大夫以上之昏禮未經詳核故為此游疑兩可之言耳沈氏先配而後祖解云不知賈所謂三

說纓也若謂大夫以上與士異經典無文以明之今按禮記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卿大夫本有別宮可知天子諸侯之多別宮更不待言何必以別宮為問又何必以祔與不說纓為疑至於大夫以上

者鄭仲師以祖為祭饌鄭康成以祖為祓道杜元凱以

祖為出告祖廟其說均有未安杜注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

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正義云鄭眾以配為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按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祖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元以祖為祓道之祭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按傳既言入於鄭乃云先配而後祖甯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配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沈氏欽尊幼學堂文稿先配而後祖解云若杜預之說乃似是而非者也貴為國君世子且為有禮之莊公乃不如楚之公子圍乎且鍼子已在鄭必灼然於耳目清議若先未告廟左氏豈不能出一語駁絕而待鍼子之定也沈氏欽韓以祖為反告祖廟雖較他說為長沈氏補注云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於廟其反也復告至於廟忽受君父離子之命於廟以逆其婦反而不告至是

論也沈氏欽韓以祖為反告祖廟雖較他說為長沈氏補注云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於廟其反也復告至於廟忽受君父離子之命於廟以逆其婦反而不告至是

廟其過較重鍼子不應捨其所重而譏其所輕沈氏既述反國告至之儀而兼及廟見成婦之禮沈氏左傳補注云徑安配

子日不為夫婦是則孔子未成婦之義也仍不越賈服範圍之外特於大夫以上之昏禮未經詳核故為此游疑兩可之言耳沈氏先配而後祖解云不知賈所謂三

說纓也若謂大夫以上與士異經典無文以明之今按禮記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卿大夫本有別宮可知天子諸侯之多別宮更不待言何必以別宮為問又何必以祔與不說纓為疑至於大夫以上

別宮為問又何必以祔與不說纓為疑至於大夫以上

別宮為問又何必以祔與不說纓為疑至於大夫以上

別宮為問又何必以祔與不說纓為疑至於大夫以上

別宮為問又何必以祔與不說纓為疑至於大夫以上

別宮為問又何必以祔與不說纓為疑至於大夫以上

別宮為問又何必以祔與不說纓為疑至於大夫以上

別宮為問又何必以祔與不說纓為疑至於大夫以上

別宮為問又何必以祔與不說纓為疑至於大夫以上



昏禮與士昏禮異其說見於春秋三傳亦不得以為經  
典無文沈氏左傳補注引玉篇集韻之饋女以解春秋  
三傳之致女是據俗禮以改古注與俞氏變力持祖道  
列女傳所言不符其說未可從也  
之說委曲附會以求通俞氏在陳三日則配已三日矣  
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言忽不  
當成昏於陳當以親迎日即行苛辭詈之以誣道神為  
誣其祖者春秋時占驗家多斷章展轉生義昭公七年  
傳衛靈公名元孔烝鉏筮得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  
昭十一年傳葬齊歸公不感晉史趙曰必為魯郊歸姓  
也不思親親不歸也陳鍼子說祖史朝說元史趙說歸  
不為與要一也今按占驗可以斷章取義與禮不可以  
斷章取義俞氏此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且自來釋左  
傳者於鍼子均無貶詞而俞氏獨其說雖墨守康成然  
以為不忠君命未免好為異論  
康成注禮記坊記即引伯姬歸宋季孫致女以證恐事  
之違婦不親夫是先廟見後成昏之禮鄭君固嘗援據

通集三

七求恕齋

之矣禮記坊記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  
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  
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  
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  
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  
有違而致之也今按說文云親至也鄭注以不親夫釋  
不至蓋親可訓至亦可訓親所謂不親夫者即列女  
傳所謂伯姬不肯聽命是鄭君之意固以致女為成昏  
矣其兼言孝舅姑者蓋以善事夫者必能孝於舅姑故  
連類及之耳要之坊記言恐事之違鄭注言恐其有違  
猶孟子言無違夫子皆以事夫之禮為主與士其以祖  
昏禮言夙夜無違命無違宮事其義一而已矣其以祖  
為祖道乃駁五經異義之詞詩魏風葛屨正義引駁異  
是其當夕成昏也今按五經異義此條原文雖無可考  
然駁異義主當夕成昏之說則異義必主先廟見後成  
昏之說蓋許君受業賈侍中與義多從其說也禮記曾  
子問正義云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  
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成九年季文子如宋  
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

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為祖道之祭應先為祖道  
然後配合今乃先為配合而後為祖道之祭蓋異義謂  
正義所引鄭說互有詳略疑皆駁異義之語蓋異義謂  
三月成昏故以祖為廟見致女為成昏此從賈注而按  
此證也駁異義謂當夕成昏故以祖為祖道致女為教  
孝此不從賈注而斥此證也合禮記左傳兩疏所引鄭  
說與詩疏所引鄭說參互考之可見駁異義之大指矣  
近之人輯錄駁異義者但采詩疏所引不采禮記左傳  
兩疏所引蓋因其未標駁異義之名也然致女成昏之  
禮三傳舊說彼此相同鄭君駁異義之語則將以與禮  
書皆不應牽涉及此相謂非駁異義之語則將以與禮  
為何書之語耶特無明文為證止可附錄於後耳與禮  
注迥殊係早年未定之論當以禮注為正也禮記王制  
異義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  
今之正衛耳陳氏壽祺與義疏證云先鄭注周禮云征  
之者給公上事也此許君所據及鄭君引今之正衛之  
制是也然鄭君周禮太宰九賦注云賦口率出泉也今  
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鄭大夫國中自七尺  
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賦  
八求恕齋

通集三

八求恕齋

亦云以時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則周禮注不以征為  
胥徒與駁異義自異也據此是駁異義在前注禮在後  
故鄭司農之說駁異義從之而周禮注不從之也况服  
子慎左傳注多與鄭君不謀而同鄭君因已所注者未  
成遂出稿以相贈世說新語卷三文學門云鄭元欲注  
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元聽之  
良久多與已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向未了聽君  
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安知其注先配後祖不亦如  
坊記注改從賈注而與服注適相合歟試思三國時陸  
公紀之女鬱生貞節與齊孟姬宋伯姬相埒姚德祐上  
表於吳主稱其侍廟三月婦禮未卒三國志陸績傳注  
女名曰鬱生姚信集有表稱之日臣竊見故鬱林太守  
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



三適同都張白侍  
廟三月婦禮未卒則是先廟見後成昏漢以後倘有行  
之者矣豈可不加掣究而輕議古禮也哉

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中篇

古人昏禮士以下無致女之儀而大夫以上有之其事

書於春秋其辭載於曲禮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  
姓於國若曰備酒漿於大夫  
及大夫不及士者士卑故也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  
致女此云納女故云納女猶致女也今按納女之辭天  
子諸侯大夫皆有之而士庶人無之者天子諸侯大夫  
皆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則當夕成昏故士以下  
有致女不致女之殊非第以位尊位卑之別也無反馬之法而大夫以上有之其事見於左傳春秋宣  
公五年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  
傳云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

通集三

九求恕齋

謙不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正義引何休左氏膏肓  
言禮無反馬之法又引鄭元箴膏肓云主人乘墨車從  
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  
夫家之車也詩鶴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  
于歸百兩御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  
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  
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其象著  
之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其象著  
於易父歸妹六三爻辭云反歸以娣虞注云震為反  
云反馬者震為馬故以四之三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  
為女家之馬二之四反之也

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曲禮鄭注云婿不親迎則  
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  
婿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  
月伯姬歸於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  
女是反馬者夫家之禮不親迎固當反馬親迎亦當反  
馬杜預宣五年左傳注云高固送與叔姬俱甯甯故經傳  
具見以示譏正義云是說蓋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

宜親行耳士昏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  
見於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  
也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或不盡  
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行蓋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

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左氏宣五年傳正義引箴膏  
肓云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  
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今按士昏  
禮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說本此又考左傳上文  
云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注云留公強  
成昏據此是結昏之時本不以禮則成昏之期未必如  
禮其先廟見後成昏與先成昏後廟見均未可知而三  
月祭行然後反馬則大夫以上之昏禮本若是矣縱使  
成昏之期已改而反馬之禮猶存譬諸告朔之典已虛  
而餼羊之事猶在尚何藉是以推明古制考證舊章也

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左氏宣五年傳正義  
云曾子問篇稱稱孔  
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  
也鄭元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

通集三

十求恕齋

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  
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反馬與留車相對為文鄭康  
成箴膏肓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左氏宣五  
年傳正義

引其發明禮意最精誠以留車者備其大歸反馬者示  
其偕老詩召南鵲巢正義云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泉  
水云還車言適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  
以歸是其義也儀禮士昏禮正義云何彼穠矣篇曰曷  
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  
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車可知以此鄭箴膏肓  
言之則知大夫以上嫁女自以其車送之若然詩注以  
為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以爲齊侯嫁女乘其母  
王姬始嫁時車送之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  
也左氏宣五年正義云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  
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

必俟反馬以後乃為婦道克成當其反馬以前猶慮夫  
家見出左氏宣五年傳正義云女既適人當稱夫族叔  
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新歸於夫







所言足見已嫁者仍而教女之禮於是乎備矣一則以當奉教於傳母矣

慎擇婦之禮也古者舅姑為子擇婦極其慎重將聘必

審其家世大戴禮保傅篇云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

之關雖禮之冠昏易之乾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孫

慈孝三族輔之今按新書胎教篇與此略同蓋編禮記

者即采自賈子耳其所引易與禮記經解所引略同蓋

易之逸既娶必察其性情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

也然後可得惟是士以下之擇婦止繫乎閨門故先成

昏而後廟見大夫以上之擇婦有關乎家國故先廟見

而後成昏禮記昏義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

栗段脩以見贊禮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鄭注云成其為

婦之禮也贊禮婦此士以下之昏禮昏義下文云舅姑

當作禮贊之誤也此士以下之昏禮入室婦以特豚饋

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鄭注云

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正

義云此即士昏禮也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

非惟特豚而已雖以士為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

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故士昏禮

舅姑禮婦禮婦既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今按以士昏

禮考之舅姑卒食之後婦餞其饌婦餞之後厥明無義士

饋既已徹饌餞餘若再行饗婦之禮未免重複無義士

昏禮之饗婦必在盟饋之次日無疑其不言厥明者從

省文耳觀於下文云舅饗送者姑饗婦人送者鄭彼注

云凡饗速之賈疏云凡速者皆就館速之既日就館速

之則必另是一日不與饗婦同日可知其不言異日者

亦省文耳否則成昏之次日婦見舅姑贊禮婦盟饋

通集三

十三求恕齋

拜時婦奔喪義云夫稱妻者係夫之言稱婦者有舅姑

之辭而代中有三日行散或上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

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日無可致敬又未悉嘗聞今人

以為非妻乎又記曰婦共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

明婦順設有婚三日而夫有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

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鄭注云謂舅姑沒

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鄭注云謂舅姑沒

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盟饋特豚於室萬氏斯

大禮記偶箋云三月廟見即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

後祭行也謂祭於高曾祖廟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

而祭於廟即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

菜也孔氏謂廟見祭廟只是事然則此大夫以上之

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此大夫以上之

昏禮不遷於祖不附於皇姑婿不杖不非不次歸葬於

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今按所謂女未廟見而死係指

大夫以上既廟見乃成昏者而言故不稱婦而稱女若

士以下先成昏後廟見者昏之次日見於舅姑即為

成婦縱或未廟見而死亦不歸葬於女氏之黨矣蓋

廟見始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大夫以上贊禮婦盟

禮今無明文可證然禮記昏義謂贊禮婦為成婦禮婦

以特豚饋為明婦順舅姑饗婦降自階為成婦禮婦

皆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

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

後其必至三月者欲待經歷一時之久知其情性之賢

江氏承禮記訓義擇言云疏謂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

乃可以事神亦不然古人之意蓋欲遲之一時觀其婦

通集三

十三求恕齋



後言稱夫者不願舅姑不和室  
人雖有善者猶不為稱夫也  
交注云兒進在四見初進之初在兒後故反歸以婦張  
氏惠言虞氏易禮云三之四正位則初亦正而應之象  
女反馬之後進婦可以奉宗廟  
其婦於君子  
祭行時必有四時之祭率三月一舉婦之廟見依於時  
祭時祭必有主婦焉且亞獻有諸婦助祭所取而為  
豕婦也舅存則從姑舅沒則姑老而婦即為主婦所取  
而為取婦也亦必從姑若宗婦故必於時祭之先擇日  
行之而後可壻可以見外舅姑  
壻見日某以得為外婿謂請親主人對日某以得為外  
婿謂之數某之子未得濯灑於祭祀是以未敢見疏云  
亦如三月婦廟見一時天氣變婦道成故見外舅姑又  
云以其自此以前未廟見未得祭祀故未敢相見也  
而擇婦之禮於是乎成矣一則以全出妻之禮也古者  
夫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書於春秋而禮

通集三

十五求怨齋

有七出之文用免維家之索  
左氏莊二十七年傳云凡  
歸夫人歸甯日如某出日歸於某文十八年傳云夫人  
姜氏歸於齊大歸也大歸禮本命篇云婦有七去列女  
賢明傳云且婦人有七見去公羊莊十七年傳注云婦  
人有七棄白虎通諫諍篇云婦有七出錢氏大昕潛研  
堂文集禮記答問云此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  
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婦以人合者也可制以去就之  
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嫁日歸出亦曰歸自七出之  
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  
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願士以下門  
者猶欲合之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  
願士以下門  
楣罕貴出妻者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閭閻多崇出妻者  
其情難處先王知其然也故易於出者使之先成昏後  
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蓋欲未昏時熟議  
去留則既昏後免貽尤悔其有未成昏而見出者仍得

以處子更適他人則於嚴峻之中仍寓忠厚之意傳所  
謂棄妻令可嫁者雖指隱其過失而言  
白虎通諫諍篇  
乎傳日絕交令可友棄妻  
然施諸尚未成昏者則彌見  
其確切觀於歸妹上六為宗廟之爻其爻辭所云承筐  
无實判羊无血即係未廟見成昏而被出之事故不言  
夫婦而言士女  
歸妹上六爻辭云女承筐无實士判羊  
也此象鹽饋非祭禮士以特豚笄菜諸侯之禮其判羊  
歟筐所盛則亦祭也言无實无血者謂二五不易位則  
陰不從陽无以奉宗廟承祭祀故稱女不稱婦明失婦  
順也今按鄭康成本周易作匡儀禮特牲饋食禮疏  
引鄭注云宗廟之禮主婦奉匡米詩魏風葛屨正義引  
鄭注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據此是承筐本指祭禮則  
判羊亦指祭禮可知張氏謂此象鹽饋稍有未審然其  
解釋稱文不稱婦之故則探得經義與鄭注三月祭行

通集三

十六求怨齋

之語互相發明荀子非相篇云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  
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楊注云士者未娶妻之稱此張  
說所  
蓋娶妻者本求其助事宗廟  
禮記祭統云既內自  
也故國君娶夫人之辭日請君之玉女與寡  
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出妻者亦  
斥其不共榮盛  
禮記雜記下云妻出夫使人致之日某  
侍  
良以妻之事夫義合則為宗廟主  
禮記哀公問云合  
聖之後以為天地  
義離則與宗廟絕  
儀禮喪服傳云出  
宗廟社稷之主  
義離則與宗廟絕  
儀禮喪服傳云出  
族無施服賈疏云嫁來承奉宗廟與族相連綴今出則  
與族絕故云絕族也詩衛風河廣正義云母出與廟絕  
若被出者不俟廟見成昏則本未主宗廟黍盛何必更  
言與廟絕乎是以出妻當遠送咏於風詩  
白虎通嫁娶  
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詩云  
薄送我畿今按邶風谷風篇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毛



傳云畿門內也鄭箋云進近也言君子與己訣別不能  
遠維近耳送我於門內無恩之甚據此則出妻本有  
相送之禮且不當出妻必遜詞載於雜記雜記下云諸  
止送於門內矣  
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人使者將命  
日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子  
執事鄭注云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  
絕正義云禮尚謙退不欲指斥夫人所犯之罪故引過  
歸無論成昏未成昏皆循此禮而未成昏者較諸已成  
昏者更為得宜可謂仁義兼全情法兩盡既不至匿取  
舍垢亦不至隙末凶終而出妻之禮於是乎定矣要之  
士以下無世祿大夫以上有世祿  
詩大雅文王正義引  
五經異義云左氏說  
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  
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謹按尚書世選爾勞論語曰繼絕世世謂卿大夫  
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却周制世祿也無世  
通集三  
十七求恕齋

祿者居必狹隘罕有異宮  
儀禮喪服傳云故有東宮有  
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賈疏云  
按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  
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亦為四方之宮也  
有世祿者  
居必寬宏且多別館  
春秋莊元九年秋築王姬之館公羊  
傳云主王姬者於路寢則不可小  
寢則廉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  
何注云謂女公子也知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今  
按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鄭注  
云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  
之舍則已卑矣據此則女子本有異宮卿大夫以上新  
婦未廟見成昏者無妨居女姑女叔之宮非若王姬下  
嫁不能居宗國女公子之  
舍也則不必更築館矣  
無異宮者成昏必在當夕有  
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且士庶人嫁娶多遲而天子諸  
侯大夫嫁娶較早  
禮記昏義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古春  
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  
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許君謹按文王十五而生  
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入君早昏娶范氏穀梁文十二

年傳注云甯謂禮為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  
此又士大夫之禮楊疏云謂喪服所言多陳士大夫之  
禮猶不待二十明諸侯以上早娶禮在不疑也通典卷  
五十九男女婚嫁年紀議云三十二而嫁娶者周官  
云掌萬民之判即取庶之禮也服經為夫姊之長殤士  
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  
賤之異而婚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  
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  
嫁娶遲者成昏  
於當夕則無遲暮之憂嫁娶早者成昏於異時則無太  
早之慮此大夫以上之昏禮所以與士昏禮不同  
儀禮商云說者曰古者三十而有室五十服官政乃為  
大夫大夫亦不當有昏禮有之備改娶耳愚謂先王之  
制仕者世祿不世官足知卿之子孫即食卿之祿大夫  
之子孫即食大夫之祿既食卿大夫之祿即行卿大夫  
之禮固不必身為卿大夫也大夫之有昏禮曷足怪若  
以為備改娶不思昏屬嘉禮聖人豈預為不祥之目哉  
然則大夫何以無冠禮曰成  
而揆之人情固非窒礙而  
人之始固不得而假之也  
通集三  
式求恕齋

難用也後世未昏之婦童養於夫家者士以下頗多而  
大夫以上甚少與古人留車反馬之禮情事迥殊故有  
以男女長成室廬湫隘無深宮因門之隔至經年累月  
之久而遷延未昏者此乃流俗之所行非古禮之所許  
矣乃議者不責流俗之失而反以古禮為疑是又烏知  
禮意也歟  
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下篇  
禮記仲尼燕居云不能詩於禮繆鄭注云繆誤也歌詩  
所以通禮意也由是言之詩與禮本相貫通明乎詩意  
者即知禮意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其禮仍



當取證於詩矣周南關雎序云后妃之德也今按詩中

三言特菜謂祀宗廟所用之菹其言流之采之芼之謂

續御助后妃以其祭祀之毛傳云菹菜也菹菜左右流

鄭有謂之德乃能其苾苾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

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四章云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鄭箋云言后妃既得苾苾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

五章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毛傳云毛芼也鄭箋云言

后妃既得苾苾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此經序無言

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芻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菜若其

言琴瑟鐘鼓謂祭宗廟時上下之樂皆作關雎四章云

傳云宜以琴瑟友樂之鄭箋云言賢女之助后妃其苾

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其苾苾之時樂必作五章

云鐘鼓樂之毛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鄭箋云琴

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其苾苾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

禮也正義云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因聽其四言窈

窕淑女明其行祭之前尙未成昏其特言君子好逖明

其行祭之後可以配匹關雎首章云窈窕淑女君子好

逖也言后妃有德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

子之好匹鄭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善則幽閒

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親妾之怨者言皆

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姚姬姜之怨者言皆

盧文鈔謂傳以淑女指后妃疏說非毛旨也序云是以配

字異音義同也據郭邵所言推之逖與仇同仇與配同

逖仇如配皆訓為匹詩言君子好逖故序言宜配君子

好逖與宜配其義一也禮記緇衣引詩云君子好仇鄭

彼注訓仇為匹是也詩箋訓仇為怨非也然則二章四

章五章所言窈窕淑女並與君子有敵偶之意匡衡說

鄭以淑女為眾妾不若毛以淑女為后妃矣匡衡說

齊詩關雎君子好仇謂后夫人奉神靈之統能致其貞

淑然後可配至尊而為宗廟主釋其語意蓋言能奉神

靈乃能配至尊與毛詩之義相合漢書匡衡傳云衡上

如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

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

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

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

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

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

之端也今按儒林傳云后蒼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

師丹伏理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是衡所謂聞之

師者即齊由是言之天子之后妃固先行祭後成昏矣

詩之說也召南采芻序云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

失職矣鄭箋云奉祭祀者采芻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

在公也禮記射義云采芻者樂不失職也鄭今按詩中

兩言采芻謂祀宗廟所用之菹采芻首章云于以采芻

三求怨齊

通集三

九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三求怨齊



僮夙夜在公者謂助祭之始視濯髮而至廟中采藥毛首飾也僮僮疎敬也夙早也鄭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髮之事正義云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饋饗於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爲濯髮饋饗之事也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不約少牢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以下人君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其言被之而薄言則大宗伯視濯濯王后不視矣

還歸謂助祭之餘釋祭服而反燕寢采藥三章毛傳云有僕也鄭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其威儀正義云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被即周禮之次儀禮言歸故明之燕寢夫人常居之處被即周禮之次儀禮之髮髮婦人服之於新嫁之初采藥三章鄭箋云主婦髮髮正義云此主婦髮

通集三

三求恕齋

鬻在少牢之經箋云禮記曰者誤也今按儀禮少牢饋食禮云主婦被錫鄭彼注云被錫讀爲髮髮此周禮所謂次也土昏禮云女次純衣纁纁鄭彼注云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天官追師云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鄭彼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髮服之

以見王昏禮女次純衣纁纁鄭彼注云次首飾也

衣服與王后同合觀三注王后見王服次則夫人於其國君亦服次可知士妻初嫁服次則夫人初嫁亦服次可知

是故將助祭之時夫人服次以視濯髮方助祭之頃

夫人服副以執豆籩采藥三章正義云知祭畢釋祭服副矣故知祭畢至於既離廟中將反燕寢若在平日但皆釋祭服也

服纁笄而茲必服次還歸者以其將成昏禮周禮追師鄭注云王后之燕居亦纁笄總而已賈疏云案士冠禮纁長六尺以緇髮笄者所以安髮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燕居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而居時也此經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纁笄詩齊風雞鳴

云東方朔矣朝既昌矣毛傳云東方朔則夫人纁笄而朝正義云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日纁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纁笄而朝者燕見而非禮見以周禮注疏及毛詩傳疏參互考之於王夫人禮見於君則當服次至於成昏尤最重之禮其相見必當蓋能奉宗廟之祭斯能稱夫人之職耳由此言之諸侯之夫人亦先行祭後成昏矣草蟲序云大

通集三

三求恕齋

廟祭祀之鉶羹草蟲次章云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毛傳蕨一名鼈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文選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注引毛詩義疏云蕨山茶也三章云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毛傳云薇菜也正義云陸璣云蕨菜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蕨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

之以供宗廟祭祀今按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云鉶羹牛羞羊若豕薇皆有滑鄭注云滑蕨莖之屬賈疏云按士虞記云鉶用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苜蓿注云苜蓿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用乾苜蓿此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據此是薇可毛鉶羹則葵亦可毛鉶羹矣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云蕨滑美如葵據此則蕨與葵品味相近葵可滑鉶羹則蕨亦可滑鉶羹矣鄭注以滑爲蕨莖之屬蕨與薇皆莖莖之屬也禮記內則以滑粉榆與蕨莖並言足證之屬二字所包者廣矣其三

言未見君子謂初嫁三月之前尚未成昏慮其被出草首章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毛傳云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鄭箋云憂不當君子無以爲父母正義云若不當夫氏爲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今按次章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毛傳云忡忡憂也亦憂其被出歸宗也三章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毛傳云然實由於未見君子毛公言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蓋因雖嫁而尚未成昏故憂其被出耳其三言



亦既見止亦既覲止謂新嫁三月之後既已成禮可不

歸宗 草蟲首章云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降毛傳云止辭也親遇降下也鄭箋云既覲謂已昏也始

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甯父母故

心下也次章云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說毛傳云

說服也三章云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夷毛傳云

夷平也今按心說心夷與心降相近而與心憂心傷心

悲相反因既見君子而成 蓋采薇采蕨之時猶未行祭

見止覲止之際方始成昏是祭之禮行於前昏之禮行

於後此即毛傳所謂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

亦即序所謂大夫妻能以禮自防耳鄭箋以未見為在

塗既見為同牢而食因謂采蕨采薇為在塗所見

君子者謂在塗時也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言我也我

采者在塗而見采蕨采薇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若

欲得禮以 然而采蕨於沼沚采蘋於南澗采藻於行潦

自喻也 皆非在塗所見則采蕨薇於南山亦非在塗所見可知

况所謂未見者言未見其接待非未見其容儀誠以親

迎已見容儀不待同牢之際成昏乃見接待非指同牢

之時 草蟲正義云按昏義云婿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

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今按正義以未見為未

見接待非謂未見其面目其說是矣然仍從鄭說以未見

為在塗時既見為同牢時其說非也若同牢即可謂之

接待則親迎亦可謂之接待何得謂在塗時未接待乎

若謂未見君子指不親迎而言非指未成昏者而言

則凡當夕成昏者縱被出歸宗亦必待至次日斷無初

通集三

三五求恕齋

憂乎然則詩言未見君子者即賈氏左傳注所言禮齊

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成昏蓋雖同牢而食尙未同室

而居此三月之中無事不當相見故必俟采蕨薇以供

祭之後始見接待於君子也由此言之卿大夫之內子

命婦又先行祭後成昏矣采蘋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

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祭祀矣鄭箋云此言能

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

觀之事以為法度 禮記射義云采蘋者樂循法也鄭注

謂以采蘋喻循法 今按詩中言采蘋采藻謂將嫁之先

祭女所出祖也而既嫁之後祭夫所出祖可循其法度

焉 采蘋首章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

潦毛傳云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鄭箋云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 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 其言盛之筐筥湘

之筥筥謂將嫁之先薦錡羹於女氏之廟也而既嫁之

後薦錡羹於夫家之廟可循其法度焉 采蘋次章云于

以于以湘之維筥及釜毛傳云方日筐圓日筥湘亨也

筥筥屬有足日筥無足日釜鄭箋云亨蘋藻者於魚酒

羹之中是錡 其言奠之宗室尸之季女謂將嫁之先主祭

於母家大宗之廟也而既嫁之後助祭於夫族大宗之

廟可循其法度焉 采蘋三章云于以奠之宗室廟下誰

室大宗之廟也尸 此教成主祭之禮牲不用牢而用魚

主齊敬季少也 采蘋首章鄭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

宗室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故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

通集三

三五求恕齋



成之祭牲用魚毛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正義云成婦順以上皆昏義文今按禮記昏義祭在上毛用作魚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經義述聞云教成祭之當作教成之祭謂三月教成乃祭女所出之祖而告之故曰教成之祭其祭以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與正祭之用牲牢者不同召南采蘋箋全用此文而云教成之祭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引昏義亦作奠不在室奧而在牖下采蘋三章毛傳云大婦下鄭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正義云箋知牖下戶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為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城之義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皆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上右几是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王肅以為設之於奧與即牖下自云述毛非傳旨也又經典未有以奧為牖下者矣

通集三

三求怨齋

**羹不使主婦而使季女**  
采蘋三章毛傳云古之將嫁女之以蘋藻鄭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侯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禮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俎實男子設之其案盛蓋以黍稷正義云以士昏禮云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明父禮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為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義故據以言之知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其案盛蓋以黍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與成婦助祭之禮不同然而季蘭主祭之日其齊明忠信已昭  
采蘋三章毛傳云蘋藻薄物器也少女微主也正義云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心伯仲處小也義二十八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日苟有明信謂宗室之毛蘋藻薄物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橫

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芻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以為說教傳歷則新婦助祭之時其柔順潔清必著采蘋首章之言賓也潔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之以為戒正義云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潔浴也欲使婦人自潔清左傳日女贊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王肅謂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雖但言為婦助祭不言為女主祭於詩中大義得其偏未得其全而與小序所云能循法度鄭箋所云能循為女時所學所觀均不相背蓋大夫之妻雖已嫁而三月之中尙未成昏故不稱命婦而稱季女足證教成之祭與成婦之祭實相表裏為女時學祭禮為婦時行祭禮先行祭

通集三

三求怨齋

**後成昏耳**  
采蘋小序箋云女子十年不出學女事以共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正義云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禮相助奠者言非直觀薦獻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觀之然則采蘋與草蟲相連皆言卿大夫之皆為婦當知之然則采蘋與草蟲相連皆言卿大夫之妻彼此可以互證而草蟲多言成昏以後采蘋止言成昏以前故說者謂當從儀禮齊詩移采蘋於草蟲之上也  
詩譜正義云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王氏應麟三家詩考引曹氏詩說云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丁儉卿先生詩考補注云考之漢書后蒼作齊詩又傳儀禮十七篇則儀禮之先采蘋或齊詩之學曹氏之說有自來矣  
 若夫采蘋所言教成之祭固專言卿大夫之家然推之天子諸侯其教女尤當如此則關雎采蘋之義亦不妨



援證於采蘋矣要之蘋蘩蕒藻之爲菜左氏本有明文  
薇蕨之爲菜亦見於傳注而苳菜之語更顯著於詩詞  
則諸篇所咏菜名當即廟見時所奠筭菜士昏禮鄭注  
疑其菜用菹士昏禮云乃奠菜鄭注云蓋用菹賈疏云  
義取早起菹栗治股自脩則此亦取謹敬因內夫菹本  
則有菹荳粉榆供養是以疑用菹故云蓋也  
苳菜所用薇蕨蘋藻亦苳菜所用菹可爲奠筭之菜則  
薇蕨蘋藻亦可爲奠筭之菜至於苳菜疏家謂用以實  
豆非用以苳菜關雎次章正義云按天官醢人陳四豆  
之采蘋首章正義云實無苳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  
九嬭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即王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  
雎箋云后妃供苳菜之菹亦不爲苳菜苳菜知爲苳菜以  
致成之祭牲用魚苳之以蘋藻故知爲苳菜且使季女設

通集三

毛求恕齋

之不以為薦事爲然蘋藻既皆用以苳菜則苳菜未見止  
重與此異也  
能實豆即使止能實豆而供苳菜者既可以供奠筭則  
供實豆者亦可以供奠筭蓋苳菜蘋蘩蕒藻薇蕨采之  
者兼備廟見助祭之用廟見時用之於奠筭助祭時用  
之於實豆苳菜均是用菜特有先後之序耳是故廟見  
時所奠筭菜士之妻用菹卿之內子大夫之命婦用蘋  
藻薇蕨諸侯之夫人用蘋天子之后妃用苳其尊卑次  
第觀於詩而顯然可知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  
其禮更炳然足據矣況乎召南鶉鳴云百兩御之百兩  
將之百兩成之可以證留車之事鶉鳴首章云之子于

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箋云  
御送也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次章  
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毛傳云將送也三章云之子于  
歸百兩御之毛傳云能成百兩之禮也鄭箋云宜配國  
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正義云言送之者夫自以  
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婿車在百兩迎  
之中婦車在百兩周南漢廣云言秣其馬言秣其駒可以  
證反馬之儀漢廣次章云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三章云  
以上日馬五尺以上日駒鄭箋云謙不敢斥其適已於  
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儀示有意焉正義云饋謂  
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或亦宜有也惠氏  
周揚詩說云昏義婿親迎之後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  
輪三周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得如是之女歸于  
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不言御車而言秣馬欲速其  
行且微其辭也又左傳有反馬之文鄭詩有同車之語  
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爲言若箋言禮饋則納微無用馬  
者詩人言蓋鄭康成每喜引禮以箋詩爲鄭學者不妨  
此亦贊矣

通集三

毛求恕齋

援詩以釋禮也觀於此而益信孔子閒居所謂詩之所  
至禮亦至焉者洵千古言詩言禮之準則也夫  
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  
議禮之家名爲聚訟欲核其禮之得失者必析其義之  
是非新例獨子許其兼祧或以大宗子兼祧小宗或以  
小宗子兼祧大宗或以小宗子兼祧小宗其制似爲古  
禮所無而其義實爲古書所有然近時議禮者每有異  
詞或謂古人闔族共一大宗非各支立一大宗抑知大  
宗之體統有定而大宗之人數無定故有謂大宗止有  
一人者此杜預之說通典卷七十三引晉杜元凱宗譜



母弟也君命為祖其子則為大宗是故百代不遷若始  
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大宗而說者  
或云君代得立大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為祖或  
云命妾子為別子其嫡妻子則遷宗於君皆非也又引  
傳純曰杜氏以為始封有謂大宗不限人數者此賀循  
之說通典又引晉賀循喪服要記曰公子之二宗皆一  
其正統者各自為大宗乃成百代不遷之宗也謝微注  
曰母弟於妾子則貴於嗣子則賤與妾子同為庶故也  
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即上所謂別子為祖也賀  
公答夷元規曰雖非諸侯別子始起是邦而為大夫者  
其後繼之亦成百代不遷之宗鄭元亦曰大宗謂別子  
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  
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  
答傳純云別子為祖不限前後此謂每公之子皆別也  
范宣曹述初皆與賀說相同而不從杜說通典又引晉  
日其士大夫之嫡者公之子之宗道也請解其義答曰其  
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二宗唯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  
通集三

子孫各祖公子以為別子各宗其嫡子以為大宗代  
相承然後乃成別子之後百代不遷之宗者也所以舉  
其士大夫之嫡者明公子之子孫不復宗公子之宗又  
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為小宗故特舉嫡以庶之也凡  
母弟及庶昆弟所稱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嫡庶耳  
至於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  
之嫡者此為諸侯別子之後也或母弟之子孫或庶弟  
之子孫位為大夫者各祖別子為始祖各宗其嫡為大  
宗嫌庶子小宗之後猶不得為嫡故通稱以明之後代  
皆應同正也今按范氏曹氏所引其士大夫之嫡者係  
禮記大傳之語其上云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近也  
以宗字屬下今按禮記大傳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宗  
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鄭注云諸侯之庶子別為  
後世為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又若始  
來在此國者後世亦以為祖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

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  
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釋鄭君之意士大夫之始來及始  
爵者尚得為別子則凡諸侯之公子自嗣君以外無論  
嫡庶長幼皆得為別子不獨始封之世子母弟乃得為  
別子足證大宗不限人數而非止有一人矣況乎大宗  
小宗之分由於兩相對待而所謂對待者亦隨時變遷  
故后稷不啻有別子而公劉言君之宗之則當以公劉  
為大宗而郤幽之別子皆為小宗大雅公劉篇云君之  
為之大宗也正義曰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  
以諸侯為一國之所尊故云為之大宗也今按禮記大  
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然則  
族人不敢稱公劉以大宗者尊尊之誼公劉自願為族  
通集三

人之大宗者視親之恩二者並行不悖  
孫毓但據國君不統宗以駁毛公誤矣周公魯公為宗  
國而泰伯於宗室為長則當以泰伯為大宗而東魯之  
宗國仍為小宗哀公十三年左傳云吳此大宗有時而  
稱小宗也繼高祖之小宗對繼曾祖之小宗則為大繼  
祖之小宗對繼禰之小宗則為大此小宗有時而稱大  
宗也然則有兼祧之禮以觀其會通則古人所謂大宗  
者今人固當實指為大宗古人所謂小宗者今人亦可  
借稱為大宗矣或謂大宗不妨閒代立後何必獨子兼  
祧抑知昭穆相當者禮之常而閒代立後者禮之變故  
有謂大宗可閒代立後者此劉寶之說通典卷八十八  
引晉劉寶曰喪



服云為人後者三年為人後者或為子或為孫故經但  
稱為人後不列所後者名所以通人無貴賤為人後者  
用此禮也若荀太尉無子養兄孫以為孫是也小記所謂  
為祖後者也夫人情不殊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  
父故聖人稱情以定制為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  
年也今按徐氏乾學禮園集立孫議以此條為廣純之  
說蓋因通典上文引晉侍中庾純有謂大宗不可開代  
云云健菴偶未細檢故有此誤耳有謂大宗不可開代  
立後者此王儉之說通典又引晉王儉難劉寶曰為人  
同宗支子擇其昭穆之倫而立之不得高祖無子而立  
元孫之序苟太尉秩尊其統宜遠親廟有四今立孫但  
得祭祖而使曾祖不食是則先人何琦與劉寶說同  
將恐於為厲故知非立後之道也何琦與劉寶說同  
卷九十六引晉何琦議以為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  
不可絕若昆弟以孫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  
與不應拘常以為孫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  
父以孫紹族祖荀顛無子以兄孫為嗣此成比也而庚  
蔚之駁之禮未之聞宗聖時王所命以尊先聖本不計  
通集三

通集三

王球恕齋

數恐不得王儉亦與劉寶說同而尚書參議又駁之詳  
引以此也今按儀禮喪服云為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  
下今按儀禮喪服云為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  
服之疏引雷次宗之語不言開代立後疏曰雷氏云此  
者為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  
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祖故闕之也通  
典引雷氏之語稍有詳略亦不言開代立後通典卷八  
次宗曰但言為人後者文似不足下章有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當言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今闕此五字以所  
後者或為祖父或為高曾繁文不可不備設徐氏乾學  
言一以包二則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也徐氏乾學  
但據通典無所後父早卒之言而未檢核儀禮疏遂若  
雷氏主開代立後之說而雷氏固無此意也徐氏作立  
代立後之說蓋因其舅氏顧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慎之  
子為孫也今按亭林先生與李霖瞻書云猶子衍生稍

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為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  
二孫又令刑妻抱其一以為為子而後車氏守謙願亭  
林先生年譜云所抱者即洪慎之子宏佐本先生立為  
初意且相隨五六年並為之授室以至於視舍飯恩義  
亦非泛泛據此則亭林先生兩後並立固未嘗捨從子  
而專立從孫亦未嘗置孫子而開然徐氏言各親其親  
代立後無庸附會於雷氏之說矣然徐氏言各親其親  
為人之同情開代取嗣權而不失經不悖於先王之道  
則可謂深知禮意者矣徐氏立孫議云自夫子之古子  
親其親各子其子為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  
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必親於  
荀謂兄弟之子為嗣其於祖考之意果無憾乎荀謂  
族屬之子為嗣其於祖考之意果無憾乎荀謂荀顛  
傳顛無子以從孫微嗣中興初以顛兄元孫序為顛後  
荀氏穎川名族子姓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為子者  
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舍親屬而他立也禮之權而不  
失經者也惟庚蔚之謂開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  
通集三

通集三

王球恕齋

親其親之常情準之則必謂然發寤以為不悖於先王  
之道矣故昭穆相續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  
而立從孫為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庚蔚之雖  
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庚蔚之雖  
以開代立後為非然其論為後於異姓而本宗乏嗣者  
宜以子後其本生父仍不外乎開代立後之說蓋窮於  
勢之無可如何故不得已而出此耳宋庚蔚之曰神不  
欲非類蓋舍己族而取他人之族為後若已族無所取  
而養他人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  
豈不嘉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宗絕嗣者使  
當還其本宗奉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  
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為人後服其本親例降  
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開別立室以祀之是也  
然而開代立後究不如獨子兼祧蓋出繼異姓而本宗  
乏嗣者止可令其子分嗣而已身不可兼祧此不得不



開代立後者也出繼同姓而本生乏嗣者既可令其子分嗣而已身仍可兼祧此不限於開代立後者也然則有兼祧之法以彌其闕陷則小宗且不必開代立後而大宗更不必開代立後矣或謂小宗之子可以出繼大宗而不可以兼祧大宗抑知小宗之子兼祧大宗者由於大宗無子小宗止有一子故有謂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者此戴聖之說通典卷九十六引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而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而班固從之白虎通卷一下云為人作子何小宗可以絕以尊祖重不何休亦從之何氏公羊莊二十三年傳注絕大宗也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

通集三

三書求恕齋

則不絕有謂大宗可絕小宗不可絕者此聞人通漢之重本也通典又引漢石渠議聞人通而范甯從之通典又引說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而范甯從之通典又引夫嫡子存則奉養有主嫡子亡則承當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但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已暢矣不應復云嫡子許猛亦從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通典又引之通典又引晉或問許猛答曰喪服傳曰嫡子不得後大宗言大宗雖重猶不奪己之正以後之也推此而論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絕矣子不絕父之後本家無嗣於義得還出後有謂大宗小宗皆不可絕者此田瓊之說通典又引魏劉得問以為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為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而范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通典又引晉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汪從之通典又引晉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

小宗以繼大宗乎既明大宗不可以絕則支子當有繼祖是無父者也今按所謂支子者小宗嫡子之次子也所謂繼祖者繼小宗之祖也所謂無父者其父出繼大宗故小宗闕一世也通典卷六十九引宋庾蔚之曰若已族無所取而養他人者云云詳見上文今按庾氏所言係寄養於他族者尚不絕其本族則出嗣於大宗者必不絕今按儀禮喪服傳云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諸儒謂大宗不可絕者據此語為證也又云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嫡子不得後大宗諸儒謂小宗不可絕者據此語為證也禮記服問引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準此以推知君子不絕人之後亦不可絕後也然則小宗兼祧大宗者大宗固不可絕而小宗亦不可絕矣或謂大宗之子不當出繼小宗亦不當兼祧小宗抑知大宗之子兼祧小宗者由於小宗無子大宗止有一子故有謂大宗支子不得出繼小宗者此曹述初之說有謂大宗支子不妨出繼小宗者此張湛之說通典卷九十六引晉博士曹述初議曰禮大宗無子族人以支子後之不為小宗立後張湛謂曹曰若如前議則兄弟以子相養者代有之此輩甚眾時無讓讓蓋同繫一祖兄弟所生猶如己子非犯禮違義故也雖非禮之正義亦是一南齊江敳以大宗之子出繼小宗既代成制由來故事而因大宗無人復還其本是時僕射王儉議以敳之幼子繼小宗為孫此就張湛之說而推之也尚書參議駁荀顛何琦兄孫可以為後之論此就曹述初之說而演

通集三

三書求恕齋

則不絕有謂大宗可絕小宗不可絕者此聞人通漢之重本也通典又引漢石渠議聞人通而范甯從之通典又引說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而范甯從之通典又引夫嫡子存則奉養有主嫡子亡則承當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但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已暢矣不應復云嫡子許猛亦從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通典又引之通典又引晉或問許猛答曰喪服傳曰嫡子不得後大宗言大宗雖重猶不奪己之正以後之也推此而論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絕矣子不絕父之後本家無嗣於義得還出後有謂大宗小宗皆不可絕者此田瓊之說通典又引魏劉得問以為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為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而范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通典又引晉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汪從之通典又引晉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



之也南齊書江敬傳云初宋明帝勅教出繼從叔孫為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允嗣所寄唯敬一人傍無眷屬教宜還本若不欲江孫絕後可以教小兒繼孫為孫尚書參議謂開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教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今按禮記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使謂弟子當出繼大宗而兄子不當出繼小宗則是兄可視弟之子猶子而弟不可視兄之子猶子矣先王制禮不若是之偏也儀禮喪服傳云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使謂大宗當取嗣於小宗而小宗不當取嗣於大宗則是小宗乏財者大宗尚恤其窮而小宗乏嗣者大宗

通集三

董求恕齋

不憫其絕矣先王制禮不若是之忍也然則大宗兼祧小宗者大宗既有子則小宗亦不啻有子矣然猶有可諉者曰諸儒之中遠者不過魏晉近者不過宋齊似非舊典也則請以漢代儒家深通舊典者言之後漢書伏恭傳云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無子以恭為後夫恭為伏生裔孫世傳經學涉歷兩漢四百餘年當代儒林推為盛族後漢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闕云趙氏翼廿二史劄記云今按周秦以來世以儒術著者自以孔聖之後為第一其次則伏氏此一家歷兩漢四百湛父理及湛黯兄弟皆宿學名年亦儒學之最久者也後漢書伏湛傳云父理為儒恭亦克紹家風不忘舊緒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

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使與定舊制伏恭傳云湛弟黯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向使此舉實違乎經訓豈有伏氏一門竟肯首作厲階遺譏禮教然則大宗承嗣小宗者不可謂非舊典矣然猶有可諉者曰伏氏弟兄長者果非庶子幼者果非嫡子究無明文也則請以同母嫡子確有明文者言之三國志諸葛喬傳云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己適子故易其字焉諸葛瑾傳注引吳書曰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

通集三

董求恕齋

恭謹甚得人子之道今按瑾長於武侯七歲三國志諸建興十二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諸葛瑾傳云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按吳赤烏四年即蜀漢延熙四年上距建興十二年凡七年是武侯歿時瑾年六十有一故知長於武侯七歲也其游學京師至早亦當在十歲以上而遭憂尙在其後則八歲之時其母無恙更不待言是瑾本嫡子武侯與瑾同母亦係嫡子瑾以長子為大宗武侯以次子為小宗也夫諸葛氏為巨室高門天下所共仰三國志諸葛瑾傳注引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武侯伯仲伊呂固三代以後一人瑾亦德冠吳臣為當時所罕有三國志諸葛瑾傳云虞翻以任直流徒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注引江



表傳曰人有密讓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其言足貫神明非外言所聞也喬出繼叔父之後武侯立兒子為兒兩境胥無閒言干載不聞異論通典卷六十九引東晉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上表云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為子及亮有子瞻不以有瞻而遺喬也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遠之達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於不義而犯非禮然則小宗取嗣大宗者不可謂無明文矣然猶有可諉者曰諸葛氏雖係出繼而非兼祧未為定論也則請以諸葛氏兼祧允符定論者言之三國志諸葛喬傳云年二十五卒原文卒上有建興元年四字今按上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下文諸葛瞻傳云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入歲聰慧可愛以前後文參互觀之武侯與瑾書當是因

通集三

三求恕齋

喬而及瞻則建興十二年喬尚無恙非卒於元年矣若謂喬之督運在是年之前則武侯初次伐魏北駐漢中在建興五年喬之督運至早亦不過是年若元年已卒焉得有督運之事乎况喬兄恪以吳孫亮建興二年為孫峻所害年五十有一吳建興二年即蜀漢延熙十六年上溯後主建興元年相距凡三十年是時恪甫二十歲喬為其弟焉得有二十五歲乎若謂喬之卒在孫亮建興元年則無論蜀志不應用吳之年號且武侯求喬為嗣時瞻尚未生喬之年長於瞻自不待言後主建興十二年瞻已八歲則生於建興五年可知吳建興元年即蜀漢延熙十五年喬果卒於是年則上溯二十四年以前為後主建興六年是喬反幼於瞻一歲焉得有出繼之議乎使喬果生於建興六年則建興十二年武侯薨於武功之時喬之年僅七歲安得膺督運之任乎是故反覆推之喬傳所言建興元年當作延熙元年今本涉下文瞻傳建興十二年而誤蓋延熙元年即吳之赤烏元年是歲瑾年六十五恪年三十六喬年二十五瞻年十二年齒之老少長幼次第然上溯建興十二年武侯薨之歲相距四年彼時喬年二十一則督運可以勝任上溯建興五年瞻生之歲相距十一年彼時喬

年十四而出繼尚在其先於前後事跡均屬符合附存此說以俟考焉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喬故攀還復為瑾後今按喬無他子攀既還為瑾後自必承嗣恪之大宗而兼祧喬之小宗矣然此因武侯既有子瞻故攀也去武侯之小宗而歸瑾之大宗毫無窒礙耳向使武侯未有子瞻以喬嗣爵喬存而攀尚未生恪即被害斯時也喬若不奉瑾之祀則是繼小宗而絕大宗無異於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喬若不奉武侯之祀則是忘教育成立之深恩亦將為名教所不容況武侯無後何以勸善祀不可絕必將有主主其祀者非

通集三

三求恕齋

喬而誰三國志諸葛亮傳云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今按諸葛瞻傳云瞻長子尚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內移河東而不言均之後人疑均本無子故武侯越境而取喬否則均之子亦係猶子斷不捨近而求遠矣至於武侯之族弟誕捨魏投吳在吳太平二年上距恪之被害已閱四年前此誕之音問不通於吳何論蜀漢萬無求誕吾知蜀漢諸儒議斯禮者惟有令喬子為嗣之理也還嗣瑾之大宗而兼祧武侯之小宗然後仁至而義盡武侯之夫人黃氏夙號賢明如其爾時尙存諒必不違公議通典卷六十九引東晉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表後遺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若不絕嗣則攀不得還今按通典全載此表攸其始末甚詳蓋嶠初無子其母薄氏命嶠仲兄羣以第四子率與嶠為子初生時即付于氏鞠育之越一年而嶠妾張氏生子纂羣亦不令率歸宗率年六歲而羣始亡其後率年漸長或告以嶠既有纂若率久安不去則是與為人後率遂歸其本生母陶



氏其時薄氏前歿已疾未及論正而歿故于氏未  
訴諸朝陶氏亦引司空賀循晚年生子遺嗣于紘歸本  
之例欲令率歸宗博士杜瑗廷史陳序以于氏為是尚  
書張闡丹陽尹蔡謨以陶氏為是平心而論賀循遺紘  
歸宗則可以歸陶氏未遺率歸宗則不可以歸諸葛喬未  
聞請歸而率遠擅歸諸葛瑾不令喬歸而陶氏竟令率  
歸其得失是非無難立判于氏所上之表詞達理明頗  
知經義向使羣果絕嗣當必許其歸繼本宗即或嫡本  
無兒亦必許其然則大宗兼祧小宗者不可謂未有定  
兼承兩祀矣

論矣禮記禮運云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  
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況兼祧之制未始非古  
禮所許者乎禮器云毋輕議禮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  
其義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太史公曰書闕有  
聞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議禮者欲知兼祧之古義

通集三

三求恕齋

亦惟旁推交通由比事屬詞以求其條例庶不淆於聚  
訟之說也歟海甯蔣君寅昉光緒輯其兼祧嗣母徐安  
人節孝錄介秀水高君伯平均儒寄以見示乞為撰文  
余檢錄中所載如秀水莊君芝階仲芳嘉興錢君警石  
泰吉所撰家傳吳江沈君南一日富所撰墓誌皆言寅  
昉本以大宗之子出繼小宗既而大宗乏嗣遂還繼大  
宗而兼祧小宗安人不自恃其撫育之恩以奪宗爭嗣  
為賢母所難能平湖顧君訪溪廣譽復撰兼祧說以申  
此指毓稷與寅昉未嘗識面然觀於所述行略惻愴溢  
於語言想見其永慕慈微惻懇篤摯又重以伯平之請

不獲因辭爰考證羣書作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以闡  
揚安人之德慰藉寅昉之心而先質諸伯平焉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考

周禮媒氏云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康成云遷葬謂生  
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  
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  
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賈疏云遷葬  
謂成人歸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嫁殤者生年十九  
已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殤娶舉女殤男可知也按賈  
氏之意蓋謂言嫁殤則殤娶可知深得古人屬詞省文

通集三

三求恕齋

之例史浩言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  
求夫不但強解遷葬之文抑且未悉嫁殤之意矣司農  
言今時娶會即漢碑所謂娉會詳見嫁殤非蓋漢時俗  
禮而曹魏以後因之趙氏翼該餘叢考云曹操幼子倉  
倉舒合葬原解曰嫁殤非禮也然終聘甄氏亡女與  
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  
魏及唐謂之冥婚惠氏禮說云周曰嫁殤漢曰娶會唐  
元孫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  
馬都尉與公主冥婚舊唐書懿德太子重潤傳中宗為  
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冥婚合葬蕭至忠傳  
韋庶人為亡弟洵與至忠亡女為冥婚合葬其儀節  
雖無可徵然據宋康與之昨夢錄所載未婚而死者鬼  
媒為之合婚尚可得其梗概該餘叢考引昨夢錄云北



命媒而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各以父母命卜之得  
吉即製冥衣媒者就男墓設酒果以合婚二座相並各  
立一小幡奠畢二幡微動若相就其有不動者則以則  
為不喜也兩家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常藉此自給  
嫁殤之語明指男女夭亡未曾嫁娶者而言其義固甚  
顯矣若夫遷葬之事鄭注謂生非夫婦死使相從買疏  
申之以為此指成人經寡其說是也惜未詳揭其意致  
閱者不能無疑今以史傳考之成人經寡生非夫婦死  
而合葬者其類有二一則生前為名分所限不得稱為  
夫婦而後以合葬逞其私者如國策漢書所載秦之  
宣太后欲魏醜夫殉葬戰國策卷四云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若死者有漢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何暇乃私魏醜夫乎乃止  
望求恕齋

通集三

之館陶主與董偃會葬漢書東方朔傳云初帝姑館陶公主近幸董偃與董君會葬於  
陵是其事也此固悖禮之尤也一則生前恩義已絕不  
得復為夫婦而後以合葬遂其情者如通典凶禮所  
載或父在繼母亡前家子取喪柩去與前夫合葬通典卷九十四云晉東晉問有婦人再嫁為人繼母而亡前家子取母柩父與之去繼子之服如何步熊云當為服周亡取去亦服周未服之謂子當以父服為正父若服以為妻則子亦應服之如母若父與去而不服之則子宜依繼母出或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亡後與前夫合葬  
通典云晉摯虞理疑云有夫婦生男女三人遭荒亂離散不知死生母後嫁有繼子後夫未亡得親子信請還親子家後夫言可爾後數年夫亡喪之如禮服竟隨親子去則繼子云我則為絕死不就汝家葬也而名戶籍如故母今亡繼子當何服博士滔于睿等以為當依繼母嫁從為服周博士孫綽議曰施之於出出義不全施

之於嫁嫁義不成名在夫籍私歸親子喪柩南北禮律  
私法訂其可知便決降服許制周頗在可怪博士弟  
子徐叔中難孫云本有求還之計去誓不還葬之辭生  
則已不得養死則不與己父同穴既不成嫁當為去母  
附之於塚不亦宜乎宋庾蔚之謂繼母持服或父卒繼  
竟後乃去不得為遺比之繼母嫁於情為安或父卒繼  
母還前繼子家亡後與前夫合葬通典云東晉元帝大式父許有遺命及式父亡母制服積年後還前繼子家及亡與前夫合葬式追服周國子祭酒杜夷議以為率意違禮服已絕之服可謂觀過知仁博士江泉議曰式為人子慎終志篤豈忍以母節小闕而不行服哉太常曲陵公荀崧丞騎都尉蕭輪議曰禮繼母嫁為之服報其犯出者無服式之追服可謂過厚御史中丞卞壺議夫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即何異子出其母而使存無所從以居沒無所歸以託終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家受之者應有過禮之貶出之者宜受莫大之責宋庾蔚之謂制服依禮葬畢乃是其事還家積年方就前家子此之繼嫁不亦可乎  
望求恕齋

通集三

也此亦失禮之甚也詩王風大車篇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如毛鄭之說則名分久定恩義兼隆必須合葬者  
也毛傳云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鄭箋云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別如劉向之說則名分猶存恩義尚在亦得合葬者也  
劉向列女貞順傳云楚依息破之虜其君使守葬者也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醜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有如嗷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如朱傳之說則名分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  
迥隔恩義全無妄冀合葬者也朱傳云民之欲相奔者得如其志也生不得相奔以同綜三說以考之則合葬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



之當禮與否亦斷之於名分恩義而已夫名分所限者其遷葬之宜禁自不待言而恩義已絕者其遷葬之宜禁亦不容弛鄭注統言生時非夫婦者蓋夫婦之義牌合則為室家離絕則同陌路生前雖曾為夫婦而既出之後即不得復以夫婦論苟非其夫迎喪以歸若杞伯之逆叔姬則不能同穴而葬矣春秋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九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左傳云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杜注云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故卒稱杞公羊傳云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魯而歸之也何注云已棄而魯歸其喪穀梁傳云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楊疏云要叔姬免犯七出之愆反歸父母之國恩已絕矣杞伯今復逆出妻之喪而違禮傷教言其不合為而為之徐邈云為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

通集三

聖求恕齋

理亦通矣今按三傳之說互異以情理酌之夫婦非義絕不可復合者亦不妨逆喪反葬特其事當以夫意為主母家祇可請之不可脅之耳故有體亡父之遺意迎出母喪柩反而合葬者通典卷一百二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云昔王澹王沉與叔征南將軍和書曰亡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寢篤疾會東郡君未到官而李夫人亡是時亡母所苦困劇不任臨喪東郡君手書責遺載病大歸遂至殞亡東郡君後深悼恨之慈姑存無過行歿荷出名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恩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竊亡靈無負之恥博士薛請議以為春秋原心定罪親親嬰沉篤疾而破七出之罰乎其昭告先靈還安兆域使嚴父無違埋之舉慈母雪沒代之恥不亦可乎沉重與叔和書述薛議其叔答許之沉祭先考東郡君文云沉亡母郭氏克順於先姑仰唯烈考鑒亡妣素行謹詣鄴迎郭靈柩以某月日安厝庶順烈考之君子未嘗不曲諒其子之舊心全祖親之慈愛者也君子未嘗不曲諒其子之心晉書禮志中云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母邱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母邱倫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

陶仲武為母邱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母邱氏卒正舒求附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今按母邱氏事與郭氏大同小異然郭氏終得與機合葬則沉之心慰母邱氏不得與仲武合葬而非父有遺意者則不得援例於此則正舒之心感矣

也有奉亡父之遺命迎出母至家歿而不合葬者通典卷九十四出母父遺命令還繼母子服議云晉傳元日征南軍師北海矯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取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矯氏婦也今將依汝居然不與矯氏家事三年喪畢王氏果嫁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並姑亡夾氏並不為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矯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矯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為服三年公曜以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矯父所得制乎少府劉克義以為女子從人出之則歸命之則反上

通集三

聖求恕齋

奉夫母以為姑下育夫兒以為子而怡然無戚言非逆命也宋庾蔚之謂臨亡使子迎母自是申子之情私而此母自處不失禮而子不用出君子未嘗不深哀其母之遇晉書賈充傳云初充前妻李氏生二女父豐諫李之遇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武帝踐昨李以大放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赦充迎李氏乃為李築室於永年里而往來及充薨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母葬買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同葬今按李氏遇人不淑較夾氏更為困厄其終得合葬非始意所而非父有遺命者更不得藉口於斯也是即母之賢者如宋桓夫人而其子襄公未聞迎喪於衛國衛風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可故作是詩也鄭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正義云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故義不得也子之孝者如子思子而其母庶氏之女



未聞反葬於魯邦禮記檀弓云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  
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遂哭於他室俞氏變矣已  
類稿子思之母為庶氏女義云注云姓庶氏以下正文  
云庶氏之女死故鄭知是庶氏女晉書禮志太康元年  
尚書八座引此文云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  
氏之女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又申之云異族之女不  
得耐於先姑藏其墓次合之鄭注知漢晉時經文俱作  
庶氏之女既云女則鄭云改嫁非也鄭以伯魚卒時子  
思或未育門人故疑其歸久當嫁實則經言庶氏之女  
如宋襄公母及杞然則出母之恩義未盡絕情事有可  
原者尚難概行合葬之典矣况嫁母之恩義已盡絕情  
事無可原者豈得妄為合葬之舉乎觀於唐之定安公  
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崔銑銑復先卒及公主  
薨同皎子繇請與其父合葬此即遷葬之事也給事中

通集三

聖求怨齋

夏侯銛駁之乃止此即禁遷葬之事也嗚呼若銛之力  
持正論可謂深明禮意者矣通典卷八十六云開元二  
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崔銑銑復先卒及是公  
主薨其子駒馬王繇請其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駁之  
曰公主自昔降婚梧桐半死遂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  
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  
依繇所請卻耐舊姻恐魂而有知王皎不納於幽壤死  
而可作崔銛必訴於元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繇此  
意雖申固極之情本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銛謬膺駁  
正敢曠司存請旁移禮官并求指定唐會要卷四十六  
約同新唐書公主傳云給事中夏侯銛曰主義絕王廟  
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銛或訴於帝乃止  
要之遷葬與嫁殤同一非禮然嫁殤者皆係早亡未婚  
而遷葬者多係再醮失節故嫁殤之禁漢以後漸解遷  
葬之禁唐以後猶嚴誠以嫁殤之過輕而遷葬之咎重

也明乎此義則鄭賈之釋遷葬嫁殤判然二事昭然易  
知而媒氏以遷葬與嫁殤並論且首舉遷葬次及嫁殤  
者可以識其故矣胡氏培壘研六室文鈔周禮嫁殤說  
錄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似非情事所有誠有如惠  
氏所云未之前聞者疑遷葬與嫁殤本屬一事而遷  
葬尤為非禮或有嫁殤而不遷葬者故先言遷葬而後  
言嫁殤經中與字之義或當如此今按胡氏既知注疏  
說是又以惠氏所疑為然因為是調停之議果如其說  
則經文但言禁遷葬嫁殤者足矣與字及上者字不竟  
成贅設惠氏不加深考遽以成人餽寡之遷葬為未之  
前聞而釋遷葬為改葬且明知喪禮有改葬總之文而  
既指為變禮又斥為非禮然究之變禮與非禮不同非  
禮者失其正變禮者不失其正故非禮必禁而變禮不

通集三

聖求怨齋

必禁耐葬者本葬於當葬之地其合葬正也故定其常  
禮之節改葬者仍葬於當葬之地其合葬亦正也故制  
其變禮之服遷葬者移葬於不當葬之地其合葬不正  
也故禁其非禮之萌斷不得謂遷葬者非合葬更不得  
謂遷葬者即改葬矣況乎改葬之法自應屬於家人墓  
大夫不應屬於媒氏惠氏亦明知之而又謂媒氏聽陰  
訟幽宅屬陰且媒氏地官也故為之禁雖強為傅會而  
其義終未安也豈非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耶  
嫁殤非未婚守志辨  
鄭康成釋周禮嫁殤云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復引



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二鄭之說意實相同司農所云嫁死人即康成所云未嫁而死者也康成之注周禮備載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注凡諸家之注或義有未盡說有未安則先引舊注而加元謂於後以補正焉若其義已備其說可從則先述已意而引舊注於後以援據焉此全書之通例也天官序云大略一部之內鄭元若在諸家上注者是元注可知諸家前注者是諸家不釋者也又在諸家官賈疏云大略一部之內鄭元若在諸家上注者是元注可知下注者或增成諸家義或有破諸家者今嫁殤之注先述已意後引司農則是司農之言固康成所本未嘗少有異矣近代通人目未婚守志者為嫁殤遂謂司農

通集三

聖求恕齋

所言娶會即指此事無論娶會即漢碑所言聘會本係男女並殤同葬隸釋夏堪碑云聘會謝氏并靈合棺劉楚棟先生漢石例云此周禮嫁殤也今以為男殤而女不殤於當日情事不符即使漢時娶會果指未婚守志康成未有不知既不以娶會之解為然何不先引司農後申已見然則娶會之即冥婚而非未婚守志審矣蓋未婚守志者事雖近於冥婚沈氏欽堂文稿邵貞女贊序云錢氏幼許字邵氏子年十五其設對舊合良天即日奔喪吳俗未婚者臨夫喪則奉魂帛為匹偶禮村之婦若女觀者皆掩泣不忍視而實則迥異冥婚者男女並亡未婚守志者夫亡婦在冥婚者本無婚姻之約未婚守志者早定夫婦之名則未婚守志非冥婚

可比明矣且女子許嫁必笄則男子聘妻必冠許嫁者雖未二十而不為殤則聘妻者雖未二十亦不為殤可知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子鄭注云以許嫁為成人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鄭注云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公羊倍九年傳云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何注云不以殤禮降也此女子既許嫁即為成人不為殤之證左氏襄九年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禮也杜注云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儀禮士昏禮記云女子許嫁笄而禮之稱字鄭注云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今按聘妻故冠而後生子也此男子既聘妻即為成人不為殤之證安得目未婚守志者為嫁殤乎況據經典所言參以史傳凡未婚守志死而合葬者實古禮之所有聖賢之所許非若嫁殤之宜禁其證十二請悉數之以辨其

通集三

聖求恕齋

疑焉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錢氏大昕謂禮不夫去其夫之名見潛研堂文集記深得聖人之意蓋女既受聘則夫婦之名已定故上文或言男或言壻如男不於外次及壻使人弔之類而此獨言夫見夫雖死而夫之名自在即使其女不能守志亦必待再受他人之聘始與原聘之夫義絕若其女果能守志則原聘者之稱夫終身不可易矣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然則未婚夫歿而特著夫名聖人本藉此正夫婦之名而示以義也名以義起顧名



者必當思義生前既不去夫婦之名死後焉可忘夫婦之義合葬者周公之所定禮記檀弓上云季武子日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云季武子曰周公蓋附鄭注云附謂合葬自周公以來孔子之所善下云孔子日衛人之附也離之魯人之附也合之善夫鄭注云附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開其樽中也善夫善魯人也附葬當以其為夫婦之大義也未有終身名為夫婦而既歿禁其合葬者也其證一也康成曾子問注云未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正義云所以既葬除者增以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婿未有三年之恩以婿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今按王肅議禮好與鄭違而於此全同鄭說通典卷八十八云魏尚書左丞王爽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肅王肅云曾子問日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

通集三

聖求恕齋

何孔子日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知服斬衰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喪為王相未入國而王喪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則則不能更喪宜服斬衰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則不能更立異義可知俞氏變癸巳類稿女弔婿義云夫死亦其所如僅在弔耳其說與上下語意全不聯貫蓋有意與鄭君立異不可從也錢氏大所謂禮許其服婦之服其說最合禮經之旨蓋聖人制喪服於男女同等之親界限最嚴故彼此相為服者自兄弟姊妹以外惟有夫婦而嫂叔不與焉兄公弟婦亦不與焉所以推之使遠辨嫌疑而大為之坊也禮記檀弓云嫂推而遠之也日知錄云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廣之故遠之而大為之坊至於既聘未婚之夫婦則非但有服而其服且與已婚者同蓋雖無

期三年之恩而已有齊斬衰之服是恩未全而義則定矣喪服傳云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猶日不貳天也未婚之婦既為未婚之夫服斬則守志不改適亦其分內所當然朱氏彝尊曝書亭集書戴貞女氏云女未釋其服而女以斬衰乃妻之本服又必葬而後除之則與實不侔矣且漢制婦人不二斬既服之以弔嫁而為後夫服是二斬也而禮顧聽其既葬即除且不禁其改適者先王不欲強常人以其所難能故為立中制以節之俾中人以下可以跂及其有賢女淑媛願終斬衰三年之喪而守志不改適如衛夫人之賦邶風柏舟詳見下文固先王所深為嘉許而必聽其終三年之服者矣未婚之女

通集三

聖求恕齋

為夫服斬設其時又遭父母之喪其服制經傳無明文今按喪服小記云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鄭注云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絕族也以此例推之夫既葬而除服更受聘者仍當為父母服三年之服若為夫終三年之喪不更受聘者則當為父母服期蓋女之再受聘者不啻婦之出而不反其父母之服可加隆也女之不再受聘者不啻婦之出而復反其父母之服也古之人有衰經之服必有哀戚之情其情與服無不相稱故三年然後除者服之隆也百歲必合葬者情之至也詩唐風葛生云百歲之後歸於其居鄭箋云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未有許其終斬衰之服而不許其申合葬之情者也其證二也婚姻之禮既納徵用幣而其約已成其分已定儀禮禮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注云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婚禮賈疏云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故許



嫁以納徵為斷士昏禮記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賈疏云以納采問名納吉三禮雖使者往來未成春秋三書納幣諸侯

昏禮之納幣即士昏禮之納徵此昏姻重聘幣之證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羊注云納幣即納徵禮言納徵成也納幣以成婚疏云以士昏禮有納徵之文注云徵成也納幣以成婚疏云以士昏禮有納徵之文

欲明用幣雖異而禮同也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杜注云納徵始有元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正義云以其幣帛多其禮大故異其名也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左傳孔疏云士禮納徵其諸侯則謂之納幣以其幣多故指幣言之既

受聘幣則笄而繫纓示其有所繫屬以厲從一之貞心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鄭注云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儀禮士昏禮云主人入親說婦之纓鄭注云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白虎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通集三 手求怨齋

其立名雖異而繫屬之義則同歸氏有光震川集貞女夫也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固不自知其身之為誰屬也今按此說謂受聘者不相繫屬與經義顯然相違錢氏大昕云女子笄而繫纓已有繫屬於人之義三年之恩未成而繫屬之名已定其說名義甚精蓋夫婦繫屬

之義欲其專一不欲其紛更胡氏承瑛求是堂文集駁子許嫁纓示有繫屬也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明所繫之不苟也設不幸而未嫁而墮死將改聘焉必重繫之矣陰性專壹苟其一始於在室笄纓終於幽宮合葬

必待死而同穴然後繫屬之道乃全白虎通崩葬篇云夫婦之道也故詩曰未室死則同穴禮記內則云婦

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

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

未成婦也鄭注云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今

按未廟見而婦死者既當服齊則未廟見而夫死者必

當服斬古者廟見之期上下所同而成婚之期則上下

有異士以下皆當夕成婚三月廟見大夫以上則三月

廟見然後成婚曾子問正義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

始成曾子問所言女未廟見而死係指大夫以上既廟

見乃成婚者而言故不稱婦而稱女其上文云三月而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稱來婦者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稱來婦者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稱來婦者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稱來婦者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稱來婦者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稱來婦者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稱來婦者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稱來婦者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稱來婦者



對舅姑之詞儀禮士昏禮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  
茶於皇舅某子某氏來稱擇日祭爾者對盥饋於舅姑  
婦敢告於皇姑某氏謂舅姑歿者也必祭成婦然  
之詞曾子問上文鄭注云謂舅姑存時饋特豚於室然  
則所謂成婦未成婦者非視其既成婚與未成婚亦視  
其既見舅姑與未見舅姑而已通典卷五十九已拜時  
女議云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尼為子娶黃門郎李循  
女已拜時後各有喪潘迎婦李道女國子博士江統侍  
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在途之禮降其親而  
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歿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  
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  
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  
雖無祗席之接固當歸葬於夫家何琦駁江許議曰愚  
以為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即宜一揆其義  
祠未接歸葬其黨今按江氏許氏所謂重其誠以拜舅  
成婦不繫其成妻探得經義何琦駁之非也至求恕齋

通集三

至求恕齋

姑為重接夫為輕故不言成妻而言成婦也通典拜時  
輕重議云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准廟見三日  
同年允稱在塗濤曰愚論已拜舅姑重於三日張華謂  
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婚成吉於夫氏惟於古  
義可為成婦已拜舅姑即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  
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或曰夫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  
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婚矣雖同年而食  
同衾而寢此曲室社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之則奠菜  
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  
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為重接  
夫為輕所以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為夫婦  
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若夫未婚守志之女業已  
身至夫家舅姑存者必見舅姑於堂舅姑歿者必見舅  
姑於廟既見舅姑則婦禮成矣婦禮既成則身歿之後  
可遷於祖可耐於皇姑可合葬於夫之墓而不可歸葬

於女氏之黨矣況耐廟之後夫婦同几依神以享祭祀  
禮記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鄭注云祭者以其  
如配亦不特几也正義云謂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不特  
也取既葬同穴神合為一之義詩王風大車云死則同  
為一也正義云春官司几筵注云祭於廟中同几精即  
氣合也是既葬之後神合為一神合故可同穴也  
不啻合卷同牢未有祭則同几而葬不同穴者其證  
四也春秋逆女稱婦之例有三或因在塗見夫稱婦公  
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何  
注云在塗見夫服從之辭公羊宣元年傳云其稱婦何有姑  
或因入國見姑稱婦公羊宣元年傳云其稱婦何有姑  
夫而服從夫故謂之婦至國對姑而服從姑是以亦謂  
之婦矣穀梁宣元年傳云其曰婦緣姑言之也亦謂  
此常例也或因姑親來逆稱婦信二十五年宋蕩伯姬  
來逆婦公羊傳云宋蕩  
通集三  
至求恕齋

通集三

至求恕齋

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注云  
稱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云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  
辭也范注云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婦此變例也三例之中對  
夫稱婦者居其一對姑稱婦者居其二而姑親來逆者  
在其國即可稱婦更不必俟其在塗則逆女稱婦之例  
當以見姑為正而見夫次之就蕩伯姬逆婦之事比例  
以觀婿不親迎而姑來逆者既當稱婦則未婚守志而  
已見姑者亦當稱婦可知姑至婦家相迎即不復稱女  
則婦至姑家守志更不復稱女可知安得謂未婚之女  
不可以稱婦哉且子婦相宜皆體父母舅姑之意故禮  
記內則云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



禮焉歿身不衰既曰夫婦之禮歿身不衰則身後必依  
禮合葬蓋父母既以為婦則子不得不以為妻耳況同  
一夫婦之倫同一父母舅姑之意而未婚守志者較諸  
不和當出者其高下懸殊未有不和當出者容其用婦  
禮以合葬而未婚守志者轉不容其用婦禮以合葬者  
也其證五也逸禮記云凡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妻不殤  
夫通典卷九十一大功殤服門引周制喪服又引喪服  
之則此三語當是逸禮記之文卷九十三未踰年大喪  
不立廟議引五經異義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  
殤父卷八十二為諸王殤服議云晉太常博士議臣不  
殤君子不殤父卷五十二殤及無後廟祭議云宋左丞  
徐爰議以為臣不殤君著在前經合各條觀之喪服小  
此數語出於逸禮記無疑故亦可謂之前經也 喪服小  
通集三 孟求恕齋

記云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  
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為後者疎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  
中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也以其  
父無殤義故也既後不殤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通  
典卷八十二繼殤後服議云晉劉系之問荀勗若如鄭  
旨各從本親則為殤者可有無服之理殤雖無為人父  
之道今既承之不得稱之為父無服之理有疑訥答  
曰若為重服者記當日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似  
非服重也當以為後之故本施成人而不從殤耳今按  
記言為殤後而注疏及荀勗皆言不為殤後說誠未安  
陳結集說云其族人為後者即為之子以其服服之子  
為父之服也與劉系之所言正合此說矣然謂此章  
舉不為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  
以殤禮處之則又因牽涉上文而致誤不知冠而不為  
殤此已冠者之言不為殤豈可強合為一乎蓋未冠者用  
殤禮殤無為人父之道而既為宗子即當立後禮記曾  
子問孔

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鄭注云族人以其  
倫代之代之者主其禮正義云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  
代之各以本服服之通典卷七十三繼宗子昭穆引盧注  
云殤無為人父之道宗族無子但主其喪不為後也今  
按庶子為殤而死不得立後古人所謂殤無為人父之  
道指庶子為殤而言宗子為殤而死必須立後古人所  
謂子不殤父指宗子為殤而言庶子為殤後者謂宗子  
雖殤庶子但可殤祭而不得即為殤者父之後仍當以  
庶子之子為殤者之後所以重宗子之統也喪服小記  
云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即謂庶子之子為宗子殤者  
之後以子為父之服服之也杭氏世駿道古堂集為殤  
立後議云記云子不殤父經無明文事無顯據南北諸  
儒無異同之論余以意度之是必取昆弟之子以後三  
殤所以濟禮之窮而重絕人世也其說實勝於盧鄭之  
注然謂子不殤父無明文顯據則未免習焉不察小記  
言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非即子不殤父之明文顯據  
乎已冠者用成人之禮成人有為人父之道即不為宗  
子亦當立後古者婚必先加冠故既聘妻者雖年未二  
通集三 孟求恕齋

十可從成人之例 通典卷九十一大功殤服門晉長史  
不為殤既冠婚相不復得以殤服服之謂以冠而後生  
為嗣孫年已十八備禮冠娶當從成人之例禮記曾子  
子故既立後者雖年未二十亦從成人之例禮記曾子  
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也鄭注云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  
夫冠而不為殤故未婚守志之婦可以服斬此妻不殤  
夫之義也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故未婚守志之婦可  
以立後此子不殤父之義也為嗣父之妻者即為嗣子  
之母嗣子服嗣父以父之服亦服嗣母以母之服喪禮  
云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  
為所後者之妻若子鄭注云若子者為所後之親如親  
子疏云妻謂死者之妻也 即使嗣母早亡年未二十為嗣子  
妻即後人之母也



者固不可以殤父又焉可以殤母蓋嗣母未婚守志者業以夫之服服嗣父則嗣子受重承祧者必以母之服服嗣母矣曲禮云生日父曰母死曰考曰妣生既有嗣母之號歿必有先妣之稱未有稱之為先妣而不與厥考合葬者也其證六也儀禮禮記述女子之許嫁必受其禮於廟注疏謂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不可專輒禮云主人筵於戶西鄭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禮記曲禮云齋戒以告鬼神鄭注云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正義云謂嫁女之家受於六禮並在於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是許嫁者固由於受父母之命即無異受先專輒許人

通集三

至求恕齋

祖之命矣春秋之義王父命重於父命公羊哀三年傳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穀梁哀二年傳云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女子許嫁之時既受命於祖廟則未婚守志之念先祖實式憑之縱使父母欲奪其志為女子者不肯以先祖遺體再許他人亦得奉王父之命以辭父命歸氏貞女論云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今按許嫁之時已告祖廟其不肯以先祖之遺體再許他人正所以尊祖矧命也震川轉謂其以身許人豈非深文周內之詞耶矧為父母者稍知義理斷不肯強其女再許他人申已命而改先祖之命也李氏兆洛養一齋集跋守貞記云狐以其女字人也度亦當教之以貞矣是故既室之命致夫死而命之改適是教之以不貞也

於納徵之時居室之命行於守志之日父母既已許其既室即可許其居室胡氏承瑛駁室女不宜守志議云夫昏禮成於納徵其辭曰吾子有命既室某也既謂之為室矣何不可居室之有生時以屋為室死後以塚為室詩唐風葛生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毛傳云室猶居也鄭箋云室猶塚壙今按上文云百歲之後歸於其居鄭箋云居墳墓也蓋生則居於室死則居於塚也未有生可以居其室死不可以葬其塚者也其證七也夫婦之義等於君臣故晉謝奉

通集三

至求恕齋

論婦之拜時比於臣之策名委質通典卷五十九已拜婦道女義載謝奉與柳愔牋云夫拜時之禮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質與贄古字通用據左氏春秋之義書名於策定故也質與贄古字通用據左氏春秋之義書名於策委贄於庭者必死節於其君而不敢懷貳蓋其分已定故其志不移也左氏傳二十三年傳云子之能仕父教注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惠氏棟補注云服讀質為贄音語云臣委質於君之鼓韋昭曰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尚書稱二生一死贄故云委死之贄沈氏欽韓補注云士相見禮卑者奠贄再拜不親授若始見於君執贄至下所謂委贄者委之於庭不敢送於君前也杜典制毫無所知鄙倍甚矣試思婚禮納聘幣必先問名不猶臣之書名於策乎儀禮士昏禮云賓執雁見舅姑必先奠贄不猶臣之委贄於庭乎婦于舅姑婦執笄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降階受笄授也然則未婚守志之婦其名已達於夫家即可以見舅姑而行婦禮胡氏承瑛駁室女不宜守志議云曲禮曰男女非有禮行媒不相知名既相知名矣何不可事其父母之有



其贊已獻於堂上即可以謁祖廟而告婦來禮記備箋云三月廟見即士昏禮所謂婦人三月然後祭行也謂行祭於高曾祖廟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於廟即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人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廟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見乎其志不移如臣心之無二其分已定如臣節之莫渝其不改適他姓譬諸遺民之匿跡新朝沈氏欽韓幼貞婦龍氏墓版云一言期於久要一誓誓以死生此古忠臣烈士之風義也焦氏循離蘇樓集李貞女詩云或云未嫁義可斷此語迂腐殊離蘇樓集李貞女詩云或歸新朝往往慚慙假此語吾恐猶羞見此女其以死殉亡夫譬諸處士之致身故國焦氏循離蘇樓集自書貞論貞女之非也而辨之熙甫又撰張氏女貞節記張氏女未婚守節者也熙甫又引夷齊未有祿位於朝而恥食周粟孔子謂之仁以為論仁者宜取法孔子熙甫固大悔於前之論矣是故臣之忠義者

通集三

李求恕齋

必入葬於兆域之前既不因殤死而儀文稍殺日知錄云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若敵無存死而齊侯三稜之與之屏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章注踰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概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附身王事禮加二等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今按周禮賈疏云曲禮云死寇日兵注云當饗祿其後即下文云凡有功者居前是也云居前則不問為諸侯與卿大夫士但是有功則皆得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也此則曲禮云死寇日兵兼餘功若司勳下功事功國功之等皆是也據此則臣之忠義者不獨當入兆域婦之貞烈者必合葬於邱封之內亦不因未婚而制度少更未有守貞殉烈之婦能表墓而不能耐葬者也其證八也王肅喪服要記云御覽九引桃湯者起於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

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今按衛靈公之女見於左傳者惟孔文子之妻伯姬一人與此事迥異五年傳云衛孔圉取大子蒯瞶之姊生慳又云遂入適伯姬氏杜注云孔圉孔文子也蒯瞶姊孔伯姬此外別無可考未審要記本於何書且以為魯哀公葬父之時與孔子問答要記上文云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下文云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為而不知孔子反魯歲月與定公葬期相距甚遠定公以十五年二月薨九月葬是時孔子早十數年矣孫氏星衍以為王肅依托其說誠然但王肅卒於

通集三

李求恕齋

魏時而生於漢末先考青溪舊屋文集王肅生卒考云肅本傳但云甘露元年薨不言葬時年若干又不載生於何年魏志朱建平傳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眾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據此則肅卒年六十二有明徵矣從魏甘露二年逆數至漢興平二年凡六十二年則肅生於興平二年也是必漢時習俗以未婚守貞之女可為亡夫治沐然後依托其文詞亦必漢時議論以奔喪視斂之事合於女子從人然後依托乎古昔足見貞女之奔喪視斂漢時久有行之者不自近日始矣夫奔喪之時業已視斂則送葬之時必當臨穴未有始則聽其奔喪繼則聽其送葬而終則不聽其合耐者也其證九也世說新語云卷六賢媛



門 郝嘉賓死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

與郝郎同室死甯不同穴今按嘉賓係郝超之字據欲

迎妹還之語則此婦必已至郝氏不在母家據不得與

郝郎同室之語則雖適郝超尙未成禮孝標注引郝氏

譜云超娶汝南周氏女名馬頭既謂之娶而又未同室

者當是童養待年之婦也超卒於東晉太元二年十二

月據通鑑卷一百四年四十二據晉書其婦周氏當是繼妻蓋

超以甯康三年夏秋之間丁母憂其時超之父愔猶在

超當服齊衰期服晉書郝愔傳云轉會稽內史以年老

乞骸骨因居會稽三子超最知名郝

超傳云母喪去職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為臨安太

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惜卒通鑑云甯康三

年五月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

出桓氏族黨皆以為非計莫不扼腕固諫超亦深止

之沖皆不聽今按愔晚年會稽則超以母喪去職亦

必居於會稽桓沖求外出超尙進說以止之則其時必

猶在建康是甯康三年五月以前超尙未去職其母

憂至早亦必在是年六月以後儀禮喪服云父在為母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致申其私尊也今按唐

高宗時武后始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前乎此者皆

循古禮超為晉人其時父

在止為母服齊衰期也

婦待年因居喪而不及成禮歟抑或既除母服以後迎

婦視疾因身歿而不及成禮歟二者雖難以臆斷而其

為童養未婚之婦固可以推測而知也然則童養守貞

者生異室而死同穴有明徵矣朱氏彝尊書戴貞女事

死則同穴以言未同穴而食者也今按朱氏引詩係屬

斷章取義然與郝超婦所言正合可以證不同室而同

穴之蓋生既不肯歸於母家死亦必不肯葬於母黨未

有既不歸葬於母黨又不耐葬於夫墓者也其證十也

列女貞順傳載衛夫人之事云列女傳原文夫人上有

考證云按宣夫人乃韓嬰傳所謂衛宣公姜氏此宣字誤

考史記世家衛兄弟代立者作戴夫人為近之但未敢

專輒又王伯厚詩考及後序所引亦俱作宣也今按宣

字有誤誠如顧氏之說然考左氏閔二年傳云十二月

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歸公乘馬祭服五

稱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正義云此年之末文公即

位計戴公為君不過十數日耳據此則戴公即位之時

本有夫人在位十數日而薨不得有再娶於齊之事况

鄭風蝦蟆序云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

不齒也則文公閨門之內克脩禮義可知列女傳所言

弟立請願同庖斷非文公之事史記敘列國世及之次

序頗有抵牾意者衛君兄弟代立非由篡奪者不止於

戴公文公而世家誤以兄弟為父子亦未可知惜無明

通集三

空求恕齋

通集三

空求恕齋

通集三

空求恕齋

通集三

空求恕齋

通集三

空求恕齋

通集三

空求恕齋

通集三

空求恕齋

通集三

空求恕齋

通集三

空求恕齋

通集三

空求恕齋

通集三

空求恕齋



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焦氏循貞女辨引此傳而申之云此即未婚夫死不嫁者也劉向為魯詩學經之所傳漢儒之所重可知也胡氏承琪闢貞集序亦引此傳而申之云此蓋魯詩之說雖與毛異亦必有所受之夫其姜誠節婦而衛夫人猶然貞女也然而兩柏舟聖人並取之者亦可以見其無殊義矣今按劉子政世傳魯詩之學王氏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云蓋魯詩出於浮邱伯劉向為楚王交之孫交亦受詩於浮邱伯劉向之學魯而亦兼述韓詩經義述間云列女傳貞順詩之流也而亦兼述韓詩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

通集三

空求恕齋

作芣苢與文選辨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云云與韓詩外傳列女傳以邶風柏舟為合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王氏應麟詩考云韓詩柏舟衛衛夫人作用韓詩之說宣姜自誓所作自注云李廷仲云魯詩與韓詩或異或同均未可定序云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作邶柏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丁儉卿先生詩考補遺云厚齋既著魯詩源流而荀卿劉向引詩不編入魯詩者良以經師授受間有改移不敢為意必之說蓋其慎也而其為經師相傳古義足證周時未婚守志之貞女已得列於聖經則固無可疑也禮記雜記云夫人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則魯昭公以前諸侯之夫人皆受命於天子可知衛夫人未婚而服三年之喪終其身守貞

不貳存既受夫人之爵命薨必用夫人之葬儀生既不與新君同庖歿必仍與舊君同穴列女傳頌云後君欲刺卒守死君蓋夫人後世未婚守志之女得請誥命勅命以封贈者實昉於此未有膺命婦之秩而不耐命夫之墓者也其證十一也續漢書百官志云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焦氏循貞女辨引此謂今之旌表貞女自漢已然其考訂甚為詳審今更得一確據可以證明焦氏之說焉按漢末陸公紀為當代名儒其女鬱生以未婚守貞見獎蓋公紀雖為孫權所辟三國吳志陸績傳云字公紀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而其卒時

通集三

空求恕齋

孫權尚未建國稱吳故臨歿仍稱有漢志士續傳云操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受命傳但言年三十二卒未記何年其上文云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之奔九江在初平四年後漢書袁術傳云初平四年術退保平四年袁術走九江楊州刺史陳瑀拒術不納上溯五年以前為中平五年公紀生之歲也下推二十六年以後為建安二十四年公紀卒之歲也續傳云從今已去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今按晉武帝太康元年滅吳而天下統一統上溯建安二十四年凡六十一一年數正相合傳但言出為鬱林太守亦未記何年續漢書郡國志鬱林郡屬交州以史鑑參互考之交州之屬孫氏始於建



安十五年三國吳志士燮傳云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

云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士燮

兄弟相率奉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通鑑云建安十五

年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騭為公紀之出守鬱林當

交州刺史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

即始於是歲續傳云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

軍給兵亦以嶺南為新附之地故也其女以建安十七

年生於鬱林故以鬱生為名至吳黃武三年鬱生年甫

十三歲續傳注云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今按公

紀之守鬱林始於建安十五年終於建安二十

四年首尾十載必知鬱生以建安十七年生者

由黃武三年上溯十二年正建安十七年也嫁於張

白未及廟見成婚而白因其兄溫被誣連坐兩弟遂遷

死於遠郡續傳注云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日

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年始十

通集三

三適同郡張白待廟三月婦禮未及白遭罹家禍遷死

異郡今按張溫傳云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通

鑑敘張溫廢斥之事在魏黃鬱生立志守貞與白之姊

初五年即吳黃武三年也

殊同處備嘗困厄苦節以終其身姚信表云鬱生抗聲

交橫誓而弗許奉白姊妹發賦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

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今按張溫傳注引文

士傳云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為溫事已嫁者皆見錄

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

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

賀頌云與此表所言可以互證其族姊之子姚太常

吳志陸遜傳云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遜年長於康

子績數歲是遜乃公紀之族子鬱生之族兄也傳又云

於吳主援貞女表閭之例請褒為義姑姚信表云淑婦

善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乞蒙聖朝斟酌

前訓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

無合葬明文然表稱其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蓋張白卒

於遠方家人迎喪以歸鬱生葬送如禮故為邦人所稱

也其存時既受義姑之旌則歿後必耐張氏之冢此亦

事理之所宜然者矣况公紀與虞仲翔龐士元為友所

學能通貫羣經續傳云博學多識無不該覽虞翻舊齒

及善又意在儒雅作渾天圖注易釋

元皆傳於世幼敦詩書長玩禮易

行相承續傳云少悌後漢書陸康傳云祖父績在

獨行傳父喪有志操康以義烈稱少

子績幼年曾謁袁術懷橋墮地者故鬱生雖少孤失

怙而深知節義公紀卒於建安二十四年鬱生年甫入

節之不可謂非經訓禮教所陶淑也姚太常師事范子安

學有淵源尤深於易理晉書儒林傳云范平字子安研

徒皆從受業隋書經籍志經部易類有姚信注十卷子

部名家類有姚信士緯新書十卷集部別集類有姚信

集二卷錄一卷孫氏堂輯姚信周易注序云今其全書

雖逸然觀其解明夷右策之義述伏羲得河圖之說及

引詩之昨日釋時豫其闡揚從母之貞烈亦所以維持

公義而非僅以稱頌私親宜其文之卓然可傳也夫鬱

生守貞當蜀漢初年吳黃武三年即去東漢未遠足證

續漢志表門之貞女必指未婚守志無疑然則後世貞

女請旌法制實沿襲乎漢代六韜卷一云旌別淑慝表

案以為偽古文畢命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二語即本於

此今按六韜上文云帝堯王天下之時則旌表之典唐



虞時已行之矣列女賢明傳云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即旌表婦女之制特貞女之旌表至漢代始可考耳其門閭既能旌表則邱隴亦得崇封未有荷褒顯於

門閭而禁合耐於邱隴者也其證十二也合十二證以

觀則未婚守志死而合葬者實古禮之所有聖賢之所

許非若嫁殤之宜禁其疑可以決矣李氏兆洛跋守貞

之詩以為此必女未嫁而矢志以從者不曰君子不曰

良人不曰子美而曰我儀我特者不敢指言怙怙之詞

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假使已嫁而父母奪之詎不能

復禮自固據經力爭乎而惟宛轉求其也今按鄭風柏

舟為世子共伯之婦共姜守節而作自來皆無異說與

邶風柏舟舊說指為貞女者不同且我儀我特係夫婦

匹偶之詞較諸君子良人子美尤為親切李乃世之議

氏指為貞女特揣測之詞今不接以為證

未婚守志者多謂誓不再適者其節太高不免偏執而

過乎中歿後合葬者其意近厚不免矯枉而失其正不

知節有太高而過乎中者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夫家迎

女迫以訟獄而不從是其事也列女貞順傳云召南申

禮不備而欲迎之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

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

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雖速我訟亦不汝從今按周

禮大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注云荒

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衛風有狐序云古

者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召南野有死麕傳云凶荒則殺

禮猶有以將之是物不具禮不備者本可以若未婚守

志誓不再適者節高而非偏執不得謂之過乎中矣意

有近厚而失其正者聘妻之男無恙許嫁之女早亡夫

家迎柩葬於先塋而待耐是其事也胡氏培壘研六室

文鈔周禮嫁殤說

通集三

李求恕齋

云或問曰世有許字未嫁而死若未婚守志死後合葬

而夫家迎柩而葬之者非歟若未婚守志死後合葬

者意厚而非矯枉不得謂之失其正矣太高而過中者

君子未嘗不嘉而傳之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

以絕無禮之求列女貞順傳云君子以為得婦

防淫慾之行焉胡氏培壘周禮嫁殤說云禮女子許

未嘗不矜而容之嫁殤示有所繫屬既嫁而後夫親脫

其纓則女許字即屬于夫其生時已有夫婦之道矣未

可以嫁殤比女許字未嫁而夫家迎而葬之是與未婚

守志同為風俗之厚雖過禮從之可也況不失其正者乎古人議昏大都

不欲過早故行聘與迎娶相隔不得過遙焦氏循貞女

女少今之貞女多何也古男女議昏晚聘與娶一時事

故如衛宣夫人者偶也今人鄙說議昏或遲五年或遲

十年甚至二三十年聘與娶縣隔甚遠其中死亡疾病自不能免而聘幣既行即無可

移易或偶有不幸遭父母舅姑之喪止可如歸妹之愆

期不得更思改聘萬氏斯大禮記備箋解曾子問婚禮

謂雖已葬而喪未除需除喪卜吉之意原非使之別嫁

他人也其弗敢嫁弗敢從前吉遣嫁以俟其除喪原非

欲嫁他人而不敢也考士昏禮宗子父母沒則已命人

迎而不親往故有不親迎之禮此云婿弗取者不親迎

也而後嫁之即嫁此婿也內則篇云女子二十而嫁有

故二十三年而嫁所謂有故即有父母之喪也二十三

年而嫁即嫁十五許嫁之夫也豈適他人乎要之免喪

之後舍已定之婚配而別求他偶即六禮豈能遽行歲

月更須有特所謂嘉禮之時恐因之而更失矣且前此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其父主之告於禰廟而行

之亦既慎重其事矣一旦無故而絕之此豈近於人情

平虛氏文昭白虎通校語云婿不娶者哀未忘不即圖

娶也而後嫁之即嫁於婿之既已納幣者今按萬慮二

說小異然皆謂遺喪之家但愆期而不改聘可謂深明

經義或更有不幸膺赤婚斬衰之服果欲從恆德之貞

通集三

李求恕齋



一亦當自誓靡宅

易恆卦六五爻詞云恆其德貞婦人吉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今按

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內則云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大戴禮本命篇云男子謂之丈夫女子謂之婦人經義述聞據此以釋屯卦之女子貞不字謂婦人亦稱女子然則婦人女子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婦人從一而終猶言女子從一而終未與已婚皆在其內無論貞婦貞女均以從一為主繁辭傳云貞夫一者也即守貞也但人情不齊可善導而不可強抑故先王制禮非不望既嫁者悉守節未婚者悉守貞而其勢有所不能是以既嫁夫亡者三年喪終除服聽其再適人此

先王不得已而立此法也汪氏中述學與劬澹書云孟而無告者而夫死妻孀子幼無大功之親於是同居不同居繼父之服豈非人道之窮雖聖人亦不能事為之制

未婚夫亡者三月葬後除服聽其再受聘亦先王之制

通集三

主求恕齋

不得已而定此制也

勞氏史餘山遺書論未昏守節云夫曾子問中所云特勢有所不可

強且酌於理而無甚害姑求其當可而為此不得已之論此正聖賢處世參贊裁成之至意也而不可不曲為體

乎再適人者不許其封贈而再受聘者許其封贈此論人貴寬不肯深求耳非謂再受聘者為古禮所有而不

再受聘者反為古禮所無也焦氏循自書貞女辨後云肯自任其咎一則曰賢智者之過聖人所不禁一則曰雖不要於禮亦君子所樂道嗚呼此而過此而非禮將夫死即嫁者轉再適人者為後適之夫守節不許其請得為禮也哉

旌而再受聘者為後聘之夫守節許其請旌此成人之美無須責備耳非謂再受聘者為聖賢所許而不再受聘者反為聖賢所非也胡氏承瑛駁室女不宜守志議云先王之制禮也不強人以甚

難亦不禁人以獨遂其所言者皆人之所能行其所不言而苟有艱苦刻厲以自遂其志者雖聖人復起猶將許之必以先王所未言者即為非禮此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豈非與於不仁之甚者哉然則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此節婦所守之志固恆情所難能也

禮記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鄭注云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經義述聞云列女傳賢明傳宋鮑女宗日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貞順傳蔡人之妻日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息君夫人日終不以身更貳醮義皆本此是古本正作醮一受其聘終身不二此貞女所守

之志尤薄俗所罕見也明史稿項貞女傳云昔賢以一女傳云子名氏歲月飾而積之以歸陳忍自味哉蓋不事二夫誠為烈女而不聘二夫尤為女之至烈者矣若因再受聘者為禮所不禁遂謂不再受聘者為禮所禁則再醮者亦禮所不禁

通集三

主求恕齋

又可謂不再醮者為禮所禁歟

胡氏承瑛駁室女不宜而夫死守其志不改適者今之議者乃以接夫為重謂

而夫死守其志不改適者今之議者乃以接夫為重謂而接他人之社席試思既嫁夫亡不待三年喪終而再然後為有恥乎

適人者既干不義之條唐律居夫喪而嫁者謂之則未婚夫亡不待三月葬後而再受聘者亦在不義之列特

斬衰弔服之禮後世不能通行故未葬受聘之刑近代未曾議及然出乎禮即入乎刑後漢書陳寵傳云禮之

入刑相為服制與刑律相為表裏禮記服問云罪多而表裏者也服制與刑律相為表裏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鄭古禮有既葬除服之儀安見無未葬釋服之禁乎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洪獄日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



妻當棄市按漢律夫喪未葬而嫁為不道夏姬將適巫  
臣故讓求其老之尸今按未婚夫死不待其葬而遂釋  
服受聘雖視已嫁者情節較輕雖比傳於不道之律  
然其身蹈不義亦禮教之罪人在古律自當有禁也奈  
何議禮者不援據古禮以禁不義獨附會古禮以禁守  
貞卽有調停其閨者亦止謂未婚守貞者足以激厲頑  
懦在古時宜禁而在今日宜旌信如其言則是後代教  
化簡略風俗澆漓而守貞者尙為俗吏所欽蚩氓所重  
上世教化修明風俗淳厚而守貞者願為聖王所棄賢  
哲所譏也何怪是今非古者動輒謂古禮難用於今時  
哉又何怪不學無術者動輒謂經學無補於治術哉此  
義不明吾恐繼今以往且有移周禮嫁殤之禁施諸未  
婚守志之女者而旌表貞女之事甚至欲沮格不行氏勞

通集三

主球認齋

史餘山遺書云建州張仲嘉謂未婚遺故而女守節者  
一切不必旌獎果如其議則是前人本惡以待世今人  
反因之刻以絕人不能善會聖人處世之  
苦心微意而反掩人之大節甚可惜也 彼流俗之朝  
死夕忘者轉得藉斯言為口實於世道之污降升降大  
有所係也是不可以不辨



通義堂文集卷四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春秋集證跋

右春秋集證自隱公至莊公共抄本四冊自閔公以下  
 間尙有二十五冊未知是否完全此書無撰人姓名今  
 檢凡例二紙係用十三行墨板印格中縫有平津館三  
 字第一冊前有副葉二紙後有副葉一紙均係平津館印格平津館係陽湖孫淵如  
 先生齋名當即出其手筆又檢第四冊莊公三十二年  
 案語內引家侍御志祖云云旁用朱筆改家爲孫按志

通集四

一求恕齋

祖係仁和孫頤谷先生之名頤谷先生與淵如先生雖  
 宗派不同而道義相契淵如先生治城遺集內題家頤  
 谷侍御深柳勘書圖詩有天與吾家難玉肅之句其傾  
 倒也至矣此稿改家侍御爲孫侍御者蓋用鄭康成注  
 周禮稱鄭大夫鄭司農之例誠以著書與賦詩其稱謂  
 之閒稍有區別也然即據此一字亦足證其爲淵如先  
 生之書矣此四冊之末皆書辛未五月某日邵子峰初  
 校辛未係嘉慶十六年以淵如先生年譜考之是年官  
 山東督糧道三月督運五月回至德州平津館即在德  
 州署內時地均符惟年譜及阮文達公所撰家傳不言

曾輯此書意者作譜撰傳之時偶未見其稿歟此書標  
 題所稱春秋長編四冊皆係十二行紅格後改長編爲  
 集證凡例謂春秋事迹見於諸子百家者甚多皆三傳  
 所闕此編網羅放失舊聞竊附史學之後不爲解經而  
 作故事迹詳而議論不錄凡例又云三傳中君子日及  
行傳所論春秋之說雖非人物事迹以是春秋繁露五  
秋時人語及古義亦悉詳載餘書止載事迹然證佐集  
 而事迹彰則得失是非無難立辨不待多採議論而褒  
 貶之義自明雖僅自附於史學而其有功於經術也大  
 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載薛氏虞畿春秋別典十  
 五卷陳氏厚耀春秋戰國異辭五十四卷薛氏稽八名

通集四

二求恕齋

以編次惟各條之末不疏明出何書陳氏分國名以編  
 次所引諸書多著明某篇某卷此書按年月以編次其  
 詳審精核當與陳書並駕齊驅非薛氏所能企及就中  
 所徵引者如元和姓纂意林金樓子渚宮舊事之類所  
 節取者如廣宏明集法苑珠林之類與淵如先生編輯  
 他書之宗旨一一相同其爲手定之本無疑至於二十  
 五冊之內另有確證與否及末冊有無舊跋則當俟統  
 閱全書矣

李次白先生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後序

右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二十卷嘉興李次白先生



所著也先生生於乾隆癸卯多見當時耆舊嘉慶戊午  
洪稚存太史至嘉興先生年甫十六聆其緒論即深企  
慕先生擅青閣詩鈔卷上洪稚存先生建言詩有鴛水  
察橫經書舍卷下題洪稚存太史集後云龍頭甲戌乙  
亥閒謁孫淵如通奉於江甯事以師禮詩鈔卷下孫淵  
落成恭賦云多感師門憐立雪入園先許醉顏酡自注  
甲戌臘月二十七日師招陶山曼迦諸君子宴集園亭  
德亦與焉時為題山館樂神圖詩鈔卷下臘月十九日  
園未落成後序云問年記亥當丙子公生之前故詩  
古文詞大率與孫洪相近而遂於春秋左氏亦復相同  
太史左傳詰一書久已傳播通奉春秋集證亦有功經

通集四

三求恕齋

學之書其凡例云春秋事迹見於諸子百家者甚多皆  
不為解經而作故事述詳而論不錄然證佐集而事  
迹彰則得非是無難立判不待多採議論而褒貶之  
義自明雖僅自附於史學雖未刊行而稿本已具咸豐  
而其有於於經術也矣雖未刊行而稿本已具咸豐  
閏三月毓崧寓居東臺杜小舫方伯時官泰州分轉客  
有攜春秋集證稿本求售者自隱公至莊公共抄本四  
冊自閱公以下間尚有二十五冊因價昂未購其書未  
署撰人姓名檢其凡例二紙係用十三行墨板印格中  
縱有平津館三字平津館係通奉齋名又檢第四冊莊  
公三十二年案語內引家侍御志祖云云旁用朱筆改  
家為孫按志祖係仁和孫頤谷侍御之名通奉治城遺  
集內題家頤谷侍御深柳勸書圖詩有天與吾家難王  
肅之句此稿改家為孫者蓋用鄭康成注周禮  
稱鄭大夫鄭司農之例足證其為通奉之書矣前四冊  
初校在辛未通奉自德州引疾還江甯即在是年四冊  
皆書辛未五月某日邵子峯初校據通奉年譜是年官  
山東督糧道三月督運五月回至德州七月引疾重九

前一日自五冊以下是否寫定於辛未以前抑或告成  
抵金陵以後非懸揣所能知通奉年譜辛未以前常州  
於壬申以後非懸揣所能知張氏紹南所撰壬申以後  
江甯王氏德福續撰皆未言及春秋然通奉於先生既  
集證意者作譜之時偶未見其稿歟然通奉於先生既  
恨相知之晚錢衍石給事李次白墓誌云淵如孫先生  
徐幸菴侍郎李次白傳云時陽湖孫廉使星行亦僑寓  
金陵君投以詩百韻即相得甚歡與上下古今窮晝夜  
不諒必出其稿以相示況凡例所言欲補輯各門凡例  
人事迹傳聞異辭別作案語折衷其是俟諸書成之後  
又云此編既採諸子百家輔翼三傳則列國地名人名  
官名有不盡見於經傳者應別作春秋安知不引以相  
地名考姓氏表職官表以補前人之闕是此書緣起實因游通  
助錢君多付次白為卒其業是此書緣起實因游通  
奉之門徐傳云其在金陵時孫廉使輯漢魏之說經者  
為十三經佚注一書命同志諸人分任之君著  
通集四  
四求恕齋

有春秋左傳賈服而編次體裁則與太史為近書中引  
注輯述若干卷而編次體裁則與太史為近書中引  
用孫說稱為孫先生卷六昭九年傳昔召康公條卷十  
先生疏引用洪說稱為洪氏卷四莊元年傳絕不為親  
證云云七傳二十六六年傳夔子條卷十成十七  
年傳懼不敢占也條並引洪氏亮吉云云因有受業  
未受業之分而宗旨所存則二公皆其生平願學故此  
書實事求是由古訓以通大義微言凡春秋與周禮表  
裏左傳與國語公穀異同賈服兩家與經傳子史符合  
者一一溯其原委自天文五行輿地職官名物度數莫  
不條分縷析疏通證明至於杜注與賈服相違者正義  
多曲從杜說則必為之權衡時地揣測事情援古義以



表微掃浮詞以解惑不啻發蒙振落推陷廓清洵可謂左氏之功臣景伯子慎有靈必當引為知己此固由於天資卓犖稽古功深而亦因早見孫洪有以開先路之導也先生重師承而兼隆友誼非道義之友未嘗往來今安徽學使閣學餘姚朱公與先生訂僑札之交結范張之約哲嗣鎮夫隨侍節署與先生從子少石次孫杏孫聯聲舉之蹤紹紀羣之雅世敦古誼久要不忘哀輯先生遺書延寶應劉君叔俛精校付刊屬毓松作序閣學與先君子已卯同年夙仰光儀未經擬謁遽承委撰不敢固辭爰就先生師友淵源加以申述俾讀其書者

通集四

五求恕齋

知親師取友乃為學之大綱趨嚮端斯經術遂矣若夫搜采之多抉擇之慎考正訛誤之精則叔俛序中言之已備茲不贅焉

蜚雲閣叢書序 代阮文達公作

近儒治何氏公羊者莫著於孔檢討 廣森 治鄭氏儀禮

者莫著於張編修 惠言 孔氏之治公羊以春秋繁露為

根本 檢討公羊通義自序 張氏之治儀禮以四書古注

為階梯 凡三引董生繁露 其授受各有師承

皆專門名家之學也江都凌君曉樓 編修嘗辨四子書中漢說之 經術湛深力學

不倦推廣張氏之意著四書典故覈六卷又引申孔氏

之例著繁露注十七卷既而由四書以通三禮著禮論一卷而鄭氏之儀禮遂得其指歸復由繁露以通春秋著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而何氏之公羊亦探其奧蹟書凡六種統名為蜚雲閣叢書洵可謂任城高密之功臣僕鄭若柯之同志矣余昔官兩廣時延君至節署授諸子以經並錄其書之最精者刻入學海堂經解及余 子告還里而君已久歸道山其子東笙 錫 奉遺書乞余作序因述其說經之淵源為學之次第俾後之讀其書者知所從事焉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跋 代

通集四

六求恕齋

右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四卷先師許月南先生所著也第一卷為總論第二卷為提綱第三卷為述傳第四卷為傳外餘例總論一卷先述穀梁之有功於經者三端次辨趙匡劉敞程願學汪克寬顧棟高諸說之誤終論左氏公羊之異同蓋即以此篇為自序也提綱一卷舉其大端述傳一卷析其子目所分之門類大率相同正月例第一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例第二閏月例第三朔晦例第四即位例第五公如例第六朝例第七盟例第八郊例第九烝嘗例第十 提綱以郊與烝當合為一述傳 分爲 嘉禮例第十一 提綱以朝後述傳因春秋所書之觀乃大夫宗婦見夫人故



另列於此以備嘉禮一門大閱例第十二侵例第十三附公羊戰例

第十四敗例第十五潰例第十六入例第十七此滅入

取例第十八滅例第十九入例第二十此出入歸例第

二十一奔例第二十二卒葬例第二十三提綱分卒葬

為弒例第二十四殺例第二十五附用日食例第二十

六旱雲例第二十七附雨不災異例第二十八提綱有

崩蟲災等門述傳皆括於災異之內傳疑例第二十九若夫書時月日正

例及不用正例列於提綱之始書昔例及夜中中日

下稷例列於提綱之末而述傳內不列之者以其為全

書之通例不專屬於一門故有綱而無目也傳外餘例

通集四

七求恕齋

一卷則以傳無明文而僅見於范注者附之於後夫人

如例第一外相朝例第二聘例第三會例第四平例第

五遇例第六夫人饗例第七王使例第八歸例第九此

地之例與提綱述傳人歸之例不同宗廟例第十祭祀例第十一逆女例

第十二送女例第十三狩例第十四城例第十五伐例

第十六圍例第十七克例第十八救例第十九遷例第

二十諸侯奔例第二十一諸侯歸例第二十二執例第

二十三立例第二十四公薨例第二十五夫人薨例第

二十六周大夫卒例第二十七內女卒例第二十八贈

例第二十九有年例第三十大水例第三十一內災例

第三十二外災例第三十三凡注稱傳例為傳所本有

者則不復更錄焉此書本無目錄故因校刊既竣敬識

數語於後俾閱者易於檢尋至於作書之大指則諸家

之序已詳言之無庸復贊一詞矣

孫柳君十三經音義故序代

許叔重說文自序云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

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故日本

立而道生據此則許氏之辨析音義正所以詮釋經文

蓋其五經無雙實由六書獨擅故既綜經師之緒言以

成異義復採經傳之古訓以作說文昔人稱其以字解

通集四

八求恕齋

經不愧為身通六藝者誠至當不易之論矣願諸家疏

證說文雖皆推重其經學而專著一編特為闡發者則

自昔無傳書焉程易疇先生序程東治說文引經考云

治古文者得是書而讀之以論列羣經文字之是非而

考訂其得失夫豈復有迷於所往者哉其說可謂確矣

然東治之書第就說文所引羣經彙聚以考之而羣經

之字散見於說文者則未暇哀集也錢辛楣先生說文

答問云叔重生於東京全盛之日諸儒講授師承各別

悉能通貫取其合乎古文者稱經以顯之其文異而義

可通者雖不著書名亦兼存以俟後人之決擇其識可



謂精矣然答問所述第就羣經所有異文約舉以明之而說文之字本見於羣經者亦未暇徧考也歸安孫柳君孝廉博雅好古撰述等身於經學小學尤爲遂密頃以所輯十三經音義故屬余爲序是書以小學爲經經學爲緯其敘例謂說經以六書爲主文字之指歸莫善於說文故是書悉循其部又謂十三經所有說文所無者約千餘字其中或偏旁互異或音義可通或字形小變仍不得謂經有而說文無也今竝附於說文正體之下又謂是書載說文之引經字異無論已其不引經而皆關經訓特顯載之又謂是書於字形本之說文以蕪

通集四

九求恕齋

復乎古文於音義本之注疏釋文以求合乎漢學就敘例所言者以核全書其體裁無不符合以視張參之五經文字唐元度之九經字樣不啻過之洵所謂由小學以通經學可謂叔重之功臣而補程氏錢氏所未備矣昔顏魯公著韻海鏡源告成於湖州魯公撰烏程妙善寺碑備記同纂諸人姓氏而州人國子助教褚冲與焉今孫君以湖郡名儒勤於著書足以接武褚氏此藝林之盛美不僅爲桑梓之光也韻海鏡源久佚不傳考封氏見聞記云其書先起說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爲證然後注以諸家字書解釋既畢徵九經兩

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倣此釋其體例蓋以說文爲經九經爲緯較諸孫君此書雖有分部分韻之殊其大指則皆尊許氏而崇經術信乎小學與經學實相聯貫而以字解經之法先後有同心也然褚氏與眾人分纂而孫君則一人獨成其功力更深其學業亦更鉅矣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汪仲伊管樂元音譜序

聲律之協起於管音不獨當驗諸樂書抑且可徵於小學蓋說文律訓爲均布取義於聿律字下云均布也从律所以立均曲度也禮運注云其律字下云均布也从律所以立均曲度也禮運注云其聿訓爲筆取義於以

通集四

十求恕齋

聿書贖聿字下云所以書也楚謂之聿从聿一聿段本無聲字注云各本作一聲今正此從聿而象所書之贖也聿字下云聿訓爲走巧取義於以手持中聿字下云中注家於持中未加申釋中象筆形即謂以手持筆象筆形非中視之巾猶一也蓋下象筆毫上象筆管也是故溯製字之源本由聿生聿由聿生律律之用管猶筆之有管筆字从竹證以詩之形管足證筆用竹管由來久矣製筆者非竹管不能成製律者非竹管不能定然則作樂由管音而起不待旁證而已明矣歛縣汪君仲伊好學深思遠於樂律所著管樂元音譜發明管侖中聲及律呂旋宮甚爲詳備余於音樂之道夙未究心承示此書無以奉益爰就律管



之初義略加推闡以質之焉

唐元和寫本說文木部箋異跋

莫君子偲得米氏友仁鑒定唐人寫本說文木部之半

撰箋異一卷據枯缺末筆避德宗嫌名桓恒缺末筆避

穆宗諱定為中唐人書其說難矣毓崧復就唐代避諱

之例參互推求知此本寫於元和十五年穆宗登極之

歲尚在改元長慶之前蓋新主龍飛御名謹避此制由

來已久潛研堂集跋金石文字記云秦漢以後御名未有不避者故漢宣帝詔曰今百姓多上書觸諱其更諱詢許叔重說文於安帝名亦稱上諱即以唐事言之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於治字皆改易明皇時楊隆禮改名崇禮易嘗有生不諱之令乎穆宗以是年閏正月丙午即位已未

通集四

十一求恕齋

改恒州為鎮州以避御名此本恒字既缺筆則必書於

是月以後矣遠廟為祧既祧不諱故開成石經遇高宗

中宗睿宗元宗廟諱皆因已祧而不缺筆此本書且為

且案字反切之下一字所缺之上一字當是鳥字或於字易基為棋楊字下云齊書無棋字御覽卷八百二十三引其時睿宗元宗皆未

作基疑原本作基因避元宗諱改其時睿宗元宗皆未

祧也元宗祧於穆宗祧於睿宗祧於憲宗祧於廟之

時憲宗以元和十五年五月庚申葬景陵既葬即祧廟

既祧則祧廟不諱此本且字仍缺筆則必書於是月以

前矣縱或去京甚遠聞詔較遲當亦不出是歲秋閒必

不遲至來春長慶紀元之後則定為元和寫本復何疑

哉或謂肅宗祧於敬宗祧廟之時而開成石經字仍避則長慶年間睿宗新祧且字何妨缺筆不知唐朝九廟之制太祖高祖太宗三廟不祧餘六廟則三昭三穆彼時議禮者多主兄弟同昭穆共為一世文宗係敬宗之弟開成時肅宗雖祧尚在六世之內至若元宗至憲宗六世紹承皆父子相傳無兄弟相及穆宗踐阼則睿宗已在六世之外雖同一新祧而諱不諱自有區分未可一概而論矣惟是虎字為太祖諱丙字為世祖嫌名世字為太宗諱此本皆不缺筆

藏虎兇柄字丙聲某字世聲世祖之廟祧於祧代宗之時故開成石經丙字不缺筆若太祖太宗皆不祧之廟

故開成石經遇虎字無不缺筆太和三年石刻尉遲汾自武通云云潛研堂金石跋尾云即白虎通避唐諱改之也今按太和開成皆文宗年號太和三年下距開成二年刻石經時不過八年足證其時遇世字亦無不缺

筆貞觀時雖有二名不偏諱之謂自承微以後即單用一字無不避缺而此本竟不缺筆

者蓋古人避諱之法令由疎而漸密在前漢惟時君之名避改最嚴此外則無畫一之例故焦氏易林作於昭

帝之時書中止避弗字而先朝廟諱不避至後漢則嚴

近而略遠故說文曾經表獻於朝書中遇東京諸帝之名則但稱上諱遇西京諸帝之名則不復避雖景帝為

光武所自出而啟字不避高帝文帝皆不祧之廟而邦

字恒字亦不避此必因世數已遙可援親盡不諱之例

也唐時功令雖較漢為密而較宋猶疎唐時嫌名不盡宋時則嫌名之諱愈密即舊名單字者亦必避矣石經係奉勅所刻自必謹嚴

通集四

十一求恕齋



此本非進呈之書不無潤略故太祖太宗論廟制固屬不祧而計世數則已在祧廟之外意者當時民間傳寫書籍者因世祖較太祖為近高宗中宗較太宗為近三廟既祧丙字治字顯字業已不復避諱遂於太祖太宗之諱亦援親盡不避之例如後漢時不避高帝文帝之諱歟且刻石較之寫書更宜謹嚴而唐碑亦閒有潤略故貞元時或不避隆字田府君廣德時或不避世字郭陽家開元時或不避丙字金仙長公主碑係元宗御萬廟碑筆尤非臣下所書可比萬歲登封時或不避虎字封祀壇碑立於武后之朝碑中唐諱也書葉為菜仍係避太宗諱則非夫德宗時元宗未祧元宗時世祖未祧代宗

通集四

三求怨齋

時太宗世數未遙武后時太祖世數更近其歲月皆先於元和而大書深刻者亦復失記缺筆然則當元和時傳寫經籍者於虎字世字偶未缺筆安在非情事之所有乎元和十五年歲在庚子至今已閱庚子十八歷年千四十五而此本歸然獨存若有神物護持就中字句之詳略異同足以校補各本之脫訛印證諸儒之考訂者斷非後人所能依托况枯字為應避之嫌名雖亦在耳目之前然究不若虎世兩字熟在人口昌黎諱辨詳里塾咸知不勢秉機之語如謂好事者所作贗本豈有能知枯字當待讀史也待讀史也缺轉不知虎字世字當缺而留此罅隙授人以攻擊之

門闕者不可競指為白璧微瑕遽抑連城之價也用是援引此例以塞疑竇之端焉若夫箋異之疏通證明語簡而義核則留心小學者自能識之不待縷陳矣

說文疑錦錄序

古人經術詞章皆導源於小學故司馬長卿作凡將篇楊子雲作訓纂篇許叔重之說文解字亦援引其書蓋文苑之奇才即儒林之碩學也秀水萬氏循初著說文疑錦錄一書撮其單詞儷為耦語則昉於梁朱澹遠之語對隋書經籍志雜家類有語對十卷朱澹遠撰與無錄解題稱澹遠為湘東王功曹參軍分別部居標題篇目則昉於宋林鉞

通集四

西求怨齋

之漢傳漢傳分五十篇其專就說文採錄則昉於春秋十賦宋李宗衡所作見全取左氏以求屬對之工其特以疑錦命名則昉於文心雕龍才略一朝綜文千年凝錦之語其自序謂一時與會無益簡編然條理分明擷擇精當雖小學之支流餘裔實駢文之大道康衢譬諸治銅山以鑄錢游鄧林以折杖斷非展轉裨販者所能剽襲真可傳之書也余家有舊藏鈔本紹古齋主人雅重其書爰仿知不足齋板式校而付梓問序於余余謂文章之體成於奇耦相參堯典文言多用偶語昔賢述之已詳即以說文自序而論其中運用排偶之處層見



叠出宮商翰藻文質相宣置諸文選之中亦出類拔萃之作然則許氏之書其推樸學萬氏所錄獨挾華詞斯固殊途同歸並行不悖矣揚州小學選學自曹魏公孫李徐以來氣脈相承淵源有自觀於此書之刻足徵繼起者有志於根柢之學以溯前哲之傳亦吾郡之佳事也余故樂得而序之

劉慈民讀說文記序

六書之學以說文為統宗義蘊宏深孳尋靡盡雖門徑多開於先覺而推闡有待於後賢蓋創始固難而觀成尤為不易非精心果力鮮克奏其功也南豐劉慈民中

通集四

五求恕齋

翰好古績學篤嗜許書考究有年手輯讀說文記分為

數種一在以說文字體正經傳字體與江晉三經典正

字相同晉三有經典正字六卷其與汪孟慈先生書云

往諸家聚訟將經字一改而豁然確斯改漢後傳訛之本以復聖經之舊而經義愈明一在以說

文諧聲為經偏旁為緯與陳仲魚說文聲系相同小學

十載既文達陳仲魚論語古訓序云陳君精於六書嘗

著說文解字正義又以說文九千言以聲為經偏旁為

緯輯成一書卷二十九載既文達書陳仲魚聲類拾存

後云海甯陳君德嘗著聲系一書因部分未定故編輯

依廣韻一在以各書援引校定各本說文一在以說文

水名印證漢書水道與嚴鐵橋說文疏義相同鐵橋說

自序云益編索異同為說文長編亦謂之類考有天文

算術類地理類草木鳥獸蟲魚類說文引羣書類羣書

引說文類將校定說文誤為疏義孫氏星衍欲先觀為快乃撮舉大略就毛氏汲古閣初印本別為校議世為願陳書作而未成江書成而未行嚴書行者僅有校議之略而無疏義之全其說文地理類列於長編者亦未

付刊就中水道源流無由知其若何敘述識者深致惜焉今中翰編纂此書就前人著作觸類旁通略者增而

詳之闕者搜而補之其稿本雖未睹其全然就所已見者去取甚嚴辨訂極允知全書竣後必蔚然鉅觀而企

望早成者尤在諧聲一種蓋自北宋沈括已主持右文

左類之論沈氏夢溪筆談卷十四云王聖美治字學演

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水類其左皆從水所謂右文者如

美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

皆以義張氏游宦紀聞卷九

為義也南宋張世南謂義在右旁云自說文以字畫在

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美

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病而有所不足者為

殘貨而不足貴重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青字有精明

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漏濁者為清目之

能明見者為晴米之去籠皮者為精元時吾邱衍謂說

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文諧聲為韻書之本吾邱氏問居錄云韻書之作實本

泥靡乖離蓋份邪駢等類皆以龍豐尼非虛分于為

諧聲而韻書中皆分析為各韻若能依說文諧聲之法

別為通韻則毛詩楚辭古賦選詩之韻了然可知則以聲為主並非創自戴段

諸君然趙搗謙之書相傳謂以聲統字而全書體例莫

得其詳李東陽麓堂詩話云趙搗謙嘗作聲音文字通

總目一卷十二卷未有刻本本入內閣而其十一止存

以聲統字近代諸儒繫聲分部者大都藉以講求古韻

通集四

五求恕齋



而於字之因聲取義比類相從則議論雖多而成功絕少大著即聲以明義由本義以得引申俾轉注假借之源流不煩言而自解豈獨副後學勤求之志抑且竟前賢未遂之功所冀賞奇析疑先覩為快也況此種既成則餘三種次第告成更易於為力由是而擴充多種會萃為說文叢書余更樂觀其成焉

楊石卿重繪說文統系圖序

楊石卿司馬篤嗜金石深於篆書就羅兩峰道人為桂未谷先生所繪說文統系圖臨摹縮本出以屬題余謂漢人治經最重家法凡子孫承祖父之業弟子得師傅

通集四

七求恕齋

之傳枝派臚列於史書有如譜牒誠以統系為儒林所重而見知尤切於聞知也許祭酒之子冲所作進說文表根柢經義克紹家聲弟子尹珍自遠道來受五經還以教授是說文之統系莫若二子為最親茲圖所列自江顏李徐下逮張有吾邱衍雖皆罕究說文然第私淑而非親炙所當增繪二子以補前哲之遺譬諸宗鄭學者欲繪禮堂統系之圖自必首列益恩小同與趙商張逸等人然後推及魏晉以來之士也質諸大雅以為然乎

全韻玉篇跋

全韻玉篇上下二卷不署撰人名氏亦不言刊書歲月據書中遼字下注云契丹國名汴字下注云宋京則作書者必在遼宋以後矣又據注中所言之韻皆與王文郁劉淵之平水韻略部分相同則作書者必在王氏劉氏以後矣或謂此書用高麗紙刷印而注中復有非篆非隸之奇字疑是高麗人所作案此書各部之字有為外國之名者注中必顯言之如倭字下注云海中國名趾字下注云南蠻交趾龜字下注云西域屬國龜茲皆明著其為外夷之國惟麗字下注云東國高麗鮮字下注云東國朝鮮則特稱為東國而不與他國之書法相

通集四

六求恕齋

同者蓋以詩小雅大東序所言之東國本指中國之地大雅嵩高之南國是式韓奕之奄受北國皆指中國之地與此序之東國正同而高麗居中國之東故自稱為東國以求附於中國之諸侯也況此書蠻字下注云南夷猷舌人獠字下注云西南夷名戎字下注云西夷貉字下注云夷也皆係輕忽鄙略之詞至夷字下獨注云東表嶠夷者蓋鄭重言之以見唐虞之時其地本中國之東境而高麗之迥異於他夷自隱然著於言外其用意可謂巧矣是故廣韻集韻類篇麗字下皆注云東夷國名惟此書但言東國而不言夷誠以廣韻集韻類篇皆中國人所作必稱之曰夷者不使與



華夏相混也此書則高麗人所作必諱其為夷者不肯與蠻貊為伍也然則謂此書為高麗人所作者雖以意推測之言而就全書文義核之似亦未嘗無據也此書之目分二百一十四部始於一部終於倫部以筆畫之多寡為次序之先後與明梅膺祚之字彙目錄全同惟彙風部在飛部前此書風部在飛部後為小異耳而此書之勝於字彙者其大端蓋有三焉字彙喜載俗字故委巷流傳鄉壁虛造者莫不汗其簡編此書所收雖亦未能免俗然較諸梅氏所收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而已其勝於字彙者一也字彙不知古韻而好言反切故周秦人之本音及唐宋人之誤讀皆妄以為叶韻此書但述今韻而於古韻不置一詞尙得不知蓋闕之義而無強作解事之談其勝於字彙者二也字彙好引書而不加決擇故所述經史子集訛舛甚多此書於古今載籍絕不一引固屬過於簡畧然而雜亂冗蔓之弊則亦庶乎免矣其勝於字彙者三也若夫分別部居不用說文始一終亥之法則自龍龕手鑑以後之字書相沿已久未可歸咎於此書矣要之作此書者之意本取其便於檢韻蓋外夷之有文學者以高麗為最其國之考試亦以詩賦士之應舉者輯為此書以供家塾之用故每字之下必注明屬於何韻

通集四

九求恕齋

其有一字而數韻兼收及平仄兩讀者亦必詳為分析各著其義俾緝閱者一覽瞭然其體例實為前人所未有而最有裨於初學者也然則此書之名全韻玉篇雖不能與顧氏之玉篇相提並論而以視陰氏之韻府羣玉亦足稱伯仲之間固小學中可存之書也至於刊刻之工紙墨之美猶其餘事焉爾

助字辨略跋

確山劉南泉先生撰助字辨略五卷自序謂閒管博求眾書摭拾助字都為一集其類凡三十其訓釋之例凡六班諸四聲因以為卷嘉興錢氏泰吉曝書雜記云引

通集四

二王求恕齋

據該洽實為小學之創例近時王伯申尙書著經傳釋詞十卷其撰著之意略同此書詰訓益精密然創始之功不能不推劉君也今按此書曾於康熙五十年為海城盧氏承瑗所刊盧氏序云爰付開雕公之區內其序係康熙五十年九月所撰而傳播未遠故高郵王文簡公亦未獲見然經傳釋詞所言往往與此書暗合凡常語習見者姑不具論釋詞卷一云爰于也卷三云惟獨也卷四云曷何也卷五云孔其也卷六云甯願也卷七云而承上之詞卷八云雖詞兩設也卷九云誰何也卷十云蔑無也凡此之類皆先舉常語習見者以著通行之義然後推及其與詞也此書之今以其最精確者約舉言之如與如也釋詞卷一云廣雅云與如也與其皆謂如其也或但謂之與孟子萬章篇曰與我處誠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



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以猶及也釋詞卷一云以  
是民為堯舜之民哉此書卷三約同以猶及也釋詞卷一云以  
猶及也易復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猶及也釋詞卷一云以  
其國君凶言及其國若也此書卷三約同以猶及也釋詞卷一云以  
卷一云猶及也物相若則均故猶又有均義襄十年  
左傳曰從之將退不從亦退猶將退也釋詞卷一云以  
退之猶將退均將退也論語堯曰篇曰猶之與人也釋詞卷一云以  
內之各謂之有司猶之與人均之與人也釋詞卷一云以  
曰苟與人與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甯於安為語助  
故國爾猶且黜均將黜也此書卷二約同安為語助  
釋詞卷二云安猶則也字或作案荀子勸學篇曰上不  
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  
耳安猶則也言既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  
識順詩書而已也揚雄注云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  
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  
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  
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  
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此  
約同安焉也然也釋詞卷二云安焉也然也荀子榮  
約同安焉也然也釋詞卷二云安焉也然也荀子榮

通集四

三求恕齋

也屈焉窮貌也楊注曰安語助焉猶於也釋詞卷二云  
猶言屈然窮矣此書卷一約同焉猶於也釋詞卷二云  
子盡心無親戚君臣上下也此書卷二約同焉猶於也釋詞卷二云  
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也此書卷二約同焉猶於也釋詞卷二云  
釋詞卷二云焉猶於也此書卷二約同焉猶於也釋詞卷二云  
遠首鄭焉依周語作晉鄭是依此書卷二約同焉猶於也釋詞卷二云  
中助辭也釋詞卷三云云矣成十二年助詞也傳曰我周之東云語  
為語助此書有猶又也釋詞卷三云云矣成十二年助詞也傳曰我周之東云語  
相見禮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等箋注並曰有又猶  
也釋詞卷三云云矣成十二年助詞也傳曰我周之東云語  
皆也釋詞卷三云云矣成十二年助詞也傳曰我周之東云語  
一而以此益我失之今從庸猶何也安也詎也釋詞卷三  
朱傳此書卷五約同庸猶何也安也詎也釋詞卷三  
也安也詎也莊十四年左傳曰庸非貳乎昭十年曰庸  
愈乎皆也庸與何同意故亦稱庸何襄二十五年曰庸  
傳曰將庸何歸庸與何同意故亦稱庸何襄二十五年曰庸  
注曰將庸何歸庸與何同意故亦稱庸何襄二十五年曰庸

稱庸安荀子有坐篇曰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庸猶安也庸與詎同意故亦稱庸詎吾所謂庸不何不  
詎知吾所謂知非庸詎也此書卷一約同言云也釋詞  
也釋詞卷四云管子小稱篇曰不為言云也釋詞  
云言云也語詞也話言之言謂之云語詞之云亦謂之  
言若詩葛覃之言告師氏之言告君子歸泉水之駕言出遊  
伯兮之言樹之背小戒之言念君子易繫詞之德言盛  
禮言恭皆與語詞之云同義而毛鄭釋詩悉用爾雅言  
我之則施之不得其當也此書卷一約同誕發語詞  
未安則施之不得其當也此書卷一約同誕發語詞  
也釋詞卷六云誕發語詞也詩生民曰誕彌厥月誕實  
則詰鞠為病矣而者句絕之辭釋詞卷七云漢書韋賢  
詩著曰侯我於著乎而論語子罕篇引詩曰唐棣之華  
華偏其反而微子篇曰而已而此書卷一約同而  
猶若也為詞卷七云而猶若也若與古同聲故而訓  
約同而猶若也若與古同聲故而訓

通集四

三求恕齋

若此書卷一約同如猶然也釋詞卷七云如猶然也若論語鄉  
一約同如猶然也釋詞卷七云如猶然也若論語鄉  
屬是也此書如猶將也釋詞卷七云如猶將也又孟子  
卷一約同如猶將也釋詞卷七云如猶將也又孟子  
字亦與將同義如猶與也及也釋詞卷七云如猶與也及也  
此書卷一約同如猶與也及也釋詞卷七云如猶與也及也  
與大夫入也鄭讀如為若若亦與也論語先進篇曰方  
六七十如五六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  
同義此書若如此也釋詞卷七云若如此也  
哉言如此勤也孟子梁惠王篇曰以此書卷五約同然  
所欲言如此勤也孟子梁惠王篇曰以此書卷五約同然  
詞釋詞卷七云廣雅曰然所也應通作應孟子公孫丑  
是此書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但為應詞而不訓為  
二約同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但為應詞而不訓為  
言焉也此書斯語助也釋詞卷八云斯語助也詩瓠葉  
卷二約同斯語助也釋詞卷八云斯語助也詩瓠葉  
首非此書將猶抑也釋詞卷八云將猶抑也楚辭卜居  
卷一約同將猶抑也釋詞卷八云將猶抑也楚辭卜居



往勞來斯無窮乎 且猶夫也 釋詞卷八云且猶夫也孟  
此書卷二約同 且猶夫也 釋詞卷八云且猶夫也孟  
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即猶若也 釋詞卷  
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此書卷三約同 即猶若也 釋詞卷  
書西南夷傳注曰即猶若也 史記秦本紀曰晉公子圍  
聞晉君病日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言若君百歲後也  
此書卷之語助也 釋詞卷九云之語助也禮記射義公  
五約同之語助也 釋詞卷九云之語助也禮記射義公  
年左傳介之推杜注曰之語助也禮記射義公  
名中有之字者皆放此此書卷一約同 只語已詞也  
釋詞卷九云說文只語已詞也詩鄭柏舟日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毛傳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字亦作軼莊子大  
宗師篇日而矣來為軼軼誤注軼辭也楚 翅與啻同 釋  
辭大招句末皆用只字此書卷三約同 翅與啻同 釋  
卷九云書秦誓日不啻如自其口出孟子告子篇日取  
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莊子大宗師  
篇日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夫猶凡也 釋詞卷十云孝  
翅並與啻同此書卷四約同 夫猶凡也 釋詞卷十云孝  
夫猶凡也 釋詞卷十云孝 夫猶凡也 釋詞卷十云孝  
人也二十七年日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此書  
通集四 三求怨齋

卷一 此皆作釋詞者溫故知新深造自得之語而此書  
約同 此皆作釋詞者溫故知新深造自得之語而此書  
意指與之不謀而同可謂疊矩重規若合符節者矣况  
乎此書所推闡引證有較釋詞更詳可補其未備者如  
遐不與瑕不皆係何不之意不遐與不瑕皆係得無之  
意 釋詞卷四云遐何也詩南山有臺日樂只君子遐不  
眉壽 釋詞卷四云遐何也詩南山有臺日樂只君子遐不  
遐不作人遐不皆謂何不也禮記表記引詩作瑕不謂  
矣鄭注日瑕之言胡也傳箋皆訓遐為遠失之此書卷  
二云遐得為胡者遐何音相近何胡音相近也又詩邶  
風泉水濼臻于衛不瑕有害朱傳云瑕何也言如是則  
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于義理乎又二子乘舟願言思  
子不瑕有害朱傳云不瑕疑辭也愚案毛傳訓遐為遠  
與詩義全無干涉朱傳義長也不瑕有害猶云得無有  
害蓋泉水以衛女義不得歸故疑歸而有害乘舟則國  
人既傷二子見害乃故為唯恐見害之言以哀之也不  
瑕得為疑詞者不有無義瑕有何義何甯義通得無無

甯首疑 薄汗我私薄辭我衣薄言采之諸薄字係發語  
詞薄言震之薄言追之兩薄字亦係發語詞 釋詞卷十  
也詩葛覃日薄汗我私薄辭我衣又采芣苢日薄言采之  
傳日薄辭也時邁日薄言震之韓詩薛君傳與毛傳同  
此書卷五云詩國風薄言采之毛傳云薄辭也正義云  
時邁云薄言震之箋云薄言前也甫始也亦有客日薄言  
追之箋云王始言饋送之以薄為始者以時邁下句云  
莫不震登明上句薄言震之為始動以威也亦有客前云  
以繁其馬欲留微子下云薄言追之是時將行王始言  
饋送之詩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為始餘皆為辭  
也愚案薄辭也言亦辭也薄言重言之也詩凡云薄言  
皆是發語之辭非時邁有客二詩又別為甫始不如正  
云也是其例也有與釋詞微異可存以俟考者如汔訓  
為其亦可訓為期 釋詞卷四云詩民勞日民亦勞止汔  
傳孔子引前詩云杜注日汔其也於義亦通此蓋出  
三家詩或是左傳舊注如此後漢書班超傳超妹昭上  
通集四 三求怨齋

書引前詩云云李賢注亦日汔其也此書卷五云爾雅  
云汔汔也郭注云謂相摩近邢疏云說文云到摩也郭  
讀譏為到云謂相摩近孫炎云汔近也大雅民勞云汔  
可小康鄭箋云汔幾也反覆相訓故汔得為幾也昭二  
十年左傳亦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  
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  
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  
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愚案詩大雅汔可小  
康毛傳云汔危也危是幾將之辭故詩箋訓汔為幾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杜注云汔其也未嘗訓期為幾也  
此文邪其語辭也周昌云期乃口吃聲皆不為義與幾  
將之義無涉正義云然者謂汔既幾聲皆不為義與幾  
語聲 愁可訓為且亦可訓為甯 釋詞卷五云愁且也哀  
不愁遺一老俾屏子一人以在位杜注日愁且也王肅  
注家語終記篇同應劭注漢書五行志日愁且辭也言  
是年傳那盈之臣日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威之  
死也以為快愁亦且也言鈞之將死且使吾君聞勝與  
之死而快意也杜以愁為發語之音於文義未協此書



卷四云詩小雅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宜侯多  
藏不怨遺一老俾守我王注疏訓愁為心不欲自強之  
辭言皇父不自強留一人輔天子也左傳哀公十六年  
晏天不弔不怨遺一老杜注云愁且也愚案訓愁為強  
者爾雅之文也然詩言非勉強之義不如杜氏訓且為  
安言聊且留一老都不肯也又在傳昭公二十八年祁  
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賦之死也以爲  
快杜注云愁發之音愚案發語之音猶云當也今云  
甯可有作去聲者其音乃近于是其例也有其義爲釋  
詞所未述而犁然當於人心者如其有豈義此書卷一  
辭也又廣韻云豈也莊子齊物論人之生也固若是芒  
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戰國策今也寡人一  
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  
情也史記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不背哉  
此其字並是豈辭其豈音相近故通也論語才難不其  
然乎不其然猶云豈不其然乎今案釋詞卷五其字下各  
條未有訓爲豈者豈字下雖有其字固其誠義此書卷  
之訓亦未言其字又轉訓爲豈也四云禮

通集四

玉求怨齋

記投壺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鄭注云  
固之言如故也言如固辭者重辭也禮記少儀聞始見  
君子者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鄭注云固如故也重  
則云固正義云再辭也不云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  
不即見己已乃再辭故云固也若初辭則不云固愚案  
此固字是心誠如此非有虛假之謂若訓作再則少儀  
云始見君子豈可使云再願聞名邪今按是其例也  
釋詞卷五固字下各條未有訓爲誠者是其例也  
其字爲釋詞所未載而鑿然合於古訓者如方有將義  
方今有向時之義此書卷二云方富也又詩國風方何  
期也庾子山哀江南賦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  
猿鶴方亦將也將亦方也古人文別而義同如此類甚  
多非有兩義又國風方將萬舞鄭箋云將且也愚案方  
將重言也又張平子南都賦方今天地之唯刺帝亂其  
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李善云漢書音義云方  
向也謂高祖之時倉頡篇云今時辭也謂光武思案方  
今猶云向時不必以向屬高以今屬光方今得爲向時  
者反訓也爾雅訓肆爲故今訓徂爲在存郭注云肆既

爲故又爲今今亦爲故故亦爲今此義判反可兼通又  
云以徂爲存猶以亂爲治以曩爲曩以故爲今此皆語  
詞未載方字卷五今字下亦未載方今之義振有作義  
振古有自古之義此書卷四云振爾雅云古也郭注云  
案周頌載及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猶云久若此郭注云  
箋云振亦古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自古而如此  
所由來者久非逾今時是也愚案振古得爲自古者振  
作也凡創始者爲作此欲溯其所由來故謂之振古猶  
云自有天地以來也蓋當時是其例也然則此書洵足  
與釋詞相爲表裏豈非治小學之士所當寶貴者歟若  
夫同一援據舊文也釋詞必舉其最初而此書不必盡  
從其朔釋詞卷五顧字下引燕策曰吾每念常痛於骨  
王事而曾老不聽政顧爲臣此書卷四顧字下引史記  
刺客傳與燕策第一條畧同又引史記燕世家與燕策  
第二條全同今按同一發明通假也釋詞能窮其究竟  
而此書未能盡獲其源釋詞卷四云意意蓋抑並字異  
竝同也又云距距年巨渠遠其義一而已矣此書卷一  
未言此則草創之濶疏不及大成之美備然後來雖云  
居上而先覺終不可忘盧氏序云夫爾雅諸訓匪不昭  
契以還未有發其緘縻而導夫先路者此吾友譬諸吳  
氏陳氏講求古韻遠不若亭林之宏通吳氏澄梅  
氏辨證古文迥不如潛邱之綜核而好古績學者未  
嘗不稱許其書不得因大略具而遂鄙椎輪藻火興而  
遽遺韋韋矣至於釋詞所述者上自九經三傳下迄周

通集四

玉求怨齋

通集四



秦西漢之書而東漢以還則概從其畧此書所述者自  
經傳諸子史漢以外旁涉近代史書雜說文字詩詞五卷  
莫字下云朱子語類云莫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  
莫是者方言猶今云恐是也又宋史岳飛傳莫須有三  
字何以服天下莫須猶莫是也又王右軍止股活北伐  
書保准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莫過猶云不如  
也又郭頌古墓孤記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為害乎杜  
子美詩遮莫鄰雞下五更遮莫猶云儘教一任其如何  
也又盧祖皋詞溪魚堪鱸切莫蓋釋詞以經傳為主故  
採錄不多此書以助字標名故臚陳較廣緣體裁小異  
斯去取有殊耳然此書雖搜羅甚富而斷限最嚴元曲  
之詞絕不闕入自序云至于元曲助字純用方言無宜  
編今無傳本其為輯而弗成抑係一編以附卷尾今按此  
成而弗刊與刊而弗傳不可考矣方音之字亦不輕收

通集四

三毛求恕齋

卷一 頤字下云史記陳涉世家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  
沈者愚案漢書陳涉傳省頤字蓋夥頤者驚歎之聲夥  
之餘聲便是頤故漢書省去也陳蔡光黃閔人言如此  
則云正樣其呼正字如沈去聲蓋客驚歎涉之富貴至  
于如此也卷二 登字下云公羊傳隱公五年公易為遠  
而觀魚登來之也何休云登讀言得來之者齊人語  
也齊人名求得為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  
也愚案今山東人呼得字為德歸切與登字音近故以  
得來為登來也故詳贍而不入於蕪博洽而不流於雜後之人  
誠能循其條目觸類旁通則東漢以後宋元以前之書  
其詞氣異同均能洞悉其為功也大矣咸豐乙卯秋故  
南河總督贈右都御史聊城楊公得傳鈔之本深重其  
書復念南泉先生遷居濟甯有同鄉之誼爰分清俸特  
為重刊延秀水高君伯平精校授梓毓崧獲見是本因

綜括書中大指揭其要而申言之以告世之願讀此書者焉

通集四

三毛求恕齋

通義堂文集卷四



通義堂文集卷五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校刻漢書凡例

一 文淵閣本漢書較 武英殿本漢書考證加詳其

纂修官為邵二雲學士提要亦出其手學士深於史學

所校甚精今茲議刻漢書意在博考各家則 閣本尤

當首列雖巨帙傳抄不易而 四庫全書考證向有刻

本流行 閣本與 殿本異同尙可見其大畧亟宜登

載以定折衷

通集五

一 求恕齋

一 荀氏漢紀雖改紀傳為編年而根柢實在漢書所據

之本猶是漢時舊帙巽巖李氏云資治通鑑書月皆舍

并而君蘭君簡端端與譽覽竟等字班而從苟蓋以悅修紀時猶未訛

猶兩存之疑以傳疑先儒為慎之也 所當取校以存古

本之遺

一 類書中時代近古者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

之類所引漢書皆唐以前舊本太平御覽雖時代較後

然其書多取材於北齊修文殿御覽直齋書錄解題載

六十卷是南宋末年猶存也陳氏謂修文殿御覽三百

太平御覽本於此書蓋確有所見矣 所引漢書容有六

朝舊本所當取校以溯宋本之源

一 冊府元龜作於宋眞宗景德祥符之際其敘事依據

正史西漢一朝大都出自漢書小注亦採漢書顧注且

者注眞北宋初年之本諸家所列宋本皆在其後楊侃兩

亦作於 景德間所當取校以從宋本之朔

一 林鉞漢雋作於南宋初年婁機班馬字類徐天麟西

漢會要其書取漢時典章制度見於漢書皆作於南宋

中葉其所見漢書皆兩宋舊本所當取校以擇宋本之

長

一 史記敘漢初事為漢書所本通鑑敘漢時事多本於

漢書王益之西漢推之集解索隱正義以及倪思班馬

異同胡三省通鑑注凡與漢書有關者所當取校以考

通集五

二 求恕齋

各本之異

一文選所錄西漢人文或採漢書或採本集其字句均

可參稽漢文紀他如賈長沙董江都司馬長卿揚子雲

諸集其文載入漢書者所當取校以定各本之殊

一 各書紀載可印證漢書者經學如韓詩外傳春秋繁

露之類小學如急就篇方言之類正史如後漢書之類

別史如東觀漢紀之類地理如三輔皇圖水經注之類

政書如漢官儀通典之類金石如隸釋隸續之類儒家

如新書鹽鐵論說苑新序之類術數家如京氏易傳焦

氏易林之類雜家如淮南子之類畧舉十門所當參校



以求原本之真

一前代校漢書者小宋三劉以外莫著於吳氏之兩漢刊誤補遺近時校漢書者錢氏考異拾遺以外莫著於王氏之商榷亦然若夫羣書考證涉及漢書者後漢人如論衡獨斷等書六朝人如顏氏家訓等書唐人如史通等書宋人如夢溪筆談容齋隨筆野客叢書困學紀聞等書明人如丹鉛總錄等書國朝人如日知錄等書所當詳校以正今本之誤

一漢書紀表志傳往往不同或傳寫有訛則可依他卷以更正本卷或根源各異則難據此篇以考彼篇漢書雖出一家

通集五

三求恕齋

究非一手且所採亦非一書觀其會通無庸執一所當互校以免紛歧

一殿本漢書考證各條分標名氏蓋仿宋人校刻漢書之例道光壬寅癸卯揚州刻舊唐書除分校寫樣刻樣延請四人外另延四人分纂校勘記每人分任數十卷目錄內臚列姓名今輯漢書校勘記成例可循所當分校以專責成同人彼此覆校意見合者可以互相證明即意見不合者無妨並存其說於校勘記中以待賢者決擇  
一漢書字句古奧較之舊唐書難讀不啻倍蓰雖錢警石先生哀校各本俾閱者事半功倍然編次漢書校勘

記須檢漢以來之書較之舊唐書校勘記僅檢唐以來書者仍覺其難加以前此刻舊唐書係照殿本寫樣今刻漢書欲兼採各本擇善而從去取權衡尤宜慎重所當緩校俾得從容舊唐書專據一本故可正書先刻校勘記後成漢書不專據一本故須校勘記先成正書後刻

一漢書百卷毓崧擬分任紀十二卷表八卷共二十卷其中年月日時干支端緒甚多推求不易然鄙性所近不厭其煩需查各書擬就所有者先校餘俟陸續借觀期以明年冬末後年春初將校勘記稿本次第編就然後核定正文付刊綆短汲深智小謀大必須細校庶少

通集五

四求恕齋

梅尤刻書督諸辦案照本不易者如巡城問供錄送到部其責任較輕增刪改移者如巡方鞠獄高下在心其責任綦重

漢昭烈帝廟號顯祖考上篇

漢昭烈帝之廟號三國志先主傳中未載今以他書參互考訂證以蜀志卻正傳中所載之文然後知昭烈為漢三祖之一其廟號蓋以顯祖為稱也晉書劉元海載記云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太平御覽卷一百一十九引崔鴻十六國春秋與載記畧同無漢高祖以下五字宗下除同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四僭偽部奉先門亦與載記全同蓋十六國春秋即晉書所本而冊府元龜又本於晉



書耳此漢有三祖之證矣通鑑云卷八劉淵於是即漢

王位御覽引十六國春秋云劉淵字元海晉書劉作漢元海載記云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

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胡注云淵以漢高祖世祖昭烈

為三祖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為五宗今考晉書載

記元海僭即王位時所下之令歷舉漢三祖五宗之證

號與胡氏所述正同元海令云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帝以神

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

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多士盈朝而元成多僻哀

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

武恢復鴻基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輝

炎光再闢自和安已後國統頻絕曹操父子凶逆相尋

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

京此昭烈帝列於三祖之證矣蜀志卻正傳載正仕後

主時所撰釋正傳云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

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

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今牧黃皓弄權係後主

末年之事則正之釋其辭有云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

不顯祖之宏規糜好爵於士人以上下文語意核之所

謂天綱既指蜀漢之統緒而言所謂西鄰又指益州之

疆域而言則所謂顯祖當指昭烈之廟號而言正傳載

辭曰自我大漢應天順民君臣履度各守厥貞然而道

有隆窳物有興廢沖質不永桓靈墜敗故縱橫者歛披

其胸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云蓋初言先

漢親君子而與次言後漢親小人而衰終言昭烈奮起

於蜀復用君此昭烈帝顯祖廟號之證矣夫顯祖與顯

考不同顯考為高祖係家國之通稱禮記祭法云是故

王立七廟曰考廟

通集五

五求恕齋

日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諸

侯立五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顯考

祖考無廟正義云曰顯考廟者高祖也今按王及諸侯

大夫皆得稱顯考其為上下通用之詞明矣自漢魏以

後大抵稱父為顯考而不稱高祖為顯考與禮記不同

蓋以康誥云惟乃不顯考文王武王與康叔言稱其父

亦為上下通用之詞耳顯祖為廟號惟人君乃得用

是故晉國稱唐叔為顯祖書文侯之命云汝克昭乃顯

祖唐叔之道正義云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

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今按唐叔始封於晉為晉

國之祖其廟不毀故韋國稱豕韋為顯祖漢書韋元成

以顯祖為廟號也韋國稱豕韋為顯祖傳云作詩自

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曰綏德之

令顯慶流于商宗周至漢羣后歷世又云元成復作詩

因目戒示子孫曰於歲後人惟肅惟栗無忝顯祖以藩

冀室今按合二詩文義考之所謂顯祖即指始封於豕

韋之君蓋本不毀之廟故得有廟號也前漢之楚國稱元王為顯祖漢書

廟故得有廟號也前漢之楚國稱元王為顯祖章賢

傳云其先韋孟為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戌荒

注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其諫詩曰兢兢元王恭儉淨壹

惠此黎民納彼輔弼如何我王曾不是蔡姬彼顯祖輕

茲例雖今按史記孝文紀云有司皆固請曰高帝為帝

則諸侯各祖其始封之君漢時向沿古制元王始封於

楚乃不毀之廟也此諸侯之廟號也其時代皆在昭烈

以前後魏稱獻文帝為顯祖魏書顯祖紀云上尊諡北

齊稱文宣帝為顯祖北齊書文宣帝紀云五代之後漢稱章

聖帝為顯祖舊五代史後漢高祖紀云皇考諱此天子

之廟號也其時代皆在昭烈以後據十一家諡法云行

見中外曰顯受祿于天曰顯百辟惟刑曰顯見通鑑卷

引胡氏云周公蓋未有此諡而周之末世諡二胡注所

顯王曰顯意謂後世傳寫周王諡法者遺之則顯字乃

通集五

六求恕齋



最美之鴻名天子諡號用顯字者周有顯王史記周本紀云弟周顯王明有顯帝明史神宗紀云範天合道哲肅敦天子廟號用顯字者顯宗始於漢明晉書成帝紀云廟號顯宗在漢明帝之後顯祖始於昭烈明帝在昭烈以前明帝稱顯宗而昭烈復得稱顯祖者猶之武帝在光武之前武帝稱世宗而光武亦得稱世祖耳昭烈以前止稱二祖而昭烈以後改稱三祖者猶之章帝以前止稱四宗後漢書章帝紀云元和二年二月月癸酉告祠二祖四宗章懷注云二祖謂高祖世祖四宗謂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丁鴻傳章懷注云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班固傳云及肅宗雅好文章固又作典引篇其辭曰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文選載班氏此篇李善引蔡邕注云高祖光

通集五

七求恕齋

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章帝以後中宗孝明曰顯宗章懷注班固傳與蔡說同章帝以後改稱五宗耳後漢書楊賜傳云賜復上疏曰陛下不顧高祖光武也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獻帝紀云初平元年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制曰可章懷注云和安順桓四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今按以賜傳上文考之此疏上於靈帝熹平五年在初平元年之前十四年是時和安順桓四帝未去宗號然朝野之公論皆謂繼明帝之後可以稱宗者惟有章帝故賜疏止言五宗不言九宗也又考安帝紀云延光三年二月癸巳告祀二祖六宗今按安帝為和帝嗣子和帝稱穆宗故改五為六耳章懷不數和帝而數元帝其說甚誤漢書祭元后傳云初葬為安漢公時奏尊元帝為高宗續漢書祭元后志云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據此則元帝之稱高宗起於王莽中興後即去其號六宗內不得有元帝也劉昭注續漢志引蔡邕議云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舊唐書禮儀志五引顏真卿議云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能居明乎此義則知

五宗為是而六觀於晉書載記但言追尊後主加諡號宗九宗為非矣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而不言追尊昭烈加廟號為顯祖則昭烈之廟號定於蜀漢之世非定於北漢之世可知元海令文先言羣公所推紹修三祖次言社稷無主勉從羣議元海令云何圖天未悔禍後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孤今猥為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願茲延閣戰惶靡厝但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胆棲冰勉則三祖之名號起於蜀漢之世非起於北漢從羣議則三祖之名號起於蜀漢之世非起於北漢之世可知且以廟諡通義言之古者立廟之制祖有功而宗有德始受命而有天下者後世必奉之為祖以報其創業之功史記孝文紀云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書孝景紀同應劭云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此是也顏師古云祖始也始受命宗尊也亦有德可尊此歷代所共由也前漢高帝功在撥亂實始創業其廟號稱為太祖史記高祖紀云羣臣皆曰撥亂世反之正平孝文紀云丞相臣嘉等言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漢書韋元成傳云迺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高皇帝為天下誅後漢光武帝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為漢太祖續漢書祭元后志功在中興等於創業其廟號稱為世祖續漢書祭元后志曰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號曰世祖廟注引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蜀漢昭烈帝功業與太祖世祖相符三國志先主傳評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諸葛亮傳云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昇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耿純進言世祖感純言遂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大王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

通集五

八求恕齋



也則其廟號亦當稱祖方與漢家故事相合試思前漢

諸帝自孝惠至於孝平後漢諸帝自孝明至於孝愍此

二十一帝或稱宗或不稱宗而謚號皆冠以孝字見其

善述前人漢書惠帝紀顏注云孝子善述父之志惟高

帝光武帝廟號稱祖而謚號不冠以孝字誠以其為創

業之主不等於守成之君也昭烈帝亦創業而非守成

故謚號不冠以孝字正用高帝光武帝之故事則其廟

號亦當稱祖有明徵矣況蜀漢之祀昭烈特立一廟三

志後主傳注引漢晉春秋曰北地王諶哭於此必當時

昭烈之廟宋書禮志據此謂其廟別立是也此必當時

通集五

九求怨齋

祖之稱蓋昭烈即位告天之初臣下本望其嗣武二祖

三國志先主傳云太傅許靖等上言二祖受命圖書先

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

祖又云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爲文曰皇帝備昭

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思數無疆曩者王莽

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

操子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

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故登遐之後議廟號者即尊

之爲祖以上擬於高光此顯祖之號所由興而三祖之

稱所由昉與要之中興之君或稱祖或不稱祖各有所

宜蓋繼體承基者雖中興亦等於守成稱祖則嫌其越

禮故唐憲宗不稱祖舊唐書王彥威傳云憲宗晏駕未

功高列聖宜特稱祖彥威奏曰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

禮以景皇帝爲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已降

但稱宗謂之尊名可爲成法不然則太宗造有區夏理

致昇平元宗掃清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

兩都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

宋史紀事本末云尤表與禮定大行皇帝廟號高宗翰

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在

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爲祖父爲

宗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

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

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是

之靈有所不安詔從禮官議

中興而等於開國不稱祖則無以報功故後漢光武帝

稱世祖舊唐書王彥威傳云彥威奏曰自東漢魏晉漸

不可法也王氏此言似以光武之稱祖爲非然其上文

云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

如其所言則漢以高帝爲太祖光武爲世祖正合於太

祖之外又祖有功之義矣其下文云今宜本三代之定

通集五

十求怨齋

制去魏晉之亂法言魏晉而不言漢魏則王氏之意固

不以光武之稱世祖爲非矣特以東漢諸帝自明章而

外稱宗者皆違經意故與魏晉並言耳日知錄云稱宗

之濫始於王莽之三宗稱祖之濫始於曹魏之三祖唐

王彥威所謂叔世亂象不可以南唐孝高帝稱烈祖陸

訓者也所謂善體王氏之意矣南唐孝高帝稱烈祖陸

南唐書烈祖紀云烈祖光武肅武孝高皇帝蕭儼傳云



儀諡法文蔚傳云判太常寺以議葬禮顯載傳云時江  
文蔚判寺所議雖同而諡法廟號皆成於顯載之手與  
徐氏所言正其證也昭烈帝由旁枝崛起而非繼體  
合可以互證是也昭烈帝由旁枝崛起而非繼體  
承基自應如後漢世祖南唐烈祖奉為開國之君不應  
如唐憲宗宋高宗儕於守成之主其廟號合稱祖不合  
稱宗此顯祖之稱所以繼太祖世祖而無愧也古人祭  
祀之禮有常而祖宗之數無定夫稱宗者無定數既可  
證以殷之三宗漢書韋元成傳載劉歆議曰天子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宗不在此數中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周公為毋逸之戒舉  
殷三宗曰勤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  
者之功則稱祖者無定數亦可證以漢之三祖蓋魏有  
德博矣則稱祖者無定數亦可證以漢之三祖蓋魏有  
三祖乃失禮之尤曹獻承操不舊業非崛起者而廟號  
稱祖與操不並列為三其僭妄甚矣  
士求怨齋

通集五

士求怨齋

漢有三祖固得禮之正矣論世者明乎此義當益信昭  
烈之稱顯祖洵合於有功為祖之古制也夫  
漢昭烈帝廟號顯祖考下篇  
蜀志自卻正傳以外他卷所載時人之語言文字凡述  
及昭烈帝者大抵皆稱諡號而未有稱廟號者良由兩  
漢以來臣子稱君父者多舉其諡號而罕舉其廟號史  
兩漢書中言及二祖者率稱高帝光武帝言及五宗者  
率稱文帝宣帝明帝章帝雖亦有稱廟號者究不  
若稱諡號此特習俗相沿稱謂各從其便而已陸機辨  
者之多  
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吳王稱孫權廟  
號者僅見於此其他皆稱大皇帝亦習俗相沿耳若夫  
陳氏之作三國志每于蜀志書法之中隱寓尊漢之旨

錢氏大昕跋三國志云陳承祚蜀人也於蜀二君書先  
主後主而不名於吳諸君皆直斥其名蜀之甘皇后  
皇后敬哀皇后張皇后皆稱后而吳之后但稱大人其  
書法區別如此立后立太子諸王之策魏吳皆不書而  
特書於蜀隱然而揚戲傳末載季漢輔臣贊大書贊昭  
烈皇帝以自白其帝漢之心邵氏晉涵南江札記云承  
得不以魏為正乃於蜀書之未記文然之贊大書贊昭  
烈皇帝則已之所述曰先主傳者明其遜詞實以文然  
所贊代己其用意亦甚微矣然失載昭烈帝之廟號則  
與不記蜀漢廟制厥咎維鈞蜀志先主傳云立宗廟於  
祭高皇帝以下表注云先  
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  
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  
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畧良可恨哉今按上文  
云太傅許靖等上言伏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  
王之胄本支百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  
許慈議即孟光建立禮儀據此則世數雖遠昭穆本明  
三求怨齋

通集五

三求怨齋

當日賢輔名儒建立禮儀者必首及於廟制蓋疎漏之  
特承祚所記太畧致後世愈遠而難明耳  
愆固不得辭其責也迨裴氏作注於宋時則上距蜀漢  
漸遠昭烈帝之廟號已無人為之傳述故但知引吳歷  
之言證吳大帝廟號太祖吳志孫亮傳云太平元年春  
裴注引吳歷曰正月為權立  
廟稱太祖廟今按宋書禮志云立權廟為太祖廟即本  
於此五行志云又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則與禮志不  
合其說而不知據卻正傳之文證昭烈帝廟號顯祖正  
非也傳釋譏前半篇裴注止解九考不移一句其  
餘無注故顯祖宏規之語亦未申明其意殆習焉不  
察之故耳正傳載釋譏全篇以史法繩之亦在可刪之  
列錢氏大昕廿二史考異曰承祚志以簡質勝然如卻  
正之釋譏事無繫乎興亡語不關於勸戒準之史例  
似可然猶幸其未經刊削藉以考昭烈帝廟號之稱則  
從刪



不必更以繁蕪為議矣至于北漢劉元海係出單于假

興復為詞竊附於漢之宗室晉書劉元海載記云冒頓

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且與五代時後漢劉知遠以

可稱漢道尊後主以懷人望善五代史後漢高祖本紀云諱高

沙陀部落自稱漢裔本名知遠其先本沙陀部人也四

代祖諱端五代會要云端為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

也兩之後今按本紀所言記其實也會要所言緣飾之詞

事適相同然知遠止尊高帝光武帝舊五代史後漢

十二年七月庚辰以太祖高皇帝而元海則並尊昭烈帝

雖皆非類非族之祭為三祖所不欲而就祀典言之則

祀三祖者較祀二祖者差為完具蓋元海夙好讀書晉

劉元海載記云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

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其

通集五 志求怨齋

臣范隆朱紀劉宣等頗習經傳晉書儒林范隆傳云好

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與上黨

朱紀友善後與紀依于劉元海元海以隆為大鴻臚紀

為太常劉元海載記云劉宣為丞相載記未附劉宣

傳云好學修絜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

毛詩左於漢代掌故並所留心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

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陸無武終漢

無文劉宣傳云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

詠之曰大丈夫若遇二祖終非若知遠起自行間未嘗

不令二公獨擅美於前矣其臣段永寶貞固等學

皇帝廟號高祖晉五代史後漢高祖紀云太常卿張昭

上蓋曰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號高祖今按張昭等

非不知元海已稱高祖而復用之者蓋當時尊高帝光

武帝為遠祖而不引元海為同宗故無嫌於廟號相襲

也又按史記高祖紀裴注漢書高帝紀顏注並引張曼

曰禮法無高祖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

名焉據此則說號用高字者目漢高帝始其廟號則是

太祖而非高祖後人稱高祖者乃誤移諡號於廟號耳

此元海知遠所以皆稱然元海尚知昭烈帝在三祖之

高祖而不稱太祖也

列而奉其祀於宗祧知遠不識昭烈帝有顯祖之稱而

用其號於廟廟則元海此舉固視知遠為優矣惜乎元

海所下令文拘於對偶字數但稱昭烈而未稱顯祖其

文云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今按其上文云

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帝以例推之此處亦當言孝

愍皇帝顯祖昭烈皇帝作令文者因孝愍有諡號而無

廟號故但以昭烈對孝愍而省去顯祖之稱特取其字

通集五 志求怨齋

數相致後之讀卻正傳者未免疑顯祖為泛詞而非指

廟號不知書傳之言顯祖者其義各別有謂顯揚先祖

者此統論之詞也漢書敘傳云中宗明明常用刑名不

衰知帝旨欲有興作適上疏曰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

顯祖宗感德之美今按禮記祭義云顯揚先祖所以崇

孝也班氏言不顯祖烈曹氏言不顯祖有謂廟號顯祖

者此專屬之詞也魏志言聿修顯祖吳志云忽顯祖之

功勤皆可以為顯揚先祖魏志明帝紀許云不先聿修

云邵上疏諫曰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受民養土

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難得之大業今按魏

以曹操為太祖曹丕為高祖曹叡為烈祖吳以孫堅為

始祖孫權為太祖皆無顯祖之稱所謂顯祖蓋即顯揚

先祖之而蜀志言不顯祖之宏規則不可以為顯揚先

統詞耳

通集五 志求怨齋

西求怨齋

245



祖蓋不與宏皆訓為大見爾雅釋詁康誥云惟乃丕顯  
顯或文王謨不承武烈趙注及某氏傳皆以大釋  
不字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玉篇曰不詞也經傳所用  
或作丕或作否其實一也丕顯考顯考也顯或承或蓋  
美之詞丕則發聲也後世解經者但知丕之訓大而不  
知其又為語詞於是強為注釋而經文多不可通矣今  
按王說析辨甚詳然自兩漢魏晉以來凡以丕顯二字  
連文者皆取丕大之義亦非必不可通至於邵氏言丕  
顯祖之宏規其以丕為大文義甚明若以丕為語詞則  
反覺不必以顯祖為昭烈之廟號斯宏大本屬諸昭烈  
詞矣而丕大乃屬諸後主文義始為無礙如以顯祖為顯揚  
之統詞則宏大既屬諸後主而丕大仍屬諸後主文義  
未免不詞故此處之顯祖定指廟號而不指顯揚此語  
未嘗不頌美後主之顯揚特其御氏  
意即在丕字之中與顯字無涉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  
通集五  
五求忍齋

當也若謂顯祖非統論顯揚亦非專屬昭烈乃泛言顯  
德之祖則尤不可通蓋兩漢之君廟號稱祖者惟高光  
二帝分而言之既有太祖世祖之稱合而言之又有二  
祖之稱初不聞更有顯祖之稱豈得捨其舊有之名而  
加以本無之號且卻氏從宦在後主之朝則頌揚之詞  
當自近始不應近捨昭烈遠溯高光則顯祖指昭烈而  
言本無疑義況顯祖之號與烈祖相類康叔為衛之烈  
祖左氏哀二年傳及晉語並云烈祖康叔韋昭國語注  
杜預左傳注並云烈顯也今按康叔受封為衛侯乃  
衛國始祖其廟號為魯之烈祖魯頌泮水云昭假烈  
不毀故稱烈祖伯禽為魯之烈祖鄭箋云其聰明乃  
至於美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今按禮記明堂位云魯  
公之廟文世室也蓋周公雖受封而不之魯故魯人以

伯禽為始祖如周人之祀文此諸侯廟號稱烈祖猶之  
王其廟不毀故亦稱烈祖唐晉承及前漢之楚國皆以顯祖為廟號也成湯為  
商之烈祖商頌那篇云我烈祖毛傳云烈祖湯有功  
有功烈者止契冥相土之屬也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  
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為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為  
湯下篇烈祖既成文王為周之烈祖小雅賓之初筵  
揚則知此亦成湯也文王為周之烈祖  
箋云丕進衍樂烈美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今按周  
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小雅所言烈祖必指文王而言與  
商頌所言烈祖指成湯而言正屬一例鄭于商頌之烈  
祖既不以爲泛言先祖而專指成湯則小雅之烈祖  
斷不以爲泛言先祖此天子之廟號稱烈祖猶之後魏  
特未明言文王耳北齊及五代之後漢亦以顯祖為廟號也彼謂烈祖為  
泛言先祖者雖本於舊說尙覺難從矧謂顯祖為泛言  
通集五  
五求忍齋

先祖者不見於它書豈能為據試思曹魏之烈祖皆知  
其為廟號三國志魏明帝紀云景初元年六月有司奏  
當年而逆制帝制作與治為魏烈祖裴注引孫盛曰未有  
正吳質傳裴注云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  
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案  
裴注所謂太子指曹丕而言不書所謂烈祖指其父操  
而言是時丕尙未僭位而已稱操為烈祖者蓋以操自  
立為魏王乃魏國始祖其廟不毀故有烈祖之號耳不  
既尊立尊操為太祖不復更稱烈祖故復以烈祖自  
居其意蓋謂操稱烈祖在為魏王之時已稱烈祖在為  
魏帝之日耳有司承望風指不復願廟蜀漢之顯祖獨  
號重複之嫌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蜀漢之顯祖獨  
不知為廟號是明於彼而昧於此也宋書禮志言昭烈  
夫考通典天子宗廟門亦沿其誤通考天子宗廟門於  
蜀漢廟制全未言及更屬過於簡畧推原其故皆由於  
讀卻正傳者每視顯祖為泛言南唐書之烈祖皆以為廟  
詞而不復詳考故有此誤耳



號而不以為泛詞三國志之顯祖乃以為泛詞而不以為廟號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蜀漢統緒之正志先主傳云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封百官志宗正卿下注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補注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次第故西京枝屬其後衰者猶皆可考今按裴注引典畧謂昭烈為臨邑侯枝屬與畧乃魏郎中魚豢所作其不言陸城而言臨邑蓋傳聞之誤然據此亦足見昭烈實漢之宗室為遠過天下所共知雖魏附曹魏者亦未嘗有異說也

於南唐通鑑魏紀論云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今按烈祖當亂離飄泊之世既冒姓楊又冒姓徐至即位以後乃復姓李不特新舊五代史等書多有異詞即南唐諸臣之考證世系者或謂出自吳王或謂出自建王亦無定說特既姓李氏難斷其必非唐室宗枝較諸後唐以抄陀賜姓差得其正耳若昭烈之統緒分明正與光武相同實非烈祖可通集五

此温公之論未昭烈功德之隆迥超乎李主三國志先免疑不於倫矣昭烈功德之隆迥超乎李主三國志先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五代史記南唐世諸葛武侯之深明國典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懿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案法宜曰昭烈皇后隋書經籍志非正史類有論前漢事一卷注云蜀丞相諸葛亮撰宋周張李所可追攀陸氏南唐書宋齊邱傳云好學丁動傳云少好學能屬文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放還私第未幾復相元宗嗣立尊遇之與宋齊邱同平章紀云昇元元年十月丙申以門下侍郎張居誅同平章事元宗紀云保大二年春正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誅罷為鎮海軍節度使今按南唐書無張居誅傳然考列祖以保大元年十一月葬承陵則廟廟之時居誅仍在相位矣全唐文卷八十七許胡來孟之二載居誅郊祀議蓋亦頗明典禮者也

諳練舊章三國志許慈傳云善鄭氏學又有魏郡胡潛舉手可得先主定蜀慈潛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孟光傳云博物識古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來敏傳云尤精於倉雅訓詁先主定益州署敏掌學校尉非蕭江韓徐所能企及屬文烈祖元宗以喪亂之後國恤舊典散亡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馬氏南唐書徐鉉傳云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今按鉉雖未居議禮之官然烈祖末年已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則其時國政亦得與聞其為文蔚熙載作墓誌極稱其廟號之使謂南議且與熙載齊名友善或亦曾經參酌者歟

唐當有烈祖之號而蜀漢初無顯祖之稱則是正統開創之君弗獲與祖宗之列轉不若十六國僭稱之世猶能以廟號奉其先矣曾謂當日議禮者竟若是哉故詳通集五

為考證俾論漢代廟號者知七制之外文中子王道篇人可即戎矣阮逸注云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也問易篇云三國何其夜多虞乎捨兩漢將安取制乎阮逸注云七制之主可以垂法又明續書有制也今按王氏阮氏所言之七制即後漢書楊賜傳所言之二祖五宗皆漢帝之有廟號者也尚有昭烈文中子述史篇云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號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立命篇云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今按王氏之意極重武侯亦未嘗不推尊昭烈特拘於時代之斷限又不知昭烈本有廟號故別蜀漢於兩漢之外且別昭烈無以闕典為憾焉

舊唐書逸文序 代阮文達公作

甘泉岑紹周提舉 建功 重刻舊唐書延其友分纂校勘記書成之後並授諸梓余於癸卯秋曾為作序以汲古



閣毛氏比之蓋深喜古籍之復行也繼而紹周復就諸書所引舊唐書與今本不相比附者皆萃參考為舊唐書逸文十二卷戊申夏甫經寫定而紹周遽亡其子秋

船准及其從子仲陶銘為付剞劂復乞序於余余取其

書閱之所載事迹有關繫者甚多就其最鉅者言之有

十善焉李元瓘請明經習業兼讀周禮儀禮公羊穀梁

元宗紀逸文云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學人教業必事

資經今明經所習成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

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文宗斥施士丐之

春秋涉於穿鑿施士丐傳逸文云文宗每對宰臣未嘗

可讀上曰朕嘗覽之穿不深言經學李石因奏施士丐之春秋

鑿之學貴為異同耳此有關於經學者其善一也許

敬宗修太宗實錄高宗嫌其所記多非高宗紀逸文云

所撰多非實乃謂劉仁軌曰朕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

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咸使詳備此既乖于

實何以垂元宗命史官止記災異不書祥瑞元宗紀逸

之後昆宰臣曰往者史官雜記災異將命王者此有關於史法

懼而循德故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太宗紀逸

者其善二也太宗鑒於有隋作序以賜太子太宗紀逸

思隋氏失道皇運開基因而序之以明憲宗讀金鏡帝

誠慎申筆書石命工刻之以賜皇太子憲宗讀金鏡帝

範訓誠思貞觀開元之風憲宗紀逸文云憲宗以天下

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

撰金鏡書及帝範上下篇元宗撰開元訓誠思繼前躅

若不行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

求名譽也國家之所費不在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

為多裴洎對為理之問以正心為先裴洎傳逸文云憲

也先裴洎對曰先正此有關於相業者其善四也太宗閱

其心上深然之明堂孔穴之書即著令罪人不得鞭背刑法志逸文云

明堂孔穴之書即著令罪人不得鞭背太宗以暇日遍

閱羣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臟之系咸附背脊鍼灸

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歎曰夫筆五刑之最輕者也

或鞭笞至死即頹制快罪人不得鞭背趙冬曦諫法

律之輕重因乎愛憎中宗紀逸文云趙冬曦上書曰近

廢其數百條輕重必因乎愛憎受此有關於國典者其

法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善五也王師且謂浮薄者雖有詞華不成令器太宗紀

考功員外郎王師且知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直

並有俊才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且問

之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豔必劉境

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放有變陛下風雅劉境

請以文藝為末德行先禮儀志逸文云劉境上疏曰

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鄙

舒俊才沒而不齒陳寔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

方風動豈有此有關於世教者其善六也馮履謙自守

不變者歟以清廉却部人之餉鏡馮履謙傳逸文云馮履謙補河

與謙時舊餉鏡一面謙集寮吏遍視之曰吾幼官以俸



逸文云王行敏鎮潯州劉黑闥來攻拒戰擊破斬之既而越於野不設備因爲黑闥所擒竟不拜黑闥怒斬之臨死西向而言曰行敏大劉秋子張空拳以攻賊決勝唐忠臣也願陛下知之

於兵盡矢窮秋子傳逸文云至德中宜春郡太守劉大呼於軍前死戰此有關於節義者其善八也三師復而勝詔嘉其忠勇

置據太宗之詔詞太宗紀逸文云太宗降手詔曰朕觀鍾百王之末智不周物其無師傳何以貢士列方物之前從劉承慶所議禮儀志逸文云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天下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拜列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物而輕人伏請貢士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制

曰可此有關於掌故者其善九也祭漢太尉楊震文爲輯太宗文者所未載太宗紀逸文云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遣使祭漢太尉楊震墓太

通集五

王求恕齋

宗自爲文 賀五色鸚鵡表可以補燕公集之遺元宗紀逸文云元宗有五色鸚鵡能言岐王文學熊延京因獻鸚鵡篇以贊其事上以鳥及延京詩示百寮尚書左丞相張說上表賀此有關於藝文者其善十也約舉十端足徵梗概其書之有裨實用洵可與正史相輔而行以視彼蒐聚瑣言無關大義者奚啻霄壤之隔哉若夫編次之精密辨證之周詳觀其書者必能知之去取之謹嚴校訂之慎重觀其自序者必能識之此則不待余縷析言之矣余家舊藏鈔本輿地紀勝紹周借錄副本欲爲重刊並欲仿元和郡縣志之補遺爲補鈔本闕卷惜乎所補者未及脫稿而欲刻者未及開雕也所望秋舫仲陶輩

能爲成其未竟之志庶不致有遺憾也夫

舊唐書逸文自序 代甘泉岑紹周提舉作

自南宋以後新唐書盛行而舊唐書流傳漸少至明嘉靖時藏書之家已罕有足本文徵明序云先是書久不數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聞人註序云吳令朱子遂得列傳於光祿張氏長洲賀子隨得紀志於守溪公聞人氏所刻乃彙集諸家之書補綴而成楊循吉序云且其卷數文徵明序云於是編訪藏書之家殘章斷簡悉取以從事 其中不無殘缺之處錢氏考異言薛播等傳有論無讚王氏商榷言柳公度傳其文不完趙氏劄記言張巡傳行墨脫落皆辨論精詳能正今本之失而逸文散在羣籍尙未有彙集之者

通集五

王求恕齋

道光癸卯建功重刻舊唐書延同志諸君博考各書成校勘記六十六卷既爲序而梓行之矣復思諸書所引舊唐書頗有累牘連篇與今本不相附麗無須悉載於校勘記者竊不自量爲之薈萃成書一一整比編排而加以考訂共得十有二卷卽名之曰舊唐書逸文所援據之書以御覽爲主而寰宇記事類賦注通鑑考異次之蓋諸書皆明引唐書足以傳信也會要冊府所述唐時之事必御覽等書所已引者乃取以校訂其文其未引者則不復哀輯誠以會要冊府雖根柢亦出於唐書而究未嘗明引恐蹈無徵不信之譏也會要原闕數卷後人採他書補



之內有引及舊唐書而為凡年月之先後則本諸通典  
今本所無者仍輯入逸文  
通鑑新唐書以推其次第詩文之詳畧則證諸英華唐  
文粹以證其異同務期確有憑依不欲參以臆斷其中  
有互見於志傳而實為紀之逸文者肅宗紀逸文乾元  
二年女媧墳事互  
見五行志睿宗紀逸文景雲元有互見於紀傳而實為  
年李朝隱事互見李朝隱傳禮儀志逸文五經試墨義互見憲宗紀事  
志之逸文者禮儀志逸文五經試墨義互見憲宗紀事  
賈曾有互見於紀志而實為傳之逸文者田悅傳逸文  
攻張任事互  
傳見德宗紀韋昭度傳逸文並為之條分縷析詳著其採  
廢尚書令事互見職官志入逸文之由庶乎區別較明不以紛岐致惑矣若夫其  
詞有與通典相同職官志逸文雜端御史云云與通典  
二十四同食貨志逸文開元二十五  
三求恕齋  
通集五

年令諸屯云云與通典卷二同有與會要相同官品志  
後制舉  
其雙行夾注之處亦屬相符科逸文數十條與會要七十六制  
疑是通典會要之文  
舉科各條字句皆同行欵亦合而御覽誤引然既標唐書之目無以證其必非唐書與  
其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疑以傳疑姑留之以備考  
云爾官品志與職官志顯然不同御覽所引各條疑是  
草述所撰唐書今列於諸志之中別自為卷以俟  
考至於或似逸文而已載於紀御覽八百八十七引唐  
書戴少平死十六日復  
生事今考此事見德或似逸文而已載於志御覽九百  
六十一引  
宗紀下貞元十七年唐書嵩山榭樹抄道金雞  
或似逸文而已載於傳御覽  
三十一引  
事今考此書見禮儀志二引唐書七月望日孟蘭盆事又八百十三引唐  
書五臺山金閣寺事今考此二事皆見王縉傳或因  
姓誤疑為逸文而已附載其先人傳內御覽二百十八  
引唐書曰沈扶

字雲翔太和初為屯田郎中云云今考文苑下唐次傳  
云次子扶持扶字雲翔太和初入朝為屯田郎中云云  
則沈扶必唐扶之誤又二百六十九引唐書曰包信授  
藍田尉時有詔云云今考裴耀卿傳云子綜綜子信授  
藍田尉時有詔云云則包信必裴信之誤舊書無包信  
傳新書敘此事在裴信傳不在包信傳冊府八百四敘  
此事亦或因名誤疑為逸文而已附載於他人傳中  
作裴信或因名誤疑為逸文而已附載於他人傳中  
九百七十六引唐書曰王昇為刑部尚書性貪悛云云  
今考元載傳云王昇者檢校刑部尚書性貪悛云云則  
王昇必王昂之誤冊府八百四敘此事亦作王昂  
四十二敘此事亦作王昂倘列於此編則是指本文  
為逸文必以濫收貽誚今則概行刪削不使混淆於其  
間也他如或引唐史御覽八百六十七名類九百三十  
十七蠅類九百七十五類類實字記一百八  
十二屬寶國一百九十八鐵勒國皆引唐史蓋即吳兢  
諸人所著或引唐書新語御覽五百六十引唐書新語  
開元云云今考大唐新語卷  
三求恕齋  
通集五

十三所載與其書字乃係衍文皆無涉於唐書即不必  
此條正同更加牽引以免枝蔓之弊焉是故知其必有逸文而已  
見他書者則據以纂入李吉甫傳云父柄符國史有傳  
父自有傳而今本無柄符傳據通鑑二百二十四注述  
考異所引柄符事則原有柄符傳矣鄭厚傳云故相珣  
珣之子而今本無珣珣傳據御覽二百五十二疑其常  
及八百四十八所引珣珣事則原有珣珣傳矣  
有逸文而未見他書所引者則聽其闕如楊炎傳云父  
傳武元衡傳云祖平一事在逸人傳今本無播及平一  
事亦無逸人傳名目疑韋述之唐書有逸人傳即隱逸  
耳蓋深戒鑿空之談自勉為實事求是而已惟念載籍  
極博而聞見未周縱竭力搜羅仍虞掛漏況舊唐書本  
文二百卷事蹟浩繁雖繙閱至再至三而逸文中重復



疎舛之失終覺不敢自保所望深於史學之君子爲之匡謬補遺俾舊史復爲完書則建功區區重刻之苦心亦可以少慰也已

書廣陵通典後

廣陵通典十卷江都汪容甫先生所著其名與杜氏通典相同其體與司馬氏通鑑相近蓋雖一郡編年之史而實千秋資治之書也考溫公進通鑑表云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此四語乃作通鑑之大凡而是書悉仿其義例今就其最著者言之立楚帝由於召平創吳邦由於行密亂淮封由於劉

通集五

三五末知齊

溥喪隋室由於世基此關國家盛衰者也愛敬陂始於陳登伊婁埭始於齊泚獻異味始於元楷增稅錢始於少游此繫生民休戚者也張綱之弭盜臧洪之誓師郗鑒之勤王祖皓之討賊此善可爲法者也陳敏之悍戾郭衍之姦邪高駢之昏愚孫儒之殘酷此惡可爲戒者也其餘旁採諸家廣收雜說亦擇其有資勸懲者然後記之而鄙事瑣言悉屏而不載揆其撰述之旨信乎涑水之替人矣若夫諫爭之事通鑑多節其詞而是書於鄒陽之進規枚乘之托諷盡錄而不削焉華藻之文通鑑罕存其目而是書於潘徽之序禮魏文之賦詩備列

而不刪焉此則郡縣之志究與國史有殊正不妨稍示

示變通量爲推廣蓋小異者固不失其大同也雖然是書之於通鑑固稱具體而其未備者尙有數端通鑑本未完具而是書中止於朱全忠遣使而此後未竟其詞通鑑論斷詳明而是書惟見於徐敬業起兵而此外未聞其說通鑑有考異以示折中而是書所去取者未標其故通鑑有目錄以爲提要而是書所編次者未挈其綱此皆先生所亟欲爲之而未及卒業者也賢子孫有志於繼述者能如司馬康之作通鑑釋文司馬伋之輯通鑑釋例以成先生未竟之緒俾讀者獲睹其全斯爲

通集五

三五末知齊

盡善也已

永歷實錄跋

右永歷實錄二十六卷紀明末桂王之事爲王船山先生夫之所編先生以崇禎壬午舉於鄉桂王時曾爲行人抗疏去官隱居著述此書稿本自署孤臣惓惓之心不忘故國而前無自序未審成於何代今考方以智沒於康熙壬子先生自定六十稿壬子年有聞極丸翁凶言密之開老以是年棄世蒙正發沒於康熙己未說詳極丸翁即密之別號也書中有以智傳無正發傳蓋以智已卒正發猶存則成書當在癸丑以後戊午以前矣三桂以癸丑冬叛我



大清戊午秋死於衡州此數年中先生避亂泛宅戊

午春不肯為逆黨草勸進表逃之深山此書記三桂之

害桂王追敘其明時初封之爵及晉封之爵以斥其甘

心故主之非桂王紀云前平西伯晉封薊國公吳三桂弑上于雲南筆挾風霜詞

嚴斧鉞其不畏強禦可謂南董替人惟是先生筮仕於

肇慶在己丑之夏辭官於梧州在庚寅之秋首尾僅踰

一載其後高蹈遠引罕接時流耳目見聞限於方域哀

輯容有未周故或應立傳而無其目陳邦彥與陳子壯張家玉同舉義於

廣東而邦彥無傳呂大器李乾德與文安之同盡瘁於

四川而大器乾德無傳至於授命滇黔如王錫爵曾異

撰等扈從編旬如高勳任或但有目而無其傳卷十六

國璽等未立傳者尤多通集五 毛求恕齋

傳有目無書當是鄭芝龍鄭鴻逵鄭芝豹鄭成功鄭聯

鄭彩等人自癸丑至戊午皆鄭經據臺灣之時猶稱永

歷年或僅舉其字而闕其名卷二十二死節傳上朱維

號或附見其人而闕其事桂王紀言命都御史范鏞朱容

傳或特書其事而未得其情桂王紀言沐天波楊畏知

詔付李定國今按畏知力勸可望望協助天波平沙定洲

之亂未嘗降可望也尹歷陳往古廢后事請桂王廢妃

乃可望惡黨未嘗或不沒其名而未核其實桂王紀言

齋血詔付定國也或孫可望取

八先生之雷德復十七人殺之于貴州今按此即安隆十

復傳云江西人官給諫明季避亂武岡洞口後為孫可

望困辱賦詩三章冠帶自縊有徵臣血化三年碧濺向

君前作佩魚之句蓋德復雖見加以本紀列傳各據所

殺于可望然非死于貴州也桂王紀言三年春

聞聞亦參差未能畫一有書時之異桂王紀言三年春

鄂國公曹志建承國公馬進忠傳言進封在是年秋桂

王紀言四年夏鎮峽關陷曹志建傳言關陷在是年秋

有書地之異桂王紀言李元允死于肇慶元允傳言南

允之爵桂王紀先稱南陽伯後稱南有書官之異桂王

楊國威之官為征蠻將軍瞿式耜焦璉等傳征作平桂

王紀書姜曰廣之官為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曰廣

傳太上有少師兼三字武英殿作建極桂王紀書揭重熙

之官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重熙傳尚書作侍郎桂

王紀書王化澄兼都御史化澄傳言驟擢副都御史

史陳世傑傳言其改官編修黃奇遇傳編修作簡討有

書謚之異桂王紀書金聲桓傳言謚忠毅王得仁謚忠壯姜

武烈曰廣傳蓋初稿既成未經覆核故傳聞雜出未暇

言謚文忠折衷然紀傳本可互相補苴桂王紀言陳子壯拜表請

折衷然紀傳本可互相補苴封唐王聿錞子壯傳但言

貽書于瞿式耜請西師疾下蓋拜表貽書皆子壯之事

紀傳各舉其一耳桂王紀言武岡靖州陷于四年五月

馬進忠傳言武岡陷于三年秋今考南疆釋史言三年

十月進忠克武岡靖州四年二月武岡破進忠退守靖

州是三年秋失武岡靖州冬復得之四年二月武岡

岡復失五月靖州又失紀傳當互相補苴即時地小

殊亦因奏報桂王紀言劉季鏞舉義兵于永甯復茶陵

起復鄒縣與甯甯永甯常甯諸縣今考季鏞為吉水人奉

命聯絡江楚此永甯屬江西吉安府蓋鄒縣為初起時

糾眾之地永甯為奏報時駐軍之地也桂王紀言六年

八月李定國復平樂梧州柳州定國傳敘諸郡之復在

紀多較傳為遲蓋據奏到之日也不必槩指為編

次之疎就中人名與他書異者有傳說之訛桂王紀李

沙定周當從他書改周為洲程源有見聞之確陳邦傳

傳之孫傳庭當從他書改傳為傳有見聞之確陳邦傳

名作傳然其字為霖霖似用傳說霖雨則傳字較合張

壁字亦有紀錄之別昌他書昌作恩在乎擇善而從至

較合亦有紀錄之別昌他書昌作恩在乎擇善而從至



若此書之大槩可寶者非止一端有他書罕見之人如

嗣韓王皮熊傳言女為韓王如熊與諸臣謀立王監嗣

通山王劉承允傳言嗣通山王王蘊舒急請對言敵至三

門奮拳擊之墮齒齒釘逐去皆宗室之良黃奇遇

馬吉翔與諸戚弁日酣歌飲奇遇進講黃公輔

孟感其德政陳世傑傳言以抗節召管嗣襄

至不其衰國遣使與隆候駕定國軍去朱昌時

猶從未定嗣襄大志棄定國軍去朱昌時

出皆朝臣之選熊興麟聞大成朱維四周師文鄧見陳

有功死節傳上文臣九人除侯偉時傳滿大壯楊進喜

惠延年吳學死節傳外武臣六人除蕭鑄皆忠義之徒

以及劉季鏞等皆志節之士李鏞傳云劉同升之子兄

安福周珣歐陽霖陳觀周鼎瀚之弟鼎瀾皆鄉舉也晏

壽明等皆彬雅之儒壽明傳云翟式邦延恤人士一當

士自安慶錢秉鏡吳縣吳其黨休甯吳森仁姚端四

人外有宜興李來蘇州汪郊三原溫溥知孝感彭焱安

福王華玉此五於文獻均有裨益若夫他書罕載之事

如瞿式耜傳言通山王何騰蛟傳言其子焦璉傳言謙

遺文吏不請上馬不行何騰蛟傳言其子焦璉傳言謙

雲南將米孫可望王封皮熊傳言其子焦璉傳言謙

答云詔獄廷杖絕張同做傳言其子焦璉傳言謙

恨嚴雲從傳言其子焦璉傳言謙

首百年公論不容世蕃身伏誅國法昭垂雲從即功

在肇慶梧州時疑五虎為正人引為同志過信其言

紀云吳貞毓萬朝程源張孝起等疏攻金堡丁時魁

衛獄考之嚴刑非今所宜用請貨堡等上泣奏諫臣非

船山先生傳云是時粵中命所繫則瞿式耜與其少

棄墳墓捐妻生子從王于刀劍之中而黨人殺之則志

解體難欲效趙氏之亡明白慷慨誰與共之者起恆感

其言為力請于廷今按堡等所彈劾者自陳邦傳馬吉

翔龐天壽外惟王化澄貪鄙無物望至于朱天麟吳貞

毓諸人特與堡等意見不合妄加詆毀即起恆亦曾為

所誣先生此書及文集章靈賦自注並推重式耜起恆

允乎公論而于天麟貞毓等深為不滿未免意見之偏

故起恆之救五虎先生之勸起恆皆不失為君子而五

則天下後世固于公論也林既而袁彭年復叛丁時魁

亦降先生深以為悔在天使夫之能率若不忘當不致

與匪人力爭拂衣以遜或得披草凌危以頸血濺御衣

效而不得哉詢爾諸路至于今日求一片乾淨土以

也非天只矣今考前錄自序著承恩小子之弗克靖也

文述尊人武夷先生之訓謂以身殉他人之道何似

亦上七疏救五虎觀過知然與金堡猶相酬和先生

仁要不甘生造興詩次韻而和之序云借山在靈谿

生故字今考衡公係金堡之字堡又號借山亦稱甘蔗



行益卑故黃晦木斥其墮落於沿門託鉢之室頭櫛默齋日為勢利和尚而先生當日因道途隔絕未之知也  
否則唾棄之不暇與蒙正發亦相往來稿甲寅年有送  
尚聖功暫還故山七律一首乙卯年有拜鄉中二人歿  
秋同聖功對月七律一首自定稿已未年有問聖功計遠  
後仍作哀輓詩詞六十自定稿已未年有問聖功計遠  
題係聞丹霞謝世遙為一哭丹霞為堡出家時所居之  
地堡與正發均為清議所非而先生篤志舊交哀憫其  
死所謂故者無又曾為劉湘客作生日詩定稿庚寅年  
有劉端星學士初度故纂輯此書未免以先入之言為  
詩端星即湘客之字故纂輯此書未免以先入之言為  
主凡堡等所深怒積怨者如朱天麟孫可望為殺嚴起  
極金堡地今按邦傳請世守廣西如黔國公故事天麟  
執不許斷無交通邦傳之事堡持憾其擬論議之耳  
吳貞毓臣於可望梧州亂上奔尋南貞毓走死于亂軍  
通集五 至求怨齋

今按貞毓與嚴起恆共阻可望王封起恆被殺貞毓以  
奉使獲免後在安隆謀除可望遇害名列十八先生之  
首特其稱臣可望之事郭之奇張孝起之奇傳言之奇  
又言之奇通復降死孝起傳言孝起逃去不知所終今  
按之奇團聚鄉勇守樂民所為陳奇策等聲援後被執  
至廣西省城不屈死孝起巡撫高雷廉瓊四府龍門島  
破被執不食七日死我朝並予諡忠節並無逃降  
之事堡特憾其魯可藻傳言乾沒狼藉粵陷不知所終  
聯名彈劾耳其魯可藻傳言乾沒狼藉粵陷不知所終  
章曠之亞出堵允錫上事去不辱亦難能者也諒吳炳  
不至有乾沒狼藉之事堡特憾其魯可藻傳言乾沒狼藉  
傳言與劉承允同降強餐熱酥茶燒豚炙牛而死今按  
炳由城步械送衡州湘山寺不食死我朝予諡忠  
節並非降後強餐而死堡特以傳中率加貶詞與堡稍  
其為貞毓之叔從而詆之耳  
有嫌隙者如黃端伯身日廣傳言黃端伯扶左道惑眾  
不守端伯從容就義我身馬朝子諡烈怒其官禮部主  
事即日廣所薦何嘗呈身士英許奏日廣特因曾官杭

州推官堡乃其部民姚奇允姚端金堡傳言堡里居亦  
必誕之有夙嫌耳姚奇允姚端以抗直折勢要仁居  
令劉廷佐與在籍主事姚奇允因緣為姦利堡對巡按  
御史廷摘之朱昌時傳言桂林陷待詔姚端降今按奇  
允錢塘人由進士授南海知縣力絕苞苴政聲大起遷  
兵部主事改御史巡按廣東與郭維經同援贛州城破  
蕭衣冠入文廟自縊死我朝予諡節烈其子端亦  
於柳州殉難何嘗如堡所言特因同鄉有隙藉修舊怨  
耳王興州人官虎賁將軍封廣甯伯桂王奔緬兩粵既  
定興猶堅守文村踰十一年散遣所部然後闔室自焚  
我里之事疑亦堡在閩粵時亦多不滿雖復忠烈如何騰  
與堡不協被以此名耳  
較而與堡不合則詞有抑揚甚至反覆如陳友龍而為  
堡所私則語多迴護陳友龍傳言劉承允降孔有德友  
捕送何氏騰蛟以私憾永忠攻陳友龍金堡請下詔討之  
傳言騰蛟以私憾永忠攻陳友龍金堡請下詔討之  
通集五 至求怨齋

朝廷憐騰蛟護愛之為下詔切責堡今按騰蛟妻王氏  
黎平人為忠臣吾獨不能為節婦乎遂自刎見一統志貴  
州黎平府列女門其殉難之烈本屬昭然況乎黎平守  
將蕭應不從友龍之招城破自刎我朝予諡烈怒其子  
而友龍之死不加齒錄誠以其既降復叛反覆無常見  
殺于承忠本由自取無足惜也堡之袒友龍而諉騰蛟  
不一而足大都怨望切責而強詞同護不恤倒置是非  
未免因採訪不實至涉紛岐然先生疾惡甚嚴不愧  
古之遺直其失祗由偏聽而非逞一己之私既知此類  
為堡等舞文置之不論其全編仍足以傳信而於史學  
有功所謂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  
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也故縷析言之俾閱者知所  
擇焉



海州文獻錄序代

鄭康成論語注云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文章賢才不足故也後儒以詩文人物彙次成書名之曰文獻者蓋昉於此而體裁亦各不同有但述文者若鄭虎臣吳都文粹是也有但述獻者若盛楓嘉禾獻徵錄是也有名雖言獻而實則僅載文者若李時漸三台文獻錄是也有名雖言文而實則止紀獻者若黃潤玉四明文獻錄是也有所重在文而以獻為別帙者若鄭岳莆陽文獻列傳是也有所重在獻而以文為附記者若李濂祥符文獻志是也有分述文獻而判為二冊者若王崇

通集五

三求恕齋

炳金華文畧金華徵獻畧是也有合舉文獻而勒為一書者若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是也綜而論之其繁簡疎密互有參差然所摭拾搜羅者皆不外乎詩文人物而地利土風之實蹟良法善政之大端則語焉而弗詳無以挈其要領雖於文章賢才之古訓亦屬相符而於文獻成禮之微言究難盡合蓋祗就詩文人物以求文獻而不復援文獻以為禮徵斯掌故未能悉具耳余同年友海州許君石華績學好古撰著等身少時佐唐陶山先生分纂州志識者服其精審數十年無異詞茲復就修志以還採輯於簡策閱歷於見聞者萃為鉅編題曰

海州文獻錄凡事在唐志以前者則補其偶遺事在唐志以後者則補所未及蓋雖不肯以續志自居而網舉目張已得續志之體不特詩文人物溯厥淵源抑且經畫謀猷析其本末自來敘一方文獻者未有如是之完備也余考鄭氏大傳注云文章禮法也內則註云獻猶言也與論語注正相表裏證以韋氏國語注云文典法也楊子荀子注云文謂法度也是典禮之可法者無非文矣向氏莊子注云獻善也王氏莊子注云獻章也是善言之有章者無非獻矣馬氏文獻通考自序云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

通集五

三求恕齋

書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闡發文獻之義可謂確切著明矣今觀許君此書分卷十六每卷一門其中顯然為文者有藝文金石兩門顯然為獻者有宦績人物列女三門其餘之十一門如方域羣山水利勝蹟則輿圖之沿革也如粟鹽倉儲學校祀典寺觀則制度之損益也如雜綴考證則事蹟之異同也雖似由文獻以推廣之而仍據文獻以核定之近則



守馬氏之言遠則契鄭氏之旨信乎其深於禮教而能博徵文獻以成州乘之全書矣它郡之錄文獻者尙其奉此爲準哉

揚州恤嫠局新建總坊記

代

昔劉子政著列女傳紀魯之母師宋之女宗其號乃當時人君所賜說者謂旌表之事昉於此焉顧自兩漢以來如沛郡義棧淮陽孝婦爲朝廷所獎勵者每代不過數人以其本特恩而非定例也隋時以旌表貞節著於令甲唐代因之沿及元明相承不替故列女之著於史冊者較前世爲多豈非勸善之道既廣斯紀載爲尤詳

通集五

孟求恕齋

哉然民間請旌必由州縣以達禮部其間文移往復委曲繁重在殷實者猶可龜勉從事而寒素之家無力陳請因而泯沒不彰者蓋不少矣欽惟我朝褒揚之典超越前代凡貞烈之世遠年湮者例許其補請旌表而遭寇遇害之婦女亦許其總建一坊蓋就樽節之中卽寓表章之意故國帑不至虛糜而皇仁復可均被誠法之最善者也揚州爲東南大郡風俗素稱淳美砥行立節之婦女恆不乏人而阨窮無告者實居大半嘉慶乙丑甘泉訓導鄭君環請於制軍陳公大文都轉曾公煥立恤嫠會以助養贍之資其時儀徵相國阮

公方讀禮家居與前守伊公秉綬採訪郡城貞節合例而未請旌者凡若干人皆題名於節孝祠並列姓氏於郡邑志意欲爲請總坊會伊公奉諱返里相國服闋補官茲事遂輟道光丁亥武進陽湖舉貞節三千餘人請建總坊得邀俞旨於是揚人欲彙冊請旌者益復踴躍從事前守李公璋煜甫釐定恤嫠章程未遑詳請建坊嗣是溫公子巽樊公師仲先後蒞揚經理雖有端倪而皆以遷轉他官不克蒞事余以庚子春來守此郡甫下車卽延董局紳士魏大令廷瑜程指揮光治吳孝廉文鑄劉明經文淇等在局同商榷建一總坊

通集五

孟求恕齋

其婦女家世及守節年歲則別勒石於堂壁並申明嗣後每屆三年局中核其應請旌者無論存歿一體舉報俟部覆到日將旌表姓氏附刻題名之石不必請帑立坊至於各家子孫昌熾願自行建坊者悉聽其便議既定卽上諸行省今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公時官江蘇巡撫於七月間特疏具題經禮部議上奉旨允行爰屬甘泉令盧君元良詳細勘核遂以今歲六月諏吉興工既立貞珉復修公局卽屬魏程諸君稽其工料董其興作凡用錢八百緡皆節省局中經費爲之閱月而落成諸君乞余作文以記余謂表微



闕幽令閭閻有所觀感不獨有司職所當爲卽鄉之士大夫亦與有責焉方今值 國家重熙累洽之時封疆大吏咸以維持風教爲心故余與諸君得藉手以成此舉而下次彙報之歲則題名於節孝祠及載於郡邑志者亦得援例請 旌用遂前此者未竟之業可不謂厚幸歟繼今以往恪守舊章使良法美意不至視爲具文而此局得與此坊並永是則余之所當自勉而亦諸君所當共勉者也故詳述興建之由俾後之守郡及司爲者有所攷焉

斬水郭氏七修譜序 代

通集五

毛求恕齋

譜牒之學與史傳相爲表裏而其義則本於禮經故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班氏漢志列世本於春秋家後之史官志經籍藝文者以譜牒入史部實昉於此蓋春秋固古史之名其起例發凡莫不以周禮爲主小史所謂奠繫世辨昭穆大傳所謂尊祖敬宗收族皆恃有譜牒以考其支分派別而溯其本本水源俾族屬觀譜者油然而生孝友之心則經義之有功於世教也大矣由漢至唐百家之譜著錄於史志者自元和姓纂之外均已散佚不存宋時士大夫之譜系流傳至今者以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爲最顯其體裁簡嚴可爲

修譜法程近代崑山顧氏鄞縣萬氏又從而推廣變通義例愈加完密蓋其撰著之善由於經術之深昔人謂譜牒雖史之緒餘然非讀全史者不能作廷槐則謂宗法乃禮之綱領亦非習三禮者不能明自慚學業未精不足以誦芬述德猥承族眾推許舉充宗譜督修敬惟我郭氏之先出自周之虢叔而盛於唐之汾陽忠武王宋初承事公由東平遷居斬水十傳以後蕃衍熾昌前此譜凡六修自嘉慶甲戌迄今四十餘載生齒滋茂亟宜續修謹按四修以上皆合族之譜而五修六修則分支之譜蓋自十一世定著四房猶昔之間喜裴氏分東眷中眷西眷范陽廬氏分大房二房三房源遠而流益分則彙纂合修 爲不易故斷自奉政公以下仿唐人趙郡東祖李氏家譜之例標以斬水郭氏善分宗譜專紀大宗一支欲其易於纂修且易於尋檢也今亦率由舊章循世增輯其傳繫體例一遵前譜規模編次旣全爰仿六修成法用聚珍板式排比印行工省價廉歲事迅速族眾復屬廷槐序其緣起竊謂譜牒之屢修所望於宗人者不僅在繫姓綴食而尤在保世亢宗嘗讀柳氏家誠云夫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

通集五

毛求恕齋







尚農溫別莊晏柴瞿闕充幕連茹習宦艾魚卷二十七  
容向古易慎戈廖庚終暨居衡步都耿滿宏  
載三十二姓師韋庫聶見勾放融冷嘗辛關那簡饒空  
卷二十八載二十四姓曾毋沙也養鞠須豐巢關刷相  
查候荆紅游竺權選蓋益桓公  
共四百有八姓自趙錢孫李至蓋益桓公此四百有八  
字係宋初人所編百家姓原文卷二十八公姓之後有  
姓並依目今書市俗本百家姓銓次不依  
韻畧次序蓋欲便世俗上下之通用也  
可以考見宋  
本之舊至於卷二十九亦謂之類姓門所載凡十四姓  
危運商歸鹿晉續係摘錄續編百家姓  
語云右一十四  
姓並依見今書市百家姓續添者摘其顯姓依次第編  
入若百家姓所載不及者則是隱僻之姓不復通上下  
之用  
卷三十謂之覆姓門所載凡十七姓  
邱孫東方問  
邱第五木邱  
聖求恕齋

通集五

歐陽諸葛西門獨孤司空司馬亦係摘錄續編百家姓  
上官台狐公羊解于万侯聞人  
間人之後有案語云以上覆姓一十七姓皆目今之顯  
姓並依俗本書市百家姓類次編其餘僻姓姑且畧  
去  
所謂續編百家姓諒亦用韻之文祇因謝氏未載其  
全今則久無傳本然當日編次之例但有刪節而無改  
移卷二十八案語云外有百家姓內續添類姓及覆姓  
今就內再摘其顯姓並用一二次第編卷二十九  
案語云續添百家姓今依書市俗本依次編仍只類出  
顯姓卷三十案語云今依書市俗本百家姓內摘顯姓  
次第  
倘得想像其原書梗槩既能使後人知有續編之  
名並可據此而知今本自万侯司馬至司徒司空所列  
覆姓三十不但為初本所無亦復與續編迥異  
今本有  
亦有著万侯司馬上官歐陽諸葛聞人東方公羊公孫  
令狐司空凡十一姓今本有而此書無者夏侯赫連皇

南尉遲滄臺公治宗正漢陽于單于太叔申屠仲孫  
軒轅鍾離宇文長孫慕谷司徒凡十九姓今本無而此  
書有者聞邱第五水邱西門獨孤單于  
凡六姓至於次第先後更屬迥不相同其有裨於考證  
也大矣若夫類姓之異同去取則更有可得而言者計  
伏成載之計宋本作詁謝氏注云京兆宮音詁姓古今  
風俗通古公直父之後因氏焉晉平公時有舟人古乘  
向古易慎之古謝氏注云新安羽音與前詁音通今按  
廣韻十姓古字下云又姓周太王去邠適岐稱古公其  
後氏焉蜀志有廣漢功曹古牧詁字下但言詁訓而不  
言姓王應麟姓氏急就篇以訓故連言而無詁字謝  
氏謂詁姓古今無傳恐即古字其說是矣廣韻計字下  
云又姓後漢有計子勳是計姓本賈路婁危之危宋本  
作奈謝氏注云音蛇始奢切雁門商音南昌洪州有奈  
云下邳商音風俗通云由余之後代居歙州姓氏急就  
篇自註云余氏姓苑出南昌今新安有之唐余欽改爲  
通集五  
聖求恕齋

通集五

余又云余氏風俗通秦由余之後姓苑新安人梁有余  
孝頃余知古見藝文志四門直講余氏見儒學傳今按  
廣韻九魚余字音以諸切注云又姓風俗通云秦由余  
之後何氏姓苑出南昌今新安人九麻余字音視遮切注云  
姓也見姓苑出南昌今新安人九麻余字音視遮切注云  
所收皆係余字音雖有不同而點畫未嘗少異十駕  
齋養新錄云廣韻余姓有二一以諸切一視遮切今人  
妄造余字讀爲視遮切非也子又考漢書景十三王傳  
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音食邪反則余姓讀如蛇者即  
茶之省文爾此說固極精確然余欽仕於唐開元間其  
時已分余爲兩姓故集韻九魚作余而九麻作余則  
百家姓並載余爲兩姓不可矣姓苑急就篇自注云危  
氏南唐危全諷吳越危仔倡宋危整危頴謝氏郁單杭  
摘錄續添百家姓列危仔倡宋危整危頴謝氏郁單杭  
洪之杭宋本作抗徐太山都尉抗代居丹陽今按姓苑  
急就篇自注云抗氏後有抗徐爲漢中太守又云杭氏  
大夫三抗之後漢有抗喜爲漢中太守又云杭氏出姓  
苑杭州有此姓是抗杭二姓皆古來所有宋本百家姓  
杭字當在續編按廣韻四十二宕仇字下云又姓漢







左石之包諸宋本作諸包則上下稍有參差車侯必蓬

之蓬宋本作蓬 謝氏注云長樂宮音夏殷諸侯有蓬公

今按廣韻四江逢字下云姓也出北海左傳人有逢丑

父姓氏急就篇自注云逢氏陳有逢滑秦有逢孫齊有

逢氏又云逢有逢伯吳有逢同穆天子傳逢因列子秦人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逢氏又云逢有逢氏古有逢蒙又姜姓逢公伯逢因列子

乃後起之姓宋本百家姓內縱使收入亦必列於續編

疑正文逢字乃逢字之訛不知逢字本後出之字逢或

而本字逢字本在百家姓也至於目錄又誤刻作逢或

北海人逢字是古來本有逢姓明人刻謝氏書者據誤

切譚國宮音今按姓氏急就篇自注云逢氏西陽雜俎

考譚貢勞逢之逢宋本作蓬則前後偶有互易 謝氏注

兼收薄江切之音賦抑或從俗作逢而刻本改之賦侯

用左傳禮記儒行必非逢字之誤一以對兩逢字係

外凡類姓例不重見而逢字獨前後兩收一以逢字係

逢無逢字集韻始改三有逢姓而無逢姓故廣韻向有

則恐諸逢當讀為六朝人妄造無疑據說推之則古人

碑其篆文皆從逢信亦不碑有逢又謂漢儒向借逢為

逢迎之逢石刻有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神道逢童子

若謂當在此處則逢字乃係薄江切與皮亦當據宋本

以移正者也其最奇者則柏水實章之水宋本作劉

注云彭城宮音帝堯陶唐氏之後受封於劉裔孫為

氏又周大夫食采於劉亦為劉氏康公獻公其後也

祖武符劉之劉宋本作玉 謝氏注云彭城徵音黃帝

後改爲玉氏自注云玉音肅玉氏後漢司徒王況京

人又收公玉氏自注云玉音肅玉氏後漢司徒王況

氏春秋齊有公玉丹蓋其舊族史記孝武本紀濟南

公玉帶玉或作肅公玉蓋其舊族史記孝武本紀濟

臣有公玉冉其後也音語錄反三輔決錄云杜陵有

單復有異單姓者肅後漢司徒王況是也後二姓

文玉字下云朽玉也从王有聲今訂正史記公玉帶

本篆文作朽解云从王有聲今訂正史記公玉帶

此可證本字但作玉不作朽音韻一屋云玉音肅

救思六二切此說文木字珣音韻此從俗云玉音肅

後人據俗本說文所增佩觸曰玉有欣救魚錄息足

逐四翻俗別爲玉者謂玉石字蓋後人以朽字爲

石字以別於帝王字復高其點爲玉姓之王字以

形准南書云夏后之璜不能無考考朽故从玉加

說考之則璧有瑕請指示玉皆古來所有玉音肅

姓固有一非也然據謝氏所言核之則宋本百家姓

字論形則大不相同論音則尚不相遠 玉音肅或

與劉氏古 水字與劉字玉字點畫既已懸殊聲音

迥別乃以今本較之宋本不獨上下參差前後互易抑

且各分取去大有異同蓋宋本百家姓水字當在續編

通集五

聖求恕齋

通集五

聖求恕齋



姓氏急就篇自注云水氏見姓苑水邱氏後漢水邱氏  
吳越水邱昭券謝氏於水氏內載水邱氏注云吳興  
宮音而得姓之源流闕而未注至於顯姓門  
內不載水氏蓋續編有此姓而未嘗摘錄也後人刻百  
家姓者欲將水姓移入正編以代劉姓之位又因劉為  
顯姓不可刪除遂移置於後以代玉姓之位綜計宋本  
百家姓內以彭城為郡望者除劉姓之外僅有錢金玉  
三姓錢為吳越之姓列於首句固人所共知吳越有國  
時劉姓顯達者避武肅王嫌名改為金姓十駕齋養新  
錄云今人姓  
錄云今人姓  
而族望未改如仁山之後稱彭城是為當矣日禪木旬  
居三輔不應冒彭城之望也與本係金姓者均為顯  
姓斷不容刪惟玉姓較稀閱者不甚留意故以劉易玉

通集五

吳球恕齋

去其姓而仍其郡望所以混點竄之跡也使非有謝氏  
之書則後人但知為柏水寶章而不知當作柏劉寶章  
但知為祖武符劉而不知當作祖武符玉又何由證其  
誤哉謝氏熟於古人姓氏之書且知通用假借之例故  
於某姓即係某姓言之甚詳袁姓注云或作爰較其實  
一也邵姓注云與呂通用  
神姓注云與祈通用禹姓注云至漢世有從草從禹而  
曰萬章疑此萬與禹姓同也又鄒子其後以國為氏恐  
此郡即禹也貝姓注云古郡國在今衛州作背以國為  
姓今郡姓少恐貝姓因衛州背姓而更之為貝也今河  
北貝州人多貝姓州名因姓而傳表姓注云與求通  
繆姓注云穆姓通用州名因姓而傳表姓注云與求通  
伏姓通對字注云針姓同蒲姓注云與符通邱姓注云  
與臺姓通喬姓注云與橋通蒼姓注云與倉姓通党姓  
注云與黨通慎姓注云與真姓隨姓注云與倉姓通党姓  
云與隋姓同閻邱姓注云即吾邱氏也其附樓姓於婁

姓之後蓋以兩譜雖各有源流而兩字實相通假疑其  
本是一姓而未見明文故彙記之以俟考國徵音附樓  
姓又云風俗通和婁國之後子孫以婁為姓左傳齊大  
夫婁禮漢婁敬樓姓注云夏少康之後周封杞東樓公  
支孫以樓為氏其裁酌亦頗合宜可謂深明編輯之體  
例者矣所未滿人意者北宋時有千姓編成於嘉祐八  
年南宋末年陳氏振孫亦曾著錄直齋書錄解題云千  
姓編一卷不著名氏  
未云嘉祐八年宋真子記以姓苑姓源等書撮取千姓  
以四字為句每字為一姓題曰千姓編三字亦三姓也  
逐句文義亦頗相屬則謝氏編事類合璧時其書尚存  
惜乎未經採錄今遂無可考耳

通集五

吳球恕齋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兼兩江總督世襲一  
等毅勇侯曾公克復金陵勳德記集唐文  
蓋聞主聖於上臣忠於下王維魏鄭  
公諫錄序自古王者期建非  
常之業則必有非常之人以佐之舒元褒直  
言極諫策述覽前聞  
沈傳師元和討論經義張昭請講  
論經義疏吉甫德全於文武  
長崔龜從興六月之師陶毅紫芝  
白兔頌奮雷霆之威孫樵武  
皇劍錄  
成中興之業李巽駁  
珂與王仁壽書建非常之功彭殷賢文  
故能聲出區宇  
卿與王仁壽書建非常之功彭殷賢文  
故能聲出區宇  
名流四海游嚴書  
田傳之於後永無窮韋萬石請奏  
破陣樂奏  
況我國家李淵周  
景祚延洪景祚延洪韋昭度賀  
瑞石表  
皇天眷命盧文進上  
店明宗表主上重光續耀紹開中興  
馬



石求 賢策 主聖臣忠 崔宏慶於斯為盛 李適之請宣付

表 天道助順 裴劍天威 徑卷氛祲以闢山河 李靖上 鐵

厥渠魁 孫伏伽諫遷配王世 乃江表之無事 陳喬張天

康濟南服 李徵古盧 當振宇宙大名 陸羽懷 異代齊名

鄭少微文 功其一揆 呂延禎 則非命世大才 王福時錄

一代偉人 于敬之王 出為方召入為申甫 德宗段 何以

臻於此乎 沈封指 靜思今者 王元貞 魯國公 荆南節度

使 其人 李翰 惟公之先 將軍碑 洪源茂根 成表

府君 其來久矣 鄭還古博 吾聞曾子 衛人說 古稱大賢

關播請刪武成 洙泗之間 陳仲思 道德相承 賈防文宣

王廟十哲奏 通集五 哭求恕齋

世濟不墜 鄭仁表 孔光平 篇籍 陸元明 經垂裕後昆 李

亮王璠 列派分枝 和凝 吳往江南西道 元宗分道 十時

臻太和 羊士諤 泝洄千里 顧況 儲至於衡山 李渤侯司

以居住沅湘 李羣玉 湖南 憲宗 駁地勝氣清為公故里

扈載景 天文長沙一星 張謂 長沙南國之紀 裴導 陳累

葉盛德 陳京 鄭公 咸以儒業相資 冠冑羣族 武元 衡劉

積仁儲慶 楊綰 霍國 以至於公 處士誌 公嶽 降標奇

星精稟異 鄭藝 徐早以文學識度著名於時 段成式 舉

孝廉 盧肇 閱進士擢第 王叔平 宣宗皇帝 司空

碑九重 知已 勅賜及第 翰林高價 獨孤 授太史 作程

王儲 賢賓 冰鏡澄明 張之宏 持衡取士 王昌齡 上雍容

侍從 盧照鄰 南職參侍 讀韋處厚 翰侍講 蘇頌 禮部尚

遂為學士 李商隱 允屬名儒 右散騎常侍 制直道正辭

羽儀海內 岑文本 以侍郎學士 作時儀鳳 顧雲 上翰林

其遷侍郎也 張楚與達 望重南宮 王績 與陳叔 乃司宗

伯威 應華 嶽位居九列 韋宏景 封還劉士 審諤 必陳

直進善 事 文宗皇帝 時杜牧 章每上 疏言政事

詞旨切直 趙儵 陳公 考前代之憲章 孔穎達 禮稽諸古

經 薛季連 田雅符 通典 李靈光 學定卓然之議 魏元同

寮屬 允謂得宜 鄭涯 武宗 附恩旨特隆 以旌 饒

直陰公碑 由是公之德聲震於天下 魯公誌 時論

以公有公輔之望 諸藏言 逮居端揆 宋瑒 乞遂立中興

之功 劉承慶 公天授將才 李昉 任公運籌帷幄之中 決

勝千里之外 李栖筠 黃值 檣槍構戾南犯斗牛 波動滄

海塵飛金陵 劉長卿 饒凌犯紀綱 悖違天地 僖宗 討公

祇承 詔旨 劉寬 夫邠州使 以公有宏算遠圖 可

以折衝禦侮 武平一 俾公居中 總統遙領 元載 杜元凶

巨猾公實定之 紇干 洛韓原其始也 楊譽 紙還荒小醜

李君 球 諫溪洞 興妖 李琪 錢公 五嶺 騰煙 李蔚 諫禁 瓜

代高麗 疏大雅 為高 經長沙 城下 劉言 收復 事資 捍禦

鳴蜂起 祖報 李密 書



兩貫判乃居衝處要之方王正言請停公以父母之邦

金革無避顏真卿廣平乃激勸親族劉太真杜保其桑

梓羅仁執盟新移檄遠近賊盟詞隻簡片削可以動乎

人神章執誼翰林讀之者令人激起忠義論諫集序

故義聲一呼厥眾咸應馬總軍公爰初誓眾靡盈數隊

兄弟親愛翼以從焉州羅城和撫百姓因之即聚結義兵

蘇安極理仗順討逆王搏命錢鏐習戈船水戰之師陳

魏元忠疏舟賦大薄浩氣於湘江齊光義安指重湖而直

過常侍啟于是用建新軍以統武昌敬宗授武昌漢陽

通集五

至求恕齋

之郊于邵田一鼓而風雲作氣章李標王師剋期剪撲

盧懷慎請所向無前崔融賀江漢上游建領制寇陸贄

都元由是雄名赫赫冠耀諸軍矣李程李朝廷嘉之

累增賞異史巖山服以旌禮陶詠樂其色惟黃滕邁二

賦彩麗華簪侯別貂貂蟬耀彩田備高深沔鄂聯帥李

朱府兼御史中丞熊執易遷兵部侍郎張九齡俄領江

西許志雍公受詔領麾下沿江東討侯射碑

至尋陽郡李公佐謝乃直趨鍾陵韋宙東林是為豫章

敬括豫章小娥傳鎮襟帶江湖賈至授元載豫公親統大

軍徑追勁寇殷文圭廬至番陽歐陽詢累經苦戰李復

瓊州三軍乏坐甲之資梁朱賓梁公威憤激衷誓拯焚

溺重陽三年往復彭蠡符載序圍初開而復閉路欲

塞而還通吳大江由章江入劔池過臨川沈顏碑止高

安李紳追昔泛贛江劉勳與馳不測之地王延昌壘斥

埃精審武指其速如神韓偓紅批亢擣虛田宏正謝拯

蒼生於塗炭博陵王表莫不攜壺漿於道側以候官

軍成亮顏況江神指途杜宣猷精華漕引瀟湘洞庭晏

遺元艘連其檣公祠碑并有舟師實儼上泛彼樓船

衛次公走巴楚而來臻趙子卿賦焱集星馳劉思立為

通集五

至求恕齋

除剿駱宏義請急尋遇陟岵興悲錢昱忠恩

草錫類高思元芝比有金革遂有奪情後唐閔帝定孝

性自天高祖旌表西邨負土薛稷鄭起復舊職呂溫劉

謹守禮經邢文偉屢表固陳詞理懇至唐宗賜狄

殊恩俯降特達其請崔鄭高公不有至孝誰能盡忠

公浩張為子為臣不失兩全之義殷鵬請加名教宗匠

附君朝隱馮可以訓戎劉肱澤宮令出惟行人知所向常

復訖判五年以是聯營義旅王銘薦王競申饒勇崔向諫

人皆同心兵必戮力王易簡既得尋陽盧潘廬地歷上

流劉誅堂遂使賊將寒心李嚴皆公始謀之力楊諒馬



朝廷以公望實之重李百藥乃用魯公伯禽有為之

變俾復其位穆員曹王權知兵部侍郎李翱武董江西

諸軍銳師趙懷鄂州受閩外之寄魏元宗上以臣子之

道義不辭難李吉甫饒不獲已而應命席豫楊

於斯時也虞世南赤眉黃巾劉賈直言烈火燎原趙元

天錄吳越名區封拜卿錄章皋普委而資寇

江文蔚勅馮淮楚震驚高適彭州公鼓行而東吳嶽祠

記地控荆吳韓熙載宣隔江為限齊漸請開勢壓西塞

氣涵東溟裴虹怡隱如長城克固磐石李公碑中朝

方倚公以重任梁肅侍郎天下征鎮淮海為大非公作

帥不足以長東諸侯白居易李轉兵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杜黃裳三江要衝式資統尹之方代宗答節總制師

旅李納授陳君杖鉞專征楊德裔勅天使遐巡康

之縣令有位崇元帥張黃加錢其兵事節度章端符衛

便宜從事裴行儉行而後聞吳武陵上將帥有不用命

者許以軍法按之林蘊上宰寄托之隆徐有功

秋官任莫重焉韋紆栢郡公於是承廟算出銳

師閻伯瑛尉糺合三垂韋陟普犄角而進王涯論及至

江南崔龜從昭賊勢甚盛皮光業屠妖氛蝟聚太宗克

錯節盤根唐昭明貌公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裴

李西如臂使指若網在綱李抱玉讓以智信保全所領

之軍呂元膺屹然中駐張楚金透後益選武勇饒健有

膽決奇謀者繼之鄭處謨鄂州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

狄仁傑請制勝樽俎之右李震劉當務萬全李泌對肅

舒州徐鉉舒州文懷甯縣界崔元翰賀舒表裏形勝

契丹疏地扼咽喉蔡詞立虔州孔而負山面江錢珣檢

少保實為襟帶唐瑤諫罷使三軍齊進四面合圍王姚

州破賊援絕城孤勢窮力屈楊於陵賀乘凌堅壁孫簡

次序堅壁洞開罪人斯得奚敬元所獲賊將校並斬之

許遷破河歌舞以行崔涼五星其氣百倍裴冕舉章

東賊奏通集五同色賦蓋求恕齋

馳羽檄侯圭割則江北諸州王朴平吉語屢聞封救批

表繼降城鎮崔遠授張璠自江之南章夏卿無不望風

瓦解謝諤朱建瓴破竹之勢也盧藏用陳今皇帝

登祚孟簡建南誕告萬方吳少微賀皇太后武

郊天慈訓所加穆宗命婦賀非賢勿又監修蕭鄴集賢

制以公舊臣元老委以腹心呂夢奇李復使參掌國

鈞預聞執政李嶠為楊執柔中堂之近謝觀中堂變理

陰陽員半干統冠羣寮賈元珪請辛為大學士李穀授

賢校尋復加太子少保獨孤及鄭依前制置李石請

衣履實兼將相張行成諫增鏡水之名封兼金陵之與



壤合此重寄鄭璘授錢鏐潤以公有經畧之才委公以

干城之任蕭昕張控御數千里劉憲乙速使遵節制杜

倫等文其浙西浙東文宗賑卹陵江並海竟吳越之城

皆所莅焉柳宗元宜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

成功李觀上率金陵舊地張景毓號為東南巨鎮舒元

鎮自為寇之擾李善夷重修據當要害庾承宣李為日

已久韓滉請伐將期收復李晟誅田今正其時王峻謝

禮大軍臨之張公謹條奏水陸並舉百道俱進潘佑為

與南漢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愈勵統制之號令益

明段文昌平爰命介弟屬之大事李德裕幽分道巡撫

張廷珪論階升一品昭節度使制秉訓元昆柳真張

於機事兵勢權謀李滌承允副兄勛孫述送紀鈞車雲

梯揚炎聖舉無遺策張隨海客以書繼夜或攻或圍當

其彼竭之餘遂得我盈之勢楊譚破西奪其險要韋貫

崇文神壘道更高左擊右攻尚華上高下矚賊壘分銖

皆察沈亞之萬勝鼎魚假息穴兔帖危馬燧諭晉惡於

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張巡謝金惟三年常衮馬歲次甲

子上官儀冊號王鳳夏六月沈佺期峽十六日樊衡河

賊露午時邱光庭於鍾山懸岸圯墻之中鄭補闕書發

電轟雷周鉞海屹從地裂關圖巨靈崇墉峻堞賀遂亮

碑摧同冰陷張說平契千石雲飛司馬太貞猛銳長驅

韋虛心無不親當矢石敬翔上困雖猶鬪亂不能軍令

破賊狀暨夫整眾而入梁獻大既執訊而獲俘卿飲

賦至擇其首領首健者糜縛之獻於麾下陸龜蒙管肆諸

市朝張鷟陳首懸藁街李沛大顯戮以謝天下魏靖理

當掃靜妖氛之日裴濟請罷內金陵既平王徽創築乃

獻凱以旋師陸環垓下粵自艱難杜曉馮行經今一十

三歲矣陳子昂為蘇令今屬聖人布命裴振雉委

任正人張延朗請皇威克宣陳山甫有除惡務本

威應頌天下之幸也鄭草諫上方受釐宣室訪

議雲臺用沈駒飛章上聞帝用允若鄭亞會昌朝

臣稱賀內外誼懽快喜相聲日走天下袁皓齊天

子議以殊賞酬其懋勳韋述章仇爵列通侯元韶事迹

為第一等趙匡選嘉乎丕績李明啟築英毅無儔李

羊馬勇爵勸能崔損飲所以昭明其勳尊顯其德章挺

配子孫繼襲長孫無忌辭罔替厥緒李邕葉帶礪山

河李密思淵貴延賞典裴夷直恩蔭欲其繼世承守而

與國無疆也馬周上錫命就加璽書亟降

馮宿殷公檢校太子太保張元殷授馮行崇其徽章

韋良嗣賜孔翠羽毛自成華彩劉胸文垂寶纓而雙對







頽波李陽冰李翰林集序以名教為己任蕭穎士贈賢臣作相舊

號儒宗宋之問學無不通李壽顏能探古人述作之

旨李舟獨孤以明天地之心李處仁賦為沿襲之遠圖

作經濟之至道趙長然後彌綸區宇戴聖祖馳騁

古今司馬貞史故公之文章粹美深遠崔恭梁章表

殊健崔顯公議惟允杜周士代咸服其深切

事情蕭郭章直指是非坦然明白牛希濟君於

堯舜命懷海於是乎在裴光庭故能功格天地道

濟生人劉形論行道之功莫大於逢時王觀公踐

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為務嚴郢駁戎幕擇材新翰陸

採訪海內遺逸文嵩薦異能之士劉潤而取人之

路寬韋承慶忘其親讐李安期惟善所在獨孤峻

判參驗行事薛登論登之於朝張萬頃莫不光被

綸音超升不次劉祥道使君子道長俊又用彰

袁映賢良善用人之所長元稹居下位有將才者便

拔為大將史在德導指蹤之宏度蘇子華常後已

而先人苗神客錄名奏聞王璵遍周戎校

張次宗謝孤府君依敘進李盈品秩皆高趙仁

賜冬衣狀依敘進勳越次奏品秩皆高停遙授刺

疏故其帳下偏裨皆持瑞節幕中賓客盡陟齊壇楊式

越王擁旄仗節者歐陽詹與公同升布於顯列李絳

碑馬公誌與公同升布於顯列李絳

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楊嗣復開

儒館以待士蔣凝館得招賢之名韓液推拔於

寒素中惟恐不及李貽孫等級懸隔有似雲泥鄭惟

當於要路之津存乎兼濟之地仲子陵以為瑞人神

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皇甫湜而能吐食下士倒屣迎

寶楊公建謙尊而光李鼎解序所有揚推得盡懷抱劉

元自博採羣議武儒擇善而從呂才進大智力者

盡其謀能聰明者竭其視聽鄭若方下情得以上達

董晉李公其間合建置者寶滿池州蓋以安民為先

馮涓諫公綏之斯懷集之斯至嚴議及於寬政楊

樂土役無勞焉方當振綱張弦之秋李原

立考課以校政能官衝替撫御緝綏孔揆

務協於治典陳章甫而況控三江之黎庶沈珣

制澤被生靈使懷土知歸趨邑如市蘇

籍判而猶阜俗康民之志謙如也張友正若治

兵之至要御眾之大端盧文紀公號令素嚴李華

賞罰必信李彭年甘與之共苦與之均胡曾

將士知恩呂元素爭以自效韓琬一一揀擇皆有

所能鄭綱賈勇有餘韋雲擊鼓作氣胡瑛大戶庭

無紀綱之僕營壘盡腹心之師賈陳贊其制敵也以

通集五

李求恕齋

通集五

李求恕齋



威其用師也以律趙自勵故能所向無敵莫之與京李

簡飛書先明大信張式徐推誠於物杜洩越人爰降招

携李宏阜溪王忠嗣平曉以安危俾其內附定諸蕃奏刷盪瑕穢

張文寶請不問罪愆范延光表情有威於仁人魏昭炯

悉安反側僕固懷恩遂令督制者同慮張薦請贖還咸

思革面政事疏效命投誠杜光庭賀歸順之後彭士愁

文畏威懷德温彦博安願以所部劉昌魯致衝鋒突刃

郭震安置實乃甘心裴冕請上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

者十九悉縱之韓愈平使其渠牽張柬之請魄礙氣懾

通集五

空球怨齋

公移山賦閉城自守極諫疏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為

我所持薛收上天命誅之樊綽檄曲自可應時摧滅遲

敬德諫親全吳之地齊光一舉遂平裴耀卿賀平

千里安流王義方再清鏡水吳玢鎮東軍著華夷之別

趙和壁實在防微張鑑論奴慎密為先劉崇望授鄭延

有備無患謝加營田使表心惟審固秦用祭量則宏深

文館大應機立斷余厚載吾實此之由敬讓請致非

大君子淵慮宏謀鼓角樓記則莫能至是武侯碑

其部統之內文武衣冠州集序凡列陶鎔咸增抃賀

溫庭筠上當發德詠功之際劉鷲善歌所以歌詠文辭

蕭舍人啟播頌聲於管絃五色賦凱樂象功曲成斯

獻高郢賦刻之金石吳頌雜錄雜記者多矣高彦休

顧惟不佞張若藏蓮府周旋員外郎制不揆庸虛元

孫千祿自申管見李延壽上夫文章之道自古稱難

上裴侍述古不作竊所企慕張庭芳李古者有勞於國

則紀之有功於人亦紀之馬坊頌今所選錄孫思邈枕

輒緣斯義銅鐘銘唐文可愛政紀頌採掇其可用者賈

源序因而編次之鐘銘前文不逮誠王繼恭致汲深

通集五

空球怨齋

發揮大猷杜佑進然公之相待任華與庚揄揚不倦陳

流進善厚意殷勤辭劍賦感公之禮有加李罕李公

備知名實相副吳兢奏所宜直筆張允駁請剪截淨

辭途行珪進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吳兢請總纂斯

鴻烈劉孝孫詩信而有徵何延之蘭使士庶觀聽有所

發揚李嗣立詩以備故事且記盛也尹悅瀛州使夫功

大者其任尊職充者其責重鄭雲叟古語云行百里

者半於九十方正策公左右三朝劉迺册郭

文功成名遂魯洵杜內參朝政外總兵權郭子儀議

位望極於人臣都督碑作中天之一柱鄭太穆上威動



殊俗魏徵論遠慕望風王虔休進市中外之心王直方

疏坊莫不延首傾聽惟公志氣塞乎天地李

李公去體國忘家遂長疏韓瑗理精倡義於天下丁思親諫

心不遑安高行周辭詔而天鑒孔明張彥震駕幸

舉人神輔正直元弼魚躍則知他日佑天子鎮寰

宇肅廟朝扶教化應廟記將致天下於仁壽之域陸

源載公承平之盛鄭榮開天黔黎禔福高儉文思異俗

來庭穆寂南蠻北狄海水無波李諶如華夏之觀瞻益

壯崔德請正自今以後徐光溥請大勳大德播塞宇宙

符載送盧勳銘於鐘鼎德著於竹帛皮日休移丹青彪

炳錢起圖畫為一代宗臣王維與李驗之目前皆可圖

畫裴孝源貞夫山嶽之隆莫隆於嵩華黃滔一品如公

卓犖裴敬李嵩華所以極天顏揚庭上匡懿哉君子之

鴻名胡權飲將永永而無斁蘇先開大豈不盛歟李景

東宮伯上

通集五



通義堂文集卷六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王船山先生年譜序

衡陽王船山先生於前明為遺老於我

朝為大儒

著述收入 四庫全書事跡載於 國史儒林傳其叢

書得湘鄉爵相及介弟爵帥刊刻流傳毓崧為之檢核

稿本既竣事復採錄羣書編年譜二卷所惜書闕有間

挂漏良多蓋先生著作內自述其生平者有家世節錄

南窗漫記其他如永歷寶錄蓮峰志以及經部子部各

通集六

一求恕齋

書於事跡有關者皆可按據而最要者為龍源夜話徧

訪不獲湘潭歐陽曉岑言廿年前曾見稿本先生一生

倍其未備者一也先生詩集編年文集詞集亦可推尋

歲月而早年之濂濤園集晚年之買薇稿皆散失不傳

竇齋文集亦多闕略如武夷先生其未備者二也先生

哲嗣虎止明經所撰行述雖存然係節本而非完本自

傳誌皆略于行述今行述其蕉畦存稿笈雲草並其子

信芳茂才之芸者韻語等書可以考見先生逸事而皆

未睹全帙其未備者三也抄本王氏家譜載先生世系

行第生卒葬地而李中丞燾所撰少峰公墓表劉參憲

明遇所撰陶孺人墓誌及先生所撰鄭孺人墓誌皆但

有題目未錄全文虎止昆仲及孫曾以下事跡其未備

者四也潘書原中丞為先生作傳敘次較詳而余氏存

吾所撰傳未見全篇儒林傳稿採余廷燦船儲氏六雅

紀於存硯樓集者亦未覓得其未備者五也儒林傳稿

載先生學行得其大綱而鄧氏湘阜增輯楚寶補傳于

文苑門內者未見印本鄧氏沅湘者舊集船山先生小

亦有傳不具述今楚寶文苑門印本無先生傳其未

備者六也全氏謝山鮎埼亭集劉繼莊傳中曾舉先生

姓氏里居劉繼莊傳言其所嚴事者曰梁翁顧酌滋衡

通集六

二求恕齋

羅殆徧汲汲表章惟恐不及先生名此外諸家諒亦間

有涉及而不少槩見其未備者七也故編輯此譜時閱

半年僅成初稿雖草創粗具尙未討論容俟異日續有

見聞重加考訂焉

郭光祿年譜序

六朝以前之行狀多出自幕客門生故吏之手論者因

謂子孫狀其祖父起自近時而非古法然禮記祭統云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

著之後世者也此孝子孝孫之心也銘者論議其先祖

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



自成其名焉所以崇孝也由是言之足證表章先德本人子所當盡心故後漢魯司隸碑爲其子嗣所作陳鴻臚碑爲其子羣所作實就三代以前鼎銘之義從而推廣引申由鑄金改爲勒石而唐之白香山元之郝陵川述其先人事狀以請銘者不可謂非古禮之所許矣郭生子貞爲其尊人光祿公輯錄年譜復就年譜之中舉其要者編爲行述草創既成就正於余乞爲筆削余嘉其孝思肫摯爰釋祭統之義而告之日記言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余謂就三者相較不明出於無心其

通集六

三求恕齋

過猶小誣與不仁出於有意其過益深况就誣與不仁二者相較誣者存迴護其親之心其失尙近於醇厚不仁者蓄忍視其親之念其失必陷於澆漓故知而弗傳尤爲君子所最恥以生之天資謹篤必不敢以無實之詞誣其先人固不待言矣今光祿公之事蹟業經詢訪搜羅十已得其八九卽一二未及備載者尙可續補於將來則有善弗知亦無庸復爲生慮加以勤勤懇懇惟恐先烈之或有遺忘則知而弗傳生斷不至於此而余顧不得不爲生言者則以知而弗傳其故有二一由於義理之不明一由於世故之太熟義理不明者知有富

貴而不知有學行若魏見泉之子附會權璫營求入閣不欲言其父爲東林名公此下愚所羞稱也余不必爲生言也世故太熟者但問趨避而不復問是非若司馬溫公之後人迎合時相之意謂涑水紀聞非其曾祖所作是也此恆情所難免也余不得不爲生言也前此孫虞橋吏部喬石林侍讀皆以力爭河務爲某河帥所傾侍讀之子介夫徵君紀侍讀爭下河事及被議始末吏部之子無燁孝廉爲吏部作年譜歷敘觸忌之故與被陷之由皆據事直書毫無遷就識者推徵君孝廉爲肖子益知吏部侍讀爲名賢此生之所當效法者也孫淵

通集六

四求恕齋

如觀察年譜紀某撫軍聽和珅關說觀察時署臬使械和門使者於衢洪稚存太史年譜紀某將軍妄測

睿廟聖意請殺諫臣仰荷

睿廟至仁如天太

史旋奉

賜環恩旨識者稱觀察太史爲古之遺

直亦稱兩家年譜爲直筆之書此年譜所當模楷者也况年譜行述之作將以求誌傳之文而自來名家之作文尤以直筆爲貴觀於權文公作陸宣公集序書裴延齡之排擠李習之作韓昌黎行狀書李逢吉之矯誣歐陽永叔作石徂徠墓誌書夏竦之姦邪蘇東坡作富鄭公神道碑書趙濟之搖撼古人類此者固屬更僕難終



卽以近日名公言之方望溪記湯文正之遭謗由某相國之嫉賢朱文正記曹副憲之蹈危由某總憲之賣友姚姬傳記武大令之被劾由某中丞之私心阮文達記李忠毅之陣亡由某制軍之掣肘莫不詳敘曲折大書特書未嘗計及所斥之爲鉅室貴家恐其兄弟子姪將來有報復之事而依阿曲徇於其間也然則生之求文筆以闢揚但當顯揭其是非而無所用其趨避既已決計登載不須轉念刪除誰謂家乘之書不可奮南董之筆哉不然春秋之法爲親者諱不聞爲讐者諱也君子之心待常人當存忠厚待巨慝不當用忠厚也况彼方

通集六

五求恕齋

深文巧詆而此反曲筆調停恐光祿公在天之靈未必尙肯周旋若輩也且使若輩之兄弟子姪爲賢者歟則羅汝楫之子願知其父獲罪於岳鄂王而負疚引慝卽使獲睹岳氏之金陀粹編固不含恨矣使若輩之兄弟子姪爲不賢者歟則盧貞烈之子杞忘其父受賜於顏魯公而以怨報德亦不待見顏氏之家傳廟碑而後蓄憾矣然則慮報復而爲趨避之計祇在遵守古禮不與讐家同官共事而已豈繫乎書法之隱不隱哉余賦性顛拙所言多迂闊之談方今蓄道德能文章之鉅公不乏其人生將懇乞其椽筆試持余序質之以爲何如

蘇米往還蹤跡考

坡公與元章同時契厚而唱酬之作不多見其往還蹤跡紀載未詳今據坡公詩文尺牘志林參考各書知元章初識坡公當在汴京其年月雖無明文然坡公晚年與元章書有恨三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之語文集三今按元章挽坡公詩第四首自注云公簡云相知三十年恨知公不盡其所謂簡卽指此書今據以改正是書作於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舟泊真州之時上溯三十年前爲熙甯四年是年夏末秋初坡公出都赴杭州通判之任據續通鑑長編元章是年已官浚光尉元章尉浚光尉無年月與地事見本縣堯山萬善院養病篇刻石潛研堂金石文字跋

通集六

六求恕齋

尾貞集卷四云米徽五言絕句在麻陽縣之涪溪後題米徽南宮五年求便養得長沙據熙甯八年十月望經涪溪凡廿三字今按自熙甯八年上溯五年以前當是熙甯三年雖云四年至八年亦得稱首尾五年然抵任縱在四年起程未必不在三年則相識當在是年之前不得謂四年春夏定在汴矣

坡公以熙甯二年服闋自蜀還朝仍直史館差監官告院元章久居京師以恩蔭得官候選蔡肇米元章墓誌云母閻氏贈丹陽縣太君初宜仁聖烈皇后在蕃與丹陽君有舊故公少長邸中以後恩入仕初補秘書省校書郎授涪光尉直齋書錄解題云實晉集米帶元章撰其母閻氏與宜仁在蕃時有舊故以後恩補試街人仕其上世皆武官蓋屬初勳臣米信之後也視帶爲五世孫今按宋自元豐五年改易官制以後秘書省校書郎爲館閣之職前此則爲選人試街陳直齋所言試街卽蔡天啟所性喜結言校書郎蓋未任涪光尉時所授選人初階耳納豪俊蔡誌云平生與游多天下士坡公久負海內重名元章必早



願見惟坡公初至京師舉進士在嘉祐元年二年元章甫六七歲潛研堂金石跋尾利集卷四云蕪湖縣學記十九卒而蔡肇撰墓誌云年五十七卒於淮陽郡齋其說互異予按元章跋晉謝安真蹟帖云余生年辛卯又元符二年己卯已四十九年矣如史所云即不及徽宗朝而元章卻在徽廟時始以工書顯其知無為軍當在崇寧三年明始擢禮部員外郎再出知淮陽而歿於官則墓誌云五十七者為不誤蓋其卒以大觀元年歲在丁亥也廿二史考異云寶晉英光集有紹聖二年八月十八日浙江亭觀濤詩注云時年四十五正與辛卯生年相合今按嘉祐元年歲在丙申二年歲在丁酉辛卯至丁酉首再至京師授福昌簿應制科在嘉祐五年元章甫十歲十一歲三至京師判登聞鼓院直史館在治平二年三年元章亦僅十五十六尚非結納賓客之

通集六

七求恕齋

時至熙寧二年坡公四至京師元章年已十九姓名已登仕版宋史元章傳云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廿二史考異引呂居仁軒渠錄云元章母入內祇應老娘元章以母故命官今按宣仁后即神宗母其推恩元章之母當在神宗即位之初熙寧二年神宗登極兩載故知元章聞坡公赴闕諒必覓階主以為先容則謂必已得官也聞坡公赴闕諒必覓階主以為先容則謂蘇米識面定在是年於情事亦合自是年下推建中靖國元年相距三十二年其言三十年者舉成數耳閱二年為熙寧四年坡公與元章先後出都宦途遠隔蹤跡遂疎閱十一年為元豐五年坡公在黃州就東坡之地作雪堂十月後遷居至元豐七年四月自黃移汝中問居雪堂首首尾三載實則一年有餘彼時元章曾來問

視坡公達青社衰病之餘乃始入閣憂畏而已復思東坡相從之適何可復得今按坡公以東坡自號實因黃州營地東偏有坡然其坡本耕種之地可居者則惟雪堂故知東坡相從也疑是六年赴杭州時過訪蔡誌云七言雪堂相從也疑是六年赴杭州時過訪蔡誌云七言今按七遷中可考者自長沙淮南外惟知曾官杭州嘉光堂金石跋尾亨集卷四云余考元章少時官潛研堂往來粵東西藥州之題當在此時至元豐乙丑年三十五官于杭州西藥州之題當在此時至元豐乙丑年也今按潛研堂金石跋尾亨集卷四云余考元章少時官粵也今按潛研堂金石跋尾亨集卷四云余考元章少時官米敬行書元豐癸亥四月在杭州龍井山方圓菴記六年乙丑為元豐八年元章於六年即官杭州果爾則過黃當在六年赴杭之時然未得確證姑存此說以俟坡公放廢閒居而元章不惜紆道其誼可謂篤矣公侯中在黃州時與朱康叔書云見元章書中言當世之兄馮君處有一草伏朱砂法甚奇惟康叔可以得之又一書云子由到此須留他住五日馮君方想如所論極煩留念今按子由至黃視坡公在元豐三年五月坡

通集六

八求恕齋

公致康叔兩書所言馮君藥方前後相應前書作於子由未至之先而元章之書已至當在是年四月以前蓋坡公以二月也閱二年為元豐八年坡公以冬月自登州還朝其時元章居憂故致書有慰唁之語書首云人至孝履無恙甚慰想念書末云惟千萬節哀自重今按元章丁艱當在入淮南幕府之時蓋由杭州移任未久也閱二年為元祐二年坡公官翰林學士兼侍讀有次韻米敬二王書跋尾七古二首以上下文各詩推之當作於夏秋之間上文有次韻張舜民出倅魏州留別七律詩翌日進詩七古一首據續通鑑長編舜民通判魏州在是年六月故知和元章二王跋尾詩當作於六月以後九月閱二年為元祐四年坡公乞郡得請三月間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此數年中坡公致元章書十首



核其所言知元章彼時為近畿邑宰往來京城書中有  
至京欲一見又云元章想且夕還縣又云非久得郡或  
當走寓邑中待水也又云某以疾請郡遂得餘杭重辱  
新詩為送必在雍邱任內蔡誌云改宣德雍邱在開封  
無緣面謝即知雍邱縣

府東百里縣令入都謁府尹因與朝官往還固常事也  
坡公得杭郡在三月而到任在七月三日據到任謝其  
出都蓋在六月是月十二日泊雍邱晤元章於縣署東

志林卷八云元祐四年六月十二日與章致平同過元  
章致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提書去人丈餘近飯  
擊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閱二年為元祐六年坡公自  
王長史懷素輩十許帖子

杭州被召為翰林學士承旨三月離杭州過吳江常州  
五月到闕紀年錄云三月九日罷杭守辭天竺作詩是  
十九日宿吳江常州太平寺觀牡丹作詩是

通集六

九求怨齋

年元章去雍邱任所歸潤州寓居四月間游焦山題名  
瘞鶴巖其題名云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觀山  
淨名齋記法芝金山僧東坡有寄法甘露寺僧見米公  
芝上人詩今按辛未係元祐六年彼時坡公過潤相  
晤元章出城追餞坡公與元章書云昨日遠煩追餞冒  
即來辰當濟益遠惟萬萬保愛今按書中所言渡江蓋  
由潤至揚派淮北上定在離杭赴潤之時文集屬諸赴  
杭時五月到闕紀年錄云四月到闕今按續通鑑長編  
非是五月到闕五月丁丑前知杭州蘇軾言乞除一重  
難遙郡不敢辭避庚辰蘇軾兼侍讀甲申是八月除龍  
日蘇軾至自杭州始入見則四月未到闕也

揚州三月二十六日到任夏間元章由潤至揚坡公宴  
諸名士元章在坐侯鯖錄卷七云東坡在維揚設客十  
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

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為顯願賈之  
坡云吾從眾坐客皆笑今按坡公在揚時詩題云到官  
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據此  
則元章與宴或即在端午或在端午後均未可定要  
在端午未幾入都補官復任雍邱坡公自揚還朝致元  
前矣

前在揚州領所惠書當路不暇給不即裁答人至復枉  
手教荷存記之厚夢得來談新政不容口甚慰所望致  
其詞意蓋作於離揚後在塗之時元章自雍邱遣使致  
書因作是詩以答之也所謂前在揚州領所惠書蓋元章  
復在雍邱時所寄所謂新政即復任雍邱後之善政元  
章或因秩滿或因告別或前兩任歷年頗深中間去  
馬正卿之名正卿即雍邱人元章部民也詳見下文

七月坡公被召為兵部尚書八月兼侍讀九月中旬入  
都供職詩集是年詩有在彭城日與定國為九日黃樓  
首九日次定國韻五古一首宋即宋州歸德府彼時謂  
之南京其地距東京三百五十里重九日已至宋州則

通集六

十求怨齋

可抵都之外其將抵都時路經雍邱元章留飯縣署對案  
作字相易持去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元祐末知雍  
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  
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  
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  
以平日常入都後復有書望其謁府尹款敘揚州還朝  
莫及也

三書云復少款今按據續通鑑長編是年十一月癸卯坡  
公乞復州不允書中遠次年為元祐八年元章仍宰雍  
邱東坡志林卷五云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坡公以端  
明侍讀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二十七日出都赴任據  
集中朝辭狀路經雍邱元章復得款接致元章書五首  
定州論事狀



第一首云過治下得款奉主禮之厚愧幸兼極邑政  
日清簡想有以爲適第二首云辱臨訪又蒙惠詩只今  
出城無緣走謝非遠北行矣第四首云出城固不煩到  
復得一見幸矣此皆坡公赴定州時元章款留餞送之  
也蓋雍邱乃畿輔劇邑元章久任不遷惟其爲劇邑  
也故簿書鮮暇唱酬不多惟其爲畿輔也故冠蓋往還  
蹤跡較密其間惟元祐六年九月坡公自京至穎雍邱  
爲必由之地而元章不在雍邱此次無往還蹤跡耳坡  
公守定州之次年爲紹聖元年四月間落兩職知英州  
閏四月自定州起程十五日至滑州韋城文集書松醪賦後云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于赴英州過表請由汴泗之間乘  
舟泛江文集赴英州乞舟行狀云今已行次滑州又云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通集六  
士求恕齋

道而行至南康 其路亦經過雍邱故有初貶英州過杞  
軍出陸赴任 贈馬夢得五絕一首杞即雍邱之地夢得乃正卿之名  
雍邱爲正卿之鄉里 詩集中有東坡五古八首作於黃  
云杞人馬正卿作太學生清苦有氣節詩中馬生語施注  
即其人也查注云馬正卿名夢得有氣節詩中馬生語  
元章宰雍邱如故 揮塵三錄卷三云紹聖初米元章爲  
方丈云頃章聖幸社千乘萬騎遊治下古寺僧指  
章即命彩飾建廟嚴其羽衛自書榜之曰天臨殿時呂  
升卿爲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以謂下邑不白朝廷擅  
創殿立名將按治之蔡元長作內相營採獲免今按元  
長爲蔡京之字內相爲翰林學士之別名京爲學士在  
其弟下拜右丞之後十爲右丞在紹聖二年十月彼時  
元章未離雍邱則元正卿爲元章部民素相厚善馮  
閣四月正在雍邱可知 正卿爲元章部民素相厚善馮  
云先生稱正卿爲馬髯見尺牘中今按坡公爲翰林學  
士時致元章書云某恐不久出都馬夢得亦然且夕一

來相見否乞爲道區區又一首云馬髯且爲 坡公至雍  
道意未及答書此元章與正卿親密之證 邱與正卿相見元章諒無不知其人夙有奇士之風則  
飲饌盤桓必更厚於平日假令元章徇世俗炎涼之態  
不見坡公何以爲元章後此坡公北歸亦復何顏相見  
况前此坡公安置黃州元章猶願往見豈有此時竟不  
迎謁之理乎然則坡公南遷過元章治所其往還蹤跡  
雖無確證然可審度而斷也由是言之元章久任雍邱  
未經遷擢而藉是得與坡公屢晤不可謂非翰墨文字  
之緣矣又閱七年爲建中靖國元年坡公度嶺北歸五  
月至眞州暫留 紀年錄云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作崇因  
院觀音頌次韻清涼老詩年譜云四月  
通集六 士求恕齋

舟行至豫章彭蠡之間五月行至眞州今按坡公與程  
德孺書云今方達南康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眞州當遣  
兒子適往宜興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否李端  
叔書云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至已決歸許下矣  
但須至儀真少留令兒子往宜興與劉刷變轉與胡郎仁  
修書云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邀歸許下甚力今已決  
計沂州至陳留陸行歸許矣且夕到儀真暫留令過一  
到常州款見矣據此則坡公由湖口沿江而下先至金  
陵後至眞州其至金陵則在五月一日且有作頌和詩之  
事蓋亦少有勾留則行抵眞州似當在五月初旬內外  
寓居發運司之東園 東園在眞州發運司治所之東皇祐四  
爲判官得州之監軍廢營 將以五月杪或六月上旬由  
以作東園歐陽公撰記 淮沂汴往許州與子由同居眞少幹當留旬日舍弟欲  
同居穎昌月未遂北上矣與程德孺書云本欲居淮沂  
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穎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  
計沂汴至陳出陸也與黃師是書云某已決意北行從  
子由居但須令兒子往宜興幹事艤舟東海亭下以待



其歸乃行矣行期約在六月月上旬不知其時  
使舟已到真否或猶得一見於揚楚間爾  
元章以發  
運司差遣至真州元章挽返自北而南言發運司總江推兩  
按自湖六路漕事治所在真州元章有勾當公事差遣  
得至真州且可來往於大江南北故欲俟押運回空至  
常州訪坡公也蔡誌云除發運司勾當公事蔡河撥發  
官淮地近東發運司主發運司屬在後揚州府志章  
職從南幕府在官發運司屬在後揚州府志章  
屬內無其名未免掛漏六月月初冒暑訪坡公於東園  
坡公睡起聞之遣人送麥門冬飲子並繫以詩起聞米  
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詩云一枕清風直萬  
煎無人肯買北窗眼開心暖胃門冬飲子詩云一枕清風直萬  
中所注云案紀年錄先生於辛巳五月至常州據此題  
尺蹟云一東園當在常州而無可考又云本集與錢濟明  
涼藥已令人參扶茶麥門冬煮濃汁渴即少啜之今  
通集六  
志求怨齋

按元章挽坡公詩序云季夏相值白沙東園第一首云  
六月相逢萬里歸第三首云小冠白纓步東園第五首  
云今看麥飲發悲哦自注云見公送麥飲詩白沙係真  
州舊名則東園在真州無疑既云季夏相值又云六月  
相逢則坡公與元章六月會晤正在真州紀年錄謂坡  
公五月至常州與元章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  
詩其誤甚矣查氏知常州之東園無考然不知東園本  
與常州無涉何時所考也若夫與錢濟明書所言自是坡  
公至常州疾革時所服之藥與在真州時饋元章解暑湯  
飲不同未可因其並用之藥遂牽合為一也坡公此  
詩南宋嘉定間進林拱辰刻石真州東園中其樂堂  
急字較詩序尤為完備舊志載之甚詳然則又致  
元章書以久別獲見為喜其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  
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  
之以沈我積年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言者  
因會程德孺於金山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與錢

濟明書云須某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來金山乃幸也  
又一書云亦須到潤與程德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  
山又幸也與元章書云傅守會已能而歸矣風止江平  
可來夜話德孺同此恐今按濟明曾否至金山元章是  
否同來後考又按傅守名變據嘉定鎮江志變知鎮江  
府在王古後曾布前古守名變據嘉定鎮江志變知鎮江  
在此二年之間止變守潤時也元章聞朝士多相忌者遂  
決計不復往許仍議往常與子由書云兄在真州與一  
適值如此可歎可笑兄近已決計從弟之言同居昌  
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  
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願昌近地居者事皆可  
信人所報大抵安排攻擊者眾北行漸近決不靜耳今  
已決計暫留真州泊舟十日上下與子由書云更留真  
居常州書云數日熱甚舟中揮汗寫與元章時相過從因  
此少留真欲葺房繕令整齊也與元章書云昨日飲冷過度夜暴  
暑熱感疾熱元章書云某昨日歸臥逐夜海外久無此  
通集六  
志求怨齋

下且復疲甚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倚然時  
也又一書云某食則脹不食則羸昨夜通旦不交睫端  
坐飽蚊子爾不知今夕如何度又一書云數日移舟通  
不聞來音謂不我願復渡江矣辱教慰感倍常亦  
江開外過濟亭泊與元章書云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  
蒸成病今日當遷過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只就  
活水快風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又一書云兩日  
疾有增無減雖遷開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  
不能言也願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後數日耶今按  
宋時真州有通濟亭當在外關之南與天聖之間記文為  
胡武平所作通濟亭當在外關之南與天聖之間記文為  
名蓋即移亭因舊感僧州瘴氣舉發欲速至常州休息  
年諸云行至真州瘴毒大作孳集舊江口宋  
梅花院詩云蘇公病臥真州日終是回頭瘴瘴恨詩後  
自記云此院為蘇公病臥真州日終是回頭瘴瘴恨詩後  
南回至真州病暑決意歸歸陵今之所行所宿必此也  
也今思蘇公在真州病暑決意歸歸陵今之所行所宿必此也  
也今思蘇公在真州病暑決意歸歸陵今之所行所宿必此也



發不治名回頭瘴今尚如此宋更宜然蘇公病遂別元  
暑不致即卒過真州歸常州卒此必回頭瘴也  
章於開屋元章挽坡公詩第四首云力疾來辭如永訣  
州人道放著天下第一等渡江而南至潤州十四日有  
人米元章不別而去也  
答章致平書即作於京口蓋在彼稍有停留  
厚丞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時章子  
云先生自得書命從者仲楮和墨書以答之某頓首致平  
學下某自僕真得暑毒困臥入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  
以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書乃漸醒悟自  
而此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即先飽今且歸放筆太息  
而己六月十四日此紙乃一揮筆勢翻後又寫白尤  
方今刊行先生年譜不載此以補闕云先生集中有  
答致平書而章子平書人多不曾見故不能曉其答意今  
載與致平書第十四首即白尤方編次者誤列於與子  
通集六  
五求恕齋

平書中不知子平名衡坡公同年致平名援或公知舉  
時所取首元未可因其姓名相同字相似而牽合為一矣  
援為得子其作書之意欲為其父求解於坡公書中所  
言老親與坡公答書所言丞相皆謂惇也編次者未見  
來書又未思丞相為借元章西山書院南窗避暑元章  
何人故有此誤耳  
公詩第五首云曾借南窗避暑西山松竹不堪過自  
注云南窗乃余西山書院也又洞天一品石詩序云西  
山書院乃徒私居也上皇樵人以異石來告令百夫輦  
至寶晉齋今按輿地紀勝鎮江府古迹門米芾宅在千  
秋橋之西元章自書帖云敝居在丹徒行衙之西臨運  
河之闊水東則月臺西則西山故寶晉齋之西為致爽  
軒據此則西山書院本在鎮江故館前此過潤或時非  
定在是月由奔牛球至常州旋往宜興復還常州  
年六月是月由奔牛球至常州旋往宜興復還常州  
年譜注云何遠春浩紀聞載冰華居士錢濟明跋先生  
帖後云先生四月自當塗寄詩約至金山相候六月自  
儀徵遊疾臨江再見於奔牛球即遷寓係氏館云云然  
則到常在六月也今按襄陽問評云東坡北歸七月到

常州與春浩紀聞載冰華居士錢濟明跋先生帖後云然  
自信不歸卜居陽羨還屋焚券之事其末云自是遂還  
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年七月竟  
歿於借居以是推之坡公由奔牛球至常州在六月錄  
而由常州則在七月矣是年立秋在七月初間據紀年錄  
在崇寧元年閏六月則本年立秋在七月初五前年之  
年凡次年閏六月則本年立秋在七月初五前年之  
坡公有立秋日致元章數語古書跋贊許猶新自注云  
公立秋日於其子過書中批云謝跋在口懷今按坡公  
致元章書未一首云某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  
毫之減然未能作書也跋尾在真州致元章書言謝帖  
不取草草題跋又言謝帖未可輕跋米詩自注所引謝  
跋二字坡集作跋又言謝帖未可輕跋米詩自注所引謝  
格定是下字非此未幾疾革與錢濟明書云某一夜發  
外另有一書也非此未幾疾革與錢濟明書云某一夜發  
疾頗革折簡錢世雄云云世雄即濟明之名也至二十  
通集六  
五求恕齋

八日即歸道山其與元章尺牘蓋即止於此  
辛巳中秋聞東坡問以迨元章登朝為太常博士擢禮  
七月二十八日畢此世  
部員外郎則坡公不及見也  
為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今按蔡肇  
元章墓誌敘此事在崇寧三年六月至於擢禮部員外  
郎又在諭年之後蓋崇寧四年也范公稱過庭錄云忠  
宣舊藏一江都王馬往年自慶赴闕時米元章作郎每  
到相府求觀不與言唯遠屋狂呼而已不盡珍賞之意  
崇寧初歸上方矣今按范忠宣自慶州入相在元祐三  
年四月其初次罷相在四年六月彼時元  
章方知雍邱未嘗為郎此公稱誤記也  
坡公長於元  
章十五歲在皇祐辛卯前十五年  
故元章呼坡公為  
丈其初識面時坡公年三十四元章年十九坡公歿時  
年六十六元章年五十一矣蘇米三十餘年往還之蹤



跡其可考者大略如此

梁節愍公萬安殉難年月考

梁節愍公之殉難府縣志皆載其事而不言死節之年  
月明史萬元吉傳云八月叛將白之裔入萬安江西巡  
撫曠昭被執知縣梁于溪死之其上文有福王即位之  
語又有明年之語夫福王之立在甲申其明年則為乙  
酉然則殉難在乙酉可知矣南疆釋史金聲桓傳云乙  
酉五月我 大清兵下九江左夢庚以所部三十六  
營降諸將相率北去聲桓不欲從請規取江省以自效  
六月傳檄南昌巡撫曠昭先遁已攻袁州萬安守令亦

通集六

七求怨齋

俱死所謂萬安令者即指節愍而言也其下文有八月  
聲桓矯殺體仁之語則是謂節愍之死在八月之前矣  
而節愍傳云嬰城固守援絕被執金聲桓降之不可繫  
南昌獄者五十有三日九月十三日作絕命詞自縊死  
是又謂七月中旬由萬安執送南昌而其死節則在九  
月中旬矣二傳所言與明史八月之語皆不相合蓋傳  
聞異辭也至於莅任之年月史傳未有明文康熙雍正  
揚州府志及乾隆江都甘泉縣志皆云知萬安縣莅任  
甫一月康熙江都縣志云與史可法同輔福王馬士英  
害其能除為萬安令未數月兵猝至城下嘉慶揚州府

志亦同今考之西四月下旬揚州失守史閣部死之五  
月上旬福王及馬士英皆出奔節愍之宰萬安即使至  
遲亦必在四月五月之際無論城破之時在七月八月  
而莅任皆不止一月當以未數月之語為確然其除官  
亦在乙酉則各志無異說也節愍以癸未登第乙酉莅  
任而志書於未授職之前已云同輔福王者蓋明代新  
進士有觀政各部之例而南渡時用人尤不拘資格疑  
節愍於甲申歲曾觀政於南都部曹或因閩部之薦舉  
而得召見故為士英所最忌耳

明吏部尚書張恭謏公別傳 採所撰松窗夢語

通集六

七求怨齋

張瀚字子文一字益齋浙江仁和人 卷一宦游紀卷七  
先世紀 案本書  
但言改字益齋而不言本字明 史本傳云張瀚字子文仁和人  
少補諸生嘉靖五年新  
建伯王守仁奉命征思田駐節杭州瀚往謁求教守仁  
語之曰隨事體認皆可進步為諸生誦習孔孟身體力  
行即舉子業豈能累人哉所患溺于口耳無心領神會  
之益視聖賢為糟粕耳瀚謹誌之不忘 卷四士  
人紀 十三年  
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 卷六盛遇紀 案本傳 殿試二  
云嘉靖十四年進士  
甲 卷六方 衛紀 觀政都察院為都御史王廷相所器重嘗語  
之曰時雨後出街衢躡新履皆擇地而蹈偶一沾濡更  
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將無所不至



矣瀚終身誦之十五年秋選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十

六年抵任卷一宦遊紀案本傳督造戰艦於龍江關

卷一宦遊紀兼攝樞務弛稅十之二商賈樂赴舟楫輻

輳較原額反增十之五卷一宦遊紀有羨金即送歸節

慎庫卷七忠其監造作雖竹頭木屑不厭瑣細厥局中

堆積朽株令匠役斷以為薪供惜薪司用所省數千金

忌者反劾其擅折有用之材世宗廉知其情置不問十

八年丁母憂去官卷一宦遊紀服闋補刑部遷員外郎

卷一宦遊紀遇審錄疑獄必據理剖析鳳陽富民陳邦

之僕途遇羣盜挾之同行分與敝衣數件僕歸以告邦

懼首諸官羣盜恨之即夜劫其家擄僕妻去反詣官告

邦強佔僕婦長垣捕役王崇儒買娼為妻貧富人妻樹

之屋夜令其婦潛往樹家詰旦持刃入誣以通姦良家

脅取衣飾資財以去復訴諸官指為買和問官以邦與

樹多金存避嫌之見坐以大辟瀚皆駭正開釋之問官

猶誅以曷不避嫌瀚曰何嫌可避但求中情法耳焉敢

殺人以沽名哉卷一宦遊紀二十一年總兵張達以失援下

獄瀚察其材武當朝審時言於法司擬令立功贖罪其

後果稱良將終死封疆由瀚之成其志也卷三北出為

廬州府知府卷一宦遊紀案本傳云廬州知府鄰郡龜邱豪紳

胡明善居鄉不法被害者羣訴於朝下巡按勘問乃屬

瀚越郡追捕坐以殺一家三人律實諸極刑民以包公

雪冤比之二十四年夏旱與推官陳儒曝烈日中所禱

將積薪自焚俄而大雨如注歲獲有秋復於農隙循行

阡陌相度地形開塘築堤以備早潦兩年之間開濬甚

多丁父憂去郡父老拜送者相屬於道卷一宦遊紀案

至廬去廬本書未載年月據宦遊紀云乙巳夏廬陽旱

乙巳乃嘉靖二十四年其至廬當在是年以前去廬當

在是年服闋補大名府知府卷一宦遊紀案本傳云改大名宦遊

紀有庚戌歲在大名之事庚戌係嘉靖二十九年其補官當在是年以前開州鄉宦某役州

民建私宅銜知州李某沮其事造蜚語短之巡按楊選

疑焉瀚力白其誣曰天地鬼神鑒臨焉敢昧公心以消

是非選改容揖之部民有兄弟訟財產者互訐陰私瀚

命取一柁各械一手置獄不問久之兩人自悔潛然淚

下曰自相構以來情睽者十餘年今月餘共起居同飲

食隔絕之情既通積宿之怨盡釋已乃指天向日而誓

瀚笑曰知過能改良民也遂釋之二十九年俺答入寇

都城戒嚴朝廷遣兵部郎持節督畿輔兵入衛諸郡守

倉卒無措且以議相見禮未決瀚聞報即下令各邑閱

戶口計人丁凡三十選一餘悉供餉乃馳迎使者於保

定願諸郡守曰事亟矣公等尚拘章文義與使臣爭苛

通集六

三王求恕齋



禮哉且春秋先王人以王人尊則朝廷之威命行今兵  
興重務而卑使者則威蕤矣如國難何諸守色動乃相  
率庭謁使者降階迎入瀚首請視師曰勤王事不宜緩  
使者至大名閱兵畢謂瀚曰旌彩戟利士壯馬騰可稱  
八百精銳矣驚嘆而別卷一宦遊紀 案本傳云俺答  
民兵人衛翰立閱戶籍三十丁簡一人而以二十九人  
供其餉得八百人馳至其定請使者閱兵使者稱其才  
及俺答既退廷議增設兵馬兵備副使尹某緣是拘逮  
富戶為旗牌及千總百總不願充者責令出金市馬寶  
廩良民受累者甚眾瀚悉留其人不遣具揭請其寬免  
尹某怒白諸撫按及吏兵二部瀚聞之曰一官不足惜

通集六

王求恕齋

吾何敢廢朝廷法紀以媚貪暴之人欲投牒去會上官  
皆知瀚直而尹某為科道劾罷其事乃已卷一宦遊紀  
卷六夢寐紀  
三十一一年遷潼關兵備副使 卷一宦遊紀 卷七自  
省紀 卷八銓部紀 白水  
城中人民僅百餘而城外倚山為居者反多數倍瀚緣  
山開擴城基鳩工版築不兩月而成同州城郭雖整民  
不滿于瀚詢知城中無水人不樂居乃訪求泉源引二  
渠入城由是戶口漸盛三十二年關中同華饑瀚親往  
開倉發粟窮民領賑者無頃刻之淹嘗語其屬曰救荒  
無善策惟速行稍有濟耳卷一宦遊紀 三十二年調任廣東  
卷一宦遊紀 卷七自省紀 案本書未言調廣東年月  
據卷三北敵紀言謝憲副甲寅往榆林鎮驗功卷八銓

部紀言般憲副甲寅秋入關為左轄皆瀚官潼關時事  
甲寅係嘉靖三十三年至次年瀚即告歸則其調廣東  
必在是年無疑甫抵任總督談愷議討新會新甯山賊檄領西  
哨瀚恐殺及無辜乃豫給榜材察令先下者集高阜禁  
官軍不得侵擾然後合兵擒斬首一千六百有奇捷  
聞於朝竟以失賂重人僅賚銀幣卷一宦遊紀 三十四年告  
歸故里 卷七自省紀 案據本書瀚之  
自閩趨浙適值  
海寇突犯杭州巡撫李天寵閉城自守瀚駐臨安旬日  
覘知賊僅小舟百餘艘眾不過數百人而所掠男女尙  
居十之五六寇甫退即促天寵速為剿除無使滋蔓天  
寵不能用賊勢遂益猖獗論者惜之卷三東 三十七年  
倭紀

通集六

王求恕齋

赴部謁選卷七權 三十八年補官四川 卷一宦遊紀 卷  
權勢紀 巡按郭民敬言左布政某謬戾僉事某處置乖  
方瀚答以布政坦夷無他賜特氣質稍偏耳僉事爽朗  
晰底裏特一事偶誤耳論人者不當因氣質之偏槩其  
心術以一事之誤槩其生平民敬歛容起謝曰此格言  
也卷一宦遊紀 三十九年遷福建參政 卷七自省紀 案據  
是年赴閩 四十年巡按李廷龍監臨鄉試檄瀚充提調  
且參閱文藝將拆封填榜廷龍曰古人求士兼取身言  
今僅得其言耳安得其身翰曰疇昔諸生過庭嘗物色  
之俱已得其彷彿及開卷觀姓名瀚一一道其狀貌甚



悉既而來赴鹿鳴宴者各官諦視之果皆不爽舉座驚

服曰昔賢識一郡人今公識一省士矣卷一宦遊紀四十一

年秋遷山西按察使抵任未兩月復遷陝西右布政尋

轉左布政卷六方術紀卷七自官紀案方術紀言不

知遷按察在是年本傳巡茶御史某欲飢法庇吏瀚堅

持不聽某乃撫藩司夙弊瀚所釐正者反以劾之時議

雖諒瀚生平猶欲更調以謝言者吏部郎陸光祖抗論

部庭曰瀚之操履光祖可剖心白之與其更調瀚甯罷

光祖官遂杜門引疾當事者知不可奪乃兩擬請旨而

瀚得復留四十四年擢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卷一宦遊紀

通集六

重求恕齋

七自官紀案卷六異聞紀言左轄關中入棘院提調

此四十二年甲子科鄉試之事其時尚為左布政也又

云後西撫關中與宦遊紀所言乙丑附循關中正相符

合故知擢巡撫在是年又案本書未言加右副都御

史本傳云擢右副都御防秋於固原吉能擁眾入犯發

火器卻之故事立冬後即撤兵還省瀚慮其乘閒闖入

乃下令各守信地俟防冬兵至更代方歸未幾吉能果

踏冰猝至官軍以逸待勞奮勇斬級吉能驚駭而遁卷一宦遊紀

三北敵紀四十五年春窮民數千人嘯聚終南山關內

關南兩道會議夾剿瀚謂此輩迫于飢窘未有殺人攻

劫之罪即手書曰民窮為盜原非本心律有明條許得

自首凡收執憲票者聽復業生理官司不得追究命匠

刊板刷印三千餘張遣撫民同知李愚馳往諭以禍福

眾皆歡呼投戈羅拜於地領票而去卷一宦遊紀召入為大

理寺卿卷一宦遊紀案本傳云甫半歲入為大理卿錄囚多所平

反京師羣誓為茶會內有楊名馬馴兩人言論相觸恃

力鬪歐皆致重傷而死刑曹以兩人皆斃法無所施乃

坐楊名之子馬馴之姪以扶其父叔助力相歐之罪瀚

視其人皆垂髫童子慨然曰今有罪者皆死而移坐子

姪是知生可償死不知死可互償也遂從末減各坐失

於勸救杖決而已卷一宦遊紀遷刑部右侍郎卷一宦遊紀

案本傳未言左右本傳日與司官討論凡獄詞稍可

通集六

重求恕齋

指摘者悉如律例改定及送廷評無一事遭駁正者諸

曹郎相戒曰真法司至矣吾輩慎之卷一宦遊紀隆慶元年

授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出督漕運卷一宦遊紀

案本傳云俄改兵部總督漕運未言左右亦未言兼

僉都官階如援穆宗登極恩詔奏免漕船帶磚以節牽

挽之勞省交納之費卷八漕運紀工部尚書朱衡開夏鎮新

河大工甫竣風雨暴至水驟騰湧覆漕舟百餘糧以萬

計衡甚自危乃移書來會瀚曰此天意也於人何尤遂

上疏曰夏鎮之役在臣一人臣精誠不足通鬼神智慮

不足先事變覆敗之虞實臣所致乞免旗軍賠補聞者



咸曰河道失事引咎自歸甚盛德也卷一官旋改兩廣

總督卷一官遊紀卷六盛遇紀卷七自官紀案本傳

鎮必俟全漕抵通然後能赴二年册立東宮瀚奏乞覃

恩移贈本生祖父母奉旨俞允自明興以來本生祖父

母沾此曠典者惟大學士楊士奇工部尚書朱衡及瀚

凡三人耳卷六盛當瀚抵任之初海寇結山寇為腹心

勾連接濟肆無忌憚瀚以為欲剿海寇當先除山寇欲

除山寇當先治齊民於是慎選保甲每鄉分為二甲每

甲立約長一人約甲十人互相約束帥眾操演遇有盜

賊竊發集眾截殺首嚴通賊之禁俾有所懲創不敢為

非又念犛獠之人阻於聲教無路自新爰擇犛獠老

中有才能出眾為人所信服者即以其地與之三年無

過授土巡檢又三年無過升土知縣聽得世襲卷八兩

羅傍涿水沿江一帶闢地開墟與民交易德慶知州江

萬仞率令來見給與冠帶者六七十人平巾青衣者十餘

人歡欣踴躍而去卷一官其有陽順陰逆屢招復叛者

遣將出師迅速剪除由是有宜山大小都亮之捷惠潮

韶肇之捷賓州涿里之捷嶺西陽春之捷山寇次第削

平海寇之勢漸孤渠魁曾一本林道乾各不相下道乾

已就招撫而一本猶桀驁不馴瀚夙知總兵俞大猷習

知海道因奏請福建官兵亦聽兩廣節制且言一應征

剿事宜巡撫往往不行關白此非所以明職守而一政

體也誓師決計必須事權歸一而後調度可施廷議從

之卷八兩粵紀案本傳云時兩廣各設巡撫官事不

掠廣州詔切責瀚停總案本傳云已而一本浮海犯福建官軍迎

擊大破之資銀幣案本傳云三年瀚自肇慶移鎮

梧州指授方略會集三省諸軍分布要害使賊進退無

據又以道乾為前驅令直搗其巢穴一本始大窘擒有

日矣忽奉旨降二級離任代者劉燾乘傳至一本旋即

剿滅距瀚之去官甫十日耳粵人咸謂此捷皆瀚之功

彘特坐享其成為之太息先是海北參將耿宗元以歲

暮時謁瀚於肇慶瀚令往剿海寇即日辭去復往嶺東

謁巡撫熊某遽令率標下民兵出剿平山屯聚倭夷宗

元辭以兵非素練熊某曰與爾旗牌不用命者聽行軍

法宗元乃入營號令把總周雲翔等聚眾謀曰何處懸

旗擅號令我不殺將為若害遂突入殺宗元眾盡斃

反投賊中熊某自掩其倉猝召變之咎欲委過於瀚兵

科遂獨劾瀚而不及熊某瀚聞變令中軍總兵官郭成

率狼兵數千盡殲倭夷生擒雲翔既奏捷熊某反邀功

受賞而瀚僅以功贖罪卷一官遊紀案本傳詳見上下文

通集六

三求恕齋

通集六

三求恕齋



山寇海寇既平熊某復晉秩賜金而瀚僅由降職閑住

改為復職聽用卷八兩粵紀案本傳云已復犯廣東

取元與賊合廷議鑄瀚一秩調用已而成大破賊復雲

秩之誤以各傳參互考五年召為陝西巡撫卷五祥瑞

之平寇在是年五月五年召為陝西巡撫卷五祥瑞

省紀案本傳云再撫陝西未言何年自省紀云督粵

年餘回籍聽用歸方二載召撫關中祥瑞紀云隆慶辛

未余撫關中今考幸未係隆慶五年瀚以隆慶元年冬

督兩廣三年夏罷歸五年起用其督兩廣不過年餘家

居不過其時俺答已納款邊境無事瀚謂許通貢市乃

不終日之計宜因此息肩之時持籌熟計識者避之

北敵六年晉南京右都御史卷一宦遊紀卷五象緯紀

紀左右本傳云遷南時值兩京計吏瀚與南京吏部尚

京右都御史今據補通集六

書王本固並持衡鑑去留悉協公議既而循例自陳得

旨云覽卿奏不允辭宜益用心供職南九卿稱卿為異

數瀚感帝恩因更號益齋卷一宦遊紀尋改南京工部尚書

卷六方術紀夢寐紀卷七自書萬歷元年吏部尚書楊

博謝病歸以瀚代其任卷一宦遊紀卷六夢寐紀卷七

吏部尚書楊博是時廷推者共三人首都御史葛守禮

罷召瀚代之次工部尚書朱衡而瀚居其末首輔張居正方得政持

疏不遑票擬俟經筵畢面商點用神宗遂越前二人而

召入秉銓卷一宦遊紀案本傳云時廷推吏部尚書

居正惡守禮卷一宦遊紀二年外省考績瀚與葛守禮大計羣

吏黜陟幽明首陳入覲事宜申舉太祖宣宗孝宗三朝

曠典乃薦卓異謝鵬舉等二十五人請引見賜宴仍錫

金幣劾貪殘賈某等十八人請旨拿問卷一宦遊紀卷

據銓部紀瀚曾兩主外察其第二次係丁丑年之事丁

丑乃萬歷五年則第一次必在萬歷二年相距正三年

也是歲瀚以二品考滿加太子少保卷七自省紀案

保子少五年京外官並行考察一典史原署耳舊例當閑

住過堂時瀚詢其履歷應答如響瀚顧謂都御史陳瓚

曰此雖卑官部院安可輕黜以蹈不公不明之罪即令

其復任一給事中以建言謫典史翰察知其才品立擢

為推官旋又擢為僉事使督學於福建後果大用卷八

通集六

紀案銓部紀云余以南臺京考者一銓部京考者一

今考南臺京察在隆慶六年銓部京考在萬歷五年相

距正五年瀚在吏部五年卷七自念惠安民生必先綜覈

吏治卷一宦遊紀其持論嘗言勸懲宜彰名實宜審遷轉宜

近罷閒宜別告病宜稽文憑宜核考成宜實而舉劾尤

宜當又言久任之法歷代用以宏化保民守令比於他

官更為緊要今酌議以兩考為期巡按必須差滿方可

議升督學必須三年方可議轉又言吏部尚書職在鏡

藻羣品惟開誠布公令公議所是與眾共揚公議所非

與眾共棄則人已兩忘恩怨俱泯卷八銓故所措置獨

崇大體略苛求務周咨絀浮議才不以瑕掩人不以資



棄實勝於名者雖下寮必揚名浮於實者雖崇秩必抑

使人人爭得自效遊紀一宦大小臣工一時鼓舞紀綱為

之振肅卷一宦遊紀案本傳云瀚資望淺忽見擢取

即出已意輿論多不協以是為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劾

籍及唯諾居正狀今考本傳所言第據而瀚忽愧歸卷

鄭準王希元劉臺劾疏之詞說詳下文

宦遊紀卷五象緯紀卷七自省紀先是首輔張居正聞訃不欲奔

喪乃降旨令吏部往諭眷留意居正亦自為贖咨部云

某日聞訃請查照行蓋諷瀚使留已也司官持咨請瀚

議覆瀚謂宜咨禮部查節年閣臣丁憂恩典從重優恤

若不喻其意者諸部院多欲保留居正以瀚為百僚長

通集六

三求怨齋

勸其上疏瀚曰今日之事惟皇上可留或相君自留吾

輩安可留也遂大咈居正意卷一宦遊紀卷五象緯紀

謀奪情瀚心非之中旨令瀚論留居正居正又自為贖

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作不喻謂政府奔喪直子殊典

禮部事也居正復令客說之不為動乃傳旨責瀚久不

何關吏部居正無入臣禮廷臣惴恐交章留居正瀚獨不與撫膺

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怒嗾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恩

啟摭他事劾之勒致仕歸案卷一自省紀但云嗾臺省

據本傳補瀚過居正言別語之曰頃見公聞訃哽咽謂公且

不能旦夕留區區之心誠欲自効於公以成公志詎謂

相矛盾哉茲與公別山林政府不復通矣居正汗顏頽

泚噤不能聲有頃曰公去而心愈苦事愈難矣瀚遂拂

衣而歸諸公卿祖道都門外太常卿孫鑣謂瀚曰去國

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願以兩言為公今日贈

遊紀卷一宦進士鄒元標上疏論居正奪情曰所幸者大臣

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而遷徙又不常矣蓋指瀚而言

也卷七忠瀚自歸里後足跡不至公府卷五花郡守每

歲躬自造門請踐鄉飲大賓之席瀚以其祖若父前此

皆嘗力辭因亦婉言謝之終不一赴卷六先居正歿帝

頗念瀚案本書未言及督撫巡按復交章稱其居鄉之

美十六年都御史吳時來疏請舉曠典以優老臣於是

通集六

三求怨齋

六卿致仕年七十以上給月米歲夫者海內共七人而

瀚居其首十八年瀚年八十奉旨存問卷六盛遇紀卷

本傳云詔有司給月廩卒贈太子少保諡恭懿案此係

年及八十特賜存問又案瀚在朝時二品考滿

事本書所無今據本傳補乃太子太保本傳少字係太

字之誤歟抑或勒致仕時削去官銜而瀚夙以廉潔自

卒後追贈歟今姑仍其原文以俟考瀚夙以廉潔自

持初出仕時其父問曰兒志何如而足瀚對曰有屋數

椽有田百畝如斯而已其父大喜曰兒第出為清白吏

吾何憂矣卷六先去廬州時以羨金付同知去陝西時

以羨金付後任卷七忠去兩廣時道出南安知府林舜

道迎訝曰督撫重臣行李蕭然如此即馬伏波曹樞密



不是過也

卷一宦遊紀

案本傳言劉臺劾翰撫陝狼藉蓋誤信誣謗之詞自省紀云兢兢以名節

自勵而美菲之口每攻其生平志在立德而恥倖進  
權勢 當嘉靖時世宗喜言符瑞內外諸臣多隨風而靡

翰守廬州時無為合肥呈送瑞麥一穗二三穎受而藏

諸篋笥不以聞於當路撫陝西時漢中呈送白兔二亦

不具表進獻卷五祥瑞紀 錦衣陸炳募翰之賢聞其赴都謁

選遠迎厚餽以致殷勤翰終不肯攀援以求進大學士

高拱亦甚重翰其為次輔時翰入朝為大理卿首輔徐

階詢其為人於拱拱以至明答之繼而拱為首輔翰亦

終不附麗及翰為吏部尚書炳已久歿其子為怨家所

通集六

至求恕齋

傾逮繫累年翰主朝審時昌言於眾謂炳雖權寵傾中

外然能折節下士保全指紳其恭謹有足嘉者遂釋其

子時人皆服翰言為公論拱為張居正所排擠業已罷

歸翰特遣使至新鄭拱答書云方僕之在朝也公時在

野曾無一字見貽今公在朝僕已在野乃不遠數千里

下問於前日之不相聞也足以見公之高於今日之下

問也足以見公之厚其遠權勢而重氣誼如此卷七權

案本傳言鄭準王希元劉臺劾翰附居正亦誤信誣謗

之詞權勢紀云蓋權勢所在當局即迷後來者復蹈覆

轍即有慨於鄉先達中所最景仰者為劉基宋濂方孝

孺于謙胡世甯孫燧王守仁  
卷四士謙之改謚由於巡

撫何孟春之奏而翰實發其端世甯與翰父友善其後

裔式微翰代為區畫復其故廬執友中如都御史張永

明吏部侍郎靳學顏福建巡撫游震得四川巡按郭民

敬戶部郎中周天佐台州知府周志偉並以耿介清廉

志同道合雖顯晦存亡各異而久要不忘卷七忠廉紀 素性

儉約尤惜物力督兩廣時移鎮梧州值正月之初封川

知縣餽一紙燈及燈夕方祖門隸請燬翰念其積月之

勞棄於一旦禁而止之卷四百工紀 晚年家居述先世舊聞

以訓後人凡冠婚喪祭儀節服飾皆守禮而弗徇時不

召優伶不作佛事卷七風俗紀 不感於風水而遷葬卷五堪輿紀

通集六

至求恕齋

且記其高祖以來之隱德條舉件繫以示法程卷六先世紀

所撰松窗夢語隨筆述事別類分門共三十三紀釐為

八卷書成時年已八十有三自序目錄 自言文者氣之所行

氣行而理寓焉惟有理而文亦不朽其子某所撰後跋 其書考

證古事頗為精確嘗言蒲州為古蒲坂即虞帝都鹽池

所產為形鹽又曰解鹽不俟人工煎煮惟夜遇南風即

水面如冰湧實天地自然之利大舜撫絃歌南風之詩

可以阜財正指此也卷二西遊紀 敘述時事多寓諷諫如世

宗崇信方士好言祥瑞則臚列禍變於災異紀以見所

天永命在乎恐懼修省而不在符讖禱祠又引歐陽子



五代史之論於祥瑞紀而申之曰人臣工於媚悅謂可  
轉移上心不知上心侈逸遂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匡  
救之道乎卷五祥瑞紀災異紀神宗性喜奢靡工人疲於奔命則  
載太祖家法於百工紀以明上供之物俱有定數節儉  
之風流播至今又引劉球王恕之疏而申之曰二公所  
言豈惟一時議論實萬世忠謀使人主錄之座右其所  
裨補展者豈淺鮮哉卷四百工紀至於斟酌古事以籌畫時  
事尤於經濟有關自服官之初即留心水利宿州知州  
姚能築大堤濬溝洫以備旱潦瀚路過其境見其變蕪  
田為膏壤嘆為良法及總督漕運兼撫淮右僅已改官

通集六

孟求恕齋

刑部首薦於朝請授以憲職持節願上專理開荒格於  
部議不果卷一宦遊紀卷二東遊紀卷四三農紀其後官吏部尚書時復  
奏添設江北屯田僉事一員勸農淮鳳始得如其所請  
然不久而翰歸田其官旋罷卷一宦遊紀卷四三農紀翰既惜其功  
之未成又念西北多曠土徐貞明建議墾闢亦為人所  
沮撓因反覆推究河渠塘堰之利謂得人以專任其事  
而假之歲月不責近功薄賦緩征藏富於民俾西北皆  
可耕之田而東南輸輓漕糧可漸紓省是南北兩利之  
長策也卷四三農紀當嘉靖隆慶之際宗支繁衍歲祿不給  
翰為陝西巡撫時曾列韓王府事宜七條上請自謂補

偏救弊乃一時之權宜非萬世之長慮天地生財止有  
此數麟趾瓜瓞綿衍無窮以有限供無窮勢必難久宗  
人僉欲請田自給僉欲試官自效而司宗籍者奈何不  
為之計也卷八宗藩紀明代兩廣之地恆為盜賊淵藪瀚謂  
當事者不先時撲滅迫其燎原然後出師又或舍難就  
易奸避逗遛威愈衰而事愈難以致賊徒日漸滋蔓偏  
地皆盜區矣自今計之梧州本兩省交會之區諸蠻盤  
據之地必藉重兵彈壓始可警服羣兇有警則其切震  
鄰之恐一如唇齒相依毋以分土為限視若秦越閩以  
外雖督臣制之然所恃以鼓舞振作者恃朝廷之賞罰

通集六

孟求恕齋

耳賞罰不明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余觀王文成坐縛  
思田諸蠻計擒八寨反側勞績著已捷聞而時宰忌勛  
竟停恤典韓襄毅平修仁荔蒲諸洞直搗大藤峽功至  
偉矣班師而輔臣諂議尋乃罷職嗟夫以功受罰豈獨  
文成襄毅然哉善乎陸生之言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  
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知此可與談粵事矣卷八兩粵紀  
志希不朽恆以立德立功立言自期卷四士人紀故其履蹈  
恆守三尺畏四知卷七忠廉紀入仕四十餘年因時樹立隨  
地建明其子某所撰後跋其學最深於史記所著之書善序事  
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有良史之風故其所自敘者亦皆可信云案此自序後今取全書讀之其波瀾意度具有隱顯回互激射之法真能得史公神味固非摹仿音節剽襲字句者所可同日語也

論曰觀人者宜核其大節當江陵奪情之時公既能毅然不回則其平日所以和衷共濟者豈可疑為附麗之跡哉松窗夢語流播甚稀故明史未加採錄余幸獲見鈔本重其於文獻有關爰仿漢人記鄭司農學行之例輯為別傳仿溫公撰通鑑考異之例辨其異同仿道古潛研集中各傳之例詳述始終仿寧經室集儒林傳稿之例注明原本俾欲識名臣言行者有所考焉

通集六

美求恕齋

阮文達公傳

儀徵縣志稿

阮元字伯元一字雲臺乾隆己酉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大考一等第一名擢少詹事歷官詹事內閣學士戶禮兵工等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漕運兩湖兩廣雲貴總督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嘉慶己未道光癸巳兩充會試總裁戊戌秋 予告回籍

晉加太子太保支食半俸丙午科重宴鹿鳴

晉加太傅支食全俸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年八十六歲

諭賜祭葬

子諡文達

國史有傳生平

持躬清慎屬吏不敢干以私為政崇大體所至必以興

學教士為急在浙江則立詁經精舍在廣東則立學海堂選諸生知務實學者肄業其中士習蒸蒸日上至今官兩省者皆奉為架獲其撫浙時安南艇匪肆掠親督水軍禦諸台州會神風助順賊船盡碎渤海者無算傷總兵倫貴利等皆伏誅僉謂誠感神祐所致海盜蔡牽屢擾閩浙奏請以提督李忠毅公總統兩省舟師不分畛域立專注首逆隔斷餘船之法循環攻擊識者謂牽之淹斃於温州黑水洋全得力於此策其撫江西時嚴查保甲破獲朱毛俚謀反鉅案未嘗控弦發矢銷叛逆於未起事之先保全民命甚多遂膺 宮保花翎之賞

通集六

美求恕齋

其在雲貴時留鹽課溢額之半協濟邊防騰越廳邊外之野人出沒無常甚為民患惟保山縣境有獠獠熟夷弩箭最精為野人所憚因籌款招募以資捍衛野人聞風斂跡相率獻木刻乞降是時提督曾勤勇公方官雲南副將特薦其堪膺專閩及曾公會勦廣東叛獠力戰先登功居第一出諸將上中外咸以為知人而其碩畫遠謀尤在督兩廣時履任之初即籌備緝捕經費俾州縣無畏累諱飾之心廣西富賈懷集廣東連山陽山多盜以接界之姑婆山為遁逃淵藪因調集兩省重兵三路合圍掃其巢穴先後獲會匪劫盜數千內地一律肅



清又創建大虎山礮臺以防夷患奏禁鴉片煙不許帶煙之洋船入口並將保結之洋商某三品頂戴叅摘見廣東省城布政司街酒館用木板畫夷館式怒斥之曰此被髮祭野也立諭府縣毀之嘆咭喇護貨之兵船殺二民人於伶仃山遂封閉其船不容貿易數月後夷目稟請查獻凶犯始令照舊通商蓋久料嘆夷桀驁遇事必加裁抑故終其任兵船不敢再犯粵洋及致仕後因夷氛甚惡致書伊公里布代奏請駕馭咭喇啞以制嘆咭喇為以夷攻夷之策粵東當事者寢而不行迨嘆夷困而就撫實因為鄰國所侵始其服為老成謀國之遠

通集六

毛求恕齋

慮然後知其三十年綏靖封疆功德之被於人者遠矣歸田後怡志林泉不與郡縣相接而於地方義舉無不首先倡指待族黨故舊咸有恩誼樂於汲引後進休休有容至其論學之宗旨在於實事求是自經史小學以及金石詩文鉅細無所不包而尤以發明大義為主所著性命古訓論語孟子論仁論曾子十篇注推闡古聖賢訓世之意務在切於日用使人人可以身體力行在史館時採諸書為儒林傳合師儒異派而持其平未嘗稍存門戶之見其餘說各經之精義如周易文言堯典朔閏雅頌文王清廟禮記孝經明堂載於學經室集者

不可枚舉所編經籍叢話十三經校勘記傳布海內為學者所取資疇人傳淮海英靈集鐘鼎款識山左兩浙金石志並為考古者所重即隨筆記錄如廣陵詩事小倉浪筆談等書亦皆有關於掌故所刻之書甚多最著者為十三經注疏 皇清經解嘉惠後學甚溥督學時士有一藝之長無不獎勵能解經義及工古今體詩者必擢置於前總裁會試合校二三場文策績學之士多從此出論者謂得士之盛不減於鴻博科主持風會五十餘年士林尊為山斗蓋生平以座師大興朱文正公為模楷故其經術政事與文正相類云

通集六

毛求恕齋

程玉才先生家傳

先生姓程氏諱兆棟字玉才又字臥松儀徵廩監生其先為歙縣望族世居岑山渡 國初始遷於揚鄉飲大寶量入及其子奉政大夫之諱並以篤行書於志乘先生奉政公之來孫也考國學生諱澤妣孫孺人皆早卒歲時祭薦必極其誠伯父根醴公無子事之如父以第三子慶燕承其祀從兄體華公亦無子事之如親兄以第五子慶杰承其祀撫女弟二人友愛甚至適周氏者早寡迎以歸并其姑及子女皆供給之從母適何氏者其家往江西以老病不能同行亦迎歸贍養友人無為



黃君鼎占遺急足齋書至需百金以解其厄爲之設法轉貸不足則罄括所有付質庫如數予之其孝友睦姻任卹之行多人所難能者天資穎敏幼即嗜書弱冠入縣學屢列高等制藝人爭傳寫名噪一時而鄉試則數奇慶燕及其弟慶焄後此更名守謙者相繼入學爲諸生而先生仍未獲一第雖久躋場屋然好學不衰著有臥松書屋存稿若干卷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粵匪突犯揚郡未及遷移而城陷守謙慶焄先後爲賊脅去先生慷慨太息具橐魚清酒祝告家廟呼家人而謂之曰兩兒不知消息而賊勢日益猖狂吾家累世衣冠義

通集六

吳求恕齋

不負 國今夕吾將盡節汝等子從父孫從祖婦從夫娣從姒姪從姑骨肉同死可無憾矣遂列坐共飯言笑自若僕婦李姬耳素聾微聞其語從旁勸慰先生伴諾以不死揮之使退乃以夜半率家人縊於廳前蓋三月二十三日子時也距生於乾隆五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午時年六十八慶燕年四十字馬氏女純姑年三十七慶燕婦張氏年三十五守謙婦鄭氏年二十二慶燕子福培年九歲長女巧姝年十五幼女祥姝年六歲同時懸梁八纒相次質明李姬始覺驚呼鄰人而守謙適以是時奔歸號慟圖救已無及矣見壁上有先生遺

詩云孝烈關真性愛親不顧身九京先待汝舉室敘天倫又云不見已三日思兒淚湧泉他生結癡想父子續前緣乃留示之絕筆也旁觀皆相顧泣下有陳某者平日劇猛悍至是見先生闔門死烈心竊義之亦感動改容遂挾鄰人十數輩往市棺之所頃刻昇八棺至而慶燕亦適以是時悲號奔歸并力助守謙解纜乃獲成斂是歲十一月官軍收復郡城守謙慶焄先後得脫四年春奉先生柩至甘泉西鄉俞家橋祖塋合葬於胡孺人之墓慶燕以下附焉先生長子慶熙早卒次子慶煦亦前卒其婦李氏率子德培歸甯外家侍母疾及聞君舅

通集六

吳求恕齋

殉難而母氏又亡遂哀毀絕粒以歿德培遇救獲全而慶燕復以七年病歿先生之後人存者在子惟守謙在孫惟德培而已八年有司以續探揚郡殉難士民上聞得 旨褒卹於是先生舉家分祀忠義節孝兩祠建坊 旌表守謙述先生事狀屬毓松作傳先生與先君同歲游庠慶燕又嘗以文字就正於先君請著弟子之籍世交之誼不獲固辭乃據實撰次以慰其意焉  
論曰昔黃陶菴自序其易經文謂間出其餘爲制舉業上座主書謂今之制舉業固未嘗屑屑以求工然二百年來言制舉者莫不誦法陶菴豈特以其根柢經史模



範古文哉實以其身未服官而城亡與亡從容就義故重其人而益重其文也先生所作制藝雄深雅健有陶菴之風而老困棘闈視陶菴四十登科更爲偃蹇至於舉家殉難則較諸陶菴之昆仲倍逝無愧色焉真可謂不負所學文以人重者矣

鄭景堂先生家傳

先生姓鄭氏諱鉉字景堂興化縣學附生僑居揚州府城澗樸訥言望而知爲謹厚之士父訓導公諱芹失怙後終身不忍食芹菹生平篤嗜勸戒之書著有善書策解景堂隨筆身體力行篇各二卷咸豐丙辰二月二十

通集六

望求恕齋

九日粵匪再犯揚州倉皇間未及出城與家人相失挈次孫女翠雲復還家中三月初一日城陷賊脅之去怒罵不屈行至井巷翠雲牽衣泣曰兒願死於祖前因自投於井先生泣然流涕曰若以稚女且能捐軀吾老矣尙何惜餘年哉亦自投於井遂以是日酉時同殉節死先生生於乾隆辛丑二月十七日寅時年七十有六翠雲生於道光壬寅十月十九日未時年僅十有五耳十三日官軍收復揚郡先生子國琳急入城徧覓至二十日始得先生及翠雲之尸面目如生見者皆爲之嗟歎陶君柳溪贈棺以斂先生謝君蕉菴贈槨以斂翠雲陶

君復邀其族戚襄贊執紼而贈地下兆卽以二十一日葬於楊家渡陶莊之西先生之入學與先考同受知於莫侍郎國琳之入學與毓崧同受知於龔尙書通家世好厯久彌親先生輯身體力行篇屬先考作序及甲寅季秋先考棄養先生弔哭甚哀謂毓崧曰尊公逝後郡城無同案之友矣由今日追思此語有餘感焉故國琳以家傳見諉誼不可辭爰敘次其行略以著於篇

論曰鄭氏爲興化望族國琳纂錄姓氏之書紀其本支世系特詳仿史家序傳之例也先生善畫蘭竹石有伯曾祖板橋先生遺風而取義舍生更有光於前烈前此

通集六

望求恕齋

癸丑歲粵匪初陷揚州先生之弟慕唐先生絕粒殉難越三載而先生及其孫女繼之可謂節義出於一門矣昔唐袁誼嘗云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願曷始可稱舉若興化鄭氏庶幾克副斯語也歟

歲貢生董君家傳

代先君子作

君名楚材原名之錕字治田號晉卿高郵人遠祖璘明永樂戊戌會試第一由編修遷修撰正統間與劉忠愍公同忤宦官王振遂罷官歸直聲震天下事見明史祖九如國學生父有臺諸生並敦厚長者世有隱德君紹承家學讀古文千五百篇悉能成誦未弱冠卽入州庠



歲科試屢列優等食廩餼者二十餘年道光壬寅考取  
歲貢生鄉闈五薦不售處之恬然晚年率其子應省試  
必祝於神曰不願七獲科名但欲其親歷風簷艱苦庶  
幾勵志向學以延讀書之世澤而已其淡於榮利如此  
天性誠篤事父母得其歡心兄弟間友愛怡怡撫孤姪  
不啻己子擇交至慎合志者久要不忘教弟子講貫甚  
勤善於啟發生平遂於經學著有周易彙參詩經會要  
而最有功於世教者尤在左氏淫箴其宗指見於序例  
大略謂左氏親受業於孔子因春秋而作傳又作國語  
取當時列國之書博覽而詳載之故事皆紀實可信其

通集六

聖求恕齋

於列國事變起自淫亂者纖悉必記使後世君卿大夫  
士知身範之貴端邪緣之宜塞非好言瑣屑之事比於  
小說家也然則韓昌黎左氏浮誇之說豈定評哉是編  
以左國為主附載詩篇序傳之說列女傳所載孽嬖之  
類以備觀覽按其時代隨事標題而各以其國統焉備  
載本末詳悉無遺牽連得書因端竟委推所終極見流  
禍之無窮乃知古人杜漸防微其垂法至深遠也嗚呼  
君之持論可謂深得左氏之大義者矣君嘗謂通經所  
以致用遇事之有益鄉黨者必毅然以身先之故於修  
學宮增義塾創恤廢會廣育嬰堂諸善舉皆直任不辭

及粵寇至揚君率鄉人籌團練以防禦民不擾而事已  
集然心力亦俱瘁矣復因籌築東堤冒盛夏徒步數十  
里不肯乘輿遂感疾而返竟至不起時咸豐四年閏七  
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娶高氏有婦德子圭封逢辛  
皆諸生余與君同以嘉慶丁卯受知於莫寶齋師補博  
士弟子即知君名而未得識面君歿後其執友張君榮  
畦爲作誄詞胡君杖仙錄其文寄余復以圭封逢辛所  
作哀啟見示余既重君之學行又嘉張君胡君之篤念  
亡友也爰敘次其事以爲之傳

通集六

聖求恕齋

引詩及春秋釋之云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衛有  
狄滅之禍讀宛邱東門月出之詩而察陳有微舒之亂  
書齊侯送姜氏於驪而卜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  
入書大夫宗婦覲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弑昏媾  
之義男女之別君子可不慮其所終哉其闡發經義至  
深切矣君所著詩易兩書余未獲見而其輯春秋左氏  
之事以資法戒實於人心世道有關使亭林及見是書  
當必深爲嘉許也夫

外祖黃公家傳

公姓黃氏諱紹堯字峻封一字藕船先世居南康都昌



曾祖諱光德康熙間官廣東□□協副將懋著戰功卒於軍營祖諱嘉紳以蔭授五品秩始遷揚州父諱泰熙國學生占籍甘泉樸學相承世傳厚德公天資聰穎博覽羣書考訂鐘鼎彝器名畫古碑一寓目即決其真偽熟精史傳喜談輿地形勢戰爭割據之跡而於名臣軼事先哲話言尤必互證參稽述之娓娓不倦閱書好校讐評騭旁行斜上朱墨燦然論詩宗少陵義山論文宗昌黎玉局名篇鉅製口不絕吟願以氣體清羸不耐場屋勞苦援例入太學三游京師當世賢豪耆宿倒屣爭迎寓舍閭巷之間車轍常滿公外和內介律已嚴而責

通集六

星求恕齋

人寬故接晤者挹其言論風采僉謂一見叔度鄙吝潛消無不樂從之游同聲企仰自鄉人士君子以至海內名流皆知有藕船先生而公深以徵逐標榜為戒雖居人海之地恆鍵戶觀書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而遇義舉之事則勇過賁育儀徵黃振采武部文燿憂鬱投繯無親丁在寓公以同姓之誼且嘗相助為理也為之經營含斂事必躬親武部之同官同鄉來弔喪者圍視泣下相約哀集法賻遂得護其靈櫬返葬於揚由是尚義之名愈為播紳所欽重而公則以遲暮倦遊不復出矣公內行滴篤事親盡孝長兄甯一公諱紹坤早卒其子雲

起公諱龍祥年甫六歲公撫教孤姪一如己子雲起公成立以後亦事叔父如父人兩賢之公早歲多疾留心於醫先世舊習經方至公而講貫益切自靈素以下醫師之書廣採旁搜精研藥性擬撰本草翼屬稿未成於近時名家最重徐洄溪辨香虔奉嘗屬疾甚困夢洄溪為之施針於肩既醒而病瘥兩肩皆有黑印指紋若點穴之狀起視視池餘墨亦有指痕非誠感通靈曷克臻此公醫術既神為人施治每定一方必預為指陳服後當作何狀如桴鼓相應不爽其期游京師時延診者盈門日不暇給值疫氣徧行中則立斃公為立預服之方

通集六

星求恕齋

用白朮桂枝與薑汁同煎清晨即服全活無算嘗以事至饒州萬年寓於石梓埠其地有藥無醫病則信巫祝妄言托神降書方藥與症大率相反復日夜鳴鉦聒病者之耳鉦聲視病勢為輕重故病者不死於藥即死於鉦天札者甚眾偶有乞公診視者諭以但飲我藥不得延巫鳴鉦既而一帖即痊遠近聞之咸來就診由是巫風稍殺而鳴鉦之習漸除公雖韋布終身而惓懷斯世平居志在利物尤拳拳於士習人心嘗謂人貴自立為士者當以此自勉兼以勉人至於居司牧之任者則當視其不能自立者培植之使能自立所謂已欲立而立



人怨道即仁道也又謂俗美由於化行僻壤偏隅民風  
頹靡遇有一二貞女節婦爲守令者更宜逾格優崇蓋  
旌表須年例之符而存問無年例之限一二人受其褒  
獎而千萬人爲之奮興移風易俗之權莫捷於此在位  
者奈何以爲迂乎公持躬謙謹恂恂似不能言而遇辨  
析邪正是非即義形於色聞一賢人進用則喜不自勝  
閱奏議中議論直言必手錄諷誦好善嫉惡有緇衣巷  
伯之忱激濁揚清聲情壯烈故雖老而志氣不衰以道  
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卒於家距生於乾隆四十七年  
正月二十五日年六十一配程孺人賢而早逝子一友

通集六

呈求恕齋

鵬公諱龍驥女一卽毓崧母也孫二圖庚圖辛圖庚出  
嗣雲起公後孫女一素芬毓崧之繼室也公愛毓崧甚  
篤每見必勗以遠大之圖毓崧總角時好論古人成敗  
得失公輒爲之解顏每至公家繙閱插架之書公察毓  
崧所欲得者必手取以賜疾革時檢付批本社詩以爲  
遺念追思此事如在目前日月不居倏逾卅載竊仿淵  
明作外祖孟府君傳之例敬述遺事以著於篇  
論曰公生存之日名播遐邇稱頌者不乏其人然或服  
其賞鑒之精以爲雅士或推其聞見之博以爲名流或  
欽其立品之潔以爲高人或重其交友之誠以爲義俠

要皆舉其一節而已若夫仁心爲質志在維持世教康  
濟黎元則世固未必悉知卽知之亦未必能盡也故特  
闡揚其素蘊俾後之紀儒行者有所考焉  
從舅氏黃公家傳

公姓黃氏諱龍祥字雲起揚州甘泉人外伯祖甯一公  
之子外祖藕船公之姪吾母之從弟世系詳外祖傳中  
公早失怙恃自幼卽奮志積學而小試輒數奇嘉慶丁  
丑府縣兩試均列前茅院試時學使湯文端公閱卷已  
在選錄之列復因額滿見遺自是遂絕意進取專以課  
徒爲事講授之暇喜閱醫書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外祖

通集六

呈求恕齋

夙精於醫晚年多疾非公處方定藥未嘗服也歛縣羅  
養齋先生浩寄居揚郡所學甚博尤邃於醫經門牆高  
峻不輕許可獨奇公以爲能傳其學公亦以師禮事之  
養齋先生既沒公每歲必親掃其墓閱數十年不衰生  
平論醫極其詳慎凡前人書中異同歧互之處莫不虛  
心尋繹審定折衷故臨證洞見隱微決其生死殷古農  
先生杓中風不語某醫謂七日內恐有不測須於藥案  
申明公曰病者素明醫理診脈後必索方默觀點首會  
意今若書危詞於紙彼必焦灼難安是益其疾也力持  
不可未幾漸愈能言越十年而後沒戴生昕伯文徵以



春月偶感微疾其家人視爲泛常公一見卽曰脈息甚  
數察象已成秋分之前恐致不起既而果如公言遇有  
病勢危險又爲市醫誤治者公悉心診視詢問曲折情  
形察其有一線可生之機必設法挽回且撫慰病家使  
之無恐故有夏月感寒寒極似熱市醫用涼劑益劇者  
公投以附子而立愈有冬月蘊熱熱極似寒市醫用煖  
劑益劇者公投以石膏而立愈有老疾臥牀七日服湯  
藥卽嘔飾巾待盡者公命先灌米汁一匙然後灌藥一  
匙米汁與藥循環迭進嘔止而疾漸痊方施治之初旁  
觀僉以爲徒勞無益及應手獲效其人感再生之德而

通集六

吳求恕齋

公隨其酬謝未嘗計較厚薄嘗曰吾非能起死回生特  
其疾本可生耳醫爲仁術若要挾居奇矜炫射利此爲  
富不仁之術擇術者忍出此乎又曰古人以望聞問切  
分配神聖工巧蓋必兼此四者乃爲良醫今人於望聞  
既多忽略復以審問爲恥惟恃切脈一門至切脈之時  
又多不能靜細而欲用藥應手是卻行求前矣又曰人  
以元氣爲根本治疾者但求速愈而不顧元氣受傷雖  
邀功於一時而根本潛虧將來恐成難治之疾故求治  
不可太急所謂欲速則不達也識者歎其精確以爲名  
言公稟賦素弱而善自調攝六十時猶不甚衰自咸豐

三年以後揚城疊經粵匪之難轉徙靡常精神漸減十  
年春僑寄清江浦復遇捻匪之變倉皇遷避徒行數十  
里元氣大傷迨移寓東臺始獲安宅然以家譜及手批  
醫書遭亂遺失深自痛惜九月間默寫本支世系並作  
跋語以抒報本追遠之意方擬稍俟從容補述評校醫  
書之語若干卷而十一月初旬喘疾舉發遂以十三日  
卯時卒於寓舍距生於乾隆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戌時年六十八配莊孺人所生子女皆不育以從弟友  
鵬公之子圖庚爲嗣教以義方朝夕策勵自經書外詩  
文讀本公所手錄者居多故圖庚幼卽勤學公之訓也

通集六

吳求恕齋

疏崧學術無似而公期許特隆尺寸之長稱道不去口  
小試偶利喜溢眉宇休戚關注迥異尋常蓋視從甥不  
啻親甥卽旁觀者亦擬爲親舅甥莫知爲從舅甥也回  
首西州不勝華屋山邱之慟圖庚屬撰家傳義豈忍辭  
論曰儒者不盡知醫而醫理非儒者不能推闡羅養齋  
先生以宿儒爲名醫其著述爲凌仲子焦里堂諸通人  
所推重而最不可及者尤在品高志潔有古君子之風  
吾舅氏奉以周旋不肯枉道趨時干流俗之譽而拯人  
疾苦全活甚多蓋淵源於師訓者深矣在昔漢儒最重  
師承儒林傳中篤於師弟之誼者例得備書故埽墓一



事亦列於傳見公之風義足繼前修且藉以勵薄俗云  
舅氏黃公家傳

公姓黃氏諱龍驤字友鵬揚州甘泉人外祖藕船公之  
子吾母之弟世系詳外祖傳中公之先世均博洽好古  
收藏甚富攷核最精賢士大夫過從往還購求名蹟雅  
玩者無不各得其意以去公承藉舊業輕財重義然諾  
不欺世交之中多位躋顯要自報謁外未嘗往干有以  
骨董真贗高下相詢者必罄所知以告凡出賃屬貨收  
買者及置貨托代售賣者皆稱物平施絕不高下其手  
同業或挾詐居奇亦寬容不較故名日高而貨日減然

通集六

至求恕齋

戚友困阨者猶量力資助不以境值匱乏爲辭由是遠  
近皆服其忠信和平稱爲長者咸豐六年春避粵寇寄  
居北湖之濱其地下濕染患足腫遂以八月二十六日  
子時卒於寓舍距生於嘉慶元年十月初六日戌時年  
六十一配莊孺人勤儉持家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圖  
庚出嗣從伯父雲起公次圖辛女素芬毓崧之繼室也  
外家自藕船公以上皆以讀書而兼治生至雲起公則  
專事讀書而公以治生佐之自少至老未嘗析居圖庚  
業儒文名爲儕輩所推圖辛鑒別古器善於營運而皆  
厚重謹飭有公之遺風毓崧名齡卽荷公垂愛自丁酉

至壬子九赴江甯省試而公擊以同行者六獎譽慰藉  
宅相見期願待殷拳無殊子姪及公卒之歲毓崧就館  
清江浦不獲問疾臨喪今茲爲公作傳則公歿已八載  
矣抒情述德有餘感焉

論曰昔汪容甫先生與吾外曾祖爲道義之交容甫先  
生歿於杭州返葬於揚外曾祖往弔袖出如意陳諸几  
筵蓋其生前所寄雖家人弗知也其古誼有如此者今  
觀吾舅氏臨財之廉待友之篤洵所謂善承祖志者矣  
易曰食舊德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庚辛兩弟其勉  
之哉

通集六

至求恕齋

程母汪太宜人家傳

代先君子作

太宜人姓汪氏諱葵字雅安 誥贈奉直大夫程公  
鼎調之繼室工部主事葆之母也程與汪皆歛望族僑  
居揚州太宜人父錫維以文學知名于時母鄭太孺人  
夢遊蓬萊有童女出迓翌日太宜人生幼卽聰穎經傳  
過目成誦未笄已能賦詩事父母得其歡心戚黨咸稱  
爲至孝年二十一歸奉直公以未及見舅姑爲憾每遇  
忌日必齋肅奉祀逾年生子俊慧而早殤太宜人深悼  
惜之越三載而葆生慈愛倍至然訓之最嚴每自塾歸  
坐燈下課以晝所誦讀且爲講解大義奉直公寧家返



歛而復就館於揚粹遇疾卒其時葆年甫十一太宜人聞訃至痛不欲生諸姊妯勉以撫孤事重乃飲泣而止奉直公家本素封因好施中落至是困阨益甚恃鉞帶以給朝夕親族或勸葆棄書習賈太宜人執不許命負笈來揚依舅氏近垣從師請業道光癸未以寄籍試儀徵入學戊子鄉試中式癸巳成進士迎養太宜人入都乃示以居官之要曰凡事據理準情總期無愧於己有利於物是在虛心省察不可偏聽不可輕舉葆奉教維謹在邸署間卓然負清望一時賢士大夫僉謂葆以孤露之身克自樹立者固由奉直公之積學砥行啟佑其

通集六

孟求恕齋

後人而實則太宜人折襲盡茲更百苦以成之者也太宜人性好讀書尤留意于前人遺跡汪氏遠祖貞明公遺書殘闕擇其首尾完具者手錄成冊程氏先祠樂善堂歲久漸圯以從姪學溥有志重修為文以嘉其志奉直公著有家訓命子姪詳校而付諸梓生平所作詩不輕以示人末年始編為四卷其自述云余幼受業黃秋平師兼從師母張淨因孺人學詩專務實功不恃妙悟其與奉直公論詩云人非有真性情不能得詩之本原學之既深即性天內亦自有怡然渙然之樂全集冲和澹雅信能自踐其言者文亦不多作而持論悉有根據

可垂範後世其與弟近垣書云人苟潔清自好固已邁越恆流然或過情矯矯於義所當得一介不取反令後人相繼勉強從事不得不為分外之求是防弊實以增弊也又有忠厚長者成就後學一節之長贊不容口而薄俗非之必以直言要譽致起攻訐之端不予自新之路是皆好名累之也又誠子書云易曰節以制度古人儉以養廉本諸此也人或昧此窮而在下不過仰事俛育鮮克裕如達而在上遂竭民膏侵庫貯無所不至皆不節故豈必聲色之緣飲食之奉窮泰極奢即慷慨不量力罄已有限之資供人無厭之求所謂節者安在兒

通集六

孟求恕齋

善體母心即節之一言終身守之處已處人兩得之矣又記江孝女刲臂療親事云先王教民無以死傷生然而孝子之心不忍親死一身毀傷不暇計也情之所迫聖人亦聽人自盡而無所是非要不失為孝而已皆平正通達有功世教之言他如林烈女傳書馬貞女事表彰不遺餘力設義田義學議復設文會記尤嚴謹有法度其餘雜文亦古質可誦太宜人生於乾隆辛丑十月十九日卒於道光壬寅七月初三日春秋六十有二先是守節時年三十五格於例不獲請 旌葆未通籍時或有勸其減年上聞書葆謝之曰吾母天性誠篤平日



教葆以不欺葆敢誣吾母乎嗚呼古所謂非是母不生是子者其信然已文淇與葆交逾二十年知葆之立身行已得諸母教爲多謹按狀而爲之傳

論曰史氏之紀列女也始於後漢書而曹大家之名最顯所著女誡七篇蔚宗一一臚列於傳其例仿于國語之紀魯敬姜蓋古者女師設教婦德之後卽次以婦言敬姜訓文伯之辭魯語悉詳載之者職是故也以太宜人之賢淑本不必藉文字以傳而其立言得體足爲後之女士所矜式爰擇其尤切要者著于篇以備史家之採擇焉

通集六

美求恕齋

徐節婦汪孺人傳代

徐節婦汪氏儀徵太學生隆之妻隆夙患痰疾雖隆冬嚴寒恒科跣袒褥坐臥不安夏日尤畏炎蒸厥逆無度節婦終日隨侍卽薙髮亦必躬親衣不解帶者三年未嘗稍有懈志及隆疾困篤節婦剖臂肉入湯藥中不使人知而隆竟不起其弟濤子立曦甫及週歲節婦撫以爲嗣教養不啻所生立曦之族姑殘居無依僅有一女節婦調恤之且爲其女擇婿令與立曦同塾讀書遂俱入學宮得以成立生平慈祥仁厚待族黨有恩下至臧獲亦蒙其惠有僕婦杜嫗既老且貧其族姪某因節婦

勸誨遂以母事之其厚德感人類如此節婦生於乾隆□□歿於道光□□守節□□年夫歿時已逾三十格於例不獲請 旌余宰是邑之次年議修志書立曦在局分纂以節婦事略懇余作傳因按狀而爲之敘論曰劉子政之紀列女也蔡人之妻侍夫疾而不去載於貞順傳中齊義繼母親假子如已子載於節義傳中而其夫歿之年並無可考然則闡揚淑懿固不必盡以一例繩之矣節婦侍夫疾之苦無異蔡人之妻其鞫嗣子之仁又同於齊義繼母嗚呼可謂賢矣有表章之責者可聽其湮沒不傳哉

通集六

美求恕齋

姜節婦曹孺人傳代

姜節婦曹氏儀徵附生淮之繼妻勤儉持家閨範謹肅淮前娶宮孺人有子恩福節婦鞠育甚慈一如已出閨四載而淮歿其時節婦年二十九歲慟不欲生越月餘生遺腹子壽山於是上奉衰姑下撫稚子織紉自給茹苦食貧姑以壽終喪葬盡禮訓誨二子咸克有成恩福應武試壽山應文試先後入泮請於學使李公得柏以冬榮之匾鄉黨欽其善教子焉節婦現年六十一歲守節已三十三年例應 旌表而尙未及請壽山因余爲邑宰倡修縣志乞爲褒揚爰爲之作傳俾送於志局



焉

論曰志乘中人物一門凡生存者概不立傳惟列女類  
中生者亦得備載且無論已 旌與未 旌並

得列姓氏於其間此自來之通例其所以獎勵婦德者  
可謂至矣節婦年例已符前此請建總坊之時未及彙  
列其內今茲修志此秉筆者所當特補也歟

方節婦許孺人傳 代

方節婦許氏儀徵人儒士桂之妻秉性端厚不妄笑言  
桂患痰疾數年節婦百方調護經營醫藥夙夜勤劬桂  
歿時節婦年二十九歲悲慟絕粒誓以身殉桂兄附生

通集六

五求恕齋

松許以俟生幼子即繼為嗣始肯飲食勤儉自守族黨  
稱賢越十五年松生子昌祚遂踐前言昌祚幼時多病  
節婦撫育逾恆愛若親子稍長課其誦讀慈而兼嚴訓  
誨甚切道光己亥邑之紳士彙舉貞孝節烈請建總坊  
其時節婦年例已符得與 旌表丙午科試昌祚補  
弟子員丁未春余宰是邑戊申夏議修縣志昌祚請為  
節婦作傳是歲節婦年七十有一守節已四十三年矣  
論曰總坊 旌表之例創自近年兼舊志與新採而  
列之俾 皇仁得以廣被豈非法之最善哉夫昔之  
未 旌者舊志既已廣收則今之已 旌者新志

尤當備紀蓋纂修志乘者未有不以採訪為先也然則  
節婦之當載於志固無待余言矣

汪烈婦嚴孺人家傳

烈婦姓嚴氏甘泉人登仕佐郎荔衫先生 大廷 之第四  
女也適儀徵儒童汪開士 汝誠 汪與嚴皆揚州舊族世  
居郡城烈婦許字時舅視南先生 補 姑李太孺人皆前  
卒本生舅西谷先生 秦 聞烈婦之賢聘為子婦咸豐四  
年冬童養於汪而西谷先生已於是歲七月卒惟本生  
姑吳太孺人在堂烈婦事之如母待兩小姑如妹端重  
勤儉人無閒言五年秋開士服闋十二月二十日成婚

通集六

五求恕齋

六年三月初一日粵匪再陷揚郡倉猝未及遷徙初三  
日賊至其門吳太孺人率二女投井烈婦泣請曰兒願  
先下乃奮身沒於深窞賊去後鄰嫗以繩縋諸人出吳  
太孺人母女以水淺故均得無恙而烈婦則多方拯救  
竟不獲甦遂以是日亥時殉節死距生於道光十三年  
五月二十日辰時年二十有四其歸汪氏一載有餘而  
結縭僅七十餘日耳當寇至之初開士出探消息遇賊  
於衢識其為文士脅與渡江至丹徒其時猶未知烈婦  
之歿也同被拘者昏暮時見舟中有人影依開士之側  
訝而述之及八月間賊復脅開士由句容赴江甯中道



值大雨開士所乘肩輿之杠無故忽折易之復然及再  
易而賊酋之去已遠開士因乘間脫身得還故里在途  
時夜行荒野徑輒聞前途有嘯聲若導引之者抵家  
之前數夕其幼妹夢烈婦冠帔而至呼之起曰吾送汝  
長兄歸矣既而開士果歸家人泣告以夢相與歎欷太  
息然後知前此所聞見者實烈婦靈爽所式憑而輿杠  
再折亦烈婦所默佑也未幾烈婦復見夢於開士曰臨  
難捐軀者義所當然君今得歸妾死亦無憾矣開士覺  
以語人間者莫不傷之西谷先生之兄星掌先生和時  
官山西知縣憫烈婦之志節將為請 旌建坊而先為

通集六

李求恕齋

開士援例得山西

俾烈婦得膺 贈典開士乞

余為烈婦撰文余妻汪孺人小城先生敷之女開士之

從姊也故於烈婦本末知之頗詳爰敘次其事以為之  
傳

論曰夢幻之跡似涉於虛無然節烈所感乎者其理固  
可信也余考元史列女傳云高氏婦高郵人攜其女從  
夫出避亂見道旁空舍入其中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  
令疾行夫挈女稍遠乃解足紗自經賊至焚其舍夫抵  
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蓋  
貞誠專一固結莫移身雖死而心不忘夫可謂義之至

情之盡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矣烈婦與高氏婦同為  
揚郡之人相隔五百餘年而先後如出一轍孰謂古今  
人不相及哉

族姊孫節婦劉孺人家傳

孺人姓劉氏於余為族姊同出自先高祖峙齋公族伯  
父如川公諱文源之長女也如川公孝悌誠摯族黨共  
推以援例得倉官銜而終身嗜書不厭故孺人自幼即  
飲聞古列女之言行焉年二十三歸孫君元善元善本  
生父甘泉邑庠生標因長兄某無子命其兼祧兩房孺  
人奉其姑林太孺人及本生姑洪太孺人愛敬如一道

通集六

李求恕齋

光三年春夫得危疾孺人亟斥粧奩以供藥餌之費侍  
疾將三百日備極艱辛而夫竟不起是時孺人年甫三  
十孤子貴麟纔七歲耳而兩姑在堂均已垂老孺人自  
誓守節晝夜勤作女工上事衰姑下鞠稚子歷十數載  
兩姑相繼歿喪葬如禮人無間言其教子有方謂讀書  
者首重明理故貴麟成童以後雖改就貿易而能慎擇  
交游性喜作詩未嘗稍染佻薄之習其舉止滄愨尙有  
外祖家風非孺人之善教不及此自粵寇蔓延揚郡登  
遭兵燹貴麟奉孺人避地轉徙累年貲本久空無以為  
養或勸其投軍營自效孺人語之曰凡事須度德量力



營務關係匪輕爾徒有善心而無幹略豈能勝任若但欲救貧而不知審處必將貽吾憂矣貴麟承命而止爰習嚴君平之術賣卜於市孺人躬率子婦紡績以佐之暇則課其孫連科以書安於貧而不怨咸豐十一年六月初一日戌時卒於樊漢鎮寓舍距生於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卯時年六十八計守節三十九年當道光二十五年先君偕同鄉紳士深訪貞孝節烈附刻於總坊姓氏錄孺人守節之年已符 旌例亦與其列二十九年公呈彙報三十年奉 旨旌表例得建坊入祠

通集六

空求恕齋

論曰昔吾鄉李嵩泉賣卜養母撫幼弟濱石成立期望甚殷濱石既以通儒知名嵩泉亦以孝友見重其節母教子之善固不待言而自彰也孺人之賢不減李母貴麟終鮮兄弟迫於境遇之艱欲學濱石而未遑蓋引嵩泉以自勗嵩泉之誨弟不惜身勞竟光其閥貴麟之訓子果能身教必亢其宗自來節孝之門後多昌顯者孺人之苦節垂裕其在斯乎貴麟勉之矣

書朱烈姬許氏傳後

昔王原吉長於表微闡幽而紀述極其矜慎如李哥之可稱貞女徐婦之足愧降臣据事直書各如其分故史

家即採以立傳無所更移今觀於朱烈姬許氏始則見迫假母其境較李哥為倍艱繼則獲侍良人其遇視徐婦為得所終則奮殉寇難較李哥徐婦為同歸此傳事從其實持論尤平洵乎嗣響梧溪可信今而傳後矣世之喜撰敘事之文者盍亦先以不飾不誣為傳信之本哉

贈國子監助教上元學教諭夏先生衣冠墓表

先生姓夏氏諱慶保字履祥號蓉山揚州儀徵人由道光乙酉舉人官安徽天長訓導丁母憂服闋選江甯府上元教諭咸豐癸丑二月十一日殉粵寇之難年五十

通集六

空求恕齋

三 贈國子監助教入祀忠義祠吾揚在昔忠義極盛自兵興以來儀徵先達吳文節公殉黃州張刺史積功殉臨清先生殉江甯其就義皆最烈邑人稱為三忠與康熙間劉忠節公後先輝映而先生以儒官盡節與前明霍邱教諭贈國子監學錄倪公可大桑梓同而梗槩亦同倪公官霍邱四年與士子以名節相勵先生官上元口載以忠孝訓生童嘗語人曰如粵寇果至我必死之逢清明即祭我其同一也倪公因縣令借考滿規避舉城守相屬慨然身任而不辭先生督辦團練為方伯祁公倚重晝夜巡警寢食不遑其同一也倪公知霍



邱南門已破猶扼北門先生聞江甯城破引繩舉甌視死如歸民人請暫避其家堅執不許其同三也倪公罵羅汝才於元帝宮嚙指血噴其面遂遇害先生於城陷次日安坐學習賊至詫問何人厲聲曰我此邑學師也罵不絕口身被六刃而歿其同四也倪公諸子文學有聲季子以孝行著先生子昌祺以當室孤童奮志立學例得廕襲仍應小試補諸生其同五也倪公靈輓返葬朴樹灣而霍邱人敬其英爽立專祠於北門先生忠骸無存而江甯紳士追思遺澤克復後爲建夜冠墓於雨花岡其同六也論者動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著

通集六

空求怨齋

江甯府學江都薛教授廷棟與先生同郡借其僚友丹徒吳訓導志伊上元縣學□□□□□□助籌封墓甚力以毓崧與先生同邑屬爲撰文先生與先君爲道義交誼不可辭爰揭其忠義卓犖追蹤前哲者以表於阡俾後來知所矜式其生平孝友廉潔樂善不倦可紀者甚多以非大節所關故不著焉

增貢生候選訓導馳封武德騎尉胡先生墓志

先生諱呂字尙之號槐窗姓胡氏系出安定遠祖泰山明洪武中居蘇州從征有功以將軍出鎮嗣子璜蔭襲指揮使建文初奉詔掌高郵衛事率所部屯田於寶應

由是徙家寶應而占籍高郵曾祖宗開鄉黨稱爲長者祖祁贈儒林郎父鎮贈武德騎尉世有隱德蹟載州志先生幼時誦習勤苦稍長負笈從師三年不歸作制義常徹夜無寐嘉慶丙寅州試第一丁卯補州學附生壬申補增廣生省試屢薦未售援例貢太學候選訓導以季弟官馳封武德騎尉生平篤於行誼執父喪哀毀骨立母張太宜人歿時先生年已六旬悲慕若孺子季弟守備冠英未仕之日領本邑糧艘及赴任德安先生慮家丁兌運者未足恃每歲自往董理事必躬親不以析產分居稍存岐視仲弟徵君泉沈潛嗜學不暇經營田

通集六

空求怨齋

產先生代爲籌畫俾得專力讀書徵君撰述見重士林實賴先生之助昆弟自爲師友白首無閒言慎於擇交待故舊始終如一弔死問疾軫恤遺孤久要不忘季季無已鄰里有互相爭競及遭誣陷陵侮者多方開導潛出已貨爲之弭怨釋紛使不至公庭涉訟邑被水患散粟賑飢奔走泥塗心力兼瘁居恆服用儉素而遇同鄉義舉則必助徵君輸將嘗構一堂匠人誤鋸柱短工師願償價值慰而止之其處心寬厚大都類此晚年好靜獨宿小亭卒之歲亭前梅不吐華徵君傷之作雙梅亭記其末云默念兄德泣數行下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



固徵君友悌之隆抑亦先生所以感之者深也先生生於乾隆甲辰十二月初二日卒於咸豐乙卯四月十六日年七十二配姜宜人前卒生長子雨村側室王孺人生次子雨田並由附貢生援例候選訓導女三人長適泰州監生李翼之次適高郵例貢生張萊季適高郵八品銜張伯樺孫二麗生金生俱幼雨村雨田卜以丙辰十二月十九日葬先生於寶應汜光湖東新阡與姜宜人合窆先期徵君以雨村雨田所敘行略寄示屬誌其墓先生之入學與先考同受知於莫寶齋侍郎徵君又與先考爲道義交誼不獲辭竊謂徵君服膺陸氏象山

通集六

空求恕齋

之學象山之兄梭山所著正本制用篇於居家節度最爲切要實可見諸施行故能十世同居門庭雍睦論古者於金谿之學術或有異祠而其修身及家則毫無遺議僉謂象山有兄以督其家而事愈治梭山有弟以昌其學而道益彰今先生之教家既謹奉梭山爲法徵君之講學復善取象山所長羣從異居而同財亦合乎古禮然則徵君欲闡揚先生之懿美計惟是尊其德性自求無愧於象山並以勵雨村雨田勗其無愧於陸門子姓則後世推服先生者必將上擬諸梭山此徵君所當自勉而亦雨村雨田所當其勉者歟徵君書來之時毓

崧方居先考憂未踰大祥不爲韻語爰仿昔人誌銘分撰之例但作墓誌而轉屬沈君戟門爲之銘焉

附銘詞

積善餘慶揚名立身擗節退讓洽比其鄰敬教勸學直諒多聞夕惕若厲輝光日新孝乎惟孝景行行止脊令在原友于兄弟斯邁斯征密勿從事鬼神富謙既多受祉耄耋好禮三命益恭令德壽豈不少延洪修身以俟君子曰終聰聽彝訓子孫其逢觀象玩占辨方正位卜云其吉俾昌而熾多福無疆引之勿替懿鑠珍禕不顯亦世

通集六

空求恕齋

先考行略

先考姓劉氏諱文世字孟瞻先世居溧水高祖諱春和國學生始遷揚郡以次子守備君起寅貴贈明威將軍曾祖諱起泰國學生祖諱暉與其從兄瞳占籍儀徵補博士弟子父諱錫瑜國學生家承忠厚世有隱德先考幼卽穎異稍長嗜學不厭嘉慶丁卯受知於會稽莫侍郎取入縣學甲戌歸安王侍郎歲試揚州擢置一等第一補廩膳生己卯科蕭山湯相國拔取優貢生是科所取之六人相國持擇極慎先於歲考時面試經解深許先考爲樸誠績學之士特諭學師補舉優行遂膺斯選



公論以爲名實相副庚辰 朝考後就職候選訓導前  
後應鄉試凡十四次垂得而復失者再曾無幾微不豫  
之色道光壬辰湯相國三典江南鄉試亟欲得先考卷  
以式多士而是歲因先祖微疾未能赴試撤闈後相國  
廉知其故深爲惋惜己亥歲因先祖年踰九旬不復應  
試事親先意承志得其歡心壬午丁先祖母凌太孺人  
憂庚子丁先祖憂居喪盡禮竭情盡慎每歲祭墓之月  
於族中無主後者必躬往拜掃疏族之無以自存者必  
量力拯助撫親戚孤子節蓄衣食甘苦共嘗故人子姓  
淪落者時加存恤弟子貧不能具修脯者盡心教誨賴

通集六

李求恕齋

以發名成業者甚多生平湛深經術於春秋左氏傳致  
力尤勤嘗謂左氏之義爲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覽  
者皆係襲取舊說爰輯左傳舊注疏證一書先取賈服  
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勦  
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  
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  
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  
家之學又如經疏史注及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  
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爲  
舊注而加以疏證其願惠補注及洪穉存焦里堂沈小

宛等人專釋左氏之書以及錢戴段王諸通人說有可  
采咸與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上稽先秦諸子  
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爲證佐期  
於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著明草創四十年長  
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成書八十卷又以餘力輯左傳  
舊疏考正一書自序謂世知孔冲遠刪定舊疏非出一  
人之手至於舊疏原文槩謂無迹可尋近讀左傳疏反  
覆根尋乃知唐人所刪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  
光伯述議也今細加析別凡得二百餘條釐爲八卷釋  
經之暇好讀史鑑於地理之沿革水道之變遷尤所究

通集六

李求恕齋

心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知項羽曾都江都核其時勢  
推見割據之迹輯項羽王九郡考一卷十八王分地考  
二卷總名之曰楚漢諸侯疆域志又據左傳吳越春秋  
水經汪等書謂唐宋以前揚州地勢南高北下且東西  
兩岸未設隄防與今運河形勢迥不相同爰博稽載籍  
詳加考證作揚州水道記四卷自少至老手不釋卷無  
論經史子集遇有心得輒隨時記錄積成巨冊若干蒼  
萃貫穿成讀書隨筆二十卷爲文滄茂典實大抵有關  
於經史同異金石源流以及表微闡幽之作居多偶有  
吟詠亦意存寄托不爲空泛之詞著有青溪舊屋文集



十卷詩集一卷精於校讐之事爲人校勘書籍不啻如  
己之撰述搜羅鄉先輩及亡友之書贖金付刊汲汲然  
願其行世視他人營謀切己之事更爲過之處世和平  
不爲矯激近名之舉而於義利之辨至嚴凡人所爭趨  
者去之若浼人所推諉者直任不辭總纂儀徵縣志於  
編訂則獨肩其全於修脯則僅受其半同鄉諸君子歎  
爲世俗所難能然先考行誼類此者甚多特是事爲人  
所共知耳熟於鄉邦文獻遇郡邑長官咨詢掌故者必  
舉前賢之遺跡屬其表章自報謝以外非公不見於私  
事毫無所干值採訪忠孝節烈則慨然自任其勞後輩

通集六

李永恕齋

有一材一藝可稱必獎譽以成其美或有爲歧途所惑  
者則委曲諷諭望其轉移秉性謙虛常存退讓雖遠近  
交相推重而自視彌覺歉然立身端恪言動必以禮法  
自持而於人不求其備記人之善忘人之過有德於己  
者終身感念不衰值橫逆之來自反不較其人亦久而  
自悔鄉人稱道無異詞僉謂積善至深宜享上壽卽不  
孝亦謂精神爽健耄耋可期不意頃側生癱膿雖出而  
體甚虛俄頃之間氣息漸微倏已棄養此皆不孝侍奉  
無狀致隕天年嗚呼痛哉先考生於乾隆五十四年十  
月二十三日申時卒於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巳時

享年六十六歲配黃孺人生子一卽不孝毓崧道光庚  
子科優貢生女一適江都監生田溥光孫四壽曾貴曾  
富曾顯曾孫女二謹卜以明歲二月初九日奉柩葬於  
城西郝家寶塔之原不孝苦塊昏迷於先考懿行聖漏  
實多然不敢以無實之辭誣我先人伏惟當代碩儒哀  
而賜之傳銘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謹狀

先母黃太孺人行略

先母姓黃氏諱秀貞系出江夏世居都昌南宋名儒商  
伯先生灑之裔高祖諱光德康熙間官廣東協鎮都督  
府立功後卒於軍營曾祖諱嘉紳廕授五品始遷於揚

通集六

李永恕齋

祖諱泰熙國學生占籍甘泉世有厚德父藕船公諱紹  
堯國學生績學好善遠近稱爲長者母生於德門幼嫻  
女訓母程太孺人歿時年甫七歲哀慟如成人稍長卽  
喜讀書深明大義爲藕船公鍾愛年二十一歸於劉及  
事先祖琢齋公先祖母凌太孺人先意承志未嘗有一  
言一事稍拂舅姑之心先君有姊適陳氏孀居撫孤子  
正榕母迎之同居三十餘年未嘗纖芥相失凌太孺人  
之姪毓瑞八歲而孤先君挈以歸其時凌太孺人已久  
歿而母於卹之加厚毓瑞與正榕受經於毓崧先後補  
諸生並獲成立毓瑞復以貲得官未嘗責其酬報戚黨



僉以爲難生平不好紛華自奉甚約而遇睦嫻任卹之事則不惜脫簪珥節衣食贊成先君行之於古人嘉言懿行及詩文之有益身心者恆稱述以資訓誡猶憶毓崧童時值歲歉家乏母誨之曰兒能力學卽不荒之莊吾何憂貧然讀書貴乎變化氣質心得而躬行否則雖多何益耶毓崧弱冠後入學食餼得優貢而屢躋鄉闈母慰之曰讀書豈爲求名卽以名論兒受知於賢公卿遠近皆知兒名何汲汲於一第爲自咸豐癸丑以後避寇移居由揚郡北鄉遷清江復遷東臺險阻憂勞母之體氣漸弱然飲食未減神明不衰毓崧以甘旨之奉不

通集六

主求恕齋

給爲歉母怡然安之曰兒自館穀外不屑取非義之財能以潔白養卽菽水吾亦甘也同治癸亥季秋毓崧赴安慶就揆帥曾侯之館甲子季冬由江甯回東臺其時鄉郡甯謐母之心境較前安適而精神迥不如前毓崧以乙丑新正赴省擬俟舍館既定卽迎奉板輿就養不意二月初間母頃側生癰至月半後已出稠膿而精神益憊諸孫惶懼禱神各願減算冀得稍延時日待毓崧之歸廿二日毓崧在省得信星奔於二十六日亥刻抵東臺寓舍母已於是日寅刻棄養僅得躬視含斂與先君丁祖母之艱若出一轍嗚呼痛哉母主於乾隆癸丑

三月十三日子時享年七十有三以先君注選訓導例封孺人子一卽不孝毓崧道光庚子科優貢生女一汝士適江都國學生田溥光孫四壽曾同治甲子科副貢生貴曾富曾顯曾均業儒孫女二長順曾字文生汪兆曾次淑曾未字謹卜以五月初三日奉柩與先君合葬於郡城西鄉郝家寶塔之原伏惟當代碩儒哀而賜之傳銘則不孝子孫感且不朽

亡妻汪孺人墓誌銘

孺人汪氏諱汝儒字彥伯先世爲歙縣望族前明始遷揚州祖鐵夫先生諱錚嘉慶辛酉舉人績學敦品鄉黨

通集六

主求恕齋

矜式父小城先生諱毅儀徵縣學附生孝友誠篤遂於經史輿地之學孺人生未週歲而母氏楊孺人卒祖母楊太孺人劇憐愛之小城先生與先君爲道義交朝夕過從余總角時卽荷獎許欲得以爲婿一日先君至其家小城先生呼孺人出拜年甫七齡先君見其舉止端莊歸告吾母議聘爲子婦道光戊子冬小城先生疾篤以孺人姻事未定爲念先君遂面訂締婚之約以慰其意包慎伯先生特書於小城先生墓碑辛卯歲孺人服闋壬辰春始行納徵之禮孺人生長德門幼嫻閨訓伯叔父母念其早失怙恃撫待極優而孺人操作甚勤奉



教惟謹恆以未暇讀書爲歉丙申秋于歸未匝月即請  
吾母授以句讀歸甯時告其尊屬曰姑愛我如女我何  
以報是時先祖年近九旬孺人問安侍膳能得重闈之  
歡先君致書戚友亟稱新婦德性淳良以爲家門深幸  
孺人讀書不多而明於大義視夫黨母黨初無厚薄之  
殊內外姻屬咸待以禮尊卑少長並稱其賢與余相處  
二十五年未嘗一語交謫余自丁酉入泮戊戌食餼庚  
子得優貢孺人期望甚殷而十赴鄉闈未獲一售孺人  
慰余曰以君才望當早擢高科而今猶偃蹇豈我賦命  
太薄無冠帔之福耶然君豈因一第爲重輕者留以付

通集六

呈求恕齋

兒輩可耳追思此語有餘慟焉孺人鞠育子女恩意周  
詳而寓嚴於慈不欲稍事寬假每謂子之不肖多由其  
母溺愛而成往往禮法之家數世培之不足驕縱之子  
一人敗之有餘子既不能象賢而望孫能幹蠱豈可必  
哉故兒輩自能言以後即口授勸戒之詞稍長出就外  
傳訓以慎擇交游薄暮自家塾歸必促其篝燈誦讀兒  
輩學有進益余偶向孺人述之孺人輒曰君慎勿早譽  
兒恐兒恃此自滿俟其大有成就譽未晚也吾母常曰  
新婦德勝於才而善教子天其以是福吾家乎近歲兒  
輩頗知向學似皆可冀有成而孺人自癸丑以後避寇

屢遷八年之中險阻艱難憂勞抑鬱攻苦食淡氣血驟  
虧馴至猝得末疾展轉四旬病去體羸遂以不起當綿  
惓之際猶念兒輩朝夕待疾妨其讀書蓋一息尙存猶  
拳拳於教子而竟不能待兒輩之養也悲夫孺人生於  
嘉慶戊寅十月初五日未時以咸豐庚申十一月十八  
日辰時卒於東臺寓宅年四十有三子四人壽曾儀徵  
縣學附生貴曾富曾顯曾並業儒女二人順曾淑曾皆  
未字今卜以辛酉三月十二日葬孺人於揚州城西郝  
家寶塔先塋之次兒輩乞爲其母撰志墓之文余謂孺  
人行事可銘者多而所重者在於教子自來稱母教者

通集六

呈求恕齋

大都因其子之有學行而科第次之蓋有科第則母以  
子貴有學行則母以子傳科第宜聽諸天而學行當求  
諸已然則兒輩思所以顯揚其母者固有在矣銘曰  
昔結好兮石先刻今悼亡兮銘載勒二十五年勤婦職  
義方教子懲姑息兒曹念母悲何極曷哉修學爲報德  
兒名成兮母儀式事果傳兮文不泐

與程荷叔書

荷叔仁兄大人閣下頃接來函具悉一切大著事狀弟  
就管見所及遵命稷悉指陳另繕清單並原稿繳上而  
鄙意所最重者則謂傳狀皆所以徵信作傳者貴乎直



作事狀者貴乎實既實且直然後可以傳信昔人稱良史之才必曰其文直其事覈故謂之實錄亦謂之信史誠以無虛詞無妄語也來示謂事皆實錄可謂知務實矣然其中尙有不盡實者則彼時賢昆仲皆在城中之事遷就而不書也夫此事不可不書者有三不妨於書者亦有三請爲閣下一一言之何謂不可不書者有三尊府闔門殉難人所共知然春秋之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趙充國亦謂百聞不如一見今捨賢昆仲目睹之事而托諸李姬及鄰人之傳聞是捨近求遠舍己從人爲人子者既欲顯揚其親自當直書所見

通集六

美求恕齋

豈得因有所避就而隱匿實情此其不可不書者一也古人事親凡不及送終者謂之不幸不及視含斂者尤爲不幸中之不幸故常飲恨終身以爲大憾今賢昆仲雖不及送終而猶及視含斂在不幸之中猶爲幸也乃不言曾視含斂而轉言未視含斂恐非人子所忍言於此而不致實情更烏乎致實情此其不可不書者二也流俗之見肯爲人斡旋者少而好指摘者多癸丑歲賢昆仲皆在城中彼時同陷者不一而足就中恐有好爲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見事狀內隱約其辭必揚言於人曰彼時吾親見伊在府城何嘗有養病儀徵之事一

事不實則各事安見不虛閣下欲持口舌與爭恐人之相諒者鮮矣此其不可不書者三也何謂不妨於書者亦有三自來父兄殉難子弟或從死或不從死各行其是未可偏非故伍者二子尙從死員不從死而其爲孝則同康熙初年馬文毅公全家殉吳逆之難陳忠毅公全家殉耿逆之難而兩姓子孫皆有奉命潛出以全宗記者 聖祖仁皇帝褒獎超擢位列九卿同時賢士大夫莫不樂道其事未嘗有議其不能從死而責以不孝之罪者也此其不妨於書者一也凡身陷賊中者必曾授僞官或力抗官兵始爲同惡此外皆係無罪之

通集六

美求恕齋

人例不究治故顏魯公之子陷於安史之亂數年然後得歸安溪李文貞公少時亦曾陷賊中魯公爲唐代忠臣文貞爲我朝賢相未嘗有譏其貽玷門楣有醜簪組者也此其不妨於書者二也公呈舉報之事實清冊可以略述其梗槩而家傳則必首尾完全貴高足汪開士丙辰歲曾陷賊中伊之夫人嚴氏烈婦投井殉難弟曾爲作傳其中敘述開士陷賊之事大書特書不一書毫無隱諱星掌先生來函稱許此文謂其顛撲不破聞已在山西授梓今開士已援例爲雜職未嘗有許其曾經陷賊不當列名於仕版者也此其不妨於書者三也



況閣下前此所開節略本係實詞其後爲浮言所搖復將節略更換今果欲弟作傳請仍照舊詳敘務從其實另錄清稿寄下則弟必勉力撰述斷不推辭如尊意必欲遷就其詞則請待他人爲之弟轉可借此藏拙閣下能諒其直而恕其懇焉則幸甚矣

通集六

老求恕齋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羅茗香先生人日挑菜圖序

太平御覽引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坡公春帖子云七種共挑人日菜其語實昉於此而七種之名自來皆弗深考論者謂挑菜以作羹必隨其地之所宜時之所有未可執一說以為定也然據坡公春菜詩云蔓菁宿根已生葉韭芽戴土拳如蕨爛蒸香薺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茵陳甘菊不負渠雪

通集七

一求恕齋

底波稜如鐵甲以詩內菜名核之其一為蔓菁其二為韭芽其三為香薺其四為青蒿其五為茵陳其六為甘菊其七為波稜在坡公當日特隨舉春菜之名而無意中適合七種之數抑亦可謂巧矣就此七種言之蔓菁韭芽薺蒿波稜五種古今人皆知為菜即茵陳甘菊二種今人罕知其本號嘉蔬而古人則以為饌品所恆用杜工部詩云茵陳春藕香脆添生菜美朱氏鶴齡注云脆茵陳之脆李氏時珍本草綱目載食醫心鏡之茵陳羹此茵陳為春菜可以作羹之證陶氏宏景名醫別錄云菊有兩種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食者為真菊蘇氏

頌圖經本草云菊初春布地生細苗嫩時可食味甚甘者為真菊此甘菊為春菜可以作羹之證然則春帖子所言人日挑菜雖不能遽以此七種當之而春菜之中此七種為坡公所恆食則固無疑也乾隆閒新建裘文達公以人日聚集僚友為挑菜之會武進錢文敏公繪圖以記其事福州梁芷鄰中丞購得其卷道光丁未人日僑寓揚州招邀同志重興此會別作新圖戊申人日吾鄉羅茗香先生踵而行之更推廣其例於十七日為展挑菜之會多為畫圖廣徵題詠綜計前後諸圖所繪之菜雖互有參差然與坡公春菜詩中所述七種相

通集七

二求恕齋

符者強半其未列者止茵陳甘菊二種而已茗香先生以畫圖見示命作序文毓崧竊謂報本反始之情古賢所重故菜羹瓜祭貴乎每飯不忘今挑菜之筵既因坡公而盛則瓣香展敬以效蘋蘩蒹藻之誠固禮之所宜然而不可竟闕者矣茵陳甘菊久已不登於俎在今日幾視如葵菜蒞蒞而自坡公視之未必非昌歆羊棗之味果其思所嗜以薦豆邊是亦妥侑馨香之道也來歲春初先生倘欲復舉此典仿昔人為坡公作生日之例變通而行之則芻蕘葑菲之愚或尙有一得之可取者歟



展重陽樗園雅集圖序 代先君子作

北堂書鈔引魏文帝與鍾繇書曰九為陽數而日月並  
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享燕高會六帖亦引此  
書而日月並應之下有故曰重陽四字是重陽之名昉  
於此矣唐會要云開成元年上曰去年重陽改九月十  
九日未失重九之義舊唐書歸融傳改作取重九之義  
作重陽之意案文宗本紀開成元年之前一年為太和  
九年是展重陽之事創於此矣然考太平御覽引荆楚  
歲時記曰九月九日四民並藉野飲讌杜公瞻云九月  
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世來未改西京雜記

通集七

三求恕齋

曰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蓋相傳自古莫知  
其由洪稚存先生釋歲云古人每以隻月為盛會除正  
月一日為歲首不計外如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  
日九月九日其日月皆應陽數故古人於此日讌集出  
遊其制蓋昉於三代據此則重陽之名雖盛於漢以後  
而其制固起於周以前矣又考周易乾卦初九崔憬注  
云九者老陽之數干寶注云陽重故稱九今考說文九  
字下云陽之變也與崔說正相表裏蓋周易以變者為  
占惟老陽能變故陽爻用九乾為老陽之卦而六爻用  
九皆為老陽之爻以陽卦而值陽爻故初九為重陽之

數九二以下五爻亦為重陽之數干氏坤卦初六注云  
重陰故稱六以是推之則乾初九注所謂陽重者即重  
陽之變文耳卦爻俱用九則稱陽重月日俱在九則稱  
重陽其例正屬相等初九爻與九二九三等爻均為陽  
重之爻初九日與十九廿九等日均為重陽之日其例  
亦屬相同據此則展重陽之事雖特著於唐書而其義  
實遠宗於周易矣同郡金君雪舫博學多聞孜孜嗜古  
尤好以文字之飲招集友朋道光丁未秋九月十九日  
邀同人雅集樗園為展重陽之會文淇亦與其列猥蒙  
不棄以畫圖見示屬為弁言自慚拙於措詞無以仰酬

通集七

四求恕齋

盛意爰即展重陽之說略加推衍以就正於同會諸公  
焉

汪雲閣虹橋感舊圖序

自來名人不借重於勝地而勝地則借重於名人揚郡  
虹橋之建時代匪遙而勝景流傳直欲駕乎二十四橋  
之上固以地據西郊衝要為畫橈蠟屐所必經而實因  
賢士大夫觴詠釣游足壯湖山之色豈非地以人重者  
歟東臺汪君雲閣以虹橋感舊圖屬題余謂建橋於勝  
地或隨時以盛衰而題橋有名人不隨時以顯晦前乎  
此者雲閣同宗之碩彥有若舟次蛟門同邑之耆英有



若賓賢良御並以虹橋爲文酒聚會之地集中皆有明  
徵其學術均探本溯源卓然自立丹次精於考證沿革  
有班范之才蛟門長於辨析是非有韓蘇之識賓賢深  
於性情寄託有陶杜之風良御工於敘述闡揚有歐曾  
之筆四君子抱道自珍別裁僞體初未嘗借標榜以獵  
名而實至名歸士林欽矚其游蹤屢涉固虹橋所藉以  
增重者矣在雲閣作此圖本欲以摭懷舊之念余作此  
序更望以發思古之情雲閣誠有志於慕宗老之清修  
企鄉賢之實學不僅慨想良游寄情酬唱抑且詠懷古  
迹抗志躋攀吾知識者必謂昔人所繪之圖如虹橋小

通集七

五求恕齋

景虹橋攬勝諸作此圖可以繼聲斯此序亦非徒作也  
已

吳讓之先生小紅橋唱和詩冊跋

道光乙未李蘭卿都轉官常鎮通海道權署在揚與紳  
士寓公唱和幾無虛月是年上巳日小紅橋修禊會者  
十六人同集載酒堂以所題楹帖中畫了公事夜接詩  
人禪智尋碑紅橋修禊十六字分韻秦敦夫先生恩復  
分得紅字程定甫先生贊清分得事字謝椒石先生學  
分得智字徐松泉先生培深分得修字張劍泉先生  
分得公字黃春谷先生承吉分得晝字阮梅叔先生

亨分得尋字秦玉笙先生欽分得夜字丁小硯先生元  
模分得詩字阮受卿先生祐分得人字梅蘊生先生植  
之分得接字吳讓之先生廷分得橋字潘小江先生  
宗藝分得禪字羅藹人先生景恬分得禊字蘭卿先生  
分得碑字先君子分得了字各賦五古一首又各和王  
漁洋治春詞原韻二十首是冊爲讓之先生自書所作  
橋字韻修禊詩並和治春詞款署定甫先生蓋即修禊  
之歲屬書也同治乙丑通州姜君璜溪得諸市中持以  
相示上溯乙未已三十年讓之先生以書法名海內作  
詩書冊時年三十七今已六十七矣當時賓主唱和十

通集七

六求恕齋

六人中存者不過數人廣陵名勝之區經兵燹之後十  
不存一迴憶曠昔者宿文謙之盛邈若山河三復之餘  
不禁感慨繫之矣

鮑聲甫西湖感舊圖序

咸豐癸丑二月粵寇竊據江甯乙卯戊午兩科江南鄉  
試未能舉行已未十月借用浙江貢院庚申二月賊陷  
杭州未幾棄去論者歸咎於應試人多閒謀混跡其中  
致有此失先是戊午年卽有借闈之說爲當事所格至  
是向之阻止者益自詡其料事之明併爲一談牢不可  
破彼殊不思康熙丁巳因三逆阻兵叛據西南特開鄉



科變通辦理江西湖廣附江南福建附浙江山東山西  
附河南成例昭然永垂法守爾時封疆方面實力奉行  
不獨完善之地莫不又安即淪陷之區亦漸次收復足  
見有守土之責者果能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何奸宄  
之能逞然杭城之變是否非由內應疑竇難明究未有  
以折服其心閉執其口也及同治甲子克復江甯擒獲  
賊帥偽忠王李秀成訊鞫累日親書供詞數萬言其敘  
辛酉再陷杭州尙多鋪張之語而敘庚申初陷杭州絕  
無矜詡之詞自謂所部止六七千人前鋒止一千二百  
餘人其得城出自意料之外故一則曰非人力再則曰

通集七

七求怨齋

並非人力所爲且申之曰非立心去打杭州然後知錢  
塘之猝失洵非由於內應民間傳言城陷後有皖南人  
過舊寓其家識爲上年應試士子者無論事未必然即  
或有之亦必次年爲賊所脅斷非上年爲賊所遣則固  
確鑿可徵矣夫以秀成之狡黠誇誕且未嘗引是役以  
爲己功彼藉口於謹司管鑰而極力譽賊以自解其畏  
憚避事之譏者尙何說以處此哉東臺鮑君聲甫是歲  
應試浙闈樂西湖之勝歸里後追維風景繪感舊圖索  
題爰就此意論斷發明俾世之受高位膺重寄而持祿  
養安漠然於士氣文風者知所愧焉至於西湖新舊之

殊盛衰之感以及聲甫之清才樸學壯志雅懷則同人  
言之詳矣故不復云

虹橋秋禊圖序

說文無禊字桂未谷說文義證據本書類字下有讀若  
禊之語附綴禊字於示部之末然小徐本作讀若楔大  
徐本初刻亦作楔後乃改作禊則許君原書固未有禊  
字矣廣雅云禊祭也王氏疏證云續漢書禮儀志云三  
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垢疢  
爲大絜絜與禊通其意謂絜爲古字禊爲今字也吾友  
陳卓人句溪雜著有說禊一篇其中有云禊祭取義於

通集七

八求怨齋

絕除穢惡則古或卽段契爲之後乃加示爲禊耳然經  
典有祓無禊祓禊同韻則後世禊字其古祓之變體與  
其意蓋謂祓爲正字契爲假借字禊爲變體字也今按  
二說均屬可通當兼取之其義始備蓋契與絜皆從切  
字得聲說文切字下云巧切也從刀丰聲丰字下云艸  
祭也象艸生之散亂也契字下云大約也絜字下云麻  
一而也據此則切字本義爲以刀除艸引而申之則有  
刻斷除絕之義古者契約必刻斷然後分持絜麻必刻  
斷然後修整契約既分持則必除絕其財貨絜麻既修  
整則必除絕其緒餘再引而申之凡事之刻斷除絕者



可謂之契亦可謂之絜契即銀之錯聲絜即潔之正體  
故契與絜皆有刻斷疾絕除垢塵之義說文訓祓字  
為除惡之祭徐廣史記注訓禊字為祓除蓋祓字從友  
字得聲周禮赤友氏掌除牆屋狸蟲女巫掌歲時祓除  
燂浴友有除義故祓亦有除義然則祓為正字絜絜均  
為假借字禊為變體字無可疑矣古人春秋皆可修禊  
故漢武帝以八月祓禊上劉公幹魯都賦謝元暉曲水  
侍宴詩亦俱言秋禊近代則春禊盛行秋禊罕舉然而  
秋色清高得天地之義氣秋容嚴肅壯軍旅之威稜則  
修禊於秋者證諸刻斷疾絕除垢塵之義尤為符合

通集七

九求恕齋

所謂滌瑕蕩穢而鏡至清者實可於秋禊之禮徵之固  
不獨流連景光寄情游覽而已也揚州虹橋舊為勝地  
初建時本係用板而周以朱欄名為紅橋新城王文簡  
公嘗修禊於此其後改建以石取垂虹飲淵之象易紅  
為虹虛雅雨朱子穎曾賓谷諸先生相繼修禊於此就  
中惟賓谷先生曾行秋禊其餘則止行春禊然皆在揚  
州全盛之年文采飛騰湖山輝映可謂極清游之樂事  
備酬唱之大觀矣道光乙未丙申之間李蘭卿先生亦  
修禊於此雖園囿已多彫敝而壇坫猶有主持尙可想  
像前此之流風餘韻也至於今日薦遭寇亂遺迹蕩然

迴首當年曷勝感慨昔李氏格非嘗曰園囿之興廢洛  
陽盛衰之候也余亦曰園囿之興廢揚州盛衰之候也  
且揚州園囿之興廢視虹橋喧寂為轉移而虹橋喧寂  
之端倪視修禊盛衰為趨嚮則祓除雖云小節亦豈不  
可以覘全局也哉此圖作於道光乙巳之秋上距蘭卿  
先生宦揚之時不及十年下距粵匪兵燹僅八年耳周  
易之理剝極則復返否極則泰來近者賊黨漸離人心  
思奮所望軍旅之威稜益振天地之義氣昭宣指日蕩  
平不留餘孽一若舉行秋禊者刻斷疾絕除垢塵俾  
揚州再觀承平虹橋復臻熙皞此實莫大之幸也余即

通集七

士求恕齋

以此圖為之兆矣

輿地紀勝序 代阮文達公作

南宋人地理之書以王氏儀父 象之 輿地紀勝為最善  
全書凡二百卷備載南渡以後疆域每府州軍監分子  
目十二門 府州沿革第一縣沿革第二風俗形勝第三  
景物上第四景物下第五古迹第六官吏第七  
七人物第八仙釋第九碑記 體例謹嚴考證極其該洽  
第十詩第十一四六第十二 體例謹嚴考證極其該洽  
陳氏直齋書錄解題推重其書而自元以來傳本漸少  
明人所編輿地碑目即就紀勝中碑記一門鈔出別行  
錢竹汀先生養新錄云今世所傳輿地碑記目者蓋所  
其一門不知何人鈔出想是明時金石家為之也 所  
闕者六州一軍 漳州彭州涪州 涪州原書本無碑記不



在此蓋其時已佚去七卷矣顧氏千里序云疑明人編  
數曾讀書敏求記著錄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錄刻  
精雅精墨如新乃宋本中之佳者似仍係完帙不審尚  
在世間自是以後刻本不可復得錢竹汀先生訪求此  
書四十年始於錢塘何氏夢華元錫齋中見影宋鈔本  
真罕觀之祕笈也余昔官浙江假何氏本影寫全部覈  
以輿地碑目較彼時所見又少二十四卷温州婺州處  
無為軍安豐軍成都府重慶府眉州夔州開州施州光州  
州珍州忠州沔州涪州成州西和州鳳州文州龍州凡  
二府十九州二軍共為地二十有三因共闕三十一卷  
成府分上下兩卷故為卷二十有四其第一卷三十五  
卷新錄云失三十二卷顧氏千里云其第一卷三十五  
與化軍錢少詹未見而云闕三十二卷鈔本有之故今  
不在所數焉今案竹汀先生日記數紀勝闕此外有闕  
卷有百三十五至百四十四之語顧說是也此外有闕  
通集七

葉之卷復十有六焉臨安府平江府饒州揚州楚州黃  
州洋州劍門軍然自何本之外更無別本可以參稽  
永康軍興元府巴然自何本之外更無別本可以參稽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云輿地紀勝子從朱與借閱嫌  
殘闕未鈔今案朱本未知轉屬何人西莊先生既嫌其  
殘闕則非足本可知竹汀先生亦與朱氏相識其校與  
地碑目即借鈔朱氏之本而養新錄但述何本卷數且  
云想海內不復有完本則雖有關文彌堪寶貴矣嗣  
朱本斷不多於何本可知則雖有關文彌堪寶貴矣嗣  
因

四庫總目未收此書爰加以裝潢獻諸  
內府並仿當日館中提要之式進呈提要一篇臧副本  
於文選樓而存提要之藁於聖經室外集蓋深重此書  
望好事者為之重刻耳嘉慶丁卯儀徵令顏公續修縣

通集七

上求恕齋

志余屬江君鄭堂潘以紀勝中真州一卷校補前令陸  
公舊志得數十條顏公刻諸續志之末而紀勝原文未  
能刻也道光壬寅丹徒包氏欲刻嘉定至順鎮江志借  
錄選樓鈔本余遂檢紀勝中鎮江府一卷俾其附刻於  
後而全書仍未能刻也是歲甘泉岑紹周提舉建功方  
重刻舊唐書延其友分纂校勘記而自輯逸文擬俟其  
告成即從事於紀勝癸卯春初奉舊唐書謁余求序且  
言願刻紀勝全書請先假歸影鈔然後授梓余欣然許  
之未幾余舊居福壽庭第為鄰火所焚凡選樓書籍分  
藏於彼者悉燬於一炬而紀勝以借鈔之故巍然獨存  
洎影鈔既畢紹周復延儀徵劉孟瞻文洪及其子伯山  
纂輯紀盛校勘記而自補鈔本闕文戊申孟夏舊  
唐書校勘記刻工已竣逸文亦垂欲開雕將次第及於  
紀勝而紹周遽亡其子秋舫淦及其從子仲陶鎔為刻  
逸文仍乞余為序余助其並刻紀勝以成紹周未竟之  
志秋舫與仲陶咸悼念遺書引為己責今歲先以紀勝  
付諸剞劂延江都沈戰門榮凌東笙鏞分任校字之事  
其校勘記與補闕亦陸續刊行復乞余為序余考地理  
類總志之書傳於今者以元和郡縣志為最古其次則  
太平寰宇記而兩書皆有闕文前此孫氏星衍刻元和

通集七

上求恕齋



志於山左其闕文六卷則嚴氏觀補之萬氏廷蘭刻實  
字記於江西其闕文八卷則陳氏蘭森補之紀勝有功  
於地理足以接武兩書紹周所補者皆據羣書所引原  
文哀輯成編而不雜以他說其意特為矜慎又得秋舫  
仲陶為之刊布全書廣為傳播可謂後先濟美盛舉出  
於一門矣余以壯歲所得之書越五十餘年竟得見其  
鏡板海內讀書之士嚙昔欲見而不可得者今乃一旦  
盛行洵衰年之快事也故樂為之序使好刻古書者知  
所勸焉

輿地紀勝跋

通集七

志求恕齋

輿地紀勝為南宋王氏象之所作象之宋史無傳今以  
本書及他書參互考之象之字儀父據本書李重序婺州金華  
縣人婺州即東陽郡故自序及各卷標題皆稱東陽李  
亦稱東陽陳氏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稱金華紀勝李  
州久闕據方輿勝覽方輿紀要婺州在梁陳時曾名金  
華郡前乎此者吳晉劉宋南齊後乎此者隋唐趙宋皆  
稱東陽郡其屬邑則東陽縣在州治東其名始於唐垂  
拱二年金華縣即州治附郭其名始於隋開皇十八年  
而前此開皇十二年曾名東陽縣是郡縣之名東陽皆  
在金華之先南宋時婺郡仍名東陽不名金華首邑自  
名金華不名東陽王氏稱東陽指郡名而言陳氏稱金  
華指縣名而言與當時制度正合若謂東陽指縣名而  
言則陳氏與王氏同時不至誤改其鄉貫若謂金華指  
郡名而言則金華郡之名進退兩無所據陳氏斷不若  
日官書公牘所用之名進退兩無所據陳氏斷不若  
也誤其父名師直紹興末為宜春主簿袁州官吏門王

云袁州月椿歲額八萬八千餘貫紹興末年先君子為  
宜春簿嘗作文誌月椿之若今減二萬五千餘貫自先  
君子啟之今案此條兩言先君子蓋師直即象之父  
也原本師直字開筆作師直蓋因上一字與伯叔相  
古也他卷師直字開筆作師直蓋因上一字與伯叔相  
字必也師直字開筆作師直蓋因上一字與伯叔相  
母橋引通鑑夏侯詩人物門舒仙侯慶元府景物下  
王岳州引通鑑夏侯詩人物門舒仙侯慶元府景物下  
其為象之家諱無疑辰州景物上徽口注引楚辭迴  
言象之父名無考蓋偶未檢及此條耳其後曾知江  
隱居廬山有九經所居之前亦以濂溪名之後百餘年  
象之先君子守九江為建拙堂及愛蓮堂於祠之側今  
考濂溪卒於熙寧六年歲在癸丑下距乾道九年癸巳  
適滿百年之數師直之知江州當在是年以後又按漳  
州官吏門朱子注云象之知江州當在是年以後又按漳  
所作西原巷記辛亥係紹熙二年上距熙寧癸丑一百  
一十八年與百餘年之數亦相符合象之自序云余少

通集七

志求恕齋

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廣國不到廬山既在江州  
境內則象之遊廬山或即在師直守江州時亦未可知  
也仲兄名益之字行甫官大理司直嘗至成都著有職  
源及漢官總錄西漢年紀自序言仲兄行甫西至錦城  
益之字行甫金華人蓋即儀父之仲兄今考直齋書錄  
解題云職源五十卷大理司直金華王益之行甫撰漢  
官總錄四庫全書提要云西漢年紀三十卷宋王益之  
撰益之字行甫金華人官大理司直所撰漢官總錄  
職源等書見馬端臨經籍考今他書散佚惟此本以載  
入永樂大典獨存與錢說可以他書散佚惟此本以載  
互證其何時至成都則無確據叔兄名觀之字中甫曾  
知德化縣後為夔州路漕使嘗至重慶汚瀘自序言叔  
趨武興南渡渝瀘養新錄云陳直齋亦稱其兄觀之為  
夔路漕則中甫疑即觀之字按直齋書錄解題云輿地  
圖十六卷王象之撰至西蜀諸郡尤詳其兄觀之漕夔  
門時所得也此錢說所本今考輿地圖久佚紀勝夔州







序作於嘉定辛巳孟夏嘉定乃寧宗年號故其言聖天

子者即係寧宗英德府古迹門天子岡注云紹聖五年

千百載之前一統志二百七十七所引作寧宗自英王

入位蓋兆於此今考南宋光宗紹熙五年傳位寧宗紀

勝聖字乃熙字之誤蓋紹聖乃北宋然辛巳係嘉定十

四年而書中所載有嘉定十五年之事鄂州州沿革云

武昌縣為軍壽昌軍軍沿革云嘉定十五年正月武昌縣

號是自序雖作於寧宗末年而全書則成於理宗初年

學經室外集輿地紀勝提要云前有象之自序今考其

成書之年在南宋嘉定十四年故其所指行在所以臨

安府為首而一切沿革亦準是時又宮闕殿門壽康宮

下引朝野雜記云寧宗始受禪云云則是作序在嘉定

全書之成又在理宗時矣今按紀勝言寧宗者頗多行

在所宮觀廟宇門開元觀注云寧宗舊邸嘉王之府也

通集七

安慶府沿革云又以寧宗潛邸舒州為安慶府

州州沿革云寧宗時溪峒擾攘縣沿革安慶注云寧

宗開禧嘉定間湖廣溪峒李元勳平貴州沿革榮州

景物上潛注並引朝野雜記云寧宗自英國公出就

傅建寧府人物門朱子注云寧宗朝仕至待理宗登極

制皆可為證提要蓋舉其最先見之一條耳理宗登極

改元寶慶故其書述寶慶時事言今皇上者乃係理宗

寶慶府沿革云今皇上登極以潛藩陞寶慶言御諱

府亦係理宗宋之瑞州本名筠州紀勝瑞州沿革云

軍景物下瑞竹山注云一字犯御諱改為瑞州臨江

庭筠宋之劉鈞紀勝皆改於馴字巡字則改為循

物下徑山寺注引蘇軾游徑山詩云雪窗循苑元不死

今考東坡集循作馴建康府歷代詩門載李白詠王東

循歌今考太白集詠作循循作書中屢及寶慶時事或

言寶慶中寶章閣寶慶中置或言寶慶初年學校門

宗學注云寶慶初年宗室始陳乞或言寶慶元年寶慶

依大學例上舍內舍人並注教授或言寶慶元年寶慶

寶慶元年或言寶慶二年從臣集議請改湖州為安吉

州或言寶慶三年順慶府沿革李望之序作於寶慶

丁亥季秋胡氏通鑑注卷三引李望之地紀勝曰丹陽

今考紀勝歸州古迹門丹陽城注云在秣歸東三里今

屈沱楚上城是也與地志秣歸縣東八里有丹陽城與

通鑑注大略相同胡氏不言王象之而言丁亥係寶慶

李望蓋誤記作序之人為著書之人耳

通集七

三年則此書所述沿革自當以是年為斷

前沿革詳然楚州之改淮安軍寶應縣之升寶應州皆

在是年六月方輿勝覽寶應州沿革敘升州之事在寶

言寶慶未載年月今以宋史紀事本而此書仍稱楚州

末續通鑑等書考之亦在是年六月而此書仍稱楚州

寶應縣者蓋書成於四五月之間故事在二三月以前

者皆可載入如朱子之贈太師史彌遠之封魯公是其



禹之塗山故備列其考訂之語重慶府景物上塗山注  
 慶憲使黎伯巽方類次圖經謂重慶之塗山上有禹廟  
 則其為古之塗山也明甚象之答云山之名者多矣  
 云云坐客大笑始知重慶之塗山非古之塗山也今考  
 紹定元年係戊子若亥仍係寶慶三年是年十一月  
 南郊後大赦改明年為紹定元年象之過重慶即其為  
 疑在下詔改元之後故誤以寶慶為紹定耳  
 分寧縣宰亦在紹定年間而陳敏識之祠實其在任時  
 所立故亦紀其始末附載於此書象之以寶慶元年官  
 重慶府長寧與重慶皆屬四川是寶慶年間未曾離蜀  
 其幸江西分寧必在紹定元年前或以後或疑當在寶慶元  
 年以前不知宋時諸州縣令係從八品而文學教授則  
 從九品其時入仕者大抵先任文學教授後遷縣令史  
 傳所載班可考象之知分寧蓋以其與已事有關特  
 縣豈得在官長寧文學之前乎  
 續補於成書之後爾

通集七

九求恕齋

### 輿地紀勝續跋

古人之作志乘於人物一門或節取其長或記以垂戒  
 故地理家編輯人物至太平寰宇記而始詳其中載及  
 小人者不一而足許州有褚彥回鄭州有鄭愔亳州有  
 充元載并州有喬琳蒲州有楊國忠魏州有路巖博州  
 有華歆瀛州梓州皆有李義府杭州有朱异許敬宗秦  
 州有李逢吉蓋但言人物而不特標先賢耆舊烈士之  
 名則美惡雖殊不嫌同列猶之記官吏者未立循吏之  
 稱則其所收亦不必皆為名宦也王儀父作輿地紀勝  
 其官吏人物兩門所錄頗寬實仿寰宇記之例就中如  
 李宗閱見封州 韋保衡見賀州 盧多遜見吉陽 王欽若

見臨江軍丁謂見雷州 馮拯見肇慶府 夏竦見隆  
 鄂州人物 鄧綰見瀘州 舒宣見慶元 蒲宗  
 州人物 陳執中見梧州 鄧綰見瀘州 舒宣見慶元 蒲宗  
 孟見平江府官 章子厚見雷州 曾布見鎮江府 張商  
 英見峽州人物 孫覿見象州  
 其生平行事不齒於君子之林載之者非節取其長即  
 記以垂戒其為志存彰顯本屬顯然而建康府人物門  
 列秦檜於末則尤有深意其注云中興相高宗主和議  
 收諸將兵柄蓋欲著其主和弭兵之誤國故據事直書  
 而罪狀自明其上文景物下華陽觀注載檜子燿之事  
 而目為罪魁華陽觀注引繫年錄云秦燿遊茅山因留  
 詩華陽觀有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三峯

通集七

三求恕齋

秀氣回留宋既即鑄板揭梁開燿再來見碑側有白字  
 隱然提梯視之乃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朱顏綠鬢幾時  
 了不可得 則其深惡痛絕於檜可知他卷官吏人物  
 等門於南宋賢臣為檜所傾陷者如趙忠簡見湖州  
 官岳忠武見岳州 李莊簡見郴州 洪忠宣見饒  
 物英德 胡忠簡見吉州 衡州新官吏皆備舉其本末以  
 府官吏 胡忠簡見吉州 衡州新官吏皆備舉其本末以  
 見檜之陰邪其波及株連為檜所遷怒誣誣者如段拂  
 見興國折彥質見郴州 王趨見全州 雷州官吏又辰州  
 因其親厚趙忠簡知決見袁州 趙士儼見建寧 因其  
 救解岳忠武楊燁見紹興府 邵大受沈長卿  
 皆見化因其羽翼李莊簡白誦見萬安 因其稱道洪忠



宣方公美見紹興府人物陳剛中見贛州官吏王庭珪見衡州官吏

方疇見永州官吏因其推重胡忠簡凡此諸人必歷敘其由

以見檜之羅織善類若夫觸檜得禍者如解潛見南安軍官吏

王庶見道州官吏韓紉見循州官吏胡寅見新州官吏及建寧軍官吏

時行見重慶府人則以不願議和邵隆見辰州官吏則以

不樂割地劉紹先見廉州官吏則以上用兵之策胡寧見建寧府

人物胡則以出規戒之言黃龜年見福州官吏張皋見昌州

則以條奏其奸張九成見臨安府人僧宗杲見臨安府

則以評論其失金安節見嚴州官吏則以彈其宗族辛次膺

見臨安府官吏又衡州官吏則以劾其姻親忤檜見排者

東門亦記其不附和議通集七王求恕齋

如高閔見慶元府人物魏良臣見池州官吏許訢見撫州人物凌景夏均

州官則以異議為其所銜張闡見泉州官吏則以名望為其

所忌李若谷見江州官吏則以耿直為其所怒鄭剛中見桂

吏韓京見循州官吏則以才略為其所疑呂撫見梧州官吏則以

有頤浩之舊怨為其所讐何兌見英德府官吏則以訟馬伸之

功為其所嫉諷檜被斥者如芮燁見武岡軍官吏則以吟詩吳

元美見南雄州官吏則以作賦張伯麟見吉陽軍官吏則以題壁趙

令裕見泉州官吏則以誦書並一一具陳以見檜之始終

怙惡至於張守見常州人物向子恣見江陵府下官吏則以

名臣而幸免於檜之傾陷張淵道見靜江府官吏及吉陽軍官吏

汪應辰見信州人物及靜江府官吏則以善類而幸免於檜之詆誣

石公揆見紹興府人則觸檜而幸免於禍廖剛見南劍

方滋見廣州官吏則忤檜而幸免於排趙遠見資州人趙性見

州人則譏檜而幸免於斥亦述其事迹以見當檜擅權

之日士大夫防身遠患之甚雖他如章元振見肇慶府官吏馬

孝友見閩州官吏則不欲由檜以進汪澈見沅州官吏則未嘗為

檜所知劉芮李燮羅博文皆見靜江府古則不賦秦城

王氣之詩左部見台州人則有過秦氏舊宅之詠陳俊卿

見興化人則首攻檜之殘黨馮方見普州人王十朋見普州

軍人則始滌檜之餘汚莫不加意表章以見不肯附檜者

通集七王求恕齋

為難能而可貴甚至馮楫見瀘州官吏助檜而亦遠出范同

見瑞州官吏附檜而亦見疏方俟高見歸州人詔檜而亦被黜

沅州官吏亦節取其長此等無足比數之人而猶登諸簡

牘以見檜之險賊即其黨亦隙末凶終故合計全書刺

檜之惡者多至百有餘處不啻檣杪之遺風矣書中有

稱檜為秦公者特沿襲舊志之文未經刊削黃州景物

注云元名瑞慶堂以故相秦公檜而儀父之於檜固有

貶而無戕也檜之改謚繆醜在開禧二年其復初謚在

嘉定元年其再改謚繆狠在寶祐二年儀父之成紀勝

在復初謚之後再改謚之前當是之時朝局是非未定



而著書者欲誅奸諛於既死俾清議獲伸豈非直道之士哉余慮閱是書者疑官吏人物之有濫也因詳為辨證以釋其疑焉

輿地紀勝校勘記序 代先君子作

文選樓影宋鈔本輿地紀勝張氏鑑所校頗詳岑君紹周建功重刻此書延 文淇 及子毓崧 纂輯校勘記成書

五十二卷於張氏之說采錄無遺其是者則加以引申嘉興府人物門陸抗注云字幼鎮江府人物門有吳儼張氏按三國志陸抗傳正作幼鎮江府人物門有吳儼張氏云儼當作淑今按以注中所言事跡 其非者則加以駁及宋史東都事略證之張說也是也 其非者則加以駁正齊疑是徐之訛今按上文有唐徐聘據唐書徐齊聘

通集七

三求恕齋

傳聘上當有齊字張氏反欲改齊為徐非也平江府人物門顧少連注云元友直在坐歡解之張氏云歡似當作勳今按唐書顧少連傳 其有疑者則為之剖析府景正作勳不必改為勳也 其有疑者則為之剖析府景杭印一條不可通似有脫誤今按樂天集此句下云今年佩蘇印蓋言先為杭州刺史後為蘇州刺史杭印蘇印即二州刺史之印非有脫誤也安吉州人物門劉述注云貶琦頤監當張氏云監當二字疑誤今按東都事略劉述傳正作監當蓋監當乃宋時監稅之稱非有誤也 其未詳者則為之證明平江府官吏門鄧攸注云吳云況如二字不可解今按據晉書鄧攸傳攸乃統之誤統如者打鼓之音也臨江軍人物門謝舉廉注云後預上書邪等云張氏云邪字未解今按以東都事略及宋史考之徵宗時凡以熙寧元豐紹聖之政為非者皆目為上書邪等與元祐黨人相埒至南宋時與昭 其論雪故預其列者世以為榮此處邪字並非誤也 其論之不定者則參考以折衷紹興府古迹門秦望山注云其碑尚乃存張氏云乃字疑

衍否則尚乃二字文例今按據上文此句係十道志之語下文碑記門秦望山碑注引十道志云其碑尚存此句乃字係衍文張 其說之互歧者則援據以決斷揚州氏前一說是也 其說之互歧者則援據以決斷揚州門章武殿注云道使奉安於遂州神御殿張氏云遂字誤遂州景物上原廟注云於是命工寫三聖御容癸亥遣使奉安於遂州神御殿而遂州立原廟張氏云前數卷中有遂州字疑其誤以此觀之遂其訓每耶今按兩條上文皆引通略云太祖擒皇甫暉於滁州太宗下劉繼元于并州真宗禦契丹于瀘州宜立原廟三州以昭遺烈據此則遂州係指滁并瀘三州而言 吳氏蘭修所逐字不誤張氏後一說訓遂為每是也

加條記之語足與張說相輔則亟為搜羅嘉興府縣沿革表以惡名日囚拳張氏云觀第六葉景物由拳條作囚倦未知孰是吳氏云按寰宇記作囚倦是也 車氏持謙許氏瀚所校碑目之書皆與紀勝有關則並為登載顧氏千里序車氏所刻碑目云子嘗得孫淵翁趙晉齋兩家寫本又據殘闕紀勝原書就所存之卷

通集七

三求恕齋

逐一雙校乃始補其脫者共若干行正其誤者幾不勝枚數上元車明經秋船從子傳其副復屬其同邑友陳君仲虎覆勘再三以付葉氏許氏跋鈔本碑目云此袁詩階傳鈔錢竹汀校本以贈黃小松者也近有刻本其誤謬多須持此校之今按刻本與鈔本不同者甚多茲全載於校勘記中其是非得失閱者當自識之其諸家按語所未及則核以羣書凡地志在紀勝以前者如元和志寰宇記九域志輿地廣記之類實紀勝所本在紀勝以後者如方輿勝覽多沿襲紀勝之說一統志方輿紀要每引用紀勝之文其詳略異同足資校訂以及史傳說部詩文集可以補脫正譌者並為條舉臚陳其未有顯據者則存以待考亦疑事毋質之義爾紀勝原書之體例最為謹嚴每卷分十有二門而亦時有增



益故縣沿革之後間有載羈縻溪洞州縣城場者柳州

州有樂其城融州亦有載監司宗

司軍帥沿革者福州亦有載監司宗

帥沿革臨安府紹興府池州饒州隆興府撫州贛州真

州泰州衡州常德府廣州韶州靜江府象州梧州建寧

府嘉定府潼川府遂寧府資州重慶府興元府皆有監

司沿革江陵府上金州皆有軍帥沿革今按嘉興府慶

元府皆有市舶司安慶府有淮西提刑司斬州有推茶

場和州有提舉司依全書之例各條之前皆當有推茶

沿革風俗形勝之前有載歷代宮苑殿閣制度者建康

南宋時為陪都之地置行都留守故特設此一門亦猶

臨安府在當時為行在所其宮闕殿等門皆他卷所無

也四六之後有載續志攷訂境土故疆者長寧軍修積

郡文學故備述已所是皆因地制宜為此變通之法固

攷訂者列於卷末通集七 孟求恕齋

非自紊其例也若夫縣沿革門或附鎮茶陵軍縣鎮門

鎮茶陵鎮紅場鎮注云官吏門或分上下或分牧守令

縣沿革與軍沿革同官吏門或分上下或分牧守令

佐陵安府鎮江府隆興府揚州廣州官吏皆分上下江

府寧國府徽州襄陽府官吏或附封建或附遷客避地

亦分上下官吏皆注合佐或附封建或附遷客避地

寓客過客永州官吏門注云封建附袁州官吏門注云

或改稱碑刻房或改稱記錄文長寧詩門或分

上下揚州岳州嶼州漢陽軍鄂州廣州靜江府梧州

各類揚州岳州嶼州廣州各分上下之外揚州又有

山詩峽州又有楚塞樓詩廣州又有越王臺詩五羊菖

蒲瀾仙詩峽山寺詩他如臨安府嘉興府等卷之詩不

分上下而別立門目者其類甚多若泉州洛陽橋詩注

云諸橋附則是分類之中仍有附錄更變例之尤者矣

古迹與仙釋或併為一門大安官吏與人物或併為一

門德慶府茂州大亦不過偶有參差未能畫一於大體

究無損也至於所載事跡有不合列於景物者常州神

府一邱二元皆當列於官吏瑞州入行科江州三隱揚

州三魁五雋高郵軍四學士皆當列於人物建康府青

溪姑南康軍窮神有不合列於古迹者賦當列於風俗

皆當列於仙釋通集七 孟求恕齋

形勝撫州杯山三有不合列於官吏者信州龐籍楊億

聖當列於仙釋當列於人物池

州三賢壁記有不合列於人物者南康軍五賢堂當列

當列於碑記張仲方皆當列於官吏有不合列於仙釋者隆興府葛

山王喬墳應聖宮十二真君宅麻姑觀建昌軍麻源山

州武丁岡茶陵軍赤松壇彌勒山大悲山辰州鬼葬山

皆當列有不合列於碑記者歙州折綱本末當列於風

於古迹有不合列於詩者瓊州詩門引虞衡志翠尖且

有前後重出者未盡刪除嘉興府仙釋門有朱涇船子禪

師又有船子和尚核其事跡彼此互見者未盡符合

此全同其為重出無疑餘仿此彼此互見者未盡符合

廣州景物下觀音院注云盧肇有詩詳見詩門今考詩

門未載盧肇此詩建寧府風俗形勝門西山之爽注云

見紫霞洲注今考景物下紫霞洲注未言西山之爽注云

物上湯泉浮山注云見西江下景物下瑞泉堂注云見



簡中道院下今考景物上西江注未言湯泉浮山風俗  
形勝門闕中道院注未言瑞泉堂瀘州景物下觀音巖  
注云詳見崇德廟記今考景物古迹款式懸殊者未盡  
更正撫州監司沿革提舉茶鹽常平司條下象之謹按  
常平茶鹽司條下皆有按國史云金州軍帥沿革金  
州都統司條下朝野雜記云俱係單行大字依全書  
之例當作雙行小字思州碑記門籍紳馮先生作夏總  
幹墓誌云亦係單行大字車氏持謙云與通篇體例  
不符疑原時代錯雜者未盡清釐按全書之例官吏皆  
本有誤陳渾上當有漢字虞翻上當有吳字房瑄上當有唐  
字秦少游上當有仙釋不敘時代蓋仙釋之時代多荒逸  
難稽其可考者甚少故不復細為分析其有敘及時代  
者蓋沿地志之舊此則口密之一疏不無遺憾自序所  
謂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

通集七

王求恕齋

盡歸律度者亦自覺其有未安耳然而校勘古人之書  
者當識其大綱而不必苛求小失今於細故之無關體  
要者第就初見發其凡俾由此可以類推而其餘則不  
復毛舉臨安府風俗形勝門兩引白樂天冷泉亭記其  
中未開以它篇依全書之例次條當言同上而  
亦重述人名題目者蓋刪按地志舊文未及審覈耳又  
景物上上湖下湖注云餘杭縣南五里有湖一西二里  
有下湖依全書之例注中下湖二字亦當作一此以  
蓋編輯時偶失檢耳後凡類是者當以此意求之以  
免繁瑣之弊焉

輿地紀勝補闕序 代甘泉岑紹周提舉作

道光癸卯春初 建功刻舊唐書既成即欲重刊鈔本輿  
地紀勝兩書皆延同人纂輯校勘記舊唐書校勘記梓

行之後 建功曾就諸書所引舊唐書與今本不相附麗  
無須悉載於校勘記者為之會萃成書名曰舊唐書逸  
文凡十有二卷紀勝校勘記脫稿後 建功因復仿前例  
就諸書所引紀勝為今本所闕不必列入校勘記者掇  
拾搜羅別為一編共得十卷名曰紀勝補闕蓋舊唐書  
雖有逸文而無闕卷其闕葉亦無明徵若紀勝則全闕  
者三十一卷 温州婺州處州衢州光州無為軍安豐軍  
州蘇州漢州邛州黎州夔州開州施州達州珍州忠  
州沔州階州成州西和州鳳州文州龍州揚州楚州黃州  
關葉者十有七卷 濠州寶慶府襄陽府均州循州永康  
軍興元府閬州巴 是故據紀勝本書之注此門言詳見  
州洋州劍門軍

通集七

王求恕齋

他門則闕葉之逸文可知 平江府風俗形勝門全闕據  
勝門當有晉支遁事豫州景物下古迹官吏人物等門  
皆闕據風俗形勝門各條則景物下當有條然亭古迹  
門當有塗山禹廟官吏門當有梅呂人物門當有蕭思  
興元府官吏門全闕據府沿革注則官吏門當有蕭思  
話 此卷言詳見別卷則闕卷之逸文可知 光州全闕據  
門獨山楊行密祠注則光州古迹門當有獨山忠州全  
闕據萬州人物門甘寧注則忠州人物門當有甘寧  
其當補者一也輿地碑目即節錄紀勝中碑記一門故  
闕卷內之碑記可補 顧氏千里碑目序云且今者紀勝  
由補全孰知求之此書則三十一卷之一好事者每惜其未  
湖南路之潭州成都府路之彭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利西路之天水軍俄空其七耳以外尚多無恙者實原  
書之墜簡也今按珍州階州原書本無碑記成都府分  
上下兩卷碑記例在下卷故上卷不應有碑記顧氏言  
後空其七此三卷不在所數之內蓋闕卷三十一無碑



記可補者十卷有碑闕葉內之碑記亦可補顧氏碑目  
所據但鈔本闕卷之外復多闕葉如楚州濠州興元府  
及永康軍之下半碑記均藉此書而僅存愈微其有益  
者非而碑記之注有言詳見各門者復可定爲逸文崇  
府全關據碑記萬歲寺碑注及法天寺留題注則景物  
下當有萬歲寺法天寺又據碑記善頌堂留題注則官  
吏門當有趙抃眉州全關據碑記杜子美兩川夔峽諸  
詩石刻注則景物下當有大雅堂鳳州全關據碑記隋  
門當有隋朗法師碑其當補者二也一統志方輿紀  
要所引紀勝往往在闕卷闕葉之中疑是時尙有完本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載紀勝二百卷云鑲刻精雅楮墨  
如新乃宋本中之佳者顧氏碑目序云似仍係完帙不  
審尙在世間否耳今按一統志稿本係崑山徐健菴尚  
書所輯顧景范亦與分纂之列景范與遵王皆常熟人  
健菴亦與遵王同郡其時書局設於洞庭山所引紀勝  
或卽據遵王之完本亦未可知至於紀要所引紀勝當  
通集七  
元末恕齋

卽景范在書局其當補者三也所引逸文有作方輿紀  
勝者疑卽輿地紀勝之訛一統志福州府福寧府泉州  
紀要鄭州引方輿紀勝一統志福州府福寧府泉州  
輿紀勝一條有但言王象之者亦皆輿地紀勝之語  
方輿紀要衢州府引王象之三條壽州東  
平州河州隰州永寧州各引王象之一條今並一律采  
錄以備參稽其非紀勝原文則毫不濫載蓋用元和志  
逸文之例不使他說與原文雜糅嚴氏觀元和郡縣補  
補闕皆原文少而他說多惟周氏夢棠元和志逸文專  
輯御覽玉海通鑑地理通釋等書所引原文絕不雜以  
他雖闕卷闕葉未能頓復舊觀而以僞混真之弊亦庶  
乎免矣若夫原本並非闕卷又無闕葉而他書所引實  
係逸文者蓋王氏此書每卷分子目十二養新錄云輿  
地紀勝每府

州軍監分子自十二日府州沿革若有監司軍將駐節  
者別敘沿革於州沿革之後曰縣沿革曰風俗形勝曰  
景物上曰景物下曰古迹曰官吏曰而子目間亦偶闕  
人物曰仙釋曰碑記曰詩曰四六  
有時明注其闕橫州梁山軍人物門南安軍柳州仙釋  
雲安軍蓬州四六門封州仙釋門衡州軍州石泉軍碑記  
門皆增有時未注其闕棗陽軍融州軍碑記門詩門四六  
府洋州四六門有時不但不書闕字抑且不標子目之  
皆未注闕字  
名故或少一門棗陽軍雲安軍無官史漢陽軍連州容  
橫州無碑記武岡軍信陽軍高州貴州昌州廣安軍或  
富順監萬州梁山軍無四六茶陵軍景物不分上下  
少二門天水軍無古述人物鬱林州無人物仙釋萬安  
監無仙釋或三門廉州無人物仙釋碑記梧州無人  
釋四六或三門仙釋四六藤州無人物碑記四六  
通集七  
三末恕齋

或四門元州無人物仙釋或五門思州無官吏人此  
闕卷闕葉之外所以尙有逸文也況乎傳寫者不無偶  
遺而全書之通例每卷各門之末大率皆留空行以待  
續有增補凡今本所載太略者必有脫文德慶府碑記  
一種貴州碑記門止有懷  
澤志一種此外更無一碑所記未全者必有墜簡隆慶  
沿革普成縣注但言縣之  
舊名未言何時改今名此原本有而傳寫之本無也  
成書以後有空行可續者則附入各門之中衡州碑記  
經無碑記門而碑記散見諸處無年月可考據此則是  
州碑記必有續入者可知各卷碑記門之例志書皆列  
於末此卷衡陽志後又有吳九真谷無空行可增者則  
府君碑臨海谷侯碑其爲增補無疑  
補注子目之下於松溪之簿廳主簿陳當時嘗書於壁



以為盛事今按此門之末無  
空行故夾注于子目之下 此初印之本無而續增之本

所有而一統志紀要所引係續增之本歟抑或原本實

有此條今本傳寫逸去而一統志紀要所引仍係原本

歟惟是目錄所載郡縣自行在所臨安府至天水軍祗

南渡偏安疆域直齋書錄解題云行在宮闈官寺寶冠

而逸文內所載郡縣有屬京東西路者東平府有屬京

西北路者鄭州一則有屬陝西永興軍路者京兆府有

屬陝西秦鳳路者各一則有屬河東路者絳州有

屬陝西秦鳳路者各一則有屬河東路者絳州有

皆北宋全盛之提封至南宋時則不列版圖之內

通集七

王求恕齋

似非紀勝所應有然考王氏自序云東南十六路以在

所為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則當日於東南諸路

纂輯告成復就西北各州別為續錄猶之祝穆方輿勝

覽止述東南而它書所引逸文兼及西北一統志直隸

南陽府汝州陝西鳳翔府商州華州所引各一則方輿

紀要直隸大名府陝西西安府所引各一則鳳翔府所

引二亦於成書之後更有補編耳呂午方輿勝覽序云

思日闢於先王未歸於故疆必也志存乎備據步極

乎亥章使吾和父涉歷彌長聞見彌詳紀載益備張而

勝覽益輝煌今按和父即祝穆之字祝氏補王氏地理

紀北方郡縣蓋因呂序所言而推廣之也

之學較祝氏尤深使所紀西北諸郡之書至今具在其

沿革掌故當必蔚為鉅觀惜乎舊本全亡轉引者僅見

此十數則用是亟為甄錄附諸東南各路之餘俾閱者

由此類推尙可想見其原書之梗槩也至於王氏別有

輿地圖十六卷與紀勝相輔以行其搜輯甚詳直齋書

云輿地圖十六卷王象之撰紀勝逐州為卷圖而自元

明以來更無稱引之者其體裁義例末由窺測其大凡

與元和志之佚去原圖同為憾事此則非後人所能臆

補者已

胥浦考

隆慶儀真縣志云胥浦在縣西十里甘露鄉舊志相傳

為伍員解劍渡江故處又云舊志載胥浦有子胥祠然

通集七

王求恕齋

祠廢已數百年據此則浦之得名由於伍相其來已久

而非起於近時蓋地以人重者矣乃論者或以為疑其

故有三一則以奔吳之時先後難定也一則以渡江之

地遠近難明也一則以濟阨之人有無難決也今請徵

之載籍舉凡所疑者悉為釋焉史記子胥傳云伍胥既

至宋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

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從者知其謀告之於鄭誅

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吳越春

秋所記略同呂氏春秋異實篇云五員亡荆急求之登

云子行聞之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於吳乃案左

南奔吳說雖小異亦謂子胥先至北方然後奔吳



民昭二十年傳云棠君向謂其弟員曰爾適吳又云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夫向教之以適吳員遂從其言如吳公羊定四年傳云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也挾弓持矢而干闥盧是也此子胥自棠奔吳未歷他傳皆言子胥去楚即往吳也此子胥自棠奔吳未歷他國之證春秋時宋鄭等國皆畏楚而楚又畏吳子胥既平鄭哀十六年傳云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杜注云子木即建也夫但言勝在吳而未言與子胥往吳新序義勇篇云建有子日勝在外亦不言與子胥同奔此子胥一身奔吳不借勝行之證子胥父奢因白建之枉為平王所怒於其子孫亦斷不與建同奔子胥及勝先後奔吳皆宋鄭又焉得與勝同奔吳乎

通集七

三求怨齋

在昭二十年而勝之奔在秋冬之際史記子胥傳云鄭太子建左氏哀十六年傳云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昭二十年傳載華氏之亂楚建之奔在是年六月子產之卒傳雖未言何月而既載於是年之末則必在冬時無疑建自鄭適晉又自晉還鄭中間幾經展轉其為鄭人所殺子胥之奔在春夏非秋末即冬初勝之奔吳必此時也子胥之奔在春夏之閒左氏昭二十年傳先言三月太子建奔宋次言召大納非春末即夏初子吳越春秋所紀蘆漪深葦之語胥之奔吳必此時也吳越春秋所紀蘆漪深葦之語麥飯盜漿之詞正與節序相合然則奔吳之時先後不難定矣春秋時棠邑即今日之六合御覽一百六十九引十道志曰六合縣本秦棠邑縣而邗邑即今日之揚郡左氏哀九年傳云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云今儀徵之地自今日言之則揚郡之西六

合之東也自春秋時言之則邗邑之西棠邑之東也吳未叛楚以前專屬於楚左氏成七年傳云教之叛楚又前吳常屬楚集徐楚屬國案以元和郡縣志考之徐國即泗州之地在邗邑之北而吳境則在邗邑之南當楚國全盛之日吳與徐皆屬於楚吳既城邗以後專屬於吳說文邗字下云國也今屬臨淮一曰邗本屬吳左氏吳城邗溝通江淮大斷云許前後兩說似即用據其為何國所滅則不可考至於本屬二字乃對今屬而言亦謂城邗以後子胥奔吳在叛楚以後城邗以前非謂城邗以前也雖淮上之路吳人久已往來而江北之區吳國尚未成守左氏襄三年傳云晉侯使荀息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杜注云道遠多難昭十三年傳云晉侯會吳子于長木道不可吳子辭乃還杜注云下邳有長城縣案申公巫臣及其子狐庸自成公七年已往來於吳晉而

通集七

三求怨齋

吳子壽夢於襄十年曾會諸侯於祖必皆取道於淮上特江北未入版圖假道而行不若置郵之便耳邗邑既為開田故此浦亦無專屬當時邗邑若已屬吳子邑若尚屬楚則平王必嚴備之以備亡今皆不然故知其無所屬也三國時吳魏畫江為境廣陵之地彼此乘而不居與吳子胥欲由棠邑渡江則恐楚人設伏以遮楚之事相與子胥欲由棠邑渡江則恐楚人設伏以遮之通鑑地理通釋引元和郡縣志云瓜步山在六合東之南二十里臨大江案吳越春秋云到昭關關吏欲執人可知此子胥所以不敢往也欲由邗邑渡江則恐楚人窮迫以困之吳越春秋云追者惟此浦在兩邑之閒伏未及設迫未及至故由是以渡江也以今日形勢論之自胥浦至江尚有十里之遠明李文胥浦橋記云當日即由此渡江者古今水道遷徙靡常故昔日瓜洲



為江中之沙而後世立鎮嚴氏觀元和郡縣補志據瓜洲村蓋揚子江中之沙磧也狀如瓜字遙接揚子渡口昔日胥浦為江口之渡而後世建橋其事正相類耳然則渡江之地遠近不難明矣由棠邑而至此浦則過雞留山

隆慶儀真縣志云雞留山在縣西三十五里棠據此則胥浦在蘇州府城自胥浦渡江往蘇州者深水溧陽皆其要道子胥至雞留山時濟其阨者為馮氏女至溧水時濟其阨者為史氏女說詳浣紗女祠墓考

至此浦時濟其阨者為馮氏女三人皆有德於子胥而漁父之功尤鉅吳越春秋絕書言漁父殺身以送子胥吳越春秋云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越絕書云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刺而

通集七 美求恕齋

江水之中 呂氏春秋史記言漁父避跡以避子胥呂氏春秋云丈人度之絕江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能得也史記云伍胥既渡解其劍以與父父不受以情勢揆之當以避跡之說為確蓋子胥業已渡江追兵不足為患又何慮其洩言漁父止合伏處以終其身不應如二女之自殺以明義也然諸書雖傳問異辭而極力表彰如出一口誠以賢豪義士隱於漁釣之內潛於津渡之間者古今不乏其人如庾季堅得達於會稽通鑑四云蘇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冷下卒引冰入船以遠陳覆之每遂還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竟頃冰文信國得脫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

於京口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 文信國得脫

於京口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 文信國得脫

銀千兩其人曰吾為宋朝救得一丞相回建大皆賴舟功業何以錢為後序云至京口得聞奔真州

子榜人之方而漁父之事正與相同則實有其人明矣況其後漁父之子進一言於子胥而退師以報其恩春秋云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乃令國中前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念前人之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吾蒙子前人之恩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越絕書云吳使子胥救蔡誅彊楚有野人謂子胥曰止若於是子掩壺漿之子發箠飯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案鄭國未嘗困迫子胥左傳亦不言子胥伐鄭其時昭王在隨子胥欲得而甘心何肯捨隨而伐鄭且楚為子胥大仇攻之不遺餘力然後罷兵豈因漁者之子而退況鄭與隨去邢邑甚遠漁者之子焉能往應其募乎竊疑因迫子胥者乃奔吳時棠人之事子胥欲報者乃破楚後過棠之時邢邑去棠甚近故漁者之子往見子胥耳後人因棠木楚邑指為入楚時事又其事與留雞因鄭殺子建指為攻鄭時事皆失之矣

通集七 美求恕齋

於山並彰彰在人耳目浣紗女其伐棠而遇漁者之子即在 安可以烏有亡是為疑乎然則濟阨之人有無不難決矣要之揚郡水名可考者以胥浦為最古而邗溝諸跡在其後焉揚郡人物可考者以漁父為最先而召平等人在其後焉觀其濟子胥於此浦也作歌以示其途則有明哲之智越絕書云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知之歌而往過之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乎蘆之碩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碩日入漁者復歌往云中心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取餉以恤其乏則有愷悌之仁

春到即載入船而伏取餉以恤其乏則有愷悌之仁吳越春秋云子胥既渡漁父乃謂曰為子取餉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益漿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託詞以卻其贈則乎子胥乃出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託詞以卻其贈則

乎子胥乃出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託詞以卻其贈則

乎子胥乃出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託詞以卻其贈則



有耿介之廉呂氏春秋云解其劍以予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

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遂語以隱其名則有謙讓之節

荆邦之仇者子也而德德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不仁何相問姓名焉

蓋深得士君子之風而非僅具

區而迴溯其所自來皆出若人之賜子胥既立廟於胥

浦則漁父之祀不合闕如即特建專祠亦非踰分隆慶

縣志言知縣申嘉瑞改建子胥祠於儀真西門之外而

並祭漁父固其宜耳況子胥歿後浮江之地後人稱為

胥山事見史記生前濟江之津後人號為胥浦彼此正相輝

通集七

三求恕齋

映考古之士所樂聞也論者既不疑胥山為緣飾之名

豈可疑胥浦為附會之說耶

浣紗女祠墓考

隆慶儀真縣志及雍正揚州府志紀白沙馮氏浣紗女

事甚為詳悉蓋子胥自楚奔吳乞食於女囑以勿言女

遂赴水死以示絕口隆慶縣志人物攷云浣紗女馮氏故白沙人祠祀考引舊志云伍員

亡楚過此見女子浣紗因寫之曰後有追兵至切勿言

囑以勿言子胥破楚還過其地欲報其家不得乃留雞

於山祀之後人因名其山曰雞留祠與墓皆在其側隆慶縣志山川攷云雞留山在縣西三十五里舊志云伍子胥欲報浣紗女而不知其家乃留雞於山祀之名蹟攷

云浣紗女馮氏墓舊志在雞留山南祠祀攷云浣紗女

廟舊在縣西四十里舊志云員感其義後回至其地留

雞以祀即今雞留山也真人慕義立廟祀之雍正府志

山川門引名勝志云伍子胥既得志欲報浣紗女而不

知其處乃留雞於山以祀之謂浣紗女葬此山也列女

門云後員滅楚還留雞祀之而去人因名其山曰雞留

立廟二志所言本於舊志及名勝志固確有據依可為

典要而非輕聽流俗以濫登也惟是吳越春秋越絕書

皆言子胥至溧陽瀨水時乞食於女子子胥既行女子

投瀨水死其事頗與浣紗女相類雍正揚州府志以溧

水之事為虛儀徵之事為實列女門浣紗女傳注云吳水為吳內地與楚絕遠追員者勢不能及而白沙雍正

接壤棠邑不半日可至舊志載此蓋必有所據也雍正

儀真縣志及嘉慶揚州府志以溧水之事為實儀徵之

事為虛雍正縣志山川門引吳越春秋越絕書云據此女子當在溧陽非儀真也舊志相傳今姑仍之

嘉慶府志云按今江寧府溧水縣有唐李白撰瀨水上

古貞義女碑據此則不在儀徵境內矣姑存之以俟考

今考吳越春秋越絕書載子胥告溧水女子之詞但令

其掩壺漿而不戒以勿言良以儀徵在江北溧水在江

南在江北則追者甚可虞至江南則追者不足慮故所

履之地既異斯所囑之語亦殊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

當彼以溧水之事為虛者非也溧水之女子為史氏李陽碑文云貞義女者溧水儀徵之女子為馮氏則其姓不

通集七

三求恕齋



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 過儀徵留雞於山則其跡不同是明係

二處之事不當牽合為一彼以儀徵之事為虛者亦非

也蓋一人之身所歷之境所遇之人前後相類者史傳

所述往往有之故以吳國之事證之闔廬初用專諸以

謀王僚繼用要離以謀慶忌見左傳及吳越春秋不得謂專諸之

事為實要離之事為虛也以楚人之事證之子常甫索

裘佩於蔡昭旋索驢驢於唐成見左傳及吳越春秋不得謂蔡昭

之事為實唐成之事為虛也以寄食之事證之韓侯先

乞於亭長後乞於漂母見史記及漢書不得謂漂母之事為實

亭長之事為虛也以列女之事證之晏子曾見媿女而

通集七

五求恕齋

救其父又賢御妻而薦其夫見晏子春秋及列女傳不得謂御妻

之事為實媿女之事為虛也然則子胥由楚奔吳乞食

於二女皆當時之實事焉得因浣紗女之蹟不列於吳

越春秋越絕書而遂以為虛乎且以揚郡舊蹟言之自

禹王祠以外郡人之墓見於志者莫古於浣紗女祠自

盤古墓以外郡人之墓見於志者莫古於浣紗女墓誠

以山川之內雜留山得名最先列女之中浣紗女衰然

居首雖所行為賢智之過不盡合於中庸然其秉節之

堅貞吳越春秋述漂水女子之言曰妾獨與母居三十

非但以示絕口與漂水女子異地有同心焉吳越春秋

其論最為平允即移以贊浣紗女可矣仗義之慷慨

春秋云女子知非恆人發其篋管飯其盎漿長跪而與

之案浣紗女之事志乘雖未詳言然既肯飯子胥則大

約必與之相類明李文重建伍子胥祠記云不食將饑

而死矣幸而獲壺飧焉則浣紗女子足以廉頑而立懦

固非尋常巾幗所敢希也試思饋餼以紓家難者僖氏

之妻見左傳及列女傳殺身以顯弟名者聶政之姊見史記及

自迂儒評之必有大不滿者而列女傳中皆加以褒頌

絕無貶詞蓋善善從長無取乎深刻之論耳況僖氏之

妻敬上賓以加禮實欲免禍於他年而浣紗女拯窮士

通集七

五求恕齋

俠於死後僅傳行刺之聲而浣紗女恤孝子於危途俾

遂復營之志則其德益大矣天以奇特倬絕之人昭著

於二千載以上而闔郡之貞姬烈媛由是而奮興則有

裨於世風洵非淺鮮其祠之當葺更重於露筋其墓之

當封倍急於五烈此八邑之公議而非一鄉之私言也

乃墓既蕪而弗修祠又遷而漸廢隆慶縣志云後廟廢

里許外河之涯隆慶元年知縣申嘉瑞過之見廟頽門

側惟設沙門佛坐因命改闢門向重修祠宇專祀馮氏

云雍正縣志云今僅祀於子胥廟中李文記云像子

有整理之者真可歎矣有主持教化之責者其念之哉



楊石卿泰山紀游序

王荆公游褒禪山記云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遂與之俱出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  
得極夫游之樂也其詞雖主於紀游而其意實借以喻  
學蓋事之中怠者必貽後悔而不克副其初心推其致  
此之由則多為旁人所阻凡半途而自畫者皆所隨之  
非其人耳今觀楊君石卿所著泰山紀游其入之深進  
之難見之奇較諸褒禪不啻倍蓰而得極其游山之樂  
則更遠過於荆公其自述之詞曰時陰雨連綿動者半  
沮者半遂決計行此不誤隨於初也又曰山益峻路益

通集七

望求恕齋

險風雪漸大輿人勸返予曰不登絕頂與不來同此不  
懈怠於中也又曰泰山之勝已得其槩使當日畏雨不  
往不幾為山靈所笑此不貽悔於後也至於秦碑殘字  
唐石全支元君舊祠大夫古樹莫不詳為引證有所據  
依洵足徵績學之功而不僅見壯游之志矣君雅好金  
石所宗仰者為錢辛楣先生潛壑堂集中有登岱詩云  
畏難長恐中途誤陟險全憑定力持自注云前月大雨  
磴道間為水所壞行至山半尚有相阻者予堅執不可  
其所敘正與此記相符豈非事之巧合者歟異日者君  
援據金石以訂經史之文上繼潛壑堂之跋尾毓崧雖

不敏尚樂睹其成書焉

靈星門考

郡邑學校之門榜曰橋星相沿已久未有述其命名之  
由者徧檢字學之書及星家之書橋字與星字絕不連  
屬案明史藝禮儀志四云洪武十五年新建太學成  
前大成門又前為靈星門三十年以國學孔子廟隘命  
工部改作其制皆帝所規畫大成門六楹靈星門三楹  
此則明初本作靈字其後轉而為橋乃形聲相似之誤  
耳然而其字之當作靈星猶顯而易明其義之取諸靈  
星則隱而難曉嘗以古書言靈星者逐一考之然後知

通集七

望求恕齋

門名靈星原設於社稷壇而非設於學校此典制之所  
當釐正者也蓋靈星之名始見於詩序周頌絲衣序云  
日靈星也靈字之訓為神論衡祭義篇云靈星者神也風  
之尸也其星乃辰之神風俗通云辰之神為靈星故以王辰  
之王為水辰為一名龍星一名天田是為農祥  
龍就其數也一名龍星一名天田是為農祥  
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為天田風俗通云左中郎將  
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張晏漢書注云龍星左  
角曰天田即二十八宿中之房星主農時田務者也  
則農祥也即二十八宿中之房星主農時田務者也  
云辰馬農祥也章注云農祥房星也說文農字下云房  
星為民田時者每字下云辰者農之時也故房星為辰  
周家立祠以祭配以后稷漢代因之史記封禪書云或  
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  
國縣立靈星祠漢書郊祀志約同通典云周制仲秋之



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漢興八年高帝命郡國縣邑立  
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  
亦與社稷同祀獨斷云明星神一日靈星厲山氏之子  
三神以報其功也後漢書高句驪傳云好祠鬼神社稷  
零星注云前書首義龍星左角曰天田號曰零星風俗  
通曰辰之神為零星蓋零與靈通零星有古人零祭祈  
即靈星也此亦社稷靈星並祭之證穀之遺意論衡云靈星之祭祭水旱也龍星二月見則  
春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  
故就歲星之位以報功焉論衡云世儒案禮不知靈星  
何祀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  
通典云東南祭之就歲星之位也歲星為星之始最尊  
故就其位王者所以復祭靈星者為人祈時以種五穀  
其功也綜而論之辰神之司天田房宿之應農祥雩祭  
之候龍星祈穀之就歲位皆與社稷之事相涉而與學  
校之事無關是靈星門者固社稷壇之門也其移為學

通集七

星求恕齋

校之門者則又有故蓋三代以前各國不皆有學王制  
子命之教然後為學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  
奠於先聖先師據此則未命之教者固不立學矣五  
代以前各縣亦不皆有學漢書文翁傳云至武帝時乃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是  
前此者不每郡有學也通考云慶歷四年  
詔州縣皆立學是前此者不每縣有學也凡無學之地  
士之習業者皆在鄉校州序黨庠里塾之中其名則通  
稱鄉學其地則附於鄉社周禮地官州長云若以歲時  
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尚書大傳云歲事  
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  
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  
案上老庶老既以課讀而兼課耕則左塾右塾必以里  
塾而附里社若夫周禮所言之州學亦附於社當夫  
與此同至於鄉校黨庠附於鄉社更可知矣夫  
后稷既祀於社周禮封人云掌設王之社壇鄭注云不  
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賈疏云舉社則稷

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據此則則靈星亦祀於社可  
知周禮黨正云春秋祭亦如之鄭注云禁謂雩祭水  
靈星為雩祭水旱與此注所言正合靈星  
本與后稷合食則其位與社稷相並明矣賢士大夫既  
祀於社後漢書孔融傳云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  
序云古之所謂鄉先  
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則先聖先師亦祀於社可知家塾  
之中尙得祀先聖先師則古者未建國學之時祀先聖  
先師於社未為不可況社稷之神尊與先聖先師相埒  
則並祀正是故社稷壇之門當名靈星而鄉學之門不  
當名靈星特以鄉學附於社稷壇地相近而名似難辨  
耳迨宋以後學校徧於天下不復附於社稷壇矣乃有  
司營建但知用鄉學之制度遂以靈星名學校之門而

通集七

星求恕齋

社稷壇之門轉無有以靈星名者雖社學之語猶存而  
靈星之祀竟莫或舉也古所云久假不歸者其此之謂  
歟  
重修泰州尊經閣記代斬水郭雨三都轉作  
春秋左氏傳云言以考典典以志經爾雅釋言訓典為  
經與傳義正合禮記文王世子云典書者詔之書在上  
庠說文解典字云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  
解丌字云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解界字云約在閣上  
也徐氏繫傳云典尙書所謂大訓在東序司馬遷所謂  
金匱石室之書閣所以承物由是言之典字本取義於



尊經故頒書籍於學宮者卽典書上庠之舊制儲書籍於尊經閣者卽薦典閣上之成規當倉史造字之時特加冊於丁上足證初有書契早已建閣珍藏然則周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倚相所讀典墳邱索之籍諒無不皮諸高閣以示尊崇此後世石渠天祿所由錫書閣以嘉名而尊經閣徧設於泮宮又推廣秘閣之書於學校蓋良法美意其所從來者遠矣泰州之尊經閣創自前明嘉靖丁亥其後崇禎丙子拓地重建 國朝康熙己丑乾隆戊申兩次興修咸豐癸丑余由詹事府贊善外轉准揚兵備道兼權兩淮鹽運使司督課於泰州

通集七

巽求恕齋

學官以尊經閣漸圯來告因檢閱州志有明代贊善錢君受益所撰尊經閣記知其時兵備淮揚者爲鄭君二陽實分俸以助重建今茲宦轍幸步後塵於是首倡捐廉董率興作經始於乙卯季夏至孟冬而落成官紳士庶僉議立碑以誌其事凡出費用力者旣勒姓氏於石復請余爲作記文余謂尊經閣之設乃 朝廷所以嘉惠士林俾寒畯無書者得借觀而肄業故江都史官保未第之年常登尊經閣讀書及策名禮部褒然居首座主儀徵阮文達公因 睿廟垂詢舉此事以對其後位隆九列清德益彰而弼教明刑最加意於宗法服

制其政績根乎經術亦如文達之相業本於學經此海內共傳爲美談而非僅揚州一郡之盛事矣泰州爲揚郡大邑讀書應試者頗多其經學淵源亦夙有端緒宋代胡安定先生振興儒術在濂洛未起之前其教授蘇湖立經義治事齋講尋實用京師太學取其法以定課程由是受詔爲國子師天下知所矜式此崇尚實學以尊經者也明時王心齋先生爲陽明高弟陽明論學宗旨謂六經之實理具於吾心心齋親受其傳故能身體力行確有自得遠近慕其道者莫不信從執技之人亦殷然願學此躬行實踐以尊經者也我 朝陳泗源先生

通集七

巽求恕齋

生深於算術而春秋內外傳探討尤勤荷 聖祖特達之知預纂修於館閣其釋經主於屬詞比事據實測虛而筆削之精微昭然若揭此實事求是以尊經者也然則泰州之人士有志於經術者亦奉三先生爲模範而已是故安定之里居分隸如阜而泰州立書院者仍享祀焉心齋之戶籍遠繫安豐而泰州述鄉賢者咸樂道焉泗源之數學得自宣城而泰州溯師承者必首及焉後進諸生能學安定之尊經則敦實學而不騁游詞能學心齋之尊經則務實踐而不流空寂能學泗源之尊經則重實事而不涉浮華未遇者以尊經勵一己



進修當法史官保之誠篤既仕者以尊經導眾人趨嚮  
當慕阮文達之恢宏將見經學昌明人材蔚起庶幾收  
尊經實效而不徒博尊經虛名上以副 國家培植之  
仁下以行桑梓留貽之澤此固使者所深望於多士而  
亦此邦耆宿所宜訓迪其後輩者也爰從所請爲作記  
文既美其樂事勸功且藉以申勉勗之意云爾

### 鹽鐵論跋

漢桓寬著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皆輯賢良文學諸人  
與御史大夫桑宏羊及丞相史御史爭辨之語宏羊等  
貪嗜貨財而其流毒最深者則在於推廣賣官之路賢

通集七

吳球怨齋

良文學闡明經術而其爲功尤鉅者則在於挽回鬻爵  
之風觀於輕重篇載御史之言曰買官贖罪損有餘補  
不足以齊黎民貧富篇載大夫之言曰陶朱公以貨殖  
尊於當世孝養篇載丞相史之言曰蓋聞士之居世也  
衣服足以勝身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  
治官此皆言推廣賣官之說也本議篇載文學之言曰  
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  
風也排困市井坊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  
乎刺復篇載文學之言曰富者買爵賤官免刑除罪公  
用彌多而爲者徇私除狹篇載賢良之言曰今吏道壅

而不選富者以財買官咸出補吏弱者猶使羊將狼也  
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故人  
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此皆挽回鬻爵之說也蓋  
行賣官鬻爵之法者始於秦始皇而盛於漢武帝建賣  
官鬻爵之議者昉於東郭咸陽孔僅而成於宏羊史記  
平準書云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  
桑宏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黃鹽孔僅南陽  
大冶皆致產累千金宏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  
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據此則三人始進皆以  
鹽鐵之貨可知又云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  
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  
多賈人矣此昉於咸陽與僅之證又云桑宏羊爲大農  
丞筭諸會計事始令吏得人穀補官又云宏羊爲治粟  
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宏羊又請令吏得人  
粟補官此成於宏羊之證宏羊持鹽鐵之柄較諸咸陽  
與僅歲月尤深其議繕算權酷也禍被於當日而其議  
賣官鬻爵也禍被於異時蓋前此入粟納貨者或寵之  
虛名或實諸散秩其弊猶未甚也至於假以要職授以  
重權俾得混雜於清流者則武帝之擢用三人實爲作  
俑而宏羊之變本加厲又三人中之罪魁後世之倡議

通集七

吳球怨齋



捐輸者無非竊取宏羊之故習其爲士習人心之害何可勝言較諸商鞅之刻薄寡恩且當加等讀史者但責其牢籠鹽鐵之利奪商賈之奇贏無乃捨其大而問其細耶况乎鹽鐵論中述宏羊飾非拒諫之語往往附會經傳以掩其奸邪甚至與賢良文學爲難遂敢於妄譏孔孟蓋其始不過膏梁子弟微倖得官而又涉獵詩書以自掩貲郎出身之跡迨寵利旣得遂乃肆無忌憚援引其黨類以排擠儒林甘爲名教之罪人雖獲咎於聖賢而不顧此宏羊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萬死不足贖也當武帝之世卜式請烹宏羊雖式本以輸財助費起

通集七

聖求恕齋

家未免以燕伐燕之誦然其持議甚正未可以人廢言及昭帝初年賢良文學共議鹽鐵大抵皆引李斯之事以刺宏羊誠以賣官鬻爵之舉乃斯佐秦時所行宏羊激其頹波罪實與斯相埒苟宏羊與斯易地而處則焚書坑儒之惡未必不更甚於斯使漢室公卿能採賢良文學之策請誅宏羊以謝天下籍其家貲以代賣官鬻爵之財而丞相史御史之阿意苟合者亦加禁錮則繼此者孰敢獻賣官鬻爵之計哉乃丞相車千秋旣括囊不言容身保位大將軍霍光復不學無術暗於大體仍以宏羊結鹽鐵之權馴致宏羊自負興利之功怨光抑

其子弟遂陰附上官桀共爲叛逆之謀變將起於蕭牆然後治以國典固已晚矣左傳述孔子之言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孟子之告梁惠王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是可知賣官鬻爵之事不息則人心之陷溺於利者益深履霜堅冰其來有漸桑孔之邪說卽亂臣賊子之萌其無父無君禍不減於楊墨故能言距桑孔者功不在距楊墨之下真不愧爲聖人之徒也然則鹽鐵論所述諸儒如茂陵唐生魯萬生九江祝生中山劉子雍者洵可謂通經致用足以爲斯道之干城矣彼曲學阿世枉道求合者讀桓氏之書尙其知所愧哉

通集七

聖求恕齋

通義堂文集卷七



通義堂文集卷八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真子飛霜鏡銘詞跋尾

右真子飛霜鏡銘詞凡四十字內有同心人心相親二句案同心人之詞始見於周易而同心人之注莫備於虞翻同人彖辭云同人于野亨虞注云旁通師卦巽為同乾為人此同人之義繫上第八章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虞注云二人謂夫婦師震為夫巽為婦坎為心此同心人之義雜卦傳云同人親也

通集八

一求恕齋

虞注云夫婦同心故親也此同心人心相親之義同人彖傳云同人曰同人于野亨虞注云此孔子所以明嫌表微所謂二人同心故不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故言人耳據此則同人之象取諸夫婦在聖人本有深意存於其間而同心之語由夫婦而起者其來最久而其理亦最精也同人六二爻辭云同人于宗吝許叔重云言同姓相取吝道也見五經異義鄭康成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二說雖殊而以同人為夫婦之卦則彼此相合可為虞氏之證邨風谷風序云刺夫婦失道也其首章云龜勉同心毛傳云思與君子同心也蓋夫婦不

同心者必至於失道詩人之旨可與易義相發明也自王韓之注盛行後之人習焉不察沿其流而罕溯其源故詩之言同心者咸知目為夫婦而易之言同心者反或視為泛詞於是同人二字但目為朋友而斷金如蘭之喻亦皆以朋友當之臆說興而古義廢矣此鏡真子飛霜四字乃晉以後之體而銘詞云同心人心相親者則融會易義而成其說全出於虞氏真不為流俗所囿者也蓋此鏡本用於嘉禮故同心相親實指夫婦之道而上下文亦多吉慶之言其云陰陽各為配日月恒相會者即婚義所謂日之於月陰之於陽相須而後成也

通集八

一求恕齋

其云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者即秦風所謂溫其如玉齊風所謂尚之以瓊瑩也其云照心照膽保千春者即邨風所謂君子偕老也其云鳳凰鏡南風情者即左傳所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也然則作此銘者不特文采可觀抑且深於經術矣岑君仲陶錄新獲此鏡拓其銘詞屬為考訂因舉虞氏易同心之注加以申釋而復之焉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跋

右漢巴郡太守樊敏碑立於建安十年其文字之異同假借隸釋辨之甚詳而時地事跡尚有未核今按此碑



原石已佚隸釋作於南宋初年言其在黎州輿地碑目作於南宋末年言其在雅州黎雅本屬接壤或係由黎移雅亦未可知二州在建安時並屬漢嘉郡漢嘉郡本由蜀郡分出岷山汶江在蜀郡境內禹生石紐之邑亦在蜀郡境內實古華陽梁州之域碑言或集于梁攀南西置嶺近聖魚飲汶茄沓隸釋汶作汝乃傳寫之訛蓋汶與岷古字通用汶江發源於岷山沓水發源於箕尾山據山海經所言岷山與箕尾山首尾實相聯貫汶江與沓水亦相去不遠皆漢嘉郡望秩之山川則敏為漢嘉郡人可知此其地之可考者也碑云大將軍辟光和之末隸釋末作中傳

通集八

三求恕齋

寫之誤金石錄正作夫京師擾攘雄狐綏綏冠履同囊隸釋引金石錄亦作末投核長驅畢志枕丘以後漢書考之靈帝時為大將軍者惟竇武何進二人竇武之拜大將軍在靈帝登極之年下距光和之末十有六載是歲九月武為宦官所害其府中掾屬亦皆廢黜與此碑所言迥不相合若何進之拜大將軍則在光和七年三月是歲二月黃巾賊起十二月因黃巾蕩平改元中平所謂京師擾攘雄狐綏綏固刺中官而亦兼斥寇盜然則辟敏之大將軍為何進無疑其受辟在是歲三月以後其告歸在是歲十一月以前皆在未改中平元年之先故特繫諸光和之末

耳碑又云復辟司徒道隔不往今按獻帝永漢元年九月董卓擅權至次年正月山東州郡即起兵討卓所謂道隔不往必在此數月中是歲九月至十一月黃琬為司徒至十二月則楊彪為司徒辟敏之司徒蓋非琬即彪矣此其時之可考者也碑又云米巫弒瘡續蠢青羌姦狡並起陷附者眾君執一心賴無浮恥金石錄以米巫為張魯今本魯作角誤何氏焯校本云此謂張魯爾錄亦作魯今考隸釋云惟張角不曾犯蜀其所引金石是其明證隸釋以米巫為張脩與張魯又以陷附姦狡為淪於馬相之偽命而青羌則皆未言及今按張魯與張脩雖皆五斗米道然張魯未嘗叛逆而張脩則以中

通集八

四求恕齋

平元年七月反於巴郡所謂米巫弒瘡當是指張脩而非指張魯矣若夫馬相之作亂靈帝紀但言寇巴郡據劉焉傳則綿竹雒縣蜀郡健為並被其害眾以萬數碑言陷附者眾蓋以此也隸釋但考靈帝紀而未考劉焉傳故所述尙未備耳至於青羌即青衣羌之省文續漢書郡國志云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水經云青衣水出青衣縣西注云縣故有青衣羌國也據此則青衣羌之部落本在漢嘉境界而敏又係漢嘉郡人碑言續蠢青羌其為青衣羌之蠢動明矣靈帝紀不載此事西南夷傳及西羌傳於羌夷之在蜀漢者記載甚略是碑所



言足補其闕此其事跡之可考者也是碑之著錄自金石錄始而所釋太略未載全文然據其所言他漢碑類多刊缺而此碑獨首尾完好則所見實係完本至隸釋雖載全文而銘詞已有缺字顧亭林未見原刻本故金石文字記止載重刻本其所考釋亦止在文字之通假而於時地事跡概從其略顧南原曾見原刻本故收入隸辨並採邱常程勤李一本諸人之跋惜乎所考尙略且未與隸釋校勘異同其本今亦不傳自是以後不獨原刻本不見於著錄即重刻本金石家亦罕有得之者此本亦頗有模糊缺佚之處第十九行缺德彌二字第二十一行缺盛息懷書四

通集八

五求怨齋

字其餘模糊者百餘字然隸釋所缺銘詞中數字此本尙隱約可辨如演元垂下所缺係像字岳瀆下所缺係位字遐年上所缺係壽字皆可據此以補其缺第十四行其辭曰格此本有更名石生四字與上下文義不屬疑後人所增又如欲救民上所缺似是望字魂神下所缺似是往字亦可存以備考第十七行釋缺一字此本亦有隸釋傳寫脫誤可據此本以正之亦模糊難辨且有隸釋傳寫脫誤可據此本以正之者碑云刊石勒銘隸釋脫石字銘詞云是此本實就原金精火佐隸釋火誤作大餘詳上文石拓出與南原所見者相埒而非亭林所見重刻之本所可擬也亭林云昔為韓魏者析之異今按隸釋皆作之異未免少疏此本仍作晉與隸釋正合即此一近人收藏

金石最富者莫若王蘭泉錢竹汀兩先生而金石萃編潛研堂金石跋尾並未列是碑之名則此本海內所希有而劇可寶貴者矣

魏疑禪寺造三級浮圖記跋

此記云趙居士名融字祖和元氏人也遠祖口漢司徒公征東將軍都督內外諸軍事冀州刺史趙郡公按前漢及蜀漢為司徒者並無趙氏後漢時趙氏為司徒者前有趙戒後漢書質帝紀云本初元年後漢書獻帝紀云初平三年六月丙子前將軍趙謙為司徒與平元年十月以衛尉趙溫為司徒皆未嘗兼征東將軍三國志馬超傳云父騰為征西將軍初平中拜

通集八

六求怨齋

征東將軍按初平以前史傳無言征東將軍者疑即始於是時趙戒為司徒在初平以前趙謙趙溫為司徒雖在初平以後然溫傳不言曾官將軍謙傳但言行車騎將軍轉為前將軍亦不言曾官征東將軍亦未嘗兼冀州刺史後漢書靈帝紀云中平五年改刺史新前趙謙趙溫為司徒按中平在初平之後初平與平之時冀州雖有刺史然續漢書百官志云每州刺史一人斷無以三公兼攝之理且是時有趙國而無趙郡秦郡郡高帝改名有列侯而無郡公續漢書百官志為漢賓在三公上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據此則衛公宋公以外更無公爵之封矣至於都督內外諸軍內外即中外之謂蜀漢時姜維曾膺此任維傳云延熙十六年維率數萬中外軍事後漢時尚無此官志云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



矣按魏黃初二年即蜀漢章武二年事在姜維以前然與蜀漢無涉且亦在東漢之後然則所謂漢者斷非前漢後漢蜀漢之漢矣若夫晉時十六國之

北漢其官有司徒晉書劉元海載記云劉聰為大司徒有公爵有征東將軍晉書王彌傳云元海進彌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晉書劉曜傳云元海進彌

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晉書劉曜傳云元海進彌其郡有趙郡晉書地理志有趙郡趙郡無趙郡然

考惠帝紀云永嘉二年九月石勒寇趙郡劉聰載記云石勒載記云進攻趙郡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與此碑所

述符合十六國之貴臣其閱閱亦為北朝所重魏書王

王猛孫也厚待之是其明證此碑所謂漢者似可指通集八

七求怨齋

北漢而言然北漢貴臣趙姓者僅有趙染官止於前鋒

大都督安南大將軍晉書劉聰載記云聰遣劉曜等寇

加染前鋒大都督與此碑官名迥殊不必牽合姑存此說

以備考可耳惟是都督中外諸軍事權任最隆歷朝皆

視為重寄通典云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後

魏一代不過數人蓋必親貴如元儀威力如爾朱榮始

居此位魏書太祖紀云皇始二年五月甲寅以東平公

齊獻武王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按元象二年

詞之故自來司徒等官或可濫邀而此職不容輕授通鑑

百八十六云契丹主因令為燕王遷官翰林承旨張礪

事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

諸軍事而行之胡注云執謂契丹主起於塞北而不知

中國之體哉趙某既受此非常之大任以史法言之即其人

生平無所表見亦當附見於簡編乃晉書載記於北漢

時都督中外者自劉曜以外可考者惟劉粲劉驥二人

劉聰載記云封其子粲為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

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又云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

驥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又按劉曜載記云以劉

岳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在曜改漢為趙之後故不

數而無趙某之名豈史氏之疏歟晉書載記於十六國

位而不抑趙氏子孫增飾其先世之爵位據元和姓纂

載者通集八

相世系表後漢時有大鴻臚趙融而造此塔者復名趙融亦未免疏於考古而作記者沿其



其以討擊副使兼領長史不過六年有餘今考淮南屬郡居邊界之衝者壽州為最要而泗州次之屬郡有司任防禦之責者刺史為最尊而長史次之維時壽州刺史為張建封舊書建封傳曰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乘建封遂薦建封以代崔昭牧壽陽李希烈稱兵云云案以德宗紀考之希烈之滅崇義係建封二年八月事其僭王肆逆係建封三年十二月事建封二年八月事其封之代崔昭當在二年三年之間而田君守泗州之域乃其近鄰泗州刺史為張萬福舊書萬福傳曰德宗馳至滑口發進奉船改泗州刺史在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據通鑑發進奉船係建封二年六月事德宗幸奉天係建封四年十月事萬福由濠州改泗州當在此二三年之內而田君居長史之官乃其上佐及田君既卒萬福猶為刺史萬福傳又云為杜亞所忌徵拜

通集八

九求忍齋

右金吾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髦卿乃如是健耶杜亞傳云貞元五年以戶部侍郎實餽為淮南節度代亞案亞以昏髦誣萬福無異實參以風疾誣吳濙德宗察參之誣既不久而遂參則其察亞之誣必不久而代亞是萬福之至京師至早亦當在四年若三年前固未離泗州也建封尚在泗州封傳又云貞元四年以建封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營田觀察使是三年前尚未遷矣蓋終始相依而同功一體者也誌云懷百勝之謀有七擒之略夫人誌云公久主強兵屢清淮海誠以李希烈阻兵犯順諸道震驚惟淮南閩境獲保無虞泗上一州不聞有警雖曰賴建封之堅守顯折其狂謀倚萬福之威名潛消其逆焰而究之泗州與壽州為唇齒必泗州協力斯壽州能策勳長史實刺史之股肱必長史得人斯刺史能

舉職然則田君與二張信所謂和衷共濟而相與有成矣顧二張之名為人所稱述而田君之名獨無所表見者則以建封齒將七十節制封疆萬福壽至九旬典司宿衛而田君位不越乎列校年甫踰乎服官故二張所樹立者益宏田君所設施者未竟耳誌云方將匡讚台階剋隆元老積善無徵奄然辭位夫人誌云功高望重日冀遷榮上天不仁屈公以短歷洵致惜於齋志以歿而慨乎其言之也向令天假之年得展其用吾知建封之諫宮市萬福之救陽城不能專美於前而誌所云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漢有汲黯當朝為之正色者豈

通集八

十求忍齋

不足以善風采於天下哉乃史官因其班列未高不為製傳並不附其名於建封萬福傳中使非二誌復出則田君戰勝攻取之績持危定難之才後世何從識之此以知修史者當以博考碑版為先而托不朽於金石者諒非無益也夫

顧侯墓誌銘跋

右顧侯墓誌銘題云大明故太子太傅鎮遠侯諡榮靖顧公墓誌銘楊一清撰郭勛書陳鏗篆案侯諱仕隆江都人贈夏國公成之來孫明史彙附見于成傳後今以誌所述者與傳校之雖大略相同而其互異者亦有數



事焉誌言成生統統生興祖興祖生玘玘生溥溥生仕  
隆如其言則溥乃興祖之孫溥以前襲侯者其父玘也  
傳言興祖卒孫涑嗣卒無子從弟溥嗣如其言則溥乃  
興祖之從孫溥以前襲侯者其從兄涑也案公侯伯之  
襲爵者世系皆載於誥券其昭穆不容少紊職官志一  
云凡爵皆  
給誥券襲封則微溥與仕隆之子寔三世皆曉  
其誥券嚴其宗支文藝焉有持狀以乞人誌墓而數典忘祖之理乎然則  
顧氏之世系當以誌為正矣誌言仕隆以宏治甲子襲  
侯甲子乃宏治十七年仕隆既以是年襲爵則其父溥  
必以是年病卒可知傳言溥以宏治十八年卒子仕隆

通集八

十一求恕齋

嗣則又謂溥卒在乙丑矣案楊一清與溥及仕隆兩世  
交誼頗篤誌云子宏治間獲通還往於襄恪公後溥之  
又獲交於公所謂襄恪公者即溥也溥之  
卒仕隆之襲其事在於何時一清未有不知豈至為仕  
隆作誌遂顛倒其歲月乎然則溥卒之年亦當以誌為  
正矣誌言辛巳今上御極重湖南為龍潛之地乃命公  
鎮守湖廣今上者謂世宗也辛巳者正德十六年也武  
宗以十六年三月崩世宗以四月入繼大統次年壬午  
始改元嘉靖仕隆之移鎮湖廣當在辛巳三月以後乃  
傳言仕隆嘉靖初移鎮湖廣尋召還加太子太傅論奉  
迎防守功也則又謂移鎮在壬午矣案世宗以辛巳四

月至京師即位遣使迎興獻后於安陸其年九月興獻  
后至京師據本紀后如傳及楊廷和傳興獻  
后即興獻王如世宗本生母也安陸本湖  
廣總兵統轄之地所謂奉迎防守即指此事而言是仕  
隆以辛巳調鎮湖廣傳中已有明徵若壬午始至湖廣  
則奉迎防守何所指耶然則仕隆移鎮之年尤當以誌  
為正矣誌言辛未逆賊劉七等劫掠江防勢甚猖獗武  
廟勅公討之公統士卒扼其吭賊不敢奔突始大窘狼  
山之捷實賴之傳不載此事蓋以其時統兵者乃陸完  
仇鉞等仕隆但司防堵不與戰事故也然劉七等轉掠  
數省守將皆不能禦而淮安當南北衝途以仕隆鎮其

通集八

十一求恕齋

地獲免於殘破亦不得謂為無功當時變倖擅權仕隆  
獨不肯附傳云武宗南巡江彬橫甚惟仕隆不  
為屈誌亦載其事但不明言江彬耳遂抑而  
而不賞後之作傳者復從而削之使非得此誌則其功  
不遂溥哉誌言正德間三奉命持節詣藩府行冊封禮  
有所餽遺皆卻不受改鎮湖廣准之軍民立石以識去  
思提督三千營申明紀律一新教練之規既寢疾謂其  
子寔曰殯歛喪葬無求備慎勿作佛事皆足以見仕隆  
之賢而傳略之誌言兼領紅盔將軍復領圍宿禁兵帶  
劍侍衛掌府前衛事兵志二云公侯伯駙馬等官管府  
軍前衛帶刀官者一管神樞營紅  
盔將軍內宮側屋有火命公董役修治費省而工速完



賜白金綵幣據本紀及諸王傳四禁中清甯大婚禮成

賜賚尤厚據本紀及后紀傳世宗立孝甲申上恭穆獻

皇帝冊寶遺公告祭宗廟賜白金綵幣如初獻皇帝即

宗本生父也據本紀及諸王又累賜恭穆獻皇帝宸翰

傳四上冊寶在甲申三月御製敬箴洪範序文獻通考諸書藝文志云世宗敬一

者從省文也皆足以見明待仕隆之厚而傳亦略之傳

但言管神機營左哨而誌又言督神機營牧放馬匹職

志五云五軍神機各設中軍左右哨左右掖每營俱選

管哨不言為督非也兵志六云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

設草場於畿甸放牧是督神機營者必兼司牧馬之事

通集八

三求恕齋

事調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京城門鑰職官志五云中

軍後軍每府左右都督正一品案五軍府都督品位雖

同而中府為五府之首班次在右府之前故仕隆由掌

右軍調掌中軍也傳但言掌中軍不言掌右軍非也

職官志四云五都督府分掌南京衛所城門之管鑰中

府專掌之案南京之門鑰既掌于南京中府則北京之

門鑰亦必掌于北京中府矣志雖未有明文然據此誌

證之其制傳但言仕隆父溥加太子太保而誌又言仕

隆高祖統曾祖興祖祖俱贈太子太保世爵之贈官

或書或不書非也傳但言仕隆卒贈太傅諡榮靖而誌

又言上輟視朝一日賜御祭十五壇命有司營葬域據

居正傳國公兼師傅者諭祭止九壇仕隆以侯爵而賜

祭至十五壇之多故誌與輟朝營葬皆稱為殊典傳不

非也此皆史藁所未及而當據此志以補之者也若夫

誌言仕隆始祖成進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職官

云公侯伯封號四等佐太祖定天下者曰開國輔運推

誠從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難推誠餘曰奉天翊運推誠

曰奉天翊衛推誠案成從高皇帝定天下而封號不言

靖內難而封號不言靖難者以洪武時也成助文皇帝

本佐建文伐燕非助成祖起事也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職官志一云凡武官其勳十有二正一品左右而傳

亦不書者蓋功臣之封號勳階職官志已著其一定之

例故列傳中不必人人紀之也此則史家省繁就簡之

法不得據此誌以議其漏矣至於傳言仕隆請開通惠

河時不能用及後開之人果稱便而誌不書疑仕隆初

無此議因其督漕著績故時人歸美之而修史者據傳

通集八

十四求恕齋

聞以增之也河渠志四載請開通惠河者獨無仕隆名

一清言宜斷行之明年六月河成若仕隆曾有此議則

河成之時仕隆甫卒而一清正當國作誌即在是年何

肯不載傳言錦衣千戶王邦奇怨大學士楊廷和兵部

尚書彭澤上疏言哈密失策事由兩人仕隆言廷和功

在社稷邦奇小人假邊事惑聖聽傷國體有詔切責移

病解營務而誌亦不書案廷和等見訐之時世宗怒不

可測仕隆以武臣而能力白其誣傳云事下五府九卿

科道之前而仕隆掌中府又居四府之前是此疏雖出

于公議而首署名者則為仕隆故特被切責也然獄亦

因是得解較諸漢辛慶忌之救朱雲唐張萬福之救陽

城實為無愧其生平可傳之事莫大于此乃一清作誌



絕不言及者蓋廷和因議禮忤旨朝士右之者世宗皆  
目爲朋黨故一清雖明知此事之當書而卒不敢書後  
之論世者當諒其不得已之苦心也仕隆以上獻皇帝  
冊寶受金幣之賜與一清以主追尊本生復召入閣彼  
此相同仕隆以救廷和等見責而解營務與一清以乞  
宥議禮諸臣爲張璠桂萼所排而罷歸亦彼此相同然  
則仕隆與一清於大禮之議雖不能匡正于始而尙能  
調劑於終以視郭勛之附璠萼而陷善良其賢不肖迥  
別矣誌言仕隆配蔡氏淳安大長公主駙馬都尉震之  
女子寘娶林氏德清大長公主駙馬都尉岳之女案公

通集八

五求怨齋

主傳淳安公主下嫁蔡震德清公主下嫁林岳與誌正  
合明制皇姑曰大長公主皇姊妹曰長公主皇女曰公  
主見公主淳安公主英宗之女憲宗之姊妹孝宗之姑  
也天順時當稱公主成化時當稱長公主至宏治時則  
當稱大長公主矣德清公主憲宗之女孝宗之姊妹武  
宗世宗之姑也成化時當稱公主宏治時當稱長公主  
至正德嘉靖時則當稱大長公主矣乃公主傳俱不紀  
其大長之號則失之於疏矣公主傳書加號長公主者  
惟仁祖女太原公主曹國  
公主書加號大長公主者惟太祖女汝陽寧國懷慶大  
名南康永嘉含山寶慶八公主及穆宗女瑞安公主而  
已其餘皆不言加號誌言女二長在室次適母后戚太  
蓋其缺略者多矣

子太保玉田伯蔣公輪次子華爲顯陵奉祀案顯陵者  
興獻帝之陵也母后戚者興獻后之戚也后妃傳云慈  
孝太后蔣氏世宗母也父敦大興人追封玉田伯據此  
則世宗卽位數已前歿故封輪爲伯疑輪乃興獻后之  
兄若弟而世宗之舅氏也仕隆之長子寘娶德清大長  
公主之女蓋世宗之表姊妹  
也其次女適蔣輪之子華必世宗之表兄弟也輪爲世  
宗之舅史蓋雖無明文然就戚里行輩推之似當如此  
史蓋之例后妃之家人皆列於外戚傳而蔣氏父子獨  
不與焉張原傳云嘉靖初劫外戚玉田伯蔣輪家人擅  
作威福是輪之爲外戚史蓋已明言之矣何外  
戚傳無未免自亂其例矣或謂世宗追尊本生非禮之  
其名耶興獻后列于后妃傳者非也蔣敦大興不列于本紀則  
者是也案蔣氏父子皆封伯爵而加宮銜史蓋卽不附

通集八

五求怨齋

諸亦戚亦當另爲立傳今乃削其名誌列楊一清官階  
而不列則乘筆者不得辭其過矣志列楊一清官階  
與史蓋悉合散階四有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  
夫性授特進光祿大夫傳但言特進不言光祿大夫者  
從省文也誌稱知制誥經筵官而傳不言者以其爲內  
閣例兼也郭勛陳鏞之官階與史蓋亦合勛事見其始祖  
之職也郭勛陳鏞之官階與史蓋亦合勛事見其始祖  
志傳後惟鏞之提督三千營鏞傳及兵志一但  
言鏞曾提督團營勛之侍  
經筵及太保兼太子太傅勛傳不言保傅銜以何時加爲史  
蓋所未載耳據勛傳其兼領後府在嘉靖十年此誌作  
嘉靖七年已稱後軍都督掌府事蓋傳  
誤也至于誌稱榮祿大夫傳不一清巴陵人而誌稱石  
言者亦以其爲散階故省文也清石涼類纂  
涼文志四別集類載一清石涼類纂  
四十五卷蓋一清每自稱石涼也勛濠人而誌稱  
鳳陽濠雖屬鳳陽然敘里  
居者要當稱濠馬是鏞巴人而誌稱西蜀巴固蜀  
地然四



川州縣甚多豈可但稱西蜀皆隨意所書非例之正也傳言一清詩

文效李東陽今觀此誌敘事簡淨措詞雅飭頗有茶陵

之風在正嘉時先推作手且生平持正不阿優於經濟

可稱社稷之臣其為仕隆作誌銘洵足以傳信於後

持鴻臚少卿王君道中所著狀請子銘案題名碑錄正

德甲戌科三甲進士王道中直隸撫甯縣人霍翰傳云

順天府丞即其人也若篆蓋之鏤雖無所表見亦尚不

為人所指摘總傳云總州兵朵顏入寇禦卻之嘉所

惜者書丹之助乃世爵中之敗類諸嗣侯無撓朝權者

惟助扶恩寵未免於薰蕕同器為可憾耳助傳云首輔

肆為姦慝請事發罷營務助遂傾一清逐之無何仍總

之因其昧請事發罷營務助遂傾一清逐之無何仍總

五軍營案一清罷相在嘉靖已丑秋助罷營務當在已

丑春夏撰誌書丹皆在據雍正揚州府志及嘉慶揚州

府志皆言明諭葬夏國公顧成墓在江都東南三里官

河岸明陸深玉堂漫筆云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

遠侯顧公王之賜葬也雍正府志云考明初功臣並無

顧王其人而漫筆所載玉事功生卒又皆與顧成無異

則謂為顧王者誤嘉慶府志云嘉慶江都志云乾隆乙

前志以夏為夏夏字諸書未見嘉慶江都志云乾隆乙

已墓圯誌石出土嘉慶甘泉志云舊志作夏國

教授蘭從善撰銘嘉慶府志云蘭從善磁州人洪熙元

十三年葬則從善之任地名從善從善州人洪熙元

教授非始於洪熙時矣地名從善從善州人洪熙元

州城南筑離灣祖塋之原與志書正相符合雍正府志

後裔道光戊戌仕隆墓圯誌石何完好石方二尺七寸

十九字正書惟第上距乾隆乙巳已五十年有三年矣志

書不載此誌並不載仕隆墓而其文實於掌故有關因

詳為攻核以備續郡邑志者之採擇焉

胡文恪公手書洛神賦拓本跋代

仁和胡文恪公以乾隆辛巳登上第入詞林與先曾祖

中議公同年同館道光己丑良駒倖成進士接武玉堂

座主家宰朱文定公總憲李芝齡先生皆文恪公門下

士有私淑之淵源其時同為京朝官者如海豐吳子

苾方伯韓城王固始吳紅生觀察其先世皆

與中議公同譜通家世好交誼益敦惟文恪公後人未

獲接晤咸豐壬子轉運兩淮文恪公之曾孫珠泉貳尹

適稽鹽艘於龍江因公至揚以文恪公手書洛神賦拓

本屬題此賦書於乾隆丙戌而刻於乾隆辛亥其時公

督學江蘇每於試事既竣擇其尤者延入署中待以盛

饌出此賦拓本人贈一軸而告之曰今日為文酒之會

非試諸君吾為國求賢所至必遴選真才諸君當不

負吾意也故曾邀賞拔者莫不爭自淬厲以學行顯於

當時揚郡得此賦者十人自文定公以外如史望之宮

保徐竹初中翰仲柘泉大令史壽莊宋濯蓮兩學博焦

通集八

大求恕齋







制司而揚州止兼管內安撫今按宋史趙范傳云嘉定  
十七年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推東安撫使又云嘉定  
三年起知揚州者仍兼安撫使進東安撫使兼知揚州是嘉  
定間知揚州者仍兼安撫使進東安撫使兼知揚州是嘉  
撫諸場守矣至紹定端平以後則制置使宜撫使定以  
揚州為治所例皆兼知揚州養新錄卷八云開禧用兵  
幾并江准置一制置使治建康嘉定十二年以後始有  
准東制置使揚州後治揚州趙葵紹定六年除淮東制  
置使知揚州端平元年而後名加大字者新府志所載  
移司泗州三年治揚州  
有趙葵與史傳及舊志不符未足為據嘉慶揚州府志  
景定元年兩淮宣撫使判揚州今按宋史理宗紀是  
年五月戊辰朔詔趙葵依舊少保兩淮宣撫使判揚州  
趙葵傳云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皆但言宣  
撫使而無大字府志事略門引蔡傳亦無大字秩官門  
之起復秘閣修撰主官兩淮安撫制置司公事兼知揚  
通集八

州據續通鑑宋理宗紀是年六月李璿侵淮安主管制  
而即改命庭芝擊敗之戊辰至乙未相距止二十七日  
宣撫使任為日無幾其時亦不聞有修城之事至於端  
平間葵官制置使時雖有重修城壕之事然據文選樓  
鈔本廣陵續志所載高定子記文但稱為制置而不稱  
大使但言新修大城及堡寨與城夾城而不言拓其可  
據者惟買似道李庭芝二人似道之守揚初授制置大  
使宋史理宗紀云信祐十年三月庚寅以買似道為繼  
授安撫大使復授宣撫大使續通鑑宋理宗紀寶祐五  
年二月戊午以買似道為  
兩淮安撫大使寶祐六年十一月壬戌其修廣陵堡城  
以買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大使  
始於寶祐二年七月成於三年正月宋史理宗紀云寶  
祐三年二月己卯  
復廣陵堡城買似道以圖來上今按庶齋老學叢談卷  
下云揚州寶祐城買似道秋壑開闢日築始於二年七月十

五日誌載似道之奏所送年正月二十日告成文選樓鈔本寶祐惟揚  
書乃奏到故改名堡城為寶祐城道申省狀云照得此  
城高深廣袤無異一郡舊名堡城其城之西門名曰平  
不當用既廢之名今名寶祐城  
山惟揚志云為城門樓四南揭寶祐城西門濠外復築  
圍城包平山堂於內且作外濠以環之惟揚志載似道  
里零二百八十一步濠則東南一角接連夾城更復深  
廣外三面新鑿濠為丈一千五百一十一尺又自摘星樓  
以西築堡圍包平山舊基計一百五十三丈一尺所謂圍城  
重壘外濠一重濠之計一百五十三丈一尺所謂圍城  
者與月城相似而實不同蓋月城在城門之內用為內  
防圍城在城門之外用為外護前此揚郡大城夾城之  
外皆有圍城廣陵續志云今州城端平初趙公葵增障  
濬墮東西門為月城二南北門為圍城二  
通集八

高祐中李公曾伯包砌南門圍城一座築運河東岸圍  
城一座邱公岳增置南門外新圍城東城門上護瑞樓共  
三座又云夾城李公端伯又築圍城今按端平信祐皆  
在寶祐之前州城一名大城當時揚郡有大城夾城堡  
城謂之三城據此志所言大城夾城而堡城之外築圍城  
城前此皆有圍城惟堡城未有耳而堡城之外築圍城  
以包平山堂則始於似道宋史理宗紀云寶祐三  
年十二月丙寅使胡義將先  
鋒駐平山堂何三城機便戊午全張蓋奏樂於平山堂  
布置築圍四年正月丁酉翼日賊自平山堂揮騎下山  
城中放燈張樂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於平山  
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於平  
塵蓬勃平山遂為齷屋下頓之所賈公道來制全淮  
城寶祐是似道未築寶祐城之前平山堂本在城外也  
似道所築圍城不止一所惟揚志云今州城買似道  
西園子門五所開浚東門圍城至破橋西一帶濠河東  
又云寶祐城為望樓四以規烽燧圍城六以謹外濠而  
平山堂之圍城最為形勢要害之區惟揚志云寶祐城  
西北之衝橫屬平



山為廣陵第一形勢又載家坤翁寶祐城紀事詩云拒關有橋拒橋有圍又云中過其流兩壩對峙以護之東西相倚又云咸日平山猶隨其外公曰佛哉此關風氣因山為圍元如壇壝可容萬人乘陣敵愾今按寶祐城之南門與夾城相連無須復設圍城其餘三門皆設圍城以護關橋加以東西護壩之兩圍城及平山堂之圍城正合六圍城之數而平山堂之圍城是時似道以最要故詩中於諸圍城之外特敘其事耳

同知樞密院事為兩淮制置大使宋史辛輔表云寶祐二年六月甲寅買似道除銀青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兩淮制置使而幕府僚屬皆以大使稱之誠以帥府所重者在大使之權不在樞密之職也惟揚志云大使賈公似道鎮淮之五年密賈公盡護全淮家坤翁寶祐城此輒大使府之文既紀事詩云大使賈公分關六關與似道官階相合而出土之地復與平山堂相近正宋

通集八

至求恕齋

時圍城之舊基惟揚志載陳彬四城與浚錄有舊城輒圍之語則指為似道築城時所造固有徵矣庭芝之守揚初則權知揚州繼則主管兩淮安撫制置司公事兼知揚州繼則為兩淮安撫制置副使知揚州宋史理宗紀云開慶元年正月戊辰以李庭芝權知揚州景定元年五月乙未詔李庭芝起復秘閣修撰主管兩淮安撫制置司公事兼知揚州景定二年四月丙申李庭芝為修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兩淮安撫制置使後又為兩淮制置大使其議立城以駐武銳軍在咸淳二年十一月為制置使之時其築大城以包平山堂在咸淳五年正月為制置大使之時宋史度宗紀云咸淳二年十一月辛丑兩淮制置使李庭芝立城屯駐武銳一軍以工役費用及圖來上詔獎勞之續通鑑宋度宗紀云咸淳五年正月丁未以李庭芝

為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始平山堂職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築大城包之募作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今按招募武銳軍至二萬餘人未必一時俱集蓋軍名之創立城之議在二年之冬而城工之興軍人之集則在五年之春首尾凡二年有餘廣陵圍經分繫諸二年五年是也嘉慶揚州府志並繫自咸淳二年前距寶祐三年僅十有一年自咸淳五年上距寶祐三年亦止十有三年平山堂之圍城新築未久而遽議重築者實由似道既築圍城之後又為敵人所毀蓋此十數年間元兵深入兩淮者惟寶祐六年冬月之役其時通泰連海所在被兵似道上章引咎則圍城修毀必因此際之游軍突騎可知宋史理宗紀云寶祐六年十月戊子大元兵攻通泰州續通鑑理宗紀云寶祐六年十一月蒙古將李壇破海州連水軍

通集八

至求恕齋

賈似道上章引至次年春初似道即移闕京湖四川未嘗詔以功自贖續通鑑宋理宗紀云開慶元年正月丁卯賈似道及修復道以樞密使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故庭芝就圍城舊址拓為大城仍包平山堂於中猶是今日獲輒之地而其版築又適在新遷大似之年則謂大使府輒為庭芝築城時所造亦有據矣是故論築城之年月則似道先於庭芝論立城之規模則庭芝本於似道况繕完城郭之事本似道所最嫻續通鑑宋理宗紀景定四年載元廉希憲對世祖之言曰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構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而圍城進據平山尤為固圍之長策惟揚志載似道揚為東淮根本堡城占維揚形勝全跨高阜旁接平山斯實我之所必爭者也憑高臨下勢順用便脫有緩急



不難運掉嘉慶揚州府志城池門載宋理宗敕買似道築寶祐城詔曰包平山而瞰雷塘可以廣營屯便牧圍矣其設施措置亦甚得宜庶齋老學叢談卷下云是役罰必信無異日元人乘席捲之威連營圍逼而庭芝憑敢謹謹城百戰固守經年雖其幹略素優亦賴前此築堡平山之得勢則考造輒之府主者自當首及似道次及庭芝然而公論在人咸存直道大抵喜引為庭芝之軼事而不樂言似道之遺踪誠以似道疏防管鑰失圍城於全盛之時庭芝效命封疆捍孤城於至危之日一則為誤國之姦佞一則為殉國之忠貞清濁相懸故重輕迥別也然則尙論史傳以證此輒之文足知士大夫行己立

通集八

三五求恕齋

身不容不慎豈非鑒古者所當資為法戒也哉

焦山塔塼跋尾

右焦山塔塼其文云遷江浙等處行中書省事周通奉捨創焦山塔塼凡十九字案塼文不書年月亦不書周通奉之名據至順鎮江志及焦山志所引永樂鎮江志皆云元大德二年江浙僉省周文英所造而至順志所言較永樂志為詳今以二志參互考之永樂志但言興造之役而未言建立之由至順志則云渡江阻風不能濟遂許建塔于寺有頃風止果得渡江此詳言未有塔前之事也永樂志但言創制之歲而未言告成之年至

順志則云是歲乃捐已資建塔及九年而後成此詳言方有塔時之事也永樂志但言形勢之不宜而未言徵應之立驗至順志則云塔成之後寺事擾攘青囊之術其信然歟此詳言既有塔後之事也永樂志為明丁禮所撰至順志為元俞希魯所撰二人各負盛名其著作並為當時所重今至順志尙有傳本而永樂志竟無完書其體例異同似難臆決然以此條觀之至順志雖似稍繁而始末悉備永樂志未免太略而事跡不全是丁氏之學識本遜於俞氏即一端可以見全體矣盧雅雨修志之時焦山尙無書藏至順志未經寓目故僅舉他

通集八

三五求恕齋

書所引永樂志以證建塔之人而不復能道其詳也然則修志乘者於前人之紀載固不可輕有所刪而欲證古跡之源流者又豈可採新書而遺舊典哉

蘇米合題硯銘跋

右蘇米合題硯銘拓本元章題云溫潤無聲堅貞賦望其質如玉其瑩如砥謙邪汗白君子所矢穿金貫石研窮靡已熙甯丁巳襄陽米芾珍藏共四十二字坡公題云月夕風晨展角浪動星文黑蠟飛騰於墨海蒼龍噴礴乎元雲倏歛之頃沐日浴月非精神之英異烏能發吾靈氣之氤氳宜乎邁往凌雲之士恆藉攻錯于此君



元祐六年辛未夏五東坡居士題其七十五字此硯今為定遠凌曉南觀察所得詳加審定謂筆法境地既真年月蹤蹟亦符其跋云以其年月考之則東坡與襄陽此題字與所書金剛經筆法正同米則先從率更入手者則字乃亦時晚而變境耳蘇之肥米之瀝面目造作稍解事者能之此其論允矣乃猶謙不自信而屬毓崧題二段獨存本來其論允矣乃猶謙不自信而屬毓崧為之證明爰檢核羣書作蘇米往還蹤跡考一篇更就題硯之語反復推求知元章題硯之時年二十七元章皇祐三年辛卯至熙寧十年在改官長沙據之後二年元章年丁巳首尾二十七年在改官長沙據之後二年元章活溪五言絕句後題云求便養得長沙據熙寧八年十月望經活溪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貞集卷四云考元章生於皇祐辛卯至是纔二十五歲筆力縱其時或仍動已有頗平原風格故知小技亦由天授也其時或仍

通集八

求恕齋

在長沙或移任他處蔡肇米元章墓誌云授合光尉七國王文公於金陵公以詩贊見摘取佳句書之便面今按七遷之中除長沙據外可考者惟官杭州在元豐未為揚州從事在元祐初其餘四遷無考熙寧十年丁巳之次年即係元豐元年戊午元豐紀號首尾八年介甫皆在金陵蔡誌所言攜佳句書便面或即元章之事然未審彼時元章移任何所其前一年是否仍在長沙俟考是歲坡公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坡公生於景祐三年丙子與元章官轍分途越十四年坡公年五十六元章年四十一坡公在杭州任被召為翰林學士承旨三月離杭州過吳江常州四月上旬內外過潤州是時元章去雍邱任所歸潤州寓居坡公過潤相晤元章出城追餞知在四月將離潤時與元章書有昨日遠煩追餞冒熱還城之語知在上旬內外者以十九日發奏之地推之說詳下文

其請坡公題硯必在此時坡公將離潤時與元章書云攀和山研奇甚便當割新得之好為割筆也呵呵今按坡公集中白去杭之後至入都之前未作一詩與此書所言正合元章所寶藏研山有二其一中間鑿為研形兼有山硯之稱所言割為潤筆意者即因元章請題此硯故另索山坡公以是月十九日在塗中發乞郡奏狀文集係五月十九日五當作四蓋五月十九日坡公已入院九日非在塗之時矣其奏云臣已第三次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今檢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狀只存二首第一首係將去杭時所發第二首係已到揚時所發第三首係離揚之時當在月半前後再上推離潤至上旬內外五月初一日奏狀至京初四日得旨兼侍讀初八日至白杭州入見文集中謝兼侍讀表二首皆兼侍讀者今按續通鑑長編紀奏到在五月丁丑兼侍讀讀在庚辰入見在甲申庚辰既是在五月初四日則知丁

通集八

求恕齋

丑係初一日甲十一日入院據集中謝宣召入院表申係初八日也十一日入院兩首皆言今月十一日二十九日受告命已於今月二十九日赴閣門祇受告命訖今按元祐時以七月十六日為坡公於硯銘後記以坤成節係宣仁太皇太后生辰坡公於硯銘後記以夏五似當在入院以後稍暇之時惟未知在中旬在下旬耳元章餞送坡公後仍在潤州此硯既為其珍藏之物坡公但須記其廣長尺寸必不攜往京師坡公泊舟元章書云承示太宗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且馳翰埃少愈也今按元章生平不肯輕以書畫玩好示人其肯送字帖於舟中實因敬服坡公之故然坡公尚後即遣人送還未嘗久留也字帖如此銘硯可知蓋題銘成後郵寄潤州元章即以坡公手書勒石此可懸揣得之而信其曲折之不爽者也顧其間亦有可



疑者一事宋人最重避諱雖舊諱嫌名猶必致謹元章  
銘中貞字係仁宗嫌名宋時改諱州為惠州係避本字  
昌為保昌坡公銘中恆字係真宗廟諱朱初避宣祖諱  
後又避真宗元字係聖祖廟諱續通鑑長編大中祥符  
命上卿保生天尊降於延恩殿自言吾人皇九人中一  
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下  
降德治下方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矣問十月已上  
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天帝王  
申詔聖祖名上曰元下曰明不得斥犯今按宋時避聖  
祖諱改元武為真武元武縣為中江縣明山縣曰確山  
縣明池縣皆例應缺筆而未缺蘇題不滿八十字米題  
曰營山縣皆例應缺筆而未缺蘇題不滿八十字米題  
不滿五十字不應失於檢點且坡公嚴於避家諱祖名  
或以引代序必不疏於避廟諱况其論貢舉奏申言  
通集八  
元求恕齋

舉子犯真宗舊名集中論貢舉合行事件奏云臣近領  
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第又有犯  
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錄而陛下親發德音以  
謂此人犯祖宗諱不可不降等已而又犯犯倍豈得  
祖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首欣服豈得  
自犯真宗廟諱為館伴時預防遼使犯仁宗嫌名程文  
云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詩文  
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問其名思以奇  
困其上一字於是偏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於坡公唯  
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始  
風雅頌天生對也蓋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其歡悌坡  
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唯弟邦鄰為外臣此  
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閣而舌兩朝兄弟邦鄰為外臣此  
因仁祖之廟諱也豈得自犯聖祖廟諱則不能指為涉  
筆之偶疏矣然因此三字未經缺筆遂斷此硯為贗鼎

則又不然題銘果出後人依托既能知蘇米往還蹤跡  
豈有不知宋時廟諱當避之理如謂蘇米原題之硯此  
三字缺筆而仿造者忘缺則更不然既知仿造必骨董  
家能手此等處無不留心豈肯如斯率意然則此三字  
末筆何自而來是必前此好收藏而不解事者見此三  
字末筆皆缺疑係當日漏刻為之補刊遂使蘇米所題  
真本翻疑贗本然而古器題銘字之不當缺而缺者可  
定其非真程史卷十三云余在中都燕李奉甯坐上前  
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容又有憶誦灑水燕談中有是名  
者取而閱之銘文歲月皆指合長是漫起周視沼中字  
皆歷歷可數因得其所疑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  
字在本朝為昭諱沼中書正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  
通集八  
元求恕齋

闕其旁點為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  
前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為贗  
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熟於用而忘益之  
且沼深不可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又何疑焉  
眾猶爭取視見宅字皆當缺而不缺者未可定其為贗  
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當缺而不缺者未可定其為贗  
譬諸杖本方竹規而漆之為圓竹杖珊瑚鈞詩話云李  
詩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  
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  
泉本半月盤而開之為滿月泉西溪叢話卷上云李紳  
塔池開半月泉此泉隱於巖下雖月圓池中只見其半  
最為佳處紹興初愚禿法聰遂鑿開巖易名為滿月泉  
甚可雖昭質有虧而原自美又如夏璜有考隨珠有類  
而不害其為希世之珍評此硯者蓋作如是觀乎質諸  
觀察以為何如



王氏船山叢書校勘記自序

衡陽王氏船山叢書其目錄可考者七十五種稿本訪

得者六十一種湘鄉爵相及介弟爵帥捐俸授梓自癸

亥冬至丙寅夏刻成五十三種此四年中延致諸同人

或校稿本或校寫本或校刻本亦在局中專司覆

校稿本合計已刻未刻各書除未經覆校者六種廣義

相宗緒索夕堂八代詩選餘五十五種皆檢其所引原

書所用故實為之校勘就中似誤非誤者固不當增改

刪移西書經緯疏卷二解黑水云以黑水在肅州而雍之

脫亦無庸疏通解釋若夫舊刻本有臆改之誤疏卷一

通集八

三求怨齋

云廣雅謂之牛莖牛莖牛莖之轉也據廣雅兩莖字皆  
莖字之訛莖音遲音遲一聲之轉閱者知莖有誤音不  
知有遲音疑其與音遲不近遂臆改為莖耳詩廣傳卷  
三云文饒無犬戎之餌則吉閱之機不發據史鑑文饒  
乃李德裕之字吉閱即李逢吉李宗閱德裕官兵部尚  
書時杜稔與宗閱為隱語目為犬戎欲餌以御史大夫  
之職杜稔乃大戎之訛至於唐時吐蕃雖有犬戎之稱  
然維州渠帥自願來降並非贊普以此餌唐且使果指  
爭維州之事亦不當捨牛僧孺而言達吉新抄本有傳  
宗閱此必閱者疑大字為誤臆改為犬耳  
寫之誤春秋家說卷三上云童子之手搏黍莫與批之  
搏黍猶記言手弓傳言手劍此兼用稟百金取搏黍及  
葛伯要奪童子黍肉也宋論卷七云七年而始降未征  
又云以不相侵于未征之降未與未皆木字之訛王氏  
木征乃西羌唐酋長熙甯七年降於王韶者也  
原本有檢閱之誤春秋禘疏卷上云貫范甯注音古亂  
范皆無音切范甯注當作穀梁釋文公羊注當作公  
羊釋文此因注疏與釋文合刻檢閱時誤採書名也亦

有記憶之誤周易外傳卷六云楊億披緇而辱逮於死

陸子靜楊誠齋王伯安之為言也誠齋乃慈湖之誤詩

廣傳卷三云劉裕終廣固之役建業雖甫旋兵而孫恩

已潰孫恩乃盧循之誤讀四書大全說卷四云况仇士良

雪斷臂道安乃慧可之誤讀通鑑論卷四云况仇士良

之以家奴而門生天子乎仇士良乃楊復恭之誤卷二

乃巨川之誤卷末云李存勖三垂岡之歎存勖乃克用

之誤讀齋文集卷三讀陳書書後云魯悉達之言違於

乃蕭摩訶之誤元武乃朱雀之誤初擬悉仍其舊而臚

列於校勘記中同人有謂詞義顯然不必存疑者於是

通集八

三求怨齋

前此新化鄒叔績漢勛校刻叢書於經書裨疏五種多  
所點竄就中能訂抄本之訛者固宜擇善而從周易裨  
引史記龜筮傳校本改筮為策詩經裨疏卷二引集傳  
云姚崇遣使捕蝗夜中投火火邊掘坑校本改投為設  
惟原稿間有引證頗疏而鄒改較密者下解鏤字云孔  
氏六兩之說為得其中然又不知其所本鄒刻雖補苴  
改末句為蓋本於尚書大傳一鏤六兩之文也雖補苴  
罅漏不為無功然斷鶴續鳧究非廬山真面春秋裨疏  
次于滑云蓋今大名之滑縣紀在魯東南鄉刻改為滑  
亭在睢州西北紀在魯東北固屬有據然下文云帥師  
以西次於曹鄭之國又云鄭之東鄉紀也亦不北運于  
滑下條解紀鄭云紀國在齊魯東南今日照安東之問  
是王氏之意固以紀為在齊魯東南今日照安東之問  
固以滑為大名滑縣不以為在齊魯東南今日照安東之問  
之東鄉紀也二句改曹鄭之間為宋鄭之間改齊魯東  
南為齊東魯北日照安東為壽光臨淄雖考訂較密然



非王氏且有既經增改轉不及原本者春秋神疏卷上  
 之虛乃伊尹所耕之地在河漢之間漢為陽平縣今東  
 昌之莘縣是鄭刻於漢上增在今陳留東北衛殺公子  
 及之地十三字意謂莘墟在陳留其說雖非無本然晉  
 文登有莘之墟自當相近故王氏以爲在東昌莘縣即  
 爲衛地則莘墟之在濮州莘墟在曹縣者  
 公論雖異亦可存參若鄭邑陳留則距城濮太遙於時  
 地不合如謂城濮亦係鄭地則與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曹衛之間但拘宛春於衛並未進兵救宋子玉自由宋  
 進兵會前此救衛之師以逼晉及楚有另改他說與原  
 師既敗然後晉師臨鄭盟于衡雍耳  
 本迥異者四書神疏長府爲泉府鄭刻改爲借王者  
 錢法也詳神疏似有設爲問答之說一似原本自難自  
 此者萬無改理有設爲問答之說一似原本自難自  
 解者書經神疏卷四上言金滕一篇可疑者十三今爲  
 通集八

多召疑今就疑者之辭有別立一說反指原本爲或說  
 而爲之申釋如古方取諸儒之說屢入原本者周易神疏解堅多心爲多刺  
 者詩經神疏取厲取錫爾介圭兩條四書神疏有  
 取諸儒之說屢入原本者周易神疏解堅多心爲多刺  
 孔傳爲偽暗用古文尚書疏證詩經神疏謂紀即紀堂  
 即棠暗用經義述聞又言太原即今固原州暗用日知  
 錄春秋神疏引水經注謂之舉洲改洲爲口暗用戴氏  
 校本四書神疏引水經注謂之舉洲改洲爲口暗用戴氏  
 義皆原本所無鄒刻所增就中亭林潛邱與王氏同時  
 然未終相見未必曾見其書即使果見其書亦斷不肯  
 取有改從近時地名爲原本所不應有者春秋神疏卷  
 山也在今河陰縣鄭刻改河陰爲滎澤下文兩河陰亦  
 改滎澤今按放山本在河陰縣境乾隆二十九年裁併之歲  
 陰併入滎澤王氏卒於康熙三十一年下距裁併之歲  
 七十二安得豫知其事此與書傳托名孔安國所作  
 而中何昭帝時凡此之類定從原稿不參以鄒氏之言  
 金城郡名何異

鄒氏夙稱積學之士而著述不傳與鄒氏厚善者能就  
 五種神疏中錄其自抒已見之說選擇付刊仍遺其名  
 於鄒氏亦復可憐所校勘記亦不逐條聲明以省繁冗  
 謂離之則雙美也至於王氏原稿最精者確鑿不磨足以接武昔賢爲來  
 者先路之導鄒氏顯鶴船山著述目錄附議云諸家所  
 庫總日於春秋神疏曾及之以余而卷帙既廣利鈍互  
 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  
 陳間有敘述參差由於考訂未確李鄴侯居相位時陸  
 鑑論卷二十四言鄒侯不薦宣公又言宣公不進言蓋  
 未核其年月也神氏爲將者放之從子世衡從孫諱  
 諱從曾孫師道師中皆在放後自放以前未嘗爲將宋  
 論卷三言放世爲邊將起家闕闕蓋未核其家世也  
 注解率易由於意見有偏檀弓之申詳即孟子之申詳  
 章句以爲子張門人樂記之子夏自來皆謂退老西河  
 壽齡百歲禮記章句謂文侯所師之子夏必非聖門之  
 通集八

下子以字同此撰述繁富者之常情無須深訝更有不  
 而流傳失之張孚敬之議大禮妄擬於  
 滿於前人然實爲明人而發歐陽文忠光時亨之沮遷  
 都竊附於李忠定王氏不滿於文忠爲不孚乎公論而  
 乎敬發也不滿於忠定爲時亨發也不孚乎公論而  
 非其定論所存蓋齋詩集五十自定稿有爲晉衛諸子  
 壽光夕堂承日緒論內編亦言關壯繆征南庫燈遊漢  
 兩條知書中於神勇有疑詞者皆未定之論也書經神  
 疏卷二云熙豐間王安石倡爲回河之邪說而始終力  
 主順河自流之議者惟蘇氏兄弟也雖閩諸賢遷蜀黨  
 之怒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讀通鑑論云無罪可加而  
 蘇軾以文詞取禍宋論卷八云蘇子瞻海外初還欣然  
 就道夫固有不可忍於君臣之際者知其有不可恃而  
 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據此三條知書中於東  
 坡多毀詞者皆此特一時感慨於衷借論古以發抒獨  
 見而立言之大指未嘗強天下以必從猶賦詩者斷章



取義說易者無事達古故不自諱其矛盾之詞以明未  
嘗執一以通鑑論卷末敘論云甯為無定之言不敢執  
其獨見是在閱者尚論作者之世心知其意而弗泥於  
寓言凡別有寄托者置之不議斯則善體昔人之志而  
不為昔人所愚此校勘記中所不能包括者也故舉其  
大略以質世之讀是書者

刻王氏船山叢書凡例

一鄧氏顯鶴船山著述目錄注有目未見書者若干

種今訪得付刻者四種 永應賞錄蓮峯志 待刻者二

種夕堂八代詩 莊子通微餘集 異四書詳解近

種選四唐詩選待訪者八種 思錄釋呂覽釋淮南子

注憶得買薇稿 目錄未載今訪得待刻者四種 夕堂

廣稿舊齋詩選賸齋文 目錄已載未刊今訪得付刻者

二十三種 錄愚鼓歌薑齋文集五十五自定稿六十自

定稿七十自定稿柳岸吟落花詩遺興詩和梅花百

詠洞庭秋詩雁字詩傲體詩鼓棹初集鼓棹二集瀟

湘入景詞南嶽漫記夕 待刻者一種 相宗待訪者六

堂示日緒論內編外編 待刻者一種 船山制義目

種龍山經義龍舟會雜劇夕堂示日八代文選義目

錄已載已刊今補刻者十八種 周易內傳周易大

異附協韻詩書經傳疏尚書引義詩經疏春秋家說

四書釋疏四書考異詩傳博議 待刻者一種 訓義目錄

已載另刊今補刻者八種 問錄侯解老子衍莊子解

楚詞 合共叢書全目七十五種 另有夕堂戲墨一種  
通釋 卷二道與詩卷三和梅花百詠卷四洞庭秋詩卷五  
雁字詩卷六傲體詩卷七瀟湘怨詞卷八思鼓歌卷  
九雜贊銘今從鄧氏目錄愚鼓歌單行歸雜贊銘於  
文集瀟湘怨於詞集餘六種於詩集不復另標夕堂  
戲墨之名

一各書卷數凡 四庫著錄者均以提要及簡明目錄

為主 周易傳疏刻本二卷抄本三卷詩經神疏 未著

錄者或從舊抄本 四書神疏刻本一卷或從新刻本 春秋

舊刻本二卷 鄧氏目錄內於原有專名者或加以總

名如薑齋詩集 卷一五自定稿卷二六自定稿

落花詩卷六道與詩卷七和梅花百詠卷五

八洞庭秋詩卷九雁字詩卷十傲體詩 薑齋詩餘

卷一鼓棹初集卷二鼓棹 薑齋詩話 卷一詩譯原附

二集卷三瀟湘入景詞 薑齋詩話 卷一詩譯原附

編卷三南嶽漫記 薑齋外集 卷一船山制義卷二

永日緒論外編卷 皆各編卷第今仍標專名以從其

朔附注總名卷數於下以備參稽

一各書間有缺卷缺篇或稿本未全 永應賞錄二十六

鄭列傳有或傳寫逸去 鄧氏目錄薑齋文集十卷

目無書 或傳寫逸去 鄧氏目錄薑齋文集十卷

二十五首卷二傳二首行狀二首墓志銘四首連珠

首卷三序五首書後二首跋一首卷四跋一首尺牘

十卷卷五九昭卷六九礪卷七賦五首卷八賦三首

卷九像贊一首雜物贊十六首銘十一首卷十家世

節錄八則其目錄後附識言文集皆奇零不成部帙

者逸去行狀一首尺牘一首今存其卷第篇數而注明所



缺於下若夫缺葉不知何題七十自訂稿五古內缺  
興第二首後半不全以下未雖知其題而不知何語  
知仍有幾首抑或另有他題四書訓義卷二十四孟子梁  
惠王下篇明堂章缺一葉以及缺行不知何句缺  
句不知何字則或留空葉或留空格待覓足本查補  
惟各書自序或有或無其為書成未序抑或有序而  
逸均不可知須俟續訪春秋家說自序 四庫提要  
曾引之舊刻本逸去今據

各書有補遺者或原稿在正文之外今則因篇幅相  
連接續為一鼓棹初集二集或別本列正文之內今  
則因剞劂已竟別錄為編續通鑑論卷四漢宣帝時  
一條卷七後漢明帝時一

通集八

三求恕齋

條卷八順帝時一條靈帝時一條舊刻至於續採詩  
本無舊抄本有今錄此四條於補遺連珠七首記一首像贊一首  
文編為薑齋詩文賸稿探得較早補列於薑齋文集  
各卷此外續採之文編為薑齋詩賸稿未得各稿仍俟續  
廣稿續採之詩編為薑齋詩賸稿

一書中錯簡有明證者無妨移正讀通鑑論舊校本據  
確當無明證者未可更張詩餘不編年而分體初集  
可從免後難若夫各書議論往往彼此出入其申明互見  
者固可以觀詳略周易外傳卷六云詳見稗疏讀四  
書大全說卷七云愚於尚書引義未申明互見者亦可以察異同各經稗疏內  
詳矣均照原文不加改易即各篇語句似復而指歸各殊

既非衍文今亦不加剞劂讀通鑑論卷七東漢明帝  
內西漢宣帝時元康之世一條大略相同然各有所指似重非重當並存互考  
一羣經稗疏五種前此所刻係鄒氏漢勛所校增刪改  
易非復本真就中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四種 四庫

著錄四書一種雖未著錄而原稿猶存今據 閣本  
及舊抄本為主書經稗疏卷一堯典各條次第 閣  
本九族條列中星條後日月星辰條

本可校今從 閣本其抄本傳寫脫誤鄒刻補正至  
當不易者從之此外托諸家藏改本及舊刊本者均

不可憑春秋釋經條下引杜注穎川召陵縣有陸  
亭鄉刻本縣下有南字其校語云漢勛案家  
藏改本及舊刊本皆有南字獨 四庫本無之蓋采  
進者傳寫之失又漢條下言漢為衛地鄒刻本改作

通集八

三求恕齋

陳地其校語云漢勛案此刻悉從先生末年改本改  
此條與 閣本絕異先生五種稗疏有原抄本與舊  
刊本 閣本略同別有改本即就原本改之於眉上  
行間向未脫藏故當時采進及後刊行皆依原本今  
輒改本特善於原本故一依之今按五種稗疏惟周  
易四書有舊刊本其餘均無鄒氏謂春秋稗疏有舊  
刊本殊未可信則所謂家藏改本可以類推蓋因今  
點竄太多每與提要不合故為是說以掩其迹耳今  
仍從原本鄒刻全條刪去者今皆據原本補刊外傳

卷六云經文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詳見  
稗疏鄒刻刪去此條則外傳之語為無着矣  
一舊抄本可正刻本之誤者固屬當從其中刻本是而  
抄本非者不必據傳寫之訛改校定之確讀通鑑論  
則與馬超相疑矣抄本超作騰卷十三慕容翰之追  
慕容孰抄本孰作鹿卷二十一有罪可討而蔡確亦  
以歌詠論刑抄本蔡確作章信卷二十五穆宗憂而  
謀於郭劍劍曰俟之抄本兩劍字皆作暖均當以刻



本為至於他書轉引是者從之五十自定稿詠史六  
是字依沉湘舊集改守此指僕固非者置之六十  
懷恩請以二百騎追縛安守忠也  
沉湘者舊集改章此詩自注言堯於泰和屬吉  
安文水正近也兩可者注之沉湘者舊集與蓋齋  
較章水尤近也兩可者注之詩集異者大都可並  
存侯考衡山縣志引蓋齋文集南嶽賦觀天台巔  
誤巔透滑莓苔滑誤骨巔即智巔立天台止觀法者  
遷即希遷禪家所謂石頭路滑權其得失重輕無所  
者此類訛字頗多不復附注

偏主

一書中徵引羣書得一本可據者即不須改老子衍博  
日微既有作博之本不須改博莊子解恐別有所出  
木中有火既有作木之本不須改水恐別有所出  
者即不須刪輯詩經考異引韓詩猶有芙蓉作黃自來  
通集八

通集八

通集八

此輯韓詩者不未引者概不必增四書考異引說文  
妨增此條也異字本未完備如  
弓部焉字下未引既引者亦不必去履引子貢詩傳  
論語焉善射之類少豈能悉行刪去沿襲俗刻  
申公詩說二書皆明人偽撰然自來偽書  
甚多叢書中徵引禮記章句間傳注相傳本注當  
者不必改從舊本禮記章句間傳注相傳本注當  
矣繫括大意者不必改從全文凡引書不用云字曰  
等字多期於各適其宜無庸執一  
一各書稿本字體除說文廣義專論字學點畫多從古  
體此外大都以通行者為準舊刻間有參用說文字  
體為例不純蓋由校者好奇改易原本四書訓義夾  
恐本作悉又言然當作然知正文作悉然者皆非  
原本此外雜雜互見陶匄雜出之類尤不一而足

今茲所刻無取效尤至若字雖見於佛書義實本於

倉雅說文通義卷一云淫本訓浸淫也一日久雨為

語雖著於梵論訓亦根於儒書說文廣義卷一云所

處所字又轉為語助辭與能相對能能己之用也

不必異書中偶涉其文無妨仍存其舊禮記內則章

今考厚訓初孕其字載於玉篇注言見釋典依說文

見玉篇與孕字同然字形究與尾肉相遠即或字書

所未載亦不徑改原文明代宗室之名不見字書者

等字皆宗室之名且互見他書斷非有誤禮記月令

章句堇土為牛堇字亦不見於字書明崇禎時有史

錫等入傳中足證久有此字惟太僻恐訛者姑留

空格蓬峯志卷二錯落礙垂嚴字疑

一舊刻本抄本為前明避改者如洛作雒光宗

或作從嘉宗及莊烈校作按或作較嘉宗檢作檢或

作簡莊烈瀛作羸桂恭柳作桓永明今照影宋本諸

書及重刻宋本李氏周易集解李鼎祚係唐人周易

避太宗諱治作理避高宗諱亭作通避肅宗諱錄缺

缺未筆以避翼祖宣祖諱明朱睦朱子四書注纂疏

之例朱子四書注中匡作正避太祖諱貞作正避仁

本趙順孫四書纂疏所載集注猶存朱子之真宋

其原文若夫舊刻本不避改而舊抄本間有避改者



如基作琪或作基宣宗鈞作均或作鈞神宗常作嘗

光宗及桂恭此等字在明啟禎時刻書避改者甚少

王諱上一字不諱至啟禎間由字始缺半筆故

明代舊制以前刻書遇先朝諱下一字亦不甚避故

即照舊刻本付刊迨訪得舊抄本時已將刻竣不復

追改王氏家諱亦不復紛更王氏父名朝聘兩叔一

朝字取義於朝廷非取義於朝夕書中朝廷之朝不

輕改而朝夕之朝或改晨或改旦或改晨於義無取

必是後人所更非其廟諱御

手定今一律改正新刻本遇御

名及至聖諱等字例應敬避敬缺者一一謹循功令

其無庸忌諱之字欽遵高宗純皇帝聖諭

存不刪

通集八

望求恕齋

一各書之中有文法與折者審其句讀則指趣自明四

訓義卷十陳司敗章云乃今觀之君子亦黨乎心有

所偏護不恤理而唯所好之是阿何也阿字絕句何

也二字非誤非衍有語勢奇險者識其指歸則氣脉自

順讀通鑑論卷十六云故天子之令不行於郡刺史

三不字似有誤而實不誤其上行於天子之令行

於郡而郡亂州牧刺史之令行於縣而縣亂郡守之

令行於民而民亂下文云上侵焉而下移於是牧刺

不能治守不能治令抑不能治民合觀之語正

貫均不率加改易以免紛歧推之反切有殊音當核

字書以求其是也四書考異云故當作未子蕭切辛果

誤莊子解卷十一云有晦目之志與瞬旬聲律有

同黃絹切搖目也以唐韻考之緒乃絢與瞬者昔人

別調當廣詞譜以會其通凡詞調大同小異者昔人

載不能包括無遺鼓棹等集內期於傳信傳疑不輕

更其一字

一書中年分地理姓名諡法事跡訓詁有敘述詳而不

必求備者春秋世論卷三云楚之兵鄭者五晉之兵

兵犯宋蔡也十一凡鄭之奔命於戎事者二十有九

據上文自魯成公六年鄭成公立至魯襄公十一年

會于蕭魚合計共得此數然以經傳考之成十年鄭

圍許十四年鄭伐許十五年鄭侵楚十七年鄭侵晉

襄十年鄭侵衛伐魯此有證佐多而不必求全者春秋

六次用兵皆未數及有證佐多而不必求全者春秋

稗疏卷上云地之以向名者不一其下文歷舉輒縣

之向扶溝之向長葛之向惟宣四年伐莒取向之向

為承縣之向有沿舊說而未暇考核者讀四書大全

未曾言及有沿舊說而未暇考核者讀四書大全

馮原齋所考子路此問在輒立十二年之後今考衛

出公之立通集八望求恕齋

衛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在魯有抒己見而未經引

哀公十年首尾相距僅得九年有抒己見而未經引

申者禮記章句卷十二云豚小豕大今按此句若在

衍文蓋其四書釋疏內謂豚與豕義有記載殊異而

種類各別豕能大而豚不能大也有記載殊異而

難於遽定者承歷實錄馬吉翔傳云古翔念詔獄且

東軍以錦衣衛印授其黨康口口使得逞今據南

釋使五藩實錄等書彼時掌錦衣衛印者乃張鳴鳳

至安隆時始有傳抄脫佚而難於輕補者承歷實錄

為康永甯始有傳抄脫佚而難於輕補者承歷實錄

云詔贈太傅諡口口今考允錫之諡明史今此所刊

及南輿釋史作文忠五藩實錄作忠肅今此所刊

槩不增易原文庶免失其初意問有記憶偶誤檢閱

偶差者欲改之則與本意不符竟置之又慮閱者滋

議故刻本於此類仍存其舊而別著於校勘記焉



西漢兩大儒董子賈子經術孰優論

西漢承暴秦之餘習公卿多刀筆吏皆以簿書錢穀爲事而不知大體卽所謂學士大夫如兒寬公孫宏者亦不過緣飾爲進身之具曲學阿世以自保其身家求其沉潛經術學貫天人上足以匡君下足以拯世卓然自立不愧爲一代之大儒者吾得二人焉一爲洛陽賈誼一爲廣川董仲舒賈子上治安策述易之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書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所著新書引伸詩義如騶虞靈臺之類皆周秦舊說保傅容經諸篇亦與大戴禮相表裏董子與韓嬰說易于上前每有問難天

通集八

聖求恕齋

人三策多根據于尚書其所著玉杯繁露亦援引雅詩以証郊禮是二子之學于諸經固多所發明而其學之最精者尤在于春秋賈子學春秋于張蒼傳左氏之學張蒼學于荀卿荀卿學于子夏董子學春秋于胡毋子都傳公羊之學胡毋子都學于公羊壽壽之祖高亦學于子夏是二子之經術所學本同而淵源于聖門亦相符合其微有不同者特董子之經術優于體賈子之經術優于用耳何則董子潛心力學目不窺園當伏處之時已爲儒者之所宗及其出事武帝以帝王之道格其多欲之心觀其論桓文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

伯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當其利盛行之時而能爲此語豈淺學者所可幾吾故曰董子優于體也賈子天才卓犖識力過人弱冠登朝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當文帝勵精圖治之時慷慨陳書思欲致君子堯舜其所言九事皆當時急務而優禮大臣豫教太子尤萬世不易之論雖請削諸王之奏當時未能盡從而武帝之時主父偃卒用其策以安漢室吾故曰賈子優于用也或曰董子之言事多以災異爲詞又傳會于刑法至爲其徒所陷似不若賈子之爲優矣不知春秋備書災異本欲警戒人君董子以是爲言正名儒納誨

通集八

聖求恕齋

之道卽所謂引春秋以折獄者亦先儒相傳之舊法蓋春秋本褒貶之書也董子所以見陷者以平津侯之姤嫉呂步舒之愚昧故耳豈得以咎董子乎或曰賈子欲係單于之頸論者多以爲疏且其言事往往失之過激似不若董子之爲優矣不知三表五餌多春秋時已試之謀且敵愾同仇正春秋復讐之義安可以爲縱橫之術乎若夫直言極諫固賢臣之憂盛危明而盡忠于國也文帝雖能優容而沮于絳灌不能大用卒致遠棄長沙識者方以爲惜而庸妄之流反責賈子爲過不亦誤哉况乎董子相江都而進規則易王抑其暴相膠西而



進諫則于王損其驕優于體者未嘗不具夫用賈子痛  
刑法之積則以禮義爲先傷風俗之偷則以廉恥爲重  
優于用者未嘗不具夫體蓋二子者深于經術故明體  
達用之道全也西漢之儒惟劉子政差足相與伯仲較  
固毛公之屬有其體而無其用杜欽谷永之徒有其用  
而無其體已非二子之匹至于楊雄投閣劉歆附莽則  
愈不足數矣乃至經術既衰後儒高言心性反謂二子  
未聞于道不知西漢之初經術未昌使非賈子開之于  
前董子振之于後則異端之道何以闢孔子之道何以  
明哉然則二子之學固未可輕爲軒輊而妄加譏詆者

通集八

墨求恕齋

適見其不知量也夫

皇甫嵩朱雋論

後漢愍帝之時大將有功者以皇甫嵩朱雋爲最著亂  
賊擅國者以董卓李傕爲渠魁其徵嵩爲城門校尉者  
非帝徵之特卓徵之耳其徵雋爲太僕者亦非帝徵之  
特雋徵之耳梁衍勸嵩舉義陶謙請雋主盟料其爲矯  
命而力止之也嵩不用衍說雋不聽謙言知其爲偽詔  
而願就之也范氏蔚宗云舍格天之業蹈匹夫之小  
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其意以嵩雋之赴召爲非焦  
氏理堂云宋旴江李靚獨稱兩公爲古之至忠岳忠武

奉金牌之召罷甲而歸與嵩雋後先一轍謂非旴江之  
論有以啟之與其意以嵩雋之赴召爲是余謂李氏之  
言固有補於世教而范氏之論實深切於事情蓋嵩雋  
所行足以愧強藩逆命之心而未足盡賢臣愛君之道  
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也今夫君子之報國以匡  
濟爲先大臣之憂時以社稷爲重不幸而君爲奸臣所  
愚則當鎮靜以觀其變又不幸而君爲逆臣所脅則當  
奮發以折其萌良以政在奸臣者其命猶出於公朝不  
可抗也政在逆臣者其命卽出於私室不可從也當衍  
謙獻議之日時勢尙有可爲爲嵩者誠能鞠旅於關西

通集八

墨求恕齋

則卓之伏誅不必藉力於呂布爲雋者誠能興師於洛  
汭則雋之就戮不必假手於段熲斯固再造王家功無  
與讓者矣卽或事與願違其亂未能遽定而州郡之渙  
散無統者得元勳宿將以維繫於其間則人心得以稍  
安諸侯有所承稟袁術不敢僭號曹操不敢專權漢室  
之中興猶可望也計不出此顧乃甘心受制束手無謀  
坐視君父之危而莫能扶救馴至於朝廷陵替宗廟播  
遷而溯厥由來嵩與雋有不得辭其責者豈非但知處  
常而不知處變也哉至於焦氏引岳鄂王之事以例嵩  
雋則又不然夫卓雋肆惡於朝遠過廢立之苗劉非僅



同議和之秦檜嵩偽竭忠於國宜若韓蘄王之討罪不當如岳鄂王之班師蓋秦檜召鄂王於河南本高宗之志故聽君命而班師苗劉召蘄王於淮上非高宗之心故拒偽命而討罪蘄王鄂王所行之事實易地皆然者也是故蘄王不就徵乃高宗所深喜嵩偽之赴召非愍帝所樂聞蘄王始可謂至忠嵩偽適成爲小諒而已使蘄王亦如嵩偽則南宋之業未必尙能更延使嵩偽果如蘄王則東漢之基未始不可復振是雖天命之有異亦由人事之不齊也可勝慨歎

鄭康成服子慎忠於漢室論

通集八

聖求恕齋

鄭康成服子慎並漢末大儒其經術顯於漢代人皆知之而其志節忠於漢室人罕道之則以學掩其行也據通鑑十六云初平三年十二月徐州刺史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後漢書朱儁傳載奏記諸人之名始於徐州刺史陶謙終於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元是建義之事二君本在其例矣又述記詞云謙等並其諸議議消國難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是伐叛之事二君願與其間矣夫康成乃徵辟未仕之儒生朝不坐而燕不與者也子慎乃退免去位之郡長無官守

亦無言責者也願猶拳拳奉國念切勤王慷慨陳書特申大義實與臧子源之抗詞誓眾盧子幹之正色立朝輝映一時爭光千載古所謂仁者之勇二君有焉儁使儁與謙等協力一心申罪致討則寇亂可以早平國威可以復振不至於奔陝郡不至於遷許昌而曹氏亦無由奪漢業矣奈何或於儁之矯詔違眾以就徵而自謂守君命哉且夫君命召不俟駕此禮家之正誼也將

通集八

聖求恕齋

帝命耳觀於左氏宣四年傳云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此言君命必當遵也文十八年傳云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此言僞命必當絕也儁所處者無異惠伯之時不當效箴尹之事鄭服所議者必合公冉之意而非若楚人之言是故國佐見誅由於專殺若儁之當殺固愍帝所知也則不得以爲專矣趙鞅書叛由於擅兵若儁之舉兵固愍帝所願也則不得以爲擅矣况乎勃鞞之言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



惟既為惡逆之尤則備之竭力討除更不可懈矣滅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惟既為無禮之極則備之盡心誅翦愈不可遲矣鄭服於左氏之學功力最深其所以勸備者一本乎春秋之旨既不流於迂闊亦不涉於縱橫信乎權衡至當者也惜乎備也有將才而無學術拒嘉猷碩畫而不行以致二君空抱效忠之心莫展成忠之志斯可為長太息矣然事雖未遂而正論猶存俾天下知名教之大防尚留於學校奸雄窺伺者因此而暫緩其謀不可謂非清議之力也誰謂儒者無益於國耶

通集八

完求恕齋

禰衡論

禰正平跡若狂生而實為義士論者頗疑其詆人太刻而不識其擇人最明蓋所善者如孔文舉楊德祖皆漢之忠臣所鄙者如荀文若陳長文皆魏之謀主知此四人之優劣則正平之品槩亦從可知故文舉之為人助漢者也後漢書本傳云操疑其所論建漸廣而潛忌正議慮變大業蒞蔚宗論云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長文之為人逐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助魏者也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獻帝傳載禰代眾事凡勸進之舉羣皆列名案羣本昭烈所辟亦常受賦於漢朝顧乃甘心為魏之佐命其甚矣華歆傳注引華崎語載羣之對文帝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陸德祖之為人似助魏而下實應且憎此掩飾之詞耳

實助漢者也三國志陳思王傳云植既以才見異而丁之變於是僕丁廣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既慮始終陳王固未嘗忘漢也魏既受禪王發哀悲哭贈丁儀王祭詩稱其父曰皇佐大義稟然使其嗣位豈有篡漢之事哉據此則德祖之勸立植即所以助漢宜其為操所忌也謝安石為桓溫所辟而與溫弟冲共獎王室正類德祖之事特安石免禍而德祖不免禍耳文若之為人似助漢而實助魏者也杜牧題荀文若傳後云許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可以為忠乎教盜穴牆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享得不為盜乎案論或者當以此為至確蓋其止董昭九錫之議者以非由已所發耳劉穆之觀望於晉宋之間宋齊邱依違於吳唐之際皆或為之作俑也彼助漢者為正平所善是其心常繫於漢矣助魏者為正平所鄙是其心不屈於魏矣然則正平之義不臣魏實慕魯連之義不帝秦豈非慎於定交而能尚友千古之義士者哉觀其待劉表黃祖僅失檢於言詞而其責曹操則大聲其罪惡蓋以表與祖尚為漢臣而操則為漢賊故特倨傲侮慢以挫其鋒身雖因此致危而其所發洩者亦足快天下之公憤此舉真不可無較諸顏司徒之詈祿山段太尉之詬朱泚事若有異而心則無殊安可斥其狂而不服其義也况漢人之不仕魏者莫著於管幼安正平近於古之狂而幼安則近於古之狷以視鍾繇王朗之流於鄉愿者奚啻霄壤之分乃當時但重幼安而不重正平評隲亦未允矣厥後嵇叔夜不肯附晉羅昭諫不願事梁其舉止似

通集八

完求恕齋



涉於狂而志節則歸於義皆由正平為之倡耳其品槩不已卓乎

蜀漢崇尚古學論

三國鼎峙之時得正者實惟蜀漢其朝廷名分既傳漢家之正統其庠序師法亦守漢學之正宗故封域雖狹於魏吳而其經術昌明有非二國之所敢望者則崇尚古學之效也蓋昭烈帝幼時受業於盧子幹先主傳云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遂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後漢書盧植傳云熹平四年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案昭烈帝以章武三年崩年六十三上溯初其生之年當在延熹四年至熹平四年正十五歲也其後與鄭康成周旋數年後主傳注引華陽國志云亮答曰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

通集八

至求恕齋

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備矣後漢書鄭康成傳云會黃巾寇青部遷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案以通鑑考之黃巾寇青部在初平元年距建安元年凡六年昭烈領徐州在與陶謙後依昭烈也三國志孫乾傳云先主領徐州先依從事注引鄭元傳云元薦乾於州名儒如孔文舉等並相親善語三國志孔融傳注引九州春秋有後徙徐州之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是昭烈作牧時融正在徐州也又考後漢書朱儁傳載陶謙等奏記有北海相孔融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元之名服虔傳有遭亂行客之語蓋去官之後客於徐州故謙等倡義亦與其列也以通鑑考之奏記於儁在初平三年冬昭烈至徐州在興平元年春相距僅一年有餘疑昭烈曾及見虔借無耳顯據其師友講習具有淵源故初定益州即鳩合典籍沙汰眾學見許傳即位之後特建太學於成都華陽國志文立傳云

少遊蜀太學晉書文立傳亦云蜀時遊太學以視武帝之黜百家世祖之興

六藝先後有同揆焉當是時也諸葛武侯以英賢作輔

生平惟崇樸學而不尚浮華御覽鑿戒門引諸葛亮誠外甥曰非澹泊無以明志

非甯靜無以致遠非學無故奏議之語每述經書本傳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請自貶疏云春秋責帥又傳注引亮正議云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甘皇后傳載亮請追尊合葬疏曰

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對答之辭多援傳說本傳述其對劉琦曰君不

同穴而安乎又述其對昭烈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

外而安乎又述其對昭烈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

魏絳戮其僕而又集思廣益招致儒生益州讀書臺在縣北一里諸葛亮相蜀築此臺由是碩彥通人多升於以集諸儒兼以待四方賢士通集八

通集八

至求恕齋

朝列秦宓傳云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條理張

官輔漢將軍皆當日之顯秩他如杜微傳任安之數學

官至諫議杜瓊著韓詩之章句官至太常此類頗多不

煩枚而居文學之職者尤稱其官如許慈之善於鄭氏

舉經胡潛之明於喪服制度慈傳云師事劉熙善鄭氏

語又有魏郡胡潛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

掌書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慈潛並為博士與孟光來

敏等典孟光之長於三史舊典本傳云博物識古無書

掌舊文孟光之長於三史舊典本傳云博物識古無書

州本傳云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誥好

文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

為家皆博洽宏通極一時之選而尹默以左傳授太子

本傳云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

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服



虞注說或略誦述不復按本先王定益州領牧以為向  
勤學從事及立太子以款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  
朗以典籍教後生本傳云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  
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  
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學許慈傳云子勛傳其  
業後為博士來敏傳  
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

及且諸人多父子相傳世濟其美許慈傳云子勛傳其  
業後為博士來敏傳  
云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尹默傳云子宗傳其業為  
博士向朗傳云子條嗣注引襄陽記云亦博學多識  
而俱恪守家法未聞見異思遷其舍父師之訓而別自

名家者惟李謨一人而時人莫之肯信本傳云父仁與  
同縣尹默俱游  
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謨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  
理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元指歸皆依準  
賈馬異於鄭元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  
歸多同又云然體輕脫好戲嘲故世不能重也蓋古

學方顯故謬說不辨而自微耳迨於末造姜伯約身為  
通集八  
聖求怨齋

上將最好鄭氏之書事見本傳卻正論云而卻正李密

之流亦以續學見重正傳云博覽墳籍遺文篇賦及當  
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

可謂非教化所致也若夫吳之諸儒莫著於虞翻陸績  
章昭雖略具往哲之規模已未免參以臆說不盡循鄭

服舊章而嚴峻程秉之徒復無所表見難追跡於漢氏  
之盛矣至於魏之諸儒惟王基輩尙知實事求是而其  
學不行若欺世盜名如王弼何晏王肅杜預者或愛空

虛或喜勦襲或務矯偽或尙紛更何足希漢學之萬一  
故假令大統仍歸於漢則崇正去邪風同道一四百年

學校之舊澤可冀其復延也乃漢既先亡吳亦終滅建  
業之書籍尙有流傳而蜀都之撰述全歸泯沒於是漢  
之經學竟變為魏晉之經學矣然則蜀漢之存亡豈非  
學術升降之所繫也哉

通集八

聖求怨齋

通義堂文集卷八



通義堂文集卷九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胡氏叢書序

昔陸象山以尊德性為宗旨而道問學則從其畧王陽明提唱良知淵源出自象山而其集中答徐成之書曰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與黃勉之書曰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與陸元靜書曰使在我

通集九

一求恕齋

果無功利之心何往而非實學况子史詩文之類乎玩易窩記曰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由是言之象山所謂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者特以見學有心得之士自能左右逢原而非欲高閣六經虛談德性也陽明所謂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者特以戒從事口耳之徒未可泛驚忘本而非欲捐除禮樂空論良知也然則陽明祖述象山而稱子史詩文為實學其意主於補偏救弊可謂善學象山矣後人宗仰陽明或視經典注疏為贅設其意在於變本加厲不可謂善學陽明矣高郵胡杖仙先生敦品積學篤信良知之

說亟思救正其末流爰就陽明集中與人論學之書擇其根柢經訓者條舉件繫此外若序記論說雜文有援據經書者亦逐篇臚列至於語錄傳習錄所載說經各條並依經文後先彙次編纂又以大學古本之復倡自陽明採掇羣書為之羽翼蓋凡陽明之講議涉及於經者雖片語單詞莫不旁搜互考加以引申觸類核其指趣之異同所著有王陽明書疏證四卷王陽明經說拾餘一卷王陽明經說弟子記四卷大學古本蒼參一卷其體裁則仿前人所輯程子經說朱子五經語類而加以變通其義例則綜前人所論尊德性之事道問學之

通集九

二求恕齋

功而徵諸經術猥蒙見示命作序言竊謂姚江之門人多為近儒所不滿者由其中依草附木之輩土苴禮樂弁髦六經往往流入於禪以致去道益遠而陽明當日因由博反約於經學用力最勤雖所作五經臆說今已不傳而其發揮經蘊散見於文集語錄傳習錄者得先生蒼萃成書尙可見其梗概觀於據易文言知至至之以釋大學致知必當訓致為至據虞書百姓不親以釋中庸修道之謂教即天道之教命據中庸知天地之化育以釋孟子知性知天即聖人之生知皆以經解經確不



可易若夫引甘誓之三正以證春秋之周正謂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是惑之甚也引春秋之災異以證月令之氣候謂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脩其政令恐懼修省之道也引左傳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證曾子問當祭而日食謂古者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尙未知日食者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引韶之九成武之九變以證論語之盡善盡美謂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

通集九

三求恕齋

樂中若後世作樂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易曉卻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其數陳經傳之大義更爲深切著明信乎講學必始於研經而善學陽明者尤當以經術爲首務也然非先生之留心哀集銳意表章則世人欽服陽明者但知其經濟之優誰識其經學之邃哉是故習陽明之學者極眾惟劉念臺能得其宗游念臺之門者甚多惟黃梨洲能見其大親炙於梨洲而能繼其聲者莫先於萬季野私淑於梨洲而能接其武者莫過於全謝山此數賢者耿介清高之德性卓越不羣而學問本原則皆蓄畬經訓其設教

似與姚江微別而姚江之緒業益以昌明在先生退讓謙冲固不肯自擬於前哲而其書推闡陽明之經學足以見良知必求諸實際未可蹈於虛無則與數賢衛道之深衷不啻同塗合轍矣有志於姚江之學者誠能尋繹此書以端其趨嚮由是專心實學而不滿足空門紹載山之正傳而不染龍谿之別派庶幾不負先生撰述之意也夫

王氏兩世孝子錄序

昔唐之袁誼嘗云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顧囑始可稱舉舊史書之於傳論者以爲至言蓋袁氏

通集九

四求恕齋

本陳郡世家自漢司徒滂至陳僕射憲奕葉清流歷十有數傳咸以忠貞濟美非若華腴之胄徒以闕閱相誇也然則族望之隆固重其人而非重其位矣廬陵王氏遷自唐時由吉州刺史以來世有令德乙莊先生天性誠慈繼母以純孝許之其家儒素相承自曾祖以下孝友並列於方志其子立齋先生執二親之喪廬墓盡禮孝思所感無間於幽明其孫霞九先生敬奉母教闡揚舊德兩世皆被 崇褒復徧徵詩文附刻於 欽旌孝子錄後翁覃溪先生爲作家傳其論云一門相繼以篤孝著者至於累世於古罕之毓崧則謂昔賢以孝



世其家而氏族因之益顯者惟會稽永興郭氏最著於宋時其事跡備載史家與此錄正相類也案宋書孝義傳云郭世道孝道淳備太祖嘉之勅郡勝表閭門子原平又稟至行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其所敘述首尾至千五百言豈非以祖孫父子之賢爲盛族所罕覩者乎廬陵王氏系出太原自六朝以前久爲甲第而孝德後先接武不啻箕裘弓冶之延長是至行與高門固兼而有之矣觀於世道事後母勤身供養服

通集九

五求恕齋

除後哀戚思慕無時去心而乙莊先生所行似之原平營壙凶功不欲假人窀穸之事儉而當禮而立齋先生所行似之曠代有同心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且也原平三子一弟並有門行長子伯林舉孝廉次子靈馥儒林祭酒信乎積善有餘慶也今霞九先生念切表章搢紳推其恫摯而教誨子姓謹守家法雅有郭氏之風欲冀望孝於廬陵者舍王氏而奚屬焉則雖謂斯錄之作上以紹前徽卽下以勵後起可也况乎移孝作忠古有明訓故王氏家廟特以教忠名其堂霞九先生耿介守官不負所學先人未竟之志及此得以發抒嗣業者更

能肯構肯堂引之勿替則受茲介福昌大正未渠央而袁氏以忠世其家者亦不得獨專令譽矣尙其勗諸問字圖序

周禮天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說者謂成周之世治民與教士已分設其官然考諸地官之屬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下至族黨比閭之吏亦皆以治民之職而兼教士之權蓋古之在位者其學術言行俱足以爲人之表率故

通集九

六求恕齋

三代以上牧長卽師儒也自秦以後吏治之善者莫如兩漢西漢文翁爲蜀郡太守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吏民見而榮之繇是大化東漢任延爲武威太守自掾吏子孫皆令受業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夫蜀郡與武威在漢時地皆僻陋非詩書禮樂之邦然文任二公不鄙夷之而加以誘掖獎勵猶能使人文蔚起進與齊魯同風使當日所治之郡本聲明文物之區則所以涵育薰陶者必更多瑰奇俊傑之士可知也揚州自昔爲天下名郡人文之盛爲海內所共仰守土者亦多良吏其循聲最著者在前明爲三原



王端毅公在 國朝為桂林陳文恭公端毅建立資政書院招致生徒肄業者後皆顯達文恭振興文教培植單寒闔郡科名由是益盛揚人至今稱誦弗衰吾師諸城李公以今歲孟夏權守揚郡甫下車卽值府試公盡心校閱慎選真才擢置前列者多知名之士進謁時勉以通經致用為實事求是之學數召至署中課以文藝士之奉公教者莫不勵志於學院試獲售者十得八九爰相與繪問字圖而屬毓崧為文以紀之毓崧不敏幸游公門竊見公之所以造士者遠軼文翁任延近追文恭端毅願與諸君共勉之是為序

通集九

七求恕齋

胡康齋先生課讀圖序

自來論讀書之要者皆謂口誦不若躬行論課子之方者皆謂言訓不如身教誠以躬行既篤則口誦弗蹈於虛斯真能善讀書矣身教既端則言訓益徵其切斯真能善課子矣余所聞見者若胡杖仙徵君昆季庶幾乎讀書而踐以躬行者歟其尊人康齋先生庶幾乎課子而率以身教者歟先生之遠祖以武功顯蔭襲高郵衛指揮使屯田於寶應故族人多嫻武畧而先生最喜讀書置義學於宗祠以誨族眾而姻黨之願學者亦得附焉其重道尊師出自天性諸子負笈就傅恪奉楷模故

徵君之弟守備君練習漕運能知大體徵君與其兄槐窗廣文行誼著聞於時皆有得於讀書明理之訓而淵源庭誥尤在身體力行識者僉稱徵君昆季之躬行胥本先生之身教蓋先生襁褓失恃事後母得其歡心奉養尊公最能先意承志修葺祖墓手植松楸歿後枝葉盡枯越三月而復茂鄉人歎為誠感此徵君昆季篤於孝愛之所自昉也先生之兄見剛先生為前母所出友于甚摯終其身怡怡然置祭田以收族敬宗有衰老無依者割已產二十餘畝贈之使資以養贍此徵君昆季篤於雍睦之所自昉也先生撫故人子於家飲食教誨

通集九

八求恕齋

望其成立意極殷拳相識有橫被冤誣必助其申雪應試者或乏貲斧輒厚贖其行此徵君昆季篤於友誼之所自昉也先生樂善好施遇水災出粟助賑疾疫之歲減價糶米以濟貧有夫婦母子不能存活保全者皆援拯之使得完聚而孤嫠無倚者感荷彌深此徵君昆季篤於任恤之所自昉也先生遇鄉里公事不辭况瘁力所能為者毅然以身肩之通變達權詞氣慷慨旁觀服其膽識當事為之改容此徵君昆季篤於義舉之所自昉也况乎徵君之講學力闡良知其昆季之治家恪循義理而先生當日所以自勵者亦惟曰平生少讀聖賢



書只隨處體認天理良心耳然則徵君昆季之讀書不  
欲以聲華相尙實由先生之課子不僅以顯達相期豈  
非父子兄弟之間敦實學而非驚虛聲集益於身心而  
弗矜能於口耳哉先生曾倩畫師繪課讀圖徵君出以  
屬題並示以家乘所錄格言行述所記懿德竊謂家乘  
所錄以言教者也行述所紀以身教者也此圖所繪蓋  
以身教而兼言教者也爰就此意實實言之俾後之課  
子讀書者知所法焉

鄭星珠先生知非圖序

淮南子原道訓曰故遽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通集九

九求恕齋

後人年及五十而稱爲知非之歲者實本於此然考莊  
子則陽篇曰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則年及六十者亦可稱爲知非  
之歲不必以五十限之矣况伯玉在春秋賢士大夫之  
中最爲壽考其始見於左傳在襄公十四年即使至少  
亦當在二十以外越六十一年爲定公十二年孔子去  
魯適衛其時伯玉之年必已近於九十又越十四年爲  
哀公十一年孔子去衛反魯其時伯玉之年必已近於  
百歲孔子初適衛主顏氏再適衛主蘧氏濁鄒爲孔子  
之徒而伯玉則爲孔子所嚴事者以其年較長於孔子

也孔子反魯之後伯玉使人至魯尙稱其欲寡過而未  
能則是壽屆期頤而猶以知非自惕未嘗少自滿假宜  
其年彌高而德彌邵矣同郡鄭星珠先生於五十誕辰  
繪知非圖以勵志毓崧不敏辱承命題爰就遽氏修己  
之勤享年之永而引申言之以爲進德延齡之祝焉  
吳禮北竹西求友圖序

禮記儒行云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言求友於今者  
更當求友於古也孟子云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  
尙論古之人言求友於古者不啻求友於今也然則篤  
於求友者匪特無間乎人之存歿抑且不計乎時之後

通集九

十求恕齋

先其所重者惟在學術相契而已山陽吳君禮北肆書  
於涇縣包慎伯先生聞其生平交游以揚州爲最多因  
繪竹西求友圖以致傾慕之意乞慎伯先生作序爲之  
先容爰於序文之中述吾揚郡城人士以告首舉先君  
子與王西御楊季子吳讓之王句生諸先生次及薛君  
介伯而毓崧亦附見焉此咸豐壬子十一月之事也至  
乙卯九月禮北以是圖屬題則慎伯先生歸道山後將  
兩載先君子棄養已及小祥之期而西御先生季子先  
生並序中所未及徧舉者如羅茗香朱震伯諸先生任  
漢卿王瑟雲諸君皆於癸丑歲身殉粵寇之難其先期



避亂得以保全者又多轉徙他鄉未還故里迴憶舊遊  
良會竟邈若山河蓋相距不足三年而人事變遷遂至  
於此宜禮北太息於老成凋謝而憾求友之志願未伸  
也雖然求友之道覲面不若知心故學術異趣者雖朝  
夕晤對無當於取友之方學術同途者雖時代懸殊不  
隔其尙友之念禮北誠能以求益之心求友則無論曾  
經識面者可追憶其言行氣象以探尋學術之淵源即  
歿於作圖以前而其人素爲慎伯先生所推許者如凌  
曉樓汪孟慈薛子韻梅蘊生汪小城諸先生方端齋沈  
與九田季華諸君雖未曾經謀面亦可就傳聞之梗概

通集九

士求恕齋

而想像其學術各自有真也則固無異於親見之矣况  
百年以來揚郡名儒尤盛自阮文達公而外若汪氏容  
甫江氏秋史張氏登封江氏鄭堂焦氏里堂鍾氏保岐  
李氏濱石黃氏春谷徐氏心仲許氏楚生戴氏靜齋並  
皆博瞻宏通勤於撰述當慎伯先生寓揚之日諸公或  
先期已逝或久客未歸或踪跡較疏或出處相左故集  
中惟跋汪氏述學而其他則罕所稱焉懸揣禮北侍坐  
之時亦未必縱言及此然諸公學術之宗旨具載於各  
書其深於經學者由名物象數以會通典禮制作之原  
而非僅專已守殘拘墟於章句之內也其深於小學者

由訓詁聲音以精學大義微言之蘊而非僅貪常嗜瑣  
限迹於點畫之間也其深於史籍之學者究始終以辨  
治亂之端倪核本末以察是非之情實而非僅好言褒  
貶持高論以自豪也其深於金石之學者考世系官階  
以補表傳遺闕驗年月地理以訂紀志舛訛而非僅誇  
語收藏聚舊拓以自喜也其深於古儒家之學者法召  
公之節性宗曾子之脩身以闡鄒魯論仁之訓而非若  
旁採釋氏矜覺悟以入於禪也其深於諸子書之學者  
明殊塗之同歸溯九流之緣起以證成周教士之官而  
非若偏嗜老莊崇虛無以失於誕也其深於駢散體文

通集九

士求恕齋

之學者奉易文言爲根柢詩大序爲範圍春秋內外傳  
爲程式以鎔鑄秦漢後之文而非若詰屈以爲新奇空  
疏以爲簡潔也其深於古近體詩之學者循風騷之比  
興樂府之聲情選樓玉臺之格調以化裁隋唐後之詩  
而非若淺率以爲性靈叫囂以爲雄肆也蓋此諸公者  
上與前代之曹魏公孫李徐交相輝映近與同郡之賈  
李王劉任顧互爲引伸此繼起者學術所由昌而竹西  
藉以增重者矣禮北果欲居今稽古尙友前賢盍亦頌  
其詩讀其書度已之資稟所宜者專力以求其心得將  
見學術必卓然有成庶幾不負前此作圖之念也歟如



謂諸公年輩相懸可師承而不可尚友則不獨毓崧所舉者自與九漢卿瑟雲季華四君以外皆較禮北年長以倍即慎伯先生所舉者自薛君介伯及毓崧以外亦皆較禮北年長以倍而不妨畧其行輩概列諸禮北求友之序者誠以古人於朋友本有相師之禮故五倫不數師弟而實寓於朋友之中所謂風義兼師友與事以師友之間者亦猶行古之道也然則禮北於親炙者既可因求友以得師則於私淑者亦可因師承以尚友又何必謙讓未遑哉毓崧不敏於鄉先輩之學術未能涉其門庭然以禮北求道甚殷取友甚切不染時世徵逐

通集九

三求恕齋

之習不好尋常酬酢之詞故就管見所及者縷析陳之以自附於贈言之義云爾

王母劉太夫人青燈課兒圖序

昔歐公作瀧岡阡表述其母韓國之訓詞數百年來家塾無不傳誦然稱道而企羨者大都以褒贈之鴻名爲尊崇之盛事此仍流俗之見耳自識者觀之則謂韓國之賢在教子以直節歐公之孝在貽母以令名若其賜爵受封三朝錫命雖亦積善必報之徵而所重者固不在是矣廬陵王霞九先生世居歐公之鄉母劉太夫人勤於教子長洲吳公爲作家傳以韓國比之毓崧頃讀

通集九

三求恕齋

先生青燈課兒圖記述太夫人訓詞最詳竊歎吳公所言洵爲篤論非尋常頌德之泛語也方歐公出宰夷陵韓國曰汝能安之吾亦安矣其戒約家人則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由此言之則歐公正色立朝直聲震於天下者得諸畫荻之教爲多昔人謂非此母不生此子者其信然已今觀太夫人之誨先生嘗曰凡事惟論是否不當論禍福倘異日兒以功名自見而遇事狃於趨避則報稱安在當是時先生尙未登第而太夫人示以守官之方已與韓國之勗歐公若合符節先生善體太夫人之意亦曰其屬望無已者豈在區區簪組之榮鼎俎之奉哉蓋服膺於慈訓者實深且切矣故既入翰林屢主文衡重樸學而尙廉隅士氣爲之一振改官臺諫建白合乎大體確可見於施行及外轉監司尤能毅然特立無論所值夷險必以直道自持公論僉以爲秉正無私不愧廬陵節義之地而溯其源本則青燈課讀之日太夫人早導以趨向必端此豈僅以富貴期其子者所可同日而語哉夫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誠以爵位由於外至行誼定於內修故顯揚其親者不係乎班秩之崇而係乎品概之峻使歐公自守滌以後即歸田解組不晉副樞參政之階而碩望



播於古今其克貽韓國以令名者正自有在未嘗少覺其歉也今先生雖不待致政之年已懸車弗出生平所蘊蓄未盡展布於時而亮節高名海內想慕其風采則立身行道足慰太夫人靈爽於九京由是而益勵初心用堅晚節俾主清議者謂廬陵耆舊若先生者乃可升六一之堂而太夫人懿範昭垂遂並韓國而永著將見讀斯圖之記者必擬諸瀧岡之碑經所云成其親名者此之謂矣是則先生所當自勉而亦士林之所深望也夫

送姚石甫先生赴臺灣任序

通集九

五求恕齋

郡邑之在海外者江蘇有崇明浙江有定海皆久通中國被化已深故其地號稱易治惟福建之臺灣自元明以前常爲島夷所據 國朝康熙初年始入版圖閩粵僑寓者與番人錯壤而居貪利喜爭罕知禮讓故其地爲最劇而其爲治也亦較他處爲最難非深知治體威信素著者未易勝任道光十七年十月桐城姚公由淮南監掣同知奉 特旨觀察其地蓋 天子廉知公昔筮仕福建熟悉情形又循聲懋著故有是擢公之治平和龍溪也教育生儒建立書院其後調任臺灣知縣升署噶瑪蘭通判皆以振興學校爲先今茲再蒞海

疆臺灣士民莫不幸沾雅化而公亦得竟其前日之志以報 天子特達之知昔文翁治蜀郡選子弟就學

蜀之文學比于齊魯任延治九真教民嫁娶嶺南之域迷染華風夫蜀郡九真在當時皆爲新闢本非聲名文物之區然得循吏治之士習民風蒸蒸日上孰謂殊方異俗非德意所能感哉况賢才不擇地而生瓊州一郡亦孤懸海島而邱文莊海忠介皆生于其地其文章節概並彪炳一時而爲後世所景仰蓋地雖僻陋而扶輿清淑之氣鬱久必發是在長吏培植而保護之亦可以成德達材與中土士大夫互相輝映今之臺灣與昔之

通集九

五求恕齋

蜀郡九真瓊州同爲荒服之地公之往治斯土方將開誠布公正身率下所以訓迪士民者一以古名臣爲法吾知文翁任延之治復見於今而聞風興起者必有邱文莊海忠介其人爲 朝廷收棟梁之用公之所以展幼學而酬 主知者實在于此豈僅以駕馭得宜爲盡其職守也哉淮南人士受知於公者咸惜公之去而羨臺人之蒙其休澤也作爲詩歌以送公行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李方赤太守序

古之世族以循吏顯名歷數傳而不替者在漢有宏農



楊氏在唐有京兆柳氏當時世祿之家咸奉以爲渠  
蓋名臣之後能紹厥家聲則族望亦因之以重非徒矜  
閱閱之榮也然極盛之後實難爲繼蕭太傅之子育第  
五司空之子頡並以卓犖之才歷官中外而德業少遜  
於前人史家每以微詞示譏是以循吏子孫其砥行立  
名較他人爲更難而士君子所以致責備者亦較他人  
爲更重必束脩無玷廉直不撓者始足以承先德而副  
民望焉吾師太守李公諸城名族祖考梅村先生知臨  
漳縣明慎折獄惟惠惟和考松谿先生知衡水羅山二  
縣振興文教勤恤民隱兩世皆捍漳水之患尤爲有功

通集九

七求恕齋

於民之謠思遺愛者至今不衰公幼承家學卽志在  
康濟嘗鑄一印章曰清白吏子孫用以自勗既成進士  
官刑部十餘年聽斷明允案無留牘達官咸器公之才  
交相引重道光乙未出守常州旋以疾請告丁酉分發  
江蘇坐補原缺是年冬權守江甯今年夏四月又權守  
揚州所至以興利除害爲己任雖蒞任僅各數月而民  
之頌德者咸悵然於公之不能久留此雖公之至誠有  
以感人抑亦家傳治譜其設施之具皆本先世所素蓄  
者發之故教化爲尤易行也夫士君子之所謂顯揚者  
在德不在位陳太邱之子孫其爵位過於祖父而名德

不稱是以昔人謂之公慙則慙長然如宋之歐陽文  
忠公明之劉忠宣公其先世俱爲循吏困於州縣簿尉  
之官經濟之才未能盡展得文忠忠宣起而張之致身  
卿相卓然爲一代名臣後世頌文忠忠宣者溯其先烈  
所貽留未嘗不歎兩公之盛業鴻猷其來有自今觀梅  
村先生以養親辭職松谿先生以引疾去官並早歲歸  
田未膺顯秩經世之業將待公而昌之公以強仕之年  
歷典大郡而政聲翔洽如此由是而建牙開府播揚前  
烈則其德望之隆日引月長必與爵位之烏奕相稱而  
無所慙焉可知也毓崧幸游公門著弟子籍用是敬述

通集九

十六求恕齋

公之世德以爲他日光大之左券焉

送湛小唐歸湘陰序

咸豐戊午冬余由清江浦移館東臺其時湘陰湛君小  
唐來就縣幕已未孟夏始獲相識詢知原籍增城爲名  
儒甘泉先生之後生平拳拳於水源木本凡遇志乘詩  
文有紀載家世學行者必借觀手錄其述德誦芬之意  
不愧爲前哲裔孫庚申季春君將歸里省親以長律五  
十韻留別同人於是餞行者咸爲賦詩而屬余作序竊  
謂甘泉先生之教澤四方溥被而吾揚之沐惠尤深郡  
城梅花書院原名甘泉書院一名湛公書院嘗奉祀立



祠昔人謂周人思召公愛其甘棠况其子乎余亦謂揚人懷湛公譽其嘉樹况其裔孫乎書院自癸丑爲粵寇所焚亟須營建惟願繼今以往干戈載戢而庠序大興異日者君重賦昔游與都人士同具瓣香清酌展敬講堂以復鉅觀而修舊典此不獨吾揚之厚幸而亦君所樂聞也夫

送郭平甫序

咸豐乙卯夏權兩淮都轉郭兩三先生延余至清江浦淮揚道署課其子階因獲見其從弟平甫其氣象簡靜沈默望而知爲謹愨之士生平無它嗜好惟喜讀書擊

通集九

十九求恕齋

究勤劬最留心於掌故都轉既亟稱其誠篤獎許甚殷階亦屢述其居家居鄉舉措均可矜式余益重其爲人平甫尤樂與余商榷古今意氣相得丙辰九月平甫將歸蘄水階賦詩餞行復乞余作序余與平甫識面纔歲餘其間余一返揚郡平甫兩赴泰州合計聚首之日前後僅六七月耳然平甫視余特厚余亦知平甫頗深雖微階之請余固不能無言也昔吾鄉江都汪容甫先生與竇應劉端臨先生書云離索之感常爲惜結於心然念他山攻錯之義誠使學業行誼表見於後世而人得知其相觀而善之美則百年易盡而天地無窮今日之

交乃非偶然離散之故又不足言也余學識淺狹何足企容甫先生而平甫天資清粹實與端臨先生爲近故不欲效世俗以科第祿位相期而竊自附於道義之交致其贈處之意焉

送陳生伯平序

古之學者不欲速成今之學者多求速化然欲速者必至於不達而不求速者轉可以不疾而速其故何哉韓昌黎答李翊云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蘇東坡送張琥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

通集九

二十求恕齋

末夫韓蘇並天才超卓學術早成然其舉以告人者皆不欲其速化良以爲學之道必辨其本末源流驚末流者似捷而實迂探本源者似迂而實捷古人之不欲求速正其所以能神速也然特是以語今之侈言捷足先得者鮮不謂其迂闊而遠於事情矣蘄州陳生伯平德甫弱冠之年而所作舉業詩文已爲逢時利器昌黎之告李翊所謂勝於人而可取於人者固足以富之東坡之告張琥所謂得之不可謂不早者亦僉以屬之然生則自視歆然未嘗滿假其立志頗在學古通經好讀左氏春秋循環不厭古文之成誦者已數百篇近復手



錄班張之兩都一京朝夕諷詠庶幾乎能知養根發實  
加膏希光之意者歟肄業之暇披閱史鑑諸書揣測前  
人情偽是非每具特識然不肯輕易落筆間有屬稿已  
成者亦謙不欲存庶幾乎能知博觀約取厚積薄發之  
指者歟由是而觸類旁通實事求是不趨捷徑不涉迂  
塗則昔賢之不疾而速其速如神者吾將厚望諸生矣  
故於其赴閩省觀也述韓蘇之言以送其行俾爲異日  
進益之左券焉

送郭生子貞序

咸豐庚申秋郭生子貞階哀輯其先德光祿公日知堂

通集九

王求恕齋

文集余既爲之撰序是冬生將謀歸蘄水余復作序以  
送之曰光祿公生平所景行者爲顧亭林先生故既以  
日知名其堂復以日知堂名其集生既有志於紹承家  
學夙知嚮往亭林則日知錄一書當奉爲修業立身之  
本夫此書風行海內垂二百年學者家有其書咸知寶  
貴然好名者重其宏通可資辨論之助應試者服其該  
洽可擅射策之長至於考古證今明體達用施諸經濟  
有補於世道人心則深知篤信者已屬不多坐言起行  
者尤覺其少蓋末學功利之習深中於隱微自束髮讀  
書止知有功利錄故未仕則以奔競爲營求之計既

仕則以逢迎爲遷擢之謀但問宦囊之盈虛而不問民  
生之疾苦但計班聯之高下而不計品望之崇卑視亭  
林之尙耿介而貴直方重名教而持清議判然如薰蕕  
相反奚啻南轅北轍之殊乃其自飾之詞則曰慕亭林  
之爲學者可以復古而不可以適時慕亭林之爲人者  
可以正身而不可以處世信斯言也則是讀日知錄者  
但襲取其支流末節以便場屋之炫博驚奇而明道經  
世之本源轉以爲迂闊之詞懇拙之論皆在厭棄之列  
矣此何異於佻薄小儒讀孔曾思孟之書止以爲時文  
之用自誦習時文而外口不道忠信之言哉以生之立

通集九

王求恕齋

志好高爲學務實前此成童之歲初閱日知錄卽慨然  
有尊賢嫉惡之忱果能益勵其初心必不漸移於眾口  
然素絲易染大道多岐既望以遠大之圖必勗以堅凝  
之力余所期於生者在乎恪守光祿公之緒論而不爲  
功利之說所搖師亭林之讀書卽師亭林之立志處則  
以古大儒爲矩矱出則以古名臣爲楷模不爲義回不  
爲利疚以耿介直方爲先務以名教清議爲主持論者  
必謂光祿公以日知名其堂而生爲肯構考室之子光  
祿公以日知名其集而生爲能讀父書之人不獨光祿  
公一生教子之心靈爽藉以克慰卽余之數年講授亦



與有榮施矣生其勉旃

胡氏宗祠藏書記

近代家廟少而宗祠多論者謂非古禮所有然禮緣義起其制實古人宗祏之遺今按五經異義載古春秋左氏說述宗廟石室之禮說文解字字爲宗廟室祏解祏字爲郊宗石室並本於此蓋古者以石室藏遷廟之主當祫祭之期出主陳於廟中祭畢仍反諸石室斯禮也通乎上下爲小大所共由證以禮記祭法言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大傳言大夫士有大事于祫及其高祖是大夫士遷廟之主許行合食之祭經典特著明

通集九

玉求恕齋

文其臨期既有設主之儀則平日豈無藏主之所故干祫與室祏其禮相因觀於衛大夫孔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則大夫以下得立石室可知後世所建宗祠合祀未遷已遷之主亦就文翁武梁畫像石室之例從而推廣其規模初非遠戾於古也然古人之石室不獨用以藏主抑且用以藏書故太史公作史記紬石室金匱之書其自序有明堂石室金匱玉版之語據蔡中郎明堂論所引檀弓逸文知古時清廟明堂異名同地則金匱玉版卽藏於宗廟石室之間周書之大訓河圖列於東序西序其地在廟門以內此亦藏書於廟之顯徵周禮

之太史小史等官主廟祭而又主墳籍故老聃爲周守藏室之史復領柱下圖書良以就石室藏書遂目其室爲藏室蓋典司宗祏與編集秘書皆在此室中矣至於大夫士之家有石室者亦必有史故左傳言范武子之家事治其祝史陳信無愧辭玉藻言君子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是家之史官掌祝詞兼掌文書確有可信則家之石室藏木主兼藏簡策更屬無疑宋儒之論祠堂以神主遺書並舉亦猶行古之道耳乃今之營葺宗祠者祇知拓田廬以贍生計而不知度經史以裕貽謀其所以承先緒而啟後昆豈得遽稱爲盡善也哉

通集九

玉求恕齋

高郵胡氏當明惠帝時蔭襲本衛指揮屯田於寶應故其祠宇皆在汜水柘溝數百年來讀書者蔚起鄉里推爲鉅族杖仙徵君衍慶高門誦芬述德其孝弟最爲篤摯孫視芝先生曾紀其事於文張榮畦董晉卿諸先生公舉以應制科輿論謂其克稱斯選性愛靜謐中年以後恆處宗祠哀刻先世傳誌之文嵌其石於夾室壁中朝夕孳摩孜孜勤懇蓋自早歲旣與劉楚楨先生同受業於喬鞠墅先生繼而復事楚楨先生以師禮雖結婚姻之誼而執禮益恭故其學有淵源撰輯詳覈生平無它玩好惟喜聚書近年闢精舍於宗祠以先世所蓄



善本與祭器並藏其內爰自敘夙昔所聞於父兄師友者以訓誡後人復屬毓崧爲作記文以誌藏書之由起竊謂三代彝器其款識之詞昭著於今者不曰永用享則曰永寶用蓋以永享其祀祝祖考之式憑且以永寶其傳期子孫之愛護故皆置諸家廟臨祭必陳以示能奉其宗祧者乃能守其宗器所當珍藏什襲延世澤於無窮也顧彝器爲口澤所存而遺書亦手澤所存彝器可以銘勳遺書亦可以勵學則遺書與彝器並重固其所矣矧昔賢之善藏書者所儲皆不止一本唐書言柳仲郢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

通集九

孟求恕齋

下者幼學焉徐度卻掃編言王仲至侍郎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此本傳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號鎮庫書非已不得見也夫柳氏以書貯庫王氏以書鎮庫其所謂書庫者必非燕居之書齋考之月令章句以祭器庫爲五庫之一自來祭器庫皆在廟中意者一家之書庫與祭器庫同附於家廟歟抑或書庫即附於祭器庫歟試思柳氏生於唐之中葉有寫本而無刻本其致書也甚難王氏生於宋之初年刻本少而寫本多其致書也亦不易然必結錄正本副本按地分儲者蓋有正本

以備收藏有副本以供披閱然後蓄書之法周密無遺故雖累牘連篇不惜胥鈔之費也方今鏤板日盛印本流行視前人傳寫艱難奚啻徑庭之懸隔以徵君嗜書甚切專力購求較柳氏王氏之時洵事半功倍更得賢子孫肯堂肯構增益擴充世寶楹書俾與室祏宗祊俱永將見高郵胡氏之書目必廣播於藝林近則接跡於陽湖之孫遠則追蹤於鄞縣之范斯弓冶箕裘之澤歷久彌昌而不僅以蒙業保家爲美矣尙其勗諸程肅菴先生侍初堂圖序

通集九

孟求恕齋

生久次貢入太學既而返里築丙舍於岑山榜曰侍初堂以申追養繼孝之志身歿之後崇祀鄉賢朱竹垞爲作墓誌銘王漁洋爲作侍初堂記嗣君聖跋哲友聲兩先生復屬黃尊古繪侍初堂圖用徵題詠百五十年以來名製佳篇積成巨軸咸豐辛酉聖跋先生之元孫雲九楚堯緒奉術將以此圖重付裝池堯緒之子吉人錫祥乞余作序余嘗參考志乘證以羣書而知肅菴先生之盡孝爲人所難能者有四事而奠醢之勤不與焉先生家本新安望族曾祖東涯公熟祖穎岑公應御世濟其美先生善承先志鼎新宗祠與同姓通其有無其



收族合食之仁胥本於尊祖敬宗之義其爲人所難能

者一也先生爲浣日公大震第三子出繼世父旭昇公

大升其事嗣父母晨餐夕膳盡禮竭誠而眷戀本生之

親亦終身孺慕其爲人所難能者二也先生與本生昆

弟友愛無間言其弟畏巖先生休復疾革時欲得聖跂

先生爲嗣而先生適游學他郡戚屬相顧莫敢定議淑

配吳孺人毅然決計告廟而定嗣焉內外宗黨皆稱其

善體先舅先姑之心而歸美於先生刑于之化其爲人

所難能者三也先生交友重然諾喜爲人解紛逢寇警

則力保鄉閭陳疾苦則惠周亭戶是以無長幼貴賤皆

通集九

王求恕齋

稱爲善人而推本於所生之厚德記所謂貽父母以令

名者允足以當之其爲人所難能者四也至於廬墓之

事在他人所視爲難能者特其一節而已若夫聖跂友

聲兩先生之述德足以取信於人者有三事而交游之

廣不與焉聖跂先生事嗣母及本生父母服勞奉養得

其歡心宦游多年廉潔彌勵友聲先生抱道自重大雅

不羣名譽甚高而不欲以所長矜炫其足以取信者一

也聖跂先生學養深純著有蓉槎蠡說所載前言往行

大可供畜德之助細亦可佐多識之功友聲先生善畫

工詩著有納瓢吟雲巖集無聲集七芙蓉閣詩根柢宏

深雋逸拔俗其足以取信者二也漁洋生平著述多聖

跂先生所刊晚年編定帶經堂集聖跂先生復借友聲

先生協力刻成是時漁洋久已解組歸田而兩先生誼

篤師門始終如一其足以取信者三也至於繪圖之事

在他人所籍以取信者特其餘事而已程氏自聖跂先

生僑居揚郡見黃景帶經堂集序友聲先生占籍儀徵見甘泉縣

錄其後數傳並往來於揚歛至於雲九堯緒則卜居儀

徵甚久吉人年近三十尙未一至岑山每以未能瞻仰

松楸爲憾余則謂盡孝者固在乎省先世之墓廬尤在

乎紹先世之家學述德者固在乎寶先世之手澤尤在

通集九

王求恕齋

乎溯先世之心源果能以肅菴先生之心爲心以聖跂

友聲兩先生之學爲學立身行己必求無愧鄉賢裔孫

則侍初堂緒業永綿而斯圖益見其可貴此不獨吉人

所當自勉而亦雲九堯緒所當其勉也夫

啟慶堂記

後漢書荀韓鍾陳傳贊云慶基既啟有蔚潁濱蓋以四

君皆潁川之賢故史家特爲之合傳然後世稱郡望者

惟陳氏獨擅潁川之名所謂慶基亦以陳氏爲至厚故

啟慶之語施諸陳氏爲最宜蕪州陳生伯平德衡江州

義門之裔其淵源出自太邱襲慶高門世濟其美夙具



肯堂之志乞余為之預定嘉名爰以啟慶顏其堂復述  
經義以告之曰周易文言傳云積善之家必餘慶虞  
仲翔注云乾為積善又為餘慶今按慶字本義訓為行  
賀凡人之相賀者發乎中心喜樂中心既願舉趾故其  
字从心从夂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及廣雅釋言皆云夂从徐氏繫傳云夂从行也段氏注云夂下曰以禮相奉慶也夂从貝故云以禮相奉慶从夂故云行賀人謂心所喜而  
行也事之可賀者莫如嘉禮吉祥而嘉禮必用儷皮故  
其字又从鹿省周禮大宗伯云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慶賀之也說文慶字下云古禮以鹿皮為犖故从鹿省鹿字下云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儀禮士昏禮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注云儷兩也皮鹿皮喜樂由於福備吉祥由於善修故  
云儷兩也皮鹿皮通集九 无求怨齋

慶字引而申之可訓為福周語韋注云慶福也亦可訓為善禮記注及廣雅釋詁皆云慶善也天道福善故善與慶義實相因以虞氏  
易象考之乾有善象有福象有嘉象有吉象有祥象故  
慶之象取諸乾震有喜象有樂象有行象有趾象有鹿  
象故餘慶之象又取諸震蓋乾為父而震為長子震之  
初九即乾之初九震之九四即乾之九四誠以父有積  
慶子實承之子得餘慶父實啟之記有之曰知為人子  
然後可以為人父然則能承前人之積慶者斯能啟後  
世之餘慶故啟訓為開乃肩之假借其本義起於門戶  
說文啟字下云教也从支君聲君字下云開也从戶口段氏注云按後人用啟字訓開乃廢肩不行矣此字不

入戶部者以口以諸家易象考之乾坤有門戶之象震  
巽亦有門戶之象乾有開象震亦有啟象足證能啟慶  
基以裕後者必先能承慶祚以光前蓋門戶微肯構之  
隆則家室兆充閭之慶矣生之尊公苟亭先生以名孝  
廉出為循吏保衛城邑功在巖疆遷擢方新勳績正未  
可量生既承茲昌緒益思光顯其宗盍就易象之大義  
微言求其躬行實踐遠則念太邱之盛德近則思義門  
之清芬吾知闕閭因積善而愈崇本支因餘慶而更茂  
將見潁川世澤培養彌深而蕪州有啟慶堂亦得與江  
州之書樓並著此則陳氏宗人所屬望而亦生之所當  
自勉也夫  
通集九 无求怨齋

成寶堂記  
郭生子貞階本蕪水舊族世系出自汾陽忠武王其先  
德光祿公授命危城大節昭著仰荷 天恩賜卹識  
者稱其不愧為汾陽裔孫生篤念前徽以述德誦芬為  
已任擬俟恭接 封贈請勅及 諭賜祭文碑文  
之後特建一堂於里第敬謹尊藏請余為之命名並乞  
作記爰名其堂曰成寶復舉唐史論贊紬繹其義以語  
之曰舊唐書汾陽王傳載其進所賜前後詔勅表云陛  
下曲垂惠獎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



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其所謂成寶者固以詔勅為寶也生今者欲建堂以崇奉

絲綸即取成寶為名上可以宣 殿陛之 隆恩

下可以繼家門之盛事聞者諒必以為名實相副允合

其宜而余之命此名者其意則更有進焉昔杜孟嘗訓

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是成寶者必以忠孝為先舊史

汾陽王論贊一則曰效忠再則曰忠良又言忠孝之門

有嗣誠以王之長子諡曰孝公其諸弟扈從奉天懋著

忠勤之節一門齊美世有令名故貞元時命都尉以代

國之封則獎其居忠履孝長慶時贈都尉以大傅之秩

通集九

手求恕齋

則褒其孝友忠貞足知汾陽子孫所以能成其寶者不

繫乎顯榮之相襲而繫乎忠孝之相傳柳氏家誠所謂

名門右族莫不由忠孝以成立之者其信然已否則唐

代勳藩與汾陽同時者大都朱紫滿門重珪疊組未嘗

無優詔手勅焜耀其家而繼起者但矜貴介於當時不

念艱難於昔日人皆知其非保家之主彼方詡其有得

位之才方其滿盈則簪裾徒在及其顛僨則搢紳難言

以視汾陽之累葉盛昌奚啻天淵相隔豈非驕妄非守

寶之道而忠孝乃成寶之基哉生家孝友相承積累深

厚光祿公成仁取義與其上世族祖奉直嘉議兩公效

忠於前明者後先輝映可謂名節風教增衣冠門戶之

光矣生既有志於肯堂當思以忠孝嗣其闕闕蓋故國

所寶者不在喬木而在世臣故家所寶者不在華軒而

在世德誠能繼承先志移孝作忠讀廕襲之 德音

則思何以報稱念屬付之治命則思何以顯揚吾知前

此郭氏以忠孝世其家者如會稽永興郭氏以望孝列

於高門宋書孝義傳云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孝道清

與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與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

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士高門原平一邦至

行欲以 穎川陽翟郭氏以勵忠顯其爵士 後漢書郭躬

翟人也家世衣冠拜為廷尉務在寬平弟子與少修家

業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劔賊臣姦

通集九

手求恕齋

黨珍滅宜顯爵上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穎侯郭氏數

世皆傳法律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

千石侍中郎將二十餘人 不能專美於前近可以紹光

祿公之家聲遠可以延汾陽王之世澤庶幾於成寶名

堂之義克副其實也歟

通義堂文集卷九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陳生伯平字說

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日夜分平權衡呂覽仲秋紀同高注云權秤衡也今按秤古作稱說文稱字下云銓也從禾再聲春分而禾生日夏至晷景可度禾有秒秋分而秒定故諸程品皆從禾蓋禾之生成適當二分之節其時晝夜相平權衡以平為主故仲春之月日夜分鈞衡石正權概鄭注云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然則仲秋之

通集十

一求恕齋

月日夜分平權衡者亦法天時之平以修人事之平而已說文平字下云語平舒也從亏從八八分也亏字下云象气之舒亏從万從一一者其气平之也万字下云气欲舒出与上礙於一也舒字下云伸也從舍從予予亦聲一曰舒緩也據此則平字本義為舒其訓為均齊訓為公正者乃引申之義耳舒字本義為伸其訓為紆徐訓為閑雅者乃假借之義耳方言舒訓為展廣雅云展舒也伸舒展也伸展直也凡物之平者皆伸直而能舒展衡之為體至直而為用至平其稱物之時自伸而舒展譬諸士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者必心平而氣直

然後能發舒其蘊蓄展布其經綸自來司政權主國柄者謂之鈞衡蓋士任天下之重不啻衡任千鈞之重商之阿衡宋之范希文當未仕之日即以平天下為己任猶權衡未經稱物之時其於和鈞關石之平已知其勝任愉快是故衡不能自稱其重士亦不可自稱其賢衡之自任不屑輕微士之自任亦不容菲薄惟其不肯自稱也故能均齊而公正此平字之引申義也惟其肯自任也故能伸直而展舒此平字之本義也周語載單襄公之言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故聖人貴讓此言不肯自稱者以紆徐閑雅養其平易之心

通集十

二求恕齋

也會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此言肯自任者以伸直展舒擴其平治之量也由是觀之士之有志於持衡者養氣固貴乎和平立志尤貴乎平直故自信不可太果而自期亦不可不高自知不可不明而自勉更不可不篤此當仁所以不讓可與立者復望其可與權也蘄州陳生德衡字曰伯平績學工文而慎密謙謹即其所擅長者亦遜謝未能其應對紆徐舉措閑雅視流俗之炫矜誇詡者固已卓爾不羣矣然余之所望於生者則在乎奮發於遠大之圖不以夙昔所已能者自囿凡經史所述均齊之實學公



正之嘉猷論世知人咸援以自勵匡居既有所蘊蓄則得位而伸其直道必能展布發舒傳所謂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廣大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乃平治之經綸有志於持衡者所當引爲己任也此則名字相應之本義也夫

郭生子貞字說

周易升卦六五爻詞云貞吉升階虞氏易象云坤稱階今按升卦下巽上坤升之六五即坤之六五升六五之貞吉升階即坤六五之黃裳元吉左氏昭十二年傳云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外

通集十

三求恕齋

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據此則貞即率貞吉即元吉蓋貞與險相對惠伯言易不可以占險誠以忠信者必不行險而行險者必非忠信有升階之吉者必無占險之心故卦詞爻詞但言利貞未有言利不貞者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鄭注云夫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其說深合經訓蓋私意不可問者不貞而行險之占也正事可以問者貞吉而升階之兆也說文貞字下云卜問也從卜貝以爲贄鄭君注周禮天府云問事之正曰貞又注大卜云貞之爲

通集十

四求恕齋

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釋名云貞定也精定不動惑也以諸說參互考之貞字本取義於卜問從來卜問者必先精定於正事而不動惑於私意然後能戒其險而存其貞立忠信爲基以永保其元吉然則欲應升階之吉者無他夫亦曰率其貞而已矣況升與无妄旁通貞與妄相反无妄念則誠有妄念則不誠不誠則其意私私則動惑其志而棄忠信以行險誠則其事正正則精定於義而主忠信以升階蓋妄必不貞貞自无妄既能无妄則凡不可階而升者固不敢誕妄以圖之即凡可階而升者亦不肯躁妄以得之此貞之所以爲

至誠至正所以爲至精至定所以爲至忠至信所以爲至和至義而升階之所以爲至吉也歟斷水郭生階字曰子貞天資淳篤勤學好問其議論頗知崇正嫉邪可謂具忠信之質而有尙義之心矣由是謹守樸誠堅持定識杜私意之漸防妄念之微庶幾不惑於行險之占而有得於升階之吉於錫名命字之本指乃無負也爰就經傳大義推闡言之以致勗勉之意焉

代先君子作

書陳奎五提軍退思圖後  
孝經聖治章云進退可度釋文引鄭注云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事君章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正義引章



注云進見於君則思盡其忠節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  
過由鄭注推之則進思在服官之時退思在致仕之時  
此就終身而言也由章注推之則進思在議政之時退  
思在燕居之時此就一日而言也案孝經既言進思退  
思復引詩以證之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夫中心藏之者即思之謂何日忘之者即進思  
退思之謂蓋賢臣愛君愛國之心無時或釋固終其身  
如一日也然則鄭章二注必兼取之而經義始全矣提  
軍陳公敦詩說禮有古儒將之風歷鎮三江全楚百粵  
在行間垂六十年所至之地必以講求武備爲先道光

通集十

五求恕齋

己亥移節福建其時暎夷不靖沿海戒嚴公乃參攷載  
籍用礮之法加工製造火藥庚子六七月間夷船兩次  
突犯廈門皆懾於礮火之威望風而遁士民莫不歸功  
於公乃公方撫躬歉然繪退思圖以自警用章義也及  
解組歸田復盡心籌畫作退思圖說以見志用鄭義也  
昔士貞子告晉侯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社稷之衛也其後林父果以勝敵受封貞子亦以舉  
賢賜邑當時僉謂貞子能知人而林父善補過然究之  
林父爲帥雖桑榆克收而東隅已失論古者不能無遺  
憾焉若公則所向無前未嘗少挫其勳名之重威望之

隆視林父奚啻倍蓰而僅自居於退思以附於林父之  
補過豈非所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者耶文淇於公  
爲部民承命題詞於圖末因述退思之義以就正於公  
焉

丁默齋先生撰夷圖序

昔歸熙甫陳禦倭之謀海剛峰畫平黎之策考其建議  
歲月二公尙未仕於朝而當時不以越位自嫌後世不  
以侵官相誚蓋同仇敵愾公義昭然故亂臣賊子人人  
得而誅之不必士師而蠻夷猾夏亦人人得而攘之不  
必將帥況紳士爲斯民表率尤當倡大義於鄉閭以激

通集十

六求恕齋

勵眾人之忠憤者乎道光壬寅暎夷竊據丹徒有窺伺  
江北之意淮安紳士相約團練保衛於時山陽丁默齋  
先生慷慨運籌欲出奇以決勝及夷船既退淮郡解嚴  
復繪攘夷圖以自述其壯志咸豐乙卯出斯圖見示命  
爲題詞竊謂夷人橫行因粵之奸民勾結夷人就撫因  
粵之義民奮興而聯絡義民以懾服奸民者則紳士之  
用力爲多故夷氛之平由於民心之固而民心之固又  
由於士氣之申昔人謂欲治洪水必先正人心而在乎  
日則欲攘夷狄必先正人心然非士氣發舒則人心  
不能疑固若先生此圖雖僅託諸空言未嘗見諸實事



而藉以振揚士氣感動人心豈非廉頑立懦之助也哉  
吾鄉阮文達公督兩廣時察暎夷性情桀驁遇事每加  
裁抑嘗見酒肆畫西洋館圖斥爲被髮祭野之萌諭府  
縣立時撤毀識者服其識微知著有古賢哲之風先生  
與文達題晦不同而繪攘夷之圖與撤洋館之畫其用  
心若合符節蓋維持世教本不以出處而有殊矣知言  
者當不目爲迂闊也夫

順民情以固民心議

舉行團練原望其固守城池必無事時能巡城斯有事  
時能守城故與其巡街莫若巡城然驟語以巡城恐民

通集十

七求恕齋

情惶駭則措施當有漸轉移貴有機其所以因勢利導  
者莫若博采羣言廣行便民之政則心悅誠服可以不  
介而自孚孔子贊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  
民忘其死孟子論得民心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爾也太史公述管仲治齊曰與俗同好惡下令如流水  
之原令順民心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  
漢書載晁錯議政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  
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  
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夫孔  
孟所言者純乎王道管晁所行者涉於霸術而其意無

不主於便民然則同好惡以順人情俾各得其欲而忘  
其勞斯令下而民皆悅服此實切要之急務而非迂闊  
之常談也果其鼓舞振新咸知大義則官民一體上下  
相孚將見百廢可以次第具興豈但巡城守城之事哉  
謹議

防火患以寓兵法議

團練保衛所以固結人心而鼓舞之機貴乎陰有所寓  
使其振作奮迅而不自知若火患謹防而兵法即寓乎  
其中尤其最要者也揚郡水倉本多救火者無不勇往  
雖城隅僻巷深夜忽有火災而各倉水龍奔走赴救人

通集十

八求恕齋

心齊一有同仇敵愾之風誠以犒賞優號令信故衝煙  
蹈火而不辭也寇亂以後救火器具罕存一聞出諸人  
情惶惑倘遇奸民乘機肆掠必有驚潰之憂況今歲雨  
澤頗稀尤爲可慮似宜酌撥捐款將各倉水龍及器具  
號衣次第逐漸增補卽於各團壯丁之內擇其嫻習救  
火者令充各倉水兵以紳士稽察其事偶有火警督令  
趨前既可安紛擾之人心卽以懾竊發之匪類撲滅後  
立發捐項獎賞藉以興起其爭先恐後之心由是號令  
漸行人心漸固設有寇警庶可望其眾志成城況各行  
戶捐貲者見水倉器具畢修益信功歸實濟自必更爲



踊躍迨寇氛蕩平而各倉水龍功效猶被於數十年以後德莫大焉鄉先輩汪容甫先生頌游擊白公云自公至而火不為災夫兵猶火也周以司燿隸夏官而掌行火之政令蓋以兵火為官聯而公能舉其職也今兵革未靖火患宜防較承平之時關係尤鉅誠能修火政以寓兵法則人心感頌奚啻媿美於白公哉謹議

鹽阜潮河新築長圩記

代秀水杜小舫觀察作

周易習坎之象取諸重險彖傳始言天險繼言地險而終之以設險誠以天險非人所能為地險則人可致力設險者在乎合人和以修地利而順天時故師卦內坎

通集十

九求恕齋

外坤其彖傳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言能以眾正則眾志可成城也其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言能設水防則水勢可固圉也設險之時義大矣哉鹽城阜甯兩邑之間特射陽湖為地險由阜甯南門外西行六十里為滕龐鎮自鎮以東湖面漸寬行二百餘里乃入於海自鎮以西湖面較狹名為潮河當冬春之交寬僅十餘丈又西四十里接馬家蕩即湖之來源界連寶應山陽形勢甚闊故防湖者以中流之潮河為最要而上下游次之同治壬戌正月捻匪竄擾阜甯有窺伺鹽城之意文瀾時在泰州奉 都轉喬公檄統帶礮

船水勇兼程前往協防既抵鹽城即定議於北關二里外之天如閘興築土城四十五里外之上岡鎮河口與築土圍七十五里外之小關口與築礮臺三座其臺即在射陽湖之南岸湖中復停泊礮船碁布星羅聲勢聯屬捻匪屢次突至湖濱因北岸無船上下游不能徑渡遂分遣悍賊由潮河水淺之處策馬長驅兩邑義團協贊官軍防禦施放鎗礮殲其前鋒餘眾反走倉皇多陷於淖由是狂氛大挫不復鷓張然潮河值水落之時礮船無從施展南岸兵勇絡繹梭巡晝夜勤勞不遑啟處雖人和已得而地利未全將宏設險之謀用廣集思之

通集十

十求恕齋

益爰請阜甯裴樾岑進士

蔭森

鹽城李小峰中翰

秀良

金小村主事

從新

邀集眾紳士籌議沿河一帶建築長

圩西自滕龐鎮起東至馬家蕩止其中所歷之高作莊蝦鬚口太平橋裴橋新陽村首尾三十九里同時興工築圩之人即用團勇遇有警報各就工所嚴防所築圩身其高六尺頂寬一丈一尺外壁立而內坡斜取土於圩外即在大汎潮痕之中就勢挑濬濠溝其深六尺寬一丈一尺溝以內二尺之地留作圩基丈尺一律相符工費皆民捐民辦論湖邊地段阜甯居其七鹽城居其三論圩內田廬鹽城居其八阜甯居其二哀多益寡酌



數勻難以近西二十九里之地歸鹽城業戶分修近東  
十里之地歸阜甯業戶分修計畝派工所需工費即取  
給於捐款其率佃來築者以工抵費雇人代築者照工  
捐費每田一畝捐錢五文各業戶欣然樂從釀貲踴躍  
馬廠董事馬封五布經松年慨然願墊錢三千串遂於  
二月廿四日開工兩縣共設圩董一百餘人分作五段  
按段分督逐日監工萬眾一心人百其勇版築競作礮  
鼓弗勝遂以三月 日告成工程如式圩既屹立則  
防禦者有所憑依濠既濬深則覬覦者無從馳突當興  
築之始捻匪即已斂戢不前加以各路大兵層層兜剿

通集十

十一求恕齋

賊黨望風震懾潛遁遠颺不日迅奏蕩平闔境咸得安  
居樂業是舉也實因諸紳士誼篤粉榆情聯桑梓各居  
民同仇敵愾趨事赴公文淵藉手成功幸無隕越仰荷  
漕帥吳公獎以督同勸導籌畫有方華袞之褒愧難  
克副兩邑紳士諸君復請撰記勒石以永其傳文淵豈  
肯掠美攘功以爲己力而此圩之建足以禦災捍患則  
不可以不書自來說周禮者皆謂遂人溝洫之制非獨  
正經界以防旱潦而南東其畝亦能阻戎馬之奔衝今  
井田雖難以復行然因時制宜者不必盡師古人之迹  
要當師古人之意觀於夏官司險云掌設國之五溝五

涂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賈疏云皆有守禁則非遂人門  
間五溝五塗但溝塗所作隨所須大小而爲之皆準約  
田間五溝五塗此即田外築圩圩外浚溝之法所自防  
也掌固之職云願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鄭注云眾  
庶民遞守固也此即紳士督工團勇興築之法所自防  
也掌固又云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以贊其不  
足者鄭注云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合  
也此即鄰邑居民通力合作之法所自防也蓋司險掌  
固之職主設險以保邦足證周易與周官正相表裏昔  
人善師其意興水利以固封疆者如何承矩之築河朔  
諸塘孟珙之濬江陵三海史冊所記歷歷可徵即以鹽  
阜往事言之前明嘉靖中倭寇闖入官軍據捍海堰賊  
不能前境內獲安實恃堰以爲保障顧氏祖禹所謂不  
恃田疇攸賴而亦守禦所資也此圩廣袤尺度雖不及  
捍海堰之崇宏然禦寇衛民功亦相埒今圩工幸已藏  
事所望者在後此之培修昔乾隆初年鹽城縣令黃君  
垣作圩岸志其篇末有云人情久逸而畏勞安近習而  
不知古法狃目前之便恃垂成之局忘不測之境屢年  
督治幸觀厥成後之治者保守勿墜更以擴區區所未  
盡者而補苴之垣深有厚期焉至哉斯言可謂先得我

通集十

十一求恕齋



心矣所願繼今以往良有司與賢士大夫接踵而興和衷共濟將見此圩鞏固永為兩邑藩屏運有備無患之良圖收興利除害之實效上可為提封奠其磐石下可為閭里闢其田濤此固守土之官與居鄉之紳士所當交相勉勗以倡率黎庶者也故詳述願末揚推言之俾來者有所考焉

法家出於理官說上篇

漢書藝文志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隋書經籍志云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

通集十

三求忍齋

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案據鄭氏禮記注夏時大理之官即唐虞士官殷周司寇之官月命云命理贖傷鄭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而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寇鄭注云此亦殷時制也而周禮秋官司刑之職本隸於司寇是隋志言司寇司刑與漢志言理官其說初無歧異惟漢志兼言賞隋志專言刑此則隋志之疎不若漢志之密欲考法家之宗旨者所當辨職業於理官矣今夫寧僭無濫者為國之常經勸賞畏刑者恤民之大體左氏襄二十六年傳云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權及淫人刑濫則權及善人若不僭而過寧僭無濫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是以將賞為之加厲將刑是故皇陶執法以討罪而先述服章皇陶為之不舉

通集十

古求忍齋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訟上九爻辭也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日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今按皇陶所言之服章雖不指聽訟然據訟卦所言則聽訟之時固有錫服受服之事矣司寇懸法以糾民而特詳察異日野刑上功糾力二日軍刑上命糾守三日鄉刑上德糾孝四日官刑上能糾職五日國刑上恩糾暴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鄭注云糾猶察異之暴當為恭字之誤也賈疏云謂萬民犯五刑察取與之罪使別異善惡則尚書畢命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以其上四刑皆糾察其善不糾其惡以類言之故知是恭蓋班賞雖司勳之專職司勳云凡賞無而理官亦得與聞也推之方士之法時修而賞與誅咸舉方士云以時修其縣濼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士師之法掌禁而賞與罰兼施士師云掌國之五禁且也法莫肅於狩田而賞獲以解斬甸之厲大司馬云斬牲以左右甸陳日不用命者

斬之遂以狩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注云鄭司農云此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元謂得禽獸者取左耳法莫急於軍旅而賞賚以濟孳戮之嚴當以計功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湯誓云爾尚輔子一人于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子則孳戮汝誠以有威者尤宜有恩示懲者更當示勸必罰者斷不可不信賞耳觀於法家之書今日流傳者以管子為最古漢志子於道家不甚允協隋志改隸於法家當從之諸篇之言及於法者大抵以賞與罰對言無以賞怒無以罰法篇云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任法篇云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他篇以賞罰對言者不可枚舉且其中有雖言罰而仍以賞為主者九守主賞篇云用賞必刑賞信必莫不聞化矣有不言罰而專以賞為事者輕重甲篇云士忿怒



爭進而無止重祿重賞之所使也輕重乙篇云終歲之  
 租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破萊軍非其地商其君此素  
 賞之也然則管子之治齊固能傳周禮於理官不愧為後  
 世法家之祖矣自是以降慎子鄧析子諸書漸入於深  
 文而猶以賞罰相提並論未嘗顯然偏用罰也漢志慎  
 二篇列於法家云申韓稱之鄧析二篇列於名家高似  
 孫子卷云觀其立言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晁公武  
 讀書志云蓋兼名法家也今案慎子君人篇言殊賞殊  
 罰御覽引慎子逸文言虞夏商周皆以賞罰並言鄧析  
 子無厚篇云喜不以賞怒不以罰轉解篇云喜而便賞  
 不必當功怒而便罰不必值罪又云言有善者則而賞  
 之言有惡者顯而罰之為善者君與之至於商鞅韓非  
 賞為惡者君與之罰亦以賞罰並言至於商鞅韓非  
 之徒競尚繁苛務為殘忍其書雖亦間及於賞而終以  
 罰為指歸於是理官之用賞者少而用罰者多商子去  
 通集十五求恕齋

重罰輕賞民死上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韓子  
 心度篇云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刑勝治之首也賞  
 繁亂之即其懸賞以勸告姦亦不過藉賞行罰商子開  
 本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韓子制分而法家之弊遂失  
 於刻薄寡恩矣漢志云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  
 傷思薄厚追羸秦以還法官有大理司理之稱明代以推官  
 司理或作司李今案管子法法篇云臯陶為李注云  
 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字李同理是理李本通用也但  
 主刑而不主賞竟致恩威勸懲截然兩途其於用罰之  
 中畧寓用賞之意者惟漢採周官議辟之典小司寇云  
 之辟二日議故之辟三日議賢之辟四日議能之辟五  
 日議功之辟六日議貴之辟七日議勤之辟八日議賢  
 之辟鄭司農注議親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注  
 議賢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注議貴云若今時

吏墨綬有罪唐沿隋志減贖之條隋書刑法志云其在  
 先請是也唐沿隋志減贖之條隋書刑法志云其在  
 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唐  
 六典刑部郎中員外郎條下云迺立八議注云周禮以  
 八辟麗邦法附刑法即入議也自魏晉宋齊梁陳後魏  
 北齊後周及隋皆載於律唐律疏義云諸八議者犯死  
 罪議定奏裁流罪以下減一等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  
 爵得請者之祖父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以  
 下各從減一等之例諸應議請減及九品以上之官若  
 官品得減者之祖父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以  
 庶幾乎惇仁延賞之遺風稍留其一綫耳乃理官或援  
 八議而加等或視八議為具文遂並此而欲廢之矣唐  
 書唐臨傳云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於其異於眾臣  
 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於隱者所以議親刑不上大  
 夫所以議貴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為嫉其賢能謀  
 致深法今既許議而加重刑是與堯舜相反不可為萬  
 代法錢氏大昕養新錄古律有蔭減贖條云唐制亦  
 承隋舊制八議本周公之制至是始著于律唐宋相因  
 通集十去求恕齋

莫之或改明名例律雖載八議之條乃戒治要之理以  
 獄官勿許引用而先王忠厚之意漸減盡矣要之理以  
 里為聲里取義於土田說文里字從田分地者本酬庸  
 之典魯頌閟宮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禮法為灋之  
 省灋取義於解廌說文灋字下云刑也平之如水今  
 文省廌字下云解廌獸也觸邪者正旌直之心解廌飾  
 於冠明以來解廌繡於服後世習法家之言而任理官  
 尚有古人舉直措枉之意後世習法家之言而任理官  
 之職者苟不顧名思義以明乎漢志信賞之源則昔賢  
 所謂比戶可封刑措不用者又何由識其本哉杭氏世  
 愚安之長沙序云讀書不讀律是致君堯舜無術也讀  
 律而不讀書謂能致君於堯舜吾不信也致以厚其  
 俗靜以鎮其僇刑期無刑以俟其自化生堯舜之世治  
 堯舜之民如是而已矣若夫矯尾厲角矜鉗束禁制以



為能此法家之所  
尚而吾儒勿道也

法家出於理官說下篇

理字本義為治玉引申其義則為事理物理之稱

玉也段氏玉裁注云戰國策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

是理為剖析也玉雖至堅而治之得其理以成器不

難謂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於無憾而

後即安是之謂天理是之謂善治此引伸之義也而

理之難明莫若聽訟故刑官謂之大理蓋其剖析為至

微矣焦氏循理說云惟先王恐刑罰之不中務於罪辟

官即謂然天理不外乎人情故情理可以互訓大戴禮

云則得教之情也高注亦訓情為理晉書刑法志云夫

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戴氏震孟字義疏證

云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自

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繫人而理官治獄首貴乎得情宰

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而理官治獄首貴乎得情宰

云六日以敘聽其情鄭注云情爭訟之辭賈疏云情謂

實情小司寇云用情訊之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鄭注

云用情理言之賈疏云恐有枉能準理以度情者斯謂

之忠恕逸周書謚法篇云情剛強理直曰武孔注云理忠

也晉書衛玠傳云玠嘗以人理直曰武孔注云理忠

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加以人有不故法家當以忠恕為

心左氏莊十年傳云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日

海之以忠也昭六年傳云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故

通集十

七求恕齋

之禮荀子大略篇云禮者法之大分後漢書卓茂傳云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

治汝汝何所蓋出乎禮斯入乎刑耳後漢書陳寵傳云

措其手足何所蓋出乎禮斯入乎刑耳後漢書陳寵傳云

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

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惟忠信

之人知理之實依於禮禮記禮器云忠信禮之本也義

以學理苟無忠信亦惟忠恕之吏知禮之克止其刑書

之人則禮不虛道亦惟忠恕之吏知禮之克止其刑書

刑之法志云書云伯夷降典悲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

隄之防溢水也禮制未立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

也顏注云慈知也此理官與禮官之司法家與名家

之說所以常相表裏者也漢志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

並言後之習法律者世人亦目為刑古之君子以禮法

名但名家之出於禮官則知者鮮矣古之君子以禮法

自修其責己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居恆則毀譽

褒貶之際必以忠恕持其平公羊莊四年傳云春秋為

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昭二十年傳云惡惡止

其身善善及子孫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

成人之惡成九年蒞官則賞罰懲勸之間尤以忠恕秉

其正蘇氏軾刑罰忠厚之至論云賞之過乎仁罰之過

人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使天下相率而懷刑讀律

則據理而飭躬包慎伯先生讀律說云僕於友生之績

通集十

大求恕齋



後漢書吳祐傳云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是可知引  
謂觀過斯知人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是可知引  
經術以決疑獄漢書見寬傳云治尚書以古法義決疑  
獄二百三十二事動者章句以解律文魏明帝承用秦  
漢舊律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  
家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惟  
儒家乃能精於法家理與禮其道一而已矣禮記仲尼  
也者理也樂記云禮也何必謂為學者但言禮不言理  
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何必謂為學者但言禮不言理  
哉凌氏廷堪復禮下云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  
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今案樂記云不能反躬天  
理誠矣人化而亂真之有哉今案樂記云不能反躬天  
之制禮樂人為之節據此則禮固因理而制矣况說卦  
傳云窮理盡性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得謂聖學言禮不  
於釋氏未免矯枉過正又何必謂為治者以禮不以  
通集十 尤求恕齋

理哉焦氏循理說云後世不言禮而言理九流之原各  
禮不以理也禮論辭讓理辨是非可知理足以啟爭而  
禮足以止爭也今按坤六五文言云君子黃中通理正  
位居體虛注云坤為理繫辭上傳云禮言恭致恭以存  
其位者也虞注云坤為禮據此則理與禮皆取象於坤  
禮以存位理以正位皆治天下之要道也況禮記禮運  
云禮遠而分定喪服四制云理者義也管子心術篇云  
理也者明分以論義之意也是理可明分禮可定分  
皆足以止爭矣焦氏謂理足以啟爭亦未免於偏執後  
之君子論人則繩之以理而不復揆之以情錢氏大昕  
異自序云更有空疎措大輒以袋貶自任不稽年代不  
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心  
過刻子尤為政則驅之以刑而不復齊之以禮漢書賈  
不效也為政則驅之以刑而不復齊之以禮漢書賈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篋篋而不知大禮夫禮者禁於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  
而禮之所為有嚴厲而無思想良法在而美意亡矣洎  
生難知也

乎末流論人則例加責備之詞錢氏大昕潛學堂續集  
代儒吹毛好論議妄引春秋法務責而已之悖乎禮者  
賢者備善人不可為大姦翻得志乃飾非以拒諫為政則全施督責之術乃阿二世意以  
書對曰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何足貴哉  
督責必則所求不得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  
而身之違乎理者又逞巧以逃刑究之壞法舞文者詎  
免於受誅王制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  
柳公綽傳云行部至鄆縣縣二吏犯法一賊賄一舞文  
獄具判之日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酷法暴刑者終歸於自斃史記商君傳云商君亡至關  
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為法之敝一  
此或錢氏大昕鼂錯論云禮有議貴議能之例而法家  
庸詎知適以自禍也是故任刑之君常至於亂國任法  
通集十 尤求恕齋

之臣常至此皆借禮文以肆辨而不循禮節以自修縱  
於殺身已情以恣睢而不體人情以忠恕故流弊至此極耳然  
則欲求法家之無弊必在理官之得人而荀子所謂有  
治人無治法者誠千古不易之論也夫  
胡自公先生耕餘訓俗圖序  
昔少皞紀官九扈為農正以扈民說者謂各隨其宜以  
教民事蓋扈有止義扈民猶言止民既能止民之惰游  
斯能教民之勤儉是上古農官所掌固以訓俗為先矣  
周禮籥章云以樂田畯鄰司農注以田畯為古之先教  
田者小雅甫田云田畯至喜鄭箋以田畯為今之耆夫



據此則漢之嗇夫卽周之田峻亦卽上古之農正其所  
謂教田者正藉此以教民耳漢書百官表云鄉有三老  
嗇夫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今按教化雖掌於三老  
而嗇夫亦得與聞故後漢書爰延傳言其爲外黃鄉嗇  
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此嗇夫能訓俗而  
民服其教也漢書循吏傳言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官至  
大司農桐鄉民共爲起家立祠歲時祠祭此訓俗有成  
績而民懷其恩也沿及明初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  
眾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  
亭凡戶婚田土鬪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民有怠惰不

通集十

王求恕齋

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民榜例懲治蓋舉三老嗇夫兩  
職屬諸里老一身其訓俗科條猶見崇尚孝弟力田之  
意迨洪熙宣德以降有司於里老之選罕能慎擇其人  
以致接待之禮益輕其聲望亦漸替由是稍知自好者  
皆恥不肯爲而教訓正俗之權惟隱君子實肩其事蓋  
以儒者無論出處升沈皆有世道人心之責身雖不仕  
而訓俗之念未嘗一日忘也高郵胡自公先生其上世  
襲本衙指揮屯田於寶應先生服疇食德務穡勸耕暇  
時招集鄰人列坐場圃演說孝慈友睦故事環而聽者  
多感悟焉同人繪耕餘訓俗圖以紀其實先生之曾孫

槐窗廣文 呂杖仙徵君 泉並以砥行礪名紹承舊緒廣  
文勸鄉人息爭止訟因而釋憾修好者甚多徵君講貫  
良知誠惻所孚雖顛魯亦能啟發而溯其所自則皆先  
生厚澤之貽也廣文既歸道山徵君屬毓崧爲作墓誌  
其行略內述及先生事跡爰出是圖共觀屬撰序文嘗  
考成周之世鄉先生與鄉大夫並列其時鄉官卽本鄉  
之人進則爲鄉大夫退則爲鄉先生故凡族黨比閭分  
鄉大夫職業者不論班秩崇卑師儒耆宿具鄉先生儀  
型者亦不論聲名顯晦蓋鄉大夫之位大都以鄉先生  
居之而鄉先生之稱不得以鄉大夫括之訓俗之政雖

通集十

王求恕齋

自鄉大夫操之而訓俗之方尤望鄉先生輔之是以孝  
經云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  
觀進退可度此鄉大夫訓俗之本也儀禮士相見禮云  
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眾言  
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此鄉先生訓俗之體  
也漢代朱邑爰延以鄉先生兼攝鄉大夫而訓俗之效  
旣彰陳太邱王彥方以鄉先生贊佐鄉大夫而訓俗之  
功亦著至於前明中葉鄉大夫之制幾廢而其任遂專  
寄於鄉先生所繫於風教之源者益見其重矣若先生  
才足以司稼而未膺農正田峻之官德足以化民而未



加三老嗇夫之秩然其言行德義矜式鄉邦而訓俗之心極其懇摯聞其語者孝弟忠信慈祥之念油然而自生宜乎里黨奉爲楷模孫曾守其矩矱書傳所稱賢人在下則美其俗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庶幾其近之矣然則此圖之流傳不獨胡氏後賢所當珍護其亦鄉人士君子所當取法者歟

胡康齋先生課耕圖序

周頌載芟篇云侯彊侯以鄭箋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能左右之曰以周禮太宰云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注云若今傭賃後之論農政者因謂在昔課耕

通集十

孟求恕齋

之事但有傭賃而無佃人然古者卿以下必有圭田趙氏孟子注據周禮載師之士田謂自卿以下至於士皆有圭田其說最爲精確夫卿大夫士之圭田昉於天子諸侯之籍田耕籍田者旣以庶人終畝則耕圭田者亦以庶人終畝可知終籍田之畝者旣非傭賃則終圭田之畝者必係佃人可知左氏成十年傳云使甸人獻麥杜注云甸人主爲公田者今考甸與佃皆從田字得聲可以通用禮記王制注以治田出穀稅釋甸字之義則甸人卽係佃人蓋甸爲正字佃爲假借字耳周禮有甸師掌統馭甸人之權猶後世有屯官膺督率佃人之任

是故甸得有師此王朝侯國所特置也田必有佃此卿大夫士所通行也烏得謂課耕之事止屬於傭賃而不屬於佃人哉特三代以前卿大夫士之課耕有佃人而無傭賃庶民之課耕有傭賃而無佃人至於三代以後則卿大夫士之家不盡邑居亦可兼有傭賃庶民之產無復限制亦得兼有佃人此固時異勢殊不能有沿而無革然課耕者必當躬親勸勉加以慰藉勞來而世族有祭田者尤宜體恤其佃人傭賃則無今古之分也高郵胡康齋先生上世爲高郵衛官而屯田於寶應故祠墓祭田皆在汜水生平持躬極儉而待人最寬馭傭賃

通集十

孟求恕齋

則憫其衣食艱難撫佃人則矜其牛種乏闕每逢耕耨之日常攜飲饌以行犒厥勤劬俾知感奮由是惰農激勵力穡有秋鄉人爲繪課耕圖以記其迹先生之哲嗣杖仙徵君泉出圖以示毓崧屬爲作序嘗考小雅楚茨以下四篇始言務農終言奉祀信南山甫田大田皆言會孫集傳以爲有田祿者主祭之稱於情事較合詩中所云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課耕之時上下相親因和樂而致綏豐之慶此圭田世祿之澤所以歷久而彌長也今胡氏之先本世祿而兼有圭田先生嗣美席芬守家祠之祭



而課督耕稼恆善遇其傭賃佃人可謂以仁粟祀先而  
能亢宗續業者矣昔漢時樊重世善農稼課役童隸各  
得其宜財利歲倍王丹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  
勤者而勞之邑家相率以致殷富觀於先生之舉措安  
見古今人不相及歟況乎士族之明農其志不僅在於  
畝畝是故禮記儒行篇云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  
祈多積多文以爲富杜孟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  
經史吾家之田丁顛盡其家貲置書語人曰吾聚書多  
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此並簡策之格言讜論足以  
垂範百世者矣然則先生以禮耕學壽修其身以經畚

通集十

五求恕齋

墨莊課其子行見孫曾繼起光大門閭所謂以義理爲  
豐年者諒亦可掇左券也夫



通義堂文集卷十一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千金方考上篇

舊唐書孫思邈傳云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新唐書  
藝文志云孫思邈千金方三十卷晁氏郡齋讀書志陳  
氏直齋書錄解題皆云千金方三十卷孫思邈撰案千  
金方之書以孫徵君所編為特顯而千金方之名以范  
世英所立為較先蓋范與孫本屬同時范書早行而久  
佚孫書後出而廣傳故人但知有孫書而不知有范書

通集十一

一求恕齋

耳隋書經籍志載千金方三卷范世英撰未言世英為  
何代之人新唐書藝文志列其書於徐之才秘方之下  
姚僧垣集驗方之上隋書范世英撰之下即次以徐王  
方五卷據北史徐之才傳云封西  
陽郡王疑所謂徐王  
者即指之才而言今考僧垣卒於隋開皇三年以前  
周書本傳云隋開皇初進爵北  
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  
年以後北史本傳云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又云  
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  
侍中太子太師案後主紀云武平二年左僕射徐之才  
為尚書令三年以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侍中祖珽為  
左僕射據此則祖珽執政與之才罷相皆在三年矣本  
傳但云年八十卒而不言何年然其在三年以後則固  
有明也由開皇三年上溯武平三年相去不過十載僧垣  
與之才既為同時之人則世英與徐姚亦為同時之人

可知孫徵君之卒在唐永淳元年舊書本傳云永淳元  
年卒新書本傳云永  
淳初卒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云永淳之號  
本只二年初與元年有何分別何必改作自云開皇

辛酉歲生至唐咸亨癸酉年七十三舊書本傳載盧照  
鄰序云思邈自云  
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王氏鳴盛云開皇辛  
酉隋文帝在位之二十一年是年改元仁壽至照鄰作  
序之年癸酉是志高示在位之二十四年咸亨四  
年當云年七十三而云九十三者此傳刻之誤耳以是  
推之則永淳壬午年八十二似其生較晚不與世英同

時矣然當世之人皆言徵君不啻百歲舊書本傳載照  
鄰序又云詢之  
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詭周齊間事歷  
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王氏鳴盛云思邈  
蓋不欲以長生不死驚駭世人故自隱其年此說甚精

深得徵君之意孫氏星衍千金寶要序云家徵君生於  
後周余檢舊書本傳云周宣帝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  
輔政乃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夫周宣帝在位之時  
隋文帝尚為宰臣未建開皇之號而徵君已隱居却聘  
則斷非生於隋也王氏鳴盛云上文明云周宣帝時隱  
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博士此何  
以云開皇又云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

通集十一

二求恕齋

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夫信為洛州總管在西魏  
大統三年十月其罷洛州總管在大統四年八月居此  
職者不滿一期周書本傳云大統三年秋至長安率眾  
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四年戰不利  
東魏遂有洛陽據周書文帝紀得洛  
陽在三年十月失洛陽在四年八月下距後周受禪凡  
十九年而徵君於是時年已弱冠則並非生於後周也



以聖童言之則非廿一以外之語以弱冠言之則非十九以內之詞徵君見信之時其年必適滿二十自大統三年四年上溯二十年前為北魏神龜元年二年徵君之生當在此兩年之內至北齊武平三年年五十四五至隋開皇三年年六十五六是徵君與徐氏姚氏固同時也然則與范氏同時又何疑乎隋書經籍志之例所紀書目以撰述之人卒於隋義甯二年以前者為斷其唐初始卒者一槩不收舊唐書高宗紀云顯慶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進史官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四庫全書隋書提要云其十志本名五代史志以隋書居末故列於隋書之中案唐初諸人如陳叔達蕭瑀虞世南魏徵之流皆卒於顯慶元年以前並有文集而經籍志絕不關入

通集十一

三求恕齋

他如陸德明孔穎達顏師古等詮釋經史之書俱用此例足以見其界限之嚴矣 范氏之千金方既得著錄則其書必行於義甯二年以前矣葉夢得避暑錄話言孫徵君作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後三十年作千金翼其說必有所據核以千金本書自述之詞有言貞觀四年者有言貞觀七年者有言貞觀中者外臺秘要卷三十丁腫門引千金論曰臣以貞觀四年云云又丹毒門引千金方曰臣以貞觀七年三月八日云云又惡疾大風門引千金就貞觀中一語釋之顯係追敘論曰臣以貞觀中云云之詞此書告成至早亦在永徽元年徵君年已百三十三二三歲可證葉說之確若自永徽元年以後更數三十年則千金翼方之成當在永隆元年徵君時年百六十

二三歲又閱二年乃為永淳元年徵君得年百六十四五歲王氏鳴盛云舊於傳末直云永淳元年卒更不言年若千蓋的年實無可考而以上文歷敘者參詳之則自是百餘歲人不言可知矣新則改云永淳初卒而又添一句云年百餘歲則反成贅疣案新書之贅誠如王氏之說至於徵君之年雖難確指然其歲數在百六十以外則實有明文若新書於百字下增六十二字則無可以享壽之歲推成書之年亦相符合則其書必出於永徽元年以後矣范氏之書早行於世徵君未有不知舊書本傳云初魏徵等受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是經籍志之載范書固徵君所知故所編之書名曰備急千金要方以別於范氏之千金方與葛稚川所編之書名曰肘後救卒方舊唐書新唐書藝文志皆有救卒二字晉書葛洪傳救卒以別作要急隋書經籍志但言肘後方者從省文也以別

通集十一

四求恕齋

於扁鵲之肘後方隋書經籍志有扁鵲肘後方三卷事正相類唐宋以下醫家撰述未嘗言及范氏之書其為久佚無疑故後人引徵君之書多從省而曰千金方者因范氏之書已亡與引稚川之書多從省而曰肘後方者因扁鵲之書已亡事亦相類蓋書果並列則同文者恆患其淆書既專行則省文者不慮其混也范書之名千金雖未審其何所取義然揆度其情疑亦如莊子所記百金之方宋人不識史記所記萬金之藥夫傳皆言其價之鉅耳若手之藥徵君之書則專以拯人為念而非以獲利為心其自序云以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故以



為名也徵君特著此義蓋亦申明真譎然仁者之言宜其廣傳於天下後世矣豈僅以卷秩十倍於范氏為足見裒輯之富哉

千金方考中篇

新唐書藝文志於孫思邈千金方三十卷之外復載其千金翼方三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並與之同四庫全書收千金要方九十三卷簡明目錄云唐孫思邈撰原本三十卷又千金翼方三十卷此本混合為一孫氏星衍千金寶要序云千金方本與千金翼方為二書今俗本千金翼方九十三卷案翼字乃不知何要字之誤

通集十一

五求恕齋

人更其次第千金前方竟不可別案要方翼方之古本雖已不傳然外臺秘要所錄之方援據此兩書者居其大半而門目卷第亦皆縷析條分彼此秩然不相牽涉今即所徵引者參伍錯綜以求之其體裁異同尙可得而考焉是故就序次而論有要方本在前翼方移於後者要方編在卷五翼方編在卷十一見外臺卷三十五所引要方虛在卷十翼方虛在卷十八見外臺卷五引有要方本在後翼方移於前者要方編在卷十五翼方編在卷二十七所引要方虛在卷二十八所引翼方虛在卷十五其異一也就編訂而論有要方本合為一翼方特分之者要方編在卷二十六翼方則跌傷在卷十一蠱傷在卷二十四見外臺卷二十九及卷四十所引有要方本

分為二翼方特合之者要方面病在卷六疔贅黑子在卷二十四翼方則面病與疣贅三十及卷三十二所引其異二也就釐輯而論有要方卷數本多翼方反較少者凡兩卷翼方卷十一為小兒方

要方探古書而翼方復探之者仲景療傷寒大承氣湯

要方有要方述舊論而翼方復述之者肘後療中蠱論

要方亦加減之者刪繁療霍亂伏龍肝湯千金并翼

要方著妙法而翼方從而著之者千金療漆瘡磨石泥

要方有要方施禁術而翼方從而施之者千金療貓鬼

若夫所記之方翼方與要方約同而品味偶有異者小

全同而銖兩微有異者集驗療戲砲塗面方千金有木

此則同中之異也至於病之辟除翼方與要方各異而祛邪則必同者千金有辟溫丸等方千金翼有疾

通集十一

六求恕齋



之禳解翼方與要方亦異而去患則皆同者千金載肘後止瘵發

之方千金翼載岐伯去瘵鬼之方見外臺卷五所引此又異中之同也觀於翼方

自序云所以更撰方翼三十卷共成一家之學譬觀軌

之相濟運轉無涯等羽翼之交飛搏搖不測蓋徵君之

作翼方本慮要方有所未備用是重加蒐聚另為一書

凡要方之英華總括於翼方之內而引申推廣以竟其

盛業者則後定之帙實過於先出之篇故要方之治傷

寒僅守前人緒論而翼方所闡發者則已之心得為多

誠以壽逾耄期而好道之心不倦年彌高斯學益邃耳

通集十一

七求恕齋

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

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案徵君作要方時非不能

識傷寒特以虛心求道未肯輕於立說至作翼方時學

力愈深乃舉夙昔所蘊者筆之於書耳晁氏公武跋要

方以為議者頗恨其獨不知傷讀徵君之書者必明乎

寒之數此則淺之乎測徵君矣

兩書所以同然後知法之有定又必明乎兩書所以異

然後知道之無窮是要方與翼方固相輔以行相資為

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後代習方書之士厭其篇頁太多

既刪併其文又離析其卷而部居之別義例之殊則聽

其雜糅置之不顧於是舊本漸廢新本盛行收藏之家

大率皆九十三卷之本其要方翼方各三十卷之本惟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言有此書而今則無從得見洵可

惜矣所幸者外臺具存猶易尋其端緒若果依此編纂

自可頓還舊觀譬諸虞仲翔之注易經雖殘闕已非一

日而李氏集解所有者尚能排比以成書也況乎要方

翼方所本者皆六朝以前之秘籍倘其理而董之不獨

此兩書煥然一新即華元化等人之醫方何難考見其

大畧哉是在有志者勉之而已

千金方考下篇

宋宣和六年郭氏思就孫徵君千金方內選其簡易者

勒石於華州公署名曰千金寶要明隆慶六年秦藩重

通集十一

八求恕齋

鑄之分為十七卷附論及千金須知為十八卷立碑於

耀州真人祠孫氏星衍據重鐫拓本刻入平津館叢書

之內編為六卷其序云此宣和時擇要本當從前方錄

出者今案孫氏所謂前方者乃指要方而言其上云

暑錄話稱其作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後三十年作千

金翼今俗本不知何人更其次第千金前方竟不可別

釋其語意前方蓋因要方作於前翼方作於後耳然以

指要方無疑

寶要所載諸方核之頗有與外臺所載翼方字句相合

者就中如客忤之可療卷三云卒忤死炙手十指爪下

二十七見外臺蠱毒之可痊卷五云中蠱方樹北陰

卷二十八亦見外臺夢魘之可蘇卷三云鬼魘不悟炙兩

卷二十五亦見外臺足大指云云其方出於

翼方卷二十七亦見癰疾之可愈卷十六云癰方搗羊

外臺卷二十八所引蹄根云云其方出於



翼方卷二十三見皆其證佐確鑿顯然無疑者也況又  
外臺卷三十所引皆其證佐確鑿顯然無疑者也況又  
有云千金翼作某者卷十六又云指痛欲脫豬脂和鹽  
作和是當日纂集寶要本以要方翼方參定而成作者  
固已明揭其旨矣然則寶要之名即提要舉要之意豈  
得謂止收要方而不及翼方哉或曰新唐書藝文志載  
千金髓方二十卷隆慶間秦府委官李海校刻寶要序  
云拾遺一段茲皆附之各類小兒兩類併而為一若將  
拾遺小兒兩卷仍前分之加以今本十八卷適得二十  
卷之數疑寶要原係髓方而更變其名此說似乎近理  
而實不然蓋髓方久已失傳惟本草綱目所引尚有數

通集十一

九求怨齋

則而皆為寶要所無綱目卷十七商陸條引千金髓方  
條引千金髓方水氣腫滿云云卷三十五榆白皮  
類方溫養胎氣云云今檢寶要卷一婦人類卷八瘡疽  
瘡漏類此數方不在內是歐宋所紀之髓方與寶要  
無與矣郭氏仕於宋徽宗之世上距新唐書告成已隔  
數朝寶要內附郭氏評議之語非歐宋所及見未卷之  
引千金論曰云云繼之以思以謂云云所謂思者即郭  
氏之名其下文又有孫氏曰云云其末則云斯言可謂  
切至矣孫氏以下乃郭氏援引徵君之詞也是郭氏所輯之  
論斯言以下則郭氏稱頌徵君之詞也是郭氏所輯之  
寶要與髓方無與矣又安可附會以為一耶要之徵君  
所撰醫方自唐迄宋流播最廣節錄之本類於寶要者  
不一而足其專言時氣者則有月令綱目卷十麥飯石  
條卷十六蠶腸草

條卷十八五味子條及黃藥子條卷三其專言飲膳者  
十六南燭條皆引孫真人千金月令其專言飲膳者  
則有食忌七百合條卷三十九蜂蜜條皆引孫真人千  
金食其專言祝由者則有禁經通志藝文畧有孫思邈  
思邈其專言祝由者則有禁經通志藝文畧有孫思邈  
後亦列禁經五卷其專言灸法者則有鍼經其專言經  
絡者則有導養圖通志藝文畧載鍼經一卷五藏旁  
專言補益者則有枕中記綱目卷十八天門冬條卷二  
中皆僅得要方翼方之一體而已晁氏跋要方云著用  
記之穴禁架之法以至導引養生之要無不周悉又跋  
翼方云林億等謂首之以藥錄次之以婦人傷寒小兒  
養性辟穀退居補益雜病瘡癰色脈鍼灸而禁經終焉  
者皆有指意云云今考綱目所引與外臺所引大約相合  
是食忌以下六書其具體而微者則髓方而外或以集  
固摘錄之本也

通集十一

十求怨齋

效為名綱目卷八粉錫條或以纂錄為名通志藝文畧  
或以手鑑為名宋史新編藝文志載或以秘要為名  
秘要備急方一卷大抵鈔撮要方翼方以便於檢閱  
者也諸書散佚今並無存綱目卷十二白朮條引千金  
十二秦椒條卷五十一鹿茸條屬香條皆引  
續千金方疑即指翼方而言未必別有兩書其有完帙  
者惟寶要耳郭氏所見之要方翼方乃北宋以前善本  
其勝於今本者正復不少雖條目間有未全如傷寒有  
類銓次間有未協如蛇蝎等毒之後虎犬馬傷之類  
間有未善如疫瘴濁淋合分析間有未安如論與方不  
後人不必曲為回護而究之所列諸方頗有外臺所未



及引者藉以補苴罅漏正不得以小過掩大功矣昔魏氏了翁剛羣經正義以為要義而校注疏者多有取焉以此推之則郭氏剛要方翼方以為寶要其亦校千金者所不可少歟

痘考上篇

字書之載痘字始於字彙論者謂古人無此疾故古書無此字然以醫家舊說考之其疾實非起於今時但痘乃俗字而正字則當作豆蓋其形類於豌豆故有豌豆瘡之名外臺秘要卷三引巢氏病源論云其瘡形如豌豆亦名豌豆瘡又引千金方十一首延年方一首古今錄豌豆一名斑豆故有斑豆瘡之名本草綱目卷二十四

通集十一

土求恕齋

豌豆條載別錄青斑豆之名卷二十六蕪菁條卷二十七馬齒莧條皆載肘後豌豆斑瘡方卷三十四乳香條載聞人規痘疹論斑豆不快方卷五十一犀角條時珍有發斑豆瘡方又名麻豆故有麻豆瘡之名綱目卷二十四豌豆條有麻累之名注云老則斑麻孫思邈千金方云青小豆一名麻累卷十五蕪菁條引別錄云瘡癩如麻豆可作浴湯外臺卷三十二面皴皴門載古今錄驗療面皴氣盛如麻豆瘡其結痂似麥麩故有麩豆瘡之名綱目卷三十六密豆方卷四十六真珠條載李珣小兒麩豆瘡方卷五十二人血條引陳藏器云羸病人身麩片起今案陳氏所言雖非指麩豆瘡然就省文言之亦可但曰豆瘡自豆變為痘相沿日久而其字少有作豆者矣本草類方痘瘡門引肘後

九粒或用山豆綱目卷十八山豆根條或用大豆綱目卷二十四大豆條引子母或用小豆外臺卷三載千金豌豆

白傅綱目卷四十四牛蘇條引野翁預或用之綱目卷四十九粒云云或用綠豆綱目卷四十九粒云云或用三豆綱目卷四十九粒云云或用五豆綱目卷四十九粒云云或用大豆綱目卷四十九粒云云

一升云云又載一方加黃蓋瘡以豆為名即以豆治之綱目卷二十二麥麩條時珍云或曰小兒暑月出痘並用

與病名百合即以百合治之外臺卷二傷寒百病門

仍從豆字得聲與疔字仍從丁字得聲外臺千金等書

通集十一

土求恕齋

疔事亦適等較諸疢字取義於火說文疢字下云熱病其字从火故疢字取義於音說文疢字下云不義於加謂疥後人乃謂瘡所脫鱗為痂此古義今義之介與痂雙聲之故耳頗相比附尚不悖於六書之理惟自痘字盛行而豌豆斑豆麻豆麩豆之名醫家鮮能舉者此則失之於不考耳若夫今人以面斑為麻本由斑豆麻豆之號而生俗說之有根據者也明乎麻字之為古語不愈見豆字之為古名耶至於豆謂之花五代以前早有此號五代史補卷一云陳黯東甌人才思敏斑瘡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何不詠歌歸應聲曰玳瑁寧堪比班犀詎可加天嫌未端正數



面與裝花所謂班瘡即指豆瘡而言蓋花即華之俗字自  
言所謂花貌裝花即指出花而言蓋花即華之俗字自  
初出言之則曰花自既成言之則曰豆亦取華實兼收  
之義而已孫氏星行因豆毒出花遂以丹毒反花瘡當  
之則與古人方論殊不符合孫氏重刻千金寶要序云  
兒丹毒又有反花瘡元人奇效良方始謂之痘疹可証  
俗人謂此疾出於近代者非也余案寶要所載之小兒  
班瘡即班豆瘡之省文而丹毒及反花瘡則與豆瘡無  
涉外臺卷三十一反花瘡類引病源論云初生如飯粒其  
頭破則血出使生惡肉肉反散如花形又丹毒類引別  
後論云夫丹者惡毒之氣五色無常或發於節解多斷  
人四肢蓋痘之類據其所言之形狀其說固未可從然  
絕不與豆瘡相近無庸牽合為一也其說固未可從然  
謂古有豆瘡非出於近代此則卓然先覺之論洵至當  
而不易者矣

通集十一

三求恕齋

痘考中篇

近日醫家治痘者特設此科而古人治豌豆瘡則附載  
於天行類中與發斑相次蓋豌豆名異而實同故  
編書者取以並列外臺卷三十一天行類天行發斑方三首  
一十即傷寒温病亦有發斑其立論多與天行發斑不  
殊外臺卷三十一傷寒類載華陀方及古今錄驗論發斑各  
條語意均屬相類綱目卷二十六乾薑其處方每與天  
行豆瘡不異外臺卷三十一天行類天行發斑方三首  
發斑類載古今錄驗用黃連年大青湯與千金全同又考南陽  
活人書治傷寒發斑用大青湯與延年正合其他類此  
者尚均未嘗更分門目若夫小兒類中麻豆瘡別有火

灼之名外臺卷三十六小兒火灼瘡類引千金方云一  
云而發斑治法仍詳於傷寒天行温病之內外臺小兒  
千金論曰夫小兒未能冒涉霜雪然天行非節之氣其  
亦得之有時行疾疫之年小兒出腹便患斑者也治其  
載其方三首小兒天行類載廣濟千金劉氏方共八首  
究非另立一家誠以斑豆之瘡皆因時氣而出天行與  
傷寒温病情狀雖有不齊外臺卷一引小品論曰古今  
行温疫是毒病之氣而論療者云傷寒是雅士之辭云  
天行温疫是田舍間號耳不說病之異同也考之眾經  
其實殊矣而核其大端則不甚相遠外臺卷一卷二皆  
方說宜辨而核其大端則不甚相遠傷寒類卷三係天  
行類而温病類即在卷四之首三者本聯類而故傷寒  
及所載方論彼此互有出入而指趣實相貫通故傷寒  
温病可以天行統之上世性情較清資稟較厚感時氣

通集十一

三求恕齋

者恆淺所謂豆瘡或發於中年或發於晚歲甚至終其  
身不發而幼時即發者罕有其人此所以方書無專條  
而治小兒者亦不以是為重也後世賦質漸薄風會漸  
漓而時氣之相侵又益滋熾加以軍旅數動此疾復隨  
疫癘以俱興一盛於晉建武之年綱目卷十三升麻條  
云此歲有病天行發斑瘡云晉元帝時此病自西北流  
起名虜瘡卷三十九蜂蟻條引肘後天行虜瘡方云此  
歲有病天行斑瘡世人云建武中南陽擊虜所得仍呼  
為虜瘡今考建武即晉元帝年號晉書南陽王模傳附  
載其子保事云都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  
以討羌寇以本紀及通鑑其事正在建武年間羌地又  
在西北綱目所引兩條上下文字句約畧相同其為一  
事無疑外臺卷三十一天行發斑類引肘後方以綱目校之  
與蜂蟻條頗合而與升麻條小殊蓋所據之本互異也  
後人因漢世祖時亦有建武年號遂以南陽王事移屬



於馬伏波再盛於唐永徽之日外臺天行發瘡類又引  
則誤甚矣文仲云高宗永徽四年  
此瘡從西域東流于海內綱目卷十六蔡條引外臺此  
段而申之曰按此即今痘瘡也余以唐書高宗紀及通  
鑑考之永徽建元凡六年至七年正月改元顯慶四年  
未嘗征伐西域四字必傳寫之訛元年有擒突厥車鼻  
可汗事與西域無涉六年有命程知節討西突厥費魯  
惟二年七月有遣梁建方等討賀魯事在次年改元以後  
建方等大破處月朱耶孤注事蓋遺將在二年奏凱在  
三年四字當是三字之誤文仲所記者必指此事而言傳染既廣流毒愈深於是  
發者習以為常不發者轉以為變寢假而遲發者少早  
發者多業幼科之家遂以是為先務間有明於醫理者  
知其逐日傳經之候與傷寒異流同源而積習相沿大  
小方脈久已判而為二雖市井恆言倘有天花之名然

通集十一

去求恕齋

語以豆瘡本天行溫病無不以為怪矣豈其習焉不察  
能言者未必果能知歟

痘考下篇

徐氏大椿蘭臺軌範引錢氏小兒直訣五臟瘡疹症治  
而申之曰此即後世痘瘡之症其病與痘疹同列並無  
起脹成漿收靨等說大抵宋時之瘡形治法不過如此  
近日愈變愈重與痘疹絕不相類治亦迥別余案徐氏  
謂痘瘡本與痘疹畧同其語未為無見然又謂昔時之  
瘡形治法與近日迥別則大不然今考豌豆斑豆豔豆  
諸瘡戴白癩而生紫癩見於肘後外臺卷三天行發斑  
門載肘後云頭面及

身須與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癩隨決隨生瘡得差後  
瘡癩紫黯滿膚方滅此惡毒之氣也又載文仲引陶氏  
云須與遍身皆戴白癩此惡毒氣余考肘後方乃葛  
稚川所著陶隱居所補所謂陶氏當指隱居而言  
落良而屬黑壞見於千金外臺天行豌豆瘡類載千金  
云痲落無礙仍臥黃土上良  
瘡皆黑腫不瘳是葛稚川陶隱居孫徵君之論此症即有  
起脹成漿收靨等說不得謂瘡形與近日迥別矣活血  
宜紫草乃韋宙所用而蘇頌因之綱目卷十二紫草條  
韋宙獨行方治豌豆瘡紫草湯飲後人相承用之其  
效尤速時珍曰其功長於涼血活血故痘疹欲出未出  
宜用解毒宜升麻乃葛氏所用而王肅因之綱目卷十  
載葛洪肘後方云豌豆斑瘡以蜜煎升麻時食之并  
以水煮升麻膠沾拭洗之時珍曰升麻能解毒毒余考  
外臺天行發斑門引肘後方與綱目所載約同辟惡宜胡葵乃掌禹錫所用而

通集十一

去求恕齋

楊士瀛因之綱目卷二十六胡葵條載嘉祐云豌豆瘡  
瘡能辟一切不正故痘瘡出之立出時珍曰胡葵辛溫香  
瀉直指方云痘疹不快宜用胡葵酒飲之以辟惡氣  
清胃宜犀角乃李珣所用而錢乙因之綱目卷五十一  
犀角條載海藥  
云主小兒熱豆錢氏小兒方云痘瘡稠密不拘大人小  
兒生犀于澀器中新汲水磨濃汁冷飲服之時珍曰磨  
汁治痘瘡稠密去熱宜免肉乃甄權所用而李時珍  
肝涼心清胃解毒綱目卷五十一犀角條載海藥  
因之綱目卷五十一犀角條載海藥  
因其性寒是東晉而還北宋以上所有藥品今人亦不  
能出其範圍不得謂治法與近日迥別矣且也外臺紀  
差後禁忌詳於傷寒天行溫病各門視後世之將慎痘  
瘡實為彷彿安在今必異於古哉雖曰運氣不同隨時



變易薑石東壁土之類近日罕有言之者綱目卷十薑

草云主治熱豌豆瘡丁毒等腫卷七東壁蔡菜馬肉之

類近日無有施之者綱目卷十六蔡條時珍曰案唐王

菜葉以蒜醬啖之則止又聖惠方亦云小兒發斑用生

葵菜葉絞汁少與服案此即今痘瘡也今之治者惟

恐其大小二便頻數洩其元氣葵菜滑竅能利二便似

不相宜而昔人賴之豈古今運氣不同故治法亦隨時

變易與卷五十馬肉條引兵部手未可株守古書致失

之於拘滯然博考而加以善擇亦足為參酌之資也況

乎時行豆毒古人以油劑防之綱目卷二十二麻油條

外臺云時行痘暖恐發痘瘡用生麻油一小盞云云未

痘瘡自不生矣此扁鵲油劑法也余案唐時尚無痘字

痘瘡當是此即近日稀痘之方所自昉畜有疏瘡古人

以黍汁洗之綱目卷二十三黍稷條引千金云天行此

疏瘡不拘人畜用黍稷濃煮汁洗之此

即近日牛痘之法所由來然則種痘之書今人得以愈

精愈密者仍就昔賢之遺意而推廣之耳謂非從微至

著沿其流者必當溯其源耶

汪近垣先生金匱要略闡義序

自昔儒家以師承為重醫家亦以師授為先史記扁鵲

傳載其受醫學於長桑君倉公傳載其受醫學於陽慶

與儒林傳載經師之授受例正相同張氏仲景為醫家

大宗所著金匱要畧其中引師曰者不一而足蓋即漢

代醫師之言而仲景續述師承以告後學猶許叔重作

說文解字引其師賈侍中之言也然則醫家援據師說

以著書其所由來久矣儀徵汪近垣先生家世業儒尤

深於醫學醫於同邑名醫李西垣先生授受淵源具

有端緒西垣先生之醫道見重於江都焦里堂先生及

其子虎玉先生嘉慶乙丑閏六月虎玉先生邁疾似疹

而陰躁西垣先生診之曰脈緊不渴非疹也投以真武

湯而愈然羣醫仍議其好奇丙寅歲虎玉先生見鄭素

圃醫案云寒極於內逼陽於外陰痺也與西垣先生所

言相合益歎其術之神及丁卯三月里堂先生病寒其

時西垣先生已卒虎玉先生延先生診之先生謂耳聾

舌黑而滑脈洪大無倫少陰之陽欲亡矣非參附不救

羣醫或咻之謂舌黑脈大為陽證虎玉先生憶鄭素圃

醫案云耳聾昏睡少陰非少陽脈反散大真陽欲脫之

機舌黑而滑腎水凌心也與先生所言無異遂決計服

參附之藥應手而痊蜜梅花館文錄中有鄭素圃醫案

序詳記其事以見先生真能得西垣先生之傳當是時

先生年甫弱冠而醫術已精其後擅重名者垂五十年

齒彌高而學彌粹生平得力者尤在仲景之書咸豐庚

申哲嗣少垣以先生所著金匱要略闡義見示屬為作

序書凡二十四篇其中多援引西垣先生之醫案如第

一

二

三

四

五

通集十一

七求恕齋



一篇所述治符姓脅痛之案第十二篇所述治趙姓存心惡寒之案及治余姓腰背常痛之案揚州府志藝術門內西垣先生傳中備列其事其它各案大都互見於西垣診籍李翁醫記兩書至於第一篇中言肝本在右而氣行於左尤西垣先生獨抒心得之創論因學易以悟其消長之機者得先生推廣引申其有功於醫學大矣西垣先生曾著金匱要略注二十二卷其書今已無傳有先生此書畧存梗槩其宗旨尚可推測而知較之三國時廣陵吳氏輯其師華元化之方體例雖殊而志趣如一皆不忘師訓者也先生自少至老活人甚眾惜

通集十一

九求恕齋

未存診籍之書然即觀於里堂先生之獲痊已足見其爲功不淺蓋里堂先生疾亟之時雜卦傳一篇往來於心自憾易注未就及既愈之後延壽十數年不但易學三書告成卽孟子正義等書亦次第蒞事徵先生之力不及此昔元時賢相廉孟子有疾揚州名醫王仲明適往處方一匕立愈時人以爲能起廉相國功在天下生民然則先生能起里堂先生豈非功在聖賢經傳者歟少垣好學能文兼通醫理謀刊先生著述以廣其傳不獨闡揚先德之孝思亦嘉惠來學之盛意也夫曲禮所謂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舊疏謂三世乃三古言醫之書

非三代習醫之士其說是矣然古者學出世官故有官族知疇人世業不獨推步爲然若宋時著醫說之張季明元時著世醫得效方之危達齋皆數世工醫未始非古人家學相傳之意無異於虞氏傳易伏氏傳書也況仲景元化皆曾舉孝廉實以名儒而爲良醫則醫道非儒家所當從事者乎今少垣旣傳儒業復習醫方其於先生此書不啻弓冶箕裘之相繼矣毓崧上世累葉儒門先祖琢齋公達於醫道而毓崧僅傳儒業未習醫方勉序先生此書豈能無愧於少垣也哉

朱雲林棠湖鷗寄圖序

通集十一

三求恕齋

吾揚醫師之撰述流播至今卷帙完具者以許學士本事方爲最古而近人習醫者罕有肄業及之同里朱君雲林深學醫理於學士之著作尤能洞悉其精微咸豐癸丑避粵寇之亂相遇於邵伯埭以棠湖鷗寄圖屬題余謂學士當建炎擾攘之時揚郡眞州並遭蹂躪其倉皇轉徙諒亦不異於今及兵火漸安民間疾疫學士親行閭巷視療所活甚多遂以誠感靈神致得官延嗣之報信乎天道之不爽矣今朱君處困境而施仁術惟以活人爲志而不以獲利爲心正與學士之所行後先合轍則棠湖之寄迹不啻杏林之隱居吾知天之福佑其







禱焉給禱牲必敬神之巫卜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祝史舍于社祝史宗人告社號令篇云巫舍必近公舍必敬神蓋祭祀於宗廟之內者非祝宗巫史諸人則無以集事雖大小宗伯位居長官亦賴此四者以贊襄

然後鬼神可得而禮故清廟之守此四者亦與有責焉

墨子之學遠則發源於史佚所述漢志墨家有尹佚二

時也汪氏中墨子序曰周太史尹佚身近則私淑於史

角所傳呂氏春秋當樂篇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

魯墨子學焉高誘注史官本執事於清廟之中

云其後史角之後也史官本執事於清廟之中

云劉向以為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與祝宗巫三官

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既同屬於宗伯而祭祀鬼神之禮其職又彼此相聯有

通集十一

重求恕齋

時祝宗巫不備其官則史官可以兼攝汪氏中左氏春

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之其

見於典籍者曰替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

宗卜史明乎而侯國三卿不設宗伯則太史之職亦可

其為聯事也而侯國三卿不設宗伯則太史之職亦可

相參故墨家者流考其授受則出於太史之官觀其會

通則出於祝宗巫之官核其淵源本末則出於宗伯之

官蓋祝宗巫史均以宗伯為之帥而宗伯又因宗廟而

得名說文宗字下隋志謂出於宗伯之職者統於尊也

漢志謂出於清廟之守者從其朔也古者清廟與明堂

名雖異而地則同蔡邕明堂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取

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異名而同事其實一

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

也其制起於太古之初故仍其朴素不過蓋以茅屋左

相二年傳云清廟茅屋淮南子主術訓篇云昔猶存上

者神農之制天下也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猶存上

棟下宇之遺風當清廟創立之時掌祭祀鬼神者不但

無宗伯之號亦未必以宗為名則質言之曰清廟之守

耳其後唐虞之世名其官曰秩宗殷商之世名其官曰

大宗成周之世又名其官曰宗伯周禮春官云乃立春

掌邦禮鄭司農注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

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

宗宗官又主鬼神郊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

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禮

記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大曰大宰大司馬大

宗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

蓋所守皆在於廟故其官均謂之宗也此以知墨子之

通集十一

重求恕齋

書其所由來者遠矣彼以為漢志所言不解為何語者

其亦未之考歟

墨家出於清廟之官說中篇

諸子之流派分列於漢志者大率以學術名其家而不

以姓氏名其家是故法家不標以申韓名家不標以尹

鄧道家不標以黃老縱橫家不標以蘇張即託始之最

顯者如農家亦不標以列山垂教之最高者如儒家並

不標以孔子蓋學術傳千載之久而姓氏止一人之名

欲後世知其本原者自當以學為主而不以人為主也

惟墨家者流則姓氏特標而學術未著不可謂非變例



良以墨子之為人好創論以立名汪氏中墨子後序云  
為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日聖王制為節葬之法又其徒  
日墨子制為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其徒  
附和之者從而增益其說又皆托之於師畢氏沅墨子  
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  
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汪氏中墨子序  
云今定其書為內外二篇而故自周末以至漢初言墨  
子之道者第誇其姓氏之顯而不尋其學術之真漢志  
因之遂並史佚之書在墨子前者統名之曰墨亦狃於  
其所習聞耳然欲核其實以定其名則墨翟之書可名  
為墨子而史佚之道不可名為墨家夫鄒衍之輩言歷  
象天文者既以陰陽家為名漢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  
九篇注云名衍齊人號談

通集十一

墨求恕齋

天則史佚之流言宗廟祭祀者當以鬼神家為號蓋清  
廟之地所以安鬼神祭祀之禮所以享鬼神宗伯肆師  
之位所以事鬼神祝宗巫史之職所以接鬼神而史佚  
墨翟之書又所以尊鬼神則其名當謂之鬼神家本無  
疑義且春官之末凡以神仕者無數鄭注云男巫之俊  
疏云以其能處置有學問才知者賈  
神位故以神為名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  
名物鄭注云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神明  
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所謂凡以神仕者即以鬼神名  
家而官於清廟者也彼墨子之弟子得其師之緒言以  
求名位於當時汪氏中墨子序云自墨子沒其學離而  
為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

韓非謂固無非以神仕者亦無非鬼神家而已矣夫建  
除堪輿之類為術數之支流尚且各自名家況鬼神之  
為德與陰陽正相表裏奚不可名家之有乃墨氏之徒  
務為名高謂鬼神家不足以盡其道遂於宗旨之外雜  
以他說令人莫測其端倪魯問篇云子墨子曰國家昏  
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  
家淫辟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  
兼愛非攻漢志云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  
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歲父是以右鬼順四  
孝視天下是以尚同然究之本書之中言鬼神者層見  
疊出尚同中篇云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以祭祀  
中事鬼下愛人非樂上篇云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  
民弗利非命上篇云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其他言

通集十一

墨求恕齋

鬼神及天鬼即其徒之推行其說者亦不能離乎鬼神  
者不可枚舉漢志墨家有隨巢子六篇注云墨翟弟子應林引隨巢  
子云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  
人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為四時八  
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  
不謂賢則根柢之所存終不能掩也亦何必侈言墨家  
而諱言鬼神家乎夫自昔聖人明鬼神之情狀而作祭  
祀之禮凡宗廟之官守必慎選其人楚語云使名姓之  
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章之宜彝器之量次度之主屏  
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  
者為則鬼神家之致敬竭誠由廟中而達諸境內者未  
始非儒者之所尚特墨子主持太甚往往至於失中故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而墨子則先鬼神而後修



其人事明鬼下篇云必擇六畜之勝以為犧牲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黍稷故古聖王治天下也後人者此也而充其意之所極以致囿於一偏因齋者

徹樂之文遽敢於非樂因喪者不祭之說竟敢於短喪

此則史佚史角以前鬼神家初無此失其流弊實起於

墨子蓋以身居於宋而宋出於殷沿殷人尊神之遺風

守宋人徵鬼之故智而放言無忌卒貽後世之譏正不

獨兼愛節葬之言見斥於孟子已也是故知墨子之習

於鬼神家則學術之是非無所隱遁知鬼神家之包乎

墨子則儀制之同異必務講求蓋儒家精於祭禮者不

當蒙墨家之名而墨家出於清廟者則當蒙鬼神家之

通集十一

毛求恕齋

名耳要之墨子之學術合於鬼神家者自不容沒其長

不合於鬼神家者亦不必諱其短好古之士節取其詞

者固君子表微之心矣然或因其脩身等篇近於儒家

備城門等篇深於兵家遂謂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是不

知墨子本鬼神家之旁枝未足以別自名家且亦未能

盡合鬼神家之道也豈非千慮之一失哉

墨家出於清廟之官說下篇

墨家著錄於漢志者自尹佚墨翟以外有田俛子我子

隨巢子胡非子四家而隋志唐志但有隨巢胡非二家

至宋以後則並此二家而無之說者謂經孟子所闢後

人無肯居其名者故其書遂絕是固然矣抑知墨子之

學名雖若亡而實則仍在中國之士雖不肯居其名而

異域之人多能竊取其實則以釋家之說其學出自墨

家又為之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耳粵自周室既衰天子

之官咸失其守而學術之流播或在於四夷義和失其

官而陰陽家遂入於秦西宗伯失其官而鬼神家遂入

於天竺彼漢以後釋家之說即秦以前墨家之言蓋其

戒律之修近於宗呪術之靈近於祝禳祈之舉近於巫

經卷之詞近於史而其原則出於清廟故釋家所居之

寺院猶墨家所守之宗廟也釋家所立之佛像猶墨家

通集十一

毛求恕齋

所事之鬼神也釋家所設之供養猶墨家所行之祭祀

也雖其間之儀文節度彼此似殊而窮其指歸要不相

遠則釋氏與墨氏真異流而同源矣夫釋家之書所以

能聳動天下者其大端有二皆不外乎鬼神一在於吉

凶之徵祥一在於禍福之果報而墨子當日已開其端

是故即其所言者觀之禹之征三苗湯之放夏桀武王

之伐殷紂非攻下篇云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有

苗也夏王桀鬼呼國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有神來

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商王紂

有鬼宵吟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子必皆吉凶之徵祥

使汝大堪之則此武王之所以誅紂也也勾芒之祐鄭穆公明鬼下篇云昔者鄭穆公當晝日



祥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子祿子之殯而觀享又云  
錫女壽十年有九予為勾芒祿子之殯而觀享又云  
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肅觀幸固嘗從事於厲祿子杖  
拊出與言曰春秋冬夏選失時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  
與觀享曰鮑幼弱官臣觀幸特為之祿子舉揖而稟之  
殯之壇上畢氏沆云祿祝字異文言神馮子祝子而言  
也選同算社神之斃中里微又云昔者齊莊君之臣有  
稟同敵社神之斃中里微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詠  
三年而微不斷盟齊之神社搃羊而麗其血讀王里國  
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  
其脚殯之盟所畢氏沆云搃字書無皆禍福之果報也  
此字盧云玉篇有搃字云搃搃也

通集十一

玉求恕齋

兼愛甚矣墨家守國待寇以非攻公輸篇云禽滑釐等  
之器在宋城上而釋家之解劫釋冤則非攻甚矣焉得  
謂釋家之法不出於墨家乎況墨家雖不廢君臣之敬  
而其言曰凡殺不辜鬼神之誅明鬼下篇云周宣王殺  
其臣杜伯而不辜其三  
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  
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  
殯車中伏張而死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期年  
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殯之車  
上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也則君臣之敬已薄彼釋家之  
謁國主而不拜者以此說為之作俑也墨家雖不忘父  
子之恩而其言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父子之恩已  
疏彼釋家之視冤親為平等者以此說為之濫觴也孟

通集十一

玉求恕齋

子斥楊墨為無父無君亦逆知其貽害之無極耳若夫  
墨家定嫁娶之時節用上篇云昔者聖王為法日丈夫  
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  
敢不而釋家悉禁之者則以欲嚴齋戒之防故祭祀無  
嗣續而弗恤也墨家貴牲牲之品天志上篇云四海之  
內粒食之民莫不狗  
牛羊豕犬氣潔為彘盛酒  
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而釋家盡捨之者則以欲廣  
慈惠之念故宗廟不血食而弗憂也此雖遞遷變迥  
非墨子之初心而本源既差則末流之放軼固勢所必  
至後代釋家之橫墨子固不得辭其責矣自唐以來闢  
釋家者莫若韓昌黎所作送浮屠文暢序謂士有儒名  
而墨行者亦有墨名而儒行者其意即指釋氏為墨家  
最為有見而讀墨子一篇則推墨而附於儒以為辯生  
於末學誠以墨子之派傳於中國者尙未大背其宗而  
傳於西域者幾至全忘其本故詰墨猶可緩而闢釋所  
必先也後之信釋家者既不察其出於墨子黜釋家者  
亦不考其出於墨子但知釋氏之道託於鬼神而不知  
其竊諸墨子者本鬼神家也但知釋家之徒專於祭祀  
而不知其竊諸墨子者本祭祀禮也雖歷代俱設僧官  
論者亦第以冗官視之而實則本古時清廟之官失其  
所守者耳至於天主天方之教與釋氏大同小異而皆  
以祭祀鬼神為綱蓋亦出於清廟之官矣孰謂墨氏之



學真絕於世耶

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說上篇

漢書藝文志云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  
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  
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隋書經籍志云從橫者漢書以為本出行人之官周官  
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是也案以  
周禮秋官考之凡奉使典謁之事以大小行人為主與  
之聯職者司儀行夫兩官即附於其間秋官序官大行人  
夫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人賈疏云亦人  
謂別職同官故四官各有職司而共府史胥徒也環人

通集十一

三求怨齋

象胥掌客掌訝掌交掌察掌貨賄七官皆列於其後而  
掌察掌貨賄久闕其文賈疏云蓋督察邦國之事及掌  
邦國所致貨賄但二官闕不可  
強言故隋志特舉在末之掌交以括其餘職蓋司儀環  
人象胥掌客掌訝皆典謁四方之賓惟行夫掌交乃為  
四方之使而行夫之職實次於大小行人自不妨但述  
掌交著其為行人之助誠以行人之所重不在典謁於  
本國而在奉使於四方則從橫家之所習必以奉使為  
本也惟是從橫家宜於奉使之任人咸知之而從橫家  
出於行人之官人罕道之良以言及從橫者皆斥其為  
合從連橫而究之何以名為從橫則不一考其本義每

覺與行人之說扞格而不能貫通今以諸家傳注核之

從與縱橫與衡字本通用論語八佾篇從之集解云從  
讀曰縱禹貢至於衡漳鄭注

云橫流從與經橫與緯義亦相同說文經字下云縱橫  
也緯字下云縱橫

絲也段氏玉裁據御覽所引改織也為織從絲也凡南  
楚詞沈江云不別橫之與縱注云緯曰橫經曰縱

北謂之經東西謂之緯大戴禮易本命篇云凡地東西  
為緯南北為經考工記匠人云

國中九經九緯賈疏云南北故從可訓為南北橫可訓  
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

為東西一切經音義三引韓詩傳云東西曰橫南北曰  
縱東與西從淮南覽真訓云縱橫間之注云南與北合為

合為橫東南西北四方為人所共行之路而行人奉  
使尤當徧歷四方

則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所謂從橫者無他夫亦曰行而

通集十一

三求怨齋

已矣且也從有順義廣韻云從古作从說文从相聽也  
今案相聽即順從之義樂記云李

神而從天鄭橫有逆義說文橫字下云關木也衡字下  
注云從順也

皆有橫逆之義荀子致仕篇云不官  
而衡至者注云橫至橫逆而至也

儀禮大射儀云度尺而午鄭注云一從一橫曰午特牲  
饋食云午割之鄭注云午割從橫割之漢書霍光傳云

使者旁午師古曰一縱一  
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亦即交午之義古今注云程  
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

似楛棹大路交衢悉施焉亦以表識衢路也今西京謂  
之交午也今案柱本以從木為之復加橫木於柱頭則

道四出所謂表識衢路者蓋交午旁午者行人之奔走  
以四方之途徑示行人也

從橫順逆者行人之往來則行字取義於從橫固確有

明微矣說文行字下云人之步趨也从彳彳字下云  
小步也彳字下云步止也今案步趨與步止即



往來順逆之意况乎習從橫者或稱說士或稱策士士字指事

為推十合一說文士字下云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為士者果能

奉使於四方而出疆專對自不憚東西南北之遠矣昔

吾夫子歷聘各國自稱為東西南北之人檀弓上篇云今邱也東西

南北之人也鄭注云言居無常處也蓋轍環天下終其身故以行人自擬

耳當春秋之世為行人者猶有三代之遺風從橫家與

儒家其道初無歧異行於南北者即可稱為從人行於

東西者即可稱為橫人在夫子既以東西南北之人為

名則儒者必不以從橫之名為謹志在四方者固賢哲

之所許也迨戰國以還合從連橫之輩專恃詐諛為策

通集十一

三求怨齋

漢志云及邪人為之其事遂為儒者所差稱而從橫家

言恆為後人所詬病然合從者合其南北連橫者連其

東西史記蘇秦傳云夫衡人者索蘇秦以合從為功往

來於南北張儀以連橫為務奔走於東西據史記蘇秦

說燕趙次說韓魏次說齊楚然後反報於趙是謂由北

至南由南還北儀始說魏楚韓次說齊趙燕然後反報

於秦是謂由西所存者雖非古行人之心而所踐者猶

是古行人之跡然則儀秦所為誠不可為訓而從橫所

出則未可厚非矣若夫釋從橫之訓者或謂東西為從

南北為橫儀禮鄉射云十純則縮而委之鄭注云縮從

北為從東西為橫今釋算者東面而言從橫則此變例

之異而非其常也斥從橫之說者或謂從者合眾強橫

者攻眾弱韓非子五蠹篇云從者合眾強以攻一弱也

也此末學之失而非其本也考古者能明乎從橫之初

義又何難洞悉其源流也哉

從橫家出於行人之說中篇

從橫之書載於漢志者十二家今皆不存載於隋志者

僅鬼谷子一書其文辭甚為奇橫高似孫子畧曰戰國

異豪偉之氣求聘乎用以自放於文章其辭即觀於篇

目或以掉闔轉丸為名掉闔篇云掉之者開也言也陽

疑即轉丸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轉丸逞其巧辭或以

通集十一

三求怨齋

揣情摩意為名揣篇摩篇御覽四百六十二引作揣情

揣情摩意是鬼篇摩意篇史記蘇秦傳索隱引王劭云

谷之二章名皆修辭之要指後世論文者莫能出其

範圍蓋古者行人之官本以辭命為職故行人之任必

以文彩為先嘗以經傳考之聘禮言辭達論語亦言辭

達乃行人應對之辭潛研堂集論語答問云辭答而已

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財史

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

表左傳言為辭論語則言為命乃行人簡牘之辭命左

襄三十一年傳云子羽為行人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

為辭令高似孫緯畧云讀左氏傳因悟為命神聖章創

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而欲求應對

簡牘之才則惟從橫家嫻習文辭乃克受行人之寄耳



然則志所謂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孔子所謂非文辭不為功者固儒家之至論而亦從橫家所當奉為矩矱者矣鬼谷子為從橫家最著之書雖抵巇飛箝事多不軌於正飛箝篇云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端而箝之盧氏文昭鬼谷子跋曰凡其裨闡鉤箝之術祇可施於闇君耳又其抵巇篇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此非遇明君治世所挾然其立說之意皆在乎文章文辭之術皆無所可用乎此則淵源出於古之論之也權篇云繁稱文辭者博也此則淵源出於古之行人立說具有根柢故蘇秦張儀得其緒論御覽五百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為鬼谷先生蘇秦張儀往見之擇日而學史記蘇秦傳云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張儀傳云始嘗與並為從橫之雄漢志從橫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並為從橫之雄漢志從橫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

通集十一

孟求恕齋

子三十一篇次列張子非獨簡練揣摩可見其誦文之篤志抑且刺股書掌可證其習文之苦心戰國策云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王嘉拾遺記云張儀蘇秦二人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股裏夜還折竹寫之故戰國之文猶有春秋行人遺意而游說中特顯者無過儀秦未可鄙其人之傾危而斥其文為險譎遂謂從橫家無足道也漢代撰從橫之書者如蒯通鄒陽主父偃徐樂莊安等人漢志從橫家有蒯子五篇注云名通又有鄒陽七安即嚴安遊漢均屬能文之士雖書已久佚而列傳所載文筆猶可想見其大凡史記淮陰侯傳載蒯通說韓信之語田儂傳末言蒯通論

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鄒陽傳載其上梁孝王書主父偃傳載其諫伐匈奴書又載徐樂莊安言世務書漢書各傳所載畧同鄒陽傳又載其諫吳王書蒯通傳末云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八十一首號曰備此皆以應對簡牘為專長可備行人之選矣自東漢以降立言者恥以從橫得名史志中從橫家之書不過僅存其目舊唐書經籍志自鬼谷子以外但載奉使與館伴皆以文才相高北史李諧傳云既南北通客必盡一時之選無即將命於外夷者猶以文學為重舊唐書新羅傳云邢禱往新羅上謂禱曰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聘學術善於議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凡以詞華敏辨見稱者史傳皆特為記載蓋行人之有關國體所係匪輕

通集十一

孟求恕齋

雖文士不欲居從橫之名而使臣自當明從橫之畧故文之由朝以宣於野者為誥敕詔命則典諸內外制之官唐宋時中書舍文之由下以達於上者為表章箋啟則典諸掌書記之官唐宋以前凡文之由內以播於外者為國信封冊則典諸正副使之官三者皆古行人所司而奉使尤為切務則從橫之術固不可廢矣要之周秦以前應對最繁而簡牘亦具文心雕龍書記篇云三聘繁書介彌盛統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官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漢魏以後應對較省而簡牘尤多史通言語篇云逮漢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



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以下無足觀焉今案史通謂漢以下方冊載言皆無足觀其說未免太過然其謂言語轉為文詞則固確有所見也其工於辭

命者大抵於從橫之學為近故其文施於書檄則有如

房元齡舊唐書房元齡傳云元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

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

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其文

施於敷奏則有如馬周舊唐書馬周傳云周有機辨能

日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揚古今舉要刪蕪

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

倦昔蘇張終其文施於諫議則有如魏徵蘇明允諫論

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

讀鄭公出關詩云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舊唐書魏

乃知魏公少學縱橫無疑其文施於詔令章疏則有如

陸贄舊唐書陸贄傳云贄揮翰起草莫不曲盡事情中

感激又云其於議論應對明此皆名世之良臣藉縱橫

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

之文以展其經濟又不但優為行人而已周易賁彖傳

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為行人

者果能察時變以觀化成而顯其文於天下則有功世

教不愧為儒者之文矣又豈僅以縱橫名家也哉

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說下篇

西漢以前未有別集之目隋書經籍志云別集之

賦作於哀平以前者凡百有六家漢書藝文志云傳曰

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古者諸侯卿

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

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

以言也今按交接鄰國者行人之專司揖讓論志者行

人之常事據此則詩賦之學亦出行人之官其業實從

橫家所獨擅蓋賦本六藝之一乃古詩之流而六藝之

中其用以賦為最廣古詩雖不別標賦體然凡作詩者

皆謂之賦詩左氏隱三年傳云衛人所為賦碩人也閔

之賦清人文六年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又云鄭人為

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誦詩者亦謂之賦詩左氏襄二

斷章漢志戒從橫家流誦詩三百不能專對誠以出

使四方者必當有得於詩古詩多因行人而作亦多為

行人所誦則賦詩本於奉使為宜故以三百篇證之有

知行人之勤勞而賦詩以慰恤者周南卷耳序云求賢

鄭箋云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又云臣出使

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有

獎行人之往來而賦詩以褒美者小雅四牡序云勞使

知則說矣首章云四牡騤騤毛傳云騤騤行不止之貌

皇皇者華序云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首章云騤騤征夫有行人從政而室家賦詩以勸

之者召南殷其雷序云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室家

有行人于役而僚友賦詩以念之者王風君子行役無期

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正義曰謂在

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有行人困瘁而

通集十一

美求恕齋



賦詩以抒其情者小雅北山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從  
率事國又云或不已于行縣蠻序云大臣不用仁心遺  
忘微賤不肯飲食敬載之鄭箋云古者卿大夫出行士  
為末介士之祿滿或因有行人憂悶而賦詩以述其境  
者王風黍離三章皆言行適靡靡知我者謂我心憂序  
云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閱周室之顯覆彷徨不忍  
去而作是詩也小雅小雅明首章云我征徂是古詩每因  
西至於兀野又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  
行人而作習從橫者固宜能作詩矣又以左氏傳證之  
有行人相儀而賦詩者襄二十六年傳云齊侯鄭伯為  
子相齊侯賦藹藹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國子賦善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  
賦詩者襄八年傳云晉范宣子來有行人乞援而賦詩  
者襄十六年傳云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曰敝邑之急  
者朝不及夕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  
通集十一  
美求恕齋

卒有行人蒞盟而賦詩者襄二十七年傳云楚遠罷如  
章有行人當宴會而賦詩者昭元年傳云趙孟叔孫豹  
醉之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又賦采芣子  
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  
而賦詩者昭十六年傳云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蓋賦  
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  
賦蕩兮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  
是古詩每為行人  
所誦好從橫者更宜能誦詩矣且夫探風於侯邦者本  
行人之舊典漢書食貨志云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  
云行人也觀樂於鄰國者亦行人之深心左氏襄三十年  
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則詩賦之根源惟行人研尋最審  
工為之歌周南召南則詩賦之根源惟行人研尋最審  
所以賦詩當答者行人無容緘默左氏昭十二年傳云

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賦詩不當答者行人必為剖陳左  
答賦昭子曰必亡賦詩不當答者行人必為剖陳左  
文四年傳云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湛露斯及形  
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王所賦而獻其功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  
好君辱賦之其敢由是言之行人承命以修好苟非登  
干大禮以自取戾由是言之行人承命以修好苟非登  
高能賦者難期專對之能矣漢志所載詩賦首列屈原  
而唐勒宋玉次之屈原賦二十五篇唐勒賦十六篇宋玉賦十六篇其學皆源於  
古詩漢志云春秋之後周道衰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  
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騷憂國皆  
作賦以風成有惻隱古詩之義雖體格與三百篇漸  
異文心雕龍論賦篇云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於是荀  
成大國斯蓋別詩之而數人者皆長於辭令有行人應  
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通集十一  
罕求恕齋

對之才史記屈原傳云媿於辭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  
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則惟千古詩賦之宗工始盡  
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則惟千古詩賦之宗工始盡  
從橫之能事矣西漢人詩賦見於藝文志者如陸賈嚴  
助之流陸賈賦三篇嚴助賦三篇並以辨論見稱受命出使史記  
傳云名為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諸侯漢書嚴助傳云  
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又云適遣助呂節發兵會稽論  
意是詩賦雖別為一畧不與從橫同科而夷考作者之  
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職也東漢以後詩賦咸以集名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引吳氏曰按閔馬父論商頌之  
亂曰韋昭注輯成也蓋東京別集之名實本於劉歆之  
輯畧而輯畧又本為行人者以詩賦與鄰境唱酬亦莫  
於商頌之輯云  
不雍容華國三國志諸葛恪傳注引恪別傳云權嘗饗



筆作磨賦咸稱善焉隋書薛道衡傳云陳使傅縡聘齊  
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綽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  
北稱又豈特行旅之詩賦如班彪北征潘岳西征藉江  
山之壯偉以助其才哉王氏鳴盛少司農裘公使浙集  
序云計惟奉使之臣感恩戀闕  
必有優渥之言而星軺所屆又得名山  
大川以摠豁其襟抱則於詩家爲宜況乎詩賦之易  
涉輕佻以從橫家恆多矜詡顏氏家訓文章篇云自古  
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  
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詩賦之競求靡麗以  
從橫家常喜浮誇漢書藝文志云其後宋玉唐勒漢興  
展宏衍之詞沒其風論之義是以揚子梅  
之日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則卽其流弊  
之所窮亦足證本原之不異焉得謂集部與子部竟無  
關耶至於登高能賦之言本於毛公詩傳毛傳登作升  
登與升音近

通集十一

望求恕齋

義同古在君子九能之內夫九能均不外乎作文故總  
多通用名曰德音而升高能賦與使能造命相次其爲行人之  
詩賦無疑鄭風定之方中毛傳云故建邦能命龜田能  
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  
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  
有德音也古者登高能賦古人詩賦俱謂之文羣經室  
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古人詩賦俱謂之文羣經室  
云云其說亦本於毛傳古人詩賦俱謂之文羣經室  
秩無文解云古人稱詩之入樂者曰文故子夏詩大序  
曰聲成文謂之音孟子曰不以文害辭趙岐曰文詩之  
文章則無論詩集文集之殊皆從橫家統緒之所寄也  
若夫孫卿之賦漢志著錄於詩賦門中其文今見於荀  
子賦篇而賈誼蕭望之劉向亦俱有賦漢志載孫卿賦  
十篇賈誼賦七  
篇蕭望之賦四篇此又以儒者兼文士之才非從橫家  
劉向賦三十三篇

所能限矣然則學記所謂宵雅肄三官其始者卽望其  
能賦詩而爲行人之官故以使者輶軒勵初學進修之  
志耳學記鄭注云宵之言小也謂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也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欲知文  
章詩賦之流別者盍留意於從橫家乎

通集十一

望求恕齋



通義堂文集卷十二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唐摭言跋上篇

右唐摭言十五卷其標題云唐光化進士琅邪王定保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檢唐書宰相世系表琅邪王氏未有名定保者唯太原王氏有定保字翊聖乃起之曾孫蕘之子今書中於起直書其姓名於蕘字亦不回避則別是一人非太原之定保矣唐有兩王定保而史僅載其一此表之脫漏也今按此書言及王起者或稱

通集十二

一求恕齋

王相起

卷八云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

或稱王起僕射

卷三云王起僕射再主文柄

或稱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

卷三云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

或竟直稱王起

卷三云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勝又云王起門生一勝二十二卷八云會昌

四年王起

斷非曾孫稱其曾祖之詞況王播為王起親

兄

據新舊唐書本傳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此書言王播少孤貧又言令

禮部尚書王播署榜

卷十

亦非從曾孫稱其從曾祖之

詞至於蕘字非但不回避且一則曰王蕘再則曰王蕘

並詳述薛昭緯之謔語以蕘與李系為小人行綴

卷十

薛保遜尤肆輕挑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

時李系任小僕王蕘任小賓正且立仗班退昭緯朗吟

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旂蕘遽請下句昭緯應聲

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洪晒今按

宰相世系表琅邪王氏旁枝亦有名蕘者係武后時宰相之六世族孫其人並無官爵太原王氏名蕘者官右司員外郎摭言稱王蕘任小賓唐人稱主客員外郎為小賓禮部員外郎為小儀與祠部員外郎同屬於禮部尚書蓋由主客員外郎而轉右司員外郎其官主客時與薛昭緯李系同列摭言所記必太原之王蕘也

尤非子稱其父之詞然則撰此書者琅邪之王定保非太原之王定保不可牽合為一錢氏謂唐有兩王定保其說是也錢氏又云其書有云從翁丞相溥攷昭宗時宰相有王搏字昭逸出自琅邪有王溥字德潤出自太原定保既出琅邪則溥當為搏之謚今按王溥為相舊唐書昭宗紀在天復三年新唐書昭宗紀在天復元年舊唐書昭宗紀云三年二月乙未以戶部侍郎王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氏炳震新舊唐書合鈔云新書在

通集十二

二求恕齋

元年二月拜是年二月丙子罷據新書罷相之時舊書尚未拜也然舊書元年十一月猶書戶部侍郎崔允尚命之至全忠軍若同為宰臣允不應使之矣但舊書不書罷免歲月而哀帝即位即書太常卿未知罷於何時也皆在光化三年之後其時定保業已登第

溥所歷官皆在京朝

新唐書王溥傳云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充集賢殿直學士刑部郎中知雜事驟拜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定保應舉時固可接見然舊唐書不為溥立傳其里居家世無考新唐

書宰相世系表列溥於太原大房而列傳則云失其何

所人沈氏炳震宰相世系表訂譌據此疑其未必為太

原而世系歷歷其說甚為有見雖表傳不出於一手

列

為宋景文所作世系表或別有所本未可竟斥其非但

表為歐陽文忠所作

表或別有所本未可竟斥其非但

表為歐陽文忠所作



溥既出自太原則與琅邪無涉宰相世系表琅邪王氏亦有名溥者係方慶會孫定保高祖輩非從翁也其人不但未嘗為相抑且並無官階豈非定保不應稱為從翁且溥之共高祖兄弟有名疑者官宣歙觀察使

相世系表及新舊唐書王疑傳溥若果係定保從祖則疑亦係定保從

祖而此書直稱為王疑卷七云王疑裴瓚又云疑終宣

之疑卒於宣州唐時宣州治宣城縣亦稱宣城郡則定保非疑之從孫可知既

非疑之從孫則亦非溥之從孫可知昭宗光化以後王

氏居相位為定保應舉時所及見者自溥之外惟溥唐

之宰相尚有王鐸王徽鐸系出太原即起之從子鐸之從叔以僖宗中和四年遇害在昭宗即位之前四年微

系出京兆以昭宗大順元年卒在改元光化之前八年皆非琅邪之族亦非定保應舉時所及見也溥之

通集十二

三求恕齋

入相舊唐書昭宗紀在景福二年新唐書昭宗紀在乾

甯二年皆在光化之前至其為崔允所誣罷相貶官賜

死則新舊唐書皆在光化三年六月即定保登第之年

唐代試進士皆在春間則定保登第時溥猶為相溥與

溥字形相近而溥又系出琅邪錢氏謂溥當為溥其說

亦是也錢氏又云書中稱王方慶為七世伯祖但依表

所列溥為方慶八世孫而定保稱方慶七世伯祖則於

溥不當有從翁之稱是亦可疑也今按方慶名緝以字

行據新唐書王方慶傳據言一卷云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

傳云起家越王府參軍永淳中累遷太僕少卿今按咸亨承高宗高宗年號而咸亨在永淳之前傳不言官考功員外郎當據龍字乃襲字之訛白水二字乃泉字誤此以補其闕

分爲二石泉者封爵之號方慶之曾祖襄後周時諡石

泉康侯祖肅隋時諡石泉明威侯據宰相世系表今按周書北史王褒傳皆

言封石泉縣子不言進封侯爵當據此以補其闕故方慶

受封於唐時仍襲此號其子晞亦襲石泉侯據宰相世

舊唐書王方慶傳云封石泉公新唐書王方慶傳云曾祖襄孫備自襄至備六世封石泉云是其明

證方慶昆弟五人其行第居四伯兄名緝字方舉仲兄

名績字方紹叔兄名績字方節季弟名緝字方操據宰相世

系定保以七世伯祖稱方慶則其七世祖當是方操

通集十二

四求恕齋

操有子三人長令賓次輝遠次延客據宰相世系表令賓官姑臧尉三人之中孰為定保六世祖則無可考矣定

保既稱方慶為七世伯祖又稱溥為從翁則溥必是方

慶五世孫而宰相世系表以溥為方慶八世孫者世系

表於方慶及溥之中間誤屢三世蓋肅宗時宰相王璵

非方慶之後人亦非溥之先世舊唐書王璵傳不言其先世及後裔沈氏考證

云此別是一王璵而方慶之六世孫或亦名璵耳溥為方慶九世孫而其曾祖亦名璵耳非此王璵也益明矣

新書璵傳誤以為方慶之六世孫溥之曾祖新書溥傳云失其何

所人不言璵之曾祖世系表亦同其誤據世系表自方慶孫兩傳自相矛盾

方慶至溥共得九世傳稱璵為方慶六世孫連本身數之也養新錄稱溥為方慶八世孫除本身數之也古人



紀祖孫世數雖亦有連本身數之者然終以沈氏炳震除本身數之者為正例養新錄所數是也  
因三人時代相距或遠或近世數並參差不合斷為牽附其辨析最為詳明  
沈氏宰相世系表訂為云案宰相宗乾元年入相相去僅六十三年不應遠有六世孫相也又案方慶傳光輔開元中官路州刺史與傳開元未為太常博士光輔與之高祖同時而仕恐未必然且與之曾孫博案宰相表昭宗乾甯二年入相上距與之入相一百三十八年亦恐未必然也要之肅宗時之相乃別一王與非方慶六世孫亦非博之曾祖其為牽附無疑然則與以前及與以後當必有兩世出於牽附  
宰相表慶第三子曠字光輔沈氏訂為云方慶傳作長子名光輔今按此亦世系表出之一端也  
若除去其牽附者則世數自相合矣錢氏謂定保稱博從翁為可疑其說亦未嘗不是也惟自方慶至博實止六世

通集十二

五求恕齋

自方慶至定保實止八世  
盧氏見會重刻摭言序云唐從孫定保今按自方慶至定保首尾共八世方慶為定保七世伯祖則定保乃方慶七世從孫盧序言八代從孫蓋連定保本身數之也然與定保祇可據摭言以訂稱方慶之詞不合仍當言七世為是  
世系表不可援世系表以改摭言耳且摭言紀王博之事尚不止此一處卷八云王倜丞相魯公損之子倜及第翌日損登庸王倜過堂別見今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王氏宰相十三人無名損者而琅邪王氏有名損者字中禮並無官階其父名葦與博為從兄弟乃博之從姪也有名倜者字垂光官鄆尉直宏文館即博之子損之再從兄弟也  
或謂摭言二字偏旁皆從手疑損乃博之從兄弟倜之從伯叔然無它文可證

今始從世系表據此則摭言損字必是博字之訛其上文云崔昭矩大順中表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而王倜之事即彙敘於下則倜之登科後於昭矩可知按新唐書昭宗紀昭緯之入相在大順二年正月  
舊唐昭宗元年十二月非試進士之時通鑑在二年正月庚申與新書合當從之  
博之入相在乾甯二年三月  
舊唐書昭宗紀在景福二年十一月較新紀新紀均在春間試進士之時  
摭言卷八云天復元年時是也均按昭宗反昭緯登庸先於博四年則昭矩登科正在是年正月朔  
亦先於倜四年以證摭言所述之次第正相符合則損當作博無疑博之名兩見於摭言而一誤為溥一誤為

通集十二

六求恕齋

損皆偏旁形似之譌耳博之封魯公見於新唐書本傳定保稱博為丞相魯公乃尊其從祖之詞而於倜則不稱官階似非所以尊其從叔當是王倜之上本有官階而傳寫者脫去蓋崔昭緯不稱爵位而王博稱爵位者尊博而異其詞也崔昭矩不稱官階而王倜稱官階者尊倜而異其詞也試思定保言及從叔渙稱其官階曰南海記室  
見摭言卷三散序門  
倜與渙同是從叔於渙既稱其官階則於倜亦必稱其官階此稱謂之常例也否則不獨書法未能畫一亦非待從叔之禮矣定保又言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  
見摭言卷三慈恩寺題  
名遊賞賦詠雜紀門  
此王



漢另是一人非定保之從叔蓋南海記室係幕職而考  
 功員外為朝官其高下重輕迥相懸隔定保言及從叔  
 漢列於已所諮訪前達之中凡所稱前達皆舉其所歷  
 至高之秩如顏薨先官中書舍人後官給事中而據言  
 稱為顏夕拜詳見中篇良以給事班在舍人之上耳據舊唐  
 志及通典四十一給事中與中書舍人若定保之從叔  
 皆係正五品上階尚舍人在給事之下

一王渙為南海記室者一人乃定保之從叔也為考功  
 員外者又一人非定保之同宗也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太原王氏第二房有名渙者但言字羣吉不言居何官

通集十二

七求怨齋

則非為考功員外之王渙也瑗邪王氏方慶之從曾孫  
 有名渙者係定保族高祖而非從叔亦不言居何官則  
 非為南海記室之王渙也定保同宗名渙者二人論其  
 行輩一為族會祖一為族會孫而彼此同名者蓋凡族  
 大人眾散處四方者每至數世不相往來故命名有時  
 而誤復即以瑗邪王氏而論名汶者二人一為殿中少  
 會孫一無官族兄族弟之同名者也名邁者二人一為  
 係方慶曾孫一無官族叔族姪之同名者也名澄者  
 刺吏係方慶元孫一官族叔族姪之同名者也名澄者  
 黃嚴令係方慶從孫一官族叔族姪之同名者也  
 二人一無官係方慶從孫一官族叔族姪之同名者也  
 名擢者二人一係方慶族會祖族會孫之

同名者也名綱者二人一官臨洛丞係方慶族孫族高  
 祖族元孫之同名者也然則兩王渙皆與定保同宗亦  
 事所常有而無足深訝者矣定保自言京師有舊第在  
 太平里詳見中篇今以長安志九所記唐京城考之太平坊  
 係朱雀街西第二街在皇城南面含光門外此坊內王  
 氏之第有二一為御史大夫王鏐宅一為戶部尚書王  
 源中宅鏐係太原王氏乃方翼之孫非定保之同宗唐  
 書王鏐傳云太原祁人也祖方翼為時名將新唐書王  
 方翼傳云并州祁人今按太原屬并州新書之并州即  
 舊書之太原也天寶間已被族誅籍沒在唐書王鏐傳云鏐五  
 太原也天寶間已被族誅籍沒年而鏐至赤族新唐書  
 王鏐傳云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備長安志云源中係  
 天寶中鏐自罪賜死縣官備錄鏐太平坊宅

通集十二

八求怨齋

瑗邪王氏乃方慶之元孫即定保之從曾祖據新唐書  
 表開成間猶居方鎮尊榮唐書文宗紀云太和九年  
 源中為天平軍節度使開成三年十一月乙丑天平軍  
 節度使王源中卒新唐書王源中傳云入拜刑部侍郎  
 未幾領天平節度使開成三年卒贈尚書右僕射今按  
 新唐書皆不言曾官戶部尚書長安志紀源中之官階  
 稱戶部尚書者疑節度使然則定保所言太平里舊第必  
 天平時所蓄之秩也

是源中之宅而非鏐之宅矣況此書曾言源中與昆季  
 雍睦即係太平里第之事卷十五云王源中文宗時為  
 季蹴踞于太平里第球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諸昆  
 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討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  
 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梳每梳容一升許宣令并  
 腕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今按據新唐書宰相  
 世系表源中昆季七人其行次第長兄名邁三弟名  
 名敏元四弟名達元五弟名迪六弟名邁七弟名高九



其明證惟源中既係定保從曾祖不應直稱為王源中  
意者其上下尚有闕文或稱其生前之官則曰僕射猶  
之述其從叔王倜之事本有官階而傳寫者脫去耳此

書言定保家諱者凡二處其一條云王大夫廉問浙東  
自注云名與定保家諱下一字同今考此條上下文記

方干謁王大夫之事卷十二云方干相廬人也王大夫

為表章無何公遺疾而卒事不諧矣證以新舊唐書及

北夢瑣言王大夫名龜北夢瑣言卷六云詩人方干王

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

拜也舊唐書王龜傳云咸通十四年轉越州刺史御史

大夫浙東團練觀察使山越攻郡為賊所害贈工部尚

書新唐書王龜傳云徙浙東觀察使卒贈工部尚書今

通集十二

按唐人稱觀察使為廉問王龜官浙東觀察使兼御史

大夫故據言有王大夫廉問浙東之語瑣言紀方三拜

事與據言合其以王大夫為王龜與新舊唐書合則據

言所謂王大夫必是王龜無疑新唐書但言龜卒不言

為賊所害與據言遺疾而卒之語

相符舊唐書所言蓋傳聞之誤

系出太原乃起之子

義之父據新舊唐書本傳及

名與瑒邪王定保家諱下一字同此書係瑒邪王定保

所作非太原王定保所作故不稱之為祖而稱之為王

大夫惟不書其名以避家諱他如言及劉崇龜之事不

書其名而稱其字曰子長亦以避家諱也卷十一云文

出鎮浙西行次江西卷十二云願雲在江洪遇高逢休

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塞指紳其弟崇望復

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今按

新唐書劉崇望傳云兄崇龜字子長據言書崇望之名

而不書崇龜之名者若夫言及沅江龜甲者龜字乃龜

字之訛卷十二云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希矣今

按廣事類賦卷三十九龜賦云九其肋自注引

據言此條龜作龜格致鏡源卷九十四龜類引據言

亦作龜水族加恩簿龜有九肋若之稱是其明證

及銀龜噴香者龜字疑猊字或獸字之訛卷九云秦朝

行云銀龜噴香不得沿襲謬誤而謂龜字非定保之家諱

也其一條云盧大郎補闕自注云盧名上字與僕家諱

同下字曰暉今考此條下文盧補闕係晚唐時人卷四

大郎補闕咸通十一年初舉廣明庚子歲遇大寇犯闕

願身南服自是龍鍾場屋復十許歲大順中方為宏農

公所擢卒徧檢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盧氏有單名暉者

於右衮

官魏州刺史其兄名昭名暉其有名元暉者字子餘並

通集十二

無官階皆與此條不合且據言不避元字卷一云開耀

下五十一人卷五云如龍戰于野其血元黃卷六云莫

若舉前倉部員外郎吳太元為洛陽令卷十二云若在

鉞天如不得牽合附會而謂元字為定保之家諱也至

於僖宗乾符間有蔚州刺史王龜範舊唐書僖宗紀云

福建觀察使李播荆州刺史楊權乾符三年六月敕

古蔚州刺史王龜範等並宜停任雖與定保時代相接

然定保之家諱龜字係下一字非上一字且據言不避

龜字卷三云龜司先於光範門裏東

與定保固無涉矣考古人之世系者信以傳信亦疑以

傳疑庶不蹈虛妄之弊也夫

唐摭言跋中篇



南唐後主癸酉歲鄉貢進士何晦撰唐摭言十五卷

書錄解題云鄉貢進士何晦撰其序言太歲癸酉下第於金陵鳳臺旅舍癸酉者開寶六年也時江南獨未下

第蓋其國人歟今按宋太祖開寶六年南唐後主在位第十三年也是時南唐奉宋之正朔而士大夫恥用宋

之年號往往但書甲子屢見其成書後於王定保五十六年惜久佚不傳無以知其體裁之同異晦之事跡亦

不見於它書所幸定保之本末始終散見於摭言及它書者猶可得其大畧也今考通鑑以定保為南昌人

百八蓋定保自稱瑣邪特標其族望而實則王氏自東晉以後即僑居金陵後周以來又徙居關內

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泰之曾孫也其先自瑯琊南度居於丹陽為江左冠族後北徙入關始家咸

陽故長安太平里有先世舊第定保生於懿宗咸通十一年當其時已寄居南昌

徵兵自是聯翩寇亂中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今按庚寅係咸通十一年以通鑑及新舊唐書考之是歲南詔蠻寇成都連年征伐南昌係洪州附郭之

邑洪州即豫章郡乃江南西道節度治所撫袁吉虔饒江等州皆其屬郡及新舊唐書地理志廬山亦在其境內今觀摭言所述有言江西者

言豫章者卷十云中和未豫章大亂又云繆烏雲開成

來為豫章人也又云閔廷言豫章人也卷十一云劉軻少為僧止于豫章高安縣南果園今按新舊唐書地理志高安屬洪州豫章郡武德

間會置為州鈞州也其有言南昌者卷五云王勃都督開公不之信專令人伺其下筆報云南昌有言撫

州者卷二云李相回竟坐貶撫州司馬卷十云湯貫天即撫州中逃難至臨川今按新舊唐書地理志臨川郡

春人卷十云陳象袁州新喻人也卷十二云有言吉州者卷二云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

者卷二云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有言虔州者卷八輻虔州南康人也卷十二云有言饒州者卷十云乾符

陽今按新舊唐書信宗紀云乾符五年二月王仙芝伏誅其將王重隱陷饒州刺史顏標死之

州者卷二云會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又云時李相已三十三人重試落第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

今按新舊唐書地理志江州本九江郡有言廬山者卷二云台觀李即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

於廬山綜核全書記載故實最多者莫若江南西道誠以久居其地不啻桑梓之鄉故敘次較它道為特詳耳觀於自記廬山禱夢則其應舉於江南西道有明徵矣



九年其鄉舉必傳所薦送故此書於傳之幕僚既臚列  
其姓名復備舉其學術卷十云陳象為文有西漢風骨  
章以羔雁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又云湯質晚  
佐江西鍾傳之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暝有人走  
乞障車文質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製既而四  
本俱成又云陳岳晚年從豫章鍾傳退居南郭以墳典  
自娛因之博覽羣籍光化中執政而當日鄉貢會餞之  
議以滿帛徵傳聞之復辟為從事而當日鄉貢會餞之  
盛尤能娓娓言之卷二云國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  
郡國率不以貢士為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  
疆土充庭述職為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為急務  
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於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  
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  
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  
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  
萬垂三十年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蓋感其  
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者歲常不下數輩蓋感其  
通集十二

禮待之優隆故樂為稱道也定保自稱光化進士而其  
登第在光化幾年則書中未曾言及直齋書錄解題云  
定保光化三年進士蓋唐時登科記宋末猶存新唐書  
有崔氏唐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李亦  
唐登科記二卷郡齋讀書志有樂史登科記三十卷起  
唐武德詠天祐末直齋書錄解題有洪适唐登科記十  
五卷困學紀聞卷十七云韓文公歐陽生哀辭閩人舉  
進士由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  
之林藻放之登科記信然是王伯厚猶及見其書也故  
陳氏得以知定保登第之年也盧氏見會重刻摭言序  
云定保光化二年進士此語即本於陳氏二字則三字  
之訛耳今按定保自述云恩門右省李常侍渥見摭言  
按孫榮北里志云亂離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渭渥之  
弟今改名幹其時初舉乘醉同詣之據榮之自序其書

成於僖宗中和四年所言亂離之事指廣明元年黃巢  
陷京師而言是歲定保年已十一時代正相符合摭言  
所言李常侍渥疑即文遠之兄也北里志又云今左史  
劉郊文崇及第年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為酒糾深之疑  
即渥之字惜無他書可右省謂中書省通鑑卷二十一  
證姑存此說以俟考屬門下恩門猶言恩地指登第時座主而言摭言卷  
起門生裴翺和周墀賀起詩云恩門三啟動宸瀛此恩  
門即座主之證北夢瑣言卷三云進士馮涓登第恩地  
即杜相審權也據言卷四列與恩地舊交一門皆係門  
生與座主素識者此恩地即座主之證北夢瑣言卷八  
云唐相國裴公坦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  
業未精辭歸縣別墅歲時恩地唯成狀而已掩關勤  
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蓋光化三年主禮  
部試者即李渥也至於光化二年之主試乃趙光逢亦  
見於摭言卷十五云光化二年若是定保座主則無容  
不書其官而但書其名且恩門之稱亦不應捨光逢而  
屬之渥矣定保自述其同年有盧延讓楊贊圖崔籍若  
卷三云其大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五贊圖籍若何年登  
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許人贊圖籍若何年登  
第未見明文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三載黃泊與楊狀頭  
指蹤傳授感恩悚謝之語今考泊係乾甯二年進士光  
化中除四門博士其登第在定保之前與啟之楊贊圖  
當另是一人非而延讓之登第在光化三年摭言中實  
定保之同年也而延讓之登第在光化三年摭言中實  
有顯證見卷六則定保之登第亦在是年可知若夫光化  
二年之狀元係盧文煥摭言但言其與柳璨同年卷三  
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願以宴曠為急務同年皆患  
貧無以致之文煥命屬司奉贖時柳璨告文煥以贖從  
非已有文煥曰藥不暇眩厥疾弗廖璨甚銜之居四年  
璨登庸文煥憂戚日加今按據舊唐書昭宗紀天祐三

直求恕齋  
通集十二



年十二月丙申殺崔允次年正月丁酉朔柳璨為相而  
人未見制敕莫測所以新唐書柳璨傳亦云崔允死昭宗  
密許璨宰相明日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蓋昭宗以天祐三年十二月丙申晦面許璨為相次年  
正月丁酉朔乃宣制耳自光化二年至天祐三年正合  
四年而不言與已同年則定保非光化二年進士明矣  
定保所舉訪之前達有丞相吳郡公辰顏夕拜薨見  
言卷五原文尚有翰林侍郎濮陽公辰即陸展曾封吳  
融即定保之外舅吳融也說詳下篇  
郡公 據舊唐書昭宗紀顏薨官至給事中 北夢瑣言卷  
於湖外 唐人稱給事中為夕拜 通典卷二十一云後  
事黃門侍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今按據  
給事中與給事黃門侍郎官名相類故借用此稱也據  
舊唐書昭宗紀辰以光化二年正月復相薨以光化三

通集十二

左求恕齋

年八月由知制誥為中書舍人是定保登第之時正辰  
莒在朝之日故得以從容諮訪而附載其事跡於摭言  
也 卷八記辰自定狀元卷九記莒不與樊某官十卷  
記莒為陸龜蒙誌墓卷十二記莒草敗薛保送制定  
保登第之初為容管巡官 據新五代史 唐末置甯遠軍  
於容管以龐巨昭為節度使 通鑑卷二百六十七云甯  
使劉昌魯皆唐官也黃巢之寇嶺南也巨昭為容管  
觀察使帥羣蠻據險以拒之巢眾不敢入境唐嘉其功  
置甯遠軍於容州以巨昭為節度使胡注云按通鑑唐  
昭宗乾甯四年置甯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寓  
領節度使考之新書方鎮表容州置節鎮 至梁開平四  
年巨昭畏劉隱之逼請自歸於楚馬殷遣其將姚彥章  
代守容管次年容管為劉巖所取 據通鑑卷二百六十八定

保蓋始為巨昭巡官秩滿後避亂不還客游廣州遂與  
同時士人並為隱辟置幕府待以賓禮 新五代史南漢  
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游焉或當時仕宦遭  
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  
洞潛趙光奇之徒皆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  
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司農少卿因避  
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德裕司農少卿因避  
亂往隱亦客之洞潛初為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嘗  
師事之後以為節度副使今按定保始為容管巡官與  
洞潛始為管巡官正同洞潛以秩滿客南海則定保  
當亦以秩滿客南海蓋中原大亂秩滿後不復能歸故  
寄跡於隱之幕府其時容管尚未屬於隱也又按李衡  
即李殷衡與趙光奇同奉使者宋人 據言內有容管之  
事 卷八記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 是其在容管幕  
府時所記也有廣南廣州南海之事 卷四記鄭績鎮南  
海卷九記何澤之父鼎為容管經畧

通集十二

去求恕齋

廣南幕職卷九記鄭績鎮南海卷十記鄭績鎮廣南又  
記願蒙避地至廣州卷十二記鄭恩鎮南海今按新舊  
唐書地理志南海郡乃嶺南東道節度治所 有韶州之事 卷  
九記韶陽曲江人何澤又記曲江人李端今按新舊唐書  
地理志曲江為韶州附郭之邑又按新五代史何澤傳  
言澤父鼎為容管經畧使與隱言合 有循州之事 卷九  
其以澤為廣州人則敘述之誤也 有循州之事 卷九  
沈謙循州 有連州之事 卷九記連州 廣韶循連皆嶺南  
節度巡屬是其在嶺南幕府時所記也有湖南長沙湘  
南之事 卷十記長沙人李濤又記湖南人周緘又記湘  
湖南卷十一記長沙王璘日試萬言卷十二記崔魯事  
觀察湖南卷十三記杜蘓廉問長沙又記湖南王璘與  
李羣王聯今按新舊唐書地理志長沙為潭州附郭  
之邑潭州一名長沙郡據新唐書方鎮表潭州乃湖南  
觀察使 有荆南之事 卷四記盧廷讓薄遊荆南卷十記盧廷



家荆南塔橋又記來鶴避地遊荆襄卷十二記崔魏公  
在荆南卷十三記白中令鎮荆南卷十五記李石鎮荆  
今按新唐書方鎮表定保由江西至長安由長安至容  
荆南節度使治荆州

嶺南幕中自劉隱時即喜用衣冠之胄通鑑卷二百六十七云梁開平  
二年十月辛酉以劉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  
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

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胡注云史言至劉巖襲位所  
羣雄割據各收拾衣冠之胄以為用

延士人尤多通鑑卷二百六十八云梁乾化元年五月  
置於幕府及建國稱尊咸登諸顯位其為宰相者如趙

光裔楊洞潛李殷衡倪曙劉潛等人通鑑卷二百七十八  
月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位於番禺以梁使趙  
光裔為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郎節度

判官李殷衡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卷二百七十一  
云梁龍德元年漢以尚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卷二百  
八十云晉天福元年漢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

定保先為同幕而後為同朝故摭言書中或紀其本身  
卷二記唐乾符四年京兆等第倪曙名在第六今按自

是年至梁龍德元年曙為南漢宰相之歲計四十四年  
唐時京兆等第惟是年十人之名獨見於摭言蓋即曙

述之以告定保也卷十五記韋承貽策試夜紀長句自  
注云光化初幾為坊叟者有所廢楊洞見而勉之遂留

之如故今按光化初正定保應試之時楊洞疑即楊洞  
潛傳寫者脫去字蓋定保承貽策試之時楊洞疑即楊洞

祖卷三記會昌三年費皇公為上相卷七記李太尉德  
裕頗為寒進開路今按據新舊唐書通鑑費皇公即  
李德裕乃殷或紀其父與伯父卷十一記劉子長及其弟崇

望今按崇望濬之父也子長或紀其伯父與弟昆卷三  
濬之伯父崇望也詳上篇

光允自補袞拜小儀卷九記趙隱主文黜郭薰卷十二  
記趙隱擢韓袞狀元卷十三記趙隱試題為王者被袞

以象天賦卷十五記趙光逢為相今按據新唐書趙隱  
傳隱為隱之兄光逢光裔光允皆隱之子是隱乃光裔

之伯父光逢乃光裔之兄光允乃光裔之弟也又按卷  
十記追贈不及第人有趙光遠云丞相隱弟是亦光

裔之從蓋僚友譙談各述其家世舊聞及身所經歷者  
昆弟也

以相告語而定保遂敘次之以載於已書也當書成之  
時劉巖猶未建國故書中不避巖字卷九卷十一並言

傑卷十一載任華上巖亦不避巖兄隱之名卷二卷九  
大夫箋云僕隱居巖壑

二皆言羅隱卷九言鄭隱卷十言趙隱卷八又立及第  
後隱居一門其他言隱居者尤多今據巖之判據嶺南

實承隱舊業故追尊隱為烈宗襄皇帝與祖父並  
列稱為三廟則南漢建國之後隱字亦當避矣

避巖父謙之名卷三卷九皆記裴思謙卷五載皇甫巖  
避巖父謙之名卷三卷九皆記裴思謙卷五載皇甫巖

之建國在梁貞明三年八月則摭言必成於是月之前  
書中言及趙光逢再相之事卷十五云光逢膺大用居

司空致仕居二今考光逢再相在梁貞明二年八月通鑑  
年復徵拜上相

卷二百六十七云梁開平三年九月辛亥以太常卿趙  
光逢為中書侍郎工部侍郎杜曉為戶部侍郎並同平



明二年九月以後三年七月以前故定保雖久仕南漢之胡而撫言中絕無建國之事也新五代史言定保爲嚴所憚詳見下篇又言定保曾作南宮七奇賦南漢劉龔世家云乾亨八年作南宮王定保賦以美之而不言終於何官通鑑言定保由南宮七奇賦以美之而不言終於何官通鑑言定保由甯遠節度使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未踰年而卒其事在晉天福五年卽南漢大有十三年通鑑卷二百八十五年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甯遠節度使南宮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而其行事則槩未敘及夫定保相南漢日淺固不及有所設施而其生平最恨宦官凡結納中貴者必備記姓名於撫言以昭炯戒卷九敕賜及第門言素籍王依附田令致惡得及第門言素籍王依附

通集十二

九求怨

附仇士良于祝黃郁李端依附田令致芳林十哲門言沈雲翔等交通中貴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誤撥惡名門言華京與大梁監軍相揖則其秉鈞當軸必能裁楊象受淮南監軍李全貴之衣則其秉鈞當軸必能裁抑關豎之權撫言卷十言劉贊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屈聲播於天下其論云雖抱屈於一時竟垂裕於千載者贊得之矣觀於此則南漢定保欽慕於贊甚切蓋指斥貴幸先後有同心也南漢高祖之末猜忌士人而專任宦官當在定保歿後通鑑卷二百八十三云晉天福七年四月漢高祖寢疾丁丑殂高祖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官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今按晉天福七年卽南漢大有十五年距定保之卒二年所謂末年當卽在此二年中也蓋藩府之舊人已盡新進者非其所倚信故爾通鑑卷二百八十二云晉天福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今按晉天福四年卽南漢大有十二年定保入相

前一年光裔卒而損相損卒而定保相正相連接又按新五代史南漢世家言光裔常怏怏思歸龔乃習爲光裔手書遣使問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裔驚喜爲盡心焉據此則龔蓋以光裔爲藩府舊人深所倚信故既歿之後復相其子也定保亦藩府舊人且爲龔夙所敬憚則其爲相自當在倚信之列不至若新進者假令定保尙在未始不可以挽回惜乎甫執政而遽亡相業不傳於後也定保爲相較同幕諸人最遲較趙光裔楊洞潛李殷衡遲二十三年且趙光裔與定保同僚而其子損爲相亦先於定保疑因南漢高祖夙憚定保直言故使出鎮容州甯遠軍節度唐時治容州仕爲容管巡官之地也至年逾七旬始召之入相定保生於唐咸通庚寅卒於南漢大有庚子年七十一歲特書闕有間無由得其詳耳若夫南漢未

通集十二

九求怨

建國時定保已居廣南幕府而入幕以後未聞遷改職名蓋彼時嶺南聽命於梁定保不受梁官故尙稱唐職猶之羅昭諫在吳越幕府不肯屈節於梁也詳見此雖史傳未著明文而論世可以知人所當曲會其出處之微意矣雖南漢建國以後定保改受新命之官較諸昭諫之終爲唐人因學紀聞卷十八云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未可同年而語然南漢非唐之讐國定保亦非唐之達官君子律已貴嚴而論人貴恕與人爲善者何必更加責備之詞哉唐撫言跋下篇



王定保之唐摭言流傳已久論者多謂定保為浮華之士  
士摭言為瑣細之書然夷考定保之立身細釋摭言之  
用意參稽唐末之士習人情覺摭言固有資於法戒之  
書定保亦有補於風教之士未可指其瑣細目以浮華  
也何則唐末進士罕能諳練典章摭言卷十五云奈何  
墨為末事泊乎評品是非適較今古竟而定保則出自  
不能措一辭發一論者能無愧於心乎而世薄徒以含毫  
世族清門多聞舊事於貢舉之法度尤所究心摭言卷  
治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樂聞科第之美嘗訪於前  
達問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於心退則編之於  
策其編輯此書能溯古制以尋原始卷一云周禮鄉大  
于王庭漢革秦亂講求典禮是天下上計集于大司  
徒府又云鄉貢里選盛於中古乎今之解送則古之上  
通集十二 主求恕齋

計也兩漢之制蓋故國學之隆替卷一云開元以前進  
本乎周禮者也為恥爾後物態澆漓稔于世祿以京兆為榮美同華為  
利市莫不實務華棄本迂未故天寶十二載敕天下  
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  
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奈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  
法猶不能勝矧或執大政者不常其人心所立既非自  
則所守亦不堅矣是貞元十年已來殆絕於兩監矣  
鄉貢之重輕卷一云有唐貞觀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  
生而己爾後膏粱之族率以學校為鄙事若鄉貢蓋假  
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蓋用古之鄉  
貢也爾來鄉貢漸廣率多寄應者大歷中楊綰疏請  
請復舊章貴全乎實尋亦寢於公族垂空言而已廣文  
生名次之後先卷一云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  
以爲末第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思擢其弊故特置  
吳仁璧於蔣肱之上明年公得異去職及第者復循常  
而京兆府等第之得失卷二云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  
已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

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暨咸通乾符則為形勢  
吞嚼臨制貞實之士不復齒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  
莫不臚陳積弊慨念盛時此其識力之高可知也唐末  
進士罕能講習藝文而定保則篤志沈潛勤學好問  
卷五云近世浮薄率皆貴彼生知恥乎下學質疑問禮  
者先懷愧色探微隨與者翻汨沈流風教頹圯莫甚於  
此此書所述於經史則推重陳岳商較前史得失尤長  
於班史之業評三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  
唐實錄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為述作號陳子正言  
十五 於對策則推重劉蕡卷十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  
義大於詩則推重太白少陵卷四載杜工部贈鄭廣德詩二  
義其一章諷度也卷七云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因以  
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日公  
非人世之人不可不是太白星精耶卷十二載村工部莫  
相疑行及獻章右丞詩卷十三云開元中李翰林應詔  
通集十二 主求恕齋

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白於文則推重韓柳李張  
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皇南卷四云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翱籍皆升朝籍北  
子學文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人黃頗師愈為文  
亦振大名卷六云韓文公皇甫湜貞元中名價籍甚亦  
一代之龍門也卷十云來鶴師韓柳為文閱廷言文格  
高絕與來鶴諸公卷十一云劉軻文章與韓柳齊名今  
按定保服膺諸公之文故書中所引甚多有備記其全  
篇者如卷二錄習之與弟正辭書卷四錄昌黎慶現文  
習之與陸修書特正答李生第一書卷二書卷八錄習  
之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卷五錄習之上楊中丞書  
感知已賦序是也約舉其大概者如卷四載昌黎與  
崔羣書卷五載昌黎答張籍書文昌黎上昌黎書卷十二  
載昌黎王逸少詩卷十五載昌黎歐陽詹哀辭序是也  
有摘敘其字句者如卷十述昌黎孟東野墓誌卷十三  
述昌黎李元賓墓誌是也特標其題目者如卷五言  
昌黎毛穎傳卷八言昌黎與陸修書卷十言昌黎諱辨  
是也惟柳州文未曾引耳夙昔趨嚮者知所折衷故



其引孟子逸文以明遇合卷三引孟子言引春秋音讀

以著切磋卷五云大居守李相讀春秋誤呼叔孫婦小

禮號為引唐寶錄以誌由來卷一云按寶錄西監隋制

一字師江遊賞雖云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所置卷三

如之案實錄天寶元年敕以太師蕭嵩私廟逼近

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敕令將士為嵩營造嵩上表謝

與卿恩之深避喧雜引國史補以徵遷革卷一云元和

李肇撰國史補其畧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其風俗繁

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又云李肇舍人撰國史補亦

云天寶中袁咸用劉長卿分爲朋頭是時常重兩監卷

三云案李肇舍人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爲下第舉人

其筵席簡率爾來漸加侈靡皆爲上引登科記以知訛

誤卷十云章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李甘字獻鼎長引

獨孤氏文以證襲沿卷一云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獨

墓誌云從師祖損之孤及撰河南府法曹參軍張從師

隋大業中進士甲科實能博採羣書言皆有據此其學

術之邃可知也唐末進士罕能砥礪脩途而定保則志

在端已直躬先德行而後文學摭言卷三云科第之設

美者在乎端已直躬守而勿失味其美之所美者在乎

貪名巧宦得之爲榮卷四云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

子之四科行在其先卷十五云有德者未必此書名爲

無文其上也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

記科舉雜事而實隱寓規勸之詞故奢侈者必諷之

云咸通中進士及第車服侈靡之極稱不中式則重加

罰金又云矧諸尋芳逐勝結友定交競車服之鮮華驕

杯盤之意氣沽激價譽比周行藏輕薄者必誠之

始膠漆於羣強終短長於逐末輕薄者必誠之

輕薄之徒終喪厥德旅葬之戒人子其慎慎諸又云苟

如名好奔競者必警之卷三云奈何味道由徑未旋踵

教何云是知瓜李之嫌意以之諍斯不可忘崔公脅制

仁者所不爲也又云善惡蔽於反已得失俸於尤人豈

不驟達終危受屈抑者必稱之卷十所紀皆高才不遇

雖榮寔辱受屈抑者必稱之卷十所紀皆高才不遇

得喪者命非賢之咎伊時之病舉子多怨尤者則婉

言以導之卷二云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反

蔽作卷八云臨深履薄歧路紛如得之則恃已所長失

之則尤人不盡干祿之子能不慎諸卷十云小人之儒

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己主司被謗議者則平心以論

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主司被謗議者則平心以論

之公足以推命匪眦譽之無益於已夫子之謂桓魋孟

子之稱臧倉而於士大夫之行誼足以爲法者尤好極

其是之謂與而於士大夫之行誼足以爲法者尤好極

力闡揚卷四有節操一門其論云矧乃五常者總之於

能窺至仁又何窮達之異致矣又有師友氣義兩門其

贊云孰以顯廉臨財不苟孰以定交宏道則久窮乃益

堅達以胡有君子即下至僕隸之微有一善可書者亦

不微任其湮沒卷十五有賢僕夫一門其論云其有跡

取舍之道賤賢而貴愚此其性情之厚可知也唐末進

忠孝之本先華而後賈此其性情之厚可知也唐末進

士罕能繫念舊君如羅袞駁昭宗諡議杜而定保則倦

惓然有故國之思當撫言告成之歲唐亡已及十載猶

以唐進士署其標題書中言國朝者即指唐代卷一云

式天下貢士十一月一日起朝見長壽二年云云建中

元年云云按長壽係武后年號建中係德宗年號則

所謂國朝舊式者且有徑言我唐者卷一云我唐公際

即唐代之故事也且諸州學士每年十於唐代諸君仍稱



之曰文皇帝卷一云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授高

宗皇帝卷七云李義琛與弟義琰相高宗皇帝武宗皇帝

昭宗皇帝卷七云昭宗皇帝且也言及懿宗則曰聖

顏卷九云咸通中降聖之辰聖顏言及僖宗則曰大駕

紀述君父之詞則其乃心唐室而義不附梁實與羅昭

諫不謀而合卷二云羅隱負冤於丹桂卷十載羅隱光

特賜羅隱科名錄升三級之奏蓋定故書中涉及梁主

之事皆刺其暴戾兇殘卷三紀其因睡而欲殺許書

九記其追殷文圭不及遂遷怒於士人致有白即偶涉

馬驛之禍卷十一記其信張策謀而害趙崇梁臣必無褒而有貶

者以泊為急灘頭上水船也皆係貶詞卷四雖同幕之

何澤因入貢於梁留仕不歸亦深鄙其邀寵於篡奪之

國新五代史何澤傳云澤而列諸表薦及第門內譏刺

其忝竊科名則定保之惡梁可知特以嶺南曾奉梁之

正朔故定保紀何澤入貢不能遠斥梁為偽庭卷九云

今按據言列表薦及第一門所記者惟澤及殷文圭二

者故與澤並舉此定保之微意也猶之吳越既受梁之

封爵故昭諫與羅袞唱酬不得不謂梁為上國耳卷十

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以小天倅大秋姚公

使兩浙袞以詩贈隱隱答曰遙望北辰當上國義君歸

諸侯卷二况昭諫說錢武肅舉義曾有自為東帝之言卷二

百六十六云梁開平元年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

何交臂事賊為其後武肅竟稱制改元通鑑卷二百七

終古之羞乎其後武肅竟稱制改元通鑑卷二百七

成元年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

正其後復通中國乃稱不稱考異云至今兩浙民間

猶謂錢鏐彼時即昭諫尚存亦未必有所顧忌舊五代

傳云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徵不至終于錢鏐今

按潤泉日記言昭諫卒于梁開平三年下距後唐天成

元年昭諫未及見也而南漢建國獨憚定保不從必

遣之出使荆南然後即位新五代史南漢劉龔世家云

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已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

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

其不取笑乎龔笑曰吾備定蓋絕梁固其所深願通鑑

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議也蓋絕梁固其所深願通鑑

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乎自是貢使遂絕

今按是時定保在巖而稱帝則非所樂聞此其氣槩之

峻可知也夫以定保識力之高如此學術之邃如此性

情之厚如此氣槩之峻如此可謂文行兼備有古君子

之風而不僅以深明科第源流為有功於掌故矣新五



吳融之卒在天復三年四年之間新唐書吳融傳云進  
融不克從去各闕鄭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北夢瑣  
言卷五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舉相誠  
近代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即世日天水歎曰本  
以學士例以久次位高者一人為承旨據新唐書韓偓  
傳及通鑑昭宗在鳳翔時韓偓為承旨天復三年正月  
已巳車駕還京二月癸未全忠肅上貶偓為濮州司  
馬融之召還翰林當在還京之後其遷承旨當在貶  
之後趙崇遇害於白馬驛在天祐二年六月戊子融死  
時崇尚無恙則必在是年以前昭宗以天復四年閏四  
月甲辰遷都洛陽改元天祐至是以後詔敕皆出全忠  
之手天子不得與聞彼時融若尚存崇亦斷不望其拜  
相然則融之卒必在天祐三年定保成據言時上距融  
三月以後四年四月以前矣

通集十二

毛求恕齋

其深知李洞又記其擬李巨川代韓建謝賜御容表又  
記其奠陸龜蒙文之大畧又記其為王大草薦方干  
表卷十一記其論蘇拯與蘇璞書卷十二記蓋定保應  
其合容盧延讓卷十三記其頃刻草十餘詔蓋定保應  
舉時行卷為融所獎許新唐書吳融傳云龍紀初及淮  
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贊謂之如先達  
據此是未第之時同輩已投以行卷則顯仕之日後輩  
必投以行卷可知據言卷一云定保嘗訪於前達間  
翰林侍郎侯陽公者蓋舉其封爵而言所謂其登進士第融  
此稱侯陽公者蓋舉其封爵而言所謂其登進士第融  
語訪前達者亦應舉時投謁之證也  
亦有延譽之恩卷六言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由受知  
見鄧於融然則光化三年通榜之柄融實則不獨懿親  
司之定保登第當亦由其延譽之力矣  
而實為知己宜定保於融極其欽服卷十稱其才力浩  
三稱其簡既沒世而不能忘也夫背死忘生事本相因  
備精當

而及士之不肯背死者亦斷不肯忘生定保於久歿之  
婦翁尚不忍於忍置而謂於生存之伉儷竟甘忍於棄  
捐此豈事理所當然而人情所宜有哉試思定保果無  
情於故劍何肯誌李元賓之瘞視以自刺其得新忘故  
之非卷四錄韓文公祭祝文云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  
與之試藝春官十二年登第行於褒谷間役者誤之  
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又云全斯毀不忍棄埋  
而識之定保誠負薄倖尤又豈肯誌孫泰之厚義古  
風以相形見絀卷四云孫泰守頗有古賢之風泰妻  
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曰  
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不可適眾皆伏泰之義更觀  
於所記公乘億之妻聽誤傳而迎喪遇億於路見卷八趙

通集十二

毛求恕齋

嘏之妾被豪奪而送返逢嘏於途見卷十五使定保果棄其  
妻又何心於述此亦足明其必不然矣至若定保所以  
致謗者則又有故蓋據言不虛美不隱惡如卷二志恨  
不至門卷十一怨怒門卷十二輕於士之躁進詭隨者  
仇酒失兩門卷十五沒用處門詳見卷九惡得及第當五代十  
尤明揭其非無所假借詳見卷九惡得及第當五代十  
國之世或本人猶在或家有子孫見定保所書必憾其  
直筆故造茲謗語以逞其報復之謀好事者從而紀之  
直齋又從而述之耳夫昔之輯五代十國雜事者莫善  
於孫光憲北夢瑣言盧氏見會重刻瑣言序云其書皆  
五代之際記載多缺其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初年瑣言  
得此書猶可考證



云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今按周先帝  
師周太祖光憲記此必在世宗即位以後瑣言卷六云  
劉隱爲廣帥嚴嗣之自建號曰漢改名翼在位經二紀  
而終次子嗣今按南漢劉翼以晉天福七年四月殂子  
玠立天福八年三月其弟晟弑之而立玠在位不及一  
年瑣言所謂次子嗣必指晟而言周顯德四年晟殂子  
鏐立瑣言但紀翼子不紀翼孫蓋是時晟猶在鏐子  
未立也然則其書之成當在顯德四年以前矣 去定  
保之卒僅十數載是光憲仕荆南與定保仕嶺南正同  
時也 通鑑卷二百七十五敘光憲爲荆南高季興掌書  
正居也 荆南距嶺南不遠定保嘗奉使焉瑣言內會引據  
言瑣言卷八載顧况子非熊事其末云王定保據言云  
矣今按據言卷八云顧况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  
其子非熊亦隱於舊山或聞有所遇瑣言所引即隱括  
此條 又能述南漢朝臣本末 瑣言卷十云唐劉瞻相公  
耳 通集十二 元求恕齋

李徵衡侍郎也又云其渭陽李侍郎充  
使番馬爲越王劉氏所廢爲廣相而薨則定保之行事  
光憲必知之矣荆南以江陵爲治所瑣言紀吳融會寓  
居江陵 瑣言卷四云唐吳融侍郎寓於江陵今按據言  
唐書融傳云流浪荆南依成納久之瑣言 且屢述其言行  
言所紀寓於江陵即依棲成納時也 瑣言卷四記其以文筆事韋昭度撰僧買休詩序祭陸  
龜蒙文卷五記其渡津時有神助卷六記其與陸龜蒙  
爲益友龜蒙愛爲 則融之家事光憲必悉之矣假令定  
保實棄融女光憲不難於據事直書何以瑣言但記李  
頻黃匪躬之棄妻而不言定保且此條以羅衮事爲主  
而頻與匪躬附之其中又言翰林吳侍郎考唐末吳姓  
官侍郎而兼翰苑者惟融一人所言吳侍郎其爲指融

無疑融女若眞爲定保所棄何不連類附記而竟無一  
字之波及耶 瑣言卷五云唐羅員外衮名不歸故鄉  
書記一員欲以柱陽應聘又云近代李頻黃匪躬皆嶺  
表人頻即遺其糟糠別婚士族黃即三十年不返鄉里  
于時妻母皆在又何心乎今按此條標曰光憲博訪審  
云羅衮不就西川辟注云李頻黃匪躬附 光憲博訪審  
問以著書於是非無所徇 瑣言自序云游處之間專  
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  
亦欲因事勸戒今按瑣言所載之事新唐書五代史  
通鑑採錄者甚多以其所言者無愛憎之私也光憲別  
有續通鑑十卷輯唐朝及五代十國興亡之事邵齊續  
書志云太祖朝詔毀其書以其所紀多非實也今按此  
必因書中記後周時宋祖龍潛之事觸犯忌諱故命毀  
其書即此亦足證 其於定保既無貶詞且援據據言以  
孫氏之直筆矣 爲可信則定保固爲清議所許而非見擯於士林者斷  
通集十二 元求恕齋

可識已況自來爲人主所敬服者必其德誼可法名望  
素隆有以生人主嚴憚之心若宋宏之糟糠不棄乃能  
見重於光武其明證也如或行已有瑕則雖庸懦之主  
亦輕視而薄待之矣焉有自矜其辯察權數如南漢高  
祖者 通鑑卷二百八十三云漢高祖 顧獨重一士論不  
齒之人又從而嚴憚之哉然則定保之立身初無疵類  
特直齋未暇深考遂誤信流俗之言耳盧氏重刻據言  
序云定保爲吳融子華壻此語即本於直齋而棄妻弗  
願之語則削而不載其去取良有識矣然未能剖析其  
誣吾恐閱書錄解題者仍謂定保有遺行而盧氏爲之



隱諱其疑終莫釋也故詳爲之辨庶幾讀撫言者知定保之爲人未可以輕訾而撫言之爲書益覺其可貴爾

郭光祿手札跋

代秀水村小舫齋作

近世言古文詞者謂韓柳文集無所謂尺牘也有之自歐陽公始後人編集者遂於書記外列尺牘一類其說是矣而未盡也據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及蔡邕傳兩注所引說文知牘爲書板其長一尺故有尺牘之名據史記倉公傳中所稱之書卽贊中所稱之尺牘知尺牘與書記本可通稱據漢書陳遵傳言與人尺牘主皆藏去知寶愛名人尺牘在漢時已相襲成風據文心雕龍

通集十二

至求恕齋

書記篇以文舉屬章半簡必錄爲尺牘之才知尺牘編入集中自孔北海卽然不始於宋世觀於韓柳集中書記門內體格稍平邊幅較狹者未嘗非尺牘之附列其間特不別著爲類耳善乎李申耆先生之言曰尺牘之美非關造作每肖其人誠以言爲心聲尺牘隨意抒寫而性情自然流露讀者不啻如見其人此名賢尺牘所以可貴得之者必當什襲珍藏也吾師前淮揚觀察兼署兩淮都轉 特贈光祿寺卿郭公取義成仁大節彪炳其文詞之卓犖固屬必傳卽尺牘之雅馴亦非恆流所能企及文瀾自癸丑至己未首尾七年奉吾師手

論百有六函凡二百七十餘紙哲嗣子貞既抄錄副本擇其最要者編入集中文瀾復取原札裝成兩冊謹爲之跋曰前人述師生之誼者或曰感恩知己或曰心悅誠服語雖微別而義實相因蓋感恩者感其惠感恩而知己者感其惠兼服其德誠服者服其德心悅而誠服者服其德兼感其惠故感恩者未必盡知己而知己者未必不感恩心悅者未必盡誠服而誠服者未必不心悅自來感恩而心悅者以惠爲重惠者一人之私也知己而誠服者以德爲重德者天下之公也然則因感恩知己而心悅誠服者雖一人之私言而實天下之公論

通集十二

至求恕齋

矣吾師待文瀾畧分言情獎許栽培有加無已手札內殷拳期望之意誘掖策勵之詞知己感恩於斯爲極豈獨委署要劇詳請真除荷薦拔之仁哉吾師與文瀾籌畫政務不乘芻蕘有一言一事之愜懷必加採錄手札內商榷公事者居其大半慰勉深摯指示周詳捧誦循環心悅誠服又豈獨鑒賞翰墨酬答詩文深教誨之澤哉此兩冊之讜論格言文瀾所當奉以周旋銘德誌惠者也昔諸葛武侯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所下教令史稱其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陶桓公勤於吏職自惜分陰史稱其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



壘滯文瀾敬觀吾師手札而知古人之不我欺也至於筆法之精妙他人所視為難能者在吾師特餘事爾

海外墨緣冊跋尾

甘泉汪孟慈先生以所得朝鮮權彝齋敦仁之札裝潢成冊題曰海外墨緣其議論大端在乎發明古義而於

本朝諸儒之撰述欽悅尤深蓋彼中績學之士也

余考朝鮮封域兼有高麗新羅百濟之故地此三國者在唐時夙稱文物之區其人心企慕華風舊史言之最

悉是故朱子奢之發題本傳云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

充使雅有儀觀東夷大欽邢璣之講說新羅傳云仍遣左贊善大夫邢

敬之遂為發春秋左傳題左贊善大夫邢璣

通集十二

璣鴻臚少卿往新羅上謂璣曰新羅號為君子之國

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

到彼宜開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此身至於其國而為

之盛璣等至彼大為蕃人所敬

所敬者也白居易之詩遠播本傳載元稹為居易集序云又維林賈人求市頗切

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為者宰相輒

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馮定

之文傳鈔本傳云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此書人傳寫諷念定所為黑水碑畫鶴記

行於其國而為所羨者也歐陽詢之字堪為範本傳云人得其

尺願文字咸以為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蕭穎士

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蕭穎士

之學可為師本傳云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

夷若此名聞於其國而為所服者也然則朝鮮人之虛

心向善固自昔而已然矣況我朝稽古右文度越

前代凡儒林之彥藝苑之雄並皆接跡六朝追踪兩漢有唐代諸公所不能及者宜遠人之宗仰倍甚於往時也觀此冊者上足以徵國家教澤之宏次足以見

學校人材之盛下足以知藩邦歸附之誠其可貴甚矣

豈得以尋常尺牘視之哉

趙千里畫跋

右圖係絹本長廣各八寸餘所畫山水樹石樓臺人物

纖悉細緻款署伯駒二小字今考宋之趙伯駒字千里

係南渡時宗室善畫山水花禽竹石尤長於人物高宗

極愛重之見夏文彥圖繪寶鑑卷四嘗命畫集英殿屏賞賚甚厚官

通集十二

至浙東路鈴轄見鄧椿畫繼卷二其畫之流傳最著者有蓬瀛

仙館圖設色畫樓閣人物極工緻見阮文達公石渠隨筆卷一四朝選繪冊

丙又有仙山樓閣圖梁中丞章鉅題跋卷十六跋仇十洲仙山樓閣軸云古畫家多

作仙山樓閣余舊藏唐楊昇一小卷及子虛上林賦圖

下此則有趙千里一小軸是仿本

蘭亭圖見退菴題跋卷十二並稱名蹟昔唐子畏跋蘭亭圖云宋

室趙伯駒丹青高手南渡畫家之冠寸楮傳世價重南

金況此燦然全璧乎是千里之畫在前明已稱難遇而

近日則存者益稀故梁蔭鄰中丞得其山水冊劇加欣

賞退菴隨筆卷十二跋趙千里山水冊云在桂林時有

書畫設色古麗布置靜穆是宋元高手幕中陳生桂

辨精於畫者疑為趙千里然亦臆揣之耳近歲養荷浦



城乃發舊藏書畫加審味恭兒目力素好乃於末幅  
之極左邊看出白句二細字大僅分許決為伯駒之右  
半字為從前未  
工裁去左半  
此圖為陳生伯平所購藏其布置之規  
模似與仙山樓閣蓬瀛仙館相近然無明文可證未可  
遽定其標題附識於此以質諸精於鑒賞者焉

畫論

顧亭林日知錄云古人圖畫皆指事為之使觀者可法  
可戒自實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  
古人之意亡矣又引謝在杭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  
未有不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  
構事事考訂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  
人任意師心動輒託之寫意而止也其論極為精確  
疎陋之家所當奉為鍼砭者也惟是古人多畫名物制

通集十二

孟求恕齋

度者固由人心之務實亦因成法之易循五雜俎云古  
人為之轉相  
沿做蓋緣所重在此習以成風  
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至於後世古畫存留者  
日見其少間有一二真跡率為人所珍藏習畫者罕能  
獲見於是實體無從措手遂改為寫意空摹此豈好為  
簡易者哉勢使之耳然則欲畫學之復興者莫若臨古  
畫為縮本付諸梓以永其傳矣蓋名畫之可貴等於法  
書而縑素均難經久其有或鏤於金者則鼎之象物無  
異鐘之銘勳也或鑄於石者則射陽之碣孔子見老子  
畫象東漢時  
宋本  
無異曲阜之碑也或刻於木者則顧長康之繪宋本  
列女  
傳有願  
無異劉子政之傳也然而鏤鑄之費重不若刻

之費輕故復齋彝器之形宋王順伯  
武氏石室之象漢  
東嘉祥縣  
時物在山  
久已摹諸簡冊流播四方是昔之託於金石  
者今則托於木矣倘得好事而有力者更能推廣其例  
取元明以前舊畫擇其有關於掌故之作善為鈎勒輯  
成一編俾有志於工畫者得所據依不至踵謬沿訛為  
通人指摘匪特與棗本閣帖並驅而爭先即楊甲之圖  
六經聶崇義之圖三禮亦何以遠過此實不朽之盛業  
也夫

推算八字考

論推命者以李虛中為最著韓昌黎為虛中作墓誌云

通集十二

孟求恕齋

最深於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勝  
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或據此文以為虛中之  
術但用年月日而不用時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云  
疑虛中推命亦以八字或昌黎畧其詞或韓文傳寫漏  
一字觀方崧卿舉正朱子考異韓文訛脫原多也其說  
最為允當今以各書參互考之古人推算星命者本兼  
用時其證蓋有六焉詩小雅小弁云天之生我我辰安  
在毛傳云辰時也鄭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  
乎謂六物之吉凶案辰釋為時古之常訓爾雅釋訓云  
不辰不時也  
齊風東方未明云不能辰夜秦風鸛鳴云奉時辰牡小  
雅車牽云辰彼碩女大雅抑云遠猶辰告傳皆訓辰為



時柔柔云我生不辰箋亦訓辰為時毛訓我辰為我時即指十二時而言  
太元元數篇辰寅卯鄭云所值之辰亦指十二辰而言  
范注云辰十二時也鄭云所值之辰亦指十二辰而言  
楚語擇其令辰章是用時以推命者周世已如此矣  
注云辰十二辰也是用時以推命者周世已如此矣  
云攝提貞于孟陬分維庚寅其證一也周禮春官馮相  
吾以降不言時者蓋省文耳其證一也周禮春官馮相  
氏云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辰十有二辰  
星之位秋官蒼氏云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  
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辰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鄭  
注云口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案司天者以歲月  
日辰配星與推命者以年月日時配星其事正同蓋十  
日以十為主十二辰以支為主各舉其一以為例耳其

通集十二

三求恕齋

證二也左氏昭七年傳云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  
月星辰是謂也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服注云時  
四時也辰十二辰也星二十八宿也杜注云歲日月十  
二會所會謂之辰謂以子丑配甲乙案此以歲月日辰  
合之四時二十八宿定其吉凶亦與推命之道無異服  
氏云十二辰者必謂每日之十二時故鄭氏箋詩即引  
六物以說我辰也其證三也昭五年傳云故有十時亦  
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杜注云日中當  
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卑人定為與  
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隅中日出闕

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案杜氏此注甚精必本於先儒  
舊說夫春秋之世十二時既各有別名顧氏炎武日知錄申杜注云其  
日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  
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  
西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則其本名之古更可知  
矣爾雅釋天以歲陽歲名代干支與此相似先有甲寅  
別名而廢本名也日知錄謂古人不以甲子紀年無一  
日分爲十二時之說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  
者皆後人偽撰況十二時原有高下之分則言命者安  
得不據此以推貴賤耶其證四也舊唐書呂才傳載其  
敘祿命之詞云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  
日平旦時生案所謂平旦者即是寅時呂才係唐初之

通集十二

三求恕齋

人在李虛中之前而其論命亦於歲月日之外更及於  
時其上下文述魯莊公秦始皇魏孝文帝宋高祖之祿  
命不言時者以史傳無考故也日知錄謂呂才祿命  
書亦止言年月日安得謂唐人推算不用時乎其證五  
也晉何禎元壽賜名序云御覽三百六十二引此文不  
苑採之附案語於後云隋書經籍志晉金紫光祿大夫  
何禎集一卷北堂書鈔五十九引虞預晉書何禎傳云  
禎字元幹然則新婦荀氏所生女以歲在丁丑四月五  
日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巳其時加卯中已卯皆東南  
令月吉日善時也又於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而此  
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贈日月案何氏乃魏末晉初之  
人此序作於魏世晉代有兩丁丑一在元帝建武元年  
一在孝武帝太元二年今考隋書經



籍志虞預之晉書訖於明帝若禎於孝武帝時仍在則  
山濤羊祜杜預王濬等集之前若禎於元帝時仍在何  
得與開國諸臣並列則丁丑亦非建武元年矣惟魏高  
貴鄉公甘露二年亦係丁丑距晉武帝之受禪不過八  
年於時代較合禎之會否仕魏雖未可知而此敘之作  
則魏時非一篇之中時字四見則魏晉以前推命之舊  
法本皆用時有明徵矣李虛中之生後於何氏數百年  
豈有反不用時之理哉其證六也有此六證則昌黎之  
墓誌其為脫畧無疑況乎選擇家之用時吳越春秋卷  
三云今日壬  
午時加南方卷四云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又云今  
三月甲辰時加日昃卷五云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  
是日吉矣又因良時錢氏大所養新錄云選擇家以子  
初為壬時丑初為癸時寅初為甲時卯初為乙時辰初  
為丙時巳初為丁時午初為戊時未初為己時申初為  
坤時酉初為庚時戌初為辛時亥初為乾時後讀舊唐  
通集十二

書呂才傳言依葬書多用乾吳越春秋  
卷三云今  
良二時則隋以前已有此稱卜筮家之用時  
年七月辛亥平旦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  
臨亥卷四云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卯而賊戌功  
曹為騰蛇而臨戊養新錄云六王之占載於正史者晉  
書戴洋傳十月丁亥夜半得賊問功曹為賊神加子時  
案六壬式以月將加所得時視干支所加神以決休咎  
十月月將在寅寅為功曹夜半為子時以寅加子故以  
寅子決賊皆古人成法則推命家之用時獨可謂非古  
之眾寡法乎至於今所傳李虛中命書其言官名多雜以宋制  
論者指為依託是固然也若因此而謂虛中原書用六  
字而不用八字則又矯枉之過矣  
何楨元壽賜名敘考證  
自來文集說部內涉及星命者於古人始生年月日時

多有稱述而女子之八字則紀載甚希其流傳最古信  
而有徵者莫若何氏元壽詳見其祖楨所作之賜名敘  
今就敘中所言者核之其年為丁丑敘云以歲在丁丑  
魏光祿大夫楨之曾孫也今考魏代惟一丁丑係高貴  
鄉公甘露二年藝文類聚五十六御覽五百八十七並  
引文士傳曰何楨字元幹青龍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  
別駕何楨有文章才識夫青龍係魏明帝年號元年歲  
在癸丑在甘露丁丑之前二十四年又考晉書文帝紀  
云甘露二年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假廷尉何  
楨節使淮南宣慰將士據此則元其月為乙巳敘云此  
壽初生之歲正楨官廷尉之時矣其日亦為乙巳敘云四  
巳案年上起月之法丁壬之年  
正月為壬寅故四月為乙巳其日亦為乙巳敘云四  
其日又巳案三國魏志高貴鄉公紀甘露二年載夏四  
月癸卯之詔其下文云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  
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夫五日為巳日則十七日  
二十九日皆係巳日可知甲子在四月辛未五月則

四月二十九日為己巳無疑以是推之二十四日為甲  
子十七日為丁巳初三日為癸卯於干支次序正合而  
初五日之為乙巳固其時為己卯敘云日始出時生其  
顯然有至確之證矣其時為己卯敘云日始出時生其  
時之法乙庚之日子時自世俗推命者觀之必指其傷  
為丙子故卯時為己卯官見官敘云日始出時生其  
官見官有庚金官星丙火傷官梟神奪食歲干丁火係  
下有癸以爲五行不利而楨之作敘顧盛言其吉者敘  
水梟神以爲五行不利而楨之作敘顧盛言其吉者敘  
新婦荀氏所生女命月吉日善  
時也豈依先祖之靈實臨祐之誠以推命之理必綜論  
其全體而不泥乎一端然後能觀其會通而神明於法  
潛學堂集星命說引朱石君先生之  
言曰八字當論大局刑衝未足為病是故有旺財以生  
官則官星得氣雖無正印以伏傷官而傷官不為害矣  
乙命以壬水為正印此命明暗皆無壬字月支日支兩  
巳字下皆有戊土正財時干己土係偏財歲支丑下亦



有已土偏財合偏正 得比肩以助食則食神有權加以財計之共有四重

偏財制梟神而梟神無可虞矣月干乙木係比肩時支卯下亦有乙木比肩

況乎官星既得氣則劫財無慮萌芽財乙命以甲木為劫

甲食神既有權則七殺不能混雜歲支丑下有其為清

貴合格昭然可知並不待參其運於四時敘云己卯皆東南春夏天

地動發萬 定其方於八卦敘云又於易卦震位在卯巽

而此女孫正用茲 乃識為祥淑之命也雖元壽事迹未

見於宅書賜名之吉徵敘云元髮素顏婦人之上姿也

名曰元 無以考其驗否然槓本滄篤之士御覽三百八

別傳曰槓唐江潘人十餘歲耽志博覽研精羣籍又七

百二引晉書曰何槓字元幹常以縛筆織扇為業以供

奉養北堂書鈔五十七引虞預晉書曰何槓 何氏亦昌

字元幹為尚書郎少而好學特詔參秘書 何氏亦昌

大之門晉書何充傳云充弟準見外戚傳何準傳云字

法倪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魏志胡昭傳弘農太

守何槓等注引文士傳曰槓子龕後將軍勳車騎將軍

自後累世昌阜貴達至今 蓋必有徵於前代始著為

文又必有驗於異時始編入集則元壽之克符敘語諒

亦事理所宜然者已此敘所言之丁丑在魏為甘露二

年在蜀漢為延熙二十年後主其時去東漢未遠即術

數之學亦具有淵源士大夫學究其理者說多可據故

三命之用時既因此敘以識為古法說詳推算 而五行

之有要復由此敘以得其大綱市肆間之言術數者未

足以語於此也爰錄其全文於左方並以元壽之八字附列於後質諸好考古而喜推命者焉

何槓元壽賜名敘曰新婦荀氏所生女以歲在丁丑

四月五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巳其日又巳其時

加卯中巳卯皆東南春夏天地動發萬物滋生令月

吉日善時也又於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震為長

男巽為長女而此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瞻日月豈

依先祖之靈實臨祐之元髮素顏婦人之上姿也壽

考無疆生民之至願也故賜名曰元壽焉御覽三百

孫氏星衍續古文苑亦載此文六十二引

蜀漢延熙二十年魏甘露四月初五日卯時

食丁丑己財 辛殺

比乙巳丙傷 戊財

乙巳丙傷 庚官 戊財

財己卯乙比

蘇文忠公八字考

蘇文忠公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

歲在丙子月建辛丑論者皆無異詞惟日元之干支諸

家記載不同故時干亦因之而異施氏年譜以為壬戌

日癸卯時王氏年譜以為癸亥日乙卯時馮氏應楹云

先生送沈達



赴廣南詩中施注云東坡以景祐三年歲在丙子十二  
月辛丑十九日壬戌癸卯時生則其所定年譜必首載  
之而今亡矣翁方綱云一本作乙卯時當即指王宗稷  
所編年譜也今考壬戌日則當為癸卯時癸亥日則當  
為乙卯時考宋史及李燾續通鑑長編是年十二月不  
書朔長編書九月丙子朔十月乙巳朔十一月乙亥朔  
是九月小盡十月大盡也以此推之若十一月朔承小  
盡則甲辰朔承再大盡則乙巳朔十九日之一為壬戌  
一為癸亥因是而岐王宗稷施德初馮氏合注據王氏  
同南宋時必各有所據而今則無考馮氏合注據王氏  
論子平之語以癸亥乙卯為是王氏年譜云議者以先  
日為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溢清子  
卯相刑晚年多難馮氏應樞云惟以日者祿命之書揣  
之似癸亥乙卯與又據錢氏大昕引遼史朔考以壬戌  
先生生平相合馮氏應樞云又考宋仁宗景祐三年即遼興  
癸卯為非宗重熙五年據錢大昕云遼史朔考重熙五  
年十二月朔宋乙巳則十九日生當是癸亥日乙卯時非壬戌癸卯也  
今按朔考固有明

通集十二

望求恕齋

徵子平亦可旁證蓋壬戌日癸卯時則三刑交重  
時支卯字子卯相刑月支戌字戌戌相刑七殺無制  
丑字日支戌字丑戌相刑七殺無制日支戌下有戌上  
為食神有食神則七殺有制劫財層疊時支子下月支丑  
制此命明暗皆無甲字劫財層疊歲支子下月支丑  
下亦皆有合局過多歲干丙字月支辛字兩與辛合歲  
癸水劫財合局過多支子字月支丑字兩與丑合日支  
戌字時支卯字卯與戌合日支丑字時支子字兩與子  
字日支戌字下有丁字壬與丁合有官而見傷月支丑  
土官星時支卯有印而受制月干辛金係正印月支丑  
下有乙木傷官有印而受制月干辛金係正印月支丑  
印歲干丙火係偏財口支戌下有丁非清貴之格也癸  
火正財丙丁兩火用事則辛金受制下支戌下皆有辛金正  
亥日乙卯時則食神司權卯時干乙木係食神時支  
用事丑下亦有辛金係梟印月支正財得地歲干丙火  
有傷官以生財甲木傷官有七殺以助梟月支丑下

殺有比劫以佐食歲支子下月支丑下皆有癸水  
粹之品也然則日為癸亥而非壬戌時為乙卯而非癸  
卯可無疑矣公身宮在箕命在磨蝎志林云退之以磨  
磨蝎為命宮詩集贈虔州術士謝晉臣云生時宿直斗  
牛箕王注云子仁曰先生蓋自謂生時與退之相似蓋  
命宮在斗門而身宮亦在馬李注云韓退之詩禁注蘇  
內翰云吾生平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退之相似吾命  
宮在斗牛間而早年即負宰相之望而終身未登執政  
之班宋時宰執生辰皆有恩賜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  
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麩  
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友俄  
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麩  
十口酒三十壺米麩各二十斛當紹聖元符之際宰執  
膺寵利者莫若章惇方其初生其父俞云此兒五行甚  
佳將大吾門見揮塵餘錄卷一自世俗論之必謂惇之八字較  
勝於坡公矣然坡公之心固不願以彼易此觀於元符  
元年以黃子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其詩云靈壽扶  
孔光菊潭飲伯始雖云閒草木豈樂蒙此恥即以孔光  
胡廣比惇紹聖四年和陶己酉歲九月九日詩云悵望  
勞飲此亦何益內熟中自焦自序云胡廣飲菊潭而壽  
然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此亦以胡廣  
趙戒比是時坡公安置海南而浩然剛大之氣未嘗少  
挫視惇之邀榮於一餉者不啻草芥之輕未幾而天道  
好還惇竟遠竄迨公論積久而大定惇之子孫不得列  
位於朝其後裔皆羞稱為遠祖又誰復祀其生朝而坡

通集十二

望求恕齋

位於朝其後裔皆羞稱為遠祖又誰復祀其生朝而坡



公則不特褒贈帝師賞延於世抑且人傳元祐之學家  
有眉山之書尸祝其生朝者歷八百餘年而益盛此以  
知善算八字者欲驗命理之深微當以智愚賢不肖為  
先貧富貴賤為後至於推測壽之修短則當論名之崇  
卑楊椒山所謂人知壽於目前者為壽而不知壽於身  
後者斯壽之永徐少湖壽序移此以論坡公之壽庶幾其得  
之矣鄭康成所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  
則信土神則知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注持此以論坡公之八字庶  
幾其近之矣昔坡公作韓文公廟碑云匹夫而為百世  
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

通集十二

墨求恕齋

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  
人識者謂此碑之所以稱頌昌黎者即無異於坡公之  
自道然則坡公之值箕星遇磨蝎彷彿於昌黎者正其  
身命之所以吉歟爰就子平之法疏其八字於左以俟  
精於言命者剖析其理焉

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

財丙子 癸比

梟辛丑 己殺 辛梟 癸比

癸亥 壬劫 甲傷

食乙卯 乙食

書法苑珠林後

右法苑珠林一百卷唐高宗時釋道世所作其人本習  
儒業垂暮乃逃於禪卷一百傳記篇述意部云吾少習  
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  
希前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據  
其自述之詞晚年始慕黃老而歸故撰輯此書頗明體  
心佛教仍在其後則為末年無疑  
例凡紀佛家事實均標所出之書或言依經或言依論  
如卷一劫量篇疫病部云依智度如卷十千  
論又云佛說劫中世界經之類 或言依律佛篇出家  
四分律之類 莫不條舉件繫以示有徵其詳畧異同並  
附列於其間藉備參攷如卷一劫量篇疫病部注云  
語意未顯者復設為問答以申其指歸如卷二三界諸  
天篇辨位部問

通集十二

墨求恕齋

日云云答曰 在彼教之中亦可謂能務實而不蹈虛矣  
云云之類

且陳隋以上之舊籍唐初存者較多各卷部末篇終廣  
為援引由今核之其無傳書者可以為蒐討之用卷四  
篇地動部引河圖禮統帝王世紀帝系諸春秋感精符  
說題辭李巡爾雅注洛書甄曜度徐整長曆地說書桓  
譚新論詩推度災春秋演孔圖元命包河圖始開圖括  
地象帝通記師曠占等書幾二十種他卷類此者不可  
枚舉其無足本者可以為校補之資卷三十六華香篇引  
神記述異記博物志傅子漢武故證部引搜神記續搜  
事等書將及十則他卷亦多仿此於藝苑學林自有裨  
益不得因異端當斥而遂不節取之也若夫每類之前  
率冠以序文名為述意每類之後多括以韻語名為頌  
詞亦措語清新屬詞典雅猶近於文人學士之風視庸



俗緇流以鄙言為偈讚者相去豈可以道里計耶況其時釋家最著者北宗有神秀南宗有慧能爭以提唱宗風傾動天下而書中絕無一字稱之即其紀載前代諸僧所推重者亦以數百計而獨於達磨一派未嘗偶及其名蓋道世乃西明寺僧李儼序云屬有西明寺僧受其律學卷十下佛篇納如灌頂部云長安西明寺為律師則其道宣律師者云他卷言及道宣者皆稱淵源可知矣恆以戒品為先經藏為本李儼序稱其戒曉愛慕大乘三藏徧覽與宗門之不立文字率意自行者途徑迥殊其不相和協者雖未免於門戶之私然而守律義之謹嚴救空談之放恣此固善於彼矣要之唐代僧徒能

通集十二

聖求恕齋

讀儒書者元應而外實惟道世二人原屬同時而元應年輩稍後卷一百傳記篇雜集部道世之書列於前元應之書列於後是其明證所纂集者均有可觀綜而論之元應之眾經音義條例與經典釋文相符小學之餘裔也道世之此書體裁與冊府元龜相似如總目子目之分總序散序之別相仿者頗多史學之支流也是故眾經音義以訓詁為主而事實畧見於注中此書以事實為主而訓詁僅具於篇末誠以著述之道各有所宜此書錄眾經音義之名蓋道世與元應志意本相合耳昔者劉勰未出家而成雕龍許淹既還俗而解文選至於道世則但修佛典未注儒書此有識者所深惜也然其

在釋藏之內已為出類拔萃之編正不必責備而求全矣

太上感應篇許注序 代阮文達公作

勸善之書流傳最古者莫若太上感應篇自宋史藝文志即已著錄箋釋之詳贍者在前明則有許氏之注在國朝則有惠氏之注惠注古雅博奧宜於啟迪高明許注曉暢疏通宜於警覺庸俗體裁雖異而勸善之意則同顧惠注刊布最廣自原板以外嘉定所刻者錢辛楣先生序之大興所刻者朱文正師序之固已風行宇內士大夫家有其書矣至許注則原板久亡康縣間關

通集十二

聖求恕齋

中梁氏重刻之本嘉慶間歙縣江氏曾為脩補其板而今亦無存同郡岑紹周提舉建功樂善嗜書孜孜不倦偶得江氏所印殘本惜其闕畧不完欲購善本重刊未果而遽歿其子秋船注及其從子仲陶銘於坊肆訪求足本亟為付梓以成其未竟之志而乞余為作弁言余按惠氏自序云太上感應篇即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學證諸經傳無不契合辛楣先生序云所言禍福合於宣尼餘慶餘殃之旨文正師序云教弟子者當與家訓蒙求並授其發明感應篇之大旨已無餘蘊又奚待余言惟念惠注無圖而許注有之余



家舊藏宋本列女傳其上方繪像乃就顧虎頭所畫之圖摹爲縮本而此圖款式與之相同洵左圖右史之遺範也日知錄云古人圖書皆指事爲之使觀者可法可戒此真精於論畫之言今檢許氏所繪諸圖羅列掌故淑慝區分俾閱者一覽了然而觸目警心雖顧蒙亦易生信從之念其有資於法戒也大矣余既重此書之有關勸懲深切著明且嘉岑氏之好刻羣書世濟其美也故樂得而序之

楊羽士修族譜序

代

葛洪抱朴子引玉鈴經云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

通集十二

吳求恕齋

仁信爲本吳筠神仙可學論引真誥之說云伯夷叔齊曾參孝已如此之流咸入仙格蓋道家之宗旨雖主於元妙沖虛而其入德之門初不外乎修明倫紀是故唐之葉法善世傳道術當時學神仙者莫之能先今觀其乞歸鄉表有獲拜先塋聚族聯黨之語而乞修祖塋表乞贈父爵表亦皆至性至情流於楮墨然則尊祖敬宗之誼水源木本之思道家與儒家亦曷嘗異哉天長楊寶池羽士以廉吏後人去儒學道爲文昌宮住持建先祠於宮旁爲大宗立後而修其闔族之譜薛孝廉序稱其丕承先志楊廣文序謂孝子慈孫未嘗不在神仙中

均屬不易之論今春屬方君文伯問序於余因就道家之緒論而推闡其義以復焉

通集十二

吳求恕齋

通義堂文集卷十二



通義堂文集卷十三

儀徵劉毓松著

吳興劉承幹校

東谿集跋

宋高東谿先生有集十二卷其本久已不傳

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俱云十二卷文獻明林氏希元黃氏直所刊

僅分上下兩卷見浙中舊鈔本雖有六卷者然亦不可

卷之本分析為六而末有附錄一卷係朱子乞養錄奏

篇與林序黃序並列全書之前不在附錄之內我

朝纂四庫全書即據此本著錄先生之裔孫伯平均

通集十三 一求恕齋

念斯集久無刻本爰重校授梓以廣其傳

卷首冠以四庫全書提要又增入宋史列傳及朱文端公所輯歷代名臣

傳附錄增入朱子謁祠文二篇家帖跋一篇及錢塘羅

君以智平湖願君毓松獲見是書因檢文獻通考所引

廣譽跋各一篇

葉水心東谿集序略及羅氏大經鶴林玉露王氏象之

輿地紀勝所述先生事迹本末頗有列傳郡志言行錄

等書擇焉未精語焉未詳者蓋先生未第時抱負甚高

弗求詭遇政和中即游太學前後十數載不得志於有

司出無拘留泥滓間意學已成謂當直施用不曲步捷

行以漸巧取之論必窮盡欲使時陋扶世壞文不為

扶疏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也故不得志於科

家廩儲十有餘年於此矣兩書皆上於靖康元年前上湖  
十年以前為政和六年更上湖二十年以前為紹聖三  
年然則先生之生當在紹聖初年或元祐末年其入太  
學必在政和間宋史本傳言宣和間為太學生者因下  
宣和金人犯京師係宣和末年之事故止就家業由富而  
貧未嘗動念微析終不動心一以溪山雲月為家宅筆  
墨簡策為性情常研竟日曰孔顏不如是也今按集  
中乞納官贖罪歸非親書云重念臣母家貧早喪先臣  
止攜一子縉麻籍資給臣為學與葉序轉富入貧之語  
不同蓋先生所言在末成立以前葉氏所言在既成立  
以後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見鶴  
露卷十六宋史本傳但云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  
所顧避有司惡其直而不言擬降文學高宗不可之事  
今按言行錄云紹興二年公以十事投時相不行遂於  
廷對盡言之初考宮林叔豹得之喜曰非魏科莫處之  
覆考官忌其直例作文理紕繆與陳之茂等一十九人  
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朱子乞養錄高登狀云  
通集十三 二求恕齋

通集十三

二求恕齋

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

為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與羅氏所言可

證以互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守

帥胡舜陟欲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先生毅然弗從舜

陟大怒文致其罪欲以危法中之逮繫送獄訊掠鍛鍊

備極慘毒幾不能堪迄無罪狀可指未數日舜陟忽殞

乃獲免見鶴林玉露卷八及卷十六宋史本傳云登歸

卒昭白言行錄云葬母畢詣靜江府勘所舜陟先以事

下獄死矣事得白以聞赦還家今按鶴林玉露謂舜陟

死於先生就獄之後宋史及言行錄謂舜陟死於先生

就獄之前據朱子乞養錄高登狀云舜陟欲以危法中

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無罪狀可書東谿先生祠記

云師守希鶴林玉露所言正合朱子守悼時有議死獄中乃







鋪曾唯之流逞客氣於一時未及旋踵而遽改絃易轍者奚啻天淵宜其發爲詩文皆激昂慷慨足以廉頑立懦振士氣而勵人心此百世以下所當愛護而珍藏者豈僅爲高氏一家之寶也哉三復之餘敬綴跋語挂名簡末以誌景仰之忱云爾

抱冲齋詩集序 代阮文達公作

嘉慶甲子鐵冶亭師采輯長白諸公之詩爲

熙朝雅頌集自崇德辛巳以後百數十年間得書一百三十四卷命元刊刻於浙江並撰跋語於後洵藝林之盛事矣惟其書之卷軸雖蔚然大觀然皆以眾作者之

通集十三

五求恕齋

鉅製鴻章會萃成帙而聯篇累牘出自一手者則亦不多觀也少司寇斌公以名家貴冑績學能文而詩才更爲宏偉道光丙午冬以所著抱冲齋集八帙寄示蓋已亥歲有棟莠聯輝等四集庚子歲有 寶殿延恩等五集辛丑歲有鏡海波澄等五集壬寅歲有敷駁籌邊等二集癸卯歲有銀臺縮綬等七集甲辰歲有亮工懋績等三集凡六年之中得詩二十六集各爲卷已令閱者目不給賞據來書所言前乎此者轉漕吳越則有龍驤按部諸集提刑秦豫則有柏臺秉旄諸集其餘之以官名集以地名集者雖未一一縷陳然其詩篇之美

富必倍蓰於所見八帙可知而乙巳以後所作者尙不與焉然則彙前後諸集而計之其卷數竟與雅頌集足以相埒他日有繼冶亭師之志而續輯雅頌集者焉得不推爲一大家哉元官浙江學政時公隨侍先尙書於撫署屢相過從其時早許其必爲一代偉人迄今閱五十年公之德業勳猷久已望隆中外猶復不忘故舊以大集屬序爰誌數語以應其請焉

錫穀堂詩集序

乾隆初年揚州詩人唱和者編邗江雅集中有前後五君詠寶應閣學劉艾堂先生以碩德耆年列後五君之

通集十三

六求恕齋

首所著錫穀堂詩集未睹其全近因先生元孫握之太守重刊是集介高郵胡杖仙徵君屬毓崧作序披閱再三竊歎先生之治功學術具見於詩所當亟爲傳播者也先生爲福建觀風整俗使其官出於創設及引疾返里而此職遂裁實因在任六年著有成效今觀集中使閩諸作舉閩中前哲名臣以爲士林標準且謂邨民質樸風俗無不可轉移惟在誠信宣揚而力斥猾吏酷吏之紛擾可稱實心化導正本清源是卽詩可以驗治功矣先生所師事者爲方望溪所敬禮者爲朱止泉所友善者爲朱宗洛喬省齋授受講習具有淵源今觀集中



歸田諸作念止泉已逝恨不及請業於門與宗洛省齋酬答切磋虛懷集益謁望溪於致仕南還以後其時年近七旬而依依師弟之情宛然童孺可謂篤於師友風義無愧古人是卽詩可以證學術矣然則詩作於擁傳之時非僅以華貴輜軒怡情山水詩作於懸車之日非僅以優游杖履適志林泉此豈尋常詩家流連景物者所可同日而語哉毓崧與握之未曾接晤而先生爲吾郡先達夙仰盛名重以徵君之屬誼不獲辭爰舉其治功學術之大凡以告世之閱是集者至於詩格之高則沈歸愚宗伯之序言之詳矣故不復云

通集十三

七求恕齋

郭光祿日知堂遺集序

郭生子貞階輯其先人光祿公日知堂詩文集筆記若干卷乞余作序余與公爲賓主五年於公之行誼政績學術知之頗詳古人作集序者自推闡學術之外本有兼及行誼政績之例余嘗綜論公之生平爲人所難能者有六事焉恆情工於趨避以取巧便其私圖公則坐鎮孤城不欲先去以爲民望當揚州告警不肯借河工銷筭赴袁浦以就安及定遠被圍不肯借戎幕檄文趨壽州以脫險故授命雖在己未之夏而立志實在戊午之秋其就義從容非激烈於一時可比此人所難能者

一也恆情以摸稜爲得計偶值公事棘手大都粉飾顛預公則綜核講求循名責實故河工經費支絀時時存節撙之心鹽務銷路阻艱事事籌疏通之法議駁捐畝堵河以遏寇竄則天險控遏大局保全議行就場抽稅以郵竈窮則物產流行小民安集凡公家之利知無不爲雖獲謗遭讒身可危而志不可奪此人所難能者二也恆情狃於膏腴自奉喜揮霍以逞豪華而義舉當爲者轉致出納之吝公則辭受矜慎廉介自將屬吏暮夜之金槩行拒絕仕宦二十載服用儉朴與寒素無殊其廉俸所餘用以敦睦姻任恤之誼購置田畝多分撥於

通集十三

八求恕齋

諸叔及外姻之家兩弟或舉制科或舉優行而未經謁選以及從弟從子才可服官者次第爲之援例俾得及時自效未嘗以力薄推辭其爲人所難能者三也恆情最重權勢每視存亡進退爲重輕公則以直道事上官不欲逢迎唯諾而上官有罷職頌繫及臨陣捐軀者無論平日相待何如其存問甚周賻贈從厚較前此在位之日反有加焉至於接待寮屬不但優容懇拙抑且獎勵樸誠其爲人所難能者四也恆情競求速化多以通經學古爲毋庸既獲科名輒束書於高閣公則自少時卽宗仰顧亭林之學既居詞館於掌故沿革尤所究心



分校棘闈補薦二三場以甄拔實學之士及外任以後  
公事稍暇展卷披吟博涉羣書肆力於經史及周秦諸  
子旁及三式五行占天相地之學莫不洞徹源流其爲  
人所難能者五也恆情致身通顯第習臺閣所尙之官  
樣文章而公臆稟函率用泛常通套之語公則熟精選  
理誦法李杜韓蘇所作駢散體文及古近體詩鎔鑄羣  
言並有前賢矩矱在史館編輯列傳敘次精詳卽隨筆  
記錄之詞亦取裁於左國史漢迨出膺監司重寄手裁  
之公牘稟函雖格式不異今人而筆法同符鬣哲波瀾  
意度純乎古文其爲人所難能者六也士大夫兼此六

通集十三

九求恕齋

難者實近時所罕遇可謂具政績行誼學術之美而此  
集固卓然必傳矣余抗心希古不善逢時課徒守先正  
法程人多目爲迂濶公顧深加禮待謂其子幸遇明師  
一切講授事宜未嘗出意見以掣肘且逢人稱道以循  
循善誘相推昔公之高祖朝議公爲子延師尊敬備至  
其邑人至今傳述以爲美談公恆言有志步趨曾未能  
彷彿萬一其虛衷謙退亦當世所不易逢也附記於斯  
以誌知己之感焉

王西御先生遺集跋

杜少陵集中有陷賊時詩二十餘篇忠憤之忱溢於言

外其生平大節莫著於斯蘇文忠稱其一飯未嘗忘君  
李忠定稱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  
雖皆統論全集之詞然專取以評陷賊時詩似更覺其  
確切今讀王西御先生遺集歎其志節足繼少陵而篇  
什亦善學少陵此七十餘首之中往往與少陵陷賊時  
詩意指符合是故憤賊黨之橫行則鄙同草芥集中痛  
若比阿瞞猶草芥視苦蝨蚊集中蝨詩云得意塵氛未  
傷心劫鼓學視苦蝨蚊清時鷹頭竊附聊憑汝驅  
蚊詩云何須留待推箱此卽少陵之借國狗喻賊黨也  
雪早晚韓屍定伏兵此卽少陵之借國狗喻賊黨也  
杜集大雲寺贊公房詩云決決泥汚人所听國多狗朱  
氏鶴齡注云按是時賊將張通儒收錄衣冠汚以僞命  
不從者期官軍之速進則屢議繼城集中受侮詩云  
殺之王師屢攻城今

通集十三

十求恕齋

已一月後賊勢殊倉皇兵寡不可守我欲繼城告亟思  
貴速毋持久卽使委溝壑含笑念高厚驅我欲  
距離集中麥詩云相傳大軫國碧麥輕身驅我欲此  
卽少陵之欲附書於官軍也杜集悲青坂云焉得附書  
望官憫民力而歡欣霑足卜天心而推測休徵集中紀  
軍至觀民力而歡欣霑足卜天心而推測休徵集中紀  
更欣霑足知秋熟聊補凋傷望歲饒又云此卽少陵霑  
仰觀默識皇天意象著休徵賀聖朝况蒙霑澤垂  
澤之吟喜晴之咏也杜集雨過蘇端詩云况蒙霑澤垂  
雨旣雨晴亦佳又云甘憶承平以懷仁澤集中端  
承平二百年且耕今未餘憶承平以懷仁澤集中端  
詩云只是東南凋敝極極調和培養在諸君望捷奏以  
慰宸衷慮諸臣報國在忠貞喜晴詩云聖  
衷尤軫干戈後其慎其難務得人攻城詩云直此卽少  
令殲絕無遺類捷奏龍擘慰聖懷



陵佳氣之歌聖德之頌也杜集哀王孫詩云聖德北服

無觀於述懷及雨中兀坐兩詩皆倦倦於少陵述懷詩云杜老

詩篇壯兩中兀坐詩云身又嘗擬少陵洗兵馬詩以盼

世究如何悲吟數杜甫又嘗擬少陵洗兵馬詩以盼

剋期收復集中擬杜工部洗兵馬詩云未聞攻城不費

喜見妖氛速雷電迅掃參旗橫又云雖嗟井里象蕭瑟

此蕩平可見先生之詩取法於少陵者固在性情根

本之際而非僅字句體格之間矣惟是同一陷賊同一

效忠少陵尚能開筵盡醉杜集醉歌云愛客滿堂盡豪

端云濁醪必在傑開筵上日思芳草雨過蘇

眼盡醉懣懣抱而先生則食之果蔬集中率意哀吟詩

芽消竟使根株絕非緣不熟饑罹此兵荒厄食桐子詩

神歎意轉少陵尚能出郭眺游

通集十三

增而先生則身拘城壘集中歎恨詩云百有旬日嚴城

華交骨肉知何在閉存者溝壑遺零丁即景詩云

夢開愁城不得飛少陵舉家先出僑寄鄜州

鄜州月閨中只獨看先生則子婦借亡童孫並逝

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而先生則子婦借亡童孫並逝

賊嗣瑟雲於先生積厚於瑟雲自到時亦就及而死

陵間道潛行生還岐邑杜集喜遠行在所詩云西憶岐

舊時人而先生則堅金淪劫寶劍長埋

筆其中云豐城寶氣誰人識識之利劍在袖手不能揮

又云耿耿丹誠堅金鐵一息千秋寸心萬劫豈日天

地間古今蓋其境較少陵為更艱而其心亦更苦已然

先生雖備嘗艱苦曾不改其曠達之懷觀於披卷讀書

集中悵然率成詩云榛棘惟宜披卷坐烽煙不礙繞階

行自況詩云讀書猶有地亭帶或居奇天意如相許還

應勞作詩追挽集中挽王鶴汀詩云作詩酬夙心將意

力為未作而遭兵禍追憶其序云鶴汀以正月卒其子乞

詩哭之俟賦平後覓其子付焉不啻少陵之論文定

交杜集醉歌云文章有神交有道晦日尋崔駰李封詩

云程侯晚相李交會心真罕儔送率府程錄事還鄉詩

與語才傑立游心寥廓托興神仙

前何必悲塵土述懷詩云一吐胸中憤光芒繞劍虹

衣出塵土舉首見蒼穹結古歡詩云我欲結古歡抗志

神仙不啻少陵之談禪遁跡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

晤語契深心那能總鉗口

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夜宿羅氏宅詩云六十二齡親遇亂何如委骨付無

生無酒詩云未容涓滴沾竹吻祇當長眠在九泉

少陵之能齊哀樂自慰窮愁先後有同揆耳

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又云如灑之酒常快意亦

知弟愁安在哉晦日尋崔駰李封詩云當歌欲一放淚

通集十三

下恐莫收濁醪况乎少陵之恪恭見於詩詞之避諱

妙理庶用慰沈浮况乎少陵之恪恭見於詩詞之避諱

杜集醉歌云才兼鮑照絕倒宋景文

筆記云唐人諱天石名書照為昭耳

避之字偏旁必缺筆謹書且於頌揚之詞無不空格可

謂篤於臣子之誼不以造次顛沛而少渝矣然則讀先

生此集者既服其篇什之善當益欽其志節之高詩教

之有功於世道洵在於此也夫

書柘坡居士集後

右柘坡居士集十二卷秀水萬循初光泰所作也乾隆

丙辰丁巳間循初應博學鴻詞科就試京師卷二樂于

辰丁巳有四月二日將入都留別仲芸昆弟二首此丙

辰孟夏也又有三月三日同胡稚威周元木吳子謙袁



子才集徐志伊萬齋聽雨得秋在同徵諸人中名望甚  
著士集京師話卷七云余自幼詩文不喜平熟丙辰諸徵  
師之矣周君大樞初於山陰胡天游常言吾于釋威則  
卷七又云君大樞初於山陰胡天游常言吾于釋威則  
建昌道竹總督某直揭部字墨麟嘉興人從部郎擢四川  
之稱其江常鎮道在都時余以後輩禮見蒙有三人  
二月三十夜馬君廷楓觀祭招飲米市衛衛僧舍七律二  
首蓋作於丙辰除夕丙辰為乾隆元年馬衛衛復官之  
時諸徵士報罷後留京戊午順天鄉試中式己未會試  
正在都也  
卷三開漁閣集上作於戊午己未有七月七日都下同  
文錫分詠瓜果五律二首此戊午作也又有四月三日  
興濟曉行五古一首五月一日自儀徵渡江用六一  
居士初出真州泛大江韻七律一首此己未作也  
戊會試天津城東泛舟游懷園遂至慶園詩五古一首  
通集十三 志求恕齋

未至河西務河冰建瓴而下遂舍舟徒行五古一首此  
辛酉作也又有自天津抵東昌舟中雜述五古一首  
月七日濟甯守廬七律一首此壬戌作也今按舟中雜  
述第三首云濼雲起無時大雨行海暑必作於六月蓋  
會試後由天津乙丑會試有三月三日都下陶然亭修  
買舟南下也  
嘉定限三字七律二首 戊辰復會試前後會試四次  
加以一試鴻博凡五赴禮部故有五上春司之目 卷十  
上春司集已巳館於梁文莊公第庚午春卒綜計十數  
作於戊辰  
年中自留京以外往還天津館查氏最久 湖海詩傳卷  
心穀宛平人有蕙塘未定稿蒲扇山房詩話云蓮坡先  
生所居天津水西莊莊未定稿蒲扇山房詩話云蓮坡先  
坡詩詞書畫今按卷三問漁閣集上有胡文錫宿水  
研詩堂五古一首又按初館於有恂叔家尤心詳見下文  
西草堂五古一首又按初館於有恂叔家尤心詳見下文  
屋七律一首又按初館於有恂叔家尤心詳見下文

始於丁巳 卷二樂于集潞河舟中簡查叔七絕四首  
路河不是歸期能問天街塵土一年多重征帆入  
蘆紫蓼繞魚菴潞水無人繼客談此作於丁巳秋也  
下有天游海光寺五古一首閏月九日集嗣此則戊  
恂叔秋白書堂看洋菊分賦得九言一首  
午已未 卷三問漁閣集上枕溪廊看挑花七絕二首其  
月竹皆以葦席封之二月始開此作於九月九日滄州  
天津送別敬懷兄七律一絕一首次於九月九日滄州  
州宅留別敬懷兄七律一絕一首次於九月九日滄州  
首之後此作於己未秋也 庚申辛酉壬戌 卷四問漁閣  
申有歸賦七律一首天津移書室於閩漁閣南小屋文錫戲名曰  
屋同賦七律一首天津移書室於閩漁閣南小屋文錫戲名曰  
詳見乙丑丙寅丁卯戊辰 卷八問漁閣集上枕溪廊看挑花七絕二首其  
上春暮津門一宿遙之語蓋即赴天津時所作又有海國  
三春暮津門一宿遙之語蓋即赴天津時所作又有海國  
夏第集分賦津郡古蹟得滄州盧池五古一首卷九  
坡屋集作於丙寅有正月十日恂叔海光寺放魚用東  
坡西湖秋涸放魚韻七古一首又有十月十五日集恂  
通集十三 志求恕齋

叔落華館作畫會用少陵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嶺七古一首卷十江船續集作於丁卯有正月二十五  
日復離天津堯卿有詩贈別是夜宿陳官屯次韻卻寄  
五古一首卷十一五上春司集有重寓問漁閣呈恂叔  
原韻七律一首皆有詩語可證其間又曾兩至廣東連  
山省視其兄敬懷於縣署初至在癸亥甲子再至在丁  
卯 卷六江船集上作於癸亥有將之陽山連宿小方壺  
留別七律二首將至陽山適懷兄遣吏來迎七律  
二首陽山縣齋夜觀牧民山火七古一首江船集下  
於甲子陽山縣齋夜觀牧民山火七古一首江船集下  
山次日遂出三峽七絕一首卷六續江船集作於丁卯  
有陽山兩中寄懷杖士丈南海五律一首又有出白廟  
峽五古一首有英州水退江不波之語蓋自入都以後  
雨多八月出英州水退江不波之語蓋自入都以後  
鄉之時甚少同里相契者以汪康古為最厚 湖海詩傳  
汪孟錫字康古秀水人有厚石齋集滿山房詩話云  
康占又與萬孝廉光泰王西曹又曾錢少宗伯載相劇



切大抵叢書詳說考核精詳翹然自異於眾今按集中  
與康古贈答酬唱者如江船集上贈汪康古兄弟等題  
悉數沒後六年歲在丙子汪康古序其詩而刊之汪氏  
余友萬君循初計借北上館尚書錢塘梁公第以病卒  
方病中舊自定詩十二卷一緘寄余刻既成取循初別  
字題曰栢坡居士集時乾隆丙子二月八日同里汪  
孟銷康古按卷十二青乳軒集作於己歲後復飯軒  
即梁文莊齋名其詩題有十一月十六日雪後復飯軒  
人先生齋四前韻五古一首又有春近用黃山谷韻  
七絕四首其第三首有畢竟冬春誰管領之語第四首  
有惜春開事要先春之語蓋作於己歲杪其時尙未  
有疾而庚午年無一詩收入四庫全書存目提要卷  
故知其卒在庚午春也  
十五別集類存日十二栢坡居士集十二卷國朝萬  
光泰撰光泰字循初乾隆庚午舉人是集其所自定今  
按汪氏序云初余嘗與循初論天下士循初屈指今古  
文手推甯波全謝山先生第一心識之庚午秋遇謝山  
於杭州爲亡友再拜懇謝山諾從據此則循初沒於庚  
午秋前提要言庚午舉人者庚字原本當作戊此傳寫  
通集十三 圭求恕齋

之訛程魚門極服其工坡隨園詩話卷一云同儕友萬栢  
之五體投地近體學宋人有晦澁之病陳古漁專工近  
體宗七子故聞魚門贊萬詩大相抵牾余爲作跋釋兩  
家之賦且摘栢坡近體之佳者以曉古漁其題開元寺  
云古樹鳥巢密疏寮客到稀鈴空隨瓦墜碑斷入墻填  
方鏡云自笑相逢同柘鑿也箒蛾眉對仗班陳乃折服  
橋云曉來濃翠東西吹也箒蛾眉對仗班陳乃折服  
蓋生平所作甚多而所存較少瞻篇什頗多後乃思富  
少作所存止此也今按卷一南軒草堂集自乙巳至集  
乙卯首尾十一年僅存七十五首知少作刪去多矣至  
中未存之聯句見於他集者筆力亦挺拔可傳湖海詩  
十一採注康古厚石齋集詩有雪後聯句用昌黎雨中  
寄孟刑部幾道聯句韻五古一首其聯者即循初也就  
中循初有云冬春乍遷嬾里巷紛綽拜康古有云謂言  
久周旋其奈遠行邁自注云時栢坡將北上今按卷七  
江船集下作於甲子有臘入粥聯句五古一首聯者三  
人爲循初一爲康古一爲康古之弟仲鈔字豐玉就

中康古有云維時風雪交宜此餽飭簇疑雪後聯句即  
作於是時在冬末春初之際也前此循初入都皆不在  
春初後此戊辰入都雖在春初然卷十二船續集作於  
了卯有將理北行裝忽感寒疾康古書來邀往山茶花  
漾不能行也六次前韻七律二首其第二首云天未佳  
人世外鴻墓田招我共窮冬遠追軻水溫經興略比謬  
臺避債蹤瘦臍成山推不去破衾如鐵夢無驚書同  
笑簷水墜此日真慚那曼容玩其語意是年歲暮未嘗  
與康古聚晤雪後聯句其文集詞集全行刪棄雜著十六  
句未必作於彼時矣  
種亦未刊行汪氏序云其古文詩餘極夥聞手自燬去  
日續刻今按十六種則皆其自定緘寄者俟他  
名序中未經臚列侯考余家舊藏說文凝錦錄鈔本蓋  
卽十六種中之一紹古齋主人借錄付梓復購得是集  
印木出以示余其詩有辨析形聲考訂確鑿者非學有  
根柢不辦卷十江船續集滙水詩云匯水東南流長波  
通集十三 圭求恕齋

關流口即名若其序云總而按之在水即潢水也亦即  
滙水也因地名而異則曰滙曰潢曰桂因同聲而說  
則曰滙曰潢曰潢曰潢因字形相近而謬則曰滙曰滙  
曰滙其實止一水耳滙水今名連州江含滙縣在陽山  
東南縣已廢其地且論篆詩中涉及說文據水經注以  
滙名滙洗屬英德且論篆詩中涉及說文據水經注以  
推古本說文一亥序無僂唐韻分編亂發凡昨讀水經  
今注有訛茲與說文凝錦錄宗指相同洵所謂小學詞  
章同條共貫者矣爰就其科名蹤跡加以推覈而復之  
焉  
書陳節婦楊孺人徵詩啟後  
公穀之說萬人滅節謂以異姓爲後雖事實不符未合  
春秋之旨然與左氏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義實相



迪古訓昭然永垂法戒後世宗法不講婦順罕修每有斥逐妾媵所生而抱養他姓爲子者是名爲有後而實則祀已斬也今陳節婦楊孺人不棄外婦之子而亟求以歸不覓異族之螟蛉而撫庶子如已出可謂深知禮教達於大義者矣視風俗通所記太守之夫人奚啻霄壤之隔非賢媛而能若是歟

重刊吳夢窗詞稿序

觀察杜公博極羣書深於詞律重編吳夢窗詞稿既成以定本見示屬爲作序其校正之精刪移之善輯補之密評論之公具見自序及凡例之中本無待於揚推惟

通集十三

主求恕齋

是夢窗之詞品諸書言之甚詳而夢窗之人品諸書言之甚略故聲律之淵源可溯而行事之本末罕知汲古閣毛氏跋語言其絕筆於清祐十一年辛亥今以詞中所述推之知其壽不止於此蓋夢窗嘗爲榮王府中上客丙稿內宴清都一闕題爲餞嗣榮王仲享還京有翠羽飛梁苑之語掃花游一闕題爲賦瑤圃萬象皆春堂有正梁園未雪之語據周草窗癸辛雜識言榮邸瑤圃則瑤圃卽榮王府中園名故以梁王比榮王而以鄒枚自比也榮王爲理宗之母弟度宗之本生父夢窗詞中有壽榮王及壽榮王夫人之作雖未注明年月然必在

景定元年六月以後蓋理宗命度宗爲皇子係寶祐元年正月之事立度宗爲皇太子係景定元年六月之事寶祐元年干支係癸丑後於辛亥二年景定元年干支係庚申後於辛亥九年今按夢窗乙稿內燭影搖紅一闕題爲壽嗣榮王其詞云掌上龍珠照眼丙稿內水龍吟一闕題亦爲壽嗣榮王其詞云望中甲稿內宴清都一闕題爲壽榮王夫人其詞云長虹夢入仙懷便洗日鞏固何時地拂龍衣齊天樂一闕題亦爲壽榮王夫人待迎入玉京問圖其詞云鶴胎留夢電繞又云少海波新所用詞藻皆係皇太子故實不但未命度宗爲皇子之時萬不敢用卽已命爲皇子之後

通集十三

主求恕齋

未立爲皇太子之前亦萬不宜用然則此四闕之作斷不在景定元年五月以前足證度宗冊立之時夢窗固得躬逢其盛矣據壽詞所言時令節候榮王生辰當在八月初旬水龍吟詞云金風細裏又云半涼生燭影搖紅詞云寶月將弦又云未須十日便中秋榮王夫人生辰當亦在於秋月宴清都詞云蟠桃正飽登秋又云涼水龍吟詞言璇海波新齊天樂詞言少海波新必在甫經冊立之際則此兩闕當卽作於庚申秋間若燭影搖紅宴清都兩闕之作至早亦在辛酉秋間是時夢窗尙無恙也况周草窗詞內拜星月慢一闕題爲春暮寄夢窗蘋洲漁笛譜此詞有序謂作於癸亥春



間是時夢窗仍無恙也安得謂辛亥之作爲絕筆乎夢窗曳裾王門而老於韋布足見襟懷恬澹不肯藉藩邸以攀援其品槩之高固已超乎流俗若夫與賈似道往還酬答之作皆在似道未握重權之前至似道聲勢薰灼之時則並無一闕投贈試檢丙稿內木蘭花慢一闕題爲壽秋壑其詞云想漢影千年荆江萬頃又云宴清都一闕題亦爲壽秋壑其詞云翠匣西門柳荆州昔未南就其中所用地名古迹推之必作於似道制置京湖之日乙稿內金盞子一闕題爲秋壑西湖小築其詞云他山小隊登臨待西風起丙稿內水龍吟一闕題爲過秋壑湖上舊

通集十三

九求怨齋

居寄贈其詞云黃鶴樓頭月亦均作於似道制置京湖之日蓋水龍吟詞言黃鶴樓頭固京湖之確證金盞子詞言登臨小隊亦制置之明徵金盞子詞題言西湖小築必作於落成之初水龍吟詞題言湖上舊居必作於既居之後其次第固顯然也似道官京湖制置使在淳祐六年九月其進京湖制置大使在淳祐九年三月迨十年三月改兩淮制置大使始去京湖夢窗此四闕之作當不出此數年之中或疑開慶元年正月似道爲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次年四月還朝此一年有餘亦在京湖夢窗之詞安見其非作於此際不知似道生辰

係八月初八日周草窗齊東野語言之甚詳開慶元年正月以後元兵分攻荆湖四川七八月間正羽檄飛馳之際似道膺專闕之任身在軍中而夢窗此四闕之詞皆係承平之語無一字及於用兵木蘭花慢詞云歲晚宴清都詞云正虎落馬靜晨嘶連營夜沈刁斗金盞子詞云應多夢巖腐冷雲空翠水龍吟詞云錦帆一箭攜將春去等豈得謂其作於此際乎似道晚節誤國之罪固不容誅而早年任事之才實有可取觀於元世祖攻鄂之時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就世祖願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其後廉希憲對世祖亦嘗稱述此言是似道在彼時固曾見重於敵國君相故周草

通集十三

九求怨齋

窗雖深惡似道之擅權而於前此措置合宜者未嘗不加節取王魯齋爲講學名儒生平不肯依附似道而其致書似道亦嘗稱其援鄂之功則夢窗於似道未肆驕橫之時贈以數詞固不足以爲累况淳祐十年歲在庚戌下距景定庚申已及十年此十年之中似道之權勢日隆而夢窗未嘗續有投贈且庚申辛酉正似道入居揆席之初而夢窗但有壽榮邸之詞更無壽似道之詞不獨灼見似道專擅之跡日彰是以早自疏遠亦以嗜昔受知於吳履齋詞稿中有追陪游譙之作最相親善丁稿內沈溪紗一闕題爲出遊履齋舟中即與補遺內金縷歌一闕題爲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是時



履齋已為似道誣罷相將有嶺表之行夢窗義不肯  
負履齋故特顯絕似道耳否則似道當國之日每歲生  
辰四方獻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膳考以第甲乙就  
中曾膺首選者如陳惟善廖瑩中等人其詞備載於齊  
東野語夢窗詞筆超越諸人假令彼時果肯作詞非第  
一人無以位置勢必眾口喧傳一時紙貴焉有不在草  
窗所錄之內者乎縱使草窗欲為故人曲諱又豈能以  
一人之手掩天下之目而禁使弗傳乎然則夢窗始與  
似道曾相贈答繼則惡其驕盈而漸相疏遠較之薛西  
原始與嚴嵩曾相酬唱繼則嫉其邪佞而不相往來先

通集十三

王求恕齋

後洵屬同揆西原之集為生前自定故和嵩之作一字  
不存夢窗之稿為後人所編故贈似道之詞四閱具在  
然刪存雖異而志趣無殊夢窗之視西原初無軒輊則  
存此四閱豈但不足為夢窗人品之玷且適足見夢窗  
人品之高此知人論世者所當識也故詳為推闡以見  
詞品之潔實由人品之高觀察尙友古人為之刊布不  
特其詞藉以傳播即其人亦藉以表章此實扶輪大雅  
之盛意也夫

重刊吳夢窗詞彙自序

代秀水杜小舫觀察作

南宋端平淳祐之間工於倚聲者以吳夢窗為最著夢

窗名文英字君特據蘋洲漁笛譜末附錄夢窗所題踏  
莎行自稱覺翁蓋晚年之號家於四明高尚不仕久客  
杭都及浙西淮南諸郡與吳履齋諸公遊尹惟曉沈義  
甫張叔夏皆稱之與周草窗為忘年之交草窗詞有玲  
瓏四犯一闕題為戲調夢窗拜星月慢一闕題為春暮  
寄夢窗朝中措一闕題為擬夢窗而玉漏遲一闕即題  
夢窗霜花腴詞集傾倒尤至夢窗詞以綿麗為尙筆意  
幽邃與周美成姜堯章並為詞學之正宗顧片玉詞白  
石歌曲均行於世而夢窗手定霜花腴詞集為周草窗  
所題者散軼不傳後人補輯之甲乙丙丁四彙僅附刻

通集十三

王求恕齋

於汲古閣六十家詞集中無單行本因摘出校勘付梓  
以廣其傳焉

重刊周草窗詞稿序

觀察杜公重編吳夢窗詞稿付梓余既為之作序頃復  
以校刊周草窗詞稿定本見示余謂草窗為宋代完人  
而宋史不為立傳今就其詞稿及所作齊東野語癸辛  
雜識武林舊事參以他書考證知其先世本居濟南歷  
城建炎南渡時僑居湖州齊東野語云余家濟南歷城  
遭靖康狄難皆奔竄四出及  
抵杭則一家不期而集不夫一人癸辛雜識云南渡之  
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眾高宗愍之叻有西北士大  
夫許占寺宇之命曾大夫少師亦居湖之鐵觀音寺大  
後遷天聖寺焉又云大夫少師素廉儉僑居吳興曾



祖祕官至中丞贈少師祖某官至侍郎贈少傅外祖章  
頁能官至參政諡文莊戴表元齊東野語序述草窗之  
而大父侍郎公踐跋六曹外大父參預文莊章公出  
入兩制十駕齋新錄卷十四云以湖州府志考之章  
文莊者良能也中丞名祕公謹之曾祖父晉字叔明  
至所請大父侍郎者志亦未之及也  
詞選歷任州郡嘗守汀州齊東野語云時先君需又嘗  
知慶元府癸辛雜識云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今按鄞江  
理宗紹定五年叔明方官富春令草窗生於縣署是年  
歲在壬辰卯出辛富春壬辰歲余實生於縣署黜黜時  
即隨叔明寓杭都癸辛雜識云余垂髫時隨先嘉熙四  
年庚子隨叔明赴福建漕幕運幹之任癸辛雜識云嘉  
熙庚子歲先子

通集十三

重求恕齋

為閩漕幹官又云方公日汝可以周運幹所  
擬白之於神又云皆余侍邊之所目擊也  
辛丑侍親自閱還年甫幼學已能留心記事齊東野語  
丑歲先君子佐閩漕幕又云五年丙午六年丁未叔明  
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  
官衢州通判草窗亦隨侍年甫成童即既聆諸名流緒  
論嶺州漁笛譜卷二長亭怨慢序云歲丙午丁未先君  
子監州太末一時名流星聚余時甚少執杖屨供酒  
婦諸老緒論殷殷金石聲猶在耳癸辛雜識云先  
子為衡倅余時在侍旁今按太末即衢州舊名 補長  
以門蔭出仕銓試第十三人癸辛雜識云余試吏部銓  
書賀先君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  
聞蓋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選故耳  
淳祐末年嘗官義  
烏令武陵舊事提要所言如此今考淳祐之號首尾十  
在是年亦甫二十一  
歲蓋其出仕甚早也又嘗監當局務齊東野語云余為

禮郎兼太祝今按宋時在京諸局並設監當其品位各  
有不同奉禮太祝皆恩蔭初任之官草窗攝此二職必  
在作令 景定初為浙西帥司幕官癸辛雜識云馬裕齋  
以前 景定初為浙西帥司幕官光祖之再尹京也余  
時為帥幕今按南宋時為臨安尹者例兼浙西安撫司  
軍帥之職其僚屬有京府幕官亦有帥司幕官馬裕齋  
以景定二年十月自建康召入再為京尹五年三  
月復為建康留守草窗之官帥幕當在此數年中  
癸亥奉檄至荆谿癸辛雜識云景定二年十月  
亥係景 咸淳十年甲戌監杭都豐儲倉齊東野語云咸  
定四年 咸淳十年甲戌監杭都豐儲倉齊東野語云咸  
豐儲倉癸辛雜識云咸淳甲戌之春余為豐儲倉今按  
甲戌係咸淳十年據夢梁錄卷九豐儲倉在仁和縣側  
倉在餘杭門外其在仕途受知於馬碧梧癸辛雜識云  
夏丞相番陽馬公廷鸞乞去甚苦遂出 而不肯附買似  
寓於六和塔余受公知間日必出問之  
道自景定初至咸淳末似道當 入元以後隱居不仕元  
國十餘年草窗無一闕投贈

通集十三

重求恕齋

成宗元貞三年以星變改元大德是年歲在丁酉草窗  
曾記其事癸辛雜識云丁酉二月忽有傳夜後西北角  
改元大德有云星 芒示變天象微予 十駕齋養新錄據此謂草窗六十六  
歲尚無恙其說信有明徵余更考草窗錄高炳如七十  
七歲所書癸辛雜識云高疏察父炳如親書與其妾銀  
余謂服事七十七歲老人凡十一 而跋其末云余年及  
炳如之歲是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草窗年七十七仍  
無恙矣其中年寄寓杭都最久癸辛雜識自序云癸辛  
稿云公謹居 晚年往來於杭湖之間癸辛雜識云乙未  
杭癸辛街 見武稜舊事自序西湖志云按湖錄  
山 自稱四水潛夫四水者湖城以若水餘不水前溪水



北流水合而入於雲溪唐人詩四水交或稱弁陽老人  
流宮野語此則四水乃吳興之名或稱弁陽老人  
齊東野語辛雜識武林舊事並同西湖志或稱弁陽  
云公謹中年遷杭晚仍還弁自號弁陽老人或稱弁陽  
嘯翁武林舊事各卷屢言弁陽藝林推為領袖生平撰  
述宏富尤邃於詞蓋淵源既得自家傳兼有外家之授

受小詞極有思致先姚能口誦數闕今舊集已不復存  
暇日追又得楊守齋為之酌定故早年即負盛名詞卷  
憶書之一又得題為九日有懷楊守齋有賜斷紫霞深知  
上徵招一闕題為九日有懷楊守齋有賜斷紫霞深知  
音遠之語類漁笛譜卷一破字木蘭花十闕序云西  
湖十景余時年少氣銳與搜六日而詞成霞翁見之日  
語麗矣如律未協何遂相與訂正閱數月而後定王楙  
跋漁笛譜云昔登霞翁之門翁為予言草窗樂府妙  
天下近觀微招酌月之作猶宋玉之掉屈平也故其  
與吳夢窗唱酬在癸亥春暮閱題為春暮寄夢窗據蘋  
通集十三 孟求恕齋

洲漁笛譜此闕年甫三十有二夢窗之年齒諸書雖無  
序在癸亥春 明文然其甲稿內有惜紅衣一闕序云余從姜石帚遊  
若雪間三十五年矣重來傷今感昔所以詠懷今考石  
帚所著有續書譜身後為謝采伯所刊事在嘉定戊辰  
提要云續書譜一卷宋姜夔撰前有嘉定戊辰天台謝  
采伯序稱略識夔於一友人處不知其能書也近閱其  
手墨數紙筆力遒勁又得其所著續書譜一卷議  
論精到因為錄木蓋夔撰是書至采伯始刊行也又有  
絳帖平其自序作於嘉泰癸亥戊辰距癸亥僅有五年  
夢窗與石帚同游即使至遲亦不過癸亥前後其時夢  
窗之年即使尚幼亦當在弱冠上下自嘉泰癸亥至景  
定癸亥凡六十年其與草窗唱和之時必已八十上下

是長於草窗將五十歲真可謂忘年之交石帚之年齒  
文其早年隱居若坑之丁山屢經秦薦因秦檜當國謝  
病不起今按檜歿於紹興二十五年歲在乙亥是時石  
帚之年即使尚幼亦當在二十以上自紹興乙亥至嘉  
泰癸亥凡四十八年其作絳帖平自序時必已七十之  
外而夢窗是時春秋正富然則蓋所重在道義文字之  
切磋故不妨折行輩而與為友也亦足徵草窗之詞筆  
久為耆宿所推矣至於義不仕元而所著書中拳拳於  
景炎祥興君相實與王伯厚謝臯羽諸賢媲美足增文  
苑之光雖詞稿之中署名月者不多其次第後先未易  
揣度然其寄托遙深比興精切志趣所在尚可推測而  
知故詳考其出處始終俾善讀者以意逆志獲知微指

通集十三

孟求恕齋

所存用副觀察闡揚前哲嘉惠來學之心焉

重刊周草窗詞稿自序 代秀水杜小舫觀察作

周草窗之詞以姜白石為模範與吳夢窗同志友善並  
驅爭先自來選家採錄雖多而專集流傳甚少汲古閣  
毛氏舊藏草窗詞稿二卷復就崑山葉氏借錄蘋洲漁  
笛譜二卷毛斧季曾作兩跋惜未曾刊入六十家詞集  
之中故 四庫全書詞曲類止收草窗所選絕妙好  
詞而其自作之詞未經著錄阮文達公始從知不足齋  
鮑氏傳抄蘋洲漁笛譜繕錄進呈 內府擊經室外  
集提要云詞綜以為草窗詞一名蘋洲漁笛譜今考草



窗詞比斯語實增多數闕則知笛譜是其當日原定草窗詞或後人掇拾所成其說甚核其後鮑氏刻笛譜於叢書第八集又得草窗詞善本刻入第二十三集並以笛譜及絕妙好詞琴塘詩話之異同注於草窗詞逐句之下其絕妙好詞及笛譜所有而草窗詞內逸去者復補輯二卷於是讀草窗詞者始獲見其全快然自叢書以外未有單行之本購求甚艱余既重編夢窗詞稿付刊因取鮑本草窗詞重爲校正凡各家選本之異同鮑本未經涉及者分注各闕之末亦授諸梓人俾與夢窗詞稿同時流播焉

通集十三

三毛求忍齋

### 李太白溫飛卿精於詞律說

唐之詞人倡始者以李太白爲最著繼起者以溫飛卿爲最高自歐陽炯作花間集序推重二家後此論詞者莫不首舉青蓮次及金荃奉若準繩毫無異議誠以二家之詞不獨天才超卓抑且格律精嚴太白開口成文揮翰霧散見樂史李翰林別集序詞句妍麗與古人爭長見魏類方其夙醒未解立奏清平樂曲之時調笛倚歌者元宗也持蓋領歌者楊太真也執板高歌者李龜年也元宗洞曉音律由於天縱製作調曲隨意即成見魏類太真多藝最善新聲見開天傳信記龜年以歌擅一時所領樂工十

六人皆選梨園弟子之尤者嚮使太白於詞律稍有未諧不獨元宗必識其誤太真能指其訛即龜年與眾工亦將從而議其失矣何以元宗於曲徧將換每遲笛聲太真復笑領歌辭歛巾以謝即眾工調撫絲竹亦各極其能龜年且自謂生平得意之歌無出於此見松豈非太白之於詞律真能精義入神雖專門名家者莫能移易一字也哉飛卿善鼓琴吹笛有絃即彈有孔即吹見北言夢瑱所作詞曲當時歌筵競唱見雲溪友議宣宗愛唱菩薩蠻詞宰相令狐綯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遠言於人由是疏之見北夫宣宗素曉音律能製新曲以

通集十三

三毛求忍齋

### 教伶人

見新唐書禮樂志

固非不諳樂部之主也當大中之世

菩薩蠻之調盛行文人好填此詞優伶爭進此曲而樂工李可及所作隊舞尤叶新聲見杜陽雜編南部新書亦未嘗無深明詞曲之人也令狐綯當國有年最承恩遇朝臣競相趨附門下賓客甚多見新舊唐書及通鑑更不乏捉刀之士也然其假手進呈以供宣索者顧出自一未第之儒生而上下翕然迭相唱和不啻誦王褒之賦歌元相之詩以視旗亭畫壁決勝負於諸伶者更覺專擅其美豈非飛卿之於詞律洞達精微故能獨步一時無與爭席者哉且太白在盛唐與少陵齊名飛卿在晚唐與義山媲美



顧少陵義山並有詩無詞而太白飛卿則詩詞並作然則溯詞家之宗派豈容不數太白飛卿譬之於賦太白可謂詞家屈宋固開天之手也飛卿可謂詞家荀賈亦百世之師也西漢之司馬長卿允推賦家聖手未聞有薄視屈宋荀賈之言南宋之姜白石雖集詞學大成亦未聞有薄視太白飛卿之語足證學問之道當知先河後海飲水思源宋人詞調祖述唐人豈能越其範圍之外夫詞家推白石為詞伯猶詩家尊少陵為詩王少陵尚且願奉李陵蘇武為師白石安能恥與太白飛卿為伍即謂白石深於音樂可稱三代以下之后夔而后夔

通集十三

元求恕齋

之上猶有伶倫言樂律者未嘗置伶倫而但述后夔言詞律者獨可置太白飛卿而但稱白石乎試思唐人詞調之譜至宋時已多失傳見碧谿漫志則太白飛卿所熟知者白石且無由盡習安能更摘其瑕此伍舉所謂禮吾所未見者六又何以規也若夫好事者造作語言何代蔑有故以白石之妙解律呂而其時誣善者流方詆其不識錦瑟之形侈言正樂見白鵲然則太白飛卿之詞律縱使前此曾有率加嗤點者亦萬不足憑况自來未有訾議者乎昔薛能好自矜誇其論詩有李白終無取之句又云我生若在開元日不遺名為李翰林識者咸斥

能為狂誕然亦只論詩而非論詞也令狐綯憾飛卿以南華非僻書形其無學遂加排擠故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語論者皆謂綯為忌才然亦止毀其人而不毀其詞也若就綯與能所未嘗言及者必欲言之以為彼分謗則非吾之所知已

文選古字通疏證序

代涇縣崔君惟善作

隋江都曹憲始以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江都李善亦嘗受業於憲集眾說為文選注又命其子邕補益之與善書並行新舊唐書皆詳載其事然則廣陵選學之盛其師承良有自矣

通集十三

元求恕齋

某以嘉慶中遊揚州與甘泉薛君子韻同肄業於梅花書院以文行相砥礪者且二十年子韻博極羣書詞藻鴻茂尤精於小學著說文答問疏證六卷又以文選多古字思為文選古字通疏證一書草創有年尚未卒業道光戊子冬新城陳碩士師督學福建延子韻往襄校已丑秋按臨汀州子韻猝得疾卒於行館碩士師遣使護其喪歸而出貲屬閩士為刻說文答問疏證校讐者未能精密往往參以臆見碩士師深以為憾某時官江西寄金至揚州屬友人寶應劉君楚植甘泉楊君季子儀徵劉君孟瞻詳加審定重梓行之而諸君已先期約



同人釀金另為刊板因就文選古字通疏證內擇其首尾完具者錄出六卷即以某所寄金付諸梓人而門序於某某編謂文莫盛於秦漢而史記漢書列傳有儒林無文苑者其時善屬文者必遂於學經術詞章未嘗歧而為二即昭明所選沉博絕麗之文非深於小學者不能作亦非深於小學者不能疏通證明之也僕微阮相國師云古人古文小學與詞賦同源其流故曹憲既精雅訓又精選學又云文選一書必明乎倉雅凡將訓纂許鄭之學而後能及其門某生平服膺此言以為不易之定論有志於選學之士所當奉為矩矱者也今子韻

通集十三

至求恕齋

是書引說文以釋文選於字之假借音之轉移義之引中者必析其同異斷其是非皆實事求是為鑿空之談蓋其疏證昭明之書即以疏證許君之書真可謂能以小學釋選學而兼有儒林文苑之長者矣焦里堂先生云揚州文學如曹李之於文選二徐之於說文此二書為萬古之精華而揚州洩之為天下學者之性命夫子韻之發明說文既能為徐氏弟兄之諍友而考訂文選復能為李氏父子之功臣是天下之學廣陵以一郡兼之而廣陵之學子韻復以一人兼之也雖年止強仕著述未克告成然門徑既開體例具備後之好學者就

文選所載之古字子韻未及疏證者一一補而輯之以成子韻未竟之志是則斯文之厚幸而亦某所深望也夫

黃菊人風雨泛家圖序

廣陵文選之學興於曹李舊唐書李邕傳云廣陵江都人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氏之弟子自外郡至者莫著於句容許淹舊唐書云江推問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許淹傳云潤州句容人也阮太傅揚州府文選樓記云及曹君門人句容處士許淹皆世傳其學李氏之弟子自外郡至者莫著於丹徒馬懷素舊唐書李善傳云嘗注解文方而至馬懷素傳云潤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師事李善嘉慶揚州府志流寓門

通集十三

至求恕齋

中不列許氏之名而馬氏則特據唐書補列康熙雍正門皆未列馬氏江都縣志亦然嘉慶府志乃特筆補入蓋兩人淵源相近先後負笈於揚而僑寄之期其久暫各別故國史既有載有不載郡志亦或收或不收耳吾友黃君菊人家本上元而僑寄揚郡所師事者為江都梅蘊生先生即往來交遊大抵皆吾鄉之士毓崧得聆教益十有五年頃蒙示以風雨泛家圖並述遷移歲月相告竊謂其與馬氏之踪跡相同者有四端焉馬氏籍著丹徒今日丹徒屬鎮江唐時鎮江則名潤州舊唐書地理志云武德七年又置潤州領丹徒縣菊人籍著上元今日上元屬江寧唐時上元亦隸潤州舊唐書地理志



云武德九年改金陵為白下縣屬潤州貞觀七年改為江寧縣上元二年復為上元縣 其同一也

馬氏之先德尋陽府君精於易書占法棄官後寓居廣

陵全唐文九百九十五載闕名馬公墓誌云公諱懷素陵父文超精意易道及洪範頗曉氣候檢校江州尋陽丞兼官從好遂寓居廣陵與學士孟菊人之尊人靜夫文意魏令諱專為詩論具有撰著

先生乘善好道質遷於揚州亦數十載蘊生先生稽庵集云靜夫黃丈

有道人也其子國華其同二也馬氏親炙於李氏私淑

於曹氏故熟精選理發而為文馬公誌云十五偏誦菊

人受業於蘊生先生以上溯曹李之傳其恪守師承亦

奉選學為本黃春谷先生梅文學塾中祀曹憲徐鉉諸

之模範吾友梅子設帳於家恆以二書為世間必不可無

前修自勉而勉其弟子乃於塾設二栗主一以奉曹氏

通集十三 聖求恕齋

公孫氏及魏氏李氏父子一以 其同三也馬氏同門之

奉徐氏兄弟朔望齋香祀之

友如魏氏景倩及李氏邕皆以選學名家志同道合唐新

善武后時為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又李邕傳云父

弟均其子與馬氏均為曹氏再傳弟子年輩相若而所

學又同其為 菊人為蘊生先生高弟與同學諸君亦以

文字之交夙聯硯席薛君介伯嵇菴集後序云先師梅

為最餘如江都任漢卿田季華沈羨門甘泉王

竹溪侯微黃聖臺句容陳卓人等皆各有所得 其同四

也况乎馬氏族望出自扶風唐以前與廣陵無涉馬公

本原扶風十一代祖微元帝渡

都為大橋鎮顧家沙人康熙初因避海氛乃移於上元

江寧南徐州丹徒故今為郡人也 菊人之上世舊居江

帶子洲畔是蜀岡邗水固其桑梓之鄉也菊人雖轉徙

泛家仍屬復還故土其敦崇鄉誼較馬氏為更切矣若

夫馬氏之出處行藏合乎道義而以經術致身通顯極

儒生稽古之榮在菊人必謙讓未遑自以為不能企及

然其春秋方壯天賦清才由是而日進無疆所至正未

可量嵇菴集題菊人詩冊云新詩字字見清才又菊人

本一貫書生名匪輕莫自等問看 安見昔之人竟能專

美於前哉毓崧家本金陵 國初由溧水遷於揚郡以

橋寓而成土著於今已二百年因念菊人前後三遷皆

因避水而今歲戊申之水更甚於辛卯辛丑兩年此時

通集十三 聖求恕齋

舉室偕來未必更歸田里如其以廣陵為樂土而卜宅

安居吾知更歷百餘年續纂郡乘者既列蘊生先生於

儒林文苑與曹李並稱亦必列菊人於流寓寄公與馬

氏媲美疇昔讀菊人大集其中曾有句云天遣斯人作

寓公真不啻為之兆矣然則今日畫圖之後跋焉知非

異日修志之左券也哉

潘彬卿卓犖觀羣書圖序

左太冲詠史詩首篇有卓犖觀羣書之語李注云孔融

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與犖同毓崧案說文云卓高

也廣雅云卓明也史記天官書云此其犖犖大者索隱

也廣雅云卓明也史記天官書云此其犖犖大者索隱

也廣雅云卓明也史記天官書云此其犖犖大者索隱

也廣雅云卓明也史記天官書云此其犖犖大者索隱



云犖犖大事分明也據此則卓犖即高明之謂矣李氏薦爾衡表注云西都賦曰卓犖諸夏卓犖絕異也今考西都賦此句載於文選者作遑躒李氏彼注云遑躒猶超絕也遑音卓載於後漢書者作遑犖章懷注亦以超絕訓之蓋遠由卓得聲本可通用躒字樂聲而犖字則勞省聲樂聲勞聲之字古音同部故遑躒與卓犖皆以登韻爲聯文而絕異超絕之稱更與高明之解相近洪範云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左氏文五年傳所引潛作漸亦因聲近假借而甯嬴述書之指則以剛柔之德不可專於一偏天性高明者尤當以沈漸相濟後世儒者之

通集十三

孟求恕齋

勸學僉謂高明必本於沈潛其端固發於此矣今觀詠史第四篇云寂寂揚子宅又云所講在元虛蓋太冲資稟高明而立志以沈潛爲主其所尚友在深湛之子雲法言吾子篇云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見則無卓也正卓犖觀羣書之說此篇下文云作賦擬子虛第四篇亦云辭賦擬相如皆用子雲之事則太冲生平所趨向即此可知故其三都賦自序云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皇甫士安序云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野可得按記而驗蓋西晉初年去漢時未遠習詞章者尙知誇飾之非太冲爲文苑

中人而謹嚴不誣有經師滄篤之意雖自少博覽文史識力已極高明而欲賦三都猶必構思十稔其沈潛之念迥異乎尋常所謂卓犖觀書者乃實事求是之深心而非僅以涉獵爲事也潘君彬卿生於華閩高門而持躬不啻寒素詩才文筆具兼人之能而績學孜孜晨夕不倦信乎其爲高明而沈潛者已頃以觀書圖屬題其名即取諸太冲詩句毓松竊見三都賦自序終以歸諸詰訓一言爰就卓犖二字之音加以申釋比附於高明沈潛之義以質於潘君焉

通集十三

孟求恕齋



通義堂文集卷十四

儀徵劉毓松著

吳興劉承幹校

杜觀察古謠諺序

虞書曰詩言志禮記申其說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大序復釋其義曰詩也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觀於此則千古詩教之源未有先於言志者矣乃近世論詩之士語及言志多視爲迂闊而遠於事情由是風雅漸漓詩教不振抑知言志之道無待遠求風雅固其大宗謠諺尤其顯證欲探風雅之奧者不妨先問

通集十四

一求恕齋

謠諺之塗誠以言爲心聲而謠諺皆天籟自鳴直抒已志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盡而意無窮可以達下情而宣上德其關係寄託與風雅表裏相符蓋風雅之述志著於文字而謠諺之述志發於語言語言在文字之先故點畫不先於聲音簡札不先於應對自來講點畫者兼溯聲音之始工簡札者兼求應對之宜然則談風雅者兼誦謠諺之詞豈非言語文學之科實有相因而相濟者乎顧前人哀錄謠諺者如郭氏茂倩之古樂府解題左氏克明之古樂府劉氏履之風雅翼唐氏汝諤之古詩解則有謠無諺臧氏懋循之詩所郭氏子章

之六語則謠諺並收然皆以謠諺各列一門而非以謠諺特編一集至若周氏守忠之古今諺則有諺無謠楊氏慎之古今諺古今風謠則謠諺分載然其去取界限不甚謹嚴故古籍每有闕遺而今語尤多蕪雜閱者未能滿其志焉頃讀觀察杜公手輯古謠諺一書採摭期於至詳裁鑿期於至審體例期於至密訂正期於至精集諸家之長而無諸家之失其包羅宏富共識爲藝苑之鉅觀矣而余所以推重此書者則更在公之聽輿誦而酌民言深有得乎詩教之本蓋謠諺之興由於輿誦爲政者酌民言而同其好惡則芻蕘葑菲均可備詢訪

通集十四

二求恕齋

於輶軒故昔之觀民風者既陳詩亦陳謠諺考之左氏正義以逍遙訓謠許氏說文以傳言訓諺夫謠與遙同部凡發於近地者即可行於遠方諺從彥得聲凡播於時賢者即可傳之來哲然則謠諺之語在今日以爲古在昔時則以爲今所謂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此書有鑑於周楊兩書之氾濫故但紀古而不紀今然公於里諺民謠最能體察雖久司鹽筴未握臺綱而遇閭閻有控訴於前者必善爲殺撫故事不越職而道濟於生人加以前此兩攝東亭輿情愛戴士民之獻祝者咸擬諸古循吏焉此以知古人謠諺本不啻言志之詩而編



次成書即不啻公之言志信足以闡揚詩教而主持風雅之盟矣惟祝自今以往此志愈堅將見班秩彌高而政績彌顯撰著益富而聲望益隆其即以此書為左券也夫

古謠諺凡例 代秀水杜小舫觀察作

一謠諺二字之本義各有專屬主名蓋謠訓徒歌今本

無謠字有言字訓為徒歌也戴侗六書故引唐本日部末且據玉篇廣韻及一切經音義歌者永言之謂說文云歌詠也漢書藝文志詠言即永言永言即長言也尚書舜典歌永言鄭注云永長也詩關雎正義云長言曰永廣雅釋樂云詠歌也王氏念孫疏證云樂記通集十四 三求恕齋

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詠訓傳言廣雅釋詁云之言永也所謂歌永言也

言者直言之謂直言曰言文心雕龍書記篇云諺直直言即徑言莊子秋水篇釋文引徑言即捷言也荀子修身篇揚長言主於詠歎故曲折而紆徐捷言欲其顯明故平易而疾速此謠諺所由判也然

二者皆係韻語體格不甚懸殊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可以彼此互訓國語越語下諺有之曰章注云諺云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所傳聞故云民之諺語而其辭如歌詩則謠之類也

楊升菴採錄古今謠諺各為一編茲則加以變通合謠諺為一集升菴之失在於不審限案斷謹按四

謠諺為一集升菴之失在於不審限案斷謹按四

日載古今謠二卷古今風謠二卷提要云是書成於嘉靖癸卯即載正德嘉靖時諺然則慎自造數語亦可以入此書深鑑前轍故但紀古而不紀今升菴當今至此時已為古故即以此謠諺為名焉

一謠之名目甚多就大綱言之約有數端是故或稱堯時謠周時謠如列子載堯時謠國或稱秦時謠漢時謠如述異記載秦始此以時為標題者也或稱長安謠京師謠王府中謠如漢書石顯傳載長安謠後漢

傳載湘東或稱鄰郡謠二郡謠天下謠如魏書李孝鄰郡謠後漢書黨錮傳序載汝南南陽二郡謠續漢書五行志載桓帝初天下童謠此以地為標題者也或稱軍中謠諸軍謠如舊唐書竇建德傳載軍中謠明史猛如

通集十四 四求恕齋

虎傳載或稱民謠百姓謠如晉書五行志載民謠南諸軍謠或稱童謠兒謠女謠小兒謠嬰兒謠如左傳載童謠

晉國兒謠魏書高車國傳載北方女謠舊唐書此以五行志載元和小兒謠戰國策載齊嬰兒謠此以人為標題者也今遇凡稱謠者悉行採錄若夫謠字有或作謠字者今定從謠字如風俗通皇霸篇載趙

家童謠作民謠言今從風俗通謠字有誤作訛字者今亦改謠字宋書符瑞志載永光初謠言前廢帝紀謠作訛而其詞用韻實係歌謠之體與他處訛言無韻者不同今從符瑞志南史茹法珍傳載東昏侯時宮中訛言劇調二字為韻與彼同例故改訛為謠他處仿此

閱者無疑 一諺字从言彥聲古人文字本於聲音凡字之由某字



得聲者必兼取其義彥訓美士有文為人所言爾雅

云美士為彥舍人注云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說文彥字下云美士有文人所言也彥既从

言又取義於彥蓋本係彥士之文言故又能為傳世之常言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說文惟其本係文言

故或稱古彥或稱先聖彥如韓非子六反篇引古或

稱夏彥周彥漢彥如孟子引夏彥左傳引或稱秦彥

楚彥鄒魯彥越彥如史記樛里子傳引秦人彥季布

傳引鄒魯彥述或稱京師彥三府彥如後漢書胡廣

異記引感人彥或稱京師彥三府彥傳引京師彥陳

蕃傳引皆彥士典雅之詞也惟其又為常言故或稱

里彥鄉彥鄉里彥如漢書王嘉傳載其封事引里彥

志馬良傳引或稱民彥父老彥舟人彥如三國志諸

襄陽鄉里彥或稱民彥父老彥舟人彥葛亮傳注引

謂讀民彥宋史王巖叟傳載其上疏或稱野彥鄙彥

引父老彥明史真德秀傳引舟人彥或稱野彥鄙彥

俗彥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載賈生引野彥韓非子

載其奏議皆傳世通行之說也彥之體主於典雅故

引俗彥皆傳世通行之說也彥之體主於典雅故

深奧者必收彥之用主於流行故淺近者亦載陸氏

德明訓彥為俗言見左氏隱十一年傳釋文又訓彥為俗語見禮

學釋乃專指其淺近通行者而反遺其深奧典雅者

矣今則一例編輯以符文言傳言之義至於彥字有

作彥者如宋書顏延之傳蓋兩字聲同可以假借論

由也彥尚書無彥今則仍存原文彥字有或作語者

疏所引彥作彥

雖兩字義近可以通融今則定從善本如國策載燕

則各本後一則彥作語按新序雜事篇載燕王此書正作彥字今據以改正

一諸與歌相對則有徒歌合樂之分而歌字究係總名

凡單言之則徒歌亦為歌詩魏風園有桃云我歌且

歌曰謠正義云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

曰歌樂即琴瑟行箏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

文如此散則歌為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

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故謠

可聯歌以言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嘉平謠

亦可借歌以稱之如孟子述孔子聞孺子歌左氏昭

夫傳載穎川兒歌漢書董宣傳載京師歌晉書山簡

傳載襄陽童兒歌祖逖傳載豫州耆老歌舊唐書薛

仁貴傳載則歌固有當收者矣謳有徒歌之訓楚詞

軍中歌則歌固有當收者矣謳有徒歌之訓大楚詞

王注云徒亦可訓謠莊子大宗師篇釋吟本訓歌

歌曰謠亦可訓謠文云謳歌謠也吟本訓歌

秦策注云與謳謠之義相近文選陳孔璋答東阿王

吟歌吟也與謳謠之義相近文選陳孔璋答東阿王

謂謳吟唱可訓歌禮記樂記壹倡而三歎注云吟頌

歌頌唱可訓歌禮記樂記壹倡而三歎注云吟頌

訓歌禮記文王世子春誦夏諷有謹呼之訓國語韋

謹呼呼亦歌之聲尚書大傳云其歌之呼並與謳謠

之義相近故謠可借謳以稱之如左氏宣二年又可

借吟唱誦諷以稱之如晉書石虎載記引佛圖澄吟

二十八年傳載衛侯夢遺良夫噪則謳吟等類亦有當

收者矣詞有歌義孟子萬章篇不以文害辭趙注云

賦亦有歌義左氏僖五年傳載士為退而賦史記晉

世家賦作歌漢書藝文志云傳曰不歌



而誦謂之賦然賦詩歌詩可以通用亦猶韋氏故之  
音語注謂不歌曰誦而誦字未嘗不可訓歌也故之  
稱詞者不與謠同類如儀禮士冠禮載賦詞賦  
詞大射禮載命射詞泛稱賦者亦不與謠同類如三  
少牢饋食禮載報詞泛稱賦者亦不與謠同類如三  
朱異傳注引文士傳載張儼賦犬張  
純賦席朱異賦弩各成四字句兩韻然謠固可借詞  
以稱之如吳越春秋卷六亦可借賦以稱之如左氏  
傳云公入而賦則詞與賦復有當收者矣至於合樂之  
賦姜出而賦則詞與賦復有當收者矣至於合樂之  
歌與徒歌之謠有異於例本不應收然其中亦畧有  
區別凡工歌合樂者槩不必收如史記樂書載樂自  
歌合樂者間亦可收擊筑爲大風歌蓋一則本意出  
於合樂非欲徒歌一則本意在於徒歌偶然合樂也

通集十四

七求忍齋

故琴操琴曲琴引之類從容而成己者翰墨者固與  
徒歌迥殊如後漢書蔡邕傳載其  
所作琴操倉猝而作立付弦  
徵者仍與徒歌相仿如琴操卷上載公  
無渡河筓篴引故樂府解題  
謠詞門內未嘗無琴瑟之歌筓篴之謠今亦酌加收  
採以備謠之體焉

一諺本有韻之言語故語字可訓諺言穀梁傳二年傳  
語曰骨亡則齒  
寒范注云語諺言也按傳但引語而注  
知爲諺言者據左傳知此語爲諺也諺亦可稱言  
稱語然同一言語而是諺非諺不可不分蓋有泛舉  
人言者如詩大雅蕩篇人亦有言論  
語人之言曰孟子人有恆言有泛舉人語者  
如孟子萬章篇成邱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  
而臣父不得而子云趙注云語者諺語也按成邱

蒙但稱語而趙氏指爲諺者蓋因下文有齊東野  
人之語然此數句中並無韻語實非諺語之體  
都無韻之詞與諺無涉有泛舉古語者如蔡邕獨  
斷引古語有  
泛舉古人言者如尚書牧誓  
古人有言曰就中半係有韻如國策  
史漢等  
書所引語曰及稱然古人著書多有韻之文未可定  
臣聞者多係韻語指爲諺更有雖稱俗語而非用韻體格者如詩終風  
人處云人道我頑人箋  
雖稱人爲之語而非用韻體  
云衣服曰襪今俗語然雖稱人爲之語而非用韻體  
格者如新五代史楊光遠傳人爲之語曰  
亦不得目  
之以諺此不必登載者也其有體格本係用韻名雖  
爲言而實爲諺者如孟子引齊人言左氏昭二十七  
年傳吳公子光引上國言晉書羅  
尚傳載蜀人爲羅尚言北齊書  
唐書傳載時人爲唐書白建言

通集十四

八求忍齋

者如戰國楚策載莊辛引鄙語漢書貢禹傳載其引  
俗語劉輔傳載其引里語後漢書單超傳載天下  
爲四侯語三國志典韋傳載軍中爲羣語晉書五行  
志載義熙初小兒語新唐書宋之問傳載學者爲蘇  
李沈宋語莊子刻意篇引野語風俗  
通正失篇引俚語四民月令引農語今皆逐條登載  
若夫言有號令之訓國語周語有不祀則修  
言韋注云言號令也引申之  
則爲稱號周禮大祝辨六號鄭注云  
禮記曲禮士載言鄭注  
云言謂會同盟要之辭推廣之則爲詛辭周禮詛祝  
注云大事曰詛凡時人稱號不用韻者  
如魏書衛王侯  
盟小事曰詛凡時人稱號不用韻者  
如魏書衛王侯  
弓桓王猶無暉傳時人號  
日俄虎將軍饒鷹侍中世俗詛辭別爲體者如金  
里忽傳載女真  
國俗巫覡詛辭自不必登載其有名雖爲號而實爲  
韻語之諺者如漢書樓護傳載長安爲谷永樓  
護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名雖



為詛而實為諺語之體者如新唐書王旭傳載京師里閭語云若違教值三豹今亦酌加登載以備諺之格焉

一諺諺之興其始止發乎語言未著於文字其去取界限總以初作之時是否著於文字為斷凡有韻之詞業已形諸紙筆付諸鐫刻者即不止發乎語言衡以

體裁無庸編載是故鐫金者不錄如續漢書輿服志載剛卯印文鏤

玉者不錄如竹書紀年卷下沈約注刻石者不錄如史五行志載張獻書巖者不錄如晉書五行志載孫忠拆塔得古碑書壁者不錄如晉書五行志載孫

榜門者不錄如史記汲冢傳贊題壁者不錄如隋書五行志載陸法署版者不錄如唐書肅宗紀逸和題壁語如唐書肅宗紀逸九求怨齋

通集十四

者不錄如宋史文天祥頌德歌已刊者不錄如魏書

傳載其鹿民頌曰時惟府君云如魏書諷諫歌已寫者不錄如魏書

如遼史天祥文如傳載如作歌如魏書諷諫歌已寫者不錄如魏書

魏畧所載臺中謗書如南史謝靈運傳載何長狂書如南史謝靈運傳載何長寄札有歌者不錄如南史謝靈運傳載何長

文附歌者不錄如晉書夏侯湛傳載所識緯稱歌者如晉書夏侯湛傳載所

不錄如南齊書祥瑞志載王子僧偈成歌者不錄如南齊書祥瑞志載王子

書侯景傳載釋如南齊書祥瑞志載王子占繇用歌者不錄如南齊書祥瑞志載王子

誠近於歌者不錄如後漢書曹世叔撰述新歌者不錄如後漢書曹世叔

錄如三國志阮籍傳注引魏氏摹擬古歌者不錄如三國志阮籍傳注引魏氏

諺者也若夫未著於文字而於例亦不當錄者則又有說蓋詩必有韻然與謠諺異體故口授詩歌不錄

自歌其詩不錄如金史樂志載世歌前人詩不錄如金史樂志載世

聯句歌詩不錄如北魏高祖與侍臣竹堂續歌可載

通集十四

體也漢武帝與羣臣柏梁聯句不載者以其無一字已成七言古詩之體也亦猶古詩所言歌詩賦詩

亦與謠諺異體故諸語不錄如史記信于髮傳

不錄如後漢書邊韶傳載隱語不錄如後漢書邊韶傳載

錄如晉書顧愷之傳載其與桓反切語雙聲語千字

文語不錄如南齊書五行志所載顛倒反切語北齊

犬語鈴語不錄如史記卷下載朱休之家犬語晉



書佛圖澄傳載此則雖發乎語言而究非謠諺者也

其間相輪鈴語此則雖發乎語言而究非謠諺者也

至於本有謠名而止係時俗謠傳之流言者不錄如

五代史吳越世家曩時謠言有羅平鳥本有謠名而

止係今世稱呼之泛語者不錄如南齊書樂志宣烈

為武王伐紂明史刑法志所疑是謠諺而未有明文

以彼訪之家謠稱為刻毒疑是謠諺而未有明文

者不錄如晉書符堅載記王嘉曰惟蘆作葱蔕不成

論語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確係謠諺而不能成

句者不錄如梁書侯景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立

文宗紀逸文時諺謂杜甫李白輩即同一謠諺而各

為四絕此諺之不能成句者也

書或言題署或不言題署亦錄其未經題署者而既

經題署者不錄如房元齡首書潘岳傳岳內非之乃

王隱晉書曰潘岳內非之密為作以歸畫一

一謠諺出自依託者大都附會古人如尚書五子之歌

論定拾遺記皇娥帝子之歌即此種自昔流傳相沿

出自王嘉之手亦人所共知已久不可盡從刪削亦不可任其混淆今別立附錄

一門以示區別至若謠諺出自構造者展轉傳播無

非起於同時之人如晉海西公時馬駒龍子之歌乃

之謠乃劉福今並歸於附錄之中俾矯誣搖惑之詞

不能顛倒是非變亂黑白至於跡近荒誕如甘澤謠

事涉猥瑣如北里志載南語出盜賊者如魏書楊

通集十四

三求恕齋

州賊語隋書來護兒傳載羣盜歌亦均附於此門焉

一謠諺採自古書必當依據善本遇有諸本不一者可

以擇善而從如尚書大傳以盧氏雅甫堂所列為善

引亦足以考正其或古本有訛亦不曲徇回護如韓

文字今兼取之其或古本有訛亦不曲徇回護如韓

說林篇巫咸雖善祝不能自蔽也秦醫雖善除不能

自彈也宋本秦上有養字今按養與秦字形相近宋

本蓋涉秦若夫近刻頗有逸文而前人所引實係足

本者則據以續增如祝歌係莊子逸篇之文因原

書久成墜簡而後人所輯稍存舊觀者則據以採錄

如桓子新論久佚今據孫氏馮翼輯本採錄皆逐條注明出處凡有篇名

者注篇名如經書子有卷數者注卷數如類書總有

門目者注門目如史書某紀某志某表某編年者注

明某年如春秋左氏傳之類分國者注明某國如國語國策之類即新

經哀輯之書其原本篇名卷數等項無可尋究者亦

據他書轉引標明來歷以備覆檢至於本書不稱謠

諺而他書轉引則稱謠諺者即列諸本書之後以清

界劃如史記甯成傳為人操上下如東濕薪而白帖

薪卷十六引史記作時人語曰謹上操下如東濕

一謠諺之詞諸書並載而大同小異者則以一書為主

而注列異文如帝舜歌以尚書為主此畧彼詳者則

以全篇為主而注明增補如舊唐書五行志載調露

中高山謠四句今據新唐

通集十四

三求恕齋



書五行志所載增補首事蹟無甚異同而字句大有  
句嵩山凡幾層五字如楚狂接輿歌莊子所述字句  
詳畧者則兩載其詞與論語迥殊今兩載之  
無甚詳畧而事蹟大有異同者亦並錄其語如隋書  
所載梁武帝在雍鎮童謠與南齊書五行志所載宋  
元徵中童謠詞語畧同而時代事蹟迥異今並錄之  
字句全同而事蹟全異者則附注以省繁如范蔚宗  
陶傳載順陽吏民為劉陶歌曰邑然不樂云云謝承  
後漢書惟邑字作邑偏旁小異其餘全同而謂從陽  
吏民為劉陶歌今考陶與陶確係字句半同半  
兩人故以范書為正文謝書為附注  
異而事蹟亦半同半異者必兼存以備考如隋書北  
傳皆載長安為崔宏度屈突蓋語新舊唐書屈突通  
傳皆載時人為屈突蓋屈突通語其字句事蹟均半  
同半異今即兩書本係一書而其中稍有異同者亦  
兼存之

通集十四

志求恕齋

必參互考訂以便推尋

如魏書北齊書皆有闕卷後  
人取北史補之參以高氏小

史等書其中與今本北史間  
有異同者均注明以備考

一謠諺之詞兩書相仿者不但校其字句尤必辨其標

題故有書之時代在後而有謠諺顯證者則定為正

文書之時代在前而無謠諺明徵者則列於附注

氏昭二十二年傳及魏書張普惠傳並云唯亂門之  
無過然左傳不稱諺而魏書稱諺今定魏書為正文

而列左傳所引止得其半而標題謠諺者亦定為正

文所引能舉其全而不標題謠諺者亦列於附注

如記司馬相如傳引鄒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漢  
書袁盎傳云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垂堂

宗政獄疏舊五代史後唐明宗紀馮道奏曰臣聞千

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今考堂與衡  
古韻同部蓋相如引其半益等引其全耳然相如標  
不標題謠諺故列於附注皆循名核實使賓主分明

一謠諺作者述者之姓名無疑者確言之

如四民月令

書已失傳齊民要術所引尚有述諺語者數條前  
人輯古詩者或誤作鄭氏月令注非也今改正

異者慎言之

如國策燕王喜道樂間書引諺兩條今  
以史記樂毅傳考新序所言此係燕惠王遺樂毅書證  
當從新序為是有專屬者析言之

如史記內有太史  
生引無專屬者渾言之

如隋書修於唐時非出一人  
之地理志內史官引諺論

引梁世經籍志內史官一人獨造者特言之

如唐敬宗  
非衣小兒之謠欲以昭害裴晉公據舊唐書  
李逢吉傳新唐書裴度傳定為張權輿所造二人合  
撰者兼言之

如後周韋孝寬欲離間北齊斛律光使  
撰者兼言之其參軍曲巖構造謠言北齊左僕射祖

珽聞而數人遞續者詳言之

如後魏高祖與羣臣彭  
更續之數人遞續者詳言之

城王魏鄭懿邢樹宋弁  
等續各有所宜不拘一格

一謠諺原委證驗必當敘錄有在上文者則引上文

如記曹參世家載畫一歌其上先有在下文者則引

下文敘趙飛燕趙昭儀賊害皇子是也

有在上文  
亦在下文者則兼引上下文

如三國志馬良傳載襄  
兄弟五人竝有才名下文有不止在一傳者則兼引

復敘良眉中有白毛是也

兩傳為雷義陳重語須兼引陳重傳有不止在一書  
者則兼引數書

如陳書張種傳載時人為之語曰宋  
傳張敷傳梁書張充傳及此卷無明文者則另引他



卷如宋書樂志讀曲歌者民間為彭城王義康所作  
也其歌云死皇劉領軍誤殺劉第四今按上下文  
未申釋領軍第四之語檢義康傳及劉湛傳義康乃  
高祖第四子湛官領軍將軍義康獲咎於文帝湛所  
也本書無確證者則別引他書如北齊書宋遊道傳  
撰語今按本書無陸操傳據北史陸侯傳附載其凡  
台孫操事云天保中卒於殿中尚書疑即其人也  
所引者全依本文有刪節而無增改

一謠諺有字體偶誤其證佐確鑿而文義亦顯然可知  
者則據以校改如尚書大傳卿雲歌紉綬纒今紉若  
雖有證佐而文義須詮釋而後知者則於案語申明  
而正文不徑行改易如北齊書魏甯傳載陽子術所  
拍頭三十二北史魏甯傳作雉今至於正體之字  
按盧雉雉皆樛蒲彩名作雉者是也至於正體之字  
通集十四 孟求恕齋

不改以存其本真如金史趙秉文傳載時人為秉文  
音字下云用也从語其上文言及內族舊今考說文  
音從自讀若庸別體之字不改以存其舊式越春  
秋陳音引古孝子作彈歌云斷竹離合字體不改以  
續竹飛上逐尖尖即肉之別體今按說文卑字下云  
今按說文卑字下云从大甲聲木非田斗然歌諸拆  
字之格若干里草十日卜之類難盡繩以六書今仍  
存之避諱字體不改以存其原文如晉書五行志載孫  
民岸上獸但畏水中龍宋書五行志載作獸遇有介在  
疑似之間無文可證難以臆決者今皆疑以傳疑如  
史宋明帝紀時人語曰禾絹開眼諾禾亦不知蓋闕  
絹絹上而今按禾絹二字甚為費解

一謠諺本係韻語可即其韻之合否以定其字之是非  
如國策蘇秦引鄒語曰甯為雞口無為牛後顏氏家  
訓據延篤說謂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今按口與後為  
韻而尸與從非韻用韻之密者或七字句中用兩韻  
不若仍存原本如後漢書魯叔陵與東陵之曰或五字句中用兩韻  
五經復與魯叔陵與東陵之曰或五字句中用兩韻  
如舊唐書五行志甯王引諺或四字句中用兩韻如  
云樹稼達官怕稼與怕為韻或四字句中用兩韻如  
氏昭二十七年傳上國有言問有無韻者大都因所  
引未全如舊唐書張果傳引諺但有娶婦得公主一  
句主與凡有韻者可藉以推求古音然習見則無庸  
贅述如尚書皋陶廣歌以其無韻之句槩不附會一  
詞 通集十四 孟求恕齋

一謠諺之文得注釋則意指益顯凡有古注者亟採之  
如尚書採馬鄭注有互注者兼收之如史記漢書同  
左傳採賈服注互證今兼收之原注不完則援補注之例以釋之如  
國志王昶傳注引任昉別傳曰嚴樂安博昌人今  
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今  
按推尋此注前後無蔣氏翁事當由節錄別傳佚其  
文耳初學記人部引王鎮之童子傳樂安任嚴者十  
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曰云云言蔣  
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學幼而多慧可以互證  
本書無注則引他書之注以解之如北史蕭寶寅傳  
生十子九子嚴今按北史無注遇有詞意與衍者更  
通鑑嚴作嚴胡注云嚴卯壞也遇有詞意與衍者更  
採名儒之論說據以折衷如閻百詩盧召弓王西莊  
期於疏通證明使人易曉 錢竹汀諸先生之著述



一謠諺本文及上下文有必須加以辨證然後免滋異

議者是故脫字當補如北齊書庫狄文傳載貝州

混清河趙達二人並尚刻今按北史庫狄文傳清

河下以有字隋書庫狄文傳清

令當以有衍文當刪如北史魏孝武帝紀始宣武兩

帝在孝武帝前明倒語當移如晉書劉毅傳載三魏

上武字係衍文一本城在陽上今按漢錯簡當正如

漢陽城景王章一本城在陽上今按漢錯簡當正如

書朱虛侯章進封城陽王一本是也錯簡當正

郭景純志載義熙二年小兒語其下文追敘溫令

條茲據宋書五行志釐正一時代當考

孟康漢書敘傳注云魯文成之世童謠與賈注相合按

蓋文公乃成公之祖時代相近成公乃昭公之祖時

化亦朴近武字必地理當知如南史侯景傳述童謠

下文云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議者以為揚荆

軍下之徵或疑陝西二字有誤今按東晉以後揚荆

兩州刺史膺分陝之任故荆州有陝西之官階當推

稱梁元帝封相東王是時正在荆州也官階當推

如魏書范陽盧道將北史或傳道將作思道今按思

道乃道將弟道亮之子輩較後北齊初年始解禍

此傳所言魏時為向書郎者實道將所歷之官北史

乃傳寫稱謂當審如韓非子外儲說晏子述周秦民

之誤田常之謚晏子述此歌時今皆酌附按語以決

是非

一謠諺次序以所採書籍為定仿魏文貞公羣書治要

馬懿公意林之例從而推廣經部列史部之先集部

列子部之後同在一部者則以門類之先後為序如

史在正史之後別同在一門者則以著錄之先後為

集在總集之先同在一門者則以著錄之先後為

序如晉書五行志與宋書五行志所載歌謠大畧相

次第先錄約宋書成於房元齡晉書之前今依史書

晉書實探前此十八家晉書作者多在沈約之前則

晉志固宋同在一書者則以卷帙之先後為序如史

志所本也同在一書者則以卷帙之先後為序

次採項羽本紀項王垓下歌或採自正文或採自

逸文則俟正文編次既訖然後編次逸文如舊唐書

舊唐書或採自本書或採自本注則俟本書編次已

全然後編次本注如史記採畢乃一書疊見則以初

見者為主而再三見者注其異同如晉書五行志及

傳皆載元康中京洛童謠今以兩書相聯則以可聯

者附存而不能聯者析其名目如褚先生補史記可

於范蔚宗後漢書凡原書存者次第悉從原書若

原書雖亡而業經哀輯者次第即依哀輯之本至原

書久亡未經哀輯者次第乃據援引之書如三國志

華陽國志搜神記皆有原書三輔決錄傳子皆有輯

本魏畧魏氏春秋漢晉春秋襄陽記江表傳等書未

始以裴注為主焉惟是載籍極博採錄難周擬俟此

後更有新得仍按經史子集分別門類次第隨時續

採焉

御書印心石屋頌序代

御書印心石屋頌序代



昔唐太宗以飛白賜劉洎宋仁宗以飛白賜晏殊南宋諸君亦每以御書賜其臣下一時文人學士如歐蘇諸人多有紀述載諸史冊後世以爲美談然夷考當日受賜者類皆以受殊恩荷異數見儒臣稽古之榮而焜耀於交遊宗族求其居寵若驚感激圖報志在竭力盡忠立功於國以答主上之恩者往往難之若今總督宮保陶公夫子則不然公湖南長沙安化人也安化資江中有印心石高出水中峯壑環互峻奧奇秀公少時讀書宅於其旁遂以之名屋不數年登上第陟清要以廉明公正受今上特達之知內歷臺閣外掌封疆歲

通集十四

九求恕齋

在道光乙未述職入

覲

召對時

寵賚甚

渥 御書印心石屋以

賜公以勒石爲請

上許之越日復

賜磨崖大字公拜受以歸鐫諸資

江石上復建亭於湖南之善化嶽麓揚州之平山鎮江之金焦山及生平宦跡所歷之地並自爲記以垂永久於時在朝之公卿大夫皆欣羨仰慕歎爲千載一時之遇而隸部下者莫不以天眷之厚致賀於公汝成生長 聖世涵濡 帝澤 明良契合之隆幸得躬逢其盛竊謂 上之所以 賜公公之所以受 賜而勒石者其意至深且遠非尋常意見之所

能測也今夫古帝王推心置腹優禮大臣者豈徒以便蕃之錫與明天子之恩哉固望其體主上勵精圖治之心以勤恤民隱俾明君之德意得以下逮於閭閻國家享長治久安之福也即古大臣之報國者亦皆因主上之褒嘉而益謹其職守故能君臣之義始終如一功業著於無窮聲稱垂於不朽也今 上念兩江總督所統者三省河渠鹽漕之政於天下爲最劇非公爾忘私乃心王室者不足以受臨馭之奇遂 簡命我公誠以公之偉量鉅識必能奮發有爲一洗因循苟且之習使良法美意奉行無弊而草野之黎庶皆得以躋仁壽

通集十四

三求恕齋

而樂昇平者焉公自受

賜以後朝夕圖維思所以

仰酬

聖德雖

上之眷顧有踰於前而恪恭兢

惕恆懼稍負正身率下循名責實講求乎

國計之盈

虛民情之憂樂而紓

廟堂之宵旰上答

主知

下明素志斯重熙累洽之風

聖主賢臣之美豈非

復見於今日哉然則公之勒石而作記者固欲藉之自

勵初不因榮寵之深鋪張揚厲而誇示天下後世者矣

國初時湯文正張文端諸公皆以正色立朝盡心憂

國爲

列聖所任並蒙

頒賜

御

書其後望實益峻爲時名臣今

上法

祖宗



敬賢之心以體貌大臣固非唐宋所能幾及而公夙夜  
匪懈以事 一人者亦豈令前賢專美於前哉汝成  
親覩公功烈之崇觀 宸翰之昭垂萬禩不揣愚陋  
竊自附詩人詠歌之義謹擬頌一篇以志 熙朝之盛  
典名世之遭遇云爾其詞曰

附頌

毛嶽生

維 聖功德充塞九有奎璧蘊英

輝騰峒

嶺禮經樂緯憤富嶽壽剛健中函霑濡

澤厚

桓桓陶公學蔚經綸燕許有績服鄭有文不宣

仁風梁益晉吳農桑軍校鹽鐵河渠博鉅利興

通集十四

王求恕齋

豪髮害除 帝喻鄭僑民矜蜀亮忠誠上契遂

拜 天貺 宸章昭回耀彼巒嶂潛德是明

寵逾圭鬯吳國山川旌節久莅猷刊樂石彰

化布治江海所環雲垂波立鼇戴無頗杓懸有則

明良是慶中和是歌仰瞻香漢百世表峩

錢塘龔烈婦朱氏贊

代

楚國龔生克完大節新安朱子久推先哲華胄永延良  
姻重結禕矣淑姬閨中之傑慟失所天從容引決義秉  
素心哀徵碧血古井波澄秋霜氣冽遠紹家聲上承前  
烈彤管昭垂光茲閱閱

請史公祠增設從祀公呈

呈為請增配祀事竊聞制司亮節侑食尙有姜才信國  
孤忠配享猶傳杜澣固前代之成規亦維揚之故實伏  
稽有明閣部史忠正公封疆大吏屏翰名臣督諸鎮而  
建牙招羣賢而授館長沙援絕李端明慷慨成仁重慶  
城孤張少保從容取義一時從公殉難者文臣則有知  
府任民育等武將則有都督劉肇基等鄉官則有侍郎  
張伯鯨等士民則有諸生高孝纘等或盡心守土效張  
許之堅貞或竭力扞城比南雷之壯烈或慕衡州尹氏  
著忠義於家庭或如歙縣鄭君存綱常於學校戎行果

通集十四

王求恕齋

毅追踪葛誕之軍幕府賢豪接踵田橫之客草茅抗節  
布衣獨矢純忱閭閻完貞巾幗咸知大義英名永著藉  
良史之揄揚美諡特加荷 聖皇之褒獎慰忠魂

於千載既有榮施弔毅魄於九原應無遺憾願崇祠雖  
立馨香僅薦於督師配位猶虛俎豆未加於從祀欣逢  
公祖大人表章遺逸闡發幽潛某等爲此詳考史編博  
徵志乘臚陳爵里備舉姓名仰懇憲裁俯加鑒核增几  
筵於廟宇定班位於堂皇勸善教忠顯遺徽於勝國廉  
頑立懦沐雅化於仁人不勝屏營翹切之至望光上呈  
葛生東府哀詞 代斬水郭雨三都轉作



泰州葛生東府奎登高樸謹厚嗜學虛衷咸豐丁巳秋八月九日余延之入幕裁答書記同赴清江浦淮揚道署途中偶感微疾抵浦後展轉成疴加之調攝違和既愈復作遂以九月十九日終於幕府年僅二十有七先是七月間余曾夢一僧來謁乞寄寓四十日生平雅不喜佞佛與釋氏素無往來覺後視爲幻夢置之不論及東府捐館坐化而去迴溯其就館之初首尾適四十日乃恍然於數有前定因撰楹聯以輓之曰桂以香自伐膏以明自銷廿七年結願成空知否此身眞夢幻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四十日論交何促感深前世舊因

通集十四

三求忽齋

緣紀其實也東府終鮮兄弟其尊人年踰始衰少婦早孀孤女甚稚人生至此天道留論余既經紀其喪賻助其家復檢閱其手書日記自九月十六日以後病困不能拈毫十五日所書竟成絕筆嗚呼良可傷矣爰集楚詞以哀之曰

微霜降而下淪兮遠遊薄寒之中人九辯丁時逢殃可奈何兮九歎九魁與六神九歎去鄉離家兮來遠客九辯志紆鬱其難釋九歎惜年齒之未央七諫望崦嵫而勿迫九辯身寢疾而日愁兮七諫蟋蟀鳴兮啾啾九辯神高馳之邈邈九辯形枯槁而獨留遠遊懷憂含戚何

侘傺兮九歎陷滯而不濟九章悠悠蒼天兮七諫來兮忽而逝九歌少病歿兮鳴蜩九懷風颯颯兮木蕭蕭九歌口噤閉而不言九歌目眇眇兮寤終朝九思永流而不還兮譬彼流水九歌孤寡存只大招彷徨無所倚招魂哀枯楊之宛孌九歎怨氣於邑而不可止九章悲莫悲兮生別離九歌少孰離兮可爲九歌大覽方外之荒忽兮遠遊指西海以爲期九章魂乎無西大招廣大無所極些招魂辟獨處此異域九章傷靈脩之數化九章時不可兮再得九歌羌靈魂之欲歸兮九章志戀戀兮依依九思余深愍兮慘怛九懷長大息而增

通集十四

三求忽齋

秋九辯永歎喟兮九章白日晚晚九辯魂兮歸來招魂歷眾山而日遠惜誓載營魂而登霞兮遠遊出不入兮往不反九歌歸骸舊邦杳冥冥兮九歎悼芳草之先零遠遊心隱惻而不置九歎惜賢舊芷影兮瑩娘九思亂日九辯長離殃而愁苦招魂懷德兮何睹九懷因氣變而遂會舉兮遠遊雲依斐而承宇哀時奠桂酒兮椒漿九歌太聊逍遙兮容與九歌垂文揚采遺將來兮九歎長無絕兮終古九歌祭王文簡公文代郡尊李方赤太守作維道光戊戌季夏某日具官李璋煜謹致祭於王文簡



公之靈曰惟公一代名臣千秋宗匠政事文章巍然時望英年釋褐司李維揚哀矜庶獄聽訟才長寬恤孤貧表章節義愛士尊賢虛懷雅誼治春酬唱延攬文儒主持壇坫上繼歐蘇士仰典型民思遺惠立主祿園三賢並祭後百餘年復有伊公一麾出守亮節清風軫恤災黎驅除蠱賊去害安民萑苻盡殛敦崇儒術懋著循聲去思未祀配享新城奉主僧寮四賢同列德業勳猷後先媲美韓公增祀鼎建新祠永叔子瞻耐食肩隨移祀二公堂名載酒湫隘之居難垂永久璋煜不敏誼屬鄉人權守斯郡寔步後塵景仰風徽下車展謁詳考簡篇

通集十四

美求恕齋

遠徵碑碣舊祠設主榜額重懸伊公從祀典禮無愆招集賓僚用申妥侑敬設几筵臚陳籩豆有肴在俎有酒盈樽靈其來格惠我黎元尙饗

書文心雕龍後

文心雕龍一書自來皆題梁劉勰著而其著於何年則多弗深考予謂勰雖梁人而此書之成則不在梁時而在南齊之末也觀於時序篇云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錄世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高宗以上哲興運竝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劉宋皆但舉其

代名而特於齊上加一皇字其證一也魏晉之主稱諡號而不稱廟號至齊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後追尊止稱爲帝餘並稱祖稱宗其證二也歷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貶獨於齊則極力頌美絕無規過之詞其證三也東昏上高宗之廟號係永泰元年八月事據高宗興運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後梁武受和帝之禪位係中興二年四月事據皇齊馭寶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前其間首尾相距將及四載所謂今聖歷方興者雖未嘗明有所指然以史傳核之當是指和帝而非指東昏也梁書勰傳云撰文心雕龍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

通集十四

美求恕齋

書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約便命取讀大重之今考約之事東昏也官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雖品秩漸崇而未登樞要較諸同時之貴倖聲勢曾何足言及其事和帝也官驃騎司馬遷梁臺吏部尙書兼右僕射維時梁武尙居藩國而久已帝制自爲約名列府僚而實則權倖宰輔其委任隆重卽元勳宿將莫敢望焉然則約之貴盛與勰之無由自達皆不在東昏之時而在和帝之時明矣且勰爲東莞莒人此郡僑置於京口密邇建康其少時居定林寺十餘年故晚歲奉敕撰經證卽於



其地則踪跡常在都城可知約自高宗朝由東陽徵還任內職最久其爲南清河太守亦京口之僑郡與魏之桑梓甚近加以性好墳籍聚書極多若東昏時此書業已流行則約無由不見其必待車前取讀始得其書者豈非以和帝時書適告成故傳播未廣哉和帝雖受制於人僅同守府然天命一日未改固儼然其主之尊魏之颺言讚時亦儒生之職分其不更述東昏者蓋和帝與梁武舉義本以取殘伐暴爲名故特從而削之亦猶文帝之後不敘鬱林王與海陵王皆以其喪國失位而已東昏之亡在和帝中興元年十二月去禪代之期不

通集十四

毛求恕齋

滿五月魏之負書干約當在此數月中故終齊之世不獲一官而梁武天監之初卽起家奉朝請未必非約延譽之力也至於約之宋書成於齊世祖永明六年而自來皆題梁沈約撰與魏之此書事正相類特約之序傳言成書年月而魏之序志未言成書年月故人但知宋書成於齊而不知此書亦成於齊耳

康瑞伯詩話序

代

詩話分前後兩集者始於阮氏閱胡氏仔至於前集後集之外又有續集新集者則始於劉氏克莊然其書大抵統論歷代之詩而不分今古惟劉氏之新集專論唐

詩體例獨殊後此作詩話者遂有斷限時代各自爲書蓋古今風會不同編輯者分別部居亦辨析源流之一道也泰州康瑞伯廣文敦行力學尤深於詩所著伯山詩話分爲四集前集綜論古人之詩尙未刊行後集續集再續集皆論今人之詩業已授梓據自序所言前此未嘗求人作序而今茲特問序於余余就其已刻者閱之歎其別裁僞體於世俗所好纖佻浮薄之句屏斥甚嚴而敷陳民瘼之篇闡發幽光之什則首尾備載不厭其詳凡例所言溫柔敦厚是爲詩教表揚節孝尤仁人君子之所樂聞可謂識興觀羣怨之大綱而有功於風

通集十四

毛求恕齋

雅者已若夫採訪文獻補逸辨譌因疏證詩詞而援據經史者如通州如臯縣有會盟原卽魯哀公會宋衛之發陽泰州鐘鼓樓乃南唐永甯宮遺迹泰山墩鐵錢爲李後主所鑄永樂時古刺水用賓橫間泉水釀成足徵考訂宏通非學有根柢者不辨洵近時詩話之翹楚也雖前集論古者余未見其稿本然後集續集再續集既能善論今人則前集諒必善論古人觀於後集云少陵熟精文選理昌黎言經訓乃菑畬東坡精於史漢乃能擷其精華著爲奇作專事性靈豈爲篤論又云前人之成書不知用幾許心力後人踵事增華而輒有操戈入



室之說此非特得魚忘筌抑亦食果忘樹也續集云論詩者宜平允不可預存一厚古薄今之見果其各有見地安知不可並軌前賢乎再續集云說詩者難於不存成見唯蒐羅散佚不沒人之苦心則管見之是窺未始非秘薈之一得也即此數條以推之則前集論古持平可想見其大槩杜工部詩云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此書之意指庶幾其近之歟異日者前集補刻新集增刊俾讀者獲展全函則名山之盛業益臻美備余更樂睹其成書焉

書日知錄論時文各條後

通集十四

三求知齋

世之言制義者述其體裁則曰代聖賢立言推其源本則曰以經史爲根柢古文爲楷模然能爲此言者極多能踐此言者甚少豈特以其於聖賢之道僅傳諸口耳而不體諸身心哉又豈特以其於經史古文僅託諸空談而不求諸實際哉蓋以制義之體裁源本彼固未嘗研究無怪乎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近代通儒洞徹古聖賢之微言大義者莫過於顧亭林先生其經史古文之學固屬博大闡深即制義之體裁亦必窮源探本蓋先生雖不屑以制義鳴而制義之本末源流惟先生辨之最審雖專門名家者不能逮也觀於日知錄論制

藝各條體裁皆溯明初之制其謂明初四書疑問係問

經中疑義取其就疑義剖析即宋元時之經疑

策條云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

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自注云元

制有四書疑本經疑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

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此制義體裁近於經解之證

大指同異此即宋時之法也其謂明初試文自據所見可引證前史以論時事

也其謂明初試文自據所見可引證前史以論時事

六試文格式條云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據所見或數

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

此制義體裁近於史論之證也其謂明初舉子業與儒

宗宿老之文章若合符節

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

時事或爲余言林尚默方游鄉序爲弟子員自負其

才當冠海內士云然考其時試諸生者則楊文貞金文

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楊金二學

士皆文章宿老蔚爲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三公若合符

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

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自注云尚默

名誌聞縣人永樂壬辰進士鄉試此制義體裁近於古

會試皆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

文之證也自洪武十七年罷四書疑增四書義經義大

率就本文敷衍而罕有屬詞比事剖析異同

云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

道經義四道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四書疑猶

唐人之判語設爲疑事以觀其學識也四於是制義體

裁漸與經義遠矣自萬歷以後大結僅止數語不但不

得言及時事即前代事亦不欲言

有藉以自衛者但詩言前代不及

本朝至萬歷中大結止二三句

於是制義體裁漸與



史論遠矣自成化以後長題少而單句題多作者率以八股立局流俗遂改稱經義爲八股卷十六試文格式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數行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問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於是制義體裁漸與古文遠矣前之所以去經史古文近者因其代聖賢立言者甚簡大都宛肖語氣如題而止其推闡發明不啻經說經解上則取法於漢唐箋疏次則取法於宋時講義故體格不期其高而高也後之所以去經史古文遠者因其代聖賢立言者

通集十四

至求恕齋

太繁大都添設語氣溢於題外其推闡發明無非自說自解上則如傳奇平話之鋪陳下則如演劇彈詞之賓白故體格不期其卑而自卑也然則少用代字訣而多用已意斷作者沈氏形校日知錄經義論策條引明太四書義二百字即可完篇而大結多者可至百餘字上下再除去破題承題等項其餘入口氣者固無多矣工於代聖賢立言且善於推闡發明而無異於經史古文之學者也多用於代字訣而少用已意斷作者拙於代聖賢立言且不善於推闡發明而大異於經史古文之學者也是故經史古文者制藝之源本制義者經史古文之末流據源本以推末流則易循末流以尋源本則

難而世之見小欲速者率捨易而就難自來作經解史論以及各體古文者無論大小長短莫不全篇而作制義者則枝枝節節而爲之自比於得寸得尺之計甚至以高頭講章爲經術粗豪議論爲史才鈎串小技爲古文法程庸廓陳言爲聖賢語氣而制藝日趨於庸陋無復先正遺風間有先致力於經史古文然後從事於制藝者發筆卽作全篇聞者多震而驚之以爲異事若夫用今日制義之體裁而能參以經解之疏通證明史論之比例斷制古文之波瀾意度以發明大義推闡微言其風格高騫尤爲難能可貴而閱者往往反加嗤點謂之不合制義體裁此不獨貪常嗜瑣者有是言也卽以古文自負者亦不免焉彼其從事古文仍由時文入手未向經史究心其從事時文止就新格揣摩未取陳編探索宜其高談制藝而不識體裁矣讀顧氏之書者尙其憬然覺悟審察制義之正變升降而勿囿於流俗之言哉

通集十四

至求恕齋

南征記傳奇序

代

東坡志林有取於王大年之言謂塗巷中小兒聽說古話聞劉元德敗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旨哉斯言足證直道自在人



心雖稗史猶存公論矣況乎仁賢必當有後本天道之好還而運數或不能齊好事者恆欲彌其闕陷是故楊無敵子孫則言其能復耶律之讐也岳鄂王子孫則言其能繼朱仙之績也于少保子孫則言其能辨奪門之妄也曾總制子孫則言其能成復套之勳也甚至衍述蜀漢之事者謂北地王遇救獲全既而起義中興翦除曹馬一時翊運佐命者仍出自諸葛關張趙馬諸家閱者明知其爲子虛烏有之談然猶撫掌雀躍津津樂道者豈非以其有合於章輝之大義也哉南征記之作所敘者鄭國羅勇公裔孫之事也唐初功臣果毅忠壯者

通集十四

三求怨齋

以郊公爲最者惜其未及見太宗之嗣統遂不獲圖像凌煙與馬伏波之弗列雲臺同爲憾事今得此記爲之鋪張點綴覺郊公之功烈所以垂蔭其後世者實與褒鄂並驅而爭先以視張亮侯君集之忝竊榮名終歸刊削者相去不啻霄壤而其裨闔縱橫之致清商變徵之聲能使千載精神勃勃紙上足以作勇敢之氣而激忠義之心古人謂聞磬則思封疆聞鼓鼙則思將帥作者欲借優孟之描摹動婦孺之觀感其用意殆本乎此慘澹經營良工心苦度曲之精特其餘事矣昔劉文清公告英煦齋相國謂每於說部瑣事中悟出正道然則閱

斯記者盍亦作如是觀歟

通集十四

三求怨齋



儀徵劉毓松著

吳興劉承幹校

李竹孫先生七十雙壽序

儀禮鄉飲酒禮歌笙詩六篇而冠以南陔據詩序之說謂人子相戒以養其詞今雖弗傳然以古義考之則南陔一詩即後世壽詩之祖南陔一序即近時壽序之源蓋四方之中惟南方實司長養著於禮記鄉飲酒義故凡言南山者大都壽考之詞由是推之則南陔序所謂相戒以養者其為稱觴獻壽之事已有明徵觀於文選

通集十五

一 求恕齋

載東哲所補南陔首引毛詩之序而其詩歸重於以介不祉與幽風以介眉壽相同是壽詩本不始自唐人而壽序亦非創於明代其體製固昉於周以前矣吾友李君賓虞說禮敦詩熟精選理蓋夙奉尊公竹孫先生義方之教又得賢母魏太孺人慈訓之勤是以學行兼優增隆堂構道光庚戌八月先生與太孺人偕慶七旬同人咸賦壽詩而屬毓松為序竊念先生之清修醇德太孺人之壺範母儀以及家室之肅雍子孫之雋異諸詩言之詳備無庸更贊一詞惟是朋輩賦詩取義於相戒以養作詩者固貫合南陔之旨綴序者亦當核南陔之

名謹按陔戒因聲近而引申究非初義段懋堂釋陔為階次其訓不於說文然釋東氏所補詩云循彼南陔厥草油油眷戀庭闈心不遑留是南陔與庭闈本非一地段說雖合於許君之解而未合於東氏之詩也若夫文選注以隴釋陔其說出於聲類與東氏之詩意似屬相符然而鄭君箋詩注禮於漢時已未釋南陔之訓則東氏補笙詩於晉代未必果得詩人之心今考陔與咳均係亥聲古字通用說文咳字下云兼咳八極地也韋氏鄭語注云九咳九州之極數也咳與陔俱有極義故極訓亦可施之於陔南陔既為獻壽之詩則說詩者不妨訓南陔為南極矣史記天官書云有大星曰南極老人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鄭君周禮太師注云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通典引月令云秋分日享壽星於南郊注云壽星南極老人星以諸書參互證之南極為壽星之主名秋分為八月之中氣故生於仲秋之月者上應南極而多壽焉今先生與太孺人誕生之年皆在乾隆辛丑是歲八月初六日節屆秋分先生以是月十五日懸弧太孺人以是月初九日設悅適逢南極初見躔度並值壽星其為同躋壽域之祥昭然易識加以每遇庚年八月俱為稱慶之期釋名謂庚為

通集十五

二 求恕齋



堅強爾雅謂八月爲壯故先生與太孺人期頤偕老卽此已兆其端吾黨祝上壽而賦南陔者孰不卜長庚而占南極也哉且陔有極義其數最多故孫子算經云凡大數之法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萬萬京曰陔夫古之善頌遐齡者必曰壽算無極其以南陔名詩之篇目寓意本在衍策添籌誠願其日引月長甲子循環而莫罄也然則先生與太孺人共享南陔之壽豈尋常算數所能測耶況南陔旣爲笙奏而笙字由生得聲故鄭君注儀禮周官屢以笙生爲訓則笙詩用於生日亦理之所宜文選以束氏所補笙詩列於諸詩之上

通集十五

二求恕齋

是昭明所選早有生日之詩矣至於選學之流傳以吾揚爲尤盛而世濟其美者莫若李魏兩家先生之族出自高陽與崇賢北海之宗枝一本太孺人之族出自畢萬與拾遺員外之郡望同源賓虞名其齋曰李氏揚州舊選樓且鐫諸小印蓋以文選固其家學不啻箕裘弓冶之相承也今茲據文選以釋南陔而引證於南極壽星之象推衍其算數藉展區區頌祝之忱當亦先生與太孺人所樂聞而賓虞所心許者歟用是不揣固陋揚推以陳竊比於小序之文以申釋諸君子之詩意云爾

吳太守六十壽序代

古名臣以壽考稱者代不乏人大抵有非常之功斯有非常之福而德政之鉅者莫過於救荒其施惠愈深則受祉愈遠蓋人情無不欲壽而天地之大德曰生惟仁者體天道以好生躋斯民於仁壽之域天必錫之上壽以報其功感應昭然固理之可信者也吾揚太守吳公家本鉅族世德相承高祖力堂先生出粟以賑鄰里曾祖南長先生施粥以拯水荒祖湛山中丞莅官所至以民食爲根本尤重救荒考香亭侍郎敷歷中外凡遇會議賑濟之事皆極力主持四世相承後先濟美公至性純孝善繼前徽以名進士選值薇垣超擢侍讀文章道

通集十五

四求恕齋

德久爲臺閣所尊及出守廣陵權攝都轉與關樞士民商旅共仰其慈和而濟人利物之宏施以荒政爲最大戊申己酉兩遇洪水橫流揚民得以保全者皆公之賜也庚戌三月 日爲公六十誕辰其時在 國制之中士民不獲躋堂祝壽是歲五月公調任金陵 某等謹爲文以送公行竊謂救荒之法昔人皆推富文忠趙清獻文忠之治青州也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文忠勸民出粟益以官廩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五十餘萬人清獻之治越州也吳越大飢民多轉徙清獻出官廩平其價以糶次諭富人出粟而以家貲先



之民樂從焉故越人雖飢而不怨吾揚連年被水不減  
於宋時青越二州而公所以綏輯撫循實足以繼文忠  
清獻此八邑黎民之公論非二三紳士之諛詞也張芸  
叟之稱文忠曰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  
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曾南豐之  
稱清獻曰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愷悌之實在於身者  
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夫以文忠之偉績元勳清獻  
之高風亮節而芸叟南豐所紀述者獨在於救荒誠以  
仁者之愛民惠澤為至溥耳某等文筆無陋何敢望芸  
叟南豐而據事直書不欲為酬酢頌揚之語則古今人  
通集十五 五求怨齋

未始不相同也異日者公之德望益隆榮名益懋掌封  
疆而升台鼎躋大臺而享期頤則黎庶之蒙恩正自無  
量某等雖不敏尚將珥筆縷陳以祝長生之壽也  
淮揚觀察前署兩淮都轉郭公五十壽頌并序 集唐文  
洪範嚮用五福其一曰壽吳筠神仙可學論傳曰仁者壽陸龜  
侯道惟仁也故能昭泰惟壽也故能長久韋嗣仁樂天  
下之人民得與其身臻乎仁壽李翱賀陸大夫書當納人於仁  
壽也夫欲人之仁壽者劉蕡直言致生人於仁壽以為  
已任蔣偕李司空集序但能致一代於仁壽之域袁楚客規白  
諧保生之仁壽陸復禮鈞天樂賦茲義也鄭俞杜荀古有明徵

蘇伊給地信不虛矣李靖上靜思今者王元貞汾陽公  
過數判杜韓郭公考其郡望林寶元和蓋出周之號叔  
其人也屏盜碑銘顏真卿郭太紛綸前史逃聽可尋  
號或為郭因而氏焉保家廟碑王崔稅金沙令公勳冠天  
御策射時則有若尚父汾陽王王廟記  
地于邵為崔僕射輝映當時苗晉卿請富貴壽考繁衍  
安泰裴瑄郭汾宗族盛茂樊宗師史牒增榮林益五  
賦維彼斬下符載斬州通德為里史承節居是邦者  
李涉南溪以盛門為右姓柳芳姓冠冕之家柳沖請修  
元巖銘廟古相文裔嗣承流德與書家傳儒業  
莫之與京段文昌武侯裔嗣承流德與書家傳儒業  
蓬行珪進累葉盛德陳京鄭公其所從來遠矣明堂議  
鸞子表通集十五六求怨齋

公才蔚量碩邵真義博識洽聞韋承慶上於伯季之間  
拜文史考故實甚精崔祐甫穆氏應以墳簞郭適人不  
接武鳴躍息夫牧宴既居庠序馮仇解補仍頌廩粟李  
泉復銅邑里有聲杜兼陳設乙未源序見舉於鄉閭  
柱記雅寅獻鄉歌鹿鳴之章蕭昕鄉即以丙申歲越王廟碑  
貢進士判高適皇甫考登上第李騰徐襄戊戌孫光  
自擢桂禮闈冉集序考登上第李騰徐襄戊戌孫光  
運集對策甲科韓休蘇改為翰林供奉李肇翰編修是  
序劉岳任凡有撰制裴延翰石渠金馬之文章趙瑩  
史若藻耀而高翔徐浩書俾分校於瀛洲李羣玉狀經  
鳳池而閱視鄭穎進科以起居紀錄朱子奮觀兼



修國史劉子元與同職官員等共議纂修趙鳳上得

以審詳李封封史官疏書事簡要陳叔達答臺閣之上聲

華益高李虞仲授王政宣宗皇帝錢翊為崔相

旁求俊異高祖詔史故臨軒命書文宗詔制題

目出自宸衷高錯先進五等列標名章漢解送

榜定其品格朱景元唐朝簡拔尤重林院壁記

歲次癸卯樂朋龜賜陳所試詩賦辭藝精通皆合本意

昭宗覆試敬瑄甄券文徐鉉送午春坊而視事賀蘭極

進士策或自右入左賈緯自優游學府蔚為詞宗杜願兵

判或自右入左賈緯自優游學府蔚為詞宗杜願兵

記歲次甲辰潘炎冊雍王復考進士文策張楚與達已

酉歲舒元與御史貢闈取士任贊請先考新差考試之

官賈儀條陳聿先精擇有文季良卒史今當所薦理合其

宜馬翊舉抱能審鑒諸體殷璠河嶽號為得人張倚長

策亦光天衢樹桃李之秋也陳章甫與皇朝濟濟

多士高彥休居翰苑者張時敏登吉士遠託柏有心賦

入院之時最為後進章執誼翰林置講習訓授之官叔

倫意太史作程王儲寅賓分以師長楊瑒諫限約宜令

教習韋溫顏公按其程課于德政碑旬省月試歸崇敬

獎成後進趙匡舉各盡其才鄭方樂德實以師氏為請

益依歸之所云趙德昌黎先奉恩旨孫智清請

特書殊考盧華請旌庚戌歲薛文美涇今皇帝嗣

守洪業李昉任公選賢為急范榮三題柱恩深子

康讓題元年齊抗更定對敷天旨歐陽詢大唐得

書治水賀知章唐水之靈者曰瀆鄭那濟瀆地有四瀆

其一也惟淮楊諫月映中國經瀆河為長源公廟靈自

今辛亥至於癸丑崔翹請封詢蓄洩之勢劉允文常溝

洫之宜王灣清白莅事克勤劉春虛不自嫺標準李仲

判王子歲寒賦將興版築張思鼎判職此開渠不開渠判

公俯臨決河躬自護作孫選裴公於是畚鍤既備併其

工而開鑿柏虔冉干書丈尺糧糧之數度高平遠近之

差梁德裕易待測淺深之量王劍字將挹彼而注茲宋

池賦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柳宗元興河渠既設控引是

資鄭昭河洪波砥平盧元輔胥水便復舊潘觀使者太

歲癸丑三月孫處元順清明桃花以後遠水自然安流

劉晏遺當節府大賢之舉李翰淮南允推精練王從敬

年舍可以備方隅之任總廉察之權李渤舉嚴公外道

有觀察使裴濬請罷內表率一方武宗戒不有宏才孰

允茲選沈珣節度使制加命服盧藻請擢授三

品褚遂良諫窮問俾承加等之榮鄭少徵投張東南一

方淮海惟揚敬括豫鹽鐵根本重務在於江淮財賦書



五月與與海州委筦權之務劉津都制八月州外羅城

記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轉運顧況湖州使司以公

職務平不應稅判事無巨細必也躬親公德政碑李夫鹽

權之重弊獨孤郁才蓋以運路擁滯私鹽撓法李侍郎

與韓司又緣累歲以來嶺南用兵夏侯夜戶惟此犬羊

屢侵疆場浩虛舟為從大其諸道先所置店程昇請停

奏周圍極遠私鹽禁散失頗多司徒翊請若不改張

恐未通濟呂琦請疏今參詳歷代故事五廟奏著於

前史實有舊文馬編宮殿公申勸科程州大水記仍仰

長吏明懸榜示引崇韜請獎各准條件遵行王易簡請

奏慎選場官李知損陳鹽量斤論稅李珪論委所由定

三等時估稅張滂請別以等差何士幹工給付公憑趙遠

選朝皆鐫次第字號請魚契奏一任商人與販民通商

制從宜所適偷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

所之歎劉軻請革橫所謂君子設法張階無惟變能通

孔齊參初此其法也荆浩畫軍儲是切讓官手詔晏幸

有支持周行先為盧中况揚州薛昇代崔大夫江都舊

邦李商隱為汝南公甘泉北對薛霽清白故廣陵之地

陵散解地阨咽喉孔目院記戶賦殷繁桑維翰論請

以揚為首都記序其年王展白二月上官儀冊股王遐

荒小醜李君球諫敢肆毒王密裴公塗炭生靈高漢

之罪洎我公移鎮是邦實院記爰自下車王碑陰天

因巡屬縣高紹季海陵紅粟駱賓王代徐敬尤藉隄防

崔琮加李業李事係安危不可膠柱姚崇捕移檄遠近

李璋拒開陳古義以激壯心柳冕答張無不曲盡事情

中於機會權德輿陸於大板上件錄當村坊要路勝示

元宗刊廣使閭閻為保遞相覺察李嶠請令檢所以察

出入驗符繙封珎越巨猾多徒嚴挺之諫並應時誅擒

王忠嗣平皆所以防萌杜漸唐臨勅杜此上策也王峻

定諸蕃奏疏人更有土團子弟李德裕論幽共相保聚以備寇賊

疏通集十五十求怨齋

若令召募立可成軍韓愈論淮苟能用之足堪鎮遏

慎夏州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韋皋誓若士文若不激其義

加兵議心即何以勸其効命于公異為王公英猷獨運元稹賀

破淮喻以大義慰而勉之侍郎書故得上下同心法

令明一刑法表如臂使指若網在綱李抱玉讓使封

疆不侵蘇瓌中邊鄙不聳城邑判十一月二十七日景

東林寺收復城池高駢回畏途夷坦道廟記居人行

客晨夕獲安王播請禁帶不見煙塵公之力也劉長卿

序歲在丙辰陶穀紫芝春三月李寰凶渠再驚戎昱遣

頌維揚右都州節度使制遂致淪陷李復收復此州表



事勢尤異前日李思勳韓

請臺司市里訛言遐邇危懼

董廷修陽屹然山立錢眾仲國

備位廉察王閣記以臣子之道義不辭難

官以行何非己任移鄉判事資捍禦安可輒移

周章失圖謝恩狀誰執其咎魯唐客縣

澤王景崇誅惡稔罪盈張巡謝金覆載不容

人神共憤令狐楚奏節夫軍以義集以勇進

今天下一家解詰論二百餘年矣

大定功土賦運屬昇平李羣玉天道助順神力扶

直海派新整假令緩急穆宗疏援桴鳴鼓

丁雲集道事宜疏人百其勇士一其誠

揣之馬城記信所謂彼竭我盈以逸待困

勝之道也蕭倪兵法以是連營義旅

勳忠形於感激管軍馬狀皆願呈其肝膽

下於是協和判懸判蓋以氣壯神扶

堵崔融為韋右去邑西逾百餘里

北至邵伯堰梁肅愛敬氣連淮浦

冰井所庇護居人不知其數

賦州小閭閻載安功德頌願立生祠

願立生祠李璣錢公羣舞

蹈詠陳子昂張歲次丁巳高宗冊唐臨為

書既分官而睽務子判且移軍廣陵

姓扶老提程載路而歌皇甫湜吉州

政去思之美張次宗請立李追留再三

幢旣行公慰思述精衣照於江原

口移睦州疏江自白沙瓜步

請開伊在河之洲獨鳥風倚洪波而作鎮

為襟帶唐書因茲蟻結蜂屯

鎮致兩前後五年清侯傳恃茲險阨

魚假息穴兔帖危馬嶺論晉蓄突圍拒轍之謀

進形勢事機之來問不容息

獻狀固宜察其要害蕭穎士與扼其奔軼

兵勢自盛賊形自撓李師道疏以公有宏算遠圖可以

折衝禦侮武平一威謀夙著

聽鄭宏稷誠宜假之威柄

度團練兵公善政述劉公皆統之重分閭也

凡標準地形州新載記山川向背

古日月九宮王起定祀九明太乙之威神

術用八方乃以生門為上

不敢窺伺間隙論李截用有功表

若乘虛得便即令同

通集十五

士求恕齋

通集十五

士求恕齋



方剪除白居易論言從志符事與機會薛逢上中書十

有一月李沛大修圖譜奏東西犄角駱宏義請

城首尾相應張九齡救都其為表裏蘇頌令呂休吐穎

呈鋒獨孤中叔遂使賊將寒心李嚴即時焚城而竄劉

收復湖積年逋寇翌日殄除馮宿為裴相公謝諫動朱

湘狀楚為顏中陳致雍上捷書上獻鄭璘為

方謝上表成功一日音律疏恩在報功裴夷直恩亦

州節度插羽而飛劉餗在報功裴夷直恩亦

使制李珣對貂蟬冠首吳兢為桓侍所以昭明其勳

彰異數祭侯判貂蟬冠首郎讓侍中表所以昭明其勳

配享功孔翠羽毛自成華彩劉向進公議惟允杜周

乞觀表禮實宜之邢宇拜命天子以淮海多虞黎

人未又賈至送蔣非威懷並舉不可以綏靖封疆崔瑒

仲節十九丈序非威懷並舉不可以綏靖封疆崔瑒

度使制寄托之隆徐有功論天於是乎在王鐸加

等柱公既至理事李方郁修勤恤人隱白敏中是咨是

國制李慎符溪凡有益於人者韋煥湖擇善而從秋統例

謀新亭記遂得下情上達馬裔孫免史在知師旅之後版籍徒

序司馬滔省自軍興以來賦役繁重李冉舉張舊不應

懸官員判任珍萊田歲月滋深因循久弊薛珏請禁

稅今則有徵不應稅判歲月滋深因循久弊薛珏請禁

奏費捐無限極重耕織表名目滋章杜元穎茂託公寄

私羅讓才識可謂公私巨蠹趙需論復此救弊之所急

也兼茂策公乃從容言曰貴公衡繭絲之稅韋紆枯郡

江鄉為重羊士謩代人若使罄山採木竭澤求魚張延

節國非惟紊公當且害物何光又再有騷動其誰克堪

用表常著附貫五宏羊可烹穆質直言故事猶在郭行餘移

年復訖判乃去鄉胥之啄害良民鄭吉楚州逐好利之徒王損之

賦退培克之吏張泌上罷無名之斂陳諫劉一切勒停

俾雜稅奏將定差科切在均崔俊請定使穀不過藉

人斯樂輸成震稅數多貧弱是優鄭楚容亦不在抽取

之限穆宗量抽苟有違越必議科繩宣宗兩稅外親勸

富豪張嘉貞李懷盡令出粟戴胄請建兼量事賑貸劉

立諫農時致眾庶之歡康沈朗寬裝使懷土知歸趨邑

出使表通集十五西求恕齋

如市蘇倩之造然後重修驛署蘇圖元崔令繕理通衢

馬光粹科令漸修徐堅請崇鼎濬洫蔣勵已以次通

木作道判令漸修徐堅請崇鼎濬洫蔣勵已以次通

融作之韋萬石定令戶口漸殷高馮上變邱墟為閭

里韓雲卿河南自是民間始獲蘇息蘇師道司流離旋

矣傷夷痊矣而猶阜俗康民之志慊如也張文正歙州

將宏富教之宜用廣文儒之業李又成都使士庶觀聽

有所發揚韋嗣立請所期福我黎元壽我疆土李密思

記以登仁壽之理劉珣渭水可謂說以使民郭橋記濟

青羣生者矣楊元操夫德行著源也冠裳鐘鼎者流也

陸羽游以公有宏濟之業袁循黃所以事與時立名與

慧山記神廟記



功借石鏡洞庭允謂宜矣盧昌坐於誠能秉汾陽之志

受命張謂宋武拯黎元於仁壽王冰內自然介爾景福錫茲

純嘏後彦伯超升不次劉道陳銓對揚天休

郡王禪請宣又將延彼遐齡魏徵九成資崇祿壽倪少

示御製表慶流渥澤長春酒表垂裕後昆李太亮王豈不

盛歎邱真孫工惟八年王作李公歲次戊午鄭欽悅復

時維九月王勃滕二十三日僕固懷恩綏我眉壽孫願

賦俄符大衍之籌九年非賦其部統之內文武衣冠

杜確岑嘉壽客滿堂袁參上姚祝公壽考盧項晴聰願

州集序張昭藏蓮府周旋崔淑授李暉文不迷誠王繼

惟不佞冰賦通集十五王求怨齋

教政才非敏贍孫翊文辭凡所獵畧李延壽上實采羣

言杜佑通因而編次之鍾輅前輒用申抒鄙意楊倬荀

援筆成序魏顯李翰當發德詠功之際劉騰善歌播頌

聲於管絃湛賈日釐為十有二章軒轅集太其詞曰裴

惟獄有神錢豆圖生甫及申西嶽賦天祚積善郭仲翔

安福壽要津岳廟碑以引以翼劉潤酌揮翰金門崔瑤校

允膺舊德盧象不以引以翼劉潤酌揮翰金門崔瑤校

士謂之楷式王珣教實生楚英王世源孟福慶斯集張舉

隸萼為名李煥東實生楚英王世源孟福慶斯集張舉

疏籍紘齊榮麻不欺雲霄自致楊譽紙利物為先高無際

便宜從事裴行儉討吏懾其威鄭子春隄防是制盧溫價

奮毫電飛鄧袞望吏懾其威鄭子春隄防是制盧溫價

蕩析咸歸杜曉馮行參立新格陳夷行商旅懋遷石山

職當綜覈胡潛奏參立新格陳夷行商旅懋遷石山

賦流其德澤房千里參立新格陳夷行商旅懋遷石山

褒德進功封希顏行乎至公翟楚賢觀式遏廣寇李憚

王制銘勳景鐘裴冕請上福潤兆生張元素

省徭薄賦熊季成濟時成務馮萬石福潤兆生張元素

銘永保貞固宋璟梅既合時宜劉藏器可期俗阜王徽

撫御緝綬孔戣奏加既合時宜劉藏器可期俗阜王徽

記以洽雍熙馮審表孫樵復悅以忘勞楊佚

爰謀爰度獨孤鉉聚指畫經畧孫樵復悅以忘勞楊佚

判鳧趨雀躍羊賦憲度克揚道治留棠太宗晉永錫難老沈東美

憲度克揚韋續讀道治留棠太宗晉永錫難老沈東美

門闕載昌員峴大匠人唯安堵章震集持憲珥貂李舟為

黎元鼓舞唐次祈人唯安堵章震集持憲珥貂李舟為

陳情承天之祐蔣王憚淮揚觀察前署兩淮都轉郭公五十壽頌丹序集會

淮揚觀察前署兩淮都轉郭公五十壽頌丹序集會

淮揚觀察前署兩淮都轉郭公五十壽頌丹序集會



夫為善者天報以福告示中自求多福賜同純以養其  
壽夷齊天與之壽則壽論貨殖祈年永久賦黃冶非人壽之  
可儔賦壯丹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相論考於前史昭  
晰可知賦瑞橋信而有徵次柳氏應如影響忠傳序此物  
此志也李源表今又福星燦耀賜王宰生人受福請遣  
問承報德於仁人賦敬器仁為己任投徐商禮部則益壽  
諫敬宗搜允叶人望自代狀庶臻仁壽之期李同宣慰  
惟公有之矣劉公公天挺奇表鄒平公新置夙稟英才  
馬公生於德門授鄭商綽直枝葉茂盛金松派流甚遠  
珪組相承炳焯周邦因而命氏改李思忠尚父太  
通集十五

尉第特加美號與紇托斯為唐寶臣鄒平公新置勳著  
旂常劉公慶流苗裔授徐商禮部鍾是餘慶鄒平公新  
記世有令名陰德于公以容駟高閑員外郎制宜生  
達者劉公稱郁棣之藻麗平泉山居美瓜瓞之所興李  
思忠姓公年纔佩觿鄒平公新置早聞詩禮馬公吐論  
必援於經史劉公敘事之外自為文章文章祁祁青衿  
知止蔚為儒宗詞賦之首壯丹才耀奇而穎出授李不  
賦爰列嘉名平泉山居鵬搏赤霄授李不晉驥足皆期  
於萬里馬公其義一也梁武當先聖御極與鄭  
書十五年奏銀幣見萬方仁壽之期第三表故

舉得於外授張仲武明年馬公丙申歲寧書記進士請  
呈榜後二年有報擢翰林院使劉公以備石渠進元宗  
狀與史館注狀居歲已再期改李思忠祇奉渥  
恩進上尊號錄於編簡謝宜示進朝再修舊館條疏邊  
狀仙署重深劉公多識博聞人物綴輯舊典發東觀藏  
書之室太和新修起居注皆受  
命撰述與鄭中實為儒者之榮前試深水縣二三年間  
位階先達鄒平公新置名居上品代高平公所宜異等  
賜同鶴宰咨諏善道論劉稷入贊臣謨劉公鵠掖上  
僚人文大匠秋聲至明年有報三月奏銀幣擇士折羣  
通集十五

論善大雅之知言積薪始謂伸於知己劍池已酉再上  
玉冊八月舊聞序其簡才之用掌書記務得其人邊諸  
文密意文才高名之士廳壁記起授翰垣宰相與李獲備  
官僚鄒平公新置嘗學舊史丹辰以為模楷代符澈與  
書惟公與二三髦士揣摩潤色鄒平公新置皆被鮮輝  
謝恩賜縣類秀含聰鼓吹如編珠綴玉文章條貫周備  
歸忠照臨四海讓官第宸心向屬謝恩賜更荷  
新恩謝恩加特乃詔太子詹事點夏斯朝從前  
昭義軍職在司察近世節為殿最注狀准第一等例



功格狀因此 拔用 論幽州元年 請尊憲宗為辛亥  
 歲賦序承 許俞之命 謝賜讓官 當被水土 武宗改  
 地二年來 議書 自准服而載馳 畏途 臨眺一川 賦序  
 水潺湲而共喧 賦白猿 逐風濤而沿派 大孤 初興功日 請  
 昭武慮必精遠 論 飛流灑於星灣 望 賦 或遵流於清  
 渠賦知止 至功程畢日 請立昭 百川皆注 賦 畏途 沿流而東  
 望 賦 序 千里無波 大孤山 水濟舟以行遠 賦 智囊 癸丑歲  
 賦器 三月 祭唐叔 超兩資 授憲官 請准軍 觀察使  
 論加給 皆為四品 請增御史中 等級加 恩 請准軍  
 俸料狀 夫品秩狀 大 五月 賦 畏途 議鹽鐵 帝 漢昭 受委既  
 為正三品 請增秩狀 大 五月 賦 畏途 議鹽鐵 帝 漢昭 受委既  
 通集十五 尤求恕齋

深一表 八月 三聖 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 奏銀粧 公  
 之為政 鄒平公新賜 論議通古今 授鄭朗等左 以此參  
 驗必知 賊中事宜 狀 綜覈名實 荀悅論高 久習吏事 請  
 王宰攻 事無巨細 論同鶴石 無不備 諳 劉稹書 盡見  
 討使狀 王元達 性甚精敏 魏州鎮 臨事酌量 注 論 起居 自  
 秋毫 平章事 制 斯 當政賦之源 劉公 出自江淮 賜王元  
 有良算 可與乾花 斯 當政賦之源 劉公 出自江淮 賜王元  
 亦兼用鹽鐵羨餘 具 奏 銀 粧 師 旅 至 多 費 用 尤 重 賜 張 仲  
 以前並是積久之弊 參 磁 令 錄 徒 有 貴 於 繁 華 班 竹 筆  
 因循舊章恐未為得 論 公 主 講 求 理 道 博 盡 羣 情 議 禮  
 大事 切要改張 魏 城 入 猶 慮 未 革 梟 音 敢 懷 狼 顧 宣 慰

三道再三號令 幸 詔 意 思 欲 布 朝廷大信解彼深  
 勅代宏敬與 譯 倘能自新必舍罪 覺 代 石 雄 與 導 其 善  
 疑 路 軍 將 書 劉 幸 相 與 樂 驚 皆 從 賜 張 仲 得 懷 徠 之 上 策  
 意必合遵承 劉 幸 相 與 樂 驚 皆 從 賜 張 仲 得 懷 徠 之 上 策  
 論悉世 因此收市深得事機 請 市 蕃 各 差 精 強 幹 事 官  
 點檢收錄 討 同 商 旅 無 滯 集 黨 項 狀 其 村 鄉 百 姓 積 制  
 性至循良 請 何 清 朝 等 衣 食 所 資 賜 石 雄 及 深 戒 有 司  
 贈右衛將軍 即宜區別 上 表 狀 鼓 舞 而 至 歲 遂 能 樂 從  
 李安 靜 制 昭 此 時 亦 稍 優 饒 具 狀 仍 向 後 便 為 定 例  
 代 盧 鈞 與 昭 此 時 亦 稍 優 饒 具 狀 仍 向 後 便 為 定 例  
 義 大 將 書 傳 稱 公 家 之 利 知 無 不 為 碑 劉 公 士 君 子 所 以 推  
 榜 奏 呈 傳 稱 公 家 之 利 知 無 不 為 碑 劉 公 士 君 子 所 以 推  
 公之明識也 碑 夫 兵 者 聖 功 碑 足 壯 戎 閫 停 歸 義 亦  
 通集十五 尤求恕齋

須嚴為備擬善設機謀 與 點 夏 委 其 統 制 之 權 授 張 仲  
 使 歸 本 道 論 堯 山 資 其 碩 望 任 以 指 蹤 節 度 使 制 廣  
 制 歸 本 道 論 堯 山 資 其 碩 望 任 以 指 蹤 節 度 使 制 廣  
 陵東南 金 松 既 當 形 勝 之 地 實 為 要 害 之 郡 置 孟 州 其  
 年 有 報 二 月 中 具 奏 銀 粧 狂 寇 憑 阻 授 王 宰 攻 忒 行 攻 劫  
 賜 黨 項 嘯 聚 叛 徒 處 置 楊 火 燎 於 原 不 可 嚮 邇 幽 州 紀  
 勅 書 嘯 聚 叛 徒 處 置 楊 火 燎 於 原 不 可 嚮 邇 幽 州 紀  
 所 貴 鄰 接 之 地 同 力 叶 心 道 置 船 狀 鎮 靖 一 方 順 詔 重  
 以防越軼 宜 州 事 誰 司 其 柄 公 達 戎 機 劉 公 捍 彼 奔 衝  
 為我砥柱 賜 石 雄 及 下 車 逾 月 資 福 院 記 莅 淮 海 屬  
 縣 析 羣 疑 始 擒 伏 莽 之 戎 授 王 元 達 則 邪 計 奸 謀 無 由  
 而 入 可 汗 書 首 創 軍 募 武 詔 狀 土 軍 團 練 續 得 賊 中



每三二千人分爲一團如有應急使用處便點一團令去論彥佐劉炳務推恩信必盡級懷軍事宜狀但令一處指揮自然號令齊一奉勅集故得邊候不聳封疆晏

然鶴背叛同果協良圖賜同鶴宰爲恢復之機論悉恒至十月以後事宜狀兵集淮海劉公旬月之內代符

將書意令府城下宜州事必覆妖巢再賜王獲賊赤頭郎功格狀際海澄廓重臺芙公以壯猷遠馭聖功碑夙

推統御之才斯書然後可彈壓一方與紇拓斯各保安謐論馬價藜藿爲之不採近世節斯言信矣論方士丙

辰歲壬辰月樓記江路盜賊請淮南等乘隙搆患退身通集十五

城府空虛再賜張當其時也賦羽檄交馳授石雄行制烽燧迭警聖州紀密邇封壤郭誼書鼓此浮詞悉

但謀百姓不安書意人情疑恐等狀公激義氣以虹貫聖州紀表率庶僚讓張仲武屹然若山異域歸以

鎮羣動碑劉公欲其安堵賜同鶴須激勸人心殘滅同鶴申以恩威正在今日幸詔意公曰聖功碑報國之

忠宰相與李大義斯在賜劉沔張况我國家皇帝改名制受福無疆上尊號臨統萬寓賜同鶴今聖上石

置大畧盡出宸算與域歸所以除暴害也聖州紀

神武照臨銀器狀制

願其殘孽授王元遠敢爲築逆處置楊罪惡貫盈再賜

請發鎮州豈獲稽誅授王遠平自古用兵皆懸賞格滅

心論彥佐劉炳卽有緩急論臣友深溝高壘賜劉炳各令

邀截便可梟擒賜點夏制勝伐謀李同官慰恢宏遠畧

聖州紀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賜緣

十三日論侍講再復舊疆遣王會等安德庇下民宮論九

壇凡所濟活者贈狀幼艾相慶盧鈞書無不感悅論田

非全才曠度豈能臻於此歟劉公去年代李丕與七月

奏銀椎得罷繁務讓官第且守舊秩讓太尉都團練觀

公于是秩視玉鈴榮加金鈕以奇謀而協上將馬公俾

參戎政賜同鶴宰兵家之法地有必爭贈悉恒便於沿

江要害處置營請淮南等具知阨塞邊錄狀江水無

際望匡廬于彼滄洲賦在郡之坤隅賦序久隔兵

戈之地謝恩賜縣大旆臨境贈王茂元急攻數年論悉



狀訪聞近日賊中轉更窮蹙賜李石恐其計窮必為濟

河焚舟之計天并翼氏有困獸猶鬪之心討同實繫安

危論河陽事應機在速賜張仲切須有備條疏邊上以

戒不虞李順忠使應接兩隅賜劉沔足分賊勢賜劉

元以十一月劉公十二日論加給觀釁而動取若拾遺

賜錄邊諸克成茂功授王元遂覆其巢穴進軍狀請劉

除醜類再上尊號益壯東師賜劉沔從此得併力於西

邊更無虞於南路論悉相既殄大憝乃疇厥庸幽州紀

榮以影纓授特勅賦妍華於孔翠懷鵠金貂相映馬

碑蟬綬更新盧賦諒有貴乎羽儀尾賦喜氣將盛故集

於冠冕之上喜微豈不美歟與懸夏斯上乃賜公

璽書幽州紀坐樽俎而監淮海馬公俾其安輯離散道

會等安撫務安生靈授張仲武以保永安劉相與此當

同鶴制今之急務教化所宜先也薦處士公于是典其寮策重

立規模馬公安輯疲人代盧鈞與昭亦既轉粟賑球賜

武等詔審更籌度劉相與數探問事情討襲同信芻

義之可詢積薪所冀博盡羣議聖逐同如計畫明切

便堪施行請問取賊可委緝緝諮磁令錄務收實效賜

邊諸鎮密詔意物力之問尚未完復奏銀粧然輕徭薄賦與人

休息漢詔但令從容排比論陳許徵發不難請於太原

拯卹屢加與點夏易於指使請留沙陀速與修築條疏

事宜必見成功討襲同遺趾並存事皆可驗賜同

安人和眾劉公實盡經遠之圖進西南備曾未一年盧

鈞與昭威惠皆宣劉公自然得施教化參軍狀昭

蘇合境代盧鈞與昭草木尙爾況乎人心賦序息藻協

誠授張仲武俗必臻於仁壽賀德策勛之日還擢

必殊再賜劉言念壯猷再賜張式崇新命封懷化

憇乃休績簡於天心劉公遠陳嘉猷劉相與思黎

庶之又安仲武等詔則福生於內授張仲武夏侯勝以

為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陰德虞氏以升卿名

子授徐商禮部未足儔也幽州紀今者賦器九月第

表二十三日鄒平公新置百齡過半秋聲並是良辰請

狀千里獻壽幽州紀宜恢長算授張仲武後天難老黃

賦乃可長生諫敬宗疏久為仁壽之鄉制劉嘉客來萃

鼓吹余頃歲重臺以金蘭之契劉公情義至深賜背

書勅用叶一心賜點笙竽合奏聖祖不揆淺薄進

狀忝授簡之思鄒平公惟次舊聞舊聞稍以

詳備進點夏斯朝宜刻金石幽州紀挹芳烈於前賢書

記乃為歌曰畫桐氣志如神上玉冊仰思宸睭

聖德廣運謝賜錦氣志如神上玉冊仰思宸睭



謝不許讓 官第二表 執憲之臣 近世節 臨機應變 請賜劉才識出  
人 議禮法等 榮恩並濟 宰相與 委之撫循 順賜何重

日彰惠政 宰相與 義動人倫 論田 愛其所憇之樹 平泉  
誠子 感松柏分得真 賦 華靈芝與賓連 賦 瑞楠 發奇彩

之彬彬 帶賦 列崑墟之瑤宴 賦 畫桐花 從僊佺之所珍 容  
序 故特稟於間氣 賦 懷 與造化之齊均 班竹筆 延清輝

於月觀 樓記 而光景常新 文章 並榮華之昭灼 賦 鼓吹 况  
恬養以保身 賦 智 念棣萼之方韡 賜李思忠 齊天年於

大椿 積薪 賦 淮揚觀察前署兩淮都轉郭公五十壽頌 集韓文 升序  
通集十五 孟求恕齋

易曰視履考祥 雜說 詩曰 戒愷悌君子求福不同 尚書  
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上崔虞 君子得福為恆 衡

中行 興愷悌之風 潮州請置 適茲令德 除崔羣戶 百姓  
安樂壽考 論佛 仁壽之域以躋 賀慶 既壽而康 盧夫 則

順而祥 道神明所扶持 上張僕射 以鴻厥慶 太尉韓 其  
事信其理切 公書 考於傳記 南海神 古書得其據 依

後記 昭然可觀 子產不毀 垂耀無極 連理 可謂盛矣  
河南府 方今 代張籍與 為觀察使者 送許鄧 號令指麾

論捕賊 勞於計慮 撫循 論淮西 天子之所選用 送  
行賞疏 非有文武威風 知大體可畏信者 送鄭尚 莫宜居

序 州 非有文武威風 知大體可畏信者 送鄭尚 莫宜居

之 徐州節度 我公在官 南海神 焯有聲烈 唐相權 竊有  
書記 應記 公與鄭相 功業顯著 與邢尚 可

得詳而舉也 送齊 維世傳德 廟碑 遠有代序 平陽路 眾  
推以為鉅人長者 公太尉韓 高曾祖考所以劬躬 壽後委

社於公 廟碑 少好學問 自五經之外 百氏之書 未有聞  
而不求得而不觀者 答侯 至於陰陽軍法 聲律悉皆研

極原本 與袁相 而文日益有名 與陳給 乙未 順宗實 舉  
於其鄉 歌鹿鳴而來也 送楊少 丙申 順宗實 自州縣達

禮部一舉而進 贈張童 後二年 扶風郡 入翰林 順宗實  
校理集賢 御書 校理石 兼職史館 少監 獨 纂辭奮

筆 河南尹 紀於策書 連理 癸卯 順宗實 敷文 帝階  
擢列侍從 使王公 贊善 答田僕 光映儒林 舉薦 張 至

甲辰 上于相 己酉 順宗實 司貢士考文章 甚詳 與陸員  
登明選公 進學 伯樂一顧 價增三倍 為人求 遇其良 軀

取之羣無留良焉 送溫 處 勸飭指誨 以進後生 少監 獨  
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 上宰 所以通其業 成就其

道德者也 問十二 公既以能為文 辭擅聲於 朝 唐  
權公 又習於吏職 識時知變 非如儒生 文士止有偏長

與袁相 其於高爵 猶階而升堂 送孟秀 己酉 少監 獨考  
公書 其殿最 論鹽法 入高等 虞部 張 庚戌 順宗實 錄三 今天

其殿最 狀三 入高等 君碑 庚戌 錄三 今天



子即位太尉韓選賢與能除崔羣戶部侍郎制恩澤益深為

官表元年送李端順宗實公卿廷議送韓侍各

舉所知順宗實河兩壩公卿仍為選擇黃家賦然

後可盡能事西碑表逾南紀之連山復志左淮右河送

珍序公居其間太尉韓器量宏深舉章頌慎重其事

欲更研討進順宗河之汙源於崑崙汴州水其於古

記無不貫達處州孔識形勢答呂鑿酌其宜而處之復

狀二年左丞孔子司勳考校度程沂國公疏為斗

門以走潦水江西觀察使章公濁流浩浩送監軍澄其源而

清其流為宰相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孤少三年清

通集十五

都王楊癸丑順宗實三月嵩山天封外有方維大臣之

薦進士策天子是嘉木頌資序已深舉張惟崇有

材有識可任以事薦樊宗觀察使送許營治勤劇事

中張必加高秩與李拾服佩視三品清河郡公超居上

班工部尚書升擢惟允除崔羣戶清邊郡王則署

鹽鐵府襄陽盧八月題名仍觀察其郡邑南海往踐

其任送鄭尚為煩且重上鄭相日夜思慮謀畫為河南

守鄭相公牒盈前笑語指麾河南尹將變鹽法事貴精

詳論鹽法明立條格行賞量地遠近險易論鹽法因

其所食盡輸官錢論鹽法隨日而輸不勞驅除論鹽法

謂能私鹽斷絕論鹽法鹽商納權論鹽法自糶官鹽論

一法狀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論鹽法皆非故立殊而求異

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問二策行此策後論鹽法

尚恐不登常數論鹽法令其蘇息論鹽法歲計必有所

餘論鹽法用此取濟兩得便利論鹽法後必數倍校多

法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論鹽法所以臨察百司論

三法狀去害與利功為多助教其利未可以一二數也

御序其歲壬閣記二月送陸欽盜連為羣公太尉韓聲

勢相倚西碑其賊並是夷獠黃家賊林蠻洞蠻公房公

碑蜂屯蟻雜送鄭尚衣服言語都不似人黃家賊四向

通集十五

侵掠論淮西淮江為之騷然又與柳公至之日新修勝

審量事勢論淮西當用長算使李公碑徵兵滿萬不如

召募數千又與柳親以言諭之籍書其道在於全大義

宏休烈范蠡招大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又與柳恩信著

明清邊郡王小大之材咸盡其用請上尊奮筆為檄統

碑宣布天子威德上李尚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

化之源賀冊皇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又與柳

寬猛得所自代狀訓戎奮威連理以鋤其強梗道原不令

或眾也論佛十一月王公尚書二十七日賀冊皇蚊蚋

蟻蟲之聚又與柳銷縮摧阻上李尚則既廓如也策進士



六年送韓侍重遇攻劫與李三月初吉實惟其時

學聽彈揚州之近地魚文望風懾懼事宜狀赫然驚人

琴詩序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西碑其勢誠急

御書復上宰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唐相權誓其羣有司曰海

相書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張中丞氣銳而堅

碑江西觀察確乎不拔顏子不揚兵界上又與柳將校能

使王公銘確乎不拔顏子不揚兵界上又與柳將校能

巖之士門記韓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鞬服矢插房李

序召募添置千人黃家賊屯堡相望碑序則深壁

高壘以逸待勞事宜狀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

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文珍序蔽遮江

淮阻遏其勢張中丞是月錄一十三日順宗實寇無

所賴遂至遁敗軍碑提疆籍戶來復邦經沂國公凡公

四封堂詩序戶不下數十萬代張籍與措之於安平之

地進士策問里無事謝上表功業逐日以興名聲隨

風而流與鳳翔刑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

魁人也馬君碑丁巳廟碑七月惠林寺水陸運使

兼題觀察防禦使江西觀察各守其職上辛公遂陞舟

廟碑人無賢愚羣書慷慨感激與柳中攜持幼弱

西事奔走借來西碑謳謠於道途使王公碑巡繞瞻視

咨嗟歎息行賞表行及揚州鄭君碑坐軍營操兵守

禦為河南令上留擇要害地屯聚一處論淮西深合事

宜黃家賊襲盜以狂西碑尚守巢窟與柳中江流悍急

冊序又相去濶遠難相應接論淮西紅抹首送李端四

出侵暴又與柳師環其疆送石處經時五年校理序元

戎整齊三軍之士徐州節度四面輻輳請上尊乘其力

衰論淮西公常在軍間統軍劉乘機應會楊燕奇碑奉

十一月十二日示問答田僕劉刮羣姦掃灑疆土進平

碑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

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論淮西於是天子以公材

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鳳翔節度公多受社

水門而羽儀於天朝也燕喜記五彩五色賀慶蔚乎

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徐州節度有榮耀焉王閣記

天子有詔州序鎮揚州公勳孔州經亂公碑因此彫

弊黃家賊恆無宿儲公碑韓公私埽地赤立新舊不相

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堂詩序面問百姓疾苦苟有

不便得以上陳潮州刺史密加識察與袁相惟恐耳目

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三上宰因善與賢不矜主

己公碑詳求適變可以使人輕重物前所不便及所

願欲而不得者王閣記發一號施一令政一朝而舉焉

難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唐相權各有條次曹成



指付必堪其事大尉韓公碑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南海神廟

量加支給請復國子監生徒狀徵役百端論淮西事宜狀並且停徵論天

其人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西碑崇重庠序請復國子監生徒狀治

其庭壇南海神廟碑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進士策扶

樹教道上李侍指授方法御序里閭完復使王公碑

民還其居烏氏流通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

船羅池受賜寶多射書歡欣踴躍以歌以舞賀冊尊

願托頌詞長言之於康衢連理木不次之恩為章相

表其慶且至河南府善并美具進平淮德譽愈尊知名

豈不盛哉論佛八年送韓侍戊午順宗實九月上張僕

通集十五至求恕齋

二十三日順宗實令月良辰賀冊尊啟慶自躬平陽路

利澤施於人名譽昭於時送李愿歸聽於下風竊自增

氣與柳中謬承知遇欣荷實深答田僕詞藝荒蕪謝許

用男事自知最為淺陋進平淮表振援古昔答崔立徵辭

引類送牛咸歸韓氏後記勤而纂之答劉秀亦足知

其志之所存與崔欣感之誠賀太陽宜乎施之樂章荆

唱和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燕喜詩曰袁氏

公燕裕堂鄆州谿有紀有綱伯風猷益茂舉文

字之祥高君仙身安功立使王公武志旣揚河南府

咸順指令先廟碑勸以耕桑袁州謝羣州承楷袁氏治

具畢張進學爰享其報烏氏今見其臧好惡神人致喜

廟碑魯陵之岡楊燕奇碑所共祐助行賞表允慶配

良孤君監獨飲且食兮壽而康送李愿歸我衣之華兮我

佩之光州序福我兮壽我羅池俾斯人兮不忘連理

程可山先生七十壽序集唐文

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田義夫教者豈徒博文字

而已蓋必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禮義敦之以信讓激之

以廉恥呂溫與後學敬教可以潤身孫宿師事通儒

于邵為柳州鄭則修古訓邢宙君子之為道也黎

人不知學不導人於仁義知道懷於有仁張文疏咸

通集十五至求恕齋

敬順以親師李彦芳樂德則教化之風美柳芳姓依仁

無斃于敬之王長服事焉魏季邁而以明師邠州使

院壁稟粹含和韋述章仇體和道全柳公綽自諧保生

之仁壽陸復禮鈞閱司徒之教典盧嶠為其經術精深

可為師法者順宗時謂宿儒呂延祚進集可以養生

虛重元冲係是和平自臻張皋延齡益壽迎軒集

詔以致康強逢吉之福裴潯疏符合經義李嶸獻

夾室煥彼憲章六瑞賦古有明徵蘇偁給地其來尙矣

張處信對靜思今者元貞其惟廣平公乎顏真卿公

賢明本乎祖德楊炎考其郡望林寶元和廣平新安



人也其先出自顯項重黎之後周之休父入為司馬  
程府贈其封邑 讓大學士表 於斯作程 賈希城碑 本  
君碑 趙傑書 因以命族 李陽水庾 後世從官 徒籍新  
於其初 斷繁論 安支派 繁衍遂為郡之善姓 徐鉉方  
侯魏徵 邢開國 新安 穆員新 啟茅土者 數世事 詳圖牒  
南穀 史顯 赫南方 沈武 勳庸 銘於景 鐘煥在青 史鄭  
太保 碑高 洪源 茂根 咸推 忠壯 起劉 訓勅 合族  
切責 高 馮君 誌 於歛 最多 王廟 記 地勝 氣清 惟公 故  
同處 書堂 記 高曾 積善 德厚 流光 吳越 武肅 王  
里公 碑 許君 傳 茂緒 遐昌 王居 士銘 守以 敦篤 均邱  
有名 稱 通集十五 聖求 恕齋

府君 既因 流寓 兩貫 判 至揚州 劉禹 錫子 至白 沙 廬州  
同食 故廣 陵之地 韓泉 廣 因僑 為郡 人 范傳 正 維揚 右  
館記 蔣仲 授李 珪揚 海西 樂土 劉端 重修 衣冠 之秀 賈正  
都州 節度 使制 垂慶 後世 傳芳 于公 史公 碑 公蘊 山岳 粹靈 承祖  
公祠 考休 慶 顧公 碑 精神 朗悟 特異 常童 李翰 王 幼而 老成  
草建 薛 鳳慕 詩書 郭應 圖請 定 動不 踰矩 韓儀 授王 博  
舒碑 年六 歲 楊炯 汾 好問 學月 開日 益 楊鉅 虞 其業 彌專 雍  
學然 後知 必本 乎正 而根 乎經 鄭遂 東都 求諸 至理 閣  
不足 賦 本僧 道拜 以志 學之 歲 張薦 答權 朝夕 揣摩 沈詢 崔鉉  
君親 議 文苑 騰芳 沈珣 授草 博濶 實由 於此 高馮 上太 辛未

陸遵 北 淮南 擢秀 崔琪 桂林 公舉 茂才 張九 齡宋 克擅  
文場 討使 加招 年十 有七 自劉 子元 己卯 齊光 義安 以博  
雅周 才 少卿 書 等列 標名 分等 第榜 文宜 加廩 餼宗  
即位 歲次 辛巳 高祖 冊秦 王 自蕪 城 朱恂 仰 稅駕 言歸  
放文 歲次 辛巳 天策 上將 文 遊太 學 韓休 蘇 初到 都下  
李徵 古盧 戊子 歲 王碑 陰 天 籍甚 於公 卿間 馮宿 殷公  
張楚 與達 傳其 盛名 孫會 蘇 籍甚 於公 卿間 馮宿 殷公  
奚侍 郎書 州刺 往河 南 道宣 慰制 止於 中州 崔放  
已丑 史廳 壁記 薛廷 珪 授 優游 幕府 館學 士 教 觀夫  
公祠 儒席 稱珍 薛廷 珪 授 優游 幕府 館學 士 教 觀夫  
良匠 掄木 材賦 考試 之時 德宗 考選 精揀 藝能 試宗  
正寺 解 而披 林擢 秀 秀集 序 羣才 是選 賢能 書賦 賦  
送人 詔 通集十五 聖求 恕齋

洞元 鏡微 武少 儀王 處士 同水 鏡之 澄清 子可 封至 鑿  
裁無 疲 張仲 方披 取舍 無誤 刁尚 能南 城 辛卯 沈亞 之  
新池 陟岵 增望 府君 碑 歸風 送帆 府君 碑 陰記 故里  
遠歸 趙觀 文堯 片雲 獨鶴 高步 塵表 蘇絳 賈 王辰 歲 高  
上源 至於 庚申 李商 隱為 汝南 公 狀 辛酉 花集 序 垂三 十  
驛記 陳謙 登石 學堂 爰設 武平 一 樂道 聞居 五色 雲賦 閉  
載 拿 詩序 先務 於經 濟 柳并 意 當軍 興之 時 趙贊  
戶多 聞 孔公 碑 千戈 擾攘 留從 劾上 鋒鏑 縱橫 大  
倉 四郊 多壘 佑官 碑 鄭藝 徐節 保其 桑梓 劉仁 軌盟  
議 為高 祖 公密 運良 籌 使德 政碑 蘇頌 命姚 崇 以撫  
報 李密 書 狄仁 傑請 且當 處團 結 蘇頌 命姚 崇 以撫  
文 堅壁 清野 罷四 鎮疏 等北 伐制



護之郭震安置鄰伍有孚蔣勵已壯丁雲集道事宜疏  
 義勇同奮朱子著昭必可有功裴行儉眾志成城和撫  
 州羅邊鄙不聳成貢夷攻防禦之道裴恭請賜申以約  
 東屏盜碑公皆以儒服參焉獨孤及丙辰春程縣縣  
 字三月張廷珪請準厥功以舉公約碑加之訓導般  
 儒官員關高宗補授理合其宜馬胡舉抱王戊業屠  
 將軍癸亥歲韓熙載宣為祁門張遂祁門修舒州羊士  
 府君精加採訪肅宗冊太上備閱忠義呂元膺忠義所  
 獎魏元忠請請旌表門閭表張球奏請旌公府崢嶸  
 獎子新集賢東閣平賦開閣者求其友生開東閣賦  
 通集十五

咨謀雅道員峴寢延詢訪故事裴耀卿賀序賓惟賢嚴  
 衡實爵謂公有古人之風盧虔高為衣冠之領袖陳九  
 西階判甲子通駿歷法議金陵舊地張景策烟塵已息  
 記序甲子通駿歷法議金陵舊地張景策烟塵已息  
 楊見靈幕府移鎮金陵中丞上王永王重忠烈以勸今  
 于願尊祀義重所守如浮重賦宣揚教化刑歲表  
 武成王義重所守如浮重賦宣揚教化刑歲表  
 唯忠義而已太宗疏而忠臣義士家口勅事跡可驗  
 徐有功駁論必據舊聞孔穎達尚公能補之韋慶復厚  
 邱神鼎議必據舊聞孔穎達尚公能補之韋慶復厚  
 記欲使忠義之人李吉甫請錄耳目聞睹裴廷裕東皆  
 有憑據臣配饗議其於忠義也朱敬則屬詞比事裴光  
 修績春公整而新之李取燕喜其文直其事核張守節  
 秋奏

義理亦從長蕭頊議覆請請錄奏聞殷俯請試加  
 入五品何延之謝達士尊德杜門判足以厚儒風張  
 長沙土以言乎公宋申錫李誠至當矣嚴說武成其年  
 風聲進海十一月長孫無忌進二十一日孫伏伽陳爰  
 屬生辰杜光庭拜章詞到於七十解詰論怡神養壽牛  
 眞賦其靜也專色卿雲賦時也親友咸臻留漢高祖賦  
 少長有禮程諫升尊卑式序盧先之奉壺開筵劉太眞  
 序齊獻壽杯南唐嗣主進買願公壽考史德政碑公謙  
 冲有恆戴少平王退讓之義著薛登論美而無述信安  
 碑請宣示華其執謙也吳連叔謙爰自二年以來信宗  
 岳碑文表通集十五

應辭抑而不行者三請武宗加尊今年穆宗登歲次丙  
 寅陸贄賜黃姓懇至夙誠冀遂申効溫氏為夫遂命筆  
 硯段文昌修輒陳小序劉處靜洞元請究其本而言之  
 名周任酒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至貫無所不達  
 州大進文人倫所重孝為百行之原張駕孝門睦親化  
 孝經表人倫所重孝為百行之原張駕孝門睦親化  
 人莫善於孝劉思立勅修身之本袁楚客規孝以奉親  
 史仲謀漢為君子之儒于尹躬進孝以承志嚴配議性  
 陽侯頌為君子之儒于尹躬進孝以承志嚴配議性  
 自天至實非勉為歐陽詹與太夫人在堂承順左右孝  
 養之至閭里化焉徐浩張老萊家居杜之松谷棲遲養  
 志姚思廉以晨昏是切府君誌不忍去庭闈路巖渾温



清獲申府君碑扇枕之餘薛逢與侍親左右劉蛻上裴

承歡膝下元結與呂見喜色以問安邊魯邊太夫人在

遲暮之年駱賓王怡然無事李遠板輿周覽近在於

家園敬讓請表桑榆之暉母心是慰拓拔興宗請瞻白

華之養袁暉歸以供甘旨鮑君微故得以潔馨其膳孫

郭府高堂登壽慈顏褒如崔殷純德公承奉慈顏令狐

君誌展愛高堂符載序白首之年孫思邈干事太夫人

彌孝黃滔陳先蒸蒸然純至日茂嚴謙元楊熙熙忻忻

四皓贊太夫人員半干壽九十三權德輿愉愉其

志韓雲卿無時不適成元英南華誠至孝之所致而至

於斯也李哲張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孫慶禮樂善歸

美韓述新豈非孝之大者乎建甯王侯請所以開教設

敬吳少微崇亦永錫爾類矣潘好禮徐公之感通于公

獄祠追想音容劉全白用展誠敬鄭綱進古之純孝何

以尙茲徐安貞况門庭之內苗俶家僮棠棣分華李庾

賦自葉流根堯祠記堯壘篋骨肉胡曾謝公天屬為重

孤劉憲乙速兄弟怡怡王維冬有裕有歡梁肅賀二孫友

于情切崔維私習長幼咸若禮訓所陶胡浩姚羣昆弟

之貧與子姓之孤者收接如歸婚配慰藉惟恐不得其

所蕭鄴韋宗族愛而加敬新翰陸撫孤無隔於外姻孫

鄭公諸甥數門李嶠答李長養成就苗稭韋姑之子杜

萬年縣衣食仰給竇靜論頡利公宜慈秉性李琪吳越

明恕而行程庭玉其於篤親庇族鄭復駿李異擬將以

勸凡今之人杜兼陳設義存忠厚敬宗受尊夫人弘農

楊氏陳子昂玉奉父母舅姑盡恭順李翺楊先意承志

盧郡妣宜其德以相承石貫千敵睦娣姒以仁接中表

以義楊綰霍國婦德母儀中外師範張說河六姻孤幼

歸夫人者如不孤焉李華李公內行修飭長孫修居家

以禮義自持周氏曹情理坦然盧文紀請飲人以和韋

壁枯郡應睦親尚齒褚無量請定至於疏親遠屬魯洵杜

禮有節文李勣諫留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王士源孟講

信修睦邵瓊之祭由是盡得歡心杜佑鑿山公又深惟

久要殷文圭廬尤重交友之分盧藏用陳歲寒不貳唐

劾封德故舊不遺王洽然與拯孤恤窮李邕疏輕財重

義李明啟策籍逋責崇文碑出契券投火中元稹劉

義感人心李思勸韓故鄉黨交友以為法度郭公碑粉

榆之地于知微明周旋有禮王延光君子之德式乎直

釣獲大先典攸傳王峻請移突講論家法柳此敬聚宗

族隆構清祠王師乾王石祭祀之儀張默之根本所繫

楊於陵請寫謹守禮經邢文偉禮或從宜李思元司務



遵中道王制度率先以勸徐景暉勞能以禮導邦人

公善政述每垂範於搢紳吳融授劉崇望至於搢紳風

教得失之間處正其義不以錙毫假物常表郭於是敦

勵鄉黨賢熟俱開張嘉貞李愷學校興於里閭董晉李

修以文之會宋之問每加訓整和凝吳崇正黜訛

感應頌雨修復義倉以救歉歲齊映請修誠為救時之

急務陳元光請以備不虞張濛李公惟此一鄉楊光亦

地極殷阜韋虛心眾會蒲博張東之請盛為呼盧以

賭勝崔寔從昭俗弊之繇楊相如陳情偽於是乎生于

烈請不賜吐一開此門恐滋不逞柳渾請禁然歛人被

番書籍疏通集十五然歛人被三求恕齋

公之仁化也深張友正歙州公立其防以解其悁忿而

鄉黨以和李亨李公所謂君子設法貴與物宜張階無

務使區分不令侵競張進忠勸復必也正其齒位姜廷

侯儀式之間杜位國公考禮酌情韋武祿獻共裨風化

院食堂記甘公揣情設教俗乃驟移禮讓既行閭里相

勉王縱碑狼戾者為之恭恪悖慢者為之孝慈承張

則化人而有孚宋少真聚緊公之德柏虔冉新創公之

為學也符載杜公經史為先姚班四上義在兼包高倫

博要探微蹟與王虔休進其於子史許南容書百氏九

斥司徒瑀請復研精覃思林慎思申靡不該覽鄭餘慶

碑皆研其總領覈其指歸王壽外臺年與德齊劉通冊

尚父向夜寐夙興徐堅裴未嘗釋卷鄭務卒史手自繕

寫盈於簡素顏惟貞蕭耽翫研味畧無已時崔備飛白

尋其著述之旨蓬行珪進則博求諸書楊偉荀擇從其

善元行沖引之為證事則可憑杜顯天雨信而有徵張

芳李嶠可謂詳矣劉彤論文皆雅正詞賦甚精崔頌薦

書屬辭尚清用意尙切杜確岑嘉而章句之妙張洎張

序詞尙簡要牛希濟其理精而易通李靖天老斯道也

逾深李從華月莫出公右齊論何公方應物以虛己鼎

小撰君子謙之而更謙張元賢門人編錄居傳序以

為文集趙瑩論修公曰吾心有不妥焉鄭吉楚州其為

謙也郭元超義實由衷事非矯飾郭子儀讓斯謙德之

尤著孟翱謙實長者之訓恭張郊升外靜中虛徐彥伯

賦君子比德於竹焉植竹記秀彼士林鹿鳴判取剛

克以成質韋模當在乎銅貴劉秩貨虚心內受勁直外

宣薛收銅者憲宗令采竹者材之勁性之貞高郢律

書齋書間李約飛白探求古義張昭詳定其記錄劉昫

錄時被以嘉名如孤授竹遠題於北榮吳武陵新謂之

楮式射經率由茲義南北史表內審其志喬潭破以

此觀之潘滔文如竹有筠李程竹箭堅可以配松柏劉

公祠記如竹有筠有筠賦堅可以配松柏寬



夫刺抱春銅之色朱萃藝井則持堅而有常孫玉汝在

竹記獲鏡判羈旅之中當離亂之際貞固而未嘗忘於道廉讓而未

嘗虧於義崔元翰言為士範行乃人師姚崇子可謂開

張道樞嚴綬信安人宗模楷者已岑文本孟夫潔其流

者在於源清張隨耀德立身者以學為先必因文而輔

教劉肅大唐士之所貴者道呂巖說君子不患乎無才

窮達志垂善教於師資劉積中樂德事必資於善誘鄭

書判公以踐履德業游泳忠信王樓霞靈遠近慕其德

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韓愈順其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

杜淹文中遊道藝之門呂牧子隨從明師李涪風金錄

子世家通集十五望求恕齋

誘掖之方劉祥道陳登登不倦薛元超諫開釋物理覽

古論今張元素重諫講解分明歸崇敬式行曲折李紳

如貫珠賦使學者以類求義昭然易知陸涪春秋所講不同

同歸於理韋處厚進六一字一句數義旁通賈蒙題述

字格剖析毫釐藜幹十擇其去取孔志約無文可質正

者則推類以明之裴堪祀嶽將扣兩端馮蔚石不以若

洪鐘之虛已鄭惟忠扣而斯應張神安應而無窮謝良

賦隨深淺而皆盈大贊庶學者觸類而長明易傳教

若夫宣揚微言指明奧義陳喬張天宏敷講說之會韋

立請崇及諸弟子每諮論妙義王太霄元橫經請益世

南孔子問義不休段成式與退而負牆蘇婉投諸各持

其論常存心持公依方辯答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承

節鄭康遂使疑祛理悟史徵周易渙然冰釋獨孤鈺

聽者忘疲盧照鄰南既虛來而實歸呂令則故得怡然

有乎相悅以解李應為其商確經奧裴孝源貞服高義

而景從劉孝孫詩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

海皮日休移成所以勤勤懇懇顧德章詳議樂聞人為

學陸龜蒙甫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孫樵與友講評攷

夜皇甫湜韓俾立乎鬻塾羅讓樂德各有所業次第協

請錢充且束修自行李仲雍觀支贍不充後唐莊宗許

公便奏且束修自行生束修判支贍不充求外職勅

欲附學讀書亦聽代宗增修公按其程課于兢瑯琊研

究深微陳岳春秋虛神靜思以取之王紹宗皆考經

義以一貫之王希明太乙其文甚著王琳明堂既合時

宜劉藏用妙思縱橫紀功碑故不失於錙銖李中和

賦愜心者貴當神頌諸試帖趙匡舉發揮新意梁德

臺侯實得大方李令琛書如輪扁之斲輪張懷瓘評得

心應手史重厚記待修改訖樂舞奏利器莫先余知

段公五或兩句可嘉或一篇堪獎顧雲投戶部亦因機

而設教張果道示其激勸馮仇解補引而伸之杜韓郭

碑由是業文之士許孟容穆各呈材而切磋朱休駕幸



隨大匠之雕刻朱荆扶永願服膺而已浩虛舟解公之

爲人也吳哇韓教尊義立程休澤宮磨礪規矩仲之元

人望而敬之至於燕遊鵬詠之間則其貌温然如春居

易皇甫門人等柳識元靜負笈從師王勃山庇其宇而

忘寒暑劉待價獨遊娛燕饗必召同席李貽孫歐饌取

於豐劉同昇大嘗醪有加王延昌靈醉德寫誠房瑄上

書甘有同于沆瀣裴清進金或因宴集命坐與話論大

抵根於教誘韋絢嘉或論文章談名理宋尚宮牛標諸

前典是謂格言韓彥輝願將此以書紳賈曾水染絲斷

梓功在初變陸元明經薰陶耳目者杜良唐文少而習

之其心安焉司馬貞孝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柳冕謝

書而皆以禮自持竇從直盧祈歎逾深王適潘實以師

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趙德昌黎至於開誘後學旌別

羣才時皆見其獎之之過也而莫知其辨之之精也裴

劉府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李白與韓晝夜淬礪舒元與

各勤爾能湯泉銘皆日就月將然崔黃中積有年歲富

謨賀始其學也則師資一同及爾成功乃菁華各擅蔡

綜法是以及門之子林滋文莫不咸騁藝能陳子良爲

王仁入室升堂孟賓子碧敬業服勤哥舒恆毀不遷見

異平伍田種師逸而功倍賈鍊教孫資於父以事師王

貞辟盡心於造次之時樂朋龜蕭邁顛沛必於函丈苗

府君碑在三如一張瑗觀生足以激揚時俗光闡儒

門趙不爲申若夫發跡揚名杜希通大栽桃李者早華

崔敦禮及門人指其登龍張元晏謝奉接武鳴躍息夫

蕭十由是得諸生每歲累及薦擢於有司周堪國學夫

筮仕觀光顏元孫干儒術爲貴褚亮陸青衿之俊賈公

禮序必致先登吳越文穆王乞其經學出身後唐閔帝

詔比明經出身後唐末帝優拔萃出羣者李絳請崇標

爲貢首韋執中海人擢進士第者楊嗣復權廉孝賢良

之儀表梁朱賓梁取必穿楊張叔弼引而皆以墨妙詞

芬策名試第劉崇望授崔凝沈少則受業長而出仕元魏

同請各擇勗以素絲之總張良器故其取類也遠寓興

也苗秀登稽古作程李夷亮南將播厥師訓王福時

錄則立身行道之事王觀十入砥名勵節高邁濟河必

資於師張籍上韓昌伯起關西賈承暉持人惟標準史

山陰侯公之謂矣蓋廟碑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

素傳其宿學巨儒用儒吏詔考其傳授齊推靈飛

從古以然李蒙藉具在於緇帙也南唐後主公禮義之

與中和所蘊張式徐斯實人倫之師表于君碑有教

授之恩蕭穎士登以公之德可以反澆漓以公之仁可



以厚風俗王公誌公之興學也如此李亮昭仁聲

之威物也如此韋辭修其誠切動人如此李碩州其

服人有如此張楚金其才藝也又如此楊式吳宏

達不器包容無方薛稷後進英髦咸資準的李善進

表百行之美實無闕焉李得徐太孝悌之至達於神明

李州獨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鄭仁表孔公有厚德

公誌信天理以自然陳仲師識者咸謂純孝殊祥

又重之以陰德其門必大也王起馮宗族盛茂旁蔭遠

映守園池記合浦珠生蒲齡先合鳳凰有雛閻朝隱焉

將繼代以承家楊棧立以展象賢之慶石倚立盛德

有後其若是乎裴勸公天授和粹褚藏言自全其天

花賦故舍和而內融吳冕昭文舒卷以時郭炯西掖

與物無競王顏白至人情澹張鳴鶴亦足以養高頤神

暇植書不以外物累心則神全而守固施肩吾疑神多

其體魏歸仁身安而後坦慮顧況李既安則壽考

焉劉賈直言公形清而視明李公守顯然之氣容色

不改盧道元序志靜氣正薛易簡眸容有光李君房

輔道以延年呂令雙將因此而致福蘇足見

長生之道焉裴徵諸故事辛將徵上瑞

昭宣帝許莫尚宗昭宗修誠以德充氣融道

以下遊宴盧士段恭維先府君崇重友道柳宗元

義純備者矣干廟記韓希惟公李百藥尤

誌淮海惟揚章賦白沙鄰好去官判惟公房公李尤

為近切韋院故事士之相知二十一斤合志為友

高判在於道義徐齊聘疏為莫逆之交呂才東寒暑

遞遷崔希逸藏遠隔千里王世充疏征新安江水劉長

公夫久要不忘王子先進有古人歲寒之心崔次宗薦

內懷惻愍形於翰墨房彥德為李密良有以也徐賢妃

疏願惟愚如合璧賦憶昔過庭北山賦以學行文翰

稱者裴敬李義推先執公狀自念髻配之後劉崇遠

序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吳保安與想睹光儀郭仲

吳保近年以來艾頌請復入郭仲翔書崔恭梁補與公

相見殷亮顏自一接拜宋詹報辱公感舊遂不見遺李

裕鄒平公允副夙誠李巽駁鄭乍從容以周旋盧論彈

每容侍話李綽尚書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任華與杜

含光蘊德容貌若虛李騰徐溫良之德賈泉述涵澈於

神字李方郁修蒙垂盼飾致在褒梅溫庭筠上謬以文

字為公之知陳裕彭州新過垂獎諭後唐大祖耳目相

接絕事朝廷卓見公之行事呂夢奇李仰景行之彌高

拾遺書李俯遂微誠頌王致請改固難以獲陳而悉數



之試概舉其畧澤伯璉奇石才非敏贍孫翊文辭甚愧

不文樂史仙諒鄙人之器思呂指南太常文不逮誠王

功致執文不逮意張仲宣通以為前輩綴集歐陽詢藝

唐文可愛來鶴聖今所編錄武元衡劉用成斯文王嵩

了石集組非工韓偓御而事皆從實成國史奏所希者

德仁軌書自天祐之李鼎祚周日引月長柳伉請誅

得之者壽吳崇重修開恢徵士之典飾蒲輪之儀為字

文戶部薦乘几杖之榮中宗令張柬之庠序昌而教化

行太學書有以昭儒者之度仲子陵五且示四方盛

德子監國疏學者得以取法焉文序例

通義十五

宋

通義堂文集卷十五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王魯園先生八十壽序

夫君子進德修業崔陟鴻莫不濟時為要利物為先高

賦德充慶延無周翰顏以登仁壽之理劉珣渭水漢宣

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褚遂良諫以皇在昔

賢守惟孟與吳陳元伯盛德日新柳道倫進修善致福

盧綽及出領方面用清白端正之治皇甫

州刺史潔行檢身王圖記在郡有善政郡人愛之約

通集十六

一求怨齋

請王叔約猶懷仁壽之施拜君親議惟仁也故能昭

泰惟壽也故能長久壽鏡賦是以自天祐之尹惜五厨

介福維祺陳齊卿神之聽之韋巡太室明久長之益壽

崔融賀合諸天道在乎修德王宏昌諫漢以

致康強逢吉之福裴諫信理惟其常于儒卿古則然

矣賈廷瑤靜思今者祭元貞太原公都記序即其人

也葉法善惟公于公碑姓王氏薛收文其胄出

於太原閻邱王本家於山賦序故鄉有太原之

號楊炯其先漢徵君霸挈身不仕高尙鎮天下

文中子自茲以後德行惠績備列前書梁文

世家自茲以後德行惠績備列前書梁文

石光贊令緒昌源煥乎已遠崔行功孔析以諸房吳越

封事奏公之先蓋碑齊世居温衛憑正在於河內楚

諸序汝南綱紀公德政碑詳其指揮御覽温湯公之

侍郎書房公碑舒州宣王廟碑文為名郡疆土綿

十三世祖也鄭吉楚州將付斯任尤精其人南節度使懷甯縣

遠南門記將付斯任尤精其人南節度使懷甯縣

界崔元翰賀悉在指揮之下鄭畋切責子孫因家焉

今為縣人也史疑山粉榆之地于知微以盛門為右

姓柳芳姓公門傳孝義胡皓姚無分居異財崇文碑

族茂宗榮潘炎李樹肥家以忍順柳珙謹遵先範庭上

俗表著之格言夏州節度使佩以周旋佩刀入閣

通集十六

二求怨齋

判飭身正事劉承慶公以幼承教義早聞詩禮苗神客

府君太夫人高明整肅有慈有威顏真卿臨母也賢只

教之勤斯仲子陵公奉親以孝僕射慶夙有至性席

君碑諒稟之於自然鄭惟忠祖母徐公碑嘉其至誠歐

玳野人竟三餘而勤藥餌孫思邈至誠所感陳羽明

感而遂通賈稜明神之至誠罔或不降歸齊皇連光於

維斗雙元穎映星躔之的王損之光射天樞孫

帝梓有六符映星躔之的王損之光射天樞孫

資昭報張利貞不果成其遠大薛逢上良亦異聞廉

春不修七歲先生誌嗜學從師知不足賦能以所聞



田問其義韓烈自誌迫及童年陳元光請勵志精勤薛詢侯

生臺後記惟古訓之是式張嗣初鄉老其文學也家承儒範

皮光業根於經義去思碑李罕李公偏覽史籍尤工綴文杜

越王廟碑李絳王許以高流王縉進王一見

集序為士友所重尚書碑許以高流維集表

文章並深提拂徐浩張由是聲名大振於州里先生集

序歲次王戌王旭王旭冊殿舉秀才第一權德輿贊中年

考校僉我大成賈少傅碑王申公復以高第崔公

德政超然出羣趙匡舉廩儲有備射乞觀表宜從超

等之褒昭宗收元泊貢藝闕下蘇鵬杜陽遊太學休

蘇頌文戊寅孫處元順以孝廉上第溫瑤淨觀為時所

集序通集十六三求怨齋

稱書張彥遠法王辰歲柳識頌陽登進士第張景河南縣

授戶曹李商隱實委司徒之官侍郎奏判懿夫粉署清

華井賦郎官上應列宿蕭至忠陳有持算主事者王露

記舉本司公事明關防奏皆得以議之孔目院食堂

記公之在地官也顧公黃裳山東蒸黎德施普洽宋璟論

疏專斷於一司魏元同請各其於疆理各有區分列侯

實封為嶺南西道懿宗分嶺南雖在別司李啟請定途

兼掌尤重劉崇授李投粵以癸卯之歲陸元朗經

式李遵奏限為補闕元稹上裴雲南安撫敬瑄鐵券文

式官職田狀為補闕元稹上裴雲南安撫敬瑄鐵券文

式資康濟之材穆宗元稹乙巳陳鴻大加以員外請減

式資康濟之材穆宗元稹乙巳陳鴻大加以員外請減

員外嶺隅之東苗神貨曰司存范鳴鶴以丙午之

歲徐崎金仙遷郎中武平一山西一道李誼公於是

領錢穀之要侍御序每一司之內共集議商請定舉

士官賞和而不同白行簡石故議定於內而事修於外

章執謹翰林明習政理張行成請太詳據舊章李勣請

廟蓋弛張之道因時而沿革之宜可識周存觀太事無

巨細公必躬親殷鵬當進牘之時實綱五申畫一之

法柳澤諫復人更斂手莫敢為非楊鉅虞貢賦所均元

素諫修乾鹽鐵度支吳武陵通淮湖之運漕劉寬夫

曹陽殿疏重修格式務於簡當次制勅奏公家之利韓瑗理

壁記重修格式務於簡當次制勅奏公家之利韓瑗理

疏知無不為王琳魏況近年以來風塵屢擾李蔚

經費不足宋務光請減亦請據行事通融樂舞奏義

在隨時唐南華修河式崇大體張廷珪請準惟名與器

不可假人于休列請不賜道在守官鄭昉請當官正色

不畏強禦李舟集序寮友欽之薛長孺張以公人才地

望陶穀史優游華省司倉誌二十餘年敬讓請致後

者多昇上位時論殊以為屈公處之怡然還碑姜晞表已酉

王福時錄以郎中滿歲施敬本駁判戶部事沈詢魏

戶部尚書以下齊抗元日朝有所薦進李安期用才以

公當其選歐陽詹宣宗皇帝求理之切崔相

公當其選歐陽詹宣宗皇帝求理之切崔相

公當其選歐陽詹宣宗皇帝求理之切崔相

公當其選歐陽詹宣宗皇帝求理之切崔相



論京兆  
除授表  
井謀不  
食賦  
美范傳正  
李公碑  
深讓劍判  
等付吏部  
衷元錫蘇  
三考許  
替移奏  
惟邵伯  
冕舉惟  
寄盧虔高

召見顧問  
天子念公之勤  
德音褒

天顏賜喜  
題柱恩

至於癸丑  
徵乎考績  
第一

位為郡守  
委寄非輕  
哀

九疑北麓  
三湘南澨  
張謂碑

循良是屬  
寄千里以專城  
嚴識元楊露

俾公康又公於是始有剖符之

文宗皇帝臨軒歎賞面許重事以遣

通集十六  
五求恕齋

嚴綬信安  
方伯連帥  
順宗即惟德

量時署官  
權寅獻唱  
改衡州禹

惟南之鎮  
皮日休  
衡山

鎮衡陽之一都  
常

衡陽苞湖地繁賦濶  
李虞仲授裴

連帥倚為右屏  
張保和撫

詢於眾議非公莫能  
李

公下車問俗觀風立政  
陳子昂碑

當是時也  
五嶺烟騰  
傑諫

下車未幾  
赤眉始結白

下車未幾  
赤眉始結白

赤眉始結白

波猶侮  
史仲漢  
人心驚駭  
買至送蔣  
公獨曼如  
殷文

州羅設策除兇  
劉璠馬驚  
建衡山一營  
劉津新  
號令前

驅史公碑  
又召境內舉武藝者  
魯公誌  
團結鄉社之

人名為義營  
道事宜疏  
分命鄉民設其警候  
李昉任公

守其要害  
劉淵請置銀  
必有隄防  
王茂元奏吐  
指蹤之

勞房彥傑  
李密  
公獨當一面  
宋申錫李  
義勇之士  
盧

論突兩翼掩進前後夾攻  
樊衡破契  
獲賊赤頭郎  
李德

格狀  
魁首既並伏誅  
徐有貞駁論  
所庇護居人不知

其數  
潘稠請移  
人唯安堵物荷昭蘇  
章震巢  
揚麾而氛

殿座銷  
胡曾上路  
緊公之力也  
嚴郢駁太  
乙卯  
張萱靈

通集十六  
六求恕齋

置鋪警巡  
張守吉請量  
日夜戒嚴  
劉那陳軍  
皆所以防

萌杜漸  
唐臨劾杜  
蓋綠府界潤遠山谷重深  
劉彤論又

緣累歲以來領南用兵  
夏侯致戶  
同惡相濟  
郭震劾趙

轉相煽合  
朱子香能  
實繁有徒  
王澄請禁不  
密計兇謀

薛元超諫  
潛申約結  
慈師古等  
況此賊道藏藪澤  
王景

蘇麻熒惑人心  
崔蠡劾  
若縱姦人  
嚴磯奏崔  
內必生變

張公謹條突  
委其能吏  
都督刺史疏  
備知踪跡  
鄭受益

疏可取狀  
委其能吏  
都督刺史疏  
備知踪跡  
鄭受益

無誤  
鄭燕祭梓  
既殲元惡不問其餘  
陳去疾王師  
先務

招懷  
蕭德對穆宗  
明立文案  
孔崇弼請禁  
脅從罔治  
伏

明立文案  
孔崇弼請禁  
脅從罔治  
伏







號嘆若無所歸賈鍊贊皇其得人心也如此劉史誌何  
施而臻此歟極諫策實由政之所及德之所致文公  
記去思之美無謝於古人張次宗請立李聲名遠彰  
朝野籍甚羣公側席者多矣徐堅裴師資之道張子琳  
修德義可尊康季子登如龍之門朱鸞別崔蒲輪遠  
聘褚亮十八已未杜光庭留洛陽李紳追昔掌教陳  
雍入函席就橫經之道李又成都化清洛之温然鄭宗  
學議庚申年羅隱鎮海自洛陽符載送崔可以適南陽喬  
賦霜鐘數年之間盧藏用啟迪後進楊齊宣晉教人之  
本則義理為先顧少連履道自居蕭鈞顏士流模楷  
通集十六  
九求恕齋

閣朝隱馮課以經義賀蘭恆卒史考試所業長短李守  
府君碑及品格高下列為先後裴孝源貞朝夕講貫李  
紫門著修請置詩垂此作式呂鏞金後進有才而業未就者教  
學博士疏誨誘掖之惟日不足崔祐甫士亦感類而相從張昌齡  
策希匠石以裁成從張勝之木動皆執禮韓述新洛陽才  
子駱賓王南陽貴士呂才振彼高價膺茲美名張慶  
玉案由是得諸生每歲累及薦擢於有司周堪國學其  
餘願盼曾假吹嘘成名布於詞場及內外之列者不可  
勝紀殷亮顏登公之門李膺之門也顧况陶惟鑒別之  
精也張懷瓘癸亥歲韓熙載宣春秋將及於八旬吳越  
王錢

傳璣乞復懸車故鄉扈載景怡性林泉寇同吳以公夙  
父舊號表呂夢奇不事產業劉全白宦遊既久劉太真  
著廉勤招討碑田園將蕪熊季成言歸舊廬于敬之王終甘湫陰  
碑郭正一對維桑及梓庾光先公每懷敬止姚崇于於鄉  
鄭肆策黨則謙似不能言張賁然不以德行向人人自敬畏杜  
章公乃詢事考言田義旺先皆有條貫陳鴻祖東而編  
錄之內高儉文思無稽必正孔志約欲使信而有徵孔  
達易正爰自兵亂以迄於今王延昌靈忠臣義士袁楚  
魏元忠書搜訪矜恤中外所急蘇端駁楊互陳聞見同異  
甚多李延壽上公乃詳究本末尋訪源流李騰徐其於  
通集十六  
十求恕齋

忠義也朱敬則不厭其詳洪纖並舉王德璉饒使忠臣  
義士知勸高銑論于激懦夫烈士之節警貞女孝子之  
心梁德裕重建其勤至矣司馬貞補公有文章若干卷  
深茂古老柳宗元秘凡所著述劉子元言簡而理當文  
約而義豐屈蟠折又述作之外修集家譜于邵河南于  
王氏盛業張魏賓其蔭也廣敬括豫枝分派別章述  
府君祠堂在焉張鷟仙公本之禮經于公異吳得高曾  
之規矩長孫憲修依舊式修續柳璟請續故有家傳族  
譜族圖趙瑩論修嘗纂家範數千言梁肅送皇以大宗  
率諸屬以小宗通賜裴輝卿實禮不忘本王翰古



之制也李杭請置公之網羅遺典史承節鄭爰考圖經

徐知證太乙雜出於傳聞崔龜從昭年深事遠韋乾度

真人廟記李翰王亭神祠記六種書序耳目耆舊所

議博採羣志侍郎贊搜諸史籍章續五遂參校是非較量

及陳叔達答足是證明章安仁遂參校是非較量

同異顏元孫干其或善未書能未紀者罔不畢錄楊夔

縣修建秉公心而排羣議裴度劉確爾不同指虛舟

獨分趙元一奉悉從釐正賈耽進華編而作志詢習

星厥功茂焉獨孤及呂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常仲

文宣王乃縉紳之領袖吳融授王博以清潔為貴張省

廟碑未嘗干有司陸龜蒙復友昔者巨浸橫流宋之問

判星未嘗干有司陸龜蒙復友昔者巨浸橫流宋之問

事緣共理康子季樂療饑拯溺須及其時魏知古諫隨

其所宜量定多少趙贊常公費不足孜孜為之路巖

指困推誠梁朱賓梁則事無不濟劉恂與此乃行古之

道王智明不有益於人李異請於柳惟此舒人李翱別

文集於京師牛希濟修其候館趙良玉公乃刻潤其地

作為新廳趙璟鄂州親畫規模徐太亨文爰恢崇構殷

義南唐所爾乃經營是設韓徹黃莊田園店等敬宗

文觀記爾乃經營是設韓徹黃莊田園店等敬宗

是用拓開基址危全諷重修續舊業創新制蕭綽

悉公重修李磎泗州公於是相顯爽之宜立卑高之程

李直方白迴俸節財蕝事彰義邵真義且知君子攸作

頌亭記

務於遠大徐彥伯信可久之宏規韋表微學士其居

家也崔韶重定克奉先業盧禧承家之資產宗公

夙有志願銘之在心程元振疏公昆仲間鄭仁表孔

同財而離居陳京鄭公乞申私讓于志甫讓禮以展敬

祭地判奉親族以和紀高字張君同氣之誼日隆手足之

情元厚草敬辨智祿俸所入皆均親愛許志雅因心則

友義切天倫張孚威君子修身何都督善惟茲道也可

允字鏡賦以明和容之義源乾曜疏夫人沛郡太夫

人朱氏李邕賢輔佐君子協和中外李師聖許克儉克

勤寶泉述實與君子同心柳冕答裴尚矜孤愍窮寬仁

厚德戴少平王宜其阜昌盛業蕃衍華緒楊緒霍國有

令子五人司空圖燕國並早承庭訓劉巨川杜教之義

方呂元泰陳務實去華王權請禁貢文儒濟美新翰陸

長子楊炎杜標為貢首韋執中海人一履學官蕭穎士

業綏懷遠人蕭昕張決去就於至誠庾承宜田宣明教

化為導人之道韋行儉中事關備禦崔羣請廢時有登

碑宇文賞夷攻遷臨壽春楊憑羅刺式遏廣寇李惲封

制循聲流於簡牘良政在於歌謠劉穆之盧次子陳子

王季卿與登明經高科許孟容京兆等試劉勳與陸登

王仁壽書登明經高科許孟容京兆等試劉勳與陸登

乙卯科蕭鄴章胄廷講肄薛廷珪授王膺宜令教習溫

宜令教習

溫

溫



顏請錄 縣令字人之本 禮俗判 高陽令狐楚薦京畿

之內供億所叢 憲宗免京時和年豐 郭英幹人欣華黍

之盛賀雨表 蓋精意所感 張惟一 金天誠懇而靈雨應

期稼穡獲全異於他郡 董晉李公 既稱良吏雅合名聞

康廷芝縣令 第三子 穆員穆公 下筆成文 劉向文 一日

有惠化判 溫大雅為高 既幼穉之年稟神異之性 貢儀條陳

千里 祖報李密書 既幼穉之年稟神異之性 貢儀條陳

狀 逮於弱冠德輝彰聞 張薦答權 價重江南 溫庭筠上

乃傳芳而永久 景星見賦 第四子 薛稷鄭 識度清遠

杜甫薦 有高尚之風 浮瀛賦 祖述前修 員半千達 傳諸

岑參狀 劉庭琦家 皆事理明切 趙知微請勤 垂教作程 吳

子弟 僅視天判 通集十六 志求怨齋

經籍 季子 李藝李 官居別乘 王叔邕 州佐道優展驥

序 譽 德表題輿 李亮王 漢陽郡 五王制 修築羅城

趙 判 德表題輿 李亮王 漢陽郡 五王制 修築羅城

畢 功 德表題輿 李亮王 漢陽郡 五王制 修築羅城

城 陽 郡 德表題輿 李亮王 漢陽郡 五王制 修築羅城

王 制 郡 德表題輿 李亮王 漢陽郡 五王制 修築羅城

家 子 女 高祖放 歸其戚屬 太宗放 幸因遇於仁人 庸伯

蘭 盛 德 傳 家 員 外 啟 宏 材 彌 劭 李 善 進 文 世 濟 其 美

侯 冕 王 貽 厥 孫 謀 賀 朝 襲 代 經 業 出 身 武 宗 加 尊 宣 付

史 館 編 記 後 唐 明 宗 宣 課 績 尤 異 元 赦 文 莅 事 克 勤 劉

義 徐 復 駁 擬 鄭 符 金 滿 籛 子 現 投 諸 凡 為 文 章 劉 崇 遠

序 珠 輝 玉 映 徐 寅 如 蘭 生 一 葉 誰 謂 無 芳 桂 長 初 條 宛

然 嘉 木 證 心 戒 序 公 則 神 怡 氣 暢 王 起 馮 逍 遙 道 樞 張

蕭 齋 其 福 祉 也 既 如 此 天 師 碑 其 允 緒 也 又 如 此 楊 疑

越 王 夫 德 行 者 源 也 冠 裳 鐘 鼎 者 流 也 陸 羽 遊 慧 君 子

所 貴 乎 德 積 於 中 而 化 行 於 外 陳 簡 甫 宣 蓋 德 成 於 上

李 嗣 真 福 壽 要 津 岳 廟 碑 實 由 於 此 奏 逗 留 狀 理 可 明

徵 鄭 節 應 聖 惟 公 盛 德 溫 恭 雅 懷 寬 肅 孤 府 君 碑 以 公

清 正 直 令 善 政 碑 與 人 頌 康 稅 故 判 厥 德 允 修 復 尚

書 右 踏 於 仁 壽 蘇 頌 處 分 克 享 黃 髮 優 游 廣 堂 劉 通 冊

丞 判 踏 於 仁 壽 蘇 頌 處 分 克 享 黃 髮 優 游 廣 堂 劉 通 冊

尚 父 不 亦 宜 乎 戴 璇 聖 祖 甲 子 邢 文 本 冊 河 年 八 十 潘

萬 敬 十 月 十 二 日 王 居 士 銘 有 壽 星 之 發 彩 周 鈴 南 郊

儒 碑 十 月 十 二 日 王 居 士 銘 有 壽 星 之 發 彩 周 鈴 南 郊

養 壽 祈 年 秘 要 序 迨 至 乙 丑 歲 張 洎 張 司 弟 姪 子 孫

苗 晉 卿 招 親 友 以 高 會 韋 應 物 壽 客 滿 堂 袁 參 上 姚 齊

郭 公 碑 南 唐 嗣 主 進 祝 公 壽 考 虛 頊 壽 康 甯 之 福 郭

獻 壽 杯 買 宴 錢 表 祝 公 壽 考 虛 頊 壽 康 甯 之 福 郭

儀 請 宣 示 方 比 契 於 松 筠 幽 蘭 賦 乃 相 與 賦 詩 李 遠 送

序 不 遠 千 里 南 唐 後 主 送 鄧 授 簡 為 序 王 涯 元 和 顧

惟 不 依 張 皓 藏 庚 子 歲 和 疑 吳 伯 氏 仲 氏 許 堯 佐 壘 一

舉 明 經 同 年 擢 第 李 華 崔 延 頸 下 風 杜 之 松 谷 想 睹 光



是益知公懿德宏遠必能永保貞吉任華與杜中丞書近者以

來邢文偉山川既遐李德裕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

仰吳保安與仰景行之彌高盧坦與李用成斯文王嵩

物賦引年敬老杜正倫彈比野苧之獻空願竭心元降

所撰孫度實探羣言杜佑通比類相從歐陽詢藝研

章摘句張庭芳李唐文可愛魏徵纂組非工韓偓御

舉其宏綱吳兢貞觀綴序大畧魏徵纂書備覈其實希

聲道德為之序云陽公集序集唐文

潘四梅先生七十壽序集唐文

通集十六

十五求恕齋

夫詩者孔穎達所以發揮時政姜立伯樂政在養民

禮俗判勸民本懷仁王廟碑仁則宜壽舒碑傳曰

仁者壽陸龜蒙送說者云韋叔夏仁者所樂冷朝陽林

賦以和為主錢象仲國人和則音和趙慎言論為政資

之以和唐璿乞使時和而俗阜吳仲舒南感以和樂孤

授放馴薰為太和鄭處海邠州證之於人則壽梁德裕

記識詩人之所謂苗秀登謂躋萬姓於仁壽韋湊諫造

詩人因賦以誠時劉藏器往代冀致和平其期仁壽唐

明宗增惟彼縣尹是亦為政詩愷悌以字人王緯縣令

運屬和平崔瑛周公納黎元於仁壽辛崇敬則詩得

其任李行修請置有仁人焉郝昂入設教陳詩范榮賦

政資和樂趙陵陽欲人之壽龐嚴直言仁風先翔河

君碑澤被生靈猶懷仁壽之施郝處俊偃道夫善政養

人之術崔黃中自以詩中之意成伯瑜理心而和聲邵

樂賦歸人於至和包首傳元情之所和者氣張崇登

揚和氣田宏正謝通邑擅神明之稱沈珣節度使制利

物為先高無際所至蒙其福利李紆朱蒼生致福徐承

歲星太則上天祐之魏元忠書絲是和平自臻福慶斯

集張皋諫論前代之詩于頔序洽和平之理順宗放免

以登仁壽之理劉珣渭水躋上壽之常道岑文本論古

有明徵蘇儁給地其來遠矣鄭氏進女靜思今者王元

判蔡陽公孫樵梓潼即其人也李琪吳越請揚推而言

焉薛元超惟公周氏曹族潘氏王適潘其先榮陽人

陳濟之潘黃門之藻思史巖山文章粲然裴淮子伊彼

宗人王志梯大夫洪源茂根成表微崔人物昌阜張廷

準式折攷其郡望林寶元和江南之鄣盧潘廬新安人

孫道方元於歛最多王廟記汪枝分派別韋述章仇惟

黃之郡陳致雍李制制度於羅城李吳羊倬彼甫田石

觀農承先胄之裔者司馬承禎英宗穎邁王居士高

曾積善德厚流光吳越武肅王又父祖皆有名稱李仙

通集十六

十五求恕齋



八世濟其美侯冕王瞻言祖德武同德封德門之裔也  
周難公之生也李公碑驚羨之夕翰林集序如逢蘭夢  
之徵律之翰蘭為國香仲子陵維岳降神書賦上神  
符夢叶喬彝幽公譽望幼挺才器鳳彰軍祠堂碑五歲  
讀書岑參賦風神穎悟徐堅裴受天雅性李涉南溪便  
措意於文韓休蘇年甫八歲于敬之王誦楚詞文選之  
言劉秋選雅好屬詞薛登論一日千里温大雅為高戊  
辰王武陵宿年十有五李百藥舉茂才李公諱博涉多  
能宋尚宮牛文詠翩翩姜肅姜風韻閑雅王競十八辛  
未裴處權年十八胡皓姚等列標名章澳解送不為  
何侯廟記通集十六七求恕齋

第一等高麗王第一蘇廣十望高廩之盈倉賈正義  
碑決勝詞鋒容帝狀染簡飛翰王公誌未嘗釋卷趙  
關子明青衿敬業姓宋璟集百實冠於時唐次祈丙子鴻  
大統鄉貢明經上第趙德陳公登副車而聲猷甚暢崔  
授令狐定壬午張友正披到上都敬宗大遊太學馮公  
常侍制王午雲亭記到上都敬宗大遊太學馮公  
家廟摺紳先生相如微自名卿大夫與時髦懿士九  
齡送王深加器異徐季鴛屯留許以高流王縉進王麗  
長史序富嘉謨為張仁留連德音毛傑與盧德音相  
澤之來謝賜長男官表留連德音毛傑與盧德音相  
屬蔡孚請宣付公應用神速不能自休王起馮援筆立  
成員半干為當時高唱王謙彭凌雲詞賦高邁賦化且

聞紙貴李希定名動京師宋之問與石渠東觀之中太宗  
命魏王校理是司蕭穎士贈極文學之清選王義方請  
泰手勅李超請修博彙羣書胡交修洛去謬存真  
府藏書之府秘書監博彙羣書陽宮記  
李遠靈旁求援據田敏進印三史舉額數狀雕造印板  
棋經序校比較今世流行本郭京周易寫劄精詳郭崇  
尹拙請校比較今世流行本郭京周易寫劄精詳郭崇  
勸釋文狀乙酉李荃安以孝廉高第孫遜杜俾備蓬山顏  
人奏書乙酉李荃安以孝廉高第孫遜杜俾備蓬山顏  
廷上臣丙戌呂諤秩滿府君誌請錄奏聞請試  
史學隨例詣選前街赴選宰當奉職邢文偉一同百  
里劉崇望授可以從政驚子序外典專城史仲諫祿  
及親矣游嚴書吏部選集沈既濟注官日後唐莊宗  
通集十六

官始初山東元稹沂國以親老顏真卿難違色養  
孔選請許庭闈在遠徐浩張詠蘭陔之詩歸判當守  
注擬庭闈在遠徐浩張詠蘭陔之詩歸判當守  
選時杜去疾過河南之檄適至陶翰送史山公啟事肅  
授顏真卿太以能賢補其闕吳武陵陽朔公授鄭縣歸  
子少師勅以能賢補其闕吳武陵陽朔公授鄭縣歸  
迎板輿張楚與往河南宣慰制赴任崔龜從請己  
丑馬總鄭州正月張宏靖太下車宰邑視俗施教李  
亮昭慶令凡聽俗理獄魏徵疏隨狀推科以情按察  
清德頌凡聽俗理獄魏徵疏隨狀推科以情按察  
崔融選伸其屈而直其枉張蘊古摘伏如神陽觀碑捺  
人議伸其屈而直其枉張蘊古摘伏如神陽觀碑捺  
洧波瀾劉禹錫管川之性劉蛻室其多訟無逞游詞裴  
問羊知蒞事惟明公其至矣齊論何公儒為教化之本  
馬判蒞事惟明公其至矣齊論何公儒為教化之本



劉祥道陳文翁訓俗韓儀授韓建禮先擇士燕淮澤宮

銓選疏崔行功孔召置生徒賈至議開士子之詞

館張嵩雲中宣父碑使在館習業代宗太學支給課錢盧徵

課料以課疎密元行沖所課也詳魏元同請各懷材者

喜遇於良工陳仲師有志之士莫不增氣潘好禮徐秀

人偉生多從之游皇甫湜連飛繼鳴韋執誼翰林並錯

薪而翹楚孟匡朝夫掇芳刈楚崔顥薦齊搜擇宜精

王邱授裴敦復辛卯銅鐘銘大比作程鄭璠獻賢貢聞

中書舍人制袁懷光取士任贊請州縣先校詞比義紀功碑表聿先精擇李

良卒史有惟掄擇之所裁積薪賦然後申送主司吏部

文學判通集十六九求恕齋

議張篤監尹承獎訓於鹿鳴元張

登張篤監尹承獎訓於鹿鳴元張

度樂道賓賦所以中雋也秦瑒和其於篇韻越王廟碑

判懸判孔齊參初雕琢切磨韋慶復鳳翔搜羅尤異

較其短長稅畝判因人而拂拭張少博蓋殷勤於此徐齊明諫

孟賓子碧石視賦道洽絃歌鄭老萊春巡察使以清白閻朝隱馮

東宮王琳魏鄭徵諸輿誦陳簡甫宜入其境

於是採聽人謠公諫錄序徵諸輿誦陳簡甫宜入其境

而稱善御覽劉兼李乃以父老等狀上請姚崇

政聲聞於御覽劉兼李乃以父老等狀上請姚崇

微崔叔靈慶於古有光李農夫王辰陸長源

碑公祠碑於古有光李農夫王辰陸長源

思鄭叔齊新至考滿日魏扶請委錄事問境

頌三年政成開石巖記至考滿日魏扶請委錄事問境

耆老潘滔文衣冠士庶柳公綽請定倍懷感激之心元張

相公啟敬之如神明極諫策喜沐慈君之惠縣令有

惠化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郭公碑莫不途歌里頌

判賈虛己諫人皆康樂明允濟發洩之駕相趨上官儀冊

封后族疏人皆康樂明允濟發洩之駕相趨上官儀冊

州刺學臥擁轍李明啟填街委巷辛替否諫誼譁塞

路行莫能行蘇國元崔令追留再三王廷翰天觀者如

堵李雲卿非公而孰能與於此哉張魏賢王商邱之

地顧况宋州繁劇所鍾劉穆之調補斯任者劉寬

州壁記非良才無以紓劇喬潭會昌主當夫流潦初溢

陰霖未晴東方虬決渠濁流韋挺田多不熟張文琮

通集十六 三求恕齋

抄貧窶之室無以自資上東宮啟嗷嗷彼方望公如歲

豆盧誥公既至理事李方郁修懸善價以待樂輸盧貞

宗公碑親勸富豪均為周贍仁德政碑而賑粟同食高果

一稅解黎庶倒懸之急胡曾賀高相蕩析咸歸行襲德

判各自遂其生成過蕭賦則闔境蘇息馬周請簡皆

公之由嚴郢駿太疏達河渠導塞提封張公碑時和年

豐郭英幹實荷穰穰之佑權倖西公申布聖澤遍

問里間董挺陽貞心固持楊璠良玉斯為烈女蕭似請

神佐不獨旌顯前烈亦將激勸後來崔稅金沙既俎豆

女奏不獨旌顯前烈亦將激勸後來崔稅金沙既俎豆

而式陳祭星判移風易俗劉思立於是攷圖牒徵碑

而式陳祭星判移風易俗劉思立於是攷圖牒徵碑

而式陳祭星判移風易俗劉思立於是攷圖牒徵碑

而式陳祭星判移風易俗劉思立於是攷圖牒徵碑

而式陳祭星判移風易俗劉思立於是攷圖牒徵碑

而式陳祭星判移風易俗劉思立於是攷圖牒徵碑



版徐錯先 有若顏魯公 柏虔冉新創 其蹟如新 越并記

鑄於貞石 楊漢公干祿 公隄防約束 路巖碑 罔不式遵

王履貞六 乃以俸錢 李翰尉遲長 覆以棟宇 公祠碑陰

記用存古蹟 許嵩建康 俾後人觀是碑者 抑亦昭魯公

之德業也 碑記 公英斷不同至仁 有勇 殷鵬羅 而邑

中隱伏之事 皆預知其情 卦筮 書警夜巡 戴少平

躬親指揮 殷文圭 又召境內舉武藝者 令狐頊 顏

訓齊勇士 樂朋 惟才是用 李安期 則威義

前驅 駱宏 皆計不空施機 不虛發 魏元忠 上罪

人乃得 陸元朗 俾桴鼓之稀鳴 馬貽教 山東數州

通集十六

三求恕齋

韓思復諫 羣盜所居 白晝劫人 舍人啟 為日久矣 馮

石邊 公召募敢勇 蕭昕 扼其奔軼 崔羣 請廢 慨慷奮

發 孫處元 順 以身先之 宋務光 人百其勇士 一其誠 申

錫李聽 已懾 荏蒲之羣 許棠 羣凶狂顧 周章 自失 衡

破契丹 惟歲臨乎甲午 鮑防 設策除兇 劉瑯 馬驚 置

鋪警巡 張守吉 請量 備知蹤跡 鄭受益 再論 雲飛電掃

李靖上 其速如神 薛倕 紅 巨盜既平 刁尚能 南城 飛章

西嶽書 陳翁 彭城 新 達乎 天聽 鄭希稷 所以 擢

階品第五 書考課第一 楊憑 羅刺 特授以刺史 周

先為 盧中丞 用表賢能 賈挺 增賞 逃去盜之由 杜韓 郭

請朝 觀表 就賦 判 杜韓 郭

碑 允宜高秩之賞 唐臨 劾 杜 故公嫉盜之意切而誅盜

之令嚴去盜之術行而屏盜之譽顯 李昉 任 公 初公報

政當陟 盧公 三事大夫 張昌齡 高 執陶鑄之鍵 李江

序方存汲引 直言疏 每執謙而守約 希球 碑 以全吾

真 裴炎 狸 不次超昇 趙憬 審 官 辭不就列 薛收 文 恬 然

淡泊 沈佺期 因而上請 敬括 易 田 其名益光 褚 無 量 請

乙未 史公 碑 迄於丁酉 源 序 交代相承 歸 融 劾 盧 而

鄧侯不留情 猶深於愛 樹 張次宗 請 立 李 戊戌 高宗 冊

鄧州都 入計 柳貞 張 乘軒 卽路 穆宗 授 韓 宏 朝 天

既近承雨露而增榮 馮審 謝 追 宣室對啟 孔溫 裕 授

通集十六

三求恕齋

節度 俾洽 嘉命 宣宗 授 鄭 朗 監 修 逾年 蔣 借 李 司

序 歲在己亥 謝 假 可 又於 唐 州 側 近 憲 宗 安 置 淮 西 一

縣之內 不判 縣 務 奏 權 時 主持 龍 敏 條 陳 臺 既到官不

逾歲而一邑 自化 裴 度 劉 因 人 之 欲 得 事 之 宜 游 方 任

亭 貧 弱 是 優 鄭 楚 客 各 從 所 便 張 思 鼎 人 歡 且 舞 盧 求

記 情 高 而 俗 慮 難 量 宋 言 漁 父 居 無 何 王 叔 平 解 縣 印

以言歸 徐 鉉 陶 乃以 閒 居 為 樂 茅 茨 賦 求 諸 前 古 裴 光

執 矣 壽 譽 擬 潘 安 韓 子 休 名 教 之 中 自 有 樂 地 柳 澤 上

斤判 優游無事 張 籍 上 韓 昌 奉 乎 高 堂 晁 良 貞 綵 服 承 歡 敬

請 致 仕 眷 戀 徘徊 梁 嵩 倚 門 今 老 萊 生 事 之 極 舒 公 歸

侍 親 表 望 子 賦 舒 公 歸



親展於孝敬劉公輔士不公終養焉穆員元甲辰歲馬  
賦銓選復及軍鶴子判又赴省於東馮陶書山東  
之人質謝芳姓詞訟紛紜崔居簡請停或拮拾纖微知  
微計疏胥吏舞文枝蔓及眾案簡能請斷公推好生之  
德崔郾高公請詳詎者之詞沈與宗賜方定刑名蘇台  
灌龍委以折獄柳識草分主當局公事杜紹光請置公  
泉判之斷獄也必原情以定罪射遺愛碑亦觀過而知仁郭  
賢習星告者誕詞固宜反坐崔頌夢得疲人受屈鄭黃  
華神情有可矜請選判各有科條須分曲直趙勵諫  
徒疏多辨疑獄多釋冤囚判官廳壁記俾獲罪者甘心  
通集十六  
三求恕齋

受罰者無怨鄭翰光請詳以叶均平之道源乾曜請出  
疏慎聽訟而樹彼甘棠崔教邵考課攸歸勤效斯在無  
欲直諫無善推鞠者故合獎酬後唐末帝定其年元  
他技判東出鄒魯間羅隱陸生將致治平鄭藝徐延顧茲  
公誌李虞仲授柏掄才授署王沼被替始公未至元載  
缺員者等郎中制掄才授署請選判始公未至元載  
漸人力凋敝魏知古疏慰黎毗之薄訴不應稅判所冀  
稍免煩勞崔衍乞左公以為立長以為官也非立官以  
為長也薛稷鄭安人之道貴於省事楊齊哲諫清身檢  
下蘇瓊中旁酌人情張憑屯田安業者無不歡忻齊映  
府論被其生業日就郭震安置濟時之要李元成賢實  
謗表

曰良圖柳同萊田丙午陳兼文宣首尾三年應辭詔  
政簡人和陶然日遂其性矣虛度高歲在丁未張保和  
城棠邑鄉呂溫陳爾絲之稅韋紆枯郡黠吏因公以貪  
求裴守真請厚斂於人李絳對問成取怨之道高璠初  
百姓不堪其弊張文瓘諫波走颺馳羅讓才議若準常  
科杜正倫彈轉成繁擾麻麟請限年會計處置張滂請  
器李子和文轉成繁擾除刺史疏會計處置禁鑄銅  
物奏屬之於公去思頌公以單騎往安其民公誌  
當是時也蘇珣應法在外人情洶洶魏暮請臺逃去者  
半孫平子請公曉喻歸本席豫楊見公皆拜史承節  
祠公以談笑慰之石頌一無所問狄仁傑請曲且曰  
通集十六  
三求恕齋

吏實為虐爾復何辜于兢耶那殲厥渠魁徐餘慶奏  
脅從罔治孫伏伽諫大得首惡李翺徐唯罪一身張仲  
獲劉不日斯平楊德裔勅歡聲被野楊於陵謝革刻前  
弊王虔休進乃去鄉胥之啄害良民鄭古楚州凡出  
剝求功請括田狀實以典憲崔譚賜則使仍舊貫達奚  
公嘉以順人情善疏但明示科條官充驛使疏平  
禮判陳元光勸課之方得所則生靈之賦樂輸  
均裕賦刺史謝表勸課之方得所則生靈之賦樂輸  
盧文紀請嚴人唯定居張瑄田中民安如故苗偉章  
最臣僚奏武少儀戊申歲裴曙祈雨  
曰公之至矣俗詠其蘇矣丹河記及於寬政楊伏樂已經二年百濟軍事表歎歌邵之徒



勤想借寇之無及李宣立求之於代公實有焉于益白

己酉歲舒元與御史臺量時署官權寅獻感萊蕪之

生塵積薪賦躬儉行簡居無玩好賈德政碑車服飲食

比寒士蕭鄴高其清也鄭蘇水所以字彼黎民盧詹請

最靜以理之元結夏侯為政指歸則以抑強扶弱為意

杜宣賦梓華人荷其惠吏懾其威鄭子春北夫一縣之

政總於令長令長正下吏自肅賈徽上治稽諸縣籍張

萊田不亦如范萊蕪之類焉皮口休劉安得不新其耳

目哉隋奕請革庚戌歲薛文美涇端居多暇許渾烏統

瞻言署曹裴曠廳况鄒魯舊邦太子宏請樹處瘠則勞

通集十六

三求恕齋

呂太一 正官又闕姚顛請六竹馬思迎於郭陸展授

河陽節 絲是復委前務周輝賀王寄以循良北岳碑

令撫綏何光又俾公旋止眾庶相賀李程李稚舞艾歌

允忠碑 廣樹嘉猷李師旦京戶口增益張元素仙

潘河陽之古縣春樹花開孫崇古景物陶然殷觀景

劇若閑張景毓岑政被風雅符子璋上琴臺而馴雉依

石鏡而翔鸞李又勸有風流遐曠之懷東山記符子賤

彈琴之化魏季龍夷則公之德政信然也徐安貞公

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韓愈王至之日則詳詢

舊老溫造崔擇善而從賈公彥儀凡公之為民於除害

興利李騰徐揆今酌古李紳罷役料事度宜韓覃諫營

土俗不同劉濤論各有所當鄭均論皆因俗

施政而同歸於中趙贊張政貴有恆祖詠祭信叶和

而反朴關構賦民受其賜盧士年段莫不感荷仁恩姚

請御疏公之為縣也源驛記以儒術通世務張式徐

儒雅飭法律長孫修古之循吏何以加焉董晉李公

次辛亥劉待價思樂林泉蘇師道雖齒髮未衰呂

公碑而輕舉高蹈姚思廉以詩酒自適劉全白淡然而

陶謝之蹤蘇絳賈掛冠養高吳哇韓所以退居邱壑志

甯蓋粉榆之地于知微明恣尋山水杜佑長林之

通集十六

三求恕齋

下蕭灑清風王玠程逍遙不羣樊陽源虛閒襟抱浩虛

不由賦於以暢恬和之性陳叔亮灌蔬藝竹王士源孟

遊焉息焉李徵古與山翁野老相往返歷談桑麻

事意泊如也楊鉅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矣

舉子集序公氣含清韻雋而且檢通亦不流

代人自蔚為詞宗尚書壁記必諧風雅士疏最嗜吟

咏劉崇遠金標題命篇溫庭筠遇境必言詩言詩必

破的褚藏用自雅頌風騷而下許孟容迨於今世李

刊誤前輩得名之士陳康士琴咸究竟其源流賈耽

表應樂府之新聲張何海上酌前修之筆海李善



凡所著述千有餘篇盧照鄰南陽公集序當其得志倏與神會王元英先意在筆先荆浩畫鑑然而韶鈞鳴李漢昌黎陽生傳春白雪之歌高郢吳公抑揚妙歌賦伯璵才華議論陽詢臨妙藻推工褚亮李道讓其餘言情導志記會敘別梁補川帖極歌詩之麗則皇甫冉送平生雅意妙曲先知梁補琴有殺詞貴逢情李蔚諫禁故製造其詞發揮成曲張聲判梅花一枝為之寓黃滔答陳確托意奇巧王黃璞樂表以誌所慶惠山寺記其宿學巨儒南唐先主舉士林經過篇翰相屬韋微修佳句流傳於眾口李羣玉狀花朱敬則陳夙著雄名裴坦貶溫乘軺之賓李勉後主論庭筠勅通集十六毛求恕齋

新驛韋道孟浩軌高馬上大雅什在壁嚴綬信安吟諷忘記疲然集序佩以周旋刀入問判商榷比擬趙匡舉貽諸好事為後學之奇翫焉李吉甫編次其為當時文士推服也如此張洎張司其為詩家者流之稱許也如此孫光憲白在昔樂官采詩類選序因物寓詞王太此運詩集序左光嗣讀詩則知君子之諷興崔宏慶賦將傳後學字詒判以為心和則樂暢性靜則音全察古人之意桓彥範論以為心和則樂暢性靜則音全張隨無情逸則氣高尚衡文深於詩于休烈請不賜足絃琴賦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劉孝孫詩比興之體柳冕謝杜觸類而推元承徵上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孟榮本興言

撰輯孔志約遂採摭奧妙韋叡才勒成一書孫愐唐其議論品藻李嗣真序述指歸籍序畧或搜訪異聞貞史後序國朝文人劇談卿相新語韋綸嘉洪纖備舉律疏議序事資參攷楊倕荀證引不同順宗奏斯道也張楚金心源獨裁玉出隨賦廣記備言趙瑩請修以繼前修李庚兩能審鑒諸體殷璠河嶽但撮其清詞麗句元集序又能連類引證陸希聲北區別編聯錢翊舟格律兼收高仲武中興師模各異文章論其淵密奧旨長孫巨澤重規疊矩元萬頃輒迹可尋高儉文思由是盧僊妻傳重規疊矩嚴道謙輒迹可尋博要序博攷羣言盧肇海潮採微索隱楊元操集鈞深於經史通集十六毛求恕齋

裴延翰樊川遠宗毛鄭之訓論劉昉進引而申之張參文字乃知詩之為教李益詩有悉有條貫刑統奏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楊收與安此製酌古沿今長孫納言序義資探討于野賦同人試一商榷包佶斯為折衷吳道賢良啟迪後生賈登太室為學者之師式崔元翰引知名之士杜甫親投詩集陸羽鸞鳳杞梓舉集其門楊復權文察納風雅之言甯源梯論中和之詩王昇備公集序吳兢貞觀誠為至論永作通規安重誨郭彥加甄錄政要序傳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此之謂矣孫翌高公與往來詞客詩酒講論為樂殷亮顏每燕時暇日裴孝源貞風



亭月觀美景良辰手邵與裴思萬賞以登臨徐賢如

樂文翰不孤風景吳少微洛視嘉山水好風月刻蘇公

文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李胎孫歐吏采風流鄭表望

度花朝與月夕江如樓嘉賓式宴沈東美大酣樂之後

請賓賦詩何延之蘭用資羽蓋之歡歐陽炯花尺牘旁

午韋處厚翰林更唱疊和王洽然一邱一壑詩集序

無不弛駕躊躇范摠雲溪而地接勝游蕭嵩謝移同登

共覽李遜遊妙游覽所得顧雲與京邑躡步忘倦東林

寺題魏顯李翰乃昇高訪古沈迴武嶽之峻也丁春澤

岱間魏顯李翰乃昇高訪古沈迴武嶽之峻也丁春澤

通集十六

无求怨齋

日觀崇巖李至遠迴出凌虛張冲虛上昔遊於茲鄭

濟濟記重喜登覽段文昌修身康力健孫思邈存心境

相得陸庶爛其神晏如衛素惟仙之居姚揆仙夙號洞

天陳喬張天諸化福地武宗九天白崖聯絡朱朴遠長

山蒼蒼扈載景登夫集靈之臺張良器集佳色葱龍陳

章幽名山古跡頓金仰山神仙會集靈蹟猶存

蘭賦中立桃源時人相傳通駁應法議是山也楊濤巨

觀山界記白行簡金靈台金燈焰焰佛堂碑謂睹燭

賦光彩陸離求為鑲卸賦廉祭春不此神功之所

龍之燭影韋琮明月良亦異聞潘炎黃求之豈易昭仁寺

成喬琮日中甯朝夕之可遇龍見賦求之豈易昭仁寺

碑六十餘年昭宗改元方見王璿廣晶明克舒沈仲

賦神所命也虞咸太室其來尚矣李玘九公以為天

道可以誠感顧公碑虔祈禮請王展白神其聽之魏續

賦感以此誠祭社判而歆馨碩德是資昭報供祭用判

靈祇不愛其寶房元齡祥光下燭崔護日圓如薰籠韋

六响山耀華燈於百枝幽蘭賦煥乎分五彩之輝郭遵

賦進為珠璣布記晶瑩激射徐晦海上競騰輝以昭

晰王奉珪乍焯焯以煌煌孫頴春乃知至誠感神至誠

感靈韓運靈棋懇至夙誠溫氏為夫靈運於蠻王延昌

碑信乎此說實有由焉陳子良為王季公能以誠明動

通集十六

三求怨齋

神祇白敏中修借古人以喻公呂周仁泗衡嶽雲開王

同雁嫩然可望咸池賦市不改肆崇文碑生於海

中熊曜瑯琊融結推功岑居中非公不辦呂夢奇李

公之德也如此神之聽也如彼李誦如自非通靈感物

虞世南孰能若此得籙粟判夫神聽聰明禪舊儀議

理實可憑鄭有字使五福富昌李方叔南錫茲純嘏徐

伯樞南山之壽陳昌言允謂宜矣左塾賦坐於公元

夫人張說裴榮陽鄭氏杜牧李仁行昭著張師素慈惠

有閭高祖封王蘭英淑順傳芳少卿誌克昌厥後王

碑頌德繼夫人宏農縣太君楊氏常表叔惟吳興望春亭



詩曰湖州李直方自  
序曰湖州李直方自  
君言必稱詩平王誌新  
誌君言必稱詩平王誌新  
合於雅者盡諷之善鼓琴  
論以琴書為適德與書  
表之難於擇對劉長卿盧  
之難於擇對劉長卿盧  
並文苑之羽儀駱賓王和學  
不失舊陸贄與同信叶潘楊  
班肅笙磨鶴侶鴻傳風期相許  
同音賦李嶠攀潘楊之好斯為  
能加也龍臺碑潘楊之好斯為  
張元審李煦然慈仁兩賦  
夫人誌

庶家承弓冶蔣仲授田半靈  
賦樂次子賢希城碑文行之美與伯氏相俸  
以善書武平一徐稱於士林柳玘戒而深於詞賦  
序光工詩句許鼎祖癸卯歲王公誌明經高第鄭餘慶  
至於所司教習東官啟胃筵講肆為惜分陰薛廷珪授  
制教太學生為文章李商隱焚進秩之典蘇冕謝加正  
致位五品李綱諫以舞縣昇州李奕登榮同華萼常德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鳴子和為陰判潘氏家風李軫李餘慶資身斬翰陸  
滿簾非貴金裝賦公之一門蓋碑齊鸞鳳振賢良方  
策蘭菊齊芳于君碑伯姊孤公碑嫡女及妹姪孫  
女文宗選太懿德美行褚符林婉婉承華夫人誌搨  
管揮毫乞歸疏詩入正聲集白居易王則正始之道存  
焉武元衡劉家婦介婦權德輿博皆明惠賢叔有曹謝  
之風刺史誌不出戶庭璨如瓊瑤亦一門之盛符載楊  
摺紳之士以為美談公碑貽厥孫謀劉端北文藻特

彩巨麗張薦答權烹鮮製錦必選賢良賀遂良平且縣  
尹之職叔孫伯昇黃綬之堂魏瑋擢方遣牧州諫監官

德宜家率寺記先夫人杜掩文中息女擇於賢夫允子  
訓於良冶李保劉皆夫人鞠育成立鄭源元府光輝內  
則莫師德契垂裕後昆齊光義雁序書紳吳越文穆王  
表踵成厥美齊嵩黃石雅誥既習姚班四上禮資乎象  
賢邊承斐太長子問邱均王佐理高標令名遠著柳峴  
誌鍾陵問俗韓琮及西江路上之作詞旨清深華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弟加朝議大夫劉憲乙速轉運使劉晏奏同者盧士開  
論合璧惟茲四品李仲雲判光被綸言蕭振三國  
賦慶覃恩李公碑給誥垂美劉允文常固知鶴



志本學傳文圃李寺卿夜間將歷代而彌光路蕩微

淑德之如此牛應貞其紹續也又如此越王碑故曰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重潤賦永保承家之慶李光祿請

壽福蔭普壽倪少通廣故曰福庭元晦登日引月長柳

請誅程老而彌吉呂才敘吉祥至止李鼎祚周繁衍安

元振疏郭子錄命吉祥至止易集解序繁衍安

泰儀傳論聞者孰不慕之潘存實四歲次癸亥苗神

速孤府秋九月德宗畫功臣十日司馬太貞養壽祈年

王壽外臺其登也鄭遙明賦七十田義旌先以懸車之

秘要序昂王有壽星之發彩周鈴南郊介福維祺陳齊

高府君誌子鄭細冊太稱觴獻壽靈應碑維芳時之

判爰以令辰子救詔通集十六

令月南唐後主菊蕊浮觴之日中宗禁進招親友以高

會韋應物桂酒瓊筵于公異吳壽客滿堂袁參上姚齊

獻壽杯南唐嗣主進祝公壽考盧頊禱聰客有多才博

雅席夔運每作文咏兼諸手筆褚遂良請藻麗詞清張

芳李嶠莫不諷誦吟習焉杜確岑嘉次年和凝吳甲子

王福時錄第二張又新刺史武皇后相見李漸陳

關子明事一見如舊李珣故與之往復陰事

舒州府君碑一見如舊李珣故與之往復陰事

始相與定交鄭仁表久要不忘王子先進以信為主沈

賢良方乃為見托俾述斯文許中勅留顧惟愚蒙草

正策乃為見托俾述斯文許中勅留顧惟愚蒙草

合璧賦才非敏贍孫翊文授簡為序不敢固辭元

姓纂比年以來王孝通上編掩泊建業李公佐謝芬絲

之務李侍郎書頃因閒暇方契宿心顏元孫干媿乏好

辭鍾允章雲集其所記李道風乙纂彼眾說杜光庭錄

序唐文可愛政紀頌後學得漁獵其中張懷瓘於是區

分類聚劉子元史編而次之盧藏用陳子故掩時序迄

今方就南北史表今者王易簡丙寅劉勰東季秋段成

道廟繕錄馳送王績書遠隔千里王世充書道阻

且長相國書延頸下風杜之松答不獲拜詣李勣與

而心常慕仰郭仲翔書想睹光儀郭仲翔與公之功行

甚多李稷泗州輒陳小序劉處靜三總紀其事也趙元

通集十六

天錄此概舉爾觀縷不盡也獨孤霖書宣則公之厚德

未易量也任華上嚴惟公克享黃髮優游廣堂頤神導

和劉迺冊郭子長生久視蘇遊三品靈芝之侶李律茗

雅奏克諧府雜錄序志氣和平孫虔禮自諧保生之仁

壽陸復禮鈞聰明純粹却老延年胡惜黃庭祐福無窮

王峻賀拜將臻上瑞昭宣帝許宰臣發暢雅頌留神主

表著自遐齡由起序門詠歌昇平邱真孫工勳和

鳴於彩鳳揚不虧賦合蟠桃拂漢陶穀白樂方比契於

松筠李公進朔不虧賦合蟠桃拂漢陶穀白樂方比契於

施肩吾康甯之福郭子儀請宣上壽未央申堂構孫俾

座右銘康甯之福郭子儀請宣上壽未央申堂構孫俾



夫嘉話允臧辟容有光李君房白酬唱循環吳融禪韻

台宮商張德昇賦朱鄴扶挺仙才之秀麗桑賦錯金彩以成章

皇甫威迴鄭收謝其為甚美承旨表豈章句之技所可究極其

旨哉許物論語

程母張太孺人七十壽序代張君清瑞作

自劉子政撰列女傳首紀母儀後世史家悉沿其例凡

通儒端士賴賢母以有成者皆敘次於簡編以昭懿範

而高門華胄奉慈訓以紹前徽則尤極力表章樂於稱

道是故漢代最著者有曹成之母班夫人焉唐代最著

者有柳仲郢之母韓夫人焉蓋曹與班族望均在扶風

通集十六

孟求恕齋

柳與韓族望均在京兆清芬舊德為縉紳軒冕所共推

說者謂成能揚其父世叔之名由班夫人誨子以禮仲

郢能繼其父公綽之績由韓夫人誨子以勤宜其衍慶

後昆享貞壽而膺備福矣道光庚戌九月吾友程君贊

右為賢母張太孺人稱七秩之觴以壽序見屬清瑞與

贊右同歲入泮升堂拜母知其宗系甚詳竊謂程張之

閥闔門楣與曹班柳韓相埒並吾郡之世家也贊右尊

公席金先生銳意成名將與公綽爭烈而懷才弗遇乃

與世叔同流其抱負未獲展施實有待於贊右之績述

太孺人夙昔望諸夫子者今則轉以望諸嗣君故望贊

右紆金紫如成必慕班夫人之法度望贊右秉節鉞如

仲郢必慕韓夫人之嚴明然則贊右善體母心以承歡

介壽亦在乎力學敦行而已溯贊右生於嘉慶乙亥是

歲尊祖漱泉先生居詹事府右贊善之官遂取為家孫

嘉字其貽謀垂裕固勗以象賢太孺人盡孝於翁姑久

為戚黨所重而教子以克承先緒則比之服勞奉養其

孝彌宏贊右欲顯太孺人慈孝之賢聲有不思亢宗以

濟美也歟昔後漢趙岐之祖官御史時岐生於御史臺

因以臺卿為字其後仕登九列較御史之品秩更崇雖

其母行誼弗傳然臺卿本深於孟子之書其母諒亦有

通集十六

孟求恕齋

三遷之訓蓋子既繩其祖武則母之德教從可知矣今

贊右之取字其義等於臺卿而處境安恬視臺卿隱伏

之秋奚啻霄壤加以太孺人持家勤儉不以米鹽瑣務

妨贊右講習之光陰則其修業易於臺卿足以事半功

倍且臺卿之母姓氏無徵而太孺人之母家簪紱連縣

猶子及從孫同時並為方伯擬諸趙母益覺其有光贊

右誠能為今日之臺卿即不媿於外家之宅相將見令

名廣譽所以為太孺人聲聞之壽者必焜耀於無窮誰

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觀於南齊顧憲之擢給事而兼掌

銓曹為其祖覲之所曾任唐初薛元超遷中書而專司



制誥為其祖道衡所嘗居觀之植嘉樹於省庭而憲之  
蒙其餘陰道衡視詔草於磐石而元超步其後塵當憲  
之元超受職之年其母俱康強就養用朝服為萊衣事  
迹甚類於臺卿而遭際則愈加舒泰吾願贊善法憲之  
元超之學行而祝太孺人具願母薛母之儀型由是臻  
大耋以踰期頤家道之熾昌孫曾之嗣續必有與年俱  
進者矣此則贊右所當自勉以慰太孺人之屬望也夫  
杜母褚太淑人七十壽序 集唐文

夫體仁居貞 獨孤良弼 方輿之靜也 呂牧書 以地之厚  
負江海之慈 王易簡 體和道全 柳公綽 則黃裳元吉 太  
通集十六 毛求恕齋

一士以登仁壽之理 劉珣渭水 以致康強逢吉之福 裴  
賦 諫信方 天道應善 馮待徵 是以福生焉 咸廣華嶽 所  
謂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 李翰王 故慶祚克開 李邕葉 則  
壽以應之 彭殷賢文 詳求往代 桓彥範 論 高堂登壽慈  
顏 裴如 崔殷純德 仁壽之宗符 梁洽 瞻 躋上壽之常道  
岑文本論 信而有徵 何延之 允謂宜矣 盧昌坐於 靜思  
攝養表 今者 祭元貞 有若杜公 金友玉昆 李軫李 交  
準旗於虎符之前 連雁行於熊軾之上 嚴毅 鐫信安 稱  
觴獻壽 戴璣聖祖 序天倫之樂事 李園序 而太夫人  
福履所介 日稱壽觴 李公碑 豈不宜哉 家嚴寺碑 太夫

人謝詩朱 姓褚氏 徐安貞元 嘉興人也 李紆朱 褚先生  
之苗裔 昌公碑 其先邑河南之陽翟 尚書碑 自東晉過  
江 魯洵社 衣冠南渡 裴度劉 分派逾廣 辛怡 百 遂臨  
浙江 盧元輔 有 茂緒 退昌 王居士 銘 綿聲遠系 于敬之  
銘 褚僕射 遂良等 書品序 光乎 篇籍 陸元 則經 鐘鼎華  
宗 顧惟貞 蕭 稟慶德門 式節 度使 璋王 世濟厥美矣 杜  
文中子 杜氏之先 陶唐同源 杜宣猷 杜 周封唐杜之國  
世家 杜遠祖 西漢建平侯 家於杜陵 杜佑 杜城 杜氏大  
安州碑 家世有顯人 韓愈 河南 杜君 銘 祁公之德 高瑀 使院 編諸史冊  
源 涓上雲 自茲以後 孫嘉之 書 竹箭為美 亦飛譽於東  
氣圖奏 通集十六 毛求恕齋

南 諸葛若 驚括 獨會稽知名 顧雲在會稽 與 茂族高門  
李 混沖 嘉興為首 顧況 嘉 六代祖 陳子昂 堂 尚書 張彥  
陽 觀碑 錄 序 以文詞事 先帝為翰林主人 薛廷珪 授劉  
制 世承官族 鄭源 鄭 太翁 公 德政 碑 依仁服義 勤禮贊  
以 豪俠聞 趙 趙 均食 剖資與人 皇甫 韓 然諾信於  
友 朋 朋 朋 給行於州里 李 儉 張 惟善是樂 張泰 學 姻族惠  
懷 寶 從 直 積德 攸 鍾 餘慶 斯在 路 敬 涪 魏 太夫人 光  
業 屠 將 輔佐 君子 李 師 聖 肅 事 舅 姑 梁 朱 賓 杜氏大  
族 其他 宜為 婦禮者 不翅 數十人 杜 牧 陽 展 斯 嘉 禮  
杜 位 國 公 閨 門 肅 穆 寇 同 吳 四 德 咸 備 六 親 雍 和 秦 貫  
嘉 禮 判 府 君 銘 崔 夫



人淑慎賢明史公碑元藉中饋內弼之美杜黃裳副君子  
好士之心王珣程節豐華而廣蔭麻崔祐甫此本根  
於仙族陳諷以叶均平之道源乾曜請出二鞠育伴  
於所生劉憲石武太夫人孫述杜有賢子三人于頔法  
公則長男也鄭公銘同氣之誼日隆手足之情元厚敬  
辨智誠雖田家荆樹未足多焉吳蛻鎮東監太夫人願  
之復之訓示加等趙孤及公既孤李家廟碑太夫人專  
門戶元稹元公承奉慈顏幼有老成之量魯公銘思  
欲續成先志史記序太夫人高明整肅有慈有威顏  
卿臨淮雪霽松貞羅隱吳母儀式序令狐德榮公少無  
王碑通集十六无求怨齋

所倚沈亞之李由是依於舅族李翔李屬楚越途遙李  
甫忠州涉越水之表登楚山之陽周滿金精西浮漢江  
郭橋記留於外族温庭筠上令得從容於筆硯蔡希綜  
文學之外尤工隸書楊漢公草隸精深寶蒙題述  
法兼篆籀薛存誠好著述每與賢士大夫詩詞唱和  
屈蟠許以高流王維集表期之以遠大朱敬則請其  
忠懿王疑論許以高流王維集表期之以遠大朱敬則請其  
為當時文士推服也如此張洎張司公承積慶之繁祉  
李迥秀裴襲弓冶之基鄭畋切責長養於外家令狐楚  
府君碑孫弟謝皆稟訓瑤庭王適潘太夫人張說張示以愛慈  
手詔狀

加之訓導殷鵬羅有擇鄰之識德宗封張重政母不作  
無益之費張泌上而賓膳豐珍呂溫劉古孟氏母警戒  
若此舒元興陶陶氏所以成大名母賢如此浩虛舟陶  
煥為故實蘇軾言成楷模李愷重其是之謂乎  
戴叔倫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常仲儒河中府亦兼練  
意林序張元素重律令格式趙冬曦博引證驗史  
達政要太子承乾書律令格式明律例奏博引證驗史  
周易口未及弱冠公皆達之董晉李公由是累辟使車  
陳簡甫宣優游幕府太宗置文飛書走檄援筆立成  
州長吏記蘇絳應事立斷吳武陵上節使嘉  
情表公展其長材司倉銘應事立斷韓舍人書節使嘉  
之俟其碩畫王叔平公於是領錢穀之要高適送具  
王碑通集十六无求怨齋

析精微常從心持凡斷刑名鄭思齊能雪冤滯魏謩  
判官推命曰公之至也俗詠其蘇矣武少儀移公曰  
劫奏決事原心王岳靈請從矜釋劉仲宜吾固受  
廟記教於吾母矣衛人說凡歷數使賓待益重鄭餘慶賈公  
迫於祿養邵說將策名以筮仕李康成充轉運判官  
孫樵康實以太夫人年高陶進士書榮親揚名二美兼  
郎中銘張增段公欣然而捧檄矣趙公銘參謀帷幄唐臨  
著府君銘新翰陸公攬轡遊征鄭藝徐節制勝樽俎  
奏戎幕釋材府君銘公攬轡遊征鄭藝徐節制勝樽俎  
之右李震劉擒獲元惡韓雲卿震天聲而凱旋  
政蕃賊入觀皇都增秩受賜李直方邠州彩  
露布



章輝煥 孟簡建南 影麗華簪 侯列貂 肅乎出藍之姿

垂組而温潤 獨孤申叔 至是宦成而名立 徐錯陳氏 歸

迎板輿 張楚與達 太夫人就養適乎遠 于邵送穆 自荆

祖揚 魏顯李翰 侍太夫人板輿 馮宿殷公 欣欣愛養 王

老萊養 林集序 縉紳之士以為美談 郭納柳 始到江南 姚暮大

三門 以才莅職 舉論 權鹽為本 鹽法詔事有職司 張

漸習星 夫煮海為鹽 劉形論 近鹽之邑 聖廟堂碑其於

疆理各有區分 樊系列侯 瞻言所司 陸據蜡 分職揆

務 盧貽舉賢 至於補授 沈既濟選 水陸運鹽鐵判官 李

王尚 負海名區 王友方拔 維彼有州 置判懸判 公折簡

飛書先明大信 張式徐 此時勸課 陸大同報長吏 聚貨

通商 陸長源 商旅既安課利自厚 裴休請革 周覽海甸

聽察毗謠 崔逸鬱林觀 去盜之術行而屏盜之譽顯 李

任公屏 所以擢階品第五 考課第一 楊惠羅刺 靈花彩

羽 段文昌仙 五色相宣 皇甫威迴 戴蟬珥貂 陳致雍王

孔翠曳曳 敬括豫 已蒙 殊獎 蕭華陳 資望自高 魏

同請吏部各 自兵興以來 元結管 大有事於淮西 李沛

山合肥郡城 陳鴻廬州 將期收復 李晟誅田 陳謀於必

勝之地 張薦答權 由是懋其成功 拜職命 少傅 捨爵

策勳 李丹名 復以公勤績克聞於 上 公碑 高故公

自初命四遷 熊執易 位為郡守 魏元忠上 秩二千石 盧

置都督 捧檄入告 劉子自傳 太夫人勉之曰 黃滔陳先

年壯宦遊 成宮碑蒙 恩獎擢 徐瞻洛 祿及親矣 儼

責田游 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 孫虔禮 惟當昆弟相勗

除補闕表 策名樹績報 國榮家 崔頴薦 則立身行道

之事盡在於斯矣 王觀十八 公綜理殷劇 馭繁以簡 薛

鄭府 自量移通州 嚴礪奏 轉運使判官 常袞授孔述

制 遷泰州軍事判官兼營田鹽監 徐鈺經 三州耆耄感

公之惠訓 皇德政碑 分司優閒 韋瓊活溪 量時署官 權

不供判 非無往例 趙頤貞清 海陵諸界 蕭穎士與 表於

東海 沈刊授草博 其東亭也 劉詠堂陽 置在州東 沈

州治所 疏 專領東臺之務 司空圖 公之授也 斯實兼焉

將軍銘 權領是邦 祠神廟 蓋以安民為本 馮涓諫

勸課之方得所則生靈之賦樂輸 盧文紀請殿 據其本

分價錢折納諸色斛斛 子敏請講 清白著矣 歌詠與焉

孟賓于碧 考課攸歸勤效斯在 常無他技 直講 特請

雲集序 于公異吳 就進階資 崔悅請獎 頃者戎事方殷

代宗授劉吳 斥埃精審 武指 公至是領徒夜出 韋慈重

平章事制 於焉巡警 崔琪擊 當此時也 尊號奏 浮居人戶 張

請首新戶 既因流寓 兩貫判 人雜五方 楊虛受請 即結



聚義兵 魏元忠疏 凡在丁壯 盡置軍團 戴修  
洛陽 教習戰陣 李泌復 有備所以無患 李蒙精 桴鼓於  
宮表 是稀鳴 孤府君銘 君子謂之樂郊 王生祠碑 今年甘雨  
應時 劉仁軌 諫李 百穀豐就 馮紹正 人和歲稔 蔣欽相  
請封 又倍他年 華二岳表 將宏富教之宜用廣文儒  
之業 李又瓜都 講信勸學 崔寓燕弓 寄以循良 北岳府  
碑 古者牧守政成 擢登三事 甯源 論 或一日而致九  
遷 張倚長才 以公人才地望 陶穀史 超升不次 劉祥道  
六事 榮親於八座 崔沔光祿 少 豈不盛歟 陳子良為王  
疏 公仲弟 徐浩張 題別駕之榮 崔敬授王叔政 久更吏  
書 通集十六 聖求恕齋

途兼練戎事 王仲舒為荆南 以身許 國 華建 薛炳乎  
丹青 范傳正廣祐 天子壯其忠 平郡王碑 惟茲四  
品 李仲雲 禮備而 恩加焉 節度 李德裕 仍與一子五  
品 女樂判 官井階 陸贄原宥河 雲騎尉 劉稹 制 延  
賞推恩 楊凝式 吳 俾百世傳 襲 實 疏 君子曰本教  
為孝 郭雄忠 資孝為忠 百濟國碑 以忠訓子 房公碑 子  
之忠 由母之教 刺 史 碑 秉忠孝之規 盧藏用 其致一也  
那巨文 辭 公之季弟 張孚張 彈冠上國 則出就判 參佐  
雅麗策 謝楚為 顏中 趙運倉儲 裴鏞天 河工不便 河漕處  
處停留 裴耀卿 請 今以海運分為兩運 狄仁傑 請 洪漕

則通江達海 劉穆之 盧 搖海艦於三春 王冷然 清 材足  
任於天津 陳廷章 北走燕薊 柳渙 趙郡 太倉之粟 孫翊  
策 推麗 雲帆 桂楫 元載 書 達於 京師 倪若水 諫 採 漕  
運成 功 序表 自 累蒙 擢拔 賈耽 進 九 官則刺 史 憬  
鄂州 新 連枝 同榮 元宗 鶴 喜集 鵠 原 尚書 薛 雲霄 自  
致 揚 譽 紙 太夫人 以繁祉 元福 阜興 德門 穆員 裴 載 覃  
天恩 富嘉謨 為建 累 需澤 王鐸 加 穆 栖 淑  
人 君子 趙 士 銘 恪奉 絲綸 勝 王 湛 然 褒 德 進  
功 封 希 顏 宜從 二品 宋 憬 勳 爾其友于 怡怡 常 德 志  
太夫人 備敬養之道 楊 柳 宗 元 旦夕問安 顏色必悅 段 成  
通集十六 聖求恕齋

受命於太夫人 且成伯舅之志 恭論外祖之烈 梁 肅  
銘 崇其徽章 則出就判 此則修善之慶 李 濟 風 乙 誠 足  
以垂範 來葉 賀 知 章 上 封 愛敬宏於 錫類 駱 賓 王 無 以  
加也 長 孫 誦 言 箋 太夫人 張 象 劉 頤 神 導 和 劉 迥 冊 郭  
福慶 斯 集 張 舉 諫 每令節嘉 賞長筵 高會 楊 綰 汾 陽 綏  
我眉壽 孫 願 春 萱樹於堂 呂 誼 莫 詠 蘭 咳 之 詩 單 有 鄰  
莫不推福 祚以攸 永 高 蓋 花 今年登七十 白 居 易 六 歲  
次庚申 上官 儀 冊 紀 王 慎 夏六月 山 寺 賦 十二日 鄭  
悅復任 為 荆 州 都 督 文 將 以 期 純 嘏 之 集 也 李 元  
昇之書 養壽 祈年 秘 要 序 將 以 期 純 嘏 之 集 也 李 元  
正策 當今六月 頗 暑 崔 融 報 三 原 季 夏 事 殷 崔 觀 疏 自



夏徂秋王利文上天清氣涼張楚金樓下行至八月李  
報弟十二日杜光庭歷邑中耆艾孫會蘇莫不途歌里  
頌封后族疏威登福壽之庭李嶠為朝集使錦筵四開  
鄭希稷鏘鏘翼翼梁獻出嘉賓式宴沈東美大壽客滿  
堂哀修上姚授簡為序姓纂序自念淺拙府雜錄序  
纂組非工韓偓御綴集前文賴王璩請改修旁求援據  
田敏進印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崇學崇學立請祝公壽考  
板書奏歸壽於高堂邵真義自諧保生之仁壽禮復  
盧項歸壽於高堂并記自諧保生之仁壽禮復  
明山記以義理言之歸壽於高堂自諧保生之仁壽禮復  
賦魏徵九成足見長生之道焉壽亦書表  
宮醴泉銘足見長生之道焉壽亦書表

通集十六

哭求恕齋

毛母匡太孺人八十壽序代

昔朱丹溪以通儒而兼良醫胥本於其母戚太夫人之  
訓蓋自丹溪幼稚之日即教以義方及其稍長聞同邑  
許白雲先生為當代經師人師命丹溪踵門受業且典  
質簪珥以供丹溪游學貨糧論者謂丹溪學行克成皆  
因戚太夫人延師之明敬師之篤不特非此母不能生  
此子抑且非此母不能成此子也而丹溪以立身行道  
顯揚其親亦能不負戚太夫人之期望故白雲先生之  
弟子不止千人而高足有名與丹溪並駕齊驅者不可  
多得其所以恪遵傳訓實由於敬奉母儀士君子推重

丹溪濟世之功必稱頌戚太夫人課兒之善閱五百餘  
歲未嘗少衰則丹溪之能壽其親者固非期頤所能限  
而戚太夫人之永壽其名者又豈算數所能測哉斯水  
毛君熙甫以名諸生兼工於醫服膺丹溪之學蓋既守  
尊先公偉亭先生貽謀之善又得賢母匡太孺人慈訓  
之勤故能蜚譽膠庠馳聲鄉黨咸豐 歲太孺人壽  
慶八旬熙甫不遠千里緘寄太孺人事畧囑其同邑郭  
舜民刺史請撰壽序之文余謂太孺人行誼與戚太夫  
人相同者有四事焉戚太夫人主持家政條理井然故  
丹溪少孤由極貧而稍裕太孺人躬親井臼教稼課耕

通集十六

哭求恕齋

故熙甫昆弟自幼即帶經而鋤奉養不置此其同者一  
也戚太夫人祥淑慈仁待娣姒不殊姊妹撫姪女不殊  
己女故丹溪之家庭羣從相依最為雍睦太孺人深明  
大義一秉至公偉亭先生有兩弟次弟太學生瀛翱先  
生無子太孺人命熙甫為之後季弟邑庠生藜亭先生  
課徒有法熙甫總角之時太孺人即命就叔父問業敬  
之如父故一門和順數十年無間言此其同者二也戚  
太夫人訓子以嚴毫不姑息故丹溪奉教惟謹遂能由  
金華四先生以溯勉齋之傳而紹新安之緒太孺人撫  
教諸子慈而有威熙甫之兄幼習醫術中年早世間里



稱其善良熙甫之弟於應舉之文用力甚至雖久困小試而向學之志不移熙甫年踰成童欲負笈從師是時舜民刺史之兄兩三光祿方授徒於里塾太孺人命熙甫偕其弟受業四年及光祿會試入都復命受業於光祿尊人壁齋贈公首尾又將九載入泮以後科歲試屢列前茅補增廣生鄉前輩皆期之以遠大謂其可繼贈公光祿之矩矱而得先正之薪傳此其同者三也戚太夫人樂善好施貧家無力贍養子女者命丹溪助以粟帛賴以全活者甚多太孺人積德最深存心甚厚偉亭先生以儒士而遂於醫學求診視者輒應手獲痊所用

通集十六

聖求恕齋

藥材得太孺人贊襄炮製詳慎如法故施治尤易奏功熙甫能讀父書善遵先志太孺人勉以廣行仁術於貧乏無力者尤體恤其隱微此其同者四也在熙甫謙以自牧必謂學行不足以仰企丹溪然熙甫既念切顯揚常存善則歸親之意尤貴乎懋修學行貽母氏以令名果能力求其無愧於丹溪則太孺人自能媲美於丹溪之母安見戚太夫人壽世之永遂能專美於前哉余與熙甫疇昔未通音問而光祿之子階受業於余曾向余稱述熙甫光祿之從弟平甫嘗至光祿署中熙甫之兄即平甫之外舅平甫與余文深相推重而光祿前此致

書其族戚復稱道余文熙甫習聞過譽之談是以謬承誣諉若徒祝以富貴壽考為酬應之泛詞恐有負熙甫鄭重殷拳之盛意故竊附於古人道義之交以贈處為頌祝焉熙甫倘許其愛人以德則此文或可獻諸堂上為太孺人侑一觴歟

通集十六

聖求恕齋

通義堂文集卷十六



跋

富曾

自甲寅年就吳興劉翰怡京卿聘任校讐之役

京卿雅好儒業志樂表揚有汲古閣毛氏士禮居黃氏

風搜羅海內通人名德者宿遺著單傳稿本而無力刊

刻者每代授梓以廣流布表微闡幽摭庶弗違何其厚

也先君子曾著有通義堂文集十六卷昔年先兄僅

刻數卷力絀未克成事且已刻者亦多蠹蝕漫漶京

卿篤念世交代為劄劄即命富曾為校字富曾年來承

京卿授餐適館有愧虛糜今復得以人子勘校先人

遺稿藉獲流傳後世先君子為不朽矣子孫銜感永

通集跋

一求恕齋

矢弗諉茲因工刻既竣僅跋數語以誌大德

庚申年上元節揚子劉富曾謹跋



廣

經

室

文

金

一

卷





五  
年  
刻  
石  
局



寶應劉恭冕撰

隰則有泮解

詩民云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毛傳泮陂也鄭箋言淇與隰皆有岸岸以自拱持恭冕按此詩淇隰對文淇為水名則隰與原隰義別隰即濕之同音假借說文云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從水濕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漢隸以濕為燥煙字乃以濕字代之漢書地理志東武陽下曰禹治濕水東北至于乘入海過郡三謂東郡平原行千二十里高唐下曰桑欽言濕水所出蔣氏廷錫尚書地理今釋云濕水本出高唐至于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任始分河之一支原注史記禹斷二渠以東北流首經東武引其河注其一則濕川

廣經室文鈔

陽至高唐合濕水自合濕水則高唐以南東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濕名矣據此則班志東武陽下所云禹治乃謂禹施功之所非謂濕水所出矣成君蓉鏡云班於東武陽下僅云禹治不云濕水出東武陽語欠明晰不若班志之慷慨矣蓋鄭所引地志或別一書江氏澤王氏鳴盛並云宋余靖敘後漢書云明帝詔伏無忌黃景作地理志到昭注補續漢志敘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東武陽在今曹州府朝城縣西而禹斷二渠在今濬滑二縣境即漢魏郡黎陽地濕水由黎陽至東武陽成君蓉鏡謂班綴禹治濕水當在黎陽不當在東武陽其說是也自東武陽東北行遷濮陽頓邱成陽鄆成諸縣皆是衛地故衛詩詠之漢人變濕作泮而泮之義廢而詩人假借之義亦廢今由地志說文而通之乃知詩與泮對文者皆由濕字之假且與傳云泮陂箋云崖

岸文正相合春秋繁露隨本消息篇以吾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斐林拱揖揖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隰之有泮也董氏謂諸侯

隰水之有岸岸受拘制原注一作濕之有泮據凌曉樓也此正詩箋拱揖之說疑繁露本作濕後人依詩先生校本此校未知為誰當必有所本改隰而復記此作濕之本左哀十年傳趙鞅帥師伐齊於是乎取犁及轅杜注犁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

二十三年傳夏六月晉荀瑶伐齊王辰戰于犁邱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杜注犁邱濕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二十七年傳

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杜注隰役在二十三年則犁邱隰三名實一地隰即濕字江氏永春秋地理

考實於十年傳云棠築或曰齊大夫隰氏之采邑也按此說今濟南府臨邑縣西有濕陰故城本齊犁邑水經注濕水逕濕陰

縣故城北縣故犁邑今巨濕亭是也此可見左傳隰字亦濕之假借後漢書襄楷傳濟南安王康傳並云隰陰李賢注引風俗

通曰隰陰縣在隰水之南與杜氏哀十三年注隰陰同而前志正作濕陰水經河水注正作濕陰據趙木更可見古人舉此水多

假作隰與詩左傳之作隰同矣杜注隰濕錯出陸氏釋文於哀十年云隰本或作濕二十三年云濕本又作隰知當時隰濕通

用故兩本并存又穀梁傳獲蔡公子溼釋文溼本又作隰同音

濕前書王季羣表濕城侯即河西郡之隰城縣史記本作隰成

後書西羌傳晉人敗北狄于汾濕即桓三年左傳逐翼侯於汾

隰之隰李賢以汾濕為二水名此皆濕隰通用之證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采苓詩解



論語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說首陽者言人人殊賈逵馬融鄭康成謂在河東蒲坂高誘謂在河南偃師許慎謂在遼西曹大家謂在隴西司馬貞謂在岐山西近世通儒金鶚求古錄謂在晉都平陽西鄙采苓詩所詠之首陽也案金氏據詩為說亦是特識故陳氏與詩傳疏甚稱之然謂此首陽在晉都平陽西亦無顯據徒以晉人詠晉事當在國都左右耳然晉獻時滅耿滅霍滅魏其地非復武公之舊疆域之內民間所作詩多矣奚必於國都相近求之案詩序云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夫獻公所聽之讒即驪姬與二五耦也竊疑此詩是為公子重耳而作其時太子申生既死驪姬譖公子重耳公子重耳曰二公子皆知之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語重耳處蒲城幸昭解曰蒲今蒲坂是也

廣經室文鈔

三

廣雅釋詁

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孔疏若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案論語鄉黨云素衣麤裘鄭注云素用緇縹即絲衣也鄭以冕服中衣用素與絲衣相稱是謂中外皆用帛也皮弁服朝服玄端服中外皆用布即麻衣也然如鄭說則玉藻當云以帛裏布以布裏帛非禮也文義方明今但言以帛裏布不言以布裏帛則中外相稱之說殆未然矣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以為皮弁服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鄭注以為玄衣即是玄端麤裘青豻褰絞衣以裼之鄭引論語素衣麤裘解為臣隨君視朝用皮弁服也錦衣玄緇衣絞衣皆是帛而鄭君言皮弁服朝服玄端凡麻衣皆用布為中衣亦顯與錦衣諸文不合竊以玉藻此文承上深衣言之深衣衣裳相連不用中衣而云以帛裏者蓋謂深衣之褶者也玉藻云纁為繭緇為袍禪為緇帛為褶鄭注有表裏而無著褶與袷同說文袷衣無絮今人所云夾衣即袷衣也夾衣有表有裏然深衣之表止得用布而裏可用帛故玉藻言帛為褶矣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耆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又云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封君封君即邦君邦封同義夫人衣錦尚褻而已觀此可知古人男女之服中衣用帛上衣祇得用布而絲裏枲表承上庶人言之明指深衣與玉藻此文可互證也絲裏枲表已是中古之制若枲裏絲表即是以帛裏布玉藻譏非禮者即中庸記所云惡其

廣經室文鈔

四

廣雅釋詁



文著之義也

大學命字說

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鄭注謂命當作慢朱子章句從之愚以為命當讀本字蓋古者舉賢皆鄉大夫主之而由舉以游升諸朝未必止是一人書大傳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二人小國一人其諸侯所取于鄉大夫之舉度亦有常額故有所後又或慎審不能遽舉不得不出於後勢使然也荀子富國篇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此用人先後之次意舉人之法亦猶是矣以故潛德之士或年至垂暮始得一遇或遂沒世終無所就此雖堯舜在上猶不能免況在中主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

廣經室文鈔

五

命趙岐章句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又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以得位行道為命則不得位行道亦為命孔子之賤景伯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命原於天故不遇魯道行道廢皆知有命則無所怨天而尤人矣大學此文侯天也言命即孔孟之旨若改命為慢則字體迥不相似無因致誤或曰賢者誠安命矣彼見之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者獨無所責耳乎曰惡得無責夫既操舉之之權則宜造命不得曰人各有命而已遂可相諉也大戴禮千乘云以為無命則民不偷即此意是故百姓之有饑寒也未始非命而其君若相必謀所以衣食之民之愚惑未適於道也未始非命召語今天其命哲哲與愚與文而其君若相必謀所以教迪

之此造命之說也知所以造命則不必復言命以自解矣若賢者以不能舉不能先者為命是其上之不能造命可知不能造命其失見矣惡得無責若夫不賢者已在高位有行事可見則退之遠之誠非難事而猶曰未能此則居上者之過無可辭者不得更言命為有家國者宥矣

孔子問居多逸詩說

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又曰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

廣經室文鈔

六

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案夫子因子夏三無與詩相近之問以詩之近者告之則下文所告以五起之語必皆詩辭無疑故如以畜萬邦日就月將施於孫子皆見今詩其威儀遲遲內恕孔悲威儀翼翼施及四國上下和同日聞四方純德孔明施及四海亦絕似詩語其為逸詩無疑惟氣志不違氣志既得氣志既從氣志既起四句為可疑然以樂只君子豈弟君子證之固有一語而數見者且詩辭前後章相同者甚多是亦無可疑矣夫子引詩以證五起而中自成韻真是絕妙若以為夫子所屬



之文則五節內或詩或不詩於文體不相應矣

才難說

論語此章言才難不言德難蓋古之所謂才本兼德言故易傳以人配天地謂之三才周公自稱多才孔子稱之亦曰周公之才之美皆不言德也是故禹之才治水稷之才教稼穡契之才敷五教皋陶之才明刑伯益之才治上下草木鳥獸故有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十人亂者治也謂有治天下之才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聖人忠信者德也當舜文武之時比戶可封其抱仁處義若所謂忠信者豈啻千萬人而稱爲有才可與治天下者不過此五人十人中又有婦人則祇有九人此非才難之明微乎才兼有德未有無德而可稱爲才者孟子謂爲

廣經室文鈔

七

廣雅書局

不善非才之罪然則才祇有善無不善也若不善卽是不才故左氏傳言八元八愷稱爲才子渾敦窮奇檇杻養養稱爲不才子才者德之施行所運而周焉者也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必非無德故夫子言才難不言德難也講章家以下文言周德歸重德字遂謂周不獨有才而且有德幾疑才輕德重夫夫子先論才難繼言周有如此之才所以天下三分有二十亂文王治也有二之天下所以歸周者固感文王之德亦由文王得人以治之也然至三分有二猶守臣節以服事殷所以又歎周德爲不可及前後兩意特以一時談論蟬聯而下非遂重德而輕才也

伍員論

伍員痛父兄之死亡身入吳爲吳謀楚卒以吳師入郢掘平王

之墓鞭尸三百時以員能復讎爲奇孝相與震而驚之而不知其悖義害教有大謬不然者何也夫君臣父子人之大倫員雖未仕平王然自其父兄言之固昔之所北面而事之者也不謂之君得乎今有人於此夫婦相仇或夫殺其婦或婦殺其夫於律皆在不赦然使其子親操刀而爲其父或爲母復讎焉此直悖逆不可爲治矣况伍奢伍尚死於費無極之讒而未幾無極伏辜是員父兄之冤亦已得伸而猶積忿不解必至戮尸覆國而後快邪夫自古至今人君以懷諫信讒冤殺其臣者何可勝道使其子孫皆欲復讎則篡弒相仍人君之獲保首領者不亦鮮邪食毛踐土世受君恩員卽出亡在外其祖宗丘墓與夫宗族之在楚者固無恙也使昭王復國慟平王掘墓鞭尸之慘而

廣經室文鈔

八

廣雅書局

肆行誅戮或更發掘員之宗祖員其如之何邪然猶曰員固奇孝也夫孝子但知父兄之讎之當復而遑恤其他故倒行逆施員亦自言之嗟乎員誠孝子也邪吾嘗考春秋傳史記吳越春秋並言員初入吳見吳王僚語以伐楚爲王僚所信稱爲賢人見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公子光沮之員知光有異志乃薦鱗諸於光同逆合謀遂弒王僚夫天下有躬爲孝子而與於弒君者乎又有以弒君爲媚而欲假其權力以濟其孝者乎吾莫能爲之解矣是故員之爲人直俠烈一流但欲逞血氣之勇而不顧義之是非者也其時楚太子建與晉人謀襲鄭爲鄭人所殺其死由建自取建之子勝欲爲父復讎而以子西不欲伐鄭遂殺子西子期且幾幾及惠王未始非員之風有以觀感而遂蹈於大



逆而不自知史記伍子胥傳兼及此左傳所謂艱難其身以險

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者豈不謂然邪而尚

得為義邪伍奢稱員剛戾忍話能成大事夫剛戾豈為美德則

員之能為不義者固早知之已

五經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

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案定四年左傳楚昭王奔

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

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然則左氏說即公羊語楚語載其

說尤詳云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為殺上虐

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

有陳氏壽祺疏證子胥之事雖父不受誅以臣讎君不可以訓

何休公羊注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

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為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

君臣已絕故可也此亦曲說不如左氏之義為正案此則周秦

漢人以伍員為然者皆公羊家義也後漢時蘇謙為魏郡李嵩

所陷詰掠死獄中嵩為美陽令貪暴為謙所案謙累遷至金城

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

不得妄列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又因刑其尸以報昔怨

嵩為司隸校尉遂收謙竟死獄中

謙子不韋時年十八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變姓名盡

以家財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尅既乃鑿地達嵩寢室出其

牀下值嵩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懼每出

輒劍戟隨身壯上自衛不韋知嵩有備迺馳至魏郡掘其父冢

家斷取卓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

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論之更以為優於

員後段熲為司隸與嵩善遂使從事張賢就家殺不韋并其

廣經室文鈔

九

廣雅書局

六十餘人盡誅滅之此則效法伍員為公羊家所稱許者然其

被禍之烈乃若此當時士大夫據古義譏之者正以發掘冢墓

為大不然而謂伍員可施之平王哉

吳之亡孰亡之員亡之也何以知其然也昔鄢陵之戰晉諸大

夫知將勝楚皆爭欲戰范文子獨不欲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

自非聖人外盜必有內憂孟子謂無敵國外患其後晉師果勝

晉君益驕侈文子使祝宗祈死而晉君終為樂書等所弒然則

戰勝不必為國家之福矣吳自闔廬君國日微於兵暴骨如莽

陳懷公語當入郢時越乘虛入吳遂復伐越而闔廬至以戈傷其將

指而死迨夫差即位南服越北勝齊西會晉黃池窮兵黷武虐

用其民員于時雖亦進諫然但謂越為心腹之疾宜早從事而

廣經室文鈔

十

廣雅書局

不言兵凶戰危之道則亦安能戢其雄心反而修仁民之政邪

新序五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

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

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又太宰嚭者亦楚人也員與之比肩

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

事主但喜其同心謀楚

左定四年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

師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

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而不知其奸佞終為詭譎死而吳亦

竟為越所滅然則吳之亡非員亡之而誰然邪

吳越春秋闔廬內傳言吳王既殺王僚與子胥謀殺僚子慶忌

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

其子恐非皇天之意不忠無行子胥固自言之越絕書外傳計

倪篇子胥戰於就李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

數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子胥內憂為人臣上不能令主脫誤



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其能知者然則子胥於此亦不能無悔心已

伍員事有絕不可解者情夫論志氏姓謂伍為楚同姓然則員之欲覆楚豈非欲自憾其祖邪其不可解一也員以智勇能用

其師然自入郢後不能因而撫之至使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豈盡楚王之母也一何無禮至此當時郎公辛聞其爭

官已知吳無能為至秦師一出而連戰皆大敗何員之智勇前則甚明且強而後乃困弱邪其不可解二也員以復父讎成名

於天下若夫差之棲越會稽也將以復越王殺父之讎左定四年傳夫差使人立於庭待出人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與員復楚之志

正則則當夫差言越平之時員荷責以父讎當報夫差必亦聽上廣經室文鈔

之而所言略不之及其不可解三也或問子胥在周秦漢時有盛名亦有議其非者否曰有法言重黎篇胥也俾吳作亂破楚

人郢鞭尸藉館皆不出德謀越諫齊不式李軌注式用也不能去卒眼

之賢不足邪也中論天壽篇北海孫翺曰子胥違君而適讎國以雪其恥與父報讎悖人臣之禮長畔弑之原又不深見二主

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凶之大者近人戴氏鈞衡論曰伍員以父兄之仇借吳報楚掘墓鞭尸無論亡君臣之義也伍氏

百舉及魯三世為楚長臣為員者不能請楚立後而乃同後世赤眉黃巾之虐使情一時斷先人血食亦不孝甚矣假而昭王復國修平王之怨極奢與尚之暴發其尸而鞭之而焚之而暴

之又將何以處此當員得志於吳之時費無極已伏誅奢尚之

死楚人方憐而哀之員苟以立後請楚未有不許之者計不出此而欲以復仇為孝既使其父兄無君而已於忠孝又兩無當

也太史公不能正言其罪且以為弃小義雪大恥嗟乎天下之義孰有大於此者乎子讀史悲員之遭哀其志而歎馬遷之不

知大義也汪氏紱詩胥文曰林洵動地震蕩排空勢鞭雷電威善蛟龍咬皎雲旋巍巍山起岸奔城走倏忽千里誰為此者曰

伍子胥不佞汪生敢問大夫父以讎而待戮兄應召而就誅子舍詢而忍恥獨欲傾而事吳挾蠶魚之舍毒終霸吳以成名值

途窮而日莫遂倒施而逆行雖信讒其可誅而楚乎終子之君既敢以君為讎敵又何嗔乎亂臣吳有作難之臣王僚其未可

事也何耕野而陰厚夫專諸竟大夫之為主乎弑也吳之遠跡上廣經室文鈔

至郢也則謂大夫之功何橋李之傷趾也而闔廬竟以敗終夫差好勝以忘讎忠焉能勿誨也迺爭於先王而立之者亦大夫

之憤憤也誨之而不能其猶可奉身以退也奈何不早見主之不同量以至於入江而不悔也稽大夫之生平已再冒乎不

避徒一死以鳴忠所謂忠者安在為君使而屬其子於他邦大實授讒於宰詔律以人臣之私交則屬鏤其堪齒今日者吳

其滔也孰使吳猶夏以勞民亦大夫之教也胡蓄怒其未平至於今猶算算也如大夫者殆所謂氣矜之隆然而未聞道也嗟

乎彼吳越之興亡不其忽諸而大夫之廟今猶祀之此逆流之不息胡以為也食報亦已過情竊為大夫恥也何所懲其怨尤

兮願大夫之反求諸己也諸文並深譏子胥子友桐城方君宗



誠亦如此說

釋教論

釋教之行於中國非一世矣儒者辭而闕之闕之誠是也然其  
教仍自行於世而未之有廢者此殆有天焉非可以人力爭也  
昔者應氏潛齋嘗論之矣曰佛生印度居中國西南其地極暖  
非有清靜寂滅之教則人必欲動情勝而亢熾就死故釋氏之  
教就其地之所宜與中國儒者之道不同其說良然予謂聖人  
之道剛健中正故庶物以明人倫以察譬之五穀人朝夕食焉  
莫之可離故其道易知易從可大可久以化成天下釋氏之教  
則如人得異疾飲食莫進醫藥罔效其人命在呼吸家人或倉  
皇莫措苟得一異方焉治之雖與古方未能悉合雖服之未嘗

廣雅書局

廣雅書局

無流弊然可以起沈痾而延餘生此仁人孝子之所禱祀而求  
而自古聖賢救世濟世之心所必當節取而不廢焉者也今之  
人之為不善也猶異疾也其發而為貪妄淫殺諸念也儒者非  
無省治之法然告之下愚不移與夫婦女之冥識者弗善是也  
此則儒教之所窮而不能不待治於釋教者也若乃釋教之說  
之易入人深也幽冥恫悅其辭若可解而非愚夫愚婦所不知其  
效若可觀而非耳聞目見所及故有終身奉行而但求身後之  
解脫來世之生淨土生極樂園者當其諷經禮佛固能舉貪妄  
注邪諸念而一空之非惟空之也又將行諸方便為善男子善  
女子此不謂之得力於釋教不可也此不謂釋教之有功於人  
世不可也夫釋教既有功於人世則天必亦將存之譬之異方可

以治疾聖賢必亦將存之以待有疾者之取用焉是烏可廢也

曰子之言釋教誠有功然子為下愚不移與夫婦女之冥識者  
言之若儒者誦詩讀書效法古人奚取於是曰是誠然然無疾  
而取此異方服之服之而反以生疾此則人之誤服所致不可  
以咎藥也若夫外疆中乾外若無疾而內疾深痼已將就死其  
取古方與異方焉治之則亦聽人之所為而已矣是故以飲食  
和治其脾胃而使無疾者上也有疾而依古方治之能自愈者  
次也疾不可為而求得異方治之者又其次也疾不可為而任  
其身死而莫之救者此則人事有未盡天心所弗忍即安者也  
邵陽魏先生源言蒙古黃教化羣不逞之眾使之入於善柔邊  
境又安者一百年於茲非其驗與

廣雅書局

廣雅書局

宋程子明道謂於釋教見三代禮樂斯言也人莫不稱之而未  
有能明其說者案牟子理惑篇言佛事云威儀進止與古之典  
禮無異明道之說或即本此蓋古人以詩書禮樂為教故曰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書道政事直口諷之而已若詩即  
樂章故詩樂不分樂以行禮故禮樂不分墨子公孟篇誦詩三  
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毛公詩傳亦云誦之歌之弦  
之舞之其用之於禮更有升降揖拜諸儀是古人為學於詩禮  
樂三者非但為口諷之明矣意古人於四時分習之外其平時  
講肄必有兼取而學之者所謂習禮是也詩樂皆用之於禮禮  
志亦必有兼取而學之者所謂習禮是也書言教習子云詩言  
而百禮樂是唐虞先以詩教而禮樂即寓其中為周人教幼  
學之本欲釋教之有誦歌樂舞升降揖拜也蓋本中國詩禮樂之



教而參以彼土樂器禮儀以為佛禮而一傳之以其音梵音者  
彼土正音猶中國之雅言也地僻國久無他學以亂之自流入  
中國益神奇其說謂可以超度人生死解脫人罪孽重獲佈施  
因緣以足衣食故其效益以盛行而其制亦遂歷久不變彼中  
國禮樂久已廢絕其於詩禮樂但能口諷之而不知有弦歌舞  
三者及升降揖拜諸節猶幸於釋教中留此一縷之遺士君子  
欲觀古禮尚將於是焉求之而又安可遽廢也哉

古有回聲證

平上去入為四聲此實天地間自然之音節沈約周顒輩偶然  
悟得亦學者一快事也南史沈約傳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  
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其妙  
旨自謂入神之作陸厥傳永明末汝南周顒善  
屬聲韻為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 疑案尚書皋繇

廣經室文鈔

五

廣雅音局宋

漢云子欲關六律五聲八音七始句詠句 並魏氏源讀 以出  
內五音六律五聲八音七始皆以樂言下文別出五言五言謂  
人聲也此即四聲而稱五言者五言謂人聲之應宮商徵羽角  
者也論衡詰術篇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口有張歎聲有  
內外以定五音宮商之實是知人聲有五音也五音中以宮商  
并為平音故祇稱四聲管子地員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  
而三之句 四開以合正謂先主一音一音即平聲也由平而上  
去入故云三之一三合計為四平上者開音去入者合音管子  
此文正古有四聲之的證子友瑞安孫中容詩讓 錢塘諸遲鞠  
可寶 皆疑子說遲鞠更云管子凡首首字疑即音字形近之誤  
諸侯屏在路門內考

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郊特牲注同曲禮疏謂  
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婺源江永  
著鄉黨圖考謂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為正門屏在應門外  
諸侯以雉門為正門屏在雉門內以孔疏之說為非愚按管子  
中匡云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酒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  
三行管仲趨出公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  
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屏  
中庭 又吳語言越伐吳事云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  
向屏又云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韋昭解云屏寢門內寢王  
北向夫人南向此二文皆以諸侯屏在路門內則孔疏之說未  
為誤也大戴禮武王踐阼云師尚父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

廣經室文鈔

六

廣雅音局宋

堂南面而立此天子亦內屏者孔氏廣森補注引鄭志云鎬京  
宮室因諸侯之制更不改作是也爾雅釋宮門屏之謂之六  
先言門後言屏乃天子制

漢人避諱考

漢熹平石經於尚書安定厥邦論語邦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  
父母之邦邦字皆善作國說者謂為避諱然劉熊樊毅袁固圍  
令趙君鄭固楊震北海相景君封龍碑皆有邦字而順帝諱保  
桓帝諱志石經皆不諱尚書殷庚上曰口口有志殷庚中保后  
胥高母勿懷保小人論語子張曰口志  
其口可知漢人傳尚書論語本作國字非為避諱矣子更取洪  
氏隸釋錄續所載各碑證之如惠帝諱盈而樊安碑白石神君  
碑靈臺碑唐扶頌張公神碑樊敏碑州輔碑皆有盈字文帝諱



恆而郝閣頌樊敏碑皆有恆字景帝諱啟而華山亭碑帝堯碑  
靈臺碑王純碑周公禮殿記逢盛碑皆有啟字武帝諱微而魏  
元丕碑有微字義并碑陰有楊微昭帝諱弗陵而魯峻碑北海  
相景君銘皆有弗字宣帝諱詢而劉熊碑有詢字哀帝諱欣而  
北海相景君碑陰有鞠欣又郝閣頌孔耽神祠劉熊碑范鎮碑  
並有欣字平帝諱衍而唐扶頌孫根碑袁良碑皆有衍字光武  
帝諱秀而逢盛碑衡方碑張納功德敘孔彪碑皆有秀字明帝  
諱莊而武梁祠堂畫象有莊字和帝諱肇而樊敏碑衡方碑平  
輿合薛君碑周憬功勳銘皆有肇字殤帝諱隆而韓勅碑王君  
石路碑丁魴碑衡方碑華山亭碑綏民校尉熊君碑周憬功勳  
銘皆有隆字順帝諱保而衡方碑靈帝建  
安元年劉熊碑王建以爲  
中郎書皆

廣經室文鈔

七

有保字冲帝諱炳而史晨奏銘建  
安二年朱龜碑中平  
二年有炳字質帝  
諱續而帝堯碑靈帝熹  
平四年尹宙碑熹平  
六年張遷碑靈帝中  
平三年皆有續字  
桓帝諱志而劉脩碑建  
安四年婁壽碑熹平  
三年曹全碑中平  
二年皆有志字  
由此言之民間文字例得通行故都不諱惟封事奏記皆當避  
諱而以訓詁之字代之若邦爲國雉爲野雞盈爲滿  
桓爲常啟爲開徹爲通之類漢書宣帝  
紀元康二年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  
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觀此知當時例禁惟上書觸諱爲犯罪而民間文字皆不諱可  
知矣武紀元封元年詔曰見夏后啟母后師古曰景  
帝諱啟今此詔云啟母蓋史追書之非常時文許君說文  
作於和帝之世至安帝十五年奏上故於東漢自光武至安帝  
諸名皆避不書但注云上諱而於西漢則直寫其字并爲之解

說此可見當時體制進呈書與民間通行文字不同若石經雖  
東漢諸帝名亦不避諱所謂臨文則不諱是也

然則史漢凡遇西漢諸帝諱皆代以訓詁之字此何說曰西漢  
時自當避諱然亦詔文及臣下上書乃避之若尋常臨文及民  
間文字亦不諱故史漢所載凡避諱處皆當時原文司馬公及  
班固亦紀實書之一書之中有避諱有不避諱體例原是如此  
吳國江都國無豫章郡考

廣經室文鈔

六

之則晉志非也然其誤亦有由史記吳王濞列傳吳有豫章郡  
銅山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稱豫章衍字也漢書荆吳列  
傳濞昭注此有豫字但當言章郡今故鄣也據此則章郡謬爲  
豫章或爲晉志所本史漢荆吳傳又云文帝三年削吳之豫章  
郡會稽郡又云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是章郡之爲豫章其  
誤非一此不可不更正者也漢書高帝紀六年韓王信等奏請  
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吳郡  
會稽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十二年  
立濞于浦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漢志會稽屬縣二十六  
陽郡屬縣十七然則東陽  
其十縣與嘉慶揚州府志云晉志言武帝分浦東陽置臨淮郡  
所屬二十九城其南境諸縣必先時東陽郡矣竊疑當時東  
陽置郡所得不過近淮數  
縣即晉志亦祇言其大略是荆吳之封本無豫章且荆國之封  
在高帝六年十二年始更名吳其時豫章郡先屬鄣布後屬淮



南史記黥布列傳布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又淮南列傳高祖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由此觀之荆吳本無豫章安得曰荆吳豫章耶其爲傳鈔之誤無疑吳之反也議削吳會稽及鄣郡祇應得東陽一郡至吳國已滅改封易王爲江都王益封以鄣郡而吳郡未復故曰並得鄣郡而不得吳也若然漢志言景帝四年吳郡屬江都正值易王非之時豈志言非與曰非也金氏楊云武帝建元三年遣嚴助發會稽兵救東甌會稽守欲拒法不爲發後嚴助朱買臣相繼爲會稽太守並當易王非及子建謂易王于王江都時謂景帝四年屬江都志之義文也其說良然

廣經室文鈔

九

廣經室文鈔

嘉慶揚州府志案漢書地理志廣陵國廣陵注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並得鄣郡而不得吳其於會稽郡注則云景帝四年屬江都吳即會稽地其言已自相牴牾攷晉書地理志云景帝封皇子非爲江都王並得鄣會稽郡而不得豫章與漢書傳吳有豫章郡銅山相應疑班志吳下原有豫章字言不得吳之豫章耳自注韋昭漢書注改豫章爲鄣郡蓋以豫章不在吳所封三郡內耳今攷黥布都六所得九江廬江衡山豫章凡四郡布誅後以封淮南厲王長長死國除後十年又帝分其地封長子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淮南即九江而獨無豫章則先時殆已異矣漢始封僅三郡伍被傳乃云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亦其證也五行志亦云四郡恭

冕按府志說誤荆吳二國相襲本無豫章漢志會稽郡注言景帝四年吳郡屬江都明爲義文而晉志又本漢志傳寫之誤遂若江都有東陽及鄣會稽三郡而不得豫章與漢志乖異以高紀及黥布淮南傳觀之晉志之誤顯然今反援晉志以改漢志廣陵注之說是非外互宜亟正之文帝分封諸王獨豫章不以封王故不及之豈得以爲異吳哉五行志云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與高紀五十三縣五十三城正合若益以豫章屬縣十八見漢志是爲七十一縣安得云五十餘城乎然則五行志及伍被傳所云四郡必三郡之誤或由三誤作三遂改作四郡耳錢氏大昕廿二史考異云楚漢之際會稽嘗析爲吳郡灌嬰傳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此有會稽又有吳郡之

廣經室文鈔

三

廣經室文鈔

證吳王濞傳上患吳會稽輕悍亦兩郡兼舉也吳郡本會稽所分言吳可以包會稽高帝紀單稱吳郡則爲三郡此兼舉吳會故言四郡也案吳郡析置在後漢順帝時見司馬彪郡國志班固卒於安帝時在順帝前而灌嬰吳王濞傳吳與會稽兩郡兼舉故錢氏疑爲楚漢時制若然是四郡之文非誤但亦不得有豫章耳

漢延熹封龍山碑考

家君宰元氏之明年歲在丁未冬十有一月訪得此碑在今縣治西北四十五里王村其地有三公廢祠元米惠迪撰此祠碑云魏孫該神祠賦元氏西界有六神祠吾觀其一然皆以三公題額焉是也元碑亦家君所得既命工人昇至城皮置辭文清祠之東箱碑石故厚工人惡其重乃剝其碑陰中分之碑上截斷裂爲



三段家君為之恨惜累日爰命嵌合增置后座而命寬攷釋其  
文據今尺度之高五尺碑頭餘石約三寸寬二尺七寸一分厚一尺四

寸隸書十五行行二十六字字約徑一寸五分第一行題首七  
字末一字泐鄭君式碑是頌字第六行十三字法食之下諦視有四字

是舊刻未竟刪其文也第十行五字第十三行十二字第十四  
行缺五字泐一字第十五行缺九字泐二字紀石下十二字

疑亦舊刻未竟就隱約處辨之有仲張絳伯王五字尙可認史  
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年王軍取封龍張守節正義括地志

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恆州鹿泉縣南邑因山為名元氏縣  
志封龍山在縣西北五十里舊名飛龍唐改今名案封龍已見

趙世家非唐所改山在元氏西北正當鹿泉之南鹿泉今獲鹿  
縣封龍舊屬元氏而傳鹿泉者元氏王材即獲鹿南境顧氏隸

辨引天下碑錄傳此碑在獲鹿縣南四十里山上亦以境地相  
接故誤載獲鹿耳碑云北岳之英掾三條之別軸北岳即恆山

在今曲陽縣西北七十里掾者公府屬吏之稱封龍體通北岳  
故為北岳英掾祀三公山神碑口惟三公御語山三條別神迴

在領西白石神君碑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皆以三條為言  
蓋諸山體連太行恆山則為北條矣洪氏述云禹貢正義從道

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之謂山則在馮翊懷德縣南條之謂山  
則在南郡臨沮縣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以導岍

為北條西傾為中條蟠家為南條自岍山之南至敷淺原則以  
岍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則岍山非三條也後阮碑云中條之

山者蓋華嶽之體南通商雒以屬熊耳其文與正義合案西嶽  
華山碑列三條則居其中亦以華嶽為中條即禹貢太華也元

氏今存漢碑凡五而言三條者凡三皆漢人尙書舊說攷其詞  
誼皆是言山則三條為山無疑近人說三公碑者以三條為崇

廣經室文鈔

廣雅書局

飾之詞或以為 碑即孺字見玉篇西山經上申之山多格石郭  
山之實事皆非 注格孺格大石貌也碑言封龍與三公靈石協德齊動國舊秩

而祭之以為三望又言三靈合化三即三公靈即靈山續漢郡  
國志元氏縣下劉昭注地道記云有三公塞即三公山也元氏

縣志三公山在縣西七十里三公山今不知所在家大人曰縣志西北七十餘里有仙宮塞即三公塞也三仙一音之轉山在縣西北而志傳在縣西者文不備靈山在縣西北三十里漢人以

三公主祀封龍靈山配食故六神祠皆以三公題額而漢三公  
山碑隸額左右有封龍君靈山君六字洪氏述謂揭其神於額

之旁者即是配食三公之祠是也碑又言亡新之際失其典祀  
則三望之祭西漢已然延熹謂漢桓帝七年是為甲辰金鯉長

夫人以延熹七年 爾雅歲在辰日執徐碑作涂者古字通豕車  
歲在甲辰云云 廣經室文鈔

即歟譬北方玄武宿此言請祀時為桓帝七年十月也續漢百  
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

太守有長史如郡丞郡國志汝南郡有當波縣云侯國永元中  
復桓帝紀建和二年改清和為甘陵郡國志清河國有廣川縣

祭掃沐乘皆不見字書沐疑即漆之隸變族叔瑤說是沐字後漢有洛陽市長沐茂

別傳漢書尹賞傳長安中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  
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論衡商蟲篇變

復之家謂蝨食穀者部吏所致也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  
文吏所致也是也余初疑文吏連下郎字為官名此依劉先生文洪說改郎翼即文吏姓

名嗟峨嶮嶮與棘同元氏郎口郎是人姓下一字則郎君名

廣經室文鈔

廣雅書局







改河陽郡仍為復州治竟陵縣以河陽縣屬焉  
元初志言唐改河陽郡為縣屬復州語未詳  
太宗貞觀七年移復州治河陽縣  
今理河陽縣與地紀勝云元和志及唐志並在貞觀七年實  
宇記在武德七年因經云貞觀七年移河陽當從國經為是  
夕宗天寶元年改復州為竟陵郡  
通典云隋河陽郡大府改為  
政為復州者指高祖言或為竟陵郡者指玄宗言唐書地理志  
復州竟陵郡本河陽郡天寶元年更名竟陵郡與地紀勝云唐  
書地理志云復州高祖言或為竟陵郡天寶元年更名是竟陵改為  
復州與河陽郡為竟陵郡一時也通鑑玄宗紀注竟陵郡本復  
州河陽郡元年更名郡名案高祖時已改河陽為復州夕宗更改  
復州為竟陵郡非改河陽郡為竟陵郡也通鑑注語稍未晰

竟陵縣地 仁壽三年復州仍徙治建興  
志隋開皇初郡廢移州治竟陵以建興縣屬焉  
煬帝大業三年  
仁壽三年仍為復州治謂復州仍治建興也  
志 改復州曰河州縣屬不改 尋改建興曰河陽又改河  
州為河陽郡  
紀要大業初改復州曰河州尋又改曰河陽郡治  
縣守又改州曰河陽郡紀要又云建興大業初改縣曰河陽二  
文說其明顯者通典實字記言煬帝於舊復州立河陽郡不言  
河陽郡今之漢陽軍也案隋河陽立郡時復州已廢不得以復  
州河陽郡連文隋志說也元和志云今河陽縣即後魏所置建  
興縣大業三年改建興縣為河陽郡案隋改建興為河陽縣亦  
為河陽郡所治故一統志沿革表於隋河陽縣下云大業初更  
名為郡治是也元和志未晰又案隋河陽郡河陽縣皆即今河  
陽州也二里之古建興縣地紀勝以為漢陽郡河陽縣皆即今河  
軍則以梁之郡地治河陽者為隋郡治誤矣 唐高祖武德五年

改河陽郡仍為復州治竟陵縣以河陽縣屬焉  
元初志言唐改河陽郡為縣屬復州語未詳  
太宗貞觀七年移復州治河陽縣  
今理河陽縣與地紀勝云元和志及唐志並在貞觀七年實  
宇記在武德七年因經云貞觀七年移河陽當從國經為是  
夕宗天寶元年改復州為竟陵郡  
通典云隋河陽郡大府改為  
政為復州者指高祖言或為竟陵郡者指玄宗言唐書地理志  
復州竟陵郡本河陽郡天寶元年更名竟陵郡與地紀勝云唐  
書地理志云復州高祖言或為竟陵郡天寶元年更名是竟陵改為  
復州與河陽郡為竟陵郡一時也通鑑玄宗紀注竟陵郡本復  
州河陽郡元年更名郡名案高祖時已改河陽為復州夕宗更改  
復州為竟陵郡非改河陽郡為竟陵郡也通鑑注語稍未晰

治竟陵縣以河陽縣屬焉  
見唐地理志與地紀勝  
五代梁改復州曰  
武威 五代史 后晉高祖天福元年改復州曰景陵郡  
案梁改  
復州曰武威后晉改武成曰景陵紀勝言晉改復州不及武威  
者略之也又案景陵改景陵者紀勝云晉晉改復州不及武威

野亭記云后晉時以諱易今名蓋晉高祖諱敬也又案通鑑  
晉天福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遣行軍司  
馬張勳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遮之  
復州已改景陵郡而仍稱復州誤也 五年改為防禦州  
周復置復州 志 宋太祖建隆三年仍改景陵郡隸復州  
與地紀  
密學其野亭記云后晉時以諱易今名重以翼廟故弗改舊  
經以為后晉改景陵郡復故國朝又改景陵宋景文廣敘院記  
亦云竟陵避國諱改為景陵則國朝曾改景陵也國朝會要云  
建隆三年改景陵案紀勝說是也后晉以避諱改景陵無復改  
竟陵之理然則舊經以為後故作竟陵者或在劉漢世與實  
宇記仍作竟陵當是刊本之誤元豐九城志建隆三年改晉陵  
縣為景陵語 領縣二景陵河陽 紀勝云州治景陵實字記云  
亦有訛錯 德三年以河陽縣之白沙微料院升置玉沙縣屬江陵府  
院開平四年分漢江南為白沙微料 太宗至道三年玉沙縣改  
屬復州 宋史地理志復州玉沙至道三年自江陵來隸紀勝云  
案省河陽入玉沙在寶元二年 九城志在開寶元  
年不在至道三年屬經誤也 仁宗寶元二年 年則在太祖時誤

也省河陽縣為鎮併其地入玉沙 九城 神宗熙寧六年州郡俱  
廢以景陵隸安州省玉沙縣為鎮入江陵府監利縣 本元豐  
惟不言郡廢略耳與地紀勝云案九城志湖北路無復州卻於  
安州下有景陵縣元豐正在熙寧之後則復州廢於熙寧矣案  
紀勝說是也然九城志卷十省廢州 哲宗元祐元年復置復州  
軍類明載其事紀勝特未之考耳 理宗端平三年復州景陵  
縣並徙治河陽鎮 見宋史地理 元初還縣治於景陵 州志  
陽鎮還治故縣地紀要一統志但言復州徙 又徙玉沙為附郭  
治河陽鎮不及景陵徙還之事殊不可解 世祖至元十一年改復  
州路十五年改河陽府屬荆湖北道 元史地理 明初因之太祖洪  
武九年改河陽州直隸湖廣布政使司而省玉沙縣入焉 明史  
志及紀要 武宗正德十三年御史陳金奏改河陽隸漢陽府以

廣經室文鈔  
廣雅書局

廣經室文鈔  
廣雅書局

廣經室文鈔  
廣雅書局

廣經室文鈔  
廣雅書局

廣經室文鈔  
廣雅書局



知州李濂奏不果世宗嘉靖十年改屬承天府 國初屬安

陸府即明承天府 乾隆□□年改屬漢陽府

寰宇記沔陽縣本漢沔陽縣地胡三省通鑑注引宋白說同

案漢沔陽縣在漢中郡去此甚遠若南郡江夏郡更有沔陽

則兩沔陽當以東西字別之今既不爾知寰宇記及宋白說

皆誤

胡三省通鑑唐高宗開耀元年注隋復州治沔陽沔陽晉縣

卽魯山鎮也案沔陽立郡立縣皆始於梁施一清水經沔水

志附侃爲荆州刺史初治沔陽是時已有沔陽城矣案陶

侃初治沌口繼移沔江見通鑑沈志作沔陽是誤文不得據

以爲晉有沔 歷攷地志絕無晉置沔陽縣之文又隋復州初

廣經室文鈔

三

廣雅書局

沔陽而復州亦改沔州不得仍謂復州治沔陽矣胡說並誤

水經江水注言長洋港東北流遷后子岡岡上有故城卽州

陵縣之故城也又東遷州陵新治南王莽之江夏也則當時

州陵有二城言新治者或謂梁時所移置也無別文可證附

識於此

通鑑周廣順元年正月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

寧節度使則意劉漢之世已改復州周世特因之爾識此以

俟他日再考證之

後漢書王常傳漢光武建武中山彘侯王常薨子廣嗣三十

年禮封后城侯李賢注后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

舊志引復州圖經同案通典復州下云沔陽有后城在縣東

南三百里不言王廣封此章懷所言未知何據童承敘引方

輿記謂后城爲保聚之所非縣名其說良是通鑑晉元帝紀

鄧騫說甘卓曰使大將軍謂王敦 克劉隗還武昌增后城之戍

絕荆湘之眾將軍將安歸乎胡三省注賢曰后城故城在復

州沔陽縣東南案甘卓時駐軍賭口在沔陽陽名太白二湖間 復州后城

仍在賭口東百里雖王敦增后城之戍甘卓自可從容旋師

襄陽何爲有安歸之懼考晉書庾亮乞移鎮襄陽之后城下

又羊祜傳云吳后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此卽晉竟陵郡所

治之后城二后城皆甘卓旋師經行之地鄧騫所指不知於

二者何屬然斷非復州之后城胡注誤也

廣經室記

廣經室文鈔

三

廣雅書局

廣經室者家君授恭冕兄弟讀書之所既以所聞思述前業而

芻及百氏凡周秦漢人所述遺文逸禮皆嘗深究其旨趣略涉

其章句欲誤爲一編以附學官羣經之後而因請於家君爲書

以屬之復私爲之記曰今世治經者言十三經尙矣金壇段若

膺先生謂宜益以國語大戴禮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說文解字

九章算術周髀算經爲廿一經嘉興沈勉廬先生又以五經合

諸緯書取周禮之言爲十經若膺先生爲之記冕謂緯書雜

出附會不足擬經而史漢通鑑又別自爲史不比國語之與左

氏傳相備以行也冕則取國語大戴禮周髀算經九章算術說

文解字而益以逸周書荀子入焉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

周史記此明是百篇之遺與張霸枚賸書不同荀子源出聖學



當時與孟子并稱故太史公以孟荀合傳漢書古今人表孟荀同列大賢藝文志孟荀並列諸子而勸學修身禮論樂論大略

哀公諸篇大小戴記並見稱述則信乎為聖門微言大義之所繫矣

汪氏中述學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

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

人大毛公自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

時嘗與魯穆生自生申公同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

子之傳也荀卿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

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傳錄云左丘明作

傳以授仲申仲申傳魏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

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子之傳

也儒林傳云取上江公受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

為博上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於

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為禮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為學

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荀卿

又二戴禮也傳自孟卿大戴曾子立事篇載荀卿身大略二篇文

小戴樂記三年間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

廣經室文鈔

臺之禮荀卿子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沒漢諸儒

未與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莠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

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劉向又稱荀卿善為易

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

其授受不可盡知矣恭冕講案楊士勳穀梁序疏云穀梁

子受經於子夏為經傳傳孫卿亦荀子傳穀梁之證 乃世

之論者祇以性惡非十二子為荀子詎不知性惡乃感時之激

辭違究亦何害為大儒耶此外若管子弟子職與少儀相輔孫  
同元日管子第五十九篇之弟子職漢時本別行故班固志藝  
文列在孝經類許君作說文解字鄭君注三禮皆引其文至唐  
陸德明經義疏釋文孔穎達五經正義引用始云在管子書蓋後  
人屏入亦如夏小正之入大戴禮小戴禮之入孔叢子也恭冕  
案周秦諸子雜采古籍故管子有弟子職漢時弟子職自別有  
單行本如月令之非謂管子無而後人屏入也夏小正小  
余正亦戴禮孔叢所采非 呂氏春秋大樂移樂適音古樂音律  
後人屏入孫氏說疑非 呂氏春秋大樂移樂適音古樂音律  
多古樂記之說 諸篇當采入漢樂經特今亡不可考耳孫君論  
俘載於京太室其文見呂覽古樂篇是古樂為樂記逸篇也上  
別錄樂記篇名無古樂以呂覽之當為逸樂記樂作篇文上  
農任地辨士審時則古教耕之法賈子容經禮容語下立後義  
則古禮家之說 傳職保傳連語輔佐勸學附敘  
經啟資來者又呂書月令十二紀為漢儒集禮者所本漆郡高  
誘為之注亦宜於出與鄭注小戴本並行 景鸞蔡中郎有月令  
章句是漢時月令有  
廣經室文鈔  
單行本孫君謂漢日庚戌月令注所載今月令異文即說文准  
南子注所引明堂月令與戴記文字小有異同是漢時月令有  
單本別 如是而古經略具治經之士庶以獲所續述云爾甲寅  
行之證 如是而古經略具治經之士庶以獲所續述云爾甲寅  
四月  
元氏移置漢碑記  
嘉興沈苑廬先生 著常山貞石志所收漢碑凡四皆在元氏  
道光丙午家君作宰來此明年冬復得漢延熹封龍碑於是以  
四碑移置文清書院之東箱 即薛文 增置石座四碑者一祀三  
公山碑舊在明倫堂一三公山神碑舊在南蘇村一三公山碑  
舊在城角兒村一封龍山碑舊在王村惟白石神君碑仍在學  
宮元氏今稱碑戴宋人所載尙有漢無極山碑山在今縣西三  
十里當更入山求之子邑中有漢射陽石門畫象為江都汪容



甫先生所得道光十年家君商之誦慈先生移歸書院碑

左側有包慎伯諸先生題名題名云石門書院在黃巖縣故城乾

道光十年夏其子戶部員外喜孫修置書院學宮包慎伯

侯徵劉文洪吳廷燭包慎伯等江都海捕之同體世臣記案此

碑初移學宮後以碑文有老手 附記於此為博古者告已酉閏

故友任君漢卿縮交記

江都諸生任君漢卿少有至性寡交遊于於辛丑應府試與君

訂交甲辰予以縣試不利憂憤輒致疾時府試案未發君令予

舉誦所作文字述畢君令復述起為予慰曰此文當第一但衰

厥必置第二榜發如君言君與前輩王句生先生時時過子談

或經論今古事予亦喜就君及後應試泰州君與素所簡者六

廣經室文鈔

七人同寓一日予往君所同人外出君留予飯予唯唯君啟門

去頃之其菜蔬鹽鴨則賓主各一飯後同遊岳王墩日暮乃返

時有遊子為狹邪遊者君止之曰某渾璞未鑿何敢乃行為辛

多予赴省試時與同人謁包慎伯先生於此城未值乃借遊隨

園妙相卷諸勝君撻予袖登南亭望鐘山俯仰移時有出座之

機蓋君之為人執義慷慨難邂逅之際寥寥數語而忠孝流露

予之受託於君者多矣癸丑揚城陷君閉門食所白藏粟久之

食盡知不免賦絕命詞二十八字自抱所生幼兒投井死山陽

丁君願伯儀禮到君自誓君至交隨伯為君傳背君之為人

伯自能修揚君之德行遂能予故者君又嘗為予書漢封龍

山碑後君嘗臨夢之子嘗為裝題以備遺矢且以思見故人顏

色也

夏君季質夫婦殉難記

夏君季質諱家鏡上元諸生咸豐二年賊陷武昌將東下沿江

議防守上元令劉公同縷屬邑紳分巡夜君力疾視事獨勤劉

公深器許之總督陸公建瀛自九江師潰君上江防十事布政

使司祁公宿藻多采君議三年二月城陷君隨劉公戰於北城

獅子橋老菜市賊至其眾力不敵兵各散去君歸家自經其賊

蘇某解救獲與君以母老須防衛亦不即死且思脫母於難三

月賊脅君至揚州十月復返上元賊設織錦館皆江南機匠文

人賊區者甚眾君亦與焉時作為詩皆哀時憤與同志張君

炳垣等更唱迭和得詩百餘首名曰新亭餘痛四年正月賊驅

廣經室文鈔

士子赴試題為四海之內有東王君感憤成試帖詩八韻其辭

云四海皆清土何容醜跳梁人皆思北闕世竟有東王官

更多尸素么麼類犬羊干戈消劫逆矛戟遍疆場膽為紅巾破

愁隨黑髮長傷心憐弟妹含淚別爺娘殺賊全憑向殃民總屬

楊賊首避秦何處是搔首問斜陽賊見詩大怒即繫君去江甯

監生歐陽泰科馬澤雷石洪復等皆以譏刺賊為賊所羅織承

審賊偽秋官丞相黃裕昆詰君黨類君堅不言乘間取賊案前

視擲傷黃額賊愈怒鎖禁君必欲得君黨乃已君賊友某願贖

贖為君緩頰者君謝罪之日某久有死志今遇嫌避耳自是受

酷刑身經完膚彭森鄭之僑者亦江甯諸生也素諳事賊為君

所不齒自是二人益下石且將君家屬告賊初君妻蔡孺人明



事姑甚孝聞君被拘即潛至君所約與俱死君以養母止之  
蔡知終不免自以白縲置衣袖間而託姑於其姪劉氏使移居  
別館及賊索家屬蔡出應復索姑蔡示以白縲曰姑已辭世賊  
信之遂拘蔡去與君相見蔡面無懼容曰若此方遂初志並祕  
告以姑無恙羈七日自二月二十三日夜將三鼓有楚儒生許  
姓者來探潛進毒藥君夫婦仰藥未遠死比曉君遂被車裂之  
慘年三十二蔡亦遇害同人收君夫婦屍竊葬東城小營其從  
兄家鈐自城內逃出始悉君死事子初聞君試帖詩讀之慨然  
想見其為人君父子駿先生 道光乙未舉人與先君子同榜  
君弟家鏞與子交言君有至性體羸弱纔能勝衣而忠孝性成  
信乎能受其正者矣以子聞江甯諸生死事者甚眾若君及張

廣經室文鈔

廣雅書局

君炳垣尤烈哉不可幾及世或以君等負氣未能以智自全殆  
亦好爲刻論者與

林章兩貞烈紀略

貞烈女林氏六合人寓居天長漢澗鎮幼許字同里國學生許  
本懋之子元勳元勳攻苦力學未成婚以疾卒女時年十九聞  
訃誓以死殉水漿不入口父母慰諭之卒不食詢其志則云許  
見守義便當食父母不得已應之許母葉孀人憐女往視女女  
出拜姑稍進飲食自是遂素服不御簪珥越三載祖姑葉太孀  
人下世女以齊喪禮往還不返爾翁姑孝謹翁姑愛之如己女  
女與小姑共臥起一家衣履女獨任之既而翁姑下世女竭力  
治喪以夫弟元培子兆椿爲大後咸豐五年邑中士大夫具牒

有司詳請 旌表女時年老目雙瞽九年粵賊竄天長女誓死  
不他避賊至偕孀嫂林李氏攜手赴河死子息及幼孫逃散不  
知所終夫弟元善復命其長孫茂琦嗣兆椿以主其祀兆椿同  
生弟兆棟聘妻章氏亦六合東王廟人婚之前月兆棟失足落  
水死女聞泣涕不食遂適許門貞守時許家貧食指繁女操作  
頗勤咸豐九年避賊居西山賊猝至女急躍入淵浮而不沈賊  
異之棄去後遇救得不死

上朱銓甫先生書

銓甫先生執事前蒙鈞諭以寶應祀典應當舉行屬令查核此  
事重大豈惟冕愚劣不敢與聞即前達德望素著如先生者猶  
且謙讓不敢以一人之見漫操月旦然則茲事之所關係豈淺

廣經室文鈔

廣雅書局

鮮哉冕常侍先君子之側略聞江甯杭州凡地方守令及鄉先  
生之有芳名茂績者皆得私行報祀此即古鄉社之制發微闡  
幽其有裨於人心風俗甚大先君子本江甯杭州之例私爲寶  
應祀典議藏之篋衍凡十餘年至李月汀先生守吾郡始采先  
君子之議飭邑令劉錯山先生舉行蓋嘗論之凡名宦鄉賢之  
祀非有力者不能舉辦而例案一定雖有與爲憾悟者莫能置  
喙於其側若夫私祀定自眾議既無一人焉敢爲之獨斷而其  
爲眾議也今日議如此明日有所聞則又議如彼非有一定之  
勢不可更張者也故曰公祀重於私祀而實不及私祀之嚴猶  
之謚法凡一二品大員皆可例得而私謚則最難得者也先生  
昔與喬蔗笙師令姪備之司馬成君吳鄉湯君子容攷定此事



實昭公允而從嚴從寬略有不同先生謂寬則疑於濫嚴則疑於漏然漏則他日可補濫則一成莫易而徒滋局外之疑使人無所觀感則亦何取而為之此名論非有德者不能為此言也冕謹依尊旨繕目呈覽其各傳粗具稿本亦希覆奪至先君子鄉賢之舉眾論咸以為亟當舉行此時交代案內後任尙未出結其事到部必受例駁冕偶一念及慟心如割嘗欲以家住宅改建祠室祀先職方公靖江公丹徒公及先君子名曰劉氏四先生祠求先生及他有德文人為之記則亦無異於鄉賢之祀而住宅可長存又其末焉者也

廣經室文鈔

伯山足下昨得覆札知近候佳勝為慶弟比以天熱投書所好軒修篁翳日頗娛清覽每得一疑誼深苦識人不多無從質難今略具數事為足下陳之唐詩生于道周釋文韓詩周右也按韓詩是也道左道右相對成文周右轉相訓秦詩道阻且右鄭箋云言其迂迴則亦作周解矣毛於唐傳曲也於秦傳出其右也兩失之思齊以御于家邦毛傳御迎也迎於家邦甚為不辭按六月詩云以御諸女傳御進也蔡邕獨斷御者進也字通作許詩昭茲來許傳許進也此句承上昭哉嗣服言之茲哉古通

與劉伯山書

先君子置此宅未能一年家居而住宅可長存又其末焉者也

用謝沈書載東平王蒼說作昭哉來御來許猶言後進也

鄭箋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義甚穿鑿

毛傳以進訓許字所謂通其借義也然則以御于家邦亦當訓為進無異辭矣孟子引此詩而釋之云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義更顯然而趙注云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焦氏循正義享之義為獻御之義為進言天下國家之福皆進於天子故御享天下國家之福似此作解全與上下文義不貫焦氏不之正而迴護趙氏則墨守之過也幸復即祈教正

復諸遲鞠書

再損惠書並大箬四聲論四聲配五音辨奧思精理多昔賢所未及說服之至四聲之義見於臬絲謀而管子尤為明顯今請更演其說人有四聲而臬絲謀稱五言者以人聲實配樂律樂有宮商徵羽角之不同故人聲亦有五大戴禮保傳云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是知人聲與樂律相應也

廣經室文鈔

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若然人當有五聲而管子止言四聲後世字糾亦止有四聲者蓋人聲是氣之所發氣受於天地故傳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天地之交氣也夫天地之氣四時不同而其原皆出於五行五行者天地之成象成形也月合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居春夏之後秋冬之前故曰中央土

蓋四時水配四行而皆有土寓其中故四時得備五行也

王昔人謂土王四季非說詳俞氏樾羣經平議人秉五行之氣故矢口亦有五聲以義推之平聲加春時萬物始生其聲中平也

無南北之異此可證



也。上聲如夏時萬物茂遂聲充盛也去聲如秋時萬物漸縮退也入聲如冬時萬物蟄藏就漸滅也後人以喉舌唇齒牙分配宮商徵羽角愚以爲宮當屬喉凡舌唇齒牙呼之其聲無不出喉出蓋喉音卽土音也土居木火金水之中則商徵羽角無不有宮聲寓其中矣若然宮商雖皆平音而宮爲四時之本音商爲春時之正音故漢書律曆志云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此知商爲春音不爲秋音。周語司商協民姓韋昭解商金聲清音始故稱司商非謂謂人姓吹律令定其姓名也案商爲金聲清也韋解似誤由此言之則後人以上平爲陽平下平爲陰平及以平爲陽上去入爲陰上平爲宮下平爲商上爲徵去爲羽入爲角者皆誤說也冕於聲韻諸書雖涉藩籬未窺堂奧故如後世所傳反切之學深疑多出方言未可執以爲古音之

廣經室文鈔

三

據故論語疏中於陸氏釋文所載諸音皆未補入若以執事之博洽能取說文及漢魏人古音定爲一書其有裨來學實非淺鮮豈但冕之獲所依歸已也手肅奉復祈更董而理之幸甚甚

論語正義後序

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著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稟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遺錄言行勅爲此編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共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

子皆有著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份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偽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我

廣經室文鈔

三

朝崇尙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觀而於疏義之作尙未遑也先君子少受經於從叔端臨公研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初著毛詩詳注鄭氏釋經例後皆輟業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君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無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蒼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既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舉昇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瘕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傷哉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遺失暇日亟將此彙重復審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裨裨益是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



敢違也世有鴻博碩備幸不吝言補其罅漏正其迷誤跋于望  
之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春三月

李次白先生遺書序

嘉興李次白先生邃於經史尤善小學沈潛不近名世鮮知者  
陽湖孫淵如觀察一見劇賞之觀察晚年善病所著書多先生  
爲助嘉慶戊寅本省鄉試以經策博瞻中式出高郵王文簡公  
之門文簡小學爲海內所推既得卷甚喜自是屢赴公車徵於  
旅次與餘姚朱久香宮詹訂莫逆交兩先生皆謹慎不妄交友  
者也先生數奇卒不第宮詹已捷南宮官翰林先生歿於退旃  
吳尚書京邸宮詹親視含殮集貲歸其喪於家既又取所著書  
並古近體詩選錄將付梨棗於是先生所著左傳賈服注義始

廣經室文鈔

卷一

廣雅書局印

見於時其書援引甚博字比句類於義有未安者亦加駁難雖  
使沖遠復生終未敢專樹征南之幟而盡棄舊義也至周禮賸  
義詩考異詩經名物考十七史考異見錢先生儀今俱無存所  
爲詩名攬青閣詩鈔配吳太孺人亦慧才能詩有早花集風雅  
商榷或相唱酬爲閨中韻事恭冕嘗取合讀之沖和縣邈怡情  
說性於溫柔敦厚之旨未之失焉吳太孺人早卒先生年未三  
十遂不續娶子堯圖先生名文賁世其學道光乙未科舉人與  
先君子爲同年生恭冕未之見也其孫保恩亦謹厚宮詹招至  
使署與恭冕共事久故得讀先生遺著而謹括其學行之大俾  
後之人有所考焉

春秋左氏傳賈服注斬逆跋

此書冕前既序之今歲久香閣學取彙本屬重校且爲審定既  
畢乃復於閣學日漢儒注左氏者自賈誼始後漢儒林傳賈誼  
人貫公其後劉歆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注許淑穎容謝該服

之隨書儒林傳傳左氏者甚眾其後賈逵服虔爲訓解陸德明經典序錄亦祇列賈服二家注顧自杜氏集  
解孔氏疏出而二家遂亡近時金谿王氏謨始有輯本次白先  
生輯此注稍後王氏而搜采較多抉擇尤慎如左傳序疏引賈  
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此賈氏春秋序文隱  
十一年夫許太岳之盾也疏引賈云四岳官名太岳也主四岳  
之祭此賈氏周語注文而王氏以爲左傳注義非也詩南山疏  
引服云黃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義爲二年始來二句語氣

廣經室文鈔

卷一

廣雅書局印

不接中間當有脫誤而王氏仍依疏文連引之禮記祭法疏引  
服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于衛成公之廟成公  
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服氏此注祧曾祖之廟曰祧六字餘  
皆疏引申之語以傳疏及士冠禮疏證之自見傳疏云服虔以  
祖即云祧謂曾祖之廟也士冠禮疏云服虔注以祧爲曾祖  
者以其公還及衛冠于衛成公之廟成公衛曾祖故以祧爲曾  
祖而王氏概列爲服注宋本哀七年傳疏引服云眾君子眾國  
君妄耳妄耳是孔疏文毛本誤作妾耳而王氏亦列爲服注非  
也至其述義援據傳注疏通證明能不失經注之意而考正誤  
文誤義如隱八年注先者見獲誤例於必不往相救之前僖二  
十六年注藥楚熊渠之孫孫當作子宣四年注兵車旁幔輪輸  
當作穀成十六年注袴而屬于跗袴上當有若字襄二十七年



注楚君楚疑作燕君字下屬昭十三年注鄭伯魯在男繼爲賈本義男當作南南而之君爲賈或義男當作南句上當依國語注補或云二字皆誤文之顯然者也桓五年旂動而鼓從杜氏以旂爲旗不取飛石之說昭八年自幕至于替賈從鄭氏幕爲舜先不取舜後虞思之說十六年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從杜氏爲助君祭不取孔張先祖配食之說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從杜氏以楚子爲大夫時往聘蔡不取楚子爲蔡公時之說皆誤義之顯然者也蓋春秋左氏經傳自

國朝以來爲此學者若顧氏炎武之杜解補正沈氏彤之小疏惠氏棟馬氏宗之補注洪氏亮吉之詁雖昌言古注而遺略實多又無所發明均未及此書者也先生同時有吳沈文

廣經室文鈔

聖

廣雅書局集

起儀徵劉孟瞻兩先生皆專治是經俾古注爲杜氏乾沒者得以眾著於世使及見此書當必說服稱爲同志是則先生之學必能自致不朽而開學之亟謀剗剗篤念故人於無己者其風誼又曷可及也同治丙寅十月

昏禮重別論序

古禮之存於經典多有彼此歧異前後殊軌賴有傳注及後儒者之所論難而其義始明故班生敘白虎通義鄭君駁五經異義凡以詳列師說互證得失同爲實事求是之學而已吾友儀徵劉伯山明經博綜經史凡立一義必洞悉古今同異之故闡劉鷲汀刺史學精三禮與其師陳恭甫編修相似二君皆以言學締交明經習左氏春秋曾著先配後祖賈服義三篇謂大夫

以上皆三月成昏據列女傳所載宋共伯姬齊孝孟姬事證之又以其說推之草蟲諸詩皆同此禮刺史則援士昏禮篇首無士字而曰昏禮下達刺史初說如此後從鄭氏以下達爲媒氏通言義似違前又昏義郊特牲皆通說昏禮則自天子至大夫士皆當夕成昏無三月成昏之禮列女傳所載共伯姬孝孟姬皆記禮者之失反復辨論成昏禮重別論質之明經決其可否明經爲之平刺史更爲之對皆各尊所聞俟相見時議之而明經遽歸道山明經之子恭甫大令亦以雋才世其家學爰取先著引信其義又取刺史論對臆列而詳辨之成昏禮重別論對駁議凡萬餘言援引該洽雖辨不爭以視世之黨同伐異好名競勝者侷乎其不可同年語矣冕則謂明經所據列女傳必不可駁而昏禮所言下達實爲

廣經室文鈔

聖

廣雅書局集

大夫以下通行之禮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與此言下達義同故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知大夫亦是當夕成昏也至天子諸侯皆二月廟見後成昏三月者所以致齋戒也月令於仲夏仲冬皆言無定期非但如散齋君子齋戒足知齋戒本七日致齋三日矣蓋爵愈貴則禮愈尊亦愈嚴故凡禮之近人情者皆非其至者也鄭公子忽就昏於陳不俟歸國廟見而即成昏諸侯世子命於天子其禮當視小國之君故先配後祖陳鍼子譏之其後共伯姬孝孟姬皆克守禮以行而列女傳亦即特載其事則知當時之諸侯多不循此禮矣昏義即昏禮之義昏義郊特牲雜說昏制文皆完善不必疑其有關佚也凡此與明經刺史說稍有異故因大令此編爲附著之大令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試更爲冕決之何如同治辛未六月



商周金識拾遺序

商周金識拾遺者瑞安孫君仲容之所作也君於學無所不窺尤多識古文奇字故其所著能析其形聲明其通假近世鴻通

之儒爲此學者自儀徵阮氏武進莊氏外未有堪及君者可不

謂盛與恭冕嘗受而讀之如釋叔殷父敦勅勅月即朝夕康彝

余亦山即甲冑周穴敦勅勅即昧睿經傳作爽周然睽

敦吳師即虔師周大鼎決入馬即走馬周韓侯伯晨鼎之

又商鐘之勑釋爲賤與一切經音義所載古文貸字合宗

周鐘之勑並釋爲子與說文所載孳字籀文勑字合

遺小子敦之勑釋爲籒即說文籒字皆至精確足證舊時釋

廣經室文鈔

廣雅書局集

者之誤楚夏臣鍾於勑敬哉勑即說文勑字苟者自急

救也苟敬與儀禮燕禮賓爲苟敬文同楚公鐘楚公勑

即逆字楚世家有熊罴逆一聲義亦相貫熊罴在熊渠去王

號之後熊通再僭稱王之前故稱楚公吳彝鬲旃旃即大白之

旗陳逆簋余陳桓子之勑孫勑即雷字雷孫者嫡孫也逆

與陳恆蓋從父兄弟此皆契符經傳可資爲義據者也恭冕嘗

概古人文字屢變失真致聲義俱失或更舛互使後人不能屬

讀如今所傳管子墨子列子穆天子傳諸異文二千年來竟無

人能勿識之者是皆由古文廢絕儒者於此不能不重惜之恭

冕嘗欲本莊氏之意將玉篇集韻等所載古文及今所傳羣彝

器秦漢刻石凡古籀諸體爲許書所未收者仍依許部次略存

其聲義斯誠博古者之至樂而揆較此事誠非易易非如君之

寶應圖經書後

家君著寶應圖經六卷始於嘉應己巳成於道光癸未自漢唐

以來城邑之沿革湖河之變遷漕運之通塞與夫民生利病所

可考而知焉者無不瞭如指掌至謂邗溝山陽瀆於揚州淮安

兩郡爲統名非邗溝專屬江都山陽瀆專屬淮安揚州運隄非

李吉甫所築平津堰而揚州地勢唐宋以前南高北下邗溝水

北流入淮以故自昔江淮之間止患水少不患水多至蓄高堰

內水始南流入江皆至詳確無所復疑者也庚寅之歲家君館

郡城江氏據江藏本水經陳登穿溝證趙一清本陳敏之誤後

廣經室文鈔

廣雅書局集

江籍衰落藏本不知所歸亦不記其何人所刻及檢他本陳下

或空方一字常以不得江本覆校爲恨人物一門斷自有明不

及

國朝蓋依通鑑之例至五代而止不及宋也家君於先世遺聞

及前哲嘉言懿行世次宅墓與其後世興衰之故雖其子孫所

不能詳道者皆能備舉其說蓋留心於桑梓者久故此書爲能

精博若此也宜況多艱未得付梓今年夏四月屬姊夫王君興

三國復寫一部而命晁司校字之役乃謹述其緣起及此書

之大以諗來者戊申冬十月朔

方恪敏種棉圖冊跋

右方恪敏公種棉圖爲官直隸總督時所刻原圖凡十六高郵



胡杖仙先生得不全之圖裝成巨冊以示恭冕恭冕昔侍先君子元氏官署其地多山無水民間雜種黍稷收穫甚高惟棉花獨茂盛凡業棉者婦女皆窟地爲管而紡織其中或數家共管爭相倣倣以爲樂土人言元氏知業此者自恪敏始其他縣亦相仿官收布稅每匹二三文不等山西賈客攜重貲於秋間收販利市之盛惟恪敏有以詒之江蘇省自大江以南咸以蠶織爲業故富厚甲天下而業棉者少江北惟通州一帶種之至揚州各屬皆不知其法婦女束手坐食或相逐爲遊宴其薛稻者雖高仰之田百樹一穫終不以易其所業至衣食不繼相率而入於餓羸者比比也杖仙先生於學能求有用故於民生利病莫不究心頃者江南避難婦女多來吾邑先生留養使居別舍

廣經室文鈔

廣雅書局

爲設機具使之紡織以教其鄉之人鄉之人不耐其勤勞至使良師無所傳授而美意亦遂空置於無用有其法有其人而未可惜哉因跋冊尾爲歎息者久之

清故優貢生劉君墓誌銘

君諱毓崧字伯山又字松厓先世有諱春和者山灑水遷揚遂籍儀徵祖諱錫瑜國學生精習醫術鄉稱仁善父諱文洪嘉慶己卯科優貢生候選訓導學經篤行爲世儒宗君束髮受學不好嬉弄八九歲時閱通鑑習其句讀父執驚畏目爲奇童自是問學日進名譽大起當世持文衡者咸願得君爲舉首道光庚子以廩膳生舉優行貢太學最後廣東巡撫湘陰郭公嵩壽奏

君樸學宜充八旌教習以資講課而湘鄉相國曾公尤禮異之自訓導君爲左氏學君繼前業用力甚深秀通諸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凡所寓目畧能記誦悉其原委廣坐中間君談論或私取原書核之率無有誤精於勘校友人有所述作或刊刻多質君乃定著有春秋左氏傳大義周易尚書毛詩禮記舊疏攷正經傳史乘諸子通義彭城獻徵錄王船山年譜通義堂詩文筆記各若干卷君事父母終身無一日失歡姊妹皆早寡遺孤嗣亦幼就食君家君承先志無所異視撫教孤幼俾各成立與朋友交勸善懲過始終不渝爲人謀周慎必期有成臨財毋所苟取綜君學行質之古人宜無愧己生於嘉慶戊寅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同治丁卯八月初九日得年五十歲配汪孺人同邑縣

廣經室文鈔

廣雅書局

學生諱毅之女有婦德母儀爲三黨所知其卒也君爲之誌繼配黃孺人子四壽曾同治甲子科副榜貢生貴曾富曾並縣學生顯曾咸世君學女二長適縣學生汪兆曾次未字均汪孺人出壽曾等將以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卜葬君於郡城西郊郝家寶塔之原與汪孺人合葬而屬恭冕爲埋幽之文恭冕與君世交垂四十年生平所敬事如君者曾不數人而君今遽沒悲夫乃重爲之銘其詞曰

世稱君爲經師兮抑其行爲無悖也天遽奪此賢達兮世孰爲子誨也願詒謀之無愆兮大業其終不廢也予冀言以傳信兮非於君有私愛也願長貞茲佳宅兮幸樵采之無逮也

清故蕭縣學教諭

詔舉孝廉方正胡君墓志



君諱泉字杖仙姓胡氏先世自明初以從戎功隸揚州衛率其部屯種寶應拓溝塹而占籍高郵曾祖宗開祖和並以力田起其家父鎮樂善好施蹟詳州志君弱不好弄獨深耆學父母愛君甚君依依左右不忍離授室後常宿親所及居喪服竟不入內築廬慕側時往居之兄弟恭讓至白首無間言族眾繁衍周郵無虛日篤禮師門尊異有德當世有義舉輒先就君謀官肅縣時東修之饋非義不受既去任猶捐金佐修 聖廟胸臆洞達受侮不校澆風薄俗賴以維持道光三十年 詔舉孝廉方正士大夫不謀同辭舉君應 詔時同舉者以君及江都羅士琳長洲陳奐爲最賢君博覽載籍雖小疾未嘗釋卷既從事有宋諸儒之學而於明王文成全書用力尤深嘗謂文成固尊德性而不廢問學與朱子辭異旨同著有陽明書疏證四卷陽明經說一卷經說弟子記四卷大學古本替參一卷儀徵優貢生劉毓崧序而行之又駁朱子晚年定論辨白水詩存各若干卷藏於家君生於嘉慶二年四月二十日卒於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二娶任淑人寶應太學生任忠鼎女事君凡四十餘年相敬如賓亦好善前卒生子二長謙吉少篤厚有君遺風早卒次豫如孫爲霖汝駟汝駉汝駘君嘗受學先君子及君子豫如入先君子甥館君猶執弟子禮恭冕時時得侍君接其容儀聆其談論穆然夷然蓋古所稱篤行君子者如君足以當之矣豫如等以十三年卜葬君寶應相旺莊與任淑人合藏而述遺令來徵文恭冕宅憂不能爲銘爰述世所知者

廣經室文鈔

聖 廣雅書局

載之墓后

清誥授中憲大夫曲靖府知府陳君墓誌銘

君諱立字卓人又字默齋江蘇句容人家世服田潛德弗耀父啟瑞國學生本生父輔邑諸生績學樂善教子有法君幼穎異讀書能求是道光甲午鄉試以經學淹博中式本省舉人辛丑會試成進士 授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官 授雲南曲靖府知府時以道梗不克之任流轉東歸所至賓禮先後受事皆刑名至重君處以詳慎於喪服變除宗法淆異多能折衷協於禮律少所受學皆名師江都梅先生植之授君詩古文詞得其義法江都凌先生曙儀徵劉先生文淇授君公羊春秋許氏說文鄭氏禮君兼通之而於公羊用力尤深鈎稽貫串成公羊疏七十六卷又他著作已成者有爾雅舊注白虎通疏證說文諧聲孳生述句溪雜著各若干卷君學爲通人位爲大夫而起居節儉同於寒素語言謙樸疑於不文忘賢與勢於君今見之烏乎如君者豈易及哉君生嘉慶己巳五月二十一日卒同治己巳十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一娶任氏再娶徐氏皆先君卒側室李氏子一汝恭縣學生女一適同邑兵部員外郎趙淦汝恭以君卒之明年卜葬君縣東孝義鄉孫塘頭之原述遺行來徵文君久居於外汝恭又生晚故君行事多不能詳因最其政學之畧爲之誌且銘之曰

廣經室文鈔

吳 廣雅書局

志未遂兮學則存行已佚兮名則尊故人多宿草兮子懷壹鬱以誰言



清誥授奉直大夫晉封朝議大夫直隸昌黎縣知縣胡君墓志

銘

君諱璧華字崑白湖北蕪水人家世多習儒業考諱□□以美  
行稱於鄉里君少負雋才尤工為詩款鮑侍郎桂星督學楚中  
見君詩亟稱賞之道光辛巳中式本省舉人乙未大挑二等部  
選咸寧教諭時鄰邑崇陽莠民倡逆大府嚴徵郡縣兵會勦知  
君有幹濟才延入軍幕君發策治事洞中機要事平策勳以知  
縣用補授直隸昌黎歷署涑水沙河擢署順德府軍捕同知所  
至以廉明稱咸豐初元以母老乞終養邑令聘主蕪陽書院博  
學後進以力行為先弟子成名者甚眾自輯所著詩古文辭顏  
曰求可齋凡數十卷同治壬申九月初八日遺疾卒距生乾隆

廣經室文鈔

五

廣雅書局

甲寅四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有九娶李氏再娶某氏皆封贈如  
例子二勳盛刑部候補主事奉天司行走翊盛布政使經歷孫  
三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君行事載家傳中甚詳予未見傳祇  
據所聞於友人者撮舉大要載之貞石以詒無窮銘曰

儒術克顯式贊幃幄爰宰百里勤心撫育才猷卓異歷登薦牘  
方躋華廡遽反初服教思孔長後進是淑猗與先生仕隱維穀  
大羣用嗟壞我梁木日月有時宅茲幽谷銘以代誄庶幾無慝

梁孝子義士傳

孝子梁秀字子雅鹽城安豐里人也秀早喪母父昂憐之家貧  
遂不再娶秀孝事其篤昂沒葬沈甸莊秀築廬墓側夜有鬼物  
驚之秀不為動終喪族棍往迎歸楊所臥薦有數十赤蛇窟其

下咸驚異有司上其事於 朝詔旌之

秀從子義士卓字偉如明諸生所居在射陽湖側天啟四年河  
決建義諸口大溜直趨射陽湖淤墊幾成平陸當事者知卓有  
幹才乃約往勘得形勢分段挑濬水得暢流入海見王承吉重  
濬射陽湖議  
邑境內封建諸里低窪時值水患田居水底無所耕種而賦稅  
如故民甚苦之卓遍走江淮言於權貴除濬荒稅三千石民始  
脫湯火邑令賈某亦以免吏議德卓甚贈三百金卓堅辭不受  
邑中行鄉飲酒禮輒舉卓為大賓入 國朝以薦被徵不就年  
八十七卒

論曰近世士大夫居鄉里其賢者輒閉關匿景雖地方有大利  
病亦結舌不一過問所謂矯枉而過之者非邪若義士者侃侃

廣經室文鈔

五

廣雅書局

建議超然利祿之外其享上壽昌子孫豈偶然哉

廣經室文鈔

番禺沈寶樞初校南海潘乃成覆校







季仙先  
生遺稿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吾甬徐梅谷先生諱桂林以義行旌於朝實我高祖之友也道光四年甬上東津浮橋敗壞義行首捐千金我曾祖更襄厥役義行有子六人柳泉先生諱時棟子舟先生諱時樑科第文名藉甚於時邑志與義行並傳焉獨季仙先生諱時榕閤然潛德人莫知之憶乙未秋先君子假歸始卜宅於煙嶼樓其西則季仙先生後人居之時壽鏞年二十也賡馥為季仙先生之孫而叔昭先生之子實少鏞三歲先君子喜其好學嘗引而進之忽

季仙先生遺稿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忽四十四年而鏞與賡馥垂老矣歲丁丑賡馥以季仙先生遺稿六十六篇彙為一卷屬為雋校適刊慈湖書已取其慈湖弟子考入於附錄因而徧讀其文如論葉水心學術永康學術安定泰山徂徠三先生學術關學源流考白沙學派台學源流袁正獻家學周程授受孫宣公學行四明朱學呂正獻家學浙中程學與朱呂說詩論於宋元明學術既考核精詳而說經諸作又復融會漢宋不立門戶異同斯豈可任其泯滅哉既付諸梓矣去歲賡馥更搜獲原稿未錄者十五篇曰補遺相

屬又續刻之壽鏞讀陳勸生先生贈先生六十序盛道

其善書法又稱其能承父兄之志未嘗以世俗浮靡之習相誇而於先生之所學則略焉師之於弟期之深而不復漫相許者意有所在也及今觀先生遺稿衡諸煙嶼樓文集理勝之與詞勝而有不相讓者矣抑原稿多為叔昭先生手錄而賡馥寶之得傳於世幸哉有賢子孫而遺澤永留為尤足珍者也壽鏞檢我高祖與高伯祖析產書中得觀義行遺墨今又刻季仙先生遺書五世論交廿年洽比鏞雖髦老與賡馥握手談生平意氣

季仙先生遺稿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慨然世雖亂而吾心不亂先生讀程子定性書曰惟廓然而大公不患人之干我以私惟物來而順應不患人之待我以逆尤願與賡馥共勉之爰書以為序時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徐季仙先生傳

張壽鏞

壽鏞既刻季仙先生遺稿其孫正逵更錄世譜且舉先世遺聞軼事來告壽鏞思廣其傳以揚先德雖不文何敢辭案譜清旌義行徐梅谷先生諱桂林初名太茂實生六子長諱時楷字醒墨著有湖濱軒詩稿二卷次諱時楨字虛齋三諱時棟字柳泉道光丙午科舉人內閣中書著述綦富均錄於鄞藝文志四諱時樑字子舟道光乙巳科進士刑部主事與兄時棟齊名五諱時楹字靜齋六諱時榕字石門號季仙即先生也梅谷先生與

季仙先生遺稿傳

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柳泉子舟兩先生邑志均有傳醒墨先生詩稿亦見於鄞藝文獨先生文名為諸昆所掩先生少穎異受經於朱小竹明經復從陳勸生徵君洪筱薌大令游應試不售決然舍去顧喜草書輒取晉唐法帖上自右軍下逮懷素臨摹以為日課陳勸生先生撰六十壽序時三四兩兄藏書六萬卷日煙嶼樓先生黎明即起手持一編迄夜分不輟孫正逵其得力尤在宋元明諸儒書於學術源流一一剖晰躬行實踐垂範後昆持家儉約先疇佃租歲有常額量入為出不使稍溢庖無肥鮮之食笥無華美之衣

家人亦習而安之子女既蕃婚嫁以時匿品不廢禮未嘗以世俗浮靡之習相誇尚人或以為吝弗顧也陳氏壽序凡先人所創義舉如大墩之崇本月湖之柳汀兩義學與夫甬江東津浮橋一一承父兄之志整齊之且與子姪率行不懈春秋六十有三

贊曰聞諸父老梅谷先生以寒微起家某歲文廟傾圮赴某鄉老家請修之願任其貲某鄉老曰此非爾之所宜及也先生歸而歎曰門第之重如斯夫於是延師課諸子讀督責嚴柳泉子舟二先生既以科第顯餘子亦

季仙先生遺稿傳

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文名藉藉先生躬行實踐以儉約率下一蕉扇且數年嗤為寒酸不恤也讀其遺稿春容閑雅析理精微益可想見其為人余與徐氏洽比久仰止高山遺澤遠矣



季仙先生遺稿

目錄

論

論葉水心學術

朱呂說詩論

永康學術論

論安定泰山徂徠三先生學術

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言心

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

季仙先生遺稿 目錄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說

一貫說上

一貫說中

一貫說下

可欲之謂善說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說

坊記說

關雎說一

關雎說二

大司馬載旗物與司常異說

周禮三德說

河圖洛書說

主敬說

知行說

中和說

崇禮說

西銘理一分殊說

一君而二民說

季仙先生遺稿 目錄

一二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聘禮註君行一臣行二說一

聘禮註君行一臣行二說二

心如穀種說

孟子不言易說

解

彌成五服至于五千解

五侯九伯解

何以舟之解上

何以舟之解中



何以舟之解下

掌官中之政令解

沽酒市脯解

解二

無極而太極解

寡兄寡妻解

辨

義利辨

祊繹異同辨

季仙先生遺稿 目錄

心性辨

王霸辨

考

慈湖弟子考

關學源流考

釋

釋權

釋豐

釋步搖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簋

釋芸

釋仁

述

述白沙學派

述台學源流代

述袁正獻公家學

述周程授受

述孫宣公學行

季仙先生遺稿 目錄

述四明朱學

述呂正獻公家學

述孔孟言行大旨

述浙中程學

義

門左右義闕

論語詩三百章講義

論語大德不踰閑章講義

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張子正蒙太和篇

讀韓子原道

讀程子定性書

讀雜卦傳

讀湯誓代

跋

跋讀朱隨筆

書後

邵子觀物內篇書後

李仙先生遺稿 目錄

五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原

原誠



季仙先生遺稿

清鄞徐時榕季仙著

論

論葉水心學術

水心葉先生安定四傳弟子也在永嘉一派與薛季宣陳傅良齊名而異識超曠不假梯級才雄學博尤凌跨一代之學問經濟實兼而有之吾鄉史忠定自經筵將告歸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水心與焉其講學大旨謂道始於堯舜次禹皋次湯尹於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

季仙先生遺稿

一四明叢書

庶皆有之矣及文王備道盡禮周公禮刑兼舉燦然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至孔子時周道既壞乃蒐補遺墜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而已唐虞三代之道賴孔子以傳孔子既歿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學則孔子觀水心之言庶幾接前聖之統紀惟謂曾子不能得孔子一貫之道而傳之似未觀其通者要之水心之於學亦已得其要領矣至其談兵也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先為不可勝以待可勝意在修邊而不急於開邊整兵而不急於用兵其

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水心之慎戰可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文集二十九卷別集十六卷為文語必已出具有典則非恣意馳騁者比其辯朱晦翁狀論林栗一書更大有功於斯道蓋水心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辨又如此歷仕孝宗光宗寧宗朝觀所上諸奏劄惓惓以大讎未報故疆未復為念其忠君愛國之心見於辭色為梁父吟表武侯之志隱然以武侯自居蓋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武侯數語水心有同心焉方其除權工部侍郎韓侂胄當國欲

季仙先生遺稿

一四明叢書

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水心力辭會詔諸將四路出師水心告侂胄先防江不聽果敗始以水心為沿江制置使所謂小人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然而水心一出募二百人以拒金立三大堡以衛民國勢幾乎復振而侂胄適誅韓黨懼罪反誣水心附侂胄用兵朝廷不察奪職奉祠而水心絕不自白其涵養為何如歟禿翁曰此儒者乃無半點頭巾氣勝李綱范純仁遠矣殆非溢美之詞也

朱呂說詩論



書曰詩言志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蓋古人賦詩見志其旨皆溫柔敦厚而各得其性情之正一聽後之誦詩者斷章以取義焉初不必泥乎章句間也乃者朱子詩集傳從鄭樵之說呂氏讀詩記宗毛鄭之說二說多相反夫朱子與成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楊慎丹鉛錄謂朱子因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而朱子序讀詩記則又悼成公之早世不得相與反復以求真是之歸自謂衰頹汨沒其勢不能復

季仙先生遺稿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振以獨決此說之是非觀朱子之言雖仍執己見然使成公果在當必有論定於其間而宗朱宗呂何煩後人紛紛爲哉前明功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一切古注疏罷弗肄乃當時序重刻讀詩記者如古墓陸欽江寧顧起元輩謂詩自齊魯韓三家之說失傳其傳者獨賴毛詩及鄭箋而已卽云小序出自漢儒之手然猶近古可信又謂鄭餞韓宣六卿賦詩不出鄭志季札觀樂魯爲之歌衛歌鄭是鄭衛不必皆淫辭而本可爲燕樂嘉賓之用蓋作序者之意雖以功令宗朱爲

重而實有不欲偏廢呂說者於是說詩者遂分攻序宗序兩家迄無定論要之詩可以興各視其所見之淺深苟有合於風人之旨皆得存其說以備參考國朝欽定詩經彙纂雖以集傳居先而序說則亦皆附錄允爲持千古之平矣

### 永康學術論

永康之學自陳龍川先生始龍川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其爲學以讀書經濟爲事嗤黜空疏一時從學者稱爲龍川先生乾道以來朱張呂

季仙先生遺稿

四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陸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而龍川崛起永康謂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其說人多疑而未信太學喻民獻首從龍川遊羣從數十人偕焉其從子蘆隱獨爲諸生倡扶持而左右之使龍川之門惡聲不入於耳則喻氏有功於龍川而永康之學遂傳喻氏矣當是時永嘉薛鄭諸儒以經濟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於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不談性命於是諸儒守其師說謂其學無所承接近於功利相與排擠此永康所以與永嘉



分門而別戶也夫事功必本於學術聖功王道初無一  
理觀隆興初年與金人約和朝野一口而龍川獨以爲  
不可卽上中興五論雖其說不行亦以見其所學之非  
虛矣特其才高意廣少主敬之學爲未能斂才就範耳  
孟子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自來才智之士高  
視一切欲以善服人而卒爲世所忌者古今有同慨焉  
豈獨龍川也哉

論安定泰山徂徠三先生學術

有宋儒學之盛徧天下溯厥先河浙東則有吾鄉楊杜

李仙先生遺稿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子永嘉之儒志王氏經行丁氏浙西則有杭之吳存  
仁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古靈一輩人也推之橫渠以  
前關中有申侯二子范正獻以前蜀中有宇文止止是  
皆筆路藍縷以啓山林者也而齊魯之間安定胡先生  
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並起實開伊洛之先尤一時  
之卓絕者故姚江黃氏輯宋元學案首推三先生云安  
定胡先生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本貫安定年十三通  
五經以聖賢自期往泰山攻苦食淡同學者卽孫泰山  
石徂徠也及以經術教授吳中吾鄉翁南仲亦從之游

范文正聘爲蘇州教授薦於朝更定雅樂以白衣召對  
上謂其進退周旋皆合古禮滕宗諒知湖州亦聘爲教  
授教法分經義治事二齋科條悉備仁宗詔取其法著  
爲令於太學又驛召先生與阮逸與作樂事官太學試  
諸生得伊川文大奇之遂深契合其學以體用爲本黜  
聲律浮華之詞出其門者不下數千人時禮部所得士  
先生弟子居多皆知稽古愛民其和厚之氣一望而知  
爲先生門下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年六十七謚文  
昭著有易傳周易口義洪範口義春秋說論語說中庸義

李仙先生遺稿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景祐樂議神宗題其像贊泰山孫先生復字明復晉州  
平陽人四舉不第退而與安定同學於泰山之陽聚徒  
著書闢異端虛無之說惡六朝妖豔之詞講論春秋尤  
凜凜可畏徂徠著名於山左欣然往從爲謹執弟子禮  
年五十窮居無室故相李文定迥一見輒以弟之女妻  
之曰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莫大焉及徂徠爲學  
官作明隱篇以語於朝謂先生蓄周孔之道非獨善一  
身而兼利天下者也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經術  
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旣而罷且坐貶久之學士趙



槩等言孫復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乃復官直講遷殿中丞先生病韓魏公言於仁宗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錄所著書十五篇藏之祕閣年六十六著有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堯權篇舜制篇正名解四皓論徂徠爲作泰山書院記歐陽文忠志其墓徂徠石先生介字守道奉符人第進士固窮苦學世無比者尙氣節遇事敢爲親沒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以易課徒入直集賢院從學甚眾時文章有爲楊劉體者先生嫉之作怪說三篇以排佛老及楊億

李仙先生遺稿

七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於是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又著唐鑑指切當時無所忌諱適夏竦罷樞密使登進杜衍等十一人並一時碩彥先生喜作聖德詩略云眾賢並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斥竦也泰山見而危之竦果恨先生刺骨因先生有書與富文忠責以行伊周之事乃陰使女奴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先生爲富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先生不自安求出判濮州未赴卒於家竦恨未息會孔直溫謀反伏誅索其家得先生書并得詩有泰山姓名泰山坐貶卽爲此也蓋皆竦所僞

造者因言介詐死實北走契丹幾至發驗得眾保始免年四十一著有易解春秋說徂徠集歐陽文忠志其墓謝山全氏云安定泰山之學所造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安定沈潛篤實泰山高明剛健而泰山高弟徂徠巖巖氣象倍有力焉可以見二家淵源之所在全氏又云以徂徠之嚴正乃至美揚雄則曰不作符命自投於閣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美馮道則曰五季大壞瀛王救之而忘其長樂道人之謬案徂徠斯言洵不符其爲人豈別有意見存歟顧觀其敬事泰山

李仙先生遺稿

八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必扶實開尊師重道之風然則明體用之學者安定也表春秋之義者泰山也而嚴師弟之禮者則徂徠也宋承五季之衰賴三先生出而維持之黃文潔曰本朝理學實自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三先生始朱文公亦云伊川有不忘三先生之語蓋學統之所係非淺也

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言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節剛方文理



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此據大段言之也及觀二子所主不同而益信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明道之言也案明道嘗云心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不自做主便走去若自家主張著便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則中有主云者即孟子所謂求放心也心苟不放自然真實無妄而已私弗復萌於內容感亦無由擾於外已故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乃伊川則曰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一虛一實

季仙先生遺稿

九十四明徵書

何大相反乎不知明道主靜觀定性一書知其定而能靜者心不妄動則此心自靜而有常不假外求但自家作自家之主而已故不曰心有主而曰中有主存誠之學也朱子有云先生之學以誠爲本可見已若伊川之意存誠必先閑邪不曰中有主而曰心有主者亦欲此心常在腔子裏恐此心作主不定則將一敬字管攝此心使此心一主乎敬不走作不散漫常惺惺然則在我者虛靈不昧足以具眾理而應萬事彼外邪亦何自而入乎則伊川之言有主敬爲之主也其平日誨人亦常

言主一之謂敬由是觀之明道之主靜靜此心而已矣心爲之主也伊川之主敬非敬此心也心以敬爲主耳實者誠實之謂虛者虛靈之謂非相反也所主不同故也然何謂其不同也明道高明渾厚空所依傍而自然中道故其言以靜爲主希聖之功亦不外是伊川沈潛精切有所持循而不踰尺寸故其言以敬爲主希賢之學實由乎此然則就成德而論主敬不如主靜之妙就入德而論主靜不如主敬之密學者循序漸進知主靜必自主敬始則二子所主亦何害其不同耶抑伊川言

季仙先生遺稿

十四明徵書

有主則虛而復有無主則實之說蓋謂心不主敬則昏擾不靈有如茅塞其心者然故以爲實此實字誠與虛相反與明道所云有主則實爲充實謂美之實又字同而義不同已

說

一貫說上

聖人一貫之旨魯論兩見之一以告曾子一以告子貢皆所以明成己成物之理萬殊而一致者也大註謂與曾子以行言明道之一貫也與子貢以知言明學之一



貫也其說是已然而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幼而學者壯而行之非學何道非道何學夫子之道卽夫子之學道與學初無二理行與知何分彼此且卽合知行以言一貫猶覺擬議之未盡也何者知人愛人仁智一貫之說也聽言信行言行一貫之說也而夫子初不與樊遲宰我稱及一貫者亦以其節目之小不足以言一貫也則何知行一貫之與有所謂一貫者統成已成物二大端而已矣夫子不嘗自道乎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者夫學以成已教以成物不厭不倦理之所由一貫也夫子告

季仙先生遺稿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子若曰道貴化裁而推行也道而一貫則成已此道成物亦此道矣告子貢若曰學貴精義而利用也學而一貫則成已此學成物亦此學矣推斯意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卽天之所以成已也天不言而百物生卽天之所以成物也而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生何莫非至誠無息一以貫之者乎則子以一貫告二子竊謂堯舜授受精一執中之旨亦不外是而豈有知行彼此於其間也哉

一貫說中

或曰一貫之旨信無分於知行已而二子所學得毋有淺深乎而亦無分也夫不觀二子之言乎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此曾子之稱夫子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此子貢之稱夫子也使二子於一貫之旨有見淺見深之別而能言之深切著明如出一口者乎且當日及門不乏其人夫子但呼參乎賜也而告之者亦以二子者皆能領斯旨於無窮耳是故一貫之外夫子無餘言而二子亦不復問也會子忠恕之說因門人之問而

季仙先生遺稿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發其端夫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卽所以成己恕卽所以成物不言成已成物而言忠恕者以恕可行忠一貫之義可不煩言而曉也卽子貢不欲無加之詣終身可行之目皆就恕而言蓋天下有忠而未必恕者未有恕而不本於忠者言恕而忠在其中猶言忠恕而成己成物在其中也況乎一貫之旨不必定謂之忠恕他日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非有外於一貫也而子思見之則以爲誠明孟子見之則以爲仁義實皆各自爲說然曰誠曰仁忠之屬也曰明曰義恕之屬也合而言



之要不失夫子學不厭教不倦成己成物一以貫之之道而已矣則此數子所學更何淺深之分歟

一貫說下

或曰二子所學既無分淺深曷爲一貫之傳曾子獨得其宗而子貢無聞乎嗟乎此乃夫子所謂賜不幸也子貢之學早著於當世一時結駟連騎幣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人見其善辭令達事理且有賢於仲尼之目蓋於夫子一貫之旨盡施諸行事而無暇筆之於書所謂得此必失彼者也若曾子則隱居求志

卷之三遺稿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爲大學一書其言明明德成己也其言新民成物也其言誠正修齊治平成己成物一以貫之也自有曾子而夫子一貫之旨遂傳之天下萬世而不可磨滅此固子貢之所遠不及者夫以子貢之學生爲世用沒無傳書謂非子貢之不幸乎然而文章性道可聞不可聞不厭不倦仁且智夫子既聖落落數語其神會夫子一貫之旨固昭然其若揭曾子子貢易地則皆然也

可以之謂善說

樂正子從孟子遊孟子喜其爲人也好善日者因不害

之問而以善人信人告之又問何謂善曰可欲之爲善程子張子皆以可欲爲己之欲蓋欲仁得仁欲而不貪仁固可欲也仁爲元善之長志仁無惡無惡斯爲善人然則可欲云者卽欲立欲達我欲仁之謂亦求其在我者而已乃朱子之說則不然謂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是以可欲屬之人而不屬之己是不以見人之善爲可欲而以人見其善爲可欲噫是說也得毋輕己而重人乎反覆思之而知朱子有以觀其通焉以可欲爲人之欲於文義固協卽於理亦未嘗有違也

卷之三遺稿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來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觀人之愛敬乎我而我之愛敬人者不待言矣況乎論學貴切而驗諸己而衡品當推而驗諸人昔者孔子衡閔子之爲人不驗諸閔子而驗諸人不聞父母昆弟之言衡管仲之爲人不驗諸管仲而驗諸奪伯氏駢邑無怨言是人品之高下往往對勘而愈明茲衡樂正子之品驗諸人焉有何不可且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以人之善爲可欲人卽以我之善爲可欲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故好善優於天下樂正子之量雖不逮舜之善與人



同優入乎美大聖神之域而其休休有容斷斷無技之概固能以善養人而有以服人之心心焉服之可欲之至也是不特善者以爲可欲也卽不善者亦以爲可欲而不可惡夫是以在齊無惡於子敖在魯無惡於臧倉顧子敖臧倉皆孟子所不齒而樂正子乃從容自得於其間有類於鄉愿者之所爲樂正子果得爲善人乎哉然而樂正子又信人也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旣拳拳服膺而實有諸己必不至與不善者同流而合汙此乃樂正子所以僅在善人信人之中亦卽樂正子爲人之

季仙先生遺稿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所以可欲也而復何疑朱子之說歟且其說不自朱子始趙邠卿註云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漢儒發明可欲之義己合人已而言之朱子蓋因程張二子但以可欲爲己之欲意有未盡故推趙氏之說以補耳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說

人本生而靜也自夫人志無定向欲動情勝而此性遂不能靜而有常此大學所以言定而后能靜也然定非徒定而已也必先有定之之具主宰於方寸使淺之無游移出入之患亦深之無空虛寂滅之弊而後本然之

體以立則周子太極圖說所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當深思而熟玩已中正云者禮智之謂也禮以言節文而中則各得其宜智以言是非而正則無有不當不言禮智而禮智在其中故易尤重中正其曰仁義明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合此四者而性無不具之德四德旣具則行之也中處之也正發之也仁裁之也義一動一靜體立用行人極於是乎立焉顧中正仁義旣全動靜之德明體而達用已而又必專言主靜者何哉豈聖人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後卽退藏於密乎不

季仙先生遺稿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知主靜之說非一於靜也正其所以妙於動也妙於動而無之非靜也中庸云淵淵其淵蓋言靜之本體又云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言靜之妙用聖人之道以靜制動當物我未接之會恆默悟其物來順應之理務使此性常定卽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也及至紛紜酬酢處之泰然一聽萬事萬變之雜投而稱情而出初無矜心作意於其間蓋雖感而遂通之際而寂然不動之概自若也此無他中正仁義其定之也有素故可靜可動而動亦能靜也舜之無爲而治禹之行所無事



文王之不顯其德其道亦若是焉耳夫大智何以若愚主靜故若愚大勇何以若怯主靜故若怯乃知中正仁義雖以靜爲體以動爲用而聖人必以寓動於靜爲極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主靜之理無有加於此者矣

### 坊記說

小戴禮坊記一篇與表記相發明者也前明黃石齋有二記集傳並以春秋之義立說於此篇謂聖人坊亂莫大於春秋每章之下皆臚舉春秋事迹以證又謂表記

季仙先生遺稿

十七四明叢書  
新編刑本

主於仁義終於用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乎天德而以此記爲主於禮讓終於別男女以明忠孝之化起自閨門其說具有典則然合觀二記所以發明之意猶不在此夫禮以禁亂猶坊以止水坊之爲義所以蓄水不使不足亦以障水不使有餘其曰防德是蓄其在內者其曰坊淫坊欲是障其在外者先王立法非不盡美而後世流弊往往坊不及坊篇中所記自諸侯猶有畔者至婦猶有不至者其坊之難可見已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

政不如德刑不如禮之說也而以禮齊民尤必先以德道民蓋無其德則禮亦爲具文焉爾是故表記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言其以禮與刑命防民而責人詳備也又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曰言能以德化民而子民如父母也子民如父母則凡禮與刑與命悉將之以德意民自遷善遠罪而無事乎坊矣甫刑所謂德威惟威德明惟明也召公曰坊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口且不可坊而況能坊其身乎此表記所以重言仁義以救禮與刑與命徒事坊民之失也則

季仙先生遺稿

十八四明叢書  
新編刑本

此篇與表記相發明意不在此乎或曰坊爲里坊之坊不作隄防之防解黃石齋於表記之表不依鄭氏作儀表解而以爲立表測晷之表蓋書言表厥宅里表所以記善人之行則坊卽所以記善人之言世稱言可坊行可表有足證者於義亦合然無甚深意究不足以解經也

### 關雎說一 首篇三兄柳泉先生舊說

關雎之淑女毛鄭以爲指嬪御朱子以爲指后妃後來嘵嘵半屬門戶之見竊案朱子之說是也詩曰窈窕淑



女寤寐求之夫淑女而曰求之是其人確有所指並非憑空虛想豈有胸中輾轉反側之人而但充嬪御者乎況瑟琴鐘鼓伉儷之歡友之樂之敵體之義皆非嬪御所宜有也又且前篇言新昏次篇即言歸安以經解經詩之有次第如此若女官豈得歸安其父母乎且更有一說焉后妃爲王化之本故以冠周南而夫子刪詩以冠國風佗日贊歎洋溢復論師摯之歌是詩皆若以夫婦昏姻人倫正始爲美而乃但曰嬪御而已殊非至論至朱子謂此詩乃宮人所作亦未見其必然即謂史官

李仙先生遺稿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所作有何不可

關雎說二

案大紀稱文王爲世子娶於有莘曰太妣則文王親迎之時正王季在位之日朱子謂宮人所作乃王季之宮人耳若以爲文王之宮人焉有嬪御而稱嬪爲淑女者乎觀樛木一詩稱太妣爲君子可見已因而知太史公據齊魯韓三家之說以爲周道缺而關雎作爲非確論也何者詩人稱謂隨時酌宜如此篇之君子文王爲世子時之稱免置之公侯文王爲西伯時之稱汝墳之父

母文王六州歸化時之稱至武周追王而後凡歌頌文王之作則無復有他稱而但稱文王矣即如大明之詩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此亦何異關雎所詠而易嘗稱爲君子哉然則諸家以康王宴起畢公作此詩以諷王是數傳而後猶以君子稱文王亦見其必無是理也蓋嘗賦其詩以戒王耳作云乎哉

大司馬載旗物與司常異說

司馬治兵辨旗物與司常大閱頒旗物有異者各爲其

李仙先生遺稿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政也而論者謂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物正法也治兵之旗物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新師目故彼此有異耳夫治兵與大閱皆周公之定制既曰定制即爲正法案左氏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此非言治兵之正法乎旗物雖異亦正也法烏得以變言况師旅所屬目者旗物也臨事而變目將爲之眩新於何有若云春秋時有不去其旗而敗者有望其旗而指目其仇者有納旌於弢中不令敵見者旗物所以



有變易之法則王與諸侯之旗物尤敵人所深知宜變之不暇而王之太常諸侯之旂治兵所載無異於大閱所建抑獨何歟然則旗物固無正變之法而所以異者各爲其政故也何者大閱之旗物司常掌之而主其事者宗伯也宗伯掌邦禮文德尙焉所建旗物凡祭祀會同亦如之故其頒旗物也王建日月之常以象天明諸侯建交龍之旂以象一升一下此旗物之至貴明王與諸侯統文武者也下此若孤卿建通帛之旛大赤正色以示尊大夫士建雜帛之物素飾其側以示卑二者文

季仙先生遺稿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屬若師都建熊虎之旗以示猛州里建鳥隼之旗以示勇縣鄙建龜蛇之旒以示捍衛三者武之屬先文而後武也至於道車載全羽之旒旂車載析羽之旒皆五色所以備朝會供使令以昭文德者合而觀之寓武於文也若夫大司馬掌邦政尙武功者也則後文而先武故當中秋治兵以辨旗物惟王與諸侯統文武者旗物與大閱同此外軍吏爲尊不必其爲孤卿爲大夫士但王與諸侯選擇而遣之者卽謂之軍吏軍吏尙猛故以師都所建熊虎之旗歸而載之其餘旗物旛爲上物次

之師都佐軍吏者故載之以孤卿所建通帛之旛鄉遂卽州里縣鄙之大夫聽軍吏之令者故載之以大夫士所建雜帛之物至於建旛建旒實分人數之多少凡郊野車徒之屬峙糗糧芻茭以捍衛軍吏者人數少故載龜蛇之旒以統之旒先於旛重武備也若百官不在武備之列不論孤卿與大夫士皆隨軍吏以壯軍容鼓用兵者之勇氣也又隨百官者各有府史胥徒之屬人數多故統而載之以鳥隼之旛詩曰旒維旛矣室家溱溱言人數少而加多也非旛旒統人多少之明徵歟軍中

季仙先生遺稿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朝會道車之旒旂車之旒可無及焉合而觀之治兵講武事究亦不離乎文也大司馬載旗物所以與司常異者蓋如此要皆周公制禮之意各有所在故曰各爲其政也

### 周禮三德說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鄭注至德中和之德覆載含容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生者也蓋中和卽中庸之至德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德與天地參故曰覆載含容也以爲道本者子思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此至德之所以爲道本自古聖賢勤民皆仁至義盡之舉如禹之溺猶已溺稷之飢猶已飢夙夜匪解各當其可者卽爲敏德故曰仁義順時也以爲行本者禹貢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言我以敬德先天下天下自不違我所行此敏德之所以爲行本二者至德爲上敏德次之修身以後齊治平之事也至於孝德爲修身之本意由孝而誠心由孝而正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各愛其親知愛其親則繼志述事自不至

季仙先生遺稿

三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忝爾所生故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生也以知逆惡者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此孝德之所以知逆惡師氏三德之教其序蓋如此若其教三行以孝爲先而此獨居後者鄭注孝在三行之上三德之下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行莫尊於孝而德有廣於孝焉故也鄭氏之說蔑以加已乃觀朱子總論謂此三德者雖各以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可以爲成人者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案此將三德並列似未若鄭注德分上下

爲安而李榕村因朱子不從鄭注乃更反其說曰孝德者舉孝以該眾德也夫行莫尊於孝鄭氏已明白言之至就德而論則孝爲德基端本澄源之事人皆可以與知與能非若至德詣極純全必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後可稱也今日至德敏德爲眾德而該之以孝德設有愚夫婦於此鄉黨稱孝而遂謂其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德其誰信乎是非薄視孝德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德見者敏德亦在其中而孝德自不待言也信如鄭氏所云德有廣於孝者則以至德該眾德可也而謂孝德可以該眾德乎總之至德敏德孝德朱子並列爲三猶爲持平之論榕村意在尊朱而闢鄭初不自知其闢鄭而并以闢朱也不亦誤之又誤歟

季仙先生遺稿

三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河圖洛書說

河圖洛書之名由來舊已然今所謂圖書非卽古所謂圖書也在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固出於伏羲時其爲星文爲簡冊傳未之辭及觀淮南子云河出丹書洛出綠圖以爲黃帝夢兩龍以白圖授



帝帝乃齋於河洛之間受蘭采朱文謂之綠圖則丹文綠質儼然書冊又鄭康成注大傳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則直指爲簡冊矣漢代近古非無據者乃若趙宋之世有華山隱士陳希夷者傳有河圖洛書各繪以星文以五十五點之書爲河圖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有四正而無四維方以體言者也以四十五點之數爲洛書後一前九左三右七爲四正前左四右二後左八右六爲四維中有五而無

李山莊遺稿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十圖以用言者也夫星文與簡冊相去懸殊其非伏羲時所出之圖書明甚而當時遊其門者若神放李旣及後之許堅范諤昌邵雍劉牧輩雖悉得其傳然究不知其圖其書授自何人出自何典於是有謂伏羲氏則河圖以畫卦陳隱士或亦則之以定圖數之位然河不出圖孔聖人且歎其未見而謂千百年後宋人得見之乎有謂其洛書之數卽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然尙書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是天所錫者名洪範九疇而不名洛書且使洛書果出於禹時則伏

羲氏畫卦從何而則之乎洪範非洛書前人固有辨之者矣然則其圖其書皆其所偽造歟而實非也蓋一則本乎鄭康成大衍之注謂天一生水在北地六成之與天一井地二生火在南天七成之與地二井天三生木在東地八成之與天三井地四生金在西天九成之與地四井天五生土在中央地十成之與天五井而統之得五十五數非卽其所謂河圖乎一則取諸緯書九宮明堂二法在太乙九宮之位以坎在北其數一則履一也坤在南其數九則戴九也震三在東則爲左三巽七

李山莊遺稿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在西則爲右七離二西南兌四東南則二四爲肩乾六西北艮八東北則六八爲足中央無卦其數五爲太乙之數故五居中而無十在明堂九室之制亦以二九四爲上衡七五三爲中衡六一八爲下衡二者之數皆前後左右上下四旁盡合十五而統之得四十五數非卽其所謂洛書乎而特圖其所圖書其所書而必假託於河洛者則何也夫陳隱士亦異人也豈不知河圖洛書爲上古之瑞人所共曉而乃欲襲取其名等於掩耳盜鈴如愚夫婦之所爲哉意蓋以爲是圖是書方象地圓



象天方主靜圓主動五氣之所以布四時之所以行胥於是乎在其宜寶貴有不啻若天苞地符者而因亦以河圖洛書名之焉未可知也

### 主敬說

學問之道成已成物二大端而已矣其功必由恆與謙而入至造乎其極則爲誠爲明孔子造誠明之極而其示人也動以恆謙蓋欲以恆謙誘人以底於誠明耳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者恆也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謙也皆成已成物之道也且大學首節言明德新民而

三仙先生遺稿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申之以在止於至善魯論首章言學而時習朋自遠來而申之以人不知而不愠亦無非以成已成物之道而諄諄勉人以恆與謙也世豈無覺悟而求置其身於恆與謙者乃恆無幾時而怠惰矣謙不終日而放肆矣而試問其致病之由則猶茫然而不自知嗚呼其亦不知主敬以至此自來聖聖相承謨訓具在大抵憂深慮遠或言之也切或語之也詳凡所以自警而警人者靡不出以戰慄危懼之詞敬之至也初不必其顯言儼恪祇翼謹恭欽寅煖也而始見其爲敬者蓋敬者必無怠惰

放肆之病所以策勵其心力敦吾仁而啓吾智者也是故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恆而知敬則其用力也實實之至而誠矣謙而知敬則其操心也虛虛之至而明矣恆謙者誠明之始基賢者得行其勉強誠明者恆謙之極致聖人能出以從容勉強敬也從容篤敬也矜持純熟之間而已且使不敬而能恆是恆其所恆者其人必愚不敬而能謙是謙其所謙者其人必柔愚且柔其烏足以成己而成物哉又安望其由恆謙而入乎誠明之域哉則不敬無成有斷然者程氏二夫子出知夫入德必

三仙先生遺稿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敬始爰大聲而疾呼之曰主一之謂敬言無適而非敬也朱子從而推詳之曰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此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敬齋之所以作箴也又引孔子修己以敬之語曰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蓋灼見夫成已成物之道不外敬之一字反覆開示能令學者曉然知喫緊爲人處則世稱先儒有功於後學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知行說

盈天地間皆道也道者自然之理爲萬事萬物之所莫能外而求其所以通達是理者曰知與行而已知之至則理之存於吾心者自洞然而無所蔽行之至則理之備於吾身者自渾然而無所虧然而同一知也有生知學知困知之別同一行也有安行利行勉行之分故聞道有蚤莫而造道有難易朱子曰知行常相須論先後知爲先論重輕行爲重此固不易之說也然行亦有在所先者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譬如登高不登泰山

季仙先生遺稿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能知天下之小也是行不先於知乎知亦有在所重者中庸之言行也篤行之功居其一而其言知也則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致知之功居其四是知不重於行乎況乎天之生人不能無偏剛偏柔之異人之承天宜各盡剛克柔克之功昔者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是行之至者而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但告之以致知昔者冉求說子之道而自歎其力不足是知之至者而夫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晝則但責之以力行故他日由與求也均之間聞

斯行諸一則曰聞斯行之一則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蓋於由也不與之言行而與之言知於求也不與之言知而與之言行各因其生稟之殊而取裁之是知行雖常相須而實有偏相爲用者然則朱子之說皆非歟而不知偏相爲用正其常相須者也凡物懸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就其昂者而偏抑之則適得其平是卽相須以有成之道也且不觀其答吳晦叔之書乎謂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不誠心可不正身可不修

季仙先生遺稿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若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不能一日廢者豈得云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此知固爲先而行亦有先於知之說也又謂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略已小成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以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此行固爲重而知亦有重於行之說也由是觀之知也行也孰先孰重亦任人之各自變化使無過不及以歸



於中道焉而已抑又聞之初學有愚蒙之謂其功在致知成學有半廢之病其功在力行至入乎希聖希天之域而有以接夫道統之傳則又以見知聞知爲極功此又行在其中而知貫始終之說也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究之知行以敬爲主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一主乎敬則卽知卽行卽行卽知自無間斷躐等之弊而大道之要庶乎其有得歟

### 中和說

李仙先生遺稿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思子憂夫民之鮮能中庸也作中庸一書則惟極道中庸已耳而曷爲其先中庸而言中和也蓋德行之純全必本性情之篤厚以性情言則曰中和以德行言則曰中庸中庸之德行渾然而難窺中和之性情洞然而易曉故中庸首章特發明中和之義言能明中和之義乃可與語中庸耳然而中和亦豈易言哉喜怒哀樂之未發苟無主宰於方寸而但觀其寂然不動則人人得而謂之中烏在其爲大本也發而皆中節苟無權變於臨事而但觀其感而遂通則人人得而謂之和烏在其

爲達道也所謂大本者當其寂然不動常若萬事萬變之迭乘以默悟其物來順應之理務使此性常定無少偏倚而後智仁勇三者之德以備所謂達道者當其感而遂通一聽萬事萬變之雜投以求充乎廓然大公之量務使此情常準無少乖戾而後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五者之倫以明以是言中中之至也以是言和和之至也是故聖人之喜怒哀樂往往不猶夫人之喜怒哀樂有常人之所喜而爲聖人所怒者如旨酒鄭聲之類是也有常人之所怒而爲聖人所喜者如忠言逆耳

李仙先生遺稿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類是也有親老家貧自哀其命之窮者而聖人能樂之如啜菽飲水盡其歡之類是也有飽暖逸居自樂其生之遂者而聖人轉哀之如近於禽獸重其憂之類是也類此者不一而足以爲拂性而初無拂性以爲矯情而初非矯情人但見其平易近人而不知其皆自戒懼慎獨中來也是之謂大本是之謂達道是之謂中和嗚呼是豈易言哉且天地之位位以中也萬物之育育以和也吾也生乎其間天地吾父母萬物吾一體以吾之中致天地之中而天地於是乎位以吾之和致萬物之



和而萬物於是乎育非有奇材也非有異能也中正和平體立用行惟完吾性情本然之分量而已此乃中和之所以爲中和亦卽中庸之所以爲中庸也夫

### 崇禮說

禮猶繩墨規矩權衡也物形之曲直方員輕重將於是乎在其在人也爲履爲執其於學也爲復爲約蓋循循乎法度之中莫之或越而禮乃見其崇已顧或者謂易言禮卑禮言禮者自卑而尊人是禮固無之而不卑也乃中庸獨言崇禮豈忽卑忽崇可任人自爲禮乎不知

季仙先生遺稿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卑與崇初無二理外柔而內剛也禮以下人其益恆受於謙故曰卑而禮可服人其矩無得而踰故曰崇君子雖退讓以明禮而天經地義自在也且中庸與大學本在禮經先儒以爲道學之要別爲二書夫禮與道非二物也大學之言絜矩禮以爲矩卽中庸之言中節禮以爲節也無道之非禮也禮者道之匡郭特道無垠堦而禮有範圍耳崇禮云者亦務使範圍不過焉爾夫禮以禁亂猶防以止水以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患以禮爲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憂藉非崇禮大而君臣父

子之禮失小而飲食男女之禮廢蕩檢踰閑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乃知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所謂齊之以禮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故聖人之教莫先乎崇禮崇禮之說無他居敬行簡而已矣齊莊中正知爲禮之在敬奢不如儉知大禮之必簡能敬且簡自無越禮犯分之弊而禮之本以得焉崇禮卽崇其本也可以立身可以臨民孔子然仲弓之言蓋與大林放之問同一崇禮之意也夫

### 西銘理一分殊說

季仙先生遺稿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西銘一書張子所以訂頑也夫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德義卽仁義之謂是頑爲不仁不義者張子戚之爰大聲疾呼而作爲是書其書始言父乾母坤藐焉中處吾體吾性莫非天地之所賦畀則吾一身以上爲天地爲父母其宜尊親爲何如哉仁之至也自吾一身以下爲民爲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欲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爲心則民安得而不同胞物安得而不吾與乎義之盡也中由一家而推之天下雖有尊卑智愚窮通之不同而均爲天地父母之子要無不可以一家視之無義之非仁



也末復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以至生順死安浩  
然之氣常流於兩間無仁之非義也蓋言人能若是在  
父母爲肖子在天地卽爲完人其開諭後學至深切已  
乃龜山不察謂其言體而不及用近乎墨氏之兼愛而  
不知墨氏愛無差等二本而無分其弊至於無父是妨  
義而害仁者若西銘盡己及人一本而萬殊在善推其  
所爲是體仁而用義者相去奚啻霄壤而龜山顧疑焉  
於是伊川先生特爲理一分殊之贊以明之夫曰其理  
則一仁之所以貴博愛也曰其分則殊義之所以貴合

李仙先生遺稿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宜也義不出乎仁之外仁不離乎義之內也則讀是書  
者亦知君子以仁存心以義存心而已矣而豈有他道  
歟而豈容輕議歟

一君而二民說

易大傳曰一君而二民韓註云陽爻畫奇以明君道必  
一陰爻畫兩以明臣體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之辨  
也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陽卦曰  
君子之道陰卦曰小人之道反覆久之疑不能明及觀  
定海黃氏傲居集釋一二篇云易畫陽畫一陰畫一傳

曰陽一君而一民謂三男卦陽君而陰民也陰一君而  
一民謂三女卦陰君而陽民也今解易者讀一爲二以  
爲數名是誤也乃知一爲陽畫二爲陰畫三男卦由坤  
之老陰而變出一陰而入一陽入者主之主卽君之謂  
以陽爲主非君子之道而何彼陰卦爲小人之道者以  
其反是也於是一君二民之義渙然釋已抑又聞之鄉  
先輩云坤之初爻一變而爲三故震爲長男坤之中爻  
一變而爲三故坎爲中男坤之三爻一變而爲三故艮  
爲小男此皆一陽而二陰陽爻曰君陰爻曰民取陽尊

李仙先生遺稿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陰卑之意故曰一君而二民且震坎艮爻皆五畫故上  
言陽卦奇每卦三爻陽爻一陰爻二故上言陽卦多陰  
蓋一君二民實承上文而言以其由老陰之坤變而爲  
震坎艮之陽得陽長陰消之象故爲君子之道陰卦反  
是可例而推焉又其所謂德行猶魯論稱君子之德小  
人之德不必君子吉而小人凶也案此則以一二爲數  
名而不以陽畫陰畫爲一二雖未見其必然似亦得存  
其說以備參考至若緣文生義謂堯舜三代天下一統  
便是一君二民七國爭雄君無常民便是二君一民其



相沿爲正統閏統之說者皆泥君民二字以釋一二是  
烏足以知卦義哉傲居集故又云正統一君何分二民  
閏統二君安得一民於文不通於卦象尤爲不合誠足  
爲墨守訓詁者下一鍼砭也

聘禮註君行一臣行二說一

古禮君行一臣行二鄭氏註聘禮凡三引其語賈疏謂  
此文出齊語蓋誤考韓詩外傳云晏子聘魯上堂則趨  
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孔子曰其有方矣我將問之晏子  
至孔子問之晏子曰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

李仙先生遺稿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疾臣敢不趨乎君之受幣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  
中又有禮又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亦云晏子使魯仲尼  
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  
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晏子退  
見仲尼仲尼問之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君  
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  
位也君受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  
者出入可也二說相同案此君行一臣行二云者乃臣  
當先君一步也鄭註三引之豈無意哉其一聘禮曰及

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註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  
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  
可矣其二聘禮曰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註云先賓升  
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其三聘禮曰公側襲受玉於  
中堂與東楹之間註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  
賈氏疏之於前二條云君行近臣行遠君行少臣行多  
皆據大判而言不可細分之矣於後一條云兩楹之間  
爲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  
一臣行二也核之義疏且謂鄭註前二條無君行一臣

李仙先生遺稿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二之法皆假借之辭非的義後一條稍近之又觀朱  
子語類曰君行步闊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  
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與賈疏君行近  
臣行遠君行少臣行多同爲懸擬之詞噫鄭註其果游  
移而鮮據乎乃復旁考其說左傳魯襄七年衛孫文子  
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  
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  
安杜註云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孔疏引鄭氏聘禮註云  
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



臣始升一等於是說愈多而惑愈甚已夫穆子之言意在臣當後君也若晏子則意在先君一步故有君行一臣行二之說兩意相反孔氏何乃引鄭註而疏之乎吾且不暇論孔疏之不類而轉疑晏子之說近誕蓋臣當後君穆子之言誠為有禮晏子因上堂之趨而假君行一臣行二以為辭恐亦欺人語耳鄭氏引之以註聘禮得無誤歟

聘禮註君行一臣行二說二

掩卷思之始恍然曰鄭註不誤也是不可將君行一臣

臣山先生遺稿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二讀作一句也當分君行一為一句讀臣行二為一句讀而後其義可明也夫不觀聘禮乎初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其時君先一揖而行矣猶未立於中庭也賓見君既先行乃疾行近西塾俟君故下文即曰賓立接西塾蓋始則讓君先行即所謂君行一繼則急就賓位以俟即所謂臣行二臣之所以行二者非必為路遠於君誠不敢緩步居客禮耳然必君先行其一而臣後行其二焉此賓主初見時君行一臣行二之禮也及公升二等亦君先升行而將至東楹之東矣賓乃升階

疾行至西楹西以待君故下文即曰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即晏子因君之來速所由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者若君徐行則亦不歷不趨但疾行至位已耳此賓主同行時君行一臣行二之禮也至於中堂受玉君又自楹東先行賓見其先行也不勞君至中堂乃疾行過中堂侵東執玉以授君故曰君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此賓主交接時君行一臣行二之禮也過此以往賓即降而出已則君行一臣行二之禮惟此三處行之鄭註引以為證最為精確然則晏子之說豈誕哉然則穆

臣山先生遺稿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之言與晏子雖相反而不又相合哉特穆子重在君行一上一句晏子重在臣行二下一句耳惟鄭氏為兩得之自賈疏不明其義而鄭註竟成長夜矣或曰然則孔疏引君行一臣行二以證孫文子事其必深知鄭註之意曰似未也其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觀一等二字便不明臣行二之道蓋賓自公升二等而後即登階疾行以踐賓位無復等數之可言故聘禮於公升曰二等於賓升下並不言等數明賓隨君後不升則已升即疾行矣孔氏附和杜註添入一等二字昏昏可



知至王氏困學紀聞載聘禮註君行一臣行二亦引孫  
文子事爲證將吾子不後寡君句改作子不後寡君一  
等竟以一等二字竊補賢傳尤可駭怪總之經傳之文  
一字一句皆精義所存偶一增損卽成大錯使不急爲  
辨正鄭義不將因此而愈晦哉或又曰鄭註聘禮三引  
君行一臣行二之語雖皆至當不易而其上下文若如  
此於禮可矣亦欲亦以等云云語氣似未曉暢曰是蓋  
有闕文今無可考學禮者但得其大意焉可也

### 心如穀種說

聖仙先生遺稿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是仁如穀種之說也乃小程子則  
曰心如穀種豈心卽是仁乎顧就字義而論本仁是仁  
而心是心也而就心不離仁仁不離心觀之心則譬諸  
穀種之皮仁則譬諸穀種之實心存此仁無異穀種之  
皮舍此實也穀種者合皮實而言之也則以穀種譬仁  
可卽以穀種譬心亦無不可故程子又繼心如穀種而  
曰生之性便是仁是卽孟子所謂仁人心也特孟子從  
仁說到心程子從心說到仁先後之分耳至其所以如

穀種者蓋穀之爲種生生而不息者也夫不觀農之登  
穀乎擇其美者而爲之種何謂美充實之謂美播而種  
之實函斯活始而苗繼而秀終而實則又依然還爲穀  
種焉其物不貳其生不測而初無一時或息之機人心  
之仁亦猶是也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  
眾善之長活潑潑地有生同具蓋卽天地生物之心而  
人所稟於天地者故仁者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擴之  
足以保四海卷之則退藏於密庸愚非不足特放其心  
而不求聖賢非有餘但存此心而弗失書曰人心惟危

聖仙先生遺稿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精者精此心也所  
謂一者一此心也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傳授之法卽傳  
此心也心心相印聖聖相承大德曰生歷久不渝以視  
穀種如乎不如

### 孟子不言易說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  
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試  
讀易一徧然後看孟子便見和靖之說誠是然七篇中  
未及一言曷故將曰善易者不言易乎則孔子胡以有



學易之言也孟子固願學孔子者而果何為其不言乎噫吾竊有以揆孟子之心矣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吉凶消長之理治亂興亡之道皆有定數存乎其間極深研幾足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繫辭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乃以觀孟子之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此非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此非意在樂天知命乎然而充虞則謂夫子若有不豫色然亦正惟其精於易焉故也何

李仙先生遺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時至戰國遠不逮春秋之世民之憔悴於虐政實甚以為剝極則復數過時可天將欲平治天下已而一推諸晦盲否塞之運正顛連其未艾後之視今更有甚於今之視昔是天意之不可知也而謂孟子能豫色乎此不怨天不尤人充虞舉孔子之言相勸解而孟子故以彼一時此一時曉之也然則孟子非不知命也知而愈惑也非不能樂天也樂而轉憂也日抱此兼善天下之志忍而至於獨善其身世道日以非民生日以蹙傷心慘目束手而不能與氣數爭此其於易誠有無可言者

豈非天哉豈非命哉不然孟子固願學孔子而深於易理者何以七篇中未及一言也

解

粥成五服至于五千解

禹貢詳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制服各五百里是合五服為二千五百里也乃益稷篇曰粥成五服至于五千孔氏傳謂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解之者曰五服每服兩面千里數其一面則為五百里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為二千五百

李仙先生遺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故曰至于五千也案馬氏則謂面五千里為方萬里鄭氏亦謂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舊制及禹粥之每服更增五百里而別至于五千相距為方萬里孔疏以為馬鄭失實難可據信然觀禹貢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統得六千一百里以五服一面二千五百里為兩面五千里計之凡萬二千二百里則舉成數而言馬鄭方萬里之說亦不為無因究之二說不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所以然者病在漢儒誤以五千之文為里數也書蓋曰五服大小之邦粥成



至于五千耳夫體國與經野不同建官所以體國分土所以經野也此書上言無若丹朱傲下言苗頑弗即工丹與苗皆國名其中若十二師若五長合此五服禹所言皆官制無非歷陳體國之模故始終以丹苗梗化爲憂而未嘗一語及經野則五千爲五服大小之邦而非言里數可知又況上下文不及里非若禹貢五服分爲五土專就經野而言明其里數於各服也然則漢儒以禹貢服各五百里解此五千之文又以此五千之文解禹貢服各五百里反將五服內所云納總納銓等如許

三山先生遺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里數置之不論徒以五服五千里相糾纏得毋誤歟或疑五服之屬何至有五千之多不知萬邦黎獻協和萬邦虞書屢稱萬邦豈特五千而已哉

### 五侯九伯解

周室班爵之制諸侯皆去其籍蓋自平王東遷歷春秋以至戰國由來久已孟子言其略而未詳今左氏傳載管仲對楚使之言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此固煌煌大典不容誣也然孰爲五侯孰爲九伯其制無可攷或以列國之侯伯當之

則侯豈但五而伯豈但九哉乃杜註則謂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也顧核之孟子班爵之說諸侯之等居其四公侯伯各一位子男同一位耳曰凡五等者合天子一位而言之也則但云諸侯不可言五等且卽分爲五等是五侯者已括盡天下之諸侯彼九伯亦在諸侯之列似無容繁稱何傳乃明明繼五侯而曰九伯乎若以九伯實超乎五侯言此超乎五侯之九伯太公亦得而征之則舉九伯可以賅五侯曷爲五侯反駕九伯而上之耶況序爵之數以少爲貴如三公在前六卿居後之類茲先五侯而次九伯其序秩然則九伯不能超五侯有斷然者然則無說以處此歟曰有一說焉五侯者甸侯綏要荒五服之長也蓋甸服者祭侯服者祀綏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天子不及周知爰各舉一長以主其事其有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者責在五長書曰弼成五服又曰咸建五長可見已在虞夏爲五長在周爲五侯侯者伺候之謂凡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五侯爲天子伺候之也是謂五侯九伯者九州之牧佐天子牧民者也書曰咨十有二牧舜分九州爲十二故曰十

三山先生遺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牧周仍九州之舊卽爲九州牧已蓋天子巡狩之時少九州各舉一牧所以代天子省耕省斂者九州之國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九牧爲告於天子而慶之其或土地荒蕪遺老失賢九牧爲告於天子而讓之不曰九牧而曰九伯伯者把持也九州九伯各把持一方牧民之事也是謂九伯五侯之職似宗伯九伯之職似司馬由是觀之五侯九伯實天子之耳目則凡述職之諸侯朝於天子必五侯九伯爲之導卽天子巡狩所至亦巡此五侯九伯之國何則周之封建凡千八百國天子

李仙先生遺稿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五載一巡狩一載之中三百六旬有六日焉得徧千八百之諸侯而巡狩之乎巡五侯九伯之國可舉一以例其餘矣然而五侯九伯未必賢而無失職也天子於是策諸侯有功德者加命爲侯伯明得征五侯九伯也城濮之役晉侯獻俘襄王嘗策命晉侯爲侯伯矣齊桓無策命者以既有太公前命王但賜胙賜級而已要皆待以上公之禮加五侯九伯一等者故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至若漢儒鄭氏謂周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太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

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云是五侯九伯爲半天下之諸侯也周制久無其籍不知鄭氏何所典據校數煩碎孔穎達已非之不具論何以舟之解上

大雅公劉之二章曰何以舟之毛傳舟帶也正義謂玉瑤容刀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考說文刀部知市徧也舟卽舟之假借又周禮冬官考工記作舟以行水註古書舟作周是舟爲市亦通周帶者周市之謂毛傳故引伸之以訓舟歟鄭箋云民亦愛公劉故進玉瑤容

李仙先生遺稿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刀之佩則又訓舟爲進焉蓋舟本與周通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實觶酬賓註酬之言周說文醕從州作酬主人進客也小雅瓠葉篇酌言醕之註亦以進訓酬是舟與周酬醕進皆輾轉相通則鄭箋稱進玉瑤容刀之佩其必讀舟爲酬言民以此酬公劉可知矣合觀毛鄭皆尋文衍義而各自爲說第案此詩專言公劉厚民據毛傳以舟作帶想公劉當日勤民之不暇遑自檢其所帶爲何物乎使以爲民美公劉之詞則宜曰其帶維何而曷爲曰何以帶之耶若據鄭箋以舟作進言小民以玉瑤



容刀進公劉與七月篇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取彼狐狸  
爲公子裘同一民情說固是已顧七月爲國民急公奉  
上之詩其有所進獻宜也此爲公劉勤民之詩又當遷  
居之日民亦何暇爲進獻之謀況玉瑤容刀非若朱陽  
狐狸爲民間固有之物遷居之民安所得而進之公劉  
乎反覆二說殊不能無疑於其間也

何以舟之解中

及讀此詩至逝彼百泉而竊得一說焉蓋舟當爲方之  
舟之舟卽容刀之刀亦當爲小舟也何者此詩二章

季仙先生遺稿

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章原字凡三見曰于胥斯原曰復降在原曰瞻彼溇  
原知北地多原而少水乃自故居至幽地中有百泉之  
阻皆所罕見未免臨流而怯渡夫百泉會集之處其川  
必巨欲濟巨川必用舟楫公劉將以舟渡民而慮其怯  
渡也於是容小舟陳玉瑤鞞琫以禮百泉之神使民知  
神監在茲得安渡而無所恐懼故下章緊接逝彼百泉  
以明之知爲禮神者不必卽投璧斬蛟河神好瓊弁玉  
纓投璧於河之類以爲說古者禮神必以玉觀大宗伯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可見已特中途不及備物

公劉卽以所佩玉瑤鞞琫爲禮禮雖簡而意實誠蓋上  
章言弓矢干戈陸則有武備以禦暴此章言玉瑤鞞琫  
水則有文事以禮神不言禮神而禮神之意自存猶不  
言禦暴而禦暴之意自見也要皆形容公劉厚民之意  
周至有如是者此舟所以爲方舟之舟而亦刀之所以  
爲小舟也夫

何以舟之解下

或曰此詩第六章曰涉渭爲亂亂亦以舟橫渡之謂茲  
解舟爲方舟之舟於義似協至容刀舊說皆言容飾之

季仙先生遺稿

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刀而必以爲小舟何也曰鞞以藏刀琫爲刀飾不待申  
言容飾之刀而意已明彼瞻洛篇之鞞琫有秘左氏傳  
之藻率鞞琫皆可爲證而以爲小舟者則誰謂河廣曾  
不容刀之詩其訓刀爲小舟由來久已或又曰勝如斯  
言上云我將何以舟之乎下云維玉瑤鞞琫容小舟庶  
幾可以舟之矣句法得毋未安乎不知何以贈之瓊瑰  
玉佩亦此句法上云我將何以贈之乎下云瓊瑰玉以  
爲佩庶幾可以贈之矣是可讀渭陽而得之

掌官中之政令解



秋官士師職曰掌官中之政令此周禮一書之特筆也  
案書中稱官多矣有曰官府有曰百官有曰百官府不  
一其稱而要未有所謂官中者鄭註以爲大司寇之官  
府中賈疏云士師所施政令惟在當官故曰大司寇之  
官府中然觀士師掌五禁曰宮禁曰官禁曰國禁曰野  
禁曰軍禁知所施之令兼及六官不第當官已也卽就  
當官而論若掌士之八成其稱羣士亦宜如書中之常  
稱或官府或百官或百官府可已而奚必特表官中之  
目乎竊以爲六官各有一官以居其中卽如士師上有

季仙先生遺稿

卷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司寇下有羣士實居秋官之中者推之天官之宰夫地  
官之鄉師春官之肆師夏官之軍司馬皆是也冬官雖  
篇亡而其中亦必有一官以承上而宣下皆下大夫爲  
之而各有四入所謂耳目喉舌之官故曰官中也餘不  
言官中而獨於士師稱及者明餘居官中者之政令皆  
折中於士師士師得而掌之故曰掌官中之政令也何  
掌乎爾凡居官中者皆掌其當官之政令而亦各有一  
定之刑罰彼夏官軍司馬之職闕與冬官篇亡無論已  
試觀天官宰夫之職曰掌百官府之徵令其於刑也則

曰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地官鄉師之職曰掌其  
戒令糾禁其於刑也則曰戮其犯命者春官肆師之職  
曰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其於刑也則曰誅其慢怠者卽  
夏官冬官亦可類推而知是非各有一定之刑罰而皆  
掌其當官之政令乎夫士師一平準刑罰之官也不掌  
官中之刑罰而掌官中之政令者政令旣明刑罰皆中  
刑罰之不中必由政令之不明故惟掌其政令有以知  
其從違而官中之刑罰自不得上下其手矣蓋刑罰所  
以濟政令之窮居官中者旣各提政令之要而士師又

季仙先生遺稿

卷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而提官中之要此正防微杜漸用以見周公慎刑之  
至意故曰掌官中之政令周禮一書之特筆也非然者  
各官旣各有一定之刑罰以治其干令者已司寇幾可  
以不設而官中之政令更何待士師掌之哉

### 沽酒市脯解

鄉黨記孔子不食有曰沽酒市脯集註沽市皆買也恐  
不精潔或傷人也竊思孔子東西南北人也一飲一食  
豈皆取諸宮中乎又使與鄉人飲酒能保其酒之不出  
於沽乎行束脩以上者脩卽脯也能保其脯之不出於



市乎抑皆置之不食乎或曰沽市非買之謂也物之粗惡者曰沽案公彥賈氏云沽謂粗惡者爲下等也是沽酒爲下等之酒有如色惡臭惡者市乃市之誤從一從巾音弗說文市鞞也象連帶之形是市脯爲連帶之脯有如割不正膾不細者故皆夫子所不食也其說近似然而惑滋甚已夫飯蔬飲水樂在其中夫子自道也與夫稱禹之菲飲食美顏子之簞瓢推之平日雅言如食無求飽不恥惡食之類皆歷歷可數則夫子豈專養口體者乃鄉黨所記凡所不食不獨沽酒市脯之可疑自

李仙先生遺稿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食饘以至不得其醬食有似乎恥惡而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有似乎求飽其形容夫子直一飲食之人也豈聖門諸賢而出此及讀古本鄉黨自齊必變食至祭必齊如也爲一節始恍然於不厭不食之故而知沽酒市脯誠有如朱子所云沽市皆買恐不精潔者蓋齋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夫子當齋飲食欲養吾陰陽之氣與鬼神之氣相通故必謹之又謹焉以爲變食誠哉其變食也此子之所慎吾黨所由首記夫齋歟藉非齋也忘食忘憂且不知老將至矣遑論酒脯之出於

沽市哉抑又觀漢書食貨志引論語曰沽酒不食顏師古註云鄉黨所記孔子齋之時也是亦可以爲證矣

解二

朱子註齊必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因觀此節有曰惟酒無量有曰不撤薑食疑酒能害性薑亦葷物爲齋者所戒故別齊必變食二句連上齊必有明衣布合作一節爲夫子謹齋之事而分食不厭精以下至必齊如也自爲一節爲專就飲食之節而言并蔬食菜羹瓜先儒舊說謂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亦以

李仙先生遺稿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非而取陸氏讀瓜作必謂是飲食時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以全其專節飲食之說竊以爲誤曰聖人之齋惟在養其和平之氣以交神明爲主與老佛者流迥然不同彼不酒不葷之說出自莊子據云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若此可以爲齋乎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案此將祭祀之齋看得甚輕與聖人慎齋之意大不相符又顏子心齋坐忘等語直如參禪一般其說豈足據乎異端假託之辭朱子何亦信以爲然使張子見之當又云儒佛老莊混爲一途矣總之此



節詳記飲食之節皆所以申明齋之變食而其曰食不語寢不言即所以申明齋之遷坐蓋齋當獨處故寢食得以不言不語若在平時杯酒聯牀聖人豈乏友朋之樂而竟謂不語不言亦恐無此情理

無極而太極解

昔者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太極云者陰陽二氣之本體即伏羲氏作易肇端之一畫也蓋明其為萬化之原萬物之根其大無外而初無有加乎其上之可言者乃今周子作太極圖由太極而推本言之曰無極而太極

季仙先生遺稿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豈太極之外別有一無極乎學者疑之或曰上言無極無窮無極也下言太極至此方極也是非惟不知無極之旨而并不知太極之體極之所以稱太者本無窮極夫孰得而見其至此方極乎則以無窮無極謂太極也可而欲以之論無極則不可於是紛紛聚訟有以恍惚窈冥為無極者有以虛無寂滅為無極者或覈元元於道流或談空空於釋部舉凡異端邪說其不足以語儒者之道明矣至若引列子之說謂無極而太極即有形者生於無形之謂其說近似然周子但言無極而太極

未嘗言無極生太極且既云太極矣豈復有能生之者乎然則孔子言易有太極既至矣盡矣周子果何所見而加之以無極乎嗟乎是仍未即易有太極一言深思而熟玩之也何則孔子言易有太極者言易之為易變易無體所謂易無體也太極至極也言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即言其極之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太極者二氣之體無極者無體之體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名虛而理實無形而有理也學者不察於易有太極之易但曰為易書而不

季仙先生遺稿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知其為變易無體之易則其疑周子無極二字為妄加者亦固其宜且孔子嘗言陰陽二氣已明明推本於無極而太極矣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是極道陰陽二氣之良能也曰體物而不可遺非即所謂太極乎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非即所謂無極乎然則無極之旨孔子不第於贊易見之周子特取而發明之耳而又何疑焉抑又聞之無極二字有先周子而言之者康節先天圖說曰無極之前陰含陽有極之後陽分陰非其明徵歟然是說也第就極之散見於物物者而言故得



以陰陽爲在極之先以無極爲更有前之可推若周子所稱之無極從源頭上說能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前聖不傳之祕豈容與康節之言無極等量而齊觀哉

### 寡兄寡妻解

書康誥曰乃寡兄助孔傳云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蓋是篇序以爲成王書周公攝政時奉成王命封其弟康叔之辭也案寡者寡德也古人謙稱如曲禮諸侯自稱曰寡人魯論稱諸異邦曰寡小君類皆是也

李仙先生遺稿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寡兄之稱知非賢其寡有而稱寡當亦謂寡德之兄耳故胡五峯吳才老諸儒斷康誥爲武王書而以寡兄爲武王自稱無周公稱武王之理謂使康叔封自成王叔爲成王叔父不應曰朕弟或云叔在武時幼不得封然大封同姓武王年已九十豈有九十之兄而同母弟尙幼乎且成王之弟叔虞周公東征已封於唐豈康叔爲武王之弟分封反在叔虞之後乎觀汲冢書克殷篇言王卽位社南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盞牲史記亦云康叔封布茲

徐廣曰茲者籍唐之名叔

之得封非幼明甚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因誤爲成王之書耳朱子從而考正之曰朕弟寡兄皆爲武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小序之言不足深信遂爲千古定論乃讀思齊之詩曰刑于寡妻而

心竊疑之集傳云寡妻猶言寡小君言文王儀法內施於闈門與鄭箋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說相符合是明明指太妣爲寡妻夫思齊一詩追敘文王所以聖也旣爲後人追敘之詞焉得稱太妣爲寡德之妻乎卽毛傳以寡妻爲適妻鄭氏以爲寡有之妻言賢也不妨訓寡

李仙先生遺稿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適與賢而直呼曰妻亦必無是理如謂後人可以寡妻稱太妣則康誥之寡兄周公獨不可以稱武王乎合而觀之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殊欲求其說之通而不得矣然則寡妻云者武王之稱邑姜也何者此詩多道周家內助之賢首稱太任媚周姜繼稱太妣嗣徽音故後言邑姜觀太任太妣之儀法以佐內助所謂刑于之化實就太任太妣而言雖詩中罔怨罔恟離宮肅廟等語亦言太任太妣能盡誠敬以奉祭祀有如采芣之詩稱夫人不失職者至後二章一則曰肆戎疾不殄再



則曰肆成人有德始轉入文王所以聖之故言文王既得內助略無內顧之憂故能蒙難而不害造士以有成耳他日邑姜治內台治外九人而成十亂武王自稱曰予有亦此意也況詩言文王曾無一語以及武王與康誥無異胡氏見康誥只稱文王知為武王書而以寡兄為自稱則思齊但歌文王亦當為武王詩而以寡妻稱邑姜已援以為例似無不可

辨

義利辨

李仙先生遺稿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以義利判君子小人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而為中人發其深省者也何者上智之士見義必為其孳孳為義惟日不足雖臨以刀鋸鼎鑊而至死不變若是者吾知其為君子下愚之子放利而行其孳孳為利亦惟日不足雖驅之罟獲陷阱而莫之知避若是者吾知其為小人夫人孰不樂為君子而願為小人哉則若者為義若者為利凡中人之資當道心未漓人心漸萌之日辨之宜早辨已何辨乎爾辨之乎天理人欲之間而已矣譬如一物也伯

夷見飴謂可以養耆老盜跖見飴謂可以沃戶樞吾將為伯夷而惡盜跖則必轉其沃樞之念而為養老矣此天理為義人欲為利之不可不辨者且其間有公私之分焉仲子之廉似乎義而起於私非義之義即利也不得謂之天理也周公之富似乎利而出於公因利而利即義也不得謂之人欲也蓋義利兩途不容中立亦無可假借辨乎此而為義為利判然矣雖然晚近人心患無廉恥既無廉恥即無氣節惟無氣節故不知有義而但知有利彼其於義利豈盡昏然罔覺哉習俗移人視為固然耳陽虎曰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仁言乎義富言乎利是義利不特君子知之即小人無不知之也廉恥道喪知陽虎之所知非不能辨也不欲辨也嗟嗟學之不講道之不明舉世無士行觀其所為無非欺已而欺人雖曰喻義為君子喻利為小人其孰肯趨義而舍利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上為之倡下為之和尋先哲之墜緒復講院之舊規延宿儒集諸生相與究主敬主靜之理窮心身性命之原則士皆奮志於學庶乎義利之界不期辨而自辨歟

李仙先生遺稿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祊繹異同辨

古者祭祀必立之尸所以交神明也未祭之先延尸入廟門之旁使祝博求神於室中而出其所庶神之氣聚於尸祭統所謂詔祝於室而出於祊者祊卽門內妥尸之處其祭因名曰祊故詩曰祝祭於祊禮曰索祭祝於祊既祭之後鼓鐘送尸明日隆之以賓禮似祭而非祭名之曰繹繹者天子諸侯之稱若卿大夫曰賓尸士曰賓尸而已詩序絲衣繹賓尸既曰繹而復曰賓尸者恐人不知繹之爲繹舉賓尸以明其事耳或曰繹祭名爾

季仙先生遺稿

卷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雅不云又祭乎不知又祭云者又陳昨日祭禮之謂絲衣之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及鼯非又陳昨日之祭禮乎卽家語云周禮繹祭於祊亦言繹陳昨日祭禮於祊所乃周之禮也蓋賓尸之禮本隆於平時之燕享以不忘其爲尸猶視之如神故有又祭之目而其實非祭也況祭必有所祭之神國家祀典皆有定制豈容於祭之明日以鬼神之餘復祭鬼神乎若云自羊徂牛乃明日之異牲祭後卽以賓尸是尸餽鬼神之餘爲明日之牛羊則昨日祭畢之牛羊尸之不餽而更誰餽乎

將餽於昨日而天子諸侯又無同日賓尸之禮蓋一自繹以祭言而賓尸之義全失已且試據經傳之詳於繹者以明之春秋魯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案此皆以繹爲賓尸且春秋所以譏猶繹者謂此乃賓尸耳曷爲聞大夫之喪而猶燕樂乎夫是以譏使儼然祭也則明日承昨日之祭去籥卒事不爲非禮如魯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

季仙先生遺稿

卷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是也春秋何譏焉觀此而繹得謂之祭名乎不謂之祭名而得非賓尸曰繹乎然則繹於何所乎曰繹之於祊祭之所也祊祭之所有定乎曰在廟門內之西也古禮迎尸於奧奧在廟堂之西南而就廟門言則在其西方也西方必門內乎曰祭統云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是延尸賓尸必無門外之理故知其



是也彼衛君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庫門一曰寢門不於廟門而於庫門是無內外之別不於西方而於東方是無尊敬之意故孔子以爲失以是知祊與繹皆在廟門內之西也其或以繹爲祭以繹之日復有祊祭以祊繹宜在廟門外之西者皆誤會家語者也曷以見其誤會也繹之非祭吾旣辨之已謂繹之日復有祊祭試思祊爲求神之祭繹爲賓尸之宴故先祊而後繹使方繹而復求神將旣祊而又賓尸是祊與繹無可休之日有是理乎且祊必有尸以象神昨日象之明日復象

李仙先生遺稿

空三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之爲之尸者旣病其勞而所謂賓尸反有名而無實不亦失禮之甚歟至若以祊繹之在西方爲宜於門外者非惟誤會庫門東方之語并禮器之言設祭於堂爲祊乎外而亦誤之也外者對堂而言故以門內爲外而非謂祊乎門外也猶詔祝於室而出於祊出就室而言故以自室至祊所爲出而非謂出於門外也總之未祭而祊旣祭而繹此祊繹之異焉者祊於門內繹於門內此祊繹之同焉者祊繹異同之辨如是而已矣

心性辨

凡人與身俱來者心也與生俱來者性也心爲身之主本實有者而其燭理也則虛故學問思辨舉凡運用之妙有己所獨知而人不知者性爲生之原本虛無者而其備理也則實故喜怒哀樂舉凡感發之神有己或不知而人共知者之二者在人果孰爲貴乎果孰先而孰後乎試詳辨之謂心存仁義爲可貴乎曷爲乎禽獸有心而無仁義謂心具知覺爲可貴乎曷爲乎蟲魚無心而有知覺是萬物之靈不靈於其心而靈於其性故雖一草一木靡不有性而亦往往有靈且若天下至聖能

李仙先生遺稿

空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盡其性卽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皆能不思而得有如無所用心者亦由其德性靈明故耳然則可貴者性也而心固不必貴子思作中庸所以言性而不及心者其有意歟然而中庸一書子思筆之以授孟子者也乃孟子則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又曰動心忍性不特言性兼言心且必先心而後性者何哉豈有孟子而倍師者乎蓋性有先天後天之別而心有統屬主宰之權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天之性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



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後天之性也後天之性不可長先天之性惟恐不長於此而欲保其元則非正心不爲功其心正則其於性也蓋有若網在綱而不使之紊若馬在馭而不使之逸者夫爲君子者亦豈無文繡膏粱之性哉而能居易以俟命者性受心制也彼小人者亦豈無令聞廣譽之心哉而每行險以僥倖者心隨性失也心隨性失而心役於物欲則其去禽獸幾希矣性受心制而性明其本善則可與聖賢同歸矣由此觀之有所爲而爲者人之心無所爲而爲者人之

李仙先生遺稿

卷三十四明叢書

性心願不貴於性乎乃若以爲孟子之學不同於子思者則又非也子思之言性就天命而言則心在其中故可言性不言心孟子之言心性就人爲而言則心爲之主故不得不先言心而後言性他日本乎子思者有朱子性猶太極之說本乎孟子者有張子心統性情之說學者苟能深思而熟玩之知其並行而不悖焉則得已

王霸辨

先儒論王霸者詳矣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中而卒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奉天道者爲王恃智力者爲伯河南程子之言也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伯者則莫非有爲而然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南軒張氏之言也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爲晉文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霸純駁之異其不以此哉西山真氏之言也司馬溫公無王伯之辨要之王伯二字以其爲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爲方伯故謂之伯伯字本無詐力之義自其有三王之至公

李仙先生遺稿

卷三十四明叢書

有五伯之智力於是伯之語轉而爲霸而有是非誠僞之分潛室陳氏之言也合而觀之未嘗各自爲說要皆本孟子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二語以爲宗至若五峯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之二說者竊以爲去孟子遠矣孟子不言利以義爲利也王者制民之產非富民也亦藉以興孝弟之教耳蓋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而後民之從善也輕



此飽食煖衣逸居無教聖人有憂之必教以人倫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也則與利富民之說以之語霸則可以之語王則不可且霸者亦不至爭利也如曰爭利人將畔而去之其誰與霸乎正惟其以利要結人心使彼悅而趨利然後束縛之馳驟之得以惟吾所欲爲此乃所謂假仁也非然者是以力行其暴何假仁之足云總之王霸皆以得民心爲本特霸者圖近功而王者收遠效故王者之民皞皞而霸者之民亦騷虞由其服人以德王故可久而可大由其服人以力霸故可暫而不可久也然則王霸之辨其能外乎孟子哉

李仙先生遺稿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考

慈湖弟子考

宋乾道閒吾鄉楊衷舒沈四君子昌明陸學從遊者聞風興起而文元楊公門下尤盛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故學者稱慈湖先生慈湖之學以誠明孝弟忠信爲主而尤善提醒人之本心謂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學者翕然宗之其弟子之在四明者慈谿則有若桂石坡童杜洲劉厚南馮興宗馮國壽鄞則有若

袁正肅陳和仲沈民獻舒衍史文靖史宗宣史獨善史和旨史子仁史定之奉化則有若舒銑昌國則有若許孚朱介魏渠此數子者慈之桂童鄞之袁陳升堂入室尤爲一時之選焉推之全浙淳安則有若錢融堂洪默齋錢塘則有若王子庸餘姚則有若趙彥械新昌則有若張涓張汾永嘉則有若薛疑之壽昌則有若邵甲嘉禾則有若沈鞏嚴陵則有若王震富陽則有若孫明仲宋史舉慈湖弟子以融堂爲都講蓋以其著述之富授受之廣有非他人所可比者至其宰樂平時有若鄒良齋王晉老余元發鍾宏曹正王琦舒益洪簡吳墳吳垌馬樸馬應之馬燮方溥蓋慈湖以所學陶淑邑中多士絃歌之化何以過之其遊迹所至與家居而遠方來學者有若廬陵曾定遠建昌傅正夫傅太原蒲城徐子儀鄭州張端義餘干曹夙德興鄒歸軒吳縣葉同庵雖所得有淺深要皆克衍傳心之學者也他若鄭氏則有節夫顧氏則有平甫何氏則有元壽其里居無可考此慈湖弟子之大略也至私淑若真文忠劉文清全真志全本心諸子外及再傳三傳而後指不勝屈約舉其要有

李仙先生遺稿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特樹一幟者元代若趙寶峯讀慈湖遺書恭默省悟從而和之有時子中王子復其徒不下百餘人陳文昭羅彥威方景淵王學士李元善烏春風昆季向樂齋父子其最著也其弟子之後人世守遺訓者杜洲童氏民獻沈氏真志全氏而外明初有若桂氏容齋之敦樸長史之純粹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皆能不失石坡家法其同時稱爲大儒者卓卓若黃南山淵源由全氏本心之子遜翁而得嗚呼慈湖之流澤長矣後世乃謂慈湖宗陸學多流弊夫陸學流弊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

李仙先生遺稿

李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以致之而楊袁諸公不爾也慈湖生平齋明嚴格好讀書靜坐其踐履與朱子無異故一時高弟信從者眾而學派又若此其久遠也若以史彌遠之有玷師門爲慈湖病則程門有邢恕朱門有傅伯壽不必諱也世儒好存門戶之見而妄議先哲豈尙有公道在其心哉嗟嗟慈湖旣歿更誰卽其本心而一提醒之也

### 關學源流考

世稱橫渠先生師事范文正蓋先生幼與邠人焦寅遊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上書謁文正公公

一見知其道器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是先生實文正之門人也然先生讀其書以爲未足又盡究釋老之書嘉祐初見二程子於京師其語道學之要先生始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說周易二程子至與之論易次日卽撤虎皮曰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勿及乃還關中苦心力索而學益進則先生之於正文固師也而尤爲入學之師先生之於二程雖友也而誠爲入德之師矣朱子贊先生有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

李仙先生遺稿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臯比一變至道非此之謂歟且也先生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程子謂之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使各有得焉先生佩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是先生得力於二程子居多而實由此以開來學者也關學之盛首推呂氏蓋呂氏大忠大鈞大臨昆季皆從學於先生關中所稱爲三呂者三呂而外若范育蘇季明游師雄神師道潘拯李復田腴邵清張舜民薛昌朝亦皆一時碩彥厥後私淑則有晁景迂續傳則有蔡發至於再傳如藍田呂氏又有周



浮止沈石經之徒其傳久而愈廣有不勝更僕數者而  
要其學以變化氣質知禮成性爲本焉此舉關學大略  
言之以見源流之可考者如是

釋

釋權

繫辭言巽以行權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  
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漢魏諸儒遂以反經合  
道爲權伊川程子謂輕重兩平乃權之義權實未嘗反  
經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動以權變權術當之不知權

季仙先生遺稿

主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只是經所不及者權合乎義便是經朱子謂程子非之  
是矣然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推嫂溺手援之  
義權與經要當有辨亦非謂經可以反特明其有常變  
之殊耳調停其說者曰有程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正  
有朱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明可謂持其平已然究未  
卽二說不同之故而一思之也蓋若論權非反經則程  
子之說爲是若論權異於經則朱子之說爲是此是則  
彼非彼是則此非所以然者病在誤會公羊文義耳公  
羊明明曰反於經漢儒改作反經少一於字文義迥別

說文反覆也詩周頌福祿來反言反覆不厭也反於經  
云者反覆於經不泥乎經而仍不失乎經之謂也若言  
反經則反爲反正爲乏之反夫經豈可反乎反經豈能  
合道乎宜程子有漢魏諸儒不識權字之說且權貴巽  
行義取優游巽入卽寓反覆之意故言有法言巽言之  
別法言爲經巽言卽權如孟子論好貨好色曲順齊王  
之意使其言易入必反覆而歸於王道之類乃知權有  
曲全之道非若經可行其直遂者也天下事不外理與  
情特各有所窮理以濟情之窮而權變以生大舜所由

季仙先生遺稿

主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娶帝女於貳室情以濟理之窮而權術以出伊尹所由  
放太甲於桐宮此皆委曲求全不知幾經反覆於情與  
理孰輕孰重之間始不得已而行其權也夫情與理苟  
有一得卽不失乎經矣豈或慮其反經哉由是觀之以  
反經釋權雖義精仁熟亦爲害以反覆於經釋權雖權  
變權術庸何傷然則程子論權變權術不可以當權者  
恐人以反經爲權勢必流於變詐故預爲之防而爲此  
正論耳使漢儒釋權明公羊文義以反覆於經釋之則  
就未事而言其宜經宜權卽程子亦當謂經權二致就



成事而觀其爲經爲權卽朱子亦當謂經權一理何致二說不同而煩後儒調停其閒歟至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果能合道亦無惡於反經則又爲不通之論也

釋豐

豐易之卦名多大之稱盈足之義也說文云豆之豐滿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案儀禮屢稱豐鄭氏之註或云豐以承爵形似豆而卑或云豐以承解如豆而卑或云豐以承尊其字从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如是者不一而足要皆以豆爲俎豆之豆夫豚肩不掩

李仙先生遺稿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豆君子以爲隘俎豆固貴豐厚然亦是俎豆取義於豐也凡取義有先後之分未有俎豆先有豐卦豐曷爲取義於俎豆乎豐字之所以从豆者蓋取菽豆之豆以未有豐卦先有菽豆耳何取乎爾五穀皆外皮內實稻黍稷麥皮實不自相離惟菽豆成熟其實卽離皮而出所謂種一頃豆落而爲萁言及時不采見萁不見豆已是豆有豐滿則溢之象焉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序卦傳曰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豐卦之象菽豆實似之故有取於菽豆而从豆也況俎豆人所造其形或改

菽豆天所生其形不變則从豆象形俎豆不如菽豆之爲安矣至若承爵承解承尊之器名爲豐者以寓戒也左氏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淫卽滿溢之謂飲酒設豐若曰酒其多矣勿使淫矣稱之曰侯蓋取立監佐史之意豐侯之戒多酒猶金人之戒多言似不必以亡國之豐侯爲戒也觀竹書紀年但曰成王十九年黜豐侯未嘗謂其沈酗於酒後漢阮瞻見飲酒有豐侯遂以亡國之豐侯當之而謂其坐酒噫戒多酒之豐侯可云豐國君之失國由於多酒則戒多言之金人將曰金天氏

李仙先生遺稿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失天下由於多言乎當時李尤豐侯銘以爲無正說鄭註不引豐君之事殆亦疑而未信歟

釋步搖

君子偕老之詩曰副笄六珈鄭箋珈之言加副旣笄而加飾如今之步搖上飾攷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鄭註副以覆首若今步搖乃知步搖指副而言六珈特其飾耳然釋名云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是步之搖由於垂珠六珈之飾猶垂珠也似又當以六珈爲步搖究之副不離珈珈不離副以副爲步搖可卽以



六珈爲步搖亦無不可正義曰六珈必飾之有六侯伯夫人用六案晉書輿服志言皇后首飾則假髻步搖其令曰步搖蔽髻皆爲禁物則正義夫人用六之說爲可據也又東觀漢記載鄧太后賜馮貴人步搖一具東宮故事太子納妃有步搖一具用見步搖爲尊貴之飾彼孫皓使尙方以金作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直以品物爲兒戲豈足爲訓哉惟孔疏謂六珈以玉爲飾蓋因鄭箋珈之言加而知其加玉爲珈也核之西京雜記云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以黃金步搖續

季仙先生遺稿

主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漢書輿服志云皇后入廟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以白珠所言皆不及玉豈鄭箋孔疏皆失其實歟抑或玉或金或珠各隨其時尙歟而吾特有說焉夫首之有步搖猶身之有佩所以飾行步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言佩愈貴則步愈安要無論爲觶爲黼爲象掃爲瓊瑰皆謂之佩以觀行步之合度與否則步搖之飾亦無論其爲玉爲金珠或形如飛燕或俗呼珠松凡飾諸首而步則搖者皆得謂之步搖以規婦容而知婦德焉詩繼副笄六珈而曰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可見已且不獨女子

首飾然也卽丈夫之冠亦有之漢書江充傳充冠禪纒步搖冠飛翮之纒謂以方目紗爲冠鳥羽作纒行步則搖又慕容廆載記燕代多冠步搖冠其曾祖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誤遂爲慕容焉案此皆無玉與金珠之飾而亦謂之步搖則鄭箋孔疏豈容疑其失實歟又考古今注謂步搖作自殷之季世知由來古矣

釋簋

說文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畀从皿或曰从竹者陳氏

季仙先生遺稿

主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禮書云簋以竹爲之取其和而有節故从竹从畀者畀米粒也以其盛黍稷故从畀从皿者會意也案易言簋用缶周禮旌人爲簋是皆以瓦爲簋而古文簋作𣪠簋亦有以木爲之者故先儒有言祭宗廟之簋用木天地之簋用瓦則或竹或瓦或木本無定制非特此也山堂考索云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餘但刻龜形於蓋若瓦簋尙質似無飾玉刻龜之理而天子諸侯皆用之是飾與刻亦無定也乃知管仲鑊簋禮以爲僭者特甚言其不儉耳簋盛黍稷者祭統所謂四簋黍見其脩於廟



中也顧易曰二簋可用享詩曰每食四簋又曰陳饋八簋周官掌客諸侯簋皆十二聘禮饗餼上大夫之簋二十其曰二簋黍稷是已四簋亦黍稷乎孔疏云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若簋用八用十二用二十卽兼稻粱而言將黍不一黍稷不一稷稻不一稻粱不一粱以是爲禮食之盛乎或加以白黍黃粱稭藜之屬亦八簋而止十二二十胡爲者竊以爲飲食之豐儉在肴饌不在黍稷今之設席有五簋六簋之稱皆就肴饌而言未必非古之遺意則簋固所以

李仙先生遺稿

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盛黍稷稻粱而不必專盛黍稷稻粱也夫豆若脰然其實植醢禮有明文而豚肩不掩豆又實以豚肩知承物之器有有定者有無定者豈可執一而鮮通乎至於方圓則更無定者許氏以簋爲方器觀鄭註周禮舍人則云方曰簋而圓曰簠蓋許氏據外而言以外方內圓爲簋與歐陽氏集古錄所云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相符而陳氏禮書又有簋內圓外方其實稻粱簋外圓內方其實黍稷之說則果何去而何從乎蓋簋簠本一物也論語朱註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簠核之禮記明

堂位稱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而不及簠非簠卽是簋之明證乎惟周官掌客言簋皆十二簠數有差聘禮公食大夫言堂上八簋兩簠西夾六簋兩簠簠與簋顯分爲二不知殯有陪鼎簠始其陪簋者也聘禮有曰鼎七羞鼎三者有曰鼎九羞鼎三者羞鼎卽陪鼎之謂異其所實之物故異其名而實則不異其器簠之於簋當亦若是焉爾且周曰簠簋猶明堂位稱周以房俎也而或謂之俎或謂之大房不聞分房俎爲二物則何疑稱簠簋者曰簋而又曰簠哉況祭器重物也如豆敦之類爲木爲竹爲瓦皆有明稱簠亦如之而簠無聞焉豈旅人可爲簋而獨不可爲簠乎觀此而知簠簋爲一物或方或圓或外方內圓或外圓內方本無一定而其名亦可通稱也

李仙先生遺稿

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芸

芸之見稱於載籍者自古不一其言萌生也則禮月令有曰仲冬之月芸始生註云芸香草也皇疏云應陽氣而生羅願爾雅翼云老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當一陽初起復卦之時於是而生又云芸類豌豆叢生其葉



極香秋後葉開微白如初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今謂之七里香續博物志典略云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其言采取也則夏小正有曰正月采芸倉頡解詁云芸蒿似邪蒿香可食顏師古急就篇註云芸卽芸蒿也生熟皆可啗呂氏春秋本味篇陽華之芸註云芸芳菜也在吳越之間其言敷榮也則夏小正又曰二月榮芸及爾雅釋草曰權黃華郭璞註云今謂牛芸草爲黃華黃葉似莢莢莢一作首莢說文芸草也似首莢案此知芸之爲物生於仲冬采於孟春榮於仲春

李仙先生遺稿

堯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葉香其華黃可以佐肴饌辟蟲豸而要不外乎草類者也乃李時珍本草綱目則以山礬爲芸香一物七名以山礬建首而歸之木部王象晉羣芳譜冒其諸名一曰山礬一曰椴花一曰柘花柘乃椴之誤田程徵君曰余案椴字見南史劉杳傳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椴酒而作椴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余考字書椴直刃切陣亦直刃切周必大謂柘音陣字書柘無陣音而羣芳譜與綱目所舉七名有柘無椴二書柘爲椴之訛字無疑又椴字書收一曰場花一曰春桂一曰七里香以芸香爲椴之重文建首而收入卉部遂令芸香一物爲卉爲木疑不能明考之程徵君釋草小記始有以訂正之徵君歛人也歛

地多芸謂嘗蒔之益益察其出土驗其生花伺其榮枯備歷四時悉與月令夏小正相符合惟爾雅稱權黃華似不盡然黃華始作於二月漸乃或黃或白至大暑則盛開白花秋後又黃白閒作且同一時也於飛布山所見並白花無黃者於問政山所見並黃花無白者兩山相望二十里所產又不同則爾雅以黃華見稱殆就初開時正色而言之其葉香聞數里自春至秋清香不歇洵足當七里香之名至於山礬之名始於黃山谷其詩序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號爲椴花王荆公陋其名字書無椴字余請名曰山礬蓋其葉可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然未嘗指芸而言如指謂芸則芸之名見於禮記及大傳禮最古豈山谷所不知何煩名之曰山礬而正椴花之名之陋乎彼李時珍以山礬爲芸香者則因山礬託名春桂春桂有九里香之名芸香有七里香之名誤九里爲七里於是以七里香爲山礬從而并芸香爲一物而入之木部矣若王象晉明知七里香之爲芸香見綱目所載山礬一名七里香不辨山礬之爲木遂冒其諸名入之卉部卽

李仙先生遺稿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山礬爲芸香之別名此皆由九里七里兩相展轉而成訛而實則芸是草而非木也徵君之說如是可謂至當不易已顧觀藝文類聚載晉室一作宮閣名曰太極殿前芸香四畦式乾殿前芸香八畦是芸之爲草可因四畦八畦而見核之洛陽宮殿簿稱顯陽殿前芸香一株徽音殿前芸香二株含英殿前芸香二株其以株記數則芸殊指木而言又觀世俗熏衣之芸香亦辟蚤蝨狀如松香知爲木之膏油凝結而成似非草本所有則芸雖以草本爲正而別種亦或有木本之芸特未聞其可

李仙先生遺稿

卷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染爲黃斷非山谷命名之山礬者耳總之天地間一草一木載籍所不及者正多考據家所貴博古而又通今也

釋仁

夫子罕言仁蓋難言之也何難乎爾仁道至大初無定體不可一言而盡也吾黨見夫子屢言仁而未見立一的以示爲仁之準故曰罕言然則求仁者將於何用其力乎曰惟求其心之安而已心有未安皆切己之病也人能治此切己之病斯心安而仁至矣是故人各有病

病不一而所以治之之方亦不一夫不觀諸賢問仁與夫子所以答之者乎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猶有違仁時也夫子於其問仁告以克己復禮之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慮顏子之視聽言動尙出於非禮乎蓋顏子爲仁病在未熟一日之內非視聽即言動慎於此未免忽於彼必即此四目交致其功無少閒斷而仁以熟其曰一日克己復禮乃仁熟之一日也一日仁熟則造次於是顛沛於是自無終食之間違仁而有何三月之限量哉仲弓簡重人也而知太簡之病夫子於其問仁告以

李仙先生遺稿

卷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賓承祭不欲勿施數語非即所謂居敬而行簡乎其餘司馬牛有兄弟之憂言每及乎兄弟夫兄弟之變有隱痛難言者子故於其問仁告以其言也初子貢好與不若己者處子嘗曰賜也日退故於其問仁告以事賢友仁與夫欲立欲達切求諸已樊遲有學稼圃之請是獨善其身者子故於其問仁告以愛人又易視仁而屢問子故告以先難後獲告以恭敬與忠夷狄不棄且如原思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似無異於克己復禮爲仁者乃子則見其有狷介之操欲引而至於中行故但以



爲難而仁不之許類此者不一而足要皆直探其切己之病使之實用其力以各求心之安而已曷嘗拘一體以言仁歟若夫孟子言仁亦屢已有曰仁也者人也有曰仁人心也有曰仁者天之尊爵人之安宅也有曰人皆有惻隱之心有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則又專就良知良能上言仁與孔門有別不知時至戰國人心之陷溺已深孟子亦卽當時切己之病爲之激發其天良而急救之言雖異而所以言仁之意則同也旨哉程子之言曰醫書以手足痿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言人能知切己之痛癢而力治之可謂仁之方已誠有見乎聖賢求仁之旨至於仁爲心之德愛之理根於性者未發是體見於情者已發是用包四德而貫四端則朱子有仁說之作他若諸儒所言亦皆極仁之廣大盡仁之精微然於孟子言仁爲近於孔子言仁似遠又或離愛言仁或以知覺爲仁或以物我同體爲仁往往求之有無恍惚之間欲究仁之的義而仁之體段轉失嗚呼難言之矣

述

李仙先生遺稿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 述白沙學派

白沙陳先生自幼警悟絕人讀孟子所謂天民者慨然以爲己任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學於吳康齋康齋倡道崇仁一稟宋儒之說程子主敬周子主靜兼而有之其時胡敬齋亦爲吳門高弟白沙與之同學而敬齋得力於敬白沙則得力於靜亦質有高明沈潛之異耳論者謂明初諸儒如方正學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其學悉宗宋儒未嘗獨闢門戶至白沙始求心學重內輕外足救宋學末流之弊而學派爲之一變黃南雷述崇仁學

李仙先生遺稿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案謂白沙自敘所得不關康齋遂以胡敬齋居崇仁弟子之首竟不列白沙而分爲別派焉然觀白沙自敘曷嘗有所得不關康齋之意耶但云僕少年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日尋書冊忘寐忘食者累年卒無所得於是舍繁就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始有頭緒蓋自道其穎悟之晚安見靜坐所得非卽得諸前日未知入處之聖訓而謂其不關康齋乎況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其高風酷似康齋白沙之於



師門可稱無玷而南雷不次諸崇仁弟子之列若以白沙之學不出康齋可乎哉且白沙門下多碩彥其卓卓若湛甘泉者與王氏陽明同主教事當時學於陽明者往往卒業於甘泉甘泉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使白沙果爲無師之學而能取友如甘泉者乎南雷所云殆誤會其自敘之文歟惟是志趣超曠苦於拘束不類康齋之謹嚴有似陽明之豪邁蓋其學與陽明爲最近陽明生於其後雖未嘗稱及白沙而白沙奉祀兩廡實由陽明高弟薛中離之請是必有以知白沙之學無

李仙先生遺稿

全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異陽明者矣

述台學源流

代趙樹風作

吾鄉山海之區也歷漢至唐幽操貞忠節概文章之士指不勝屈而求所謂身心性命之學蓋鮮有能體認者逮宋治平宣和間有徐真定溫節父子二先生者出始傳安定胡氏之學倡道臨海朱子聞其賢嘗題其墓曰高士二徐先生又輓以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同時接安定之傳者爲陳宗正羅提刑而提刑又嘗遊四明與豐清敏袁光祿師事樓西湖此四公者實

台學之權輿也當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來吾鄉時與朱子相友善者得三人焉曰石克齋應良齋徐竹溪而克齋尤見重於朱子由是聞風興起臨海則有若潘子善林叔恭黃巖則有若林筠州林草廬杜南湖杜方山杜貫道池子文杜清獻仙居則有若郭正肅吳謙齋又有宗室之居臨海者若趙恭父居黃巖者若趙訥齋趙遠庵趙然道趙詠道十六人中唯杜清獻爲南湖方山族孫於朱子爲私淑弟子餘皆親炙朱子者也而然道詠道昆季則又往來朱陸之間吾鄉人文於是稱極盛

李仙先生遺稿

全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焉厥後台學中微朱子既往而能毅然以道學自任者若王石潭之有見於心胡思齋之有見於仁戴泉溪之有見於禮亦可謂不失晦翁之遺矩已未幾魯齋王氏來主上蔡書院以朱子之學爲教一時從遊者臨海四人曰周太學陳古堂楊簡齋楊樵寄黃巖二人曰車玉峯黃壽雲皆尊事魯齋日講涵養主敬之學其所造就皆爲魯齋所許與惜當宋元之交相高不仕之節不獲一展其所學以隱居終焉此趙宋一代台學源流之大略也他若戴蠡翁楊浦城董克齋之屬究心易學雖未



及魯齋之門然朱子模範固有隨取隨得者蠶翁以毋  
自欺爲第一義其尤知所守約者歟至明初大儒正學  
方先生特起於寧海研究羣經及濂洛關閩遺書嘗謂  
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  
學賊其身者也其進修不倦見者咸以爲程朱復出其  
時黃巖之郭暢軒專用靜中工夫臨海之陳克庵以克  
己求仁爲務後先輝映扶名教而振士氣厥功甚偉洵  
可稱台學之後勁矣樹風生長茲土不獲見鄉先輩之  
道範而前言往行固猶燦然可攷蓋景仰不能去心茲

卷仙先生遺稿

卷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四明太守宗公陶淑多士課藝之暇諄諄以研究性  
道爲多士勸是范文正孫威敏再莅四明俾四明多士  
知所趨向皆克躬行自得則所稱五先生四君子之流  
風餘韻庶幾復見於今日樹風時遊甬上竊不自揣或  
得忝附諸生之末所欣慕也

述袁正獻公家學

宋孝宗時吾郡正獻袁公與楊文元舒文靖沈端憲稱  
四君子昌明陸學而正獻功尤加密德性問學未嘗失  
於一偏實與建安相脗合朱子門人滕德粹爲鄞尉朱

子與語曰四明多賢士皆可取益如袁和叔到彼可從  
游蓋身不列朱門而爲朱子所推許如此國朝高宗純  
皇帝題其絜齋集曰性悟雖宗陸身名未異朱洵爲千  
秋定論穆宗朝特命從祀文廟異代儒臣疊蒙列聖知  
鑒誠異數也袁氏之學導源於容直先生與豐清敏師  
事樓正議博極墳典舉開封試第一東坡爲之亞是爲  
正獻高祖北宋之季子列先生登元祐進士出知婺州  
蔡京姻黨爲害鄉曲械而誅之嘗面對勸帝清心省事  
安不忘危言甚切直是爲正獻曾祖祖卿遠先生孝友

卷仙先生遺稿

卷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稱於鄉有惡少無故辱罵眾請送有司撻之先生曰罵  
我如罵風於我何損撻彼如撻風於我何益咸歎爲有  
道之言父質甫先生自號逸叟耽心經史著有瓊牖閒  
評手鈔名賢碎事三十巨帙儼然道範此正獻先世之  
學統也正獻上承彝訓博學而精擇之遂集其大成至  
正肅繼起父子並爲大儒正肅早從父友楊文元游其  
在貴溪創象山書院在廬阜興白鹿書院絕無門戶之  
見黃氏東發最主閩學至於正肅以爲晚宋無先之者  
若正肅之昆季溧陽令崇謙錄父書說爲家塾書鈔知



江州晉齋嘗學於父友舒文靖知名於世吏部尚書可齋彬彬儒雅一門濟美均不愧爲象賢之令子至正獻諸孫衡寶慶進士後判潭州從守永州曾孫哀安定山長著有書學纂要臥雪齋文集元孫杲國子伴讀亦皆克守先型著名當代縣縣九世輝映後先何其盛也昔正獻有言曰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都之袁楊二氏德位俱隆庶乎可已吾先世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後嗣子孫努力奮發必欲追前人而及之

季仙先生遺稿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足以爲世家矣觀公之後裔卒如公言則公之遺澤可知已邇來袁氏後人多謹守家法不忘追遠之意嘗議建復城南書院蓋其地本爲樓正議講堂正議遷居月湖正獻高祖容直先生相繼講學傳之正獻實世居焉事詳謝山全氏城南書院記又考正肅墓在綠野廛鄰近史氏夷爲居室僅存神道兩石柱袁氏子孫議先復墓地繼興書院而史氏恃強不由追尋袁氏喪氣并書院之議亦寢使吾郡士大夫白其事於當道將正肅之墓地得還其舊卽正獻之講堂必復其初其有裨於

鄉邦之風教正不僅袁氏一家學統之所係也

### 述周程授受

朱子曰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一書以明道體之極致又曰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又曰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歷覽朱子之言則太極一書實周程授受之心法矣而或者謂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中有水火匡廓三

季仙先生遺稿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至精一圖隋唐間有道家作真元品者以其圖入品中合而爲太極先天一圖由是陳希夷得之相傳而至於周子當時胡五峯張南軒俱云周子之圖傳自希夷蓋猶未知其詳者而朱子定謂出自周子之手似未免阿其所好且聖聖相承自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以迄乎孟子其間道統傳緒具在精一執中之旨而圖與不圖固不論也然特不思朱子得力半由太極一書其書獲自二程子旣歿之後始朝夕玩索久之有以得其要領乃喟然歎易之廣大惟圖說庶幾盡之而用能集宋儒



之大成嗚呼是豈易窺測哉至若圖說本周子所自作朱子謂出自周子之手者亦就圖說而言非專爲圖發也觀朱子語人有云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可見已夫朱子奉二程子爲依歸者也常以不得口授圖說爲憾至晚年僅得其遺編乃讀而解之猶如是其拳拳弗失也則當年周程授受之際其慎重爲更何如哉

### 述孫宣公學行

公歷仕宋太宗真宗仁宗朝官至尙書年近八旬以太

季仙先生遺稿

卷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少傳致仕卒贈左僕射諡曰宣幼好學里中王徹以經術名公師事之經義靡不貫通於是問經者皆從公其門下不下數百人著有經典微言五十卷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又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謬誤及樂律音義與夫當時祀典有宜損益者公皆援古奏正遂著於禮此公之學可考者平生秉性方重事親篤孝父歿舐其面以代頰居官守正不阿侍太宗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太宗爲感歎真宗信天書之屢降議封禪作禮樂時

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而公獨以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入告又朱能獻乾祐天書公復極言其姦歲大旱年饑將祀汾陰公上疏言其不可者十仁宗卽位公以名儒侍講讀每講論至前世闇君必反覆規諷務使仁宗動容而後已嘗進無逸圖施於講讀閣年老歸里疾將不起乃徙正寢屏婢妾詔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此公之行可見者然則學行若宣公誠不愧爲名儒矣乃宋儒學案未列其名抑獨何也蓋公當真宗之崇祀老子也曷不請改崇儒教及仁宗之詔講老子也曷不請改講聖經其於二君尊信老子雖諫而不能力關其說學案之不載殆爲此歟然尙論古人但觀大節若宣公之學行烏得以瑕掩其瑜哉

### 述四明朱學

四明朱學自孫吉甫始吉甫之父允從學於鄉先生沈簽判銖吉甫與簽判之子叔晦亦相友善又登朱子之門學益精粹其時甬上楊文元慈湖袁正獻絜齋舒文靖元質沈端憲叔晦四先生方從學於象山而吉甫一

季仙先生遺稿

卷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見朱子卽證其所受可謂朱子親炙之弟子矣厥後弟子之三傳四傳若王尙書厚齋倡學者以朱子之說其傳得自詹元善之門若黃文潔東發淵源出於輔氏史教授果齋淵源出於晏氏皆專宗朱子者也且其間淵源與東發同者有若余正君與果齋同者有若韓居仁而果齋之徒程教授敬叔程編修時叔昆季更純於朱由是變陸爲朱者接踵而起此四明朱學之大略也至若推而論之象山之門首稱甬上四先生亦何嘗與朱學相刺謬乎觀沈叔晦尊敬朱子有書往復舒元質問

李仙先生遺稿

卷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講學婺源徒步往從袁絜齋謂朱陸之道一而已和而不同乃所以同也故廣微繼父志創書院白鹿與象山並與會無門戶之見此三先生顯尊朱子相與契合者也卽楊慈湖專以陸學本心爲主似空談德性然孟子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朱子亦謂象山說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恰好且慈湖訓語有云不思如何是學學未純熟敬心以守之又云誠身莫如敬爲政莫如敬與朱子致知躬行一主乎敬之說未嘗不合知慈湖不惟尊德性亦兼道問學由是而論謂甬上四

先生皆陸學也卽皆朱學也亦無不可若夫朱學之盛其及門者若而人其私淑者若而人昔人言之詳矣今居四明言四明他不備及焉如謂四明學派宗朱是而宗陸非則又豈今日述朱之意哉

### 述呂正獻公家學

姚江黎洲黃氏輯宋元學案吾鄞謝山全氏復修補之其間父子祖孫兄弟叔姪並著錄者蓋不數觀若一門之內七世遞傳得二十有二人則惟呂氏稱極盛焉呂氏之學導源於正獻公公著公幼嗜學卽以治心養性

李仙先生遺稿

卷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本其父文靖公夷簡知爲公輔之器通判潁州郡守歐陽文忠公與爲講學之友元祐初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溫公同心輔政溫公卒獨當國時科舉專用王氏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公始令改用古今儒說文體爲之一正初與王荆公善荆公意其必助己而公數列其過失以故交不終嘗上言人君當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又嘗陳十事皆有合於責難陳善之義則其學之體用兼備可知已正獻長子熒陽先生希哲始學於焦千之學於泰山學於康節與弟



希績希純又並事安定於太學時伊川方同舍年相若後心服伊川首師事之正獻之孫則東萊郡侯好問縣令切問皆希哲子克衍家學而羣從若和問廣問並登和靖之門者也正獻曾孫以好問子紫微先生本中爲最著其學得之家庭徧叩游楊之門又與其弟駕部彌中同師和靖一時兄弟行如稽中堅中咸與焉正獻元孫大器大倫大猷大同並彌中子亦隨諸父學於和靖而家學則多受之紫微正獻六世孫成公祖謙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三先生游與朱晦庵張南軒二先生

季仙先生遺稿

九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友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呂氏之學至此遂集其大成本貫東萊自好問始居婺州而本中與祖謙學者俱稱東萊先生後乃以大小東萊別之其弟忠公祖儉以兄爲師不愧二難之目嘗監明州倉時甬上楊袁沈舒四先生方以所學提倡後進及舒宦游而祖儉赴官遂與講會甬上蓋其過化之地至今人猶稱之祖泰性疏達尙氣誼學問該洽祖儉以言事移置瑞州徒步往省留月餘嘉泰初劾韓侂胄配欽州侂胄誅詔雪其冤授迪功郎監南嶽廟正獻七世孫喬年康年延年皆

克守其家學喬年爲沈端憲壻亦嘗游朱子之門則呂氏之後勁也若藍田之呂六子五登科而大忠大防大鈞大臨俱遊張程之門以其宗支旣別尙不與並列焉嘗攷學案所載諸宰輔家北宋如范文正公仲淹與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孫正平正思凡七人范蜀公鎮與從子百祿從孫祖禹從曾孫沖及百祿之後仲黼子長子該沖之後大治凡八人南宋如史忠定王浩與子彌堅從子彌忠彌鞏彌林孫賓之守之定之及彌鞏之孫蒙卿凡九人張魏公浚與子杅杓孫忠恕曾孫洽從孫庶及庶子圯凡七人趙忠定公汝愚與子崇憲崇度崇模崇實孫必愿曾孫良淳凡七人儒風蔚起輝映後先其有光於宰相世系表者多矣而欲與呂氏媲美儷蹟猶未可同年而語也是則正獻之遺澤孔長爲古今所罕有豈特趙宋一代之冠哉

季仙先生遺稿

九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述孔孟言性大旨

孔子言性近孟子道性善性近云者卽人性皆善之謂其有善不善者習使之然也惟其習之相遠子故對舉相近以明性之本善非謂性有美惡之不同也然則孟



子性善之說實宗孔子然而孔子則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移之上知惟其善也不移之下愚得非惡乎孟子言人無有不善則下愚之說非歟不知孔子所謂下愚卽孟子所謂自暴自棄者自暴不可與言自棄不可與爲是皆自絕於善者孟子直不以人類目之矣夫

李仙先生遺稿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既曰非人而尙與之言人性乎哉且亦思五穀之種夫人而知其美已其有不美皆蕪稗之類卽不得謂之穀種人性之善亦猶是也其有不善皆禽獸之類卽不得謂之人性夫不觀虞有四凶天下謂之渾敦窮奇檇杻饕餮楚有越椒子文謂之熊虎之狀豺狼之聲是皆顯斥其爲禽獸又奚怪其性之惡哉若猶是人也譬亦允若象不格姦亦不可謂非性善也由是觀之孟子性善之說固別乎下愚而言之而孔子下愚之目亦豈復以人數齒之姓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類是也特辭氣

之間孔子出之含容孟子出之嚴峻耳至言性大旨則初無有彼此之異者乃若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言性有三品卽程張朱子皆據性善以立言而有義理氣質之分究疑人性未嘗無惡噫性惡者而猶目之曰人耶是使下愚暴棄之流得肆然自立於人世設有罪其惡者必將曰非我之罪也性也其與於不仁之甚殆亦諸子所不及料歟總之聖賢垂訓皆寓勸善懲惡之意而言性其大端也

### 述浙中程學

李仙先生遺稿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程子得周胡兩先生之學倡道伊洛其時從者數百人聞而知之者不下數千人而求之浙中亦得十之一二試擇其最著者而述焉其弟子之及門者常山則有若劉質夫永嘉則有若周浮沚許橫塘戴明仲鮑商霖沈彬老劉元承劉元禮昆季瑞安則有若謝用休潘子文平陽則有若陳貴一陳貴新昆季此數子者常山之劉受業最早而尤見契於大程及永嘉之周許皆與同學尹和靖楊龜山輩齊名者也其弟子之私淑者昌化則有若章升道鄞縣則有若高抑崇定海則有若沈公



權臨海則有若石子重陳壽老開化則有若江邦直建德則有若喻子才永嘉則有若蔣元中此雖皆未及門而抑崇元中聞見尤廣實與及門無異至程學再傳由和靖尹氏而得者餘姚虞仲琳而外惟金華呂氏一門稱獨盛焉煢陽希哲本師事伊川自希哲之子好問始居婺州與其弟切問及羣從和問廣問並登和靖之門孫本中弼中一時兄弟行如稽中堅中咸與焉曾孫大器大倫大猷大同並弼中子亦隨諸父學於和靖迄元孫成公祖謙宗洛兼關而其學即本諸家庭用能集其

季仙先生遺稿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成又若由龜山楊氏而得者則有鄞縣之趙庇民慈谿之王彥穎奉化之童持之金華之王師愈江山之徐誠叟衢州之柴懋績柴元振昆季瑞安之宋廷佐亦皆一時之選此浙中程學之大略也合觀全浙世傳之盛端推金華呂氏而及身親炙之士則莫盛於永嘉當紹興末伊洛之學雖稍息而鄭文肅伯熊復能聞風興起與其弟伯英伯海並究經學故永嘉之學遂宗鄭氏至朱陸二夫子出其學雖有異同而並以程氏爲宗由是浙中之宗朱宗陸者靡不祖程不可謂非洛學之支流

也

義

論語詩三百章講義

魯頌駟之詩曰思無邪夫子取其一言以蔽三百之全朱子集註云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善心惡者可以懲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夫曰使人誰使之詩人使之也曰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其體先得情性之正可知也夫子雖但言詩之體而朱子兼言其用能令誦詩者之情性一歸於正此所以發明詩教

季仙先生遺稿

一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善而詩之體無不正益見矣學者不察以思無邪專就誦詩者言彼詩人之思則不能無邪噫是何不善讀集註而誣詩人之甚也書曰詩言志孟子曰說詩者不以辭害志詩人而果有邪思其志先自害已何怪說詩者之害其志耶且亦思春秋之作曷爲由於詩亡乎蓋詩有美刺無毀無譽所以行三代之直道即所謂思無邪也至詩亡而天下無公是非孔子不得已作春秋故詩與春秋相終始幽王以前美刺在詩平王以後是非在春秋詩有邪將春秋亦有邪耶若據淫奔昏亂之作



謂其直探隱匿而播揚之曾無優游含蓄之意未免媒  
嫚刻薄而出於邪則魯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  
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又  
會於穀春秋何以書不一書絕不爲尊者諱耶然則桑  
中刺衛淫溱刺鄭淫東方刺齊淫詩人亦據事直書  
猶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欲令善人勸而惡人懼焉  
爾思何邪歟或曰鄭衛諸詩男女會合自狀其醜思焉  
得無邪不知鄭衛不皆淫奔之詩聞有一二大抵賢人  
君子憤嫉而作斷非其人自敘之辭何者羞惡之良有

李仙先生遺稿

百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同具人卽閒居無所不至未有不深自蓋藏而竟津  
津樂道之亦必無是理且苟樂道穢德旣彰豈但邪思  
而已哉學者動以鄭衛諸詩爲淫奔者所作此則鄭樵  
倡其說而朱子從之不爲無誤者耳若此章集註朱子  
初不存是見吾願與學者明辨之也

論語大德不踰閑章講義

聖門子夏稱篤信謹守居文學之科晚年設教西河門  
弟子務習灑掃應對進退之儀知其生平規步繩趨斤  
斤焉守經不失者也乃日者有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

入可也意果何居乎朱註云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  
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外註吳氏云此章之言不能無弊蓋疑細行不矜終累  
大德雖曰小節亦正有不可出入者雙峯饒氏云此章  
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律己之道雖一毫不  
可放過若於人則但觀大節大節旣立小節或有出入  
亦未可瑣屑議之是子夏之言洵足爲觀人之法旣而  
知此蓋古語子夏引之非言觀人之法而實求進於達  
權之學也考晏子春秋云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

李仙先生遺稿

百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屨  
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  
者晏子退見仲尼仲尼問之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  
臣有位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  
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  
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又考韓詩外傳云孔子遭程本  
子於剡之間傾蓋而語束帛以贈子路曰由聞之夫子  
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合  
觀二書所言皆應變之法似乎非禮而要在禮中然則



小德出入云者非冒昧從事之謂其謂或出或入始終不踰大德雖行一時之權而仍不失乎經也且熟玩可也二字其於出入之際具有斟酌蓋天下事不外理與情容有不能二全之處入乎情必出乎理入乎理必出乎情此際孰輕孰重惟在衡量於臨時當其可而出入之即所謂出入可也孔子不為衛君而卒為公養之士與夫見南子往公山魯人獵較亦獵較豈苟焉哉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已矣子夏晚有得於希聖之學始恍然於小德之不必斤斤是以追思彝訓慨乎其言之以視

季仙先生遺稿

百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

讀張子正蒙太和篇

張子之學自中庸入閒亦旁參佛老後乃反而求諸六經而於易尤加研索之功久之有以知佛老之所謂道皆道其所道佛老之所謂性皆性其所性而非聖人語

性與天道之極於是本易之乾坤中庸之大本達道作正蒙一書而於太和篇發其端焉篇內大旨以有無混一為主其曰太和明天地之氣陽降陰升而細縕也其曰太虛明天地之氣陽升陰降而閉塞也細縕固氣閉塞亦氣太和者氣之妙用太虛者氣之本體故曰虛空即氣是知天道太虛無形而氣寓猶人道至靜無感而性存形而下者客形也感而通者客感也其形與不形感與不感莫非二氣之所聚散故於四時為寒暑為晝夜於百物為屈伸為生死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實皆乾

季仙先生遺稿

百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坤易簡之理即推而至於風雨雪霜山川品類凡天地閒法象雖曰神化之糟粕而同出於太虛故聖人仰觀俯察本性道為文章以垂教萬世蓋原其始固非自無而至有而要其終亦非自有而至無然則天道也性命也一而神兩而化至中至和包羅萬有而焉有所謂無者哉若夫空空之釋氏不知太和細縕之故謂萬象皆太虛中所見之物以山河大地為見病是無即是有有不異無之說也元元之道流不知太虛即氣之故謂虛能生氣一若虛無窮而氣有限是有生於無無而為有



之說也嗚呼彼佛與老夢幻恍惚不盡其性不深於易不明乎三極大中之矩其意主於無亦無足怪獨奈何世稱儒者往往尤而效之窮高極微不辨幽明之理好爲有無之分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其不足語窮理之學明已張子之言大略如是竊復反覆其書而窺其意之所在蓋陽闢佛老之主無而隱似不滿周子無極之說程朱極稱其西銘而以此書爲未安顧其言皆由苦思力索而得誠有艱深不可測者至若以太虛爲體太和爲用混有無而一之無所謂無則固不偏不易之至論未可因程朱二子之所瑕疵遂鄙棄而弗深思其意也

讀韓子原道

唐憲宗朝迎佛骨入大內上表極諫厥惟韓子貶潮而後更無一人敢言當是時王公士庶奔走讚歎轉相效尤民業爲之頓失聖教爲之不昌傷風敗俗莫此爲甚韓子不恤一身之貶謫而憂天下人心之惑之深乃思佛氏之無父無君其弊實由老氏之小仁義去仁故無父去義故無君則欲闢佛氏不得不兼闢老氏此原道

李仙先生遺稿

百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篇所爲大聲疾呼而作也新唐書本傳云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功與齊而力倍之自愈歿其言盛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可謂紀其實已厥後宋儒亦極稱之如程子云韓子亦近世豪傑之士孟子而後只有原道一篇如朱子云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是二子皆有取於原道之文而惟博愛謂仁一語則程子嘗曰仁是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爲仁朱子亦曰仁當以體言若云博愛則言用矣後儒遂據爲定論而吾竊不能無疑焉夫博愛語病謂其過仁之量則有之謂其舉情遺性舉用遺體似未也何者愛之在人猶喜怒哀樂也其爲性情爲體用祇分未發已發之間愛未發卽是性是體愛已發卽是情是用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愛卽仁也又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知人而愛人在其中是愛不必見於情而著於用也則以博愛爲但就情與用而言恐未足以服韓子也曷言乎其過量也博施濟眾子貢以仁爲問夫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則博愛之仁非過量之仁乎且曰堯舜猶病明非子貢所能及

李仙先生遺稿

百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猶恐好為其難流於兼愛者之所為故復告之以欲立欲達切求諸己蓋仁不可舍己而從人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立愛之道貴有差等孟子所謂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者是也今韓子遽言博愛殆未明夫子切己求仁之旨而適蹈子貢之病歟又嘗觀韓子讀墨篇言孔子以博施濟眾為聖同乎墨子之兼愛與夫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數語噫此其所以有博愛之說程朱二子所由以是責韓子哉然韓子所欲闢者佛氏也佛氏所以惑人者謂能普濟也則欲移其惑佛之

季仙先生遺稿

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轉而歸儒非言儒者之道亦甚普濟不可也故發端極稱博愛篇中又詳言聖人勤民靡所不至則凡士農工賈各安其分求皆有益於得何必解衣散錢焚頂燒指徒苦而求諸無益之佛哉即其讀墨篇亦取墨能愛人足與同力闢佛為吾道之羽翼遂不覺援墨而入於儒然則韓子之過亦君子之過也至於北溪陳氏極詆韓公學無源頭且述朱子語謂其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遂不覺為大顛所動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日排佛之說此則韓子與孟簡書具在必有能辨之者

弗申論

讀程子定性書

學者多稱明道先生一團和氣竊謂先生之為人善於養身平生處世接物殆有樂而無哀有喜而無怒者歟及觀其與張子論定性乃知先生和氣初非無怒而但知有喜無哀而但知有樂者也凡人必性定於內而後用情能當乎其外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和之為和不第當喜不喜當樂不樂者非和也即一於喜一於樂者亦非和不第一於怒

季仙先生遺稿

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於哀者非和也即當怒不怒當哀不哀者亦非和然則當乎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者非即所謂一團和氣乎非定性者而能用情如是之曲當乎孔子之於譖愬兩不行焉孟子之於橫逆三自反焉蓋惟廓然而大公故不患人之干我以私惟物來而順應故不患人之待我以逆夫豈或用智於其間哉亦由其有定識以至於有定性焉爾大學所謂知止而后有定者是也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是有意於絕外誘而反亂其性者是不知性無內外靜亦定而動亦定者也夫至危至急之



地或忽出奇焉無理無情之事或別有故焉破格而爲之不能膠柱而斷之也此惟定性者爲能然也吾於先生一書見之矣

### 讀雜卦傳

雜卦傳大過以上卦皆反對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朱子謂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蔡節齋謂例宜反對協韻爲序今以其例改正之固皆有反對之義然易義無窮聖人所以名雜卦之心尙未識也今案前三十卦仍以乾坤居首天地覆載萬物之義也移下經十

李仙先生遺稿

百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卦於前者損益是否泰之先幾損而後否益而後泰也震艮兌巽二少生二長卽天地生成之派也萃四升三卽臨觀之初上往來也晉明夷井困居前三十卦之終者天運循環由盈而虛無不危不亂之理故以明夷困終焉後三十四卦仍以咸恆居首夫婦成人道之義也移上經十二卦於後者否泰損益之之終局否乃損極泰乃益極也坎離中男中女卽夫婦室家之義也同人大有需訟卽坎離之上下於天也大過頤有坎離之象也小畜履之三四卽同人大有之二五往來也夬居

後三十四卦之終者人道循環由亂而治君子盈朝而主臣一德小人盡除而元凶授首湯武放桀誅紂之世乃足以當之上陰去而乾道乃全依舊乾坤清明之象故以夬終焉學易者體之其私欲淨盡天理充滿由六子而復乾坤之候與又自乾坤至未濟亦不先後循序而錯雜以列於中間以是知雜之爲義前反對末後亦可反對以觀末後錯舉前亦可錯雜以舉至句法整對之外有多寡不倫卦名先點之外有先發其義亦聖人舉一例餘變換不拘之意且讀雜卦傳能會得夫子之意卽是明一部易理知以此傳結全部易也

李仙先生遺稿

百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讀湯誓

伐桀之誓在今商書爲第一篇詞嚴義正無可增損且其文首尾完具焉得更有散佚見諸說哉乃周秦人所引湯誓居然有出今文外者先輩徐柳泉以爲別自一篇而不在今湯誓中其說本於王西莊先儒以爲今湯誓之佚文過矣書中如論語堯曰篇國語周語上篇墨子七患篇又尙賢中篇又兼愛下篇尸子綽子篇荀子大略篇呂氏春秋順民篇凡八條皆采自周秦古書中



其善書之人皆在秦火未焚之前得見古本湯誓者而不意自漢至今二千餘年凡讀論語者無不以予小子一節爲商湯伐桀告天之誓此其謬誤實始孔君而班孟堅韋宏嗣成之孔君論語注曰此伐桀告天之文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殊不知偽誥剽竊論語顛倒離合盡用其文其說正與孔君伐桀之說脗合而墨子引此書則明稱禱旱反與孔君伐桀之說相去萬里也況墨子引此書明明有今天大旱四字既引書詞又明明有以身爲犧牲祠說於上帝鬼神諸語而必以伐桀告

李仙先生遺稿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注釋論語真不解其何心於是以意解元牡謂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至班氏諸儒作白虎通承用其義三軍篇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夫既將誅得而後爲王則未王之前何得僭告上帝既告上帝又何愛於夏禮而惜此一變也至韋氏解國語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又云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夫兩書同名湯誓韋注國語而未見墨子其解爲伐

桀之誓無足怪者特伐桀之誓首尾完好而誣之爲散亡則武斷矣後來朱氏彝尊謂是湯誓逸句無疑毛氏奇齡謂舊來湯誓原有爲今文湯誓所無者皆不知而強作解人之言今摘其必不可合者如伐桀誓中一則曰有夏多罪再則曰夏氏有罪卽商民之不欲往者亦以爲夏雖有罪虐不及我故曰夏罪其如台非謂夏王之無罪也而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不忍夏民之受虐故必往正其罪所謂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者也是則伐桀之舉全爲討罪起見今此誓不稱夏罪而忽曰朕躬有

李仙先生遺稿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罪又忽曰萬方有罪又忽曰罪在朕躬然則當日大興問罪之師將往而伐朕躬乎但卽國語所引湯誓四語已與伐桀之誓方柄而圓鑿如此卽如泰誓亦以勝不勝爲有罪無罪而非以空言歸罪於己也歸罪於己無伐人矣而論語堯曰篇所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二語則是武王大賚告泰山隧之辭亦與伐紂時事絲毫無涉僞書不學無術妄竊其語入之泰誓又竊伐桀誓中語加今朕必往四字夫上云夏德若茲下云今朕必往詞明而義順也若上云過在予一人下云今朕必往又



將焉往乎然則伐桀之誓孟子嘗引其時日曷喪二語  
明稱湯誓必無誤者禱旱之誓周語引之墨子尙賢引  
之皆明稱湯誓亦必無誤者固並行而不悖也

壽鏞案先生當時有代人著述者是篇有先輩徐  
柳泉語詢知廣馥乃代徐郭作而原稿固先生親  
筆也

跋

跋讀朱隨筆

此陸稼書先生所著先生學宗朱子以居敬窮理爲主

李仙先生遺稿

夏三四月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  
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至師心自用墮於老佛  
者幾希與朱子所慮後學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  
理之煩同一用意明乎此可以得先生之學卽可以得  
朱子之學朱子集宋儒之大成同時惟金溪陸氏相爲  
冰炭其後餘姚王氏祖金溪之學先生生乎其鄉而力  
闢王氏爲禪學謂王氏之病在認心爲性蓋先生得力  
於朱學者深已故論者謂朱子之統自明薛敬軒胡敬  
齋後惟先生能得其正宗云其書於朱子全集二十九

卷以前人所共知者不復論列自三十卷至一百卷以  
及續集別集偶有心得而條析之俾學者知所折衷則  
不特爲朱子之功臣而直爲千古學者示以從入之門  
徑誠有志希賢者所當深思而熟玩焉儀封張清恪公  
始得此書於先生之壻曹君宗柱刻之閩中今則流播  
海內人有其書足以見先生之學宗朱子而能得其要  
領者也先生所著有四書大全困學錄續錄松陽講義  
古文尙書考讀書志疑讀禮志疑禮經會元注戰國策  
去毒呻吟語質疑衛濱日鈔問學錄靈壽縣志三魚堂  
文集而此書尤於朱學得其精要學者欲讀朱子之書  
又安可不讀此書哉

李仙先生遺稿

夏三四月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後

邵子觀物內篇書後

世稱邵子精於數學此觀物內篇則明明言理特言理  
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  
理數之所在皆理之所在也邵子之言曰道爲天地之  
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  
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又曰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



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夫合天地古今之理數有以觀其通雖曰觀物而希聖之學實不外是此篇大意以孔子爲宗其言天地萬物變化感應本乎自然卽孔子天不言而時行物生之旨也其言世道升降天時之有消長聖經之有因革皆氣運所推移卽孔子百世可知之說也蓋天地萬物之數不能逃乎理天地萬物之理不能逃乎聖人理之於聖人不能逃乎孔子故曰余非知仲尼者學爲仲尼者也仲尼之業不世之業也有不

季仙先生遺稿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之業而無土以萬世爲土也嗚呼孔子之道小而無內大而無外邵子言觀物雖以物觀物實以理觀物以理觀物實觀之以孔子之道而已則此篇之作謂非希聖之學乎後儒未能窺其底蘊徒以數學目之失之遠已西山蔡氏嘗卽其篇內節目條分而縷析之又總舉其要謂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

一人而已非虛語也然但就其粗迹而言殆猶未知邵子之精意歟

原

原誠

誠者性之德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一太極也其靜也無而其動也有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盈天地間皆此實理之所充周爲物之終始而不誠無物故萬類莫不相感以誠然而人各有誠卽人各一極而有智愚賢不肖之不齊者何哉蓋誠無爲而幾有善有惡其幾之動而善

季仙先生遺稿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爲道心其幾之動而惡者爲人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不明乎善卽不誠乎身矣由是危者愈危微者愈微逞物欲之私而害天理之公習爲固然曾不悔悟此賢智者之所以日少而愚不肖者之所以日多也然此愚不肖者亦豈遂汨滅其誠哉特自棄其美玉而置之泥塗中耳使其猛省一旦出之泥中而珍之席上則美玉依然美玉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是知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絕其所本無還吾所固有閑邪則誠自存誠  
之者亦擇善而固執之以去其舊惡而已矣若夫至誠  
如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者惟天  
下至聖足以當之是故高明覆物天之至誠也博厚載  
物地之至誠也至聖贊天地之化育人之至誠也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斯可與天地參於是天地人三極之道  
以立而合之卽一太極焉實則爲性之德一誠不變焉  
而已周子通書言誠與太極圖相表裏者其卽此意也  
夫

季仙先生遺稿

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季仙先生遺稿



季仙先生遺稿補遺

目錄

慎獨說一

慎獨說二

戊象六甲五龍相拘絞說

從革作辛說

論語九思說

四端說

王降為風說

季仙先生遺稿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氣質說

門左右義

原志

讀鄭風

薛文清讀書錄書後

跋禮書

跋爾雅翼

跋北溪字義



季仙先生遺稿補遺

清鄭徐時榕季仙著

慎獨說一

大學中庸各言誠大學言誠意原其始也中庸言誠身要其終也而為好善為明善其功則一主乎慎獨慎獨云者於己所獨知之地而慎之也朱子析義於大學謂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於中庸謂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蓋皆言幾之宜審熟玩二註其說本於周子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又曰寂然不動

季仙先生遺稿補遺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誠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幾微而幽動而正曰道邪動辱也故君子慎動又曰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其神乎此說也何說也即大學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而皆歸本於慎獨之說也朱子兩析慎獨皆以審幾為義有以夫

慎獨說二

慎獨一語大學中庸皆有之大註析義不外幾之宜審乃反覆二書竊有見夫聖人至誠而曾子子思思誠各

得聖道之所在故其為說不同即同此慎獨一語意亦各有屬也不揣固陋就二子大意而一詳之慎獨之說在大學者君子自格致而後既知好善惡惡而猶恐意未誠也乃竊自警曰吾慎毋徒好徒惡以自欺也其必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實能為善去惡而始得謂之真善真惡焉此君子不敢自信之心有如商先王檢身不及衛大夫寡過未能者心至虛也所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且自欺之小人亦豈不知善當為惡當去哉以為是閒居獨知地也我為不善人不我知且

季仙先生遺稿補遺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恃其揜著之術可以欺人而人卒不可欺則自欺之無益也君子知其然故於其獨必慎之又慎焉蓋獨不慎意必不誠雖格致功深而後此正心修身齊家治平之事難復問矣此曾子慎獨之說也若中庸之說慎獨則以是為盡性凝道之始基言君子雖知道不可離戒慎乎不睹不聞使客感弗擾以深其體道之功而特恐己私忽萌有急於自見之意謂獨知之地至隱至微人不我見將逞其材智以徇外而為人是道不凝即性未盡其何以養中和之性情而完中庸之德行乎蓋日子







甲五龍戊能生之亦能制之有如固結而不解者故曰六甲五龍相拘絞也則觀戊之文雖不同二首六身之形似而釋戊之義亦何至魯魚亥豕之傳訛哉

### 從革作辛說

書洪範篇從革作辛從革云者孔傳言金可以改更猶木可以揉曲直孔疏曰金可以從人改更銷鑄以爲器也作辛云者傳言金之氣味疏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也按此從革作辛皆就銷鑄時而言攷蔡氏書傳從革與曲直猶潤下炎上皆以性言是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革非從人改更之謂又定海黃氏傲居集經說謂以金銀銅鐵百計煮之而不辛是辛味不由金之在火而得林氏尙書解亦云五行出於天地之間各有稟受之性金性堅利故從革爲味辛者乃造化之妙用是從革以體言作辛以用言皆本乎天地之自然而由人爲歷觀諸說與傳疏不同而經義要自允協特何者爲從革與作辛之故不之申論義雖協而旨未暢也論者謂金爲西方之行四時旺於秋秋以爲愁五音屬於商商言乎傷實主兵象常以肅殺而爲心乃知從之爲言就

萬物皆就革於金也左氏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

一不可誰能去兵蓋有盛必衰者物理之常物過盛而

當殺不能不受制於金俯就而聽其改革其氣烈故作

辛辛味委煞有令人不可犯之意說文所謂辛痛卽泣

出也要皆金之一氣相感召有如是者而復何疑乎從

革之作辛哉然是說也暢則暢已得毋失之偏而傷於

和乎夫金有金之德義中寓仁焉試思聖王用兵除暴

卽所以安良良醫調肺去濁卽所以留清蓋必先有所

取而後有所棄然則從者從其新之謂革者革其舊之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而非偏於就革之謂矣且金得土而成擇其精者而從之也久蕕不生衣革舊染之汙也一從一革皆其本性卽其爲味亦寓從革之理焉西陽雜俎云山有蕕下有金知天下辛味之物皆感金氣而生鄉黨記孔子不撤薑食薑爲辛物中之至烈朱子謂其通神明去穢惡非辛之爲味遇神明而從之遇穢惡而革之乎由是觀之金之一從一革而作辛猶木之一曲一直而作酸不由人爲而本乎天地之自然彰彰明已或云東齋集傳之言從革謂可因可革羣經平議之言可因可革是爲



從革獨非一從一革之說乎然曰可因可革猶有從人之見而又釋從爲因轉覺費解似未若一從一革言其自然而無煩旁引之爲安矣

論語九思說

魯頌一言思無邪無邪卽所以存誠箕疇五事思曰睿曰睿卽所以作聖蓋不思而得惟聖者能之大賢以下卽不能無思思也者致吾之知以爲躬行之地而非虛擬妄想之謂也故思誠之君子思其所當思而初無出位之思焉約計其數蓋有九云視非不見也而或紫或

朱子語類卷之九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目爲之眩則思朱不爲紫奪而視以明聽非不聞也而或鄭或雅耳爲之易則思雅不爲鄭亂而聽以聰九思首在視聽者蓋耳目心思兼相爲用不聰不明凡有所思皆難爲功則欲竭吾心思不得不先啓其聰明耳由是而見於面者爲色恐其暴厲則思溫如風之和著於身者爲貌恐其惰慢則思恭如山之安君子思溫思恭欲其靜而有常也而且言宜慎則思法言巽言一主乎忠事宜敏則思小事大事悉持以敬君子思忠思敬欲其動而無失也至於一靜一動之間事事物物未必

洞識其理於是有疑夫疑則問焉而已似非若明聰溫恭忠敬之有藉於思者然而問道於盲問猶不問也則思得其人以問之而疑乃不著故因疑而問思亦居其一焉君子至此已私弗復萌於內而客感或得擾其外則又有逆來順應順來逆制之道在觸吾所惡而難忍者忿也忿不相下難將作焉君子思及夫難而忿有必懲則彼雖以逆待我而我仍應之以順矣投吾所好而可欲者得也見得不辨義必失焉君子思及夫義而得自不苟則彼雖以順誘我而我能制之以逆矣此皆君子思其所當思合動靜內外而交致其功者也總此九思歸於一誠以是致知可以戒欺而求慊以是躬行可以修己而安人養之於未發之前持之於方發之際存誠之學在是作聖之功亦在是夫豈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徒爲無益之思哉

四端說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是性之四德積於中者厚斯發於外者華人望見之其動容昭著盈溢不待言若者爲仁若者爲義

朱子語類卷之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者爲禮智知其德性渾全夫豈僅區區端倪可見而已哉孟子生戰國時正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之日其君以富強爲計其臣以戰陳爲事視斯民離散凍餒而死若無足怪嗚呼是豈尙有不忍人之心哉豈復知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之出乎其性哉孟子目擊神傷思欲一正其人心爲之稱堯舜道性善而聞者輒相與迂闊而非笑之於是知其陷溺已深不得已略性原情而爲此四端之說夫昭昭之多天之端撮土之多地之端卷石之多山之端一勺之多

孟子卷之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水之端也而及其無窮不測全體可由此而推孟子四端之說亦猶是耳斯時之人心旣皆以爲性惡雖日與言性善無補也姑就性之發於情者而指示之曰惻隱仁之端羞惡義之端辭讓禮之端是非智之端此心固人皆有之俾聞其說者卽此四端得以沿流而溯源灼然見心之可以爲善將恍然知性之無有不善何者根性之理難言而動心之端可驗由其惻隱知其必有仁由其羞惡知其必有義由其辭讓知其必有禮由其是非知其必有智使本無是理於其性何以有是端於其

心惟其有是端於其心斯可見有是理於其性故言性不如言心之易入也使一時諸侯王願安承教能擴此四端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雖曰見端而全德具在所謂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且仁爲四德之長庶幾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戰國之世可變爲堯舜之世此孟子殷殷救世之苦衷循循誘人之至意也無如一傳眾咻一暴十寒卒無有信任之者乃退而與告子公都輩發明性善之義以垂教萬

孟子卷之九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雖其時反覆辨難亦嘗卽仁義禮智之見乎心者以徵性之本善而不復以四端爲說亦以見四端之說實爲當世格亡其良心者一導其善機耳若告子諸人自可因用以明其本體而區區之端奚論焉

王降爲風說

四始風雅頌頌者宗廟之樂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有美無刺者也若風雅則有正變之分雅以言王政之興廢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風爲民俗歌謠之詩侯國政治之得失存焉則凡詩之係乎王政者屬之雅



係乎侯國者屬之風風之不同於雅猶雅之不同於頌明甚今以王詩而列於風豈平王東遷遂降而爲侯國乎學者疑之說者謂東遷後政教止及畿內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也不曰周而曰王使天下猶知有王亦以見西周之不復也降爲風者王跡熄也其說是已然而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甚且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以視平王微弱似猶不至此則其詩何以謂之雅而不謂之風乎或曰王室卑者非微弱之謂其謂洛邑地勢卑下天

悉雀遺稿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有事則腹背皆敵非若西都險固得居高馭下之勢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地勢然也故成王居洛邑遷頑民於成周復歸西都蓋洛邑東都之營周公以其居天下中便於朝會而非以爲定鼎之謀平遷東都失其地矣其勢不可振而有爲王故降而爲風耳顧獨不聞孔子之言乎如有用我吾爲東周東周可爲卽西周可復使東都非可爲之地孔子豈欺我而乃曰吾爲之哉且使西都之地可爲何孔子靡國不至而獨西行不入秦乎後世形勢之說其不足以論王爲風也有斷然者然則

王之不爲雅而爲風將無說以處之歟殊不知風者風也侯國之詩謂之風卽爲王而作而遠於王城之詩亦謂之風觀夫七月鴟鴞爲周公遭變居東時之詩及凡詩之作於東征東人者其地既遠乎王城其詩遂繫之幽風可知已蓋黍離諸詩大抵西周都人士與東周大夫至西周者之所作也平王雖東遷其故家大族尙有存者凡有憂傷感思之作去王已遠與列國之民俗歌謠實無以異詩於是而列於風矣然其地則依然昔日之王城也故雖風也而仍繫之以王則讀王詩者亦知

悉雀遺稿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平王遷東都以西人之詩爲風而已矣而又何他說歟王降爲風先儒之臆說也以爲是孔子降之則更大謬季札觀樂在魯襄二十九年爲之歌王實與國風並列其時孔子尙未刪詩而王已列於風則王爲風者非降也詩之體例然耳且若王風可以謂降將幽風亦可云降已何者周公七月陳王業之作無異召康公公劉戒成王之作乃公劉在雅而七月在風非降而何謂幽風七月之詩以言公劉創業之艱又在夏爲列國改風也而繫之幽不可以降言則大雅公



劉之詩獨非言公劉在夏后之世創業艱難乎其詩何以不入之幽耶謂詩爲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入之幽則文王大明諸詩皆周公所作何以列之雅而不盡入之幽耶然則詩之體例在王所者之詩爲雅凡遠乎王所者之詩爲風似無疑義已

### 氣質說

人稟天地之性以生而氣質隨之氣質者人心道心所由分也性無不善道心動而善人心動而惡氣質之分於是爲性累而性爲之不齊夫猶是心也何爲道心何

李仙聖遺稿遺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人心皆其心之所自知也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循乎理者道心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徇乎欲者人心也人能以道心爲心而氣質自化而爲和人苟以人心爲心而氣質卽變而爲厲氣質無知亦視此心爲之主與否耳氣質聽命於心者爲聖賢心聽命於氣質者爲庸愚此非性之殊而氣質馴與不馴之異也顧人孰不願以聖賢自居而卒甘爲庸愚者由心無逆制之權而縱欲偷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若

無舵之舟無銜之馬飄蕩奔逸迄無底止而氣質遂昏迷駁雜而性不可復嗚呼是豈氣質之罪哉實心不能自主有以使之然耳今夫水之在山瑩然湛然未嘗不清也及出山而至於汙下之地泥塗混之源雖清而流斯濁已然一加以澄治之功而濁者可使之復清人性中之氣質亦猶是也方其寂然不動氣質之明粹自若也及感於物而爲物引氣質因之而昏駁矣然明粹者其天昏駁者其人人者克則天者復於此而欲逆制此氣質非盡其心存其心不爲功且夫大木必斷度而後

李仙聖遺稿遺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材璞玉必雕琢而後成器氣質必變化而後成德故聖賢之性非遠過於庸愚卽氣質亦非大異於庸愚也而視聽言動必以禮喜怒哀樂惟其和無時或放其心無地不用其力有如天道左旋而行彌健者積而至於睥面益背無非溫蒸之象焉此無他逆制之功深人心之危者安道心之微者顯而氣質退聽於無權也譬諸鏡焉天地之性鏡之光明者也氣質之性鏡之塵垢者也塵垢固藉滌除而光明亦事拂拭少有閒斷光明一變而塵垢已試觀堯之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湯之



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乃知德性渾全者猶如是其殫心也而況氣質之有偏剛偏柔者乎旨哉橫渠張子之言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其論學也必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爲先蓋有見乎其大者矣

### 門左右義

古人門制有棖有闌蓋門兩扉扉兩旁各有木謂之棖當兩扉之合處又樹一木以當扉常設而不動謂之闌於是闌之東西出入是門者有門左門右之稱焉汪氏

卷之五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份曰門以向堂爲正自外而言東扉爲右扉西扉爲左扉君臣出入恆由右扉則固就東扉而言此以闌東爲右闌西爲左左右有定之說也論者以爲天下東西有定而左右無定當其自外而視內闌向北則闌之東扉爲門右不待言及自內而視外闌向南則門右不又在闌之西扉乎故饒氏雙峯謂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則皆由右出以闌西爲右入則闌東爲右郝氏仲輿亦爲闌東西自定左右隨身出入君自內南面東出爲闌左入由西亦闌左

也臣自外北面東入爲闌右出由西亦闌右也按秦金匱通考則謂二說皆誤曲禮言闌右燕禮言門右據門闌爲左右則左右皆有定未聞隨身出入爲左右也君臣常時出入皆在闌東未聞爲君者東出西入爲臣者東入西出也總之東西但別賓主而不別君臣左右有定所而不隨身之出入辨論與汪氏之意相合顧觀於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臣入君門亦有分東西左右者知不獨主人入門而右就東階賓入門而左就西階矣至以門西爲左門東爲右皆有定所其說固是而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其曰西面是明明在闌東而以闌東爲門左既以闌東爲門左自必以闌西爲門右則門左門右隨身而定之說亦未可厚非究之其義各有所屬也蓋兼出入而言皆以入爲主固當左西而右東若專就出者而言則以出爲主又當左東而右西門左右本無定特非隨身出入之謂耳

卷之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原志

心之所之謂之志志者氣之帥生人之理所從出也猶



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也源不濬則流息本不植則木槁志不立則氣餒而人之生理亦絕焉何者志之在人根性而生有善無惡者也試遇鄉人而目之曰子爲善人未有不色然喜是本有善於其志也又試遇鄉人而目之曰子爲惡人未有不色然怒是本無惡於其志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孟子曰士尙志蓋有志卽爲聖賢無志卽爲庸愚故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孔子憂之憂其無志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孟子憂之亦憂其無志也一

香齋遺稿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且有志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所謂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所謂舜何人子何人有爲者亦若是志之在人不大可恃乎哉然而鈞是志也有道德勳名之別焉加卿相之位定四海之民澤及後世功冠一時君子樂之存其志而弗求得之不得曰有命以其求在外者也所謂勳名之志也若夫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入孝出弟守先待後是誠求在我者君子志之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所謂道德之志也志在道德者勳名不足以累其心志在勳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

心君子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自不能奪也然徒有虛願而無實踐雖曰有志與無志等

讀鄭風

經傳中淫字之解甚廣釋鄭聲者何獨取男女媾狎之義夫子所謂鄭聲淫者言其聲非言其詩也鄭詩不淫馬氏端臨言之詳矣聲淫猶樂記論五音所謂怙懣所謂慢焉耳非謂詩詞皆淫奔之作也宮商角徵羽迭相陵謂之慢春秋之世上陵下替財匱民勞莫甚於鄭宜其音益怙懣而比於慢也如以淫爲男女相亂之詞攷

香齋遺稿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於鄭實無其跡春秋傳所載若齊之襄簡及衛宣蔡景宋文陳靈楚平之爲君與魯慶父襄仲宣伯季魴侯衛公子頑晉趙嬰齊慶克慶封盧蒲癸楚公子元陳儀行父之爲臣則鄭之君臣從未之聞惟文公有報陳媿一語若南哲之爭則疆委禽焉未嘗亂也上無好者下安得有甚者乎小序於鄭詩目以淫奔者東門之墀滌洧二篇而已餘則並指時事朱子以其無確據概不之從然目以淫奔亦無確據也且鄭詩非淫奔亦不可謂之無據春秋襄二十六年齊侯鄭伯爲衛侯如晉晉侯



兼享之子展賦將仲子矣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賦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昭十六年韓起聘鄭餞宣子於郊子蠶亦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擗兮蓋舉集傳所目爲淫奔者當時賢士大夫已盡賦於盟主君臣之間其非淫奔固可確然無疑否則伯有之賦鶉奔趙孟卽斥之以爲牀第之言非使臣所聞矣況仲子之仲孟姜之姜尤有明據者哉朱子誤以鄭聲爲鄭詩固可疑矣然說者謂鄭聲自淫鄭詩自正不無可疑豈有論其詩則

香山知不足齋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忠臣孝子語其聲則里巷狹邪者乎蓋夫子所放者別有所謂淫聲而非此二十一篇之謂也春秋時鄭簡公以師觸師蠲賂晉悼矣後又以師筏師慧賂宋慧亦自云淫樂之矇意必當時新撰一種淫哇以媚強國而聲遂流傳凡當時之淫聲豔曲皆謂之鄭聲聖人刪詩之後廢歌猶在人口不能驟奪其所習而便之一歸於正爲邦者偶一不察足以亂樂故夫子亟欲放之也魏文侯以鄭衛之聲爲新聲子夏亦以爲新聲此二十一篇自桓武以來卽有之豈傳之戰國而反以爲新者哉新

聲云者新造之聲代有創作俱謂之鄭聲以淫樂始於鄭也所謂奸聲以濫優雜子女不知父子者又考漢志云鄭聲施於朝廷哀帝時鄭聲尤甚而左延年之徒以善鄭聲被寵隋書安馬駒曹妙遠等能造曲多習鄭聲豈三百篇之聲不傳鄭詩獨傳於後世乎然則鄭聲別有其聲而非此二十一篇也若此二十一篇班固惟以出其東門溱洧二詩徵風俗之淫其餘多忠君愛國之意思賢懷人之作音節雖優柔本體自剛直而直指爲淫所未安也

香山知不足齋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薛文清讀書錄書後

河東薛文清先生在明初得宋儒之傳與方正學齊名正學接踵金華首倡浙東文清則嗣響月川奮起山右一時有南方北薛之稱其學悉本濂洛關閩未嘗獨闢門戶文清是錄之作因張子心有所開不思則塞之語是以隨時錄其所得以爲省身克己之助書凡十一卷續錄十二卷所錄如云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纔舒放卽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合禮處便是復禮又曰靜中



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皆兢兢檢點言行間可謂學貴實踐者矣厥後得其宗旨者若閩御史禹錫張侍郎鼎皆恪守師說而侍郎又能搜輯遺集而傳之至於私淑之徒代不乏人若呂涇野柎周廷璽琦尤能遞衍文清之緒而崇仁高弟胡敬齋人品端謹學問篤實亦與文清相類著有居業錄與是書並為學者所推重敬齋學宗新安一主乎敬故以敬名齋文清字曰敬軒蓋先得其心之同然者文清生平以復性為宗先力行而後文藝人皆稱為薛夫子方其為大理時中官王

卷之三十一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振用事文清絕不與通款曲振恨甚然能陷之而終不敢殺之大節炳然亦足見白璧之無玷也惟其知石亨之專潔身致仕不在于肅愍大獄將定之日而在徐天全李文達許道中被陷之後見機之晚有不能不為文清惜者至於臨卒留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知文清晚年之所得者深矣是錄為其致仕後所成之書文清之學殆與年俱進姚江黃氏明儒學案節採其說意多不以為然則猶未免門戶之見而過為吹求也歟

### 跋禮書

此宋陳太常祥道所撰集之書書凡一百五十卷其於衣服宮室車旗械用之屬辨之有等其於冠婚喪祭朝聘射御之制言之有儀前說後圖條分縷析貫穿經傳明通簡要不同三禮之浩繁洵為窮經之鈐鍵也案太常從王介甫遊介甫說經喜創新義務勝前人故太常是書亦多摭擊鄭學如鄭君有天子五廟之說太常則引周官家語荀子穀梁傳謂天子皆七廟以闕之鄭君有禘小祫大祭不及親廟之說太常則論禘大於祫並

卷之三十一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及親廟以攻之鄭君有上帝即五帝之說太常則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以破之凡如此類不一而足其好為別解大抵習於風氣使然耳然當時晁公武李廌皆稱其禮學精博而公武為元祐黨家廌為蘇門賓客與王氏之學異趨其不以介甫故而廢其書則是書為一時所推重可知矣惟是公武稱其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核之紀文達四庫總目提要乃謂公武之說非實今觀太常自序云陛下曲加采聽特給筆札俾寫上進又其進書之表云陛下廣開宸聰過采士議謂臣久



專禮學粗成家言給筆吏於祕書鳩績工於禁局悉令傳錄上備觀覽等語則公武朝廷聞之之說確乎有據文達博覽豈并其序表原文尙未之見乎直抒臆斷殊可怪也

### 跋爾雅翼

此宋羅公願所撰集之書書中詳載草木鳥獸蟲魚考據精博體例謹嚴在陸佃埤雅之上夫小學進德之始不外大學格致之功羅公此書物則無形可遁名則無奧不宣實小學從入之門逕以爲爾雅翼誠哉其爲初

香仙先生遺稿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翼也公之從孫裳初珍藏之方回訪刻其副本行於世後元人朱霽重刻洪焱祖爲之音釋書凡三十有二卷釋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釋木四卷凡六十名釋鳥五卷凡五十八名釋獸六卷凡八十五名釋蟲四卷凡四十名釋魚五卷凡五十五名惟釋獸六卷焱祖記其七十四名與今所行本名數不符或亦傳寫之誤耳其書陳櫟謂其廣人識見處雖多而牽引失其精當者亦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於是刪削其書別爲節本案櫟著作有尙書集傳纂疏歷朝通略定字集三書

核所聞見曾不能望公之項背而遽欲糾公之失殊不自量節本不傳固其宜也惟王伯厚先生稱其卽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可謂品評愜當矣

### 跋北溪字義

安卿陳先生漳之龍溪人也爲朱子晚年高弟嘗讀濂洛遺書謂實接洙泗之統及聞朱子講道謂眞得濂洛之傳適朱子守漳得師事焉朱子告以根究義理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於是退加研泳凡二十餘年乃克合周程張朱之論以發明聖賢要旨其門人

香仙先生遺稿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雋錄爲一編曰北溪字義書中率以四書字爲標的旁參太極皇極佛老等目上下二卷凡二十六門每拈一字詳論原委旁引曲證上自性命道德之大原下及異端曲學之流弊逐一分疏無不綱舉目張與古今字書體例不同溫陵諸葛珏北溪席下士之一見是書恨晚謀諸趙氏廣其傳梓是爲初刻所稱永嘉趙氏本自宋迄明刊本不一其間舊板散佚增減互異國朝康熙間顧秀虎合諸本而校正之復錄補遺二則附嚴陵講義四則又附三則曰論朱子曰讀書法曰科舉之學頗



稱詳備四庫提要所載卽指顧本而言也今年秋鄞邑侯秦公嘉惠後學以近年新刻本分頒多士中有番禺李昂英題跋稱諸葛君尹番禺時刻以行世者今寧鄉道林黃氏重刻之核諸顧本上下二卷二十六門無少異其卷末附錄增有道學二辨及訓蒙雅言并程正思性理字訓等篇而顧本補遺二則又附三則則又黃本所無讀者可參觀而得之惟程氏字訓文義淺陋不當附入耳

季仙先生遺稿補遺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季仙先生遺稿補遺



此先大父季仙公遺稿也公性淡泊與先三伯祖柳泉中書先四伯祖子舟比部同負清望中書公藏書六萬卷公每黎明起手持一編迄夜分不倦先曾祖妣合葬時探柳不潔公謂精神有限與其爲揣摩功名之具曷若求安全魂魄之方遂不屑入場屋潛心地學以其餘緒於聖經賢傳多所發明言人所未言自光緒己卯至癸未積八十有一篇藏諸家憶達九歲而孤公命侍側讀毛詩旁積稿本纍纍大都公所手鈔四明學派鮎埼亭外編與漢宋元明學者遺稿也光緒壬寅先大伯父

季仙先生遺稿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伯華府君鄭重授達曰吾窮老無力於梓他日銀之汝事也達謹識之勿敢忘頻年爲餬口計奔走四方暇輒出遺稿重錄之聞諸伯父曰汝祖善爲文又善詩不多作作輒散去有捕虎行一首已刊入四明輔軒錄惟此所藏遺稿有關學術尤宜存然其閒有代人作者如述台學源流篇有樹風遊甬上語代臨海趙樹風作也如讀湯誓篇有先輩徐柳泉語代鄞縣徐郭作也如關雎說第一篇註首篇三兄柳泉先生舊說者稿本原註也蓋其時宗湘文太守莅吾郡創辦志文會公於暇日偶

代人作遺稿之刪定盡依公之手鈔本也蘆溝橋戰事未起前老友張君詠霓既倦政構約園於滬濱藏書綦富並搜求鄉先生遺文逸稿自漢唐迄清凡百餘種序而刊之名曰四明叢書時達羈職嘉興持遺稿請張君釐訂以入其所編之叢書二十六年冬嘉興淪陷諸籍盡棄僅遺稿隨身得勿失翌春奉母避滬恐遺稿湮沒續行分類編次日遺稿一卷曰補遺一卷張君刊入第七集矣今吾母又棄養身亦垂老學問謾陋不自刻勵一無展白負吾祖多矣原本精楷多爲先父叔昭府君

季仙先生遺稿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手錄對此能不法然民國二十八年己卯清明後一日  
第三孫正達謹誌







笑柳文鈔

二卷

光緒乙酉

星白署



蛟川張氏秋  
樹根齋錄存



芙村文鈔總目卷上

賦

叩元賦

藍賦

苦雨賦

鼠賦

蝨賦

九日望花村登高賦

圍爐賦

芙村文鈔目錄

論

南河東河北河所主論

擬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童子當識律論

議

親在外故樞回里不入門議

說

竈網說

疏

募化蜀阜寺疏

銘

孔妻梅妻司馬孺人墓誌銘

代

贊

明副總兵官嚴毅青來沈公像贊

并序代

記

重建糧長支祠碑記

代

安徽通志緣訖記

卷下

芙村文鈔目錄

書

與秋畚從弟論詞古書

上于邑尊停止挑掘北海塘外引河書

答家蝶莊孝廉書

與杏史張十書

與家同學秋宇主政書

與常鎮道李觀察蘭卿書

啟

上戴金谿侍郎啟



袁浦惜字會勸資啟

檄

討蚊檄

文

族高叔祖君樂先生清明祭文

詞

馬氏繹史題詞

引

浙紹公捐重關東越菴義塚地引

芙村文鈔目錄

三

花雨樓校本

為施縣尉鳴崗歸樞勸資小引

序

五十自序

重修蕭縣志序

張杏史寄廬圖序

張杏史四聲千字文序

平太宜人八旬暨冢君二漁刺史盧宜人六

十雙壽序

代

婁斯閻先生遺集序

送葉大古槎之京得官序

天醫神會序

讀燕策書荆卿事子後

文鈔兩卷所作先後不齊壹仿蕭選序次排編不  
敢紊躐也至體例不一唐賢太白集樊南甲乙等

集原不嫌雜入也時道光十七年四月二十日沈

豫識于漢讀齋之北園

芙村文鈔目錄

四

花雨樓校本

芙村文鈔目錄終



芙村文鈔卷上

蕭山 沈 豫 補堂

叩元賦 并序

昔孟堅據緒于幽通敬通抒慮于顯志賢人君子遭際坎凜輒有所作以敘鬱怒茲崎嶇多故未敢馳騫俊髦聊述情愫以賦之其辭

曰

伊女媧之搏人兮妙賢哲與蠢愚葆渾噩于中古兮嬉睢睢而于于迨軒黃之降軌兮鑿混沌以自娛神

芙村文鈔卷上

一 花雨樓校本

離舍以憊惘兮反逍遙而縈紆飾魍魎以詭譎兮哀  
獾豨而崎嶇騁含沙而肆毒兮顛迭遏而抑掄愴反  
覆之誕漫兮疇金石之不渝兀牛哀之變虎兮竟靈  
臺之模糊感吾生之蹇蹇兮獨抑鬱而誰語步鴻範  
之馮康兮偏抑塞以齟齬東女粉白黛黑兮先施毛  
媠慳慳而懼懼西缶曼聲淫韻兮虞韶湯濩毀棄而  
佃沮鴟鳴于嶠嶸兮鸞鷲鍛翮而莫舉修紅蘭之  
鮮美兮殮糝糠以爲精屏虞樽與堯酌兮繩康壺以  
代俎卻貂貉之溫輒兮服蜉蝣之楚楚私湛憂而酷

醜兮紛紆鬱而何言縱墨兵以隄疇續襄羊乎文園

疲神雜響惘志叟喧怵六籍之坐遷愕百氏之瀾翻

河圖何以負龍馬蜥蜴何以象乾坤孔壁鴻洞而緹

獵航頭錯出而囂奔韓齊魯之鼎峙兮毛公入室而

破藩慕高赤之立贊市兮惟邱明爲獨尊破大小戴

於几席兮臚列本本而原原惜古文之十七篇兮康

成註之而未繁闢爾雅之奧窈兮爲小學之戶門繫

孝經與論語兮實斯道之柢根吾昕夕之覃覈兮幾

新知而故溫繡繹經文衰鉞史志編年紀事以糾繩

芙村文鈔卷上

二 花雨樓校本

尙書春秋而虜柴班馬越煇而縝密范陳潔修而韶

媚晉書則剝落十有八家兮詔房褚許李而編次隱

侯奉命于永明兮載褻媵于小吏晒魏晉之包并兮

曰體裁其倒置彼子顯之疎蕪兮天文戶口之罔記

蟬聯姚氏之箕裘兮抽石室與金匱彼澹收二氏之

紊亂兮志記滲漏而莫備百藥續續先志兮窺掌故

之寥邃躋駮蚪牛兮抵牾詭異華贍于李兮博賅綜

悉南北轆轤而複沓兮辨腐史以論議新舊繁滅而

增損兮刻畫衰貶直道之將墜迄五季之乖舛兮歐



薛經蕭以尊歸嗟百花脫脫之期凡例兮參譚複疊  
而紛躋核遼金如一轍兮又何軒而何輕據十三朝  
實錄之文兮宋王叢燕而蕤萎懿鴻緒之初藁兮奉  
掌故以搜祕復有偏霸乘稗起居實錄炳琳瑯以青  
彤鬱蜚蠶而綺縟釐熾體裁搖演直曲括七十二代  
以還之興衰兮憬高瞻而遠矚甲乙剖判丙丁蟬駢  
道德黃庭之龍虎鵬搏鹿夢之蹄筌太元奧衍而奇  
倔韓非峭刻而孤騫鬼谷儵忽以恂恍荀卿支離而  
拘牽雖金丹之有號亦奚裨乎大賢更有九百叢書

芙村文鈔卷上

三

花雨樓校本

繁徵博引皇覽爲類書之緣起北堂亦古意之未泯  
珠囊玉海讀之而罕終金鑑元龜挹之而不盡信汗  
牛之充棟兮均足救管城之貧窘惟古人之與稽兮  
多鑿柄于俊髦守一篇以終老兮泥半解而自豪強  
夏蟲以語冰兮徒口舌之攪撓雖青紫之沈滯兮詎  
或改乎素操歎自古而皆然兮又何惑乎今之人相  
如以園令齋志亭伯以縣長終身歌冉耕之芣苢敗  
顏回之蘭榛君山鴻漸而羽倦敬通鳳起而翩湮孟  
堅備書以自值賈遠舌耕而逡巡馮都尉鵠髮于郎

署兮徒雷歎而吟呻賈大夫沮志于長沙兮空啼噓  
而遭迤更有懷如霽月行埒秋霜盼于騶而若疑矚  
鐘鼎于牝糠披裘五月兮渾涼燠之兩忘垂簾百錢  
兮著龜策于渺茫牽小舟以爲屋兮製藜繩以爲牀  
四愁咏于平子卻行傲夫楚狂類確錯以砥礪究莫  
叩乎醉蒼況夫處雁乏善鳴之術儕木爲不雕之材  
有北郭騷之困頓少東方朔之嘲詼蔡澤醜悍兮詢  
唐睢以自裁淮陰窮餓兮憐漂母以泣哀向文君以  
詹卜兮中心淫漫而疑猜羨騏驥之騁軌兮猥葵藿

芙村文鈔卷上

四

花雨樓校本

而鴛胎申亥之困纍纍兮徒延伫而徘徊雅不  
許以猪肝累故人兮又焉冀牛心之譽而舉擡勳宣  
聖之求可知兮師夏侯之明經縱爛柯兮殘局借異  
書兮一餅幻漆園無鬼之論恣孝標絕交之銘白雲  
繞屋青山當屏磨鸚眼兮麝馥煮蠟沸兮鵲馨雞談  
祝祝螢火星星午夢則攤書北臥卯酣則漱齒西冷  
推鴨腳兮盈案參鶴羽兮刷翎洵頤志而自得合絃  
荒而忘形歌曰守孔約而繩墨兮雖輜德而無亂寶  
裴謔而相訓兮誓不欺于明日苟耽躬于道眞兮知



雌守默而伴兔彼鴻飛之何篡兮聊自安於款段嘉  
曾子之歸耕兮眺白雲之浩浩懷北雁之遼闊兮廓  
夢魂之欲斷系曰人非金石寧久畱俟河之清徒懷  
憂富貴貧賤安吾素軀殼形骸長保護熊頸鳥呻非  
道腴淡泊恬靜神色都養情田兮凝二五修內美兮  
與天徒

揚班儔也 王南陔先生

鴻文無範恣于川 戴金谿先生

囊括四部非窮愁著書者比 王小穀先生

芙村文鈔卷上

五 花雨樓校本

藍賦 并序

庚寅九秋小莩有豫章之行道出嚴衢黃橋紫柑以  
外見有滿窖藍靛蔚然翠色凝睇者久之今夏寂寞  
人世讀趙邠卿藍賦略廣其辭賦曰

物有五色采自終朝覽詩人之比興擬騷客于雲霄  
鬪碧差韻襯綠難描葉葉相遮雖淺而艷生一握花  
花互映不盈而盼斷長條有客藍袍慙予白墨黃榜  
無緣紅綾徒憶倘逢垂眼翻嫌青勝于他只合拖裙  
莫道紅堪爲式遙山黛寫淺水雲晴非淡抹而殊韻  
亦幽致以多情對鏡兮覽鬢喜不類乎盧相之形生  
別有懷抱 毛春門先生

芙村文鈔卷上

六 花雨樓校本



苦雨賦 并序

廓乎獨居拋棄人事有稽康之九難怒趙壹  
之五噫自立夏後至小滿次及芒種無三日  
晴左氏曰天作淫雨害於桑盛麥亦言秋無  
乃敗于登乎遂綴詞而賦之曰

夫何天沈沈而四垂兮雲昏黑而綻獵山朝慵而未  
梳兮水洶湧而洽浹庭草綠而隨意生兮滯栩栩之  
粉蝶石燕矯翼泥龍伏形寒翠入室落紅滿亭橋平  
雁齒池浴鵝翎街上之履聲幾兩檐頭之水勢翻瓶  
非澤國而多陰豈漏天兮若繫纜晃朗夫霞頭雲汨  
沒于日腳披蓑笠于陂田看鯉花之跳躍

修潔 毛春門先生

芙村文鈔卷上

七 花雨樓校本

鼠賦 并序

艘中之鼠碩大且朋非敢檄也聊以祝爾  
既黠而智亦俏且驕雖白日兮索索非黃昏兮刁刁  
破書腦於殘蠹嚙帳面夫敗綃眼矇瞬兮漂撇足縱  
送兮趨超既公然而無忌且退走乎健貓願無嚼此  
敝帚私享此以自雕

小敘峭逸 毛春門先生

蝨賦 并序

讀玉溪生集有陸魯望後蝨賦返義山而

芙村文鈔卷上

八 花雨樓校本

作者率爾操觚舟中消晝而已未嘗寓意也  
藍縷敝衣十年一製四體氈氈蝨焉內綴始緣隙以  
善入繼鑽縫而欲繫厥身匪龐厥口匪銳似太古之  
餘生乃飲血而為計處頭漸黑上髻未緇既恆其德  
亦美其辭惜犢鼻之淫衍恨牛衣之漫彌搔未歇手  
嚼若剝膚鮮替衣之可澣任孕育於我軀



九日望花村登高賦望花村在燕城北門外廣

望花村在燕城北門外廣種菊花遊人多集於此

茱萸灣冷玉鉤斜闌燕城樹古廣陵濤寒螢苑歇而  
焰滅瓊花謝而復乾風吹面兮颯獵雨濺袂兮辛酸  
雁點點兮北來雲淒淒而南下青衫蠶擁紅裙蟻集  
玉臂繫囊香馨佩食蘭沍露而逾青榼剖珠而細赤  
龍山岑崩馬臺崎嶇孟嘉帽落陶潛酒傾題餽賦韻  
著書遣情悽羈旅之蕭瑟感離恨之重生歌曰開野  
宴兮棗豆芳粝嘉會兮費長房應日月兮為陽數採

芙村文鈔卷上

九

花雨樓校本

苓菊兮引年長

圍爐賦 以獸炭添爐正好為韻

鴉影團團鴻飛又又竹淡偏斜松晴欲透磨鸚鵡兮  
麝馨酌鷓鴣而爵侑陽生葭管與蘆灰冷到狐裘而  
羔袖十分瑟瑟消寒則閒撥猓灰五夜迢迢永漏而  
徐添獅獸手漸偃夫爐温馨何嫌于圍瘦雪瓣如飛  
霜花欲亂荔挺墻根芸生琴案綠含鸚鵡杯借浮蟻  
而飛紅入薑芽藥取不龜以看忙禁塵尾之談快喜  
羊頭之爛王恭鶴警披兮而祇益秋來白傅鶴裘蔽  
之而難將春換惟列坐而圍爐早伐薪以為炭原夫

芙村文鈔卷上

十

花雨樓校本

爐之為器也六絲長繫七寶重兼巧營丁緩排列庚  
籤燄縈小碧光閃紅尖鵲爐則烟含精舍狡爐則韻  
繞香匳獅爐則噴嘖浩浩鳳爐則雕鐫纖纖飾金殊  
絕範鐵奚嫌警朔風之入戶淒冷月而垂簾蓋宣德  
之蠟爐細擦而羊琇之獸炭重添于是圍之之密也  
周遭駢紕雜逕權呼髣髴兮若白帝之環裏獵絳兮  
如紅粉之紛敷宛似圍棋之賭警如圍帶之紆圍三  
而算窮隸首圍九而德普湯謨益益如春豈曰冷然  
善也温温欲試不幾厥攸灼乎裁紅剪綠之餘陰陽



作炭讀書評騷之下天地爲爐彼夫榆塞雞鳴花門  
雁咏金鏃毳飛鐵弓手硬惕慄冰花憐切月鏡丁零  
都護之場戊巳校尉之令復有墨客窮愁驅人競病  
鞭影魂消酒痕淚迸羌結伴而誰偕行適館分孰請  
更有三五初筭問名始正夫婿從軍憂心怏怏鴛帳  
徒悽鸞鏡空盟恨無夢于刀環守空牀而莫竟曷若  
煎彼虬膏薰茲龍腦兩餅重重一燈草草曝背無庸  
烘頭絕倒不矜石綠之奇最是金青爲好鳩鵲長條  
蜜蜃細擣解不倩夫小郎暖微曛於大老驩騰煨芋

芙村文鈔卷上

七  
花雨樓校本

之朋封羨頡羹之嫂愁門冲破容與歲暮以堪欣陋

室融和漏洩春光之較早

南河東河北河所主論

今日談治河者動曰三河四省其實三河指運河而  
言故南河督特設於清江浦而東河督則半駐濟寧  
至北河則兼管於直督東南各省漕糧俱由瓜州入  
口沿河迤邐歷揚淮徐兗濟寧東昌臨清天津達通  
沿途設立文武道廳參遊守總并關座防禦各職以  
資早潦啟閉若夫河之正身則由火敦甘陝伏流歷  
山西諸省而大要在開封由彭城而下以至邳宿海  
阜一帶雲梯關入海然則治河者專事緯道不幾治  
其末而忘其本乎而不知非也夫人之受生也體質  
由於天培養在乎人黃河先天也運河後天也先天  
雖薄後天補之則亦可以享耆頤卻痿頓今之相度  
形勢由之慎寒暑也拋放磚石由之堅骨幹也崇隆  
階級由之豐體貌也灌注粥飯由之填精髓也外穴  
內穴由之兼補瀉也大溜小溜由之尋榮衛也宣暢  
尾閘探討腦兒由之扁鵲施鍼雷公効灸洞見癥瘕  
而廢者起危者安也如是則三河之名不必屬之黃  
而卽所以治黃蓋治運卽治黃也不然東南南河督重

芙村文鈔卷上

七  
花雨樓校本



任也何不專設之河南而在濟寧清江乎  
能合職官河渠爲一志 王小穀先生

芙村文鈔卷上

古 花雨樓校本

擬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傳說爲列星山甫  
由嶽降揆之前哲或多其說中興二十八將以爲上  
舍二十八曜其詳不可得聞要亦有本乎蓋自炎正  
中微大盜移祚檀香銅馬之賊赤眉青犢之妖小醜  
跳於青山服禍見之繡鬬劉將軍雖見大敵勇恐無  
以厭新也夫風雲鬱而龍虎興菁莪賦而置兔詠光  
武誕命袞龍比象仲華矯翼於關西寇恂戢恨於虎  
鬪公孫獻媚於豆粥君文邀贈於左驂弟孫雅好於  
歌壺仲先不功於首級此豈經文者不堪緯武與抑  
亦皆干城選也若夫不暇辦裝長驅彎石勒勛垂鵲  
之山賜騎大驪之駿卓哉偉矣推之北州作鎮攝幘  
復戰以暨身被三創短兵手接願試於一郡擢拜於  
司空外此知能之士鱗繞輻湊司勳論賞蔚矣哉鷹  
揚奮擊於麾下鴻羽振肅於我漢也夫鳥盡則弓矢  
載囊兔殪而獍獠烹食忌能者鐵券寒盟恃功者帶  
礪赤族是以龍且之克不足以贖刀斧鴻門之績初  
無以解繯綆也光武中興用鑒前失造福勳舊功高

芙村文鈔卷上

古 花雨樓校本



則易以震主威重則難以解職恃才則傲睨無常炫  
勢則驕縱越範藉使寵逾汗馬高握重權雖曰愛之  
其實害之况夫烏兔之日息耀于虞淵鷓首之舸收  
帆於極浦成功者退理所宜然用是鄧寇以下文儒  
勇爵邑祿之畀量加次第若夫入贊廟謨出參幃幄  
悉如舊任曾非所云夫優游所以渥俊雄富貴用能  
消歛望綿上無龍蛇之歌彭越免菹醢之慘非特保  
功名行見通寒俊也蓋推誠待物者不矜苛察之能  
好學節治者無與酷深之吏南宮之畫二十八將外

芙村文鈔卷上

花雨樓校本

如王李竇卓依比驥附而銅柱之烈莫與其選豈有

鑒於椒壁之患乎蓋亦深謀遠慮矣

摹繪范史惟妙惟肖

戴金谿先生

童子當識律論

論曰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夫子與氏  
哀矜之言真痛心之論問刑官所當箴諸座右也往  
年予赴皖寓撫軍署前有女子因姦刃其父者年十  
七八過堂前一日官媪給之曰汝明日供大官隨問  
隨答即可放釋女洋洋自得詢市中所有紅綾買數  
尺可作嫁時服所懼遙遙對立牽頸貫索抬頭不起  
靸屨甚夫一喜而一懼者姦稍長於女知法所不宥

芙村文鈔卷上

花雨樓校本

也設此女早知犯上爲天地所不容王法以難赦亦  
不致殘害天良忍心如此且夫忠孝廉節生人之性  
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也無何而詬誶鄉鄰侮慢親長豈良者易而爲  
莠歟亦無以教之也夫詩書禮樂所以化中庸難以  
警邪慝放流誅殛與其懲法後曷若防事前今日之  
子弟不甚馴謹也平時之課督不容寬縱也顧或謂  
五刑之設典謨詳矣三刺之條成周備矣其節目散  
見於羣書其輕重採摭於六籍而必使之誦法家言



不亦薄儒書治其末而忘其本乎是又不然夫大黃巴豆非如參朮之中和也而一遇沈滯之疾非此不能奏功者則用之有當與不當也誠能功餘之暇招弟子而一一指示之詈罵犯親者罪如此肌膚見血者罪如此卽桀鰲無賴之甚者亦惕懼畏懼而悚然返也又舉風化之例而示之曰語言調戲者應若何手足勾引者應若何并未成姦而羞忿自盡者男子應得罪若何彼鑽穴踰牆者亦不寒而栗矣又舉贖賄之條而教之曰得幾兩者作何治以漸而臻滿貫

芙村文鈔卷上

七

花雨樓校本

者作何治夫所得無多而小者壞氣節大者異要領誰肯探囊胝篋爲桀黠之行哉此亦明刑所以弼教之至意也况夫漢人斷獄多本六經先儒格言讀書讀律鴻生碩彥原宜通曉而或以紛雜目之迂矣

親在外故柩回里不入門議

近俗客外亡故者柩回里每設厰于門外或壽藏旣築殯厰有所卽至其基前設主受弔嗚呼是薄道也豈仁人孝子之心所敢出此哉禮曾子問曰自君及士凡死于道者未在棺則入自門升自阼階皆奉之以生之禮稱此而推卽在棺者亦斷不令暴露風霜之生而致死也雜記上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輅而行至於家而說輅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

芙村文鈔卷上

七

花雨樓校本

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註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春秋定元年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公穀鄭註死從外來者正棺于兩楹之間夫禮由義起恩自情推五世親盡主遷祧廟仁人孝子非不欲日祭月祀也迫于禮殺于恩也今之扶柩而歸者父居其八九祖則二三矣曾祖則百無一二矣揆之以禮則斬衰論之以恩則天性而顧令生爲異域之人死爲大漠之鬼可乎哉子輿氏曰亡於禮者之禮也世之囿於俗說者其尙知所反乎



菴網說

古綠撲硯大青上杯積雨生潤溼雲自涼瞬菴網而  
悄然感焉唏噓哉經之營之成捷於不日旋左旋右  
巧婉於轉圓其方外也法地其圓內也效天如輪輻  
之有三十若璣衡之齊七政縹布邃密文理隱見索  
草聲聲綴樹面面漏月而顧兔下撐風而野馬捲若  
夫菱花臺畔翡翠鈎前唾紅纔歇吟綠初酣緒軋軋  
以若抽情惻惻而誰語遂使先施損其芳姿毛嫱爲  
之改韻復有稽康鍛竈管窰蔡牀阮孚蠟屐揚子布  
袍既演衍而駢些羌布濩而支離然而綸不如蠶術  
窰及螳絲輸寡婦之彈錦褪若蘭之織非天孫之所  
支非鮫人之所泣雖習蟲以矜能嫌絡幕而多秘僕  
不趨太昊之所師而佩太元之無益

芙村文鈔卷上

九花雨樓校本

募化蜀阜寺疏

蓋聞隨志殿釋乘于九流闡眾經之奧墮程子曠僧  
徒于四座識漢官之威儀斯則引之而入有則去四  
流而現爲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宏六度以明爲有惟  
淵惟默乃聖乃神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功不劬無由  
跂彼岸若夫塵濁馬鳴糠粃龍樹斥象鼓之荒唐棄  
鷲嶺爲寂滅烏覩邈矣獨宏戢然無際者也山陰蜀  
阜寺者宋太平興國元年建在縣西北四十五里舊  
名集善教寺也捨地爲基發軔于馬氏知彼所據迺  
誠于猿心維時銀書東度互炳心燈金甌南翻潛銷  
意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渠獲之嚴九十六種撒藩  
籬之固迄元代皇慶二載不戒于火御廩焚如泰定  
二年重新三界火宅晨寒普照大千窮泉夜朗復于  
至正十五歲建圓通閣銀龕燦爛遙連雁塔之花錦  
字斑闌低映龍宮之葉茂矣美矣暢焉備焉泊乎我  
朝定鼎東皇老祖更切鳩工慧日燭于旭康慈雲庇  
夫幽邃心映心以激照佛見佛而彌驪衛公子之築  
室苟完苟美晉張老之頌禱美輪美奐而南谷先師

芙村文鈔卷上

三花雨樓校本



踵武前軌軒步沙門許元度之再來彌切壯麗葉法  
師之創建遼著森嚴五桂七寶之隆瑞象香爐之飾  
銀鴿翔鴟之麗皮紙骨筆之劬深知縮屋未安枕屐  
乃可用能丹青飾煥佛相光昭且夫石泐金寒朝暮  
殊易桑田滄海儻忽無常崇臺窳一木所支大厦詎  
千尋足勝爾其東則大川洊濩粉汎輞軋瓜瀦風驟  
而箭馳花墟長輸而遠逝南則層峯崆峒嗽噉屹嶮  
鳳嶺寮容而嶧屹牛首巖嶙而纏運西眺官渡長堤  
虹貫而繩纏北矚平沙龜阜踳踳而絲蔓信如來之  
芙村文鈔卷上  
三 花雨樓校本

依淵邃服膺虔恭復有陶朱依頓之雄程鄭卓氏之  
富籛金黃潤獵緹蟬聯綜錯括囊覆蕢成阜此鉅公  
所首俯也亦貧衲所心契也川靜波恬龍飛雲起祇  
園廣運舍衛延表撞桐鼓之十圍靈夔洪吼擊木魚  
于一飯鳴鳥潛呼萬萬恒沙共證菩提之果生生世  
界同登杯渡之航致締繪之是誇庶衆妙之咸喻謹  
疏

規撫齊梁而走入四傑者 毛春門先生  
信手拈來俱成妙諦 王小穀先生

芙村文鈔卷上

三 花雨樓校本



孔妻梅妻司馬孺人墓誌銘代

若夫萬里蠻邦識毛姓之姓氏三千縑素購皇甫之文章斯乃山河兩戒之覃礪熊耳羊腸之縵繡足以懸諸日月緼彼烟霞下走何人濫邀斯寵况復作寓公于紅寺之前聯吟社以白鷗爲侶亦不過匡衡射策屢試多窮王粲登樓傷心作賦夫豈誅軼安仁之美碑深伯喈之情箴愈揚雄賦高左思而乃張超之作霧忽來孔壁之遺書遠道殷勤發雙魚而如舊相識哀辭悽惋綉獨繭而斯恨難填不以無服之親遽

芙村文鈔卷二

花雨樓校本

引遠嫌之例情何重也義何便也某豈敢以不文辭哉謹按狀孺人氏司馬諱梅字夢素江南江寧人也漢室談遷續麟經之筆削趙家君實著龜鑑于古今固已種自名門食饜舊德父坦溪先生膺赤緊之司得印一匱長秦淮之上擅秀六朝在所出既仰爲大家豈于歸而不成佳婦年十八歸繡山孔氏能修政于天桃之九年無闕時于標梅之三實燕燕于飛其音載好鷦鷯者翼不比何名退鯉亭而畫眉警雞鳴以戒且其諧內位也克事乎舅姑其睦中閨也無間

于妯娌其家政之有條有理也鮮滅竈徒曰之嫌其躬行夫克儉克勤也有蠶績龜手之操若夫韭花小帖刻意臨摹蛺蝶芳圖工茲繪事亦祇潤藝于瓜年豈足剡芳于茗玉方謂習禮之妻封膺石窳有齊之女薦蕭蘋蘩徽徽乎偕老焉何居鴛枕未溫鸞飛竟兆雀香消于西域雉采化于東方且夫修短者命也天壽者數也借使姮娥返月得遣趙氏之孤兒婺女還星猶耀崔公之一曙木有蘖而條肆稻雖藉而孫留亦足慰彼重泉笑含下地而竟同媿好之自傷蹈

芙村文鈔卷上

花雨樓校本

子雲之哀祭慘何如之悲靡及矣嗟乎遭步陸之年秦簫永別值徂暑之日趙瑟長辭氏卒于道光八年六月廿五日春秋二十有一歸葬于口口之原禮也乃爲銘曰

傳劍名門作史望族禮數彰彰言容肅肅孔氏旋歸牽車挽鹿相予夫子無思不服陡起秋風厄遭百六龜散無徵龍符難逐奉倩傷神銀蠶蒿目三尺殘碑列女傳讀

節奏閒雅詞致新綺是善學子山者

張鹿樵先生



渾灝流轉余尤愛燕燕一聯天然吐屬王小穀先

芙村文鈔卷上

花雨樓校本

明副總兵官嚴毅青來沈公像贊并序

昔者聃季授土作周室之司空葉公問政為楚邦之令長復有東陽舊族書續麟經餘不名賢直傳身節家乘既詳國史尤備公沈姓諱邦通字青來浙之蕭邑人也祖駕山漢室茂才求偕於異等晉代秀士名重於舉人父益州天山逸民隱居樂道作求世德誕育英豪公少有奇氣膂力過人號許褚為虎癡晒策士在牛後斯時也值明季末造山嶽摧頽江河麻沸銅駝淚下歎炎漢之將亡玉馬奔來兆太安之大亂公之族輩如道州守備領遊擊將軍鎮乾先生順吾先生類皆馬革裹尸碧萋宏之血豺牙逞毒嬰猛士之城公乃嗤馬武無預於甲兵學魏尙好施其租養家有積蓄悉助軍需張釋以訾為騎耶卜式納金而拜爵得與戎行一矢奔命維時蛾賊橫飛白頭當道撓亂我民人束縛我子女而公慷慨護軍義聲俱唱振威團練馬窟兵填攝職元戎魚門胄落西陵以東數十里得以安堵者皆公之力也公憚於為儀識超烹狗效范大夫之扁舟作陶淵明之處士仍高恬退

芙村文鈔卷上

花雨樓校本



遁跡農桑爲前代之遺黎補襄陽之耆舊德配漏太  
夫人四德夙嫻三從素著繼室陳太夫人勤內則于  
線箴誦風詩之苻藻子四人萬石家風陸生裝產曾  
孫輩以文學起家入部曹舉進士者踵繼焉公六世  
孫豫予同學弟也以畫像素贊於余余不獲辭仿穀  
人吳先生魏忠節公像贊例并參蕭選任彥昇王文  
憲文集序體序而錄之爰爲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方懷宗之末年鶴唳心驚于武帳整我  
勇夫驅除虜掠爲有明盪寇爲

芙村文鈔卷上

花雨樓校本

清朝作障嶽嶽奇姿觥觥雅量圖繪宛然繡豸高曠  
我慙夏后之鴻文公有東方之遺狀

范之密庾之新兼而有之 張鹿樵先生

安得珊瑚爲徐陵架筆 王小穀先生

重建糧長支祠碑記 代

禮廟制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蕭邑沈氏素以士大  
夫起家由宋歷元明其先人偉績懿行載入史乘者  
纍纍至 本朝尤極盛焉嘗閱蘇魏公文集沈姓自  
兵部職方司郎中公持先生以上多世數其間播遷  
離次至蕭邑分十支創大宗祠於長巷里而糧長族  
最繁人最衆其先世慮栗主之周密不敷神寢復建  
祠於洛思山麓清遠蕭絕幽陰之義最爲近古惟地  
氣霉溼蟲蟻蛀蝕屢葺屢傾恐無以妥先靈今縣令

芙村文鈔卷上

花雨樓校本

沈君愛農另卜一區重建新廟次第落成特來請記  
於余余聞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沈令由縣尉游  
秩廉其家一椽不庇而急急於此不深合禮意乎因  
念予奉 聖天子命撫皖其間錢賦之耗蠹吏治之  
頽敝民情風俗之敗壞廢弛而數年來駸駸治幾於  
古者得沈令之力居多古所云求忠臣于孝子良不  
誣也惟予職守封疆不得一瞻廟貌而若者昭若者  
穆與夫楹檐之修短木石之刻雕鼎鑊之潔清筵几  
之陳設猶望一一繪圖以示之爲後人所式法也



安徽通志緣訖記

道光十年以前安徽無通志自五年陶澍撫皖奏創修省志限于一年後撫臣張師誠復請展限至道光九年鄧廷楨奏創修告成仿江南通志舊例釐爲十門一輿地二河渠三食貨四學校五武備六職官七選舉八人物九藝文十雜類每志皆以類分附通計二百六十卷約計三四年餘而告竣首序曹麗笙相國次兩江總督蔣礪堂持論名通牢籠萬有惜其氣未能輸貫此事不得不讓之歐曾也又鄧嶰筠中丞

芙村文鈔卷上

三

花雨樓校本

陶雲汀中丞其序略云竊惟安徽前江後淮介南北兩幹之中幅隕數千里于禹貢兼跨揚徐豫三州于春秋分隸吳楚舒宋諸國於漢交錯廬江九江丹陽鄣數郡其接壤也多則其得氣不齊而習尚亦異江北質重江南文秀其大較矣至於宜歛皖桐舒六昔之所謂未通上國者今則爲人文藪也云云又總藩邱鳴泰又前柏臺岳良琅琅錚錚撲去塵因習見又柏臺裕泰恩特享額又觀察色卜星額序九原奏二總裁則蔣攸銛孫玉庭魏元煜琦善鄧廷楨陶澍張

師誠協裁則訥爾經額顏檢陳中孚楊懋恬胡開益汪守和張鱗福珠隆阿張青選曾燠總理邱鳴泰徐承恩監理恩特享額岳良劉斯峭裕泰協理色卜星額蔡世松鄭祖琛湯藩等監輯程懷璟馬步蟾陳雲胡調元等采輯龔裕孫濟金石聲阮文藻等提調陸繼輅等分修楊宜之桂超萬趙紹祖等總校分校監繕督催監刊校刊收掌司局皆各有其人凡例十七此書大約以江南舊本爲主而增刪採摭亦頗有可觀也惟通志全省只二百卷而專志卷帙較多六十

芙村文鈔卷上

三

花雨樓校本

豈以事多而文增耶抑裁翦之未潔也

芙村文鈔卷上終



芙村文鈔卷下

蕭山 沈 豫 補堂

與秋畚從弟論詞古書

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半載一日不見詩人猶歎其遠况及過之思何可支前聞仁弟銳意于古謹循北面執卷就傅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子雲羞言之矣及讀東阿與德祖書孔璋之才不嫌詞賦此中奧窔未易窺也誠以體愈新則愈薄辭愈巧則愈拙意愈艱則愈淺旨愈遠則愈晦也竊謂仁弟當於古人中求師

芙村文鈔卷下

一 花雨樓校本

不當於今人中求師惟體裁花樣今昔殊軌 當代鴻製亦須留意寓目隨園氣局宏敞規撫燕許不類詹詹小言穀人雅存淵如前輩祖述建安擷豔於六朝備體於四傑是以撰辭寥亮結局綺密供奉案頭亦增識力至草茅叢品蓬華陋儒執一己言爲三家論高者失之疏筍下者流於塵俗鄭衛之奏難登清廟芟荷之服不稱壇坫宣尼不云乎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夫孔子豈示人以趨驚之路哉誠以問千里者必資老馬構大厦者亟藉般師也仁弟

盛於歲月鋪張揚厲潤色鴻業指顧可期惟恐圭臬未端東西紕繆宮商失次嶰管難調不揣樛昧陳之研北布鼓之訕諒所原宥尙祈照察不盡願言

其言明且清 戴金谿先生

體愈新四語切中詞人之弊 毛春門先生

芙村文鈔卷下

二 花雨樓校本



上于邑尊停止挑掘北海塘外引河書

蓋聞圖事者必謀其萬全建議者斷貴於一是上年夏仲嚴檄暴水漂蕩廬墓億秭無算被害紳耆咸深蒿目今春劉大中丞札諭道府詳勘蕭邑海塘自長山以東相度情形以爲開掘引河消納上八府洪流漲漫以奠民居後因花地撒種俯念輿情此舉停止仰見各大憲上謀國是下帖民生忠愛之情感深愚賤邇者復聞憲委前來查看繪圖呈送興舉在卽

芙村文鈔卷下

三

花雨樓校本

長山至瓜瀝一帶三十餘里數十年來開荒之地盡爲魚米其間生齒之繁衍物產之豐多文教之秀發廬舍之稠密較之內地過無不及一旦盡東其畝不幾剖割其腹心而欲四肢之無恙得乎然此猶利之小而害之淺也今之議開掘者將以謂暢下流之勢則上游自殺而不至於衝決也雖然此策可行之于淮黃無庸行之於江浙夫黃流發源于崑崙經甘陝山西河南委迤而至淮漫衍萬餘里澎湃六七省其源遠故其法宜疏宜排宜決併多設閘座挑挖支河

以洩其怒至金衢嚴處之水來龍不逾千里况所慮者亦止在夏末秋初非如黃河之須防三汎也今以徽嚴之陡漲而歸罪於北海之汙塞是猶祖父之過誤而移獄于孫子也

豫

竊以爲未可矣且試問上八

府之水災其果始於今乎其不始於今乎如其始於今也則誠是下流壅塞之弊也

豫

竊按舊志新林堡

以東曰丁村渡再東曰瓜瀝渡前百餘年間明明是蛟龍出入之處魚鼈浮沉之鄉而各大憲曷不取上八府災賑水利諸書考之有無水患乎

豫

竊以爲難

芙村文鈔卷下

四

花雨樓校本

免也此其故不待知者而知矣顧執此以論得毋以鄰國爲壑而不通時務乎又非也魯與齊擊柝相聞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亦豈爲

聖天子撫綏兆民之至計可卽上游一帶察看情形或開其溪瀆或濬其汙池俾梅雨淫霖有所蓄洩而何至潰冒衝突有沉甯產龍之苦乎况滄海桑田變遷儻忽今者五月海水驟進直至山又路口安見不欲又安上八府之生靈而復還故道無俟人力爲也且舊志云劉帥築塘稱名捍海東發作記謹栽萬柳



恐蟻穿螾漏明明欲其固吾圉也今欲鑿而通之無  
乃與前賢之經畫相左乎子輿氏曰禹之行水也行  
其所無事今者亦行其無事可矣豫翻閱故紙時勢  
未諳聊舉舊志撮述大略謹陳管見望明公垂督之  
不勝禱昧疎狂之至

設喻處全從大蘇門徑來

毛春門先生

真有經濟文字

王小穀先生

芙村文鈔卷下

五

花雨樓校本

谷家蝶莊孝廉書

蝶莊足下春雨浹旬客思寥廓忽蒙雙鯉遙寄鄙生  
并頒到硃卷一本捧讀再四冲襟遠挹逸態橫生昔  
蘭城射策高中甲科詢祖賦詩交推後俊借風雲而  
爲氣用宇宙以成心轉盼禮闈摩厲以試踏鼇峯之  
頂花看長安登蓬島之洲名噪日下極人生之樂事  
爲年少所難能驪首燕雲悽悽曷已承示秋闈是南  
是北誼何厚也望何殷也夫退飛之鶴振翮者爲難  
凌颺之籊傅柯者非易故斜陽雖好紅不多時矣孟

芙村文鈔卷下

六

花雨樓校本

賁雖勇倦不勝女矣夫相時而動者哲士之通裁也  
用晦而明者道家之極軌也故無公孫金馬之策而  
歷試風檐則性矣鮮桓榮稽古之功而希情青紫則  
妄矣舍馳鷲之北場就旅食之南館昔孝嗣教授朝  
士到門劉瓛講書京產供待屬令兄爲東主愧下走  
作西賓周續之五緯五經未嘗學問何尙之史學天  
學夙愿淹通幸賴伏波之書前有札諭該穆生時嚴于刻鵠  
之推之訓深切于鯉庭得所遵循藉以陶鑄乃者帝  
城春暖名士才豪揣摩已逾於期年設想詎作夫第



二諒量才之玉尺快得龍頭聽捷報於泥金早殷雀躍

與杏史張十書

杏史閣下新正別後渡江兼程風雪舟次曲阿候潮  
多日仍復易舟而陸羊車伊啞傾側高坡與北上諸  
公後先馳逐竊念僕何所爲亦復如此因歎少不樹  
立晚而餽口四方漸卽掛帆花朝二日抵浦卸裝未  
幾腿疾大作土安之痿幾欲杖行周續之痺不復堪  
講差喜主人情敦舊雨服食醫藥取資頗便惟漸好  
漸發未斷根株似與頑妻同一纏擾每當抑鬱憤怒  
惟有攤卷與之排悶數月以來如是如是辰下香研  
來袁拍手之下欣詢太翁頤養天和足下隨侍几席  
人生至樂莫過於此獨念榮緒立館鍾山朝士到門  
不知有許族姪占祥郡試冠軍仰沐栽培寒舍起色  
感甚感甚第郎君神駿猶復屈抑小就得母遠其子  
耶北來有便惠我數行至棘試屆臨置身事外閣下  
已先我爲之杏史絕意公車若使麈尾可驂何以異夫驥驟  
也筮占遁卦有負夙期臨穎不盡



與家同學秋宇主政書

令契盛竹塘來浦當啟手書就稔寬平養度爽鳩之  
秩與物同春造福祥刑曷其有極來示慣遲作答爲  
辭兄與閣下無日不離亦無日不卽竊念星郵露驛  
徒奔此通候之蕪函平生雅不喜此不意閣下先得  
我心也承示終爲俗吏甚深怏怏不以進士出身爲  
恨此唐宋人習氣以華藻相耀觀前漢循吏傳五人  
而文翁以縣吏察舉黃霸少學律吏以待詔入至朱  
邑由嗇夫起家而史氏稱之後世則之卽如 本朝

芙村文鈔卷下

九

花雨樓校本

李宮保田撫豫輩治行卓卓而後日之編史者有不  
列名臣傳內而與劉文正孫文簡諸大賢後先輝映  
乎愚以爲吏之俗不俗由于治之古不古如其得一  
官奉一職不以國計民生爲事雖甲科亦俗也如其  
不安苟略而于風俗人情一一整頓務在成就安全  
豈得以不由貢舉少之哉唐虞作士次於司徒漢代  
踵秦酷烈之下約法三章大書帝紀五刑之屬非仁  
慈者莫屬也閣下轉盼領繁郡居大僚將爲  
國家厚培元氣而區區一第何足以云也

與常鎮道李觀察蘭卿書

蘭卿觀察閣下五月朔日趨謁臺端仰沐矚想見  
推念世好獎借單寒無微不至嗣卽肅函并拙草兩  
帙上塵鈞座箏琶之響混瀆咸韶數月以來愧與悚  
并頃有從揚來者說閣下下車以後剔蠹除奸歷年  
積習廓洗一清東南爲財賦之藪得閣下整頓之察  
而不苛明而不刻豈特四方皆至百事乃遂哉於  
國計大有裨也河流順軌魚鳥歡騰霜節彌清風聲  
四扇河渠平準雨臻其極不識公餘之暇一品大集  
又添幾寸前許賜讀引領殊殷豫仲夏以後藥爐偃  
蹇三月於茲偶作小文思澁筆禿不揣禱昧伏祈鑒  
之

芙村文鈔卷下

十

花雨樓校本



上戴金谿侍郎啟

竊以一介之士所仰冀於大人先生者日感恩日知  
已願感恩者未必知己知己者未必感恩二者相兼  
千古罕遇何期叢品得與於斯豫洛下諸生蕭然傲  
族聲名不徹於鴻都經藝愧談夫虎觀祇以慕康成  
之就學竊訪季長師言偃之從遊追尋宣聖以故江  
淮橐筆鄒魯停驂空成梁父之吟絕渺陽春之和旋  
于丙歲整轡長安胸無野燒之新詩居大不易囊之  
買筭之奇貨譽豈能彰幸獲同宗得欽先達斯時也

芙村文鈔卷下

十一

花雨樓校本

大人方榮膺秋府綜核刑章駟馬高於于公雀鼠化  
夫召伯哀矜之下怡情竹素謹將金臺隨筆兩卷四  
草唵四卷駢體文一卷恭呈斧削卻慙開卷見誚覆  
瓶大慮終篇貽譏贗鼎不意獎飾竟稱劉勰之雕龍  
故作吹噓遽許徐常之精騎多所開發立撥雲霧而  
復寵之以詩章論之以情話賜題七律一章昌谷曾  
靈殊鴻文無範豐年玉妙墨多聞記事珠日下聲華  
儷韓范竹西酬唱憶歐蘇尊鄉底事催吟棹風味湘  
湖接鑑湖感恩也知己也曠古未聞也正切堂皇之拜謹  
抒栽植之忱而乃訓急偏親勢難久繫發下拙藁次

日星夜開車迄今七載以來無日不神馳座下前歲  
讀邱鈔怵稔大人觀察珠江奇留海外之鴻文誠格  
江中之鱷暴未幾

恩命陳臬南昌王符述赦之篇不寬稂莠韓愈復讐  
之議悉引經文百寮肅清二門迴閉乃以刑而弼教  
更足國而裕民方伯沅陞總藩故絳鄭召居而民富  
桑孔黜而泉清雀起循聲

龍章疊播不數九遷之速更勝三接之榮近聞

詔下九天寵深八座進夔龍為喉舌借臬益作股肱

芙村文鈔卷下

十二

花雨樓校本

遇獨隆也望更賈矣豫夙荷甄陶久垂眄跡雖隔  
于雲天願不離乎左右明春科試係拔萃之期雖背  
風之鳥難以高飛而涸轍之魚猶思鼓鬣惟是僻處  
鄉閭苦無聞見間思討輯虞獮祭之為難竊欲蒐羅  
恨雞林之莫購伏念大人秀鍾扶輿靈分河嶽應奉  
五行之下遜此青瞳穆之百札之才輸其妙手伯厚  
詞章之錄昌黎科目之文得能惠賜數行便已感深  
刻骨方今

聖天子崇尚儒林開闢仕路姬室賢能之典漢家方



正之科並列其途廣收厥效大人闡揚德化翼贊休  
風行見駮駢驪競騰驤於伯氏金石絲竹咸奏響  
於伶倫略敘蟻忱敬伸燕賀門遙閭闔徒染翰而陳  
懷路隔瀛洲止望塵而下拜謹啟

意到筆隨心手相應 張鹿樵先生

美村文鈔卷下

十三

花雨樓校本

袁浦惜字會勸資啟

夫芸芸者尠簡策之精則秀者頑矣蚩蚩者乏詩書  
之澤則靈者蠢矣是以結繩以還書契緣始雕板而  
後緙素大備東方朔誦二十萬言漢胥吏習九千餘  
字若夫蟬翼鴻翥之勢雀頭蚊腳之奇平雲芒玉之  
觀秋蚓春蛇之態斯固龍馬之權輿苞符之秘蘊也  
誠宜多文爲富度象架于三餘惜墨如金耀鴻都于  
五市惟是寶之弗釋者賢哲之心情也棄而罔顧者  
俗流之通病也固有青箱舊族黃絹名流伯喈藏書

美村文鈔卷下

十四

花雨樓校本

萬卷荀爽大作百篇惜趙括未能讀父書恨揚雄終  
將覆醬瓿故紙叢中鼠傷幾徧破書堆裏魚嚙將殘  
此其不惜者一也復有子墨客卿翰林學士公孫金  
馬之日仲舒鴻漸之年草詔而稿未焚撰文而遺莫  
拾遂使挑燈之下藉以糊牕晝諾之餘用之拂硯此  
其不惜者一也復有窮老冬烘三家學究快上丁之  
入學忘庾子之拜經任踐蹈在青衿看穢褻于黃口  
此其不惜者一也復有彈琴卓女織錦寶妻弄象管  
之三寸悽雁足于萬里遂迺壓鯉魚于笥中貯紙墨



于篋底此其不惜者一也復有名士羈愁天涯廓落  
長亭短亭留題破壁水驛山驛高咏孤城蚯蚓紛披  
科蚪歷亂既風雨之飄搖復點畫兮磨滅此其不惜  
者一也復有寡婦大賈弦高巨商物勒工名肆縣幟  
樣大書九達之衢發帖四門而外非禹鼎以垂銘詎  
周敦而作製此其不惜者一也况復袁江係筆墨之  
場淮水實文章之藪枚乘七發半屬消磨閻璩尙書  
倏焉剝落忍聽六書漫污三篋遺忘願與鴻生各爲  
鳩集分鶴俸之一勺割蚨翼于九圍敢弛負擔非棄

芙村文鈔卷下

五

花雨樓校本

如而焚如付之清流將若無而若有會百川而大海  
深聚羣材而鄧林茂斯文未墜終永保夫鴻名一字  
無遺看垂麻于燕翼

搜索無剩義

張鹿樵先生

體會微不至

王小毅先生

討蚊檄

一點燈檠撼撼蕭蕭之地三商漏滴風風雨雨之天  
則有子墨客卿綴文學士嬉于晝者補于夜明而動  
者晦而休掃管窺之牀已驚落葉開步兵之甕半呷  
松花夜如何其鶴聲清冽君其曷奈豹脚伊唔迴環  
乙枕之邊緣隙而入淒切丁簾之下載響于虛渾是  
疑兵聽楚歌于垓下那能破陳絕齊諫于臨淄遠而  
聆之若壁中之絲竹近而洗也異席上之箏琶遮四  
幅之紅綢利穿魯縞笑一腔之白腹亂倩麻搔愁門

芙村文鈔卷下

六

花雨樓校本

蕩開血腥暗灑輾轉兮反側騷楚兮僚慄遂使孤臣  
雁積戍容龍堆醒殘夢于蝴蝶槍獨守夫鸞凰搖我  
天兮且撤淮陰之帳幄欺人暗也大施諸葛之火攻



族高叔祖君樂先生清明祭文

嗚呼惟豫高叔祖考幼習儒術夙慧性成九流沿討  
百氏專精方驤超乎皇路聳鵬翻於雲程而乃遽赴  
修文有才無命纔逾王子洛濱之歲卽罹康成陽九  
之殃而豫高祖輩痛切鴿原卜謀牛兆于洛思山下  
封崇三尺禮也茲當百五日之清明率羣子姓以拜  
跪分明猶子依然一本之親情可比兒豈曰五世而  
斬松楸謾謾遙應鯨鐘冠帶翩翩用伸爵獻

裁翦處己入龍谿平園之室毛春門先生

芙村文鈔卷下

花雨樓校本

馬氏繹史題詞

麟經編年也而傳暢其說馬史紀事也而紀統其凡  
自史家筆削寡當割裂體製掛漏見聞訛謬之弊叢  
生誅賞之權失實然則桃園不隱南董凜然嘗藥書  
罪宣尼不諱據經以核辭循傳以定例會斯旨者鄒  
平馬先生乎先生學窮半豹直軼史狐九流七略之  
藏竹書漆簡之奧暨乎龜趺金石鴻寶秘奇心想口  
茹默識強記夫膏沃者光熊源濬者流遠自然之效  
也先生繹史凡五部一百六十卷義媯以上記年其  
和以後記事起太古訖秦末繩墨悉中取去綦嚴列  
譜于端卽周禮奠繫世辯昭穆也繪圖于冊卽司徒  
掌九州圖職方掌天下圖也略九皇而著號卽鴻烈  
所云存而不論也詳五帝而述事卽腐遷所云學者  
多稱五帝也至若食貨賓師災異五行蟲魚百物各  
有發揮咸抒奧義洎乎夏商而後媯秦以前千餘年  
間囊括兼綜洪纖揚摧譬猶禹鼎鑄形秦鏡照膽妍  
媯畢肖好醜立彰然則先生之才卓矣先生之識鉅  
矣先生之學精矣顧有疑先生之作止在秦止而二

芙村文鈔卷下

花雨樓校本



十一史倘得踵事而增更爲完善是又不然夫隋珠照乘豈能徧燭絃荒伊鼎悅口未必羅列珍膳又何讓焉又何讓焉

深醕爾雅 戴金谿先生

美村文鈔卷下

九 花雨樓校本

浙紹公捐重關東越菴義塚地引

蓋聞法歷久而必敝體無惠而不亡是以漆園悼悒於螻蟻參軍悽愴於溟漠維揚東越菴者吾鄉故義塚也白楊蕭蕭中泉寂兮夜冷古塚纍纍重扇閉兮燈黯爾乃歲月嵯峨題湊駢密新鬼故鬼馬鳴之幽讚奚裨爲彭爲殤龍樹之虛求罔濟遂使青燐扇耀白骨銜酸棺冥冥而寥廓窺窺以浩汗昔曹寢遷射聲校尉埋藏建武之魂陳寵轉廣漢太守掩蓋洛陽之骼無與休戚尙溥仁慈况誼屬桑梓勢殊秦越敢不循槲輿念撫窆增哀爰鳩同人以慰旅魄舂鍤舊基開拓新土更築房舍兼輯牖戶金彥隋窳於空室無俟少林之視陳平歿斃於京邑焉藉巨卿之哭更有溫序思歸權厝靈輻虞國返喪暫停柩輅一舉而三善備萬死而九原瞑從此壙卽新營符月令掩埋之義兆云改卜免天陰號哭之聲謹告諸君襄茲盛典

蕭選之遺 戴金谿先生

藹然仁者之言 王小穀先生

美村文鈔卷下

三 花雨樓校本



為施縣尉鳴崗歸樞勸資小引

夫曰孤曰寡四者天下之窮民賻幣賻車五禮不遺於哀卹况夫誼關桑梓跡異越秦忍令流離莫思振救吾鄉鳴崗施某會稽產也以習易之後昆願入貲而為吏分發豫省試用多日迨甫膺百石即被三禡雖落拓何惜于一官而烟火早虛于九食遂於上冬挈眷來浦鷓枝未定鵬賦俄催棺冥冥而幽淒神窈窕以閨寂况復齊華周之妻哭聲震路任御史之子破服傷心豈不含酸茹苦墜魄危涕也哉某等雖非

笑村文鈔卷下

花雨樓校本

義舉

入情 張鹿樵先生

五十自序

歲月如流景光難再駒隙乍過馬齒漸長僕於今歲五月二十蓋平頭五十焉眉髮髡以競長髮種種分漸蕭腰瘦一捻瘠過先君書忘三篋記慙大雅自傷廢棄竊愧升恒青鳥之使遠謝于西母岡陵之頌不聞於東魯蓋不材之木雖得享天年而無益之文可不作秃筆矣獨念卯角以迄成童奮壯志於請纓慕長風之破浪清淮直上羈棲韓信之臺鍾阜高探開誦稚圭之檄蕪城花草蕭瑟紅橋桃葉笙歌淒涼白

笑村文鈔卷下

花雨樓校本

下遂迺渡黃流歷青土文教嫻于鄒魯悲歌激自燕齊獨慕上京僑寓日下數戴經師之席五十餘重業于金誦大毛公之詩大小雅什復就正于于七十子收雜家在九流中方期律奏窮冬暖回寒谷風搏羊角吹上天衢矣而乃凶羅大丁星旋梓里窮廬戢景讀禮三年五哭填胸痛深獨子猶幸偏親得恃几席束皙補亡之作言采其蘭仲路貧也之傷止飲夫水迨于上歲先嚴謝世復恨蓼莪蓋雙親之事終而五十之年至矣嗟乎蜉蝣難揆夫朝暮蟪蛄



不知有春秋崔駰以不樂短年季重以多憂善病僕  
也有平子之四愁兼趙壹之五噫猶復駐彼年華未  
摧蒲柳此亦命遭磨蝎閱徧酸辛絲結春蠶沸于湯  
火豈得曰攝養天真保精嗇性者乎雖然修短者命  
也衰旺者時也夫老鶯調舌究結轄于三春驚馬騁  
途終偃蹇夫峻坂無繼巨吾前夕陽鱗吾後已焉哉  
寄跡太鴻之下何判於彭殤棲心化鶴之歸猶戀夫  
人世豈真道家之妙用哲士之通裁曷若我無我爲  
無爲任後來之餘生作大造之遊戲

芙村文鈔卷下

花雨樓校本

文情酸楚讀之悲來填膺

王小穀先生

重修蕭縣志序代

蓋聞麟經筆削必資百國寶書周官垂範不遺四方  
之志誠以方志爲外史所領義備國史取裁體例謹  
嚴門戶賅括山川城郭卽郡國輿圖也賦澮隰眇卽  
河渠溝洫也日星月露卽五行天文也農桑畜牧卽  
食貨兵師也若夫詩賦箴銘之作循良慈惠之稱忠  
孝貞節之懿方伎術藝之末更有高奇詭秘脫屣軒  
車仙釋道流翔情雲壑均宜臚列不廢屬撫復慮裁  
翦未精穢蕪不免義類膠轕包并混茫猥駢失次難

芙村文鈔卷下

花雨樓校本

爲典則甚昧政貴有恒辭尙體要之訓伏惟我

皇上稽古右文裁閱經史鹿門貽鑒於魯書桃園取  
譏於晉乘彰輝至當宸鉞畢公而二三大臣仰體  
睿裁請修江南通志以正風俗可謂

聖賢相遭萬世一遇矣己巳春予蒞任蕭縣展閱舊  
志一修于前明嘉靖再修于我

朝康熙間迄今百有廿年其間壤地之離合戶口之  
耗登名號之沿革以今準昔損益蓋多重以地當衝  
激派滙黃流儵忽滄桑朝暮殊軌而執事者猶以故



書從事豈非陋歟急思探輯以歸徵信會案牘累疊  
擗札少閒未幾調篆江都遷延莫就迨癸酉冬重來  
是邦深佩宣聖識小之義甘蹈文中志寡之嫌敬詢  
黃髮與讀龜趺專席青襟商略鴻寶遠取繪事衆色  
成文之旨近悟蜜蠶兼採為味之譚連綴改定資非  
一手較量討論殆閱十月至于踳駁麤踈荒蕪闕漏  
淵雅碩彥諒原樞味若夫考其舊俗人頗勁悍輕剽  
其文儒俊髦挾任氣節好尚賓遊然齊魯擊柝斷斷  
洙泗尊儒慕學亦易為功願與斯邦縉紳士庶爭自  
濯磨彌澹心髓登行人五物之書上輶軒探風之錄  
區區之忱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美村文鈔卷下

三 花雨樓校本

中間詳敘宦跡當是代我潘閩軒夫子所作淵懿

醇茂鄱陽馬氏之遺 毛春門先生

張杏史寄廬圖序

予於杏史廿載定交半生投分無割席之寡驩有同  
岑之至契客冬自北歸出寄廬圖而示予焉文人墨  
客題賞滿帙杏史屬予曰為我綴數言余豈敢以禿  
筆辭哉我身如寄浮鷗夢蝶之鄉中田有廬種秫栽  
桑之所則有地拓半弓宮築一畝飾蛤蚧以為墻補  
松蘿而作屋棲心霞表嫌近市之囂抗志雲衢卻美  
室之頌墨墨其道淵淵厥心於吾友杏史見之矣杏  
史性耽澹泊志迴孤鶩南華俊逸之神北海超奇之  
氣故能脫落凡塵芻豢墳典習麟經之三例讀馬史  
之八書探汲郡之秘識高於束皙發孔壁之奧辯正  
於方輿此其寄於竹素也左思鍊都以十年工部染  
翰於三賦三言五言七言體括夫衆製曰風曰雅曰  
頌韻溢於名篇此其寄於詞藻也若夫帖書乞米帝  
鴻之硯磨穿均表同文沈約之音校正編題目於尺  
木射策者聲蜚剖奇疑於寸牘枕經者願解此又出  
其專門戴憑奪席抽子秘思樂天擲筆者矣獨念杏  
史方登孝廉之船一赴禮部之試長安春暖輦紅沒

美村文鈔卷下

三 花雨樓校本



輪日下風高紆青遮道遊建章之宮闕萬戶千門入  
周室之朝堂九筵百堵能不炫雲楣豔玉碣哉卽或  
抱帷天席地之想安繩樞甕牖之思藤花廳裏小住  
爲佳萬柳堂前此間足樂人之情也杏史獨無情也  
乎哉而乃打頭之屋聊避風雨礙眉之戶於焉襄羊  
岸犢朗吟桐陰半歇胡牀兀坐蕉夢乍醒陶潛分棗  
栗諸兒梁鴻操井曰於婦小聚蠶叢之下團圓蝸舍  
而餘自曰德馨何須屋潤彼夫蘭亭絲竹瞥眼雲烟  
梓澤園林鞠爲茂草已焉哉無金石不鑠之身爲天

芙村文鈔卷下

毛

花雨樓校本

地逆旅之客以視列第宅營苑囿者曾不足芥蒂其  
萬一也

文章有神交有道

毛春門先生

張杏史四聲千字文序

蓋自五均不同萬籟殊響聲音之道紛雜膠轕穢繩  
以前奏葛天之逸調媧簧而後播叢雲之奧詞由是  
八百之歌五子之戒抑揚盡致抗墜或如雖比語聯  
文非含宮嚼徵迨風騷繼起揚馬騰聲爰逮建安以  
情緯文披文宣質左校令李登始有聲類之作沿及  
齊代周顒遂著四聲切韻而沈約繼之夫世歷千年  
時逾數代輻輳方言掇拾竹素始得明密其義旨剖  
判其趣理而以一簡之內音韻畢該四字之中齒牙  
悉備本天子聖哲之意而大暢厥辭非吾友張君四  
聲千字文莫屬也夫縮恆嶽于尺地滙瀛海于一杯  
以少許勝多許明下學爲上達斯固前哲之神契鴻  
儒之秘寶也獨念正通閏通之分三聲二聲之別差  
以毫釐謬以千里抑晰裳行之本根區處馬于涇渭  
而命意纖仄措語險誕究無當于文人實有慙于作  
者而迺上自堪輿繼及皇帝與夫六經三傳之精四  
德五常之蘊言教化則瀆悶肇自飛龍論風俗則渾  
穆格夫狙詐以暨仙釋道流農工商賈用克式昭圭

芙村文鈔卷下

毛

花雨樓校本



泉遠逮津梁譬猶魚熊一釜均爲適口之需笙磬同  
音俱屬悅耳之具卽字以攷義諧韻以同文摘藻以  
談天發興以明志斯將懸諸國門更續志夫經籍  
亦見本原 毛春門先生

芙村文鈔卷下

三 花雨樓校本

平太宜人八旬暨家君二漁刺史盧宜人六十  
雙壽序 代

蓋聞子母雙環龍雀俱蟠異彩雌雄六管鳳凰交應  
清聲三壽作朋八十曰耄斯則有子如母其福則同  
厥婦承姑思媚奚似湖夫三島瀛洲之窟以暨九州  
豪貴之家罕有令妻而上循壽母九如而得萃一門  
者僅有平當獨遭盛遇今歲季秋九月乃太宜人八  
旬預慶之期正我友二漁盧宜人六秩雙開之會今  
夫服芝草者根必究飫醴泉者源是尋謝夫人自教

芙村文鈔卷下

三 花雨樓校本

其兒劉大母常評諸客故太宜人始則歸我贈公也  
宜夫子之家繼則訓我密友也起佳兒之譽讀書兼  
令讀律識時務者爲俊雄明刑繼以弼教通經術而  
斷獄訟故其橐筆椒城以後迄夫安硯籌驛而還前  
後二十餘年南北三江諸省未通芳訊小尹占老子  
之來尙阻重關大吏卜客星之至封疆倚之如左右  
手官民戴之騰父母歡禮遇隆矣恩意極矣時論榮  
矣鴻名遠矣顧或以君桓鱗十四之歲答客詩成魯  
連十二之年服人辨著使或功深焯掌誦慕搖頭非



徒領夫青衿爰可魁于黃甲而乃因劉蕡之下第致  
王粲之從軍得毋牛後之嫌頓失鴻儀之素不知秩  
僅博夫半通用亦等于小試曷若去此卑官特參大  
計陳平密謀既非當世所見荀彧上策又非諸侯所  
聞天子之牧曰伯大僚之佐惟賢知殊塗爲同歸借  
重權行陰德是則君之仁也又或以君富貴自取編  
作州書聲名有聞著爲縣譜藉使栽花潘令安仁亦  
著循稱解褐安南子山漸起逸譽第五倫斬芻執爨  
父老攀轅顧凱之判牘垂簾簡清書最而乃頭署冰

芙村文鈔卷下

三

花雨樓校本

銜署羞米折怕展驥足之長用戢牛刀之技得無宦  
情太淡人望徒虛不知西晉官人半用山濤之啟東  
京幕府較推班史之文袞職有闕也待君而補之鼎  
鼬未調也須君而和之陸季明參謀機密劉穆之案  
牘裕如不炫所長善藏其用是則君之知也又或以  
君置樽待酌之才懸鐘聽叩之器十人了了百札雍  
雍許邨生爲入幕之賓重元龍是上牀之客疇克抽  
身絕早知足爲高而乃君苗之筆硯欲焚考叔之內  
羹殊舍長安之日雖遙太行之雲已近何煩寄鮓失

衽席之歡好侍扶鳩得追隨之樂是則君之孝也又  
或以君精于食貨算窮隸首之精妙入會計術諳計  
然之策王戎以持籌爲勝算端木著貨殖號奇書倘  
曰問舍亦何玷清名卽或求田豈有傷廉節而乃馬  
文淵之財貨惠錫弟昆范文正之俸廉恩班戚黨更  
或九宗五正譜系法于蘇家識字考文蒙養仿于大  
易伯成言守仁爲富王倉云爲善最樂是則君之義  
也綜此數端略彰大概更有進焉爰可詳也且夫賈  
山三策不遺嶼堞鴻陂姜呂九圍兼及牢盆煮竈虞

芙村文鈔卷下

三

花雨樓校本

道園京東水利之議顏之推關市邸店之條無不吟  
誦在心撰成于手陳同甫之議論推倒英豪陸宣公  
之奏章並茲龜鑑取而擬之曾何讓乎至若九宮神  
略三術謨明飛風長柳之編月角星眉之術每當午  
飯聊消睡魔若數庚籤借茲目翫此又神以天全胸  
無礙望者也德配盧宜人對挽鹿車相莊鴻案事員  
姑循內則守德言爲禮宗佳哉玉女之稱允矣璧人  
之耦茲者序屬三秋恭逢大耋慈雲一朵龍駒偕虎  
豹交輝連理雙枝綠竹與紅蘭共秀堂前環列看拜



前拜後之班世上齊誇賦如升如恆之句今日燕開  
四座歡傳柯笛之亭他年鳳下九天

詔錫梅仙之宅

猶是齊梁一派而面目較近時 毛春門先生

嗣響稚葵 王小穀先生

芙村文鈔卷下

花雨樓校本

婁斯闇先生遺集序

昔公羊傳云有所謂所見者有所謂所聞者又有所謂傳聞者曾憶先君嘗言爾輩後起不識鄉先生鉅人碩詣問學於何由進因念與吾村相隔數十里者蕭山西河毛氏一代通儒外此若張漉之稚威胡氏後馬之元木周氏或以經術顯或以詞翰名皆一時倒屣公卿徵君中咸推祭酒而其間深自韜晦不求聞達潛心古學者則猶有先生先生諱元豹號斯闇觀其命名自視之重概可想見嗟夫有才無命趙臺卿之所以自誌其墓也棄溷置區李長吉之所以未富其篇也 豫與先生居無慮一廬地復時得領長者談計其時殆所謂傳聞者豈不足徵信歟先生舉乾隆丁卯科優貢生惜不壽其天而究之精氣未滅足以沾漑者哲孫可山每於故紙堆中蒐輯數什彙爲一編近古體諸作時露至性閒澹純泊得古作者精意而自成一家之言所云溫柔敦厚者非耶於此見先生之一斑而益信可山爲能述前志也

芙村文鈔卷下

花雨樓校本



送葉大古槎之京得官序

江文通曰樂莫樂於新相知悲莫悲於生別離予於古槎十載傾心一朝識面握手未幾驪歌乍催南浦之魂消於遠道西江之月冷此征途大難為情值茲小別雖然合而復離者勢也聚而必散者理也古槎天姿亮拔豪興高騫鼓逸翮于鵬程潑長鬢夫鯨海縣布之役復上者三博浪之椎幾中者再邠卿有才而無命卜式納粟以入官此則賢哲之通途鴻儒之生面也夫器不論精粗適用者為貴士奚必科第裨

芙村文鈔卷下

花雨樓校本

世者較優假使搖頭過市之流膠柱鼓瑟之子與之鷹赤緊泣劇繁鼎足之折無俟於三公朱紱之來有慙於一命此短於才者之不可與言吏治一也又或案牘山積判決為勞姑息養奸莠糝滋戾羅漢之號何當於邊生父母之稱徒思夫君子此紕於力者之不可與言事功一也又或峭峻為能刑名是尙酷吏之傳鷲若蒼鷹苛政之形嚴於猛虎繭絲憐夫尹鐸蛇賦苦于永州此刻削為事者之不可與言經濟一也又或處非廉泉渴思盜飲求唐成公之鸚鵡請韓

宣子之寶玉無慕楊震卻金之節不解任棠置水之情黷貨無厭多藏厚亡此貪鄙為懷者之不可與言撫字一也足下夙擅九能亡茲四患曰清曰慎曰勤廉善廉能廉敬一行作吏美哉始基豫杵曰訂交桑梓話舊退飛之鷁聞振羽而神飛點額之魚想衝波而尾奮卜彈冠於異日羨整轡之詰朝好踏輦紅駿骨收夫燕市古槎即以是秋發科聊且浮白驩懷小敘錢江壯哉故人此遊甚樂

芙村文鈔卷下

花雨樓校本



天醫神會序

十全爲上醫業之專精三折稱良天心之仁麥風雨  
晦明六氣惟天之所爲辛苦酸醎五味任人之妙用  
是則醫以天乃神天以醫司化已我長巷社廟諸神  
俱有誕會獨於天醫一座祝獻無聞族姪英首創斯  
議鳩合同志十有四人各出青蚨肅祈鴻化偉哉此  
舉活人無算矣溯夫鶉居既邈鯢齒斯希乖四節於  
攝養之初受六鑿於銷鑠而後斯則神農上品究無  
補於垂危秦越奇經亦何裨於救死誠以陰陽之殊

美村文鈔卷一

三 花雨樓校本

致虛實之異宜毫小之不同南北之各轍自人而爲  
之不如自天而爲之爲得也彼夫顏回敗於叢蘭冉  
耕歌夫芣苢齊侯之疥遂疢晉君之惑蠱疾此雖投  
以參朮非可保厥春秋又或病入膏肓攻達不至症  
兼寒熱涼燠難施是則玉機晝讀亦知四診之微而  
金匱年荒莫探六元之秘藉非元功司橐必致偏枯  
大地回春焉冀痊可天者坦也躋斯世於仁壽醫者  
意乎悟癥結于微茫某等或簿書鞅掌王事賢勞或  
四牡皇華輶車星使或性耽六籍薰灼心源或酷嗜

四詩嘔吐腸胃或西疇戴笠暑雨有咨或南畝披蓑  
祈寒未免又或牽車服賈蠻烟瘴霧之鄉馬首船唇  
細雨斜風之苦在在資其保護一一得所安全上壽  
中壽下壽享黃帝之二百年保精保氣保神樂彭聃  
之八百歲此日豚蹄競祝應知夢裏之熊他年鶴髮  
鬢髮其看填河之鵲

切實諦當語無泛設

王小穀先生

美村文鈔卷下

三 花雨樓校本



讀燕策書荆卿事于後

巖飈振林燈青如豆攤卷臥側取荆卿事而讀之毛髮竦立神馳易水而前賢猥目以匹夫之勇噫是以成敗論英雄也嗟乎秦政之不死天也豈軻之疏于計哉當其太子丹避席頓首披瀝肝膽久之曰此國之大事臣驚下恐不足任使迨丹進美女車騎恣荆軻所欲願得樊將軍之首與督亢之圖以餌虎狼之強秦而復求天下之利器得匕首藥淬之其沈幾觀變豈倉皇失措者惜乎夏無且之藥囊勝于徐夫

芙村文鈔卷下

花雨樓校本

人之血縷也然而變徵之聲蕭蕭易水矣

收結煙雲無際

張鹿樵先生

高漸離筑如聞其聲

王小穀先生

芙村文鈔卷下終

芙邨文雅近尙綱堂余曩刊復莊姚先生駢文類苑已見有登選者旋於藏書家訪得全集讀之覺清麗絲邇修潔而腴亦一時之秀也其論文謂體愈新則愈薄辭愈巧則愈拙意愈艱則愈淺旨愈遠則愈晦四語實能切中時病又謂隨園氣局宏敞不類詹詹小言穀人稚存淵如前輩祖述建安撰辭寥亮亦自有見惟隨園文有未脫俗處穀人多流入時響則不可不知耳集中儷體居十之七間列散行亦條暢以達而如童子當識律論親在外故樞回里不入門議

芙村文鈔跋

花雨樓校本

尤爲有關世道之文閱後命工繕寫爰急付剞劂光緒乙酉長至日鎮海張壽榮識









歐

餘

山

房

文

集

一

一

齋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歐餘山房文集目錄

卷上

同律度量衡解

立後議

續立後議

棄子歸宗議

獨子留養議

聚蘭文社續序

戴梅簷文稿序

愈愚孫先生六十壽序

雙林蔡氏重修族譜序

歐集目錄

愛山書院徵信錄序

雙林陳氏祠堂記

角斜場豐備義倉記

東臺角斜場社學記

重修純陽閣精舍記

三世畫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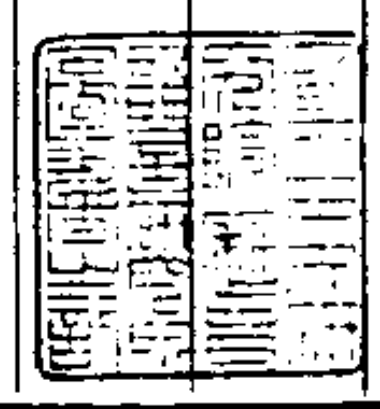
先府君畫像記

歐餘山房記

西川負米圖記

精廬雅集圖記

七二峯南勝境圖記



飛英雅集記

湖山小隱圖記

颺巢記

卷下

方孺人家傳

嚴節母傳畧

陳節母孫安人家傳

姚節婦傳

吳烈女傳

石珊媛傳

書節婦潘氏事

歐集目錄

宿墓圖書後

朱節母授經圖詩 并跋

蓉齋先生詩稿殘本跋

舅氏沈柳橋先生行述

丁氏先墓表

祭吳芝堂翁文

張卓林哀辭 并序

封翁閔虛齋先生暨配徐孺人九十雙壽序 代鄭

夢白方伯

募建雙林教寺序 代温稼生虞部

潘孝廉傳 代



誥授中憲大夫江南江安徵甯也太盧鳳淮揚十  
府糧儲道周公墓誌銘 代鄭夢白方伯

歐集目錄

三

歐餘山房文集目錄



同律度量衡解

虞書同律度量衡孔傳云律法制及尺丈斗斛斤兩皆均同孔疏云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法制皆出于律故傳解律為法制又云度量衡言同者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云同經典釋文引王氏肅云同齊也律六律鄭氏康成云同陰呂律陽律衡稱也又文選六代論注引康成尚書注曰稱上曰衡謹案同律之訓義各不同就孔傳而論是為法律非律呂也然史記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粟于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

歐集上

一嘉業堂校刊

是宜訓為律呂傳說非也孔疏云律為候氣之管既與傳異義乃復以度量衡之取法于律附合其說似為迂曲又齊同之說止就度量衡言而獨不及律之所以言同者何也鄭氏云同陰呂者據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之文也案鄭大司樂注云六律合陽聲六同合陰聲典同注云律述氣者也呂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為之是六同即六呂也又案敘官典同注引尚書協正同律等文賈疏云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云又王制之說巡狩與書畧同而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孔疏謂正此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等書禮二疏俱出穎達之手何彼此之不同也據鄭氏諸注以證書文則此句

當蒙上正日之文不以同為律度量衡之領句矣夫言均同言齊同固有取于同天下齊風俗之義然執同律以聽軍聲同之為呂禮有明文以經解經自當以鄭說為長矣度量衡諸訓義從同而稱上曰衡鄭義尤明班氏漢書志云衡平也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孔疏于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之訓歷引班志以證之而獨不取任權均物之文于義亦未盡也

立後議

子族有昆弟五人其最季者國子生笛君無子嗣四兄次子為後其已故伯兄二子已故仲兄一子並三兄一子俱助以婚娶之財而伯兄子有加厚議已定矣及笛

歐集上

二

君沒後伯兄之次子爭之不已族之人且有陰右之者族長性懦不能治子憤焉為作是議

議曰無子立後者一本 國家之制族人不得別生異議其有異議者治之可也律曰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則統在五服內者律皆許其繼嗣也吾不知始自何人創為次房無嗣長房次子承統之說沿誤至今殊非律意曰同父周親則無論房為長為次皆在應繼之列今不遵 國家之制而惟循鄉曲鄙夫之見是何顯于背謬也又曰其或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于昭穆倫次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爭并官司受理據是則應繼



之說亦非執爲定例也又曰若應繼之人平日先有嫌隙則于昭穆相當親族內擇賢擇愛聽從其便如族中希圖財產勒令承繼或恣憑擇繼以致涉訟者地方官立即懲治仍將所擇賢愛之人斷令立繼據是則應繼而有嫌隙者并不許執應繼之說以相爭夫律文非有偏重也誠以近世風俗澆薄欲爲人後者大抵後其財而非後其世也故應繼之人輒敢藐視其所後以爲不能舍我而他屬而爲所後者欲告官別立則又恐其紛紜轉轉徒使骨肉參商事不遽定故遂隱忍而止然其心之所傷已多矣夫立後所以延其世也所後者賢則可以承前裕後所後者不肖則將何所不至且平日既

歐集上

三

有嫌隙欲其篤于父子之情得乎若夫立愛則以非應繼之人而忽得應繼之財產縱不必其賢且能也而于父子之情必不薄故曰擇賢擇愛聽從其便也今笛君于昆季爲第五于諸兄之子皆可以爲後則嗣四兄之次子非所謂同父周親者乎不知者以爲立愛夫擇立賢能及所親愛律雖不言支屬親疎與否其統親疎而言之可知也而笛君之所立實爲同父之子則豈立愛所可比乎至其平日事伯兄甚謹其引翼伯兄二子甚力而二子年已長不自愛不克副其叔之所望是其人微獨有嫌隙如律文所云也夫不思平日之恩誼而忍于季父卒後希圖其財產思奪其已定之嗣違悖族長

凌虐諸父忘恩背義莫此爲甚而族之人猶有陰右之者且有倡言別立者其毋乃蹈勒令恣憑之禁乎愚不知其何便于己而爲此也爲族長者于爭繼之人曉諭之不能則懲治之不必容其姑息也

續立後議

謹案律于立後之制設立應繼愛繼兩條此 國家曲體人情之至意思已備論于前矣然以爲總以賢斷之而已應繼者賢則不必更有所立必應繼者不賢然後議立所愛今世俗有財產者一房無嗣輒立兩房之子徒啟爭端甚非律意後人者一人而已古者國君有適則嗣無適則長年均則賢義均則卜國君子己子且有

歐集上

四

所擇而謂士庶家後他人子獨可以兩立歟是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其于與爲人後者至與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爲所疾誠鄙之也故愚以爲無論應繼愛繼總以賢斷之而已然則律文何以不言曰律文設此兩條一聽立後者之所擇而非爲爲人後者便其私圖也又案律與禮嫡子不繼獨子不繼嫡子不繼者不奪人之宗也獨子不繼者不絕人之後也今世俗不察輒沿爲以長繼長與夫絕次不絕長之謬說夫古者適子不得後大宗今則身非大宗而忍奪人宗以爲己宗古者大宗立後小宗則否自宗法廢而小宗無不立後已屬禮之變通而猶絕人後以爲己後在立後者已爲顯背



典禮而爲之後者敢棄應傳之重而承不應傳之重忍絕禰廟之祀而奉他人之祀傷風害俗莫甚于此此皆聖世之僂民而國制之所禁也曰如子言其何以處夫兼祧也曰兼祧者國家不得已而設此例所以絕人之爭也然必情屬同父周親兩相情愿取具合族甘結方准其承祀兩房宗祀否則有愿有不愿必不爲律所許矣且夫獨子不繼之例國家未嘗不重也是故大宗無子小宗止有獨子者令大宗于同族昭穆相當內另行議繼設無相當可繼之人俟小宗獨子生有二子繼一子爲大宗之孫設並無所出或僅生一子則繼一同族孫行以承大宗之後此正獨子不繼之明文也

歐集上

五

其有獨子亦准出繼者則爲陳亡乏嗣官員與夫守制接婦一時族無可繼設此權宜之制非概爲有可繼者皆可以後人獨子也世俗不知推原律意苟可以便其私圖輒執一說以爲成例可循其毋乃比于舞文弄法者乎然愚意尤不止此今夫出嗣必由父命雖已孤不繼律無明文然無父命而後人是忘其已死之父也曰喪無二孤長子既已受重次子似乎可繼是又不然喪無二孤者明支子不得爲喪主而非可借是以求爲人後也無已必情屬同父周親本族實無可繼宗長之命闔族之所許又必卜之祖父之靈然後不得已而爲之嗣否則立後者不得奪其承感之情而已孤者亦不

得原爲之後而藉口于應愛之說愚意當請于朝增著此例則于人心風俗大有裨益也夫

棄子歸宗議

吾家某仲娶妻七月子仲之母惡之棄之養于雙林田家施氏及仲卒竟無子于是以伯之子兼承其祀而所棄子今年二十餘已娶妻生女其所養之父母俱歿乃挈其妻若女來歸其家將留之矣而族人以爲非仲子留非便且當時棄之之謂何而今乃留之也桂以爲不然夫七月而生世所常有驗之于古則唐李鄴侯明宋文憲皆是見于二公別傳卽奈何以此爲疑或曰當時之疑非以其七月也就月數之則得其七積日數之

歐集上

六

實得六月半耳應之曰黃牛羌種孕六月而生見裴松之三國志注夫羌亦人類也卽奈何以此爲疑且此猶證之于古若驗之于今則里人計秋琴紀仲勇皆六月半生者也二人者皆次子故人無所疑耳然則來歸者實仲子且形神宛肖仲此而不留誣其死父孰甚焉且何以爲其生母地也予聞仲歿時其家曾使說施氏欲歸其子施氏不從故仲歿至數月始定其嗣然則仲之母固不忘所棄子之爲己孫也特其人性情乖異而當時又無人爲之陳說古今曉譬其愚遂至骨肉爲路人者幾二十年而今乃得歸歸而能留是天誘其衷也凡吾族人其無疑焉然則財產何如曰折獄者有比例之



義例爲人後條曰若有義男女婿爲所後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爲依倚不許繼子并本生父母用計逼逐仍酌分給財產曰酌分則有厚薄可知今伯之子之于仲既盡嗣子之義則三分焉而得其二可也

桂讀書不多所見止此然以目前之所證如計紀二人者其亦可以斷斯獄矣人妊九月十月生子者常也其有逾十月至數十月者古書所載不可勝紀而予亦得之目見友人紀君石齋子妊二十三月而生生時石齋笑曰幸吾在家耳不然其得理于眾口哉尤可異者二申野錄載吳康齋父官京師母居江右相與夢感而生是則命世賢人其于神聖之感天而

生無以異也

獨子留養議

謹案殺人者死定例也而律有獨子留養之條者謂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也故例皆言鬪殺誤殺戲殺擅殺而不及謀殺故殺曰鬪曰誤曰戲曰擅者其人本無殺人之心而其情或在可矜之列悲其親年老及廢疾無次丁侍養而特行此法外之仁非概爲謀殺故殺者得濫邀曠蕩之恩也今有人懷刃至某家刺傷一人于座并及其弟遂跳而出轉入前堂刺死一人而遁其人于某家素無仇害也不過怒其屢索賃屋資而已又未有關毆之費也而行兇如此是故殺也故殺與謀殺同

歐集二

七

爲常赦所不原而又多傷二人則入其罪于情實之斬案亦復何辭乃原問官依律擬斬而後之有司竟以其母老無依改依鬪殺律擬絞候遂援獨子留養例以結案是故出人罪也是誣國法以市私恩也是使死者含冤地下而兇人得肆行于世也甚非 國家制律之意也且夫殺人之時彼曷嘗計及有母邪好勇鬪狠以危父母已爲不孝況故殺人乎自古復父讎者聖人許其不反兵而鬪然有遲至數年焉或至十數年焉非誦于讎人之勢卽闕于其母之存復父讎者且不能不以母在而慎于一發彼有母在而故殺人其心尙知有母邪且被殺者獨非人之父耶兇人之親當養而被殺者之

歐集上

八

子獨可任其親之凶死耶人孰不有父母以故殺者而得援留養之例則凡有親之獨子苟有所怨其何憚而不殺人耶大抵法過嚴則有司多酷烈法過寬則有司務姑息其弊有必然者故愚以爲留養律官御史者當請于 朝改之便此非愚一人之私見也伏讀乾隆十一年 上諭曰若不論情罪輕重而但以獨子概令從寬已非情理之當況其間未必盡係獨子乎嘉慶六年 上諭曰若不論罪案輕重祇因家無次丁概准承祀留養則兇惡之徒諱知律有明條自恃身係丁單有犯不死竟至逞兇肆惡是示祀留養非以施仁適以長奸豈 國家矜慎用刑之道敬釋 兩聖人諭旨其于留



養之弊已洞悉無遺惜當時理官不能仰體 聖訓議請改易也或曰此例行已久且嘉慶六年已議闕殺情重者不准請留養止許聲敘應侍緣由是視舊例已加重矣今以故出一故殺之罪而欲并除此例是以噎廢食也恐亦非 國家慎刑之道應之曰慎刑者欲其不失入也非欲其故出也且夫闕殺情重者依情定罪可也今既不准請留養而許其聲敘應侍緣由是仍開留養之路也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此自咎不能教民使不犯法而終不敢誅其法也虞經治獄冬月上其狀恆流涕隨之此悲其求生而不得而終不敢縱其生也今之有司大抵平日視教民爲具文及有犯法

歐集上

九

則又以救生不救死之俗說橫于胸中故其弊遂敢以故殺者濶入留養之例如此案是也夫故殺可改爲闕殺情重奚不可飾爲情輕天下大矣其如此案者豈少也哉故愚以爲改之便夫闕場軍士以射獸誤殺人者本依過失殺傷律收贖擅殺有罪人者本杖流而乾隆時俱加擬絞候此 聖主慎重人命辟以止辟之至意其于如天好生之德無所損也故愚以爲留養律實改之便必不得已惟誤戲傷人不致死及救親情急與夫擅殺有罪人者準之其闕殺及誤戲殺死者俱不入此律其應承祀者亦視此如此則爲獨子者庶知所懲警不敢以身試法而有司亦無所容其寬縱矣不然非以

施仁適以長奸如 仁廟聖諭云云其弊何所底止哉

聚蘭文社續序

合同志十餘人月三課課必以文若詩名之曰聚蘭文社其人皆應童子試第其先後者爲孫愈愚先生其事始于 今上道光五年至七年春止倡之者爲溫君丹林而紀君石齋序其事今夏六月子友吳星甫及外弟邢潤甫踵行之而屬序于予予曰不有石齋序在乎曰石齋多獎語而無勵語今欲以序所未及者言之以相策勉耳予曰桂不肖從事于此而宗之有得不能自勉而欲勉人是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其不爲人所笑者幾希矣無已則請以先生之意推之可乎社之名聚蘭

歐集上

十

也丹林請先生以命之者又名花嘉藹多矣先生獨取此者豈不以蘭望吾黨哉蘭之爲物也其品高其韻逸其色澹而雅其氣幽而潔植之名園不加茂與眾草伍不加瘁古之人謂爲王者香爲君子者職是故也人之于文也亦然文之道以品格爲先而詞氣次之法軌先正詞必已出則其品高詞約意長揖讓雍容則其韻逸本經術以立言不靡麗以爲工則其色澹而雅如山水之深曲而陳言之務去則其氣幽而潔兼此數者而不爲風氣所移易文何不佳之有雖然文者載道之器也歐陽子曰文與道俱今制藝雖應試文然所言皆聖人之言也聖人體之身以立言其言皆道也作文者以聖



人之言爲言則其言亦道也文不離乎道而後品則高韻則逸色則澹而雅氣則幽而潔如幽蘭之獨茂而不與眾草爲伍以之問世未有不見采者今之課藝爲應試設固未必需乎此而亦未能遽至于此然人之立志不可不如此也況諸君將來成就不可限量苟能涵養其志氣沈潛乎經史則發爲文章雖未能如蘭之爲王者香爲君子而其不與眾草爲伍則可以自必桂不敏竊願與同志諸君共勉之以無負先生培植之至意而爲人所笑也既以言于吳邢二君退而序之質之石齋丹林以爲何如也

戴梅簷文稿序

歐集上

十二

昔萬氏季野有言不讀無益之書不作無益之文桂以爲宜先不爲無益之人惟孳孳焉爲善于根本之地而爲末俗所依賴斯不爲無益之人矣不爲無益之人自不讀無益之書不作無益之文予友戴君梅簷所謂不爲無益之人者也君以貧士而樂善不倦其尤大者莫如助人葬事自丙申後數年來親族友朋之貧不克舉其喪而贊成之者數十家皆恃其口舌之力募人資爲之夫安死者之骨仁也廣錫類之義孝也成人行誼之美忠也一事而三善具焉可不謂有益之人乎由是發而爲文無非從惻隱中流出或善未舉而引伸之或善已行而推廣之懃懃懇懇詞明理達使讀者感激奮發

其善心而不已夫以有益之人爲有益之文則其文當以先儒格言觀之區區字句之工拙不足論矣君于南溥多交游而與桂若獨有夙契桂貧甚積三世而不克葬君爲謀賣文之資使受之有名藉是以營窀穸則其用意彌摯而所益于桂者爲甚鉅昔李方叔累世二十餘柩未葬東坡爲作詩勸世之好義者以成之李堯民七喪不舉史縉叟爲致哀辭于友朋以助之至今以爲美談君子于桂有東坡縉叟之義而桂則深有愧于二李氏焉讀君文不禁涕淚交頤故附記其感激之私如此

愈愚孫先生六十壽序

愈愚孫先生以道德文章閭修一室未嘗與世相徵逐

歐集上

十三

而人無不知有愈愚先生者已二十年今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五日爲先生六十生辰同人將稱觴于堂屬桂爲祝嘏之辭夫以先生之道德文章自有千秋之壽區區世俗之祝辭何足以壽先生然桂于此不勝友朋盛衰之感而竊嘆先生之頤養爲不可及也憶嘉慶戊寅及道光辛巳間先生延震澤金山甫先生課其兩子又招我柳橋舅氏讀書其家時桂亦從山甫先生學舉業先生素善病足又不良于行平日交游甚少及交山甫先生與我舅氏而友朋始盛其至者大抵以文章道德相切磋桂時年甚少見先生與諸友人談經權史意興甚豪異于世俗之咿唔佔畢揣摩時尙者之所爲心竊



慕之已而山甫先生與舅氏俱別去先生授徒于家里後生成以舉業來學桂獨以古文請先生不以爲不肖時進而教之山甫先生館他處先生常以詩相倡和又與紀君師泉沈君子敦結古文社會意興之盛不減昔年也曾幾何時而山甫先生與紀沈二君相繼歸道山至今年吾舅氏又繼之回憶桂讀書先生家時諸君子皆以壯盛之年求精進之詣其風流意趣如在目前乃十數年間而死喪凋零已若斯斯其盛衰爲何如也夫諸君子之精力皆強于先生而或年五十或不及五十曾不得下壽之享而先生獨康健無恙人謂先生得于天者厚而不知其有以自養也蓋先生家本素封于聲

## 歐集上

十三

色財貨一無所嗜獨沈酣于典籍嘉慶壬戌室被火器物蕩然無所惜獨以書冊爲拳拳後以外侮紛來喪其資之半曾不一動其心早斷家事終日坐斗室中與古人爲伍寢處六藝珍羞百家發爲文章渾渾浩浩先生之以學自養也如此故德愈充而貌愈豐夫壽莫大于文章道德天旣以斯業畀先生而先生又能自怡悅性情于六藝百家之中以完其賦畀之理則天之所以厚之者先生獨有以自全與吾鄉固多耆舊鐵橋嚴先生今年八十有二白舫范先生七十有八秋水張先生七十有五或客于外或居里中皆以著述自娛先生之學旣與三先生同則其以文章道德爲里中諸生祭酒之

日豈有限量哉時當風霜剝蝕之餘彌覺松柏之可貴人當友朋凋零之後彌覺耆舊之可珍桂以是爲先生壽其亦異乎世俗之頌禱而先生可以進一觴矣

## 雙林蔡氏重修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譜牒興譜者所以維宗法之窮也譜之爲學隋唐以前甚重之見于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者不下數十家今俱不傳後之爲譜者大率以始遷者爲始祖否則推其始仕于朝者以上非不欲詳述之也世遠年湮有不可考者毋甯闕之蓋譜貴信信則近而可徵貴簡簡則創而易續大江以南士大夫之族大抵始于宋之南渡者居多而或遠攀隋唐以上之華胄則失

## 歐集上

十四

之誣或侈陳行實濫邀名臣碩士之品題則失之繁此皆以是誇耀其門閥耳于尊祖敬宗收族之義奚當焉歸安蔡氏世居雙林鎮德清之分支也其遷雙林自一山君諱希孟始一山君隱德不耀六傳至將仕君震彪于崇禎中從征流賊死節長卿君震□爲將仕再從兄文行高一時遭世亂不仕以前朝諸生終自是而後枝分派別子姓益以蕃衍雖鼎甲之榮或不如德清之盛而讀書有聲庠序及登仕版者世不乏人其父老敦長厚之行其子弟識孝謹之義世德相傳遂爲歸安望族譜自長卿君創輯以來凡數修今道光壬寅蔡君四勿汝炳將重修之先是癸未君本生父奉直君諱本謙曾



以舊譜命君異母弟汝炯增輯君亦襄校其間迄今已二十年族之列名學官者日益多君以明經貢太學而已亥鄉試君長子□□薦卷庚子恩科族人瀛升舉于鄉蓉生及學博變昌俱被薦蔡氏文物于時爲盛君喜其族姓之熾昌而祖德之綿長也故復有志于續修介子友戴君梅簷屬爲之序譜以一山君爲始遷雙林支祖由一山君而上溯之則以宋高宗朝煥章閣直學士字濟甫者爲南遷始祖學士公生三子伯居吳郡之包山仲居烏程之則莊季諱承孟居德清蓋小宗也更十二傳至一山君又七傳而分爲七支自學士公至二十世別爲祖支以下各以支譜之而上統于學士公一

歐集上

五

山君所自出者詳之旁見于德清譜者畧之其不可詳者闕以俟考有善行可登者則質直書之其體例如此以視世之遙扳華胄侈陳美行徒爲誇耀門閥者其識卓矣洵乎其信而有徵簡而易績足爲爲譜者法焉奉直君積貲鉅萬輕財好義爲族黨所依賴君承義方之訓讀書修行樂善不倦今復踵奉直君之志而舉是役父子相繼可謂孝矣夫敦一本之誼者斯有睦族之實有睦族之實者斯能收族以盡尊祖敬宗之禮則君之增修是譜也固將胥其族之人歸於尊敬親睦之中而非徒聯繫屬于圖譜已也

愛山書院徵信錄序

無所爲而奮于學者士之所以自立也資其勤苦而獎其優異使益感奮于學者上之所以造士也書院者造士之地月合生若童子期望兩課之月有膏火之給課有優異之獎誠鼓舞人材之至意也我湖愛山書院自乾隆十九年李肯庵太守創建迨今幾百年矣賢守之涖茲土必加意于此故士之肄業于其中者不懈益勤而人材與科第日駁駁起道光十七年于侯彝香署郡事以望課無優獎之例特捐田以資之凌侯東園守湖時又捐廉以擴充之兩太守之嘉惠肄業士可謂殷矣顧優獎增于其舊而膏火之給于監院者或假手于書斗不免有侵蝕之弊于是郡之大夫士議屬典商總趙

歐集上

十六

君恆升主其事且增益其數自二十四年春始請于太守羅侯已允其議會羅侯遷守杭州不果行秋太守張侯來署事遂諭行之于是集其條議及公資孳息田租之出納與院中歲所給一切之數爲徵信錄一冊而屬桂書其緣起夫育才興化賢太守之治也而郡之大夫士能推說學之心以左右之肄業士之被嘉惠之實者有不益感奮而求所以自立之道乎成近日絃歌之化踵前賢教澤之遺萃人文而蔚國華將於是乎在

雙林陳氏祠堂記

祭祀先代之禮人各抱其無窮之念限于禮而不克伸其情則無如何耳苟世次不遠率其一姓之人以盡報



本之禮以敦睦族之誼亦議禮者所許也雙林陳氏祠堂是已陳氏其先慈溪人國初有諱其良字習之者始來遷遂家于此嘉慶初其四世孫學文欲建祠堂既得地于烏橋之西終以公資不足輟不爲者三十餘年學文次子廷熙慨然曰書云肯堂肯構孰有大于祠堂者先人欲建不克遺恨身後今幸蒙祖考麻業較裕尙需族人共爲何日克成先志予小子其獨任之將就役而遭疾以卒遺命其子培亟成之乃于丁酉之春庀材鳩工築基址建屋宇用役以人計若干靡白金以兩計若干迄今落成佐其役者培叔父廷煌之力居多役既竣乃告族長諷吉日奉安習之君及合族神主于其中

歐集上

十七

習之君永爲雙林始遷祖由遷祖以上以元百二處士爲所自出之祖長幼咸集潔誠薦享君子謂陳氏斯舉得報本之禮焉有睦族之誼焉夫習之君始遷雙林數傳而子姓繁衍列名紳士于禮可爲別子今宗法不行祀事率以族長主之世次當以是爲斷陳氏遷祖以培父行推之猶在高祖之列則始祖之位尙虛尤爲禮所宜祀遷祖尙爲高祖則所自出之祖亦先儒所謂先祖也先祖之主前人謂五世以上同居共爨者可歲一祀之以萃羣心以攝眾志使敬宗睦族于悠久陳氏聚族以處諒亦今日所得祭也夫宗法旣廢一切敬宗收族之禮俱不能行有比合族之祠上以伸報本之情下以

聯睦族之誼固議禮者所不能廢而培能以私財續祖考之緒使族之人歲時致祭合食于斯予以萃羣心攝眾志以永展其敬睦之意孝莫大焉凡爲陳氏者其毋忘培祖考三世之功哉

角斜場豐備義倉記

角斜之有豐備義倉場大使閔君貢甫所建也其法倡于故總督兩江陶宮保澍君以爲備荒善政首捐資與場之衿士議行之君子角斜多惠政故令出而應之如響其捐錢也商人以引計竈戶以桶計數多寡不等合計之歲可得百萬餘錢歲歲輸之則備穀之財不勝用而水旱不爲災矣初陶公之議此也視歲之上下歛散

歐集上

十六

之不借貸以權利君遵其法行之惟于陰雨稍久場不能產鹽煎丁之食量爲借貸遇晴則償其本歲小祲亦然歲大祲則分按竈戶之極貧次貧者以散之此其設施之大畧也倉建于場署之右經始于道光十四年冬至十五年春成凡神祠官廨役舍無不具共爲屋十五楹以衿士申希喬等十二人司其事迄今已六年穀將不勝貯乃謀拓址以廣其儲君旣喜其行之有效而又恐後之不能無廢弛致良法美意之蕩焉無稽也于是集其條議章程命族弟希濂寓書于桂曰願有記桂聞之而嘆曰嗟乎昔朱子令崇安行社倉于舉世不爲之時而民享其利今君子角斜首以義倉爲善法而力行



之其猶朱子之志也夫夫法之不能無廢弛亦在後之人耳要惟當我世而善其爲之之術力圖其利于民是則仁人之用心也夫今之民窮甚矣懸罄之悲十室而九雖無水旱之災已不勝其憂惟先事綢繆庶可徐爲之備而弭患於無形顧桂聞陶公下議之時奉行者不數數觀豈勸之而下不以應與抑以其事之利于民而不利于官與夫歛民自有之餘還以濟民之不足已非古盛時委積之政然尚不失藏富于下之意因利而利惠孰便焉而行者猶且難之無怪乎民日窮而無可如何也誠得如君輩者爲州縣于天下尙何凶荒水旱之足煩當亡憂哉而惜乎設施之限于其職而不能廣

歐集上

五

有所及也君名廷楷烏程人倉之建用工若干人錢若干貫董其役者某某等也

東臺角斜場社學記

古之時無不學之人亦無不學之地自王后及卿大夫士庶人之子皆入于學之中自國及州里鄉黨皆有爲學之地其民之俊且秀者則博通乎詩書禮樂而以德行道藝之選由黨庠州序而升于國學而達于朝廷以備卿大夫士之用其愿且魯者亦漸摩于黨庠州序之教相安于農田百工技藝而無浮薄詐僞之風卽至陳貨市塵牽車服賈亦惟守通工易事之常而無志淫好辟之習此無他先王之學之教凡所以使人人修其孝

弟忠信以盡事上事長之義實本其所固有而非強其所不能而之所以能使人人修孝弟忠信以盡事上事長之義者則恃有州黨之學先乎國學之教也此先王之世所以無不學之人也後世之學浸不如古而學之建于官者惟郡與縣郡縣學非攻文藝爲有司所取者不得與乎其列而邑之子弟以不能攻文藝而廢棄夫學者什且伯焉世家巨族有家塾以教其子弟而庶人子則雖有幼學之時亦不過粗辨章句畧識字形以爲後日商賈書算之計不明典籍之訓不審父兄之教宜乎日趨于浮薄詐僞志淫好辟而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義也夫鄉師鄉大夫之職今旣不能有其制則所以使

歐集上

五

鄉之子弟羣居族處以從事乎詩書禮樂期不失古州黨庠序之教者亦惟于鄉社之學加之意焉已矣東臺角斜場淮南產鹽地也故有社學明天啟五年通州分司運判徐光國允角斜士民之請建于舊場大使署右國朝雍正初舊場爲海潮所圯移場署于富家灘而社學以廢乾隆五十四年大使王寶階復建于今場增置社田規模粗具今上道光七年烏程閔君廷楷貢甫來任斯場願瞻社學則廢弛已甚而堂宇傾頽學徒解散之日久矣君慨焉嘆息思重舉之願以水患頻仍場地被淹商人與竈戶俱困君以爲治道在養與教養不先則教不從于是首建豐備義倉使食有所恃而不



虞于凶荒剗鑿越河築范隄使水有障洩而不爲患場  
之人得以安居樂業焉君乃喟然曰吾向之欲興社學  
而不果者今可爲矣于是以十九年之秋增廓其舊址  
而重新之顏其堂曰敬業爲學徒期望習禮之所而凡  
誦讀之舍燕息之室與夫庖湍之地無不備具工既竣  
將請經明行修之儒以爲之師由是場之父老俱欣欣  
焉幸其子弟之得所向學矣夫人固不可以不學而在  
斯場尤不可以不學學之道多端其要在辨義利而已  
以斯場爲煮鹽之地則自其幼時所耳聞目見者皆興  
利之事也世有爲學而役于利者矣未有爲利而不學  
而能無害于義者也夫宜於我者之謂義董子曰正其

歐集上

三

誼不謀其利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夫學之宜于我者  
未有舍孝弟忠信之本而得與聞乎斯道之大者也而  
欲其識孝弟忠信之修則必豫其教于幼學斯詩書禮  
樂之澤施之有其本行之有其漸焉人徒見郡縣學取  
士之以文藝遂以爲學所重者在是不知郡縣學之校  
其文藝者亦謂士之行誼已修于家必有得于心而發  
之爲言將以觀其深也而不意末流之浸失其旨也然  
則修社學之教使學者知爲學之義必循循于幼儀以  
達于成人吾知後日必有俊且秀者以其德行道藝應  
國家任使之選而其次亦端謹禮讓不失爲善良之士  
化瀕海斥鹵之地爲彬彬弦誦之鄉則斯學雖小其于

育才易俗之所繫豈淺鮮哉若徒謂誦說詩書禮樂之  
文爲後日攻文藝之計以求有司之所取是亦爲利而  
已矣甚非古州黨庠序之義而亦非君所以重建斯學  
之本意也是爲記

重修純陽閣精舍記

潯南報國寺有閣翼然臨于其右所以像奉 呂祖純  
陽真人者也其旁舊有屋幾楹已就傾圮今道光戊戌  
里人某等醵財葺治築爲精舍以爲行禮後飲福之所  
凡鳩役若干日糜白金若干兩兩工以訖于是朱君某  
屬桂爲之記桂維 真人靈蹟昭著人間不可勝記而  
其所以覺世瞶民者實惟期人爲善而已矣真人之訓

歐集上

三

曰欲求仙道先盡人道夫人道莫大於爲善爲善之道  
莫要于孝弟孝弟者人倫之首務亦莫博于仁義仁義  
者人事之極功孝弟以立其本仁義以充其量則親親  
仁民愛物之道胥于是乎統之而無不盡之人道矣孟  
子儒者之書也言樂善必依仁義玉鈐經道家之書也  
言立善必本孝弟自古仙人之教實本聖人之道而聖  
人之道實爲人心固有之善而可不勉與室之壞也撤  
而新之人心之善擴而充之其理一也然則是役也其  
非徒飲福之謂其謂于祀事之餘各以善行相勸勉以  
期無負真人覺牖之誠而膺積善之慶于無窮也桂故  
敬釋真人之訓以告之是爲記



三世畫像記

嗚呼是爲桂高曾祖妣三世神影桂所重寫者也初三世遺像藏于桂所居樓之東偏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之夜樓爲隣火所燬倉猝不及檢出桂痛心疾首幾不欲生既已無可奈何則請夏君宿生寫之口講指畫曲爲摩擬以爲得其真矣及畫成視之終覺似是而非而夏君亦窮于力之所止矣初遺像亦有似有不似高祖考先人相傳以爲似曾祖則寫于生前距卒時幾十年故形神曲肖高曾兩祖妣則不甚似祖考妣亦僅得其形惟祖考首右目見者猶能識之嗣祖考妣俱無畫像後追寫之故皆不能似夫桂于高曾不及見矣祖

歐集上

三

考雖及見之然其卒也桂僅五歲今亦不能記憶所憑者惟此遺像今遺像既失則所口講指畫者豈能無訛而畫者又安能憑我之說以默構其形于目前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惟祖妣桂遠事且二十餘年其狀貌能確切言之故今像眉目較前像反爲得其神嗟乎方火之殷也桂以護母及兒女故致遺像化爲煨燼及今寫之又不能壹志凝神以追肖音容于萬一視程子所云有一毫不似卽非我祖宗是則桂之獲罪於先人也大矣睹此遺影桂之所以痛益滋甚而不能釋也道光庚子秋九月朔五世孫桂謹記

先府君畫像記

嗚呼府君遺像亦遺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之火是幅亦爲夏君宿生所重寫者也府君諱某字肇崑一字星濤別自號夢坡幼而岐嶷長好學年十六補學官弟子爲人隋直意有不可輒憤形于色不喜與庸夫俗子遊庸夫俗子亦不樂近府君故生平交遊絕少讀書必手鈔寒暑無間性耽吟咏旁及書畫無虛日制義非所好以先大父命時時勉爲之理法必準先民立言根据經義不樂爲時下墨裁故屢不得志于有司惟嘉慶辛酉科卷已獲售以額溢被遺竟以諸生終府君卒時在丁卯六月二日年二十有九先是丙寅冬遭先大父之喪府君日夜哀毀得瘵疾遂致不起嗚呼府君卒時

歐集上

三

先大母老矣而桂甚幼僅六歲故彌留時意不釋然兩目炯炯至入棺猶視吾母云府君面微蒼眉目挺秀鼻準隆起廣額而削下頷長如雷及久病形神銷鑠顏色頓改前像依垂沒之容故于生前不甚似今據吾母所記憶彷彿寫之僅能得其形似然于神情則未肖矣吾聞道家有攝神之術人欲像其先人而不得則攝其神于清淨室中使良工從旁摹寫往往與生前無異桂旣不得遇其人而唐陸貞甫失其親像日夜追摹竟能作畫像成而維肖此則精誠之所致而桂又不能效之也是則桂之重寫此影其庸愈于無有乎夫古之祭者必以尸尸豈能盡似其先亦以子孫氣類之所感爲神所



憑依見是尸者藉有形以想像于無形以生其愛敬之心然則桂之重寫此也亦若是焉已矣庚子秋九月男桂謹記

### 歐餘山房記

歐餘山房者丁子新築之室也丁子舊居樓三楹在樂義堂後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之夜爲隣火所燬先世所藏書千餘卷及書畫法帖俱蕩焉無遺所遺者惟歐陽率更禮泉銘石刻而已在他處得存故以歐餘名其室也嗚呼我家之居此也自康熙五十一年七世祖俊公府君始六世祖靜軒府君乃擴而大之有屋四十楹我高祖桐庵府君兄弟二人分居草堂之後我

### 歐集上

三五

曾祖雲谷府君羣從四人遂析房爲四時家已中落所逋負人不貲乃斥賣其田及市廛以償之而草堂則居之如故惟東南隅十二楹爲他房售去草堂故南向爲楹五其前有圃火時凡爲樓者俱燬惟草堂餘其半因改北向予之室卽就圃築之故仍在草堂後也我六世祖好聚書每購一書必兩本以爲分授高祖兄弟二人地也後家分而書聚一樓謂子孫能讀之奚必各私爲己有久漸失去乃析之而他房漸次無存惟我家謹守弗失而曾祖又嘗繕食典衣以求善本不以貧困易其志凡以爲子孫也孰意到于今俱已化爲煨燼蕩爲冷煙而數代心力之所寄惟有此碑耶尤可痛者四世遺

著詩文並遺容俱倉卒不及檢出惟我父夢坡府君嘯月齋詩集尙存什一于外傳曰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手澤不可泯而況手著書耶則不肖不能護持之罪終身莫贖矣歐餘之名其何居焉山房爲楹三中爲讀書之所左右爲寢室而其東又有方丈之室一則爲庖厨爲役以日計七十弱縻番銀以枚計百六十有五強其百四十爲舅氏柳橋先生所助餘則貸于友朋垣茨戶牖制初具而室中枵然入室後婦又一病幾殆御冬不備兒女啼號時勞我母提攜我母已苦節三十年不獲享一日之安更歷此災患恐不勝勞瘁予素愛歐陽書至是實不能展玩蓋予之心力盡矣猶自

### 歐集上

三六

幸無家而有家又時念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之語故嘗強自振厲然一念先人遺著之無存則又嗚咽流涕自傷其力之不能救護而微獨藏書之蕩焉泯焉爲可悲也然則子之以歐餘名斯室所以誌子之痛也後之人苟能識子命名之意并無忘舅氏之恩與諸友之義則庶矣

### 西川負米圖記

昔之負米者眾矣傳者聖門仲子入蜀者多矣最著者杜少陵陸放翁豈不以仲子爲孔門衛道之賢能以道德養其親故百里負米之孝勝于萬鍾之蕪而少陵放翁以忠君愛國之心歷艱險而不渝其文章又足以照



耀千古故迄今至蜀地者如見二公之在與子友戴君梅簷爲人後而不忘其所生癸卯冬有四川之行書來別予且曰某向者足不出里門爲母在也今母已不逮養而本生父母存家貧不能佐我弟具甘旨不得已應四川學使蔡公之聘同人繪負米圖以贈行子其爲我記之時予爲葬先人負土山中不知君之行也及歸發書讀之而嘆君之謀養所生能舍妻孥而遠行之爲孝也夫士始于事親終于事君君非仕不及事親則人人所事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庶人之事也若夫士君子之所以養其親者非徒遠道行役謀茲洗腆已也必如仲子之勇于求道使其親爲大賢之親

歐集上

三

乃可以言孝亦猶事君者非徒馳驅王事文章報國已也必如少陵之自許稷契放翁之魂夢不忘中原斯不愧爲忠爾今君盡力于所生以仲子之所以事其親者事之則異日事君之無媿古人可知矣而昔日之所以事母夫人能盡歡菽水如仲子又可知矣此行也泝大江而上所閱瀨江諸郡縣城郭樓櫓江中名山勝磯陂澤洲渚迴澗與夫荆門十二碛巫山瞿塘諸灘峽及神祠宮觀禽魚竹木備亦采其險峻湍激奇麗怪偉之觀著之簡編如放翁之記蜀游乎而少陵之客成都也浣花江上有草堂存焉爲訪諸土人其果廢爲蔓草荒烟抑尚有遺蹟之可尋乎而隨使車襄校餘暇取二公寓

蜀之詩讀之倘亦慨然發爲歌詠慕效其爲人已乎爲想蓮幕高張賓朋雜坐極樽酒論文之樂忽念母夫人之不逮養不待列鼎而食不覺悽然如仲子之悲而猶幸本生親之尚存可稍慰其意也夫

精廬雅集圖記

吾觀是圖而重有感也秋水張先生之繪于庚寅歲也誌妙境庵私祀鄉先正事也雖一時意興所寄其以遺我舅氏柳橋先生我舅氏跋而藏之原期此集之久行弗替乃到于今僅十五年圖中之景宛然而我舅氏墓草已宿矣悲夫鄉先正之祀愈愚孫先生有記庚寅所祀凡三十五人後又增入一人則太傅朱文肅之孫中

歐集上

三

書舍人有子之弟銘如字右陶于南都亡後以諸生起兵殉節順治乙酉者也舅氏于諸先正俱有傳而圖跋亦詳其姓氏獨右陶烈士尙未補書初愈愚先生約與會者定十二人是歲温子彝金萼未來故圖中止十一人既子彝來又增温鐵華曰鑑董硯洲邦楨合前共十四人斯集也序拜以齒飲讌以禮陳說古今討論學業雖地不越一隅人不過十數而友朋會合之樂無有踰于此者孰意行之數年此圖遂爲陳迹也哉蓋自甲午金山甫先生卒于舅氏家兌庵館舍乙未紀君師泉亦卒丙申研洲又歿而沈君子敦與子彝俱遠客于外是時已不勝聚散之感故丁酉精廬之集僉云暫止俟子



敦歸再舉行孰意庚子之冬子敦竟客死都門逮壬寅春而我舅氏又卒于是此集遂輟不行矣舅氏學行篤實好古尤留心鄉邦文獻惜所著書未成桂牽累衣食卒卒未暇爲之編集今檢是圖讀其跋西州之痛實切于中又悲此十數年間師友之凋喪如斯而秋水愈愚兩先生又以貞疾杜門不出其餘諸君或出或處落落如將曙之星則昔日之盛其無復得也已嗟夫昔歐陽充公銘張子野墓謂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可惜又連稱其銘堯夫銘希深謂非徒相得之難而嘆善人君子欲使其幸而久在于世亦不可得以是爲可哀也夫宋之西京爲人才所聚子野諸人又非不遇

歐集上

无

于世而充公之所悲已如此況乎有其學而卒窮困其身又不克享大年成著述爲里後生所矜式則其悲更何如也是集之興雖寓景仰前哲之意亦因亡友眉庵推及之眉庵之亡子敦思之不已秋水先生爲繪湖棧感舊圖以抒其悲今其圖已不知流落何所而此圖之存後之人亦可想見諸君子友誼之篤焉夫人心何常惟道義之士爲能生死不忘耳我舅氏在時有感恩而謬托知己者其人非碌碌無短長及聞其卒未嘗過而弔焉此君子所以必慎交游而精廬之集愈愚先生約不得濫與者其以此也夫

七十二峯南勝境圖記

七十二峯南勝境者喬漣之崇善堂也堂曷以崇善名太湖環蘇常湖三府巨浸稽天風波不測商民之往來者時或有覆溺之患于是設有救生之船又以瀕湖以南無主之棺與夫有主而力不能瘞者棲野廟厝淺土毀壞于淒風苦雨之中于是設有埋棺之役所行者善故以是名也曷又以七十二峯南勝境稱以東西洞庭馬蹟諸山七十二峯環峙湖中堂適枕湖而負山層巒疊嶂狀若列屏波光之浩渺風帆之出沒朝煙夕雨之變幻堂無不攬其勝焉故以是名也曷以圖之王翁雪樵旣與同志諸君創斯堂業有成績可紀而猶恐行之不力持之不固以致善舉之不終故譜是圖以示後期其久

歐集上

三

遠而勿替也嗟乎人莫悲于凶死死莫慘于暴露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亦旣使比閭族黨之中緩急有無相調卹死喪患難疾病相扶持而又有萍氏之禁川游與夫冬月之成杠梁蓋惟恐蹈不測之險致濡首滅頂之凶故設官著令以拯之也其于人之死也亦旣有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諒無有不掩之棺矣而猶設蜡氏除髒令孟春掩骼埋胔蓋惟恐死者不得安抔土致遺骸朽槨之殘于狐兔蟲螿故設官著令以瘞之也先王不忍生者之不得其死與死者之不得其所如此其周且至也後世民不養于官以謀生而涉江湖勢所不能已而太湖又爲三府往來之所刀之舟之者日



不知凡幾中流風暴起飄蕩震撼舟子失措上天下澤攀號無路汨沒于驚濤駭浪中者直俄頃間耳斯時岸之人欲援手而無從亦惟有聚觀太息焉耳嗚呼不有救生之船載胥及溺嗟何及矣若夫葬埋之事後世既無墓大夫蜡氏之官又無孟春之令雖有漏澤園亦奉行故事而已吾鄉桑麻徧原野無不食之土地又卑下利淺葬非若中原北土之可墓而不墳不奪人之利也故謀葬地者視常價倍蓰而鄉里強梗之徒又相率爲阻葬必使之破資財而後快此困窮寡弱者所以俱不克舉其事而無主及客死者之暴露更無論矣夫人與人同生若者席豐盈而安華屋若者急衣食而歷險途

歐集上

三

其貧富勞逸之不均固屬時命使然至于既死而有生之苦盡矣而猶不免于暴露是其苦無已時也仁人君子有不憬然于心惻然于目者乎夫先王之法所謂族相葬黨相救者今雖無專官以董之未嘗不寄其意于好義之士特無人以倡之雖有善機莫之發也無人以繼之雖有善事莫克終也今王翁與同志諸君推其不忍之心奮然共成斯舉且又期之久遠于救生時量其給賞于掩埋外別有麥舟之會以助士族之不克葬者其施仁于生盡禮于死隱合古族黨相葬相救之遺意其爲善孰大焉堂之始建在某年某月外爲大門楹以七二峯南勝境中爲崇善堂爲公議之所後爲枕湖樓

供孚佑帝君像基址崇高規模宏敞四方紳士來遊者胥于是肅觀瞻焉論者或議翁之建是堂所費不貲不知人心之善亦猶是也不崇高不足以層累其善功不宏做不足以擴充其善量翁之意其在是乎吾願樂善諸君子于善之始行浩乎如太湖之滙眾水而流也于善之繼起巍乎如洞庭馬蹟諸峯之峙于湖心止而不遷也則斯堂之久遠流傳自有鬼神呵護而翁與諸君之躬膺福祚亦豈有量與觀是圖者豈徒以山水勝境之足誇云爾哉堂之成前江蘇巡撫侯官林公記其事于碑于救生詳而于葬埋畧焉故備識之以附于圖後道光壬寅仲冬里人丁桂記

歐集上

三

飛英雅集記

維甲辰二月己亥蔣君海珊集郡中搢紳名士于飛英寺爲登壇之游各用趙文敏韻賦詩海珊謂是集也登高望遠暢意游觀觴詠流連娛情賓主蓋自戊戌斯壇落成以來未有如今日之集者既繪圖以記其事復屬友人乞文于桂夫吾湖勝集莫盛于峴山之會其時當明之中葉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名節相高若蔣恭靖石菴吳大令我齋劉清惠南坦顧司寇著溪唐刑部一庵諸先正皆以巨人長德狎主湖山而因以薰德考業非徒誇結契之盛所圖前後在會十七人之形彷彿洛社耆英故事亦所以景仰前賢觀型後學至今溯其風流



其人如可見也乃三百年來山水依然未聞有踵而行  
之者豈好事之人不可多得與抑雖有勝集而無文以  
紀之遂致失其傳與今海珊之爲此會也殆有聞風興  
起之思乎夫斯增之壯郡城形勢久矣登其巔則弁峯  
之蒼秀具區之浩蕩歷歷在目是何異于峴山玉湖之  
勝也哉境不必論喧寂位不必分顯晦年不必別長幼  
相與發懷古之情敦麗澤之誼古今一也諸君子幸值  
無事之日揖讓文譙于其間以視文敏詩所云魚龍袞  
袞危舟楫鴻雁冥冥避網羅不免有憂患之思者相去  
遠矣誠不可以無述會者十八人崔茂才丹厓德瑛奚  
上舍榆樓疑凌茂才耦山庚戴茂才銅士銘金江參軍

歐集上

三

鶴汀辰張大令同莊珍臬李大令菊潭彬吳明經半峯  
汝雯王參軍少伯我駒楊明經毅亭炳謙莫孝廉晉齋  
盜陳茂才嗜梅綱丁上舍蕃園棠許茂才星田椿林姚  
篤齋培之汪上舍珊洲熙春鈕介庭福景主者蔣員外  
維城卽海珊也期而不至者十三人費上舍星甫南輝  
王封君又帆傑潘封君西村啟賢楊觀察蕉雨炳莖趙  
明經怡庭光祚趙參軍西園光鏞徐上舍漱泉寶森楊  
孝廉西舫炳成鈕封君蘭汀升元許茂才憲波激潘理  
問菊田襄陳茂才風樵薰閔少尹小山受璜而費曉樓  
丹旭於六厓津則不期而至者也桂未與斯集無以發  
諸君子之懷抱且會中多前輩何敢僭越而海珊之請

不獲辭因記其大畧如此時會後兩閱月實四月丁酉  
朔也里人丁桂子香記

文敏登飛英塏詩墨蹟今已勒石寺門爲大興翁覃  
溪學士所摹郡人陳无軒學博持歸屬汪靜圃主事  
刻之者也學士記其後謂宋紹興庚午塏燬迨元延  
祐六年十一月重修訖功文敏以是年夏得請南歸  
時年六十六越三年爲至治二年壬戌公卒則詩言  
秋日者庚申辛酉間六十七八歲時爲公晚年筆也  
桂案公集七言律首和子敬秋懷次聞擣衣次卽登  
飛英塏後則岳鄂王墓溪上及錢唐懷古等作大抵  
詞意慷慨有黍離麥秀之悲公原刻雖不可得見然

歐集上

三

據後至元己卯沈伯玉跋知公子仲穆原編本分古  
今體此詩次七言律首其爲未仕元時所作無疑又  
宋尙書陳本齋爲公父執元初七徵不起公次其卽  
事詩韻列在第八在錢唐懷古前集中銘田師孟墓  
稱與師孟友二十七年案師孟于皇慶二年癸丑卒  
由是而上數之相交當在至元丁亥時公已應召爲  
兵部郎中贈師孟詩所謂與子同客帝王者或作于  
斯時其詩次二十三至欽頌世祖聖德詩則更在後  
夫據公君臣朋友之作可畧得出處之跡則以墨蹟  
爲晚年筆或未可知至謂詩作于庚申辛酉間者誤  
也學士但據紹興塏燬至延祐始重修故有是語不



知理宗端平初沂王夫人俞氏已重修減唐時三十  
七層爲七高視舊六十五丈之半見于孟君復記者  
甚詳學士未之攷耳或曰公以故國王孫爲新朝侍  
從當非其本志讀罪出之詩則鴻飛冥冥之句安知  
非退休之徵耶夫公敷歷五朝寵眷優渥君臣恩遇  
始終勿替年至引歸事理之常安得以冥鴻自喻耶  
夫登塏之究在何年亦不足爲公輕重然既考其時  
則不可臆度也今海珊與諸君子登是塏而賡其詩  
則當與翁學士之題公墨蹟及送无軒學博南旋諸  
詩同爲異日吳興掌故桂故附考于此以就諸君子  
正之長至前一日

歐集上

五

湖山小隱圖記

吾鄉平衍數十里多港汊而無山阜距北二十餘里有  
太湖湖中有兩洞庭山煙波萬頃峯巒層疊實江以南  
湖山勝地昔范少伯所浮家以游而陸魯望躬耕甫里  
采茶顧渚亦嘗往來于其際者也夫少伯隱于霸越之  
後魯望則始終于隱然吾考其人則志在春秋讀其書  
則以爲垂之空言不若傳之事業而自哀其材之不試  
又時稱房魏王佐之道冀時相追貞觀之風而自嘆病  
卧江湖不能起此其志曷嘗須臾忘天下哉然則魯望  
非樂于隱世隱魯望也後之人徒以其高風配少伯而  
不知其用世之志亦無殊于少伯也所遇之時異爾嗟

乎士何論藏顯遇則建少伯之業不遇則安魯望之窮  
此時命之適然而不可以意爲也方今 國家以制藝  
取士士之懷才者非此無由得舉然其所以舉者不過  
適然而得之則亦適然而遺之矣適然而遺之則亦適  
然而隱之矣惟我有其不適然者在學古以通其識潛  
修以養其志則藏顯一致處可爲魯望出即可爲少伯  
而湖山勝地亦藉我以增重而非我之託重于湖山焉  
如是而隱豈適然也哉徐君子壽年少而多才試于有  
司旣薦而不獲售因繪湖山小隱圖以寓意予爲舉少  
伯之業魯望之志期之而非徒以耽玩泉石誦說其高  
已也

歐集上

五

鼯巢記

濟甫董先生顏其著書之室曰鼯巢取荀子鼯鼠五技  
而窮之說以自況其學之不能專一也先生閉戶力學  
不妄交游其于書無不通而尤審音訓其于詩古文辭  
無不工而兼善繪事桂見其學之博且精以爲神乎技  
矣而未見其窮也雖然天下之自多其技者皆天下之  
窮于技者也天下之不窮于技者皆天下之惟恐其窮  
者也羿之于射秋之于弈造父之于御師曠之于音律  
卽推而上之言子之于禮卜子之于詩當其各守一術  
斤斤焉而不敢有他務也孜孜焉而惟懼其或失也彼  
其自視曷嘗自以爲能哉惟不自以爲能故各造其極



而爲千古之所莫及也若夫鼯鼠之能飛能緣能游能穴與走也而獨不能推所能而上屋而窮木而渡谷而掩身與先人焉人謂限于天之不可強也不知精能之至天不能限也彼惟自詡其能不自愧其所不能故空擅五技之名而終無一技之用夫無一技之用而五技之名亦倖獲矣桂于是而嘆實學之難幾虛名之易盜其猶是也夫先生則非其倫也而猶自視欲然惟恐其鼯鼠之類焉則夫無一能而并鼯鼠之不若者其將自命爲何等與書此以貽先生因以自警也丁桂謹記

鼯鼠荀子作梧鼠按爾雅鼯鼠一名夷由鳥屬也非鼠類也說文鼯五技鼠易詩正義爾雅疏皆然大戴

歐集上

毛

禮記勸學篇與荀子同文亦作鼯故楊倞注荀子謂梧鼠當爲鼯鼠鼠者穴蟲也鳥棲樹上曰巢先生以巢名其居其殆爾雅之鼯鼠與然攷顏氏家訓亦以五技稱鼯鼠意古有此兩說與注爾雅者曰鼯鼠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是亦技窮之一徵君子鑒于此亦可以得爲學之道焉進而日上易下是懼固而存之神而明之將爲騰蛇而飛矣奚窮之有乎參此說以質正于先生惟先生有以教我若本草經與古今注謂蝮蝮一名鼯鼠及徐堅初學記以鼯鼠與鼯鼠類載此則顯然之誤可弗論也桂附記

歐餘山房文集卷上



方孺人家傳

孺人姓方氏震澤吳淩人子族人丁毓奇之配也毓奇字中衡世居烏程之湯澗其先以居積起家至中衡而業落中衡爲人長者佐其戚賈于外所得貲不足給饗殮孺人以紡績佐之姑嚴氏性善怒意稍拂詎諱無已時孺人曲意承順無幾微憾色姑嘗思肉食孺人縱無所得貲必百計備之以悅其意孺人嘗不侍姑食姑疑其私食珍物也竊窺之則見其隱竈後食姑愈益疑就視之孺人急以袖掩其器而匿于肘後姑因偪視之

歐集下

一編業堂校刊

則所食者乃野蔬而飯粒稀有也姑曰汝奚爲食此對曰恐缺姑飯耳姑曰汝其堪此耶對曰姑春秋高不能時時得肉食飯何可缺婦年壯食此亦足以飽向所以不侍姑食者恐傷姑心耳姑于是手孺人而泣曰嗟乎吾今而知吾婦之賢吾向者幾失吾婦而今而後必與吾同飯否則吾甯不食于是姑數稱孺人而孺人之孝乃大聞姑卒未幾中衡亦歿子武安孺人撫之成立武安能力作以養孺人孺人心稍慰乃未幾而武安與其妻復相繼歿于是孺人復撫其孫雖克見其成然而晚節亦彌瘁矣孺人卒于道光七年得年八十有二孫有年後孺人三年亦歿竟無後

論曰孺人稱未亡人時年已長不得與旌門之例然其人則置之古列女傳中無愧色也夫自紀事者好言奇節而寒宗下里有貞操懿行足爲閭範者嘗不及書豈古人傳列女意耶列女傳者列天下之賢女而傳之也賢如孺人可不傳歟中衡爲子曾祖行其居湯澗也自其曾祖諱天錫者始實我六世祖俊公府君同父兄也傳五子七孫當時門戶非不盛也今則不能各有其後矣故有年之卒無可爲之繼嗣者嗚呼以孺人之賢而不祀倘所謂善人必有後是耶非耶予于是不能不致慨于我族之衰也

嚴節母傳畧

歐集下

二

節母姓陳氏先世居歸安之東林山自其祖揚州府知府詩遷居湖州府城遂爲府城人父丙國子生節母生有至性妙嬉笑意有不可殺然執弗行長適烏程嚴維鶴維鶴字雲高國子生明工部尚書震直後也節母歸時舅球已前卒賴兄公某主家政夫得肆志于學欲以科名顯然終不就早卒時節母生子希涑未兩月上有祖姑年八十九姑年六十一節母卒遭夫喪痛甚絕粒求死其父泣諭之曰爾死誠烈矣然呱呱者奚恃徒重傷二老人心耳孝慈謂何也節母聞言立起自責收淚進餐外事一稟兄公而盡力于內職奉其祖姑姑順適悅愉視夫在尤謹撫子希涑既成立授以家事時時以



近者舊遠匪彝爲訓以故希涑持家有法門無雜賓爲族黨所稱云嘉慶十七年有司以節母守節及格爲請于朝旌其門如例初節母在室嘗割股肉愈父危疾及夫亡父無子欲分與之田節母辭不受曰父已置妾當有子否則亦當嗣族子女子不得受父產其達禮又如此道光九年節母卒春秋七十有六子希涑孫錫疇俱國子生

論曰學博鐵橋嚴先生雲高君族子也銘節母墓質直詳贍節母可不朽矣嗚呼節母生二十七年而寡我母亦年二十七喪我府君時桂僅六歲內有耆年大母外鮮期功之親而家又貧甚賴我母勤劬茶苦得以保有

歐集下

三

家室其所處視節母爲更艱也今不幸已棄養矣而桂不克自振拔于儕俗之中顯母節于當世其又何足以傳節母此所以屢執筆不能成文淚涔涔下而繼之以血也

陳節母孫安人家傳

安人姓孫氏某縣人馳贈儒林郎歸安陳元明之配也安人性端淑不苟言笑適儒林君時舅姑已歿自傷不得奉甘旨遇時祭及忌日必竭誠盡敬與事生無異事伯如盡介婦禮儒林君多疾病安人奉湯藥夙夜不懈及病棘籲天請代然竟不起時安人年二十七一慟幾絕親黨咸勸慰之既視含殮朝夕莫哭甚哀淚盡繼之

以血遂失其明既已無可奈何念兩子尙未成立乃勉治事安人目雖瞽而精明內蘊綜理家政井井有條親戚饋問之常子女昏嫁之禮日用飲食之紛繁罔不處之裕如雖臧獲之狡者不能有纖毫欺教兩子甚嚴謂人非孝友不成人家非勤儉不成家君子聞之嘆爲名言兩子能遵母訓各敦本務業駸駸盛矣而安人猶布衣疏食勤女工不輟有餘則推之貧者婢傭有飢寒不敢言者時衣食之其仁恕如此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卒春秋六十有八凡守節四十一年明年陳之宗老上其事于有司以達大吏請于朝得旌如制建坊于雙林烏橋之西入祀郡城貞節祠子二學仁學文俱

歐集下

四

國子生孫四廷輝珏縣學生廷熙候選州同廷煌國子生

丁桂曰安人曾孫培介子友戴君梅簷乞爲安人家傳嗚呼桂孤子也不能顯揚吾母矣足以傳安人哉惟是桂親見吾母之苦節而安人之節正與吾母類則傳安人又其所宜也夫以安人既喪其夫又失明不能視其厄甚矣卒能勤苦教督其子以振興陳氏可謂獨爲其難其食報于後宜哉抑予又聞安人有曾孫女適曹耿南耿南早歿遂自經死世稱曹烈婦故州同廷熙之長女而培之姊也貞風勁節後先輝映有以知安人闡教之留貽爲甚遠矣



姚節婦傳

節婦姓尙氏蘇州人賦性質樸寡言笑烏程監生姚泰交無子納節婦為側室敝衣粗食苦作常至夜分女君褚氏御之甚嚴厲時或非意督責之節婦順受無怨色後泰交病癘醫藥罔效節婦夜禱于庭願減己壽愈泰交疾而疾終不愈遷延二年遂卒時節婦年二十八所生子僅五歲褚氏撫之而泣節婦曰所不與女君同育孺子使有成立明神殛之于是勤劬備至而所以事褚氏尤加謹凡飲食衣服及親戚饋贈非褚氏命不敢主于是褚氏始念節婦善視之及子長能持家節婦可晚景自娛而操勞如故或勸以拜佛祈福則對曰婦女不

歐集下

五

出閨門禮也能盡婦道卽是修行矣拜佛為其卓識如此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卒年五十有八子書鏞監生

論曰婦女守節庸行也而或粉飾之以為美觀將以是求不朽而不知其速朽孰甚焉若姚節婦者雖無奇異之操要其所處為極難耳詩江有汜序以為美媵之作節婦之勤而無怨感悟其嫡其有古人風歟執節不渝保艾爾後有自來已泰交族子諸生筠將為節婦請旌而以述畧示予乞為傳予為剛次之如此

吳烈女傳

吳烈女烏程陸家灣人也八歲母歿繼母遇之虐嘗撻

之血出或見之問曰若母待若何如曰甚善然則若何傷也曰夜行觸柱故傷母以產疾謹侍湯藥夜不解衣履者匝月年十四為同里李氏養媳夫時新從其父九皋賈于宜城女獨與姑居姑有淫行與族人李大泡通大泡時來其家女心非之弗善也而里人意其事者私以問女曰大泡何數來汝家曰家無男子托彼市物耳再三問不對終不言其姑私事而大泡與其姑聞之懼謂難保其終不洩也于是謀並污之以塞其口初大泡飲女家嘗使女給事左右女不肯至是姑出金跳脫以與之曰大泡憐汝故以贈汝女聞言恚甚取而擲之地會食膊肝大泡招女同食女不可強之則啼而走大泡

歐集下

六

無如何食已佯去是晚女浴于室大泡突扶戶入偪之女出不意則大驚欲號大泡急以手掩其口女奮鬻其手血淋漓口吻間大泡負痛釋手女乃奪門出投于水遇鄰嫗救之得免然女度大泡終無舍己理于是至夜半復啟戶投水死時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六日也事聞于縣知縣莊有儀素模稜不解事俗所謂莊糊塗也檢驗時竟憑淫姑詞以失足落水死結案越二年大泡以盜發為震澤縣所獲伏法誅

丁子香曰予聞乾隆中河南有邢烈女福姐者其事絕與女類邢死六年得弟鳴其冤淫姑奸人俱論罪如律而邢遂得邀 旌門之典今女不幸罹此變為有司所



抑埋冤地下傷已大泡以強暴逼女致死倖逃于法固自謂無懼也卒以他罪誅死天之報凶人豈有爽哉烈女死里人義而葬之事更六十餘年夜中時見有燈爛然出墓上人謂烈女英靈至今不泯云

吳烈女事愈愚孫先生有墓碣應紀半虔先生請而作也于撻女血出事誤指其姑後知爲其繼母而先生以文已成不及更正囑半虔先生書其後不果作故桂爲此傳以正之紀君石齋亦同作

此戊子作也戊戌之夏雜文數十篇爲火所燬惟此文及方孺人家傳尙能記憶故錄之今烈女里人已爲請旌矣庚子孫自記

歐集下

七

石珊媛傳

珊媛姓石氏郵人營卒崔某妻也幼微賤流落爲妓極快快不樂旋嫁崔某爲婦道光庚子夏倭夷犯廣東復竄入浙陷定海知縣姚懷祥死之撫軍聞報遣兵防海上崔在遣中時承平日久士不習戰守被遣者莫不惴惴恐涕泣訣別其家人珊媛獨置酒餞崔行從容謂崔曰妾聞韓蕢王夫人梁氏能識蕢王于微時千秋以爲美談妾雖不敢望梁氏然固期君之奮跡行間以忠勇立勳名于世也君其勉之毋以妾爲念崔亦以意氣慷慨自許無何師出崔隸前隊戰艦爲礮火所傷死海中喪問至珊媛痛不欲生已乃毀容持服爲崔守節其假

母聞之謂其年少可動也詣珊媛諷其復理舊業不可則諷以更適亦不應乃篡取于家百端脅誘之且曰汝故倡也縱爲崔寡旌例能到倡耶珊媛度不能脫乃伴許諾至夜乘不及備投水死年十有七距其爲崔氏婦兩月也于是郵之士大夫聞之莫不嘆珊媛義烈禮其尸而葬之華亭袁君子瑜時官白沙巡檢以軍事赴四明親得其事作長歌記之而屬予次之如此

論曰欲生無一可欲死良獨難蔡文姬悲憤詞也予嘗誦而悲之夫以文姬之才豈不知從一之義徒以隱忍不決致失身異域予于是嘆處死蓋若是其難也今石氏一妓耳藉令被逼時稍爲委蛇孰得以失身責之哉

歐集下

八

顧乃義不負崔甯玉碎不爲瓦全君子許其能晚蓋焉周南之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崔不幸爲國殤要不失兔置之義而石氏所處尤有漢廣風焉是可尙也已

書節婦潘氏事

節婦姓潘氏烏程樓下農家女同縣丁家港丁大奎之妻也翁介眉姑方氏節婦年十歲來爲養媳逮長與大奎婚二十八歲而大奎歿時節婦生子鳴鶴未百日大奎家世貧田而耕歿後以田歸其主遂無所得食或勸其改嫁則噉然哭且罵曰汝何不識羞恥而以是言污我耳我何人肯以一婦人嫁兩夫乎我不能忍餓我何



難一死所以不死者以此一塊肉耳設不幸子不育我  
惟有從夫地下耳我何人肯以一婦人嫁兩夫乎于是  
勤者知其不可奪遂不復言然終無所得食則日抱其  
子行乞鄉間夜則爲人紡績或雨雪不能出門預留飯  
食其子而已則忍餓如是十數年後子稍長能爲人傭  
耕漸可得食節婦乃不復乞然其子生長困餒之中力  
弱不能耕五畝終歲勤作僅供母子飭粥以故鳴鶴終  
不能娶婦節婦常以此爲恨于道光十一年卒年六十  
有九節婦性慤又好言人短故不與人諧獨言其節則  
未有不膜之者嗟乎節婦之節苦矣世之循例守貞者  
非果有奇特之行也徒以後人力足致旌揚一時文人

歐集下

九

學士爲之鋪張揚厲雖古列女不啻焉節婦以農家婦  
身後幾泯泯無聞予以是嘆天下之苦節以微賤故而  
湮沒不彰如節婦者豈少也哉

宿墓圖書後

道光三年江浙大水連十數郡而吾邑尤甚室廬墳墓  
俱在水中治夫紀君先墓在補船村水深數尺君維舟  
墓旁日夜守護之凡六十餘日中更大風雨維斷舟飄  
蕩十餘里幾至覆溺終不悔止卒見水退而歸而君亦  
遂以積勞致疾卒後嗣子南枝仲勇繪宿墓圖徧求  
士大夫傳紀歌詠之而屬桂書其後方水之至也桂先  
大父父俱厝在潯西祀宇圩水浸及其半桂護竹椿數

十周緣以縶幸在叢桑中不爲風浪所激得不毀然亦  
危矣而桂之安寢處于家者自若也以桂之諉爲無可  
如何視君之力守弗去瀕于死而不悔者不孝之罪其  
足數乎夫天下無可如何之事固非人力所能爲而至  
性之人則不以此自諉是故叔先雄之投水殉父饒娥  
之哭死越江誠知無益于父之死而竟爲之卒能出其  
父屍于水上誠至則事無不可爲天地鬼神且爲之陰  
相焉而我之性亦由是而盡嗚呼君之宿墓亦若是焉  
爾矣君至行不勝書傳之者有君家師泉先生記之者  
有子師孫愈愚先生桂何容復贅一詞亦姑以塞仲勇  
之請并自恨其不能爲君之爲而長負此罪以終身也

歐集下

十

仲勇其以子爲戒可也

朱節母授經圖詩

并跋

陶孟千秋賴子傳士行功業子與賢束修不負護庭教  
午夜攤書憶卅年

披圖不覺淚交頤風景渾如弱歲時一樣篝燈勤課讀  
嗟予空詠蓼莪詩

金丈也塵歸自吳門以朱節母授經圖示桂且言曰  
節母姓金氏新安朱君朗園之生母也朱君生三歲  
父以堂公卒時節母年二十三勤劬撫育朱君得以  
成立所讀書皆節母親授朱君爲人潔修自好家素  
封而克謹守不爲時風習俗所移皆節母教也今節



母既得旌門之典而朱君思託文字之傳故繪是圖  
吾子其識之嗚呼桂幼孤與朱君同其得讀先人遺  
書皆吾母沈太孺人之教循覽是圖母南面坐子執  
卷侍一燈熒然恍如桂幼時我母之所以教之者今  
不幸棄養已逾禫祭欲求如前日我母之教不可復  
得矣而深羨朱君歡侍北堂愛日方長節母得食報  
于無窮也率賦兩絕句併贅數語于後道光癸卯春  
正月烏程丁桂謹識

蓉齋先生詩稿殘本跋

是為家蓉齋先生詩稿第二冊續候蟲草二卷蛤庵草  
二卷三續候蟲草一卷里人潘君所贈也前冊候蟲草

歐集下

十二

三卷西冷草一卷桂于丁亥歲得之于柳橋舅氏舅氏  
得之于震澤沈君退甫冊中評點為紀太僕心齋筆而  
西冷草則館吳桐村比部官仁和教諭署中所作也前  
有自序桂跋而藏之己丑鄭封君柳門刊陳无軒學博  
所選湖州詩錄并選刊續錄桂鈔先生詩二卷及先府  
君詩一卷寄于鄭氏先府君詩選刊八首于續錄中先  
生詩以已見陳錄不更選今戊戌五月廿二日夜桂之  
室廬為隣火所燬書籍器物蕩焉無存先生與先府君  
集俱倉卒不及檢出桂痛心疾首幾不欲生因憶鄭氏  
刊詩時諸家底本俱藏于家于是寓書戴君梅簷乞其  
搜求今忽得先生是冊不禁狂喜而轉悲先府君之詩

未知果能為合浦之還珠否也先生書法學二王若木  
族祖曾見其手寫本桂亦見其遺墨故知前冊為他人  
所錄今是冊字畫與前冊同出一人之手惟評點不知  
出于何人詩自乾隆丙戌至庚子秋止是年先生猶應  
鄉試闈中得病遂于是冬卒先生所作甚夥按癸巳冬  
杪吟云集彙香山十五卷稿存劉蛻二千張自注香山  
詩云新編十五卷詩存余自編癸巳以前詩數亦如之  
則先生詩當不止是今與甲午以後詩統在是鈔中合  
前冊止得八卷其為晚年所刪并與抑為他人所選錄  
與惜不得手訂本而一證之也潘君云先生與我家有  
雅故我先人曾刊其詩如干首今版已散軼所存無幾

歐集下

十三

夫既經授梓必有藏之者行當細心訪求耳嗟乎桂素  
不識潘君方痛心于先生之詩之不能再得而潘君忽  
持此冊來其先生之神靈有以默啟之與異時倘復購  
得前冊而先府君一卷之詩鄭氏亦復檢還當附先生  
集後授之梓人桂之罪庶幾其稍追乎七月既望族孫  
桂跋于深柳讀書堂後軒是即得詩之日也

前冊無總目是冊雖分卷而不著其數前冊編年桂  
已不記憶未知其果接是冊否攷桐村比部掌教仁  
和在乾隆壬申以後其成進士在丁丑西冷草在比  
部學署中作而是冊起自丙戌西冷草在前冊第四  
卷則此外當別有一冊然前冊既燬則又未敢臆斷



也翼日桂又跋

舅氏沈柳橋先生行述

道光二十有二年二月五日舅氏柳橋先生卒既成喪其孤迎曦等泣請桂述其學行嗚呼桂母子先生為伯姊先生女兄弟四人所出惟桂一人桂幼孤長于先生家所以引翼之者用意備至及今稍知問學之事得齒數于士類不致墮先人業者皆先生教也曷敢以不文辭先生姓沈氏諱登瀛字金坡柳橋其自號烏程南潯人也沈氏自元明以來世居吳江之震澤鎮有諱有光者萬厯朝官湖州府通判生四子其季諱宏度萬厯己酉副榜舉人先生六世祖也曾祖諱煥祖諱堪始遷南

歐集下

十三

潯遂為南潯人父漱泉府君諱鍾璜國子生母張孺人漱泉府君蚤孤家貧無立錫地隨母節孝徐太孺人依其從祖父以居三旬九食敝衣無裏卒以孤根自奮克有其家艱于子舉先生時年已四十三然不為姑息之愛教督之甚嚴五歲即造就外塾旋受經于先大父力堂府君先大父卒從馮孝廉篋園鳴盛學舉業年二十一由歸安籍補郡學弟子員先生為人醇心厚德無飾行無妄語處已遇物一以誠篤為本讀書務貫申古人之異同以求其是不為經生家言而必求之躬行實踐事漱泉府君張孺人能以色養與人交無黨同伐異之見為人謀必忠雖對臧獲之賤未嘗有疾言遽色蓋其

天性和煦又加以學問涵養故其度量無津涯有如此居漱泉府君及張孺人喪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寢人嘆其盡禮初漱泉府君自營生曠葬後以穴有水立遷葬高原費千金不惜經營盡瘁髮為之白震澤鎮有廢園名復古桃源為通判君所建乃宋侍郎楊紹雲古桃源遺址也侍郎之先中書舍人邦弼與陳教授長方同為王著作蘋高第弟子號震澤三賢其園楊氏衰教授後人有之陳氏衰沈又得之漱泉府君以其地為先賢遺蹟且先世手澤所存欲規為祠堂而未果園故廣後漸為人侵占其存者又為族人售其半先生承先志贖得之又以倍價易其半于族人建祠屋置祭田皆獨任

歐集下

十四

之不以煩族人先生五世族祖石城公棟以前明遺老隱居復古桃源著有浩然堂集先生訪之數年不可得僅得遺墨數紙乃勒之石并刻其遺像置祠堂中仲姊適震澤吳榕以殉夫死世稱吳烈婦時先生尚幼及長求善城邢先生典傳其事又走謁諸名人歌詠之請于朝建坊于震澤鎮西其篤于一本之誼又如此族屬親故有貧不能自贍與夫昏若喪之不克舉者周卹之有常雖其人甚不肖苟以急求亦必勉應之曰吾冀其能改也尤加意孤寡以為是名節所繫非徒養其身而已顧先生表裏洞然胸無城府急人之急雖屢被欺不暇顧卒以是耗其家贊嗚呼此足以見先生用情之過



厚矣道光三年大水歲大祲先生佐有司行賑規條井井胥吏不能上下其手飢民得沾實惠爲吾鎮賑法所未有初勸分時鄉人擬循舊例出錢先生謂今之災實甚往年循舊例奚濟于是各倍其數而先生則再倍之十一年歲復祲有司議築運河石塘以工代賑先生董其事勾稽出納督察役徒恆不惜勞苦當事者甚倚之兩次捐數凡五百餘緡先生貌樸訥而神明內蘊善體物情人有事必就之商其或以不平赴愬者則爲之委曲調停使各釋然意解而去尤善處人骨肉之間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兄弟言友愛其辭意誠懇雖人當甚怒時未有不幡然改悔者嗚呼先生之爲人固前代陳

歐集下

五

仲弓黃叔度一流使處風俗茂美之時其爲當世所引重更當何如乃卒以諸生終鄉里其所設施止於此是則可悲也已先生交游甚廣其最心契者桂師震澤金山甫先生錫桂及同里紀君師泉慶曾盛君眉莽朝勳沈君子敦堯之三君者皆與先生同請業馮孝廉之門孝廉雖爲制舉師教人必以多讀經書爲本承學諸子或未能盡得其意而先生與三君則皆由是以窺爲學之本原而大肆其力于古紀君篤好程朱之學善名理而兼攻古文辭盛君治通鑑沈君通三禮及輿地之學先生則治諸史尤留心于鄉邦文獻所趨雖不同要其尙考索而不憑臆見則無不同惟山甫先生獨以詩鳴

先生則皆引之爲講習之助漱泉府君故喜聚書至先生而更廣之每得一書必校讐數四有所證明輒疏于其上又總其書之大要仿晁氏讀書志著疑香書屋書目如千卷窮年兀兀在書庫中山甫先生贈以筆管銘云萬卷堆案不去口丹之黃之常在手蓋紀實也而子敦尤服先生之雅度子敦于儕輩中爲諍友剛腸勁氣不可一世顧獨心折先生嘗語桂曰與尊舅處所謂如飲醕醪令人自醉者也眉莽與先生同歲生暴卒于溫氏館舍先生與友人經紀其喪集貲卹其妻孥十餘年不倦山甫先生寓先生家之兒庵甫一月而卒子女俱幼先生既舉其喪卽割兌庵以居之紀君師泉客遊山

歐集下

六

左以妻子爲託後歸里遽卒時時爲給其孤道光己丑之春同人有祭鄉先輩之舉初眉莽卒之明年山甫先生思有以妥其靈遂與素所問學之北硯施先生國祁及書城邢先生並祭于妙境庵僧舍至是復推廣之上及元明以來鄉先輩凡三十五人先生各詳述其行誼學術爲私祀錄一書自是每歲首舉行一時文讌之盛致足樂也已而山甫先生與師泉君相繼卒子敦以優行貢成均數年無所遇客死都中計至先生哭之慟于是山陽思舊之感時鬱于中而又以族姓凋零多貧困不自振思割私財爲贍族計而是時已喪其資萬餘金有志未就居恆忽忽不樂先生體素健耐苦無疾病忽



于二十一年冬得中風疾左手足不仁先是九月間曠夷陷明州省垣戒嚴訖言日至人心惶惑南潯地近太湖有司恐盜賊竊發命修理水陸柵門先生與于董事之役時體中已不適猶往來督理數日而遂困醫者愈謂不害卧牀六十餘日疾如故一日精神稍振強起觀書忽危坐不動勢以增劇未幾又下痢先生自知不起時時處分其家事延至今年正月下旬飲食少進二月五日丑時遂溘然長逝矣臨終別無他語惟桂與山甫先生之孤爲念嗚呼痛哉距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得年四十有九桂少先生八歲先生愛之甚常舉先君子之好學與吾母之苦節相策厲桂氣質踳

歐集下

十七

或不能率教必善言道誘之未嘗有怒容道光十八年桂室爲隣火所燬賴先生爲之復建二十年母卒又賴以盡慎終之禮使人子心無遺憾嗚呼先生之所以待桂者如此其至至易簣時猶眷眷不忘此桂之所爲撫膺長慟欲圖報而無由者也先生論學謂理非多識不明知非力行不誠見聞者知之本忠恕者行之本終身不越此數語又謂程朱之學知行遞及此中材所能勉也陸王之學卽知卽行此非大賢以下所能爲也兩家之學譬如用兵居圍城而効死弗去程朱之徒優爲之卒然遇事變之來一切無備而能出奇制勝以應之則非文成不爲功天下賢知少而中材多學者亦惟循

循于切近之地以盡其所當爲而已至所造之有淺深大小則視乎其入焉耳其論文謂必由史入史者天地人物之備治亂興衰之詳人能從事于此斯學爲有用之學文爲有用之文若徒以文求文不過供人愛玩而已故先生生平喜考證敘事之文然辭意簡質所學多蘊畜而未發其于鄉里遺聞墜典搜羅甚勤以湖州府志不修旣久而舊志多誤欲撰記疑一書先成湖州府歷朝地志彙鈔于沿革多所辨證又補正郡守州縣三表著述碑版等志有清本可讀其他件繫于本書之上下方者尙未成編志湖州者莫古于張元之山墟名山謙之吳興記吳均入東記其書久佚左文質吳興統記

歐集下

六

周世南吳興舊編亦皆不存近白舫范先生錯從鄭元慶湖錄中鈔輯合刊之先生爲補錄數十條鄭氏湖錄雅稱詳贍其書不可得見而其所箋釋石柱記先生多所彈正嘉慶時錢詹事大昕爲長興縣知縣邢君澍重修縣志號精博先生正其誤數十事其尤核者莫如原鄉非孝豐地辨辨曰吳興立郡始于孫吳寶鼎元年領縣九其在于今不屬湖州府者四餘杭也於潛也此不改名者也陽羨之爲宜興也臨水之爲臨安也此改名者也夫人而知之矣仍屬湖州府者三烏程安吉之名仍舊而一分爲長興歸安及震澤之半一分爲孝豐永安則爲武康而分爲德清亦夫人而知之矣故鄣之爲



廣德在明昧參半之間唯原鄉故壤鮮有言及之者言之自徐獻忠吳興掌故始而原鄉地之失其舊亦自掌故始徐氏之言曰原鄉之廢在唐貞觀元年併安吉原鄉入長城為一縣攷原鄉初廢于隋開皇九年至武德四年杜伏威復置七年省安吉原鄉入長城是非貞觀元年矣又曰至高宗麟德元年復置安吉則原鄉併在安吉而原鄉之名遂泯夫原鄉之名不泯于武德七年而泯于麟德元年此真不可解之言唐志止言復置安吉並不言及原鄉何以知其併于安吉將謂同廢必同置則東遷長城同併入烏程後長城復置亦可謂東遷併在長城乎又曰所以名為原鄉者以縣在山中多高原故也郡志以安吉舊治在天目鄉而不知其為原鄉也今復建為孝豐又曰原鄉在安吉之南即今之孝豐也所謂舊縣基址猶存者即原鄉縣基也言之鑿鑿似乎有據于是方輿紀要以原鄉城列于孝豐縣一統志亦以孝豐為原鄉舊地雖精博如錢詹事大昕其所修長興縣志辨證亦踵其失反以舊志古蹟仍載故原鄉縣為失于限斷則惑之甚矣夫原鄉之立大約以原鄉山得名考晉書朱序傳長城人錢宏聚黨藏匿原鄉山則原鄉因山名縣如義鄉國山之類非必有取于高平曰原也予謂欲求原鄉所在先求古安吉蓋安吉與原鄉同分于故鄣者也安吉之地定而後原鄉所在可得

歐集下

五

而知矣攷二縣之分雖同在中平二年而安吉在先原鄉次之故吳興記曰又分立原鄉是也安吉分故鄣縣南置吳興記有明文而水經沔水篇注云南江又東逕故鄣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為安吉縣亦與吳興記合原鄉之分記不言方位然不分于安吉而又分于故鄣必在安吉之北不問可知矣其分自故鄣則當為東鄉矣以其然也宋永明時立綏安縣長城故鄣各有分地綏安今廣德州在郡西必故鄣西境與之相接乃可分隸又梁末陳高祖資割故鄣廣德置廣梁郡不割原鄉而先割故鄣則故鄣在西原鄉在東又可知矣又唐志長城武德四年置綏州更名雒州

歐集下

三

并置原鄉縣是原鄉與長城同屬雒州必壤地相接而是時安吉別隸桃州倘原鄉即今孝豐在安吉之南則當屬桃州安能越安吉而屬雒州乎由是而推原鄉在長城之南故鄣之東安吉之北有斷然者或曰原鄉既非孝豐則當在今安吉與曰半在安吉半在長興古安吉之地今安吉止得其三分之一孝豐得其二蓋地之分合非可臆度必史志有明徵始可共信故鄣廢入綏安見于隋志以後未見自當在今廣德錢詹事謂分入綏安安吉兩縣則無徵不信原鄉併入長城見于唐志以後未見自當在今長興明時以長興之晏子等三鄉分隸安吉此正原鄉舊地故曰半在安吉也使如徐氏



說謂原鄉全在安吉錢氏謂故鄣半入安吉是於漢故鄣舊地所缺無幾矣考府志疆域長興東西廣一百三十里南北表一百二十里安吉東西廣八十里南北表七十里孝豐東西廣一百三十里南北表六十里姑用開方法計之各以廣袤相乘長興爲方一里者一萬五千六百安吉五千六百孝豐七千八百合安吉孝豐二縣尙不及長興二千二百若三鄉未割二縣地應更不及長興夫長興本烏程之西鄉耳故鄣與烏程皆秦漢舊縣而故鄣曾不及烏程一西鄉有是理哉是知原鄉之半尙屬長興而故鄣全縣皆在廣德此長興之所以大安吉孝豐之所以小也又孝豐之廣視安吉多五十

歐集下

三

里豈非孝豐爲古安吉地分于故鄣全縣之時故東西廣而南北狹安吉半爲原鄉地與故鄣東西分壤故廣與袤畧相等乎然則古縣存于今者惟烏程一縣安吉則名存而實移于孝豐欲求原鄉之地當在長興安吉間而其故城仍應入長興古蹟此不易之論也吳興掌故之說皆與史背辭而闕之可也又永縣論曰續漢書郡國志註烏程下引吳興記曰西北卞山有項籍祠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縣爲永縣是說也自晉書以下地志沿革未嘗及之後人遂疑郡國志注永下脫安字誤以武康舊名之永安縣當之雖以吾鄉董氏斯張備志之精核其引吳興記亦作永安惟顧氏祖禹方輿紀

要云永縣城在府西北漢興平初吳郡太守許貢奏分烏程置三國時廢 大清一統志及王尙書鴻緒明史稟皆從其說以予論之良是永縣之名雖無他據然其非永安則有斷然者矣沈約宋書州郡志云武康令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又自序云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攷靈帝無初平年號獻帝有初平而無五年初平疑中平之誤然無論爲靈爲獻總是漢代不得稱吳自序與志相矛盾予謂宋志州郡本吳徐舊書必有依據當以志爲準又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武康縣本漢烏程餘不鄉之地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于東南三餘之間故吳大帝改會

歐集下

三

稽之餘暨爲永興而分餘不鄉置永安縣據是永安之分立沈志但指爲吳李志并指爲大帝無有言興平者則興平二年之所置非永安一也或曰子疑約自序初平爲中平之誤安知非吳興記誤中平爲興平乎曰興平或誤豈并太守亦誤耶許貢之爲吳郡太守見吳志孫討逆傳及裴注所引江表傳實在興平二年夫孫策未渡江以前太守尙有盛憲見宗室孫韶傳及裴注所引會稽典錄則許貢之所分非永安二也且永安之立其東北境分自烏程卽今德清地其西南境分自餘杭卽今武康地俱在烏程之南苟以許貢所分爲永安非特時代不合于道里亦未洽且不當蒙上西北之文古



人著書必不若是之疏也則西北之所分非永安三也  
既非永安其為永縣無疑矣或曰子言雖辨其如他無  
證據何曰永縣之分不久即廢或孫策兵旋至奏而未  
立均未可知故記載極少然謙之之所記劉昭之所引  
獨不可為證據乎子疑長城未分以前即其地夫以地  
勢論之實于西北為宜蓋烏程所轄極大東至今震澤  
之平望鎮東南盡有今歸安德清之地西北包今長興  
之界而宋之義鄉國山皆有長城分地後入陽羨今為  
宜興其始亦烏程地也惟北至太湖西至原鄉即今安  
吉則無改舊畛總計之東南地多平行雖有山林皆非  
險要西北高山深谷有負嶠之勢故許貢欲自卞山以

歐集下

三

至陽羨別立一縣以為烏程聲援觀于孫策入吳縣人  
嚴白虎聚眾與策將戰率皆憑藉諸山可知當時地形  
便利實無踰此厥後晉太康中分西北立長城分東鄉  
置東遷長城至今為大縣東遷仍入烏程雖曰人事亦  
地勢使然此紀要一書專述形勢顧氏所為獨具卓識  
也先生考辨多精審掇其切于湖州者著之以見其畧  
此外雜文數十首今合編其校書之所得為深柳堂雜  
著如牙牙深柳堂者先生新構讀書之室也其疑香書  
屋書目鄉先輩私記錄湖州府歷朝地志彙鈔湖州府  
志記疑長興縣志條辨南潯著述總錄南潯詩文彙  
錄復古源沈氏家譜則別為書先生性儉自奉如寒

素嘗衣補綴之衣出則一市人皆笑之而先生怡然自  
若也至于歲時祭祀備物必豐腆器必親滌不假手他  
人整衣冠恪立無情容則豈苟于儉陋者所得而同哉  
配倪氏震澤倪樹玉長女子男子二迎曦新田迎曦議  
敘八品銜女子四長適同鎮烏程縣學生孫斯詠次適  
同縣王溱次許字同鎮尹口孫承宗迎曦出孫女三俱  
幼先生懿行碩學宜有墓銘及傳以垂世謹銓次其大  
畧如右以備當世立言君子之采擇焉甥丁桂謹述

丁氏先墓表

嗚呼我曾祖考妣祖考妣暨考殞淺土數十年及今妣  
沈太孺人卒而桂始克卜葬于金蓋山之陰非敢息也

歐集下

四

力不足也初曾祖考雲谷府君之卒也祖考力堂府君  
無力營葬地欲耐飢守圩先塋之左族人不可後稍積  
資又以鄉豪朱某寄棧米被竊有司勒償所失遂耗其  
資不果葬及祖考與考夢坡府君相繼卒桂僅六歲伶  
仃孤苦賴祖妣沈太孺人暨我妣勤劬撫育得以成立  
時以三世喪未舉一念及之食不旨寢不安然終以貧  
故不克為道光十八年室燬于火越二年妣又卒嗚呼  
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桂將不得為人子矣歸安戴  
君詮孝義士也聞其事而悲之為謀賣文之資又獲內  
弟沈迎曦葬地之助然後得營兆域奉三世之櫬而合  
耐焉嗚呼艱已我丁氏先世居吳江之儒林里以宋朝



散郎諱夔卿爲始祖七傳至明國子監學錄顯卿府君諱時庸始于元末遷烏程之續字圩遂爲烏程人六世祖俊公府君諱人傑更居南潯鎮五世祖桐庵府君諱非熊高祖靜軒府君諱日照俱縣學生曾祖考雲谷府君爲高祖長子諱宗英字愧庭雲谷其自號少勤學爲文章務法先正不詭隨時好故屢困于試年逾壯諸城竇東皋先生督學浙江始補縣學生爲人忠厚長者犯而不校處兄弟間終身怡怡如也高祖卒遺負不貲傾產以償之家遂落與弟分析所得田宅瘠且陋惟以蓄書爲喜嘆曰後人能世世讀之吾願足矣于乾隆六十年閏二月三日卒春秋七十一曾祖妣張孺人震澤吳

歐集下

三五

澗人父國子生某嫻習禮儀篤勤婦職先曾祖十年以三月十九日卒春秋五十八祖考力堂府君諱文錦字綺巖自號力堂縣學生性孝友操行潔白嘗館于外遇珍羞以不能供父母輒不敢食弟柱中府君早卒撫其孤女如己出終日衣冠整肅望之儼然然待人甚恕不以己之所能責人故人雖憚其莊而樂就焉幼多病稍長乃自刻苦于學雞初鳴卽披衣坐默誦日所讀書寒暑無間雖行道路亦然由是業大進爲諸生有聲紀君師泉慶曾少從學好古不屑屑時藝人或非笑之祖曰今子弟讀書大抵藉聖賢之言博利祿已耳若紀生者乃不愧爲讀書人也後紀君果以通經治古文名于時

春秋五十八以嘉慶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卒祖妣沈太孺人震澤八都縣學生某長女以勤儉佐我祖既祖與考俱卒遺瘠田二十餘畝歲入供租稅外餘無幾祖妣終歲紡績與我妣共勞苦故得衣食無缺春秋七十七以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卒考夢坡府君諱源字肇崑幼敏悟年十五徧誦諸經十六補縣學生時曾祖已謝諸生業與祖俱以久困場屋日望考以科名顯承兩世庭訓惟日孳孳爲文穿穴經史雄深雅健有劉黃岡風力然終不得舉性好詩喜學東坡至形夢寢故以夢坡自號著有嘯月齋集三卷逮執我祖喪自痛科名未就不能慰父志長號連晝夜氣鬱于中遂成瘵疾踰年

歐集下

三六

卒實嘉慶十二年六月二日也春秋二十九妣沈太孺人同鎮人外祖諱鍾璜國子生妣年二十來歸敬順婉愉常以刺繡佐我考夜讀一燈熒然或達旦不寐越七年我考病侍奉湯藥不解衣履者三閱月考病中多恚怒能順適其意及考卒上事祖妣下撫藐孤拮据支撐極人世之艱苦桂少時或以家貧勸學賈冀得微利妣不可曰讀書丁氏世業也吾子奈何以貧廢學桂長從孫愈愚先生變學古文詞或言非科舉所宜妣曰子患不學耳苟能學古有得幸矣奚問科舉之宜否也妣之明識類如此後我考三十三年于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七卒春秋六十先是十九年宗老以妣守節事狀



有司以申詳稍後不得與妣卒後一年始咨部明年得  
旌如例又明年歲星次昭陽單閏十月庚子朔越四日  
癸卯卜云其吉合葬我曾祖考妣祖考與考以次附左  
祖妣與妣以次附右三世同兆嗚呼我家自曾祖以來  
食貧自甘謹行讀書不干預外事至我考尤卓越有才  
名然終以無命未食其報祖妣與妣撫桂成立以養以  
教俾先業不墜其功甚鉅皆應銘法惟是桂卑賤不能  
光顯前人故不敢求誌銘于當代能文之士謹以少所  
聞于庭幃者詮次其畧揭于墓次以示後人曾祖考生  
子二長我祖考次桂中府君諱朝鎮女二一適震澤沈  
□一適同縣胡□祖考生子一卽我考桂中府君生女

歐集下

五

一適震澤國子生施焯無子曾祖命我考兼承其祀先  
葬于飢字圩祖墓我考生子一桂縣學生女一適同里  
周煥桂生子五女一謹表

祭吳芝堂翁文

嗚呼易朽者形不敝者德其德可稱其人不沒懿惟先  
生古儀是式恭儉退讓爲後生則謂享百年理非倖獲  
胡不憇遺忽焉易善凡人之行首重仁親睦鄰任卹以  
此推行根本或薄枝葉焉敦先生孺慕及于終身葬父  
千金事母周甲母幾百齡色養志愜旣遭母喪祖踊號  
泣不以衰病殺其禮法其於本原允矣克立由是親故  
恩誼無虧有不足者地絕扶持非有餘財心實好施若

乃交友尤無間言天水廣文強識博聞負氣使酒嫚罵  
座人獨與先生白首如新何能致此協以和寬所以處  
世與物無忤卽遭橫逆安之若素寬厚如此眉壽之徵  
旣臻眉壽穀貽孫曾所不足者再哭其子伯叔借亡已  
逾一紀幸有仲季歡奉甘旨先生當斯哀不逾禮教養  
家孫俾克繼體諸孫皆賢高陽嗣美盛德之昌在斯後  
起先生雖逝可無憾已惟是賤子辱承過譽勉以文場  
策勵馳驅不自振拔而困泥塗此意良負能勿淒如維  
昔訂交先生之季嗣識家孫論文考藝而在次君尤敦  
古誼卜葬我先風雨趨事曾不言勞相尙以義念此殷  
勤抑先生意感激之私實切于中登堂肅拜時瞻儀容

歐集下

五

先生下接僂僂彌恭林宗雅範叔度高風而今不作永  
閉幽宮有酒一尊有芻一束臨風拜奠追溯芳躅敬陳  
誄詞來款是祝嗚呼哀哉尙饗

張卓林哀辭 并序

張君卓林名桂西京先生之次子子友湘秋之弟也父  
兄皆諸生君佐人賈于市所得資悉以供父母爲人信  
厚無浮囂之習家庭之間雍雍如也今乙巳五月忽染  
時疫卒年二十八先是湘秋連殤其子若女未幾而君  
又逝于是哭之慟嗚呼君父母老矣而家又貧其得以  
歡娛晚節者惟君兄弟是賴今又弱一个焉君兄之痛  
何能已耶時予往弔勸以無過傷當善自愛以慰親心



以長育弟孤湘秋含淚頷之孰意越十餘日而遺孤又  
殤邁禍之慘酷一至於斯子無以舒君父兄之悲也乃  
爲辭以哀之曰

惟君子之三樂兮首天倫之無恙繫之子有斯慶兮識  
孝弟而禮讓方吹篪以和壘兮媚椿萱于堂上忽二豎  
之爲殃兮年未壯而遽喪藐孤生纔十五月兮斬焉衰  
經之加身崩城之哭彌不忍聞兮更高堂之氣結而煩  
冤乃兄撫尸而慟絕兮曰折子手足而酷遇此不仁既  
死者之不可作兮翼孤雛而冀其成人俄蘭芽之摧折  
兮羌不解其何因嗟壽夭之不齊兮曾賢愚之不擇以  
顏子之幾聖人兮不能長侍乎親側彼伯道之高義兮

歐集下

五

亦難保其弱息此時命之適然兮非天道之難測苟身  
後而爲君子所傷兮猶愈于生無用而不爲人惜予非  
不知短折之慘兮聊以解父兄之哀情惠迪吉而逆致  
凶兮其理亦有時而難憑不然如君家之長厚兮宜和  
樂之盈庭何鬼伯之嘲其室兮摧其壯而又奪其嬰誠  
變故之無端兮君子惟謹守其常經願吾友之努力兮  
庶地下之日以瞑

封翁閔虛齋先生暨配徐孺人九十雙壽序 代鄭  
夢白方伯

予少時側聞同郡閔虛齋先生學行爲當世重客游所  
至名公卿倒屣顧其性情冲夷高曠不爲塵網所嬰年

六十委家事于賢配徐孺人遠游不返哲嗣二人其仲  
貢甫以才學稱屢試京兆無所遇不得已就澁尹于淮  
南以爲祿養計予之交貢甫也以亡兄笏君交貢甫故  
因識之徒以宦游南北不克時相聚然而先生之清節  
與孺人之懿行固聞之至稔而貢甫每念及之輒嗚咽  
流涕以母老不能遠蹤其父爲恨歲遇先生生辰則必  
稱觴上壽如在家時蓋先生自丙寅遠游迄今壬寅歷  
三十餘年計其壽已九十有六而孺人來年亦九十矣  
貢甫思父之誠無一日間事母之孝艾年彌摯乃者戴  
君衡三乞于文以壽之時方以暎夷之警予奉 命起  
侍養籌軍務甬江上羽書旁午不暇以爲今海氛將靖

歐集下

三

得休十日假歸省吾母戴君復申前請乃勉爲之夫原  
貢甫之意深以先生不在家時不能釋然于心予以爲  
古豪傑士挾其不可一世之志而不得試往往絕人長  
往不欲爲世所指名而其高風逸致千載令人如見焉  
是豈塵世庸庸之福所得而縻係之乎以予聞先生博  
綜典籍有志用世其見之學則有宋史蒙求于南北強  
弱之勢東都及南渡和與戰之失前元祐後慶元黨人  
僞學之禁錮未嘗不三致意焉其見之事則于臺灣林  
爽文之亂佐臬司戚公曉塘司軍需出納有制兵賴以  
濟事平不自言其勞大府欲薦以善地拂衣逕歸其人  
殆古之魯仲連宋之蘇雲卿流亞與則其敝屣一切冥



心物外意必訪道名山棲真福地與偃佺之徒游由是而百年而數百年壽如喬松與日月俱矣然子獨怪先生有孺人之賢以爲配何不與之偕隱如伯鸞之于德曜龐公之于其妻而必棄之如遺乎豈室家之念不勝其學道之心而詩書之澤所以留遺後人者固已託之孺人而因之長往不願與夫孺人之賢固不讓古人者也自其歸先生時食貧無怨色事君舅以孝禮兄公以敬撫長姒遺子以慈施宗族戚姻以惠及先生出游則又以母道兼婦道俾貢甫昆弟用克樹立迨就養角斜場官舍諄諄以惠商窺利民人爲訓是故貢甫自蒞任以來如修范堤濬場河興社學建豐備義倉十餘年間

歐集下

三

使海陬僻壤戶口殷繁士識禮教皆奉孺人之訓以設施而亦卽本先生遺意而小試之者也然則非孺人之賢先生何能脫然成五嶽之游與維戊戌之歲吾母年九十貢甫使來稱慶今四易寒暑吾母神明如故而先公之不逮養已有年所茲又迫于王事不得顧私養以視貢甫之尙有父在天壤又時時于政餘之暇娛板輿之奉其慶幸爲何如也異日者先生歸來玉貌方瞳得長生丹訣以壽孺人則貢甫之永有其親人之頌禱之者當百倍于今矣戴君其以語貢甫予言可爲左券毋視爲介壽之虛文也

募建雙林教寺序

代溫稼生虞部

今震澤縣儒林里之雙林教寺本吳江舊刹也創始于唐大中間重建于宋建炎時歷元明入國朝時有增修事載邑志大殿所供三世鐵佛神其說者謂顯夢于巨商浮江而至居民感其靈異故香火特盛焉而其地又僻處湖濱煙波萬頃洞庭兩山環峙有魚鳥之樂無羣塵之溷故勝國遺民往往寓跡于此如西廬張先生其一也吾意當時結蓮社于遠公歌楚騷于澤畔其文章氣節足爲斯寺增色而西廬先生居隣斯寺尤多遺蹟嘗正寺名以辨舊碑之誣留遺書以爲鎮山之寶其于斯寺可謂功德非細因緣不淺矣年運而往風流消歇遺書俱爲有識購去而鐘魚粥鼓亦遂以不振然則

歐集下

三

斯寺也微獨古佛示靈之神區抑亦先賢名蹟之所留遺也而可任其傾頽不亟爲修理與殿宇之毀歷年浸久佛像露處風雨中寺僧口心惻焉頂禮佛前矢願興復奈瓶鉢無貲須藉善信之助時予奉諱里居踵門求爲勸募之文予攷前明崇禎時僧純公梵公重修爲募文者沈太守千秋朱太傅平涵國朝康熙二十一年僧祖公重修時則馮大令樂天爲募文三先生皆吾湖先達也予居近太傅之里又嘗往來湖濱于茲寺不爲無緣故撫其故實不辭而爲之序惟願世之善知識結善因種善果慨布金錢俾成斯役以反乎舊觀庶神靈之區不致湮沒而先賢遺蹟亦得藉祗樹珠林長垂于



不朽其爲功德莫大焉

潘孝廉傳

道光庚子余主海昌書院于童課中得潘生有林文爲最立言能根據經義余亟賞之詢之知爲余鄉試同年潘君廷光之子君經術淵深操行純粹爲鄉邦所重學者所稱琴史先生者也一日生奉君所著書求予爲君傳子既聞君學行又嘉有林能不墜其家學故不辭而爲之君諱□□廷光其字琴史其自號世家海昌父天授蚤世本生父天持君少爲名諸生歲科試輒冠其曹爲人寬裕敦實言語温温然與物無忤爲學務通經訓嘗以是教授里中弟子著錄者數十人山陽汪文端公

歐集下

三

以待郎督浙江學拔君高等所稱浙江三經生者君其一也舉道光壬午鄉試屢試禮部不獲售名公巨卿重其學行延爲子弟師經君指授多所成就歷游山東河南而寓京師爲最久于道光十四年六月病卒京邸年五十有六子雖不獲交君嘗遇之于京師矩行雅言知爲粹然儒者自乾嘉以來風尚考據承學之徒往往菲薄宋儒君爲經生獨能掃除門戶之見惟潛心傳注務實事求是如是者數十年不懈可謂得治經之本矣君子經無不治今所存者惟詩經補編一書學者相傳習焉子二人長有祺早夭次卽有林

誥授中憲大夫江南江安徽甯池太廬鳳淮揚十

府糧儲道周公墓誌銘 代鄭夢白方伯

道光八年余奉 簡命按察江西時吉南贛甯兵備道周公以余姻例請迴避調江蘇分巡松太道改江安糧儲道轉漕南北以勞瘁邁疾遂乞致事歸于 京師宣武城之里第越□年而卒明年其孤力垣等將卜葬于某原來徵余銘始余與公同官江西同起家縣令荐歷監司每見其所爲政皆有卓卓可紀及余以福建藩司同籍侍養而公已北歸方冀其優游林下以樂餘年孰意遽至于此嗚呼其忍以不文辭公姓周氏諱繼炳字耿堂浙江會稽縣人僑籍順天之宛平祖念祖本生祖合中俱以公貴 賜贈中憲大夫父聖謨 誥贈中憲

歐集下

三

大夫母張氏 誥贈恭人先世以煮鹽起家至贈公而中落客游 京師公年十二始往侍贈公遂籍宛平補學官弟子乾隆己酉 恩科鄉試中式是科特行覆試公名列一等第三癸丑考充覺羅官學教習嘉慶庚申期滿以知縣用揀發江西委署蓮花廳旋署廣昌縣事題補萍鄉縣知縣公神明通練有識尤勇以治賊匪萍鄉地與湖南接壤城南大安鄉山巖叢雜爲賊匪出沒之所前更數令不能治公至有以強劫報者立召羣捕訪賊蹤而賊盤踞山巖羣捕不能上于是會同營弁馳往賊不虞公親至聞之俱竄匿先是守土者往往苟安無事民以賊告賊未得而民已受其害故雖悉賊踪跡



率慮報復相容隱至是而知公立意除害羣踊躍為向道賊遂就擒得其巢燬之其逃竄于湖南攸縣茶陵州及隔屬之會昌瑞金者亦次第追獲由是境內肅清庚午大計卓異引見加一級同任候升署吉安廬陵縣甫下車而龍泉縣會匪械鬪之事起其吏民謬以逆亂達大府大府聞即率臬司以下官屬兼程前進未至郡而鄉民已縛會匪百餘人至大府遂駐節郡治研訊月餘事始定時供億繁費皆公獨任之同僚俱得超擢而公僅以記功注冊人方為公惜公處之怡然蓋以多殺人而獲晉階非中心所願也調知都昌縣護理河口鎮同知調南昌縣知縣題升瑞州府銅鼓營同知遷撫州

歐集下

五五

府知府調知南昌府擢吉南贛甯兵備道贛南民俗獷悍會匪糾結嘗出劫木客公偵之知有信豐會匪黃百福者主持其間徒黨甚眾乃密謀于總鎮遣員掩捕二十餘人親督郡守鞠訊初以事無左證犯供參差姑緩其獄而喜事者輒播流言于大府謂將意存譚飾公不為動徐以其情白大府而益捐廉購賞于是三月申獲匪徒二百餘人分別首從置之法方事之殷也或謂公案甚巨速臧事可請甄敘謝曰境內有莠民未能先事預防方愧救過不暇何可妄冀邀功哉其存心長厚又如此公在江西久民情風俗無不洞達累任繁要案無留贖性耿介意有不可輒形詞色然中實坦白無城府

以故上官信任之而尤為今禮部尚書成格公撫江西時所知凡疑難公務及臧否屬吏皆與商榷由是遂保薦公由撫州擢任監司然于謂公之所為尤有進于此者公初權廣昌適歲歉廣昌又地瘠而民詐素號難治公廉潔自矢聽斷不阿期年輿論翕服受代之日邑士民遮道攀援且爭具牒走省垣請留者甚眾布政邵公某疑有指使集諸請留者于庭研詰之乃備悉所以得民心之故公以一書生初試為吏而良心之愛慕已如此豈俗吏所能為哉故備書之以見公治行之卓焉公天性孝友遇親故以恩初筮仕時每念兩親不及事輒悲動于中兄某沒于白下官署訃音至痛之甚不食者

歐集下

五六

累日女兄之適馮氏者中年矢貞撫孤為置腴田若干畝以資養贍而尤好獎勵寒畯識今守彰德俞君焜于未遇時目為偉器妻以女親自督課後果由翰林入諫垣簡放今官說者于是服公能知人焉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春秋七十有一階中憲大夫配黃氏封恭人子男子四力垣大理寺候補評事黃恭人出力墉刑部江蘇司員外郎側室張宜人出力鈞候選鹽大使出嗣從父弟後力圻嗣兄某後俱側室楊孺人出子女子三長適河南彰德府知府俞焜黃恭人出次適文端汪公廷珍孫承敦次適故宮保蔣公攸鈺孫道軾次未字俱楊孺人出孫男口人孫女口人



著有不繫舟齋詩草若干卷日記若干冊銘曰  
江南周氏公瑾是祖維公之先世遠莫譜公奮孤露大  
啟厥家服官江右政治人和害馬旣去善良以護公猶  
欲然座右箴誤曰膺寵榮補過盡忠涓埃未報深愧斯  
衷曰守封圻保惠教誨衽席同登維期志遂公著此語  
觀察虔南乃心民瘼夫豈空談設施未已乞身以去去  
則民思廣昌之路維茲廣昌公之桐鄉千秋萬歲格其  
馨香



歐餘山房文集二卷歸安丁桂撰桂字景顏縣學生所居樂義堂後有樓三楹藏書千餘卷及書畫法帖甚夥爲鄰火延及燼焉惟歐陽率更醴泉銘石刻適在他處幸存故名其新居曰歐餘山房少孤依外家沈氏以居其舅名登瀛里中所稱柳橋先生者也喜購藏書籍歐餘得盡讀之又從震澤金錫桂遊受古文法故其爲文義蘊湛深而氣體雅潔淵滌澄澈不染俗氛今所傳歐餘山房集僅上下兩卷讀之可以見其所學與其性情蓋篤於行誼者也是集及沈子敦落帆樓全集均從姻丈邢植之部郎處借得子敦跋歐餘行輩差前警欬相接以皆鄉先輩遺集惜無傳本均應鐫版行世落帆樓

歐跋

全集早經刻竣歐餘山房集至今春始克斷手而部郎已下世不及見此書之成覆校一過濡毫作跋尤爲之憮然增感云壬戌小暑節吳興劉承幹跋







待

堂

文







待堂文

仁和吳懷珍子珍著

聖論

才論 闕

管仲論

論賈生 闕

蜀漢論

擇術上 闕

擇術下 闕

擬言民事書 闕

復堂詩敘

守經堂詩敘

待堂文

程忻有練川名人畫象敘

贈高君昭伯敘

金烈婦傳

書管小異

附錄詩二十首

折楊柳

七哀詩

馮唐墓

台山

晚望

帝城

京邸感秋十首

送蔣四之東臺

湖上同蔡子彝譚仲修

古意

嗚呼子珍在時予面評文辭輒削其彙今乃來多一篇方是不可尋傷已君外京師解符周壘論收并遺文九首予篋中香詩十餘篇傳益中如右風雲中氣南正中音胡可再觀雁日長坤文苑中次豈吳子志哉明月中珠匪云亾類平生之言謂子博已懼日點竄非作答中用心風擬未沫日待來哲多人譚獻編次均書

聖論

待堂文

聖人者其道至庸其理至平其教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事不外起居飲食官室男女其書不出易象詩書禮樂春秋其治不越教化爵賞刑罰井田學校封建征伐故由其教者雖夫婦之愚可以知而能也及其至也堯舜有不能盡而天地為有憾孔孟既沒聖道不明絕滅於周秦之際漢興乃訪求其遺經而後之學者不明其大義於倫常日用之閒乃徒挾一二遺經曰是聖人之道之所在也而墨守之而談理者則又詭譎渺茫不可知之域爭得失於毫釐之間或相傳述或相攻擊而聖人之道愈以不明此無他待聖人也過尊求聖人也過遠而所以自信也過篤不求諸至平至庸之地而以其高且遠者當之是則大惑不解者也聖人之於



君也忠於父也孝於夫婦也別於兄弟也友於朋友也信於  
是乎起居以時之飲食以養之宮室以安之男女以偶之作  
爲詩以歌詠是也作爲書以紀綱是也作爲易以知能是也  
作爲禮以節文是也作爲樂以舞蹈是也作爲春秋以褒貶  
是也能是者爵賞之不能是者教化之不率是者刑罰之以  
養則有井田以教則有學校以屏藩則有封建以討不庭則  
有征伐其大要不過使民老有所終少有所養各愛其親各  
敬其長而已故傳曰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聖人有憂之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故孟子告齊梁之君曰制民之產申之以孝  
弟之義是何也衣食足然後可以施教化天下乃得而治也

待堂文

夫聖人之道治天下焉耳聖人之治天下倫常焉耳過乎此  
不足以爲聖人不及乎此亦不足以爲聖人後之人於詩不  
求夫歌詠性情之正於書不求夫立政明倫之大於易不求  
夫吉凶消長之理於禮不求夫善惡邪正之辨於春秋不求  
夫興衰治亂之原而徒章句之是求空虛之是索囂囂然曰  
聖人之道固在是也嗚呼其可得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  
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治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

才論

管仲論

管仲天下才也孔子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是孔子  
之於仲無貶辭也自孟子貶之而後之儒者抑又甚焉嗟乎  
是不知孟子之貶仲意不在仲而在稱仲之人也意不在仲  
之所爲而在效夫仲之所爲之人也夫天下之亂至於戰國  
亦已至矣其變詐而狡獪亦已極矣世之士輒曰管仲孟子  
懼夫二帝三王之道將至此而絕而習誇詐而尙霸功者未  
有已也故欲力矯其非莫若先奪其所恃夫所恃則管仲是  
也後之人不察以爲管仲者孟子固嘗非之也相與集力而  
排之豈通論哉雖然謂孟子之貶仲意不在仲則無徵無徵  
則不信曰吾徵之孟子之論百里奚百里奚亦五霸之佐也

待堂文

所事卽五霸之君也其才萬不若仲其顯君萬不若仲其有  
功於世亦萬不若仲而孟子反稱曰賢者而曰相秦而顯其  
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其稱之也如彼其貶之也如此厚於  
奚而苛於仲孟子不爲也信乎其貶仲者意不在仲也嗟夫  
以諸葛孔明之才其少時自負嘗比管仲後世有孟子者而  
後可以貶仲得孟子所以貶仲者而後可以知仲彼小儒者  
又可輕議乎哉

論賈生

蜀漢論

吾嘗讀書至漢魏相爭之際慨然而歎曰嗟乎漢事之敗而  
孔明之失策未有甚於荊州之役者也夫爭天下者務攬乎



天下之大勢而已得其勢者固不興失其勢者固不亡既失其勢而能混一天下者古未之有也是故桓文之霸也在宋鄭而秦之強也在韓魏劉項之相傾也在滎陽成皋而三國之成敗在荊州荊州者形勢之地天下所必爭也處魏心腹之間而據吳上游之地故魏得之足以定吳而滅蜀蜀得之足以劫魏而制吳吳得之亦足以自強當是時也據而有之而以北攻曹操東下孫權猶高屋而建瓴水誠易易也昔者孔明嘗知之矣隆中之言曰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帥荊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嗚呼孔明之言善矣而慮猶有所未至也夫天下之勢重在荊州而輕在蜀孔明則以爲蜀重而荊州固所輕也誠命一上將守蜀而

待堂文

五

自駐於荊州有變則命將出梁益之間帝自帥荊州之衆以向宛洛如是乃可以得志舍荊州而入蜀其計固已疏矣彼將以蜀爲險可恃也然而公孫瓚之徒據蜀者世世有之矣吾未見能下中原一城一邑者况取天下乎然則蜀固一隅之地可以守而不可以出也得賢主焉僅免於亡不然雖欲久據其險不可得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誠用武之地而與共長江之險使舉荆襄之衆以攻吳之建業順流而下朝發而夕可至也吳之未得荊州晏然而無患者以劉表之闇且弱耳不然曾不得一日高枕也已吳之亡也先失荊州而王濬之師即自荊州入則荊州不誠爲天下重輕哉智如孔明慮不及此荊州既失而欲以祁

山一路與魏爭天下於汧渭之間嗚呼難矣

擇術上

擇術下

擬言民事書

復堂詩敘

敘曰嗟乎仲修非詩人也仲修於同人中年最少然獨有志於學其學獨有所成就願以詩名於時仲修之學能通達古今治亂言天下得失如指諸其掌國家大政刑大典禮能講求其義一一可見之實用仲修既少工詞章會世亦無能知仲修之學者顧籍籍然稱其詩吾嘗語仲修世無能知子之學而稱子之詩世且未有以知子之詩也夫詩自三百篇而

待堂文

六

下其體數變工細蓋殊焉而原賢人君子所以作詩之旨蓋必有所不得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有其家國身世升沈新故死生聯合之感鬱之既久既無以致其悲憤迫切之情一旦有觸於外而動於中遂以宣其纏綿悱惻伊鬱悲涼煩冤咄咄不能自己之辭故讀其詩率優柔善入惻然動人使人歌呼悲號而無以自主蓋其發乎性情之正自古及今有聲詩以來未有能易此者也不甯惟是使其傳之於後後之人雖處千百載之下猶將求其旨於千百載之上故夫在下者識所以事而上之人亦有所警而不敢越惡者以懲而善者以勸詩道之可貴蓋如是其至也今仲修之爲詩也其摯乎其心而動乎其情固不知何所感而然即吾



亦不能盡得其意之所指然取其詩而讀之率優柔善入惻然動人使人歌呼悲號而無以自主要與古作者同發乎性情之正者於戲切已則痛難言則深又何言之痛且深也而世輒求仲修於聲律章采之末則仲修之詩在彼不在此雖然吾方與君其有志於學仲修方汲汲焉惟恐日之不足吾願仲修益讀書養氣充其作詩之旨以爲有用之學且益勉之毋徒以其詩爲也

### 守經堂詩敘

句無壽子家先生長懷珍者且三十年然不以懷珍爲不肖嘗辱以爲忘年交先生負奇氣有古俠士風今年春游杭州手所著守經堂詩示懷珍懷珍受而讀之既卒業而爲之序

### 衍堂文

七

曰嗟乎先生今老矣聞先生少時卽以文章有聲庠序間爲名諸生稍壯輒棄去遊京師一日而名滿都下都中卿大夫耳先生名爭折節下之以求交於先生者而先生顧心鄙其庸妄叱咤拒之不稍假借是人咸目先生爲狂相戒不可近而先生固亦不樂與之近也以故益困嘗北過居庸登太行視雁門代郡之雄西出潼關攀華岳之高以馮覽中原經滎陽成皋觀劉項戰場慷慨馮弔東走洛陽往來大河南北表亘數千里間皆漢唐以來天子之所都英雄豪傑爭戰之地故其發爲詩也率悲涼激壯有秦趙聲則先生之詩稱其爲人也

成皇帝甲辰之歲試京兆偶得一第然終不得志於禮部試

而先生亦已老矣既倦遊南歸嘗往來吳越間維時杭州如蔡子彝袁龍子輩皆年少倜儻自喜好從先生遊先生尤狎近之一日泛舟西湖登鳳凰山望浙江之水悲歌擊劍酒酣賦詩益忽忽不自知老之將至也會粵寇事起先生尤感慨自負忠憤無聊益發之於詩嗟乎先生少負高才既不獲見用於時壯復奔走四方不暇著書故生平僅有此詩而又散軼大半然則先生之才不徒以文而文又止是豈非同志之士所爲興嘆者哉

### 程忻有練川名人畫象敘

懷珍以丙辰之歲留京師館華亭張侍郎所程君忻有嘉定人也故館侍郎所因交於程君程君故工畫常以所畫練川

### 衍堂文

八

名人象示懷珍而命爲之辭曰善夫程君之用心也夫士之生也賢不肖或參半焉甚且千百而什一焉望人以爲非有所觀感無由勉以至於善也故多舉嘉言懿行著之經以爲世法然而士之或從或不從亦且參半焉且千百什一焉後之君子慨然思有以救之則又以爲嘉言懿行載之往籍者或未足以感發其志氣欲置古人于几席之前使夫風采可接而馨欬之可親宜必肅然起敬惕然而深省而向善之心亦將有油然而生者是則程君之用心者也程君旣爲嘉定人常卽其邑自宋至今賢士大夫與夫名宦流寓求其象圖之象繫以傳正續凡九卷爲人七十有六何嘉定之多賢而君之搜羅若是其徧與取其書讀之求如侯黃諸公表表大



節亦不數說其他獨行文學之士要亦不乏焉程君曰吾蓋求諸鄉先哲之裔及故家所流傳者十有餘年而後成此嗚呼勤已後人讀其書必有興起者謂非君之力也哉今程君將服官浙江異日吾鄉或有師其意以圖名宦者當爲程君屈一指此又懷珍所深望者矣

贈高君昭伯敘

懷珍少嘗志經世之學與古文之術年十五六時出從鄉先生遊恒樂道之鄉先生聞懷珍言率斥爲狂穉懷珍浸亦自悔年稍長閉戶不欲與當世士大夫交偶遇士大夫輒木強不作一語誠不樂與語而當世士大夫固亦不樂與懷珍語也最後交譚君仲修得熟其文章論議則又慨然太息以爲

待堂文

九

世無若仲修賢者以故益不願交當世士而仲修方以文章有名於時凡當世號能文章者輒求交於仲修故仲修得盡識之而以語懷珍曰子豈願交於其人乎則對曰否久之及高君昭伯舉其學問品詣文章嗜好無不爲懷珍道且曰吾昭伯亦不願交當世士者也由是懷珍每飯不忘昭伯而仲修且不以懷珍爲不肖而亦以告昭伯昭伯且不以仲修之言爲妄然懷珍且終不輕以赴昭伯則又自懼不足以交於昭伯由懷珍棄當世之士恐昭伯亦舉懷珍與當世之士而同棄之也會同人社集昭伯聞懷珍在輒至懷珍既獲見昭伯以實仲修之所言乃喟然而嘆曰嗟乎是又一仲修也夫仲修明治亂好言事國家大政刑典禮獨講求不釋頗曰

預昭伯言語率直訥然如不出諸口然通達古今事理尤工文章蓋篤實君子也二君行不同而性情學術無異故昭伯寡交獨交仲修仲修盛交遊顧與昭伯最篤則亦獨交昭伯也懷珍方不願交今世士而獨得一仲修由仲修得一昭伯然則世且未嘗無士也

金烈婦傳

烈婦姓李氏象山年十七歸慈谿金某且三年矣金故業漁備海上恒數月不歸姑龔性淫穢故與湯某狎湯窺烈婦色豔之謀於龔且許以賂龔食其利又懼失湯歡也誘婦婦勿從固強之斷一指以示決龔憤裸撻之終不屈乃密置地窖令婦赤身跣足處其中實以瓦礫上覆以木僅露首

待堂文

十

緇鍔繫其頸設破甑於旁使一手可掬食者已乃烙鍔使赤日夕焯之自五月以至八月糜無完膚而志不爲動夫龔固非有殺婦之志也怵之以威以徐俟其悔既不見從而禍乃益慘至於終不已從則勢有不殺婦不已者夫既無以獲誘婦之利而失所私者之歡已之行醜而婦之毒已也甚婦一日不死則已一日不安而醜且終揚也乃必死之八月十四謀以沸湯沃殺婦適有鄰媪來知其謀爲哀免之會天陰欲雨雷聲隆隆然作龔懼乃止其日媪以語其鄰鄰人固疑之既知其實闖而入室出婦於窖則蟲出於身奄然殆矣尙能言乃浴而衣之昇以鳴於官逾時婦死觀者聞其事咸羅拜歎息烈婦死以咸豐三年八月二十日年十九邑宰泣視其



屍則徧體皆焦灼割裂無完者乃逮龔及湯置於法

懷珍曰往籍載貞烈事多矣大率慷慨激於一時烈婦處地窖中百有餘日無日不惟維楚炙剝之慘嗚呼何其堅也嚮使婦意稍折則將立出諸窖而捐糜蕙沐之豐衣美食惟旨所欲或恐失婦意婦固不以彼而易此也夫鄉里一弱女子耳非有詩書之澤師保之訓也不為威劫殆天性然與噫嘻可以風矣

### 書管小異

天子嗣位之三年春正月粵寇洪秀全既陷武昌順流東下沿江各鎮戰守無狀抵江甯江甯陷遂據之江甯士民不從賊多逸去者管君小異以諸生困賊中八閱月與其友孫

### 待堂文

十一

君春如遁焉賊所覺追獲之賊法獲亡者答其臂五百再鞭其背五百再加以炮烙然後斬以徇賊知人心之不附故設極刑以爲眾戒也小異及孫君既爲賊所追獲賊撻其臂與背畢次將加以炮烙賊有救之者以免然已幾死不能轉側者月餘是夕孫繫二繩於梁呼小異曰起起我與若陷賊久所以不死者念得遁去有以報國家也今不能是終陷於賊也不如死小異曰不然

天子方在京師謀恢復天下固無恙我與若非有土地人民之責義可以不死吾未獲死所不許次日孫君潛出投水死小異謀遁之志益堅九月賊掠小異爲兵小異曰我力弱何以兵爲賊曰固知爾不能兵也軍中有文書爾堪其任小異

故有一妾一子同陷於賊賊法男女異處雖母妻不得見惟

六僞王擁所掠婦女各千餘人僞丞相數百人其下有違者法皆死小異既將出多方謀於僞官得潛往與妾訣曰吾不得再與若見也吾從賊出賊戰不勝官軍必殺吾吾爲官軍殺而死是吾至死無以表吾之不從賊也吾無以見吾祖若父於地下吾先自殺吾從賊出不幸賊戰而勝吾宜不至死然吾不忍見賊之勝也吾亦自殺吾從賊出賊守吾或疏吾得乘間遁去是吾願也可以毋死然若方陷賊中吾不能擊若出是終不得與若見也因大慟妾亦慟以死自誓小異曰吾無昆弟子五歲矣吾死生不可知若能撫吾子則是賢於死也不然先殺吾子乃可毋使辱於賊也遂從賊泝江而西

### 待堂文

十二

至於銅陵賊盡登岸掠小異以掌文書故在舟乘間遁伏蘆葦中俟賊舟盡去乃奔小異陷賊者八月髮長數寸土人欲兵之小異告以故乃釋之爲薙髮渡江而南徒步乞食時沿江戒嚴人往往疑是賊不留宿常露宿郊野凡四十日行五百里至徽州之至兩足盡腫身僅著短單衫新安故在萬山中峯巖嶮然緩欲所穴而豺虎之所出沒也時一月嚴寒悲風四起切人肌骨又遇無所得食恒困乏忍凍日匍伏於林箐機篳間遇素相識者購之始得不死因以至錢塘懷珍方里居楊君執文建康人也繩以告懷珍懷珍因獲交於小異備得聞賊中事及小異所經歷者曰嗟乎小異蓋君子也方小異陷賊中若小異其才者賊往往亟用之小異深自



韜胸故得免其初，陷至遁而山也。瀕死者屢矣，小異不為悔。嗟乎小異，蓋君子人也。懷珍與小異，登胥山，尋西湖之勝。每至江山清曠，俯仰馮眺，未嘗不欲賦泣下也。時賊據江甯，人多有背賊首與城外鄉民往來，或相貿易，有婦孺陷城中者，私賂之，得出小異，聞之，將往問，妾若子消息，蓋懷珍不能留也。小異名嗣復，父同，某年舉人，早卒，世所稱異之先生者。

均錄詩

折楊柳

江南二三月，天際艸悠悠。飛燕入珠箔，飛楊語畫樓。玉顏明

鏡裏，蕩子天頭，頭不嫌攀折，苦十里贈離憂。

七哀詩

待堂文

行行清河縣，饑民滿道旁。招手與之語，未語淚浪奔。幸河

水決，豐沛罹厥殃。家室遭淹沒，身走四方。且忍須臾，外登

高望，故鄉故鄉渺何許。陰風歛，芒碭骨肉盡，奠鼃田園大已

荒。河水日浩浩，欲渡慙慙。梁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大官

日沈歎歌舞邯鄲倡

西上臨黃河，河流日漫漫。白骨蔽遠野，陰雲互回旋。道旁見

一女悲哉，飢且寒。厭厭氣未盡，餘外雙睛翻。有婦持之哭，艸

際淚班班。心知母與女，臨決摧心肝。自知終溝壑，兒獸先黃

泉。公公勿復顧，縱馬揮長鞭。北望悲風至，揚沙漫長天。棄置

勿重陳重陳我心酸

馮吉墓

漢代名臣墓，風力大馬看。殘碑幾對合，古木野雲寒。滄滄季

台山

旭日升東海，天風吹浪浪。登高騁予目，海宇何蒼涼。波濤執

洶涌浮雲互，回翔悠悠望。不極疑信迫，中城願假晨。風翼奮

颶起高颶

晚望

暝色起林柯，風吹白波寒。聲回碣石雲，氣走滹沱鳴雁依

波濤芳蘭老，澗阿登臨逢落日。雄劍一摩挲。

帝城

帝城冠蓋何，飛揚葉侯。內閣侍讀名禮，高歌大道旁。中原萬里多兵

待堂文

甲日向黃鐘，盡一觴。

京邸感秋十首

秋之為氣實颶，颶客子行吟。襟楚騷風起，宮雅曉暮雨霜清。

木葉下平皋，牛生心力銷。牽馬百歲功名，拜佩刀。正是天涯

多難日，且攜短筇日為豪。

青衫留滯客，幽燕攜酒登臺。值算天易水，縈波流白日。勸門

秋樹入寒煙，悲歌幾見。荆卿俠俛印空裏，郭隗賢。今古興亡

一浩歎晚雲衰艸滿并川

季季歲歲急，邊防滯旁。蒼涼戰血黃，將士鞞。整生蟻蝨天官

星宿連機槍，粉糧日給三。邊成砧杵秋寒，五丈霜獨步清宵

望東井，誰彎弧矢射天狼。



雞人傳曉六宮皆御氣綢繆降紫宸馳道鳴鑾臨五輅建章  
飛閣象三神玉珂宣室朝天客錦筆甘泉侍從臣一曲汾陰  
運千古當季李嶠是才人  
鈿車納馬賸馳驅風枝香塵上五銖絃索登場迷撲朔旗亭  
選句入响鳴鬪風丹轂楊家戚結鏡紅羅霍氏奴朝野且安  
縣事福升平光景滿

皇祀

難難王業感奔明十載高皇馬上爭後葉有時孰與供中原  
亾地不戈斤勝朝天鹿悲禾黍

眞主棄龍致治兮二百季來勞使節諸陵時祭冷榛荆

搖鞭叱過戰揚來味昔驍刀大壯哉雨枝蕞原青燐幽煙橫

待堂文

一五

廢壘夕陽開心傷井里創痍甚日聽東崗鼓角哀閔早烹蝗  
勞

聖主詔書哀痛下平臺

滹沱水晚生波朔雁南飛度河萬里旅裏驚鬢髮九州

民力盡催科倦游張翰蘊鱸夢望闕梁生宮室歌聞道借幾

偏鄉國故園黃鞠近如何

故人書札到長安

得周伯子書

爲說季來行路難滿目關山馳羽

檄蒼江煙雨負漁竿風高勸北黃塵起露溼淮南青桂寒勸

我蚤歸歸未得報書爲尔勸加餐

黑貂裘敝困風沙病對清尊感歲華入纓江山仍故國誤人

龜筮尙天涯拂衣終戀闕門好攬轡頻季客路賒雨雪滿天

并滿地何時歸去問桑麻

送蔣恭亮之東臺

白日欲落風摧林蕭瑟後悲禽問子行役向何所大江  
自北黃河南江水東入河河流日澎湃河伯何不仁婁佻人  
民害君不見今季六月黃河決生靈百萬皆負甕况復干戈  
海內多江淮浩浩常流血我已輕幽子復尔慘執子祔不可  
說吁嗟歲關風雪寒長涂慙子衣裳單尊并疆起互相酌爲  
子高歌行路難歌成予夾从此去回首江南渺煙樹  
湖上同蔡子鼎譚仲修

輕舟一櫂入湖劬咏尔行吟過白隄宿雨畫橋煙水碧空山

喬木鷓鴣嘯吾曹嘯傲仍詩酒大地并爭日鼓鼙漢絕長河

待堂文

控南北登高雪涕爲羣黎

古意

黃鳥揚音風出谷鳴嚶嚶與君初相結甯論景與形君子愛  
芳艸汀州采薜衡竝坐致足樂鼓瑟驚銀篋爲懼苦未久中  
道寒葑盟南威世云美一顧君心傾行行日遠道遠道多榛  
荆白日黨回照見妾平生情



四十初度述懷

十二萬年中有我若為生日是今朝側身天地容醒醉  
放眼江湖久寂寥俠想漸隨雲共散鬱哀都與夢同消  
前塵影事分明在試仿楊雄反客嘲

洱海陞山侍宦游戟光烽影恣淹留狼廡夜識金銀氣

鼙鼓聲寒雁鶩秋壞石黃雲蒙詔壘朔風涼雨異鄉愁

徽南文藻今寥落懷古空登寫韻樓丙辰丁巳間侍先公督瀕學居圍

城中年餘

又度蠶叢石徑來鏡歌一唱上之回更從蜀道干盤險

親見潼關四扇開刺草戈鋌驚旅夢郵亭花月足詩材

春風吹綠東華路惆悵經過郭隗臺侍先公驛路改道秦蜀

簡書持節浙西東再侍軺車別輦紅轉益老人兒女累

甲子先公奉命督浙學是年劇憐心事馬牛風閒

為寶儉娶婦又二姊歸於季氏趨庭嘉話傳詩禮報國冰操勵始終二百

年來誰得似白蘇祠畔祀吳公浙人士感先公之德於西湖立祠歲時祭祀

二百餘年所無也

麻衣如雪拜江陰先公棄養寶儉與三弟奉母居揚州倚何悔餘丈調護孤兒

意最深料簡弟兄身外物扶持慈母病中心翦燈為說

金根事文於寶儉期許甚至常謂名父之子勿墮家聲煮茗同聯石鼎吟愁絕

西州門外路瓠園回首一沾襟

當代徒聞盛風雅憐才誰復並濠州謂方子歲年丈見余詩招入幕府

愛人直擬三千佛願我驚呼第一流白髮談詩班獨坐

碧蕪尋夢起春愁感恩知己文人事除卻千秋未敢酬

箴文相愛異於眾人時寶儉年少疏狂蓋不止醉吐車茵而已感激之心未嘗一日釋也

一夜西風送短檣白門疏柳正蕭蕭極天芳草團秋色

終古斜陽咽暮潮十部笙歌豪士賦萬重煙月玉人簫

漫郎身是清寒骨未許天香入袖飄四度南閩惟癸酉生劉叔裴潘蘊輝諸君及家翰騰弟文酒之譙盛極一時

揭揭驅車復帝城郎官新入笑書生誰從洛下求名

士忽覺江東有步兵挾策縱橫談表餌解衣磅礴見公

卿登高一掬傷心淚更卷風沙作怒聲乙亥以部郎入海備邊自強三策上之當道是科又落第遂改官楚北

牢落青霜一劍孤榜花從此謝狂奴待迎楚國新司馬

長揖高陽舊酒徒鄧禹笑人甘寂寂屈原泥我醉烏烏

三鑽六慎非難事只是名心淡已無

不須西笑望長安人說詩人大耐官猶把文章歷同輩

更邀題品重儒冠涼波秋影蕪葭老城闕春陰棨戟寒

為報當時同學道本來風味是吳酸到省後考試翁玉一名其甄別留省考試日學問優長留心吏治

長柄胡盧應日然枯桑海水各因緣已拚傲骨隨人熱



正恐才名有客憐，卻爲養生留小病。漸看多感入中年，酒闌燈炮香銷處，黯黯春心託杜鵑。

緹馬影纓轉饒來，黃埃如斗向燕臺。頽雲兩戒垂兵氣，落日中原感伯才。返渚波光明驛騎，太行山色照深杯。平生自許旗亭唱，天外黃流一綫迴。

三度春明接詠觴，薊門煙樹曉蒼蒼。看花淚濺今明月，貰酒人知舊蕭霜。天際雲迷鳴玉館，夢中秋老鬱金堂。十年六度桑乾水，亦覺幽州是故鄉。

不爲鱸魚且漫歸，年年長負故山薇。三湘愁鬢青尊暮，萬里緇塵白雁飛。海國波濤回望合，梁園詞賦壯心違。

亦知簿領非吾事，寂寞滄江舊釣磯。

兩京風俗重循良，誰爲清時策富強。臥閣幾人疑汲黯，行縉十載薄弘羊。轉輸粟溢三軍飽，平準書成百姓忘。慙愧九重褒寵詔，長披肝鬲向青蒼。

坐閱浮雲幻五奇，怕持笑面學鞞皮。憐才黃祖眞傲倖，比事紅兒有涕洟。二語皆本事倚醉看懷金勸蓋不平誰作。

玉彈碁調言耳白，兼名誇覽鏡潛窺。轉自疑相者陳滌塵相余耳。白於面當名滿天下，誇亦隨之。此歐陽公謂東坡語也。不才詎足當此。

莽蕩關河日未斜，晴川楊柳不勝雅。坐中高閣春無路，愁外青山夢有涯。長夜單衣歌白石，畫圖清淚點桃花。

諸十一選菊作白桃花，便而題云本來天上瑤池種，錯被人呼薄命花。余持之痛哭，傲人一事差堪慰舊。賜書猶壓五車。

短髮飄蕭百慮侵，浮雲西北結會陰。苦飢雛鳳求新實，反哺慈烏惜故林。一偈待參清淨慧，百年終負去來今。坐中漫奏南飛曲，閒託蠻箋爲寫心。

### 禮園吳寶儉彙

禮園太守泰興吳少宰和甫先生仲子先生視學浙江，獻方自閩歸，從游問業，禮園冠年跌宕，不樂治舉場文字，好爲詩歌，亦不肖竟學先生，則命獻可弟畜之。先生謙病歸，獻拏舟送之石門，後二年梁木其壞。

### 四

猶與禮園揚州相見君，以資郎改湖北府同知入官。勤恁上官皆器異之，君則忽忽不自得，嘗治釐榷商民親之，又能抗豪彊也。大府露章薦達晉階，將治郡矣。遽病卒，臨終灑然端坐而絕。遺文散落，方四十生日時賦七言律十八章，回曲隱軫，有身世之感。以君門才不登甲乙科，從仕十年，所志不副，伊鬱之故，殆不自知。戴君同卿少宰所舉優行貢生，哀君之年感君之文，傳寫前詩，俾獻低回讀之，不勝玉樹長埋之痛矣。刻布人間，必有曠世相感者，譚獻識。



題辭

綺思如雨氣如虹夢想鈞韶樂未終長吉才奇天故奪  
歐陽名滿謫因叢騎鯨浩蕩朝仙闕賦鵬蒼涼泣鬼雄  
宦跡十年江漢冷蕭蕭落葉水流東

秀水沈景修蒙朶稟

五







補園騰稿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歲丙申壽鏞甫入泮隨先君子謁盛省傳先生於養園園在城南石筍凌雲雜植花卉林蔭蔽虧於時享賓客陸已雲先生年最長壽鏞年最少而補園先生則介乎少長之間貌清癯淵默而和藹粹然儒者先君子命壽鏞呼之曰叔時制藝猶未廢獨先生以古文辭鳴鄉先輩羣相推重有文字必屬諸先生壽鏞欲從之游而輒不得閒其後二年吾鄉大饑穀踊貴先君子與鄉老籌貲採境外米以濟之曰寧波接濟公所平準其值饑民

補園廢棄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譟事將訖而先君子還都先生代當事者記其始末又二年而先君捐館燕邸先生輓之曰吾道何之京洛衣冠仍布素公歸不復鄉邦文獻此凋零輓先君子者眾矣一時嘖嘖稱頌無踰先生蓋先生與先君子相契在道義者既久而文字之雅又次焉者也先生以己卯舉於鄉屢上春官不售覃思著述顧清貧藉館穀養親不足則賣文益之非其義不苟取為文宗法歸方浸浸乎韓歐孤往冥追形囚神瘁一字不安推敲終日以故門下皆佳士其弟子陳頤壽嘗語壽鏞曰吾師文章人

第知其守槩獲而不知其精氣光怪有道人所不能道者郵俗輒近侈矣遇婚喪懸燈結綵必得善點綴者為之鋪張有某工其事先生贈以言不減昌黎坊者柳州梓人兩傳今多散佚袁氏所輯湯氏所刻非其至者壽鏞為之太息然即就其廢棄二卷讀之好學深思亦可見矣迴溯四十年前與先生相見之始暨先君子道義相契後生小子夙昔之所景仰者卒卒未報而先生墓木之拱今三十二年與先生相往還見諸贈答者陸盛兩先生既先後謝世讓三价臣諸文亦悉成古人鄉獻

補園廢棄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凋零益甚於昔壽鏞守先人布素業不加進未嘗不發愧也因重刊先生彙覽其文而增感書以為序云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序

補園先生既歿之明年嗣新為蒐輯其遺藁得若干首  
案年編錄成上下二卷先生嘗自號補園故名之曰補  
園贍藁既畢役乃謹序其首曰自中外互市彼都人士  
挾其所學以傾軋天下之耳目後生小子靡然從之號  
為新學而薄唐宋八家之文為無用先生嘗語嗣新曰  
中國制器尚象之學誠不及泰西遠甚乃若文章我中  
國實有睥睨五洲之概彼固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今  
崇奉新學者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

補園贍藁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盡棄其學而學之斯文之統其將掃地無餘乎時瀏  
陽譚嗣同著仁學一書風行海內先生深惡痛絕謂其  
精者皆剽竊佛經之緒餘其麤者直五尺童子之所羞  
道每與及門諸子斷斷辨論不少假借嗚呼先生之於  
文可謂篤志而不牽於眾好者矣則信乎特立獨行之  
君子也惜生平所作不自收拾故亡失殆半然其所存  
者發篋讀之深醇淵雅無蕪雜之弊鄙倍之氣雖見遺  
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善觀文者當能辨之  
無俟嗣新之阿其所好也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冬

十二月弟子湯嗣新謹序

補園贍藁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包君補園權厝銘

同縣袁堯年撰文

君姓包氏諱履吉原名顯達字蕉舫別自號補園其先  
慈谿人本姓馮有遠祖諱元相者出為馮氏後遂蒙其  
姓而著籍於鄞故又為鄞縣人曾祖諱兆美祖諱祖馮  
縣學增廣生員父諱澄源為縣掾吏有陰行母李氏君  
其季子也自少淵默好深湛之思其所為制藝根據經  
史闕深補折雅與歸震川方望溪為近名譽大噪一時  
皆慕與之交會任邱邊仲思先生守吾郡見君文大加

補園權厝銘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賞異謂近百年來無此作矣遂拔以冠其曹補縣學生  
時余年甫冠銳志治舉業羅致當世知名士月為文酒  
之會於是得交君君年最少業最工每一藝出儕輩咸  
斂手退讓雖老師宿儒亦自以為弗及也旋中光緒五  
年本省鄉試舉人其後屢上春官屢薦不售乃厭薄仕  
進覃思著述浸淫乎史漢汎濫乎百氏出入乎韓歐之  
閒冥追孤往神囚形瘁一字不安弗善也余少年盛氣  
不自裁抑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獨於君所作嗜之若  
渴不能少毀而揜蔽之蓋精氣光怪常自發見雖棄擲

埋沒於糞土之中而不可消蝕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

決矣閒為詩歌持律矜嚴不趨時好自漢魏六朝以至  
唐宋形規而神繫之縱橫老健跌宕猶在元遺山高  
季迪之閒君學完行高表裏純白吾郡之士慕聞來者  
若蓬從風若川赴壑故主講書院者徧六邑在定海為  
觀東在象山為丹山在奉化為錦溪其磨礪而成就之  
者甚眾最後則主講鯤池鯤池為鎮海人文淵藪多魁  
偉傑特之士苟非其人士子且譁而退之君主講五六  
年翕然無間言可以想其學行已君貌清羸以溺苦於

補園權厝銘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得瘵疾余為君悲每見君輒以思慮太過耗其精神  
為戒君曰人非木石其能塊然寂處乎且余固賣文為  
活者其能屏心思而不用乎余聞其言而悲彌甚也今  
年春三月君就醫滬上以病劇而歸歸甫十日而竟死  
矣實光緒二十有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也年四十有六  
易簀之日余與諸同志日再往視君處分家事甚悉蓋  
其清明之氣施乎四體故臨歿而神志猶湛然若是歟  
昔漢末推黃叔度為第一流在郭有道之右如君者殆  
今世之叔度乎不幸而死其亦可以無憾矣配董氏子



男四人長啓圭出後其伯兄次啓型次啓墉次啓增其孤子啓型將於五月十有三日權厝於城南鄭郎堰先塋之次乃作銘以抒其哀銘曰  
嗚呼包君蓄之也深而施之淺造物厄之以遇兮而尤不憖遺以年彼富貴壽考之庸庸兮乃與螻蟻而同捐懿學行之不朽兮若日星之經天嗚呼包君生雖賈志以歿兮歿尚可瞑目於九泉

補園賡彙 權厝銘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園賡彙目錄

卷上

籌鏡課讀圖跋

盛母王恭人七十壽序

半園圖題後

湯仲盤生日贈言

湯仰高封翁六十壽序

童寄梅貳尹五十壽序

張詠芝先生六十壽序

補園賡彙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价臣詩序

蒙自楊侯五十壽序

范梯青年丈七十壽序

題黃過草堂墨蘭畫冊

周圃芸先生家傳

袁節母王太孺人七十壽序

張君掇芹墓誌銘

李西亭家傳 代

送湯生仲盤赴試京兆序



詹母王太夫人六十壽序代

吳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

江母趙太恭人七十壽序

小像自贊

卷下

復張讓三大令書

再與張讓三書

寧波接濟公所徵信錄序代

江慎夫先生家傳

補園臚彙 目錄

先母李太孺人行述

宿遷縣知縣葛君豫齋墓表

為李勤齋丈七十生日題東方朔偷桃圖

袁孝子像贊

周獻甫先生六十壽序

王君調梅生壙誌

王君友林生壙誌

小浹江李氏祠堂記

方公仰喬墓誌銘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寧波新建益智學堂緣起代

澈浦廟碑記

埔兒壙銘

補園臚彙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園臆藁卷上

籌鏡課讀圖跋

清蘄 包履吉蕉舫著

籌鏡課讀卷余友袁子滌軒為其母王太孺人作也余獲交滌軒逾十年滌軒始冠已為名諸生每稠人廣座與之商榷古今鉤析經疑余塞默不能出辭滌軒滔滔汨汨口若懸河張頰植髻談劇閒作余以是服滌軒之才不知其漸於母教者深也憶歲丁丑與滌軒為文酒之會嘗亟拜太孺人於堂矣太孺人教滌軒嚴而有法

補園臆藁 卷上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滌軒或外適必謹告所往或歸稍晚則閒述民俗瑣屑事佐以嬉笑務得其歡而後退或時不懌則大懼不敢出聲宛宛愉愉垂三十年而太孺人亦以老已滌軒嘗為余言某生而不見先君以吾母之教知先君之嗜讀書也余不獲備聞太孺人之教以滌軒之宜其親知太孺人之能以其先君之教教其子也抑余嘗竊觀古傳記所載與夫金石題詠歎士君子不幸遭家不造幼罹艱迍迹其單門孤露宜若無由自奮卒其所詣跨越倫輩譽聞流播不可遏抑未嘗不推本於聖善其一時功

名成遂出資國華門闔光大蔚然為鄉邦之望雖其人之克自振拔亦天之所以佑啟其後以酬其苦節之貞者隆隆而未有已也滌軒以斯圖屬題為書此以勸之

盛母王恭人七十壽序

光緒二十一年翰林院編修盛君省傳之母王恭人年七十矣十月十九日其生辰也禮科給事中肖葦張先生有文以為壽凡稱述異時觀察公居官之政績恭人所以左右而成之者既詳覈矣履吉又何能益一辭願以編修君之請重違其意則姑以平昔所聞見者粗舉

補園臆藁 卷上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二以為恭人無疆之頌可乎憶歲己卯履吉與編修君同舉於鄉明年計偕北上是時觀察公方觀政吏部以年家子禮謁見於京師寓舍稠人廣座中親炙其言論丰采退而私誌之以為沖然有道之君子也而於恭人之懿德嫩行則未暇以詳及榜發履吉被放而編修君以是年捷南宮廷試選庶吉士越三年癸未散館授編修蓋吾郡以科第世其家者代不數人編修君年少邃於文聲譽大起距觀察公通籍時相隔僅二十餘年先後皆以聯捷成進士置身清要趾美前人可謂極一



時之盛而履吉方居先府君之喪伏處里閭不獲與於  
 賀客之末其後觀察公敷歷外服編修君亦銜命視學  
 蜀中為天子采風之使不相聞問者又數年歲丙戌公  
 薨於任編修君奉諱旋里徙家郡城之南偏距履吉所  
 居三里而近因得時宿其齋中問恭人起居與編修商  
 權古今校論文藝相狎也觀察公故以儒素起家及是  
 貴顯矣應門之僕僅止數人率皆愿慤取供使令而已  
 門庭雍穆無譁囂浮靡之習然後知恭人之教於家而  
 庇其子孫者蓋非偶然也編修君既服闋入都尋有提

補園臆藁 卷上

二三四明 叢書 約園刊本

學江西之命今且任滿假歸與其伯兄醉六秀才愉色  
 婉容循南陔之義相戒以養所居旁舍數楹故有園林  
 之勝石筍凌雲迥出牆表雜植花卉蔥蒨悅目果實時  
 熟林蔭蔽虧聚書數萬卷皆讐校精審縹囊細帙盈籤  
 累架延師課諸子誦聲琅然與鳴禽相和也恭人雖老  
 矣然神明不衰暇日偕其子婦從容遊眺顧弄稚孫以  
 頤養其天年晚福之延洪有非尋常所可擬者履吉鄉  
 曲之鄙人也名微而言輕不足以導揚盛美編修君不  
 以其謏陋而辱命之執筆而為之序有餘媿已

半圃圖題後

半圃者谿上費曼書先生讀書之所也其以圃名者何  
 凡學之道猶為圃也且而灌焉嚮夕而殖矣圃曷為以  
 半名示不敢貪也先是故嘗建樓於居室之南偏既燬  
 於兵燹因其舊址葺而新之會有以阮文達隸書半圃  
 二字求售者先生喜曰吾志也遂以顏其居其女夫吳  
 君小松為之圖而先生自記之以徵當世之名能文者  
 系以詩歌彙為冊以示其後之人余覽之而有感焉蓋  
 近世之以豪華敗者大抵務規其全者也一名一物有

補園臆藁 卷上

四四明 叢書 約園刊本

分定焉而吾欲以一身備之鮮有能給者矣謝傅之東  
 山裴公之綠野始非不隆然盛也無幾何而頽垣衰草  
 無有過而問焉者又况勳業不逮二公者耶今先生之  
 為是圃也執業甚高而命名甚下立志彌贏而取義彌  
 歉以是垂之子孫斯不亦用力勤而所守者約歟詰嗣  
 瑚卿廣文能世其家者也志先生之志介余友梁廉夫  
 冬曹來請題其後余為論之如此既以復於瑚卿亦借  
 以志感也

湯仲盤生日贈言



及旬而爲壽於其生之日而置酒速賓朋以相慶苟其家之稍有貨者則不問其人之可稱述與否而皆有其壽之文以張大之盡今之俗以然古之人有不必然者矣幽詩躋彼公堂稱彼兪觥萬壽無疆大抵三王之世民安居樂業收穫既倍家人婦子相與敘其勞苦以致其頌禱之辭如史所稱爲壽已耳余年十六而仲盤生更十六年始館於其家其生之日時皆與余同亦事之偶然者而及門諸子以爲此古者之所稀今余生三十八年矣而仲盤年二十有二於是擬爲余兩人壽

補園叢書

卷上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夫以余之落拓不偶何足以煩諸子抑仲盤則固有可以爲賀者矣仲盤年少惇敏前年以國子監生試京兆不利留京師者一年既而歸就試郡邑試輒壓其儕輩郡以上於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有聲膠序間仲盤家故饒於貨有書數千卷可以枕藉其中二親健在無俯仰之憂以沮其讀書養氣之志其伯兄鴻九農部治古文能爲詩歌名譽日隆隆起仲盤之得於濡染必有以異於人者可以問世可以傳世在仲盤之勉之耳故聊爲諸子言之以見余之潦倒而仲盤之可與有成也

因書以爲仲盤勛

湯仰高封翁六十壽序

余家郡城西北隅曰永豐里與仰高湯翁居相望也少時已嘗稔知翁之爲人其後獲交伯子鴻九農部得拜翁於堂下而其次子仲盤文學嘗從余受舉業則又有通家之好過從尤數方翁之館余於其家也是時農部君以明經試京兆受知當世名公鉅卿爲時流所推重既連蹟公車以貨官京師久次郎署而仲盤方以年少開敏補學官弟子試高等馳聲郡校蓋自翁之考中憲

補園叢書

卷上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以積勤起家旋邁紅羊之難家以中落翁於時往來滬濱閒以其沈敏練達之材力振起之卒大其業而昌其後門庭舄奕擬於封君科名之盛爲一邑望凡積辛舍苦以漸至於斯者逾三十年而翁年則已六十矣余嘗謂人之處世其相機貴先而其責報貴後管子曰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捨也貴先之義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又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貴後之義也吾鄞瀕海之縣也商舶所輳百貨萃焉居民重去其鄉往往商多而買



少其自甌越以達閩粵南至於臺灣東至於東海皆有  
列肆以受其成而百物無滯積之患則翁實暢其流也  
自中外互市以來國家尤以振興商務為急而布帛之  
用為生民所利賴購置器械設局紡織經營籌畫不辭  
煩瘁而衣被之利大興則翁實通其變也翁端居一室  
內飲食俱具不異恆人而運其徑寸之靈事操勝算雖  
使數千萬里之外人莫敢欺公卿大夫下至閭閻之士  
踵門請質日接於庭嘗一日書數十紙筆札旁午與坐  
客從容酬答神識不消訓子弟以無所用心為戒嘗謂

補園叢書 卷上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日讀書亦宜留心時事非能以帖括之學終其身也  
此可以規其蘊已故曰以智力求者喻於弈弈進退取  
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翁精於弈者也進退取與攻劫  
放舍之旨其知之矣然翁體貌清羸孱弱如不勝衣既  
已憑藉貴顯察其中若未嘗自多者其待人也益和以  
恭而尤樂親文士於子弟之師尤敬禮焉兵燹以後朝  
廷需餉孔亟翁於防邊振饑諸大務皆踴躍樂輸而未  
敢邀一言之獎其贍族也則為之修宗乘建墓舍立義  
塾置祭田數年之閒粲然具舉此豈弈之道所謂仁以

全之義以守之者耶余不善弈而喜談弈以為藝也有  
道存焉故嘗論之如此翁由國學生加同知銜誥授奉  
政大夫尋以農部君貴晉封中憲大夫今年三月六日  
其生辰也農部君兄弟圖所以為壽者而徵序於余夫  
農部君健於文者也其所與遊皆一時知名士凡所以  
稱述翁者其辭美矣而余也鄉曲之鄙生也獨於仲盤  
忝一日之長故不欲苟為頌禱之辭而竊申其區區之  
見以為功名富貴其得之也有時而其處之也有道生  
長華靡而無浮薄之習席貴盛之勢而常抱其欲然不  
自足之隱才愈豐而出之以嗇名愈高而守之以下使  
夫國之人皆稱願焉人子之壽其親宜無有大於此者  
是又在農部君兄弟勉之而已

補園叢書 卷上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童寄梅貳尹五十壽序

光緒丙申慈谿童君寄梅年五十矣憶歲癸巳余歸自  
天津君之猶子佐宸廣文謁余延課其從弟康年康年  
君之令嗣也是時甫勝衣耳君元配鄭宜人善病無子  
繼娶鄧宜人晚而得康年其愛之宜何如而君必為之  
擇名師厚其脩脯而豐其供饈若惟恐其教督之不盡



者余於是知君之愛其子非猶夫人之愛其子也余之館於君家也君方客粵中未一相見然君時時以書致其家必及余與康年若惟恐禮意之不周而康年之荒於嬉者其家之款待余者愈久而不懈康年雖年少知讀書能循法度余於是知君之刑於其家非猶夫人之持其家也君少遭喪亂避地茅嶺侍母陳太宜人疾以孝聞既長棄儒而賈經涉數千里家稍稍立矣每念昔年艱窘之狀務爲樽節願獨厚於宗黨自高祖以上置祭田若干畝祀廢而復舉者數世兄弟四人伯仲無祿

補園臚彙 卷上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竭力營葬後母沈宜人之歿也遺一子一女君爲之婚娶其嫁也厚貲遺之廣文君少孤家無藏書君多方購置聚書數千卷嘗曰不讀破萬卷不能下筆爲文吾少好讀書以貧故廢學至今時一披覽意怍怍不能自己汝曹勉之精校精槩可爲寶貴吾弗吝也今廣文君以種學績文舉於鄉所以成就之者抑君之力爲多然則君非獨愛其子而已推而至於異母之昆弟與其羣從之子弟其厚愛之無已者無以異也天性伉爽疏財仗義自中外互市輪舶往來各海岸動彌時日舟中往

往有物故者夷性險忍棄擲洪波巨浪中莫可誰何君惻然傷悼爲置構若干具附載以行猝有不諱以時斂藏之蓋自平安堂之設而德澤之在人者溥矣其他義漿仁粟未易悉數然則君非獨以厚其親故而已也推而至於圓顛方趾含牙戴角之倫其厚愛之無已者亦無以異也後世鄉司徒之職既廢六行寢以不講耨鋤而有德色箕帚而有諄語鶴原之義缺而角弓翩反之詩作於下閭牆之聲起自士大夫之家而浸淫以成其風俗世道之不古其不以此與太史公爲游俠列傳其

補園臚彙 卷上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稱述多奇偉卓絕之行而根本之地或未暇以深言如君者豈當以任俠名哉君通經史大義書學平原適勁有骨法體貌豐碩善飲噉飲酒盡數石不亂客至飲酣談諧閒作率常傾其座人余之倦游而歸也君嘗訪余於蕭寥寂寞之中余爲置酒述平生傾慕意相得甚歡以君亟遠遊不數數見也十二月十四日爲君生辰廣文君念君之德弗置故於其稱觴也徧徵當世能文之士作爲詩歌以張大之而以其壽讌之辭屬余余故蹇拙不能勝任然其誼有不容辭者念與康年別去忽



忽三年矣未知其近所詣何如以君名德其康強逢吉可不待言願竊以爲君今始五十耳考之於禮服官政之歲也年富而材優使得從容一命大展厥施其闔澤之及人必有進於是者異時政成名立而康年方遂其顯揚之志則夫因豈弟之歌而藉手以頌君子之壽考余又將執筆而隨其後也已

張詠芝先生六十壽序

吾鄞僻在海隅俗猶近古而自頃歲以來風氣亦少靡矣一二敦樸之士能以古道相矜尙不爲赫赫之名而

補園臆藁 卷上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淵懿誠慤以修爲門內之行此其可敬者也顧嘗求之城市之交而不能以數數覲而多得之鄉曲之中豈風氣之所漸其遷變故遲與亦其性情之茂有不可移易者也若我世丈詠芝張先生可以無愧矣先生生七歲而孤恃母氏徐太孺人撫養成立而是時虛竹公暨大母虞太孺人俱在堂先生幼而穎異讀書倍常童虛竹公特憐愛之一日塾師以鷹化鳩命對先生應聲曰獺祭魚公聞之喜益教之讀咸豐庚申受知學使者丹徒張文貞公補學官弟子其後屢試秋闈薦而不售而以

其所學課諸子教授鄉里及同治壬午伯子慎泰以諸生登賢書爲名孝廉先生喜曰吾可以無事此矣自是遂絕意進取天性肫摯嘗以先太孺人之苦節未獲褒揚同治庚午請於朝得旌表如例張氏始不知所自出舊有譜牒草創未就世系無所統故有家廟而無宗祏族人議以爲廟不可無主先生蹙然曰是某之責也於是取舊譜之未完者悉心鉤稽別爲四房追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者旁行斜上粗爲端緒其立之主而措之廟也於中座設始祖位分東西爲男女二夾室房

補園臆藁 卷上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各自爲昭穆而以世系可疑及遷地而不祀者都爲一位以耐之生平儉於自奉祭祀必豐潔歲時薦獻躬親尙食率家人子列拜堂下事之如生自從父以下及從昆弟之無主後者終養之資喪葬之費以一身肩其任有弟二人皆無祿早世而又皆無子乃命二子桷泰梓泰爲之嗣先是季弟崑泉先生客游四方家居之日少時節來歸親愛倍至飲食居處必與其時或一枰相對笑語移日蓋其至性有過人者其他期功強近之親遇之有恩紀有以急難告者量力攸助之待戚友以誠而



於故人子弟尤加厚里有違言必曲爲排解若其有過  
面加詰責不少貸卒乃委婉勸導之故人無少長咸愛  
敬焉嘗以謂所稱爲布衣之士者當顧名思義然惟有  
足乎其中而後可以無待於外世之鮮衣華服以自表  
褻者彼特爲謀食地借以取炫於世求爲布衣而不得  
者也故惟勤可以補拙惟儉可以養廉居常以此勸其  
子弟其子弟亦能恪守繩墨無譁囂浮靡之習蓋先生  
之教育以先之也德配徐儒人先生舅氏女也逮事重  
闈仰承色笑十餘年如一日持家勤儉以紡織佐先生

補園叢書 卷上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猶庶幾孟德曜桓少君之風焉履吉獲交伯子孝廉君  
取處最久每風雨之夕敘述家世恆至夜分故習知先  
生之行誼爲詳今年四月初吉爲先生六十生辰孝廉  
君以文字見屬誼不可辭因謹詮次其大略著於篇以  
爲康強逢吉必有徵於古而信於今者今孝廉君兄弟  
皆有以自立而諸孫亦嶄然見頭角天之鍾報於先生  
者方未有艾非獨以壽其身而已且將以壽其後之人  
豈不重可賀哉書以爲序且藉以爲積行之君子勸也

毛价臣詩序

余不工詩毛子价臣以其所爲詩諭余余覽其詩亦不  
能盡工也顧价臣承明德之後食貧居儉授徒以養其  
親年少負異不肯與猥瑣齷齪者伍故其發爲文辭亦  
時有奇偉鬱勃之氣流溢於楮墨間其詩如其人也視  
世之揣摩聲律求工於字句之間闐然取悅於庸耳俗  
目者价臣殆有不屑屑者與雖然价臣之才則幾矣其  
學其養抑未也其以詩就諭於予也知其不喜諛而惡  
直也今之知此者鮮矣嚴滄浪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  
余竊意其不然夫詩亦存夫學而已學焉而不至乃始

補園叢書 卷上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歎曰此才之爲而非學之爲也若夫不學則未有能至  
者也記曰不學雜服不能博依不學操縵不能安絃凡  
藝之成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有需之歲時以致其精者  
矣况詩尤藝之精者耶詩之別有三有才人之詩有學  
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才人之詩其失也剽學人之詩其  
失也拘必才與學兼而後爲詩人之詩故詩非易言也  
价臣試泛濫於從來之作者本之風雅騷選以植其體  
擴之唐宋元明以暢其流範之於性情之正而充之以  
涵養之路如是者有年其人其詩其皆有得也異時出



其所作則余又將不能以無言焉介臣勉之而已矣

蒙自楊侯五十壽序

光緒十八年蒙自楊侯奉檄來治吾郡侯嘗令溫之瑞安瑞安之人思侯之德而不忍於其去也今侯之來吾縣五年於茲矣吾縣之人被侯之澤尤深於時候年五十七月二十二日其生辰也縣之士大夫相率奉觴爲慶圖所以導揚其盛美者謂惟文字可託以久遠而屬序於余余惟今之所以能其官者大抵遇事敢爲踔厲風發侈爲赫赫之名而於民俗之利病則有未暇深究

補園叢書 卷上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夫令之設所以司牧斯民而周知其疾苦者也由漢以降尤重其選班氏爲循吏傳其所論列多以寬厚清靜著稱太史公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郡雖劇縣然志稱其民勤身而儉於家力溝洫奉祭祀有禹之遺風土地沃衍米以後禮俗尤盛家詩戶書科第相繼俗樸茂而人畏法號爲易治而自數十年來夷夏雜處習尚浮侈風俗少靡驕奢者不知所檢而游惰者易於爲非穿窬之姦白晝之剽往往而是論者謂宜痛懲以法俾有所憚而不敢逞庶幾革澆風而還反於

舊是則然矣抑此所謂治其末未治其本也語云道之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爲民父母宜何所從事歟侯始政瑞安瑞安介居閩越俗尙強悍侯下車勤求民瘼爬梳抉剔胥吏斂手無所施革其俗之尤弊者毀壞梵宇建嵒山書院以經史小學課士其中文治由是日盛縣故有社倉歲久廢弛侯更爲章約清釐其隱蝕得粟數十萬石值歲歉收民以無恐扶衰救弊舉錯不勞而瑞安以治其在吾郡也決獄清讞多所平反而尤惓惓於學校之興廢及農

補園叢書 卷上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田水利凡有興建輒捐俸以資之廉靖慈惠務持大體不爲操切而吾郡亦治然則侯之賢所謂不侈爲赫赫之名者也所謂周知其疾苦者也所謂治其本不治其末者也先是日本構釁瀕海戒嚴侯隨觀察儀徵吳公策戰守具甚悉日夜督察不懈益勤得謀者幽諸獄奸謀遂寢民獲安堵是侯有大資於吾郡也侯奮自孤童太夫人賢明知書著有餐鞠軒詩草及官箴六首所以勸侯兄弟者甚至侯既貧困念太夫人老諸弟尙幼無以爲養遂游幕廣西入參軍務策功由蔭生以知縣分



發江蘇及太夫人棄養服闋謁選吏部遂有浙江瑞安之命政成報最大吏廉知其能量移鄞縣晉知府銜以直隸州知州在任候補侯第彝卿觀察俊卿大令亦皆稟承家教所至有聲然後歎侯之造福於吾民者慈訓所漸有非偶然者已國家軫恤民隱將躋億萬蒼生於衽席之上一旦循漢孝宣皇帝故事凡二千石以下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如侯等比方當以次表用大竟其施此非獨吾鄞之幸東南數省之福也君子之論事也不沾沾於一方之利害而務規其大余豈

補園臆業

卷七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敢以私侯哉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同是吾鄉士大夫所欲進之於侯而因以致其區區之私者也遂書之以為侯壽

### 范梯青年丈七十壽序

近今之俗人生自五十以往始為壽每十年而遞增其為壽也置酒速賓朋奉觴堂上作樂歡宴而又有文辭以相誇耀此於古者養老乞言之義未必其有當然嘗覽取前紀竊觀風雅如豳之頌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天保之詩曰俾爾戩穀馨無不宜受天百祿

降爾遐福又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何其情之長而語之重也蓋以謂壽者夫人之所願望而不可必得而常欲致之於其所親愛之人君子之處世也其才可用而不得大用而其平時之所施設其惠問猶足以及於一方一方之人思其德而不置遂相與禱祝而私之此在他人猶不能以已而況於為人子者哉故今日為壽之文其事不經而其意則亦未大戾於古也前明白歸震川以下率常為此至於今而其風尤盛行於世夫亦人情之所祈嚮有不得不然者歟

補園臆業

卷上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年秋九月二十有六日為吾年丈梯青范先生七十七生辰於是長君訥廬廣文官溫之平陽請假歸里謀所以稱慶者先生一切謝絕顧竊謂先生之謙德宜然若廣文君則必有不容已於其親者且非獨為人子者之心而已雖以履吉之託在愛末蓋亦有不容已於言者焉方先生之稱六十觴也履吉嘗有文以為壽是時廣文君與履吉讀書僧寺距先生所居僅一里所因得晨夕相候問以時接其言論丰采而里中父老往往為履吉談先生少年時事甚悉蓋先生奮自孤童惇敏好學



喜讀經世有用之書不屑屑措意於制舉文字既成諸生以諸兄即世援例貢成均絕意進取天性質直遇事敢為與人交敦尚氣誼於死生患難之際持之尤堅不能以毀譽利害奪也所居距城不十里其俗強悍纖芥之怨或至忿爭先生至一言排解各歡然以去至今戶安其業彬彬乎禮讓之俗矣邑有大議靡役不從非義所在雖當道不能屈生平篤友于之誼當咸豐辛酉壬戌閒盜寇披猖郡縣騷動先生往來滬瀆出入鋒鏑不避艱險嘗出寡嫂於圍城中兩兄相繼物故雖在險阻

補園叢書 卷上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侍疾營葬曲有條理方是時吾鄉陳漁門倡議攻賊先生購置火器悉輸之庫籌辦糧餉不遺餘力事平稍稍安輯為從子輩分授田宅推肥受瘠一不敢有所私收卹宗黨恩意周備凡慈仁明惠修為門內之行而因以及於一鄉一國者其大概已略具於曩所為六十壽序中今忽忽十年自維荒陋於學問無所成就而先生神明強固視昔有加近且為少子翊林家孫世沐加冠授室家室之計既老而可傳婚嫁之願及身而粗畢回念少壯時煙塵頃洞風鶴之警日接於目如泛舟於層波

疊浪中篙櫓俱失盪心駭魄聘貽無措一旦得岸凝神定息天日澄霽城闕宮觀粲然在望則夫七十年以後康強逢吉之應將不知其既也是又惡得無一言以為賀耶唐楊嗣復領貢舉其父於陵自洛入朝率生徒出迎當時豔之今廣文君以儒官誘掖後進著有聲績及先生壽考門下士相率歡抃舞蹈額手相慶意必有如元白其人者作為詩歌導揚盛美履吉不文謹以此為乘章之先或亦先生之所笑而領之者乎遂書之以為序

補園叢書 卷上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題黃過草堂墨蘭畫冊

張生養農以所作墨蘭畫冊乞題生為吾友闕齋明府從子能詩善書尤工墨蘭閒於扇頭作疏花密葉濃澹相生雅韻騷情致可觀玩余少好八法苦用筆蹇拙兼以人事牽迫不得一意於此近益荒廢展生此冊不能無惘然也生比有天津之行攜此自隨出山遠志意必相遇於風塵者余屏居空谷日與一二高材生以文字相娛樂孤芳之賞庶其在茲今將別去離索之感彌復黯然因書數語於其卷端若云為文以張之則余尚非



其人也

周圃芸先生家傳

先生諱永年譜諱聖鴻字虞卿號五雲別自號曰圃芸姓周氏世爲奉化長壽鄉人祖諱鼇附貢生父諱藩增貢生翰林院待詔銜生二子先生其次也天性孝友爲子弟能盡其職少而穎敏待詔君督之嚴先生益自淬礪稍長負文譽試郡縣輒壓其儕輩以母憂未終試而罷尋納粟爲國子生加布政司理問銜年二十七中補行辛酉科並壬戌恩科舉人實同治三年歲在甲子也

補園臆藁 卷上

三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年十月待詔君棄養先生居喪哀毀禮越恆等戊辰服闋試禮部不第歸辛未再入都以輸餉授內閣中書留京師者累月既而歸自是遂絕意仕進自念無所見於世則益思所以爲政於家其學學大者有若修譜牒以聯族屬建祠宇以妥靈爽瘠己奉公不辭勞勩規畫區處事必經久晚益簡靜賃居郡城杜門卻軌几案精潔郡中士大夫罕識其面歲甲午長壽鄉舊宅不戒於火明年鳩工重建凡爲室若干楹旁舍若干楹樸屬堅緻越三年而告成而先生疾篤以其年九月一日卒是

爲光緒二十二年年五十有九子賢輔早卒無子以先生兄子賢宰之第四子天愉爲之嗣

論曰先生勤敏開朗居鄉有清名以紛疑就質者爲之剖析是非人人各贖其意以去自奉儉素積銖累寸家日以起願好施予邑有善舉見義必爲所居曰江沿周村爲剡溪下流與江水相匯其地卑溼有塘曰鎮波水暴漲則時被衝決塘之南有石徑爲待詔君所手築歲久傾齧先生出資修治化險爲夷行者稱便庚寅辛卯閒同縣孫玉仙舍人議建試館於會城先生力贊成之捐千金以爲之倡先生卒而族之子弟歲時於家廟中薦獻至設專席以報其德豈非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耶願其所設施止於此亦命也

袁節母王太孺人七十壽序

履吉早孤失學切劘之益多得之於二三同志往者爲文社爲科舉帖括之學期十日一聚會而袁子滌軒實主其供膳故嘗信宿其家因以其閒商榷古今上下其議論有以相樂也滌軒之生也不及見其先府君其母王太夫人所以督誅之者甚勤且至太夫人治家嚴肅

補園臆藁 卷上

三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內外井井滌軒即少有過誤未嘗以愛故廢勞然以諸同志斷斷辨難詬誶之聲達於寢室太夫人不以爲忤也以謂庶幾直諒多聞之助今忽忽二十年矣當時過從尤數者如毛子寄盧周子鹿亭皆奄然物故令人有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之歎而其存者又皆奔走衣食戚戚無歡欲求如曩時一廬風雨譁笑達旦不可復得獨吾與滌軒日手一編棲遲家術幸老親健飯得以晨昏在視從容色養顧滌軒生事粗足有田可耕有圃可藝親舊往來餽問不絕不必有升斗之入而無闕於甘旨

補園廢業 卷上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履吉則畝無餘糧盜無儲粟教授鄉里握三寸之管窮年乞食適足以荒其學殖而已慨念身世不能無俛仰之憂然歲時假歸見吾母目加明耳加聰體益加強也則未嘗不私用自慰復以其暇日徒步出郭門訪滌軒於柳莊故里問太夫人起居見其目加明耳加聰體益加強猶吾母也則又未嘗不與滌軒互用相慰滌軒天才踔厲自其爲諸生食糜餼以優行貢成均年少氣銳視取青紫如拾芥顧乃躋蹻名場危得復失居常憤發念太夫人春秋高以不獲遂其顯揚爲憾嘗竊語滌軒

窮達命耳今中外通市海疆多故議國是者往往創爲新法用夷變夏捐輸日亟而民不聊生其有謹守繩尺不務更張則或相訾訾以爲迂腐習俗相沿風會之所趨至於如此其得有所建白耶夫舍其朝夕之養以苟爲祿位之計此庸人鄙夫所待以爲榮非賢者之所以自處也如令吾兩人者微幸一第馳騫而不知止將使日暮途遠淹留異地回首故園悽然北山之歌愀然陟岵之感也以彼易此孰得孰失滌軒其有以辨之矣故雖以吾兩人之奇隻不偶終老衡閭未可謂之不幸也

補園廢業 卷上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母今年七十有八太夫人亦年七十矣正月十一日爲其生辰滌軒先期肅衣冠來謁文曰吾先府君之歿也吾母之稱未亡者四十年於茲嚮子之閱吾子所稔知者也吾母於先府君爲繼配吾兄弟四人女兄二人伯兄某姊適洪氏者先妣陳孺人出也適范氏者先妣馮孺人出也吾母之撫吾諸兄及吾姊氏也無以異於所生吾仲兄某未冠而殤吾諸父行多早世無子故吾伯兄及叔兄某俱出爲人後而又皆無祿今兒子某以光緒甲午舉於鄉某方讀書吾母爲之聘名師教督之



吾洪氏諸甥煢然孤也吾母之視外孫也無以異於視諸孫滌軒之述其母德者盡此雖古之所稱爲賢母者無以易此矣滌軒志於古者也其來謁文也禮恭而辭質所以壽其親非猶夫世俗之壽其親也王介甫曰賢者道彌於中而藝褻於外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夫祿位者定於天者也若道與藝則士之所得自致也滌軒苟由是而進之其爲壽也大矣吾與滌軒勉之而已

張君掇芹墓志銘

補園叢書 卷上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諱德澄字掇芹張氏其先自宋時有諱溥者爲明州通判子孫因家於鄞遂世爲鄞縣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道鑑妣某氏君少而沈敏年二十以貧故棄儒服客游日本初至不習其性君用誠信相結以是卒殖其貲日本入我朝世奉職貢市舶往來交海中駱驛不絕而吾浙乃無一人遠涉其地及君以懋遷致饒裕由是富商大賈始爭湊焉君既久處海外每朝廷簡使臣往以君習知其性情風俗遇事必虛心咨訪君亦恪恭將事知無不言嘗築清河別墅於彼國中衣冠屬至戶外

之履恆滿因創議於神戶建屋一區爲閩粵及吾浙三省行旅聚集之所於長崎建三江寺置構若干具俾生者有所棲止而死得歸槨於其故鄉中土人士翕然稱便自頃朝鮮構釁日本以窮島小醜侵軼邊陲論者謂梟獍難馴變起倉卒不知其陰蓄異志以圖不軌者久矣君潛蹤廬市無一命之寄雖訶知其謀而言不見信疆吏不以入告無所展其志則遂假裝而歸歸未幾而難作君亦遂卒人以是服其先見云君天性敦厚事親以孝聞兄弟六人皆無祿蚤世惟獨季弟某有子君撫之成立又分命四子爲諸兄弟樹後待寡嫂及諸弟婦以恩禮始終晚居里門建家廟置祭田修宗乘皆身任其事親舊有匱乏者所以周恤之良厚邑有義舉靡役不從西北諸省比年告災國家歲需蠲振君悉心籌畫屢輸千金優旨由國學生以州同知候選晉鹽課司提舉加四級賞戴藍翎尋賞換花翎兩世皆贈如君官卒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年若干歲配袁氏繼配徐氏皆誥封淑人先君卒子男五人長祖福某官後君兄某次祖祺某官後君弟某次祖祥某官次祖祐某官

補園叢書 卷上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君見某次祖禰後君弟某女二人長適李幼未許聘  
孫男若干人雲鵬祖福出以貲官戶部主事光緒二十  
三年某月某日葬君於縣南北渡之原以兩淑人耐雲  
鵬嘗從余受舉業先期奉其叔父祖祥命來請銘銘曰  
日出杲杲扶桑之東通闔帶闔傑者爲雄於乎生以豐  
其家而歿以昌其後悠悠千載吾銘不朽

李西亭家傳代

公諱震字西亭姓李氏先世江蘇吳縣人宋天禧中有  
諱夷庚者由吏部員外郎出守明州有惠政於民嘗徒

補園叢書 卷上

二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建州學於鎮明嶺濬東錢廣德二湖由是人才輩出邑  
以大穰愛明州山水占籍於鄞其卒也民懷其德廟食  
於縣南之青山額曰嘉澤秩爲侯縣令歲以二月致祭  
事載郡志明州守有子二人長諱宗仁次諱宗義宗義  
公徙縣南銅盆浦左近五里曰高塘隱居不仕傳三世  
爲諱文榮公中鄉試第一人任中書今所稱高塘李解  
元宅是也其後由高塘再徙獅山子姓蕃衍代多顯宦  
公父諱廣文幼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年四十無子晚乃  
得公兄弟六人嘗行貨於杭有術者過之曰君他日當

致巨貲繼令相公兄弟驚曰諸郎皆陶猗姿向謂君必  
致富者以此然此地當有難天下承平久今災象屢見  
不數年變起粵西蔓延及於浙中杭首被兵幸君自愛  
急束裝歸母久留俱罹於患未幾盜寇犯浙江會城陷  
以異人言得免於難公少倜儻廓然大志懋遷吳下  
不肯落落依人甫冠丁外艱喪葬如禮既服闋以家督  
搆持門戶措置擘畫條理秩如盜寇平諸弟或客游遠  
方公獨坐鎮甬上指揮調遣獲利常以倍蓰家世清儉  
母氏王太夫人習於勤苦常諄諄以持盈保泰勸其子

補園叢書 卷上

二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稟承家教布衣蔬食一不敢有所更張生平多豪舉  
讀宋范文正公義田記慨然慕其爲人曰吾不幸早孤  
失學棄儒而貫溷迹闖闖文章勲業自分已矣顧念衰  
宗加意收卹則義田之法可仿而爲之者也其後家日  
益裕將稟母太夫人命踵行其事降年不永實志以歿  
疾革時遺令諸弟曰義田之舉吾志焉而未逮汝曹勉  
之母忘吾事語畢而逝言不及私今義莊屹然告成孤  
寒子弟得所依賴皆公生平未竟之志也公以輸餉功  
由國學生議敘同知誥授奉政大夫尋以子貴累贈資



政大夫卒以同治十三年十月九日年若干配黃氏贈夫人子濤國學生候選同知加六級孫朝瀨朝瀚朝海皆世其家

舊史氏曰公外祖行也少時嘗一親其營欵稱人廣坐舉止溫雅蓋買而有儒者風今距公之歿二十有二年矣嗣子象賢門祚鼎盛鄉里談者稱道公懿德敏行弗衰其軼事蓋猶往往在人口云昔桐城方氏嘗言宗法廢而民俗益薄士大夫家資累鉅萬其親屬或不蒙其潤澤何況族人是以平居如秦越人之相視甚則號

補園廢業 卷上

三十四明 叢書 約園刊本

呶詬諄而莫之能禦夫厚自封殖徒以私其子孫耳然易世以後貨以悖出而其子孫無一壠之植者多矣范氏置義田以贍其族而子孫之享之者且七百年天道人事之類應而不忒若是不可為愚者之炯鑒哉公之生未嘗有祿於朝足以仁其族也而其所志如此其所成就者亦卒如此然則公之澤將不能測其所至矣

送湯生仲盤赴試京兆序

湯生仲盤以明經試京兆行有日乞一言以為贈國家之制南士之貢成均者例得與京兆試京兆試額加廣

計三四十人中率取者一人不若直省百人取一之難

也故凡士之不利於南者輒改而北轍若生則有不必然者生嘗試北闈矣未見其果利也亦嘗一試南闈矣未見其果不利也且生義不當試京兆生以前年受知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在庠序未久也其明年試高等食廩餼文譽大起以生之才何試不可而乃沾沾於南北之難易邪生有老親在堂其伯兄鴻九農部方官京師朝夕之養責在一人違離膝下非計之安也生以謂家居則酬應之事日繁不若各行清簡夫心遠則地自偏

補園廢業 卷上

三十四明 叢書 約園刊本

生亦求其心之放者可矣何害於家居耶生之就試京兆也可謂銳於進取矣余比年試禮部輒連蹇不得志退而教授鄉里閒士之操鉛槧為舉子業者嘗暱就余顧其高材而可進於古者獨生與章生仲脊而止耳仲脊窘於生事不能不皇皇為衣食之謀生擁有高貴無憂於俯仰可以一意讀書故余所望於生者尤篤且其從游最久無形迹之拘蕭寥寂寞中未嘗不恃二生以自壯今忽舍余以去知余之心樂否耶雖然生之行也嘗告於其父母矣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



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為親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  
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於其側  
其志樂也夫其父母之心猶以為樂則余又安得戚戚  
然以為不樂耶於其將別為文以寫其暫聚之樂云

詹母王太夫人六十壽序

代

曩余官析津婺源詹君丙生自吳中北來客游沾上時  
相從於清燕之間越數年余奉命尹京兆君亦以薦晉  
州刺史加四品服有孔翠之賜大吏以君幹練委以熱  
河等處礦務分駐津門自是蹤迹稀曠然相隔三百里

補園臆業

卷上

三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而近書問往來不日則月蓋余與刺史君相契之誠十  
餘年如一日也今年秋八月十有七日為君繼母王太  
夫人六十生辰君以職事之暇將附樓船浮海南歸稱  
觴於其里第南中士大夫之在津者咸願修躋堂之敬  
而以道遠不獲親奉觴為賀也則相率謀所以申其頌  
禱之私者乃郵書抵余京師請為文余既與君雅故雖  
微諸君子之請猶當以其不腆之詞為太夫人壽其何  
敢以不文辭案略稱太夫人為誥贈榮祿大夫耀三公  
之繼室贈公先娶汪夫人是生刺史君未幾遂卒汪夫

人持家勤儉先雞鳴而興後日昃而息治生纖悉絲粟  
無妄費然性好施予三黨有空之不能自存者所以周  
卹之良厚孤貧子弟遇之曲有恩紀家世清寒往往節  
衣縮食不吝飲助其殷懷好善出於至誠類非一二所  
能纂述也太夫人之來歸也一遵前夫人遺法以教於  
家而壽其後光緒八年贈公棄養是時刺史君方客滬  
上未及視含殯斂之事皆太夫人手自經紀君既聞訃  
星奔倉皇歸里得安窆窆後遂恩恩北行歷十有餘載  
指拄門戶內外井井實惟太夫人是賴初贈公生存時

補園臆業

卷上

三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疏財仗義邑有善舉靡役不從雖伏處衡門常以民生  
休戚為己任其卒也遺言救災蘇困吾夙願也顧家無  
餘貲志焉未逮今吾已矣後之人幸卒勉之苟致奇贏  
無吝區區也太夫人誌之不敢忘其後直隸被災道確  
相望太夫人勤苦自將銖積寸累以千金齎往振恤朝  
廷優詔褒答綸綍輝煌照映鄉里贈公為不沒矣余聞  
之為陰德者莫大於活人又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榮以  
及其子孫如太夫人者非所謂為陰德以活人享其榮  
以及其子孫者耶太夫人雖老矣然康疆善飯神明不



袁刺史君歸而稱慶親朋聚會履絢雜選相與補南陔之詩絃白華之什循循色養油然而暢然於時秋高氣清天日旻曠休祥之符紛集階闈而婺源在江南號爲壯縣土地饒沃水陸之產奇珍羅列夕膳晨饌不謀而可足君又時時爲太夫人稱說客中近況及圻甸風物歲比豐稔盜賊衰息災害不生百姓家給人足無往者飢寒之憂旱澇之患從容燕語以博堂上歡用紓悲愍之隱太夫人笑而頷之喜可知也抑又聞之禮曰繼母如母故孝子不敢殊也漢應慎爲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

補園叢書 卷上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誠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至府庭繁茂長大今以太夫人之賢撫刺史君如己子刺史君事太夫人如其親母用是門祚鼎盛家日益起其瑞應豈直梓樹生庭之比哉余於太夫人之爲壽也不敢以浮詞進竊道其母子之間有足紀者爲論著之如此異時彤史之載闡揚徽美其必有徵於余言也夫遂書之以爲壽讌之序

吳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

余友吳君雲干以其母張太孺人事略授余請爲文曰吾母今年開八秩慶矣夫康彊壽考人生實難而吾母

自歸我先府君仰事俯育逾六十年中更多故無一日之適可以自樂其志蓋劬勞之感恩勤之念無人無之而在吾母則又若有加甚焉者秋七月朔爲吾母降生之辰戚友謀所以稱慶者吾母一切謝絕願爲人子者力足以備一日之養雖所遭之境時或不嫌於其中而幸及親身之健在不能舉世俗之所爲禮者以致敬於堂上非所以申承歡之義也是用詮次大略丐一言以飾屏幃惟吾子察焉余既辭不獲命受而卒業因曰順逆者遇也修短者數也雖然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夫

補園叢書 卷上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生而富貴逸樂珍羞羅其前而綺紈陳於後無顛頓憂傷以攻其內勞苦拮据以鑠其外可謂盛矣乃其後不轉瞬而萎敗隨之此豈有他故哉其志盈故其精易撓其氣渙故其形易敝也若夫經涉憂患卒完其性此必有道焉以處此矣猶之陽和始動天日旻曠羣卉競秀紛敷悅目非不森然而暢茂蓊然而條達也無何而方盛方衰方長方消故有朝榮而夕悴者矣有春生而秋落者矣及觀夫合抱之松尋丈之柏縱之以斤斧加之以霜霰枝葉剝落而霜皮黛色往往縣歷年代而無



改於其舊無他其性異也此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性定神固者歟案略稱太孺人爲芝雲封公第三女年十八作嬪於吳是爲世丈仰劉先生之淑配太孺人之來歸也於時君姑孫太宜人猶在堂先生兄弟五人伯兄有原先生董家政先生讀書養志怡愉一室式好無閒值家中圯孫太宜人命分授田宅先生始以經術教授搗拄門戶無內顧憂惟太孺人是賴張氏家世鼎盛諸昆季相率登高科躋膺仕寢貴顯矣而先生以高才碩學屢試有司俛得復失輒鬱鬱不自得太孺人從容

補園廢棄 卷上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勸勉以謂窮達命耳顧不可以不遇故自廢既而食指漸繁先生不得已棄舉業經營生事自是遂絕意進取咸豐辛酉盜寇犯郡城先生咨於伯兄奉孫太宜人避地西山尋挈眷至大雷復迎養焉賊既平家徒壁立太孺人益自刻勵早作夜休不辭勞瘁嘗曰吾姑少席華膺今年衰不可以貧乏傷其志故雖日缺無儲旨甘之奉未嘗不具惟日以讀書成名勸其子其後伯仲二子相繼成諸生文譽蔚起太孺人始爲暢然未幾而孫太宜人棄養又未幾而先生捐館舍二子皆無祿早世賀

者在室弔者在門蓋數十年中懽愉之日常少而悲感之日常多也然今雲干出後從叔父方能盡孝於其所生循循色養修南陔白華之誼光緒癸巳以高第領鄉薦不日有騰騫之望然則天之阨太孺人於始而將大昌於其後者其與方未有艾譬如放舟中流猝遇險阻操舟者驚悸失色及其風定浪息天宇澄霽回念向時蕩搖顛頓不知凡幾一旦出險就夷其爲悲喜又當何如也余於太孺人之稱觴也不敢以浮詞進竊道其馴致眉壽者由夫性定而神固因述其生平遭際撮舉大要

補園廢棄 卷上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要以著於篇所以發太孺人晚福延洪之應而亦以爲雲干勉也雲干儻不以余言爲河漢則所以壽其親者大矣遂書之以爲其壽讌之序

### 江母趙太恭人七十壽序

吾同年友候補刑部福建司主事江君定甫之母趙太夫人以今光緒二十三年年七十矣八月二十五日其生辰也先是太夫人年六十刑部君嘗乞言於其座主許筠菴侍郎以爲壽所以敘述太夫人之懿德美行蓋詳今距此又十年矣吾鄞之俗人生自五十以往始爲



壽每十年而有加禮非直以人子之於其親如是焉而爲能盡其孝也謂夫十年之中人事之變遷有不可知者而幸得相安無事從容頤養以馴致於耄耋固亦人生難得之遇可以快然相慰者也而太夫人於此十年中則又見其子之取高第觀政秋曹其次君緯雲與其家孫覺齋皆相繼成諸生子既生孫孫復生子門庭烏奕爲一時士大夫所豔稱此尤極有生之榮遇在人事有未易數數然者豈不重可賀哉履吉獲交刑部君至於今垂二十年矣喜未嘗不相慶歲時未嘗不相賀問

補園廢稿 卷上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雨之暇未嘗不相過從也刑部君嘗語履吉曰吾先府君在時衣食粗可給吾母之來歸也吾先大父某公猶在堂吾母所以奉事之者惟謹先府君兄弟六人式好無閒自先大父棄養始謀別居先府君推財同氣無所於吝吾母力贊成之及先府君歿而吾家中坳是時吾方治舉業未遑家室之計也吾弟妹尚幼吾母爲之婚嫁吾家無數椽之蔽僦屋以居遷徙者屢矣吾母儉以自奉而勤以率其下先雞鳴而興後日昃而休蓋三十年來吾兄弟得以一意讀書無門戶之憂者皆吾母

艱難拮据之所庇也今吾幸得以一第備官輦轂之下位卑而職冗古人祿足以仁其三族而吾至不能備一日之養吾滋懼焉蓋刑部君所常耿耿不自釋者以此雖然此豈足以關太夫人之慮哉夫事親之道養志而已苟其志之不獲遽伸也則雖珍錯羅前膳羞列後而不足以爲履飲也苟其志之克遂也則雖啜菽飲水而未必無餘歡也今國家取士略仿前代之制士之貢於禮部者既廷試天子親取而用之其爲途有三其上第者爲詞臣次則爲諸曹又次則爲縣令縣令秩卑而俸

補園廢稿 卷上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入常倍於諸曹故士苟不得詞臣有願就外任者矣彼其意非將以司牧斯民而爲之興利除弊也直偷取一切以自便其私而肥其家已耳此宜刑部君所不願爲曾是以太夫人之賢而願其子之爲之耶故刑部君可以無憾抑履吉則更有進者漢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日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今刑部亦天下之平也諸司隨眾畫諾例不得有所可否而閉以匡



揅其闕失固亦刑部君之所有事也太夫人雖老然神明不衰刑部君出而供職思所以廣德意於無窮則其為壽豈尙有大於此哉異時太夫人年益高刑部君位亦益崇吾鄉之士操觚握槩稱頌德媿當不惟為太夫人賀而已而又將以賀太夫人者為天下蒼生賀也

小像自贊

四明之麓篤生道流其為人也淵懿樸茂澹宕夷猶於日為暝於時為秋於音為擘緩而於卦為陰柔不夷不惠邈焉寡儔

補園臆藁 卷上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園臆藁卷上

補園臆藁卷下

復張讓三大令書

清鄭 包履吉蕉舫著

讓三足下接手書具知台從還滬北行安穩欣慰無量亦湘人材倣儻於一切酬應自是相宜不審鞠蒙違泉近狀復何似也康主事氣燄烜赫為一時聞人比聞粵中人士深不滿其為人傳稱眾惡必察要是聖人忠厚待人之意眾好未必信是端士若眾惡則未有不見棄於名教者前張黃門入都時頗思以言為贈以為朝廷

補園臆藁 卷下

一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於康某處置甚為不當康某固賢者耶則當不次用之不宜屏之於外如不賢耶不當授以橫議之柄以康某為官報局總辦彼未必盡副其願也將來譏毀怨望何所不至國家既許以不必忌諱一旦任情訕謗始欲以法繩之則詔令為不信若聽其恣睢又豈尙有體統耶漢文之不用賈生止於自傷哭泣而已如康某者當不止自傷哭泣而已也傳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朝廷之待康某非命則過有必居一於此者近如廣西躁者某某



本水師學堂中人也國家創設學堂動糜數百萬金適足以養成奸宄而其餘又皆無用朝鮮之役紛紛逃竄其明效大驗亦略可睹矣竊以為朝廷今日之大患其受病尙不在無才也但山野見聞何與國是黃門素性循謹必不能抗言及此弟故亦默爾而息耳近聞皇太后皇上將以秋中巡幸天津勘驗鐵路如此定滋煩擾無益於理言官職在規諫固宜以死爭之然茲事重大尤非黃門所敢言矣弟伏處里門略無善狀比來志氣益復衰退目力視前爲損惟日與二三生徒冥默相對

補園叢書 卷下

一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已八股既廢館課及書院自不得不以策論命題然大要以經史爲主間及時務以爲爲學當有次第不明古義不足以言今事不知內政不足以言外交至於專門之學既非不佞所及聽其自便不敢以此繩人大意如此非苟墨守舊章也自黃門去後盛省傳同年以鯁池一席見推自維資淺望輕見聞疏陋精力亦復不逮且如馮夢香楊遜齋兩孝廉尙不免訾議弟學問不及馮楊二君而名位遠在黃門下其不滿於眾心可逆億而知與其久而騰謗何若先自引避之爲德乎頃已峻

辭四覆矣鄧山童玉廷山長以新章改試策論退謝不敏可謂有見近聞承其乏者爲某亦一異也芝舫在家課讀頗亦安樂但其人亦潦倒可念曩在鴻九家飲酒過中含淚語弟曰吾平生勤於披覽無他嗜好終無益於身世今國家變易制度而吾年已將五十不復能與諸少年角逐名場冀倖一日之獲死之日當以四子書爲殉得足下爲吾作數行墓誌足矣嗟卑歎老情見乎辭雖以弟之無志進取不能不爲之惻然心動也秋涼伏維爲國自愛恩恩不悉

補園叢書 卷下

一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再與張讓三書

昨承報書藉悉近狀尊體想得平復臨風馳系如何可量前論康某不幸而中然尙不意其至此也朝廷求治太急信用非人遂有今日之變言之可爲歎邑蓋革之爲義聖人慎言之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而不當未有不貽之悔者也弟沈頓鄉里積有年祀少不如人近復何望偷息視蔭思得爲太平無事之民以終沒吾世而已一身且不自保豈暇復問時政得失然國步艱虞亟宜補救山野鄙生亦有不能默默者如改制科



是也而不停捐例則改制科爲無益汰冗員是也而加雜流以重任並許之專摺奏事則汰冗員爲無益開言路是也而如王照之請東游三島駁膺寵眷則開言路爲無益足下與友人書所稱凡事務實則舊法亦有用務名則新法亦無濟真不易之論也

寧波接濟公所徵信錄序

代

郡古揚州之域地卑溼宜秔稻然居民好行賈或採海物以爲生耕田力穡之戶少常年所入穀不足支一歲水旱荒歉不與焉而鎮江所聚米甲於東南諸行省郡

補園叢書 卷下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資以濟其乏前年大吏嚴海禁輸輓不至商人居奇又從而遏抑之米痛騰貴斗至錢若干萬眾瞽瞽游手無業之徒滋不靖長吏怵焉咨於薦紳先生商所以蘇其困者諸君子不忍官吏之焦勞吾民之辛苦墊隘咸勤於其事爲之徧謀殷富集資得若干金申請大府四出采運由此諸路之米騰至旁郡縣亦恃以無恐逮秋而事竣方事之始有語余者曰接濟之名將以平糶而蘇民困也今米之采自諸處者率一石用錢若干而諸君子方高其值以售是重困吾民也矣是且奪商人之

利而以肥其私矣不其顛歟余應之曰柰何乎子之狃於平糶之說而一不知夫通變也吾郡故饒沃然自近數十年以來疲於征輸略彫敝矣其以貴雄鄉里者高者不過數十萬金其次累數萬金或數千金而已然且籌餽餉則有捐議振恤則有捐誅求悉索耗矣今以疾痛之切於身而以患害之且將中於心腹也不得不罄其區區之囊橐以紓目前之急然其力則既竭矣今此之舉非有水旱荒歉之災也民之瞽瞽而不靖也非苦無錢而苦無米也且當是時秋成猶未報也歲或不登

補園叢書 卷下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善其後者將懼不克而遽貴糶而賤糶是虛市一時之美譽而忘其後圖也故不敢平價以售使稍有羨餘而將以補其後之不足焉是諸君子之苦心也幸而秋稼既登人心漸定當事者將以謝其勞而弛其責蓋自四月以迄七月凡耗泉若干緡計所嘗籌集於諸殷富家者出納相抵餘一千七百元有奇眾議以其餘入常平倉以不便分償諸家也是又諸君子思深慮遠所爲策其萬全者也柰何乎子之狃於平糶之說而一不知夫通變也是役也董其事者爲陸漁笙編修廷黻



張肖葺給諫嘉祿童玉庭比部德厚盛省傳編修炳緯而總稽其出入者為湯仰高封翁遠崑以翁之精於會計也夫以數君子者品優而望重祿足以贍其家顧不忍吾民之困將欲蘇之而因以為利亦不待問而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今將出其簿錄綜核其耗羨之數付之剗劂以徵信於世而屬余一言弁諸端余為論之如此俾逞其私臆而妄訾警者得以普覽而周知焉若夫因眾口之嘵嘵而沾沾焉自明其無所私以求諒於人人而其後且相戒以得謗而懼於為善則非諸君子之意

補園臆業 卷下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非余所望於諸君子之意也

### 江慎夫先生家傳

語曰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支其然耶其不然耶家之與國其義不甚相懸也不幸當全盛之時而伏將衰之勢有一二賢者燭照數計於幾先不憚憂深慮遠盡力而措拄之則雖澁微澁弱其勢猶不至潰敗而不可收拾世徒以能文稱江先生豈為知先生者哉以先生之賢迹其艱難拮据以保其家者可以自表見於世乃其後幸霑一命崎嶇邛夔間卒以介介不欲私有所干謁不

獲少展其志不得已窮而思歸秋行暑雨經涉瞿塘灩澦之險途中以驚悸嬰末疾望見里門而病增劇年未中壽實志以歿於平優於學而絀於行豐其才而嗇其遇則先生之命為之也先生名學海字慎夫以先墓在句章鄉芙蓉山別號芙蓉山民江氏自宋判歙州軍事汝剛家於歙傳二十一世曰彥惺當國朝順治初以業

補園臆業 卷下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十八由縣學增廣生員中咸豐元年恩科舉人先生席先世之餘蔭月湖西偏故有江氏支祠齋奏君建居室於其旁極園亭花木之勝季父均以副榜貢生襄辦軍輸由保薦得江蘇候補直隸州州判加鹽課司提舉銜益修舉鹽法當是時江園之名噪浙東四方之士及大吏過郵者咸主於是園均雅好賓客傾心結交務為豪舉其子鏡清以道光丙子領鄉薦科第相踵寔貴顯矣先生獨私竊憂慮以謂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事固有必至者乃益下帷攻苦經史而外旁及諸子百家暇或



與二三同志從容論說相勉以閎通之學未幾齋奏君棄養均亦繼卒。嵯務漸弛家以中圯辛亥冬郡東鄉私梟糾眾入城燬月湖支祠及先生居室議敘君出而譬曉倉卒被脅先生方偕計吏北上至蘇州聞警馳歸會巡撫常公以事在郡怒私販構釁必欲加以兵先生懼且不測亟詣行轅以師生禮謁見乞緩頰觀察羅公隱左右之事得稍解尋以計脫議敘君於難凡奔走六晝夜而事始平己未入都考取覺羅官學教習留京師者一年辛酉盜寇陷郡城勢張甚先生方假歸明年夏官

補園臚彙 卷下

八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軍克復郡城郡中創辦善後事宜需餉孔亟民困於搜括先生獨多所矜全同治甲戌由借補國子監鑲白旗漢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籤分四川丙子冬入蜀需次成都每奉檄覆案疑獄多所平反大吏以為能時某大吏家人方用事或諷先生以賄進先生峻拒之遂往依重慶府知府沈君鉉沈故先生同年友也居歲餘學使者陳公案臨川東延先生於幕既蒞事將薦諸大吏而先生歸志已決以其年八月由渝州啓行逮十月抵家凡臥病月餘日而卒卒年五十有七實光緒六年十

一月二十九日也先生長身鶴立識度宏遠喜劇談性伉直無所容隱內行肫摯事親以孝聞友于兄弟嘗以先人舊宅讓諸季而已別賃屋以居先是從兄鏡清之赴官黔中也逋負累累屬先生以家事衣服飲食無鉅細皆取給於先生先生性耿介脩脯外不妄名一錢因是益窘不得已資筆墨以為生及從兄由黔中歸先生始得一意講授門下士著錄者歲常數十人經其指示為文章皆有法度莫不掇魏科以去而先生顧艱於一第可謂窮矣生平無他嗜好能鼓琴善圍棋客至偶一

補園臚彙 卷下

九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及之不常作也耽玩書史雖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經傳多手自鈔錄為文不加點竄頃刻而成所著有詩古文若干卷歷代干支通表二卷江氏徵錄四卷見聞隨筆若干卷其四書文已行世者惟攬秀堂小題文百首餘多散佚無存

### 先母李太孺人行述

母姓李氏諱銘德外王父諱某府君第三女年十七歸我先考府君後我先考府君十六年而卒卒年七十有八實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也母體孱弱少而善病



又勤操作平生不近醫藥以其年冬十一月而疾作時不孝兄弟授徒在外歸而見吾母輾轉牀蓐閒問之則曰吾適惡寒耳幸無苦汝曹第去母以吾故曠乃職也不孝兄弟逡巡不敢退趨之寢不敢寢微察之若有不安於枕席者既而撫不孝履吉曰吾病非醫藥所能愈吾昨夢石曰分裂此非吉徵也顧吾年幾八十矣汝兄弟亦各能自立即不可爲吾亦無所恨獨念汝伯兄蚤天汝冢子啓圭後汝伯兄今已成入矣吾待其受室而吾目始瞑耳言未已執履吉手而泣履吉亦隨而泣自

補園臆稿 卷下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日就累頓不復進食飲縣留十餘日至十二月九日卯時遂以不起於平痛哉母之來歸於我也事我先考府君四十有五年凡生男子子五人長瑞照前卒次殤次晉祜縣學生次殤次履吉光緒五年舉人女子子二人張廣雲張宣校其適也先考府君十歲而孤隨我先王母李太孺人鞠於外家先王母既棄養先考府君益覺然無所倚稍長以貧無資爲縣都吏及吾母之歸節衣縮食織醬以爲生於是食有粟突有煙廚有鹽鼓積數十年而家始稍稍以立吾從母適袁氏者甫嫁而

夫死袁故舊家至是中圯所後子至無以自存母哀之爲請於先考府君迎養於家從母之在吾家吾兄弟事之猶母從母視吾兄弟猶子也閱數十年以病卒於吾家年六十有八矣其卒也爲之請旌於朝爲之主而納於袁氏之廟蓋始終以恩禮相賓接云吾家世儒素無一椽之庇賃屋以居歲常數徙最後始定居於郡治之西北隅曰永豐里有屋三楹其前爲某經歷宅某故猾吏其子尤無行母禁家人無得相往來後某家毀宅歸於我母志也先考府君之歿也不孝兄弟雖已成人以

補園臆稿 卷下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治舉業未暇問家人生產支持門戶一惟吾母是依不得已出而酬應吾兄弟勉爲之其門以內一日用之費一飲食之節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以使之無憂於闕乏者則皆吾母之爲也明而作晦而休庭戶蕭然澣濯之事廁牖之屬率子婦爲之無傭媪之供使令也天性簡儉食無兼味然歲時薦獻未嘗不致敬而致懇也賓朋戾止以酒食相款留未嘗不勉從其腆也於乎母之相我先考府君而因以壽其後之人者其勤至矣夫鏗而不舍金石猶傲況其稟柔脆之質以浮游於塵



世閒者耶故吾母雖以壽考終不得謂天年之遂止於此也憶歲癸巳不孝履吉試禮部不第而歸方與吾母語圭兒自外來曰某家捷音至以廷試二甲入館選矣母恐履吉之不快於心也訶之曰兒何知而父善事我吾今衰暮恃而父以待者某家子通籍當舍其親留京師雖貴庸足以易吾母子團聚之樂乎兒何知弗乃令而父嗔耶於乎母之愛不孝若此其篤也親舊時節存問以果餌相餉母常置諸牀頭謂諸孫曰而父終歲守一甌口講指畫心力瘁矣吾儲此以待其來而飼之耳

補園臆業 卷下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乎母於一物之微惓惓於不孝若此其無已也庸知夫不孝輩日從諸富兒游一食之頃至費十餘金有非吾母所及見者耶夫爲文以求遇於世所以爲顯揚地也然猶曰得之不得有命存焉若夫晨昏之養旨甘之奉猶一介之士所力能自致者也履吉自三十以後教授生徒脩脯所入一歲無慮數百金所以爲奉養之資者亦旣謀而得之矣顧乃優游歲月相忘於愛日之縣長至使吾親衰暮之年不得享一日安閒之福茹苦食淡以終歿其世此則不孝兄弟輩之罪上通於天者也

於乎痛哉不孝兄弟無狀不敢求當世大人先生錫之銘辭以光諸幽壤謹麤述梗概藏之於家俟吾子孫之少有聞於世者

宿遷縣知縣葛君豫齋墓表

君諱祥熊字豫齋姓葛氏其先閩人元至正間有官慶元府者始居慈溪明政府爲寧波後又改縣之溪爲谿遂世爲寧波府慈谿縣人十八傳至戶部郎中諱朝爲君之祖縣學生諱蕃爲君之父以君貴誥贈中憲大夫母盧氏鄭氏徐氏皆誥贈恭人徐恭人以節孝旌縣志

補園臆業 卷下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傳君少孤侍徐恭人疾二十年中君劬瘵躬自澣濯及徐恭人卒築室冢旁手植松竹讀書其中故又自號松竹居士光緒壬午由縣學生中式本省鄉試庚寅成進士廷試以知縣發江蘇候補辛卯壬辰兩爲江南鄉試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擬程出諸生翕然稱誦有執贄請受業者癸巳補宿遷縣知縣晉秩同知甲午二月抵任宿遷地四衝俗刁而悍號爲難治君受事甫數月擒劇盜黑少連清廝役積弊禁薄俗之以人命相訛詐者振興文教汲引士類縣以大治僧某以事受誣君察



其枉爲之申理僧故多費以金來餉卻不受觀察某素貴倨其僕與宿遷民毆君逮繫至縣兩懲之某意不平移徐州守欲重懲宿遷民君面見守爭之力守雅重君亦力爭於觀察事得已一時有葛青天之目云自泰西入中國傳教者徧海內其目曰教主其講習之所曰教堂大率購民居爲之一不遂則挾州縣吏以逞於民州縣吏承命唯謹而夷勢滋益橫君居鄉時已疾視彼教中人及爲縣有購地以建堂者將受直民知其爲教堂也乃不肯畧券教主以問君君一折以義教主直其言

補園叢書 卷下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謝而去其後時以珍物相問遺君峻拒至再三爲受其國所譯四子書一部及君去而代者遽允之宿遷民大譁逾月而事始平於乎夷狄亦人耳苟以義相詰責鮮有不俯首帖耳而服者守土者不惟民情之順與否而一以保護教堂爲辭曰此大府以下於州縣者也其極也積不相能至於民教相仇殺如今日義和拳匪之起至使九廟震驚兩宮西狩有非中外臣民所忍言者語曰涓涓不絕遂成江河使得如君者數百人散布州縣天下事何至糜爛若此哉君爲縣凡半載會日本構

釁軍書旁午徵發轉運咸取道於宿遷君馳驅風雪中積瘁之餘重以憂憤遂得咯血之症明年二月以病乞休大吏惜君之去而憫君之病寢以益深也爲允其就醫之請去之日民扶老攜幼焚香塞巷有泣下者未幾奉巡撫趙公檄調署婁縣君感激思奮力疾履任閱六月而卒實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卒年五十有幾君軀幹修偉尤善飲噉居官三年戒杯勺儉素如平時案牘紛委不假手胥吏反覆情偽務得其平少受古文法於舅氏徐柳泉先生爲刻其煙嶼樓集及手輯徐恭人遺訓

補園叢書 卷下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十七條行於世課子嚴而性慈仁撫從子及諸甥如己出與人恭而有禮鄉人士識與不識聞君名咸惕然警懼家居留心水利事非有益於世不以名刺入公庭所著有松竹居詩文稿若干卷藏於家配葉恭人繼配湯恭人賢而有婦道子男四人輝增附貢生頌堃府學生興釗效城俱國學生女五人長適鎮海縣學生方積球次字鄞縣張美樑次適鎮海縣中書科中書方某次字鎮海胡某少者未字孫男女八人以光緒二十五年某月葬君於鎮海東岡硤鳳凰嘴之原興釗效城嘗從



余學爲文至是以表墓之文來請初余與君同試禮部  
既歲事有亟稱余文者君聞若不快於意其實君所作  
甚工而余特以年輩差晚爲鄉先達所獎飾及榜發君  
獲高第而余竟被黜於是始以溫語相慰藉蓋君生平  
好勝之心不肯偶爲之下其意氣之盛尙宛然目前今  
相距無幾時耳而以衰病放廢之身表君墓道是則重  
可感者也

爲李勤齋丈七十生日題東方朔偷桃圖

案漢武故事載東郡短人言東方生偷桃其說頗怪誕

補園臆業 卷下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世多信之至繪爲圖畫以相稱誦余謂神仙之說於  
古有之未可盡謂之不經也獨儒者弗道耳余自勝衣  
就傅則知吾里中有李勤齋先生者其後余益志於古  
麤解章句而先生方以明經應秋試僥得僥失者屢矣  
顧不以不遇故介於其懷雅工行草家無餘貲見前人  
手蹟不惜重金購取日處一室中几案精潔琳琅滿架  
暇亦與二三同志從容游讌蓋先生年最長於屬爲尊  
然遇少年能文之士未嘗不折行輩與交雖至徵歌選  
伎跌蕩琴酒先生未嘗不與生平不善飲噉而風流談

謔閒出一語往往傾其坐中人坐中人亦無先生不樂  
也今先生年七十矣諸同志謀所以爲壽者先生一切  
謝絕顧獨攜其所藏東方朔偷桃圖屬余題其端余謂  
先生名位不顯於時而凝神葆性頤養天和綜其梗概  
蓋古談諧滑稽之流而余也親見其由少而壯由壯而  
老須髮黝然神明猶昔綴之文辭以申其祝竊敢自儆  
於東郡短人云爾

袁孝子像贊

於乎余交先生之孫堯年讀所爲孝子傳藹然想見其

補園臆業 卷下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人蓋三綱之淪棄久矣彼揚風挖雅儒冠而儒服者  
率相高以文采罔或一貢其性眞庸知夫至性磅礴獨  
爲於舉世不爲之日如先生之宅衷醴粹乃出自闔閭  
之身宜其爲士夫之所稱願表彰幽昧邀旌異於帝闈  
使夫千祀而降展先生之遺像庶幾聞而興起竦然油  
然皆將敦敘乎彝倫懿歟先生非名之驚惟德之純

周獻甫先生六十壽序

始履吉家簞貧從吾師周獻甫先生游先生不以其不  
可教而引掖之且以其家之艱於資給也視之有加厚



焉履吉之獲私於先生自始受業以訖於今最二十有六年而先生則年六十矣先生爲中翰嶼薌太公之冢子砥節勵品一稟太公之教其所學則漸於柳泉徐先生爲多徐先生以詩古文辭鳴一時著書滿家先生假館於其煙嶼樓中讀所爲山中學詩記手鈔成帙旣而樓燬於火而先生所藏副本獨完數十年來先輩風流以文章名行相敦尙太公以行徐先生以文皆歸然爲鄉邦之望先生旣淵源家學又嘗游徐先生之門得盡窺其涂徑以爲諸生久不獲肆力於此世亦無有知之

補園臆藁卷下

十八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者方履吉在先生之門也是時太公尙健飯先生入則修人子之職承望顏色愉愉如也出而與諸弟子處口講指畫斷斷如也初時先生無憂於室家其後太公棄養庶母袁氏亦繼卒先生與其庶弟倬雲居以人事之侵尋家稍稍落矣垂老不遇不得已出游燕趙間旋客吳中鬱鬱無所得以去年冬十二月歸里門歸而寢疾今年夏四月棹小舟往候則先生方坐臥一室中旣夜不能成寐聞履吉至訖然扶病與語日移晷出酒食相款留爲具言家常瑣屑且言吾行年六十無奇節偉行

可紀顧處族黨以恩待朋友以誠自謂無忝於前人獨念吾母徐孺人之卒也吾方應秋試雖星奔回里及視舍殮終天之恨不能不引爲大疚也吾仲弟歿於兵燹距今且四十年先是盜寇犯寧波舉家遠竄中途遇賊匿叢薄間吾弟獨被劫先君謀出懷中金以贖吾弟吾以賊眾叵測懼驚二老人執不可賊且去重趲數十里出萬死一生之地蹤跡不可得意其遇害當在四月八日至今以爲私忌蓋吾義不忍舍吾親而全手足之愛然卒戕吾弟吾悲未嘗一日而已也吾三娶皆無子側

補園臆藁卷下

十九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室屠氏有子曰松卿甫九齡耳家業中圯後顧茫然吾又惡能無遲暮之感耶履吉再三寬慰退而私幸以爲先生雖老且病然神明不衰且其天性慈仁宜爲造物者所眷馴至康彊壽考及見後人之成立無疑也抑更有進者青衿佻達之風熾學校之廢久矣先生晚而食餼於庠在同輩中爲耆首諸生有干犯名義者賴先生力持清議惟其愿慤之性或不免見欺於儕偶乃世反以是相訾謗其於人心世道之憂豈細也哉此又士林中不可一日無如先生其人者也五月十七日爲先生



降辰履吉侍先生最蚤故撮其所得於先生者綴於篇若夫世俗之所爲禮則不敢以恩於先生之前儻亦先生之所願聞而爲之勉進一觴歟

王君調梅生壙誌

王君調梅以今光緒二十七年三月某日治生壙於其先人墓側君生於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於時年六十有一耳夫生必有死品物之恆性而世或指以爲不祥亦愚矣如君者豈不謂之達生之情乎哉君名翼廷譜名慶佐字調梅世爲鎮海東管鄉人族故微不知

補園叢書 卷下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始何別曾祖諱宗榮祖諱大椿考諱嘉錫妣某氏生子三人君其次也伯兄蚤世待嫂氏以禮撫兄子如子性伉爽疏財仗義好讀書以不能卒業爲憾里有紛難得君一言而定溷迹塵肆士大夫咸慕與之交初客閩中旣而往來吳越閒歲一歸其家歸必以長厚勸其諸子光緒某年援例以府經歷候選初聘陳氏女尋卒以其姊來歸是爲淑配陳孺人子四人鴻庠縣學生崇溥鴻序俱國學生次思讓殤女一人朱某其壻也君治生壙爲三穴將迎陳氏之柩而合葬焉鴻庠嘗從余游先期

請爲之志余爲書其家世大略如此其他論著則以俟後之知言者

王君友林生壙誌

余旣志經歷王君之生壙其伯子鴻庠重以叔父友林觀察之誌爲請經歷君與君相友愛因及其生時度地於先人之墓側而置壽藏焉意以爲死而有知則父子兄弟閒必有融融洩洩然相與爲樂者嗚呼可謂篤於情者矣君名煥章譜名慶餘字友林其世系里居具經歷君誌中君善書得唐柳誠懸遺意尤精算術性豁達

補園叢書 卷下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膽略智計初服賈非其好也旣而客游瑞安孫公幕時公方爲江寧布政使君司其出納勤慎敏幹未嘗少有過誤其後屢受大府知所至稱之起家從九品晉江蘇候補道誥授中憲大夫元配周恭人以光緒十七年七月四日卒繼配蔡恭人子男一人思誠女一人俱側室某氏出君生於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九日年五十有九夫生而有誌非古也然如君兄弟之達於生而肫然於天性之愛如是是則可述也已

小浹江李氏祠堂記



小浹江之濱笠山之麓李氏宗祠在焉祠之建由也亭  
公公諱容譜諱承久爲人精敏強幹以居積致贏裕疏  
財仗義里有善舉靡不爲顧念水木之本原爲歲時薦  
獻子姓衣冠瞻拜之所所以糾合族人而效親親之誼  
者咨於其兄彌盦公諱承輔爲建祠之議彌盦公力贊  
成之古者一命以上皆有廟今制稍異於古而宗祠之  
設亦古家廟之遺意也祠凡若干楹中爲堂爲東西廂  
經始於某年某月竣工於某年某月顏其堂曰恭親自  
一世至十世有名諱可考者皆爲主以祀之其十世以

補園叢書 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則但奉君實公之後而旁支姑略焉以族繁不能徧  
及也李氏其先閩人宋初有諱惟清者以名儒兼習堪  
輿家言來游明州悅奉化銅山之勝卜居於泉口遂占  
籍焉傳四世爲公執公諱珂稍徙江口凡再遷不離奉  
化公執公後六世爲君實公公諱信之官總轄始自奉  
化來遷是爲遷鎮海之始祖由也亭公上溯至君實公  
蓋又十有七世矣也亭公旣建祠於小浹江之濱笠山  
之麓別割私田二百畝以供祀事族之人以宗祠之成  
實惟彌盦也亭二公之力爲立主於東廂以示不忘始

事之功云今距也亭公之歿逾三十年其孫厚祐備述  
其始末來請爲記余以謂宗法廢而故家右姓閱世旣  
久源遠而未益分蓋有以一本之親而視同行路者矣  
李氏當建炎南渡後以名節學行顯者代不乏人其事  
蹟具見於郡邑兩志及大儒紀載可考而知而自君實  
公以來枝附葉著家擁高貲門祚鼎貴科第不絕族望  
之隆甲於鄉里每春秋佳日以及歲朝冬至子孫齊集  
祠下趨瞻拜跪冠弁相望何其盛耶豈非君實公之澤  
所被者遠而彌盦也亭二公之明德有以絲延於勿替  
歟余故備論之使夫後之編氏姓者有所覽觀而興起  
焉是爲記

補園叢書 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方公仰喬墓誌銘

仰喬方公旣卒之十年實光緒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  
卜兆於慈谿蜀山渡之原同縣王侍讀榮商爲表其墓  
其孫積瑞嘗從余游重以世父桂之命來請銘國家重  
熙累洽逾二百年區宇又安百姓家給戶足雖復海隅  
僻處亦時有鉅人長者家擁高貲仗義好施澤及數世  
如公者乃所謂處富不驕而能爲善於其鄉者也公名



喬一名仁高仰喬其字其先閩之莆田人宋中葉有太廟齋郎諱軫者以上書請誅蔡京編管嶺南尋戍永州赦還復出知鄞縣子孫因家於鄞其後稍徙鎮海之柏墅遂世爲鎮海縣人曾祖上曜祖元棋父亨吟以行義聞鄉里縣志有傳母劉氏公少有至性長而服賈上海歲必一歸省其父母父患痔晚年益劇公親爲調藥敷患處親歿居喪毀瘠葬祭以禮已乃推所愛於父母者以及其同產女弟適翁氏者夫婦相繼逝世公撫其遺孤尋卒爲之樹後其適周氏者貧而善病歲時饋贈無

補園叢書 卷下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虛日所以周恤之者甚厚已乃推所愛於同產者以及其宗族從祖弟某家中落公資之萬金族弟某不戒於火爲繕治其居室以孤嫠之無告嫁娶之不能備禮也則爲之建義莊置田宅以資給之疏屬子弟力不能具脩脯則爲之設義塾延師儒以教益之已乃推所愛於宗族者以及其故舊親朋借貸必量爲扶助或謀生無術必多方推薦其有望誤必曲予矜全以是人知感奮尤賓禮人士多所成就已乃推所愛於故舊者以及其鄉里近村水利自駱駝橋至甬江北岸縣互三十里歲

久淤淺舟行苦滯一遇旱乾旁近田數千頃禾則盡槁公請於太守宗公募工疏濬爲費以鉅萬計工竣農商稱便兵燹之後因以災歉國用支絀籌餉孔艱公蠲輸累萬金用是諸子皆得優獎贈封三代如例恩誥稠疊寔貴顯矣然公方衣蔬食澹家居率先子婦講求農圃之學辨色而起日入始休飲食治具日惟一老嫗司爨火庭宇湫隘裁足蔽風雨而已平生無疾言遽色馭下以寬列肆徧海上待公而食者無慮數百家知人善任材稱其職雖在數千里外人莫敢欺於乎可不謂賢歟

補園叢書 卷下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卒於光緒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春秋八十元配胡夫人繼配林夫人莊夫人側室沈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先後舉於鄉桂駿華俱議敘道銜駿萃花翎五品銜女六人同知銜鄭芳均鹽運使司運同銜盛在荃柘城縣知縣費鴻年中書科中書傅立烜新城縣學訓導胡開浩候選同知陳錫厚其適也孫八人積球積琳積瑞俱縣學生其葬也自胡夫人以下皆附焉銘曰  
鱣鱣齋郎秉古之直再貶於茲歷宋元明世無達者公實大之於錄皇考聿有令聞亦豐於貲析薪負荷公則



不忝益厚其施陰德及遠高其門闕子姓是宜金石可  
敝名行不泐徵此刻辭

寧波新建益知學堂緣起 代

國家仍前明舊制用八股取士二百有餘年法令刻弊  
士氣媮惰於是朝廷一意更新變通科舉改試策論尋  
有詔各直省及府廳州縣建立學堂兼習中外政治藝  
術諸書所以培養人材鼓舞而陶成之義至深遠而吾  
寧波瀕海爲郡戶口殷繁爲浙以東一大都會其得氣  
宜最先先是郡中故有儲才學堂爲前守鉛山程公所

補園叢書 卷下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創建顧其規模窄狹經費未充不足以廣收取費君佩  
德博雅君子也來自美邦慨然有意於吾郡之人材不  
惜捐資爲倡嗚呼此吾鄉士大夫之責而費君以西土  
之彥任之抑豈可不謂吾郡之厚幸乎哉夫端居一室  
之中几席塵積被服闒然願猶搔頭弄姿姝姝以爲悅  
者陋也日觀人世之器用精良奇巧日出而曰吾無藉  
乎此者固也有人焉左提右挈使之徧游於五都之市  
恢廓其耳目疏鑿其靈府而猶專己自封落落然不欲  
移其所守者妄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

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  
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自王之太子與  
國之俊秀皆造焉後世學校廢而青衿之刺作矣今之  
學堂是其遺意蓋取三古之成法而浸淫漸漬以導吾  
民於方聞之路者也世乃以用夷變夏訾之其不至蹈  
陋與固與妄之譏也幾何哉是役之興由費君之志既  
已商諸觀察春公購地於甬江之北曰泗洲塘爲田三  
十畝縱橫若干里鳩工庀材爰始經營其堂中一切課

補園叢書 卷下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程皆費君與陳君金鏞采擇而審定之條理節目則俟  
工竣之後隨時斟酌以蕪衷於盡善而無缺大較以中  
學爲質而西學爲之輔有本有文毋躁毋怠始之以格  
致誠正而脩齊治平之事裕焉不綦偉歟余故樂爲之  
助以須其誠而并論之如此以告夫當道諸公及薦紳  
先生之有志提倡者

澈浦廟碑記

由奉化縣治北行二十里爲長壽鄉有廟曰澈浦元大  
德初里人張預捐資創建國朝嘉慶某年里人某某重



修廟爲三神像神之諱不可考願尙存其姓曰高曰徐  
曰薛相傳元至元間以懋還來此值歲薦饑道殣相望  
神出巨資運他處粟以振所全活無算又築硤溉激浦  
以西之田民賴其利歿而相與尸祝之以奉爲里社之  
神其地曰激浦故因以名焉至於今蓋五百有餘歲矣  
神所治之境爲文行忠信四堡都凡戶九百四十口三  
千二百有奇奉化故山縣地瘠而民貧災沴之餘益用  
凋敝自神蒞此而生育長養日以殷繁年穀成熟風雨  
以時送往事存無有天札僉曰休哉繫神之賜是用庀

補園臚彙 卷下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材飭工鼎新祠宇都人士女式瞻廟貌春祈秋報俎豆  
莘莘牲腍酒馨執事有恪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神  
之功德溥矣何必飾爲夸辭鋪張靈異始昭神貺哉光  
緒壬寅縣令某公重葺邑乘里之文學沈君辰張君景  
崧以神之造福茲土綿歷年祀而舊志誕妄不足以資  
徵信因屬門下士周生世棠羅具顛末來請爲記周生  
修學勵行述沈張二君意不敢以誣余乃攜摭其語俾  
文諸石庶後之君子有所考覽焉

埔兒墳銘

兒名啓埔包履吉第三子也生八歲矣吾諸兒皆以青  
字兒生較晚故以穉青呼之生時猶及見吾母母年篤  
老兒雖少能扶持抑搔善承迎意旨母愛之逾於諸兒  
臨卒撫而泣曰兒他日當有成然吾不及見矣嗚呼孰  
謂距母之歿僅四閱寒暑而兒遽以夭耶吾館陳氏去  
家不一里陳氏有童子師故門下士也兒甫勝衣因以  
屬焉每抱書日三四往返非疾風甚雨未嘗不在吾側  
也一日自塾歸中惡體發斑醫者指爲瘡妄下之七日  
而殤旣棺斂使埋於長春塘先塋之次實光緒二十八  
年六月十二日也夫人之修短有命兒端重無死法顧  
獨爲藥誤宜吾之百方譬解而終不能自克也銘曰  
生不遂死安歸魂而有知吾先人之側其何可依

補園臚彙 卷下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園臚彙卷下